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柒輯・肆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柒輯・肆册目錄

五經衷要七十二卷・之二 〔清〕李式穀撰 一
遼史地理志考五卷 〔清〕李慎儒撰 三一三
平浙紀略十六卷 〔清〕秦緗業 陳鍾英輯 三八九
霆軍紀略十六卷 〔清〕陳昌撰 五三九

〔清〕李式穀撰

五經衷要七十二卷·之二

清道光十年南海葉氏風滿樓刻本

禮記夷要卷九

仁和李式穀海鈍輯　南海

[seal stamps]

禮運上

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

鄭氏注曰公共也禪位授聖不家天下之謂睦親也孔氏疏曰此先明五帝時也天下爲公不私傳子孫卽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不世諸侯若舉四凶而舉十六相是也講信脩睦談說執有信行習皆親睦也按天下爲公傳聖也選賢以職之與能以共之封建以任官講信以相守脩睦以相交皆公之行于上此本上下之所同而行之則先自上也公天下者不必于傳子非必不當傳子也大略爲五帝首傳十五帝一千二百六十年神農五帝

之次傳入帝五百二十年黃帝亦傳至元孫帝臨魁乃命昊淸司馬爲師以正五帝之官而少昊以代黃帝興厥後顓頊十歲佐少昊高辛十五佐顓頊傳賢之局似起于是時而帝摯承統陶唐入繼依然是家天下也是知天下爲公不定是廢子傳賢之謂矣選賢與能亦未必不世諸侯也五帝之時諸侯皆世非亂不亡見史記解自皮氏王有洛二十八國約皆五帝時之世諸侯也大都公天下于賢能而崇信睦百聖所同上古風氣醇朴特少不公不賢不能不信睦者之間隙撓亂焉耳已

城郭溝池以爲固

鄭氏注曰盜賊繁多爲城郭溝池以服之孔氏疏曰既私位獨財則更相爭奪所以爲城郭溝池以自衞固按吳越春秋曰鯀作城以衞君造郭以衞民此城郭之始也然則城郭已起于不獨親親不特子子之世乎況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而無粟弗能守也知直起于大道爲公之上古矣溝池池固遂塹溝卽遂人所職之遂溝洫澮川司險之所謂五溝也設之以司險守之以掌固然卽井田之制耳井田制于黃帝亦起于大道爲公之世矣是城外有池郭外有溝以之固國自帝迄王未之改也特雖立有城郭溝池而天子之守在四夷諸侯之守在四鄰不恃此以爲固耳自天子諸侯卑而守在四竟然後恃此以爲固然亦據三代將衰後之大勢言非謂三代聖人亦專恃此以爲固也固四塞之謂

城郭　釋名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城外也按當取郭意鄉充守備也五經異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伯五子男三公羊傳注天子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玉海傳云云見月令又謂百里之國外城九里雉門是也中城七里庫門是也內城五里路門是也謬甚或所謂外城者卽郭之謂是百里之國郭九里城七里耳是七十里之國郭七里城五里五十里之國郭五里城三里庶幾近之　溝池　溝在郭外池在城外遂人職廣深一

尺曰遂二尺曰溝四尺曰洫八尺曰澮二尋曰川是也池卽築城所取土故周城外而水以阻之其深廣約如城高厚之數

禮義以爲紀

孔氏疏曰君臣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以爲之紀云云又用禮義以設爲宮室云云按此乃總下六句而言之紀爲下所云云之紀也禮卽義所形之當然義之制也義卽禮所起之由然禮之本也此非大道隱而始有者也前此但渾于大道之中天下共由之爲固然而不覺耳逮大道既隱無復渾之氣象而禮之爲理義之爲宜始顯呈其嚴密耳已聖人乃以之爲紀期由此以漸返于大同也張子曰大道之行由禮義行者也禮義爲紀行禮義者也紀對綱而細規規然詳于小不見其大云云蓋紀是每事條理之要逐物經緯之總關以爲云云者聖人以之各歸于禮義而已

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

鄭氏元曰君臣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以爲之紀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曰篤兄弟同氣故言睦夫婦異姓故言和又用禮義設爲宮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有多少之制度田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皆異品也按以正以篤以睦以和以立即以禮義正之篤之睦和之而設立之者也君臣父子皆尊卑兄弟夫婦皆敵體君臣合敬則正父子合愛則篤兄弟由異而統同則睦夫婦由同而辨異則和制度之設禮義之等差于上田里之立禮義之經緯于下體而履之見爲禮利而宜之見爲義故皆以禮義紀焉此本倫類以爲教養也君臣父子倫也兄弟夫婦倫之類也制度其教田里其養也栁制度由君臣父子而設乃正君臣篤父子之大防出里計兄弟夫婦而立又睦兄弟和夫婦之先事也

以賢勇知

鄭氏元曰賢猶崇重也既盜賊並作故須勇更相欺紿故須知勇知之士皆被崇重也按上世淳悶知者忘其知勇者忘其勇不以自賢人亦無賢之者以無所用勇知處也後世聰明既鑿愚者不勝其詐也而托知者之相庇爭奪既起弱者不勝其苦也而依勇者之爲衞于是而競賢之矣下賢之則推戴歸焉而君國之局于此肇上賢之則選舉行焉而官職之制于此興也然其賢之也亦賢之以禮義者非專恃勇知以求勝于世者比故爲王者之事也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

右本禮義以爲紀五句在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之下而以此句緊接和夫婦是以著其義者謂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禮著其正篤睦和之義即以考其所以正所以篤所以睦和之實然曰信也忠信禮之本而禮以義起故行于義而原于信謹于禮者謹于發以著其義謹于存以考其信著其義而禮之體徵于用考其信而禮之用驗于體也以則即以夫禮也著義而禮外宜于義考信而禮又內實于信著之考之內外交謹之謂也此指六君子之制禮言著義即徵庶民云云考信即本諸身之謂也

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孔氏穎達曰言承天則承地可知徐氏師錫曰天秩有禮禮以承之者禮之體人情易縱禮以治之者禮之用云云按言治人則治物可知蓋以節文者承天之理天理得其節文而可以共由故曰道以儀則者治人之心人心得其儀則而可以畢達故曰情道本于天則範圍曲成而不藉于人爲故曰承情在于人則不免于過不及而必使復于天性故曰治也

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

鄭氏元曰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得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蔣氏君覲曰聖人不能考杞宋之餘備見夏商之盛制而能因四時陰陽之書詳識夏商之本旨云云沈氏煥曰義是禮之變等是禮之常云云方氏慤云連山首艮位在東北之閒則尙乎人之時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孔子稱曰夏時者以人時得其正故也歸藏則首乎坤各歸其根窖藏其用合乎地之時殷用地正故其書以之孔子稱曰坤乾者以資生于丑地爲主于下故也蓋夏時坤乾當時必有其書鄭注其書存者有小正歸藏舉二書以見梗概未嘗謂即此二書也夏時坤乾

云云 御案按此是謂不得夏全禮而止得夏時恐夏時不足盡夏禮也于是欲卽殷之損益于夏者以求夏禮之遺跡焉苟得殷禮則殷禮仍因于夏而較其損益夏禮卽在是矣不必定取徵于杞也不謂亦止得坤乾耳是宋之不足徵猶之杞也吾于不得不卽坤乾而求其義卽夏時而辨其等云張子曰殷尚質故以先所見者言之乾必因坤而著故先坤不知首坤次乾猶泰之坤上乾下乃下降上騰之義也沈氏所謂禮之變非變也乃禮之動而行也由其皆以義起也故所重在義夏時則盈虛衰旺得其序生長斂藏得其順作記成易得其次第由其皆以等正也故所重在等也

夏時今所傳止小正夫曰小正當必有大正焉如時訓月令解明賦攻之法者在故可以知其禮也小正止示小民之建正爾

坤乾考歸藏卦圖外一層卽天地定位共二十八卦二層卽山澤通氣共二十卦三層卽水火不相射共十二卦四層卽雷風相薄共四卦說卦雷動風散最內層震雨潤日晅次外離坎艮止兌說又次外乾君坤藏又次外此歸藏

易六十四卦之方位則坤乾

坤乾之義夏時之等

坤乾先坤後乾明下濟上行之道則然君臣父子相接之禮亦然此則但有其義而非有其形跡者在也故曰義義謂時措之宜是禮之不一定者也夏時據方說則連山連山卽兼山艮爲首艮後天乃寅方于建寅之意亦合然名曰夏時非卦書可知則夏時當如小正但載朝廷遂所班大政耳庶幾名與實符也按時按月各有序不可遼飾不可踰者在故曰等等則其一成者也

其燔黍捭豚

鄭氏元曰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于燒石之上而食之耳孔疏以水洮析黍米加于燒石之上以燔之捭析豚肉加于燒石之上而熟之方氏慤曰方是時地産有黍然未有釜甑也故燔之天産有豚然未有刀匕也故捭之按據末句言之此指祭禮非飲食之禮也以前此爲未有火化故解食曰燔黍明有火化矣而謂無范金合土之釜甑乎卽曰無也何不竟以薪柴燒之而必先燒石而復以黍豚加燒石之上乎此溯言膟膋燔燎之始耳考大祭二祼後一獻將薦毛血于室時尸在堂主人取膟膋燔于鑪復取黍稷燔之皆入于隋畢乃入室以毛血薦古時未有鑪未有鸞刀亦未知與稷之並尊也故但燔黍于石上亦未知專于膟膋之尚也但捭肉而與黍共燔之但取氣臭升煙以報陽而非以之食者也二獻升首之燔肝但用鬱不以黍配耳若云燔炙之始也但傳于火不聞燔于燒石之上也

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

鄭氏元曰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由堛也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孔疏蕢是草名不可爲桴由亦土類築地或曰桴卽摶柎也摶土爲摶柎以手擊之方氏慤曰未能鑿木故汙尊未知用爵故抔飲彭氏廉夫曰蕢與蒯同桴鼓槌也以蒯杖爲槌而擊土鼓按其時宮廟皆無祭時如後世之壇墠祭鑿汙于其前以當尊臨祭實水于其中以洪飲如後世之用酒此卽明水元酒之所自倣也祭也而曰抔飲者立尸之禮最古尸有飲食之禮當獻尸尸之飲亦用掬也蕢桴彭說爲合土鼓當燒土爲鼓中空如後世之擊缶然如云築地直擊壤已何以名鼓若曰瓦匡何從冒皮于上乎

范金合士以爲臺榭宮室牖戸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

鄭氏元曰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瓴甓及甒大樹器之所藏
也炮裹燒之也燔加于火上亨煮之也炙貫之加于火上醴酪
烝釀之也酪酢截按范當從竹爲範韻註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
以木曰模以竹曰笵皆鑄器之式也笵金爲形範以鑄金器也合
土和合土泥爲陶器也炮從包故曰裹而燒燔從番以反復更番
而火熟之也亨隔火而止以氣通故以火從亨炙不入火以火逼
之象肉在火上醴僅可行禮而不于味味不厚者酪煎乳爲之有
乾濕二者不止酢截名酪治練染之類無屋曰臺有屋而四達曰
榭孔疏公羊傳宣榭火樂器藏焉爾故云器之所藏任氏運啟云金
以火鑄土以火陶炮燔亨炙皆以火熟醴酪亦以火熟而後釀之
麻繭亦以火煮而後可績可繅可鍊皆修火之利也不知宮室臺
榭亦必范金合土之後有斧斤甓瓦而後可爲故皆承修火利而

言之也麻理爲布絲繅爲帛

范金合土

鄭氏元曰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瓴甓及甒大孔疏謂形范
以鑄金器瓦瓴等皆燒土爲之劉氏彝曰金得火以鎔而金爲民
利土和以水鈞以木化以火以爲器而土爲民利按范當從竹韻
註曰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笵皆鑄器之式也笵
金爲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合泥土爲陶器也笵金者非卽能
笵夫出火之金也先編竹爲大匡和泥塗之一如所鑄之物之方
圓高下淺深以空其中復剖而合之以鎔金入其中冷而金受笵
焉不然笵亦竹器當鎔金則焦爛矣合土但和土爲物曝乾而燒
之卽成范金在後世分爲五築冶鳧㮚段桃也合土在後世分爲
二陶旊也

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

鄭氏元曰炮裹燒之也燔加于火上亨煮之鑊也炙貫之加于火
上醴酪烝釀之也酪酢截按炮與亨皆隔火熟之之名炮取苴苴
編苴塗墐而火氣包于外亨取亨通人鑊加水而火氣逼于下燔
取更番着火而反覆以熟之炙取附熱近火而貫串以炕之炮今
曰煨燔今曰燒亨今曰煮炙今曰熏醴說文一宿熟也釋名曰禮
也釀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蓋酒之甘濁不泲而滓汁相將
者今酒釀也酪說文乳漿六書故云酒類北方以馬乳爲酪故因
謂湩酪而酥與醍醐皆因之非酢也

治其麻絲以爲布帛

麻枲也皮績爲布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絲吐于蠶一蠶爲忽
十忽爲絲言麻而紵而葛該之矣言絲而繰餘之絮不繅之綿晐

之矣治麻者漚而績之治絲者絡而練之然非蒦之湅之不可故
皆歸功于脩火之利也爲布爲帛織之而已麻爲布絲爲帛織之
之具有機以轉軸杼以持緯筬以上下梭以往來足與起落手與
左右以升爲之數八十縷爲一升以幅爲之量二尺二寸爲幅釋
名布布也布列眾縷爲經爲緯縱橫成之也財貨源流云帛繒也
繒帛總名蓋古人朴質布帛一法爲之特以麻絲爲別布有升數
多少之精粗而帛并無升數之別皆一于細密但有工苦之分而
已麻織而染帛染而織此大較也白帖云羲皇造布然蠶起黃帝
之世是帛造自黃帝也

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

鄭氏元謂粢讀爲齊引周禮五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五曰沈齊
云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畧近也孔

氏達穎曰醴謂醴齊醆謂盎齊後世所為賤之陳列稍南近戶其泛齊當在元酒南醴齊北粢醍謂醍齊故在堂澄謂沈齊酒謂事酒昔酒淸酒三者又卑之故陳堂下也方氏慤曰以室對戶室者戶之內戶者室之外也以堂對下堂者階之上階者堂之下也致于味者於道為遠寡于味者於道為近云云孔氏達穎云制祭升首謂之朝踐畢王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三獻后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亞獻四獻也退而合亨後大合樂后薦饌獻之豆籩王以玉爵酌壺尊盎齊獻尸五獻也后以玉爵酌壺尊醴齊獻尸六獻也尸十五飯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酳尸七獻也后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獻諸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酳尸八獻也王乃以瑤爵獻卿賓以瑤爵壺尊醴齊獻尸九獻也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用璧散璧角侯伯無朝踐饋熟二獻止七子男無薦

腥饋熟二獻酳尸君一獻止五陳氏祥道云犧象所實泛與醴也罍尊所實盎以下也朝用醴饋用盎諸臣自酢用凡酒醴以上君所酌盎以下夫人所酌又曰一齊者諸侯之時祭二齊者天子之時祭三齊者宗廟之祫祭四齊者宗廟之禘祭五齊者天地社稷之祭也按此所謂三酒也醴醆亦在室在室之南近戶視元酒之在北當室中者則以在戶別之在堂者君后在堂上所酌以室事交乎戶用醴醆堂事交乎階用齊醍諸臣自酢用澄酒而臣位在堂下故澄酒在下也五齊一泛齊非天子不用此故不言又三酒在澄酒南一淸酒賓長獻尸二事酒卑賤執事者用之三昔酒陪臣無事者用之此則統以澄酒賅之也

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

鄭氏元曰祝祝為主人饗神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

孔氏達穎曰據特牲禮謂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西西上北首也備其鼎俎者牲煮于鑊鑊在廟門外鼎隨鑊設在鑊之西取牲體實鼎舉鼎而入設阼階下南陳俎鼎西以次載于俎又少牢云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也琴瑟堂上之樂管磬鐘鼓堂下之樂按祭禮今所傳止少牢特牲饋食禮以位卑皆室中卒事天子諸侯薦腥以前在室中四獻加爓即在堂上直至旅酬加爵皆在堂樂故設于堂下而不于室之戶外也此前儒皆囿于特牲少牢二禮故不知耳在堂祖南面左昭右穆則凡所謂西者皆當作南西上當作北上也琴瑟在西階上北面西階下立建鼓南面蕩在其東其西先頌磬次頌鍾次鎛次朔鼙次建鼓皆西面樂工在其後其東先笙磬次笙鍾次鎛皆東面次應鼙應鼓在其西北面樂工皆西向祝嘏祝在祭前降神時逼主人之誠以

至凡有薦獻皆有祝辭嘏在第七獻尸受祝爵酢王已乃受上佐食所授黍授之祝嘏主人時主人受嘏受黍振嚌懷之實左袂掛季指執爵興又坐卒爵興又坐奠爵興拜尸答拜乃出盥此所修祝嘏之禮也然此指修其職與其辭于祭前言之也

祝周禮大祝辨六號一神號二鬼號三示號四牲號五齍號六幣號此宗廟之祭神示之號皆所奉也

是謂承天之祜

鄭氏元曰祜福也福之為備也周氏諝曰有齊酒等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然必待正君臣五者而後可以承天之祜者以備物盡禮猶不足以承天所可承天者脩人事而已按祜者福之可恃者也嘏錫自祖考而云天者祖考之靈在天與天一體故曰天之祜也祭則受福乃其固然然必有以承天道而後有所可受也君臣五者必能正之篤之雖齊得所于平日以至此所謂隨備于鬼神

而無愧辭以是爲承天祜而已所謂人事之修也

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

鄭氏元曰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卽神號云云見上不錄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體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于太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以下所以法于中古也孔疏腥俎體解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爓俎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脡脊代脅爲十一體以湯爓之不全孰也孔氏穎達曰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于室又以俎盛肉進于尸前此皆用上古法以所爓骨體進于尸前下皆中古法也按二祼後刑牲畢薦血毛時用明水堂上燔膋爲一獻二獻則升首三獻腥俎四獻爓俎已尸入小幄王與后息于次侯饌孰行饋食禮所謂孰其殽也如鄭說謂以天子所追遠故有上古之祖如周最在三代末追所自出已及高辛之世然高辛之世已非茹毛飮血之時矣不知毛血告色純腥告體全熟進味與馨香毛血以神事腥以鬼事熟以生人事之也

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

鄭氏元曰越席蒯蒲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爲祭服孔氏穎達曰朝踐用醴饋食用醆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按祭自孰其殽以下皆當代禮亦事生人禮但周禮宗廟不用越席故孔氏疑爲夏殷禮非也特事天禮耳以下文曰大成證之并朝享追享不足盡當是饗上帝于明堂配以文王之禮也疏布之冪冪八尊也祭衣用絺故曰帛曰澣帛謂裏衣也齊之明衣以布祭用帛以其近澤故用必澣貫潔也非上服之謂燔炙卽燔肉與炙肝也下文曰君與夫人而雜陳天子大饗明堂禮者記禮諸儒所據止魯禮而魯僭天子久諸儒習以爲禮制之固然而托之夫子之言以記之也

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

鄭氏元曰此謂薦今世之禮也云云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籩薦果蓏豆薦菹醢鉶盛和羹孔氏穎達曰以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者也按祝以孝告五獻侑尸之時也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某氏尚饗天子諸侯之祝辭可類推矣嘏以慈告七獻嘏主人辭也少牢嘏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孝孫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天子諸侯之嘏辭又可類推矣實簠簋鉶羹乃饋熟後事申君與夫人交獻義孝告復推毛血以前慈告括正祭以後以孝告而人心達于鬼神以慈告而鬼神之心達于人此申上合漠之義也

簠 外圓內方如瑚而下不平木質口飾全組宜用玉盖象龜形受一升 簋 外方內圓制如簠而下不銳其質及口飾組盖皆如簠 籩 以竹爲之可容四升蔽器圓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潤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周禮籩籩人有朝事饋食加籩羞籩其實詳周禮 豆 制如籩而以木爲之周禮掌于醢人亦有朝事饋食加豆羞豆其實亦詳于周禮皆起于夏后氏

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鄭氏元曰考成也廣狹丈尺以禮成之是考制度仁生義殺各使中禮是別仁義故治國得政君得安存劉氏彝曰謹禮莫大于制度巡守及四方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皆所以考之也仁義之賢由之可別云云馬氏晞孟曰制有所裁度有所節禮以考之仁有殺義有等禮以別之顧氏臨曰考制度若有田有國有采別仁義若適諸侯諸臣不爲亂諸之類按君道止于仁臣道敬于義故可

指不爲亂誰言禮爲君之大柄固不止是而嫌微之細不如仁義之大鬼神之幽不如制度之顯故必極于制度仁義而始全乎君事也制度繁而易淆禮以考之則定仁與義相爲體用禮以別之則辨治政安君者以政爲君所憑藉政不治則君何以安而政之本在禮故禮得以治之政治則憑藉于政者又焉得有危之者哉

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

鄭氏元曰于此又遂爲之言政也降下也云云孔氏穎達曰殽效也上文言政不正則國亂君危此乃廣言政之大理引左傳云禮者天之經地之義爲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溫慈惠和以效天地之生殖長育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皆法天之所以下教令也此言政之所以行蔣氏君實曰自有天地萬物此理已具于混然之初天高地下是氣形焉類聚羣分是理形焉故聖人

本天理以出政天不言而六子運四時行百物生吾則效之以降命于天下云云蓋殽者布散之謂天下之理一天而已天無乎不在則殽之以見命者亦無乎不在云云殽者布散云云御案按政本于天者政之所以長善嘉會和義幹事皆本于天之四德然天則渾然而已逮布散以降命于下而天乃見此天所以爲政之本也唐孔氏所引左傳爲合孔疏所謂天有運移若星辰圍繞北極氣有陰陽若冬夏之有寒暑是政之象非本也

命降于社之謂殽地

鄭氏元曰命降于社謂教命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孔疏命謂政令之命降下于社謂從地而來以教民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孔氏穎達謂法地高下使尊卑有序蔣氏君實云命降于社因地事地教民美報而地道以顯也按者天命之降于社也而見承

天生物之理焉寒煖燥溼高下剛柔而用各有宜利各有所其時殊其性別皆天命之分布于地而以祈以報莫非天命之生成之散見于地者是地道之承天也

降于祖廟之謂仁義

鄭氏元曰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孔疏父親仁也祖尊義也言法此父祖施仁義于民蔣氏君實曰降于祖廟反本復始尊祖敬宗而人道以立也按是謂廟中之仁等而上義等而下者莫非天命之尊親之所分布也廟中有境內之象而即此廟中之尊所尊親所親者推之于天下而仁愛義正之道即立于此云是仁義一天命也

降于山川之謂興作

鄭氏元曰教令由山川而下者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供國事孔疏人君效法山川以興作其器物蔣氏君實所謂備物致用率作興事而職業以起也按天命降于山川山川即承天之命而出雲雨見怪物可以興土功作農事莫非天命之化育之所分布也鄭氏以山川之草木鳥獸言孔疏以爲興作器物于理固然然兼指農功于興作之義益備且以所出所見言則于降命之義尤切以此興作亦一天命也

降于五祀之謂制度

鄭氏元云教令由五祀而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爲宮室制度孔疏初造中霤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所取以爲制度等級也蔣氏君實云降于五祀五祀者守外內有職而宮室以居也按天命降于五祀五祀者內外出入飲食各致其

功水火金木土穀各分其職聖人法之以分職任功卽制度之所
由立是制度之所在又莫非天命之陳象所分布也止以宮室言
制度恐未足盡制度之義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
方氏慤曰天地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之妙理所存聖人因其所存
而處之不違其先後云云此節語意與易君子所居而安云云正
同言聖人體天地鬼神之理于身然後有以及于民所存者體于
身而藏于心平日所居而安者莫非天地鬼神自然之秩序也此自
節語意至此御案按其字陳氏澔謂指天地鬼神不知聖人旣參天地
竝鬼神是天地鬼神已體撰通德于聖人矣是其字當指聖人言
存謂禮之本體親有等尊有殺所謂天倫天秩也聖人則自得其
本體之所在而居之安然則此存是未形未顯之禮其序亦自然

之次第而無當然之跡象者故云安也
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方氏慤曰道德仁義與作制度皆民之良心所樂聖人因其所樂
而玩之不紊其條理蓋所樂者誠于身而及于民故平日所樂而
玩者又皆人情受治之所當然蓋所樂者云云御案按樂者禮之發用
洽人情宜土俗所由近悅遠慕也故曰治聖人資其發用者深而
取之左右逢其原玩乃探索之謂也是所樂卽既形既顯之禮其
治亦已然之效致而又含夫渾然之蘊蓄者故云玩也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
熊氏安生云天生四時地生百物云云吳氏澄云耕種收穫之時天
所生穀粟桑麻之財地所生云云按天但能生時而不能兼生財
地能生財而不能兼生時且天地之于時與財但能生之而不能
自授之而自理之旣生時時雖具燮理之義而天不自爲燮理旣
生財財則自具裁成之道而地不自爲裁成云爾以起下非聖人
莫與參贊云也
四者君以正用之
鄭氏元曰君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刑無過差矣熊
氏安生曰天地父師四者各不能相兼惟君正身修德則兼用之而
禮序民治矣此見君必正身立無過之地而與天地合其德鬼神
合其吉凶以爲治正之本也馬氏睎孟云天生時而茂對育物地生
財而理財正辭皆非君不能雖生于父非君則無以胥匡以生雖
教于師而非君則無以協于大中至正故惟君能正用之徐氏師曾
所謂聖人之身克正故能用天之道因地之利養之爲父教之爲
師云云按謂聖人之法天法地作父母君師無非正已而物正而

已政者正也政所從出之至正所謂敬以作所者在是故能以正
而用是四者也以者卽以已之正所謂推已及人正用者輔相裁
成無之而不出于正所謂絜矩之道也
事君以自顯也
吳氏澄曰竭智力以服事君君任使之而得自顯者也按謂人其
父生師教而無以自顯則無以自立于天地然非所事之人則非
事人則亦無以自顯故不得不出于事君耳以行詣事君者顯其
德以學問事君者顯其道以勞心事君者顯業于上以勞力事君
者顯功于下位顯于天下名顯于後世皆非事君則顯之無自故
有不得不事人之事而君非其等也云爾
故禮達而分定
禮卽指則君養君事君之禮故指非則人養人事人則無以自治

自安自顯之故也自上達下則達爲通自中達外其達爲顯分者分量分位也以賢德則各有所受之量以名義則各有所居之位禮由賢者出而以義焉起者也達乎上下則禮通而名義由天定而分位之定于天者定達乎中外則禮顯而賢德由人定而分量之定于人者亦定故曰禮達而分定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孔氏穎達曰此申釋上文十義從親者爲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陳氏祥道曰自父子至夫婦閨門之義長幼鄉黨之義君臣朝廷之義皆出于人爲者按禮由義起義即禮之所以然義者宜也利也非父子兄弟之皆義也謂父宜慈亦利于慈子宜孝亦利于孝之類是宜字指慈孝良弟義聽惠順仁忠而言也父子兄

弟自親而疏長幼君臣自卑而尊以夫婦承親疏而起尊卑者白虎通云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笄總而朝君臣之道惻隱之恩父子之道會計有無兄弟之道然則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長幼之道亦在是矣是夫義兼有父慈兄良長惠君仁之義婦聽有子孝弟悌幼順臣忠之義在故也十者本于天性及天道而此謂之人義者必于人爲見之必以人事盡之也

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尙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鄭氏元曰十義是事故言脩信是深幽故須講睦恐乖故言脩按講信當指十義信實也信講而十者實體于身矣脩睦當指七情睦和也睦脩而七者和平于心矣十義皆信則慈讓是尙自父至君皆慈下自子至臣皆讓上七情皆睦則是喜乎欲則不爭自怒至惡則不奪惟禮以體物而主于退遜故能講信尙辭讓禮以平心而貴用和故能脩睦而去爭奪故曰舍禮無以治之也鄭說未允此申明以正用之義

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

孔氏穎達曰端謂端緒按端者緒之頭也猶有所蘊蓄于中而緒之頭露于外曰端抽其端則可以窮竟其緒欲惡承前七情情皆統于心故情有七皆在中見外之端而欲惡爲大凡所欲所惡之中文以飮食男女死亡貧苦爲大故曰心之大端也孟子所言四端乃性之端此二端乃情之端也此乃推言明知其情之所以故以故字承之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鄭氏元曰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孔疏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氣鬼

神之會五行之秀是性孔氏穎達曰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而生云云天以覆爲德地以載爲德人感覆載而生是天地之德也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交乃生是陰陽之交鬼謂形體神謂精靈形體與精靈相會然後物生故曰鬼神之會秀謂秀異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張子謂神之言申鬼之言歸凡生即申也要終即歸也神之盛極于氣鬼之盛極于魄一體兼此始終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爲備徐氏師曾謂二氣凝聚陰靈爲鬼聚而成魄陽靈爲神聚而成魂蓋天地之理渾藏于二氣之中所謂無極之眞也語其氣之本然曰陰陽語其氣之成能曰鬼神語其氣之成質曰五行所謂二五之精也德以賦畀言交以變合言會以凝聚言秀以純全言所謂妙合而凝也蓋天地之理云云御案按中明人情而

義在其中之所以然生天德成地德上騰陰之交于陽下蹄陽之交于陰人生始化曰魄卽所歸之鬼會也既生魄陽曰魂卽所伸之神會也內而心肝脾肺腎外而耳目視聽思皆五行之氣所生成也得萃其偏駁者爲物鍾其純粹者爲人秀卽純粹之特出者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

鄭氏元曰秉猶持也竅孔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于下地持陰氣出內于山川陳氏祥道曰天以清秉陽在天成象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成形山川是也按日陽之陽星陽之陰山陰之陽川陰之陰陽常有餘故言垂垂則下施陰常不足故言竅竅則上受下施此陰陽交會之象也故日星不特照臨而山川不特流止而已

播五行于四時

孔氏穎達曰播散五行之氣于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無正位分寄四時陳氏祥道曰天地既位于上下則播五行于其中故天一生水播于冬天三生木播于春地二生火播于夏地四生金播于秋天五生土播于四時之間項氏安世云五行言十干四時言十二支按播分布之也播之者天地之陰陽也蓋五行一陰陽之老少耳木少陽火老陽金少陰水老陰播于四時不特木春火夏金秋水冬土四季也而每時之中各有五行分布也夫是以無專至無偏行無陵節無沓來故每一時而五行皆備焉歷四時而五行之備且周復已且每一時而五行並麗焉貫四時而五行之麗且遍及已凡播皆以相生者爲次第以相剋者爲轉旋

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鄭氏元曰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于四時也自一水以至五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孔氏穎達云盈謂月光圓滿闕謂月光虧損陳氏祥道云其五行播于四時之間其所播者和然後月生如其數積自一至五爲十五又積十五成數極而月闕也吳氏澄曰月有盈虧非如日星之一定故別言之布五行之十干於四時之十二支則爲六十其全數也三十者六十之中半中半則和和則月生卽日星山川以驗陰陽月之盈虧卽鬼神之屈伸按和調劑意謂損有餘補不足以協于中而後十二月之朔望弦晦以生耳所謂和者必裁之以日之行道星之分野山之高卑川之淺深故五行之播于四時干日星各有盈縮于山川各有遲早今之四立及分至各因山川分時刻是矣不及則小盡有餘則歸閏所謂和而後生也三五盈闕湯氏道衡曰盈者闕之始闕者盈之始任氏啓運曰所謂

皆云月生是也又曰河圖之中以十環五而洛書縱横斜列四周皆得十五者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鄭氏元曰竭猶負戴也言五行轉運更相爲始也許氏慎曰竭負舉也孔氏穎達曰前既論天地此更論五行之動竭是擔竭之名五行轉運迭相負竭若春木旺則水終謝夏火旺則木終謝也劉氏彝曰五行相生終而又始天地之常理也五行相剋以成其性以竭其才故靜則相生天之道也動則相竭地之道也云云陳氏祥道曰竭猶休也蓋竭者立于此而無不舉之意鄭氏負戴言其前陳休盡言其後蓋生而不息者天之道也德立于此而所生者已舉其中如木立則火已蘊土立則金已蘊生者日盛卽生之者之力盡如木盛而水涸火盛而木灰其竭乃所生者竭之也然而遞

相生則竭而無竭矣自竭者立於云云至此御案按竭息也洩也于生則毋氣洩木盛水洩火盛木洩日家謂之洩氣又木用事則水功息火用事則木功息卽休息之意五行循環故日迭也天道不已至健也無所言竭至五行各一其氣故遞相推致而行推則所以竭之致則所已竭者也五行以生相竭而所以迭焉者仍天道之不已也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

孔氏穎達曰還相爲本若孟春寅月爲諸月之本仲春則卯月爲諸月之本也與下還相爲宮等同義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每月每時各有一行以爲主而四時亦從之也與下云云至此御案按本主也陳氏澔作始解非是又前儒指本爲相生之本以下文例之亦未合蓋謂春以木爲主夏以火爲主寅以甲爲主卯以乙爲主之類

卽窮之日時五行循環皆備必有當月之主餘皆于此附麗于此會歸故曰爲本惟其相竭也迭而乘故其相本也還而及數往見爲迭知來見爲還餘見月令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陳氏集說約鄭孔之說六律陽律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律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也亦謂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律法也又述也呂助也言助陽宣氣也長短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還相爲宮者宮爲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鐘起當其爲宮五聲皆備云云任氏啟運云五聲合清濁及二變亦十二故十二律以節之而止言五聲者宮商角徵有清有濁羽已至清故無羽清是四清卽五音之再周變宮變徵及變宮之清皆不用所用則皆五聲也又毛氏奇齡云正宮清由低而高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按七正環而至于高清生正由高而低蕤賓仲呂姑洗夾鐘太蔟按五清環而至于低推七調皆然按呂與律爲侶則爲律之助而已如妻爲夫助而終以夫爲主故合呂則爲管者十二而律則止于六焉是律統呂而言也旋相爲宮者第一黃鐘正爲宮則林鐘正爲徵太蔟正爲商南呂正爲羽姑洗正爲角第二林鐘正爲宮則太蔟清爲徵南呂正爲商姑洗清爲羽應鐘正爲角第三太蔟清爲宮南呂正爲徵姑洗正爲商應鐘正爲羽蕤賓正爲角第四南呂正爲宮姑洗清爲徵應鐘正爲商蕤賓清爲羽大呂清爲角第五姑洗清爲宮應鐘正爲徵蕤賓正爲商大呂清爲羽夷則正爲角第六應鐘正爲宮蕤賓清爲徵大呂清爲商夷則清爲羽夾鐘清爲角第七蕤賓清爲宮大呂清爲徵夷則正爲商夾鐘清爲羽無射正爲角第八大呂正爲宮夷則正爲徵夾

鐘正爲商無射正爲羽仲呂正爲角第九夷則正爲宮夾鐘正爲徵無射正爲商仲呂正爲羽黃鐘清爲角第十夾鐘正爲宮無射正爲徵仲呂正爲商黃鐘清爲羽林鐘正爲角第十一無射正爲宮仲呂正爲徵黃鐘清爲商林鐘清爲羽太蔟清爲角第十二仲呂正爲宮黃鐘清爲徵林鐘正爲商太蔟清爲羽南呂正爲角但考舊說云云則姑洗爲角之下尙有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餘宮皆然此前人六十四調之說也任氏謂聲無羽下生變宮之理毛氏則次變宮于正宮下次變徵于正徵下不知如姑洗六十四爲角乃正聲也若由角三分去一則應鐘四十二餘九分分之六爲變宮在羽後宮前由變宮又三分益一則蕤賓五十六餘九分分之八爲變徵在角後徵前此變聲也其旋相爲宮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則不用全律而以半聲應之如林鐘五十四

為宮則太蔟去半三十六為徵南呂四十八為商則姑洗去半三十二為羽應鍾四十二六分為角此均法也餘可類推若用之祭祀去商聲不用而徵卽下生羽又以夾鍾為天宮林鍾為地宮黃鍾為人宮祀天去地宮祀地避人宮宗廟則避天地二宮于是有隔二八隔三八相生者此用法也先儒相傳如此其故雖不可解大抵以還宮之妙盡聲之變耳至其用之則二變皆闕而不用也

自姑洗六十四云云至此皆遵 御案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

鄭氏元曰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是謂六和孔氏穎達曰每月各以其物為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為質也陳氏澔則云春三月以酸為質夏三月以苦為質而六和皆相為用而方氏慤謂六穀六牲為十二食周氏諝謂卽周鼎十有二為十二食按質家語作主似合五味養五藏六和養六腑十二食養十二經也陳氏以五味加滑為六和非是滑乃潤澤之性非味名五味之外惟有淡耳然五聲不聞加一無聲為六律五味外安能加一非味為六和乎六和蓋溫熱寒凉滑濇之調劑法耳乃取乎六氣也春酸夏苦等云謂和之用味猶律之用聲非卽以味為和也所謂食齊視春飲齊視夏等法乃眞和耳十二食乃鼎鉶豆籩凡四合饗食燕為十二然不如孔氏十二月之食為確說見月令獨取孔氏說遵 御案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鄭氏元曰五色六章畫繢事也陳氏澔曰還相為質如月令春衣青之類各主其時之一色而餘色閒雜也方氏慤以六冕六服為十二衣不知周禮天子六服同冕則冕服不足十二之數也且與還相為質說不符陳氏以十二衣為十二章則自九章七章以次降殺如何旋相為質與孔氏引月令云云陳氏申之而以味與音為例按五色不能加天元而為六猶上例也十二章衣六章裳六章耳而曰六章者猶十二律之云六律律統呂而言此六章仍上服統下服然十二衣非十二章之謂也亦非十二月之衣春與秋不能異襌袷而兩之十二衣者裘一葛一襌一袷一凡四是合祭四朝服四燕服四而十二也若六章是據備服者而言之如不能推至九章七章以下猶十二食之不能推至羹胾不貳者以下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鄭氏元曰此言氣性之效王氏肅曰人在天地間如五藏之有心人乃有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孔氏穎達曰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氣明仁義禮智信為五行之首五行各有味有聲有色而人並食之別之被之味聲色在五行為著而人氣性兼有之故曰五行之端方氏慤曰天地散而為五行故仁之端則木之性所立也義之端則金之性所立也以至火之于禮水之于智土之于信亦若是已矣五行滋而為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為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為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焉味色亦有別獨于聲言別以其微妙尤宜致別也徐氏師曾曰此結上文言元亨利貞之理賦而為仁義禮智之性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是人之性卽天地之心也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為貌言視聽思之官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是人之形卽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於此見天地生物獨厚于人人為至貴獨靈于物所當盡性踐形節欲無負天地生養之恩可也按天地之心謂人居天地之中而天地之理與氣皆鍾于人而位育之權惟人為主是天

地爲大體猶大體之理氣會萃于心而爲大體之主也云爾如五事五臟皆五行之見端耳此以上原人情皆出于天地以明治人情所以必承天道之意此以上云云御案

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天地之理會合于人之性位兩大如心之體立育萬物如心之用行五行之緒發見于人之身引伸其脈絡是因端而觸類窮盡其條理乃發見之擴充曰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非聖人不足當之然生人之初無不全具乎人之道故天地無不以之爲心五行無不以之爲端者而貢能全天地之心而竟五行之端者惟聖人爾餘見上

禮記裒要卷九終

禮記裒要卷十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禮運下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

孔氏穎達曰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既是天地之心故聖人作法則必用天地爲根本若祭帝于郊祭社于國也端首也用陰陽爲端首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也應氏鏞曰天地以全體言道之大原出于天言大本之先立也陰陽以氣化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開端造始之可見者也陳氏澔謂萬事萬物之理不出乎天地之間聖人作爲典則而以天地爲本則事物之理皆可舉行情善屬陽惡屬陰故人情以陰陽爲端按作則謂制禮取財于地取法于天凡所謂文象天質象地與夫君臣法天父子法地以及卑高陳貴賤位皆本諸天地自然之理所謂天地爲本也凡所謂動靜屈伸進退之時隱顯幽明大小微盛皆以陰陽爲發見之緒由其發見之緒引而伸觸而長盡其蘊窮其委皆于端乎啟之而聖人乃于陰陽乎探而索之也故曰以陰陽爲端云陰陽即天地之用也

以四時爲柄

孔氏穎達曰柄若劍戟須柄而用之聖人爲教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也胡氏銓謂柄以斟酌言以四時斟酌和氣也應氏鏞謂以運化言若太昊執規炎帝執衡當權操柄之可握者也按四時即陰陽之所憑者柄如執此以爲據然如施仁育之德則以春生爲柄行長養之政以夏長爲柄布義正之令以秋成爲柄出收斂之命以冬藏爲柄柄在四時則發收生殺任其操持溫肅慘舒

歸其掌握矣

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

孔氏穎達曰紀綱紀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列宿部分昏明敬授人時是法日星也量猶分限也天之運行每三十日爲一月聖人制教亦隨人才分是法月爲限量也應氏鏞曰日星紀運乎天之度驗其次舍以分時令如綱有紀以分其目一月周匝乎天之度視其晦朔以課事功如物有量以揆其平按日星經緯乎四時者也每四時之節日有所躔之次即星所分之野若月令所列日在某星昏某星中旦某星中是也即于四時之大綱中而再爲條貫以記其總曰紀而先後進退未必得其平也月所以節序乎日星者也故詳驗其朔望弦晦以齊其每月之平如斗斛之量物焉曰月以爲量也任氏啓運曰柄所以舉紀所以理量所以槩聖人舉事

既因時以挈其大綱而每日所行又細別其條理至于積月之久又統大概以考其成不知此于四時之中于日星分其節候以月詳考其晦朔耳

五行以爲質

孔氏穎達云質體也五行循迴周而復始聖人爲教亦循環不已是法五行也應氏鏞曰五行變合于陰陽之內造化之體也以之爲質則亭毒胚胎不昧其所主按五行爲質謂凡一切民物事時聲臭形色之屬各有可見聖人上本五德下因五氣循順五常所有動作施措皆可與五行相質質謂對正符合也順之則生與五行迭旺之理以爲質逆之則成與五行互制之妙以爲質云云孔氏訓體與下可復亦不合

禮義以爲器

應氏鏞曰有其質而無其具則善不能自遂故因其自然固有之禮義以爲器而品節防範之道無不周按禮由義起禮其一定者耳禮得其義而經權常變各適其宜矣器者各當其用之謂凡所謂器量器局器體器識一切皆本于禮義之所出歸于禮義之所成則無器之非禮義矣品節防範與下有考義不合

人情以爲田

孔氏穎達合禮義爲器言如用得耒耜之耕也應氏鏞曰有其器而無其地則功無所施故因其可與爲善之人情以爲田而後修治墾除之功無不至按人之情即所謂眞情至情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謂善矣無不可與爲善之人情也情之辟而不正者修治之如草茆之害稼也情之私而似公者墾除之如稂莠之亂苗也惟眞情至情之所在栽培于始涵養于終朝思夕思念茲在茲期

于有成如農夫之有田力穡也而聖人于人情用之故曰人情以爲田

四靈以爲畜

孔氏穎達曰聖人法天地以治人情故天地應以徵報四靈並至聖人畜之如人養牛馬然應氏鏞曰四靈蓋物之變化而有神者能盡致而爲畜則德之所感可知已按四靈雖物亦得偏氣之秀而最靈者有四亦昭四時之成象于天亦萃四方之精氣于地靈而四靈亦備矣至雖感召之大祥然至則暫也畜則馴而擾之矣生雖鍾毓之美瑞然生則僅也畜則制而用之矣四靈原未絕類于天下也無道則隱有道則見耳而爲畜則咸若之極至也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

鄭氏元曰可舉者物天地所養生也孔氏穎達曰此覆明前經諸事

治理皆應則萬事成也天地生養萬物今本天地為政故萬物可舉而興方氏慤曰以天地為本則萬物為末本既得則末斯從故物可舉言持之在我也按天地為本則與知天地之化育則生物之權猶運之聖人之掌上矣可舉亦于其本而舉焉爾謂可操其全數握其大用而已盡舉而置之舉而措之皆惟聖人之說也以于理之所固然故曰可

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

鄭氏元曰可睹情以陰陽通也孔氏穎達曰人情與陰陽相通今法陰陽為教故人情無隱方氏慤曰陰陽者萬物之情以陰陽為端則情可探而見馬氏晞孟謂天地大端在陰陽人情之大端亦在陰陽喜為陽怒為陰董氏師襄以為善謂陽之類為惡謂陰之類按端則皆可引而伸凡屬陰成陽長者無不各稟其健順即無不各得

其強弱以為情既以陰陽為端一切起端于陰者為靜為退為幽隱為微小起端于陽者為動為進為顯明為盛大雖有參錯而情不可誣雖變更而情不容秘一啟其端無不可探其緒而境其委人情物情如在目前矣故曰可睹陸氏佃引易文觀其所聚觀其所感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是也

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

鄭氏元曰可勸事以四時成也孔氏穎達云生長斂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自勸方氏慤曰四時為柄則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靜而不敢辭陸氏佃曰四時為柄若春誦夏弦春率民耕秋率民斂按如陸說從誦弦者而上推之而大事亦然從耕斂者下推之而小事亦無不然然曰可勸非不待勸也已來之時既若引導于其前而鼓舞之氣作將來之時又若迫促于其後而遑急之志生由是而以先勞不倦者與為獎進之而督勉之有不與時偕進而與時偕極乎故曰可勸也

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

鄭氏元曰可列事以日與星為候孔氏穎達曰敬授人時早晚無失故民東作西成事有次第方氏慤曰日星為紀則晝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序按日星為紀則昏旦在上分野在下在朝在野皆得頒政賦職列為常法如月令所載小正所紀皆是也故曰可列曰列謂開載其一定之責成程式云爾

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

鄭氏元曰有藝興作有次第也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藝或為倪孔氏穎達云月各有分才各有長隨才而教則人竭所長而有功方氏慤謂月以為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

以致其能按每歲中氣潛移則人不覺惟準月之朔望弦晦畫為十二月則月有一定而赴功獻功者以之為憑準之定候焉月要有式月試有法則趨事赴工者不得不分程立限以與為早晚如種殖者之各於其月而勤其力作亦各于其月而收其成功故曰有藝也

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

鄭氏元曰可復下竟復由上始也孔氏穎達曰五行周而復始為敎法之則事必不絕方氏慤曰五行以為質則代廢代興周而復始故事可復按五行以為質則凡交相養互相制皆有一定之不移順之生逆之成皆有一成之不易先聖後聖取法同原為經為權迹作同慮故凡制度文為其揆則一雖廢而興終而始無不可仍舊典而從新奉行遵故轍而更端振作者也故曰可復云

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

鄭氏元曰考成也器利則事成孔氏穎達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禮義器之利者故所治之事必成器之用也莫非禮器之制也莫非義則器之所在即禮義之所寓器之所存即禮義之所器夫是以爲制于天下而天下可遵傳于後世而後世可守故曰有考考成法也又考稽也亦終也既禮義爲器則于事之制非無稽于事之爲非無終此其以爲成法也與

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

鄭氏元曰奧猶主也田無主則荒孔氏穎達曰田以人爲主情用聖人爲主則不荒廢矣葉氏適曰聖人發正于天理收功于人情如良農之善稼也五穀之報必厚矣聽而弗治長稂莠也治而弗達雜稊稗也不必其情而責其成廢田者也如是則人豈能心服於聖人而恃爲奧主哉按人情爲田則爲羣情之所宗主如宮室之統于奧以尊者之所處而歸向之也時天下之人君如堂人臣如陛衆庶如地皆會極歸極于高拱穆清之天子曰以爲奧左所謂國有奧主是也奧見曲禮鄭氏必謂田有主非是

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鄭氏元曰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爲羣孔氏穎達曰四靈衆物之長長既至則其屬並至得以充庖廚是飲食有用也方氏慤曰四靈以爲畜則人之日用者易致故飲食有由言人因之以致用也按靈者既爲畜矣則蠢者皆相率而至則強者擾而弱者因得以繁衍異者馴而常者因得以滋生所謂萬物咸若也飲食無取于靈畜而惟是蠢蠢者之是給耳然其來至蓄育之由在是也故云然于四靈獨言飲食有田以禮始飲食人情大欲存焉故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

鄭氏元曰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而他皆不言方氏慤曰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之四靈按麟春秋保乾圖曰歲星故爲麟毛詩義疏謂至仁則出似東方獸鶡冠子謂元枵之精似北方獸蔡邕月令章句以爲生于火似南方獸鳳春秋孔演圖謂是鶉火之精似南方禽格物總論謂出東方君子之國似東方禽尚書中候堯沈璧于洛元龜負書出史記亦云禹治水時神龜負書出于洛似龜出中土惟龍不言所出今以鄭氏龜北方之靈信則至以推之則蒼元武在北蒼龍在東朱鳥在南則龜北方之靈龍東方之靈鳳南方之靈也斷則麟雖不言西方獸而西方之宿終亦毛蟲之所主則麟爲蟲長得不屬之西方之靈乎以四者不世出而人驚其德之神而用之奇也疑于怪異故特以謂之四靈者揭明之云

麟　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毛詩義疏云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鍾王者至仁則出京氏易曰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凡麟生于火游于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中之精粹也視明禮修則麒麟至廣雅云麟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游必擇土翔而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文章彬彬徵祥記云牡曰麒牝曰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秋鳴曰養綏春秋孔演圖云木精也明則日月食感精符曰麟一角四海共一主王者不殺胎不破卵則出于郊尚書中候云黃帝時麒麟在囿漢武帝紀周成康時麒麟在郊藪

鳳　格物總論云鳳神鳥也五色備舉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羣鳥隨之六帖云鳳有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鳳有九苞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屈伸五曰色光采六曰冠矩朱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韓詩外傳云黃帝即位宇內和平未見鳳凰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禮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往則安來則喜遊必擇所幾不妄下黃帝于是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梧桐食竹實沒身不去又曰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

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没身居之云云龜龍見前文虞世有豢龍氏夏有御龍氏孔甲之末乃絕

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

鄭氏元曰淰之言閃也孔疏淰是水中之形狀閃是人在門中或見或不見孔氏穎達云此更解上四靈之事淰水中驚逝魚鮪從龍其長既來其屬見人不驚也下三者皆同陳氏澔曰鮪魚之大者故特言之淰聲隊驚散貌按魚言其常者鮪即其魚之異者耳淰集韻等竟音閃訓淰躍涌逸也乃駭之狀蓋既得所主則各安其性適其情則無論魚之習于人者也即遠于人而不時出如鮪類者亦復相安于人也云爾人臨淵池則影先射于水故魚見而即淰不必以機心相感也龍以爲畜并魚鮪亦相忘于至治者然

鳳以爲畜故鳥不獝

孔氏穎達云獝驚飛按獝本當作狘或作䞝玉篇訓狂集韻驚遽貌乃狂驚而遽舉也鳳之所集鳥數十萬圍之斂羽戢翼植足而立不敢顧視終日不移凡所載鳳止之處無不如此始知鳥不獝之情狀實然況以爲畜時乎乎鳥之不獝于鳳又若以嚴行列而肅羽儀之故知屬于其長他皆不遑計及夫是以忘機于人也

麟以爲畜故獸不狘

孔氏穎達云狘驚走按麟雖靈不聞其威懾百獸角不妄觸趾不妄踐而其獸之不狘當是化于仁厚而詳慎安重之所至不狘則搏噬殺戮之無也可知此亦指麟遊之所在雖四時之田而不狘者不改其故抑若其長既至其屬皆相率以歸命于其長而因以歸命于人者然也

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孔氏穎達云龜知人情龜既來應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上三靈言其長來而屬至龜獨言其感信而至與上相互也陳氏澔曰龜能前知人有所決以知可否故不失其情之正按龜非可飲食而上亦列飲食有由者羣介屬亦從龜而至也可知不言羣介之何如而言人情不失者舉重而言而介屬之共飲食之由不待言也人情不失如鄭說則因人情不失而龜始至與來脉乖矣不如陳說指用卜之爲當也龜伏羲時出洛至周猶存寶龜非尋常之十種龜也又按四靈爲畜謂朝夕見如常畜耳非必盡如豢龍御龍之有專官畜之也龜雖周禮設龜人之官然取之攻之非畜之也故云然

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孔氏穎達曰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其職凡所行禮皆有次序也劉氏敞曰國無大小皆有禮以稱之故官有所御事有所職禮有所序而五禮之施五品之實徧于斯民一道德以同風俗莫非五禮之歸矣方氏慤曰秉蓍龜以決禮之疑列祭祀以致禮之敬瘞繒以備禮之物宜祝嘏辭說以通禮之文若是則國可謂有禮矣建國必設官設官必治事治事所以行禮也上言國有禮者禮之體下言禮有序者禮之用按禮莫大于祭故即祭以見禮之關于治道如此其大也宗廟禮法之所在典籍之守于宗廟者國之禮也爵賞之命于祭祀者官之御也御即當事之謂事以辨賢則各有職而禮以序昭穆及尊貴賤相接之等次故曰序也前儒云云皆與上文不貫洽也

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鄭氏元曰祭帝以下所以達禮于下也孔氏穎達曰因上禮有序說禮下達之事天子至尊而猶行臣禮以事天是欲使嚴上之禮達于下猶自祭社是欲使報恩之禮達于下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敎達于下自祭山川是欲使儐鬼神之敎達于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敎達于下方氏愨曰郊以定天位而天下達于尊卑之禮社以列地利而天下達于施報之禮仁以立人之道而天下達于親疎之禮我爲主以賓接鬼神而天下達于與作之禮五祀因時用事而天下達于制度之禮云云按愚禮之不達于下而身先以誠達之非徒示之以禮正以求達于下也定位定南郊北郊之位以正天道而陰陽順軌列地利列大社國社王社侯社之無在不食其利者明地德而春祈秋報也祖廟以報本事親之仁以禮接鬼神曰儐在山川者則爲神而配食于山川者則爲鬼五祀則本于所事祀之以見其誠之無不格幽遠者且無不格則明且近之無不達也可知故行禮必求盡其所以達于下者即于其禮之所以者達之并不徒以序與職身先自盡焉而已

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

鄭氏元曰承上言敎民尊神愼居處也宗宗人孔氏穎達曰宗宗伯祝大祝王在宗廟則委于宗祝示不自專以達于下在朝職事則委任三公在學乞言則受之三老方氏愨曰宗祝以接神故在廟三公以聽政故在朝三老以奉敎故在學劉氏彝曰爲欲禮之達于下而使民不敢僭慢故宗祝在廟執祭祀之禮雖鬼神之大不得而亂之三公在朝執上下之禮雖君上之尊不得而踰之三老在學執人倫之禮雖異數之隆不得而變之按欲禮之達于下故不敢閒于其禮之所以也廟乃祝宗之靈爽所式憑故臨上質旁其誠易至故不必干尊位而但以宗祝輔之朝廷之所接者羣臣乃易流于驕泰故弼之以三公以德重者庶足生其嚴憚之心學校之所集者國子更易生其慢易故導之以三老以齒長者庶足動其抑損之志無在非養其誠敬之地亦無在不致其誠敬之人云爾三老任氏啓運云即公孤中致仕之國老也

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孔氏穎達曰王以禮尊神又委任得人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之道也方氏愨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而止苟非以至正爲守則天下之動莫之能正雖欲無爲其可得乎陳氏澔曰無爲守正則又君之以禮自防示敎于天下也按既無時無地左右前後莫非相輔以誠敬之人則中焉者又何不誠敬之能入又何不誠敬之能內出哉無爲者主一無適即無偏倚也無偏倚正也正者政所從出禮之本也即禮之所由以達而政所由以治者故也

故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

鄭氏元曰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孔氏穎達曰禮既達于下有功而見徵應百神謂星辰百貨兼五穀孝慈謂天下皆服行孝慈王者孝慈之道爲遠近所服也陳氏祥道曰百神受職以大報天百神莫不與之也百貨可極以五土之宜百物資之以生也孝慈服以有祝以告人之孝嘏以告神之慈也陳氏澔曰百神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百貨可極謂不愛寶物無遺利方氏愨曰受職言各受其職而可守可極言各盡其利而無遺沈氏煥曰禮行不是行禮我與神有二不可謂之行聖人之誠足以感神而無間故無往而不得其所欲按禮行于郊是

得其本于天者、天者百神之所主也、誠至格天而凡主乎天者無不格、故受職也、禮行于社、得其所以殺地者、地者百貨之所產也、誠至格地而凡產于地者無不格、故可極也、是禮之位育參贊者、達于下矣、禮行于祖廟、祖廟本仁、故孝慈之根于仁者、無不服習、而親親之禮、達于下矣云也

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

孔氏穎達曰、祭五祀以禮而天下之法則行、得其正也、不言山川者、法則之事包之也、陳氏祥道謂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兼之也、陳氏澔曰正法則、貴賤各有制度、無敢僭踰、方氏慤曰、以制度之所在、故各得法則之正也、按五事祀本事法則、則麗于事者也、禮行于此、而所麗于事之法則一正于禮、而尊卑之禮得達于下云、法乃門戶竈行中霤大小高卑之

制、則乃自五至一牢禮、降殺多寡之則也、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鄭氏玄曰、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孔氏穎達云、覆說諸祭、是義之修飾、禮之府藏、陳氏祥道云、夫義則有宜、禮則有體、務其宜以歸其體、然後五者之教全、故曰義之修而禮之藏、虞氏曰、義者、理也、禮者、文也、義者、內也、禮者、外也、其始見其禮而未知其所以為義、是禮修而義藏、至其後日由義而不自知、故曰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按義者、禮之所由以起者也、義而修、即為禮矣、而禮之所以為禮之義者、即藏于義所修之禮之內、若曰禮者義之修、而義乃禮之中藏也云爾、修則愈達、藏則愈固、修而達、則於下之達不待言、藏而固則君身之固、更不待言矣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鄭氏玄曰、降曰命、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令、官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于天也、孔氏穎達曰、此論制禮必本于天以為教也、大一、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極大曰太、未分曰一、聖人制禮用至善之大理、以為教本、是本于太一也云云、陳氏祥道曰、以形之始言之、謂之太始、以數之始言之、謂之大一、太一之體分而為天地之氣、轉而為陰陽之用、變而為四時之序、列而為鬼神之情、其降之于人曰命、凡此皆天造之禮、而主之于天、故曰其官于天也、按此直溯造化未形之先、大一即函三為一之大極也、其為物不貳、故曰一、莫先于此、亦莫大于此、故曰太、此一誠無妄之理也、禮之所由本也、自形而形著也、則為天地、自形著而明動也、為陰陽、以自形而著有升降也、故見為分、自明而動有遞禪也、故見為轉、自天地之推

遷于陰陽也、四時于以序、四時即陰陽之漸次不齊也、曰變、自陰陽之屈伸于天地也、鬼神于以列、鬼神即天地之造化不雜也、曰列、其曰命、孔氏指稟賦、方氏指聖人法天地之降命于人、而降命于民也、其理固相因也、官于天、鄭孔以官為法、方氏以官為主、要惟法之而因之以為之主、則兩說亦相因也、官字之解兼取鄭孔方氏、亦本御案說、以此見聖人之禮一惟其天之本然、而未嘗有人為于其間也云爾、

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孔氏穎達云、分謂元氣既分、輕清為天、重濁為地、制禮者、法之以定尊卑之位、天運為陽、地運為陰、制禮者法之貴左象陽、貴右象陰、陽時行賞、陰時行罰也、陽氣感為春夏、陰氣感為秋冬、制禮者法、

之如吉禮有賓主介僎四坐凶禮有忌禮節權四制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鬼神之功制禮者法之陳列鬼神之功以爲功也聖人仰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爲教令皆是取法于天者也按分據形質之一定曰天地轉據禪之無已曰陰陽參錯互更則曰變中有老少之次第曰四時四時由陰陽之氣其氣之靈陽從天而伸曰神陰從地而歸曰鬼神親上鬼親下森布于天地間曰列自其本而分而轉而變而列皆其自上而下達所謂降也天之所以爲天即太一也而所分之天地乃形質之天地爾已故言本者自天之所以爲天始言命者自天之降于地始而四時行其命者也鬼神奉其命者也聖人特一體夫天地陰陽四時鬼神者而出之故其降也亦皆曰命實則受成于所以爲天之天而降焉者耳曰官猶言承受職分也

夫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

鄭氏元曰本于天本于大一與天之義也動而之地後法地也列而之事後法五祀五祀所以本事也變而從時後法四時也協合也言體合於月之分云云孔氏穎達曰上言禮從天地四時五行而生而教于人此下論人用之以行刑罰冠昏朝聘之等皆得其宜也云云周氏諝曰本乎天者禮之象動而之地者禮之法列而之事事同則禮同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協于分者禮之情協于藝者禮之文陳氏祥道曰列而之事者禮之稱變而從時者禮之權方氏慤曰分有多寡藝有能否各隨其力而施之乃協也虙氏曰協于分不强其所無協于藝不强其所不能按天陽動地陰靜故地不自動天動之而之地也聖人之制禮也亦然本于天之秩序命討而其措而施之也各因其國之高下寒煖燥溼廣谷大川之異俗而立制焉由是經權常變合之于事而列焉一定之則由是因革損益宜之于時而變爲無定之法總之協于分而尊親序別信義之皆當協于藝而禮樂射御書數之皆宜分其禮之等殺藝即禮之品制云云

其居人也曰養

周氏諝云居人曰養莫非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也馬氏晞孟曰禮所以養人也荀子曰恭敬辭讓所以養安禮義文理所以養情蓋聖人之道寓于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按居人猶言安處夫人也其在人也時與事外養其身使得從容順適以豫其充積分與藝內養其心使有涵育優飫以資其本源養身即養體之謂養心即養德之謂也鄭氏讀養爲義云下之爲教令居人身爲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然王氏肅據家語作其居人曰

養孔氏以下言穫而弗食云云宜以養字爲合鄭緣上文義之修下言陳義以種不知陳義以種止致養之一端耳

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鄭氏元云貨摯幣庭實力筋骸强者也孔氏穎達曰辭讓賓主三辭三讓飲食饗食之屬冠昏射御朝聘皆見前周氏諝曰行以貨力數者則皆見于度數之間者也云云方氏慤曰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非貨力辭讓飲食不行故曰無財不可以爲悅非强有力者不能行也徐氏師曾曰行之以貨財爲資筋力爲用辭讓爲實飲食爲具四者禮之緯也冠以責成人昏以著代喪以送終祭以追遠射以觀德御以執役朝以相見聘以通問八者禮之經也按其行之也行于養身者以貨力行于養心者以辭讓其目則始于飲食先于冠昏終于喪祭小如射御大如朝聘皆是也此由聖體天以降命

之意而行之者也
　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
鄭氏元曰竇孔穴也孔氏穎達曰孔穴物所出入禮義人所出入虛
氏曰達天道順人情以禮而通故曰大竇馬氏晞孟曰禮義出于天
先王因之以達天道禮義出于人先王因之以順人情云云按天
以生成爲道生之之道在人爲情之欲成之之道在人爲情之性
體道者從此入修道者從此出縱情者由此出治情者由此入非
止罅隙之緣豈惟徑遂之關故曰大竇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
鄭氏元曰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孔氏穎達曰此論聖人修禮義治
人情以至大順之事柄謂持而用之者方氏慤曰義者所操有宜
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本出于

人心而或至無禮無義心動而情亂之也聖人修其柄與其序還
以治人之情而已劉氏曰修者講明柄者人所操也聖人講明乎
義之所在使人得所持循而制事之宜人能操義之要以處之云
云按柄本之端也貫把持故言柄序用之行也貫次第故曰序此
修之以治人情非使人自操其柄以自處于其序也益治之者以
制其情故不使游移以節其情而不使放縱操其柄而時措之而
所爲序者乃不紊持其柄而廣運之而所爲序者乃不窮云
　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
孔氏穎達曰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是聖人之田應氏鏞曰情者心
之動也養之不善則荒穢不治而可欲之善塞矣然仁義禮智根
于心其善端本無窮也聖人以人情之不治爲民責猶農夫之以
百畝不易爲已憂云云按田者謂生之成之之所在聖人受億兆

于天若農之受百畝于上務之爲已事專之爲本業故聖人務天
下之生而情乃生道所由闢專天下之成而情又成道所共歸聖
人極天道之生殖長育皆于人情乎盡之極地宜成就栽培皆于
人情乎竭之故曰人情聖王之田也云
　修禮以耕之
鄭氏元曰禮耕和其剛柔孔氏穎達云農夫用耒耜和其剛柔聖人
用禮正其上下陳氏祥道曰修禮以耕所以開其心方氏慤曰禮者
事之始猶耕之治荒蕪故言修按耕者開陳根而發土脉禮闢回
邪絕私欲猶耕之開陳根也與其本然之善固有之良猶耕之發
土脉也修禮者治其過不及使宜于流風合于土俗庶使于人情
易入也此申明人情爲田禮以爲柄之義云
　陳義以種之

鄭氏元云義種樹以善道孔氏穎達云農夫耕畢以美種種之人情
既正以善道教之陳氏祥道云陳義以種所以納之正方氏慤曰義
者事之宜猶種之因地宜故言陳陳氏澔云義者人情之裁制隨
時制宜而時措之按義各于其時與地之宜而有其宜適可隨其
智否愚賢而各有合如五土之物生燥溼剛柔各順其性也故種
言義是各于所當得之理具列之惟其所合曰陳而務使人之深
居之安如農夫栽殖然故云以種也
　講學以耨之
鄭氏元曰學耨存是去非類也孔氏穎達云去草養苗則苗善去非
存是則情善方氏慤曰學所以爲已猶耨之去苗害故言講應氏
鏞曰學探千古羣聖之奧而思索問辨以求其正猶耨之去草而
耘治益精也陳氏澔曰或爲物欲所蔽而私意生則如草萊之害

嘉穜矣故必講學者博而求之不一之善所以得一本萬殊之理云云按學即義理之載于文而散見于事者講焉以袪其蔽解其惑使自爲鏟削消磨子盡淨以待本之善油然暢茂條達焉曰耨也

本仁以聚之

鄭氏元曰仁聚合其所盛孔氏穎達云苗稼既熟當本此愛惜之心以聚集所收勿爲費散勸課既行當本此仁恩和親聚集善道使不廢業方氏愨曰仁者愛也仁則聚之猶穫應氏鏞曰仁總百行萬善之全而滋養培植以豐其成猶穫之挈斂而收取無遺也陳氏澔云本仁以聚約而會之于至一之理所以造萬殊一本之妙也云云按聚者萃生氣于上以成實而可收穫之謂仁本人心自有之善而與彙集以充實之仁即義禮之統宗所謂善之長者也

播樂以安之

鄭氏元曰樂安感動使之堅固也孔氏穎達云農夫收穫既畢布其歡樂共相飲食以安美之聖人既勸民善道備足又悅樂感動使其勤行善道保定堅固也方氏愨曰樂者樂也樂則安之猶食應氏鏞曰樂具五聲六律之節而動蕩發越以宣其和猶既穫之餘安生以食而熙皞自如也陳氏澔曰本仁聚之利仁之事未能安仁也故必播之樂以陶養其德性消融其渣滓云云按安乃培養涵濡之以待其純熟也則播之樂以陶鎔之以期其從容之自得焉耳故曰安播乃散施之意謂無在不與以樂之化云爾曰滌蕩非安之之正義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鄭氏元曰協合也合禮于義與義不乖刺則禮雖未有可以義起作也張子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可由義起黃氏榦曰須合義乃合禮有未立之禮取合宜之義起作之陳氏澔曰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云云禮時爲大宜稱次之制禮之初不就大理上權衡爛熟禮如何制故禮必以義爲柄然方權衡時義尚虛到品節既定其義乃確然可見故禮乃義之實前之制禮既因義而起則後之用禮又當以義爲權故禮雖未有而義所當然又可以起禮也若如黃說則義者禮之實矣孔以義爲禮之飾焉以義爲禮之華皆不合陳義以種本義禮時爲大云云御案文按義即道之裁度以理言之麗于虛也一制爲禮則麗于器而有其實矣實謂有可持循而踐履焉故禮之制必準諸義而合者斯由義而出者也此謂已然之禮制若世變風移而禮制或當未備則不妨以義

制之而當改革當損益一惟義爲造肇也可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

鄭氏元曰藝猶才也云云孔氏穎達曰藝才也仁施也人有才能又有仁施非義以制之則過失故須義乃得分節也張子謂藝爲事業陳氏澔曰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乎外者以義爲分限之宜心之發乎內者以義爲品節之制其餘不以爲六藝即以爲材藝

御案此乃樹藝之藝即所謂耕之種之耨之也聖王人情以爲田治情而不當乎人心物理之自然未有能治者也云云按禮以仁爲體藝爲用而以義起者也而義又外爲藝之分當耕當種當耨爲時爲地各有區別之宜所以因物理之自然者曰分也而中爲仁之節爲强爲利爲安見淺見深各有積漸之序所以因人心之自然者曰節也

協于藝講于仁得之者强

御案云學以講乎人心物理之宜而後耕而種種而耨各得其宜前所云功有藝協于分藝意皆相貫云云按本文語意謂欲協于藝必講于仁仁講而藝始可協是藝之協以義之分協之仁之講即以義之節講之也故以義而外協于藝則禮之用行內講于仁則禮之本立是義則始終無弊而以之起禮則自表裏之無不備矣强則陳氏以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言馬氏晞孟謂義得乎道則人望而畏之故曰自勝之謂强蓋必莊敬自勝而後能勝夫物也二說理本相因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鄭氏元曰有仁則人仰之孔氏達穎曰義能與仁爲節仁能與義爲本交相須也仁者施生故爲順之體應氏鏞曰强者挺然不屈于

物之下猶有物我之對人有畏心焉尊則超然于物之上不見物我之閒人有敬心焉吳氏澄云譬之本然各有枝節爲義共一本爲仁故曰仁者義之本順乎天理畧無違逆中節之和也由全體之中發爲中節之和全體之中仁也中節之和順也故仁爲順之體天爵之尊衆善之長故得仁者尊按仁既爲衆善之長是凡德無不本于仁義特其顯焉者耳仁則自義而下如禮如學如樂無一不與人情相順而始皆于仁出終皆于仁歸故以仁爲順之體則猶云大段爾尊者德爲自然之貴也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陳氏祥道曰父子以天性而篤兄弟以同氣而睦夫婦以異姓而和方氏慤曰父子以孝慈而相厚兄弟以友恭而相親夫婦以剛柔而相濟蔣氏君實曰家之肥在倫理非求富足而棄禮義也按肥者優裕饒足之謂父子天性無窮也故但有加厚而曰篤兄弟自合而分者難乎親信而曰睦夫婦自異而同者難乎調濟而曰和上下一德內外一心雍譪足以化鄉里而德萃于一門饒莫甚焉懿美足以流子孫而祥臻于一族裕莫甚焉故曰肥也

大臣法小臣廉

方氏慤曰大臣非不廉以所任者大廉不足盡之小臣非不法以所守者小不足以撓法也法則不倍廉則不竊按如所云乃一吏之法一民之廉耳大臣展布措施易于恣肆故難于法法則不謬于典則之謂小臣奉職任分易于蒙混故難于廉廉則不苟于分辨之謂循法清廉其淺焉者也法即八灋屬職聯常成灋刑計之類則大臣之事也大臣法而小臣可知廉乃稜角之謂即六計之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灋廉辨之類則小臣之事也小臣廉而大

臣無論矣云也

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方氏慤曰設官以效職分職以守官則相序而不亂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則相正而不阿蔣氏君實曰國之肥在綱紀非竭民以自私厲民以自養也按官與職相序則自上及下而事無不舉君與臣相正則自尊及卑而德無不備化溢四鄰而恬熙于一朝澤流百世而保合于一時何之而不徵其優裕饒足也哉故曰國之肥夫國乃家與家之相積也國肥而凡國之有家者無不肥可知

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

孔氏達穎曰德爲車用孝弟以自載也樂爲御用要道以行之陳氏祥道曰天子德教加于百姓故以德爲可行之車而以樂爲行車之御又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也疏數疾徐有度數存焉者御也車

者器也御者人也德者實也樂者文也車非御不運德非樂不彰
王氏安石曰德無不容以樂章之車無不載以御行之方氏慤曰樂
以德爲體德以樂爲用諸侯以下非無德也惟天子之德乃刑于
四海非無樂也惟天子之樂乃兼乎四夷德大而樂備也蔣氏君實
曰以德爲車亦有所運也以樂爲御亦有所執也按持載者車也
而此則以仁與義故曰德驅策者御也而此則以和與節故曰樂
謂天子以已所得之仁義載天下而運量之無不周而以心所樂
之和節行之于天下而操縱之無不當云爾鄭氏云車或爲居與
德之義協與御義不貫故不取

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

陳氏祥道曰諸侯制節謹度故以禮相守大夫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故以法相序方氏慤曰諸侯以制節爲事制節莫如禮大夫以循

道爲事循道存乎法禮惡相離故言與法惡其亂故言序蔣氏君實
曰以禮相與謹邦交也以法相序樂不失職也按諸侯無可方行
于天下而專爲天子守土雖爵有尊卑而不相統攝故爲敵體之
辭曰相與亦有德與樂也而上承天子不敢自用自專也惟守天
子所議之禮以愼邦交而已禮可言以者各有不易之宜不遑之
俗與各有先代之所守故得各行所以也大夫雖同守天子法而
尊而卑各卒所屬或下行而上或上行而下雖體均勢敵如六卿
而朝以冢宰爲主野以司徒爲主廟以宗伯爲主軍以司馬爲主
刑以司寇爲主事以司空爲主交相統互相屬也故曰相序焉

士以信相考

方氏慤曰士以事人爲事事人存乎信信欲其成故言考蔣氏君實
曰以信相考有諸已而不欺也按此非指上中下之三等士乃指
學之士也天子之士尊已賤于相序之大夫內惟士專學問未有
共見之德無可眾著之事功有得于已惟期自信焉而已相考者
將據外以考其內卽始以考其終也省察反躬皆自考之事而猶
不敢自是自足也故寄其切磋之益公其規輔之功于朋友焉曰
相考也

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陳氏祥道曰庶人則謹身而已故以睦相守方氏慤曰百姓以相親
爲事相親存乎睦睦欲其不失故言守蔣氏君實以爲卽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也按三代以上得姓者少故以百姓言貴族三代以下
賜姓者漸多而前代得姓之後皆蕃衍故亦以百姓該庶民言也
睦相守如方氏云云乃一井之睦爾已而井共耕邑共役邱共社
甸共乘凡比相保閭相受族相葬黨相救州相賙鄉相賓所以睦

之于平居也鄰同伍里同兩酇同卒鄙同旅縣同師遂同軍與一
切飲射讀法之類皆所以使睦相守也而百姓之不盡以睦守者
由有天下國家者道不足以致之耳有家者而得其道則一邑之
百姓化于睦有國者而得其道則一邦之百姓睦有天下者而得
其道則天下之百姓睦矣至以睦相守而見于百姓而天子諸侯
大夫士之化之下究廣被也可知而百姓以上自士大夫諸侯以
及天子無論矣性命各正德教充盈太和洋溢旁及庶類此天下
之肥不啻如一身之可共見也云爾

故事大積焉而不菀竝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

王氏曰此極言大順之理萬幾日來庶事總至其大積者然也以
順處之各有其序可無菀結矣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竝行者然
也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無錯謬矣一嚬一笑下之休戚繫焉一

好一惡衆之向背繫焉其細行者然也以順行之可無過失矣按鄭之僑六經圖云大積不苑謂十二章之降爲九十十二律之旋爲宮十二鼎之下爲三十二旒之殺爲二並行不繆謂君臣同朝而上下賓主同朝而左右夫婦同門而內外長幼同行而先後細行不失謂庶人之祀有寢庶人之獻有酢庶人之老有養衆庶之朝有位其鑿而無當與孔氏穎達之說等孔謂事大天子事也萬幾輻輳而應之有次第並行諸侯來朝也四方隨時貢賦並陳而不錯繆細行大夫士出聘也天子不遺小國之臣是不失也皆非是蓋上章言達禮之順此言禮自達之順也大積謂本體之靜存也苑鬱而不宣之謂萬物皆備萬理畢具綽有餘裕故不苑自體之存而發爲用則經權並任用而各從其條理焉故不繆自本之一而分爲殊則瑣悉皆周而各歸其綱紀焉故不失也

深而通茂而有間

劉氏彝曰深而通言教之洽而至于化深以盡其性通以正其情也茂而有間言德茂乎躬而用之有尊卑之差親疏之間也王氏曰幽遠之謂深其勢易隔惟順則其情必通衆多謂之茂其勢易雜惟順則其分有間按孔氏穎達曰深謂九州之外地在荒遠而通貢王庭茂謂萬國貢賦庭實茂密鄭氏圖云深而通謂深而見鬼神得其饗深而聲樂得其節深而辨說得其黨深而政事得其施茂而有間謂六軍之會有級諸侯之朝有位兩君之見有儐九族之服有世已皆鑿也不知此從上文而申言者耳蓋惟積之大則內深而外茂然其深也非有窈冥之莫測仍然脈絡之相貫而觸之能通也其茂也非有蘙蔽之不辨仍是分限之相隔而析之有開也積于內而不淺曰深積于外而不薄曰茂也

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

鄭氏元曰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云云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用金謂卝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羹齊視夏醬齊視秋飲齊視冬男女當年謂媒氏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爵位當德謂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按用水之時如鄭說是取水物時耳非用水也種時灌收時瀉潦時洩旱時蓄如稻人匠人職及川衡澤虞之厲禁皆是用火如司烜及司爟以及陶工冶氏之職業用金如卝人玉府職金泉府之所掌皆是用木凡山虞林衡梓人委人之所職皆是水兼灌滌火兼爐竈金兼財器木兼薪材飲食皆出于土而稼穡爲主即用土也應氏鏞謂五十服官亦當年而德爲主問名納采亦度德而年爲主蓋當年謂男女之年自相當當德職位之當乎其人之德也此皆承所以順而言順之所以也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

鄭氏元曰此言大順之時陰陽和嘉瑞出人情至也熊氏安生曰天不愛道百神受職地不愛寶百貨可極也人不愛情不恃親其親子其子也陸氏佃曰天以道與我地以寶與我人以情與我豈有所私于我哉亦以積累之厚如上所云也按聖王者德貫三才而與爲一體惟順之至則天地人無不效順于聖人之世也道原于天寶成于地故各以其所自有者致之不愛道乃不吝鍾毓生聖賢以宏道于天下及錫疇範垂法象之類不愛寶凡可保民者皆是稼穡桑麻爲之主草木蔬果次之而金玉之類爲末不必銀甕丹甑諸異物也不愛情如效忠盡孝天性不隱推誠相與之類是

也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

鄭氏元曰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甑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孔氏穎達曰器車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鉤注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圓曲也按膏露如膏甘而淸甜而濁者爲雀錫凶兆也葛洪西京雜記云太平之世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是也醴泉如醴香而旨春秋繁露云恩及于水則醴泉出干寶搜神記泰山之東有醴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志跪而飲之云云實華酒譜云堯登山山湧一泉味如九醞色如玉漿此直醴泉也若重而宜酒者爲酒泉如古張掖桑落之水是是地氣耳器車器成于車馬圖圖成于馬後世桑根車象器車之遺制龍馬負圖乃旋毛成文即伏羲所寫以傳世者也鄭氏器車兩註非是

膏露 老子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呂氏春秋甘露時雨不私一物拾遺記炎帝聖德所感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又云瑪瑙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班賜羣臣舜遷寶甕于衡山之岳宋書符瑞志王者耆老見敬則柏受甘露王者尊賢愛老不失細微則竹葦受甘露 醴泉 孫氏瑞應圖云水之精也味甘如醴泉流所及草木皆茂飲之令人壽也十洲記瀛洲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莊子鵷鶵非醴泉不飲宋書律志序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樂志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 器車 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山陵則山出大根車應載萬物虞帝德盛于山陵故山車出 馬圖 河圖黃帝夢兩龍授圖乃齋詣河洛求之有大魚泛白圖泝流而上帝跪而受之又牛迴悟学以大敢即位臨觀于河有鼓龍五采圖至帝前甍入雲而去按皆河圖也伏羲則龍馬負之而出曰馬圖

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

鄭氏元曰棷聚草也沼池也按在郊者郊有壇墠多喬木爲鳥所集故羽蟲之長在焉棷爲水草所鍾多藪窟衆獸所歸故毛蟲之長至焉鳳兼言皇麟兼言其麒者雌雄牝牡之並止若將卵育于此者然也龜則山澤並產以其必登于天府也故曰在宮龍則古本設官以養之有畜之池焉故曰在沼陳氏澔謂其變化叵測未必宮沼有則豢龍御龍二氏何以稱焉今聞喜縣爲虞世豢龍之所潁上縣爲夏世御龍之所其龍池即龍在沼之故蹟也

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

孔氏穎達曰鳥獸不畏人故卵胎可俯而闚按鳥獸無害人之心亦無防人害之之心故依人而居而與人以可闚人既不患鳥獸之害人而亦無害鳥獸之心故狎鳥獸而習闚之也曰俯則當前即是矣以民心于機械而忘情于攻取也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者是矣昔魯恭爲中牟宰童子見雉不捕以雉方有娠即其徵矣何況上古之淳悶時乎卵謂方㲉胎謂方娠是不待春不圍澤士不麛卵之禁而人皆喻乎茂對育物之志而物亦安于物與无妄之天矣餘見前

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鄭氏元曰實猶誠也盡也熊氏安生曰修禮以爲人情防範達義使民宜之體信自治其情反身而誠達順即達天下之情而家國天下無不肥也張子曰達義須在修禮達順須當修信今雖義有所分苟不以禮則不能成義必雖欲順苟不誠實亦不能達順朱子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又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有致中意達順有致和意按謂禮由義起義無物而禮有物也禮本義而修之則義有所附麗修其常禮而義之經達修其變禮而義之權達然不徒修禮之文也而有其本其本則在于信也而修禮者必體之且不

徒達義之理也而有其效其效則徵于順也而達義者必并達之體于一成之信而分願各得者因物而付直達焉而既無所違逆體于不一之信而泛應各當者隨時而措曲達焉而又無所隔閡也實也者義爲禮之實信又義之實既修禮以達義矣而順之由中及外者已約得其本末而于修禮之內復體極乎信使義之順于外者益得其充滿洋溢于無已也故曰順之實謂如是而其理始誠其功始盡云而後知前所謂天不愛道云云皆極順之效之徵應而非其實也夫是以期至治者貴在反求其實云

體信以達順

信與順與上禮義互爲體用者也信又禮義之體順又禮義之用也禮修矣而復以信體之是一體于至誠之謂也順則又義之所出者耳順由于義義由于禮而禮又由于信焉由于信則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原愈裕則流也愈長存愈深則發也愈大體極于信則達極于順矣夫曰體知信爲吾身心所固有曰達知義與順本自然之致達則但如其致而條暢之爾

禮記裒要卷十終

禮記裒要卷十一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illegible]陽仝校刊

禮器上

禮器是故大備

鄭氏元曰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修禮以耕之是也大備自耕至于食云云孔氏穎達云此一節論禮能使人成器則于外物無不備既得成器又能備足張子曰禮器言大體完備若成器然不知器者各適其用之意言先王制禮於身則飲食言語服食威儀於人則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賓客於事則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於地則閨閫鄉黨宗廟朝廷其厚薄崇卑內外大小莫不各適其用成器如是則大備矣此器者各適其用至按御案文禮之體是爲禮之自然者乃是無形之器禮之用是爲禮之當然各適其用而無不周是乃有形之器也內外兼該小大皆由故曰大備云陳氏澔曰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是也鄭氏專指人情爲田之耕器非是

禮釋回增美質

鄭氏元曰釋猶去也回邪僻也質猶性也方氏慤曰人稟五行之秀氣則其質未始不美也然或不美者蔽于回邪以損之耳故釋回然後可增美質也然禮之于人豈能予之以所無哉亦因其所有以增之耳蓋美質謂下忠信天之生人有善無惡故質無不美者惟物欲之回邪日蒙其上而性之質以漓禮也者所以釋去回邪而又使之無過不及以增其美質云云蓋美質云云此御案文按釋消散之也匪僻無自入而慢易無自出故曰釋回內敬外序陶融涵

養以臻于純粹故能增美非能增所本無也自其蔽累之後而至于復初返本也由未備者以及于備則見爲增焉爾向未明而今明向未能而今能是增之也美之增也而仍曰質則仍還其故有焉爾已

措則正施則行

張子曰措則正者言不動思慮故下無事時亦不失于正謂未行者皆正也施則行是利用也必大備乃利用云云按措則正指身施則行指事措正以其體之無不備施行以其用之無不當也措說文訓置廣韻訓舉是指爲布置屬靜施爲運量屬動非無所事之謂措也是以措言制禮以其器之備也故措之無不當而見爲正施言行禮以其器之備故施之無不通而見爲行也

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

鄭氏元曰四物于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于內用此不變易也孔氏穎達曰筠是竹外靑皮人之備德由于有禮如竹箭四時葱翠由外有筠也人經夷險不變其德如松柏陵寒鬱茂由其內心貞和也按有筠承施行禮之用即其筠也指下文言有心承措正禮之體即其心也指下本言王氏安石曰松柏爲百木之長松猶公也柏猶伯也考松樹磥砢修聳多節其皮粗厚有鱗其葉有兩鬣五鬣七鬣之異柏樹聳直其皮薄其肌膩其葉有花柏葉叢柏葉之殊其心皆耐久不中朽竹箭箭是矛竹竹中別一種其筠皆堅滑不受外侵故以爲喻也

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

鄭氏元曰外諧內無怨人協服也孔氏穎達曰言君子內外俱美故能與一切物相諧與人無怨也按外諧指國治內無怨指家齊其用以和爲貴故外諧承施行也謂其行無不諧也其體則敬無失故內無怨承措正也謂其正無可怨也不諧非不從也從之而參差不相偕怨非眞有不服也服之而鬱抑不相得而君子有禮則并此無之以正之至而合乎人心之同然行之極而順乎人情之各得故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

鄭氏元曰言必外內具也按一定而不移者曰立禮器既備則建之法制樹之表儀故曰立根極于天道曰極分明于人事曰文本即體也天下無無用之體故本即有文但立文在立本之有文即用也天下無無體之用故文即有本但立本在立文之先而莫非禮之自有也本即無形之禮而不可見立禮者從體驗而得文即無定之禮而不可常立禮者因酬酢而生焉爾本承心言文承筠言

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

孔氏穎達曰忠者內盡于心信者外不欺于物內盡于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物故與物相諧禮雖用忠信爲本而又須義理爲飾得理合宜是其文也按忠則不偏于心信則不僞于言則節文所出之天道儀則所出之人事取眞于此矣而禮乃于此乎根極焉故曰禮之本義則時地無不宜理則脈絡無不析則爲天理所發之節文人事所形之儀則取具于此矣而禮乃於此乎經緯焉故曰禮之文本其文之所存文之誠也松柏之心也文其本之所發本之形也竹箭之筠也鄭曰義理爲飾不無語病

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本爲禮之本故無本則禮之大端已不立而況乎文文爲禮之文

無文則禮之小數且不行何必乎本無本則所謂禮者文焉而已外雖義理燦如而始爲揺奪終爲游移故禮不立禮不立并禮之文亦不得立而何有于行無文則所謂禮者本固有之內雖忠信之肫然而耳目無加手足無措故禮不行禮不行則禮之本更不得行而何取乎徒立哉無本則史無文則野史則虛假無可言立野則迂濶無可言行其實無本之文亦非眞文無文之本亦非眞本故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

孔氏穎達曰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覩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事合天時卽依于四時及豐儉隨時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鬼神助天地爲化祀之必順不濫逆也合天會地順于鬼神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方氏慤曰陽生于

子故祀天於冬至陰生于午故祀地于夏至飲養陽氣故饗禘于春食養陰氣故食嘗于秋此禮所合于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爲簠簋之實水土之品足爲籩豆之薦貨無常以示遠物之致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設于地財者也天高故燔柴于壇地深故瘞埋于坎魂歸于天故焫蕭以求陽魄歸于地故祼鬯以求陰此禮所順于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別故制爲冠昏之禮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爲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爲喪祭之禮莫不有合歡之情故制爲燕饗之禮此則合於人心者也按合天時謂取物設地財謂用物順鬼神承天時取物不逆陰陽之和則效靈于陰陽者自順合人心承地財用物不違土俗之宜則安于土俗者自合此言立禮者之法天因地通幽達明以求至乎大備焉耳孔氏以天地鬼神歸注人心方氏以四者平列陳氏

澔集說云不強時地之所無自然順鬼神合人心于下文天不生云云九合亦鏞案意依陳說　御

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

孔氏穎達曰天之四時各有所生若春韭卵夏麥魚是也地之分理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官有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物曲有利若麴糵利爲酒醴絲竹利爲琴瑟言皆有異也按天之溫涼寒暑皆因天運之推遷故言時地之高卑燥溼各隨地氣之脈絡故言理人官當卽耳目手足之五官故言能物曲曲一偏也物則不通故其用皆偏于一利便宜也故合天時者合其生設地財者設其宜合人心者合其能理萬物者理其利也云爾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

鄭氏元曰定國之數謂物地所出多少大倫謂貢賦之常差孔氏穎達曰經法也倫猶例也應氏鏞云定國猶立國也總千七百國之所出而受其九貢九賦之所入此其一定之數所以爲天下之大計而禮之大經亦定矣云云陳氏澔云定猶成也按天子約天下封國之成數侯甸男采衞若干服公侯伯子男若干等以及閒山澤若干里計其貢賦之所入以待諸侯邦君畢巳國內之成數稍甸縣都之采若干邑卿大夫士之祿若干人計其稅斂之所入以奉天子常而等者經之曲而殺者倫也其繫于名義爲遠近尊卑之所同者著爲典則曰大經其權于地位爲遠近尊卑之所異者列爲差等曰大倫云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鄭氏元曰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時言受命改制度也云云孔氏

穎達曰因上制禮得節故以下諸事皆由禮洽天時也揖讓干戈於禮中最大故云時爲大雖合天時又須順序既時且順又須大小各有體別雖有體別又須行之各當其宜稱猶足也行禮須各自稱足也方氏愨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倫之謂順形之辨之謂體事之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任氏啟運云時之變動不居非後天奉若者不能順體宜稱則循理奉法者猶可及故時爲大而四者遞及之也御案云云也按順即所謂因義理之次第也體猶百骸之稱百體天成之一定者也宜宜此適當于彼之謂稱謂兩相得之名也蓋稱則勉宜則安體則立順則行稱宜則小體順則大時則神而明之者也故其次如之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

鄭氏元曰足猶得也官指助祭者而言百喻衆也孔疏大夫士無田則薦以羔豚無田則無助祭者故曰喻衆孔氏穎達曰寡不必不足多不必有餘諸侯大夫各有其分云云按羔豚非必無田始用也晏子羔豚肩豈無田之薦也哉蓋即少牢禮而舉其牲體之小者耳故下言百官百官猶言衆官耳不定百也大夫有家臣亦用司馬司士等名故言官皆足爲俎小而少故皆給而作大牢天子諸侯祭餘于少牢多矣然爲俎大而多故雖有餘而餘不可必也蓋各以其分與其數而多少厚薄適相當爾已即下文所謂稱也

以圭爲瑞

鄭氏元曰瑞信也孔氏穎達云圭五等玉也諸侯受封于天子天子與之玉爲瑞書云輯五瑞班瑞是也按瑞實以端省從玉五等之玉輯瑞時天子執謂以合之其與瑁相合之斜刻處所謂端也即剡上之制而爲端而爲之以玉故從玉爲瑞而訓信本非祥瑞之瑞也而有國者因此名器之重得之可以光五宗守之所以榮九族遂借爲祥瑞之名蓋苟非五等之君而私有之是竊之耳則禍端也公有之是僭竊耳則凶兆也何瑞之有故惟諸侯爲饗宗廟保子孫之重器也故得稱爲瑞云其實則周禮典瑞註所云守國以爲贄信者曰瑞是也其他徵兵之玉亦曰瑞左司馬請瑞是也而與符並行致聘之玉亦曰瑞而與節並用左秦聘魯日致諸執事以爲瑞節是也亦惟諸侯有之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一

孔氏穎達曰天子誠深篤孝故立廟以多爲稱諸侯大夫德轉薄故廟少爲稱士一廟據下士爲言若適士則二廟也按多爲貴者源遠則流長本深則實茂凡禮之見于用者則以顯著爲貴故貴多一人而億兆天下非列祖列宗積德累功者不能故報本者必追

遠天子七廟四親祖廟加二祧也二祧雖無寢而制同于廟故總曰七廟宗無常數故不列七廟之內也諸侯去二祧故五其大夫士而三而一則自諸侯之大夫士而言也蓋天子之大夫士即畿內之諸侯矣自當視諸侯之禮故也其曰諸侯則五等之君同五廟其曰大夫則上大夫即卿矣則三等大夫同三廟曰士則三等之士同一廟也嫡士二者士有世位而嫡繼其始得位爲太祖者非公族則有功德于國者也祀不可絕而又不容無考廟故特二之亦非國家之異典也故不之數耳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鄭氏元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聘禮致饔餼于上大夫堂上八

豆設于戸西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皇氏侃曰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此云二十六堂上數也堂下東西階各十七陸氏佃曰天子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八所謂二十有六者此與自公以下雖有加豆羞豆不數而加豆羞豆亦有降殺春秋傳楚子入饗于鄭加籩豆六品是也又聘禮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則籩豆非饗益少諸公倍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諸侯倍下大夫朝事六饋食六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去茆菹麋臡公食大夫薦豆六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是也以差次推之饋食之豆四既夕禮脾析蠯醢葵菹蠃醢是也下士饋食之豆二冠禮喪禮特牲饋食葵菹蠃醢士籩栗脯而已又孔氏穎達云禮有正羞庶羞膷臐膮牛炙之等

十六豆謂之庶羞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此上大夫八下大夫六皆謂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按所云云皆謂堂上正羞之豆數其東西夾所設則庶羞之豆數也天子之豆數洵如陸說天子以下皆不用朝事及羞豆上公王賓故不殺其八數故二八十六諸侯以六爲定品故二六十二上大夫則饋食加豆各四數故八下大夫饋食加豆各三數故六卿飲酒六十者三豆七十四八十五九十六益彼無加是豆以三起數也又掌客子男豆二十四堂上十二兩夾各八此不言畧之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鄭氏元曰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孔氏穎達曰介副也牢大牢也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太牢禮賜之也介乃牢不言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及爲賓客之事也方氏愨曰諸侯牢介謂朝天子之禮卿大夫牢介謂諸侯使聘天子之禮按介乃夾介于賓主之間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故也諸侯七介各加其命之數也不言上公九介子男五介者舉中言之諸侯使上大夫聘禮各降其君二等侯伯之大夫則五介矣非大夫亦有五命也所將者君之命仍從君之命數而降焉者耳以卿爲上擯例之則上介上大夫卿次介大夫以下皆上中下士也大夫五介上介下大夫次上士次皆下士牢致牢禮于客館也三牲備爲一牢益牛羊豕同一圈潔養之曰牢五牢者謂餼一牢在西階皆熟而以鼎致者腥二牢在東階殺而未熟以俎致之者餼二牢在門內

之西生而不殺皆牽致之者上介三牢士介餼牽各一牢以士介例之是上介無餼牢而腥一餼二矣介不言牢者賅于客牢不及米禾薪芻者賅于牢故畧之也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孔氏穎達曰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尊者須溫厚故多重乃稱也方氏愨曰止言諸侯席三重則通五等可知言大夫再重則兼卿可知孔氏穎達曰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故燕禮注云重席重蒲筵是也陸氏佃云天子之席五重書曰敷重篾席敷重筍席則凡王席重設行葦傳曰設席重席也周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席皆重設是以謂之五重凡禮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筵或謂之席席亦或謂之筵也又天子五重諸侯三重筵皆單設席則重也大夫再重有筵則席亦單設無加席則筵益重耳

公食大夫禮曰蒲席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蓋司几筵加繅席主諸侯三重席言之公食大夫加雀席主大夫再重言之雀席單設而已陳氏澔據孔氏說謂天子祫祭其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賓主然也三重則四席再重則三席任氏啟運非之謂祫不極于祫朝不重于祭云云按此特據多寡以明分非專指一事也五重莞藻次蒲熊也三重莞藻蒲也再重莞蒲也先設同席次加異席為一重故五重者則六席云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

鄭氏元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孔疏為賓用介天子以天下為家既不為賓客故無介按以少為貴貴禮之體也自用而反于體反本復始不忘其初故以簡御繁以綱統目故禮愈尊則愈少非貞貴少也禮也而極于幽際高遠則藉于器者少耳以少為貴謂禮

之器也無介無所用介雖巡守方岳舍諸侯之祖廟諸侯皆避舍抱袥攝几于堂下所至皆以主尊之是天子無適而非主也有朝者但設擯以待之惟眕于鬼神則有介耳周禮鬯人共介鬯介鬯者臨祭祀使介執鬯也所謂力者如此而已既不似介之有數又不同介之傳辭此可以言介而不可以言介者也故曰無也

祭天特牲

孔氏穎達曰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牲也陸氏佃曰天地之祭各兩牲有降之者有祀之者燔柴于泰壇瘞埋于泰折實牲體焉所以降之在始祭之時也埽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在正祭之時也故牛人曰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祀神之牛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則騂犢于地則黝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于天用蒼于地用黃各象其功也此經特牲蓋言享牛而已

御案云舊說郊特牲謂祭天一牛以牛燔柴以牛正祭陸謂用兩牛夫牛人凡祭祀三字所包者廣廟祭則以求牛為繹祭之牛可也若郊祭則以享牛為正祭之牛此特牲是也求牛為燔柴所實牲體之牛求牛用而不卜享牛卜而後用必無一牛而可兩用者舊說未確陸說自明按以天尊無物可饗特設一犢以有聲薌而無情實故借之以表誠而已不求之味而貴多品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介以犢

孔氏穎達曰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之事天故天子巡狩諸侯奉膳亦止用牛而已按此謂視膳于天子之禮也天子來諸侯之國諸侯日視膳于堂下膳以犢庶羞百物備非止一犢而已也但以一犢表事君如事天之義而以庶羞百物者盡物之誠然曰膳則每日進食之禮若饗則視饗帝之盛而牢禮則十有二以則天數非一

切皆用犢也非專以少為貴之証也故特舉膳以言之耳

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

鄭氏元曰灌獻也孔氏穎達曰諸侯相朝謂五等諸侯自相朝也天子祭天不用鬱鬯諸侯膳天子亦無鬱鬯而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殽味也考同儀職云凡諸公相為賓將幣畢云儐亦如之鄭云儐謂以鬱鬯禮賓也按大行人職上公王禮再祼而酢侯伯壹祼而酢子男壹祼不酢時皆無籩豆之薦以非祭則無朝事之籩豆故也注祼者王以鬱鬯禮賓也再則王執圭瓚禮賓后執璋瓚亞祼諸侯相朝其等亦然如介牢之不因天子與列國有加損也而此專于諸侯相朝言據以見卑者禮多故也非止祼而無籩豆之薦之饗燕食也欲以見少為貴且以祼重于饗燕食而鬱鬯重于籩豆

故重此而輕彼耳

大夫聘禮以脯醢

孔氏穎達曰大夫出使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是須味稍多也按禮以脯醢在授圭享幣畢使臣請覿辭乃禮賓進凡實觶加柶薦籩豆脯醢賓祭脯醢啐醴此則實以味進者而亦不在饗燕食之數者也故與膳灌爲一例見多少之辨也

禮賓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于序端拂几三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云云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西枋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公用束帛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云云此禮賓之大畧也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

鄭氏元曰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樊鵠纓孔氏穎達曰繁馬腹帶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匝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匝則一成大路車既朴素故馬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殷之第二路供卑用故就多也然郊特牲云大路一就次路三就先路五就而此云七就者鄭注郊特牲以此云七爲誤方氏鄭曰郊特牲所謂五就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就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于革路象路通謂之次路且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由一而三三而五以至于七固其理也以周路之有五則殷路固不止于三矣按大路以用之大故名其曰木者與周之用輅異彼蓋因器車而倣其制者也古者山出器車以其得于天成也故用之以祀天惟用以事天故大之先路前導車次路卽副車以由人力爲之故得以人力盡飾耳曰五曰七方說爲合若金路玉路止見

周禮此飾車耳考工所謂飾欲侈者也

圭璋特琥璜爵

鄭氏元曰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孔疏聘禮曰聘君以圭夫人以璋及桓信躬諸侯相見及朝天子亦無束帛琥璜非爵名故知是送爵又聘禮禮賓之幣及饗酬幣食侑幣皆用束帛乘馬不用玉故知天子酬諸侯諸侯自相酬孔氏穎達曰圭璋玉中之貴也特不用他物媲之表德特達不加物也琥璜是玉劣于圭璋者也不特達附爵乃通周氏諝曰饗至于酬爵則禮成矣圭璋春夏迎氣之玉琥璜秋冬迎氣之玉云云按周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而此曰特達者皮馬皆不升堂惟圭璋于堂上授故曰特達蓋以其德之貴足以自達不藉他物也琥璜爵亦謂藉爵以通琥爲虎形璜如半環琥以繡璜以黼而此言爵者爵又尊于繡黼也

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

鄭氏元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孔氏穎達曰案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特牲主人獻尸用角下大夫也崔氏云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天子諸侯禮亡文不具也方氏慤曰獻謂獻之于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以位言尊卑以體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觶者皇尸舉角者主人皇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別爾故以體言之按尸飲九以散爵獻士非獻以散之明文乎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雖是士禮可知

天子諸侯禮必不以角爲尊者舉奠舉角詔妥尸蓋薦孰時祝先奠斝鉶南天子用斝諸侯用角尸卽席乃舉之此又獻散舉角之一解也

爵孔氏曰盡也足也觚寡也飲當寡少觶適也飲當自適也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

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

鄭氏元曰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孔疏漢禮器制度文也此瓦甒卽燕禮公尊瓦大也陸氏佃曰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豈所謂門內壺者耶公尊瓦大在尊南南上豈所謂尊瓦甒者耶士旅食于門而兩圜壺豈所謂門外缶者耶圜壺雖非缶而其陳設之序則然按缶爾雅云盎二有半謂之㪷㪷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註缶四斛羣書考索云

壺尊口徑八寸脰高三寸中徑六寸半脰下橫徑八寸腹中橫徑一尺一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二寸足高二寸下橫徑九寸此其象也以君一而臣衆故甒小而壺缶大盡飲卿大夫故在門內缶飲士及諸官司執事人故在門外

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方氏慤曰天子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爲節自是而下降殺以兩之云孔氏穎達以爲周法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周氏諝以爲非周制謂周之上公以九爲節則天子堂以十二爲節也據階以一尺爲一級孔疏足正周氏之違二句御案按孔氏云云是矣然以殷人重屋之三尺言之非是蓋殷重屋周明堂也明堂壇基三成每成高三尺合之仍是堂崇九尺耳若曰夏高一尺則謬甚矣唐虞之時已傳土階三尺何至夏反減也周氏十二尺之說亦有故九級者階而堂廉不與焉合堂廉則十尺矣且九尺從堂塗言也堂塗約高于中庭二尺自庭及廉不已十二尺乎此則量地尺之六寸五分弱者也若十寸足尺上下不且艱甚乎此指寢堂言而明堂不與焉故可推至諸侯大夫士也至三尺而止者禮不下庶人也而下此一尺可知堂必高于庭者避大雨之流潦也因而以高爲貴者別尊卑之升降也其堂廉高于堂者尺約後世壢之有檻然故自堂塗至廉九尺者十尺至三尺者四尺地數偶也而經則止自堂塗及堂之實數故云然

諸侯視朝大夫士旅之

鄭氏元曰謂君揖之也孔氏穎達曰諸侯視朝謂日出視諸臣之朝也大夫則君人人揖之士則不問多少共一揖之也按周禮孤卿

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乃天子禮此所謂大夫謂上大夫卿也以等旅揖揖雖旅每等各一揖士雖亦如其等而三指然共三揖不次其等而併揖之矣諸侯降于天子不特置孤卿而止以上大夫職之故以孤卿禮之而以大夫之旅揖者揖士也其實特揖依人數各揖其揖多士衆共止三揖其揖少記者不問旅與特而止以揖論合作以少爲貴之証爾已

天子之堂九尺

方氏慤曰天子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爲節周氏諝謂九尺非周制周之上公以九爲節則天子之堂以十二爲節也孔氏穎達云此周法也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按非也三尺乃指重屋言耳周人明堂爲壇三成每成階三級合之仍九級階三級則堂四尺何則其上一尺卽堂廉

也合之三成共高十二尺而階則仍九級是周之明堂仍不異殷之重屋也而路寢之堂雖高一成耳堂九尺則階九級階之級高實不及尺每級九寸九九八尺一合堂之廉九寸則九尺也十二尺乃明堂制耳夏時一尺眞謬說也唐虞已士階三尺何至夏時而反減一尺乎

天子諸侯臺門

周氏諝曰天子諸侯皆臺門而天子門以五諸侯門以三乃其別也按爾雅觀謂之闕註宮門雙闕疏雉門之旁三輔黃圖周置兩觀以表宮門盍卽所懸象魏也謂之門觀古今注故每門樹兩觀于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天子諸侯築臺于門兩旁而中央爲門天子又作兩觀于臺上謂之觀何休云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不得有闕是也據古今注是天子諸侯每門皆有臺據春秋雉門

兩觀連書則諸侯臺在雉門據周禮縣象魏與天子皋門及皋訓號之義似天子之臺在皋門如內屏外屏之別卽本文但曰臺門合古今注知天子五門諸侯三門皆有臺而天子有兩觀于皋門爲異魯僭兩觀則在雉門以讓天子然諸侯止有臺門實不當有兩觀也

大夫士棜禁

鄭氏元曰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于棜或因名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孔疏棜是轝名制如今大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轝之棜少牢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同棜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爲棜矣孔氏達穎曰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禁長廣如棜通局足高三寸漆及畫皆如棜而刻其足爲褰帷之形也方氏慤曰無足爲棜有足爲禁有足則高無足則下此主以下爲貴故士用禁大夫用棜孔氏達穎謂玉藻大夫側尊用棜則斯禁也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鄉射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特牲亦士禮而云棜禁在東序者祭尚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也按方氏謂棜則欲其不流禁則欲其不犯此或近之孔氏謂天子用舟諸侯用豐則舟高一尺豐高八寸反是以高爲貴矣此皆卽承樽之器言之

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

鄭氏元曰此祭冕服也孔氏達穎曰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于德德多則文備云云陳氏祥曰此經主以文爲貴故于天子不言大裘曰龍袞而已諸侯德貴乎能斷故言黼卿大夫德貴乎能辨故舉

黻熊氏安生曰周諸侯九章七章其中有黼孤希冕而下其中有黻詩玄袞及黼黻衣繡裳云云按上公亦袞而專屬之天子者公本王賓不與諸侯之丙以有天子之事守在故得用天子禮樂而服袞但九章以別于十二然用袞仍以天子之後之故也故袞專屬之天子也袞則黼黻該之矣諸侯則鷩而下不一等而裳之黼則同故不據衣而專以黼屬之諸侯言黼則黻賅之矣大夫則希而下不一等而裳之黻則同故亦不據衣而專以黻屬之大夫也袞畫龍于衣其首卷然故字亦作一白與黑制如斧形曰黼黑與青制如兩已相背曰黻也

大圭不琢大羹不和

鄭氏元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孔氏達穎曰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尚質故無琢桓蒲之文太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

也太古初變腥但煑肉而飮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旣重古但盛肉汁謂之大羹按大圭是天子之笏也周禮典瑞王晉大圭執鎭圭以朝日其文約畧一似執一圭復搢一圭專以朝日者然不知鎭圭卽瑁專以輯瑞輯瑞已乃以大圭朝諸侯搢圭卽搢笏之意未行朝禮皆搢之曰朝日據其大者言之耳不琢者其他圭璋璧琮皆瑑之惟大圭則以之事天貴積誠于無言而通誠于無象故以不琢象之存大素之本也琢卽瑑卽篆其卽大圭以朝諸侯亦法天之誠爾已太羹獻爓時所薦盛以登以法中古之食以淡爲五味之本也所以然者有煎鹽之尚在不敢以巳意爲調和之意爾後儒不明其故而以旣執且搢者言大圭則累重如此尚可行禮乎竟以淡泊無味言太羹豈事天如事親與事亡如事存之意乎

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

鄭氏元曰疏麤也鼏覆也周禮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疏布天地之神尚質素貴素故用白理木爲杓孔氏穎達謂犧尊先儒云刻尊爲犧牛之形鄭云畫尊爲鳳羽婆娑然樿杓鄭注周禮祭天爵用白木不用玉而陳氏澔以爲沃盥之具陸氏佃云凡木不飾爲朴此樿杓是也若龍勺疏勺蒲勺則加飾矣考周禮幂人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畫布巾幂六彝疏云祭天無祼惟有五齊三酒實于八尊是祭天惟用八尊故惟疏幂布賈疏祭天亦有秬鬯之彝以疏布幂宗廟亦有八尊以畫布幂是辨文素但在幂也犧尊之制惟聶氏崇義畫牛尊腹之圖近之南史盜發齊景公墓得二犧尊分其首以受酒合之爲全牛樿杓孔疏所云是以樿爲爵非杓矣陳謂沃盥之具與上不類惟陸說近之考周禮幂人云云至此 御案 按祭

天器用陶匏則尊用匏矣安得云犧也其曰犧尊當指宗廟之尊周禮幂人但言疏布幂犧畫布幂彝原未嘗以疏言天地畫言宗廟也此八尊者周禮注所謂設而不酌者故幂之杓乃所用就尊酌酒以入爵者耳形如蓮瓣而有柄樿白理文木山海經風雨之山其木椈樿大素質之始素乃本然之謂貴素以表純潔精白不尙塗飾之意也

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

鄭氏元曰其德在表也詡猶普也徧也發猶見也孔氏穎達曰德發揚詡以下解心在外義言宜發揚其德普徧萬物也大理物博者言理萬物之事廣博如此也蓋天地之德發揚于外生物之理盛大有以鼓動萬物而物之所生者博所謂顯諸仁天地之德至此 御案云 按理大理之所賅者大物博物之所成者博皆指天之德德自存而出曰發自抑而舒曰揚翔洽覆翼曰詡溯其所以然曰理而見爲大驗于所已然曰物而見爲博也

德產之致也精微

鄭氏元曰致致密也按致卽所以致此德發揚詡者之致爾所以致此者甚精微而不可見所謂藏諸用者也 御案義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天地所生之物皆其大德之所徵驗也故曰德產惟其德產之理大而靈蠢並育美好並呈其迹雖似乎甚麤而所以致此之義則甚精精者神不可測之名也惟其德產之物博而無所不有無時不然其形雖甚著而所以致此之由則甚微微者化不可窺之謂也上之所謂發揚是與天地同用此之精微卽與天地同體也其精卽不二其微卽不顯也致亦盡其極之意然終以所以致此之解爲當

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

孔氏穎達曰內之爲尊者解內心內極敬愼而至理爲尊也外之爲樂者解外心接物須廣大故外極繁富而事可樂也極心于內故內以少爲貴極禮迹于表故外以多爲美陳氏澔曰尊如尊德性云尊恭敬奉持之意內謂誠敬外謂儀物按內卽指獨以愼爲尊外卽指樂以樂同效爲樂以貴故尊以美故樂內外以心言多寡以物言內爲尊尊則統乎外而外不離乎內外爲樂樂則融乎內而內不間乎外少能爲多之綱領故可貴多能盡少之底蘊故足美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

鄭氏玄曰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靑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斵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孔氏穎達曰簋黍稷器也紘用組爲之從下屈而上屬之于兩旁垂餘爲纓鏤簋失紘是天子之飾而管仲僭爲之山節刻柱頭爲斗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侏儒柱爲藻文也此天子廟飾而管仲僭之也按管仲夫子稱其不知禮君子謂之濫而不曰僭以原其無僭心也不然齊桓不鏤簋朱紘山節藻梲而仲乃凌其上乎周策謂其掩桓公之非以傷于民楊先與孟氏語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云云知仲之爲此非心于僭竊特以示不異于公以分謗耳是其爲先自桓公始矣管仲特從而同之不責桓公者桓不足責也管仲天下才亦君子之流也故見以爲不當云爾

管仲字夷吾穎上人少與鮑叔牙游後傳公子糾子糾敗鮑叔薦之桓公稱其已所弗若者五寬惠柔民治國家不失其柄忠信可結于百姓制禮義可法于四方執枹鼓立于軍民使告姓加勇焉于是魯求之至則三釁三浴告之而于親迎問之進以參國伍鄙定民居成民事而與用其六柄焉于是爲作內政以寄軍令而立軌里連鄉之法立隰朋爲大行人立寗戚爲大司田王子城父爲大司馬賓須無爲大司理東郭牙爲大諫而以霸王且任由是寗會校邢封衛伐楚謀鄭定王世子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受胙于天子乃立仲爲仲父尊伯氏駢邑三百與之平戎于王辭上卿之饗日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受下卿之禮而還說苑或謂桓公日管子知可謀天下強可取天下君恃其信內政委焉外政斷焉氏而歸之是亦可奪也仲于是築三歸以自傷于民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鄭氏玄曰我我知禮者也克勝也孔疏知非孔子自我者君子務在謙先故也孔氏穎達云戰克祭受福者又引郊特牲語結稱也蓋得其道者不多不少隨而稱當解所以戰勝而祭受福也方氏慤曰順以使衆故戰則克誠以事神故祭則受福任氏啓運云家語與上不豐不殺相屬又有故曰字蓋古語而子述之非夫子之自我也按戰克承博大得其禮之博大則衆道之能禦而戰克祭受福承精微得其體之精微則理無可間而福受其道卽愼紀而衆不亂之道蓋祭愼其紀則衆蹌濟而誠足奏格戰愼其紀則衆整肅而志足奪帥也

禮記衷要卷十一終

禮記東要卷十二

仁和李式穀海鮑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禮器下

有美而文而誠若

鄭氏元曰美而文謂以多大高文爲貴也若順也陳氏澔以爲語辭夫有美而文則所易于不足者誠耳上句專言敬此句專言誠重禮本也蓋非愼其獨何以能樂其發非有忠信禮之本何以能行義理禮之文哉云夫有美而文云御案按爾有字是分內心外心言非由內而之外者言也若乃順比之意此則謂外心者必有美有文以表其誠而誠于外者始得與美文者相順比而美文者亦不虛行此禮之所以必以多爲貴也云爾美而文卽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若固語辭乃順比之語辭也

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

鄭氏元曰推而進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陳氏澔曰推卑者亦得行尊者之禮如二代後云云及旅酬下爲上是也冕服旗常之章采樽罍之刻畫是放而文任氏啓運云推而進如昏禮攝盛大夫于祫之類亦是按法也卽倣義指取象如日月星辰取明山取鑲龍取變華蟲取文宗彝取孝藻取潔火取照粉米取養黼取斷黻取辨又如軫象地蓋象天輪象日月弓象星旂象大火旟象鶉火旐象伐龜蛇象營室弧矢象弧之類不一而足但此皆指倣焉而極其致者言之耳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氏元曰言所尙雖異禮則相因方氏慤曰迹之相變雖或有異道之相因未始不同又鄭氏謂素謂殷尙白青謂夏尙黑秦趙高變亂名實以青爲黑黑爲黃今語猶存王氏肅曰舜尙青方氏曰青言文素言質天地之文始于春質始于秋按青卽今所謂元青不必以趙高之故也古云天元地黃而天實青今曰天青卽古元色青元通稱自古然矣舜所尙不可考王說謂舜果尙青則夏是因而非造矣夏言造者天下之家自夏始故定制度爲子孫世守亦自夏始所謂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故云造也殷仍夏禮而損益之耳所謂纘禹舊服故曰因若夏以前隨時施措而無傳世之創建也

詔侑武方

鄭氏元曰武當爲無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養無方此亦周所因于殷也孔氏穎達曰詔告也侑勸也又孔氏

謂據特牲少牢詔侑皆祝謂人有方自確據周禮大祝自下大夫二人至小祝下士十六人謂凡祝皆得詔侑不定一人按謂周之坐尸同于殷而加于殷者詔之侑之各隨其所在而使各致其敬焉任氏啓運云武隨也較鄭說爲合詔謂詔主人以拜妥侑謂代主人以勸飽并爲尸詔侑主人皆無一定之方所云也又詔大小祝事侑上下佐食事也

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鄭氏元曰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醵孔疏曾子引世事証周禮旅酬凡斂錢飲酒必合平偏與次序旅酬相似按尸有旅酬非尸與尸酬也安得有如醵者詳考旅酬之禮王使二小臣實二爵一授之尸尸以酬王王卽以爲導飲爵而酌以致侑侑不飲而卽用以酬長兄弟長兄弟卽以此爲

導飲爵而又酌以致侑侑復以此爲酬兄弟爵由是而衆兄弟而
同姓執事再從長賓衆賓及異姓執事皆如是是旅酬爲侑職而
尸不與且尸與尸則象祖孫父子更不旅酬可知至尸與尸行旅
酬禮周之未失也曾子亦疑周初制禮之不然故謂周禮之果如
是乎云云爾史記貨殖傳云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是醵本祭
賽里社畢而聚飲乃衆斂錢而爲之與祭畢之飲相似故取似之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鄭氏元曰郊祭天也一獻祭羣小祀也爓沈肉于湯也血腥爓孰
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皇氏侃曰此
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爓孰其祭天皆然大饗之時
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于戶外薦血腥也其宗廟之祭皆
然三獻之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云云孔氏穎達曰凡郊與大饗三

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爓有孰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
宗伯云以血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禘郊有全烝是祭
天有孰也有孰則有腥可知云云又鄭氏以大饗爲祫按冬至南
郊泰壇之設埽地而已羔羊之裘襲而不裼未孕之牲陶匏之器
無情無文無味也既薦毛血及腥即實柴于牲體燔之以煙升香
故曰槱燎曰禋祀但以寄誠敬而已故重在血全烝之用乃春郊
所穀之祭也故有燔俎乃配帝饗者之牲也則此之郊血謂正郊
矣大饗追饗禘朝饗祫禘重于祫是大饗當指禘遵御案說也備九
獻然以腥爲主腥謂升首也亦薦毛血但與膟膋同時膟膋亦腥
也故以腥重三獻當是祭山林川澤如貍沈之祭是也若社稷五
祀與五岳同爲血祭則不止于三獻矣注云三獻非是亦遵御案爲
說也三獻以爓爲始時不用明水元酒而用醴盎爓于湯而升之俎

者右胖爲貍爲沈者意左胖也一獻之禮純以人道祀之約如少
牢特牲禮但用之外神而已故曰褻而謂之爲非至也又此皆指外神故以
尊爲至親爲褻若宗廟則尊親兼致事死如生是大饗當是饗五帝矣如上云云趙御案也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
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鄭氏元曰上帝周所郊祀之帝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
周同先有事于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告以配天先仁也頖宮郊
之學也頖字或作郊惡池卽呼池嘔夷并州川配林林名按魯人
得有事于上帝謂春郊非正郊其事實始于魯惠使宰逐請之而
成于魯僖之僭非以周公之故也頖宮不閒祀后稷當以郊宮爲
的意卽閟宮也作于公子奚斯非公宮左之宗廟可知或在郊曰
郊宮也泰山與河之在晉齊乃諸侯祭封內山川之常禮惡池在

今山西繁峙縣東由直隸入海配林在今山東萊蕪縣或曰在阿
縣夫既曰從祀當近泰山矣阿去泰山遠以萊蕪爲合祭不直告
所祭而先告其所配不敢徑行直遂卽事有漸者猶將朝于天子
者之先之方伯將贄于尊長者之先達將命者然也

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

魯人僭至于祀上帝配帝者莫易后稷矣而魯但有文王廟無后
稷廟故以郊宮代之爲告祭后稷之所郊宮如夏代之牧宮商代
之牧室蓋在牧者名也而在郊則曰郊宮矣古人出行每舍釋奠
告事于此如武王克商祀于牧室其故事也魯乃卽此宮而大其
制爲告后稷之所其大意則倣郊之受命祖廟作龜禰宮之意云

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

泰山本非齊封內山也山南則魯山北則齊本方岳之首不入諸

封內而齊乃東方之侯伯為方岳主故為齊所專祭也至戰國時
暴山明堂尚屬齊則齊之有事泰山也非魯之祀上帝比矣配林
或云即介邱介邱即泰山山身也恐未是或曰即梁父桓公欲因
以行封禪或由此云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

鄭氏元曰擯詔道告賓主者也詔或為紹方氏慤曰賓主相接而
後禮行贊相相資而後樂作任氏啓運云擯以導儀詔以達意相以
治亂歌之終步以見方舞之始按此實勝扶相之說擯詔則威儀
文辭得從容而不迫相步則節止舞蹈則優豫而有常禮樂之大
有所由始而必以漸也如此

朝事以樂

鄭氏元曰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孔疏朝廷是養老之地為賢所

樂故臣入門必縣興奏樂之事是反其樂朝廷之本心也方氏慤
曰朝吉禮朝事以樂則凶事不樂而朝事必詔可知朝事之籩豆
以象朝事其親取進祭之始也祭義曰樂以迎來正謂是矣樂以
侑食所以盡事親之歡也祭則如在故亦以樂按方氏以朝事為
朝踐之事較舊註為合然不若指朝享之朝為更切益追所自出
正反本不忘初之大故也考宗伯之職涖玉鬯詔大號詔相王之
大禮大司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奏之九變而人鬼可禮
皆于是時故為有擯詔而以樂之大也雖義有別尊賢事親皆可主兼用亦可故兩載之

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
不以禮弗之信矣

孔氏穎達曰此明作事云為非禮不可益察物必以禮乃能得之不
然不能察物則作事不合物理之宜而人不敬出言不合物理之
宜而人不信不然云云 御纂乃按察物而不由禮禮本天理之節文不
由節文安得節文所自之天理禮又人事之儀則不由儀則焉得
儀則所出之人事也由也者自內之外之謂作事出言其大概也
不以禮即無節于內也弗之敬信即無以作其天理之正而協乎
人心之安故也凡此皆不察之驗而無節于內之証也

為朝夕必放於日月

鄭氏元曰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孔疏為朝謂天子春分之日朝日
于東門之外為夕謂秋分之夕夕月于西門之外應氏鏞曰大事
不止于祀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必因其有晝夜之經而為之限
按如應氏說諸侯朝受天子業命至夕省典刑卿大夫朝考其職
夕序其業自朝而受業夕而習復以至君臣朝見為朝夕見為夕
與凡眾庶明而動晦而休皆以日月之出入為節侯自天子以至

于庶人苟屬職業即其人之大事即此朝夕即其日之天時亦所
以順之也放乃依循之謂雖有勤惰亦不過先後于其間而大畧
則遵是不移焉故可必也

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鄭氏元曰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勸樂亹亹勉勉也孔疏天
地感祭而降雨澤天子樂之所以與天地合德應氏鏞曰天時雨
澤益陽和融液仁德流行出于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也君子感
之仁孝愛敬之心發于中而達于外者亦勉勉而不容已焉感之
而敬天則雷出地奮必達其殷薦之誠感之而思親則雨露既濡
必達其怵惕之心以至經綸于雲雷之屯晏樂于雲天之需財成
輔相于天地交泰之時赦過宥罪于雷雨作解之日皆所以達其
亹亹也又或云君子由禮故其事之所達如時雨之化物之生長

亹亹不已焉御案取之或說按天時雨澤猶謂天應時之雨露爾雨澤亦天之隨時而致生長收藏各因其時而與爲造化者耳故不已不息君子制禮內自盡而外盡物從禮之本以達爲禮之文者亦如天之不已不息由其有主故也所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故曰亹亹也

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鄭氏元曰右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衆重事也孔氏穎達曰先王貴尚有德之人尊崇有道之士任使有能之衆至將祭之時選賢能置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又聚集其衆卽誓戒之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蓋上節以作事明因物之道此又以用人明因物之道德如智仁聖義中和道如孝友睦婣任恤能如禮樂射御書數平時旣尊禮而信任及將祭又舉此賢者而置之助祭之列又聚

衆執事而誓之人官有能此亦其一耳上節云云皆御案按尚德至誓之任氏啓運謂月吉讀法四時講事爲舉賢聚衆解云此以用人明因材之意使各安其位誓約戒使不變于善似也不知此卽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之事耳散齊之始王與百官同聽誓致齊之始卽前所聽之誓命而申警之之事也

因名山升中于天

鄭氏元曰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于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馬氏睎孟曰升中心之誠于天任氏啓運云巡守但有慶賞從無以諸侯之績告天禮且覲侯考績在柴望後無緣未考而先告也按其駁鄭說良是馬說近之但王者以安天下爲心諸侯之功卽王者安民之心也王者句御案所斷文也但以將考績者告天非告成功耳已因名山升中者蓋因名山以升中非升名山以祭也時止就方岳之下耳中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卽不偏倚之至誠而賦于人生而靜之始者至此萃其一誠之不偏倚者以上格于天曰升中于天也舊以中訓平成是以中爲登中治中之義非也鄭孔等又緣此爲封禪之說固謬于柴望之義謂惟泰山升中者亦謬于虞書如初禮之文也

因吉土以饗帝于郊

鄭氏元曰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于郊以四時所兆祭于四郊者也熊氏安生曰自其自然而言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云云按吉土者建都之時以卜得吉蓋卜土以郊廟爲主後乃因其吉而用之故郊有卜牲卜日而不卜地也其吉卽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之謂也鄭謂四時所兆之四郊

者以帝貺五行之帝言言天則貺言帝則有所適指矣故下曰五帝主五行云云也饗嚮也以誠格通於嚮于帝也饗帝考見前郊及大饗帝茲不贅

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鄭氏元曰鳳皇降龜龍假者功成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風雨節寒暑時者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彭氏絲曰鳳皇飛故言降龜龍潛故言假風雨不可過故言節寒暑不可忒故言時按惟鳳能通天祇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又韓詩外傳云黃帝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至知鳳之降降于精誠齋戒能通神靈也龜能格卽畫卦序疇之所自乃誠天而天不愛道故爲升中于天之應也風雨寒暑孔氏所謂木

為雨金為陽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五行氣和庶五徵得序也故
為饗帝于郊之應鳳皇降則律呂和律應鳳鳴雌雄各六龜龍假則圖書出
風雨節則年穀熟寒暑時則疾癘消所謂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
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者非與

鳳皇六帖云有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有九苞口包命心合度耳聽達舌屈伸色光采冠距銳鉤音激揚腹文戶也韓詩外傳云鳳象鱗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禮足履文尾繫武云云說苑畧同又曰得鳳象之一者鳳過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云云又鳳皇鳴中律呂故伶倫截嶰谷之竹吹以象之也龜龍春秋說題辭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之所云龜龍假者以此與前所云皆官治者異

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

鳳皇之降德至具備之應龜龍之格德通神明之應也然不可專
言祥瑞宜注入大治故主律呂和圖書出為說降不期而至之辭

假乃積久而通之意然皆間出不常有之事也故屬之升中之應
以升中亦間舉而非常行者虞典五載周制十二年故也

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春無凄風秋無苦雨微盛之節也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久暫之節
也孟春東風解凍仲春雨水季春穀雨季夏之始溫風至仲夏之
中大雨時行孟秋涼風至之類乃應候之節也冬無愆陽夏無伏
陰時之專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時之推也積溫至夏而至暑夏
至後而暑乃自小而大焉積涼而至寒冬至後而寒亦自小而大
焉乃及時之時也秋立暑處春立而寒不處者陽有餘陰不足也
風雨之節寒暑之時常年之事也而饗帝亦常年之舉故相屬焉
節而時則無水旱疾疫之災凶飢妖札之患亦注下大治言也

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大治

鄭氏元曰南面立者覜朝之禮君臣皆立君負斧扆南面
非路寢堂上無坐也故曰南面而立即居其所而天下歸之之意
即所謂恭己正南面而無為也然上承升中饗帝言二者天子皆
北面而此云然者謂聖德既格于帝天而天下自無不格不待有
為而自天治其平日之南面覜朝不過正己以率天下于正而已
而外無他所事也云爾非謂升中饗帝之亦南面而立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

孔氏穎達曰此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為德天示人以
至極而為之教聖人法天之至極而為德陳氏澔曰無以復加故
以至言任氏啟運曰聖人舉事後天奉若是聖人一天道也天不言
而萬物成日月流行無非教也聖人無為而萬民化禮樂交錯無
非德也按天道無聲臭而垂法示象即使天下法之象之是教之

本之立也而無言亦無為也聖人繼天之志述天之事乃順承天
之教以教天下也是天道得聖人而教之用行矣然非身先則無
以率物非推己則無以及人故非實有得于己身不能奉天道以
教天下也故至教之率在聖人而又見為至德耳行道而有得曰
德以聖人而法天道故云至也

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
東

鄭氏元曰犧尊縣鼓俱在西禮樂之器尊西也犧周禮作獻按阼
與西謂堂之賓阼階上也周禮祠禴祼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
獻尊再獻用兩象尊云云凡彝皆有舟凡尊皆有罍罍皆諸臣之
所酢夫周禮之獻即此之犧也夫曰尊皆有罍則犧尊不應與罍
兩處設矣不知此罍尊專謂灌尊之黃目也祭莫重于灌故罍尊

重非六尊所有之罍從六尊而爲諸臣所酢者比也說文櫑字云或從缶作罍龜目酒尊云云明堂位所謂山罍夏后氏之尊後文所謂黃目鬱器之上尊者是矣犧尊者犧爲六尊首故以犧統尊而罍則從尊而不必言者也堂上尊乎主必君倡而後臣隨故阼階先而西次之堂下重乎樂先金聲而後玉振故先西而東後之作樂必先鼓以警戒是以縣鼓東也縣東應西亦倡隨之義堂上法仁之德厚故始于東堂下法義之接人故始于西縣鼓應鼓卽樂縣也在兩階之間其曰西在西階東曰東在東階西也

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鄭氏元曰犧尊縣鼓皆在西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孔疏縣鼓大于應鼓孔氏穎達曰大射稱建鼓此云縣鼓大射應鼓在大鼓之旁此與大鼓別縣以祭與射別也按大射樂縣建鼓在東而

與鼗相連而西階之南之建鼓則擧朔鼙相並設南鄉東階之南亦有建鼓與朔鼙但西鄉耳但建者以木貫鼓樹之跗縣則懸于虡業周禮小師下管擊應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而詩應田縣鼓並言先儒以田爲朄朄亦小鼓是詩以應配朄則朔鼙乃朄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暢以其始鼓故曰朔然則大射西階之東立建鼓祭則易之以縣鼓射其應鼙則易之以朄朄以引鼓爲先道而東階之西則去建鼓并懸鼓不用而止以應鼓應也盖射鼓貴遠聞故用建使之高而以弓矢故用鼙祭樂尚淵穆故去建用縣不以鼙而以應陳氏祥道謂作樂始于西而次及東故縣鼓爲重鼓可縣于虡意當小于建鼓而應鼓當又小于建而亦以縣以不聞足楹及柄之制故也其畳樂之位遵朔彥昇樂縣表微餘依陳氏祥道說

罍尊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爾雅疏罍者尊之大者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云罍取於雲雷故也

月生于西

鄭氏元曰月出西方而東行方氏慤曰月生于西揚雄所謂魄于西是也按月與大明皆生于東而沒西月實用水而體金故色白而光津爲水金生于西此亦天道之敘也金精所萃故曰生而不曰升此一說也又三月哉生明月正在西嗣後每日昏見漸轉而東至望乃正東也御案云然此是乃不磨之正解當敬從之

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

鄭氏元曰西酌犧象象日出東方而西行東酌罍尊象月出西方而東行孔氏穎達曰罍尊夫人所酌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若天子之祭罍尊在堂下云云始祼時君未嘗不東酌罍尊亞獻時夫人未嘗不西酌犧象此注意于下交字謂君位在東而正獻之時乃之西而酌犧象二夫人位在西二祼之時乃之東而酌罍尊云爾九氏乃以周禮司尊彝云云解之反生轇轕矣

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鄭氏元曰和之至言禮樂交乃和也孔氏穎達曰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于堂上也樂交應于下者謂縣鼓應鼓相應在于堂下堂之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按此禮所謂簠簋俎豆制度文章而交動者升降上下周旋裼襲之儀文在于堂上者也樂所謂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而交應者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節奏在于堂下者也此聖人制禮之至德也和之至天地聖人之所同陰陽之會合然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

鄭氏元曰自由也制禮者本已所由得民心也作樂者緣民所樂

于己之功也。孔氏達穎曰：禮據王業之初，故云所自生；樂據王業之未，故云所自成。陳氏澔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主于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按此謂禮與樂其始各有本來，其終各有歸宿，不假外求，不容僞托，不能移易，不可絲飾者。在禮生于政之德，樂成于治之功，其德其功，乃禮樂所生所成之由自也。其尚質尚文，不掩于其禮，而禮所自生，又有生安學利之殊；揖讓征誅，而闕于其樂，而樂所自成，又有盡美盡善之分。有德同而各不相易，功等而各不相通者在。云陳氏本天本祖之說，乃別一頭緒，非此節之本旨也，不如鄭孔之說當。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

鄭氏元曰：制禮以節事，動其本也；修樂以道志，勸其善也。孔氏達穎曰：初用此禮以得民心，故用民心之義以節事宜；用此樂以成王業，故修正其樂以勸道己志，使行之不倦，若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云云。馬氏晞孟曰：禮所以約人之外，故以節事；樂所以和人之內，故以道志。按禮之制也，在治定之後，是其得中之已驗效者；樂之作也，在功成之會，是其所樂之已效者。立爲定制，以爲事之大節，故過不及不易其宜；稍爲整修，以爲志之先導，故賢不肖各得其意。又禮主謹嚴，故爲事之節，節，截也，辨名定分，以抑其過；樂主鼓舞，故爲志之導，宣幽出滯，以發其不及也，亦通。

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

鄭氏元曰：觀器而巧可知，觀發而人可知，禮樂亦由是也。孔氏達穎曰：此下譬喻之謂，觀器善惡，知工巧拙；觀其發之中不中，知其人之知不知云云。方氏愨曰：以道觀物，故知其工之巧；以道觀人，故知其人之知。按巧賅拙，知賅愚，卽觀禮樂而治亂可知之比例也。伯玉所引，乃君子之言，其巧非奇淫之巧，乃適用之巧；其知非逆億之知，乃先覺之知。大巧若拙，大知若愚，故必觀其器與發而始知之，猶至治無名，至亂無象，故必觀禮樂而始知焉爾已。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

鄭氏元曰：納牲于庭時也，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故君牽牲，大夫以幣從也。孔氏達穎曰：此節論公侯伯子男祭宗廟之事，祼鬯既訖，故出廟迎牲，牽牲而納于庭，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也。按自二祼之後，王出迎牲，祝從，時樂奏昭夏，牲入麗于碑。先是牲入廟時，司徒牽牛，司馬牽羊，司空牽豕，牲既入，王親牽大牲，餘諸同姓宗長牽之，諸卿宰執事畢從，入麗于碑，諸卿各以其官監之。以牛人供盆簝例之，知羊人豕人亦供之。既麗碑，王乃與祝入告，宰夫以幣從，太僕贊之。夫禮莫重于祭，而內祭莫重于太廟，故敬特至。然敬矣而敬不自太廟始，是特敬心之所萃耳；且太廟之內之敬，亦不自迎牲始，是特敬事之開端耳，而敬已如是。但牽牲之後，贊幣而從者，止祝及宰夫與大僕，而概云大夫者，豈麗碑時卿大夫監之，麗碑後則使牛人羊人豕人俟于碑，而大夫皆從君入告乎？此大廟之內敬事之一大端也。

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三詔皆不同位。

孔氏達穎曰：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于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于室。羹，肉湆也；定，孰肉也。謂羹肉既熟，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于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三詔皆不同位者云云。方氏愨曰：牲自外至，故詔于庭；血毛告幽全，故詔于室，室比庭爲幽也；羹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堂比室爲明也。按納牲已，王與祝

入以幣告夫曰入豈曰庭而詔之入告則于庭耳時王亦告于堂者詔者在堂下詔之故曰庭血毛用薦時主尙在室故必于室而詔者必同入以贊薦之之禮故曰詔于室定猶言定侯孔氏以爲孰肉非是太羹用登鉶羹用鉶亦不用俎用俎盛之亦非天子諸侯之祭皆有堂事羹定詔堂正尸主出堂非迎之入室也如迎巳主入室則正祭何爲設于堂前又何言廟堂之上君與夫人交獻謂迎尸主入室者亦非也于庭于室于堂其不同位也固然而曰皆者自天子至于諸侯皆同云也

設祭于堂爲祊乎外

鄭氏元曰設祭之饌于堂人君禮焉爲祊乎外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在廟門之旁因名焉孔氏達穎曰設祭謂薦腥爓之時設此所薦于堂繹祭在廟門外之西方氏懿曰設祭于堂言正祭時爲

祊于外言索祭時謂之祊者索祭求神以此爲所在之方故也按以言推之鄭說爲得以祊祭爲索祭方氏爲合益祊祭者以天子諸侯燕閒時常就師保于門塾故索祭時象之若恐神之在是也而祭以索之曰外對堂室而言之非門外也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方氏懿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有隆殺故數有多寡云云

鄭氏元曰一獻祭羣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獻祭先公孔氏達穎以周禮司服章數以証鄭說陳氏道祥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于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于酒正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于山川先王祭服各有彖數則希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于山川以獻數不繫于服章賓客之禮自士一獻至諸侯長之十有再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鄭孔云云誤矣一獻孰于人爲近故曰質三獻爓于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爓則五獻其血乎所謂血祭社稷是也葢此節總以起下大饗其所謂獻數亦泛舉之耳中庸言上祀先公以天子禮無緣于先公止七獻也五嶽視三公安知非九獻四瀆視諸侯安知非七獻而必曰四望山川五獻歟社稷五祀之五獻于禮雖無明文以大宗伯地示之祭考之則社稷五祀與五嶽同爲血祭其不止于三獻可知此節總以起下云云皆御纂按當是五祀三獻社稷山川五獻四瀆七獻五嶽九獻下大饗則十有再獻也社稷天下及邦國所繫而五祀止關于家豈容無別九獻十有再獻不言者或賅于七獻之神也質文察神方氏謂地道言祭人道言神孔謂卑則其禮質畧稍尊則禮儀文飾神尊則神靈明察又尊則神靈

尊重也陳氏澔曰察顯盛詳著貌神洋洋如在之神朱氏申謂察文而明神則洋洋充滿無徼不著明備之至不知察止尊嚴昭著意神則靈爽森密有在上在左右之不可測意七獻猶未云明備也

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

鄭氏元曰籩豆之薦此諸侯所獻內金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荊揚二州貢金三品束帛加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于玉比德焉孔氏達穎曰此明天子大饗諸侯各貢其方物奉助祭之禮云云周氏諝曰薦四時和氣示能贊于天地方氏懿謂籩豆之薦地産也地産所以作陽德故曰和氣蒸氣爲陽也陳氏道祥曰帛陰物君子所以示財璧陽物君子所以比德按四時則陰陽之所産備矣氣化非和不産故曰和氣納金當是納以金奏也則與下文

金次之有別周禮鐘師王入奏王夏后入奏齊夏牲入奏昭夏賓入奏納夏公入奏驁夏是已鄭說混入下句先備籩豆于墓而後王尸等以次入故其序如此示和示以志氣之旣戒且平無所不諧斯可與于奏格也璧帛所以侑尸及痓幣也帛爲主故璧言加重在加璧故曰尊德詳見嘉玉量幣解此其薦之堂上者與下之庭實別也

丹漆絲纊竹箭

鄭氏元曰荊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按山海經云丹以赤爲主黑白皆丹之類然則凡黝堊及一切設色之物皆丹也而朱砂爲主漆則古雖貢于兗而蜀漢陝襄穀皆有本樹汁也可以固物考工云漆也者所以受霜露也是已亦可以調色飾物絲則繅而成纊則漚而就單蛹繭成絲雙蛹繭成纊絲所以

織以被身纊所以蘊以溫體竹以編器用箭以供矢材竹取其韌箭取其勁

丹凡句漏及南安等郡皆出丹砂結于白石間光明透徹中含砂片如簇頭者爲上名箭頭砂成片者次之如豆者又次之其合砂之石名牀產砂之州名穴也漆漆樹高二三丈餘及白葉似椿花似槐子似牛旁子木心黃六月七月刻取滋汁性甚急取時須荏油解破上等清漆色黑如瑿若鐵石蔭之速乾者佳

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鄭氏元曰其出也謂諸侯之賓禮畢而出作樂以送之肆夏當作陔夏孔疏大司樂之文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按祭重在尸尸出奏肆夏似不必改肆爲陔也詩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其証也尸出而饗祭之禮終矣後此則祭畢之燕也燕及大射之奏陔以賓醉故也祭賓但有旅酬之正爵加爵耳何至于醉而亦必以陔夏者明不失禮然

御案自取鄭說曰此所重在合萬國之歡故惟舉賓出言也自宜遵鄭氏說爲合言奏者不用其詩但用其樂節節步而已

甘受和白受采

孔氏穎達曰甘爲衆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按受和與受采異受和則他味皆合于甘爲調劑故他味皆平其偏而漸易其本末受采則各色皆別于白爲著明故各色皆彰其異而愈形其異致甘多後加其受和也在融洽白多先設其受采也在分明此二語猶詩之爲比易之取象也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孔氏穎達曰前言觀仁義之道禮爲其本此明學禮之人須有忠信

蓋質素爲本不有雜行故可以學禮按甘以至中而不偏白以至初而不汙故能受和采忠信亦至中至初之天性而爲禮之本者也故可學禮此禮乃指節文儀則耳而中心爲忠實天理之正人言爲信乃人心之安蓋卽所以受節文儀者也所以結前忠信禮之本理義禮之文之義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鄭氏元曰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饗帝祭天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孔氏穎達曰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大旅是總祭五帝天人道隔其禮轉難大旅又不如郊爲祭天之備云云徐氏師曾曰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以祈取衆之義不若南郊饗帝之專也蓋一獻質三

獻，文至大饗，王事極文之至。然足以大饗，不足以大旅，至大旅具文質之中，然猶不足以饗帝，而饗帝則又用質也。文爲貴乎，質爲貴乎，議禮者其可輕乎，引此以深明義理禮之文，忠信禮之本，缺一不可，而自徵而鉅，必盡義理之文，反本歸源，尤重忠信之本也。蓋一獻質至此皆御案按禮莫重于祭，祭莫要于誠，自明達幽，自人達天，非極忠信之至，極乎純誠，則不足以盡乎禮之至，不足盡禮之至，即以議禮也。誠必足以饗帝，而大旅大饗，以迄乎一獻，無之不可。若僅一時一念之誠，即使漸推漸滿，漸積漸高，而未極乎饗帝，則祭雖具而誠終不至，誠不至，則禮究未備也。惟未備也，而議禮不輕議乎，故曰毋輕議禮，其意則文至大旅而具本至饗帝之極云。

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

一獻，質，其不足于禮之文也。然忠信苟通于鬼神，已非誦詩不達者比矣。然忠信僅足于一獻，以其誠之暫也，而不能久，誠于近而不能遠，大饗則節自九獻十二獻之多，自質明至釋日之永，其所及自四親及祖至祖所自出之帝也。夫是以僅足于一獻者，之不足以與于此也。餘見上。

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

饗而曰大，固謂追享朝享也。于宗廟之祭，則大矣。然大饗一氣之感，而旅則五帝之並祀也。大饗則人鬼之通，而旅則天神之格，故僅足于大饗者，誠于一氣，不能誠遍于五行之主，極誠于人鬼，不能誠于天道之神明，夫是以僅足于大饗者之不足以與于此也。考尚書注，祭山曰旅，書荆岐既旅，九山刊旅是也。又釋文，衆，蓋合羣神而祭之也。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然則旅止合祭羣神之名，旅及于帝，故曰大也。其禮陳物而不獻，厭樂而不作，設皇邸，埋

黃玉，蓋大故之祭也。然不曰旅上帝者，以下文有饗帝之文，故以此爲合祀五帝之禮，與有大故而旅上帝者異也。

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

鄭氏元曰，室事，祭時，堂事，儐尸。孔氏達穎曰，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外人將饌至戶，內人于戶受饌，設于尸前，相交承接在于戶也。堂事，正祭後儐尸之時，事尸于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也。方氏慤曰，室事若血毛詔于室之類，堂事若羹定詔于堂之類，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爲力矣。按正祭于室，儐尸于堂，上大夫之禮，正季氏所宜行者也。若天子諸侯，自二祼及薦血毛，升首後，即迎尸于堂，苟堂事矣。時季氏并雍徹可僭，肯安心循少牢饋食禮乎，其必雜入無益之僭，故至日祭不足也。子路必能以禮節之，故室事堂事在子路，當一惟少牢饋食爲斷云。

禮記衷要卷十二終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illegible]仝校刊

郊特牲上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

孔氏穎達曰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社稷功及于人人賴其功故以太牢報祭也皇氏侃曰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夏正郊天二五時迎氣五通前爲七九月大饗八雩與郊禖爲祈祭不入數按孫氏奭曰歲九祭皆主于天日至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大雩季秋大饗考之于經皆有明文然則不止于八雩與郊禖皆當入數而以冬至季秋爲最大此曰郊乃謂冬至正郊也任氏啟運據舊說云郊先以特牛之半實柴壇上燔之後以其半正祭于地恐未合也考正郊埽地而祭器用陶匏八尊疏布鼏有五齊三酒不用肆爓孰無鼎俎其配饗之帝乃有肆爓飪及燔俎正郊主日而配月并此無之然則止有毛血升首薦腥而牲不體解卽實柴并幣于牲體燔之以升香于上曰禋祀並未有半體之正祭于地也先儒悞以祈穀諸郊有配祭之帝之牲俎混爲正郊禮故其說如此圜丘卽燔柴之壇埽地卽置尊之所非有二也牲用騂玉用四圭有邸樂用圜鍾其蒼璧蒼犢乃祈穀之春郊黃鍾爲宮明曰宗廟奏之矣或者明堂大饗用之乎不得以冬至之律而并混入正郊也社稷則地祭也牧人云陰祀用黝牲大司樂云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示司服社稷則希冕其祀可知矣太牢之牲則地同天皆用角繭栗以卽帝牛之不吉用之故知之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

鄭氏元曰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貴也孔氏穎達曰郊之特牲亦犢也按曰犢本與特牲互又犢亦特牲不加牲也蓋天子者天之子是天之繼體然而適諸侯曰巡守又是代天之行也故以禮天者禮之但曰膳則是常日之進奉而非饗燕之禮所謂攝衽抱几視膳于堂下之所供耳亦專尙質對下貴誠之義也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孔氏穎達曰對次路故稱先路每加以兩故次路五就此一節論郊祀之禮大路郊之車也而先路次路之繁其飾者不得與焉此一節以下御案按近所尊者自抑以推尊于上諸侯覲天子乘黑車以推尊于天子也天子郊天之用大路一就義或同也又鄭氏以七字爲誤陳氏祥道曰次車兼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有五就七就二者鄭云云是過論餘見前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孔氏穎達曰崔氏云郊燔柴爲始宗廟祼爲始社稷血爲始小祀疈辜爲始此云郊血至孰者謂正祭之時薦于尸坐之前也按郊以燔柴始未嘗辨見前在此不重生血不可爲食腥未成食道爓漸有食道孰則專以食道爲禮焉禮器主不近人情爲貴此言所薦不藉乎味之意餘見前

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鄭氏元曰血腥爓祭用氣也方氏慤曰以臭生于氣故此曰氣臭按天地間惟氣無不之而臭無不達以臭本下達而乘氣則上行而無不到至降爲味則滯于物矣故人饗味鬼饗臭神饗氣故本然之氣未必有臭而生臭本然之臭未必有味而生味至化爲味而本然之氣臭盡變而惟是火化之氣臭存此不可言氣臭者也

仍味而已味失而氣臭皆失已故不若本然之氣臭之通于神明也故鬼也而人接之未可以言敬也以神接之敬矣而未至也直以天接之而敬至矣故饗味非敬饗以臭爲敬饗臭之敬非至饗以氣之臭爲至云爾

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

孔氏穎達曰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灌之故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諸子諸男一祼不酢鄭注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鬯是臭故云灌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大饗尚腶脩者謂諸侯行朝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也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子男一其行饗之時雖設太牢之饌於時先薦腶脩于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尚以脩此亦明不饗味之義方氏慤曰腶言捶肉如腶脩則以薑

相脩之鬱鬯可以養陽腶脩可以養陰養陽不以酒醴養陰不以犧牲明所以饗在臭而不在味也陳氏祥道曰用陰物所以神之用陽物所以明之而其所以不饗味一也按天子諸侯不純臣故來朝則尊之爲賓大饗諸侯雖禮君臣也然使宗伯享于廟皆用祭器灌者酌圭瓚灌酢則賓酢主也又灌本降神禮而用之于賓者非竟以賓爲神也自謙于德不足爲諸侯主而以陟降在天之靈式憑之若曰此先王之寵嘉爾也云爾則灌仍用以降神是乃以神明與相接而合于馨香之德腶脩之尚所以從其溯爾也古之始制饗也牢禮未備先用腶此則先王至初之禮待不敢以近世飲食之道褻之也故曰至敬從後世飲食爲養之尚味者而言之見以爲饗不于此也云爾

鬱鬯 本當作鬱說文解字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鬱鬯乃百草之英合而釀酒以降神乃遠方鬱人所貢鬱今鬱林郡也按郎貴州潯州邕賓諸州前古未通中國郎有如越裳人貢焉能代代不絕以供四時賓祭耶無論大秦罽賓矣鄭漁仲通志言郎用今鬱金廣南江西州郡皆有之而蜀產爲最然實不香朱氏震亨謂鬱金無香而性輕揚能致達酒氣于高遠古之所謂鬱鬯當以鬱金爲近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

鄭氏元曰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爲賓賓爲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孔疏三重席是諸侯禮而又稱君故知諸侯相饗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孔氏穎達曰此論尊卑之席周禮司几筵諸侯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卿禮三獻其副既是大夫與卿爲介謂之三獻之介此介是大夫大夫席雖再重今爲介降一席祇合專席主君若受此介之酢爵雖應合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而受此介之酢爵焉又曰燕禮無賓酢公去以己之臣子故也若

與鄰國賓燕以介爲賓賓得酢公方氏慤曰三獻之介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介也禮則客也其文雖殊其義則相敵故主君之受酢降重席而不與之異就專席而必與之同也按君席三重三獻之賓禮下其君一等席再重其介則又當讓其卿故主君雖亦爲設重席而介自徹之止留專席而已專謂獨也當主君受三獻之酢時已徹去其三重爲再重至受介酢并其重席者而又自徹其一蓋禮惟其稱賓介而稱乎主君則僭矣故以主君就賓介以非己臣故不失爲謙而不爲替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

鄭氏元曰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當爲禴字之誤孔氏穎達曰饗謂春饗孤子禴春祭宗廟也食謂秋食耆老嘗秋祭宗廟也陳氏祥道曰凡聲皆陽凡味皆陰故禴饗皆有樂所以象雷之

發于春嘗食皆陰皆不用樂所以象雷之收聲于秋也月令雷發聲言習樂雷收聲而不及樂蓋亦此義也按周四時之祭皆用樂祭統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嘗有樂夏后氏養老無食禮殷人則有之周人修而兼用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又文王世子云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反登歌清廟是養老之遂亦用樂又商頌言顧予烝嘗而鞉鼓管聲之皆備小雅以往烝嘗而鍾鼓戒焉周禮樂師鍾師籥師皆掌饗食之樂是嘗食皆有樂并殷亦然矣故先儒言非殷周制不知此嘗乃舉嘗新之禮非大嘗之祭食禮則如公食大夫禮非視學養老之大禮故不用樂合樂養當用饗燕之禮也陰陽之義順其陽舒陰慘之義慘故不樂法其陽動陰靜之義靜故不作爾已

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

孔氏穎達曰飲饗清虛養陽氣故有樂而食是體質養陰氣故無樂按此承陰陽之義而明所以有樂無樂之故也飲則輕清無物而周流無滯故與陽氣相渾融而養陽食則重濁有質而消運有常故與陰氣相漸漬而養陰也飲實養陽神神旺則氣盛陰實養陰血血足則氣生不言神與血而言陰陽氣者以可見而外驗也

故春禘而秋嘗

陳氏祥道曰礿禘皆陽義也莫盛于禘嘗烝皆陰義也莫盛于嘗春陽中也秋陰中也云云按以二氣之陰陽言則春秋爲中以四氣之陰陽言則春秋爲盛中謂正無太過不及之偏盛謂純無上竭下生之雜故與陰陽感格之道宜曰禴曰嘗以物取義也春感生養之愛而悽愴乃制爲禴物雖薄而意有餘秋傷慘肅之象而惻怛乃制爲嘗物既新而志懷故也故禴于春而嘗于秋也云爾

鼎俎奇而籩豆偶

孔氏穎達曰鼎俎盛牲體牲體動物屬陽故其數奇籩豆兼有植物植物靜屬陰故其數偶聘禮正鼎九陪鼎三鼎別一俎俎亦九又少牢五鼎五俎其肵俎一非是正俎特牲三鼎三俎是鼎俎奇也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按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似鼎奇少牢有肵俎他祭皆有肵俎可知似俎亦奇鄉飲酒義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舉豆則籩配豆可知士喪禮注小斂一豆一籩似籩豆反奇者然不知十二鼎者正鼎與陪鼎異九云與三皆奇也而肵俎者在列鼎之俎外其俎制特大于他俎故不與于食俎數也籩豆則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百有二十甕則籩與豆皆百有二十矣此合兩夾言猶掌客

所言上公及子男之豆數也籩人醢人所掌堂上之數猶禮器所列自上公至下大夫之豆之數也舉豆而籩亦同也鄉飲所言配籩而爲偶者也且借以序齒非列籩豆之本數喪禮云云更禮之變不可爲常且鼎與俎雖並言而不可爲偶鼎中實俎上虛而升之俎而鼎又虛是鼎同物是鼎立而俎從之無論其制用之不侔矣故無之而不奇也若豆與籩其制同用而所實又各足每一豆偶一籩故雖奇而相配則偶故無之而不偶也正鼎九牛也羊也豕也魚與腊及腸與胃膚并鮮腊與鮮魚也陪鼎三膷也臐也膮也任氏啓運據鄭說謂九鼎加馬犬雞爲十二且疑有閏鼎者殊無據也

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方氏慤曰籩之實若菱芡之類豆之實若芹蒲之類所謂水之品

也籩之實若棗栗之類豆之實若菁韭之類所土之品也按籩豆之實如膴鮑魚鱐䐑脾之屬亦水品麋鹿麕兎之屬亦土品不特此也凡飛走之物何非飲水澤食土實而生者也品次第之謂水土本可賅飛走言又凡鳥獸之肉不登于俎而列之豆者皆以所菹醢之物別次第而籩實之專實果核者無論矣故曰水土之品言以水土之物爲品程也亦通大意謂盡水土之品而皆用見盡物之意云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鄭氏元曰賓朝聘者易和說也屢歎美此禮也孔氏穎達曰此論朝聘之賓及已之臣子有王事勞者設燕饗之禮奏樂之節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燕享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享則大門是廟門也示易以敬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卒爵而樂闋者饗時主君

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屢歎之者善其和易恭敬之義也方氏愨曰易則賓主之情不離則敬賓主之情不流不離不流禮樂之道也夫禮以進爲文樂以反爲文爵始卒而樂遂闋則能以反爲文矣此先王之微意也故孔子屢歎之且卒爵則酬酢之禮畢而賓主之德已明矣樂之闋也不亦宜乎陸氏佃曰凡樂三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一也賓飲畢樂闋二也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三也按饗示恭儉燕示慈惠故貴易恭儉行禮慈惠布政故貴易而出以敬以大射禮準之賓若已臣不奏肆夏以燕禮準之賓及庭乃奏肆夏自肆夏以至樂闋皆謂金奏之九夏蓋樂奏之所以爲周旋酌獻酬酢之節者非正樂也肆夏古傳即時邁之樂肆于時夏之文然不取其詩但取其節奏焉耳則所謂行爵中有意如弧棄之類然亦不以詩而奏其節則亦不必于詩意矣此皆金奏當即繁遏渠之類也若正樂則無不升歌者而升歌自下奠酬始

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孔氏穎達曰奠酬而工升歌者饗時主君親酬賓賓初奠酬薦東於時即工升歌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解所以不升笙之義云云瑟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發德發明賓主之德也方氏愨曰主酌賓曰獻賓答主曰酢主復答賓曰酬禮成于三奠酬則禮成而主賓之德可知也故樂工升歌以發之升歌即仲尼燕居所謂升歌清廟示德也是矣歌者在上故經每謂之升歌匏竹在下故經每謂之下管又孔氏以大射準之主獻賓賓卒酒樂作主人受賓酢不作樂也獻卿後大夫媵爵于公所謂酬公奠酬未畢于時工升歌賓奠酬時未升歌也按發德者發主賓相敬之德也酬既奠而

主賓之德成故發之發主之德以示賓發賓之德以示主故仲尼燕居曰示也歌者在上琴瑟皆從而有上匏竹在下鍾磬皆從而在下人聲貴故以之歌發德之歌亦以貴德之故故以可貴之人聲歌之此歌之所以必于升也云爾

陰陽和而萬物得

孔氏穎達曰自由樂以下因上有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陽天也天以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爲化是樂由陽來者也氣化謂五聲八音陰地也地以形生禮以形爲教是樂由陰作者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周氏諝曰禮樂之始雖由于陰陽及其妙也則能統陰陽育萬物故曰陰陽和而萬物得周官曰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其此之謂乎按和有濟也有互根乃寅亮燮理之道存也萬物得謂各當其所各若其性此則推言發德之

極致也自賓入門奏肆夏卒爵而樂闋禮中有樂勇酬工升歌以
發德樂中有禮故言和節禮樂之和而推言禮樂所由之陰陽以
極言之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
鄭氏元曰旅衆也孔氏穎達曰此明朝聘庭實之物幣庭實也衆國
貢獻非止一方故云無方宜五方各有所出所以分別土地所生
之宜也期者六服遠近所貢之屬各有期也陳氏祥道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衆幣所以無方也土地之宜在
物遠邇之期在人周官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其貢有六物之異
六物之異所謂別土地之宜六歲之差所謂節遠邇之期也云云
夫旅幣無方矣而必別土地之宜不求之非產而使其難得節遠
邇之期不責之非時而使其難繼自旅幣無方矣至此御案也按天子巡守

諸侯來朝及聘皆行享禮有庭實所謂無方者也遠邇之期遠者
期久則幣輕邇者期近則幣重故曰節也土地之宜如禹貢所職
厥貢厥篚爾雅釋之九府及職方氏揚之金錫竹箭荊之丹銀齒
革豫之林漆絲枲青兖之蒲魚雍之玉石幽之魚鹽冀之牛羊并
之布帛遠邇之期大行人侯服歲壹見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貢
嬪物男服三歲壹見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貢服物衛服五歲壹
見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貢貨物蕃國世壹見各以所貴寶爲贄
其大較也其期以吉行日五十里計之侯貢千里而則各五百里
十日至六十日至蕃國不尅期也
旅幣無方
鄭氏元曰旅衆也孔氏穎達曰此明朝聘庭實之物幣庭實也衆國
貢獻非止一方故云無方陳氏祥道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故衆幣所以無方也陳氏澔曰旅陳也所陳之幣非
一方所有云云按既曰幣矣自以陳爲合衆字之義已賅在無方
之內矣夫天子巡守諸侯來朝及聘皆行享獻禮皆庭陳之故曰
旅幣在諸侯之來享也自各以其方而共陳于天子之庭則見以
爲無方以朝覲宗遇言之則分方岳以侯甸男衛言之則分方服
所謂畢獻方物豈曰無方而每一方言之又各不一其方物也故
曰無方在上則恕其有無而以無方爲通融在下則竭其誠悃而
以無方爲將奉云
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如璧往
德也
鄭氏元曰鍾金也獻金爲作器鍾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
和也孔氏穎達曰前龜後皮帛以金參廁其中故曰以和居參之也

往德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劉氏彝曰先儒考
夏書無以鍾爲貢幣者以鍾爲金則厥貢惟金三品以其從革可
柔可剛有利國之義故謂之和按古者貢金九牧助作彝器以銘
功烈鍾鼎其大焉者也鼎爲傳天下之彝器故諸侯之以金獻也
不敢言鼎而言鍾若曰供鍾質于有司以爲昭德象功之一助云
爾以金次龜是龜天之道鍾地之寶以地繼天也龜天明鍾人功
以人紹天也其德利物以和義故言和參則參于龜與皮帛之間
也有馬之國用馬無馬者以皮足幣之邦用幣無幣者以帛上幣珠玉
黃金中幣刀布下幣故有不足于幣者反與帛當是無國不有者矣服猛謂服習于
勇猛之意周禮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
黼任氏啓運云侯伯用璧琮子男用琥璜若享于天子則皆用璧琮
然此亦舉一以爲例也往熊氏安生謂猶尊也皮以示武帛以示不

而璧雖加帛不加于皮而往德之義實貺自寵而下也明享獻皆以歸于德之故爾已禮器言王化之廣博故終之以致遠物此究制作之精微故終之以往德禮器言王化以下御案文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鄭氏元曰答對也方氏愨曰南者陽之位北者陰之位君以陽明爲德故南鄉而有答陽之義所以向明也臣以陰順爲德故北面以答君所以示順也按易言帝出乎震而與萬物相見乎離故北天位于南也答陽即對天配帝而仰承之義也臣之于君猶君之于天也而辭不同者方氏愨所謂君非臣之所敵故不可言答臣者君之所統故不可言答陰於君曰鄉則不斥其體君尊故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鄭氏元曰何以聽何以射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按周禮夏官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之樂以騶虞九節諸侯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亦五節蓋奏樂以爲射節之差射止四矢如騶虞九節先歌四節以聽餘四節發四矢則諸侯以三節聽孤卿大夫士以一節聽聽所以熟習其容節也體尊則事繁不能如卑者功密故多其節以優之射之以樂原使止容體以循其節而發耳何以云者欲使自悟其所以然以自繹其志而求正已之鵠爾已夫子因時行射禮之徒且樂而不明其所以也故諷諭之云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孔氏穎達曰國中之神莫貴于社孔氏穎達曰土謂五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曰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也春祈秋報孟冬大割祠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烖之類然

大故天烖之弭祀君行有宜官成有衈此祭之不常者也但社以祭五土之神所謂句龍爲社是也而非祭地祭地則大司樂方以之祭耳中庸郊社之禮及此記社神地道說似專指祭地言或以土與地本一故即以祭五土之名加之祭地要之皇地祇與句龍之祀其尊卑輕重本不可混也自經論之圜丘祭天皆南郊天與地偶則方丘祭地自應在北郊此外凡大社王社等之不在北郊者並句龍之社而非皇地祇之方丘此記方丘之社自包入句龍之社矣云云但社以祭五土云云御案也按禮記逸文云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十二字則此社確與南郊對則此土乃賅大地之土言非止邦國都邑各分疆界之土也陰對陽而言是順承天陽之陰也但言陰曰氣而無的指陰道無成非陽莫宗而無所專遂故統曰氣而不同天之主日也郊必北陰之位丘必方陰之形下澤象陰

之歎夏至迎陰之主皆以陰氣爲主故也

社孔氏曰攻之于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尊大罍其樂應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焉按是應鍾宮姑洗徵南呂羽管用絲竹空桑琴瑟舞用咸池奏用八變玉用黃琮圭有邸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鄭氏元謂社貴故日用甲方氏愨曰社必用日之始何也蓋陽始于甲而物生陰極于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用甲以原其始焉云云按此社既指方正則日以夏至矣而云日用甲者謂正社則夏至矣其有他祭須擇日者必用甲云如正郊則冬至而祈穀則日用辛等也祈穀之郊其地即冬至之南郊而祈祭之社則多在東郊藉田中猶父必處尊位而毋無在不可親爾也用甲者以甲屬木有孳甲士爰稼穡故取義于孳甲以象之又十干甲與已合土在已之陰土故用其所合之日以致

其感格若南郊用辛取與丙合以協嚮明之義然也

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

孔氏穎達曰取財于地者財產并在地出為人所取也取法于天者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為耕作之候所取法者故尊而祭之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馬氏晞孟曰天遠于人則尊而不親地近于人則親而不尊故在天則明之欲民尊而親之在地則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按明之尊之之禮神之即親之之禮取則取法言地雖卑乎天而處地天之中其所受于地之功德與天等財雖亦天之所生而言乎取則莫顯于地法雖亦地之所具而言乎取則莫昭于天故尊天者必兼親乎地也天惟尊故非天子之尊不敢祭猶父之尊嫡長方敢承其統地惟親故自有國及家以逮閭里之庶民咸得賽而親之猶母之親不論長少介庶咸得承歡膝下也云

家主中霤而國主社

鄭氏元曰中霤亦土神也孔氏穎達曰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于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于社按國四時祀神以后土為主家則四時祀神以中霤為主皆地道之所分見也主者凡祭地之祈報皆由此而推致凡有土之功德皆于此而集成也孔氏以天子諸侯與卿大夫分家非是此非指采邑之為有家也凡自天子至士皆有家故皆有五祀皆主中霤有國者惟天子諸侯然國自王社侯社大社國社以至里社凡國中之同里者即皆得同主乎一社故自天子至士內則家祭主中霤外則國祭主社無尊卑之異也但有隆殺之不等耳

唯為社事單出里

孔氏穎達曰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社既為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盡出故曰單出里也惟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按鄭氏元謂單出里皆往祭社于都鄙孔疏周禮都鄙公卿大夫采地公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非也推此例以往則天子祭社九州諸侯皆當往諸侯祭社一國大夫皆當往矣不知此但謂大夫以下成羣所立之里社也社長主之周禮閭胥凡春秋祭祀聚衆庶既比則讀法云云春秋祭祀即社祭聚衆庶即單出之謂鄉之間即遂之里事同一體也出謂供祭事謂輸射給奔走也

唯為社田國人畢作

鄭氏元曰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孔氏穎達曰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也按社田當即周禮大司馬中春振旅之蒐田也曰司馬以旗致民大司徒云唯田與追胥竭作即此所謂畢作也

君卿大夫頒卿以供國都邑社祭之外小禽私之故庶民亦得以供里社可知故畢作亦畢有所得以供事也其日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可証也其秋社則獮田之祀祊矣

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鄭氏元曰失伍而獲猶為犯命是求服其志不貪其得也孔氏穎達謂於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否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得于禽言失伍得禽猶不免罰也按必天子親誓以習之云云如是其周于煩重者何所求于民乎亦求服其志而已志即不厄命之志服乃相循于不覺之謂得謂勇捷而務多獲不用上命者君不貪其人也不犯而深于志事物無足動者已不犯命之志而至于循于服習焉并不恃于勸賞矣君之所求于下者此耳不以敎軍旅之故而開務得之漸也

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此以戰克結習軍旅以祭受福結爲社田也必戰之能克而祭始受福以見誠格之不易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三軍服志民德成矣而即以齊三軍之心之專壹者而專壹之于祭得不通冥漠之歆饗乎戰則克則主事而事治祭受福則主祭而神享此君所以必求服其志而後可獻脩祭社而行報本反始之禮也餘見前

天子適四方先柴

鄭氏元曰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書曰至于岱宗柴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巡守祭天之禮巡守至方岳先燔柴以告天尊天也徐氏師曾曰天子先至方岳有覲諸侯諸事然初至皆未行先燔柴以告至于天也按此曰適四方先柴不曰覲諸侯先柴是謂柴在適四方之先非謂柴在覲諸侯之先也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凡祀昊天上帝皆用柴所謂禋祀也然則此柴指類于上帝言非指既至方岳之柴也虞書所云乃既適方岳後之柴不得據爲此證也適必四方有定所也其非意所之而轍迹遍天下者比矣適必柴者天子以父母事天地猶人子之出必告也不言祭地者猶禰廟之不復言妣也有宜社之禮而不言者但舉尊以該卑也鄭引書似未合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方氏慤曰郊之祭在建子之月而陽生于子故曰迎長日之至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矣故言迎焉祭天必迎長日之至者當是時陽始事矣天以始事爲功也周官以冬日至致天神蓋謂是矣張子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日至陽氣之始也此迎氣之大者言日至則更不必卜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云云按此言冬至正郊也天秉陽故祭天于陽之初至而迎之也冬至日極短至後日漸長每日從南極而北移一度至夏至而止此節並未及祈穀之郊與魯郊則更無涉鄭氏據魯郊爲正郊謬甚其說不贅

郊在南郊之圜丘其地在王國五十里前期三月卜牲之吉者養之在滌前期十日戒百官習射擇宮選士與祭士及執事皆散齋前三日乃致齋云云餘見後

大報天而主日也

方氏慤曰以迎長日之至故以日爲主天神不可得見所可瞻仰者日月星辰而已云云陸氏佃曰郊祭禮務質畧是之謂大報故日內之爲尊小之爲貴天造而始之故天言報在前天無所不在以我祭于郊故謂之郊於國則已褻於野則已疏祭之郊節矣馬氏晞孟曰祭義言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于此不言月者文畧也按報者報天生覆之德也大者以凡天之所生所覆無不求報于天惟王者爲造物宗子而與天下同胞與于是萃天下凡欲報天者之精誠而與爲薦之是爲天下報也故曰大報以日爲主者由日以達誠于天也天至尊高與人絕而惟日則與人接焉且天以陽統萬物凡諸陽之用宗于日故祭天者主之必有主者亦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之意也據主日則配月則非以始祖配也可証矣

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

方氏慤曰兆則爲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別也既曰兆于南郊矣又的埽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兆埽地亦謂之兆馬氏晞孟曰就陽位此釋其郊之意張子曰圜丘埽地而祭所貴簡易天道本簡易故

繁文虛數亦不饗也按周氏樟世云南郊圜丘在王國五十里云云必于南者以帝出乎震而與萬物皆相見乎南故也尊者所在卑往就之故王者往就天于南郊也既曰兆曰壇而又曰埽地者四面有界域以止行人潔其所也圜丘如丘而圜以法天蓋卽燔柴升烟之所而非設祭之所也其設祭之所則平地而已矣故祭則埽之周氏謂埽圜丘而祭王袞冕升丘謬也祭于壇燎于丘其所謂壇不過致蠲潔兆以內之地其實亦平地而已矣以天之高一物不累以天之明一物不蔽而求象其德惟質爲貴而已曰於其云者有在在以質爲順承之意所謂至敬無文也

兆于南郊就陽位也

祭帝必于郊固矣然天之帝位實在北而冬至之一陽又生于北何不兆于帝居之所而偏取對待乎卽準祈穀之禮宜從春生而在東準大饗之禮宜從秋成而在西其凡郊必兆于南者大陽德之亨也蓋陽之氣至南方而老陽之道至南方而明曰陽位謂純乎陽之所位而無陰之雜云也且冬至之日日行南陸司天正在南方故就其位以兆之就有成就迎就意餘見前

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孔氏穎達曰陶謂瓦器尊及豆籩之屬方氏慤曰此主祭天而器之所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于天也按周氏樟世云王以匏爵酌瓦甒之泛齊初獻大宗伯攝后以匏爵酌醴亞獻云云是爵用匏而尊用陶也鄭賅豆籩之屬言夫概曰器則固無物不賅矣然而不及鼎鉶者知正郊帝前本無饋熟也前儒有牛體升烟牛體正祭之說試問牲且特而鼎將有幾亦有獻尸酳尸等七獻且以上帝之尊有敢象之而飲食者乎

亦大謬矣周禮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與禋祀祀上帝者大不侔矣前此所傳帝入唐郊丹朱爲尸周之始郊名公爲尸非配祭之尸直訛傳耳匏本瓜也人解之而已陶本土也火化之而已卽其生于天地之性而用之性于天地者卽天地之性之所分見也故卽以象之象則猶云倣法也

於郊故謂之郊

陸氏佃曰天無所不在以我祭于郊故謂之郊於國則已褻於野則已疏祭之郊節矣按近之于明堂則曰饗未見爲褻於方岳未見爲疏此則但以嚮明之位而爲之兆不于國者取其萬物皆相見故求之曠遠之地以大其昭格爾已故于郊也于郊而卽謂之郊以見天人下土之交無所不在而無一定之名也云爾

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方氏慤曰牲用騂卽牧人所謂陽事用騂牲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祀天之牲用蒼乃與牧人所言異者蓋赤爲陽盛之色而蒼與青其類也若是則祀天之牲不必蒼亦從其類而已按用騂犢正是正郊之牲各用本朝所尚以明更姓改物之義用蒼乃祈穀之郊青蒼所以象春之色爾又祀方明之禮故與地及四方並列也前儒解都兩歧任氏啟運解且相反非是犢之誠亦以牝牡之情未開取其專一無僞之意爾餘見前

周之始郊日以至

孔氏穎達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陳氏澔曰郊之用辛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徐氏師曾曰郊用日至不用辛日其用辛也蓋因周人始郊所用日至之

日偶遇辛日後人因之遂用至後辛日按任氏木以至二字衍而以周之始郊日爲句謂周始有天下行第一郊適遇辛日云云而實用辛乃祈穀之第一郊非冬至日之正郊也考泰誓上曰十有三年春汪曰孟春建寅之月然則過至日久矣泰誓中云惟戊午註曰寅月二十八日牧誓云時甲子昧爽註曰二月四日又武成云惟一月壬辰註曰建寅之月二日推至甲子前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是四月三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則四月十六始朝諸侯自後丁未祀廟庚戌柴望時則豈有冬至乎計庚戌柴望巳五月二十任爲柴望後得辛未日時豈祈穀時乎若是年冬至在周正正月巳未幾會辛未乎周得天下之歲既巳未冬至次年冬至當是甲子亦非辛未然則周之始行祈穀之郊乃擇在辛亥日耳于取受辛支取天倉在亥耳乃建寅之月之二十一

日也又

御案云郊之用辛謂祈穀諸祭其用辛日則以武王牧野柴望告成是辛亥日乃周有天下之始故以爲一代之制若郊之日則必以至爲一陽所自生也據是謂五月辛亥柴望告成之日後凡正郊外之郊皆用辛日而祈穀之郊亦然

鄉爲田燭

鄭氏元曰田燭田首爲燭皆謂郊道之民爲之也孔氏穎達曰鄉謂郊內六鄉也爲田燭恐王嚮郊之早周氏諝謂鄉爲田燭所以侑其質按如諝恐王嚮郊之早也但自國中至郊之道田首設燭可矣何必徧及六鄉也任氏啟運謂國中去王宮二百餘里云云其意謂二百里內田首皆設燭更謬上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是二日致齊之前猶在宮吉行日五十里自國至郊非四日不得將越郊期矣有是禮乎天子于郊齊戒日前戒命已即致齋于郊宮矣至期而至壇行禮决不待臨日夜出徑行二百里之長塗而需照于田首之燭者然則爲田燭者取明潔耳雖蓐夜不使伏處之有幽闇也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離親取婦之家三日不輒燭思嗣親古人齋戒往往以燭助清明之氣其爲田燭得非共禀然于致齋之意而羣作其美報之精誠也乎夫是以通之于六鄉也

王被袞以象天

鄭氏元曰袞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孔氏穎達曰龍爲陽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方氏慤曰天以龍爲用而袞以龍爲首故被袞以象天經言天子龍袞是也又曰彼有象而我象之故于龍言象陸氏佃曰古者郊祀之禮內服大裘其上加袞故凡裘言服而袞言被陳氏祥道曰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饗晨王

大裘也記曰大裘不裼則襲裘可也按陸氏佃謂祭之日夜饗晨王 皮弁聽祭報小宗伯告時于王王易皮弁服袞冕適郊既至息大次又袞冕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備于王則王脫袞著大裘以袞被之殊謬豈有至大次既著大裘聽報而當祭反脫之理且與皮弁聽祭報之文複而又背至裘着而服被被即著乎脫而又著爲多事被如披乎古人豈有此衣法也象天者取法乎天以裘順承專致之意耳

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方氏慤曰璪者聚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璪左傳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彼有則而我則之故于數言則按冕之制詳于玉藻曰十二旒專指冕前所垂冕後本無旒也故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蔽明者目不外視專致精明之德也

必以十二則天數者首在上、以表戴天之德、且彰法天之義也

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鄭氏元曰、設日月、畫于旂上、方氏慤曰、以畫龍而文成焉、故曰章、以日月而設飾焉、故曰設、陸氏佃曰、周禮王祭天建大常、此曰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也、蓋大常者、即道之車所建、大旂者、即事之車所建也、按旒、取流下之義、故冕之旒、旂之旒、亦莫不然、天有十二次、故旒十二、以象之、章、彰也、本即升龍降龍之旂、章而加日月于其上、以日月統十二次而周流者也、故設之、設乃特置之辭、龍章而設日月、知一切彰采、皆即交龍之旂、而加日月耳、周禮差其等、故列其本名曰常、此明其制、故謂即龍章之旂、而設日月、其實即大常也、陸氏以爲有兩旂、謬矣、又龍旂耳、而曰章者、赤與白謂之章、蓋亦以上畫日月、故日赤月白、故曰龍章、下乃申明其故曰、設日月、云冕旂十二數耳、此則日日月、曰龍、則皆有以形其形、故曰象也

天垂象、聖人則之

方氏慤曰、龍也、日月也、數也、質也、按二曜經緯、數之象也、十二分次、質之象也、所謂無星處謂之辰、故曰質之象、方氏謂聖人觀之以爲儀物之則、然則又何在不然、而何獨于郊、其所以則之之義、一以昭效法之誠、一則取合德之致、一象其數、以則天之文、一象其則、以象天之載、庶幾相似克肖、而得一誠之感通也云爾

郊所以明天道也

方氏慤謂天道遠而難知、神而莫測、故郊之儀物、必觀象而作焉、則所以明之也、按明之非徒以示夫則天也、而所以明者天之道、天道之用在數、爲經爲緯、明之使知功化之于人、不容無美報之思、天道之體在質、無形無跡、明之使知精微之及物、不可無亶明之假云也

帝牛必在滌三月

鄭氏元曰、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孔氏穎達曰、凡帝牲稷牲、初時皆卜取其牲、繫于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又云天神既尊、故須在滌、方氏慤曰、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謂之滌、則以精潔爲義、沒此節所云、乃春郊耳、若冬至正郊、主日配月、焉得有稷牛耶、在滌三月、不特帝牛、周禮人人于芻之三月下、曰享先王亦如之、凡先王以上更可知已、此之帝牛在滌、必足三月、云爾、滌謂搜埽、不徒芻之而已、而更在蠲潔敬之至也、滌所在王宮之右、社稷壇之牆後、充人主之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鄭氏元曰、言俱本、可以配、孔氏穎達曰、此論尊祖配天之義、天爲物本、祖爲王本云云、黃氏叔暘曰、物非天不生、人非祖不生、祖與天合、其功同也、功同、則報之亦同、此稷之所以配天也、呂氏大臨曰、祀天禮之至敬者也、然人道有所未盡、故從其祖配之、所謂配者、當于祀天禮成之後、迎祖尸以人鬼之禮祭之、必配祭者、所以盡人道之至愛、凡言配天及郊祀之有尸者、義當如此、按此論春郊、故有稷配、然稷之祀、實以粒烝民之功、故商以來早祀之、特以之配天、自周始、是則以祖之故也、故以本天本祖言之、同是本、則同是報、故云配、但以禘祖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所自出者東嚮、太祖南嚮例之、則稷之配位、即在帝位旁、決不待祀天禮成之後、始迎祖尸矣、但朝踐燔柴後、以饋孰禮終稷祭之禮而已

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孔氏穎達曰、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功、謂之反、此文天神尊、故加大字、黃氏炎場曰、由上文觀之、郊之祭、不惟報物之本、而人之本、亦報矣、不惟反物之始、而人之始、亦反矣、乃報本反始之大者、非若常祭不能兼也、按物本天、人本祖、郊之有配、因報本也、其曰報、不過求盡一日之奉事其功其德于何可答、特一伸其報之之志爾、而溯其本在始、用其報在反、自一本體支庶之心、而追及生民之始、而與祖爲一氣之合漠、再自一體胞與之心、而達之生物之始、而與天爲一理之感通、以其歸本始于天祖、其報反也、而制郊與配之禮、正所大其報反也云爾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鄭氏元曰、八者所祭有八神也、索、謂求索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于民者、神使爲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孔氏穎達曰、此論蜡祭之事、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饗之、但以此八神爲主、大者天子之蜡、對諸侯爲大、方氏慤曰、合而言之則曰大蜡、分而言之則曰八蜡、大蜡八者、則知自八之外、皆其小也、昔所用者物之形、今之所索者物之靈、故索而乃可饗焉、黨正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是矣、凡物之種種固已離矣、十二月物之合聚時也、先王因其合而合之、因其聚而聚之、以索饗不亦宜乎、黃氏乾行曰、十二月乃物成之時也、天成物之功、神實相之、則報功之典、不可或缺之有功于農、爲民所天、如八神者乎、按所謂八蜡者、見後、天子爲天下祭、故八者齊舉、惟天子得全祭者、八蜡中、有其神天子、諸侯不得祭、如神農有古諸侯、大夫不得祭、如司嗇如材之類是也故也、伊耆孔氏以

爲神農、夫神農卽八蜡之先嗇、豈有自制祭以祭已者、抑前此更有先嗇事者乎、則以爲堯者疑確也、堯祁姓、此耆當作祁、歲十有二月、當以夏正建丑之月爲合、以夏正稱歲于時又合、鄭謂周正建亥、猶非息民之時也、合聚云者、陳氏澔所云、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云云是也

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鄭氏元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嗇所樹蓺之功、使盡饗之、故云祭百種以報嗇、馬氏晞孟曰、先嗇者、其智足以創物、立于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而謹司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爲主、而以司嗇配之、陳氏澔云、嗇與穡同、主言爲八蜡之主、按嗇事無先于神農、固矣、司嗇決非后稷、八蜡制自帝堯時、后稷未舉、無論未死、當烈山氏之子柱也、祭以先嗇爲主、而祭乃止于司嗇者、以神農

天子不與衆神等尊、故祭蜡之禮、不敢徑行于先嗇、而以司嗇爲列位首、若由司嗇以達誠于先嗇者然、百種皆其從祀也、嗇主收斂、以專報功之祭、故據其成功爲名、報嗇事之告成也、百種百穀之種、考見前、皆始爲其事者、據陳氏祥道曰、百種無昆蟲、此八蜡之三也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

鄭氏元曰、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詩云、爲下國畷郵、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孔氏穎達曰、田畯有功于民、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畯畷者、謂井畔相連畷于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卽下文貓虎之屬、言禽獸則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按周禮里宰孟春合耦于耡、卽此所記郵表畷、表畷者、固是標識田畔、連畷處、郵之云者、野虞等循

行田原，即此爲過往宿息處也，故曰郵，據周禮二十五家爲里，是三井合里宰爲二十五，是三井之連畷處，即有一郵表畷，禽獸謂司此禽獸之神，即古虞官之有功于田事者耳，上三祭是創始田事之人，此三者是整田事者耳，祭主禮饗主物，然亦互文

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

此申明上文祭司禽獸之文，貓虎撮其重食田鼠與田豕，又即撮貓虎之功于田事之大端言之耳，夫田爲其知非徒爲報也，食鼠與田豕在貓虎非以爲人也，有神以司之，柄若陰驅之爲人用者然，而人之爲益爲大，故不以其僅去田害之一二端而遺之

貓（猫鼠小獸也陸氏佃曰鼠害苗而猫捕之故字從苗亦通李氏時珍云處處有之有黃黑白駁數色貍首虎面柔毛而利齒以尾長腰短目如金銀及上齶多稜者爲良睛可定時鼻端長冷惟夏至一日則暖性畏寒不畏暑能畫地卜食隨月旬上下嚙鼠首尾與虎同陰類之符如此）田鼠（即鼢鼠也陶宏景曰一名隱鼠無尾黑色尖鼻甚强常穿地中行蘇氏頌曰處處田隴間多有之月令田鼠化鴽即此冦氏宗奭謂足短僅能行目極小項極短許愼言伯勞所化夏小正八月鴽爲鼠月令鼠化鴽二物變化如鷹鳩亦有獺魚化者嚙禾根盡）虎（見前）田豕（冦氏宗奭曰形如家猪但腰小脚長作羣行李氏時珍曰形似猪而大牙出口外如象牙大者能與虎鬭能掠松脂曳沙泥塗身以禦矢最害田稼淮南子云有艽莦槎櫛堀虛連比以象宮室）

祭坊與水庸事也

鄭氏元曰，水庸，溝也，孔氏穎達曰，坊者所以蓄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祭此坊與水庸之神也，按坊防也，庸曰水溝，殊混，庸則何以言溝也，庸古通墉，當即稻人所謂以列舍水者，鄭曰，田之畦埒也，蓋止築土以障水，雖築使堅而與地平，庸則畦埒高起如垣墉之基址然，故曰庸，恐名與墉無別也，曰水庸耳，此則所以濟田功者事也，者報其始事之人也，此雖若無與于田，而其事則正爲田所倚重，所資藉者云爾，事也句，正由其所由必報之故也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鄭氏元曰，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孔氏穎達曰，反，歸也，土歸其宅則不崩，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無作謂不爲災，草苦稗木榛梗之屬，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于良田害嘉穀也，馬氏晞孟曰，蜡者於歲之終，報其成功，又以祈來年之始，故祝之辭如此，按宅，安也，各安其水土之性之謂，旱則蝗螟，潦則蟥蛭，皆能害稼，故水土各適其所，則昆蟲無自而起，澤水所鍾，任草木之蕃殖，以備財用，非昆蟲之可無作者比也，昆同也，猶言庶言衆云爾，所該甚廣，蔡氏邕述此以下，尚有豐年若土，歲取八百二句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

鄭氏元曰，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

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物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陳氏祥道曰，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方氏慤曰，黃者土之色，百昌生于土而作，終亦反于土而息，冬則反于土之時也，服以是色，宜矣，土爰稼穡，若田夫之事，取土之義以息田夫，又宜，按先儒分蜡臘，乃臘非也，臘即蜡也，蓋先王本名蜡，後秦晉乃稱臘，方土古今音異耳，此言蜡不言臘，左及月令言臘不言蜡，可知非有兩祭矣，黃衣黃冠，庶人蜡祭之服也，天子諸侯大夫則皮弁素服，不同耳，陳氏祥道云天子且以黃衣野服與野老周旋俎豆間，謬矣，天子諸侯蜡祭，各有其所，卿大夫亦然，惟庶士與庶人同分里黨祭之，草木黃而落，故象其色，且土德之所寓也，黃冠當是唐堯黃收之遺，黃衣軒帝服以即齋宮者，時則爲士庶蜡服，息即謂勞農以休之，終歲勤動，時使暫安，以養精蓄鋭，以待來年東

作也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鄭氏元曰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蘊藏財利也孔氏穎達曰天子惟樹瓜與果蓏共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令使者歸告其君亦當如此不得蓄藏與民爭利也按瓜兼華言備物亦兼占候也天子百物斂于民而瓜華則自使樹者以非田桑可比小民種者無多除自用外惟留可藏之種耳他固無所贏餘也若亦斂之是并所藏之種斂之矣故不為云

八蜡以記四方

鄭氏元曰四方方有祭也孔氏穎達曰此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記四方者因以記四方之國有

豐有凶也按諸侯所有者一方天子則兼四方而有之凡四方之內盈虛豐歉皆在所關雖有鄉師巡國野遂師巡稼穡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而恐有蘊于上聞掌于上下之手者故各使自記之而即識之以蜡蜡則衆著之事則無一方之豐凶不見矣此先王因民情之所樂與民力之所難以寄其休戚相關之意云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

劉氏彝曰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云云按不曰舉行而曰通者每方庶士庶民皆分里黨而蜡或合一里或合一黨聚邑之小者或與他里黨行之各隨民情之所樂而可互相通也雖于四方不順成之時而有一二方之順成者禮仍不廢以見報賽之重不容輕已也亦必順成之方而蜡乃通乃者難辭亦見其不輕舉

也

禮記衷要卷十三終

禮記東要卷十四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郊特牲下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孔氏穎達曰恆豆謂朝事恆常所薦之豆加豆謂尸食訖酳尸所加之豆恆豆之菹是水草和美之氣若昌本茆菹是也其醢陸地所產若麋臡鹿臡是也加豆之菹陸產若葵菹豚拍之屬其醢水物若蠃醢魚醢是也方氏慤曰上言恆豆之菹則知加豆之陸產亦菹也上言陸產之物則知下言水物即水產也云云陳氏澔曰菹酢菜周禮醢人所掌是天子禮此言諸侯禮按所云既與祭事不

合所謂水產陸產亦止以一水配一陸寓陰陽調劑大意記者亦謂恆豆如用水草則醢用陸產加豆如用陸產則其醢用水物云爾未必泥定恆豆之菹必水草加豆之菹必陸產又何天子諸侯之別之有哉

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

孔氏穎達曰其籩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也前惟言豆此連言籩者籩是配豆之物所盛有麷蕡白黑則土所生鮑魚則水物也云云按形鹽蔆芡皆水物品餘皆土品上言恆豆疑是日夕常食之豆故不配籩而首舉菹故下言物產賤之也此則方言祭豆故配籩而言薦而所薦曰品言陳設有一定次第之辭也前儒所言皆夢夢

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

孔氏穎達曰疏布之尚者冪人云疏布冪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冪是也方氏慤曰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已相背其色則黑與青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繪則五采之所會繡則五采之所刺言文則章可知言繡則繢可知是皆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功之作始于粗久而後至于精以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按祭器莫重于八尊而冪尊者反疏布是疏布之上蔑以加也故曰尚有黼黻文繡之美者今不以美為尚而反以疏為尚恐以後來之美掩其最始之誠意故為反其稱乎最始之誠意者將之不敢以後世之美加乎前聖功始之上云爾

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

鄭氏玄曰蒲越槀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孔疏據隋禮槀

鞂為祭天席蒲越為祭帝席方氏慤曰明之者謂其潔著之也按完細蒲席簟竹席陳氏澔曰明之昭其禮之異也按明之謂明其本之意蓋莞簟之安對下褻字蒲越結草蒻席槀鞂槀禾藁去皮者為鞂史記封禪書所謂埽地而祭席用葅稭是也大意同上

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

鄭氏玄曰琢當為篆字之誤周氏諝曰大圭不琢固已美矣故大羹則言貴其質大圭則言美其質按大圭即事神時所搢之笏大羹薦爓時所進之登也貴質美質以質將其質也即達夫人事未啟世味未深之誠孳焉耳時非無璧琮之飾鉶羹之和也而惟質之貴美其大義與上一例特文法變耳餘見上

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

鄭氏玄曰幾謂漆飾沂鄂也孔疏幾與畿字相涉畿是畿限之所

故以幾爲沂鄂益沂卽圻鄂節高貌丹朱漆黑而丹必用漆雕刻其木幾纏以絲而刻者以幾爲界於雕幾加丹漆四而二二而一也（沂卽圻下 御案注）孔氏（穎達）曰雕謂刻鏤周氏（諝）曰大圭太羹言質質未至于樸故于素車特言樸按素車卽謂大路乘以祀天之車無雕幾丹漆之施者尊之者五路皆爲之文故言尊制倣天成故言樸餘見前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

前以鼎俎奇偶配陰陽但言取義之幽深高遠耳餘見前又鄭氏（元）曰牲陽也庶物陰也不知本文以奇數爲陽偶數爲陰耳非以六牲爲陽六穀爲陰且既以六穀爲陰而又以醯之出于穀者爲陽六牲爲陽又以肉有形質爲陰又分出牲純體爲陽雜植物爲陰不使人惑乎

（本文以下全錄 御案載鄭說以備采用）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

鄭氏（元）曰黃目黃彝周所造孔氏（穎達）曰黃彝以黃金鏤其外以爲目因取名也貯鬱酒故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黃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解用黃目之義酌于中而清明于外者又解必用中及清明義也言酒清明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于祭祀必斟酌盡于中而外盡清明潔淨也方氏（慤）曰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爲體故其氣清以火爲用故其氣明詩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鬱在中而以瓚酌之益酌于中也直達于外焉益清明於外也夫孝子將祭虛中以治之此非酌于中之義乎至于不御內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此非清明于外之義乎黃彝周禮六彝之一六尊者虎蜼四時間祀所用而雞鳥春夏斝黃秋冬是冬用黃彝矣而反爲上尊者周建子天一生水六尊並設以貯元酒一時王所制尊之二目取象于人虎蜼雞鳥禾稼取象于物人貴于物三也（六尊以下皆 御案）按孔氏謂黃彝以黃金爲酌云云非也益黃金之勺乃王瓚耳黃目止是尊用玉瓚酌酒注于尊非尊上刻勺也但作目形如乳而黃金飾之耳又考司尊彝所云（是尊是尊彝是彝不得以黃彝爲黃目黃目灌尊也灌爲祭禮所最重故灌尊爲上尊既爲周一代之制豈止用于冬祭者周禮原不盡足據也似凡祼皆用黃目爲合）此言黃目之象祭之德也

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

孔氏（穎達）曰餘物皆人功和合爲之鹽則天產自然故云貴天產也煎鍊治之也設之于醯醢之上故云尚方氏（慤）曰天官鹽人所掌祭祀供其苦鹽散鹽然醯人醢人所供未嘗不以祭祀爲主特非

其所尚爾按醯食品須知曰味酸亦曰醋釀米糟爲之食品中用之所以殺腥肉及其氣亦所以釀菜而柔之也以濟百味故與醢皆人力爲之考鹽者而成者多取于海及井而唐虞三代之都皆不近海惟河東安邑等池鹽皆不煎待南風而成斯眞天產而不煩人力成者此曰煎鹽非煮鹽也正謂本然天成之鹽故必煎之而後可供人用者耳猶云待煎之鹽也煎鹽薦于燗祭時醯醢薦于饋熟後故以先薦爲尚也

醯（周禮醯人掌供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以齊菹凡醯醬之物云云王舉則供齊菹醯物六十罋賓客供醯五十罋）見前

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孔氏（穎達）曰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方氏（慤）曰刀能制斷莫非義也獨鸞刀

貴其義者貴其義之和而已陳氏祥道曰何休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鸞有鈴云云按鸞刀之鸞鈴在柄和在環用則鸞鳴和應故云和斷專謂取膟膋時也莊子庖丁解牛奏刀騞然合于桑林之舞知古人斷割之儀亦自有一定之節奏故曰和而後斷和謂用刀之節奏也和而後斷義之道也義心之制主斷事之宜故主和而鸞刀之用有合乎此故足貴也正以其義之足貴也而其所以合于義者以其和而後斷也其和而後斷不特于用而尤于其聲取之云割刀以利爲用指體解之刀言謂不用體解之刀取膟膋而用鸞刀者其故如此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

鄭氏元曰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孔氏穎達云此論初冠之義儀禮有士冠禮此說其義故云冠義陳氏澔曰緇布冠不用笄用頍

以圍髮際而結于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云云按曰冠義推制冠禮之義非推原冠之義也禮以義起故言禮制者必于義乎推原之始冠謂始以冠加之也時則用緇布之冠用布以反始用緇以從時然止于始冠時冠之耳然曰始必有繼乎始而終乎始者禮之制從士起也故曰始若庶人但一加而止卽緇布冠以終其身無繼與終何有于始也又考此所謂緇布冠卽緇撮也與玉藻所言緇布之齊冠異彼承元冠而言之謂以緇布如元冠之制者耳此但以緇布撮合其上縫之而已不可混也

太古冠布

鄭氏元曰大白卽太古白布冠唐虞以上曰太古孔氏穎達曰太古之時其常所冠惟用白布云云按此推原冠用布之始太古止有布冠而已無加于布之上無增于冠之外也知爲唐虞以前者夏卽以白布冠爲喪冠殷雖尙白不止用布且不止冠之制而已也考上古衣皮被髮而已辰放氏始教人捧木茹皮綯髮閭首黄帝之世乃制冕冕固貴者服也布冠之制當于是興自黄帝以迄唐虞則此所云太古也冕且非祭不用絲況乎冠其用布也固然然其時上元下黄之文章興矣此用白以昭其質亦謂冠時之冠爲士庶之常服云爾

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

鄭氏元曰每加而有成人之道成人則益尊醮于客位尊之也三加者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志益大也孔氏穎達曰客位謂戶牖之間南面此謂適子其庶子則皆醮于房外醮用酒每一加則一醮用醴三加畢乃一醮于客位也初加緇布冠欲其尙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

是喩其志令益大也方氏慤曰醮于客位是以賓禮崇之也又曰緇布冠之麤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服彌尊則志彌大故曰喩其志陳氏澔曰酌而無酬酢曰醮夏殷之禮醮用酒每一加而一醮周則用醴三加畢乃總一醴按加有成之加當作嘉謂嘉與其有成之道喩其志使曉然自得其所以彌尊之意以勵其志云爾志者緇夏元皮弁商白爵弁周赤備三代服喩使備三王之道而志立緇庶人服皮弁爵弁士大夫卿服由庶而士而大夫卿喩使行三王之道而志伸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孔氏穎達曰三者三代常服之冠俱用緇布而其形自殊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言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周氏諝曰委貌章甫命以意毋追命以形三代

不同者所以趣時也按委和也所以和其貌據後漢輿服志云委貌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也但委貌以皂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考古非祭不用絲當即以緇布爲之矣周之委貌當如皮弁而以緇布耳鄭之僑六經圖謂如進賢冠非是章甫比委貌爲前高後卑也毋追任氏（啓運）謂與牟敦字通敦盍土缶名以其形制似之亦非也毋自通牟追則椎也牟其下而追其上即撮之制以撮其上而縫之故如椎耳天下共由者曰道言爲其時之常服爾已鄭禮謂以漆布爲殼以絹縱縫其上前廣四寸高五寸後廣四寸高三寸其形又如唐巾亦非是

周弁殷冔夏收

鄭氏（元）曰三者皆齊所服而祭也又鄭注冠禮祀云弁名出于槃

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冔名出于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未聞周氏（諝）曰冔收命以意弁命以形按周弁謂爵弁也鄭之僑曰與冔收同用三十升漆布爲之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無旒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前小後大據其說周弁誠然殷冔既以幠爲義則冠上加覆自殷始也可知但未必長廣如弁耳至周長廣至八寸尺六寸而改名弁也夏收并無覆義在收斂直如後世束髮冠但後世制小止于頂上束髮古制則包全髮而束之而直戴至髮際耳凡禮圖所說形制皆未合（注疏皆無明文論當可用）

三王共皮弁素積

孔氏（穎達）曰皮弁素積以其質素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方氏（慤）曰皮弁以白鹿皮爲之素積以素爲裳言裳則衣可知裳必疊幅故謂之積揚雄所謂襞幅爲裳是矣陳氏（澔）曰皮弁服則十五升之布白與冠同以素爲裳而辟積其要中三代皆以此爲三加之冠服按此蓋即委貌之制形如合兩手而色用白者耳畧別不必用皮而色則素此則三代所同用然其飾弁之會采璂邸仍當有質文之異此因上言三代三加之冠之不同而因及夫同服者莫如再加之皮弁非商所創亦非周所能革也云爾

古者五十而後爵

鄭氏（元）曰言年五十乃爵爲大夫其有昏禮或改取也孔氏（穎達）曰古者二句記者覆解無大夫冠禮所由也葉氏（夢得）曰鄭氏謂諸侯雖父死年未及五十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古禮雖不可盡見然天子諸侯未嘗以年斷審如其說不幸有未冠而立未及五十而死則終身不得爲諸侯乎按爵必五十而命者自四十始仕

爲士歷三考而陟之則自五十矣其有奇才異績未嘗不可試大夫但至其時始命耳然此周禮所同也而稱古者記乃據周末世位乘權之日而言也東遷而後雖非天子命卿亦世位年有未及而即命以爵者故云然逮至戰國竟有自布衣而立談取卿相者又何問年之及否乎當此之時得不稱周初爲古

天子之元子士也

鄭氏（元）曰儲君副主猶云士也云云此又言非特諸侯無冠禮也即古天子亦無之雖天子之子亦與士同耳（此又言以下御案）按天子之元子繼天子之體者也然尊無二上天子在則亦人子而已自天子而下無其位也然不竟曰庶人者入于成均而受學在成均者爲國子國子士也而元子爲主故得爲士而冠以士禮行元子然而況庶子天子之元子然而況諸侯又況大夫云爾

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鄭氏元曰政之要盡于禮之義此知其義所以治天下也方氏慤
曰祭統曰明其義者君也以數在外故可陳義在內故難知然知
之矣而或不能守守之矣而或不能敬則亦未免失其義焉又何
以治天下哉按此謂行禮所以必發明其義者其義明使後世有
治天下之責者得知其義而敬以守其禮庶天下得以長治焉耳
言天子而天子以下賅之矣夫苟知其禮之義則義主于敬是敬
守即知義之徵實也敬守其禮以公于天下即曰治也其義即禮
之義如有冠昏鄉見聘射等禮即有冠昏鄉見聘射等義是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
鄭氏元曰天地合萬物興自禮之義也孔氏穎達曰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則萬物生焉云云按天地間惟人得天地之全即天地與物

之理之所寓故先以天地與物言者不特發明其所取法正推原
其所由自也有分而后見爲合以見天地之定位本自分而合乃
當其時而已不曰生而曰興人莫測其生之原亦莫窮其生之跡
但覺其勃而出蓬然而發于不已不息也故曰興焉此先乎人而
露其端倪示之機緘者盡萬物而興者且然況人乃萬物之一能
自外乎天地與物之理也乎云爾
夫昏禮萬世之始也
方氏慤曰天地合萬物興昏禮之合二姓蓋本于此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昏禮萬世之始云云按天地合萬物
興即天地之始父子相繼爲一世父父子子相傳勿替以極于萬
而無不于昏禮始惟昏有禮而後族類不相亂而父子得其親可
得一世以至于萬世也而皆于始乎基之亦皆于其始乎慎之昏
本萬世始而不可爲始者非禮或其生不殖或其源莫考雖世不
可以萬也故必以禮爲始焉
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
鄭氏元曰先謂倡道也馬氏晞孟曰男子親迎而男先于女者剛先
于柔之義按昏禮是女來歸也所謂女子有行非男子之有行也
而制禮者乃定爲親迎迎而必親是男行先而女反從男行爾矣
是因女行而特以男行先之也所以然者男體剛女體柔剛動而
柔靜柔也而動必剛之動以動之柔始從剛而動故也此非特剛
柔之體質然性情然乃其義之固然也義者見于人爲心之制本
于理爲事之宜于剛柔則爲斯道之當然而必制事宜所由以爲
取法也歟
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馬氏晞孟曰剛先于柔之義豈獨昏姻之際如此至于天地君臣其
義一也天則造始而地則代終君主乎倡而臣主乎和徐氏師曾云
親迎以明義則關乎天地君臣之大此義之所以當重也按天地
前于夫婦即夫婦之義所取法君臣後于夫婦即夫婦之義之所
推暨乾始亨復來反天先地也天先地而地承天聘名士禮賢者
君先臣也君先臣而臣從君義在男女者小而天地之大而義不
能異義在男女者隱而君臣之顯而義不容殊知此義之所繫者
重而義起之禮不可易也如此云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
鄭氏元曰摯所奠鴈言不敢相褻也孔氏穎達曰章明也壻親迎入
門而先奠鴈然後與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禮有分別不妄
交親馬氏晞孟曰摯者交接之際所以致敬人之私褻莫甚于衽席

之上男女之際不可不正故執摯相見所以敬章別按執摯以見惟卑行于尊幼行于長以致敬苟非甚尊長也且非辭之即還之矣況男之于女尊之于卑長之于幼而至于用摯敬不過甚乎而藉此敬以章內外之別以見其合之不易也云爾章彰也摯統六禮之之亦可以摯通于主人非用摯于女故也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

馬氏晞孟曰父子相親出于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盖男女無別于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僻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知也云云按男女有別者非謂夫別于婦婦別于夫彼此隔絕之謂也彼男不混于此女此女不瀆于彼男即所謂夫夫婦婦也男女既有別則無瀆亂之宗姓故父子皆本于天性而父子親親則父慈而子孝孝事君慈使眾尊卑之分上下之位

皆由此出故曰義生義即親之各得其宜各當其可之謂也故即生于親也

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

馬氏晞孟曰父子有相親之恩則必有相親之義故義生焉推而至于朋友兄弟君臣上下之際皆有義則燦然有文以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禮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分此萬物所以安也自父子相親推而至于萬物安皆起于男女有別則衽席之上不可以不戒也按有親而義生者由父子推而下之則愛有等由父子推而上之則尊有殺其等其殺即義也其彰明等殺之節文即禮也禮立制度見與作之思禮順人情見振作之象故禮言作也禮作則物物各得其所而身安于禮各若其性而心安于禮故曰萬物安也

三王作牢用陶匏

鄭氏玄曰陶匏太古之禮器也太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孔氏穎達曰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陶是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為乃貴尚古禮之自然也周氏諝曰陶匏祭天地之器而用于昏者尚禮之至也按三王之時文飾興矣而制夫婦之禮仍用質也一則以居室之地不貴文飾親之至也以象天地欣合之故用天地之祭器尊之至也以萬世之始所繫故用其最始之器象之此皆作牢所以用陶匏之故也三王作牢而用此非因時勢之趣尚而特有取也可知所作牢禮士特豚大夫少牢諸侯大牢也曰三王作者知其間不少損益而惟此則同用故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

鄭氏玄曰尚謂先薦之爓或為腥樂為致神始以煙為歆神始以血為陳饌始祭地以樂為致神始以埋為歆神始以血為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為致神始以灌為歆神始以腥為陳饌始案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而云宗廟腥為陳饌始為義未妥周氏諝曰所謂尚聲者先樂以求陽後迎牲尚臭者先灌求陰後迎牲然則有虞氏之尚氣者亦求諸陰陽之間而已矣陳氏祥道曰尚用氣以氣為尚也初以血詔神于室次薦腥肉于堂次爓亦于堂皆未孰故云用氣方氏愨曰虞以神之所享在誠不在物故惟用氣以歆神而爓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云云按祭義氣也者神之盛也又文子守弱篇云氣者生之元也是神之所憑以盛者純在氣而所謂氣者生生之精與神所與渾融于形質之內者也故尚氣者取薦之俾取多用玄以盛鬼神之德也云爾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

鄭氏元曰尚謂先薦之孔氏穎達曰尚貴尚馬氏晞孟曰有虞氏之意以爲鬼神之所享在于敬而不在于味敬之所至則味有所遺故祭以血腥爲始記曰血祭盛氣也云云熊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爲致神始以禋爲歆神始云云按孔氏穎達以虞氏尚氣至周人尚臭謂皆四時常祭若大祫周人仍先用樂故大司樂云云又云有虞氏大祭亦先用樂以鄭注大司樂引虞書戛擊鳴球至祖考來格爲証非也自作樂降神二祼薦毛血腥爓至饋熟歷代大祭所同特各有詳畧之處見所尚之不同豈謂尚氣則餘皆不用耶氣卽謂下血腥爓言方氏所謂爓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是也祭義氣者神之盛也又文子守弱篇云氣者生之元也是神之所憑以盛者純在氣而所謂氣者生生之精與神所與渾融于形質之内者也故尚氣者取而薦之俾取精用宏以盛鬼神之德云爾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

鄭氏元曰滌蕩猶搖動也孔氏穎達曰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先動搖樂聲以求神也闋止也奏樂三遍止乃迎牲入殺鬼神在天地之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于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方氏慤曰臭未成以其未用鬯故也味未成以其未用牲故也馬氏晞孟曰凡聲陽也蓋人之死魂氣歸于天非求諸陽不足以報魂殷人尚聲所以迎其魂之來也云云應氏鏞曰滌蕩者滌除洗雪于塵埃之境播散發越于虛無之中使天地之間虛曠洞達無不響

答也按滌有蠲除之意蕩乃播搖之名先以振動發越者滌去一切凡聲塵響使淨盡而乃以充滿洋溢號召之故曰滌蕩也此樂當是奏無歌無舞鐘聲鏗以立號此乃金奏可知殷始征伐得天下建丑尚白金德王制禮亦尚駁厲故先聲音號召而說禮者明其所以如此

殷人尚聲

馬氏晞孟曰凡聲陽也蓋人之死魂氣歸于天非求諸陽不足以報魂殷人尚聲所以迎其魂之來也云云陳氏澔曰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之祭尚之按易之豫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文王所稱之先王非殷先王而何而專以樂爲祭重是尚聲之一証也至以瞽宗名學專以羣瞽所宗者爲學是尚聲之又一証也所以然者商之始契爲司徒周禮司徒首掌祀禮教敬以及六鼓四金之音聲皆其所屬意唐虞夏時當不異是商先代世守其職習知其義故其教尚鬼而重音聲其端固有由始也不言夏孔氏謂或從虞也

樂三闋然後出迎牲

孔氏穎達曰闋止也奏樂三遍止乃迎牲入殺馬氏晞孟曰樂三闋云云舉其尚聲之時按此三闋是降神之樂熊氏安生曰祭天以樂爲致神始云云不知大祭之先以樂也何特于殷祭天樂六變而天神皆降祭地樂八變而地示皆出宗廟樂九變而人鬼可禮且有加于三闋不知樂三闋然後迎牲者謂殷雖四時常祭亦然故以爲尚聲之証也味然後語意則迎牲之昭夏并不在三闋之内矣其三闋之樂篇章莫考據上文滌蕩其聲言之當亦如九夏之金奏也滌蕩云者先以振動發越者滌去一切凡聲塵響使淨盡而

後以充滿洋溢者仰求之魂升俯求之魄降故必三闋也待祖考之旣來格而後親牽親殺庶幾靈爽之監臨之也云爾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

鄭氏元曰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孔氏達穎曰周禮變于殷故先求陰臭謂鬯氣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鬱金草鬯謂鬯酒煑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又以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按此謂周人以臭爲尚故先灌所以爲尚臭者以所用者鬯鬯以臭通鬼神者也而猶恐未極臭之致也故復以鬱和之云耳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肆師掌築鬻臼以椈杵以梧以鬱合鬯之事也周所以尚臭者始后稷以農事開國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此尚臭之由始也後乃

益之以鬱鬯而示爲祭祀之禮焉

灌以圭璋用玉氣也

孔氏達穎曰以圭璋爲瓚之柄瓚所以𣂏鬯也玉氣潔潤亦是尚臭

方氏愨曰玉之爲氣如白虹則潔之至也能交三靈而通之亦以其氣之潔而已故祭祀每用焉按曰玉氣而任氏通啓以如虹釋之此不可以言臭之氣也考蘇鶚杜陽雜編唐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其香可聞數百步雖鏁之金函石匱不能掩其氣拂之則芬芳經年固知世間原有用臭之玉古以圭璋爲國寶當非尋常之玉可知或皆以此等玉爲之故可云用臭也二祼王用圭瓚后用璋瓚

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鄭氏元曰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聲之誤也陳氏祥道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以形氣歸于天而求諸陽陳氏澔曰旣奠以下是明上文焫蕭之時非再焫按鄭孔皆以旣爲饋熟時鄭謂卽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孔謂旣奠謂堂上事尸竟延尸戶內更從此始也云云非是按祭刑牲已先取耳後毛并血薦之爲一獻時王在室尸在堂堂上設鑪司冠奉明火焫蕭大祝奉膟膋及黍稷王親于鑪燔之皆入于隋禮畢后薦明水次乃升首于室后薦盎齊涚明水乃延尸入室奉王出堂掩室戶王取肝洗于鬱而燔之亦入于隋爲制祭所謂焫蕭合羶薌也是謂二獻鄭孔不慮到天子諸侯之祭有堂事而僅以少牢特牲之室中終事者億之故云然又石梁王氏謂鬯灌之地此臭之陰者也蕭焫上達此臭之陽者也亦有義

索祭祝于祊

鄭氏元曰索求神也孔氏達穎曰索祭祝于祊者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爲求祭祝官行祭于祊也又曰祊有二種正祭之時旣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平時待賓客之處繹祭之日設饌于廟門外之西室今此索祭當是正祭日之祊知者禮器云爲祊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明日繹祭此經不云外又下所言皆據正祭之日故也按自二祼及九獻對繹言之皆正祭索祭乃明日繹祭事也天子諸侯正祭始于室終于堂繹祭始于堂中于門仍終于堂而燕于室以畢事盇門有塾天子諸侯則有師保氏在虎門左右生時接見賢士大夫講學于此故正祭之日使祝求神于其所象生時之所之耳故正祭之日不云設饌門內也但求神于此而仍祭于堂者耳繹祭則設饌于此然謂門外塾非謂門塾之外也且對堂室事言之總曰外非門外之外也是索祭于祊賅繹祭爲合

下文所云亦即大概而反覆言之未可據以斷祭祊爲本日事也

富也者福也

鄭氏元曰福者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或曰福也者備也孔氏穎達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楚茨云卜爾百福云云按福固是百備之名謂如輻之輳集也見于家室曰富故從門錫自神祇曰福故從示也準上下文義是以福釋富非以富釋福也少牢嘏辭中雖無富字而宜稼受祿皆祝富也意天子嘏辭當必有明言富處故辭之如此

嘏長也大也

鄭氏元曰主人受祭福曰嘏也孔氏穎達曰尸嘏主人欲使廣大長久也方氏慤曰中庸言大德之得祿壽以得其壽故長以得其祿故大故曰嘏長也大也且祿壽爲五福之先故必以長大言之天保曰降爾遐福所謂長也楚茨曰以介景福所謂大也按天子至七獻侑尸酢王及王祭啐已下佐食取敦黍授上佐食摶以授尸尸授祝以嘏王也嘏取于遐省而從古古有長義遐有大義且縱言之即曰長橫言之即曰大凡吉事之祥無不包不止指福也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

鄭氏元曰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元酒也孔疏特牲禮祝命綏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少牢亦然孔氏穎達曰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兼肺而祭故云加肺也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周氏諝以涚酌縮酌涚齊言之非也上注謂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加元酒者謂有酒尊即有元酒尊酒爲獻酢之用元酒不用亦設之者士冠禮所謂不忘古是也加明水之義亦然此記明水是一物注所謂五齊加明水是也涚齊是一物注所謂五齊濁泲之使清是也注上謂五齊云云至此皆卽案文按肺爲氣主固然然止祭肺在五獻正祭上佐食先取韭菹遍擩于豆祭于豆間已下佐食即取尸牢牛羊豕各切一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并黍稷四簋以授尸尸祭于豆間然後授鉶遍祭乃三飯此祭黍稷加肺禮也任氏啓運謂事尸于室祝授尸心小祝授尸肺肝尸皆祭之非也總悞以少牢特牲之室中終事者影射天子禮故也其實特牲少牢亦皆無小祝授肝心之禮祭齊加明水乃一獻毛血時后獨薦明水二獻薦腥時即升首后薦盎齊仍加明水涚之以獻也祭肺在饋熟祭齊在二獻記者錯舉之不順次也記之意黍稷生于地明水取于月固知其類肺雖爲氣主而氣充體究之肺不在體也齊雖以火成而火主化究之酒非火作也云爾故下曰報陰也

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

鄭氏元曰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孔氏穎達曰朝踐時祝取膟膋燎于爐炭入以告神于室出以綏于主前又升首于室膟膋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是牲體亦是陽魂氣在天爲陽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方氏慤曰上言祭下言取互相備爾上言求求主平人之情此曰報報主于物新之也按膟膋較肺肝心爲在外首較體爲在上內陰而外陽下陰而上陽故二者于報陽用之兩者皆二獻薦腥前事堂者燔膋則室中升首一節事也膟膋奉之于祝手故言取牲首薦之于主前故曰升

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

鄭氏元曰，涚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涚齊，及取明水，皆貴
新也，周禮幪氏以涚水漚絲，涚齊或爲汎齊，新之者敬也，孔氏穎達
曰，設明水及涚齊貴新潔之義，所以涚此齊者，以敬于鬼神，故新
潔之也，方氏慤曰，明水，謂之明，周以取之于月，又由主人之潔誠
著見于此水，葢汙則晴，潔則明也，按上祭齊加明水，乃一獻毛血
時，后明薦明水，二獻饋熟升首，后薦盎齊，仍明水以薦也，明水取
于月，上言加明水，謂水此明水涚齊，專謂酒也，而重在涚新泲者，
曰新之，主人之潔著此水，任氏啓運曰，匪直取于月之故，由主人之
心之明潔，即著于此，葢藉此水之明潔，以申寄主人之明潔云，釋
所以必新以明水之故爾，

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

鄭氏元曰，涚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涚齊，及取明水，皆貴

新也，涚齊或爲汎齊，新之者，敬也，孔氏穎達曰，設明水及涚齊貴新
潔之義，所以涚此齊者，以敬于鬼神，故新潔之也，陳氏澔曰，凡涚
新之也，專主涚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按如孔說，謂明水
及盎齊之涚，酌者皆貴乎新，固已，彼明水乃當時以鑑取于月者
也，固新之至矣，若齊則雖特造，必無如明水之新焉者，故特以涚
申其致新之義也，是明水涚齊之貴新，並言之，凡涚所以致新者
單據舉涚齊先言之時，所涚者止盎齊，記者特推明五齊之涚，皆
致新之義，故以凡涚賅之也，又此所謂涚齊，即升首時后所薦之
盎齊，仍加明水涚之而薦者也，故曰明水涚齊，而下申明所以涚
以明水之故，繼復推涚之之義言之，如是，似於文意更合，視孔陳
說爲渾成，于獻禮亦合，

縮酌用茅明酌也

鄭氏元曰，縮酌用茅，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
醴尤濁，藉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春秋傳曰，爾貢
包茅不入，無以縮酒，酌猶斟也，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孔疏周
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明爲清明，故知是事酒之
上清明者也，孔氏穎達曰，縮，泲也，方氏慤曰，必用茅者，以茅之爲物
潔白順直，祭祀之德，欲如此故也，縮之清而明，故曰明，酌，尊也，陳
氏澔曰，用茅者，以茅覆藉而泲之也，謂爲事新作之酒，其色清明，
謂之明酌，言欲泲醴齊，則先用此明酌和之，然後用茅以泲之也，
按茅，即荊貢之包茅也，色潔而香，葢謂縮酌，所以必用白茅者，欲
致其明潔于所酌之意云爾，

茅 茅有白茅黃茅香茅芭茅數種，葉皆相似，李氏時珍云，白茅短小，三四月開白花成穗，結細實，其根甚長，白軟如筋而有節，味甘，俗呼絲茅，可以苫蓋及供祭祀苞苴之用，香茅一名菁茅，一名璚茅，即爾雅所謂藚瓊茅者，生今湖南及江

淮間，葉有三脊，其氣芬芳，可以包藉及縮酒，即禹貢所稱包匭菁茅是也

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

鄭氏元曰，醆酒涚于清，謂泲醆酒以清酒也，醆酒，盎齊，盎齊差清，
和之以清酒，泲之而已，泲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汁獻
涚于醆酒者，泲秬鬯以醆酒也，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也，孔
氏穎達曰，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不用茅也，方氏慤曰，周
禮曰盎齊，此曰醆酒，何也，盎以所造之器言，醆以所酌之器言，汁
獻涚于醆酒，即鬱齊獻酌是也，以煮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
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獻言其事，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
獻之首，故通謂之獻云云，陳氏澔集說竟釋獻爲摩挲，按獻合依
方讀本音爲得，謂以清酒和盎齊泲之爲醆酒，以醆酒鬱鬯泲之
爲汁獻，汁獻謂藉芳香之鬱金汁以獻也，縮正當用茅可知，以承

上文故不言耳孔因鄭解獻爲摹之故而意其不用茅則以何物漉之也讀獻爲摹與涚字複解仍兩列以備用也

循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鄭氏元曰猶若也澤讀爲醳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之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醆酒以舊醳之酒泲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方氏愨曰醆酒涚于清云云皆古禮後世以舊醳之酒涚清酒醆酒而明之其制雖異其理則同故曰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也周氏諝曰汁獻必涚于醆酒者葢汁獻之味薄于醆酒故以醆酒涚之其猶醆酒之味薄于清酒而以清酒涚之也陳氏澔曰舊謂陳久醳者和醳醞釀之名後世謂之醳酒按此又申言人之泲明酌清酒者亦必久釀之昔酒涚之此之涚醆酒者其法亦猶是也云爾孔氏曰五齊皆涚而止言盎齊者以祭時所用尤多也葢灌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饋食用盎齊故云尤多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鄭氏元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若獲禾報社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方氏愨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磔攘開冰而用桃弧棘矢以辟不祥之類是也于辟又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所以而用之故也然禮器言祭祀不祈者彼之所言葢爲己耳此之所言主爲民也任氏啟運曰辟謂人所惡凡爲水旱疾疫災沴而舉周禮禬禜說皆是也按[illegible]除之義不必改讀作弭此皆指祭外神而言者也禮器[illegible]云謂祭宗廟之祭故也

禮記裒要卷十四終

禮記裒要卷十五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illegible]

内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鄭氏元曰后君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孔氏穎達曰此論子事父母由后王之教使之然故先云施教之法降下也陳氏澔曰冢宰掌邦治而治國必先齊家降德者下其德教于民也孝爲德之本故首言子事父母之道石梁王氏曰註分后王作兩字不通后王猶言君王天子之別稱也但據周禮太宰掌邦之六典則教典在所兼統如此亦可解鄭分天子諸侯甚無意義按王說云然者由前儒有以后爲后妃解故耳不言后妃者統于王也曰后王者后亦繼體之稱爲守法之天子言也必命之冢宰者惟冢宰兼官中之治且統百官命冢宰實由冢宰以分命百官也列其法曰則被其化曰德且即后王所自得于己者而下于民也天子曰兆民曰衆者所言雖士禮實該士農工商賈及皁隸牧輿等而通行之故曰衆也

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

鄭氏元曰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爲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鬌緌纓之飾也端元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于紳笏所以記事也孔疏冠禮縰纚長六尺盧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髻項氏安世曰髮作僞髻垂兩眉上陳氏澔云象幼時翦髮爲鬌之形緌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孔氏穎達曰笄以縰韜髮作

髻既訖橫施此笄于髻中以固髻非固冠之笄故文在冠上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縰縰訖加笄笄訖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畢然後服元端著韠又加大帶也陳氏澔曰縰黑繒韜髮作髻者總亦繒爲之以束髮之本者也元端衣用緇布而裳則上士元中士黃下士雜也韠以韋爲之古席地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備濡漬韠之言蔽也按櫛以梳理髮也笄簪也骨爲之長六寸又有尺二寸者則用以固被所謂衡笄也總之垂餘于髻後者其垂亦尺二寸先以縰韜髮作髻以笄固之又以總總束其髮乃加被而又加衡笄也髦以王三月時所翦胎髮作之既長而仍以髮作而象之者象幼時不忘生育之恩也扱笏于帶以記事備遺忘也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

鄭氏元曰左右佩用自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以取火于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孔疏燧火鏡拾斂也鄉射大射將射謂之遂罷射謂之拾皇氏侃云晴則以金燧取火于日陰則以不燧鑽火也又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旁爲便故佩大物方氏慤曰左右皆事佩也德欲純而有常故珩璜琚瑀同其質事則雜而應變故金石竹木異其材陳氏澔曰紛拭器帨拭手玦射者著于左手大指以鉤弦而開弓體者捍韜右臂收拾衣袖以利弦也按紛當是線結之巾帨則布巾也紛麤而帨細金燧乃火鏡之銅鑄者捍當即韘見衛風乃韋爲之以韜中食無名三指者名朱極三故可佩也管固可云管彄然不止筆爲有管也至遰爲刀室大謬焉有力離室而佩于左刀室離刀而空佩于右者乎若曰容刀豈徒佩其室者乎父黨且無容事親詎有容飾乎則管當是管鍵之管鑰也以便藏物啓閉而遰其藏管鍵之室爾已木燧見揭子宣璇璣遺制彭氏汝礪曰大觿亦或用鹿骨木燧榆棗桑柞槐之類

偪屨著綦

鄭氏元曰偪行縢綦屨繫也孔疏皇氏侃云屨頭施繫以爲行戒或曰著屨時屨自有繫以結于足也陳氏澔曰偪凡有行皆有偪諸侯朝天子子事父母皆有之朱子曰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綦云云按偪即詩所稱邪幅也邪纏其足以上至膝戰國時已稱行縢蓋著此以固脛股便趨走故以偪束爲用而名偪綦以孔說爲合蓋皇氏所云即絇之在屨首者本拘步以爲行戒乃禮容之服用耳親前則趨走追隨豈無放步安可拘也屨之言屨以屨而有襪上及于脛視之若重屨然故也著結之也

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

鄭氏元曰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爲箴管線纊有之孔疏熊氏云袠刺也以針刺袠而爲縏囊餘物皆不言施獨于箴管線纊下而言施縏袠明爲四物而施夫箴必貯以管而後納之縏二而一也若線則所以紉箴纊乃絲綿總之爲四物夫箴必貯以下御案也按佩箴管以藏箴佩線纊以拈上聲線夫曰線纊乃供作線之纊非衣著之纊也若供衣著之用豈區區縏袠間物所足供者舊亦云袠猶裹也縏上加刺謂之袠細思之縏乃線結囊袠則褶疊囊耳以佩言之止縏袠二者而已箴管線纊納于二者之中者耳

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

鄭氏元曰酏粥也芼菜也蕡熬枲實孔疏酏既爲粥粥是薄者則

饘爲厚毳菜公食大夫禮牛藿羊苦豕薇也按菽本黑大豆可充食作醬餘有大小赤白綠黃等七八種皆無菽以賅之也麥小者曰來大者曰牟又有穬麥三種外餘蕎麥燕麥等不堪充常食矣蕡一名麻藍蓋子之連殼者故可供籩豆若作食則去殼用仁稻即秈稉之總名而有水陸早晚之異有赤白紫烏四色及堅鬆粘不粘及香否之不同黍乃稷之粘者耳有赤白黃黑數種赤曰虋白曰芑黑曰秬一稃二米曰秠粱即粟類也以色異而粒大于粟有黃白青三種秫即粱粟之粘者耳爾雅曰衆饘酏小食酒醴小飲毳羹則正飲菽麥以下則正食也不列何羹者羹有定品惟毳隨時物爲宜在儀禮者見孔疏繆襲祭義夏羹毳葵秋毳葱冬毳韭是也以無定物故止曰毳天子備物食用六穀而此乃七者天子每食六穀皆備此但惟所欲者備之耳又甕蕡天子籩實此乃

充食正其不備物故也曰唯所欲知此爲早朝請命之事

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

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鄭氏元曰荁堇類也冬用堇夏用荁榆白曰枌免新生者薧乾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必嘗之而後退者敬也孔氏穎達曰以甘之者謂以棗栗飴蜜以和甘飲食以滑之者謂用堇荁枌榆相和滫瀡之令柔滑以膏之者凝者爲脂釋者爲膏沃之使香美陳氏澔曰滫說文久泔也瀡滑也滫瀡滫之滑者也按棗如棘而大有十數種此言其乾者黑者甘而健脾赤者味薄而舒脾其餘酸苦等棗不堪充饌栗有板栗錐栗等數種味甘宜脾而補腎飴釀米或麥爲之味甘而不滿中且消食蜜蠭蜜也有土石木家數種黃白紺數色味甘寒性滑潤堇即堇葵一名旱芹末甘本苦蒸汋可食味甘性滑荁詳其物當即爾雅所謂牛蘄李氏時珍云牛蘄與芹同類又曰葉如水芹而微小蓋水芹葉大于旱芹此曰微小則大于堇可知苗時嫩可茹子能下氣消食調食用之免薧周禮謂肉此則熊氏皇氏謂文承堇荁枌榆之下據堇荁枌榆是也考泔惟稻秔米泔味甘涼而解熱毒消鴨肉止渴然必第二次者乃清此瀡當是髓乃牛羊豕之骨中髓亦甘滑而健骨力注未是必嘗者恐所調和之有未適可更作而復進故也

堇名苦堇根如薺葉如細柳其子如米一種黃花而毛者爲毛芹有毒枌爾雅榆白枌郭注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二月剝皮剉去粗皺中極滑白爲粉荒歲可當糧其莢如錢成串色白葉似山茱萸葉而長大之鮪潤澤嫩時浸淘過煠之可食此所云是也三月采莢可作羹收至冬可釀酒淪過曬乾可爲醬

布席各從其事

方氏慤曰布席以待尊者各從其事若女服事于內男服事于外

云云按布席雖兼室堂而指堂上爲合蓋灑埽以後事也布席先設同席次設異席其上依牖而設與宮室相向次設對席所謂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也其東序則西鄉西序則東鄉其對席則皆面對之皆平時豫待賓至或尊長常處席也其有禮事亦然以至當側席當專席各當其可故曰布上曰凡內外則正寢以內之席則女子布之可知各從云者各從長者所爲使令之事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鄭氏元曰異宮崇敬也孔氏穎達曰此論命士以上事親異于命士以下之禮程子曰愈貴則愈嚴故異宮方氏慤曰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故居必異宮所以致敬也然貴者禮詳賤者禮畧故命士以上然後異宮按天子之士雖下士亦一命公至伯之士一命

一命謂上士也子男雖上士不命矣蓋不命之士祿入少禮統卑旦晚親事皆子婦故不異宮者便也命士以上妾媵僕豎漸多旦晚不必子婦親事矣宮中人多占地廣非異宮不能容故異宮以廣敬也夫禮別尊卑異宮為禮而非命士以上則力不能備焉耳故父子皆異宮必于命士以上始

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

鄭氏元曰牟讀曰堥巵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餕乃用之孔疏隱義曰堥土釜今以木為器象土釜形巵酒器匜盛水漿器又曰周禮有玉敦今盃盂左傳懷嬴奉匜沃盥陳氏澔曰此皆尊者所用子婦非餕其餘不敢用也按匜亦類面盥手之注水器此以非餕莫敢用準當是注飲之器也卑者而用尊者之器似敵體矣餕而用正彰尊者之賜也故敢即餕用用已亦必洗畢而復還其故處以明不敢褻之意

紉箴請補綴

紉玉篇繩縷也展而續之又離騷紉秋蘭注云索也蓋以線與箴相續之辭依騷注是求取之謂然子婦線纊之佩何待于索故不如從玉篇之合以線貫箴若相續然補則去其敗弊者而代之以他繒布綴者即弊敗之上益之若贅附焉者然而不便即尊長之身而為之也故必于請蓋請解下為補綴云也補綴指綻裂處綻則線弊而脫裂則質敗而開也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

鄭氏元曰飯目諸飯也黍黃黍也孰穫曰稰生穫曰穛孔疏下言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下言黃粱則上粱是白粱穛是斂縮之名明以生穫故其物縮斂稰既對穛故為孰穫陸氏佃曰穛若今早稻食之而已稰晚稻耐收故說文云稰晚粱穛早熟穀按此列諸飯之目黍稷稻粱四品也次申飯之黍宜白飯之粱宜黃終又加秫二種曰稰穛也考黍黑宜酒赤最粘宜餳及蒸食白者次之黃者惟作糜又有蜀黍即盧穄又次之然古惟蜀有之赤黑皆有他用則飯莫如白黍矣故下復申言白黍也稷即黍之不粘者也亦有赤白黃黑數種皆味淡而香先諸禾熟但堪作飯者黍性甘溫稷性甘寒食神重味黍為美祀神貴臭稷為先也稻稌也粘曰糯不粘曰秔糯甘溫秔甘平生涼熟熱飯宜用秔粱即粟之大種者耳有黃毛紅毛白毛數品中有黃白青赤之異然青粱赤粱米皆細于黃者白粱似青稞夏食之清涼而味短色惡惟黃粱米穀米俱大于白粱而收少味甘平而香美尤勝是粱飯特宜黃故下復申言黃粱也稰與穛方氏慤以制造及其生熟之宜為說與陸說頗異今江南早稻名秈六十日即可穫當即是穛但收少而性剛食之令人有力宜于少壯晚稻名粳當即是稰柔美宜于老人一種名糯更柔美然食之令人少力是稰穛皆申言稻也稷飯多用祀神食者頗少故畧不申說入者之中仍屬四品而已此當是諸侯朔日之禮也

黍稷苗皆似粟而低小有毛結子成枝而殊散粒如粟而光滑黍以味勝稷以香勝粱即粟一種之大穗長芒粗粒者惟黃粱粒更大白粱即今所謂竹根黃者也

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

芥醬魚膾雉兔鶉鷃

鄭氏元曰膳目諸膳也此上大夫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膮牛炙閒不得有醢醢衍字又以鷃為鴽孔疏云豆上所陳美膳謂羹與胾醢之屬公食大夫禮二十豆者膷一牛臛

也膴二羊臛也膮三豕臛也牛炙四炙牛肉也四物爲一行最在于北從西爲始醢五肉醬也牛胾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胳八四物爲第二行陳之從東爲始羊炙九羊胾十醢十一豕炙十二四物爲第三行陳之從西爲始醢十三豕胾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四物爲第四行陳之從東爲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禮雉十七兎十八鶉十九鷃二十此四物爲第五行陳之從西爲始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方氏慤曰牛曰膷薌也土畜羊曰臐熏也火畜豕曰膮水畜皆以其氣臭名之熊氏安生曰此經醢文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爲醢云云陸氏佃曰醢目諸醢也脯羹雞羹從麥食不貴非食也牛炙醢醢所以食炙牛胾醢所以食胾牛膾不言醢蒙上醢也羊炙羊胾同醢下于牛也豕炙豕胾中醢變于羊也魚膾上芥醬變于豕也按膳食之善者

名故從肉從善臛肉羹之無菜者炙以五味遠火而熯以熟之者膷臐如方說膮以饒名牛羊以香氣豕以肉厚也鄭司農云無骨曰醢有骨曰臡胾以五味煮乾而切爲臠者也胳分肉之赤白而聶切之而復會合之以五味漬而食之者凡曰醢皆承上文如牛炙之下則牛醢之類然牛胾牛膾上復用兩牛醢者何也據服修蚳醢云云則牛炙服類則醢當是蚳醢麋膚魚醢膚切肉則胾亦切肉即膚之類膚宜魚醢則牛胾之下當是魚醢周禮春行羔豚膳膏薌薌牛脂是爲羊豕之所宜故以胾論魚蚳皆配以羔豚論非牛之薌不宜故醢當用牛以後文豚春用韭者例之則又宜以醓醢配古醢不用久矣故不得其配食之詳此亦據遺文意之雉兎鶉鷃加豆四也皇氏賀氏以鷃爲鴽復以蝙蝠釋之謬四物之制食法見後

醢 周禮醢入注作醢先膊乾其肉乃復莝之雜以粱麴漬以美酒塗置甁中百日則成矣是醢類也 雉 肉味酸寒無毒或曰微毒詳見前 兔 大如狸褐色鼠形短尾耳大銳上唇缺長鬚前足短尻有九孔無脾趺居肉味辛平或曰甘寒按甘寒近之而補益 鶉 大如雞雛頭細無尾毛有斑點雄足高雌足卑性長寒若芸柔夜苗伏其肥乃主與黃魚所化味平 鷃 與鶉相似但無斑耳長鳴如雞起人收麥若有田鼠化者性味皆如鶉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

鄭氏元曰飲目諸飲也重陪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醇者有泲者陪設之也以酏爲醴釀粥爲醴也黍酏粥也漿酢截水清醴醷梅漿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孔疏周禮漿人共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不云糟也夫人致飲於賓客清醴醫酏糟三物皆備清糟云云乾桃乾梅皆曰諸周禮六飲此經水漿二者同醴即重醴飲用清耳涼此濫醫此以酏爲醴酏此黍酏也除

六飲外此經別有醷鄭司農合醷與醫爲一物謂即以酏爲醴者非康成義也按清即今已榨之酒糟即未榨者所謂醅也但古用泲不用榨耳陸氏佃云有清有糟諸侯禮天子清大夫以下糟愚謂當是諸侯以上禮大夫用清無糟士用糟無清漿本米汁鄭曰酢截者蓋米醋耳濫則以諸水和諸菹也陳氏澔本鄭即涼爲寒粥之說謂雜糗飯之屬和水未當也醫即醷當是明齊王氏謂涼即冰水也濫飲之別名蓋濫雜也雜以五味皆可飲若今飴湯薑湯鹽湯之類故列之末也

酒清白羞糗餌粉酏

鄭氏元曰酒目諸酒也白事酒昔酒也羞目諸羞也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糗擣熬穀以爲粉餌與餈此記似脫酏當爲餈孔疏清謂清酒也事酒昔酒皆白故以一白標之

不言五齊、以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用故也、周禮、鄭注云、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皆粉稻黍米爲之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粘著故以粉糗擣之按淸酒冬釀夏成事酒新釀以飲事者昔酒舊醳之酒賓禮王致酒后致飲孔氏云酒爲陽飲爲陰豈釀酒以飯釀飲以粥故以剛柔分陰陽歟又許氏愼云餈稻餅也炊稻水擣之粉餈以豆爲粉滲餈上也糗炒乾米麥也擣之以爲餌蓋先屑爲粉然後溲之餌之言堅潔若玉珥也餈之言滋也在周禮羞籩之實故曰羞粉酏實卽下酏食也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

鄭氏元曰食目人君燕食所用也苽彫胡也稌稻也脯謂析乾牛羊肉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孔氏達穎曰以蝸

爲醢以苽米爲飯以雉爲羹三者味相宜以麥爲飯折脯爲羹又以雞爲羹三者亦味相宜細折稻米爲飯以犬兔爲羹三者亦味相宜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羹不須加蓼也方氏慤曰蝸蝸牛卽蠃蝓其殼咼而首有角其肉可爲醢故周官醢人共之以授醢人苽卽周官六穀之苽也蓼味辛或用或否以其性味各有所宜也按蝸當依陳氏澔作螺爲合周官之蠃亦是螺苽任氏啓運謂卽今茭白細折稻米卽今蘄稻也以上數物皆非有收濇斂滯之性故不用辛散之品而用滑甘調之也糝用稻米糯稻粉也味甘而性滑故也

蝸蠃 爾雅曰蝸蝓韓氏保昇曰生池澤草樹間形似小螺白色頭有四黑角行則頭出驚則首尾俱縮入殼中李氏時珍云其頭偏戾如咼其形盤旋如渦故有二音不特形似瓜螺字有角如牛而已其行延引故曰蜒蚰味鹹寒有小毒螺別錄亦稱蝸蠃其形似蝸牛其類果多師果多也故曰螺螄在在有之大如指頭而殼厚惟食泥水春月人采至蝸中蒸之其肉自出酒烹糟煮食之味甘寒無毒古人作醢當以此 蓼 有七種惟香蓼可以烹飪諸蓼葉皆似柳香蓼與青蓼葉相似而薄花紅白子大如胡麻赤黑而尖圓宿根重生可爲生菜辛溫香烈用葉良

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

鄭氏元曰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氣卵魚子或作擱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膚或爲胖切肉也卵鹽大鹽也自蝸醢至此似皆人君燕所食也其饌則亂孔氏達穎曰濡豚之時包裹豚肉以苦菜殺其惡氣濡雞加之以醢及醬濡魚以魚子爲醬濡鼈加醢醬四者皆破開其腹實蓼于其中又更縫而合之以煮也方氏慤曰濡豚猶曲禮所謂濡肉蓋和之以湆者陳氏澔曰濡讀爲胹亨煮之也按苦苦蕒性雖寒而除五臟邪氣毒豚性畏死殺則驚氣入心竄百絡故須包苦以除之蓼味辛殺腥氣豚雞魚鼈皆腥氣故皆須實蓼但蓼葉與生魚食令人

脫陰氣陰核痛此濡魚用之者魚既熟且不與蓼共飲故也又孔疏以周禮掌客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公食大夫禮與此又異故疑爲人君燕食者以此

苦 苦蕒也三月生葉扶疏六月花從葉出莖直花黃八月實黑實落根復生南方者冬夏常青大都葉如苦苣而狹差綠折之白乳汁出味苦性寒無毒汋去苦汁味甘滑詩謂荼苦堇荼如飴皆卽指此荼也

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鄭氏元曰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膚或爲胖切肉也卵鹽大鹽也孔疏以正膚在俎故知此膚是切肉卵鹽其鹽形似鳥卵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云云孔氏達穎云食腶脩之時以蚳醢記之食析脯爲羹以兔醢配之食麋膚以魚醢配之食麋生肉之時以麋醢配之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配之諸菹也卽今之藏桃

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藤陳氏澔曰食之
則和以卵鹽陸氏佃曰腶煅煉之使精脩修飾之使雅按蚔舊云
云今安南尚有蟻子醬劉珣嶺表錄異云交廣溪峒間酋長多取
蟻卵淘淨爲醬味似肉醬李氏時珍云性平解毒張自烈疑以蚳蛩
之肉爲之亦屬一說兔肉味甘寒臘月作醬去小兒豌豆瘡是兔
有爲醢之法矣但與薑同食則心痛霍亂亦不可與芥同食而腶
脩有薑且與芥醬同設不解何故麋肉性甘寒脂則涼散不可合
雉豕肉同食發痼疾又合梅李食損精氣古與梅同設又魚中惟
鯽魚不可同芥食或腫疾而古人食魚最重魵魴和芥食甚益人
梅杏類也爲醬味酸澀忌豕肉桃醬味甘酸與鼈同食患心痛古
人何與上濡醢同設諸鹽皆末惟石鹽戎鹽光明鹽成塊然皆有
或方無如卵者河東安邑等所出池鹽成顆未煉味苦然不聞

其如卵外此一種戎鹽自燉煌來者其形有如鴨卵色紫白不甚
鹹而氣亦如段卵卵臭此邊外產古時未必有此恐仍即顆鹽之約
如烏卵大者之名耳周禮謂之苦鹽鄭氏謂自蝎醢至此二十六
物知人君燕食任氏啟運云此但記調和配食之宜即大夫士未必
不可如此也又按原不必諸品之並陳于一席而共食也故不避
仁相忌者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味飲齊視冬時

鄭氏元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方氏慤曰氣之溫涼寒
熱異宜因時適宜未始不齊也故謂之齊食齊黍稷稌粱之類羹
齊雉兎雞犬之類醬齊醯醢韲菹之類飲齊水漿醴涼之類按視
其時者視其所行之時非視其所用之時也若用則春宜涼夏宜
寒秋宜溫冬宜熱矣溫從寒而煦之未及于熱涼從熱而抑之未
及于寒也溫木氣熱火氣涼金氣寒水氣春少陽故溫夏太陽故
熱秋少陰故涼冬太陰故寒食與醬皆食也羹與飲皆飲也食養
氣而醬養血氣凝則滯故宜溫以運之血行則安故宜涼以安之
羹養精而飲養液精冷則絕故宜熱以壯之液烝則泄故宜寒以
斂之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鄭氏元謂以養氣孔疏經方春不用酸夏不用苦謂壯者減其味
以殺盛氣此恐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方氏慤曰可否相濟
謂之和酸以養骨苦以養氣辛以養筋鹹以養脈甘以養肉肉則
肌膚之所包而欲其緩滑以養竅竅則內外之所通而欲其利故
調以滑甘而利其竅緩其肉焉按醫經云升降浮沈則順之寒熱
溫涼則逆之故春宜加辛溫以順春升之氣夏宜加辛熱以順夏

浮之氣長夏宜加甘苦辛溫以順化成之氣秋宜加酸溫以順秋
降之氣冬宜加苦寒以順冬沉之氣又曰春省酸增甘以養脾夏
省苦增辛以養肺長夏省甘增鹹以養腎秋省辛增酸以養肺冬
省鹹增苦以養心孔疏所引即此不知寒熱溫涼逆之者其物而
非其和也本節則謂凡和耳故以順其升降浮沉爲道者春多酸
以順曲直之升夏多苦以順炎上之浮秋多辛以順從革之降冬
多鹹以順潤下之沉調以滑甘均長夏之氣于四時蓋甘能化酸
苦辛鹹之偏而得其和平滑者酸得滑而不斂苦得滑而不燥辛
得滑而不散氣鹹得滑而不傷血脈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

鄭氏元云牛宜稌以下言其氣味相成方氏慤曰牛羊豕犬雁魚
天產也以爲膳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產也以爲食養人之

形云云按牛土畜稌土穀故土與土宜羊色白補肺氣而性忍殺金畜也黍李氏時珍以爲肺穀則亦金穀矣豕水畜也稷本脾穀屬土然色黑古用之以享司寒亦水穀矣犬金土之雜氣也而黃粱屬土青粱屬金水而粱之細者曰粟朱氏震亨亦謂屬水土是亦金土與金土宜也雁水禽也而飛乃炎上之性麥心穀皆屬火故火與火宜魚下潛而苽亦水穀皆水也故水與水宜凡曰宜者性相協而功相成也

麥許氏愼云屬金以所生之時言故月令以時配素問曰天穀以所治皆心氣故此以所治配所以異者由所取義不同也小麥新熟陳涼大麥性鹹溫微寒 苽即今茭白九月抽莖開花如葦芳結實長寸許霜後采之皮黑褐色其米甚白而滑作飯香脆甘冷故屬水穀也併見前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鄭氏元曰腒乾雉也鱐乾魚鮮生魚羽雁也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孔疏云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定休廢者牛土春水王則廢犬金夏火王則廢雞木秋金王則廢羊火冬水王則廢方氏愨曰牛之土助養脾犬之金助養肺雞之木助養肝羊之火助養心按鄭方二說相輔然方說爲長春時乳字而犢麛牛鹿方游牝故無力而以羔豚爲美秋則犢麛方壯而羔已成羊豚已成豕故以犢麛爲美夏暑熱而鮮腒者易敗故宜腒鱐冬寒物堅而可久水鳥水蟲盛氣所歸故宜鮮羽夫曰宜者與時適爾已薌臊腥羶輔時令之不勝如方說賈氏逵云煎和之謂膳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

鄭氏元曰脯皆析乾其肉也軒讀憲謂藿葉切也芼謂菜釀也軒或爲胖孔氏穎達曰麋鹿田豕麕非但爲脯又可腥食食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唯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按牛肉甘溫健脾益氣力鹿山獸甘溫補陽麋澤獸曰寒補陰田豕如家豕而大牙出口外肉甘平補虛益臟亦宜炙食麕即麞也肉亦甘溫益人藿即藿香葉也味辛散溫中快氣開胃進食諸畜獸肉皆健力不易消運而多腥羶故以辛香溫利者殺惡以行滯故也軒或爲胖者韻會胖之言片肉襞注又云胖如脯而腥者然則是腥肉薄切大片之名芼以菜冒其上如苦薇葵葱韭之類考牛鹿等宜脯自古傳之已云補中益氣又曰生用補虛瘦調血脈是亦可腥食之謂也但鹿

麋等肉凡炙之不動及見水而動或爆之不燥者並殺人故爲脯更宜同雉食發惡瘡而與雉並載非並設也可知麕與下梅杏亦然

麕即麞秋冬居山春夏居澤似鹿而小無角黃黑色大者不過二三十斤雄者牙亦出口外 藿方莖有節中虛葉微似茶葉芳香而辛散者也

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柹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考爵即雀可炙食亦可作鮓甘溫無毒補陽益氣但不可與李及猪肝同食此或但與李同載未必並設者與鷃味如鶉甘寒而補益二者禽之小者也蜩蚱蟬味鹹微酸性寒無毒范即蜜蜂此范當謂范子也頭足未成之白蛹味甘平微寒無毒或云有毒生薑苦蕒皆解之二者蟲之小者也其制食之法不可考惟嶺南人食蜂子或油炒或鹽炒曝乾以充方物芝菌也生剛地曰菌生柔

地曰芝散文亦通乃今蕈也栭本作檽乃今木耳二者一甘平一辛平皆鮮美助味庾氏蔚云無華葉而生曰芝栭盧氏曰芝木芝王氏肅云無華而實名栭皆芝屬殊未明析賀氏瑒謂栭爲軟棗鄭氏樵謂栭栗則與芝不倫矣菱味甘平安中補臟椇枳椇卽枸也味甘如飴與菱並解酒止渴棗和中補脾栗宜脾補腎皆甘溫榛菜也益氣力實腸胃柿生甘寒而澀熟則滑曝乾則甘涼除熱壓酒毒熏乾者甘溫開胃健脾瓜甘瓜也味甘寒滑止煩利三焦桃辛酸甘熱微毒作脯食益顏色肺之果宜肺解勞熱李味苦酸微溫無毒曝食者痼熱調中宜肝梅生者酸平無毒生津液熏則酸溫平澀下氣除熱煩滿安心鹽漬則除痰止血杏類甚多皆熱而有小毒曝脯食止渴去冷楂山楂酸甘微溫消食及肉積健脾梨味甘寒無毒消熱止渴潤心肺薑味辛微溫無毒去臭穢通神

明桂味厚而辛熱通血脈堅筋骨大都芝栭助鮮味菱椇解酒棗栗運食榛助棗栗柿助菱椇桃李梅杏或生或熟桃宜肺李宜肺梅宜心瓜寒或宜腎杏熱或宜脾楂助棗栗榛消食梨助菱椇柿消酒薑桂不特設但助調和者而已

爵 即雀毛羽斑褐頷背皆黑頭如顆蒜目如擘椒尾長二寸許爪距黃白色躍而不步其視驚瞿絕肥背有脂如綿 蜩 范 見檀弓 芝栭 芝今所謂杉蕈也與所謂靈芝者無涉栭乃木耳槐桑上者爲上楮木上者次之今人皆識不贅 菱 三角四角者爲芰兩角者爲菱葉浮水上花黃白色花落實生水中成熟有家野二種有青紅紫黑之別 椇 卽枸也木高二三丈葉圓大如桑柘夏月開花枝頭結實形如雞距三四歧生青熟黃味甘如餳形如珊瑚青 棗 栗 榛 莘也樹低小如荊叢生冬開花如櫟花枝頭結實成條下垂長二三寸二月生葉如皺紋有細齒實作苞三五相粘實如櫟下壯上銳生青熟褐殼堅厚仁圓白亦有皮尖味如栗一種葉如水蓼味如胡桃者 柿 有數種皆以實形大小爲別樹高大葉圓光澤四月開花黃白色結實圓而稍匾八九月熟或紅或青 瓜 甘瓜也北土中州甚多二三月種蔓延生葉大數寸五六月開花七月熟其類甚繁皆以形色別種 桃 見曲禮 李 李時珍曰李綠葉白花樹能耐久其種近百其子大者如杯如卵小者如彈如櫻其味有甘酸苦澀數種其色有青綠紫朱黃赤縹綺胭脂青皂紫灰之殊其形有牛心馬肝柰李杏李水李離核合核無核匾縫之異其生有武陵房陵諸李早則麥李御李四月熟遲則晚李冬李十月十一月熟又有季春李冬花春實也今人用鹽曝糖藏蜜煎爲果惟曝乾白李有益 梅 陸機詩疏云梅杏類也樹葉皆略似杏葉有長尖先衆木而花其實酢曝乾爲脯入羹臛齏中又含之可以香口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人采半黃者以烟熏之爲烏梅青者鹽淹曝乾爲白梅亦可蜜煎糖藏以充果飣熟笮汁曬收爲梅醬惟烏梅白梅可入藥梅醬夏月可調水飲之止渴 杏 杏有金杏木杏山杏分古烏笹而仍有山杏梅柰杏之別大都類梅者酸類桃者甘皆熱而有小毒曝脯食止渴去冷李時珍云諸杏葉皆圓而有尖二月開紅花亦有千葉者不結實甘而有沙者爲沙杏黃而帶酢者爲梅杏青而帶黃者爲柰杏其大如梨而黃如橘者爲金杏也 楂 楂有樝子卽木桃有榠樝卽木李此則山楂也有二種小者爲棠杌子樹高數尺葉有五尖椏間有刺三月開花小而白五出實有赤黃二色九月熟大者名羊桃樹高丈餘花葉皆同但實大色黃綠霜後可食酸甘微溫消食及肉積健脾 梨 梨有數十種以乳梨鵝梨消梨爲美樹高二三丈尖葉光澤有鋸齒二月開白花如雪六出實有青黃紅紫四色味微酸甘寒無毒除熱止渴潤心肺 薑 宜溼地四月以母薑種之五月生苗如蘆葉闊似竹葉對生秋社前後生芽至霜後老曰老薑乾者乾薑

桂 葉長如枇杷葉堅厚有毛及鋸齒花白色皮多脂菌桂葉如柹而尖狹有三縱文無毛齒花有黃白而皮赤者爲用桂用此桂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鄭氏元曰尊卑差也黃氏裳曰膾脯是食之珍味而大夫燕居常食不得兼之羹胾爲食之本而士燕居常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唯耆老乃不徒食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故云庶人無故不食珍也按燕食異于禮食大夫膾脯不並設羹胾則貳矣士亦脯膾設一羹胾并不重設矣庶人耆老以六十爲斷六十視士七十視大夫力不能者用兼或膾或脯或胾而已此節文義趣重末句言大夫士雖貴亦有所不兼惟老則庶人亦不徒食起下文養老之意耳此節文義至末御案也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

鄭氏元曰芥芥醬也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藙煎茱萸也爾雅謂之樧和用醯者畜與家物自相和也獸用梅者亦野物自相和也方氏慤曰葱以氣達爲恩於春物生爲宜芥以味辛爲介於秋物成爲宜故膾用二物以和之韭性温而生能久春所宜蓼性辛而能散秋所宜故豚用二物以和之三牲肉體之大者氣之所聚不能無毒故用藙之辛以散其毒焉和用醯謂三牲也和之以酸以收其味而已按葱味辛而葷微温而通芥辛香而大温故于膾特宜葱性和故宜春温芥性散故宜秋肅豚水畜性微寒故用韭蓼之温以殺其偏而韭微澁故宜于春之生發蓼則大辛散宜于秋之收斂脂凝故用葱以宣通膏膩故用薤以温滑但葱忌犬雉合食病血薤忌牛肉合食則病癥瘕想古牛犬雉三物用時當亦避葱薤三牲家畜食芻豆肥膩易壅氣故用藙一名欓子味辛熱下氣健脾利壅塞理脾胃血分故用殺肉滯而易傳運也醯殺腥氣而軟堅故和必用之梅善去死肌蝕惡肉獸肉皆從田獵來矢刃所中血肉皆凝非三牲之新殺者比其與死肌惡肉之不近者幾希故以梅制之也

芥

有數種青芥似白菘有柔毛犬芥馬芥大葉皺紋色尤深綠花芥紫芥石芥皆以八九月下種冬月食者曰臘芥春食曰春芥四月食者曰夏芥三月開黃花四月出結莢一二寸大如蘇子而色紫味辛研末泡過爲芥醬以侑肉食辛香可愛也

薤

八月栽根正月分蒔宜肥壤數枝一本則茂而根大葉狀似韭韭中實而扁有劍脊薤中空似細葱葉而有稜氣亦如葱根如小蒜一本數顆其根煮食芼酒糟藏醋浸皆宜又有野薤名天薤

藙

卽食茱萸蜀人呼爲艾子楚人呼爲辣子爾雅椒樧醜莍是也鄭樵通志謂之欓子木本皮青綠色葉似椿而厚闊紫色三月開紅紫細花七八月結實纍纍成簇而無核其形與味全似吳茱萸但吳地者口閉此口開吳地者粒緊小色青綠此粒大而黃黑不同耳

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

鄭氏元曰釀謂切雜之鴽在羹下烝之不羹也燒烟于火中也薌蘇荏之屬也此皆言調和菜釀之所宜也孔氏穎達曰此論調和飲食之宜鶉羹雞羹者用鶉用雞爲羹鴽唯烝煮之而已不以爲羹釀謂切雜和之言鶉羹雞羹及烝之者皆釀之以蓼魴鱮二魚皆烝熟之雛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雉或燒或烝或可爲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也魴鱮烝及雛燒并雉等三者調和唯以蘇荏之屬無用蓼也或曰釀者湛諸酒薌者羹用蘇言鶉雞可羹鴽可釀三者皆用蓼魴鱮可烝雛可燒雉用薌三者皆無蓼也按鄭本衍去第一羹字如或說云云三者皆用蓼葉蓼辛温利中益志乾而釀酒去冷風以見鴽必釀之以蓼也孫思邈云蓼和生魚食令人脫氣此見魴鱮之所以不用也魴今鯿鱮今鰱皆甘温魴調胃氣利五臟鱮温中益氣鶉雞鴽之所以宜蓼者鶉雖甘平多爲蛙與黃魚所化以魚蛙之性尚在其凉能消熱故宜蓼雞微甘温而有毒動風助肝火其用蓼以散風火故也鴽多田鼠所化能去熱其寒可知故宜酒釀而用蓼雉肉酸微寒有小毒易發蟲血症故特宜芳香云薌以散毒殺蟲而不用蓼也

蘇 紫蘇方莖圓葉有尖四圍鋸齒面與背皆紫氣香辛温無毒宜通氣分寬中

荏 卽白蘇蘇之微白而青者氣味性同紫而稍和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

鄭氏元曰皆治擇之名也皇氏侃曰脫之除其筋膜取好處爾雅注李巡曰去其骨郭璞云剝其皮作之者取魚動搖之視其鮮餒郭曰今本作斮謂削鱗也孔氏穎達曰棗易有塵埃恆拭之使新

栗多蟲皺數布揀撰省視之，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或曰桃有苦如膽者去之，柤棃恐有蟲，故一一攢看其蟲孔，按脫以去骨爲合，作以斮爲合，兼皮滑故拭洗之，常如新撰，增訓曰則也，則說文云等畫物也，徐曰刀以裁制之，蓋栗殼厚需刀劃開而陳之，故曰撰，非選之也，選則何物不可言，豈惟栗，膽之者，用膽者乾之，去其苦皮而用之，治桃者亦然，非令青滑如膽也，桃非滑物，惟油桃一種，然可食則熟，而皆不青矣，何言青滑也，柤棃則核皆與蒂柄連，故必鏇去其中之蒂核與柄，而進之，攢，前鑽鏇去之之謂，註謬，仍錄舊註以備采用、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鄭氏元曰，爲膾爲軒，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軒或爲胖，宛或爲鬱，孔疏凡大切若全物爲菹，細切者爲齏，故麋鹿魚等爲菹，麕爲軒，辟雞宛脾爲齏也，孔氏穎達曰，此明齏菹之異，用肉不同，言或曰者，作記之時無其制，舊有此言也，少儀不言魚，此言魚者，記異聞，是魚之大者也，切蔥若薤，或用蔥或用薤，肉與蔥薤置諸醯中，悉皆濡熟，故曰柔之，按膾者先分赤曰肉縷切之，而復會合爲之者，故名軒，大切至薄，薄之至而軒然輕起，故曰軒也，菹是雜菜以淹漬之名，辟雞宛脾云者，辟法也，蓋取法乎治雞之法治之也，麕其肉獨白，道家稱爲白脯，且細而鮮，不殊與雞，肉不甚遠，故可倣治雞之法治，使如雞味也，兔肉甘辛微酸，性寒，健脾利臟腑，故制其酸寒，使其味宛然如百獸之脾，故曰宛脾，蔥殺魚腥毒，薤下食積，醋能軟堅，故合漬之，能柔物，但薤與牛肉同食患癥瘕，此之合用，所以非醋不可也，

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鄭氏元曰，閣以板爲之，庋食物也，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張氏怡曰，閣木爲之而高，坫士爲之而卑，此其別也，陸氏佃曰，大夫言於閣三，蒙上房中可知，吳氏澄曰，士言于坫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角也，按大夫之閣，以房中爲的，知在房而不于夾室者，鄉飲酒羞出東房，蓋不能夾室，則莫如房中爲便矣，陳氏澔謂亦在夾室者，謬也，士雖去庖廚不遠，而間儲不時之需，故但于房中置坫一，吳氏謂士坫在北堂之角，考東房有北堂北階，無北牆，非置坫之所，吳說非也，士坫者，上無頂板，外無門扇，止以庋食而已，天子諸侯即位，即置閣，大夫七十始置，則士之置坫，當亦是時，吳氏又以五牲三牲分閣數，亦非，蓋閣與坫，乃以備庶羞，各如性之所嗜及養之所宜者而已，若牲則必于鼎，閣與坫豈堪置鼎其上者，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

鄭氏元曰，憲法也，養之謂法其德行，有讀爲又，又從之求善言，以施行也，孔氏穎達曰，此論五帝三王養老之禮，五帝養老，法其德行，三王非但法其德行，又從求乞善言云云，呂氏祖謙曰，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然五帝時，風氣未開，人情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三王不及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氣味稍薄矣，按此專指養老更也，五帝之世，主不言而躬行，故可止于憲而已，至三王時，載籍繁多，時勢又異，更老則閱歷多，有不能不需于言之詔示者，故曰有，是又乃加于憲之辭，于憲固無異也，又何氣味稍薄之有哉，

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

鄭氏(元)曰，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孔氏(穎達)曰，養氣體而不乞言者，覆説上五帝憲之法。呂氏(祖謙)曰，五帝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云云。按此專指養老更也。帝世敦朴，主于不言而躬行，況其時事無變遷，人少反覆，不必累煩指示也。言非不必法也，恐以乞之之故，反酬答以勞其氣，起居煩其非所以養之之道，故不乞言，亦以養氣體之故。故云因養氣體而不乞言。云爾。然則憲亦并言而憲之，不不欲勞其氣體而不乞耳。已若死事及庶老養，亦復兼顧及其氣體，然未必其有可憲也。故曰此專謂老更爾。

有善則記之爲惇史

孔氏(穎達)曰，老人有善行則記錄之，使衆人法則，爲惇厚之史。張氏(洽)曰，有善則記之，所重在惇厚之德也，故曰惇史。按善亦兼言行言之。方氏(慤)專指可記之言，未是。惇史乃史名也，史載善惡懲勸並垂，而此則專于記善以敦培風俗，故云惇史耳。任氏(啓運)謂，用以惇厚史官，非語意也。善即可憲之善，記之則其爲憲也長。雖不乞言，而言之善無不在所記之中，則已有不待乞者在。史則别名惇，而史官之記，即天子之左右史記之也。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鄭氏(元)曰，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爲名。孔氏(穎達)曰，淳熬，八珍内一珍之名。陸稻，陸地之稻，以陸稻熟之爲飯，煎醢使熬，加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曰淳熬。任氏(啓運)曰，稻宜溼墢，陸生而粟者爲難得。按溽暑之地，陸亦宜稻，此取其性堅，非取其難得也。齊氏要術云，今世有黄陸稻。地理志，揚州土貢黄稑米，即黄陸稻，非難得也。可知據下淳毋用黍，取粘穀，則此之陸稻必用糯矣。朱氏云，沃以膏，故曰淳。加煎醢，故曰熬。熬是也。熬是緩火久煎之名。醢而煎則乾矣，而加于其上，不相漸漬也。可知，故必沃之以膏，而味相入也。以後牛宜稌例之，此醢當是牛醢矣。膏則所謂春用薌，夏用臊，秋用腥，冬用羶矣。又按此與淳毋，當與糝酏爲一例物。此八珍之一。

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

鄭氏(元)曰，毋讀爲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孔氏(穎達)曰，淳毋，法象淳熬而爲之。食，飯也。謂以黍米爲飯。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按毋當如字，彙補之毋讀作牟，音云與蒙同義。蓋毋亦有牟音也。以煎醢蒙黍食，又以膏蒙煎醢上，故有毋名。淳熬用陸稻，性堅作食時必熬之加倍，乃加醢，故專熬名。淳毋用黍，性柔，不難于熬而重在加醢加膏之得法，故專毋名。黍合牛肉食，生蟲，據後羊宜黍言之，則所加乃羊肉醢也。沃膏之宜見上。此八珍之二。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

鄭氏(元)曰，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將當爲牂，牂羊也。刲刳，博異語也。謹當爲墐，墐塗，塗有穰草也。皽謂皮肉之上魄莫也。糔溲亦博異語也。糔讀與滫瀡之滫同。孔疏，用之炮豚，須相粘著，故知塗有穰草。周禮封人有毛炮之豚，豚形小，故知全體。周禮鄭注云，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豚既毛炮，則此牂亦毛炮。孔氏(穎達)曰，萑，亂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匝豚牂，裹之既畢，塗之。擘，謂擘去其乾塗也。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皽膜。云云。陳

氏湉曰以稻米爲粉滫瀡之爲粥若豚則以此粥敷其外若羊則解析其肉以此粥和之云云陸氏佃曰爲稻粉以下一節釋爲稻粉之法不爲稻粉皆緣豚牂而設故經云以付豚言豚不言牂者省文也陸說非桉封止破其腹刳乃刳去其臟腑也糔和之以水溲手搜之使粘韌耳意各有當非博異話也棗謂乾棗性甘平通十二經豚水畜故以棗之甘勝之土制水也羊肉時有毒故以棗之甘解之甘化毒也舊以謹塗爲句鄭孔云云似未合蓋業編萑矣又何取乎蘘草也考稻粉雜肉能壅經絡氣然善解營衛中血積是必用稻粉者恐肉中膜絡有血積及油氣太滑故付之以殺油膩解血滯也時豚將者炮之而猶未熟然所以制之者既詳且備止需火候以熟之而已矣又付豚則牂恐亦當用付也此八珍之三四

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

鄭氏元曰薌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皽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爲脯然唯豚全耳孔氏穎達曰滅沒也小鼎盛膏煎熬豚牂膏必沒此豚牂也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入于大鑊湯中鑊中之湯無得沒此小鼎若湯沒鼎恐湯入鼎中使食壞也

御案云豚全有証牂解究無証蓋炮之時豚全牂亦全及爲脯則牂解豚亦解也桉薌穀氣也黍曰薌合粱曰薌萁故與薌通用然則薌乃指稻粉脯指豚牂蓋煎且析之矣故曰脯湯滅鼎固恐湯入鼎中然必僅不滅鼎使交濟之氣周通固護也夫僅不滅鼎則湯與鼎平湯冷則全鼎皆冷湯沸則即入鼎矣故下文云三日三夜無絕火也無絕火而湯又必僅不沒鼎則湯之必旋涸旋添可知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鄭氏元曰脄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爲汁和也汁和亦醢醢與陳氏湉曰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反捶之又側捶之去其筋餌既孰乃去其皽膜而柔之以醯醢夫羊麋鹿麕小牛大不能相稱言或以羊與牛或以鹿與牛二物相稱合擣之必用牛者牛土畜補益補多故也羊麋鹿麕云云 御案桉不用豕者豕肉合牛肉食之生蟲故不用也柔當作揉正韻謂以手挻之又考工輪人注以火烤之然則揉亦火炙之名蓋擩于醯醢而炙熟之使漸積入味也若止以醯醢柔之則醢之柔肉爲醢必百日而後成此限日成者安能漸漬之即日而熟也哉此八珍之五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

鄭氏元曰湛亦漬也陸氏佃曰期朝謂周一朝陳氏湉曰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此八珍之六桉黃牛肉甘溫微毒食之動病不如水牛陳藏器云北人以黃牛爲牛南人以水牛爲牛然則古云中國今北五省則謂黃牛可知牛自死者血脈絕骨髓竭不可食病死者有大毒尤不可食故必取殺者新則氣味未變也切必薄受味易透也理必絕恐難消磨運化也酒性苦甘而辛大熱故湛之期朝則熟矣但牛肉忌黍米酒生蟲餘不忌醢中有醯醷亦味酸皆取其殺腥軟堅耳以牛肉難消且非火熟故也又取其能殺蟲患也凡蟲得酸則止此其所以合牛肉與酒食而無害歟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

内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鄭氏元曰熬于火上爲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醢或爲醯陳氏澔曰生擣而去其皽膜然後布于編萑之上先以薑桂之屑灑之次用鹽釋謂以水潤釋之也按牛肉合生薑食損齒羊忌醋醢中用醯牛羊鹿麕肉性皆溫復加薑桂不太熱耶況桂忌炙炙則失桂性味詳考之熬是煎而非炙也非果火上爲之可知蓋以薑桂末與鹽淹漬之而隔釜焙乾之者耳必編萑而後布肉恐著釜易焦也薑桂末曰灑而鹽曰鹽則爲淹漬也斷然上曰熬而不曰炙下則曰乾則其爲焙也又斷然夫薑桂也而曰屑曰灑知但取其味而已而煎食時曰釋則捶時并去其末也又可知矣此八珍之七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鄭氏元曰此周禮糝食也孔氏穎達曰三如一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陸氏佃曰三如一不異言牛同是三牲之一施之也按此節纂言置不蓼之下亦有見糝說文以米和羹也釋名曰敹也相黏敹也是雜用米粒與肉之謂餌又說文曰粉餅徐鍇曰粉米皆餌也許氏慎又云餌則先屑米爲粉然後溲之然則所謂合以爲餌者合則并米肉而細擣之如粉矣然物則合和而味未合和也故復煎之煎則取水溼而焙乾之當承上文醢來但牛豕肉合食生蟲不解古人合食之故或煎以醢醢中有醯以制之與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

鄭氏元曰膋腸間脂舉或爲巨孔氏穎達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燋也按狗肝色如泥土臭味亦如之其應在上且忌炙食令人消渴膋腸間網脂其膋當用豕膋以豬脂解諸肝毒也濡亦承上醢字蓋濡之以醢而後炙之耳不然所濡何物且何不用五味也狗肝味雖不足加以膋與醢如法制之當必有可稱珍味者在也豚本用蓼而此膋用豚脂疑于用蓼者故特别之曰不蓼也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

鄭氏衆曰爲酏以酒酏與稻米爲餅鄭氏元曰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饜矣此周禮酏食此酏當從餈孔疏以酏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酏從餈也蓋酏是粥不可爲豆實後鄭既破酏爲餈仍以爲酏食酏字從酒則先鄭所謂餅卽後鄭所謂饜也酏是粥云云御案云按狼膏聚而不散補中益氣潤燥宜臘月煉淨收之糔滫也正韻云汁也溲悽沃而以手調之然則所舉以溲之糔

仍是醢耳厚曰饘薄曰酏故此讀爲餈蓋由餈者而糔溲之至乾以成餅饜終不似餌之堅者也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

鄭氏元曰竿謂之椸楎杙也孔疏樴謂之杙在牆謂之楎郭注曰植曰楎橫曰椸同類之物也按枷同架置衣服之具也而字或作箷橫竹曰箷橫木曰架不直曰夫婦而概曰男女謂姑姊妹女子子會于內寢時所以避嫌而遠亂也但在曲禮重避嫌此則重在敬男子若曰凡女于男且然而況名分之在夫婦者乎云爾

男子設弧于門左

鄭氏元曰弧者示有事於武陳氏澔曰所以爲男子之表任氏啟運曰弧剛左陽也按男子志爲當世除害以威服天下故以弧表之曰設則所縣者張弓考弧說文木弓也一云往體寡來體多曰弧取

致人之來服而非我往服之故六弓之中專取弧不設矢者末及致用也但示及遠之具耳門大門人衆往來之地所以表也左男子位也偹而縣之曰設

詩承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

鄭氏元曰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保母保受乃負之代士也醴當爲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賜之束帛酬之以幣也孔疏含神霧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劉氏彝曰俾射人射天地四方者明傳先王之道承祖父之付必有德政以達天地四方是假桑蓬以由其志焉方氏愨曰桑非弓榦之上者蓬非矢材之勁者取用之見有其志未備其事而成人有漸也保受乃負之蓋士之

負子特爲斯須之禮而已輔氏廣曰醴士而不及射人士負我者也射人我所使也固不同矣按儀禮主人詩懐之亦承義蓋當從特省而加言以會意疑承負時有祝辭故也射人之射天地四方明其所當有之事以期于將來其地亦卽于寢門外士負時而射以祝之如是畢仍還之保母不曰抱而曰負者時以襁綳之而不能保時也宰醴負子者卽宰爲醴之之主人故也賜之束帛則孔疏所謂約士昏禮禮賔酬幣之法此士負子故還用士禮是也

翦髮爲鬌男角女羈

鄭氏元曰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孔疏囟是首腦之上縫故說文云十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一縱一橫曰午今女翦髮留其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方氏愨曰角則耦羈則奇取陰陽之相須也嚴氏曰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按兩敵曰角男子重各自立相繫曰羈女子重有所屬故角兩髻羈自分挽羈三髻纒自相縻也既長之髦卽象此

欽有帥

鄭氏元曰欽亦敬也帥循也欽有帥言教之使有循也陳氏澔曰言當敬教使循善道按欽固訓敬考汲冢周書云威儀備曰欽是屬爲母者敬慎威儀俾孺子幼卽有所遵循以率教爾已夫孺子何教不過于威儀間示之閑範耳夫是以曰欽云也師與慈母保母皆有教子之道而囑之妻者母道妻爲之主自十年中未就外傅以前其教皆帥于諸母故慎囑之如此云

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

鄭氏元曰宰謂屬吏也四閭爲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皆有屬吏獻猶言也孔氏穎達曰此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州伯則州長州府是州長之府藏按宰當是家宰非屬吏告閭史由閭史而族而黨以上于州史以獻于州伯者也朝廷之戶口增也可寶莫甚焉故曰獻藏之書府備孟冬會集之以獻民數于天子也若天子諸侯但以子名告天地山川社稷而後藏之天府在內則祝大宰以告宗廟徧告百官于朝外則由天府以下由州及閭使皆知所避焉而已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

鄭氏元曰外傅教學之師方氏愨曰書周官保氏六書計卽九數以數必計多寡故又謂之計焉按外大概謂里塾卿大夫家則有家塾對寢言則皆在外傅卽塾師以未備乎傳道授業解惑之益

而惟是書計之數告而付與之也故止曰傳曰就外塾夜宿外寢便于學亦習安于男之不入也尚書大傳言十三入小學通義言八歲入小學而此曰十年者乃一定之中數也天資美者可早于此家有大故亦可遲于此然先後無踰三年者六書象形指事會意轉註假借諧聲九數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句股也

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鄭氏元曰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爲也肄習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請習信謂應對之言孔氏穎達曰學幼儀者從朝至夕學幼少奉侍長者之儀方氏慤曰必請乃習不敢專也按初卽指初時所教出入門戸云云至此學幼儀者又益之以節文蓋讓也又以幼儀節文之而始可事親長也肄之簡冊以明其理肄之諒信以履

其事請者教雖出于師必使子弟自請之以啓其願學之誠也鄭氏以諒爲應對之言王氏鳳雲以簡爲切要之理義皆可參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鄭氏元曰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程子曰舞中節射中鵠御中度皆誠也童而習之不特精其藝亦可以養其誠按樂謂琴瑟之屬節奏既得乃誦樂章而合之謂歌樂也且古所謂鼓而歌弦而誦無故不徹琴瑟者指此歌樂既能然後學舞而勺先象後焉勺朱子謂卽酌則於鑠王師斷然是武象先儒皆謂卽惟清則惟清緝熙斷然是文而鄭氏反之者熊氏安生又謂勺用籥文舞之小者象用干戈武舞之小者不知禮言下管象左傳言象箾南籥則用管籥者正是象舞也而酌乃大武之一其用干戈可知也先武後文從流溯源故其次如此不則節有繁簡列有衆寡時有長短成有多少至能舞象而樂小成矣故約在成童之歲也射御之學卽自此始以力稍能勝故也五射白矢連參剡注襄尺井儀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蓋射繹志御訓恭皆所以習誠養德也必在學樂之後者騶虞貍首采蘋采蘩射以爲節肆夏采齊御以爲節非先學樂亦無能學射御故也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

孔氏穎達云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傷損故可以衣裘帛云云按古人學至二十如有成則冠而爲士不成則退而爲農既爲士矣則禮固爲士之責也前此不云學禮者五禮見備皆不下于庶人前此則未知其成乎士否也所學者儀耳不足以言禮禮則統天下國家之齊治均平者也格致誠正脩皆在是矣衣裘帛謂備禮服也若謂童子不衣裘帛爲太溫二十強盛無慮傷損豈方盛之

年反畏寒而不畏溫幼稚之兒反堪受凍乎裘帛皆指禮服爲合大夏有九德之歌九功之舞又繁重于勺象也可知故至此年而始勝也大夏大禹之樂孔疏所謂禪代之後干戈之前文武兼備者也

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鄭氏元曰內而不出謂爲人謀慮也孔氏穎達曰博學不教者謂廣博學問不可爲師以教人內而不出者蘊蓄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爲人謀慮方氏慤曰惇行孝弟前之教讓學幼儀孝弟之道已知之至此惇而行之期于熟也按惇亦訓厚自八年教讓十年節諒由是而樂而禮何在不教行孝弟至此而加厚焉期于克踐蓋務充滿積實于所行也博學多聞從多見識不教所以專受學之志力且恐有滿足之萌也內有二義一是翕受以約其心志一是

收斂以實諸躬行也不出不使有流溢炫露意即申足博學不教之所以也

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鄭氏元曰內而不出謂爲人謀慮也孔氏達穎曰博學不教者謂廣博學問不可爲師教人內而不出者蘊蓄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爲人謀慮方氏慤曰惇行孝弟前之教讓學幼儀孝弟之道已知之至此惇而行之期于熟也按惇亦訓厚自八年教讓十年簡諒由是而樂而禮何者不本于孝弟而教之力于行也者然則多從成人之後耳至此而行之加厚務充滿積實以篤之曰惇也博學多聞從多見識不教所以專受學之志且恐有滿足之萌也內有二義一是翕受以約其志一是收斂以實諸躬行也不出不使有流溢炫露意即申足博學不教之實義也

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鄭氏元曰方猶常也無方言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于友視其所志也方氏慤曰孫有自卑之意書曰惟學遜志所民之友有賢否則所存之志有遠近故以孫友而視其志也輔氏廣謂博學云云止是獨善此則善足以及人按博則無限量之謂無方者不專取資于學校凡本國名賢異邦碩德無常師矣方謂成矩也孫曰順謂合德同道之人視志謂孫友皆視其所志爲取法善足以動人之信從故也集註云云于義無著任氏運啓謂惟善是視是爲視孫友志矣且與博學不教無別也皆非是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

鄭氏元曰物猶事也方物言常事也孔氏達穎曰四十壯而仕言年壯仕官行其常事無所迴避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爲國也朱子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方猶對也比方以窮理按農夫三十受田受兵而士之仕在四十者勞心難于勞力立德難于立事故必寬以十年而始敢出也方物謂絜彼此權輕重不似學時之遵循一定也酌可否于隱顯之間曰謀計始終于往復之交曰慮曰出曰發從其得于己者而措施之謂蓋時不借資旁貸于人也云爾仕以士事人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

鄭氏元曰不出恆居內也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紃條也孔疏云九嬪注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合爲婦容鄭以此上下備其四德以婉爲婦言娩爲婦容聽從爲婦順執麻枲以爲婦功又云紝爲繒帛組紃俱條也薄濶

爲組似繩者爲紃方氏慤曰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以機紝以箴組安屬凡此皆學女事以供衣服之用也陳氏澔曰姆女師也紃古人以置之衣冠縫中者任氏運啓云內寢門內婉委曲和平婦言也娩謙卑遜順婦容也無子曰麻有子曰枲已繅曰絲未繅曰繭織精紝粗以成布帛組供約結紃備飾縫皆婦功也按任解婉娩亦通織固成繒布之法經緯稠密不見縷者紝說文云機縷也則是如今之紗羅經緯疏漏縷縷皆見者耳組是織帶紃是辮線及條也凡兩說皆載者聽人采用不定去取者也供衣服朝服麻祭服絲及賓燕雜服也

禮記衷要卷十五終

禮記東要卷十六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玉藻上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鄭氏元曰、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有十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元表纁裏、龍卷畫龍于衣、字或作衮、孔疏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于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前後各十二旒、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也、又云、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閒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諸侯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冕以三十升布染之爲元、覆于板上、柑著、爲一、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云云、周氏諝曰、十二者天之數、變化者天之道、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龍衮、體天道也、云云、馬氏晞孟曰、冕之爲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俯、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又曰、冕止于五、則大裘而冕與衮冕一矣、記于龍衮、言以祭、則昊天上帝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衮、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按天子每旒玉十有二、皆五采朱白蒼元黃、鷩冕九、毳冕七、絺冕五、元冕三、玉皆十二、諸侯玉三采朱白蒼、大夫二采朱綠、其旒與玉、各視其命數、邃延者、但謂其延之深邃耳、若玉則前有而後無、若前後皆有、則二十有四旒矣、詳江氏永冕制考、其覆以板、爲之冒以布、亦十五升、如衣非喪服之冠、升必倍衣也、後高前俯、故有俛名、前有旒、專以蔽明也、龍卷當十二章、升龍降龍皆備者、祭合下觀之、以祭天爲合

聽朔于南門之外

鄭氏元曰、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方氏慤曰、日月合于朔、陰陽交于南、故聽朔于南門、外卽明堂也、按上端、後鄭作冕、未合、蓋朝日中祭也、不應以羣小服之服祭、是上蒙上冕文而服元端服也、陳氏澔謂冕服下皮弁尊、次則諸侯之朝服、又次乃元端、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今天子皮弁視朝、不應以元端聽朔、云云、不知元端無尊卑、其別在冕、冕乃尊于皮弁也、若元端而配以元冠委貌、則始卑于皮弁矣、況諸侯朝天子、大夫朝諸侯、皆元端、天子朝日及聽朔、反不當用元端也乎、況配之以冕也、天子受命于天、故受朔于南郊、而于明堂頒之于邦國、其每月之政、亦藏于祖廟、而每月請行之、請之于廟、曰告朔、有禀承之義、行之于朝、曰視朔、有監臨之義、其告朔而朝于廟也、亦曰朝正、惟天子受朔于天、諸侯受朔于天子、曰聽朔、蓋聽卽順受之義也、然則此曰聽朔是南門外、當謂南郊矣、明堂乃頒朔之地、視朔則仍于朝也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鄭氏元曰、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疏太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竟一月、所聽之事于一日耳、其餘日則居燕寢也、孔氏穎達曰、閏非常月、無恆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云云、夫闔門、當依鄭注爲明堂門中無疑、但聽朔于明堂者暫、而一月之事非可猝辦、故注又云、還處路寢門終月、還處亦聽事于寢門中、非寢于寢門之中也、路門、布政之門、聽于明堂、而闔左扉、還處于路門、亦必闔左扉矣、云闔門當依鄭注御案按皇氏侃云、明堂有四門、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云云、陳氏澔左陽右陰、云云、皆非也、閏月各于其月、乃後世歷

法古人不論閏何月皆歸餘于終豈有各于其方之門之禮闔左扉者君平日由左出入臣亦從君由左閏月無可頒之政君無事出入惟待臣之請命及復逆而已禮非從君羣臣無敢由左者故月朔朝已則闔左扉立于其中開右扉以待諸臣出入而已立于其中聽此一月之事謂每日之常朝也朝已仍復路寢路寢四門之說漢儒惑于月令明堂位之臆說耳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

鄭氏元曰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孔氏穎達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餕朝之餘食餕尙奏樂卽朝奏樂可知也方氏慤曰以朝服而食不敢慢于所養也日中餕朝之餘不敢厚于所養也奏而食周官膳夫掌王之食飲以樂侑食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也周氏

諝曰皮弁之服白布衣積素以爲裳弁用皮者貴自然也衣白而裳素者貴其潔且明也前于朔言聽此于朝言視聽主有所受于上視主有所明于下按天子視朝君臣同服皮弁但以弁飾別尊卑天子會以五采玉瑧象柢玉笄餘以次降古人視朝立揖而已羣臣各歸治事所而朝已畢退適路寢食白虎通云平旦食食少陽之始日中而餕是晝食太陽之始是也必奏而食者白虎通所云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云云據是故以昭德象功者優之亦所以動其勉于功德之意也是亦一義也

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鄭氏元曰上水水爲上其餘次之孔氏穎達曰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周禮大司樂正云大食令奏鍾鼓方氏慤曰日少牢朔月太牢所以爲豐儉之節且重朔故也味以淡爲本上水則貴本故也陸氏佃曰天子言飲諸侯言俎籩飲養陽氣食養陰氣也凡殺牲盛饌曰舉周禮日舉卽此日少牢也朔月太牢卽此朔月太牢也又此五飲皆常飲也故于六飲去凉醷凉冰水夏暑飲之醷酸醢類皆非常飲而加酒以酒養人氣血可常飲也凡殺牲盛饌云云御案按朝食少牢羊豕同牢加魚腊腸胃爲五鼎五俎太牢加牛同牢加牛與腸胃爲七鼎七俎朔日加饌者有告朔視朔爲勞故盛其養上水固不忘本然朔日齋故不飲酒古人齋日加饌不用葷茶而退酒醴于下此酒醴但食畢酳口者耳上水是日飲當以明水爲宜也云爾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鄭氏元曰左史右史其書春秋尙書其存者孔疏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當左史所書左陽陽主動尙書記言語之事故以當右史

所書右陰陰主靜也孔氏穎達以周禮五史無左右史之名又據左傳大史書崔杼弑君爲記動王命內史策命晉侯爲記言謂內史記言太史記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又襄十四晉左史爲魏莊子昭十二楚左史倚相云云按言動必書一則見人君言動關天下後世所見聞非法不可見聞于天下後世者不敢出也一則見人君之言動無不與天下後世共見聞也云爾

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

鄭氏元曰裨冕朝天子也公衮侯伯鷩子男毳皮弁下天子也此內朝內寢門外之正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孔疏云覲禮云侯氏裨冕鄭注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云云劉氏彝曰天子聽朔于明堂而頒其正朔于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太廟每月之吉則以餼羊告朔祭于大廟因而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

爲孔氏穎達曰行此禮天子于明堂諸侯于太廟訖然後祭于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聽朔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是也裨冕戴氏侗云冕服之次諸侯朝天子則降服其次如公當衮則服鷩之類按鄭戴之言裨皆非也諸侯無大裘者當以何者爲上服乎公服鷩則等威何辨又有謂公服八命服侯服六命服則與內公卿大夫又何別耶不知諸侯以天子所賜命服爲上服服以拜賜後則敬守之不敢用其餘所自備者皆曰裨以其次于賜服也故謂之裨此一說也喪大記謂之襃服 又諸服以祭服爲上朝服次之天子以祭天大裘龍衮爲上餘爲裨諸侯以助天子祭大廟服爲上而朝天子者次之故曰裨冕此又一說也然賜服首重祭服故其義同然皆不若 御案以天子裘冕十二旒爲主爲正衮冕而下爲副爲陪諸侯冕服通稱裨冕之至當也朝服緇衣

素積侈袂以別于元端內朝治朝也以別于列槐棘之外朝曰內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

鄭氏康成曰辨色始入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陳氏祥道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朝以先爲勤以後爲逸退以先爲逸以後爲勤今朝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于臣所以防怠荒陳氏澔曰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盍視朝于路寢門外即治朝立而行禮而已禮畢君入路寢門聽政大夫就寢門外左右六府各治其事周禮大僕所謂掌君命之出入諸臣之復逆令在于此臣有所奏告大僕引而入君有所命使太僕傳而出獻可替否反覆商確恆歷數時故臣曰夙夜在公也視朝于路寢至此告御案 按朝指來朝之羣臣辨色昧爽時日出旦明也視朝之位即雉門內路門外所謂宁也路寢在路門內有堂君處此以待羣臣復逆因君之駕路車由此始故曰路寢也必適路寢聽政者俾羣臣各得從容于治事之處以盡心于所職不至在君前之多所拘謹也

特牲三俎祭肺

鄭氏康成曰三俎豕魚腊祭牢肉異于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孔疏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按天子日少牢故諸侯降爲特牲特牲特豕也三俎則三鼎矣祭肺明始殺也周人尚赤火德王故勝金肺金也故祭尚肺蓋以肺爲牲主祭肺猶以全牲祭然故始殺用之此飲食時豆間之祭也記此以見諸侯之重朝食也

朔月少牢五俎四簋

鄭氏康成曰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而已孔疏約少牢禮五俎但少牢祭神加羊與膚爲五此人君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朔月四簋故知日食二簋以稻粱美物故知各一簋方氏慤曰朔月少牢固以降于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羊故也俎薦牲肉天產故用陽數之奇簋盛黍稷地產故用陰數之偶五俎四俎則以朔月故倍常也按朔月則諸侯有告朔視禮故加膳五俎則五鼎二簋稻粱四簋加黍稷也言少牢則祭肺等禮同也日朝服以食而月朔不以視朔之皮弁食者蓋卒朔即易朝服故也簋見前

史定墨君定體

鄭氏康成曰定墨視兆坼也定體視兆所得也孔氏穎達曰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

廣也坼兆璺也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龜從墨而大坼稱爲兆廣從墨裂其旁歧細出稱爲兆璺君定體者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也朱子曰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或曰火兆直木兆從左邪上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吉又有旋者吉方氏慤曰周官以尊卑之序言此以先後之序言故也蓋古卜法今不傳如孔疏則史先就龜腹板爲圖如書言我卜瀍水東澗水西又卜瀍水東惟洛食是必圖瀍澗洛水地勢之形而龜之坼如墨所指則吉也如吳氏澄說乃坼後加墨全非史所能定矣古卜法以下御案按墨坼所食者郝氏敬云龜中有直文分左右以象陰陽橫文五以象五氣分十二段以象十二辰除首尾窄小不可兆其中四段方兆象春功兆象夏義兆象秋弓兆象

冬春卜後左夏卜前左秋卜前右冬卜後右時大史以墨畫龜卜人灼之以觀其所坼鄭注洪範云雨水霽火蒙木繹土克金蔡氏沈云繹金克土此合上諸說所謂定璺也若定體則任氏啟運云君先觀其大體不爲細察先酌之義後斷之神書曰朕志先定龜筮協從是定于未卜之前卽聽之神後斷之已易曰擬議以神其變化易又定之既卜之後者也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鄭氏元曰幦覆苓也犆讀皆如直謂緣也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孔疏苓卽式也詩毛傳云幭覆式幭卽幦又周禮巾車作幎孔氏穎達云此論君大夫士等齊車朝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陳氏祥道曰軾之制有衡以橫乎上有植以直乎下幦若席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辨虎以其盛猛而有義也羔以其不黨跪乳而有禮也鹿以其善接類而有仁也豹之于虎其爲威小矣齊于朝其爲禮異矣故諸侯覲王虎淺幦齊則羔幦虎飾而已士之齊車鹿幦豹飾則朝車之幦與飾不以鹿豹而大夫齊車朝車皆鹿幦豹飾者屈于君故也按一本君下有齊車字用羔者齊之元也以幽陰思而羔皮黑也下此用鹿者齋貴潔素鹿皮白也犆有虎豹之異者以豹生于虎虎尊而豹次之君齊車與大夫士異者辨等也大夫朝車與士齊車同者齊重而朝次之也陸氏佃謂君不言齊車凡車皆然謬也天子五輅安見輅別而幦必同與周禮言王之喪車且各有五等之幎豈朝車之大反無等也御案亦云然今以詩言淺幭者推之知君之朝車用純虎皮其餘之用純鹿純羔純豹也可知又芮氏城定本作大夫齊車豹幦豹犆其朝車與士齊車鹿複豹犆芮氏博極羣書或有據所引芮本乃遵御案所取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

鄭氏元曰晞乾也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爲羞籩豆之實孔疏以新沐氣虛補益其氣知羞非庶羞者庶羞爲食而設今進禨則爲飲設故知是羞籩羞豆孔氏穎達曰盥洗手也沐沐髮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湯汁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此大夫禮人君靧沐皆粱樿白理木櫛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理澀木以爲梳沐已燥則髮澀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禨謂酒也沐而飲酒曰禨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按五盥且晚及三餐時爲五也稷氣香而性疎爽凉血故宜于髮粱氣香美而性淸凉滑利去客風熱及頑痺故宜于面又考糯米甑氣水沐頭長毛髮令黑潤又炊粟米成漿水靧面白人膚體又炊湯洗面無顏色熟

沾沐頭成頭風則古用淅米汁者有粱稷之益無飯炊之害有漿水之用無漿水之酸也樿任氏啟運謂是黃楊木但疏髮使易晞而象櫛以去垢或是也新沐不定氣虛但肌理疏解而低頭用力清濁升降之間少調耳故以酒充之食養之樂和之以與為升降焉爾已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鄭氏元曰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對所以對君者命謂所受君命書之于笏為失忘也孔氏穎達曰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熊氏云下大夫不得有象笏又解云有地大夫故用象方氏慤曰齊戒故居外寢沐浴以前期為之故曰宿古之人將有所思也必先齊將有所為也必先戒按適公所謂特面于君非常朝也常朝止至治事處君當宁一揖而已是眾見也有復逆則入路寢堂以議否則事畢而歸爾此曰書思對命非特名則特奏故如是之愼重若常朝皆然是無日不齊戒沐浴矣書于笏古人每簪筆入朝書所陳奏或君有所命則皆書于笏以備遺忘云外寢正寢也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鄭氏元曰玉聲玉佩也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孔氏穎達曰既服者著朝服已竟私習儀容又聽已珮鳴玉聲與行步相中適也習儀竟行步至已之私朝揖其屬臣揖竟出登所乘之車而適君朝矣陳氏澔曰輝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于輝矣蓋容觀必中禮玉聲必中樂君子事君誠敬積于中儀容發于外煇如有光易所謂有孚暉吉詩所謂儀一心結也吳氏澄謂有光為質明之時非辨色始入此容觀必中禮至御案按煇于屋內言時家臣環集其光四面映照曰煇登車則身處高而無與映照但見其可畏可象之顯然赫奕于上日光也朝禮卑者先勞故家臣先俟于私朝以待主君之出故揖之也又 御案云此章記朝君之禮凡事君者皆當如是不必專謂為諸侯朝天子也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

鄭氏元曰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孔氏穎達曰方正于天下示已之端平正直而布于天下也方氏慤曰玉之廷者為珽珽故直直故方方故正以其直而無所屈于天下也故天子搢之且其動也直天道也天子體天道云云搢謂搢之于紳也搢之于紳則服之也服之欲其識而勿忘也言天子如此則餘可知矣按搢乃搢于革帶間非紳也據鄭說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云云然以笏度二尺有六寸計之加椎頭六寸是大圭當三尺二寸矣而玉人典瑞俱云大圭長三尺是大圭非珽明矣陳氏以為即笏笏則諸侯即以象不皆以玉與本文諸侯大夫云云又不合矣 御案云或天子有珽有玉笏下接諸侯則搢珽示方正朝日則執玉笏示有所讓云云知執珽時無笏執笏時無珽而大圭乃祀天用也但曰搢者未執以行禮時則搢之耳天子執時少搢時多故曰搢珽方正者謂稜不挫耳其角則方正非謂廣長之方正圭形無正方者也前後當稜角處皆不折云

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

鄭氏元曰荼讀為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諸侯惟天子詘焉孔氏穎達曰荼後直下角方正陳氏祥道曰諸侯予天子則謹度以臣之于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荼前詘後直方氏慤曰諸侯進則勢詘于天子故前詘退則道伸于國人故後直又陳氏祥道云諸侯執命圭必搢荼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其合瑞而受圭

則執其所搢而已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天子之笏曰珽諸侯曰荼大夫以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 御案云諸侯有荼有象笏朝王及臨羣臣則搢玉荼示上詘下直居恆則所搢但象笏歟按荼陸氏佃本訓緩陳氏澔訓舒遲謂其形緩緩然而上稍曲不似天子之玉之挺然直也因是名爲荼也與前詘謂上之稜角不形而勢圓後直則下角方正如天子讓上以明臣分而不讓于下以伸君道故曰讓于天子以非天子無所用其詘爾已

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鄭氏元曰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圓孔氏穎達曰大夫士又杼其下廣二寸陳氏祥道曰大夫於其君則爲臣于天子則爲陪臣故笏前詘後詘但天子曰珽諸侯曰荼

本文於大夫不舉名蓋大夫惟有一笏原無異制異用觀荀子於大夫言服笏服者其常於天子言御珽諸侯言御荼則必有所用乃御之按前詘後詘亦于當稜角處圜殺之非竟圜形也又大夫雖陪臣屈于君何嘗不伸于其民而殺其下者大夫不必世則民皆君之民故無常尊于其民而無可伸于下故也餘見上

登席不由前爲躐席

鄭氏元曰登席不由前升必自下也孔氏穎達曰庾云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又引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爲下主人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爲下賓升席自西方注云升由下也又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云云所引不符此上言侍君之席因下將言師弟賓主之席以師弟講說則書策在席前賓主飲食則豆在席前故升席皆當由後而升乃不相背若由前而升則陵躐而失其節所以不由前爲此故也陳氏澔讀爲字作平聲謂布席稍容或數人共一席則必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也其說尤謬曲禮云毋踖席摳衣趨隅不趨隅尙不可獨可由前乎蓋升席有從下者有從後者必無從上從前者自所引不符至此皆御案文 按專席長者而席前無書食則有由前升席者故屨在席前君子旋屨屨在席前之証矣此句義盡上說不贅

先飯辯嘗羞飲而俟

鄭氏元曰君將食臣先嘗羞忠孝也俟君食而後食孔氏穎達曰飯食也君未食則臣先食徧嘗膳羞示行臣禮爲君嘗食之義也按君客之禮則以膳宰爲主人原不必嘗羞此則賜食而非全乎客之也故必先飯辯嘗羞而飲以俟者以完侍食之禮蓋若自同于

膳宰之嘗食且若爲君導飲者然以先飯字别之與後節之食已未飯殆先啜飲以待君飯殆者異也孔說尙混

君命之羞羞近者

鄭氏元曰有嘗羞者臣侍食非君所客故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云云按上節嘗試也稍試其味故可辯此曰羞進也竟進其物上嘗是未食以前爲君嘗味此羞是自居于餕餘也故必命之羞而後羞羞之義爲進進必以漸自無不于近者始此則止命之羞而已故亦惟于近者而止前此君命之食而食矣此命之羞則羞者疑指羞籩乎若饋食之俎豆固從命食而食矣豈無所以佐食者羞豆而言也考膳夫之掌羞用百有二十品決不止籩人醢人所掌四物而已故也

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孔氏穎達曰君饌已徹則臣乃徹已饌以授從者飯醬食之主已之所得故自執之以授從者此謂不客者若君與已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受已之從者又曰君與已禮食不敢授從者故公食大夫禮賓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西階注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是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徹飯齊以授相者若賓主敵則徹于西序端公食大夫禮親徹是也按孔謂已所當得非也彼奠于西階與授主人之相者并賓主敵者徹于西序端獨非已所當得者乎彼奠西階者仍歸賓館餘則究皆主賓也惟臣之于君不敢以已之食餘復還君所而使在君所者餕已餘又不敢煩君使以歸已也故自徹以出授已之從者爾

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

鄭氏元曰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是以言棜孔疏鄉飲酒禮設兩壺于房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曰大夫用棜故知棜是斯禁也特牲禮注云棜今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棜孔氏穎達曰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間傍側夾之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方氏慤曰君面尊者專惠之道也臣側尊者避君之嫌也陸氏佃曰禁即棜也變棜言禁棜之辭仁禁無所不禁馬氏曰面尊則不側側尊則不面按設尊之法燕禮在東楹西鄉鄉飲鄉射在房戶之間當賓左側故曰側尊以見此尊爲賓主所共耳與君之面尊對用棜用禁詳見禮器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

鄭氏元曰緇布冠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孔氏穎達曰自諸侯下達于士其初加者是緇布冠周氏諝曰用緇布者所以立本也蓋崇本尚質而導人心于朴淳則始加緇布之深意也故冠義以此始茲雜明冠制亦以此始蓋本尚質至亦以此始皆御案文按緇是純黑不元以緇布一幅如頭圍而縮縫之當項疊而衡縫之折其上之餘于前明時庶人冠彷彿其制缺項青組纓任氏啟運以麻冕當之謬已自諸侯達者諸侯之子亦國學之士而已未受天子命雖已得國猶以元子之服見天子況冠時乎下達亦達于無位之士而已若庶人則即此爲常冠矣何云冠而敝之也

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

鄭氏元曰此始冠之冠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蕤孔疏郊特牲云其緌也我未之聞謂大夫士也此云繢

緌諸侯之冠故曰尊者飾也方氏慤云天子言纓諸侯言緌互相備爾元則純乎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爲天子諸侯隆殺之辨按緇則純黑與元之自青赤而加黑者異繪會五色而爲之者言緌則組纓可知上言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而此以繢緌別爲尊者飾者上言諸侯冠其子此言諸侯之自冠也諸侯未冠而即位即位而冠則始加仍如士禮以明無生而貴之義而以繢緌者爲得國之辨故云尊者飾記謂夏之末造有諸侯冠禮則繢緌之加亦當自夏之末造始天子爲制作之主故始冠不用緇布冠而用委貌上曰緇布冠自諸侯下達當與士無異制也但繢緌別耳

居冠屬武

鄭氏元曰居燕居也著冠于武少威儀燕無事者去飾周氏諝曰諸侯齊與燕雖皆元冠然齊冠不屬卷而加緌則齊與燕其服不

能無小異陳氏祥道曰武亦謂之委以其若冠之足故曰武以其委于下故曰委蓋武者冠之卷儀禮斬衰外畢注冠前後屈而出縫于武非斬衰則冠皆內畢若冠不與武相屬則冠制猶未畢何以冠乎此自武者冠之卷至御案文按居冠之屬于武猶深衣之衣裳連也深衣亦居服尊卑通用言此以申明上二節為冠制之變居冠屬武見無緌之居冠彼冠武異色而不屬又與喪冠之制倒置者之專為不齒者設下有事後緌見居冠無事時而緌者為惰游設也云爾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鄭氏元曰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

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也孔氏穎達曰衽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于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衽謂裳之交接處當身之畔深衣衣上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衽鄭氏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按此謂深衣之圍廣于袪者三倍耳衣身左右各用布長四尺四寸中屈之為前後每幅濶二尺二寸前二幅共濶四尺四寸每幅兩邊各去一寸為縫共去縫四寸故前一面當三尺六寸後幅亦然故要為七尺二寸袖亦如正身左右各用布四尺四寸中屈之為二尺二寸去縫四面各一寸凈二尺而袖口曰袂自袖袪至袖口漸殺之至袂而止尺二寸也齊則裳下齊也深衣衣與裳連上連要處合前後亦七尺二寸至下齊而廣至一丈四尺四寸也裳之前後正幅各用布二幅對裁之為四幅上下皆濶一尺二寸去邊縫各一寸凈一尺合前後共八尺左右裳衽每用布一幅濶二尺二寸者斜裁之寬頭二尺狹頭二寸前襟左右各二尺共四尺後裾亦左右各二尺共四尺是二八丈六尺矣而每幅兩邊各去縫一寸前後四正四衽合共去一尺六寸故下齊周圍得一丈四尺四寸也衽即前襟後裾之斜裁幅當兩邊要下者故曰當旁任氏啟運謂衽是深衣兩旁自掖兩旁皆聯合之則中開而私裏見故別以布一幅亦交解裁之窄頭四寸屬諸要濶頭一尺四寸屬諸齊一為內襟而向諸左一為外襟而向諸右自外觀之則衽當右之旁矣非是此云衽當旁豈指左右如任氏說則鉤邊也孔氏穎達云深衣之衽上狹下廣喪服之衽上廣下狹又云鄭氏言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皆有是也以其續衽故前人亦皆言衽任氏又以袂可回肘為袼及于要則臂之出入其回轉皆

易亦非也回者猶深衣篇之言反詘也反詘及肘即其註解又所說皆據江氏慎修圖考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

鄭氏元曰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袷曲領也袪袂口也緣飾邊也孔氏穎達曰長衣中衣制同有表謂之中衣若露著則曰長衣幅廣二尺二寸長衣中衣以半幅繼續袂口故曰揜餘一尺也陸氏佃曰長衣練冠長衣是也中衣繡黼丹朱中衣是也余氏心純曰袂口以半幅繼續而揜覆一尺此與深衣異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皆與深衣同按袷曲領也任氏啟運曰繼接袖口長衣用素中衣或用布掩袖口之上故謂之揜若今女人找袖深衣則無掩但緣之而已袷領以左右相交而合故曰袷以布濶二寸者為之又加緣于其上共廣寸半又曰周尺

當今官尺六寸五分弱、又曰深衣自脊至袖口、共五尺四寸、長衣中衣袖口一幅止一尺、共四尺五寸、計之皆不合也、蓋古人衣尺與今裁衣尺約八寸、所謂六寸五分弱者、乃古人之營造畝分及計道里用之、以之言衣長短差遠矣

衣正色裳閒色

鄭氏（元）曰謂冕服元上纁下、皇氏（侃）曰正色謂青赤黃白黑、閒色謂綠紅碧紫駵黃、綠色青黃、東方閒、紅色赤白、南方閒、碧色青白、西方閒、紫色赤黑、北方閒、駵色黃黑、中央閒、徐氏（師經）曰衣被於上體用正色、以得五行之純氣、尊之也、裳被于下體用閒色、以得五行相尅之雜氣、卑之也、按正色有五、而衣裳止用元白黃三色、其赤惟韋弁服耳、衣分五色、止見月令、乃秦制也、然則正色閒色亦兼繪繡緣飾而言之、所謂閒色者又止用生不用尅、元即水生木、纁即火生色、紺緅即木火之淺深、緇緅亦火土之濃淡耳、至于土生金、黃白為賁、金生水、白黑為皂、水生木、黑青為綦、其用即鮮矣、而元裳黃裳素積朱裳且用正色、蓋寧使正有餘、閒不足也

纊為繭縕為袍襌為絅帛為褶

鄭氏（元）曰繭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新綿、縕舊絮也、絅、謂有衣裳而無裏、褶謂有表裏而無著、彭氏（汝礪）曰、纊為繭者、纊本以繭為之、縕為袍者、以舊絮著于夾衣中、故為袍、袍字通上文纊為繭言之、若著以新綿、則為袍之美者、絅單布衣、褶以帛為之、即夾衣、內無縕纊、褶之言重也、按絲亦曰纊、枲亦曰縕、纊而不褋、故稱繭、縕則不甚相纏聯、不可無苞于外、故稱袍、絅以商麻織之、故曰絅、帛為夾衣、如折疊兩層為一層者然、故曰褶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

鄭氏（元）曰、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省當為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秋田之禮、孔氏（穎達）曰、君諸侯也、冬始裘、而秋田用黼裘者、始誓殺須威也、方氏（慤）以為省如字、若省耕省斂、陳氏（祥道）曰、省是祭前一日、太宰及執事眡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是也、按黼為斧形、取斷制義、似於治軍秋殺為合、省耕省斂無用斷制處、省牲等事絕無可據、此本御案義為說、且耕或尚寒、斂則早者六七月、安用裘為、況無誓處、祭前君不親省牲及滌濯、考省義謂天子省方、諸侯行國也、故有時而用誓、時則有黜陟事、故取義于斷制用威也、羔與狐不相配、恐是黑羔與白羔、或元狐與白狐與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鄭氏（元）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孔疏、知皮弁服者、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亦白、三者相稱也、按皮弁服白鹿裘也、大寒既降、麛裘不足以勝之、故用狐而以其白皮弁錦衣素錦也、天子卿大夫視公侯伯子男、有君道、故亦得服、據下士不衣狐白、知卿大夫原可通服、但不用錦衣以裼之、與不用純狐白爾已

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鄭氏（元）曰、右虎裘左狼裘、衛尊者宜武猛也、士不衣狐白、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為貴也、陳氏（祥道）曰、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右皆八人、然則君之左右、蓋旅賁之類也、按右車右虎裘取威猛、左車御狼裘者、狼貪書言其能倒立卜所向、又善顧、然則狼裘者、取其明于所往、而善顧慮、于御者之義宜也、不言裼衣、衣各視其裘色、虎與狼亦不一色

也士不衣狐白則大夫與公卿之皆得服可知但不純白而以錦衣裼之耳或素綃或素衣錦緣任氏啟運謂士遠于君且不可衣大夫近君更可知非也孟嘗君有狐白裘獻秦王可証君與大夫通用矣

狠豻屬也其居有穴形大加犬而銳頭尖喙白頰駢脅高前廣後腳不甚高其色雜黃黑亦有蒼灰色及純白者但白者難得而已其聲能大能小鳴則下竅皆沸其腸直善顧善卜所向其性熱故皮宜裘

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鄭氏元曰君子大夫士也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飾猶褎也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云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方氏慤曰錦衣以裼燕居之狐裘也元綃衣以裼祭祀之狐裘也黃衣以裼息民之狐裘也言綃則錦衣以降裼皆用綃可知狐有青有白有黃前言青言白以與衣異故也此不言從其衣之黃可知麛裘為聽朔之服羔裘為視朝之服麛鹿子羔羊子於豻言褎則知豹之為飾亦褎矣褎言其體飾言其用按麛裘乃常用之皮弁服嚴寒用狐白者初冬深秋用此士不得用狐白者亦服之君用純麛臣則以青豻飾但麛白絞蒼黃且間色疑非衣所宜與裘不合不知此亦素衣而絞為緣猶綿緣衣之稱錦衣耳其羔其狐皆卿大夫士之通用服故不用純而用飾羔飾以豹亦有元豹與緇衣稱者也此狐則通用之黃色者據彼都之詩及狐駘之歌與息民之祭祭之知黃狐裘為治兵祭賽并私居之服概申之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而不分何色知狐白素錦狐青元錦即常狐亦必以黃錦若卿大夫士而用絲服時則白元與黃皆用綃士不衣狐白而青黃通用則裼皆布或但綃緣耳

裘之裼也見美也

鄭氏元曰裼主文飾之事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也孔氏穎達曰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方氏慤曰由內達外則有裘而後有裼故于裼言裘以內達外則出乎顯故曰見美以示其文按裼字向無的解蓋即飾也又表字義而以易衣會義耳謂欲表明其裘色以盡飾而易上衣上衣不容全易也故易其半焉耳考服衣之次先明衣次中衣冬則次加袍繭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上加朝祭上服裼則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襟袒出裼衣左袖以上以左袖插諸前衿之右凡與襲對者皆袒左袖露裼衣吳氏澄直領之說非也又御案云裼只疑一衣直領左右襟皆有小衽衽相掩則襲屈衽藏之則裼如孝子露肩臂即袒納肩臂于袖即襲也

君在則裼盡飾也

鄭氏元曰謂臣于君所也孔氏穎達曰盡文飾之道以敬于君也臣于君以文為敬故于君所則裼按不曰君所而曰君在者君所有定在君在則無所也即不必在朝在廟雖道路館舍即君適其臣時凡屬侍于君前皆然蓋君臣以義合而主敬上以別乎天之尊下以別乎父之親昭文昭物非是則無以明乎時措之義也故以盡飾者稱之云爾

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鄭氏元曰無事則裼謂已致龜玉也孔氏穎達謂若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執璧琮行享雖王亦裼也龜是行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則裼謂已致龜玉在君之前不敢充覆其美也若不在君所無事則襲也按充謂充塞

于內而不外現之謂其執龜玉而有裼時者惟聘享而義主獻不
專于龜玉卽捧龜亦助君卜義不繫于己故也無事謂在君所無
以上事耳非概謂無事也君所示無隱之義故男敢充

禮記東要卷十六終

禮記東要卷十七

仁和李式穀海鈍輯　南海[illegible]

玉藻下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鄭氏元曰球美玉也球與璆通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孔氏達頴曰魚須文竹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言可者通許之辭陳氏祥道曰玉德之美象義之所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大夫近君而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此飾所以異也馬氏晞孟曰象騶物也諸侯在外以順為行故其笏用象大夫士皆事人者事人者以貞固為節故其笏用竹按任氏啓運依鄭

氏謂笏卽大圭王氏炎曰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非大圭明矣鄭氏之說未見其可也或天子有珽有玉笏接諸侯則搢珽朝日則執玉笏諸侯有荼有象笏朝王及臨羣臣搢玉荼居恒則搢象笏云云天子搢珽下御案見蓋笏乃卑事尊之用祀天朝日式王朔外天子無所用笏矣諸侯臨之以天子猶之事人者也而大夫士無論矣魚鬚今鯊魚鬚也魚鬚斑文象齒質素文字全飾之竹本象止飾其本而已此文質之異非屈伸之謂也又盧氏植崔氏靈恩以魚鬚文竹為二物陳氏陸氏德明謂以魚皮飾竹應氏鏞吳氏澄謂以魚鬚飾竹或謂笏首刻魚須形以為飾皆無徵姑並存其說亦御案文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

方氏慤曰指指其事之實而陳之畫畫其事之分而籌之皆不敢

徒手而爲之云云陳氏澔曰因事而有所指畫用手則失容故用笏也按指有定之事理畫無定之情勢凡有所指所畫于君前之事則皆用笏記即所謂書思對命也笏備遺忘以此豈會當君前而敢以笏左之右之之揮霍乎其以爲恐失手容而執笏以指畫者未合也

笏畢用也因飾焉

鄭氏元曰畢盡也孔氏穎達曰笏以備忽忘凡陳于君及所受于君之事皆用笏記之故因而飾以爲上下之等級焉按臣之職事上接下仰承下達焉而已凡用以致于上者于笏書凡用以遲于下者于笏記而臣之備用于仰承下達間者胥盡于笏矣故曰畢用也惟笏畢用故事君者皆用而因爲之飾以爲尊卑之別以其飾之顯而易見常而易明故也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之

孔氏穎達云其中博三寸明上下之博不及三寸也又鄭孔云云王氏炎曰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以大圭爲笏未見其可也且記言其中博三寸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半也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大夫士殺其下乎所駁正陳氏集說云御案取其說按天子以球玉玉上本不容墨天子亦無書于笏之事自諸侯以下皆有所書所謂中博三寸者其書所事之處乎故特博之上下止二寸半者以便于搢故耳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鄭氏元曰居士道藝處士孔氏穎達曰居士用錦爲帶尚文也弟子以生縞爲帶尚質也方氏慤曰居士有由中之良貴則服錦帶以象之弟子有受道之素質則服縞帶以象之惟其稱也陳氏祥道謂此居士蓋處士之未仕者按此居士非處士當是國子也其等則士然未受事而尚居于國學者耳退息必有居學故曰居士用錦以表其文章也若市井草莽之士于錦帶何稱焉且未仕而反以錦加已仕練帶之上乎縞乃生絹未練者弟子里黨鄉塾之士也以明質素故以縞象之蓋帶寓束身之義居士束身于文章弟子束身于質素云也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

鄭氏元曰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言其屈而重也有司府史之下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于中也結約餘也孔氏穎達曰并並也紐謂帶之交結處約者以物

穿紐約結其帶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所紐約之物并用組爲之組濶三寸長齊于帶者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紳重也重屈而舒申其制云云任氏啟運曰紐帶之耳也正服之帶自心而結于背雜服之帶自要後而前故不可結用組繫之非也按凡紳之大帶皆自心至背其交合處皆續以組復自背還至心下交穿于耳而作結于紐上無結于背之理如結于背則帶之餘垂于背矣如曰自要而前勢必紳連于帶之一邊而以一邊交于紳上後用一組加帶上是組與帶不相連所謂帶者名焉而已紐當紳上之中本在革帶上革帶亦下連韠自前而交于背亦有紐韠上加紳帶紳帶之組亦交穿後革帶之紐而始繞于前但于後不結耳所約之組亦在革帶上紳帶當紐處有孔以出紐故紳帶之組得交穿之而結于其上耳如此則革帶紳帶相連屬而紳韠與佩皆

牢固矣長齊于帶長與紳齊也紳制士三尺則士之組亦三尺司士二尺有五寸則有司之組亦二尺有五寸矣以有供奔走故減五寸以便之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畢結三齊

鄭氏元曰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于中也結約餘也孔氏穎達曰此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長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蓋帶有當心者有當腰者自心上至腰一尺五寸腰以下三尺紳指自腰以下者故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云帶有當心云 御案按紳在韠上結之餘組在紳旁三齊以證其長齊于帶也然則有司之紳韠結皆長二尺五寸也可知子游長于禮故所求禮服爲的而記者據之

大夫大帶四寸

鄭氏元曰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孔氏穎達曰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爲之廣四寸蓋大帶正服之帶正服之帶皆素以廣四寸故稱大云蓋大帶至稱大云 御案按大帶皆四寸而曰大夫者統大夫以上言之蓋大夫以上體盤寬舒故繞腰止一匝而已足然止惟大夫以上而已是所以爲大帶地者本四寸而大夫以上帶止一匝故非四寸不可惟下此必于兩匝則四寸爲過闊矣故士止于二寸也

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

鄭氏元曰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爲緇帶士以練再繚之孔疏士旣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緇帶據韠色言之韠之內外皆用緇也孔氏穎達曰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陸氏佃曰雜帶

二寸再繚四寸雜帶之二當大帶之一蓋大夫有元有黃士則惟緇而已尊者明卑者闇也大夫以上廣四寸故言大士廣二寸故不言大陸謂雜帶皆二寸恐未然云云大夫有元有黃 御案按凡腰帶皆四寸而士特二寸者再繞一匝則仍二二得四也惟必再繚故止減爲二寸耳所以然者君大夫體般故潤其帶繞腰一匝而已士勞恐約束有未固大帶繞腰必兩匝故減爲二寸以爲再繚之地繚之言圍繞也士帶兩邊不紕而惟緇辟其下曰緇其帶之質則皆素也

凡帶有率無箴功

鄭氏元曰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禪之士雖繂帶禪亦用箴功凡帶不禪下士也孔氏穎達曰有率謂其帶既禪亦以箴緶緝其側但繂襵之而已無禪飾之箴功陳氏澔曰凡帶當繂緶之處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若無箴功也按率之之功亦何不出箴也者而云竟無箴功者自當以細密善藏之解爲合率之箴功本折入內原不外見惟率則不細密故見于外而乃形其疏率耳無箴功即令隱箴縫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鄭氏元曰肆讀爲肄肄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勤謂執勞辱之事也孔氏穎達曰身充勞役之事則收斂在手須趨走則擁抱之于懷按大夫士皆三尺以士以上無勤勞之事及趨走之役有之其惟有司乎雖減五寸而事與走仍或未便則不妨聽其收擁也士亦有事有走然事非勞役走非疾趨此則指勞役疾趨而言知不指士言者士而有收及擁也者曷不亦二尺五寸而亦必三尺乎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圖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

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鄭氏元曰此元端服之韠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圜殺直目韠制也天子四角直無圜殺諸侯殺四角使之方變于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圜其上角變于君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孔氏穎達曰圜則大夫前方後挫角謂挫上角使圜不合方也殺則諸侯前後方謂殺四角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也直則天子直是也陳氏祥道曰天子會龍火與山諸侯會火以下大夫會山而已士韍韋方氏慤曰韠以韋爲之士言爵韋者舉卑以見尊也曰君兼天子諸侯然詩以赤芾言諸侯之服者諸侯在國朱韍以存臨下之仁在朝則赤韍以示事上之禮故也云云陳

氏澔曰韠象裳色又著衣畢然後著之故名韠爵韋爵色之韋也在冕則謂之韍圜殺直三者之形制也按君朱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任氏啓運云爵韋色黃而有黑所謂天地之雜蓋下士以見形非是爵蓋爵頭色比紺而黑直青赤而黑者也乃元裳所用正與上士見例也下士雜裳前黃後元非黑黃之間爲雜也天子直謂如韠之上下廣長去紕純之形而無與圜之謂耳考其制上廣本一尺下廣二尺蓋下左右各去五寸則下與上同濶狹矣長本三尺上下各去五寸則亦濶一長二矣故曰前後方大夫則邸上下左右各去五寸中而圜殺其上左右角故曰前方後挫角士則不曰方而曰正則謂下之兩旁亦挫角雖不方而上下左右皆一等形方而圜角故曰正舊說正郎直方云云大謬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鄭氏元曰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孔疏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是異其名陳氏祥道曰緼則其色雜雜則賤故于士言之赤則其色純矣純則貴故于卿大夫言之又曰韍不獨祭服也而引采芑之朱芾車攻之赤芾爲証蓋韠韍無別朝祭命數亦不專據侯國特以一再三命定緼赤幷衡之幽葱耳言三命則上者可知而不虞無別者形則圜殺直此經是已會則龍火山明堂位是已是韠韍無別云云御案按韍異于韠者韍上畫兩已相背如亞字文者爲韍是祭服用且不獨祭服或冕服用韍餘及燕服用韠朝服韠以素祭服韠以素冕服則以朱大夫亦赤黃朱赤皆深而朱明赤暗也幽渾而不明之

黑非元緇之黑色也葱蒼色所謂水蒼玉也幽衡之下皆水蒼但三命似幷衡亦用蒼玉耳一命以下則瑤珉也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

鄭氏元曰褘讀如翬揄讀如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于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妻之命服也又云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孔氏穎達曰鄭注內司服云褘衣畫翬揄狄畫搖闕翟刻而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闕狄赤搖翟青褘衣元陳氏祥道曰崔氏恩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三公而下夫人雉數如命數於理或然方氏慤曰六服之制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后之褘衣至尊之所獨揄狄則諸侯公夫人之所同狄之爲性交有時別有倫守死而不犯

分婦德所宜以至后之五路皆重翟亦若是而已矣陳氏澔曰王后褘衣夫人揄狄皆本服也君命屈狄謂女君子男之妻受王后之命得服屈狄也按翟者其象飛而上騰揄引起也將飛未翔鼓翅之象屈者斂翅踡足之辭皆雉也而以之分等級焉宜也爾雅伊雒而南雉青質五色備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鷂同一青質五色之雉于何而分隆降耶曰祭服則綠衣可知褘衣爲后祭服則揄狄爲夫人祭服又可知屈解爲刻已不甚的再曰刻而不畫則試刻一雉形而不畫安見其爲雉否也君命屈狄者夫人命于天子者服揄狄若未命于天子而止命于其君者則服屈狄而已

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

鄭氏元曰褘當爲鞠字之誤也子男之卿再命則鞠衣襢衣褖衣

者諸侯之臣皆分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褖或作稅孔氏穎達曰襢展也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鄭注士喪禮褖之言緣黑衣裳以赤緣之陳氏祥道曰周官內司服辨內外命婦之服鄭氏以爲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展衣世婦褖衣女御外命婦者其夫孤服鞠衣卿大夫則展衣士則褖衣按褘之爲鞠鄭氏依周禮內司服之次第推之云然耳婦人之職奉祭祀爲大故夫得用特豕者衣褖衣褖色黑也夫得用少牢特羊者服襢衣襢色白也夫得用太牢特牛者服鞠衣鞠色黃也又任氏啓運曰上褘衣元象天揄狄青象春屈狄赤象夏此鞠衣黃象地襢衣白象秋褖衣黑象冬是君夫人以褘爲始統于天臣命婦以鞠爲始統于地君臣之別也六服皆素沙爲裏象陰偶也

凡侍于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鄭氏元曰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孔氏穎達曰此臣侍君法也凡者臣無貴賤皆然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恆如踐履裳下也霤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霤垂拱者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傲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視帶以及袷者視尊者之處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鄭注少儀曰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也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爲任謂以左耳近君也按此侍乃生立非侍坐也垂拱者張拱則肘及手皆與心齊平如衡此則兩肘垂心下而手之拱者復上而當于心云也平立

則耳與目齊俯則目下注而耳若斜居其上者然孔氏謂俯頭而面鄉上以聽之非也視聽皆指視聽乎君也立尊右則聽鄉專注于右以當君之左曰任任當也蓋已已處君之左故也前儒悮會任左爲任已之左而因謂坐者尊左則與上垂紳履齊不合蓋坐則紳委而不可言垂且古坐足向後又烏乎而言履齊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鄭氏元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官謂朝廷治事處不俟者趨君命也孔氏穎達曰此論臣被君召之儀節以玉爲之君使召臣隨事緩急急則二節臣故走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言車庾氏謂緩急不出于三耳不

謂節盡于三也余氏心純曰以趨以走一節二節之所異不俟屨不俟車一節二節之所同皆敬承君命也按趨走皆急行走步大趨步數任氏啟運云非可襪而至路寢之堂也蓋屨在戶外及門外但不俟侍者之進屨而自出以就之耳亦非可冠冕徒行也與人駕車而追及之則仍乘之以行但不及俟其駕焉耳周禮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知不盡以玉者也官即考工外有九室凡卿朝焉之處節以三爲度而二節已趨不待三節之至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

鄭氏元曰君子士已上也玉比德焉疏引詩溫其如玉及聘義溫潤而澤仁至孚尹旁達信証之聶氏崇義曰舊圖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二寸衡牙長三寸朱子曰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縣一玉兩端皆銳曰衝

牙兩旁組半各縣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縣一玉如半壁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交貫于瑀而下繫于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按曰古之君子由今之君子而追溯言之謂君子之必佩玉不自今始也云爾玉既比德德固無入而不有亦無在而不然惟禮不下庶人而責在賢者故養德之佩必不可缺也朱子所云珮物詳矣然蠙珠之貫決無之事夫蠙珠非海邦不貢其少可知至可容縣玉之組所貫其大何如二佩六組組長二尺餘用珠當若干是即一佩而傾家不足矣況又甚重又安勝趨走也江氏永以爲但以組貫玉良是

右徵角左宮羽

鄭氏元曰徵角宮羽謂玉聲所中也朱子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無商音但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也吳氏澄曰徵謂聲中林鐘角則中姑洗宮謂中黃鐘羽則中南呂也林鍾爲徵陰音之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間二律與徵近故以徵配角黃鍾爲宮陽聲之始故居左宮三變生羽羽間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按徵爲事事宜力角爲民民宜勤故右之宮爲君尊而無爲羽爲物靜而安阜故左之然聲非生而異者也兩佩之兩旁所貫玉當各有厚薄之四等故觸于中之衝牙而各成四聲也無商者商爲臣身備臣德爲動以出聲之本故不驗于佩意人君之王必身爲官而用商民則無佩玉矣然則徵角宮羽以明君民事物之責皆萃于身爾已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鄭氏元曰齊當爲楚薺之薺采齊路門外之樂節至應門謂之趨

肆夏登堂之樂節周旋反行也宜圜折旋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俯見于前也揚之謂小仰見于後也鏘聲貌按趨行不必拘于地也各隨其時與事之宜爾已出入歌采齊肆夏非取其詩但取其音之節以節步久之而佩玉之鳴自然合節爾前儒謂二詩有聲無辭非也果無辭而命名之義又何屬也鄭謂采齊逸詩肆夏即時邁周圜轉折方折進則進于尊所故恭而俯如揖退則逞顏色故如舒而曰揚其揚也亦從其如揖而伸者言之也謂身微仰者非玉鏘鳴正謂佩玉之徵角宮羽自然合于采齊肆夏之節金聲相將曰鏘玉也而得鏘然之鳴謂節奏之高亮也

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鄭氏元曰鸞在衡和在軾陳氏澔曰若田車則和在軾鸞在馬鑣

也方氏慤曰環佩以玉爲之陽精之所生鑾和以金爲之陰精之所成陽主仁陰主義君子存心以仁故行則鳴佩玉制事以義故在車則聞鑾和之聲有仁義則所習者是所從者正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心內也而言入蓋心雖在內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按趨行身不違乎樂周折身不違乎禮周禮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周折進退于車亦然佩玉鑾和行與在車一節也禮樂大閑無須臾離而莊敬和樂不絕于內外非辟之心無隙可蹈故曰無自非辟指既放之心而言故曰入也

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鄭氏元曰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則結佩朝于君亦結左也方氏慤曰言君在不佩玉又言左結佩右設佩則知所結所設者非德佩也事佩而已居則設佩者此言德佩也云云按是也蓋左結右設者皆謂事佩以左所備者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其事皆有豎寺以給役故結之右則決捍管遰皆世子所當事者而非豎寺之所能給者也故設以待之世子異宮者也故燕居已室則佩玉矣此設佩謂玉佩也以之勵德而習禮若從君于朝則設玉佩而復結之示比德而未著以德雖成而見掩于君父故也

齊則綪結佩而爵韠

鄭氏元曰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齊服元端孔疏謂結其佩又屈上之也孔氏穎達曰齊則綪結佩則謂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也又曰熊氏安生皇氏侃並謂諸侯以下皆以元端齊而以爵韋爲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義或然也方氏慤曰齊則云云凡致齊者皆如是當是時君不得以朱大夫不得以素佩之聲則靜而不譁服之色則幽而不著凡以陰幽思而已按齊結佩者神與尊親相接非敢示德而又無用于事佩但用佩玉以明吉禮所以然者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故也然綪而且結之不敢鳴德于臨上質旁時也爵亦近元有幽陰之意故宜于齊也綪合三組之玉而總之使靜其聲結屈而上焉被于韠帶間也

佩玉有衝牙

鄭氏元曰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孔氏穎達曰衝牙前後觸璜而成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按佩有衡有瑀有琚有璜而特舉衝牙者以成聲之主也左佩衝牙前後一宫一羽右佩衝牙前後一徵一角以厚薄別之而所爲衝牙者無改也以當前後之中如衝衢衝要之地故曰衝形如弦月兩頭銳如牙故名牙又牙者互也以前後相觸交互成聲故曰牙也

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

鄭氏元曰玉有山元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陳氏祥道曰山元象君德之靜水蒼象臣職之勤山元水蒼其文也按水蒼乃青斑之平衍如水紋者蒼其色水其文不與山元分靜動也山水亦分高卑之分且元天色故君用之蒼春生之色如四德之元臣體四德之元以仰承天道其義也故取于蒼緇古作紂故訛爲純朱明而緇暗地道含章讓于君也名曰組實圓絛也以組相受曰組綬夫止曰組綬而不言蠙珠知貫珠之說誣矣其組綬即後世所代以弦韋者也

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鄭氏元曰、綦文雜色也、孔疏顧命注云、青黑色、鄭風注云、蒼艾色、是爲雜色、孔氏穎達云、世子不論玉色、惟論玉質、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方氏愨曰、君道純、臣事雜、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則爲臣、故玉以瑜之純、而綬以綦、則雜之矣、按瑜則不論何色、但取其純、但天子佩白玉、瑜而白、疑天子矣、則瑜不用白也、俞美辭、而從玉、則光采之美者也、如愉色然、言和潤也、世子無天子諸侯之降殺者、天子之元子士也、諸侯世子服元士服、則本無降殺矣、入國學、且與民俊齒、况諸侯之與天子、其世子無同會所禮、故無嫌、似不必別也、綦者從緇而雜青、震屬長子、色青、故間青以別爲國之長子云、

士佩瓀玟而緼組綬

鄭氏元曰、緼赤黄、孔氏穎達曰、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陳氏祥道曰、瑜與瓀玟、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瓀矣、瓀或作碝、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按瓀與玟非一物、謂或瓀或玟云爾、瓀取于濡言潤也、玟取于文言理也、必取瓀玟、亦以其有聲能應節也、緼之與元、如纁之于元、地之色也、取至卑、又緼而未發之義也、士附世子之下、當指國學之士言、任氏啓運云、緼之晦、不若綦之文、亦一義也、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鄭氏元曰、孔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孔氏穎達曰、象環五寸、法五行也、陳氏澔曰、此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任氏啓運云、象牙剛、環制圜、五地之中數、按皆謬說也、蓋佩原取聲以節步、徵角宮羽、采齊肆夏之所以別也、于象環乎何取、佩而無聲、何取于佩、夫子亦即先聖賢所傳之德珮、特以其上提挈處、即所謂衡者、非聲之所出、故以象環五寸者代之、非盡去有聲之玉、而用無聲之象環也、白虎通所謂循道無窮者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皆指此、豈以組綬而僅縣一環也哉、綦組綬、當是元士之組綬、孔子從大夫之後而無采者、故以元士自居、所以知者、世子未受命、服元士服、見天子、故知綦組綬爲元士服也、

緇布衣錦緣錦紳幷紐

鄭氏元引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紒也、孔氏穎達曰、用緇布爲衣、尚質故也、用錦爲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皆用錦、示將成人有文德、一文一質之義也、徐氏師曾曰、前言弟子縞帶、則此亦縞帶、以錦爲紳幷紐也、按此爲童子之盛服、如將冠者之飾也、平時所

謂具大父母父母純繢、純青之類、于大禮則無論當繢當青當素、而皆緣以錦、幷凡紳紐亦然也、所以必以朱者、重當代之所尚、爲大吉也、任氏啓運謂弟子縞帶、就傳無敢文、此言錦紳、事親不敢質、非也、事親當至敬無文、而反日盡飾、師則義同于君、而曰不敢文乎、且童子晨昏定省、出告反面、而日就外傳、如其說則每日必數易其服矣、不煩甚乎、緣在衣上、紳在裳上、紐在帶上、皆本其質而加以文之義也、

瓜祭上環

鄭氏元曰、上環頭忖也、孔疏忖切、謂切瓜頭、切去疐、孔氏穎達曰、食瓜亦祭先、環者、横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上環是疐門、下環是脱華處、祭時取上環祭之、按瓜、甘瓜也、中有瓤、故横斷而去其瓤、則中空如環、而在上者曰上環也、削瓜之禮、士疐之、猶中斷也

庶人齕之乃不中斷令卑幼者止切一上環以祭祀庶人之止齕去帶而不切者進矣而斷不于中而近于上亦謙于庶人之近帶也

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鄭氏元曰果實陰陽所成非人事故後君子火孰備火齊不得故先君子方氏慤曰自然之味以先食爲新使然之味以後食爲愼周官膳夫品嘗食王乃食而不及果實者亦以此按果實不待嘗但爲檢視其未孰及與爲脩潔如桃曰膽之棗曰新之之類而已火孰者先亦嘗之耳非竟先食也果實有異品未達其性味者長者使嘗亦先之火孰而有嘗羞者亦後之此特言其大凡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

鄭氏元曰乘服以拜敬君惠也孔氏穎達曰凡受君賜賜至則拜至

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重君恩也按賜至則拜者拜君之賜命次日乘服以拜者拜君之賜必乘服者所謂彰君之賜古于車服無徒賜者蓋命爵也命爵必策于廟而車服從焉故當時之拜受策也在廟次日之乘服以拜物也于朝是即所謂再拜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鄭氏元曰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也大裘路車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乘玉路或曰乘兵車不式孔氏穎達曰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于內唯盛禮乃然聘及執龜玉是也禮盛服充不見美也不式謂過門閭不式也馬氏晞孟曰充其服者內心也以德將者也禮不足然後致其飾陳氏澔曰前章言不充其服與此充字義殊不裼而襲是欲掩其華美不式者敬天之心不可他用也按禮盛而服必充者專一其誠蓄于內故無文以見乎外路當是大路不式敬不旁及皆主一無適之故非特尚質而已上三句與路車不式句一不外見一敬不旁及作對也上是內充其美下是專致其誠也大裘純黑羔裘無英飾者大路見前鄭曰玉路本周禮也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

鄭氏元曰君入門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鴈行于後示不相沿也孔疏雁行參差節級崔氏皇氏並云君必中門者當棖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闑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闑之中央義或當然孔氏穎達曰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闑大夫之介微遠于闑故當棖與闑之間士介卑去闑遠故拂棖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

木所謂門楔也介者副也此言朝按如皇氏云云知賓君之上介拂闑大夫士以次而西矣大夫中門入而不以爲嫌者從君而行非當尊也賓之介各依命數上公至九大夫以次從大夫士以次從士故但言士介而不言末介主君之擯公至五人士擯亦從士後也此入門謂大門過此以往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相主賓擯介也故知此門爲大門也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鄭氏元曰不中門不履閾避尊者所從也閾門限此謂聘客也公事聘享私事覿面也孔氏穎達曰賓入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闑西棖闑之中央不履閾足不履踐門限之上也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闑西用賓禮也私覿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闑東者從臣禮也方氏慤曰入門左而自闑西以就西階故

也入門右而自闑東以就東階故也公事爲國而與主君敵故自西焉私事爲己則從主君而已故自東焉蓋聘禮行聘時納賓賓入門左是公事自闑西禮畢而請覿賓覿入門右北面奠幣擯者辭則承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其上介請覿奠幣奉幣禮亦如之惟士介初入門右擯者辭士介終不敢入門左是私事自闑東者從其初之入門右而言之自聘禮至此 御案按不中門即一屏之中言謂棖闑之中也雖藉君命行賓禮入西屏而不中以避君賓之道也不履閾詳見曲禮此雖爲賓而敬君所敬與敬君同終謹臣節也公事指聘享聘是正公事享從聘而殺私覿亦非正私事以奉巳幣故別于公而曰私至于私面則請明日見主國之卿大夫不入君門也鄭氏并私面言之未合公事自闑西而偏于東賓禮中之臣道也私事自闑東而仍于西臣禮中之賓道也

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鄭氏元曰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也徐趨謂君大夫士之徐行皆如與尸行之迹也孔氏達穎曰徐趨遲行也皆於君大夫士也蓋武專以足迹言就足而視其迹則有接武繼武中武之異而君大夫士之貴賤以殊此各人尋常行步之法也云云武專以足迹言 御案任氏啓運謂孔說大夫士與尸行非是大夫士事尸于室室中地狹豈有繼武中武之廣哉按亦非也無論大夫士祭于公無事尸于室之禮即有事亦無與尸行事也且不論室中地狹也即地廣而一繼武一中武得不大夫前于尸士又先于大夫耶同行一步尸止半尺大夫已二尺士且三尺矣有是禮乎此蓋謂君之行與尸之行皆接武大夫及士之行以次而漸廣非專指祭時之與尸同行也君體盤大夫士之體降而愈蹙徐趨與下疾趨對乃趨之徐焉者耳起足稍疾于行其步武相去之尺寸皆用是爲度焉耳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鄭氏元曰疾趨謂直行也疏卒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匜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欲或爲數輔氏廣曰趨雖疾而布武未改故曰足毋移併言手者亦不改其拱也故曰張拱而趨陳氏澔曰此言若以他事行禮而當疾趨者其屨頭固欲起發不以接武繼武爲拘而手容必恭足容必重不可或低或斜而變其常度移猶變也按趨雖疾但足之起落加速耳而接武繼武中武之尺度當不異也足無移即不移其尺度之謂也而曰手足者張拱端好不因趨之疾而或有所振掉稍移其上下之處云耳欲讀數甚合

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

鄭氏元曰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此徐趨也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也孔氏達穎曰圈豚行者釋上徐趨之形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方氏慤曰圈豚行云云謂回旋而行也席雖以坐其行而就坐之時亦以是爲節焉陸氏佃曰豚行蓋言晃行知然者以下端行弁行知之按解圈豚皆謬尤謬者方氏回旋之說說燕性聚豚性散圈之則聚而回旋云云朱氏上轉而下直轉而横即所謂周旋折旋者皆非也考豚古本作豚圈即棬本字以杞柳爲之即杯棬也豚莊子達生篇云得死于豚楯之上釋文豚楯俎也說文于豚字云从彖省象形从又持肉以給祠祀篆文从肉豕作豚據是乃盛肉之彫俎是圈豚行者乃執棬與俎肉時之行容耳不舉足足不離地而平移身俯而衣裳之下齊及地故不見足之行而但見齊之直前也此專言祭時奉棬俎之行容故又推

之賓容饗燕時之脫屨升堂登席踐席之儀亦復如是云

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

鄭氏元曰端直也頤或爲霆此疾趨也孔氏穎達曰端行履上疾趨之節端行謂直而行頤霤者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霤之垂也矢箭也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疾行欲迹而身屨恆起也方氏愨曰剡剡如火之趨上固異乎流之趨下矣陸氏佃曰端行謂服元端而行弁行謂服爵弁皮弁而行按端弁之解陸氏爲長蓋元端居素端齊皆安詳之服故端行者指無周旋折旋時之行稱其正也弁猶下急也兵事韋弁朔聘皮弁朝祭爵弁用緇冠弁皆趨事之服故行稱其急也剡剡方氏云云不知剡乃銳利之謂剡剡言屨首起處勢甚銳利然也

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鄭氏元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著徐趨之事孔氏穎達曰踵足後跟也執龜玉徐趨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踵行不離地蹜蹜言舉足狹數也輔氏廣曰舉前曳踵若所謂不舉足則前亦不舉矣按龜紹天明玉將君命至重器也故其行也如不勝舉前者畧起前趾曳足跟以外觀之即不舉足而齊如流以巳言之則云然乃是行不離地其進也即蹜半迹之接武但上言緩行此言徐趨猶是接武而速且平移耳蹜蹜曰促狹半躡則促狹甚矣然蹜是足不舒展貌也足不舉而迹又狹故足若不舒展之象然曰蹜蹜如也云

朝廷濟濟翔翔

鄭氏元曰濟濟翔翔莊敬貌孔氏疏濟濟有嚴儀矜莊翔翔行而張拱並朝廷所需也按濟乃互相資益交爲調劑之義蓋在朝廷有時踧踖有時與與有時勃如躩如有時翼如怡如即事上接下亦復誾誾侃侃之不同遲速寬嚴交資並用而各適其宜曰濟濟又互相輔益之義有協恭和衷之氣象焉翔翔謂進退周旋之形容翼如舒適焉爾已

足容重手容恭

鄭氏元曰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按重無輕躁也即安詳之謂而于舉足乎基之故以重爲足容足容重而任載乎足容者見行止之愼恭無傲慢也即奉持之謂而于舉手乎形之故以恭爲手容手容恭而服膺乎手容者見表裏之符爾已筋骸之束莫大于手足故言容者以是先之

目容端口容止

鄭氏元曰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按端正也視無傾邪止定也默無躁動也眼語頤指之不形而瞻前顧後煩言易語

無論矣心定則目端神凝則口止其容雖現于目與口而端與止有主乎目容口容之中而豫于目容口容之先者在矣

聲容靜頭容直

鄭氏元曰聲容靜不噦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按噦欬或疾病所時有但需致謹耳此明言聲容非謂無聲之容也靜謂出辭氣之侯閒暇安舒而無浮躁喧雜焉耳傾顧乃視聽之失非止頭容頭容之直在俯仰也有與頭而俱仰者驕也有與頭而俱俯者替也無所仰而獨仰頭以向人者諂也無所俯而獨俯頭以臨物者傲也故貴乎直焉

氣容肅

鄭氏元曰似不息也按亦不盡然孔子聖人惟近君時屏氣似不息耳出降一等且逞放矣焉能常似不息乎蓋肅固訓縮亦整齊

義氣者中以實志毋使外轶外以充體毋使中餒不外軼卽以斂而肅也不中餒卽以整而肅直其理以壯之則嚴而肅持其志以養之卽安而肅則語默不滑其和出入不乖其節更無論矣氣無形也而所以為形氣無象也而所以為象而肅則現于形象矣故以容言也

立容德

鄭氏元曰立容德如有予也孔疏德得也如人授物于己己得之己授物于人人得之形徐氏遵曰德音置而應氏鏞曰立容德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朱氏云立容須兼諸美若手足頭目間一事有失則立不足觀矣云云按如朱說則德者得也有得于身及無所不得之謂蓋該上數者而會萃于一身之容也然如其說則當以德殿于終而不當介于氣容色容之間徐氏以德為置不

為無見蓋德古作悳與置字易訛故也置安定不動之謂非精神安固丰度嚴凝志意堅貞規模鎭定者不能而德之義已賅之矣

色容莊

鄭氏元曰勃如戰色輔氏廣曰莊有不動之意謂不輕喜易慍按色本不一也如冠冕則敬色衰麻有哀色甲胄有不可犯之色之類而莊者誠敬于中嚴重于外之謂色之所形本于中而無虛飾而根于所存所謂莊誠莊敬也色之所見稱乎外而無游移而當于所可所謂莊嚴莊重也厲色有莊愉色亦有莊鄭說云云不如輔氏之為合

燕居告溫溫

鄭氏元曰告謂敎使也孔氏穎達曰燕居謂私燕所居色尙和善敎人使人之時雖須溫溫不欲嚴慄陸氏佃曰後言燕居則以上非燕居之容也按退朝曰燕暫無事也閒置曰居常無事也休假曰告所謂在告者是乞得無事之時也溫溫乃寒燠得中之名謂寬嚴敬愛相和適均之貌也以告為敎使于文義究未允洽

山立時行盛氣顚實揚休玉色

鄭氏元曰山立不動搖也時行時而後行也顚讀為闐玉色色不變也蓋上文統言立此又合行容言之言人立則靜行則動其靜如山之凝其動如時之運此必有盛德之氣闐實于中故休美之光著揚于外如玉有溫潤縝密之德自有孚尹旁達之色非有意為之也云云上文統言云云御案按山立謂凝重鎭定也時行謂疾徐疏數如四時之長短往來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也揚休舊讀為陽煦吳氏澄云心無愧怍則氣盛不餒而常塡滿塞實故氣之充于體如陽和之蒸煦如玉色之溫潤則不如作本字讀云其休美之光云云

之為是也揚美于外卽揚其休于色而其美如玉也云爾又此孔輔黃氏皆指戎容吳氏澄別為一節吳氏為合

立賈誼容經固頤正視平肩正背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是謂經立天子宜之因以微磬曰共立國君宜之因以磬折曰肅立大夫宜之因以垂佩曰卑立士宜之也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鄭氏元曰公士為賓謂作介也往之也孔氏穎達曰大夫正聘者有所往適之時必與公士為賓賓介也言使公士作介也蓋使公士擯則稱寡君之老寡大夫而此擯者亦得受賓禮使私人擯則稱名而此擯者亦不得受賓禮公私之辨其嚴如此云云自使公士擯云云御案也按方氏慤所謂賓讀如字謂擯雖為賓執事其實亦與之為賓而已故曰與公士為賓云也蓋此承上言小大夫有所使或以私也則有之若親往則变不越境斷乎無非公事者故必與公士同往

爲賓不似前言大夫私事使私以巳臣往他國而得以私人擯而
私不得爲賓也云爾

禮記東要卷十七終

禮記東要卷十八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鄭氏元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孔氏達頴據皇氏說云斧依在明堂大室中央戶牖間馬氏晞孟曰斧者威斷之器也天子欲其有獨斷之明而申威于天下也南者陽之方萬物長養之所天子長養萬民如之郊特牲曰天子南鄉答陽之義王氏曰古者受朝立而不坐考明堂之始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又曰陽館周曰明堂惟夏殷之制見考工而周人明堂亦止曰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

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如此而已而尚書大傳蔡邕獨斷大戴盛德篇白虎通及公王帶張衡之徒人各異說惟

御案云考工所云廣九筵深七筵者止就一堂言之非通堂之縱橫計之也就九百步之地爲四周垣三重而中一區五其五分爲二十五區中一區爲太廟太室周八區爲太廟之庭四面各五區虛兩角四區使上可圓面三區中一區爲太廟旁兩區爲左右个則下可方而又周虛之爲諸侯序立之庭則作維所謂四阿考工所謂重屋白虎通所謂四達專指太廟張衡所謂八達指由太廟達四廟蔡邕所謂二十八柱指左右个盛德篇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通指內外九室也云云按曰周公云云則明堂爲周公制周禮之一時尚周公攝政故周公爲主朝明堂之禮而下別言曰天子則朝諸侯者固成王而非周公矣其曰負斧依南面立則知

無四面受四方諸侯之朝禮而明堂惟有南面矣止記所負者順北面者所見而言之必南鄉者取嚮明而治之義此成王免喪四方諸侯皆來朝周公因仍殷人重屋之制于雒而爲此制云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鄭氏元曰朝于此所以正儀辨等也孔氏穎達曰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吳氏澄曰此總結上文因釋明字之義按明堂止取嚮明而治之義耳時天子體天在上下對南離乃天火同人象也故義在類族辨物焉而尊卑爲大故特揭之諸侯之尊卑明而各以尊卑明于國是天下之尊卑盡明于是是諸侯之尊卑亦嚮中之一義也

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鄭氏元曰頒讀爲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陳氏祥道曰度起于黃鍾之長其方象矩量起于黃鍾之龠其員象規典同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道也度量器也周公制禮作樂而頒度量卽語所謂謹權量審法度而四方之政行也按禮制而度量之大小多寡之等差已定樂作而度量之損益進退之方法已存故禮樂制作而度量卽在于制作之中度量頒而禮樂亦同在所頒之內矣當諸侯大集于明堂而頒其制作則制作之頒天下無不循習矣故曰大服

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

鄭氏元曰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而引魯頌云云方氏慤曰革車兵車飾之以革也井田之方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出車賦以給軍故以革車言之蓋此方七百里乃是方百里七誇言之耳安有如注疏四十九箇百里之說哉今以左傳所有魯地名覈之今地志大約在今滋陽曲阜寧陽泗水費縣之內而在鄒嶧魚臺鉅野鄆城諸縣之交云云方七百里至此皆鄭索按魯地之非七百里卽其帯車千乘句已矛盾矣卽如馬融六十四井出車一乘計之止應三百十六里焉得云方七百里哉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本皆王莽劉歆等竄入而與此又復不符考魯故地東龜蒙北夾谷泰山皆齊南地南則顓臾自爲國祊田鄭邑南費費伯國由是西南爲滕爲薛中都本厥國地汶水西北又肥國矣中去山川之不可用者實地不過百里耳馬氏作記時但據魯所得于侵伐之國而附會之耳封周公地方七百里誠有其說而非封魯也周公之子凡蔣邢茅胙祭合之魯而方百里之國七耳矣此皆爲周公封也故云然若魯則百里而已故依然千乘之國也

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

鄭氏元曰尊酒器也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尊以獻也孔氏穎達曰犧象山罍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與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于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黃目嘗烝所用尊崇周公故用之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按罍盛酒從罍酌以實于尊者也周禘禘朝踐用大尊而犧象乃春夏時祭之朝踐所用魯禘用周時祭之犧象而不敢用周禘之大尊且止用于禘而不敢復用于祫鬱尊亦止用嘗烝之黃目而不敢用周禘虎蜼凡此皆僭中之不敢盡僭者也犧尊以阮諶爲牛形之說爲的辯見前犧然而象亦然矣山罍聶氏崇義云刻爲山

而畫之、受五斗、郭氏璞云、刻爲雲雷、受一石、鄭謂刻山于罍、非也、宋劉氏古云、二尊刻木爲之、胡翰言鑄銅爲之、以詩酌金罍言之、胡說爲合、刻雷乃罍之通制、加山乃山罍之所以名也、鄭郭之說各有當也、黃目、說見前

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

鄭氏元曰、瓚形似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爲圭瓚、篹、籩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于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嶡爲之距、孔氏穎達曰、以玉飾瓚、故曰玉瓚、薦謂所薦菹醢之屬、以玉飾豆、故曰玉豆、篹形似筥、亦薦時用也、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爵名、以玉飾、故曰玉琖、加謂尸入室饋食竟、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於時薦加豆籩也、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加爵之後、故此總云加、先散後角、便文也、梡嶡、兩代俎也、梡形四足如案、阮氏諶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嶡亦如梡、而橫柱四足、中央加距、天子以漆飾之、蓋周禮王加以玉爵、后加以璧角、賓加以璧散、魯正爵用玉琖、君加用璧角、夫人加以璧散、下天子也、周公有王禮、故俎用梡嶡、魯公以下無所嫌、則用大房云云、云周禮王加以玉爵御案按、圭瓚、瓚形如槃、而以龍首飾其前、鬱酒入瓚、出龍口、而注黃目之尊、詩所云、黃流在中也、豆飾玉、篹用雕、皆在足或柄、琖如今高足杯、仍雕、仍琖制而加雕禾稼于上也、散角見前、此但以玉飾口耳、梡用完木爲之、不加刻飾、嶡則加剞劂之功者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鄭氏元曰、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云云、孔氏穎達曰、升、升堂、升樂工于廟堂、而歌清廟詩也、冕、袞冕、王著袞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舞大武、謂爲大武之舞也、皮弁、三王之服、裼見美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皮弁舞夏樂、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云云、按升歌清廟、頌文王之德、下管象、象先儒皆謂維清詩、非武王樂、乃永文王之功也、上歌下管、管用吹、如間歌然、據此知借用文王爲所出之帝而行禘矣、大武、武舞、大夏、文舞、先武後文者、天下以武得之、以文治之、故武先于文也、夏由禪讓、故爲文治、王不敢祖帝、故用大夏而不用韶部也、尊當代之所制、故冕、樂三王之所共、故弁、干戚武功所事、裼文德所尚云也、大武西階、大夏東階也、

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鄭氏元曰、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方氏慤曰、春祭闕祠而不闕社者、祠則君之所獨、社則民之所同故也、社、春與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社以祈爲主、秋社以報爲主、此于社言春、以該秋、於省言秋、以該春云云、又曰、省讀如字、謂省耕省斂也、陳氏澔曰、秋省、省斂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必視年之上下、以爲蜡之豐嗇、舊讀省爲獮、蓋以獮有方祭耳、陳說非不于大蜡義相貫、然記文六事並列、自宜以類相從、未必省字獨別出一義也、皆礿嘗烝祀以下御案按、祊、仍報社之祭耳、以與社複、故變文言獮、自社至蜡、皆祭外神、而獮與蜡雖不同日、

而同秋時，獮以祀祊事而豫措制，卽蜡祭事，故言遂。又八蜡記四方，而周禮太宰下，司會必考歲成以周知四海之治，而春官因有荒禮哀凶札，似諸侯之禮，于歲之豐凶，必告于天子，許其通蜡祭，而後始敢舉行也。若魯則似以周公之故，聽其便宜從事，而不必待奏報者然，故獮祭而卽大蜡，如天子之無所禀承者然，故曰遂也。大蜡見前。題（如從秋省出，想其意如是）

大廟天子明堂

鄭氏（元）曰：廟如天子之制。孔氏（穎達）曰：周公太廟，制似天子明堂。制度高大如天子，不言事事皆同也。李氏（覯）曰：魯行天子禮樂，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于周公之廟，略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按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一太廟，二宗宮，三考宮，四路寢，五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云云，似大廟明堂有同制矣。然考其明堂之制云：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魯太廟豈有是乎？然所說明堂之制，不足信。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則眞明堂制矣。然止舉一堂言之。魯以禘及文王，故倣季秋饗文王于明堂之制，而太廟似之。但似其行饗文王之所而已，而非并象其布政之所也。其他皆如廟制，而不盡如明堂可知。任氏（啓運）曰：天子大朝于明堂，諸侯相朝于太廟，諸侯布大政于太廟，故云云。恐未至是，或記者之意則如是云。

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

鄭氏（元）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皋之言高也。孔氏（穎達）曰：庫門、雉門言制度高大，如天子之皋、應，不必事事皆同也。方氏（慤）曰：一曰路，大也。二曰應，和也。三曰雉，築觀闕于此。四曰庫，器械藏于此。五曰皋，緩也。云云。朱子曰：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皋、應二門，及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又方氏云：自外入，皋門近庫門，故庫門比皋門之制；自內出，應門近雉門，故雉門比應門之制，于理爲足。按皋，號也，號召天下，故九棘三槐朝國人于此。庫門，庫在其內也。雉，治也，治朝皆其內。應，應也，在外內之中，內外皆應。路門者，君出入駕路車于此。路寢之堂在其內。以皋、應二門爲天子祖制，故諸侯不得用，而魯亦卽庫、雉二門僭皋、應之制，而不敢僭皋、應也。考工天子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是三丈三尺，而寢門不容，則兩門乃容之，是寢門濶一丈六尺半也。應門二轍三箇，是應門濶二丈四尺也。皋門無考，但寢門旣濶于應門，應門自濶于皋門，是皋當少狹矣。惟廟門容大扃七箇，濶二丈一尺，皋門約近之。論其高，則考工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爲十五丈也。諸侯之門當卑狹于此，而魯乃同之。然舊賜不應如此，惟煬公築茅闕門，始作兩觀，皋應之僭，或始于此。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鄭氏（元）曰：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方氏（慤）曰：周官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以至鄉師、士師、宮正，亦莫不用焉。此非天子之政乎？陳氏（祥道）曰：鐸有以金爲之，取乎義，而于時爲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以木爲之，取乎仁，而于時爲春，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于市是也。按凡施政教屬文事者，皆用木，宮正修火禁于宮，司烜修火禁于國，遒人于路，是不獨于朝也。小宰正

歲觀治象之法，小司徒觀教象，司寇觀刑象，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士師掌國五禁之法，以木鐸徇于朝，檀弓之振示祔禮，月令仲春之振儆昏禮，此或以爲飭祔禮于朝，即自寢門至于庫門也，寢門外治朝，庫門內外朝，故曰於朝云爾。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

鄭氏元曰，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牕也，每室八牕爲四達，孔疏欂盧今之斗栱，侏儒柱梁上短柱也，重檐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避風雨之灑壁，孔氏穎達曰，此論魯大廟之飾，刮楹者以密石摩柱也，達鄉者，謂戶牖通達，應氏鏞曰，嚴密深靜以安神靈，故復廟以邃其藏，而重檐則又以避風雨也，絢麗赫奕以昭物采，故刮楹以華其飾，而達鄉又所以通日月也，稠密重固，幽而神

之也，開通洞達，顯而明之也，按山節取鎮靜，藻梲取華潔，是二者管仲僭之以安身，臧孫且僭之以居蔡，恐亦諸侯之所同，未必果天子廟制也，復複也，廟之堂廣大，自屋極至檐甚遠，而堂室之中易暗，故中四楹者更高于前後左右四面，上爲一重檐，以覆四面而下，四面又周爲一重檐，以及階阤，外望之如樓屋然，而中爲井榦形，故見其廟若複，而四面之檐則重也，刮楹者，楹制諸侯止斵而礱之，天子始加密石耳，達鄉者，任氏啓運云，天子廟道在三昭三穆之中，諸侯在二昭二穆之西，尊周公，故亦直達如天子然，亦恐後世之僭禮也。

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

鄭氏元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于其上，出尊當尊南也，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桴罳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孔疏爲高坫受賓之圭，舉于其上，又云屏上亦爲屋以覆屏，故稱屏曰桴罳，孔氏穎達曰，反坫築土爲之，反坫亦在廟，方氏慤曰，凡器例之爲正，覆之爲反，反坫所以覆爵也，故爵坫謂之反，崇坫所以薦圭也，故圭坫謂之崇，輔氏廣曰，反坫出尊，言其所在，崇坫康圭，言其所用，互備也，蓋惟君面尊，兩君相會，則兩君皆當面尊，故尊在兩楹間，而反爵之坫在尊之南，獻酬皆自尊而南出，故曰出尊，崇坫康圭，以其高則讀亢，以其安則讀康，鄭陸二義俱可通，惟君面尊本御案，按反坫，任氏啓運謂土坫高二尺，上加木坫高八寸，足高二寸，赤漆，中尊在坫北，反爵則從內而出，曰出尊也，是周旋兩可，當以逸周書註向外之說爲合，茲不復詳載其制，以當遵御案故也，康圭之坫高二尺，或曰三尺，在出尊之北，上加藉，故

曰崇，夫既曰崇，宜高于反爵之坫矣，當以三尺爲合，二尺已非坐奠不可矣，屏曰疏，謂刻鏤疏通也，意屏謂之樹，在朝者古未必疏，故此特以疏別之與，既非朝，則至此無復思之事，故不名桴罳，而直曰疏屏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鄭氏元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孔疏鉤曲也，輿則車牀，曲輿謂曲前闌，虞質未有鉤矣，方氏慤曰，車上下之所通曰路，尊者之所獨，以上下之所通，或以鉤車爲兵車，司馬法言鉤車先正云云，按車乃通名，當輿下出轅處加橫木曰輅，謂之轅縛，喪車用人挽之，吉車即用之繫紖，以駕兩驂，而即名四馬車曰輅也，鉤車當即曲轅之名，虞時止直轅，夏則揉而曲之，同于鉤

故名鈎車釋名鈎車以行爲陳鈎股曲直夏所制也以此二云鈎通軥車軛下卷者然虞時旣有鸞當早駕馬矣不應夏時始待奚仲加馬而立此名也不然虞時鸞車豈猶仍少昊之牛駕歟殷始以加輅者爲定制故名爲路即周世所稱大路者是大車止祀天一用不常乘也所謂周路即今所常乘之路車云爾乘路鄭氏以爲玉路王氏炎曰周天子乘玉路封同姓則有金路魯之乘路蓋金路也其實五路之名止見周禮有之則金玉亦當是飾車非乘車乘車當是次路配裨冕者乃繁纓七就之路周加于殷當止繁飾之類耳虞夏止于車而此曰路者謂虞夏時即以此二車者當路云爾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鄭氏元曰四者旌旂之屬綏所謂大麾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

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陳氏祥道曰旂制始于舜夏則致飾矣故曰綏白西方色主殺屬義十一征而無敵自湯始故殷之旂以之赤南方色離位文明之象也故周之旂以之按詩淑旂綏章朱註綏章梁鳥羽或旄牛尾注于旂竿之首爲表章然則綏指羽旄之屬矣鄭謂綏字當爲緌可不必矣又謂虞惟有綏夏乃有旂非也杠上有幅始成旂矗然一竿上注羽旄而無幅成何物乎子華子言舜建大常是旂斷始于虞至夏乃加羽旄也任氏啓運以周赤殷白推之謂當以黑虞以青然五行迭王帝用相生王用相尅是夏當青虞當黃皆不畫采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鄭氏元曰騂剛赤色孔氏穎達曰剛牡也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則黑亦牡方氏慤曰剛公羊作犅盖牛也牡言其質剛言其性陸氏佃曰不言尙尙不疑也按三代所尙並書則三代之牲並用矣公羊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羣公不毛是也夫曰不毛則不定毛色然斷非白牡騂剛之隨用而用黝牲矣但不必于純色也故曰不毛耳然周公之白牡非寵使用天子禮也創業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周公武王昆弟成王諸父故不敢以己制加之公生殷世故使用殷牲示己不臣而已繼體以下諸父昆弟盡臣之故用騂剛羣公不毛而用亦黑者不敢比德于周公魯公也記者乃誇言之尙所先也故止以牛爲別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

鄭氏元曰泰用瓦著著地無足孔疏有虞氏尙陶故知泰尊用瓦孔氏穎達曰殷尊無足則泰罍犧象並有足也方氏慤曰泰司尊彝謂之大古之瓦尊蓋彼名其實此名其義故也著如附著之著下

無所承著地而已云云按周禮以大尊配山尊著尊配壺尊犧尊配象尊泰取淳朴山取鎭靜著取平易犧與象若重其物而俾大力負之者然以尙陶之故知以瓦則尙匠尙梓皆以木而以南史所載齊景公墓物推之則周世犧象皆以金矣據禮圖泰似缶罍似瓶著似壺而下大犧象見前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鄭氏元曰斝畫禾稼也孔氏穎達曰琖以玉飾之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方氏慤曰斝殷尊名而亦爵也若行葦所謂奠斝者爵也司尊彝所謂斝彝者尊也陳氏祥道曰爾雅鐘之小者謂之棧夏爵命之以琖蓋其制卑淺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而斝有耳焉按禹惡旨酒故爵制僅如盞足高而腹所受者淺曰琖以

玉爲之而不飾斝從斗如斗制而小上以兩凵象耳形其禾稼當是刻而非畫也使人知酒皆禾稼所作重所本知所惜也爵則小鳥其咮屢顧任氏啓運云肖其形欲飲者知所顧忌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

鄭氏元曰夷讀爲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孔疏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斝彝黃彝亦然孔氏穎達曰彝法也與餘尊爲法故稱彝雞彝者畫雞于彝或刻木爲雞形陳氏祥道曰尊之爲言尊也彝之爲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于天地彝用以祼施于宗廟而已按以斝與黃目例之當以刻鏤爲合非刻雞形亦非徒畫也尊制大于爵此灌時實鬱鬯于圭瓚從龍口而注于此尊者也尊名曰彝以常法爲義其形制宜乎一定不易而惟以刻飾爲別者也考見前

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孔氏穎達曰龍勺勺爲龍頭疏爲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合蒲刻勺爲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合本而末微開也方氏懿曰勺用以酌酒者疏疏而通之無他飾焉陳氏澔曰周禮梓人爲飲器勺一升云云任氏啓運云勺受酒處此謂勺與柄相屬處周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按非也如任氏說仍圭瓚耳不能執圭瓚于卣中取酒故另用勺此固挹取鬱鬯于卣中以實于瓚之器耳如今瓢然但蒲與龍有互脫處蒲當是蒲盧之蒲乃匏之長柄者對剖之可爲勺夏時淳朴所謂器用陶匏之世也殷則用雕刻矣而猶麤疏尚質也周則象物爲龍首尚文也如此乃合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鄭氏元曰蕢當爲凷籥如笛三孔伊耆古天子有天下之號孔氏穎達曰土鼓謂築土爲鼓蕢桴以土塊爲桴葦籥謂截葦爲籥方氏懿曰以未有鞸革之聲及斵木之利截竹之精故也按古史神農伊耆氏唐堯亦伊耆氏漢王符帝系篇稱堯爲神農後是堯亦襲祖號焉耳前稱始爲蜡者指堯此則指堯之上世也築土爲鼓任氏啓運謂燒土爲匡蒙之以革而束蒯擊之夫築土爲鼓既無聲安用擊然燒土之匡如何蒙革卽蒙革于何容釘以固之也當是燒土如鼓形空其中而擊之如後世之擊缶然土墼則裂故用束蕢則鄭氏讀作凷者謬也截葦爲籥當在堯前蓋黃帝時早使伶倫截竹定律矣安有堯時尙用葦者乎是伊耆以古帝者爲的餘見前

籥如笛三孔而短小以竹爲之一曰六孔一曰七孔或曰籥也爾雅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周禮有籥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籥以節舞者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鄭氏元曰拊搏以韋爲之實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方氏懿曰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亦互相備也陳氏祥道曰自拊搏至琴瑟皆堂上樂土鼓至葦籥皆堂下樂云云又方氏以爲或拊或搏或揩或擊一言作樂之事按方說是也拊是輕擊搏是重擊皆謂擊磬之器猶上土鼓之連蕢桴也如以拊爲相當云搏拊文義乃順玉磬者天子用玉諸侯用石合十二律爲一堵金大定中汾東岸頹得古墓中鍾磬數十枚磬大者三尺餘小者五寸許共十二等見一統志是合十二律之磬同一編作何律之樂則以何律之磬節之而卽以是磬收其韻故有特鍾無特磬前儒分磬爲編特者謬也大琴曰離大瑟曰灑大琴宋書引小爾雅初學記所引樂錄及玉版並云二十絃郭註乃引或

說謂二十七絃恐未是也二十絃者大琴七絃當是中琴五絃當是小琴大瑟伏羲作五十絃亦恐未確當是二十五絃者中瑟爾註二十三絃者小瑟則常用十九絃者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鄭氏元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孔氏穎達云此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也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案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作記之人盛美魯家之事連文美之非實辭也王氏炎曰周公為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宜然不得援文王為比也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以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

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而比武公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按魯雖為周公封然周公未嘗一日至魯也是魯不能不以周公為太祖亦不能不以魯公為開國君則魯公之世祀不祧宜也非僭也惟以武公為魯公配則僭耳然考武宮乃季武子戰于安葷之役而始立者非因前此之不毀也且廟不特武公有又有桓公僖宮并有煬宮記者專取二公之廟為世室以文飾王禮之說耳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鄭氏元曰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頖之言班也于以班政教也陳氏澔謂米廩有教孝之義序者射也射有先後之次頖半也云云任氏啟運曰米廩即春秋所書之御廩以藏宗廟粢盛者非學也以米有養義故比之虞庠按是也又孔氏謂諸侯惟得立一學有大功德得立二學三學非也學校因地因人不能以賜而多立者州皆有序黨皆有庠國皆有學虞養老于上庠而不乞言故言養而不名學而記者以米廩當之序則仍鄉學耳瞽宗或為魯之國學名何則魯本在殷圻內國啟以商政而仍殷之舊者頖宮以在泮水而名乃魯僖之離宮名更非學也徒以中有匪怒伊教濟濟多士等語而附會為諸侯學爾矣孟子言殷為序而曰夏周為庠而此曰虞方氏慤云以養人于此皆可謂之庠習射于此皆可謂之序洵如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則魯明屬侯禮鄉學則有州序黨庠固所通有而此因謂魯備四代之學

者

御案所云此亦合之以為奇耳洵如王制以下亦本御案為訓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鄭氏元曰崇貫封父皆國名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陸氏佃曰大璜封父龜傳所稱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也蓋此龜一名繁弱豈以善中名之與大弓武王之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公羊曰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舊說皆以龜為卜龜獨陸氏云然春秋書竊寶玉大弓公羊何于二物之外增一龜豈龜即弓背與但以弓名名龜終屬無據御案云按陸說非也陽虎所竊以春秋所書為實或公羊作傳時所傳聞又異耳而龜則固魯之重器也或與繁弱皆出封父之地耳弓背之說本屬疑辭崇即文王所伐者在今西安府鄠縣貫國今曹州濟陰縣括地

志謂有故貫城大璜卽寶玉封父杜氏左傳但曰古諸侯而不曰國疑古諸侯名若關伯實沈臺駘之類然今衞輝府封邱縣古封父地當卽其國天子之器貿天子之賜器記者因夸爲天子天府所藏之重器以比魯于天子云此鼎非食鼎或如禹鼎鑄其國之神姦者歟

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鄭氏元曰越國名棘戟也按棘謂越國所出周書大匡解呂他命伐越戲方豈是時之所得與戟有枝兵增韻雙枝爲戟單枝爲戈考工戟廣寸有半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註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曲界云周有雍狐之戟凡豈卽雍狐所造而狐卽越人與大弓胡氏安國謂武王之戎弓乃卽所謂封父之繁弱此與上皆封國之分器凡同姓及甥舅之國皆然而記者

乃夸爲天子之戎器耳越今紹興府會稽縣地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鄭氏元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殷頌曰植我鞉鼓周頌曰應朄縣鼓孔疏那之篇曰置我鞉鼓鄭注置讀爲植引此以證楹鼓按是謂夏后氏之鼓則置足于其下云其制則仿以一木承鼓下而一木之下分爲四足者也考春秋時伯芬射楚子及鼓跗是兵車之鼓有足也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及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夫曰建則有楹矣縣鼓當是大鼓蓋鼓小則輕輕則擊時動搖轉輾故不能縣惟鼓大則重重則擊時不動搖也然則足至周移作軍鼓楹周移作建鼓縣鼓方是祭祀作樂之鼓也鼓足鼓在上楹鼓鼓在中縣鼓鼓在下其大較也

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鄭氏元曰垂堯之共工女媧三皇承宓羲者叔未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世本作無句作磬孔氏穎達曰垂作調和之鐘叔作編離之磬女媧作笙中之簧方氏慤曰郊特牲曰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和鐘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笙以象物生之形簧則美在其中故謂之笙簧任氏啟運曰編鐘十二以應十二律上七爲七音下五爲五清最難于諧和故曰和鐘按磬曰離者磬雖十二枚同編爲一縣大小分寸各不相亂歌一律則自始至終截然止用一律之聲故義在分別而曰離笙編管如斂鳥翼而以匏承之簧卽笙中金葉以金色黃故從黃而名簧亦可單吹以舌鼓之今俗稱吹嚱者嚱亦作颯故兩之曰笙簧孔說未合垂卽舜臣見虞書叔卽無句之字皇氏以爲堯臣女媧繼伏羲之古帝世傳其煉五色石補天

殺黑龍以治冀州又始爲媒妁禮所祀爲先媒老女之云如後世女偶之女仍男帝也謂女子者謬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鄭氏元曰簨虡所以縣鍾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贏屬羽屬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殷又于龍上刻畫之爲崇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樹于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翣扇也言周畫繒爲扇戴小璧於扇之上蓋筍虡至周而已兼夏殷之飾也魯亦周之飾簨虡者耳記特鋪張其辭故列言之朱子詩傳簨上大版刻之截業如鋸齒曰業於業上縣鍾磬處又以采色爲崇牙狀樅樅然是崇牙卽業上之鋸齒處陳氏謂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恐未必然云此筍虡至周云御案按牙大齒名崇高也說盡上不

贅

有虞氏之兩敦

陸氏佃曰兩敦盛黍稷之器敦設以對故謂之敦陳氏澔曰少牢禮曰執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爲器有蓋有首也按周禮王府若合諸侯則供珠槃玉敦註曰槃類槃盛血敦盛食加周禮合槃言則是玉器內則合牟言則似陶器宗廟之用疑飾玉虞舜之世疑尚陶意虞之敦以陶後漸增之以玉而制則一其物當較槃而上有蓋形有首尾首尾當卽以蓋上之物形爲首尾如下瑚璉等之飾龜形者然

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陸氏佃曰四璉黍稷加稻粱六瑚加麥苽八簋加稻穛任氏啓運曰瑚璉簠簋皆瓦爲之而飾以玉瑚制圓璉制方簠外圓內方簋外

方內圓按他雖莫考而瑚則受一升製如簋外圓內方而平下其蓋作龜形不似璉之外方內圓而銳下耳皆木質口飾以金蓋上之紐則玉然則惟敦爲瓦器任氏所云正敦制也簋或有以竹爲之者八簋加穛稍穛亦未確據小雅伐木陳饋八簋註乃黍稷稻粱麥苽耳加黍稷也此則周已兼虞夏殷之制欲夸言故分列之耳又陸氏云瑚言盂蓋之而不可知也簋言底軌所同也字或作匭以此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

鄭氏元曰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跗也上下兩間有似于堂房孔疏蹷謂足橫蹷不正謂嶡足間有橫有似橫蹷之象言周代禮儀謂此俎之橫者爲距枳椇之樹其枝多曲橈殷俎似之周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各有房陳氏祥道曰殷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方氏慤曰梡者斷木爲足無餘飾也苟完而已嶡者於足間加橫木焉植爲立橫爲嶡故也椇者既有橫木又爲曲橈之形則於是爲具故也此皆漸致其備也按梡止以完木爲之不加刻飾嶡則刳刷爲山形飾之椇則俎之制備具如橫木及跗之制全也周則俎之四圍皆起埒如防旁有限止所加脊脅之長六寸者雖垂半及跗而不旁落且可少留汁滓也古防房通用若枳椇則後世名之古惟稱枸而已焉能取象而名椇乎俎于堂房亦不相似也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鄭氏元曰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方氏慤曰楬豆以木爲柄

若蜡氏之楬而已玉豆則于楬之上又飾以玉也周祭祀之豆爲疏刻之形則燕饗之豆不疏刻矣云云陳氏祥道云楬以言其制玉以言其飾獻以言其用陳氏澔云獻讀爲娑此豆必刻畫鳳羽故名按楬訓無飾因齊人呼禿髮者爲禿楬故云然獻解鳳羽殊無所據且不知刻畫于豆之何處若作獻本音云言其用彼夏殷之豆寧不用以獻耶蓋楬乃敌名狀如伏虎楬豆者乃下爲伏虎形之者耳玉是豆口飾獻乃同犧乃下爲伏牛形爾已註說謬几兩列其說者說雖謬仍聽人采用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鄭氏元曰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化也方氏慤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其文成矣于周特言章者文之成也又鄭氏元

曰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夫舜之時服十二章而韍則無飾以韍在下體無飾固宜餘則踵事之增華也舜之時云云

御案 按曰韍是以韋從黻黻則唐虞已有謂于韋上畫黻文夏加山其上殷加火于山上周又加龍于火上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素士爵韋疑虞時已然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鄭氏元曰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方氏慤曰明水者陰鑒取于月得之于天者也醴則漸致其味成之以人者也然猶未厚僅足爲醴而已酒則味成而可薦焉厚之至也按尚明水而次醴酒三代所同記者相次爲遞世漸增之辭如此云爾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絶旨酒是禹時并酒而有并汙尊坏飲之世也而曰絶旨酒是專尚明水固然周則尊尚元酒而

齊醍在堂澄酒在下何獨不尚明水而次醴以賤酒與是謂夏后氏敬神故郊類尚明水殷人先鬼祭祀尚醴周人尊親養老尚酒則可云爾非三者並設而各有所尚亦非漸增而各尚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鄭氏元曰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至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宜百二十殷宜百有四十不得如此記又曰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孔氏穎達曰此明魯兼有四代之官魯是諸侯三卿五大夫云云爲得備四代之官與三百六十職蓋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備其數也但記者盛美于魯因舉四代之本數而言之按虞書早稱百工百寮矣故周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也以官職論之百爲常制虞時人才極盛而時又無爲多所兼攝故相止五人并其長二十二人合屬言之五十已足此據人言不據職也若據其職則仍百耳夏書一誓六卿咸備人守一職故曰官百殷則事漸繁矣其屬不免分職然猶尚質也故一倍于夏而已足周則事更繁而且尚文故復半倍于殷焉然職分之增增其屬耳而公孤六卿之長其屬者非有異也周禮不足信昏禮王制更不足憑矣魯則雖僭安用設四代之官也不過如周之官名名其職而當何事則襲何官名如祭則稱宗伯聘則稱行人何嘗專設是官也哉官備四代誠如孔說也

禮記東要卷十八終

仁和李式穀海鮑輯

大傳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鄭氏元曰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云云王氏肅曰所自出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也趙氏匡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所自出謂所系之帝張子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以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所自出之祖無廟於大祖之廟禘之而已方氏慤曰此禘也或謂之閒祀或謂之追享或謂之大祭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閒祀以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比常祭為特大故謂之大祭王氏炎曰禘與祫不同禘則祖所自出者東鄉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為大祫次之祫止毀廟及羣廟之主合食于太祖之廟而已項氏安世曰必以祖配之者猶祭天必以人帝配之使有依也按古來言祭之謬無過于禘鄭氏感生帝之說固不足道王氏駁之當矣然以稷契為嚳子亦謬談也漢王符述五帝系已與史記大遠豈盡可憑而稷契斷非嚳子周禘太祖所自出烏乎而必以嚳也生民之詩但言姜嫄而不及所生之父如嚳子也何不一言及之焉有周公為之孫而不知祖所自出乎而止曰履帝武敏也則稷生之不由人道而感于帝武也明矣是稷所自出之即為上帝也可知此詩緯所由附會而鄭氏乃據之悞以為圜丘之祭任氏啟運謂殷以上吾勿知周人無主虛位而東鄉以為天也可以為祖也可南郊之配祖可陟于天明堂之饗天可格于廟則太廟之禘天何不

可格于廟也是已然謂帝東嚮祖南鄉而羣穆不與焉亦非也禘之言諦諦昭穆也安得謂之羣昭穆不與乎明是象太祖率羣昭穆以見于所自出之帝之義胡然而云惟太祖及所自出之帝也又謂非天子不行禘而諸侯無者亦非諸侯亦有所自出也魯立文王廟謂之周廟廟豈不祭而徒設乎祭文王則以周公配但祭用生者之祿行以諸侯之祭禮此即魯禘之本然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皆當如是而所稱不王不禘者正指所自出而言謂所自出者而王也則禘若所自出而非王也則不以禘禮而及其所自出也齊大公楚鬻熊以其所自出者非王故不聞其有禘也但得別立廟以祀之而已

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

鄭氏元曰太祖諸侯受封君也孔氏穎達曰諸侯非王及祭太祖耳大夫士有勳勞大事為君所善者則君許其祫祭至于高祖趙氏匡曰諸侯五廟惟大祖廟百世不遷及其太祖言及者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省謂有功往見省記者也方氏慤曰大事省於其君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是矣祫謂毀廟之主合食于祖廟也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必待祫然後及之故曰于祫及其高祖祫人君所行之祭非人臣之常禮也特人君非常之賜而已葉氏夢得云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干上達也古者諸侯有祫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祫云云按諸侯出于天子者平時無追享惟喪畢祔主一行禘平時亦無追享所謂三年之禘也朝天子畢歸行祫祭所謂五年之祫也其非出于天子者并無所自出之帝可禘雖祔廟亦大祫及大祖而止所謂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大夫祔廟得一祫祭祫祭不及高祖平時并不

得常祫矣惟大事省于其君省郎詩帝省其川箋云善也于求也
求大祭之特典君許則行祫禮然亦止及高祖耳不能遠及也此
謂自庶人士大夫崛起爲諸侯及庶人崛起爲大夫士者祭其始
爲諸侯與未爲大夫士之祖禰耳若天子支庶爲諸侯者皆得禘
所自出及諸侯所立之家及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及一切世祿
子孫無不及其始爲士大夫之祖未有止于高祖者也左傳可考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

鄭氏元曰治猶正也孔氏達穎曰此論武王伐紂之後因治親屬合
族之禮敘昭穆之事上正祖禰是尊其尊下正子孫是親其親會
合族人以食之禮又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事所謂旁治昆弟也別
之以禮義總結上三事馬氏晞孟曰上治下治旁治即上殺下殺旁

殺合族以食使之有所同而內外之意一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使
之有所異而親疏之義明葢上治下治旁治總在治親一條內而
治親一條內郤分四事上治尊尊下治親親不待言矣旁治中郤
有長長及男女有別二等合之以食序之以昭穆所謂同姓從宗
合族屬所以長長也別之以禮義所謂異姓主名治際會所以厚
別也如此則通篇血脈貫通別之以禮義句孔氏馬氏之說又方
氏愨以序昭穆別禮義皆通上三事於義皆可通而不若直注男
女有別爲確云云上治下治旁治總在治親一條云云御案文按此即承上節言周
初制禮本尊親之義以達于上下四旁合族序昭穆即旁治而上
下之治皆見于此中又別之以禮義而內外各得其當焉禮即義
之所當然義即禮之所以然也合族即親以相接序昭穆即尊以
各正之謂

　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

鄭氏元曰功功臣也存察也察有仁愛也孔氏達穎曰治親即前三
事三事若正則于家國皆正故急在前報功謂報其有功勞者使
爲諸侯之屬是也舉賢謂舉用巖穴有賢德之士使能謂無功德
非賢者而有道藝亦錄之使各當其職存愛謂上四者爲政既足
又宜察民下側陋之中有仁愛之心者亦賞異之姚氏牧舜則謂先
世功德遺愛在民興滅繼絕所以存之按治親明峻德之自九族
始也即前上治下治旁治事無所關于聽天下而聽天下之本立
矣報功者生爵祿之死秩事之也曰功則賢能之效已見于前矣
即賢能之已然者賢有德能有才是即待之以立功者愛以姚說
爲合其人未必有功及賢能也而先世之遺愛在故存之大則如
姚說小則存問而省視之亦報功而勸賢能之意然皆以治親爲

本也此謂聽天下之大要如是數者而無大于治親爲尤重故所
先中之又先者照下自人道始云

　立權度量考文章

鄭氏元曰權稱錘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孔氏達穎曰
立權度量言始有天下必宜造此物考校也方氏愨曰銖兩斤鈞
石謂之五權首言權則以規矩準繩衡皆始于此故也權之輕重
度之長短量之多少及其久也則不能無差故立以定之文章葢
禮樂法度久則不能無壞故考以正之按權度量皆本于數之一
定不能隨時而改者前儒相傳但三代之尺不同耳細而分毫大
而尋丈皆無改也其實非有各朝之不同但裁衣計里及營造之
不同耳然則何以言立也立者立其器爾已一代之衰必先風俗
人心始而風俗人心之敗壞無大于輕重長短多寡之倒置出入

利弊無所不有是以一朝崛起必與正定之而立其一成者以為式焉權以琮度以王量以金所謂王府則有者此立物之廟也立則中賅考字矣周以六八八六十四商以九九九八十一夏數得天上物十二所謂商以八起數周以六起數者不足憑也文章貴損益前而得其時中故亦考然中亦賅立字大都非考無以擇其精非立無以一其法二者不可偏廢也權度量民所專需故言立文章國所兼用故言考各于其重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

鄭氏(元)曰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主于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際之會也孔氏(穎達)曰此論同姓從宗異姓主名明男如有別之事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也合聚族人親疎使昭為一行穆為一行同時食故曰合族屬異姓謂他

姓之女來為已姓之妻繫夫之親主為母婦之名治正也際會所以主此母婦之名正昏姻交接會合之事馬氏(晞孟)曰同姓者自內出而有所殺嫌于無所厚故使之從宗合族屬所以親之以仁恩異姓者自外入而有所厚嫌于無所分故使之主名治際會所以別之以禮義也呂氏(祖謙)曰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爾故所主者在名按際會當謂女與女之際會主名謂主乎其夫之親疎尊卑長幼以定其名則男子之際會從乎宗以本天合故言族屬女之際會從乎夫而各有分別云爾以女子與女子本非族屬故為自遠而近之辭曰際會以所主在名故須正名為主而曰治是際會當指宗婦燕會及內寢之族食也前儒以昏姻交際會合為解謬矣(爾解仍各任采用)

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鄭氏(元)曰人治所以正人也孔氏(穎達)曰名謂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須慎之也按名之稱也實之賓義之所由定也故循名則有以責實顧名則可以思義故實者人治之大體名者人治之大用而皆于名乎繫名不慎則義乖實謬而人不得其治故不可不慎也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

鄭氏(元)曰元孫之子姓別于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又曰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姓為庶姓孔氏(穎達)曰周家五世之後各為氏族不共高祖別自為宗是庶姓別異於上也戚親也單盡也謂四從兄弟各自為宗不相尊敬是恩親盡于下也庶眾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眾多故曰庶姓呂氏(祖謙)曰禮記庶姓即左傳所謂氏族云云按如其說則竟曰庶族庶氏別于上可矣何云姓

乎萬氏(斯大)云諸侯別兄弟異姓各自為宗全氏(祖望)曰別姓疑非下文繫姓之姓姓者生也庶姓即眾生云云皆非也姓則然矣何得與氏族相混及以生字別解乎蓋庶姓別于上直謂支庶之同姓各分氏族以別于上爾別不必定屬別姓也又有解戚單二字為昏姻窮於下者則更非也此則明承親屬竭而言之謂一本之親誼當已盡已云爾考家語衛靈公求昏于季氏桓子問而孔子答之如此也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

鄭氏(元)曰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藉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孔氏(穎達)曰周法大宗百世不改雖庶姓別于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又綴族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方氏(慤)曰周官言定繫世所謂繫之以姓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所謂

綴之以食也按繫聯屬之謂從其所謂或字或謚或官或地或行次者而溯之于別子所受氏又溯其之別子為祖之所從出則自身繫于族族繫于宗宗繫于祖祖繫于祖所自出而止則一姓之支分派合而姓不別則骨肉固亦無別也綴者大宗為主而羣小宗附羣小宗又各自為主而羣族附故曰綴食即族食也族食不殊則祖廟無別則雖百世而氣體總同也又可知前代世繫世之掌無官族食之制未定故別與弗別殊與弗殊無可考耳非果可不別不殊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

鄭氏元曰自猶用也率循也孔氏穎達曰仁恩也親為父母也等差也方氏愨曰言率親以知率祖之為尊因親以推祖則以階而升焉故曰等而上之按謂自父子之主恩者推之由父而大父而曾而高也此祖則謂高祖以親盡于高祖故也親親仁也而莫親于父子故言仁等階之級也自下而上而次第之故言等自父母以及高祖父母一皆循乎父道母道而皆本仁之愛而上之也故言率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

鄭氏元曰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繼別謂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孔氏穎達曰諸侯適子繼世為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故云別子並為後世之始祖故云為祖也按任氏啟運云別子天子諸侯之庶子也以其與嫡子同出而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故別于正嫡而身自為祖設別子有功德而為諸侯大夫則繼其後者為大宗所謂繼別為宗也若雖別于正嫡無功德為諸侯大夫而止為士則不得為始祖廟而其子繼之但為小宗也云云亦未詳也蓋天子不為諸侯宗而使嫡次之為諸侯者為之宗所謂嫡次者于本國則別子為祖于同姓則以天子命代天子為諸侯大宗也如魯之為宗國是已然惟開代天子之嫡次則然若繼體天子之嫡次惟命為兄弟之同為諸侯者之小宗禰再次則皆支庶矣五世之後其所自出之祖親盡廟毀則即無有宗之者但一體同宗于開代天子之嫡次爾已諸侯不為大夫宗故開國諸侯亦命嫡為宗如天子之為諸侯宗非天子諸侯皆不絕宗故自是以下大夫得為士庶宗并士庶亦得為大夫宗而繼別之中亦有大小宗也大都別子世嫡為宗其始皆繼禰而已而繼祖繼曾繼高惟大宗則繼繼不已其小宗則繼禰宗惟期兄弟宗之而已仍率期兄弟以宗于繼祖宗繼祖之宗惟期大功兄弟宗之而已仍率期大功兄弟以宗繼曾祖之宗繼曾祖之宗惟期大小功兄弟宗之而已仍率期大小功兄弟以宗繼高祖之宗繼高祖之宗其服緦矣其曰繼禰者舉以賅繼祖繼曾繼高之小宗而言者也其皆別子之旁支也自繼以至繼高祖仍皆以繼別子者為大宗即自繼祖者而後亦一體同宗于繼別子者之大宗而已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

鄭氏元曰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嫡也云云孔氏穎達曰百世不遷謂大宗也五世則遷謂小宗也按大宗一小宗凡四大宗百世不遷者天子諸侯之嫡長世為天子諸侯不為諸侯大夫宗而百世不遷乃指開代天子始封諸侯之嫡次無則庶長若大夫

以下則總屬繼別之世嫡也五世則遷則世嫡之外皆自爲宗自繼禰以至繼高祖五世當自爲小宗之日仍率所宗以宗于百世不遷之大宗逮自繼高祖者而下其祖免兄弟之嫡者已自爲繼高祖宗其緦服兄弟之嫡者已自爲繼曾祖宗其小功兄弟之嫡者已自爲繼祖宗其大功之嫡者已自爲繼禰宗葢五世之外彼自立小宗而不宗我矣總之下增一代則上減一代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然合小宗四無不各率所宗以共宗于大宗也此上下之所同也任彼繼禰繼祖繼曾高之迭乘代謝而宗是而不變者惟繼別之後之大宗耳故日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云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

孔氏穎達曰以前經明卿大夫自有大宗小宗以相繼屬此經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之義君無嫡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嫡兄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爲宗是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于已是亦莫之宗也言此三事他人無唯公子有也按有小宗無大宗者以大宗即君君禮絕宗已不敢宗也無小宗者使已承君命爲大宗五服内之兄弟皆宗之而當爲小宗者之無可立也無宗亦莫之宗者任氏運啟云我爲嫡則人宗我我爲庶則我宗人若公子則君爲嫡既非我所敢宗而我又爲庶又無人宗我然未盡也我爲庶長而無嫡次者亦得立爲小宗而使羣庶昆弟宗之但庶止一人者亦竟莫有宗焉者矣然亦止據一代言之也

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

孔氏穎達曰先嚴宗廟而後社稷重百姓百官也百官當職更相匡輔則刑罰得中云云按宗廟之存繫于社稷故志宗廟之嚴者則知社稷之爲重而凡爲社稷之計者不敢不周且慎也故曰重既重社稷而社稷之安危又由于心膂股肱之向背故百姓要矣百姓者百官巨姓也故志社稷之重者則知百姓之當愛凡體百姓之心者不敢不誠且摯也故云愛且能重社稷自能作其敬神嚴上而致百姓之自愛也既愛百姓而百姓之賢否又在于法制禁令之得失故刑罰要矣志百姓之愛者更知刑罰之當中凡關刑罰之用者不敢不正且當也故曰中有所矜惜之謂愛無過不及之謂中愛其身家并推愛以德中于情事且設中于心也孔氏云云與上下不能一例

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

孔氏穎達曰庶民各安其業故財用得足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君及民人百志悉成按庶民以別于上百姓也古者非大功德者不得姓庶民者衆民耳安得皆有姓故百官稱姓而庶民與百姓異也刑罰既中則姦宄不擾故庶民安而得以餘力暇日趨事效功而生之衆爲之疾夫是以財用足也財足則可久且知裁成輔相之有自而惟上之戴用足則可大更知裒益左右之有宜而惟上之從慮無不凡百先志而不違後志而奉若也故曰百志成云成遂也就也

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

孔氏穎達曰君及民人百志悉成是謂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禮節于是而成所以太平告成功也樂謂不厭也禮俗既成所以民庶樂而不倦也呂氏祖謙曰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

俗刑見儀刑之刑須是二者合爲一方謂之禮俗云云方氏愨曰樂者樂也王者功成作樂其以是歟按志成者惟上所志而悉成也上之志在于以禮刑其俗而下乃以禮爲俗刑者型也蓋禮與俗宜俗與禮協而自卽于範圍曰型也至此上恬下熙而太和其翔洽矣故曰樂鼓舞與而頌聲作也此極言率祖率親之效故下引清廟之樂云

少儀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

鄭氏元曰罕希也希相見雖于敵者猶爲尊主之辭如於君子也亟數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于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于將命者按見既罕矣恐主人以微賤之故并已之名而忘之故先期以名聞或主人憶及之而獲一見也據此似非初見

昔曾相識者之謙辭也見既亟矣故自謙于所事之給使令者故曰朝夕蓋給事尊者乃有早朝暮夕之禮故也

不疑在躬

鄭氏元曰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應氏鏞曰在躬之疑若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亦其一也陳氏澔曰言行皆在躬者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是不疑在躬也按不疑在躬對人言之不使有可疑之事出于身是以貴乎別嫌于已言之不使有可疑之事行于已是以貴乎自信也孔氏穎達謂此承上言既問人之道藝則已當學習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賓主皆然據是則凡已未學則不當問于人亦太拘矣況上文與問品味一例是凡已所未嘗者亦不可問必先無物不食而後可問于人也

不願于大家不訾重器

鄭氏元曰大謂富之廣也訾思也重猶寶也朱子曰訾猶計度也下無訾金玉成器字義同此此言不訾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陳氏澔曰訾鄙毀之也重器之傳寶之久矣乃從而毀之豈不起人之怒乎蓋願慕人之富貴必入于求訾毀人之重器亦近于忮二者皆非厚重之道願人之富貴云云御案按安于所欲之謂願耽于所得之謂願大家勢門巨室也預有欲得之心豈不願乎外之道重器而訾之不特起人之怒直不甘其有于彼而故蔑之此二語忮求二義盡之矣孔氏穎達謂賓至主家不見其重寶而思玩之非是蓋玩非訾字意若以玩爲願也大家不必以珍寶重而且不必連上節也重器非先世所傳卽君上所賜者

埽席前曰拚

孔氏穎達曰埽是滌蕩拚是除穢又曰大賓來外內俱埽謂之埽小

賓來則止埽席前名曰拚也按此乃通弟子灑埽言之不定謂賓至也如孔說云云于拚意終未明析蓋從手從弁乃合以手棄穢之名然則埽席前時雖亦另用帚然則合手捧棄之而重以拂拭之也良恐近席用帚塵飛席上故不敢用蕩滌而手以承之也

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揭

鄭氏元曰鬣謂帚也帚恆埽地不潔清也膺親也揭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孔疏拚席上不得用埽地帚膺人之胸揭箕之舌不得持鄉尊者按謂拚席者不用埽地之鬣古人地帚用夯莖紮如馬鬣形以除地上穢故夯曰王帚亦曰馬帚以夯卽馬藺草也其性勁故宜于地席上用拂拂已而以手拚之至于地上用帚以左手執箕向已右手執帚以入于箕時則以箕舌向已留前其膺對揭恐所吸入之塵穢向尊長也與曲禮大意同餘見曲禮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

鄭氏元曰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擁矢不敢釋于地也投壺坐孔疏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楅于中庭而倚箭于楅身上上耦前取一次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插三于要而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又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并取四矢投投壺也投壺禮亦賓主各四矢若拓若棘爲之從委于身前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釋置于地手并抱投之擁抱也朱子曰此是卑者與尊者爲耦云云按侍射侍投明與長者爲耦而謙言之曰侍耳約束也并四矢之謂擁亦并四矢也而不播于腰矢又短總執而端拱于前如抱也故曰擁是二者皆不敢與長者更迭爲禮抑若爲長者將物而待事於側者然葢侍之之禮也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鄭氏元曰勝則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之客亦如之謂客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角謂觥罰爵也於尊長與客如獻酬之爵擢去也謂徹也我取以來則彼馬去矣已徹馬嫌勝故薄之孔疏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當應曰諾勝者子弟酌酒南面以置于豐上不勝者下堂揖讓升堂北面就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曰賜灌灌猶飲也勝者立于不勝者東亦北面而跪曰敬養若卑得勝則不敢直酌當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以請所以優賓也行罰用角爵飲尊者與客則不敢用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二馬之朋徹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成勝也朱子曰此是卑者與尊者爲耦若已勝而司射命酌則不敢使他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己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徐氏師曾曰其曰客亦如之因尊長而及客爾按洗而請仍請長者行觴客亦如之者即他適而主人客之其禮亦然不角不敢明長者之負不擢馬不敢張已之勝也此是卑幼禮若童子并不敢與長者投射矣

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鄭氏元曰面前也幦覆苓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中之于前覆苓上也步行也孔疏先取君綏申于面前乃擲于車前幦上孔氏穎達曰良善也拖猶擲也亦引也散綏副綏也不繫于車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車行五步而立待君君出上則投良綏而升君也朱子曰既言以散綏升則是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綏而擲綏末于幦上君固未就車及僕以散綏升後君方出而就車云云按本文原

自明白反以鄭氏由左肩入右腋下及孔氏僕者背君而面向前之說反不可解不知負之云者僕時方效駕已正車所向而立故取正綏于身後從肩上而過引取綏末之垂者當面整理之乃置諸覆苓上而垂其末于軾前然後來車後以副綏奮衣由右上執轡即所謂執策分轡也步即所謂驅之五步之步也負良綏云云即展軨效駕之一事展軨則先左展軨已即由軨而前申綏拖于幦上乃展右軨展已即由軨後而以散綏升也何爲必于左右腋而繞身一轉時雖執轡以步而君猶未出烏乎而言背君也乎

頌而無讇諫而無驕

鄭氏元曰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計從恃知而慢也孔氏穎達曰頌美盛德之形容讇謂以惡爲美橫求見容也輔氏廣曰以下美上易失于讇以是諫非易失于驕云云按頌公言于衆以廟君

之德也。諷則潤飾其善，以阿徇其意，有求容于君之心也。諫陳言于東，以閒君之失也。驕則借君之失以矜炫已之得，有加上于君之意也。頌所當頌，而由于諷，則頌亦希恩；諫所當諫，而乘以驕，則諫亦要譽。故頌本于勸勉之誠，而諫出于謹諡之懷也。頌當而勸不忘規，則無諂；諫行而善則歸君，則無驕矣。

謂之社稷之役

鄭氏元曰：役，爲也。孔氏穎達曰：事君如是，可謂社稷之臣。按：若是者，其始也志在社稷，其終也功在社稷。寧失君心，社稷爲重；寧去已位，社稷爲先。苟利社稷，去就以之；苟安社稷，死生聽之。役謂其心力之勤勞也。若曰若是者，斯眞爲社稷之勤勞者云爾。役合志與功而言者也。

毋拔來毋報往

鄭氏元曰：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積漸，不可卒也。朱子曰：拔來報往，拔是急走到此，赴又是急還向彼，猶云其就義若熱，其去義若渴。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夫疾速而來，急遽而往，其失在威儀，亦知其心之不固矣。夫疾速云云御案 按：拔亦可讀如字，蓋拔者盡根株而力爲起發之辭。事方來，善者當從容以應之，不善者亦當逆而折之，而反與作爲以助其長，俾善者失當然之次，而離其本根，不善者形跡暴露，而勢不容已，是重事也。報往者，報復已往之嫌怨也。既已人亡物故，而必一一以求復，勢必轉輾無已。蓋往怨可以不必報，而恩則不待其既往也。如鄭氏云云，于義似淺。王氏讀拔爲校反，未安。若朱子云，則當勉以無倦可矣。兩錄其說任人采用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鄭氏元曰：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鴻殺之義所宜也。考工記曰：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方氏愨曰：德本也，故言依；藝末也，故言游。法，常法也；所謂說，則有變通存。若規矩準繩，法也，故依之而不可違；若器或利于古而害于今，則有說，故游之而不泥。按：依乃相倚而安之謂；游，朱子所謂玩物適情，以博其義理之趣云云也。說，即用法之議論也。藝乃德之分見，游乃依德之涵養；說乃法之互參，游乃依法之變化。君子學以致道，與工之居肆成事等。任氏啟運以工指百官，非是。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庭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鄭氏元曰：美皆當爲儀字之誤也。孔氏穎達曰：穆穆皇皇，行容也。皆美大之狀。濟濟翔翔，皆厚重寬舒之貌。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所繼屬，故齊齊皇皇。匪匪翼翼者，皆車馬之形狀，故詩曰：四牡騑騑。下又云：四牡翼翼。鸞和聲之形狀。肅肅是敬貌，雍雍是和貌。方氏愨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翕張之美，齊齊言致齊而能定，皇皇言有求而不得，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輔，肅肅言唱者之整，雍雍言應者之和。蓋言語穆穆則不淺露，皇皇又不深晦；祭祀齊齊則思之一，皇皇又求之專，必讀如歸往之往，不必然。言語穆穆云云御案 按：美當從輔氏廣讀如字。自言曰言，美在意旨深遠，曰穆穆；答述曰語，美在正大光明，曰皇皇。在朝之美，仰承下體，威愛交接，曰濟濟；在廷之美，周旋折旋，安詳端好，曰翔翔。祭外神則敬信之衷表裏如一，曰齊齊；祀宗廟則專誠之致，則望古追遠，曰皇皇。車之美，左宜右有，匪匪爲分別文也；馬之美，兩服兩驂相輔而行，如飛如翰，曰翼翼；鸞之美

行以肆夏趨以采齊節度不踰曰肅肅和之美相合相應彼此如一曰雍雍

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

鄭氏（元）引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子云云孔氏（穎達）曰大夫之子恆習學于樂長則已能習樂故曰能從樂人之事云云呂氏（大臨）曰男子二十舞大夏則樂人之事備故曰能從樂人之事也云云按曲禮止是問年之長幼此所謂長乃嫡長之長幼則槪謂衆子也卿大夫之嫡子皆與世子入國學而國學總于大司樂故云然曰從是入學之辭然非惟嫡長乃入學以從樂人之事夫曰從則朝斯夕斯于其人之事不似就正者之有時自我而往也國君長子亦從樂人之事者而社稷之事重故舉重而言之大夫之子無大于司成之教矣故云然

執虛如執盈

鄭氏（元）曰愼重陳氏（淳）曰二句體認持敬工夫意象最親切陳氏（澔）曰皆敬心所寓按虛而曰執則固有所執矣執而曰虛則固不于其物矣擬所如曰執盈則不但如實有而且重大者然稍搖動振撼則將淫溢傾覆者然執虛如習聘禮之執圭習朝儀之執笏時固無圭與笏在也其與執虛器之虛爵虛俎者又甚矣如執盈恐顚覆隕越也

未嘗不食新

鄭氏（元）曰嘗謂薦新物于寢廟孔氏（穎達）曰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方氏（慤）曰秋祭曰嘗月令特于孟秋言嘗新者以此按嘗惟仲秋止天子諸侯大夫有則不如謂薦新之所賅者廣人人可以自盡亦時時可以自致也新凡百穀百菓蔬皆是大端詳見月令

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

孔氏（穎達）曰凡僕御之禮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也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御者則式以待君子升也按升授綏則有所憑而升其勢在上手可爲力下授綏則亦有所據而下其勢在下手無可爲力矣而亦執綏以持之者下時緣上有所持而下之勢不重則足庶可整暇也而御者之授亦右手并轡而左授之始乘者僕先升以待君子而君子未升之時也執君之乘車則坐此非君也故但式以待之下于君也必式以待者恐自擬于所尊故式焉以自別以致敬待之意也

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

鄭氏（元）曰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輔氏（廣）曰言大則牛馬可知非也馬名詳爾雅牛名詳牛經一望而知不

待問且牛馬以鞭箠使之不以名呼也（自輔氏曰云云御案）按紖本駕牛具在胸曰紖所以引也然謂駕車之用所以縮于胸而結于背以繫于車者耳此則卽貫鼻之索散名亦曰紖蓋牽牛者自牛後而牛爲引道者然故名靮則羈也玉篇所以制馬蓋卽絡頭而字從的省牽馬者在馬前而馬隨人從絡頭之所之而的有所往故名靮右牽者手力在右牛馬等皆無知而有力非力不制而不必留右手以防之也故從其手之有力者而右之也

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

鄭氏（元）曰器則執蓋謂有表裏韣弓衣也左手屈衣并于拊執之而右手執簫孔疏陳底執蓋輕也拊弓把也執簫以將命按器乃鼎彝豆登簠簋之屬則蓋固輕然卽蓋以知其物且以在上尊故也弓則先出弓于韣及半乃屈韣于弓拊而并執之曲禮曰承拊

蓋以韜藉柎而左手仰執之故曰承不以執簫之右手把持而執之者也

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

鄭氏元曰櫝謂劍函也襲卻合之夫襓劍衣也夫或為煩皆發聲加劍于衣上孔疏皇氏云卻仰也謂仰蓋于函底之下而加函底于上重合之故曰襲夫襓廣雅云木劍衣葢今刀㨹然考劍必有室室以木為之謂之鞘曲禮進劍者左首故持其鞘而以劍把授之也若無木室而但以繒綿韜之則謂之襓藏之必以篋進人必以篋往篋中先加夫襓置劍襓上則劍不動乃加蓋至獻時則啟蓋反襲于下而見劍在夫襓上亦當左其首也劍必有室云云御案按所以然者蓋不敢以劍之鋒刃向所尊而劍又兩面皆刃無可避者故加夫襓于上以掩之與猶於也似此蓋在櫝中未必用夫襓也劍既出櫝後以櫝底加櫝蓋上然後藉夫襓以韜之而始獻故曰加也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

鄭氏元曰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輔氏廣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為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為主按賓客則貴賤賢愚之不等故恐其容之外馳而以恭為主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而敬由恭作祭祀則形聲視聽之不著故恐其心之中軼而以敬為主誠于中所以形于外而恭由敬彰故各有主也

會同主詡

鄭氏元曰詡謂敏而有勇劉氏彝曰詡昫也經云德發揚昫萬物人君法天地作會同生成萬物之德在焉按會同亦賓客之大者詡仍是恭而氣象發皇開展耳是恭嚴而詡泰恭斂而詡舒有小大近遠之殊爾已會同者會即時見蓋王將有征討之事為壇于國外會諸侯而命事焉所以發天下之禁故主發皇而安重同即殷見王十二歲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王亦為壇旅見而命以政焉其來必同故曰同所以施天下之政也故主開展而舒和均是合諸侯也方施文德一命武功方伯奉天子之命亦有命政之會發命之同但止一方而已其主詡當不甚異也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鄭氏元曰險險阻出奇覆諼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己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也孔疏是地形險阻地既險得出奇謀覆詐諼詐也輔氏廣曰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為上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陳氏澔曰隱密己情虞度彼情按思險固思為險阻之防然不專是止舍經由之地也隱情乃傷痛之情以眾之死生所關繫故軍出處以喪禮也惟本此傷痛之情則其用民命也慎而臨事懼好謀成故曰隱情以虞也若曰密己之情則後世之詭道也雖行軍亦所不廢亦豈著為禮也哉且事宜之機密義已賅于思險內矣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

鄭氏元曰先飯而後已所以勸也孔氏穎達曰此明侍食之法先君子之飯者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若勸食然葢燕侍食者謂主人客之而用燕禮客自卑而以侍食之禮自居也燕侍食云云御案按亦謂燕間侍食之禮正以別于禮食也燕用酒而此不言飲可知其為食禮爾先飯固自居于嘗食亦避主人延祭也後已者恐己先飯畢使長者獨飯則長者與己皆不安後己以便勸長者加餐

也且必後君子而求先已勢必放飯流歠大飲不唯而後可豈禮也哉以下有毋放流云云故先爲寬展其時如此曰君子知以爵尊者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鄭氏元曰客爵謂主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耳賓不舉奠于薦東介酢僎三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孔氏穎達曰鄉飲酒禮主人酬賓賓受奠觶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觶于賓賓奠觶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酢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者此既不被優故爵並居右示爲飲之蓋鄉飲酒於此爵皆不明置奠之所故記者明之按任氏啟運曰凡爵不飲者奠于薦之左飲者奠于薦之右客之酬爵奠而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若一人舉觶爲旅酬始及舉觶爲無

算爵始賓受之奠于薦右與夫介爵酢爵僎爵皆必飲者故于右以從便也又鄭氏謂撰古文禮作遵遵謂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知遵與僎不同遵尊也尊于賓者也儀禮曰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一人舉觶乃入席于賓東其先不入以不爲賓不于主人正禮也若僎則主人之副貳故曰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與輔賓之介相對非遵之比也皆遵與僎不同云云御纂義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

鄭氏元曰進尾擗之由後鯁肉易離也乾魚進首擗之由前理易析也冬氣在下腴腹下也夏氣在上鰭脊也膴大臠謂刳魚腹也膴讀如冔孔氏穎達曰此節明進魚之禮濡濕也冬時陽氣下在魚腹夏時陽氣上在魚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進魚使嚮右以右手取之便也祭膴者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刳取以祭先也按畜

依人首向上而尾向下魚潛淵首向下而尾向上差以向上者進所以致敬也若以劈所自起者進則劈牲者豈從喙起劈乾魚者豈從首起乎冬右腴腴易肥也夏右鰭者夏暑腴易敗而鰭肉堅則不易壞故也膴取柔厚而已又孔氏云此謂尋常燕食若祭祀魚在于俎皆縮載俎既橫設魚則隨俎而從於人爲橫無進首進尾之理正祭牲體橫而魚縮繹祭牲體縮而魚橫公食大夫魚亦縮俎特牲少牢魚皆十五昏禮魚十有四士喪禮大斂及士虞禮公食禮魚皆七天子諸侯魚數未聞陳氏祥道曰左首者于俎爲縮于人爲橫進首進尾者于俎爲橫于人爲縮公食大夫魚縮俎寢右進鰭士喪卒塗之奠左首進鰭士虞亦進鰭少牢右首進腴蓋鰭者體所在腴者氣所聚禮雖貴右人之飲食貴體鬼神之祭貴氣也云云此之冬右腴夏右鰭又所尚在時與公食大夫少牢

之所進者異矣此蓋謂燕食也且安知不謂豆登之魚也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于左

鄭氏元曰齊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居于左手之上右手執而正之由便也孔疏凡齊者謂以鹽梅齊和之法居處羹食于左手之上以右手所執鹽梅調和正之於事便也按曲禮羹居人之右而此云居之於左者謂方調齊時執以右手藉右手力也居之于左左與右相迎便右手用也時以左手按羹器右手以匕往復之齊已仍置居于人右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鄭氏元曰自由也謂爲君受幣爲君出命也黃氏榦曰幣自人來卑也辭由君出尊也方氏慤曰助之以言則曰詔助之以事則曰贊云云按幣凡玉帛及禽贄皆是任氏啟運謂右尊也輕財故自左

重禮故自右非也贊幣者既自左則陳幣者在贊者之右矣是輕幣故右之也詔辭既自右則主辭者在詔者之左矣尊禮故左之也吉事尚左故此實尊左而卑右贊幣自左若聘禮宰于公左受幣是也詔辭自右若覲禮大史致命太史在右是也贊幣遠于君而在下故可左詔辭側于君而在上故必右也

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鄭氏元曰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軓與軹于車同謂轊頭也軌與范同聲謂軾前也孔疏范與周禮軓聲同字異但軾前之軓車旁作凡或作範字轂末之軌則車旁作九車轍亦謂之軌孔氏穎達曰此明爲尸之僕祖道祭軷之宜僕既主尸車故于車執轡受爵尸位在左僕位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軌謂轂末范謂式前僕既受爵將飲則祭之於車左右軌及前范所以

禮記彙要卷十九 少儀 三三

祭者爲其神助已不使傾危也祭畢乃自飲按此即所謂軷祭也祭車則僕已在車左執轡是并轡及策而執之所以止馬也左左手非左首執之仍當中右手乃得受爵時身當式前執轡不釋安能旋轉而祭及轂末之軌乎則軌是軓之譌字范乃軓之音釋而訛入本文者也然此但照注疏解亦得祭已自飲若祭祀之飲福也輔氏廣以軌爲轍殊謬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鄭氏元曰於俎內祭者俎干人爲橫不得祭于間也孔疏羞在豆則祭于豆間俎橫在人前不得祭兩俎間故祭于俎內近人處按非也俎內亦俎內之地非俎上也古人俎內尺寸皆與俎合故俎上絕無餘地何處可置祭物乎且俎皆縱列惟俎上肉則橫列之耳註因俎肉之橫列而謂俎橫于人前不亦謬乎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鄭氏元曰提猶絕也刲離之不絕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耳孔疏心謂肺中央少許按此設肺于俎之制牲全者祭肺周制也一者周人尚氣肺主氣也一者周尚赤火德王火尅金肺金也祭尚所勝也提抵也至也切肺之時刃不抵于中央則中央少許不絕耳非提竟訓絕也據牛羊而豕可知據肺而心肝亦可知也

凡羞有湇者不以齊

鄭氏元曰齊和也孔疏湇汁也羞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主人味薄陳氏澔曰湇大羹也大羹不和云云按太羹盛以登鉶羹盛以鉶曰羞則并非羹矣不和者貴其汁非食味之道本不用齊羞則食且貴味矣其已和也可知已和也而復齊之直是嫌主人之味不得矣其非禮正與絮羹同故不以也

禮記彙要卷十九 少儀 三四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鄭氏元曰尊者設尊者也陳氏澔曰酌者酌酒之人也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南北列之設尊者在尊西而向東以右爲尚酌人在尊東而向西以左爲尚二人俱以南爲上也上尊在南故云尊與壺皆有面面皆有鼻鼻宜向尊者故云按任氏啓運曰朱子云鄉飲酒禮元酒在西鄉射禮左元酒左即西也鄉飲鄉射酌者北面故以西爲左言設尊之人預度酌者之左而設上尊實以元酒若君與臣燕則公西面元酒在南酌者不得背公而東向則又以酌者之右爲上尊矣彼玉藻所謂惟君面尊也是也萬氏云尊猶設也然則尊壺猶言設壺者耳如以尊與壺爲二器則何以言尊壺者乎面言當君面也此當與惟君面尊句參會

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鄭氏元曰折俎尊徹之乃坐也已沐飲曰禨酌始冠曰醮步行也孔氏穎達曰飲酒者則下文禨者醮者是也總以飲酒目之羞殽羞也本爲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此謂無算爵之時羞庶羞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脯醢折俎未飲酒之前則嘗之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乃薦賓皆先祭脯醢嚌肺乃飲卒爵按毋常飲酒及禨醮本皆坐而忽設俎之盛禮則不敢安鄭氏云必徹去之乃坐也若鄉飲若燕有折俎本與大禮相稱則坐之可也但祭與嚌本不可言嘗夫曰羞非鼎俎也可知然此固不專指無算爵時乃賅泛常飲酒而言也又不曰行爵而曰步以行爵而有周旋左右之節在故曰步也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

以柔之

鄭氏元曰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方氏慤曰菹酢菜醢人所謂菁菹茆菹是也此制造之法如之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膾及虀菹麤細之異按聶者其薄可疊之名辟雞宛脾皆膾也而味如雞與脾爾詳見內則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

鄭氏元曰亦爲尺柄之類燔炙也鄉射禮及少牢饋食禮證之云云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祭俎之儀就俎取所祭肺升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於俎取之反之不坐唯祭時坐耳然不坐者是賓客非尸也按解折骨體而升於俎上曰折俎取祭反之不坐惟取及反時不坐祭時則仍有當坐而坐者燔亦如之者主人正獻之俎肺爲主七獻長賓加獻之俎以燔爲主故其禮等然則所謂取祭反之不坐者指主人及賓長也

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

鄭氏元曰凡飲酒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言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未爇曰燋此皆爲宵言也孔氏穎達曰執燭者謂夜闇執燭抱燋謂既欲留客又取未然之炬抱之也應氏鏞曰執燭抱燋賤役也爲獻主者身親之敬客不嫌爲勞也執已然之燭而又抱未爇之燋愛客而欲留之尤有加而無已也按凡飲酒當另一節然亦卽主人待客夜飲之禮夫曰獻主則不論主人與宰夫其禮皆然執燭抱燋以自居于服勞奉養之分耳又考燕禮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下然則獻主所執與抱者本庶子阼階上所執之燭與士大夫家

阼階之燭爲弟子所執其餘皆僕隸而已

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鄭氏元曰折斷分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孔氏穎達曰其體以下明所膳數也若得太牢祭者則用牛膳周貴肩故用左肩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至蹄爲九段以獻之也臂臑謂肩腳也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折爲七箇太牢惟牛少牢惟羊並用上牲不并備饌也若祭惟特豕亦用豕左肩五箇也按任氏啟運云天子卿大夫得用太牢諸侯卿大夫用少牢士植豕四時之祭天子卿大夫亦特牛諸侯卿大夫特羊士特豕太牢牛羊豕同牢少牢羊豕同牢此則所謂止用上牲也九七五亦于數體中各稱其位之貴賤致之非并九七五箇者而盡致之一人

也周人貴肩故舉肩以該其餘九箇者肩一臂二臑三正脊四長脊五代脅六正脅七長脅八代脅九而髀骼賤不與焉七箇肩臂臑正脊長脊正脅長脅五箇肩臂臑正脊正脅而已也

禮記東要卷十九終

禮記東要卷二十

仁和李式穀海雍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學記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孔氏穎達曰學則博識多聞知古知今旣身有善行示民軌儀故可以化民成俗也周氏諝曰學者一道德之源道德一然後可以化民成俗戴氏溪云化民成俗必由學校云云陳氏澔曰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化民成俗必於時雍乃爲至耳按化遍於民則所及者廣而所化者遠而習焉成俗則所積者久而所入者深惟學則本于所同得而歸于所共由民之化也從此入俗之成也從此出故曰由也學指學校不如指道爲周致孔氏以君子專指天子諸侯卿大夫言不如指凡有德位之通稱爲渾括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此非興體比喻言亦以君子之比德于玉也夫人而知之故因所明以通之也德固玉所自具然非徒示以朴璞而任其暴棄之謂也必成器而于德之義始合亦必成器而于德之用始彰而成器非琢則不可人之爲德亦然德亦人所自具亦非純任乎自然而一任其固然必知道而德始可明亦必知道而德始有得而知道非學不可切磋砥礪琢之之功訓廸研窮學之之事工居肆以善其事琢之之大凡之師友之立庠序之設學之之要務玉原有成器之質人固有備道之性其理同也琢以成器仍因乎玉之本然學以知道仍因乎人之固然也玉不成器無用之玉而玉之真旣汨人不知道無益之人而人之德亦泯云爾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鄭氏元曰教學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云云孔氏穎達云王者建立其國君長其民內設師保外設庠序以教之按建國指制度而先立教學之法與其官君民指施措而先明教學之方與其德言王者指創業天子言古見從古皆然建國而無學以化之則國雖建而無與立君民而無學以成之則民雖君而無與安故教學卽國國君民之先務非旣建國君民之後而始求教學之先務禮重師儒躬率明德卽先其教學之謂非止立庠序明禮義而已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此喻亦因人所明者而通之也肴諸品肴列之謂旨者不可名言而適于意之謂善亦莫可形容而適于性之謂也非旨則何以言

嘉非善則何以言至雖有偏嗜之味偏至之性而旨所其所旨善其所善者過肴之嘉道之至則無不以爲旨且善者心有所同然故也前以琢比學言所教之學此以食喻學謂自得之學也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而後能自反也知也而後能自強也

鄭氏元曰學則睹已行之所短教則見已道之所未達自反求諸已也自強修業不敢倦也孔氏穎達曰此明教學相益教學相長者教之時然後知已困而乃強學之是教能長學也學則道業成就于教益善是學能長教也張子曰困者益之基也學者之病正在于不知困自以爲知而問之不能答用之不能行者多矣按未學止得其性之所近故易以自足學則形之以聖神之品量則歉甚矣未教止據其學之所得故易以自安教則環以智愚賢不肖之應求則有得于此無得于彼則知困于不給矣自反則力于精深自強則勵于進益夫是以不得不終始典學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氏元曰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門側之室謂之塾孔氏穎達曰自此至謂乎明國家立庠序上下之殊并明入學年歲之差周禮百里之內一十五家爲閭共同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恆就教于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云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也于黨中立庠教閭中所升者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諸侯于國但立時王之學故云國有學陳氏澔曰術當爲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是也按鄉大夫卽家之門室爲塾而禮聘賢者以教之曰家塾庶人則合二十五家爲一塾亦曰家塾蓋與家近乃眾家之塾也在鄉曰閭在遂曰里塾孰也其師卽所謂仕而已者歸教閭里者也庠以養老爲義學于此以教孝弟也在遂則每一遂共立一序以習射爲義此則教以德行也鄉近國德行易習故重孝弟遂近野孝弟易敦故重德行其事實同也術當爲遂月令審端徑遂字亦作術可証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鄭氏元曰比年入學學者每歲來入也中猶閒也鄉遂大夫閒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孔疏閒年謂下一年三年五年計學者多少之閒歲非鄉遂大夫閒歲乃入學鄭引周禮則此中年考校非周禮也云云按自入歲教之數與方名等

即指家塾十歲入里閭之塾所謂出就外傳也中間又一年十二歲考校其優者入序所謂十三舞勺時也又中間十四一年至十四歲又考校之乃升于庠則成童舞時矣優者乃入鄉校所謂十五而入大學也前此教使能其事後此教以明其理由格致教而體之于誠正修齊治平也所謂入學者指此非前此入小學之謂比年入學中年考校本大小學之所同而此所謂入學則自十五之入大學始從此十六閒一年十七考校十八閒一年十九考校于此而優者爲士故士冠以二十劣者仍退爲農故授餘夫田亦二十也自此以後中閒一年皆有考校非每考校皆有升進也恐曠業之故耳比年據國家之制言每歲皆有及年者故比年皆有入學者中年考校即各學之師主之黜陟之歲以考校爲升降非黜陟之歲勵其率教焉爾已

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

鄭氏元曰離經斷句絶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趨鄉也孔氏穎達曰敬業謂藝業長者敬而親之樂羣謂羣居朋友善者願而樂之博習謂廣博學習親師謂親愛其師論學謂學問嚮成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謂選擇好人取之爲友小成比六年以前其業稍成也周氏諝曰能離經然後知業之爲可敬能敬業然後所習者博習博然後能講學講學然後知類通達凡此皆視其學問者也內辨其志然後外樂其羣樂羣然後上能親師親師然後下能取友取友然後能強立不反凡此皆視其德性者也按離經分析經義也屬知辨志辨別志趨也屬行敬業專攻于已樂羣取善于人博習于所敬之業外則引伸觸類無不習也親師親炙面承升堂入室內受師傳也論學與同教者議論得失取友取賢能以自輔而即以己輔人益推善于人而相助爲教即聖門弟子分教門人者然故云小成又博習以親師即事大夫之賢者論學以取友即友其士之仁者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鄭氏元曰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也孔氏穎達曰知類通達謂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謂專強獨立不有疑滯周氏諝曰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益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按知類通達其格致也義理精明情事通貫強立不反則誠正修身之事德性堅定不憂不惑不懼能卓然自立于家國天下而

外不可奪內不可搖故曰不反此則不特成已而且與物共成矣故曰大成前此所謂五年乃十九于此有成則始進于國學由是而進于小成者試爲鄉遂吏有不止于小成者及期乃貢于天子之國之太學而爲國子以期于大用也遂則有序無庠鄉則有庠仍有序而以校總之內得兼外也國學則定爲士後入于天子之國學始曰太學除太子至元士嫡子及畿內之俊造外諸侯貢士始與焉術任氏啟運云與遂通極是謂州者謬

蛾子時術之

鄭氏元曰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孔氏穎達曰記云蛾子時術之者引舊記言蚍蜉之子時時術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垤猶如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矣按蟻子非欲成垤而銜土也穴地爲巢故銜土而棄之于地上如封

如冢然非有爲山之志也以之譬學者之爲學豈有當乎術固通述說文術也正韻曰纘也纘繼之意蛾之爲物其居有等其行有隊故從義而爲名曰蛾有首領人蛾率之而餘蛾相從以習其進止者然故曰時述謂其相循于不改相繼之不絕以學者之從教也云爾

蛾小正曰元駒賁爾雅謂其大者曰蚍蜉有大小黑白黃赤數種穴居卵生知雨候春出冬蟄有君臣之義善陳能關塞士成封而穴其下其巢如蠶絮囊連其赤蛾名蠪白者即飛蛾名蟨善螽另一種也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鄭氏元曰皮弁天子之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諸侯教學大理始立學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示敬道者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矣又曰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

君親往或使有司爲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方氏慤曰皮弁無經緯之文織紝之功祭菜無犧牲之味黍稷之實云云輔氏廣云示敬道所以使之立爲學之誠按皮弁取潔以致敬祭菜示質以將敬示敬道一謂示敬夫道之所在一謂示以致敬之道在誠質也云爾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鄭氏元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此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孔氏穎達曰取小雅三篇爲學者歌之欲使學者得爲官與君臣相燕樂各自勸勵也方氏元曰宵雅肄習必至于三欲熟故也習必以雅欲其正也止以小雅欲其有漸也以其始教故曰官其始也官者主治之謂也輔氏廣曰官其始所以使之知教者之意按所肄之三章皆在官之職業恭以在官之職業勖之于始至也不曰歌而曰肄者乃習復之也課士之法夕而習復宵正夕而習復之時也入學之初夕爲歌小雅之三章而非正樂附于肄業之及者然呂氏祖謙亦謂古人采詩夜誦使夜使夜間然謂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咏此心遂有所據竟爲學士自肄而又指諷誦恐誦詩學樂不待入國學之日耳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鄭氏元曰鼓篋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孔氏穎達曰入學之時大胥之官先擊鼓以召之學者既至發其篋篋以出其書欲使學者恭順其所持經業也輔氏廣曰學者之誠立教者之意明然後可以教故孫其業使之有安教之質按鼓篋者聲鼓以發其篋也孫者列次陳之使循序以漸進其業而不敢躐

等所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也解者皆未清析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鄭氏元曰官居官者士學士也孔氏穎達曰以上七者皆所以正士之志士而正其志則官而能其事矣按以上所言皆所以變化其志也蓋今日爲學之志即他日爲仕之事前此入大學而有成者謂之小成即司徒所論而試之爲鄉遂吏鄉遂之吏不足以當仕小成不足以當士之志也不安于小成者則入于國學是志即大成之志仕即四十始仕之仕事即齊治均平之事也當其分位各有所先故官之考校事爲大士之考校志爲重士所以貴尚志也此古書之辭故稱記云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鄭氏元曰操縵雜弄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雅興之言喜也歆也藝卽六一孔氏穎達曰此以下並正業積漸之事也學操縵教樂也弦琴瑟之屬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不能安正其弦學博依教詩法也博廣也依謂依倚譬喻也若欲學詩不學廣博譬喻則不能安善其詩學雜服教禮法也雜服自袞而下至皮弁朝服元端之屬禮經正體在于服章以表貴賤若欲學禮而不能明雜衣服則心不能安善于禮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此總結上三事並先從小起義也云云方氏慤曰操之而急縱之而緩者操縵之事也弦之理亦若是而已矣依則依物之理以爲言焉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則博依之謂也詩之理亦若是而已矣陳氏澔曰詩人比興之辭多依托于物理而物理至博也學者不能于居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

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于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又張子以服爲事雜服指洒埽應對投壺沃盥之細碎事吳氏澄謂縵爲燕樂以周官鍾師磬師皆掌縵樂爲証按博依任氏道啟謂聲律之依咏平時博其依咏之趣則聲律調而安于詩矣于依義似合然混入樂字甲裏雜服張子說爲合以其日用常行平時謹于細微則節文熟而安于禮矣衣服如袞冕之類豈士子所能學焉者學其制乎非工作學其衣乎非優伶也服以服事服勞服習之意爲合藝以六藝爲當六藝古人于未入大學時早能其事此特鼓舞其旨趣而爲引伸觸類曰興也興其藝則無在不動其性情之游衍而與義理相融洽焉故曰樂學云也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

鄭氏元曰藏謂懷抱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之息遊謂閒暇無事之遊吳氏澄曰藏謂入學受業時修治其正業息謂退息利居時遊者玩物適情之謂學操縵等藝是也按藏謂藏身時教之地脩謂脩其正業也息卽退于私居之時遊卽遊于所居之學也此四字也止兩事耳謂藏焉則脩是朝而受業一而講貫之地脩謂整躬勵志之行也息焉則遊是夕而習復夜而計過之時遊謂引伸觸類之知也藏時奉明師以自修息則就益友以與游言學者隨時隨地而無閒斷云也

當其可之謂時

鄭氏元曰可謂二十成人時陳氏道輔曰當其可之謂時所以長善于可教之際陳氏澔曰時者不先不後之期也按鄭氏以年爲時殊謬卽以年爲時亦當以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大成爲年而應指二十成人爲時也不知本文原止卽一年視離經辨志九年大

成之時謂此雖時之大概而不可執此以言時必貴當乎其可也云爾可謂適當受教之時以質有知愚性有敏鈍或先之而非先或後之而非後有觸發于一隙之幾有激厲于一旦之候惟教者有知人之明于平日有體物之誠于當幾此不定之時正其時之妙者也云爾

相觀而善之謂摩

鄭氏元曰摩相切磋也戴氏溪曰有切磋動盪之意朱子曰相觀而善但謂觀人之能而于己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按相觀是交法互效意摩如取火者兩木相摩而並然又如治玉石者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光澤設卦爻者兩儀相摩而各生其變化也彼有善而此善之此有善而彼善之則爲善者益勵而取善者益宏此彼此之皆善也云爾

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

鄭氏元曰道示之以道塗也抑猶推也開謂發頭角思而得之則深孔氏穎達曰此三句釋上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三事之所由但示正道寬柔教之則彼心和而意乃覺悟也但勸強其神識而不抑之令曉則受者和易而亦易成也但開發義理而不爲通達使學者用意思念也陳氏澔曰道而使之和則所從者樂強而使之易則所進者銳開而使之思則所得者深按道同導身先誘之以待其奮興牽羈縻而馳驟之也強者勉其所未至而俟其自振抑者扼吭拊背而納于所不得展也開者闢其所從入之塗而待其樂赴達者推之而極之于竟迹也道強開則無有不及牽抑達又入于過當矣道之以渾化之自然則自從容優裕而無不和強之以經緯之當然則自直行曲達而無不易開之以旨趣之所以然則自窮原竟委而無不思思則自得之知生易則遠到之行至和則無之不任天率性而自中矣此淺深之序也非謂學者之已能然也極教之效與教者之所期者如此云

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此謂成德者得其和行者得其易知者得其思方得盡教喻之善道云爾喻從俞俞會意俞者善受之辭一出口而人無不善受曰喻故訓曉以法言之則爲教以實期之則爲喻喻而善乃當其可中其節斯謂之善然必以能得人之和易以思始得爲善喻之明証也可者僅可之辭不如此即欲謂之善喻不可言教人者不可不曲折以盡教之之道也云爾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鄭氏元曰言爲之善者則後人樂倣倣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孔氏穎達曰善歌謂聲音和美感動人心能使聽者繼續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如今人傳繼周孔也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陳氏澔曰繼志能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也按謂善歌者不盡其聲謂使人和而得之也善教者不盡其志使人繹而悟之也即引而不發躍如之意耳

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鄭氏元曰其言少而解臧善也吳氏澄曰教者之言雖至約不繁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雖少有所譬而能使人曉之約微罕譬教者之不盡言也達臧喻學之能自得也如此可謂能使人繼其志者矣按言事則挈綱領而道無不貫曰約而達于理則啟其端緒而善無不包曰微而臧無繁瑣曰約無窒疑曰達無形跡曰微臧則善之藏者也質直言之不能喻則取于譬以明之蓋借他物以起例假別緒以類推也然聽者時不免會意之謬悞故取譬雖不遠艮不如質直言之之無弊而此乃罕所譬而能喻也斯眞能喻乎其志矣世有能喻乎其志而不能繼者乎故曰可謂繼志謂使人繼志也云爾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

孔氏穎達曰博喻廣曉也若知四事爲主即前節多寡易止四失觸類長之後乃得爲廣有曉解也陳氏澔曰至學至于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知乎此然後能博喻謂循循善誘不拘一塗也吳氏澄所謂能隨其淺深高下而喻之各有攸當是也按謂至學之難易由質之有美惡美者雖難而亦易惡者雖

易而亦難能各卽其善之性之所近雖難者亦成于易能各救其質之惡之所偏雖易者亦有其難惟各就其材而隨方指示觸緒因端而喻之之法由是廣而喻之之法由是多故曰博也博喻兼長善救失言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鄭氏元曰嚴尊敬也方氏慤曰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爲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按本以學道故嚴師葢師之所在卽道之所在嚴之正所以專一其求學之誠也故嚴師本由于尊道尊道正所以敬學師也而道存道也而學存嚴乃威重之名師嚴則生人㞃憚之心而畢之于道故道能尊尊者無對之稱道有所尊而道乃伸尊則萃人專一之志而致之于學故學能敬敬者無適之謂學有所敬而學乃至待嚴師以尊道以勸學必先上

行而下始效也故敬學通于民之知而嚴師尊道特難于在上耳此中上意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之意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

鄭氏元曰先易後難以漸入也孔氏穎達曰問謂論難善問之人如匠善攻堅木先斫治其易處然後及于節目問者理順答者分明及其經久師徒共相愛說以解義理方氏慤曰節則木理之剛者說卦所謂堅多節是矣目則木理之精者弓人所謂斲木必目必荼是也皆其至堅難攻之處也朱子曰說當如字解音胡買切葢義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自朱子曰至此御案 按節不分根枝之總會而目卽所分之中心堅實者也于問之節乃衆理彙糾結處目者衆說之統紀提綱者以譬夫因所明以通其蔽充卽能以窮其致之謂先易則可從緪而解可正後節目漸斲亦可使正也如先節目則手力猛而木性劣其不決裂而橫斜者鮮矣相說以解謂互相析疑辨難而久則冤析難辨自然條達緒順而解矣久卽循循善入不陵躐之謂也

善問者如攻堅木

孔氏穎達曰問謂論難善問之人如匠善攻堅木云云按道之有本末事之有體段也如木然持守不可固而易爲外物所掠奪者無取焉建立不可久而易爲時世所變動者無得焉故貴乎堅然非攻之無成也且非攻之無用也而善問者亦然瑣瑣者不足論也靡靡者不必辨也必于學之可固而不搖可久而不變者而致問焉設疑送難攻之具也知至致終攻之力也故曰如攻堅木云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孔氏穎達曰善能答問難者如鐘之應撞隨彼所問事之大小而答

云云張子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而有知答問者必知問之所由故所答從所問言各有所當也大鳴小鳴因所叩也按曰待問則未問以前無將逆當問之時無逆億故曰待其小其大一惟問者之所叩而待問者無容焉所謂因物而付隨感而應也小叩而大鳴則由于輕薄而外不厚重大叩而小鳴則由乎迫隘而中不含宏皆非鐘之善待撞者也待問者亦然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鄭氏元曰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舂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旣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孔氏穎達曰待其一問然後一答乃後盡說義理云云但朱子曰注說云云非是從容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

意然後止也此又一義也並存之朱子曰注說云云至此御案按陳氏澔謂從容乃優游不廹之意與朱子說同義較改舂字爲合蓋待問者一說既得必當涵泳尋繹以盡其緒如鐘之一聲既振必待其抑揚高下之音響畢而後再奏則餘音皆得其綱紀而從律不紊也善待問者如此則反覆詳味以盡其義則心思識記皆得其緒而有所開悟云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

鄭氏元曰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也聽語謂必待其問乃說之孔氏穎達曰此論教者不可爲記問之學聽語謂聽受其所問之語然後依問爲說也輔氏廣曰記問之學據已所有者以告人聽語者因人所疑而啓之按此謂專以備人之問而強記之以爲答問之地者乃好爲人師以要博學之名者之所爲也設所問而非其所記則答窮矣以問無方而記有數也設所問而進于所記則答左矣以問在義而記止言也故不足必則必求其足爲者也聽語之聽如聽訟之聽任問語之高下淺深疑似糾結與爲發明而不道剖析而不留焉因物以付即物而施豈記問者之所能勝乎云爾故不敢爲記問者而師道斷歸之聽語者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鄭氏元曰良冶之子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于爲裘良弓之子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于爲揚柳之箕以言仍見則貫即事易也孔氏穎達曰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本駕在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日見車行其駒習慣而後駕之不復驚也應氏鏞曰冶鑄難精而裘軟易紉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皆自易而至于難自粗而至于精習之有漸而不可驟進云云按非必良冶之訓治良弓之訓弓必先使學爲裘箕始以習見夫補苴之法未能于金之剛而先于革之柔者試之同一矯揉之制未能于幹之強而先于柳之弱者效之學謂子弟之自學非必其父欲傳治弓之業而使先學裘箕始也始駕馬者反其前後之序使習見夫駗服從御之法一旦使駕于車前而不驚也即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之意裘箕雖非弓冶車後雖非車前而補苴之法矯揉之制行趨之則正其所以治所以弓所以駕之道在故也此言學必有漸乃底于成以由前小成大成之意如應說古未有攻皮之工進而爲攻金之攻者也惟鄭說與始駕在前習見一例末本御案爲斷也駕馬者始從車後繼試以驂猶未正在車前也終用爲服則正當車前已

弓人古今姓纂黄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山海經少昊生般始爲弓孫郾曰倕作墨子曰羿作周禮夏官司弓矢掌六弓王弧夾庾唐大是也天子之弓合九成規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具巧者和之幹以爲遠筋以爲深膠以爲和絲以爲固漆以爲受霜露凡取幹之道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而相角相膠相而各有其法漆欲測絲欲沉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材寒奠體冰析灂撟幹欲熟于火而無贏撟角欲熟于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欲熟而水火相得欲宛而無負弦釋之如環無失體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三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三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云云

冶尹子曰蚩尤造冶古史考曰燧人氏一金作刀鑄金即冶也而亦或謂神農作周禮冶氏爲殺矢戈戟按攻金之工六而推冶氏執上齊故以冶氏賅之冶主鎔金通言之六工皆冶也考二金之法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鼎鐘之齊五分爲之斧斤四分謂之戈戟三分謂之大刃二分謂之削殺矢金錫半謂之鑒燧然則冶固專以配合各得爲良者也故與爲裘相似焉

箕簸米去穢之具埽灑亦用之始于少康氏以竹爲身前侈廣曰舌後狹斂曰踵後有牆左右下迤而至于舌之

兩端緣之以杷柎或竹圍之以篏其形如弛弓周禮司裘
之兩端前向也故良弓之子學為之尊指此裘但載其字
裘而已而制不言蓋為裘指制支而言者也有皮則色有與
同毛有厚薄勢有順逆亦貴調劑均平而後成故與為治之
事有
合也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鄭氏元曰當猶主也五服斬服至緦麻之親孔氏穎達曰四事皆比物醜類也鼓之為聲不宮不商而五聲不得鼓則無諧和之節鼓是聲類也清水無色而五色繢畫不得水則不明故五色須水亦其類也學先王之道本求博聞強識非主于一官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官是學之類也師于弟子不當五服之一而弟子若無師教誨則五服之情不相和親是師情有在三之義亦與親為類

按宮之音其聲洪洪隆隆然是鼓之聲宮也而特不居于律水生于天一屬北方是水之色元也而特形于質學貴乎心得是學之宮思也而特囿于德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師之服父也而特不著為法耳矣是知其無當者之無所不當也以鼓之高下主五聲之巨細以水之多少主五色之濃淡以學之淺深主五官之安勉以師之賢否主五服之輕重以其無所不當是以弗得不可也故不專于和聲水不專于章色學不專于治官師不專于治服曰和曰章曰治曰親已屬其效驗之一端而和止五聲章止五色治止五官親止五服更一端中之細者也而不得不可已如此舉聲也之易明者為敬學嚴師之凡例和相調也章相發也治相得也親相洽也又孔氏以五行為五官不若戴氏溪指視聽言貌思之為合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鄭氏元曰大德不官謂君也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于一物孔氏穎達曰大德聖人之德聖人在上垂拱無為不治一官而為諸官之本大道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宏大無所不施不器而為諸器之本也朱子曰注說非是大德者不但能專一官之事若荀子所謂精于道者兼物物也按鄭氏之說未始不通特非立言本旨耳即道也而得于身心之謂德官即如其德之所職任而言也即德也而共此率由之謂道器即如其道之所成就而言也德非不官不官何以稱德之高下道非不器不器何以見道之淺深而大德大道則超乎諸有德道之上而無不涵蓋矣故非一官一器之所可期且包乎諸有道德者之外而靡不渾含矣故非凡官凡器之所能盡惟超乎諸官器之上故能統貫諸官器而與為措施惟包乎諸官器之外故能融化諸官器而與為主宰蓋以本盛大

而出無窮體周備而用無限其意謂德道之積至于大也非學而何是以學為大本也云爾

大道不器

器亦有廣狹淺深之不同也然大道之大雖盡器之深廣終無大于道之大者故其不器以非一切器之所能限并非一切器之所能盡也故曰不器惟不器斯能成天下之器而大道為天下之器之所從出亦惟不器斯能用天下之器而大道為天下之器之所會歸大道原不因不器而始大而不器乃道之大之見端也餘見上

大信不約大時不齊

鄭氏元曰大信不約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大時不齊謂或時以生或時以死孔氏穎達曰大信聖人之信孔子曰子欲無言時行物

生不言而信是大信也大信本不爲細言約誓不約而爲諸約之本也大時謂天時也天生殺不共在一時不齊而爲諸齊之本也

按大信謂感孚之神化故不藉言語之約束如湯始征之天下信之大時謂際會之盛不限時日之整齊如揖讓放伐不定五百年而興也以四者皆指聖人言不應三者指聖人而獨留大時以指天也盖信大則信盡九州四海而豈約之所能周至于約焉則已末矣時大則動關百年必世而豈齊之所能拘至于齊焉則已後矣云爾與鄭孔說異然一天一聖可並用也

大時不齊

時而大非旦夕之可期也固然且惟不齊乃有積漸之次序焉而至不驟惟不齊乃得參錯之變化焉而動不居在天時陰陽有互根之理而剝復相循否泰相伏在人時盛衰有旋轉之道而知與待治憂盛危明故均是時也不妨遲速之不等而數或移于德也均是時也不無微甚之不同而天或回于人也此時之不齊正時之所以大也餘見上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鄭氏元曰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孔氏穎達曰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後祭海河爲海本源爲委本也按上言志本此爲從事于本之凡例也非不知水以海爲大然委也而源不在是故河先焉以海爲委而爲海之源者不止于河而河爲大且三王皆都于冀雍冀三面皆河而雍以西河爲界故于百川中而獨舉河即所共見故也雖導河自積石而禹跡所奄直至崑崙故川源之無如河遠且大也夫曰皆知三王之同然也曰先曰後謂同時而有後先非中間數月之久也河神曰河伯天子有四瀆之祭禮視諸侯諸侯在其地者亦祭之而河則所經皆封建之其祭者衆海則惟齊魯望祀外餘皆蠻夷其祭典不可考也月令始見祭四海之文而其儀不著但海神曰海若雖曰百谷王豈曾以王禮祭之乎其亦約以上公耳或源或委正申明其或以爲源而祭之或以爲委而祭之而先後判焉者此以本爲務之義也凡事皆然而況乎學又萬事萬物之本而可不務乎此篇雖題曰學記而所言實皆教學也

禮記衷要卷二十終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樂記上

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鄭氏元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之器彈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方猶文章也孔氏穎達曰此章論音聲起于人心故名樂本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形見于聲心若感死喪之物而興動于口則形見于悲戚之聲心若感于福慶而興動于口則形見于歌樂之聲也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而相應不同故云生變變謂不恆一聲變動清濁也聲卽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音則今之歌

曲也陳氏暘曰文者音之雜方者音之節音之雜者音之始音之節者音之成故情動于中而形于聲則成文聲相應而生變然後成方此始與成之辨也方氏愨以心動發于言爲形于聲或倡或和爲相應宮變生徵而商而羽而角之上下相通而方成爲音按物謂凡外至之交引于心者皆是比合曰音者聲而有助辭及餘韻與本音自相配和而出故曰相應聲既相應而高下清濁轉遞直達隨之故曰成變成就也就聲律也聲配五方律配十二方故曰成方音本于聲聲離而音其聲之合亦聲體而音其聲之用云

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鄭氏元曰干盾戚斧武舞所執羽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孔氏穎達云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而樂器播之并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方氏愨曰音既雜比則節奏可聽人斯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故云云樂者樂也以人樂之故謂之樂按比音者以器比之于音也器卽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之器也樂者協之于格調也比音而樂之則卽樂矣然歌固樂不能舞之非樂也止言歌而樂之物不賅卽樂之義不備故兼及干戚羽旄以括之云又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西夷之樂持戟舞是武不特干戚也樂師教國子小舞有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然則文舞不特羽旄也此特撮其大概爾

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

鄭氏元曰嘽寬綽貌孔氏穎達云若外境所善心必歡樂歡樂在心故聲必隨而寬緩方氏愨曰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嘽則闡而無餘緩則紓而不迫任氏啟運曰嘽暢也緩迂也按此節承上而追溯之自樂而音音而心而申其感物後動之意嘽者遞出而有餘緩

者從容而不迫也蓋肖其中之舒泰也云爾

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

鄭氏元云發猶揚也孔氏穎達曰若外境會合其心心必喜悅喜悅在心故聲必隨而發揚放散無輒礙但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說左傳云喜生于好是喜與樂別也方氏愨曰凡人之情順其心則喜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任氏啟運云發出之長散布之廣也按發乃出之暢者耳蓋卽宣通條達之謂散乃逍遙滌盪之意也喜是樂之藏于心而未充盈于外者耳

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

孔氏穎達曰若外境見其尊高心中嚴敬嚴敬在心則其心正直而有廉隅不邪曲也方氏愨曰凡人之情于所畏則敬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按敬則主一無適故始終不易往復不移而直也而

敬之外見不免矜持敬之推施詎無分辨故曰廉也夫直以廉得非即中繩中矩乎

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方氏慤曰凡人之情於所說則愛和則不乖柔則致順按和者相劑之名謂清濁高下疾徐周疏不敢極其致偏任其情而轉輾相戀有不忍違其愛之之本情與不欲拂其初意者然故和與和節之和不侔也不然樂極其和則至但以愛心感之而已足乎柔則自委折而盡其纏綿從卑下而伸其婉轉平情靖氣而極周旋不舍之致也孔氏穎達謂若外境親屬死亡心起愛情愛情在心則聲和柔謬已如其說則直有哀心感之噍殺耳又何和柔之有乎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孔氏穎達曰政法律也既方慎其感故用正禮教道其志用正樂諧

和其聲用法律齊一其行用刑辟防其凶姦陳氏暘曰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邵氏囦曰此又言聖人養其樂之本如此志者心之所之聲者心之所發行者心之形也姦者心之賊也云云按上既曰感于物而動則心已有所之矣故不曰心而曰志也心既動形于聲言聲而音該之矣既因動而感則有不當之而之焉者故需于道因感而變則有不得其平而不平者故有需于和所感者善而可見于行者則政以一之無使得有所雜所感不善而或流于姦者則刑以防之而不使有所乘此皆致慎于其樂之本而自上至下自精及粗者如此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

志承心之感言聲承心之形言也志即哀樂喜怒敬愛之心之所之而恐各之其所辟故以禮正之不曰正而曰道者各因所感而引以致之如開導然故曰道也聲即噍殺嘽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之形之所發而恐各倚于所偏故以樂節之不曰節而曰和者各暢所欲而因以劑之如調理然故曰和也餘見上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鄭氏元曰極至也同民心而出治道所謂至也賀氏云雖有禮樂刑政之殊及其檢情歸正同至理極其道一也陳氏暘曰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其極則一于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僞之心一于出治道使之無淫佚作亂之事慎所以感之之故也邵氏囦曰四者既慎則民心同入于善而治道由是而出養其本者如是則心發于聲有不得其所者哉按禮自外作者也而以之道志即動以同其靜樂自內出者也而以之和聲即存以同其發禮所不及政以一之政者正也政即禮之大閑也故能同其所未

同樂所不化刑以防之刑者型也刑即樂之粗跡也故能同其所不同同者同其心于治也民心同于治而小大由之而治之道皆于民心之同而出矣故或以禮樂待平世刑政待亂世禮樂待君子刑政待小人以禮樂立刑政之根本刑政為禮樂之先驅其同民心出治道一也

情動于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孔氏穎達曰上云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此云音不云樂者樂以音為本變動由于音也陳氏澔曰人心哀樂之感由于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云云按上承前章言人心而下則言情動者心未感則本體不移感則善否殊致矣故上亦有喜怒哀樂敬愛之感而感在物不過一時一事之觸發而本體未移故言心此政之所感而全心盡以之往而本體已移故不得兼

善否而但以所發之情言情發于中卽感于音而動之發也文謂比于音之條理脈絡耳故言文可以不言音不言樂者卽音可知不待被于樂而始見者云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鄭氏元曰言八音和否隨政也孔氏穎達曰治平之世其樂音安靜而歡樂由君政和美而人心安樂故也陳氏暘曰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有不和者乎按安于養則無遷業安于教則無願外由是以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曰安以樂也上下相安則靜不乖上下相樂則動不違而生于音和之至也夫治世之音何由而得和也乎則由于政之和爾矣故曰其政和也其政之和則以燮理調劑之所致治之極徵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管氏夷吾曰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淸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將起五音必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音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云云司馬氏遷以宮配脾與聖商配肺與義角配肝與仁徵配心與禮羽配腎與智云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班氏固曰中于宮張于商觸于角祉于徵宇于羽鄭氏元曰凡聲濁者尊淸者卑孔氏穎達曰音以絲多聲重爲尊宮絲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徵五十四羽四十八陳氏暘所引傳曰宮者音之主商非宮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爲臣角非宮則失其所治不足以爲民徵非宮則失其所爲不足以爲事羽非宮則失其所生不足以爲物按宮屬土居中央以御四方四方皆賴以生成故爲君商屬金主斷制從更革臣之職也故爲臣角屬木主蕃茂而受制于金而托于土以培植焉民之象也故爲民徵屬火主文明而善變化事之經也故爲事羽屬水生生之始無所不育物之致也故爲物律呂新書云宮爲中氣乃天地之元聲也故爲君歷商角漸高而上至徵羽則以高爲低下而仍與宮環接有君而後有臣故商爲臣民次臣故角爲民民有事故徵爲事有事而後有物故羽爲物君尊臣卑故宮商之間有變宮民貴物賤故徵羽之間有變羽而不言者變宮亦宮變徵亦徵二變皆闕而不用其數皆本黃鍾九寸云云此以先後之序言也大都九者陽之極天之數備九德者莫如君故九九爲君八者陰之極地之數盡八方者莫如民故八八爲民上承君而下民民者莫如臣故合八九而爲臣兩其奇三參其二耦則皆六

故以六承九則奉于君而爲事以六制八則濟于民而爲物此又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之一義也

樂者通倫理者也

鄭氏元曰倫猶類也理分也孔氏穎達曰比音爲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則陰陽合失則羣物亂是樂能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張氏守節曰樂成則能通于百姓使各盡其類分故云方氏愨曰倫言人倫理言物理若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之類所謂通人倫者也若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所謂通物理也云云按倫其次序之謂理其條貫之謂也成音于樂卽知其與倫理通五音爲君臣民事物卽通于其倫之一定亂則荒驕陂壞憂亂哀勤危匱卽通于其理之固然則倫理之通當卽承上而言之并不必遠索于同聽云云也

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孔氏頴達曰唯君子能知極樂之理劉氏敞曰所謂君子知樂者知其通倫理也知其扶性飾情而反之正也知其創業象功移風易俗也又孔氏曰音由聲生先審識其聲然後可以知音樂由音生先審識其音然後可以知樂政由樂生先審識其樂然後可以知政所以審樂知政者樂由音聲相生聲感善惡而起若能審樂則知善惡之理行善不行惡習是不習非而知爲政化民政善樂和音聲皆善人事皆無僻則治道備具矣方氏慤曰聲雜而爲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爲樂故審音以知樂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樂以知政此皆由粗以致精故每言審焉按知聲知音而知樂則非通倫理之君子不能其知之始亦由聲音而審之不于樂始其

終則必極于政而知不于樂止也政乃樂之所從出而樂之得失仍還歸于政者也孔氏謂政由樂生未是故必極于知政而始可以言知樂至知極于政而治道已備也蓋治道總不越乎慎亂亡之感而感于正使各歸于倫理而已故曰治道備也

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

方氏慤曰耳有所聞者知聲必有所識者知音道有所通者知樂若匏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魏文好鄭衛之音齊宣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若孔子聞韶季札觀樂此君子之知樂者此數語原證上文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極也按如是則知聲者本未足以知音知音者又未足以知樂然或可以與言也蓋知樂必由知音入而知音必由知聲入而樂之知必以知聲爲因明通微之端而并聲之不知則所因之端已絕而因于何由且知樂必從知音出知音必從知聲出而樂之知必借知聲爲基始窮高之地而并聲之不知則所基之地已窮而始于何藉夫僅可與言尚不知能知及否也而况并不之知也不知聲者非聾瞶并禽獸之不若矣何論于音不知音非頑愚則并衆庶之不逮矣何論于樂樂非君子不能知安可與衆庶不逮禽獸不若者而與之言也哉

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鄭氏元曰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理也應氏鏞曰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故知樂則通于禮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極也按謂知樂而通極于倫理雖禮亦不外是矣故知樂則已自幾于禮蓋樂即倫理之自然而禮即倫理之當然者耳然未有不體驗之得其實而能知也者知乎此則必有

得乎此矣必于其所謂倫理者踐而履之得于禮也行而樂之得于樂也有得于已而無所不得故云得而許以有德也

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鄭氏元曰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孔氏頴達曰歌清廟詩所彈之瑟弦聲既濁瑟音又遲是質素之聲初發聲一倡惟有三人歎之言歎者少也然以其貴在于德所以有遺餘之音念之不忘也劉氏敞曰遺忘也棄也凡樂以音爲之節而反忘音焉意不主于音也按謂盛樂以極倫理之和而非以音之極也太廟之奏其証矣有遺音是謂不盡之餘音若云忘棄則三歎之謂何遺音正謂倫理之餘韻流風洋溢于元音之外云爾大廟用備樂而瑟又升歌所用尤備樂之尊者也故引証之又孔疏引

虞書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大瑟練弦此云朱則練可知蓋不練則體勁而聲淸練則絲熟而聲濁也鄉飲酒禮二人皆左荷瑟後首挎越疏通之使兩頭孔相連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孔氏穎達曰人初生未有情欲其靜本于自然是天性也劉氏彝曰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即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乃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元未嘗離亦未嘗雜云云又曰人受天命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云云按曰靜者即所謂渾然而已未有動焉者之謂也既無淆雜者伏于其間復無牽引者乘于其際故曰靜然非一于靜者也

而與生俱來者而靜則安于不移亦非終于靜者也而即生而具靜則存而不變即此所謂天命之性之見于人者也此時人事未萌人爲兆故其性猶全乎天者也故曰天之性云

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陳氏暘曰有文必有武故鐘鼓以聲文事干戚以容武事所以和安樂者如此婦曰昏夫曰姻二姓之好自此和室家之道自此正所以別男女之親也男娶三十則參天之陽數女嫁二十則兩地之陰數則陽數者必成之以陰故始之以二十之冠則陰數者必成之以陽故始之以十五之笄所以別男女之成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鼓以節之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尊使人存爭心于揖遜之間奮武事于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于鄉黨也食以養陰而食在所主焉饗以養陽而飲在所主焉故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五獻五舉而諸男如之禮事相于世婦樂事序于樂師所以正交接于賓客也方氏慤曰於樂舉鐘鼓以見管籥於武舉干戚以見羽旄安則無危樂則無憂和則可否相濟之謂也和其安則安不至於怠和其樂則樂不至于流昏姻所以別男女之名冠笄所以別男女之服按此數者皆承人爲之節來和即節之從容而純熟者耳有調劑意別乃分以節之正乃合以節之也鐘鼓干戚樂也昏姻冠笄禮也射鄉食饗則禮樂兼舉焉者也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

孔氏穎達曰禮樂人爲之節故以此明其所節之事禮有尊卑上下

故裁節民心樂有五音十二律所以調和民聲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若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之方氏慤曰禮以道其心然後能節民心樂以和其聲然後能和民聲政以一其行然後能行禮樂之道刑以防其姦然後能防禮樂之失又云既曰道其志又曰節民心蓋禮達而分定禮達則所謂道其志也分定所謂節民心也按禮之節也由身而深入乎心樂之和也由心而外驗乎聲順乎禮樂以立之政使民不敢不遵故禮樂藉乎政以行反乎禮樂而制之刑使民不敢或廢故禮樂借夫刑以爲之防也云爾

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孔氏穎達曰此四事通達流行而不悖逆則王道備具矣方氏慤曰四者如是則無所不達而無所不順無所不順之謂備前言出治

道四者之始也此言王道備四者之終也按四達者所謂推而放之皆準也所以然者以中節之和本天下之達道也盖禮樂者本民德之固然自然而各予以當然之則故不容或悖政刑者又因民情之同然斷然而各還之以本然之安故又不敢或悖也又達承政不悖承刑亦得王道備者精有禮樂粗有政刑禮樂施于君子政刑施于小人賢智以禮樂而用政刑愚賤由政刑而入禮樂無之不裕無所不宜故曰備也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

鄭氏元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別貴賤孔氏穎達曰樂者爲同謂上下同聽莫不和說也禮者爲異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張氏守節曰樂使率土合和是爲同也禮使父子殊別是爲異也陳氏暘曰樂主和而爲同凡天下之所謂同者麗焉禮主別而爲異凡天下之

所謂異者麗焉周官大司徒以樂教和以儀辨等云云陳氏澔曰和統同節辨異按樂以發和和貫內外上下之相交故爲同不同者道之用也樂于用以敦其體而體歸于同得禮以辨分分貴彼此往來之各當故爲異不異者道之體也禮從體以達其用而用歸于異施樂自朝廷逮于鄉里所以發和者各不同也而所以發和之意同禮自君臣至于父子所以辨分者各不異也而所以辨分之義異故云然

同則相親異則相敬

孔氏穎達曰無所間別故相親有所殊別故相敬應氏鏞曰同異者禮樂之理親敬者禮樂之效按同則聲應氣求理歸共得焉得不親不特分位同者親卽分位之不同者而和以相接各隨分位以相親也異則交資互濟道在各正焉得不敬不特志意異者敬卽志意之不異者而分以相辨各盡志意以相敬也親敬而曰相者彼此兩盡報施惟稱之辭竭同之所至不必止于親而制樂以統同者在于同則相親耳而非欲一于同也極異之所歸不盡止于敬而制禮以辨異者在于異則相敬耳而非專尚夫異也云爾

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鄭氏元曰合情飾貌欲其並行斌斌然也孔氏穎達曰樂和其內是合情禮以檢飾于外是飾貌二者無偏禮樂之事也應氏鏞曰內合其情而相與交致其親敬外飾其貌而不使偏勝于流離此禮樂之見于事爲者按飾當如鄭孔讀作飭盖整嚴之謂合在情自不因情之合而遂至于棄官骸畧形跡而弊于流也苟以情之合而無不合卽樂勝矣不但止有樂之事而無禮之事并非有事于樂之所敢出也飾在貌自不因貌之飾而遂至于志念睽意趣隔

而弊于離也苟以貌之飾而無不飾卽禮勝矣不但止有禮之事而無樂之事并非事于禮者之所敢用也然則合情以救離之失飾貌以補流之病斯先王制禮樂之本志與妙用與故曰事云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

鄭氏元曰等階級也孔氏穎達曰義宜也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矣陳氏暘曰禮粗而顯而以義爲之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禮義立則貴賤等之謂也方氏慤曰貴賤以位言故曰等按禮本由義起故言禮而并推言義義卽禮之本也禮也而由義立則所謂禮者無不宜而于樂以合情之中依然貴賤之各有等是樂得禮則情雖合而可不流也云爾

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孔氏穎達曰文謂聲成文也若行樂文采皆同則上下各自和好也

陳氏暘曰樂妙而幽而以文闡之節奏合而成文父子以之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和之謂也方氏慤曰上下以情言故曰和按爲樂以文著故言樂者并及文文卽樂之華也樂也而以文行則所謂樂者無不終始于條理而于禮以飾貌之地依然上下之共相和是禮得樂則貌雖飾而可不離也云爾

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

孔氏穎達曰好惡著謂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然分別矣按謂好于禮樂者則相親相敬等貴賤而和上下故曰賢惡于禮樂者則易流易離貴賤無等上下不和故曰不肖言不克肖似禮樂之德者也葢聖人制禮樂于上天下孰敢不習者哉而所判者好惡焉耳好者于以立于以成而惡者卽不率教矣好惡而至于著焉則其人之賢不肖有不較然彰明也哉故曰別也

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

孔氏穎達曰用刑罰禁止暴慢用爵賞以舉賢良則政教均平矣陳氏暘曰因好惡以施刑爵云云方氏慤曰上言不肖而下言暴者葢不肖雖爲可惡然未至于可刑必至于暴然後有刑以禁之也按此卽所謂德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也反乎禮樂以作之刑而禁夫不順禮樂之暴者暴卽流與離者也順乎禮樂以制之爵而舉夫有得于禮樂之賢者賢卽敬與和者也禁暴之刑自移郊遂屏遠方及不從君討之類皆是舉賢之爵自司馬辨論以及興禮樂之加地進律之類是也刑舉各得則不肖者治于賢并暴者亦化于賢而政皆一于禮樂有不蕩于蕩平者乎故曰均也

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陳氏暘曰賞以舉賢仁不可勝用也刑以禁暴義不可勝用也仁以立人而有以愛之義以立我而有以正之則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固足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民治不行未之有也陳氏澔以仁義爲禮樂之輔不知所性之理不外仁義兩端仁主親義主敬而樂之和卽仁禮之敬卽義聖人仁育天下義正萬民好惡刑賞未嘗不用義而化民善俗總以行仁此禮樂之所以同源而用亦實相濟也陳氏澔之說恐未然云自所性之理云御案按凡同也親也不離也好以舉也皆仁之愛異也敬也不流也立也惡以刑也皆義之正也愛且正則治道至于民雖禮樂有時而不下而愛與正之治則無不極于民而止者至此不特禮樂之所至者四達不悖而已雖治民之治有不由禮樂而共行者乎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鄭氏玄曰樂由中出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也孔氏穎達曰樂從心起在心故靜禮肅在貌貌在外故云動也張氏守節曰出猶生也爲人在中和有未足故生此樂作猶起也爲人在外敬有未足故起此禮周氏諝曰樂由中出文在于外禮自外作本在于中所謂由中出者言其自然也所謂自外作者言其使然也以其自然故靜以其使然故文應氏鏞曰靜者言樂止其所雖鏗鏘備舉而中之統一不可散也文者言禮備其節雖莊敬純實而外之設飾不可略也葢樂和而易于流故雖動而必主乎靜禮嚴而易以倦故雖質而必飾以文四肢百體皆由順正樂之靜也三百三千禮之文也樂出于虛愈出而愈靜禮飾其實愈飾則愈文云云夫樂之文亦外見而欣喜歡愛之情實本于中故靜禮之義亦根心而等威隆殺之儀故文夫樂之文至此皆御案按音生于心故曰由中出容立于禮故曰自外作發越條達之謂出中曰出則不止

于中而外自充盈其靄吉鼓舞興起之謂作外曰作則不專于外
而中自震動其恪恭樂出則鄙詐之端無自入故搖奪無所萌而
曰靜禮作則慢易之雜無所乘而偏勝無所著而曰文也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黃氏震曰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應氏鏞
曰易以心言簡以事言心和則易而順事敬則簡而畧也盖惟樂
由中出故雖有五音亦律之繁而總一人心之和是其本固易禮
自外作故必極三千三百之詳而總致吾心之敬是其本亦簡也
云云此惟樂由中出至 御案按據是則鄭氏以易簡指清廟大饗言者未
確也良以其靜之故也一切皆自然之發而從容皆中故必易以
其文之故也一切皆當然之則而條理各歸故必簡易者無險側
簡者無瑣悉亦以樂由天作而乾德易禮以地制而坤德簡夫曰

大也則是窮禮樂之原而言之是見爲同體合德于乾坤而並其
大豈但于用于器而見爲然也與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

鄭氏元曰至猶達也行也孔氏穎達曰樂行于人由于和故無怨禮
行于民由于謙敬則不爭陳氏暘曰樂不至不可以言極和禮不
至不可以言極順內極和則不乖于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
于行何爭之有樂以治內爲同同則相親而無怨禮以修外爲異
異則相敬而不爭按上此言禮樂之原此謂盡禮樂之能事也極
禮樂之大之謂至樂無怨者有和樂以統于同故怨皆消融于無
有靜之至也禮至不爭者有敬順以辨其異故爭皆平釋文之至
也樂由中出故和之至而徵極于中之無怨怨在中故也禮由外
作故敬之至而驗極于外之無爭爭在外故也

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孔氏穎達曰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爲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
由于禮樂故曰禮樂之謂也按無怨則相德不爭則相遜德則啟
揖讓之原遜則見揖讓之事有天下者內靜外文以揖讓爲天下
先而天下以相親相敬者皆化于揖讓故不待上治而自治也揖
讓而治卽所謂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存諸長老之類天下皆以禮樂自治何待于上治而始治也而可
見之跡止于揖讓故云然而皆禮樂之明效卽禮樂之極功也故
曰禮樂之謂云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鄭氏元曰同和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孔疏氣解同和數解
同節孔氏穎達曰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

萬物是與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形各有高下大小爲限節大禮辨
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與天地同節也按是卽謂上騰下躋莫
和于天地而大樂同之以樂之大原出于天而地承之是樂卽天
地之和而與爲充塞于天地者耳非別有所謂和者在也上成下
平莫節于天地而大禮同之以禮之大本由于地而天統之是禮
卽天地之節而與爲陳列于天地者耳非別有所謂節者在也自
從夫本天效地而制之者言之則見以爲同焉爾彼天地且不能
自異于禮樂而爲天地況禮樂更安能自別于天地之和節而自
爲和節故曰同也

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

鄭氏元曰不失謂不失其性祀天祭地謂成物有功報焉孔氏穎達
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大禮與天地同節

有尊卑上下報生成之功故祀天祭地應氏鏞曰樂和故汎言百物不失舉物類之至衆見其小大各得也祀天祭地舉祭祀之至重見其高下有等也按謂惟其同和也以樂贊天地之化育而百物咸若惟其同節也以禮參天地之感格而祭祀秩如益和則無偏私故親上親下共戴生全之德而天地訢合之理昭節則有秩序故事明事察各報成遂之功而天地高卑之分定云上二句言禮樂之用大下二句見和節之道宏也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鄭氏元曰禮樂教人者也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孔氏達穎曰聖人既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于顯明之處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冥之處尊敬鬼神以成物行禮得所故四海會合其敬行樂得所故四海齊同其愛矣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

妙用張子曰禮樂鬼神一物得禮樂則得鬼神失禮樂則失鬼神云云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應氏鏞曰禮麗于定體收斂而不散鬼之歸也樂游乎和氣發達而不流神之伸也昭昭之際進退盈縮而經緯不窮者無非禮樂之用冥冥之中屈伸往來而闔闢不已者無非鬼神之用幽明各有管攝其分不同而理則一曰有者顯然見其理之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云云按是謂樂以率神而伸者物以生禮以居鬼而歸者物以成故明則作禮樂以效天地和節之發施幽卽通鬼神以助天地和節之運行也如此則幽明並贊而天和地節合覆載爲大同而況四海之內乎同節合敬節主敬也合和同愛和主愛也故云合敬同愛云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

孔氏達穎曰禮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于禮是合敬樂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陳氏賜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語其事未嘗不通變以從宜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語其文未嘗不比物以飾節然禮雖殊事而不殊乎合敬禮之本故也樂雖異文而不異乎合愛樂之本故也黃氏震曰事文禮樂之迹敬愛禮樂之情云云按非事之殊文之異不足見禮樂之大非敬之合愛之合不足見和節之同事文殊異一致之所以萬分也敬愛之合萬分之所以一致也敬皆寓于事殊事而合敬敬之自殊而合者旣無事之不貫愛皆寄于文異文而合愛愛之自異而合者自無文之不周矣云

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鄭氏元曰事與時並爲事在其時也堯舜授受湯武放伐時也名

與功偕爲名在其功也章韶夏濩武名因其得天下之功王氏肅曰有其時然後得立其事有其功然後得受其名孔氏達穎曰事謂聖人所爲之事與所當時而並行名謂聖人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而俱作也黃氏震曰事者時之應名者功之報趨時斯有事建功斯有名爲趨時而後有事故事與時並爲立功而斯有名故名與功偕按謂治定制禮禮與治定之時並並猶言相得而與時合宜功成作樂樂與功成之名偕偕猶言相符而與功斯稱云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

方氏愨曰管在堂下磬在堂上羽籥文舞所執干戚武舞所執按鐘以宣聲而鼓以和之管以起舞而磬以振之是條理之始終而羽籥干戚乃文武之兼備也器本道之所寓然止因所寓而究不可以爲道器雖德之所成然止象所成而終不可以爲德非是數

者不可以言樂而執數者以為樂則樂之蘊固不宣惹無以通乎器之中也而專數者以為樂并樂之事且不著先無以盡夫器之用也此止典同之所辨而并未是伶工之所職典庸器之所藏而更未是學士之所事者云爾

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

鄭氏元曰綴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方氏慤曰屈伸舞者之身容俯仰舞者之頭容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按屈身則容俯伸體則容仰綴遠則步疾兆短則步舒致不齊也物相雜則為文俯仰舒疾之大小相成周疏相濟雜以成文也理相順則為文俯仰舒疾之進退得齊行列得正順以成文也夫至于屈伸之際綴兆之地疑乎樂盡于此矣而不知其止于文文則其外焉者也而其中之不存且文則後焉者也而其本之不與故貴乎知其情

也云爾

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

方氏慤曰簠簋以盛地產俎豆以薦天產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按制在法度在數文在適均章在辨等先言簠簋俎豆非詳其物舉其類謂凡簠簋俎豆之類所以立制度而昭文章者皆是云器在禮則較樂之器為繁亦視樂之器為重庶人而上容有不得具樂器之人無不當具禮器之人天子而下閒多不必用樂器之時無不許用禮器之時也然而于禮究之器耳餘倣上

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

孔氏穎達曰周旋謂行禮周曲回旋也裼袒上衣襲掩上衣也禮盛者尙質故襲不盛者尙文故裼方氏慤曰升降言其行上下言其等周旋言其容裼襲言其服按自升降之交上下之際皆有取乎周旋也升降上下周旋有時而裼有時而襲其為文也與樂之為文同其繁重于樂之文也與禮器之繁重于樂器同餘倣上自鐘鼓管磬至此四者皆申殊事異文之意末句本御案文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

鄭氏元曰述謂訓其義也孔氏穎達曰下文云窮本知變樂之情若能窮盡其本識其變通是知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若能顯著誠信棄去浮偽是知禮之情也既能窮本知變又能著誠去偽故量事制宜而能作也文謂上屈伸俯仰上下升降是也陳氏暘曰禮樂之情寓于象質之微而難知其文顯于器數之粗而易識故知其情者能作之于未有識其文者能述之于已然方氏慤曰情者文之始也文者情之末也按器定乎物文著于人然以情對言則器亦文而情則指人心之自然存發者言也作者前王之創

始及逐世漸改制者皆指有位者言之述則後王之發揮及損益者亦兼無位者言之也知情則文從以作識文則情從以述此一節申上合敬同愛之意見知禮樂之情之難也末二句御案文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孔氏穎達曰聖者通達事理故作者之謂聖明者辨說是非故述者之謂明方氏慤曰作述者聖明之用聖明者作述之體馬氏晞孟曰因情以作其文者非神足知來知足藏往不能與于此故作者之謂聖因文以述其情者非明足以照之亦不能與于此故述者之謂明按馬說未合當云非神知來不足言作非智藏往不足言述作則由本及末從體達用重在行故曰聖述則由末返本從用窮體重在知故曰明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

孔氏穎達曰此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樂能暢陰陽是天地之和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張氏守節曰樂法天地之氣故云天地之和禮法天地之形故云天地之序黃氏乾行曰上言天地之和天地之序下以禮樂分屬天地者蓋氣含天地之和然上行于天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于和爲切質含天地之序然下凝于地而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於序爲切故合言天地而理自相通按推其本則樂卽天地之和禮卽天地之序是和序爲天地自然之禮樂而不謂之禮樂者未麗于器未著于文焉耳自卽其和與序者一麗于器一著則始名之曰禮曰樂而所謂和與序者未改乎天地自然之和亦不易乎天地當然之序也故云然天施地生陽倡陰和和也而樂之和本之天尊地卑陽先陰後序也而禮之序宗之故直曰天地之和天地之序而不止曰同也云

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

鄭氏元曰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劉氏彝曰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也氣行而不乖故曰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按陰得陽生陽得陰成故物皆化本陽親上本陰親下故別化在氣而形體因之別在質而性情從之天數二十有五以迭行于四時故物云百而至于皆化則千萬億兆無窮矣地數三十以各分乎十等物三爲羣故物言羣而至于皆別則大小靈蠢之無限矣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

鄭氏元曰言法天地也孔氏穎達曰樂生于陽是法天而行禮生于陰是法地而制馬氏晞孟曰天以和而百物化故樂由天作而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以序而羣物別故禮以地制而聖人制禮以配地

按此因上章言先王制禮樂而人爲之節此則明非先王之自作也而有所由由于天也而有所以以于地也由天之和而作爲器與文者昭而象之故樂之作則自先王而作之所由則仍天道之自然耳以地之序而制爲器與文者儀而則之故禮之制則自先王而制之所以則仍地德之當然焉耳云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

鄭氏元曰倫猶類也患害也孔氏穎達曰樂主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馬氏晞孟曰樂以和爲貴其和足以通倫理而無繆故爲樂之情情猶言實也劉氏彝曰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論倫無患乃樂本然之情質按理之辨析曰論義之次序曰倫患則乖戾之謂也情以馬氏之解爲合乃從樂之和而推究其和之實然乃本于論倫之無患故以爲樂之和之情實在是云蓋

克諧之本于無相奪倫也此無聲之樂非樂之成也而已非洞達夫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者無以得乎其情者已如此云

欣喜歡愛樂之官也

鄭氏元曰官猶事也孔氏穎達曰在心則論倫無害故爲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爲樂事馬氏晞孟曰樂雖以和爲實而和之所見則在于欣喜歡愛無此則和之理幾乎隱矣故欣喜歡愛爲樂之官官猶言職也情者官之所始而官者情之所成也按欣見于顏喜兆于心欣接于人曰歡喜著于物曰愛官司之也樂之所司則外見之和焉耳而非與天地同和者不能效天地之官如是云

中正無邪禮之質也

鄭氏元曰質猶本也孔氏穎達曰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馬氏晞孟曰著誠去僞禮之經也中正無邪者誠而已故爲禮之質

按中則心不偏，正則身不倚，差謬于中正曰邪，邪非偏倚也，始亦由中正而漸至于旁歧，潛流于枉曲曰邪耳。質則文所從生之本也。此謂天理之本然，而未麗于節文，人事之當然，而未著于儀則者耳，故云質。此無體之禮，未備具夫禮者而已，非效法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理者，無以明乎其質云。

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孔氏穎達曰：外貌莊敬謙恭敬愼，是禮之節制。馬氏晞孟曰：禮雖以誠爲本，而誠之所發，則在于莊敬恭順，無此，則禮之誠於是乎滅矣。故莊敬恭順爲禮之制，制猶言文也。質者制之所立，而制者質之所行也。按莊在貌，敬在衷，莊以接人曰恭，敬以應物曰順，制猶則也，此固禮之現外者也。然止其制焉耳矣，節文之細，儀則之繁，此僅得其制，而已非理大物博，無以得乎其制者如此云。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

鄭氏元曰：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孔氏穎達曰：施金石，越聲音，樂也，用于宗廟云云，禮也，通而言之，禮樂相將矣。陳氏暘曰：論倫無患至莊敬恭順，禮樂之本，先王之所以與人異。及夫施於金石，至事乎山川鬼神，禮樂之用，先王所以與人同。不以所異者與人，不以所同者處己，夫是謂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方氏愨曰：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者，禮樂之數也。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論語曰：禮樂自天子出。又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皆此意也。按越，發也，施由此而及，越從彼而發。方氏謂金石聲音亦統以禮言者，行禮然後用樂云云，不知發越承樂，用事承禮也。金石有目所共見，聲音有耳所共聞，宗廟社稷崇報已通于國中，山川鬼神望衍且行于境外，則非情質之幽深，官制之元遠者可比也云爾。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鄭氏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于王業，治主于教民。孔氏穎達曰：功成作樂者，王者與先王之功由民所樂，故作樂以應民心。治定制禮，禮以體別爲義，今治人得體，故制禮應之。陳氏暘曰：功不至于鳧鷖，不可以言成，治不至于旣濟，不可以言定。王者德位兼隆，雖有可以制作之道，必適乎可以制作之時，故禮雖可以義起，必待乎治定，樂雖可以理作，必待乎功成。按功謂業，治謂政，樂以象功，故須成而始作，禮以知政，故必定而後制。夫曰成，則終事也，定則始事也。當平世者，治先定而功後成，繼亂世者，功先成而治後定。功則隨會遇而成，禪讓征誅，功不一，治則因勢地而定，質文尊親，治亦各殊也。

其功大者其樂備

孔氏穎達曰：禮樂必由功治，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樂備謂文德備具，功大謂功本無不備也。按樂以象之者，非備不足以盡其大，備者聲容具美，文武盡善也。蓋功大，則功所從出之德亦大，故樂之善無不備，且功大，則功所垂及之業亦大，故樂之美亦無不備云。大則冠乎百王，備則賅夫百代也。

其治辯者其禮具

鄭氏元曰：辯，徧也。孔氏穎達曰：禮具則血腥而祭。陳氏暘曰：蓋全之之謂備，小備之謂具云云。按通言之，則具卽備也。治辯者，本末常變之無不得其理，故其節而文之，儀而則之，爲天下後世之法者，亦體用經權之無不當，曰具也。辯者，自中國而周被乎四夷，從庶

民而普及乎萬物具者考古証今故通之古今之具有酌彼準此故施之彼此而具宜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鄭氏元曰不相沿襲言其有損益也孔氏穎達曰五帝三王禮樂之情則同故前文云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云不相沿襲也張氏節守曰庾蔚之云樂興于五帝禮成于三王按殊時不沿功不同時異世不襲政不同世故也時世不同故功與政之隨時世而立者亦不同而禮樂之制作又安得而同也哉五帝之樂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曰六莖帝嚳曰五英唐堯曰大章虞舜曰大磬三王之禮夏尚忠尊命敬神而遠之先祿後威先賞後罰建寅尚黑殷尚質率民事神先鬼後禮先罰後賞建丑尚白周尚文敬鬼神而遠之其賞罰用爵列建子而尚赤故曰不

相沿襲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天地官申明禮樂配于天地云云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有異其間萬物各散殊途禮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者也樂者調和氣性合德化育是樂興也禮以裁制爲義故特加制樂以興作爲本故不云制也陳氏澔曰物各賦物而不可以強同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制也絪縕化醇而不容以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陳氏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形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氣也云云按天輕清而高則地自凝沉而下高之與下尊卑貴賤以位矣而其間又有遠近疏戚之殊處大小厚薄之殊科

則無體之禮立而禮之制已行于當然之分也天統地而流行則地自承天而不息流而不息剝復盈虛已乘矣而其時即下躋上騰者會而同陽生陰成者變而化則無聲之樂具而樂之意已興于自然之動也曰制乃秩序之本乎天而人爲未著曰興乃鼓舞之根于性而物感未乘此統論天地間有自然之禮樂未便說到聖人故也末二句本御案文

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

方氏愨曰作長以氣言氣盛于春夏斂藏以形言形成于秋冬陳氏暘曰自其形資氣而觀之則樂常先于禮自其氣資形而求之則禮又先于樂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此天地之仁故曰春作夏長仁也說乎兌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天地之義故曰秋斂冬藏義也按作則自無而有也長則自稚而壯也皆據氣而言之時

則形方資于氣逮既長而形始定矣而秋斂之幾基于此盛極必返斂則自外而內也藏則自上而下也皆據形而言之時則氣資于形逮既藏而氣始固矣而春作之幾即兆于此仁主恩愛作與長皆恩愛也故春夏爲仁義主斷制斂與藏皆斷制也故秋冬爲義春仁也而夏亦仁者長即長其所作遂春仁也秋義也而冬亦義者藏即藏其所斂極秋義也此止言四時之有合乎仁義不指禮樂下文始歸合到禮樂也

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孔氏穎達曰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于樂義主斷割禮爲節限故義近于禮陳氏澔曰合同者春夏之仁故曰仁近于樂散殊者秋冬之義故曰義近于禮按不曰樂近仁禮近義者此蓋以禮樂爲主欲明禮樂爲天地之德而無以名之因即人所共以爲德之

仁義明之又恐人不明夫仁義之爲天德也因卽其可共見于四時者示之春作夏長秋斂冬藏之爲天地之仁義固也而仁義猶不足盡禮樂之德故以近言近謂違之不遠若曰仁至則庶幾于樂義盡則庶幾于禮云爾此禮樂原指天地自然之和序故莫可形容如此也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鄭氏(元)曰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爲亦言循之也孔氏(穎達)曰樂之爲體敦重和同因循聖人之神氣而從于天禮之爲體殊別萬物所宜居處鬼神之所爲而順于地陳氏(暘)曰樂極和不有以敦之未必能統同禮從宜不有以別之未必能辨異天以至陽而職氣覆地以至陰而職形載樂由天作而至陽之氣存焉禮以地制而至陰之形存焉方氏(慤)曰

氣固有和樂則敦之使厚物固有宜禮則別之使辨和既敦則莫不循理而無所屈故能率神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馬氏(晞孟)曰神者陽之類而天者陽之所積樂由陽來故率神以從天鬼者陰之類而地者亦陰之所積禮因陰作故居鬼以從地率者引而上之居者俯而就之云云按樂同天地之和而伸天地之仁以生物故凡陽靈之伸而助物生者皆率于樂以助天之生禮同天地之節而歸天地之義以成物故凡陰靈之歸以助物成者皆居于禮而贊地之成必樂數變而神祇始降出是樂先而神後至故曰率祭祀之禮各有一定之方與其分廟祧壇墠皆有其所故曰居從天從地各從其陰陽以化且育也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

陳氏(暘)曰樂由天作而至陽之氣存禮以地制而至陰之形存聖人職教化者也爲能因陰陽以統形氣樂有聲而無形作之以應天聲氣同故也禮有形而無聲制之以配地形體異故也馬氏(晞孟)曰天地有自然之禮樂而聖人輔相天地之宜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按應配皆合也聲合曰應形合曰配應卽嚮答也仍取天地之聲而肖之不自爲聲故曰應且後天而作曰應則有倡之者矣配卽契符也仍準天地之形而匹焉不自造形故曰配且法地而作曰配則固有主之者矣鼓舞而興起之曰作裁成而規畫之曰制

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鄭氏(元)曰官猶事也各得其事孔氏(穎達)曰聖人能使禮樂顯然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利矣陳氏(暘)曰禮樂明矣而不昧備矣而不偏非徒足以官天地天地亦將爲我官也馬氏(晞孟)曰官謂各當

其位也按極辨曰明極和曰備然成文不亂從律不姦亦樂之明小大皆由經權各足亦禮之備官者職覆職載各盡其位司生司化各效其能于我也云爾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

鄭氏(元)曰卑高謂山澤也位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大小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應氏(鏞)曰此節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陳氏(澔)曰此言聖人制禮其本于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定君臣之禮者取於天地尊卑之勢也列貴賤之位者取于山澤高卑之勢也小事不可爲大大事不可爲小取于陰陽動靜之常也按君天也臣道卽地道自天地定尊卑之位而君臣之尊卑定于此義近于禮君臣義合之首而禮之所統

宗也天地位而君臣定禮之大綱立矣卑高卽在地之卑高而承天道以陳列貴賤從臣之分而分焉者也動靜卽在天之動靜而統地德使有常小大從君之治而別焉者也卑高指在地故先卑動靜指在天故先動陽貴陰賤陽大陰小曰位曰殊皆承尊卑之大綱而致其序別者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

鄭氏元曰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陳氏澔曰方猶道也聚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卽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必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卑厚薄之等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按方鄭謂行蟲物謂植

生者孔謂禽獸之屬有性識故稱方各以類聚不相雜也草木之屬無心靈故云物各有區分自殊于藪澤也不知方類物羣卽萬物散殊所賅甚廣方本異而類同則聚在天則星皆拱北在地則水皆東流在人則君子小人亦各從其類物本同而羣異則分在天則參商不相見在地則河濟清濁之分在人如禽獸牛䰟之異皆是鄭孔云云似未該也此自方類物羣至御案蓋盡天地之間親上親下固各有方而方之分又各以其類而聚爲色爲形亦各有物而物之聚則又各以羣而分由是賦性受命于天而正命成性于地者各得其所當得而不得混于其所施與反于其所受云故曰不同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鄭氏元曰象光耀也形貌體也陳氏澔曰在天成象如衣與旗常之章著爲日月星辰之象在地成形如宮室器具各有高卑大小之制是取法于地也由此言之禮之有別非天地自然之理乎按陳氏所云乃法其在天之象倣其在地之形爾已其實在天之成象如日月星虹之類在天則有光氣而無物故止成象爾日來陽燧則然而爲火月麗方諸則津而爲水星隕于土則爲石虹飲于澗則爲蟲而此則謂凡五氣之成象于天者從輕淸而化五性之成形于地者從重濁而凝各適其節各循其序所謂別也然如此二字則承天尊地卑以下九句而總言之不特以成象成形爲各有別也至若取法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以爲禮之別則誠如陳說云云

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

孔氏穎達曰鼓之以雷霆者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用雷霆以鼓動

之奮之以風雨者萬物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張氏節守曰雷霆以鼓動之如樂用鐘鼓以發節也風雨奮迅如樂用舞奮迅以象之使發人情也按雷霆以宣幽而出滯風雨以暗長而潛滋雷以疏脈霆以挺物風以條達雨以潤澤皆和氣之証而樂以應之鼓戒則雷動鐘聲則霆擊趨疾則風行步止則雨集此是言天地之鼓奮而推明樂所取法也應氏鏞曰此節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也

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

鄭氏元曰百化百物化生也孔氏穎達曰動之以四時者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此皆天地相盪之事言作樂者法象天地之和氣樂和則天地亦和云云張氏節守曰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如樂各逐心內所須而奏之

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照，如樂有蘊藉使人暄照也云云。蓋樂作則終、始象四時，文明象日月，其百物不失，亦如百化之興者然。（樂作云云本御案）按動之四時，據後文是言終、始，張氏之說謬也。翕象春，純象夏，皦象秋，繹象冬，又干戈象春夏之動，羽籥象秋冬之靜，皆四時之義也。日謂五音角甲乙、徵丙丁之類，月謂十二律，如子月黃鍾、丑月大呂，日主之于音所納也，月會之支律所中也。動乃運行之意，煖乃潛熾之名，百化興，是總承摩盪鼓奮而合言之者也。百化即前百物皆化興起發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

鄭氏（元）曰：極，至也；蟠，猶委也。孔氏（穎達）曰：禮樂之大原，雖取象于天地，功德又能徧滿于天地之間，天降膏露，是極乎天；地出醴泉，是蟠乎地。方氏（慤）曰：極天蟠地，言其升降之無常，極乎天非特樂由

天作，雖禮亦極乎天；蟠乎地非特禮以地制，雖樂亦蟠乎地。及言及其至也。輔氏（廣）曰：上言天地自然之禮樂，此言聖人制禮作樂之功。按法天之尊而下降與天同和，從上極而蟠乎地也；法地之下而上躋與地同節，從下蟠而極乎天也。自前而後，自彼而此，靡不充周曰蟠；自卑而高，自近而遠，無不臻至曰極。自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以至序星辰，致日月，禮之極天蟠地也；自一變致羽物至六變致象物，以至星辰理，萬物育，樂之極天蟠地也。

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孔氏（穎達）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用之以祭鬼神，作樂一變至六變，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方氏（慤）曰：行乎陰陽，言其往來之不息；通乎鬼神，言其變化之無方。行乎陰非特禮由陰作，雖樂亦然；行乎陽非特樂由陽來，雖禮亦然；通乎鬼非特禮別宜居鬼而已，雖樂亦然；通乎神非特樂敦和率神而已，雖禮亦然。按以動靜之大小相摩盪，行乎陰陽也；率而從天，居而從地，行乎鬼神也。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德發揚詡，行乎陽也；德産稿微，行乎陰也，此禮之行乎陰陽也。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是禮之通乎鬼神也。當春叩商而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叩角而温風迴，草木發榮；當夏叩羽而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叩徵而陽光熾烈，堅冰立散，是樂之行乎陰陽也。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禮，是樂之行乎鬼神也。

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鄭氏（元）曰：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孔氏（穎達）謂天之三光皆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窮極之也；地之山川皆應禮樂而出瑞應，是測深厚也。按窮高極遠，從天而推之于陽之始；而測深厚，從地而索之

于陰之終。有形之天止于高，而所以為天之陽德遠不可追；有形之地止于厚，而所以為地之陰德深不可知，而皆可于禮樂乎窮極而測之者，由陽來，由陰作，有并包乎天上地下之理在故也。以起下文著太始居成物云云之義。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

鄭氏（元）曰：大始，百物之始生也。王氏（肅）曰：著，明也，明大始，謂法天也；成物，謂地也；居亦謂地也。陳氏（祥道）曰：乾者萬物之所資始，故能以始而推始，則至于知大始；坤者萬物之所資生，故能以生而生生，則至于作成物。然乾于大始，知之而已，未能使之著；坤于成物，作之而已，未能至于居。惟樂有和，所以能著其始；禮有節，所以能居其物。此禮樂所以能成天地之道也。陳氏（暘）曰：大始，氣之始；成物，形之終。著其微而顯之者，樂也；居其所而有之者，禮也。邵氏（囦）

曰禮樂雖因天地而形天地亦因禮樂而著大始本有是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禮則居而辨之按此正申明夫所以能窮極高遠而測深厚之故也惟著大始故能窮極夫高遠惟居成物故能測及夫深厚云著鄭氏讀直畧反曰處也非是著猶知居猶作陽輕清故以著言陰厚重故以居言耳六語本御案蓋原夫天所以肇始之理而溯之于無以尙惟一理渾然之和而已而樂著之要夫地所以載物之道而究之于不可易惟萬有曲當之節而已而禮乃居之著昭顯之居具備之也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

鄭氏元曰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動而禮靜孔氏穎達曰言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言樂法于天動而不息禮象于地靜而不動也陳氏祥道曰禮樂所以能成天地之

道如上所云者蓋亦本天地之動靜而已云云陳氏暘曰乾則自強不息坤則至靜德方天確而動故其運不息著不息者樂之所以冥乎天也地隤而靜故其處不動著不動者樂之所以冥乎地也按惟著大始之初而不貳不已者無間于其終故能窮極其高遠惟能居成物之後而不易不變者無間于其始故能測及其深厚者不息者不動司馬氏貞謂生萬物而不息者天之功故易稱行健養萬物而不動者地之德故易稱安貞此蓋用樂之和無已而不息禮之節無移而不動而乃推及于天地之道亦止如此云爾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

鄭氏元曰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下天地之間耳陳氏祥道曰天地之道一動則為樂一靜則為禮是以凡在天地之間者莫非禮樂也禮樂之道天地而已陳氏暘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之情非動則靜而禮樂如之樂主動由中出則靜矣禮主靜交乎下則動矣萬物盈于天地之間或類聚或羣分動者有時而靜靜者有時而動一動一靜而不主故常者無適而非禮樂也邵氏囦曰著而為一動一靜則在動非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間而機緘之妙也按謂天地之高遠深厚似難窮極而測量之矣然其間亦止一動靜焉耳故惟禮樂之妙于動靜者能窮極而測量之云爾

禮記衷要卷二十一終

仁和李式穀海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樂記中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

鄭氏元曰，南風長養之風也，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孔疏，南風長養萬物，而孝子歌之，言己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琴歌此詩，以教天下之孝。聖證語引尸子及家語云，其辭即解慍阜財之詩。鄭云未聞，失其義也。孔氏穎達曰，五弦謂無文武二弦，唯宮商等之五弦也。世本云，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正用此琴，特歌南風，始自舜耳。或五弦始舜也。王氏應麟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

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噍殺之調，皆生于二變也。輔氏廣曰，疑家語所載必有據，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爲天子，而歌此樂云云。按琴，琴操亦以爲伏羲作，爾雅注以大琴爲二十七弦，宋書引爾雅大琴云二十弦，初學記所引樂錄及玉海並同，以大瑟初制五十弦例之，知古時琴瑟弦皆多于後世，則舜以前之琴，不止五弦，舜時乃定爲五弦，正五音也。風者，后法之以施命，而南方乃人君嚮明之位，故歌之以明人君之德。任氏啓運謂申樂章德之義，乃樂施第三章悞在此，作五弦以歌南風，乃樂章德之緣始也。

夔始作樂以賞諸侯

鄭氏元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夔舜時典樂者也。輔氏廣曰，舜爲天子而歌此以爲樂，則諸侯之君民者，亦當法舜之德，體南風之意，以長養其民，故夔因其歌而寫之于金石絲竹，當時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之也。按任氏啓運據伏生大傳，謂述職時，諸侯各貢其方之樂，使夔比其律，審其音，爲制樂名，以賞之。其說與鄭輔異，蓋始作樂以賞諸侯，欲其法帝之德，以與天下共之，然止南風一章也。厥後凡有合于帝德者，即命作樂以昭象之而賜焉。鄭輔言作樂賞諸侯之緣始，任言作樂賞諸侯之後來常典也。後世天子巡守諸侯，獻功太史，陳詩觀民風，于是即其治以考其德，而采其優者爲樂，以昭象其成而美之，所謂賞也。是章德之舉也，昔夔實始之云爾。

樂大傳東岳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晳陽儀伯之樂舞鼚哉其歌比大謠名南陽中岳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比中謠名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亦比大謠名朱于西岳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比小謠名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亦比小謠名歸來北岳冬伯之樂舞齊落其歌聲比中謠名謾謾虞伯之樂舞寒日其歌聲比余謠名受終也

夔世系莫考爲舜典樂後封于歸今秭歸也

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

陳氏祥道曰，以其人事脩于下，天時應于上，然後可以樂其樂也。按土地闢，田野治，人事之脩也。風雨節，寒暑時，天時之應也。穀熟則濟于民，而益于國。熟必以時，方是燮理之道得也。先時而熟，不免化機之早洩，後時而熟，不無生理之未宣也。而又必五穀之皆然，則節候皆應，而方宜皆備，則養道始成，谷之教，奪之化，道成者，皆德盛徵也。然後賞之以樂，以見樂之賞也，必于德之備，而不輕予，亦必于德之成，而不遽賜云。

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鄭氏元曰，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孔疏，酇謂酇聚舞人行位處，立酇表以識之。孔氏穎達

曰此明諸侯德尊樂備舞長綴謂酇也遠是舞者外營域行列之處若諸侯治理于民使民勞苦者由君德薄賞之以樂其舞人相去行綴遠由人多舞處寬也諸侯治理于民使逸樂由君德盛故賞之以樂舞人相去行綴短由人多舞處狹也舞處之綴一種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云云陳氏暘曰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甚位卽酇也所以爲綴列則佾也所以爲行云云大約鄭孔於其治字畧讀民勞謂民猶勞苦而輔氏廣應氏鏞乃以治民勞連解謂勤于治民二說相反然樂舞在庭其庭廣狹有定鄭謂人多而相去近人少而相去遠訓綴字甚明輔應諸說非也且怠于治民民心愁怨無制樂賞之之理自鄭孔于其治字至此

按德薄則無樂可賞又何有于綴之遠短也蓋尊賢尚功者治民勞尊道尚親者治民逸其德皆盛其勞其逸亦各因其時地之異耳勞者行多止少故行綴遠逸者行少止多故行綴短綴乃行列相續處舞在中庭其位有定其兆有度而行綴有短遠之異者如大武治民勞以度兆之廣而止六成其行列相綴者遠矣若大韶則治民逸者也猶是度兆之廣而列至九成則行列之相聯處自短矣其于賞諸侯之樂亦然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

鄭氏元曰大章堯樂名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樂名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堯增修而用之孔疏咸池雖黃帝之樂至堯之時更增改脩治而用之故此文次在大章之下云云孔氏穎達曰咸池備矣言黃帝之德皆施被天下無不周徧是爲具備也按大章卽則天爲大之義勳之放光之被治道至此而畢章也順理而昭明成文而顯著曰章言樂有大章以盡咸池之蘊而咸池之美善盡呈畢見于此云蓋堯之治本于黃帝而成大章亦祖咸池而制故云然也此篇本名樂施而德之施于樂也自黃帝始至帝堯而大備云考咸池言四面皆池是池者海也言德之所至四面皆至于海故術家以子午卯酉爲四咸池正謂四正之薄海云耳而命意則曰皆施非果池作施訓也

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鄭氏元曰韶舜樂名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夏禹樂名言禹能大堯舜之德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孔氏穎達曰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天下殷周二代惟以武功爲民除殘暴民得以生人事道理盡極矣蓋此篇名樂施舜亦繼堯所施禹亦大堯所施至殷周而繼治以文戡亂以武所施於民者盡矣此乃篇名樂施至

御案按繼指道言大指法言舜之紹堯也華則曰重帝則曰協後先如出一人故曰紹禹之承舜也功遍于中華制宏于上國推曁不踰四海故曰夏舜之繼堯施也無爲故止言繼禹之大堯施也有跡故可云大歷殷周而世道之升降功德之變通所以昭象夫樂之施者無可復之故曰盡也備言其全體盡則言其大用也

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鄭氏元曰以法治以樂爲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王氏肅曰以法治作樂所以法治其行也君行善卽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孔氏穎達曰此明樂之爲善樂得其所則事有功也以法治者言先王作樂以爲治爲法若樂善則治得其善若樂不善則治乖于法如上文云云是也人君爲治得其所教化美善則下民之行法象君之德也按法治者謂作樂以則象夫治焉耳法者猶云則象也孔氏爲治爲法分言未是善卽謂當時當節也樂得時得

節則治之得時得節也可知得時得節治卽德矣故民行象焉民行象君德君德法天而爲治是樂之施皆法治之施而無非德之施也民行象德象君德卽象天德云

壹獻之禮賓主百拜

鄭氏元曰壹獻飲酒之禮百拜以喩多孔氏達穎曰一獻之禮非不簡也而賓主至于百拜言士之饗禮如此則自士而上可知按據鄉飲禮自謀賓戒賓賓拜辱主答拜賓許主再拜賓答拜主退賓拜送其爲拜也合再拜而六介亦如之其自迎賓至升堂速賓賓拜辱主答拜還賓拜辱迎賓門外再拜賓賓答拜其爲拜也合再拜而六介亦如之既升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其爲拜也合兩再拜而四自主之獻賓也賓拜主人洗主答拜獻賓賓西階上拜主少退既主拜送爵賓亦少退已而賓告旨拜主答拜賓

卒爵拜主答拜其爲拜也八賓酢主人主人拜賓洗賓答拜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賓拜送爵主人如賓禮則拜受爵矣主卒爵拜賓答拜主人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其爲拜也合再拜而十主人酬賓主人實觶坐奠遂拜賓西階答拜主人導飲卒觶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復洗實觶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取觶復位主人拜送其爲拜也六主人獻介升拜如賓禮主實爵介北面拜主人少退介受爵主拜送介亦少退介卒爵拜主人答拜升拜如賓其拜六合拜送卒爵其拜十介受主人主人實爵奠拜介答拜主人卒爵奠拜介答拜主人坐奠于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亦再可知其爲拜也合兩再拜而八其獻衆賓先是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當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拜送每人一獻不拜衆賓既升席一人洗升舉觶實觶拜賓席末答拜執觶者導飲卒觶拜賓答拜又實觶西階上賓拜舉觶者西階上拜送其爲拜也十二工歌畢立司正主人拜司正答拜請安賓告主人主再拜賓答拜既復席司正實卒觶又拜奠于其所其爲拜也七賓取俎西之觶酬主人賓奠觶拜主人答拜導飲卒爵復實觶授主人主人拜賓拜送其爲拜也四主酬介衆賓受酬自介右皆如賓酬主人禮衆賓無數約前升受之三人計之其爲拜也十六復使二人舉觶于賓介導飲奠觶拜卒觶拜賓皆席末答拜復實觶賓介皆拜皆拜送其爲拜也八合衆賓三爲十一自是而徹俎說屨升堂無算爵樂合賓主而計之恰百拜也夫曰賓自長賓及衆賓而介貤之矣并戒賓計者總爲行獻之禮拜也而獻工之拜送賓之拜不與焉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

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鄭氏元曰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孔氏達穎曰風謂水土之風氣謂舒疾剛柔俗謂君上之情欲謂好惡取捨用樂化之故使惡風移改弊俗變易周氏諝曰聖人之所樂莫非正也發其所樂而爲樂莫非和也以其正故可善民心以其和故感人之深有以善之又有以感之所以移風易俗甚易也按樂爲天地之和和則體無偏倚用無乖戾故聖人之樂之也亦固其所夫是以曰聖人之所樂而其所以可樂者以其能蕩滌其邪穢而消融其渣滓故可以善民之心也而其出也必由中而其盈也必反本故可以感人之深也惟其善民心也故能移風風行于一時者也惟其感人深也故能易俗俗成于積久者也風行于上而必下究俗成于下而亦上染故曰國風曰土俗鄭氏以樂止教國子孔氏以俗

指君上皆非也大司樂禮教和則民不乖六藝教萬民六樂防萬民斯爲所著之教也豈止國子哉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鄭氏元曰簡節少易也孔疏曲折雖繁其節簡少謂緩歌而疏節

孔氏穎達曰嘽寛也諧和也慢疏也繁多也康安也君若道德寛和疏易則樂音多文采而節奏簡畧下民所以安樂也方氏慤曰慢易者非傲慢之慢特言其過耳云云陳氏澔云其愛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故云按嘽闡發謂節次而出之也訓寛者未合嘽而諧前後無參差也慢者遲緩而不警飭也慢而易始終無欿仄也惟嘽而諧故層出不窮而文繁惟慢而易故坦率不拘而節簡康安也康于己而樂于衆也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孔氏穎達曰君若廉直勁正則樂音矜莊嚴栗而誠信故民應之而肅敬也陳氏澔曰廉有稜隅勁堅強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故云按廉峭厲直則據始終而言勁遒健正則據彼此而言莊矜其外誠實其中也肅嚴整于貌敬恪恭于心也餘倣上

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孔氏穎達曰君如寛裕厚重則樂音順序而和諧動作故民應之而慈愛也陳氏暘曰肉倍好者璧好倍肉者瑗肉好如一旋而不可窮者環肉好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耶方氏慤曰肉好猶璧之有肉好然蓋璧外謂之肉實而無隙內謂之好則虛而已謂其音實而有所養又虛而有所好也陳氏澔曰言肉好以璧喻樂之圓瑩通滑耳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故云按彼此有餘曰寛前後有餘曰裕循環于外曰肉圓轉于中曰好借璧以喻君德也順而成即肉好和而動即寛裕方以音言乃慈愛之音也慈則存于中而無跡愛則發于外而有著者也

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

孔氏穎達曰上既明樂之感人故此明先王節人性情自然所感謂之性因性念慮謂之情言先王制樂本人性情既得人情考之使合度數裁制以禮義云云陳氏祥道曰本之性情明樂之情稽之度數明樂之文有情有文然後裁之以禮義陳氏澔曰本之性情即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也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損益之數也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也然本之性情指先王性情之中和爲作樂之本者非但以民生血氣心知之性言之度如律始于三寸九分極于九寸而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則又其數也禮如音之君尊臣卑民貴物賤而君不可驕臣不可亢民不可勞物不可匱則又其義也此自本之性情至御案按本之性則未發之無不中本之情則已發之無不和稽之度驗律管長短之分寸稽之數考旋轉上下之損益恐其性情之有過也而制之于禮以節之恐性情之不及也制之于義以達之云爾

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

鄭氏元曰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孔氏穎達曰裁制以禮義使合生氣之和道之依金木水火土之性也陳氏祥道曰惟如上云云故能幽合生氣之和而和于天明道五常之行而同于人方氏慤曰生氣固有和矣唯樂以合其和然後其和不離五常固有行矣唯樂以道其行然後其行無礙陳氏澔曰生氣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智信之德也按生氣當是五行造化之氣五常乃是五倫交接之行也其度數之稽也必使節宣五行之生

氣而與絪縕之和相應驗曰合其禮義之制也必使感動五倫之常道而與率由之行相引伸曰道道猶導也鄭以生氣指陰陽混入下文以五常指五行與行字去聲不合且常字不切也

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

孔氏穎達曰四暢謂陰陽剛柔也四者通暢交在身中而發見動作于身外也方氏愨曰陽不散陰不密然後得其暢故曰暢陽不至于散則陽交陰故也陰不至于密則陰交陽故也故曰交其暢也其交也豈非和之所致乎剛柔之氣亦若是而已葢四氣之在吾性情者條暢交錯于中而發形于度數禮義云云四氣之在吾性情云云

御案文按暢即條理交即會萃是和之本于性情也發形見也作興起也發作于度數不散不密而聲皆合于生氣之和發作于禮義不怒不懾而容皆道于五常之行交于中是未發之中發作則發

而中節云爾

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

鄭氏元曰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王氏肅曰繩法也法其德厚薄也孔氏穎達曰廣謂增習寬廣其樂之節奏也省謂省審也文采謂樂之宮商相應若五采成文即上文聲成文是也繩度也謂準度以道德仁厚也陳氏暘曰廣其節奏而不爲簡節之音省其文采而不爲繁文之樂則德之充實而端厚者故足繩之使不淫矣周官小師掌六樂之節鐘師掌九夏之奏節奏之辨也節奏文采均聲之飾治飾之道欲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采不可以不省以繩德厚則能使人復性之靜而不逐物之動又何窮人欲滅天理之有方氏愨曰節奏惡其狹故曰廣文采惡其雜故曰省凡此皆原其性之所稟故曰以繩德厚葢此乃言以樂教人也節奏以始終之次第言故欲其廣文采以宮商之倡和言故欲其省文采即節奏之合也存于心爲德如仁于父子義于君臣見諸事爲行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德本厚而樂以繩之使厚者益厚云云葢此乃言以樂教人云云

御案文按節奏乃樂節之輳合也廣之云者自高下清濁以及疾徐出入周疏無不求其合焉故曰廣也文采如皇舞帗舞羽舞干舞皆以文采相飾而各有其宜非取譬于色之謂也采即文之煥發名繩約也樂彰德約之使不旁溢散流則德乃蘊積而益厚已

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

鄭氏元曰律六律以爲樂器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終始謂始于宮終于羽以象事行若宮爲君商爲臣孔疏于小大云若黃鍾之律長九寸應鍾之律長四寸半周禮典同高聲硍正聲緩之類以

鐘形小大不稱引以明作鐘之法須小大稱也孔氏穎達曰小之與大以爲樂器使音聲相稱也陳氏暘曰律述此者也比輔此者也樂之于天下其體固有大小其用固有終始述以小大之稱則大小相成而無輕重之不等輔以終始之序則終始相生而無先後之不倫以此象事行則事容有大小終始矣方氏愨曰小大有宜事之稱也終始相生事之序也有宜則不可無稱故律而述之使不易相生則不可無序故比而聯之使不絕若宮濁而大羽清而小葢律小大之稱也始于黃鍾之初九終于仲呂之上六葢比始終之序也凡此皆發于情之所動故曰以象事行按律率之于法也陽大陰小剛大柔小凡律呂聲音其倡和響應各率于法使之相稱而不干比齊之以等也上生下生旋轉往復各齊其等使之相次而不亂樂以象功功即事行也葢德必見于行而樂以倣象

之使皆可依據而行也云爾德必見于行云云御案
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鄭氏元曰皆形見于樂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孔氏穎達曰先王樂制如此如上文所云以化于民由樂聲調和故親疏之理見于樂聲也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幼見于樂以樂聲有陰陽律呂故男女之理見于樂陳氏暘曰繩德厚以爲性象事行以爲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靜一遠一近而親疏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存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內一外而男女之理存焉能使是理莫不形見于樂豈不原于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耶方氏慤曰親疏言其分貴賤言其位長幼言其序男女言其情然總不若謂上生下生即父子之親而餘遞疏旋宮即君之貴而餘遞賤黃鍾陽長林鍾陰長而餘遞幼黃鍾以大

呂爲妻太簇以夾鍾爲妻是五常之德五倫之行無不形見于樂舉此以教不誠可以善民心哉自上生下生至此御案按皆形見句兼承繩厚象事行言說詳上矣形長幼凡爲倍爲少用全用半數長數短皆是形男女凡律呂之相娶相生皆是而歌舞所指陳者無論矣形于彼則見于此故曰形見深謂無不也具于內而其出不窮云爾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鄭氏元曰成象者謂人樂習焉孔氏穎達曰正聲感人順氣應而和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陳氏暘曰蓋樂者天地之和正聲之所止也而姦聲則乖此人者天地之安和順氣之所鍾也而逆氣則反此云云應氏鏞曰聲感于微而氣之所應甚速氣應于微而象之所成甚著成象則有形而可見見乃謂之象云云按聲之生于心而動于物苟有節于內而無知誘于外其初無不正也正聲感人而人自以正應之所謂順也非其所順則亦不之應矣即有不順亦感于吾之順而以順應矣正氣成象者發于顔色現于容貌彰于舉止形于進退無一非正與正之相協比也故曰順氣成象順氣之象已即無聲之和樂之昭著已但爲之節而宣之條而暢之自然鼓舞振作于不容已曰興也然則正也順也和也指聲氣與樂之本然者言非與姦逆淫樂相配也而其要止于得養氣之正而餘皆自然之致爾已

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

孔氏穎達曰聲感人是倡也氣應之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回謂回邪邪謂邪辟言乖違邪辟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也陳氏暘曰聲之邪正既異其所倡則氣之順

逆亦異其所和可謂倡和有應矣逆氣而淫樂興順氣而和樂興可謂回邪曲直各歸其分矣任氏啓運曰倡聲之始和聲之合氣之感也回者圓之周曲者方之半邪者隅之交直者中之徑氣之象也按回邪是逆象曲直是順象乃直經而曲緯也各歸其分猶言各當其所夫曰分固有不欠不溢之意在也

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孔氏穎達曰由從也皆從和順以行其正直義理也張氏守節曰不留聰明于姦聲亂色故耳目得順正不用心術接淫慝禮樂故心知得順正不設身于惰僻故百體得順正按耳目承聽明有不假聰明而亦感于心知者鼻口也心知承心術有不由心術而形于耳目者百體也姦亂不留不待形于聲色者不干耳目之順正即未形于聲色者并不干鼻口之順正淫慝不接彼夫疑于禮樂者不

涜心知之順正況此敗夫禮樂者更無以涜身體之順正矣蓋敗禮樂者內則惰慢由心知而出外則邪辟由耳目而入不止鼻口身體也故賅之曰百焉順者義之用正者義之體故必由此斯可與于行義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

孔氏穎達曰前明君子去姦聲行正聲故此明正聲之道動發心志以聲音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以羽旄隨從諸樂以簫管按正己而後發則聲音皆歸于正順矣因之而文以琴瑟則為堂上之樂歌也正己而後動則干戚皆象其正順矣因之而飾以羽旄則為堂下之樂舞也文者文其所發之聲音歌以人為貴飾者飾其所動之干戚舞以武為王也簫承歌言雅簫以雅頌簫以頌是簫從歌也管承舞言下管新宮下管象武是管

從舞也曰文曰飾曰從無不一于正順也可知

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

鄭氏元曰奮猶動也孔氏穎達曰用上諸樂奮動天地至德之光明感動四時氣序之和平陳氏暘曰上文云云則性術之變盡矣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陸氏佃曰至德之光以樂而奮若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按孔以至德之光屬天地陸以至德之光屬聖人以此見天人合撰之義此本御纂所斷也動四氣之和一是從四氣之和春音角以助發生夏音徵以助長養秋音商以助成遂冬音羽以助收藏一是調四氣之和叩角激夾鐘而春無淒風叩商召南呂而秋無苦雨叩徵激蕤賓而夏無愆陽叩羽召黃鍾而冬無伏陰之類光謂大化之昭回及至治之氣象和謂自然之絪緼及當然之燮理

皆承順正言者也至德言體四體言用也

以著萬物之理

鄭氏元曰樂既和平故能著成萬物之理道謂風雨順寒暑時鬼神降其福萬物得其所也陳氏暘曰既有以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夫然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萬物之理何微而不著乎按著萬物之理亦順氣所成之象之發現也蓋正順之感無物不以順正之成象應焉萬物之氣以順為理萬物之性以正為理而皆于樂乎備之奮及至德之光而萬物之正理無不因德而著也動極四氣之和而萬物之順理無不因時而著也理所謂紀綱經緯也著則所謂成象但上成象言感此著理言應焉爾已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

鄭氏元曰清明言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王氏肅曰清明廣大終

始周旋皆樂之節奏容儀發動也孔氏穎達曰人之歌曲清潔顯明以象天鐘鼓鏗鏘寬廣壯大以象地終于羽始于宮象四時變化終而復始也舞者周匝迴環象風雨之迴復陳氏暘曰六舞終大舞始雲門八音終革木始金石六律終無射始黃鍾六同終夾鍾始大呂皆象四時也十二管還相為宮舞動其容以要鐘鼓俯會之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皆象風雨也方氏慤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樂之節故象風雨合之以柷樂之始也止之以敔樂之終也既備乃奏樂之周也以反為文樂之還也按清明言氣量之涵蓋故象天廣大謂體段之包舉故象地終始謂還宮之序周旋言進退之節四時謂舒斂之象風雨言聚散之象也前儒說皆未的采用一則不枸一也

此一節申明四氣之和也

五色成文而不亂

鄭氏元曰五色五行也孔氏穎達曰五行之色謂五行之聲云云陳氏暘曰五聲之節奏合爲文采莫不雜比成文而不亂云云方氏慤曰五色即五行五行則言其道五色則言其質非有其質則文無所附方言其成文故以質言之五行播于四時故天地之文作于春夏而成于秋冬相生所以相成相尅所以相治故曰成文而不亂按五聲不可以色言孔疏以角青徵赤商白羽黑宮黃之解未的也此當指舞者所執羽旄皇帔而言葢皆染五色之毛羽繪采而爲之正其行列而周旋進退疾徐疏數各有一定之步武等節故云不亂兩載備用

八風從律而不姦

鄭氏元曰八風從律應節至也陳氏暘曰八風象八卦也其所以擬而遂之者八音所以節而行之者八佾之舞而已葢王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其風廣莫爲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其風融震爲竹故其音竹其風明庶巽爲木故其音木其風清明兌爲金故其音金其風閶闔乾爲玉故其音石其風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其風涼蠶火精也故離音絲而其風景云云方氏慤曰律有十二宮以應十二月合爲四時分爲八節八節行之以八風八風在天應八節在地位八方在易畫于八卦在樂播于八音風天地之氣也風從律之所述則應期而不姦矣按八風從律葢條風匏配之明庶竹配之二風則從黃鍾大呂大簇清明木配之景風絲配之二風從夾鍾姑洗仲呂涼風土配之閶闔金配之二風從蕤賓林鍾夷則不周石配之廣莫革配之二風從南呂無射應鍾是也此亦從陳說而約之律之義爲法而律之用爲分法則不容犯分則不容混風

既從律在天各以節應在地各以方至故曰不姦也

百度得數而有常

鄭氏元曰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方氏慤曰百度晝夜之刻數也陽長則陰消則晝得數爲多夜得數爲少陰長則陽消則晝得數爲少夜得數爲多得數多者其晷長得數少者其晷短長短者度之所起也故謂之度陰陽一消一長晝夜一短一長雖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故曰得數而有常馬氏晞孟曰小大精粗皆有數故天之中數五因之以爲五聲地之中數六因之以爲六律始于柷終則有敔而柷之數九勝八陽勝陰方二尺四寸三八數深一尺八寸二九數敔之數十勝九陰勝陽鉏鋙二十七三九數長尺十之數也凡此皆百度得數而有常不變也言百者亦舉其成數耳應氏鏞曰五聲配五行之色八音配八卦之風自一度衍之而至于百則百度各得其數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有數不止晝夜之百刻也不亂不姦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按百度者凡天地間一切可度量者皆是自五音爲天之中數六律爲地之成數從九九而三分損益之始于子之一爲九而終于亥之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凡百之度靡不得矣上自天時之旋轉經緯下自地理之廣輪高下中則人能之增減進退物曲之盈縮損益皆有一定之度而度各當乎其數其數則惟于樂之不亂不姦乎得之既得數則雖神明變化而究不易其一成之度故曰有常自此以上至清明以下皆申言動四氣之和末句本御案文

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

鄭氏元曰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仲呂孔氏穎達曰小大相成謂十二月律互爲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生謂五音宮商迭相

用爲終始倡和淸濁謂十二月律先發聲爲倡後應聲爲和律長者濁短者淸迭相爲經謂十二月之律還相爲宮是樂之常也陳氏暘曰聲音律呂發越于樂縣之間其體有大小不相廢而相成其用有終始不相戾而相生一倡一和一淸一濁迭相爲經而其常未始有窮也方氏慤曰小者陰也大者陽也成雖陰之事然非陽以生之則陰無自而成故曰相成終者陰也始者陽也生雖陽之事然非陰以成之則陽亦無自而生故曰相生倡者爲先和者爲後淸者爲升濁者爲降倡和者陰陽之氣先後之序也淸濁者陰陽之氣升降之體也方其倡之得位則倡者爲經和者爲緯矣和之得位亦若是淸之得位則淸者爲經濁者爲緯矣濁之得位亦若是也云云應氏鏞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爲經言其變而不窮也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按大者而小用小者而大用如鐘鼓用羽管弦用宮之類自相生也大者以小損有餘小者以大補不足互相成也終始相生如下生者正生淸上生者淸生正倡謂宮和謂角商徵羽之應也淸上聲濁下聲鄭說未的迭遞也旋宮遞起而爲主葢經爲主之宮而餘皆爲緯故云然此申明動四氣之和之正面也

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鄭氏元曰變移弊惡之風改革昏亂之俗而天下皆寧矣張氏節守曰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按風俗說見前移漸次之辭易頓更之謂耳目移易于外血氣移易于中又何風俗之不變哉聰明則外不覺有偏倚之形故無所搖奪和平則內不萌駁雜之病故無所爭競故寧天下之不定于一者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爾既能移而易之東西南朔心同理同而移易以天地之和又何不皆寧之有此卽所謂順氣之成象而和樂之由興爾已

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

鄭氏元曰道謂仁義欲謂邪辟也孔氏穎達曰君子在上以仁義之道制邪淫之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也方氏慤曰道有義故足以制欲欲既制則其樂不流而治生按謂君子在上而和樂興者能以君子所樂制小人之所樂而化其欲爲道故有道之樂而無欲之亂全乎樂以爲樂之理制卽陶鎔涵養移而易之之法非有束縛驅策之強制也則小人亦漸漬于君子之樂而非有小人之樂以亂之故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爾云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鄭氏元曰方猶道也孔氏穎達曰反己淫欲之情以諧和德義之志寛廣樂之義理以就其政教之事正樂興行而民歸嚮仁義之道人君如此可以觀其德行矣陳氏暘曰反情和志則志以道寧而其人足以成己廣樂成教則樂以教和而其智足以及物陳氏澔曰此承上文而言反情和志以脩其身廣樂成教以治其民云云按反情還之于情之本謂性天也反諸性之本然而與心相淪浹曰和則心之所之樂得其道矣廣樂者推之于教之用謂及民也推諸民之同然而與教相率由曰成則治之所至以道制欲矣樂行則教成方卽君子志教之所在也樂行而民皆嚮于君子之所志所教則君子成己成物之德之可見也故曰可以觀德德卽所謂反情成行正感順應之實得云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孔氏穎達曰德在于內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爲德之光華也非器

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爲樂之器陳氏暘曰古之教六詩者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云云方氏慤曰五常性之所有也非德無以得五音德所寓也非樂無以發發而爲華然後散而爲器然器不止于金石絲竹特舉此以眩之輔氏廣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華卽下文所謂英華也德出于性故德者性之端樂以彰德故樂者德之華金石絲竹又樂之形而下者也按德則命于天而宅于中如蘊蓄然而德其外現之緒也故曰端而樂又精英所表著故曰華也至于金石絲竹若曰此直器耳而不足言樂者云耳任氏啓運云此承上奮至德之光而探其本故此直推原于德之性云

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

孔氏穎達曰詩謂言辭志在內故以言辭說其志歌謂曲音所以歌詠其言辭之聲哀樂在內必形于外故以舞動其容樂之爲體有此三者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三者相因原本從心而來先心而後志先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聲須合于宮商舞須應于節奏乃成于樂故樂器從之也輔氏廣曰此總言樂之終始又言樂之本于心詩言心之志歌詠心之聲舞動心之容云云細玩經文以志承性之端以聲容承德之華則末二句自當承樂器言細玩經文以下御案文按謂樂器不足以言樂惟詩乃樂之章所言皆有得于心之所之歌則樂之長言詠歎也而所詠乃其德之聲舞乃樂章之舞蹈動止也而所動乃其德之容志固心之所之本在心也而容動雖德之華華有其本而本仍在心以德則根于心故也器特從其外而爲節從其後而加之文焉者耳云也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

孔氏穎達曰志起于內思慮深遠是情深也言之于外情由言顯是文明也志意蘊積在中故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于物故變化通神也氣盛謂手舞足蹈化神謂動天地感鬼神也張氏守節曰德爲性本故曰情深華爲德華故云文明歌舞蹈樂器從之故云氣盛天下咸安故曰化神按樂以和志而志在反情情原于性則情深矣故其感于人也始終條理有其文而其文又表裏洞達以極其明類動在成象之氣而氣本于德則氣盛矣故其應于己也潛孚顯被昭其化而其化又陰陽不測以極其神蓋承上章奮至德之光而申言之以探其本也末語本御案文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孔氏穎達曰思念善事日久是和順積于心中言辭聲音發見于外是英華發于身外此據正樂也方氏慤曰情深氣盛則樂之和順積于中文明化神則樂之英華發于外所積者和順則知所發者無乖無逆所發者英華則知所積者有本有根矣是皆有諸中然後形諸外按是謂由性之和德之順積于心中而之則爲志言則爲聲貌則爲容猶不足暢其所積也因以詩歌舞之外見者發之和指反情之志順指比類之行積中者無形之樂也英華者華而不實謂之英則英當指聲容而華則指實諸器而成樂者言樂者德之華也和順之積既深且久則生烏可已自有暢茂條達而不可遏者故曰發也英或訓葉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鄭氏元曰文采樂之威儀也孔氏穎達曰心動而見聲聲成而爲樂樂由心動而成故云樂者心之動也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聲爲

樂之形象也聲無曲折則太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使美按心統性情言心而德性賅之矣言聲而歌舞賅之矣言文采節奏而金石絲竹賅之矣文采謂舞節奏言歌又心承德性聲承詩歌文采節奏承器與容也文采承舞飾奏承歌動所謂積中之發也象者聲象飾其心文采節奏飾其象飾可僞爲而聲不可僞象可僞爲而樂不可僞以樂由于心之動故也心之動不可爲僞而由心動之象之飾顧可以爲僞也哉

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孔氏穎達曰動其本則亦心之動也樂其象則亦樂之象也治其飾則亦聲之飾也以此三者結上三事陳氏暘曰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君子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動其本之謂也施于金石越于聲音樂其象之謂也省其文采廣其節

奏治其飾之謂也按此謂君子不徒爲是文采節奏之飾者而必先內動其本外樂其象然後始于飾乎治之以申不可爲僞之義如動哀心之本而樂有噍殺之象然後治其急微之飾動樂心之本而樂有嘽緩之象然後治其繁簡之節之類是也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

鄭氏元曰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陳氏澔曰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飭歸者復擊鐃以謹其退也此兩句言舞者周旋進退之事諸家皆以爲論大武之樂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不知此通論樂與舞之理如此耳云云按先鼓者所以靜喧雜警錯立也此節奏之始三步見方方向也如始成北出者自北表三舉足而見其向南方也此文采之始及自一成已畢而再往也皆有文采以著其始其衆成將終而復歸也有卒章之亂而其亂之復也皆有節奏以飭其歸此皆言治其飾也而其飾必依于其本與象云爾

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

鄭氏元曰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孔疏拔疾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太疾歌者坐而不動是極幽靜而聲發起是不隱也按此是謂其始往也雖迫于奮迅疾速而奮疾之中依然文明而情深惟深也而自有不離其本者在故曰不拔拔乃離本之事非如註所云云也其亂而歸也雖精于反情和志以求德性而極幽然極幽之中依然化神而氣盛惟盛也仍有不秘其用者存故曰不隱鄭氏以舞歌分屬未當也

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

孔氏穎達曰情見謂武王伐紂之情見于樂義立謂伐紂之義與立也觀其樂終則知武王道德尊盛也任氏啓運則謂承君子獨樂其道四語言謂一本之情方見而作人之義已立是卽始可以見終及人之化方終而成己之德更尊是要終所以原始云云按任解近之蓋本之所動卽情也本動而發于外卽情之見也深而文明卽義立也義卽象之各當其宜者耳自其深而著爲文明非義立乎樂終則治飾之事備矣文采之省節奏之廣凡樂之華各稱其性之端自飾得其治而德益昭矣氣盛化神故可尊也孔說專說大武以下文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證之豈專大武哉

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孔氏穎達曰生養民人之道樂最爲大此特引武王樂者以其利益

為深餘樂莫及故也陳氏(澔)非之曰豈可以生民之道莫大于戰伐哉按此承好善聽過而贊之惟好善則獨樂其道而欲不私聽過則備舉其欲而道不厭欲不私則養至道不厭則教周好善則賢親相輔聽過則樂利相安斯民生生之業與生生之理無大于此而皆于樂乎備之故云然也

樂章德禮報情

鄭氏(元)曰此明禮樂所由生先王有仁民之德施于外故為樂以章之有報本之情動于中故為禮以行之孔氏(穎達)曰此又覆說報施之意言樂施而不報是章明其盛德也禮有恩則報以人意言之謂之報情云云張氏(守節)引庾蔚說云樂章德聞名知德若大章是也禮報人情而制隨質文之始也蓋樂主施禮主報矣然樂之施雖達于外而達于外者實本于中心之德是樂之章德實樂其所自生禮之報雖因乎人而致之人者原以行乎敬是禮以報人之情亦以反吾心所自始也(然樂之施至此御案)按此申明報施意樂生于和而和之所自則在德故樂之施所謂樂主盈而外見者皆以章其德爾已禮主乎節而節之所始乃在中節之情故禮之報所謂還以相証者在復反其中節之情爾已而非于德于情之外別有章施之謂云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禮報之事大輅金輅據上公及同姓侯伯言若異姓則象輅四衛則革路蕃國則木輅而受于天子總謂之大輅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陳氏(暘)曰周天子之輅以玉為大諸侯以金為大大夫以革木為大其為大同其所以為大異矣周官司常交龍為旂析羽為旌別之則旌旂異制合

之則旂亦可謂之旌又以其有安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車以其有君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旌按此謂大輅無定物凡金象革木出自天子之賜為命車者皆大之旂亦謂天子之賜自九旒始而不言十二旒者猶賜車之自金輅始而不言玉輅也賜及諸侯而仍曰天子者以其出自天子也此分器之旂非常建之旂也此當承禮報情義任氏謂與藏作樂賞諸侯為類疑為樂施章之悞在此者

樂統同禮辨異

鄭氏(元)曰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孔氏(穎達)曰樂主相親是主領其同禮殊別貴賤是分別其異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邵氏(囦)曰惟情不可變故其為教能統天下之同而不使之睽蓋天下同此情故也惟理不可易故其為教能辨天下之異而不使之無別蓋天下同此理故也按此謂樂發于人情而情則人心易危者也危則得不有乖別之謬乎而統之于樂則和其變者而同之于不變矣故曰統同禮體乎天理而理則道心惟微者也微則得不有疑似之混乎而辨之于禮則序其易者而異之使不可易焉故曰辨異是正申明情理所以不可變易之故在于禮樂焉已耳

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鄭氏(元)曰管猶包也孔氏(穎達)曰統同辨異人情不過如此是包管于人情也蓋天理之至即人情之極於理有未協即于情有不安故禮樂同管乎人情也按管攝束意即統而辨之之謂也史記作貫貫實中通之義管乃兼貫之名是攝束之意與統辨為切言情而理在其中以情易體驗故舉情証之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

孔氏穎達曰此更廣明禮樂之義樂本出于人心心哀則哀心樂則樂則樂不可變易是知變也能窮極人情知內外改變樂之情也經常也顯著誠信退去詐偽禮之常也陳氏暘曰凡感于聲之變者皆非性也感于物而後動則情而已此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變所以為樂之情也誠者性之德偽者性之賊著誠去偽則全于天眞而不汩于人偽則于禮之經也何有蓋此四句申禮樂之管人情而下則又推其所以也發而中節者情之本而欲動情遷則變而情失其常惟樂道人情之和有以窮其本卽有以知其變動而不妄者禮之經而色取行違則偽而失其眞惟禮章天理之則有以著其誠卽有以去其偽此禮樂之所以管人情也按樂著太始故能窮于人生而靜之本禮居成物故能著夫人為之節之誠

禮記哀要卷二十二 樂記中 三十五

惟能窮本而知達乎本者皆其變也不能窮本而徒知變則亦外馳旁騖之知耳惟能著誠則知誣乎誠者皆其偽也不能著誠而止求去偽則亦履虛蹈無之去耳樂之本卽不可變之情也禮之誠卽不可易之理也反躬察己謂之窮積中形外謂之著

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

鄭氏元曰偩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聚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孔氏穎達曰禮出于地尊卑有序是偩依地之情樂出于天遠近和合是偩依天之情禮樂出于人心與神明合會故云達神明之德與猶出也禮樂既與天地相合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又能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云云陳氏暘曰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蓋天地之道其明為禮樂其幽為神明其位為上下其物為精粗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和以作樂偩天地之情于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德于外而使顯者微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興而上之夫然後陰陽交通而物體之精粗有所凝矣蓋人之情由天地之情出乾健坤順默運于無為者神明之德乃天地之情之本所以立下施上濟其相交而生物者上下之神乃天地之情之用所以行云云聖人制為禮樂舉天地之情依負之而出以天地之情管人之情使人有所依像凡人心德之不能自達者禮樂為達之上下之不能自神者禮樂為興降之雖共由者不過弦舞玉帛之粗而德與神之至精者凝合無間云云自人之情至此

謹案按天地之情卽天地本然之和節也偩朱子謂卽同意惟依像之故同不測曰神共知曰明天德和故陰陽以不測而神而樂以

禮記哀要卷二十二 樂記中 三十六

統同者達之地德節故陰陽可共知而明而禮以辨異者達之樂由陽來而求諸陽者降上神禮由陰作而求諸陰者興下神此神字賅示與鬼言者也凡所謂曰器曰文曰官曰質所以統同辨異者皆其體之粗者也曰和曰序曰仁曰義所以為不變之情不易之理者皆其體之精者也而一以禮樂之窮本著誠者凝之凝聚也成也萃精粗而渾合于無閒之謂也

領父子君臣之節

鄭氏元曰領猶理治也孔氏穎達曰理治父子君臣之限節樂使上下相親禮定貴賤長幼是領父子君相也陳氏暘曰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而人倫之大節有所領矣蓋情之不可變卽理之不可易人道之君父卽天子臣卽地仁忠慈孝卽神明之德事使作述卽上下之神特天地無私而人有私聖人制為禮樂舉凡父子君臣

之交致其情各盡其道者皆于是領其統會而不可變易也自情之不可變至此御纂按君父卽天子臣卽地亦卽天地之情而爲情者也而且父子統同君臣辨異君與父臣與子統于同爲君爲父爲臣爲子辨于異而轉移化導卽神明之德仰承俯體亦卽與降之神而事使尊親體之粗忠孝恩敬體之精夫是以云領父子君臣之節焉此申明管乎人情之義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

鄭氏元曰天地將爲之昭焉明也孔氏穎達曰此論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合而生養萬物爲之昭著之事張氏節曰此大人聖人與天地合合故舉禮樂爲教而天地從之大明也馬氏晞孟曰樂所以和人心心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無不應言樂則禮可知矣陳氏澔曰言聖人在天子之位昭宣天地位育之道也按謂禮樂與天地同和節不特管人情而已有與天地合德之大人舉禮樂雖天地亦不能外是爲功用也舉禮而天地之節應則天地位舉樂而天地之和應則萬物育昭謂天地爲昭宣禮樂之功用非禮樂昭宣天地之功用云也

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

鄭氏元曰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䚡曰觡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殰殈裂也孔氏穎達曰言樂感動天地之氣使二氣蒸動則下降上騰言體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陰陽相得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覆育萬物也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羽翼飛鳥之屬皆待奮動角觡走獸之屬悉皆生養蟄伏之蟲皆得昭曉蘇息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走獸之屬以氣孕鬻而繁息胎生者不有殰敗卵生者不有殈裂云云按草木茂云云皆言和而節在其中蓋不節卽過此過則彼卽不及是以非節不和也孔謂止言樂者非是根芽曰句枝葉曰萌有翅不能飛曰羽雞鶩是也飛而得翅之用曰翼則禽鳥皆是有䚡曰角羊牛之類無䚡曰觡麋鹿之屬又䚡釋名曰角胎李氏時珍曰卽角尖中堅骨疏謂角外皮之潤澤者謬也

樂師辨乎聲詩

鄭氏元曰辨猶別也按周官樂師掌國樂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及樂儀此以下文北面而弦例之則當概謂掌樂之師如太師小師以下諸師是也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是辨乎聲也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是辨乎詩也而瞽矇役之雖以六德爲之本而德非其所操也下此小師掌聲音之節和辨聲不辨詩矣磬師專鐘磬鎛師掌金奏之鼓韎師掌韎樂籥師掌羽籥辨聲未全詩更不辨矣鍾師奏九夏笙師吹笙詩籥章龡豳詩辨詩不全而聲又非所辨也故曰樂師辨乎聲詩辨者使分掌而總眾職之謂也雖曰聲詩皆辨終不外樂之末節云爾

宗祝辨乎宗廟之禮

孔氏穎達曰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于宗廟詔相之禮按天子宗廟之禮宗伯掌之諸侯亦稱宗伯惟有都有家者立宗人位雖縣絕而宗廟之禮之大概則同宗人所辨如小宗伯職辨六牲之名物之奉六齍之名物之用六尊之名物六彝之名物及逆齍省鑊告時告備之類大祝所辨六祝之事六祈之同以及六辭之通六號之用以及相祭來瞽皋舞令徹之類然皆禮之末節云爾宗

火與大宗伯異者，家無二祼之禮，祝知爲大祝者，自小祝掌小祭祀及侯禳禱祠，至喪甸詛祝，更無與于宗廟故也。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

鄭氏元曰：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孔氏穎達曰：德成而上者，人君及主人之屬，以道德成就，故在上。藝成而下者，樂師商祝之等，藝術成就而在下。行成則德成矣，德在內而行在外也。事成則藝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爲謂之事。陳氏暘曰：禮樂之于天下，得之斯爲德，行之斯爲行，能之斯爲藝，執之斯爲事。德必有行，而行不全德者有矣。藝必兼事，而事不全藝者有矣。禮樂之本在人君，而其末繫于童子有司樂師，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也。宗廟之敬在尸，而致喪之哀在主人，祝相尸主以接神，特以辨其事而已，是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也。按：卽僎天地之情一節，有得于心謂之德，能措于身謂之行，相臨相奉爲上下，相率相從爲後先，此明本末之義也。

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

鄭氏元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樂皆待擊鼓乃作。孔氏穎達曰：言古樂進退如一而不參差，樂音和正寬廣而無姦聲，弦匏笙簧其器雖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陳氏祥道曰：拊之設則堂上，其用則先歌。荀子曰：縣一鐘而尙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尙拊。則拊在一鐘一磬之東也。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也。旣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按：拊，鄭謂以韋爲之，狀如囊，中實以糠，故亦名相。孔氏以爲拊非相，良是。進退相旅，則行列正而步武齊矣。弦匏笙簧，錯舉八音之辭。張氏守節謂拊拊則堂上之樂工弦歌，擊鼓則堂下之樂工吹管籥云云。然考作樂，未必拊爲堂上始，鼓爲堂下始也。惟登歌則先拊，而堂下奏祴則先鼗，下管則先輴，然則所謂鼓者，乃鼗輴也。非但先之，堂上登歌卽以拊節之，堂下奏管卽以鼗輴節之。然孔氏旣謂拊非相，則拊鼓乃是擊鼓矣。則所謂拊鼓者，謂守夫警戒之鼓，而并非鼗輴也。拊，書蔡傳所謂輕擊之謂耳。所言古樂始于進旅退旅，則所言乃舞，不言登歌，原不涉登歌之擊拊也。舞乃先鼓以儆戒，所會守者此耳。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

鄭氏元曰：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以節樂，因裝以穅，穅一名相，因以名焉。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孫氏炎曰：整其亂行，節之以相，赴敵迅疾，趨之以雅。孔氏穎達曰：始奏以文，言始奏樂之時，先擊鼓，前文云先鼓以警戒是也。復亂以武，言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則擊金鐃也。治亂以相者，相所以輔相于樂，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也。訊疾以雅者，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方氏愨曰：復亂謂復有所治也。治亂而使之理，乃所以助樂之和，故曰治亂以相。訊疾而使之節，乃所以正樂之失，故曰訊疾以雅。訊亦治也。按：始奏以文，溯言舞前之歌，不謂鼓也。先琴瑟，次笙簫，故曰文。復，一終再始之謂。復亂，堂上堂下並作也。復亂以下則舞進，始羽籥，次干戚，故曰武，非謂鐃也。鐃自漢始入用爲軍中樂，三代時惟戰陳用之耳。八音之金，但以之先聲，不以之治亂。治亂以相者，乃自始以至終亂皆以之爲樂節者。訊，審之之意。雅以節舞，舞將終，急趨促步，疑于音節之繁數，乃以雅審而正之，葢本築地以爲行節之器故也。陳氏祥道云：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

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

孔氏穎達曰君子於此時語說樂之義理道古者亦謂說古樂之道理也方氏慤曰語即大司樂所謂樂語也道古即語也以所作者古之樂故從而道古之事鄭氏釋樂語曰道者言古以制今益謂是矣馬氏晞孟曰語者所謂既歌而語以成之也道古者道上古之治而以明其作樂之意也按於是語謂于此論德也於是道古道兼法則言猶云則古昔也語與道古謂所語說及所稱道者云爾

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孔氏穎達曰君子既聞古樂近脩其身次及其家然後平均天下也方氏慤曰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按脩身以端感格之本及家以善效法之則由是推而放之四海而準無厚薄曰均無反側曰平由凡所謂與道諷誦言語者不外乎此而所稱說取則者亦不外中和祗庸孝友之理也語樂語道古稱道古人之樂德也發謂其感動之明效大驗如此云指其陶養成就之功而言者也

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

陳氏澔曰當四時不忒各當其分也方氏慤曰天氣下而地不應地氣上而天不應若是則逆非所謂天地之順也春或雪霜大摯夏或草木零落若是則忒非所謂四時之當也民之有德以其有恆產故有恆心也五穀昌以時和年豐也按謂古之聖人能參天地贊化育故天地順天地以四時爲用故天地順則四時當明教化以善風俗則民有德民有德而値順當故五穀昌此緣起聖人先極天地之和而順氣成象云也

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

陳氏澔曰綱三綱紀六紀之目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先序之以禮云云按上文既曰大當則無不各當也可知各當即天序天秩聖人因欲其大當之大而法于天下久而傳于後世不能不爲之立其禮作者因其大當而爲興起其法則也而外制君臣之敬爲尊尊之綱而循尊尊之等各爲升降之別即尊卑之紀也內爲父子之恩爲親親之綱而率親親之殺各爲厚薄之異即親疏之紀也紀即綱之分而爲條之總六紀不應異于三綱而爲端緒也然後云者天定而後人事見養成而後教道立也

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

前此曰大當固當矣然氣化盛衰人事得失不可常也有紀綱以正之盛衰不可淆得失不能奪而天下乃定于當矣故曰大定以

此制之爲禮即以此章之爲樂六律各宅于一定故聖人但爲訂之曰正五聲各偏于一時故聖人必與均調之曰和律聲之正和于物者弦爲重律聲之正和于人者歌爲主概言弦歌之章莫非詩獨尊弦歌之用莫如頌此所謂順氣成象而和樂興之大運會也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

鄭氏元曰六者爲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篪或爲簨虡

孔氏穎達曰此論聖人作爲道德之音以示後世也鞉鼓椌楬壎篪其聲質素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鐘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又用干戚羽旄以舞動之云云陳氏暘曰播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椌而楬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壎而篪應之中

聲以和焉蓋弦歌詩頌中聲之所止也而謂之德音則鞉鼓椌楬壎箎中聲之所出也謂之德音之音不亦宜乎聖人既作爲六者之器以寓德音之樂抑又越之金石以爲鐘磬宣之匏絲以爲竽瑟所以諧其聲武舞以干戚文舞以旄狄所以動其容云云按椌卽柷以中空名楬卽敔以形如伏虎而上無毛飾齊人呼禿曰楬因名壎上銳下平燒土爲之六孔大者八孔上一前五後二有縣飾阮氏逸云如鵞子者雅壎如雁卵者頌壎箎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竹也葛天氏樂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闋此旄舞之始狄通翟雉羽六者歌舞所同用鐘磬等和之爲歌干戚等象之爲舞也

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鄭氏元曰以上云云並可用于宗廟中奏之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又用于廟中接納賓客賓入而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是也又用樂體別尊卑于朝廷使各得其宜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也聞樂知德施于子孫是示後世又宗族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是長幼之序也陳氏暘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神人奚適不和哉行之當時而官序貴賤莫不各得其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幼莫不得其序是樂之所樂而禮未嘗不行于其間也按祭于宗廟格鬼神也用于獻酬酳酢接賓王也序貴賤亦賓祭所同然尊卑長幼賅邦國鄉里而言此申明何事不行之義也

號以立橫橫以立武

鄭氏元曰號號令所以警眾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孔氏穎達曰號令嚴威則軍士壯氣充滿所以武事可立也陳氏暘曰鐘則于五行爲金于五事爲言于五藏爲氣于五性爲義言則發而爲號令直其氣所以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按號立橫橫立武義本相承陳氏以言氣義分屬未合也橫衡行而四達也金性威嚴而厚重威嚴足以動人畏厚重足以使人伏故可以立武立武者謂以作武健之氣而表武勇之功云也

廉以立志

鄭氏元曰廉廉隅也孔氏穎達曰絲聲婉妙哀怨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以自立其志也陳氏祥道以絲爲陽陽以純潔爲事所以象立志陳氏暘曰絲聲潔靜而廉依義立志而已按哀聲緊切而細廉者文理密察而峭厲之名廉則辨志之象心之所之使無毫釐之差謬而峭厲則無依回委靡而能自皦然不污者也故以之立志云又廉者有分辨之意而惟絲以多少之數分辨聲律故獨立廉而絲又屬火火主心志心之所之也故絲之廉之立也在志焉

讙以立動動以進眾

鄭氏元曰讙或爲歡動或爲勳聞讙囂則人意動作孔氏穎達曰人意動作故能進發其眾陳氏暘曰士譁而讙羣趨而動有進眾之義按讙諠囂聲也聞諠囂則使人踊躍諠囂眾之聲也踊躍進之動也激勵諸武臣而使自奮發于進者其用全在鼓鼙矣故云云又讙者樂于自效之歡聲也舊動或作勳則下勳以進眾于義未協

禮記衷要卷二十二終

禮記裒要卷二十三

仁和李式穀海䈴輯　南海

樂記下

武坐致右憲左

鄭氏元曰武謂周舞也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王氏肅曰致右憲左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孔氏達穎曰此謂孔子又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按前此備戒已久象十一年春之誓師也時疑有坐而不坐咏嘆淫液遲之又久象是年秋之師次鮮原也時亦疑有坐而且不坐至巳發揚蹈厲矣象其鷹揚于牧野也而何忽有坐且兵事尙右右强左弱右尊左卑當此牧野陳師何右止而左反起右屈而左反伸故問之云

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

鄭氏元曰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于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孔氏達穎曰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以正立似山不動搖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也武樂之舞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之志方氏愨曰干所以自防威所以致誅見武王之用武無事于致誅姑自爲之防耳發揚蹈厲見于手足之鼓舞手足之鼓舞存乎心之所之故曰太公之志按總干山立即賅遲之又久在內武王之事武王不忍之仁也發而揚手之舞蹈而厲足之舞太公之志太公及時之義也夫曰太公之志知發揚蹈厲之已蚤非武王事也明矣

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鄭氏元曰武舞象戰鬭也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王氏肅曰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陳氏澔曰亂樂之卒章也按大武之始象伐紂安得有坐及樂之卒章舞將終而始坐焉以象永淸大定而文治興也然其坐則左右皆坐非有前此之一致一憲者在也此并申明前此致右憲左非武坐之意此之發揚蹈厲所謂奮疾不拔此之皆坐所謂極幽而不隱其曰武亂乃即復亂飭歸之亂也鄭以亂爲失行列豈成周召之治乎

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

鄭氏元曰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孔氏達穎曰三成而南者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者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卻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于是疆理也按鎬京實在朝歌西伐紂而反乃反東非反南也南

則象正南面即天子位耳于南國是疆即正南國之疆界以封諸侯如下文謂自薊祝以及杞宋從直北疆理以至于南故也然則三成而南乃三成而轉面南向非至南表四成而始行至南表耳張子謂三成而鎭撫南方諸侯則三成已南至四成而又何所爲南國也古者封國必與正其疆界所謂疆以周索疆以戎索故曰南國是疆也薊在順天祝在平原陳陳州杞汴州宋歸德薊祝在北餘皆大河而南故疆理自北而南曰南國也武王無伐荆蠻事大約如逸書所言庶方不服分師俘之若侯來伐靡集于陳百弇伐衞陳本伐磨新荒伐蜀諸事云武王無伐荆蠻云御案文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鄭氏元曰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謂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按五成而分周召即象夫分

陜之治時疆理既正故陜東諸侯使周公主之陜西諸侯使召公主之蓋當諸侯畢會之日而分之故樂以象之在南國是疆之下以崇天子之前也上所謂武亂皆坐者[illegible]在此時乎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鄭氏元曰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孔氏穎達曰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故言復綴張子曰六成復綴以崇此時必改易衣冠服飾使之充盛象治定致文也陳氏澔曰六成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也按張子本鄭註崇充也之義為說不如陳說之合蓋六成復至南之初表象大君正嚮明而治也崇天子即天下宗周崇蓋推戴之謂也王氏肅謂尊崇天子之德是也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鄭氏元曰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象戰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孔氏穎達曰盛威于中國者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于中國也夾謂振鐸夾之或曰四伐象四方征伐云云按夾振謂左右夾王以振兵威象虎賁之士夾王車而趨時武王止用虎賁三千人故象之如此盛威中國猶言先聲已足奪人云爾駟伐者止用革車三百兩皆四馬之車以齊步伐不用卒徒也駟亦可讀如字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

鄭氏元曰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于蚤成也孔氏穎達曰言舞者各有部分振鐸夾之而進象武王伐紂為事之早成故前進也按此言象分其夾振者為左右翼不但盛威足以奪人而事已可蚤濟使武王有貪天下之志則此時事已可蚤濟原不必遲之又久也云爾此當是申明戒之已久意也分夾之進備之戒也已久而又遲可早濟而不濟非未可濟而遲久之比云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孔氏穎達曰未及下車言速封也二王之後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張氏爵守曰薊幽州縣地陳陳州宛邱縣故陳城又鄭氏元以反商之反為及封謂故無土地者也吳氏澄曰反復也謂克商之後復商盛時之善政也按薊在涿郡薊縣今順天府薊州乃古薊邱鄭云或作續祝今平原府祝阿縣未及下車無封國禮此但急于崇先聖之後在車中已酌定其所封之國而發命以具封禮耳時黃帝堯舜之裔尚多此數國必以非禮見滅而時適有薊祝等國閒田在故急封之數國皆在東方時紂方克東夷此數國當是克

東夷時之所得者故武王即以列帝之後襲其故墟也

將帥之士使為諸侯

孔氏穎達曰以報其勞當其功也陳氏澔云武王既告武成大封諸侯云云按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明不復有事于武功而使各安于文治無復用為將帥之處也故以諸侯位之考古封諸侯亦必有廢乃有興故某人封于某氏之虛武成方告焉得有閒田若干國大封將帥乎時亦約記其不復用為將帥待有諸侯之國而聽封賞已爾未封而云使為諸侯者食采王畿即畿內之諸侯也五等之號定則已使為諸侯已其實將帥之為諸侯直至成王時始盡封耳

左射貍首右射騶虞

鄭氏元曰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為節也孔疏東

學在東郊，周立虞庠之學于西郊，故知諸侯習射于東學，孔氏穎達曰，鄭注大射云，貍首逸詩，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騶虞，鄭注射義云，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此旣習禮射于學云云，方氏慤曰，散軍矣，然有郊射焉，慮忘戰之危故也，以樂爲節，則異乎軍射矣，應氏鏞曰，騶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徧覆之象，貍首義而善搏，諸侯奔走赴功之象，故射各以其詩爲節，夫鄭以東學爲大學，西學虞庠爲小學，恐無天子習射于小學，諸侯習射于大學之理，或謂此左射，即下射，右射，即上射，此時循用殷禮，尊右云云，鄭以東學云云 御案 按左右射，即上下射，其解極當，殷尚右，故天子爲上射而居右也，貍首騶虞，非取其詩，但取其奏樂之節，爲射之節焉耳，騶虞，六騶及山澤之官，皆在，故射義云，官備，貍首，或如應說，然所重在節，雖同一射，而專以容比禮節比樂

之文德爲尙云，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鄭氏元曰，文王之廟爲明堂制，孔疏，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于明堂，當武王伐紂，未有明堂，今云云，故知是文王廟制，非正明堂也，明堂之禮，先儒皆謂周公之事，錢公輔曰，以周公言，則嚴父，以成王言，則嚴祖，今觀明堂之祀，與散軍郊射等同稱，明是武王之事，孝經所謂周公其人者，謂非周公不能贊成之，故歸美周公云云，明堂之禮以下 御案 按此當即武成所稱丁未之祀于周廟也，後即永定爲季秋大饗明堂禮，故此即以祀于明堂言之，時旣未有明堂，則文廟之制于何倣而稱明堂，若旣先有文廟，後有明堂，是明堂倣乎廟制也，焉得謂廟爲明堂也乎，孝天性也，何待是而始知，蓋自紂昏棄絶厥祀久矣，民至習于不祭，而忘孝之道，至是而始知其追報之當如是云也，天子，子乎天者也，而且孝乎親，況子乎親者乎，而孝道乃明乎天下已，

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

孔氏穎達曰，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爲臣之道，方氏慤曰，臣所以事外，故繼之以朝覲，此上文孝以事內言 按紂自醢鬼侯，脯鄂侯，後諸侯莫朝，可知，夫在庭內在國中者，不患其不知所以臣也，惟諸侯各士其國，各子其民，安于人君久矣，豈復知臣人之道，即知之而亦不求知其所以也，自定爲朝覲之禮，朝以圖知天下之事，必出于天子，而諸侯不敢自斷，覲以比邦國之功，知邦國之功，必歸于天子，而諸侯不敢自居，諸侯君人者也，且知所以臣，而況純乎臣人者，則臣道又大明乎天下矣，

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鄭氏元曰，耕藉，藉田也，孔氏穎達曰，王自耕藉田，以供粢盛，故諸侯見而知敬，亦還國而耕也，方氏慤曰，君臣之間，主敬而已，故繼之以耕藉，按耕藉之制，意亦始于神黃，不始周也，紂自粢盛旣于凶盜，則藉田之不躬親也可知，諸侯之尤而效之者，又可知矣，當此羣侯咸在，而大昭耕藉之禮，使諸侯咸知耕藉之敬之所以也，夫見天子耕藉，豈有不知耕藉者，此所以示，與所以知者，敬耳，不徒故事之奉行也，而凜然于其敬之所以焉，故能率天下于皆敬也，敬賅敬天敬祖言，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

鄭氏元曰，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養老有饗燕食，歷代不同之禮，周人脩而兼用矣，此特言食者，一則謂周初尙仍殷制，一則養以食禮爲致其實也，必于太學，貴賤國子

咸在天下學行所從出而示以所重之在于是且天子視學來朝
之諸侯畢從故食必于大學亦昭示其禮于天下也餘皆詳前自
上五教及此皆言武王之興文教爲天下法天下皆于此宗周皆
申明以崇天子之義

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

鄭氏元曰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孔氏
穎達曰此明樂以治心引君子之言云能深遠詳審此樂以治正其
心則和易正直子愛誠信之心油油然從內而生矣言樂能感人
使善心生也按易則不險直則不曲慈愛之體諒善之本其易直
慈諒之心本所自有感于樂之中正和平自滑滋暗長油然如物
之發生也子諒從朱子據韓詩外傳讀爲慈艮上言禮樂不可斯
須去身而心乃身之主也故人人之深必極于身之主而易直子

諒又其本然之善也油滑澤物油然者言生機之自內而出無澀
滯者機爾已

樂則安安則久

鄭氏元曰善心生則寡于利欲寡于利欲則樂矣孔氏穎達曰善心
生則合人和樂心樂故體安而不躁身安故性命得長久陳氏暘
曰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於心之所愛者能樂於性之所愛者能樂
則於事之所遇者能安於事之所遇者能安則不失其所而其德
可久矣按樂則暢遂順適也安則漸漬沈浸于其中而無他顧無
回念也久則始終不易常變不釋之謂也樂則安者不强于所不
樂安則久者不徙于所不安乃人心之自然亦人心之必然者也

久則天天則神

孔氏穎達曰天則有形事稍近似神則無體理加幽深故先云天後
云神朱子曰天謂性體自然神謂神妙不測眞氏德秀云生樂安久
孟子所謂善信美大至天且神則大而化矣按天則靜與本然者
爲體而人私物欲之莫能卽神則動與自然者爲用而弁乎情常
理之不可測矣久則至精極熟故久而天也有眞積天而神也無
漸次至于天則一理渾涵神則泛應曲當樂以治心之妙至此無
復加矣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鄭氏元曰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孔氏穎達曰生
樂安久旣爲人所信如天又爲人所畏如神但天有四時不失故
云信神是人所畏故云威其實一也按此言旣治于樂之心之感
也心旣一體如天自得乎全體之同孚故信自無待于言也旣一
體如神自動于大用之共顯故威自無資于怒也所以不言而信

者人自觸發于自具之天理而信立所以不怒而威者人自感動
于固有之神明而威生故也于我乎何與又于我之言怒更何與
矣故曰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鄭氏元曰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孔氏穎達曰致禮意以治躬外
貌莊嚴而恭敬則人懼之嚴肅威重也陳氏暘曰肅則莊敬重則
嚴威是嚴威以莊敬爲本莊敬以嚴威爲文也禮也者貧莊敬以
爲教待威嚴而後行按莊在貌敬在事莊則制于外以容于中故
幽獨之所存者嚴敬則愼于靜以察于動故惕厲之神所發者威
也反身之謂躬順其致禮以自治者言之則見爲折節自屈卑以
自牧者而曰躬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

孔氏穎達曰，樂由心起，故感動于內，禮自外至，故發動于外，樂能感人心，故極益于和，禮以檢貌，故極益于順。張氏守節曰，動謂觸也，用禮樂以感動之，樂治心，故云動內，禮檢貌，故云動外。陳氏暘曰，辨上下之位，則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相通以致用也，定內外之分，則樂動于內，禮動于外，相辨以立體也，君子內和于心，以達誠信，外順于貌，以達恭敬云云。按樂本作于外，而感于動也，必深入于內，以和本于內也，禮持乎內，而發于動也，必彰形于外，以順應于外也，極盡其致也，致禮樂者，充滿其和順之量而已，故樂盡其致，則涵養者愈積，入于內而愈和，禮盡其致，則從容者愈潤澤于外而愈順，故曰樂極和而禮極順云。

故德煇動于內，而民莫不承聽

鄭氏元曰，德煇，顏色潤澤也。孔氏穎達曰，德煇發動于內，而民莫不承奉聽從。輔氏廣曰，德煇，謂樂也，所謂畜至德之光也，動于內，則必形于外矣。按德即樂德之和也，德秘于內者也，而其煇之動而出也，睟然于面，盎然于背，而根于心性，其動則仍于內也，此樂極和之驗也，莫不承聽，亦感于和之自效耳，即瞻其顏色而民不與爭之明證也。

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

鄭氏元曰，理，容貌之進止也。孔氏穎達曰，理發見于外，而民莫不承奉敬順。輔氏廣曰，理即禮也，發于外，則根于內可知。按節文儀則之條貫終始曰理，理形于外者也，而節文由天性而彰，儀則緣人情而立，其本有存于內者矣，而隨時隨地而酬酢者，發則無不現外也，此又極順之徵也，承順，民亦發于順之自効耳，即望其容貌而不生易慢之明效也。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

鄭氏元曰，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張氏守節曰，威儀繁廣，易生厭倦，故禮之失在乎損，洋洋盈耳，不欲休止，故樂之失在乎盈。朱子曰，禮主其減者，禮主于撙節退遜檢束，樂主其盈者，樂主于舒暢發越。輔氏廣曰，禮主減，減所以裁節于外也，樂主盈，盈所以充盛于內也，樂而不盈，則無以形于外，禮而不減，則無以合于內。邵氏囦曰，禮有以節乎人情，故聖人制禮之初，則主減，減則便于行，樂有以樂乎人情，故聖人作樂之初，則主盈，盈則滿其欲。按朱輔邵三說為合，如鄭張說非主其之義也，蓋減者收斂之謂也，動乎外者，必約之于一心之敬之本體，故其致之也主乎減，而動于外者，不至于外馳，盈者充滿之謂也，動于內者，必遂之于百骸之和之發用，故其致之也主乎盈，而動于內者，不至內沮也，故其所主如此云。

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鄭氏元曰，進，謂自勉強也，反，謂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王氏肅曰，禮自減損，所以進德修業也，樂充氣志而反本也。張氏守節曰，禮之失在乎損，當自勉強，樂之失在乎盈，當抑止。方氏慤曰，其情減則知退而不知進，故宜文之以進，其情盈則知出而不知反，故宜文之以反。朱子曰，減則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盈而一向如此，必至于流蕩，故以反為文。邵氏囦曰，減則堦而進之，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進也，故以進為文，盈必約而反之，如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歎，所謂反也，故以反為文。按其禮之減也，反之于天理之本然，與人事之實然，而止必有以進而後順，進之以節文儀則，而禮之道始達焉，其盈也，至于訢天地，得陰

陽必有以反而後和反之以窮本樂生而樂之道始歸焉云也爲文者文與本對主減主盈禮樂之本文所以文其本之過與不及也

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

鄭氏元曰報讀爲褒猶進也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孫氏炎曰報謂禮往來以勸進之反謂曲終還更始方氏慤曰報者施之對施爲出而出所以退報爲入而入所以進進與報其實一也禮爲異故有曰進有曰退樂爲同故一曰反而已前言禮報情非禮有報之謂乎又言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非樂有反之謂乎朱子曰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性情之正邵氏囦曰禮有報資于樂樂有反資于禮故禮樂皆得按報者赴也反者復也止焉而不過禮得其報則和以樂之和而禮始樂樂得其反則節以禮之順而樂乃安

言禮樂之道相濟而治身心者必相濟乃不偏也末二語御案文

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樂而不息

鄭氏元曰流猶淫放也文篇辭也息猶銷也孔氏穎達曰先王制爲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文謂樂之篇章足以談論義理而不息止也按樂暢遂欣適之謂不流不淫溢其情而入于亂也論言有次序息間斷也卽層見曡出而不窮之意非講求探討之謂也談論之說未合聲足遂其所樂文足發其所形不流則足止其亂不息則足盡性術之變而皆出于道云

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

鄭氏元曰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闋作進止所應也孔疏鴻謂麤大肉與繁也殺謂細小瘠與廉也孔氏穎達曰曲謂聲音廻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棱肉謂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內或曲或直之類以至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旣餙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于性情矣輔氏廣曰樂易失之放有放心則邪氣應焉按劉氏彝謂樂律之淸濁高下或婉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棱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是也方氏樸八音五聲雜解未合又節者各歸其條理而有限制奏者齊同其會合而爲輳聚也有其節之使不流而有倫足論有其奏之使不息而有和足樂感動善心指足樂足論而言不流則不得與放邪接不息則放邪亦無間隙之可乘而相與接也故云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孔氏穎達曰此覆說聖王立樂之事君臣主敬鄉里主順父子主親人聲雖一其感或有哀樂喜怒之殊云云張氏守節云正樂流行故隨所在而各盡其善宗廟有君臣所主在和敬云云前章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是也陳氏暘曰父子兄弟和親于閨門樂之化行于一家也長幼和順于族長鄉里樂之化行于鄉遂也君臣上下和敬于宗廟樂之化行于一國與天下也古樂之發修身及家均平天下如此而已方氏慤曰樂之爲樂則一而聽之者各有所主故其感皆不同至其所以爲和則一而已故每以和言之按有義者主敬有序者主順有恩者主親和固各有所

當也、先言君臣次長幼、次父子兄弟、先言天下及國、而推本于鄉邑、更推本于家庭、此立言之序也、其同于和者、皆樂之感也、而敬而順而親之不同者、所謂和而不流、各歸其分也、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

鄭氏元曰、審一、審其人聲也、孔氏穎達曰、人聲雖一、其感或有哀樂喜怒之殊、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陳氏暘曰、五聲所以爲一者、以宮爲之君也、十二律所以一者、以黃鍾爲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黃鍾則十二律之和定、審一以定和也、方氏慤曰、樂之感不同、至于所以爲和則一而已、故每以和言之、樂爲天地之和、天地之和同出于一氣而已、樂之道在乎審其一、而後其和可定也、蓋此言作樂之感乎人心、無不善者性之一、有善有不善者性術之變也、先王知其術之變原于性之一、故審其性之

一、乃有以定其情而爲和、恐不止黃鍾爲宮之說也、自此言作樂之感至此

御案 按和之所以能各當者、以能審于情所未發之中、而勿使搖惑于他岐、勿遷移于參貳、則旣發之和定于一、是一者中也、此其審于獨而定于內者也、樂之本也、僅以聲律言之粗矣、然一審則無不審、一定亦無不定矣、

比物以飾節

鄭氏元曰、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孔氏穎達曰、又須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陳氏暘所謂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革木以節之、比物以飾節也、指八音而言、謂之比音、指八音之物而言、謂之比物、其實一也、方氏慤曰、樂有自然之節、比物則因以爲之節耳、按謂卽所定之和、而外比于八音之物、以飾其曲直繁瘠廉肉之節爾已、以此準彼而適相得曰比、因而著之曰飾、夫曰比物、則知和于無物時而節已具、特與外物適相準、而卽外比之于物、以表彰其自然之節、由其物之自外至也、故曰飾爾已、

節奏合以成文

鄭氏元曰、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孔氏穎達曰、或奏作或節止、以成五聲之文、陳氏暘曰、節以止樂、而奏以作之、一節一奏、雜以成文、采云云、按比物所飾節也、以節其奏、是奏各有節、節與奏合、則當曲當直、當繁當瘠、當廉當肉、相雜適均、而文成焉、蓋曲直繁瘠廉肉各有經緯終始、所謂順理而成章曰文、故節奏合之所成而云文也、合者合于審一所定之和、故下文有所以合和云云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

孔氏穎達曰、此論先王制樂得天地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和善也、

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聽之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也、方氏慤曰、人之志意公正則廣、私邪則狹、按志者、心之所之、意者、心之所發、心之本體原于胞與、本無不廣、自其所之所發、牽于物欲、流于邪僻、則并其本體之不廣矣、雅之正常、古今同得、頌之功化、上下同流、聽其聲者、因得其情、而志意遂爲之感動奮興焉、感于正常、而卽復與于古今同得之之存、動于功化、卽復奮于上下同流之之發、志意廣而心自廓然于大公矣、陳氏暘謂言雅頌則風擧矣、夫聽鄭衛齊宋而淫溺煩喬者比比矣、非雅頌而安得盡廣其志意也哉、惟謂二南擧也可、

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

孔氏穎達曰、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詘伸謂動止以禮、故容貌得莊敬也、陳氏暘曰、干戚舞之器也、俯仰詘伸舞之容也、言干戚則羽

篇舉矣言俯仰詘伸則舒疾舉矣按干戚昭先王之所事也俯仰詘伸象先王之所為也執而習之法則先王也久之而與之俱化所謂發皆中節是然動容周旋皆禮矣容貌之莊亦自然之效也蓋干戚之既執已儼然于執事之敬焉習其俯而詘斯遠于暴矣習其仰而伸則遠于慢矣故容貌之動也皆于道于莊乎又何有哉

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

鄭氏元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孔氏穎達曰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陳氏暘曰言綴兆則遠近舉矣言節奏則文采舉矣方氏慤曰行者行止有序之謂列者多少有制之謂進言樂作而進退謂樂闋而退行列欲止于一故言正進退患其不齊故言齊按綴者乃界分夫

行列之兆之相續處行列之疏數一準乎綴之長短則左右步武于某始者于某止一以綴兆為循行行列安得不正奏則自某綴進至某綴兆節則亦自某綴兆退至某綴兆一以節奏為要歸進退安得不齊也久之雖不必于綴兆而行之行列自正雖不必于節奏而要之進退自齊此又得之樂舞之效也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

鄭氏元曰命猶教也紀總要之名也孔氏穎達曰樂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總要之所名周氏諝曰樂能官天地而天地不得之則幾乎息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而中和得之則各有條理故曰中和之紀陳氏暘曰萬物非天地不生天地非樂不生則樂者天地之受命也喜怒哀樂未發而為中者性也大本存焉發皆中節而為和者情也達道存焉先王作樂以性情為綱以中和為紀無中以紀之則蕩而至于過無和以紀之則異而至于乖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使聽音不慆以合神人以中紀之也合生氣之和云云至柔氣不懾以和紀之也方氏慤曰天地之命者言道天地之氣化于萬物使小大長短各有所受之命也命既立矣然後得天地之正氣而為中得天地之沖氣而為和中者性也和者情也紀者正物而有常言天下之性情莫不取正于樂以之為常也按命天命所命即性之謂也存為中發為和而樂乃總其條理焉故曰紀所言皆和而曰中焉者非中即有所偏倚而不得為和和故固無不中者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

孔氏穎達曰此覆說樂道之盛言樂以飾喜非喜不樂云云方氏慤

曰在顯之謂飾喜必生于內則隱矣必播于聲音節奏然後顯其所謂喜故曰飾喜按飾于義皆當作飭整齊之意蓋喜生于好恐有過不及之弊故以樂之中和者飭之使形見于外庶不流于過與不及也故曰飭非有致飾文飾之可言也設樂也而由于飾則是樂可偽為矣以用也以之飭喜使喜得廣得莊得正齊所謂飭也而以之固必當于其所故曰所以而下乃云得儕也

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

鄭氏元曰儕猶輩類孔氏穎達曰非喜不樂是喜得其儕非怒不可橫施鈇鉞是怒得其儕按儕猶黨類言各歸其當也喜有同儕凡好善者皆其儕也怒有同儕凡惡惡者亦皆其儕也先王不自有其喜怒而各因其儕之喜怒故其儕皆得與焉有時先其儕之喜怒而其儕莫之違也則先王不敢委于他人之責明有時後其儕

之喜怒而其儕莫不僕也則先王不得已而後起之必見先王凡有喜怒則天下皆其儕也故曰皆得焉

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畏之

鄭氏元曰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敬畏之孔氏穎達曰非合喜不喜故天下和之非合怒不怒故暴亂者畏之上經但論樂此兼言禮者以此一章總兼禮樂故于章末總以禮樂結之方氏慤曰喜合乎樂則非作好也必天下所同喜怒合乎禮則非作惡也必天下所同惡軍旅鈇鉞對樂而言則禮也五禮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故也按天下和之和天下所同好也暴亂之畏畏天下所同惡也是先王未嘗私喜怒故未嘗私禮樂天下和則天地同和暴亂畏則天地同節矣是喜樂中和怒哀亦中和也云爾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

孔氏穎達曰寬謂德量寬大靜謂安靜柔謂和柔正謂正直頌成功德澤宏厚故性之寬柔靜正者宜歌之陳氏暘曰寬柔者君子之容德靜正者君子之敬德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故云云方氏慤曰夫寬者容德也柔者順德也容或失之雜故濟之以靜順或失之隨故持之以正此皆德之盛者故宜歌頌陳氏澔曰寬而靜則寬而栗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按寬易縱逸而靜則不至妄為縱易也柔易依違而正則不至苟為依違也此頌之德也直已陳德謂有是德宜歌是詩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云

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

孔氏穎達曰志意宏大而安靜疏通達而誠信大雅者歌其大正故廣大疏達者宜歌之陳氏暘曰雅以政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大廣大嫌于離靜以即動疏達嫌于去信以近誣大雅政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之方氏慤曰廣大者鎮之以靜疏達者守之以信此皆政之大者故宜歌大雅陳氏澔曰廣大而靜則簡而兼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按此靜嘗讀淨廣而大則易養姦以滋弊而淨則純粹姦弊自爾無所容疏而達易于乘間以蹈隙而信則誠篤間隙自然無可伺此持大政之要即大雅之德也故如是者歌宜大雅焉

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孔氏穎達曰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好禮則動不越法不能廣大疏通小雅者小正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陳氏暘曰恭儉而知好禮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太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太陋小雅政之小者也故云云方氏慤曰恭則不侮儉則不奪然恭而無禮則失之勞儉不中禮或失之陋勞則過乎禮陋則不及乎禮故必好禮以制中焉此政之小者宜歌小雅陳氏澔曰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敬也按恭不中禮為給儉不中禮為陋而好禮則無給陋之虞恭儉已得禮之本而又能好禮則儀文數節又能曲直以赴者可自正而未能正人正物者小雅之德也故歌宜小雅

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孔氏穎達曰正直而不能包容靜退而不知機變廉約自守而謙恭卑退其德狹劣故宜歌諸侯之風陳氏暘曰正直則剛柔一適乎中濟之以靜則其正足以自守其直足以有行廉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險謙不失之輕風出于德性繫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云云者宜歌之陳氏暘曰正直而守之以靜廉而有分際者於物或有所絕故守之以謙若是則可以動化一國故宜歌風陳氏澔

曰正直而靜則直而温也按正不容邪直不容曲必有絶物之弊而靜則但以正直自守不煩事而擾民也廉則稜角峭厲矣而謙則自爲抑損不忤物而愧人也國風貞淫並列美刺共登惟有取善者以自治取惡者以自懲于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之故歌亦宜風也

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孔氏穎達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齊三代之遺聲三代干戚所起裁斷是非故温良能斷者宜歌之陳氏暘曰肆直所以爲德慈愛所以爲仁温則將至于懦而無立良則將至于寛而無制故又貴乎能斷斷則在己有立在物有制矣故宜歌齊蓋温良所以爲仁能斷所以爲義也按方氏慤謂寛大而舒緩是肆而直但恣意于是非之不枉暢志于美惡之不誣而不顧世之艱堪否矣而又慈且愛則不忍以直自肆也温和厚良平易但温良者恐失之優柔不斷耳能斷則温而厲良而直矣舊謂商音剛決性之柔緩者宜之齊音柔緩性之剛決者宜之未是蓋商則帝運之聲宜于德之渾厚齊則王運而降宜于德之誠明焉耳

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孔氏穎達曰和謂陰陽順理謂不背逆育謂羣生得所方氏慤曰歌不過發乎聲聲不過發乎氣天地一氣之升降四時一氣之往來星辰一氣之成象萬物一氣之成形則歌之動己也以致天地之應云云固其宜也按動己即動己之德也己德即天地之德宅于己者而已己與天地固不殊也一體之感通己德正而天地之德亦正己德順而天地之德亦順矣故天地應也四時即天地流行之運星辰即天地形象之縣蓋星辰雖在天而皆水土之精氣上升所見故各分乎地之野而即地之形象所昭也萬物雖在地而皆造化之精氣下墮所生故各承乎天之時而即天之造化所著也此莫非正順之動故一應則無不應也如此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

孔疏云宋是商後此商人謂宋人也按此既曰商則疑于宋之商也而上又非殷人之頌下又非宋國之風故特明其爲五帝遺聲則非溺志之宋音亦非駿厲之商道也然五帝非一代樂也何屬于商故特明其所以謂之商焉者特以商人識之故考五帝曰神農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六代而曰五帝者以帝堯爲嚳十世孫故止稱五帝也神農曰扶徠周禮不載黃帝樂曰雲門命伶倫作顓頊樂曰六莖飛龍氏作帝嚳樂曰五英命黑咸作帝堯樂曰大章舜樂曰大磬夔作或以神農入三皇即黃帝而分嚳堯爲二然曰遺聲則非職在太師之正樂矣其聲之流風餘韻存也而樂章不備樂制不存可知特其聲則有可識焉耳殷人尚聲故特于前代之古樂多識之而能遠追五帝也

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齊人齊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齊人好樂彈琴鼓瑟擊筑吹竽周末尚然雖濱于海而四岳封齊歷三代皆爲中國諸侯長自夏之初余諡晢陽之樂已貢天子故歷三王盛時之遺聲皆能識之如王豹以名歌在齊師摯以名樂適齊故能備識三代遺聲也餘倣上句意不異解

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鄭氏玄曰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温良能斷

也斷猶決也孔氏穎達曰以其肆直慈愛故臨疑之事數能斷割以其溫良能斷故見利不私于己方氏慤曰明者不爲物蔽之謂慈愛之蔽在于無斷能斷之蔽在于無讓云云按商音肆直而慈愛非偏溺于慈愛者比雖慈愛莫非肆直之所在也曰臨事無先幾之逆億矣曰屢斷非偶合之幸中矣溫良而能斷非專于敢斷者比雖能斷莫非溫良之所見也曰見利則能斷欲于利而不爲利所引斷理于利而不爲利所蒙而本于溫良也不但決于己而且能讓人溫則無激烈之行良則無忮忌之懷故能讓以陶鎔于商齊之德性故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

孔氏穎達曰此論感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歌聲上響感動人意使

之如似抗舉也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是墜落之下音聲廻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似槁之木止而不動音聲雅曲感動人心如中于矩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于鉤音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于珠陳氏澔曰倨微曲句甚曲端正也按上下曲止倨句之所從出卽翕如有上卽有下有曲卽有止有倨卽有句純如也如抗如隊如折如槀木如矩如鉤皦如也上下曲止倨句之廻旋往復卽纍纍端如貫珠者繹如也端任氏啓運云長而下垂之意蓋如抗併力而上如墜乘勢而下如折轉而有勁勢如槀木絕而無餘韻倨前挺而微直向于上句前曲而圓向于前纍纍相續不絕一貫而下餘聲圓滑正直也

雜記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

鄭氏元曰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祭于公助君祭也孔氏穎達曰此明大夫公私祭服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于己自祭廟也助祭爲尊故服絺冕自祭爲卑故服爵弁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元冠爲卑自祭不敢同于助君之服故用元冠也馬氏晞孟曰大夫士祭之大者莫重乎祭于公祭之有常者莫甚乎祭于已故云云蓋王則異其服如周禮昊天上帝大裘而冕至羣小祀元冕之類而大夫士則異其冕弁而已周禮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大夫以元冕爲極而士以爵弁爲極也非祭于公安敢用哉陸氏佃曰下大夫一命弁而祭于公則冠而祭于已可下士不命冠而祭于公則端而祭于已亦可知少牢朝服而祭下大夫也特牲冠元端而祭下士也王之上士三命服元冕則弁而祭于已矣按任氏啓運云上大夫絺冕下大夫元冕大夫祭于王之服爵弁則士祭于王之服

然則所謂公者對已之私言非公侯君公之公也少牢饋食乃諸侯之大夫禮故上大夫自祭用元冠而不用弁其祭于公不過弁焉而已所謂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者也其大夫則謂天子大夫不必諸侯之孤也其冕亦有絺元之異以大夫之上下爲別不止絺也士服本自皮弁下祭以陰幽思而尙元故用爵弁耳此記者之引案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鄭氏元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孔氏穎達曰君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中道也按張卽終歲勤動弛卽燕飲爲樂一張卽百日盡事之當務而息之以情之所樂無太過也一弛止一日極情之所樂而卽節以事之所當務亦無不及也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文

武之制也而有道焉酌之情與理約之久與暫可通行于天下可
共由于後世者所謂道也以聖如文武創承兩世而道無易乎此
豈爾之所易知也乎云也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

鄭氏元曰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獻子欲尊
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曰禘言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孟月爾
明堂位季夏之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孔氏達穎曰正月周正月
建子之月日至冬日至也若天子圜丘正郊是也七月周七月建
午之月日至夏日至也有事謂禘祭于祖廟魯之祭祀猶用夏法
禘于孟月獻子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云云按獻子引
冬至正郊為祀祖例者以陽至可以祀神陰生可以祀鬼但非必
于七月也或本巳月而三卜不吉則日在午月矣否則或當有朝

會大事必幾近午月而始畢者苟泥于巳月則大祭不幾廢乎故
獻子引此謂七月不妨行禘也云爾考僖公八年正月公會王人
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而禘理不應譏也以致夫
人故書之然時未有獻子也直至宣公九年獻子始見于春秋詳
其事跡知七月有事於祖固先獻子為之後或有追議其不可者
而獻子言此乃議禮諱國過之言非改禮之論也後或因獻子有
是言而遂定為七月耳正月日至之事上帝亦周天子禮魯未嘗
僭也可者僅可之辭非甚可也獻子賢者豈肯無端而改禮者乎
後來僭禮亦緣獻子有賢名而借其一言以壓眾耳

孟獻子慶父曾孫文伯之子也宣公九年使聘于周王以為有
禮厚賄之成十三年公朝于周獻子為介王悅之賜之
加厚會晉伐秦知必有大功十八年會虛朾以謀宋襄元年
會諸侯之大夫圍彭城二年會戚謀鄭請城虎牢三年盟長
樗相公稽首四年如晉請屬鄫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
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啟
墊而郊郊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獻子賢而
長于禮于祀事尤兢兢者也顧欲尊祖而輕改大祀者乎

藻三采六等

鄭氏元曰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
璧作此贊者失之孔疏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典瑞
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為一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
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則四等又云瑑圭璋璧琮
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此謂卿大夫二采共一就也天子五采五
就則六等也孔氏達穎曰藻謂以韋衣板以藉玉者六等六行也謂
三色每色為二行陳氏祥道曰繅之長眡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
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于外又有文焉
然後可以行禮矣王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
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按藻

即繅也圭九寸而藻六行每行二寸半是五分一采也等即就任
氏啟運云兩行相交謂六就三就亦六行所以必用藻者以奠必康
于坫上而圭玉之重不宜于土坫故用藻藉之而韋與玉不相附
故以采絲纏縛之而執時因有垂屈之別為文質之辨者又天子
朝諸侯執瑁四寸瑁止輯瑞不聞其藻制會盟執鎮圭尺二寸藻
五采五就諸侯聘臣執瑑圭覜命圭各短一寸藻二采一就二采
朱白也贊大行所云乃朝王及相朝之命圭制也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
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

鄭氏元曰廟新成則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于君曰請命以
釁其廟君諾之乃行宰夫攝主故居上拭淨也云云孔氏達穎曰宗
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釁之其禮謂釁廟之禮爵弁士服也純衣

謂絲衣、則元衣纁裳也、雍人、是廚宰之官、拭淨其羊於廟門外、大戴禮釁廟篇云、成廟則釁以羊、君元服立于寢門內、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碑南北面云云、此皆大戴禮文、初受命寢門內、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元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等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也、陳氏澔曰、純衣、元衣纁裳也、宗人祝之、其辭未聞、碑、麗牲之碑也、按以交神之事、故先祝以請命傳命、故次宗人、以攝主、故次宰夫、以割牲、故次雍人、釁用血、鬼神以血氣爲憑依、血乃幽陰之物故也、純當是紂、不必言絲而絲可知、以近祭事、故用祭服、祝以統廟事、宗人統廟禮、宰夫攝主、雍人司事、故皆盛服、其祝辭、任氏啓運曰、若云合月吉辰、釁茲新廟、子孫保之、永受胡福、祝不告神、廟無主也、宰夫東上、爲攝主也、蓋宰夫于時爲攝主、終事皆北面東上也、註乃混入有司、非是、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鄭氏元曰、路寢生人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孔氏穎達曰、考之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方氏慤曰、考、即宣王考室之考、且考有燕、必用酒者、陽之盛也、寢者、人之所居、故以陽之盛者考之、釁用血、血者陰之至也、廟者神之所居、故以陰之至者釁之、按澆落者、落其成之謂、考則正也、正其成也、新屋之庭堂戶牖外而門、階內而室寢、皆如成法、至此則行禮以驗其合制度否也、故曰考、如室中設位、則度以几、堂上設席、則度以筵、庭中設縣、門中進車、則廣狹之合于尺度、皆可詳驗也、故曰考、義取于正焉爾、任氏啓運云、當是賓一人升屋中、酌酒酒流于前、乃降、主人鄉屋立、賓致祝辭、主拜謝、乃燕飲相樂焉、蓋即本庾氏蔚澆落之義也、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鄭氏元曰、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孔氏穎達曰、器之作名者成、則殺豭豚血塗之、細者成則不釁、陳氏祥道曰、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圉人釁廄、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戶、或釁于始成、或釁于將用、其禮豈一端哉、按名者謂著名之器、鄭謂尊彝之屬、末是、蓋當如鐘鼓之屬也、壯曰豭、牝曰豚、乃豕之幺者、曰成、則釁于始制、不釁于將用矣、若尊彝之屬、或飾以金玉象貝之類、或以瓦、或以銅木者、亦或繪以采、或飾以漆、無從釁以血也、名成者、且止釁以豭豚、餘更不釁、夫豭豚已重于門夾室之用雞矣、至戰國時、至用牛以釁廟器、而不知爲僭、知其禮之不明于世久矣、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鄭氏元曰、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个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匹、猶匹偶之云與、方氏慤曰、以物言故曰幣、以義言故曰徵、周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王氏謂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爲之節、正謂是矣、按任氏啓運謂兩幣相疊卷之、幣長二丈、一兩四丈、束則二十丈、如任說幣長二丈、兩幣相疊而後四丈、以尋計之、則一幣長二尋又半、故兩之則五尋也、昏禮用偶、故稱兩、用天地之成數、故以尋計之而得五也、

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鄭氏元曰、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絹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

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孔氏達穎曰旁緣謂之紕會謂韠之領縫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謂會縫之下韠以兩邊紕以爵韋濶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紕韠之兩邊不至韠之下畔濶五寸也純以素者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濶五寸也紃條也五采之條施之諸縫之中也會之所用無文純紕既用爵韋故鄭知與紕同也純之上畔去韠之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韠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鄭云與會去上同也蓋五寸以上爲頸頸兩旁爲肩穿孔以受革帶又加大帶四寸于其上與兩旁皆紕以爵韋而中畫之其下五寸亦不畫而於接縫處以下皆純以素其縫之上則皆以五采之紃加其上以爲飾如弁縫之五采紃也自五寸以上至此御案按所謂會去上之五寸及下所不至者各五寸即純以素之五寸也爵韋六寸左右紕各三寸也紃以五采以五采紃並用如一朱二白三蒼四黃五元者自縫而外至純紕之上非會五采爲一條也其挫角處意即以五采紃結作物象以掩之非別用他物補綴也其爲芾者不會爲龍火山而止刺爲黻焉者耳

禮記裒要卷二十三終

禮記裒要卷二十四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鄭氏元曰有虞氏以上尚德郊禘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趙氏匡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于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則舜合以顓頊配天爲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爲始祖情禮之至也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按劉氏歆謂黃帝之曾孫曰帝嚳堯則帝嚳之子也黃帝至舜九世云云如其說皆當以顓頊爲始祖而禘黃帝于顓頊廟郊則皆當以顓頊配不獨有虞氏爲然又漢王符所述五帝系謂舜黃帝後堯神農後若是是舜當郊黃帝祖黃帝禘當以少典而宗顓頊與此亦不合蓋禘黃帝者舜雖黃帝後而出自黃帝之別子至舜時賜姓嬀前此或未其未得姓之別子故以黃帝爲祖所自出之帝也郊嚳則與宗堯之意同所謂郊堯之郊也嚳實堯之十世祖帝堯實祖傳之天下而授之舜未合并易其始祖配天之祀也故仍之祖則各立其廟神不饗非類不祀非族故祖顓頊舜之支自黃帝後當必至顓頊始封也宗堯者陳氏澔承鄭氏宗德之說乃祖述宗師之意凡有爲天下事之告祭于宗者不于虞氏廟而于堯廟故曰宗堯書言受命神宗是已舜不宗堯何于堯而稱宗也使舜得傳子當易郊舜之先人而宗舜矣故禘黃帝禘所自出也郊不配黃帝之子而配嚳者

意嚳以上至黃帝之子無配天之功德也祖者祖述其道宗者宗尊其德官天下者皆定于統緒不定于世系如稱仲尼之祖述堯舜然也時舜既不世未使虞氏得行禘郊而大祖制者則堯也故終舜之世皆宗堯云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趙氏匡曰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高可尊其廟不遷也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鯀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祖顓頊者禹世系亦出于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按劉氏歆謂禹亦出黃帝自黃帝至禹凡五世漢王符惟謂舜爲黃帝後禹高陽後夫禹之禘黃帝而祖顓頊也與舜同郊鯀者鯀實起家崇伯不能謂非始封之君也績雖弗成而禹之功皆幹父之蠱者也古人善則稱親

禹功成而歸之鯀猶武王代商而歸功于文考然宗禹者夏子孫以禹爲不祧之廟固宜也不祖而宗者夏當以顓頊爲始祖廟也想當禹之身亦必郊舜之郊而宗舜易官而家則易嚳而鯀易舜而禹云使夏家得行禘郊而大祖祀者宗也故以禹爲宗云

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趙氏匡曰殷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冥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按詩傳稷契皆堯之弟契至冥六世至湯十四世而王符則止謂高辛後夫嚳傳至堯已十世稷契縱皆高辛後亦親屬早竭之同姓爾已殷人禘嚳或契之遠祖爲帝嚳之別子故禘及嚳非必契爲嚳子也郊冥者冥以水死功在生民者也冥相土之子竹書少康十一年治河十三年冥死于河祖契契爲始封之君宗湯湯大契之業者也使商家得行禘郊而大祖祀者湯故終商之世以湯爲宗之首云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趙氏匡曰周禘嚳義與殷同稷有播植之功且爲始祖故祖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按后稷爲嚳子亦斷不合亦或遠祖爲嚳別子耳稷德配眘郊商以來祀之況其子孫得不配郊祭乎祖文王非謂爲始祖也謂有天下之祖耳伐紂時以文考爲受命君故也使周家得行禘郊而大祖祀者武王也故以武王爲宗家語子羔問祖宗孔子曰四代所立祖宗或乃異代或其祖考功德不殊雖異代可以無疑任氏啓運遂謂唐虞以上貴德而已三代以下乃以其先之有功德者爲之後人因目爲祖宗也是已則此節之謂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鄭氏元曰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照晳也

必爲照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孔氏穎達曰燔柴謂積薪于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瘞埋謂瘞繒埋牲也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具禮器及郊特牲疏陳氏祥道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爲圜丘宗廟之禮瘞埋于兩階間則壇必設于圜丘之南坎必設于方丘之北燔柴以升烟瘞埋以達氣則燔必于樂六變之前瘞必于樂八變之前矣按燔柴如宗廟之焚膟膋然此以香木實牲體于上燔之以煙升臭陽于至高故用壇以象丘陵而圓以法天用煙故曰禋祀其燎有牲帛而玉不與孔氏謂牲及王者謬也祭地以血腥埋于地如宗廟之瘞繒幣于階間而達臭陰于淵泉故用坎以象地而折之方以象地然壇土爲燎

折止為瘞之所而祭則仍設于平地所謂掃地而祭非設祭于壇上折中也夫曰天曰地南郊北郊皆所以祀上帝也冬至陽生故于南以求諸陽夏至陰生故于北以求諸陰非分天帝地后而兩祭天無所不統故陽生而天神從陰生而地祇出皆惟上帝之是主也北郊如南郊繹祭然而概用騂犢王者父天母地如廟之統于祖不統于妣尊無二上故統于天一體本朝之所尚而皆用騂凡祭皆有燎有瘞天地祭大故各專一事以兩求之于陰陽之始至以專精誠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鄭氏元曰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于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寒于坎暑于壇

孔氏穎達曰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者宗伯所記謂周禮歲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禮也然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謂日月食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雲漢云靡愛斯牲而張子則謂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注謂為禳祈者非又陳氏澔曰相近當為祖迎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逆迎之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則送之亦必有其禮按祭四時即四孟之迎氣于四郊見于月令者也迎春氣于東郊則祭于青陽迎夏氣于南郊則祭于明堂之類而祭畢埋牲則均在泰昭也四時欲其顯著故以昭名合四時而一之故尊之曰泰相近以張子之說為合于祭四時相近處為坎以祭司寒為壇以祭司暑以暑始仲春寒始仲秋以晝夜之分為坎壇之別義自得也寒暑不出于四時之中故坎不遠于祭四時之地祖迎之說義亦可通然祖送不聞有祭故不用其解

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鄭氏元曰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宗皆當為禜幽禜宗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周氏諤曰月為陰而明于夜故曰夜明於星謂之幽者以對月而言則月為明而星為幽方氏愨曰幽言其隱而小揚雄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焉宗尊也祭祀無所不用其尊詩曰靡神不宗按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以日有君象故獨尊其祭之之所曰王宮尊日所以尊王祭日天子春分大采即于其宮祭之在東郊夜明亦宮名不稱宮承上文也祭月即秋分少采夕月也在西郊

采降為少祭于夕尊陽抑陰也月明于夜故質言之不如祭日之尊不使金尊于日以日象王故也星又借月而散布見日無光近月亦無光星之明偏于幽處而顯故為羣幽之所宗曰幽宗周禮日月星皆用實柴本乎天者親上也爾雅祭星曰布蓋即幽宗之壇上各象其方位而四散分列者也

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

鄭氏元曰雩宗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即謂山川林谷丘陵之神也祭川林丘陵於壇川谷于坎每方各為坎為壇孔疏四方各為一壇一坎或謂四坎壇分置于四郊望而祭之四方即四方之神東方青帝太皡之類每方以一帝為主而一方之山林川谷丘陵皆從祀焉周禮宗

伯兆五帝于四郊者卽此月令迎春于東郊迎夏于南郊云云亦卽此按雩宗以上皆天神四坎壇以下則皆地祇雩旱祭也而曰水者求水以濟旱時也則雩實急雨乃祈水也故曰祭水旱凡天下各方皆有天下者所當祭而不能遍及則分四方遙祭之卽所謂望祭亦曰方祀也東方坎壇去國八里西方去九里南方去七里北方去六里所謂以社以方也坎以象深便用埋壇以象高便用燎都在國中故四坎壇而四面無不周遍也

分地建國置都立邑

鄭氏元曰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也方氏慤曰分地者分天子之地建國者建諸侯之國置都者置公卿之都立邑者立大夫之邑分地建國畿外之臣所以嗣置都立邑畿內之臣所以祿也又曰分地至立邑所以尊賢

按此分地卽天子分封親戚以藩屏王室之義也所以大其宗也置都則于國置都諸侯立家爲卿也立邑于家立邑卽卿置側室爲大夫也皆以尊祖故敬宗以收族天子旣建國于外仍置都立邑于畿內也諸侯分地以置都仍立邑于國中也卿則立邑而已盡四海之內曰地封域之內曰國有城郭曰都有井里曰邑皆所以衍本支而廣別子之宗泒祭祀爲下文廟祭之張本云

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鄭氏元曰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于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陳氏祥道曰享嘗者四時之祭周官大宗伯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及司尊彝所載彝舟尊罍是也孔氏穎達曰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列故曰遠廟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有文武二廟不遷故曰有二祧享嘗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按非也設文武二廟爲祧則成康昭穆之世天子將下同諸侯五廟乎則天子與諸侯何別也遠廟者遠于服親之廟也四親高祖以上之二代于服親已遠廟當毀矣而不忍毀也乃超于高曾之上立二廟曰祧廟言廟此者之主將祧云也過此而功德不祧者乃爲世室卽文武廟故天子七廟四親二祧合太祖而爲七世室不在七廟之數也如周文武以前之祧主藏后稷廟之夾室文武以後之祧主各以昭穆入文武世室也惟祧廟則上不及太廟世室之尊下不及考祖曾高之親故惟享嘗乃止享時享嘗祫嘗而月祀不與焉謂每月薦新不及也祧爲遠廟故親廟則修除祧止黝堊廟有室而祧無室所以卽于遠也若世室則有室及夾室祭禮等于太祖豈二祧之謂乎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

鄭氏元曰羣衆也孔氏穎達曰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是也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共粢盛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方氏慤曰大社祭中國九州之地王社祭畿內之地王有天下故曰羣姓按言社不言稷社尊也社祭土而稷特土所生之一故祭則以稷配之惟王社及侯社有稷壇而大社及國社置社止有社而無稷也中庸郊與社配然郊惟天子而社不特王郊惟一所而社有二者天父也地母也父止嫡長承統而母則嫡庶皆得而母之也考大社廣五丈四方各以其方色分之而冒以黃土封諸侯則于此取土亦各以其方之色苴以白茅而賜之王社不言數或與大社廣狹同白虎通云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之內何敬

之示不敢褻瀆也

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

鄭氏元曰國社亦在公宮之右按國社猶天子之王社也其社亦即割天子之社土如東方之侯割靑土南方之侯割赤土苴以白茅而燾以黃土廣二丈五尺國社爲百姓立百姓統一國之民人言之也故曰國社爲國報也凡百同姓異姓庶姓皆在天子統天下無可計故曰羣諸侯百里之地其人民有數故約爲百猶天子兆民諸侯萬民之意也命曰國社公之也在庫門內右者不以國故而外之也既爲百姓立而必親之門內與宗等者同百姓于已之一體也不曰民社而名曰國社明民爲邦本爲百姓正以爲國云

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

凡自爲立者别于國也以自爲宗廟之粢盛祈報而立故立于藉田百畝之中不敢與國社並尊也不立于門內者嫌于自爲立而私之也配以稷壇與王社同不似國社之止以社重而已也侯之有侯社與王之有王社同然王之社與郊等尊而侯社不得者諸侯位卑故也職在甸師而不與國社之同于宗廟者義繫于侯不等繫于國之重君輕于國故也同名爲社者春祈秋報主于土事者同也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鄭氏元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郊特牲曰惟爲社事單出里按大夫采地有邑社二千五百家有州社百家有里社所謂成羣而立者也周禮地官所謂春秋祭禜及春秋祭祀因率民而讀邦法者皆謂成羣立社之祈報也郊特牲惟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皆由共社之故使各得盡其親地之誠也自邑宰州長里長皆得主其祭而不得私其事以尊社祭公之羣衆故也

王爲羣姓立七祀

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以下立祀之義此七祀是爲民所立與衆共之方氏慤曰大宗伯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則七祀之說非周制可知陳氏祥道曰五祀見于周禮禮記儀禮特祭法以爲七祀而五祀則左傳與月令及白虎通所主已各不同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云云按他經皆言五祀而此特言七者立言不同而非有所不祀也大宗伯之五祀止爲血祭言之而槱燎之祀不廢也曲禮概言於家外神之祭則固云祭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此不過與五祀者合言而爲七耳天子天下爲家偏于七祀有特爲羣姓立者猶社之于王社侯社外而更立大社國社也以天子邦畿千里內貴賤尊卑不等有祀此不得祀彼祀彼復不得祀此羣姓之衆不得兼祀者衆矣而鬼神所司于日用間者或當祈或當報或當辟珥者其祀不可偏廢也故天子特爲總祀之故七者皆備焉所謂有天下祭百神凡羣姓有被其呵護而不得祀者天子皆得主之也云爾此不論當血祭當槱燎當饋饗而總計其當祭者云爾血祭五祀槱燎祀司命饋饗祀泰厲故云然

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

孔氏穎達曰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爲是別更立祀也諸侯減天子戶竈二祀故五祀按天子自立七祀猶社之

有王社也專爲已宮中人立其亦不殊于羣姓之七祀者宮中五祀及上台之司命羣姓七祀之司命在天津垣之虛右者與前代帝王及王之族厲亦合爲七諸侯立祀雖爲國亦止于五然于他經五祀又𡚁無損于司命公厲而特減戶竈所以然者非戶竈尊諸侯不敢祀也蓋爲國立祀原爲國中有不得祀者而君與祀之耳天子官尊雖下士亦比于三等之附庸而五祀皆備然近尊者易屈下士以下卽比于皁隸牧圉并戶竈之不得立者多故天子并爲祀之諸侯之卿大夫止比天子中下士至于庶士幾等于天子畿內之皁隸牧圉者反得或戶或竈焉以其名究屬庶士也則侯國幾無不有戶竈之祀者故諸侯而減于天子惟此二祀可減也云爾

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

其諸侯自爲立祀亦五者鄭孔不言所以大夫三祀孔氏穎達曰大夫減諸侯司命中霤故三祀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鬼也曰門曰行者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按減七爲五減戶竈者陳氏祥道曰戶雖在內特用于房戶之間而已故又次于厲竈則化飲食以養人非人之養也然則爲國立者有國人祀之自爲立者非必去戶竈于不祀也戶竈之屬在諸侯者分卑于天子之戶竈故不妨以餋人及宮正輩祀之諸侯不親祀焉耳禮器夫奧者老婦之祭也注奧或作竈其証也戶在室神亦卑言竈而戶可知大夫三祀當亦爲采地立者大夫不世位不敢有其民與其土故去司命與中霤而爲三諸侯于天子下減其卑者二是不必也大夫于天子上減其尊者二是不敢也司命主民中霤主土大夫雖得采然爲君守治不能别于君而自爲民土之主與諸侯分國分民于天子者異也或曰未受采之大夫三祀有采地者仍五祀非也或

此爲羣衆立者三祀自立之祀或仍五也則可云耳世本言湯制五祀故曲禮天子五祀至于大夫鄭氏以爲商制也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

鄭氏元曰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孔氏穎達曰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植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末湯大旱七年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祀以爲稷者謂祀之以配稷之神也按曰其子謂後裔殖百穀統承先業也名柱農其官號耳夏之衰也棄稷不務而農之祀遂廢湯有天下復稷祀而柱之後遠不可追祀柱之禮亦亡不可考于是以周棄繼之其曰夏衰卽不窋失官之時也神失祀人失官皆在是時先儒謂湯因七年之旱變置之非也變置但變其壇墠耳非并神而易之卽并易其神斷不變置其配食也如因湯之旱而變置則句龍之爲社何不變置耶豈專變稷不變社乎故以廢柱祀爲遺棄非變置也可知后稷之祀前此已有但未配社商以來專以配社祀爾已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鄭氏元曰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間孔疏月令載太皡炎帝不載共工氏是無錄以水紀官是無錄而王孔氏穎達曰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之以配社之神按霸之言伯乃諸侯之長能代天子行政令于天下者耳夫工共乃供給工事之官號其子之平九州意水土本共工之職其後能纘修其業者周以工事屬冬官而匠人營國爲溝洫其遺意也后土亦官號主土功者名句龍知在

炎帝太昊間者郯子逆紀官逆數而上從炎帝而共工而及太皞故也太皞氏傳十五帝一千二百六十年而神農興其在一千一二百年之間乎太皞龍紀官豈司后土之官即名句龍氏與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

鄭氏元曰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孔氏穎達曰帝嚳能紀星辰序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按星辰始黃帝使區臾占星隸首作算容成造蓋天則星辰之序之所由始也帝嚳高辛十五即位佐顓頊顓頊命重黎絕天下之通立五正制渾儀則嚳之序星辰當在是時也序星如經星之始角亢終翼軫金水歲一周天至土二十八歲一周天辰如自始元枵終娵訾又有一定之序星如角亢氐兗房心豫尾箕幽斗牛女揚虛危青室壁并奎婁胃徐昴畢冀觜參益井鬼雍柳星張三河翼軫荊序辰如元枵

齊星紀吳越析木燕大火宋壽星鄭訾娵衛鶉尾楚鶉火周實沈魏大梁趙降婁魯但上古地國名異耳又如鞠見參初昏當祭耒用暢參伏出火姜子始蠶昴見初昏南門正取茶參見大火中種黍菽糜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漢案戶織女東鄉灌茶辰伏剝棗粟零納火樹麥始裘織女正北鄉雉入淮爲蜃之類以及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火見而隕霜水見而戒寒等不一而足夫曰著不特序而更昭明其序之法使愚賤皆知曰衆則不但衆農功而百業皆有所從也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鄭氏元曰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孔氏穎達曰堯以天下位禪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常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劉氏彝曰堯執遜避之義而民賴之以知廉讓崇德之美云云按能賞者內則當其德器外則稱其功業斯盡賞之能事堯以前約皆世族至堯命官舉相而始得舜禹稷契臯益諸聖神而功業遂以則天爾賞如賞鑑賞識之賞非賞賜之賞也刑法自蚩尤作五虐之刑曰法歷代雖有損益而未得其當自堯時五刑有服五流有宅情罪各挸乎時地之當當乎地而施于天下無偏頗當乎時而橫乎後世無反側故曰均義終者當如國語作儀民謂民化于善皆法則于聖人也故非止一代之功烈而已若曰禪得其人則又舜之所同且禹之世而不能謂不以義終也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

鄭氏元曰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孔氏穎達曰上古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明其體明民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

其所也共財謂山澤不障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劉氏彝曰以易傳垂衣裳取乾坤至書契取夬爲正名百物之証按正名百物如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鬼臾區占星大撓作甲子風后作納音容成作蓋天而在天之物名正歧伯俞跗觀明堂察脈息而在人之物名正雷公辨藥性巫咸桐君處方餌而草木蟲魚鳥獸五金五石之物名正赤將爲木正甯封爲陶正共鼓化狐作舟楫邑夷作車揮作弓夷牟作矢而凡百器具之名正西陵氏始蠶胡曹爲衣伶倫造律榮猨作鐘蒼頡爲左史沮誦爲右史而一切禮樂之名正正名者正以實而實可責正以義而義可思故即以之明民也盡天下爲萬國是共財于四海也別庶民爲四等是共財于萬姓也共供給也即正名明民之所事黃帝在位百年壽百十五歲歷少昊氏後而顓頊與焉顓頊十歲佐少昊二十即位命重司天黎司

地制御天儀以俗蓋天之法建九州命飛龍造六莖之樂繼黃帝之緒述而不作推明黃帝之法在位七十五年壽九十八舊云九十一誤也所謂能修之者也

契爲司徒而民成

鄭氏元曰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陳氏澔曰司徒教官之長民成謂化民成俗按司徒職徒衆之官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非比後世政化衰微之所致也直自洪荒之世老死不相往來之俗至此五教尚未盡敷故天命之性之在民彝者猶未躋于成就也契爲司徒而勞而來而匡直而輔翼而自得振德以至于有成成者究竟全備之謂也謂天命之民彝至此始得其究竟全備云爾故曰民成夫是以功烈亦關于萬世也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

按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知周世之禮樂文章皆本文王之治周公制作特公其道于天下後世而已永清大定武王之功以武得之夫文以百里侯而至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禮樂文章至賢者識大不賢識小而百世不能盡學君子親賢小人樂利而沒世不能盡忘其文治不在一世矣一人耻天下之亂而同惡者八百國三千虎賁之士而倒戈者七十萬其武功亦不止一世矣其所謂治所謂功者在一世其所謂文所謂武者可以萬世所以爲有功烈于民者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

孔氏穎達曰及夫日月星辰者釋上文泰壇泰折等祀也上有祭天祭四時祭寒暑水旱此不言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按及夫者廣該之辭日月星辰舉天之類山林川谷丘陵舉地之類瞻仰者瞻仰其光景爲作訛成易瞻仰其法象爲文物聲明山林等不分按而聽民力之自取者也財必待夫人事之裁成用直備夫物力之取資然則上之三光下之百産皆以爲民焉云爾

祭義

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鄭氏元曰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孔疏鄭於郊特牲春禘注當爲礿則此亦同孔氏穎達曰此節明孝子感時念親四時設祭之事禘陽之盛嘗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于天道任氏啓運曰合諸天道不疏不數之間舉春禴以賅夏舉秋嘗以賅冬按人死魂氣歸于天祭祀以接魂氣

也神憑天道之陽爲盛鬼憑天道之陰爲盛與鬼神之魂氣接不憑天道不相洽也必合諸天道而鬼神始得相接耳故春禴夏禘以迎陽之伸而夏過于陽適陽之中者春也故禴重秋嘗冬烝以迎陰之歸而冬過于陰適陰之中者秋也故嘗重焉

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孔氏穎達曰周禮四時祭皆有樂殷烝嘗之祭亦有樂義具郊特牲疏方氏慤曰禘非不送往而哀也然順陽出之義故以迎來爲主而有樂嘗非不迎來而樂也然順陰入之義故以送往爲主而無樂一祭之間神未嘗不來亦未嘗不往人未嘗不樂亦未嘗不哀經之所言特各有所主爾輔氏廣曰以一祭言之則始爲來而終爲往以一歲言之則陽爲來而陰爲往按商頌那是言大祭此則專言時祭耳殷人尚聲降神時本皆用樂此言無樂乃謂衎祖之

樂耳秋冬衰而不樂非謂不降神也周之時祭秋冬無樂而大禘
大烝大嘗則不拘于時者蓋用禘嘗烝之禮而合祭之所謂祫禘
祫嘗祫烝如閒祀之追享朝享或喪畢及受朝覲畢之祭雖曰禘
嘗烝而與時祭之禮繁簡大不相同矣此則皆用樂者也若時祭
之嘗烝但降神而不樂尸周則升降神不用樂餘詳郊特牲饗禘
有樂句解下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

鄭氏元曰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方氏慤
曰齊于內所以愼其心齊于外所以防其物眞氏德秀曰程氏謂齊
不容有思蓋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凜然祇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
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戒之分也云云按祭前十日乃戒先
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而事則猶與故仍之公所接見賓客

故曰於外致齊則專致其精明之德矣不出正寢之室故曰於內
也細分之則七日之散齊是仍戒耳惟三日之致齊乃正齊也任
氏啟運曰禮大夫散齊九日致齊一日惟君之齊則如本文所言也

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

鄭氏元曰存著則謂其思念也孔氏穎達曰此覆說孝子祭時念親
之事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于心故也致
其端慤敬親之心則若親之顯著以色不忘乎目聲不絕於耳故
也方氏慤曰愛言追念之思慤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亡而
猶存致其慤矣神雖微而猶著輔氏廣曰存雖若存于內著雖若
著于外然誠不可以內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於心按愛之存
猶意之也誠之積于中者也慤則至敬之無文者致慤之著誠之
形于外者也存本心之所宅必由于愛不忘于心存卽愛之所萃
也著本心之所發必由于慤不忘于心而著又卽慤之所形也故
欲著存之不忘乎心則愛慤之不忘于心也可知已云

唯聖人爲能饗帝

鄭氏元曰能饗帝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孔氏穎達曰饗帝難
故聖人能之馬氏晞孟曰饗帝致其誠而已聖人體其道之盡也蓋
德不足與之對則亦非饗之盡也聖人盡天道也云云項氏安世曰
以人而交于人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故曰惟聖人
爲能饗帝以仁人之心能與天地爲一體也輔氏廣曰德與天同
然後能饗帝按饗非誠摯之合一無間則不能致苟德不足與帝
一則誠摯于何通達也饗在帝則必德足與帝配唯聖人之德與
天合一分則爲天之宗子德則爲天之肖子窮神爲繼志知化爲
述事故致其愛則德合不殊致慤則面稽不啻其饗之也固然然

非聖人莫至其分也故曰唯焉

孝子爲能饗親

孔氏穎達曰此明孝子祭祀欲親歆饗之意饗親不易故孝子能之
此本爲饗親而發欲與饗帝同也馬氏晞孟曰孝子盡人道也項氏
安世曰孝子之心與父母爲一人也輔氏廣曰心與親一然後能饗
親按子之與親氣體本一唯德肖于親而足承親之重則感格易
矣雖必于善繼善述然親之事志終不過于帝之德之大也故但
盡孝已足以饗之矣孝有大小推其極亦卽所以饗帝者然後盡
饗親之道而隨分以致孝究不等饗帝者之必于聖人也云爾

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

鄭氏元曰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熟也薦俎豆
與俎也孔氏穎達曰薦俎謂薦其饋食之豆升牲體之俎進饋以前

與神明交貴其誠敬進饋之後人事之盛故序其禮樂備其百官
方氏慤曰序其禮樂則先後得以不失其倫備其百官則小官得
以各正其事按上文反饋乃饋畢而反樂成乃舞樂已終故薦俎
謂俎已畢薦而豆籩無論矣承反饋來禮序謂自一獻至十三獻
之禮樂序謂自堂上至堂下之樂皆備序而畢也樂畢則禮畢可
知故承樂成來備百官謂序爵辨貴賤序事辨賢否之皆備總承
反饋樂成時助祭者止在庭無事以俟徹俎夫是以其容濟漆也

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

鄭氏元曰比時猶先時也方氏慤曰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苟可薦
者莫不咸在此具物之所以備也備則無不足之用按比時當自
宿戒至祭之前夕蓋比及也漸及其時戒百官戒百姓皆比時事
方氏以此爲豫非是所謂豫者如藉田粢盛公桑衣服皆預儲于

平時之謂具物則如方說時近則物集及時則物備具理治之義
備乃全完之義具言物備則官與事皆無欠闕之名也比時而物
不具等于臨事之苟合慢也未比時而物先具等于日用之素積
亦褻也比時當具物矣而有不能備非外盡物之道比時已具物
矣而并不待備亦非內盡志之義故曰不可

是故至孝近乎王

鄭氏元曰天子有所父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孔氏穎達曰以聖人之
德無以加于孝故雖天子之尊必有事之如父者謂養三老也方
氏慤曰於天子言父者以孝之下不足盡天子之德而天子以下
未足盡孝之道故也輔氏廣曰孝生于仁仁可以包義項氏安世曰
古人謂事親爲仁王者以仁覆天下故至孝近之君之道主乎仁
也按王之王也亦止父事天母事地而繼述天地之事志耳是王
即至孝之道之推極也夫孝至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
惡以至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親者不敢惡于人以及殺一獸伐
一樹而不時非孝以此而行于天下民胞物與非王道而何故曰
至孝近乎王也近者不遠之謂推而行之即實王矣非近似之近
也

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鄭氏元曰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尊長出教令者孔氏穎達曰人君
欲立愛于天下從親爲始言先愛親也已愛親則人亦愛親是教
民睦也欲立敬于天下從長爲始言先敬長也已能敬長民亦敬
長是教民順也馬氏晞孟曰愛所以爲仁敬所以爲義事親者仁之
實故立愛自親始從兄者義之實故立敬自長始方氏慤曰相親
之謂睦不悖之謂順堯典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則睦固出于親愛

矣孝經曰以敬事長則順則順固出于敬長矣按立愛敬者原不
爲教民而始然而教民之本則必于是而始此愛敬之道所以爲
齊治平之本也立愛立敬王霸之道自親自長孝弟之道此長乃
長上之長非長幼之長也若長幼之序已賅于親愛之內矣立愛
二句似古語教民二語似申釋之辭以結近王近霸義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

鄭氏元曰尊長出教令者孔氏穎達曰睦則恩慈故云慈睦民既慈
睦則貴所有之親民必和順不有悖逆故貴用在上之教命按慈
即愛之本也睦自愛出故云慈睦民皆效其慈睦各盡于天性之
地故各以所有之親爲貴不曰教以敬順而曰敬長者順則敬長
之效也因求其效而始敦其本是有爲而爲之矣故但教之敬長
耳用命即敬長上之令也以上句例下則應曰教以敬順而民貴

有長以下句例上則又當曰教以愛親而民自慈睦然皆隨文見義而義自互足也此但言親親長長之明效耳矣長謂貴賤尊卑之統屬義雖亦起于家之長幼而在君之于民則固指義合之長上矣故以上承下奉為義而效專于用命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

鄭氏元曰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答對也序以次第從也序或為豫孔疏于孫是昭穆所生言穆者文不備孔氏穎達曰此明祭廟牽牲致敬君牽牲時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從君也方氏慤曰答君必以穆示父子合敬而致其力也卿大夫從君而在穆後故曰序從言不失先後之序也按穆當是敬之深遠義謂君牽牲時穆穆焉深遠其敬斯時從君迎牲皆以穆然之敬酬對乎君之敬也即指序從之卿大夫言若指昭穆子姓無論

昭穆不必定是穆從君牽牲者并不必是子姓也周書克殷解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則子姓反從奉幣其證也卿序如司徒牛宗伯雞司馬羊司寇犬司空豕之類大夫士之序告神之幣及薦牲之芻皆各從其長亦皆以其長之次為次也然則君所牽者何牲惟太祖之大牲焉耳廟門以外皆滌牲者所事君牽牲止自廟及庭而止

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鄭氏元曰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牛為上也膟膋血與腸間脂也湯肉曰爓孔疏腥肉即禮運腥其俎爓肉即禮運孰其殽此先爓便文耳湯肉不全孰以鬼神異于生也孔氏穎達曰牲以紖繫著中庭碑將殺牲卿大夫袒取毛牛薦之耳主聽故以耳毛欲使神聽之用鸞刀封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間脂血以供薦而膋以供炙肝及蕭薌也乃退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封血毛膟膋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薦膟膋之後以俎載爓肉腥肉而以祭祭卒而退是恭敬之至也方氏慤曰袒示用力之勞也毛牛則告全之故也尚耳雜記周官謂之珥郊特牲言肉袒親割此言卿大夫者卿大夫相君故也云云夫祭之日內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反覆從事至于如此故曰敬之至葉氏夢得曰牽牲而入廟門麗于碑所謂納牲詔于庭也毛牛尚耳者所謂升首于室也封取膟膋以合羶香所謂臭陽達于牆屋也祭爓腥而退所謂至敬而不享味也按迎牲麗碑在二灌後既麗碑諸卿監之如司徒監牛之類牛人等供盆簝以從時王與祝入告諸大夫如宰夫等皆奉幣從王入既告而出刑牲司士刑司徒等各監所刑之牲先取耳

毛并血為一獻血告幽毛告全必尚耳者耳于身最潔牲肥則耳毛潤澤所謂爾牛來思其耳濕濕也神聽與牲耳何涉其說非是嘗祝從王入告後王出刑牲祝不從即引尸出堂司寇奉明火設鑪于堂守祧奉隨從以俟王祭毛血已出取膟膋大祝奉之及黍稷王取燔于鑪后薦明水是為一獻既而升首于室后薦涗水王燔肝洗以鬯酒燔于鑪為二獻三獻腥俎王以玉爵薦醴齊四獻爓俎后亦以玉爵薦醴齊畢皆徹徹俎尸入小幄王與后各息于次以俟饌熟行饋食此大畧也古本乃退下作合祭腥泄腊孰下乃接而退二字泄義與渫同潔淨意腊爚也生孰半耳仍爓義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鄭氏元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孔氏穎達曰論郊祭及日月之義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於此郊時大報天之眾

神縣象著明不過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按此謂冬至正郊也主日配月不似春郊之配以后稷矣配對如功臣配饗太廟之祭考主有卒之之義一則神以之爲主如霜露風雨諸神不敢以天爲主如方氏所謂天無爲可祀之以道不可主之以事故止以日爲之主猶王燕飲則主之以大夫云云必有其配故又配以月猶祭社配以句龍也云云一則天子率天下而報天而不敢特達則由其祀日者而達誠于天如諸侯之必主于內伯而後得達于天子然配以月者凡羣陰之屬其神亦皆以月爲主而陰道無成仍附于日以爲主故曰配也又孔氏云天地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

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鄭氏玄曰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孔疏周人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闇昏時也陽讀爲雨暘之暘劉氏彝曰此言周人尚赤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稍後則晝晝則與殷人日中相亂蓋郊爲大祭儀節應多非終日不能畢上闇字以日未出時言陳氏澔所謂昧爽以前是也鄭說昏時非陽以日出言卽禮器質明蓋平旦之氣斯可以交神明日中則太晏矣下闇字以昏時言以朝及闇者謂日出行禮至昏而畢卽疏所引禮器質明及晏是也自郊爲大祭至此御案按祭其闇黎明時也黎黑色夏尚黑也陽日既出而白所謂靑天白日殷尚白也朝則日方出而赤周尚赤也約皆主日出前後耳夏后氏先日出故不及日夕之闇而畢殷祭日既出而尚質禮簡故亦不及日夕之闇周祭日方出而尚文禮繁故方及闇未闇而畢以用也又任氏啓運謂朝與闇接是黎明後日出前于義亦通以非御案故不用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

孔氏穎達曰此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于坎謂秋分也方氏慤曰壇之形圜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也坎之形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且封土爲壇其形高而顯鑿土爲坎其形深而隱云云夫郊之祭主日配月此從祀也以祭天而及之春分祭日于壇秋分祭月于坎此專祀也孔疏甚明劉氏彝謂冬至位日于壇東位月於壇西反汨而亂之且與本經祭月于坎違矣自郊之祭主日至此御案文按大宗伯四類于四郊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雖言類祭春秋分之朝于壇朝于坎卽此東西郊之兆也可日主壇月主坎先天離東炎上象日坎西潤下象月離炎上故以壇象坎潤下故以坎象壇上而不炎故象日盈坎下而不潤故象月虛不象其德不足以致其神故也

日出于東月生于西

孔氏穎達曰令祭日于東用朔旦祭月于西用鄉夕方氏慤曰日出于東言其象出于天地之東也月生於西言其明生於輪郭之西也言日出于東則知爲入于西堯典于東曰出日于西曰納日是已月言生于西則知死于東揚雄言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以此按木含火于東而鍾于日故曰出于東金函水于西而鍾于月故曰生于西又曰盛于朔固無不出于東者月盛于望當望日東時正月西也月西正受日光而明出焉故曰出于西以月正當日西而光盈也此以申明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之義餘詳禮器月生於西解下

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鄭氏元曰巡讀如沿漢之沿謂更相從道疏引陸氏佃曰巡讀如字致若冬夏致日秋冬致月其相巡也以相濟也陳氏澔曰終始相巡止是終始往來周流不息之義不必讀沿孔氏穎達曰陰謂夜陽謂晝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也月之與日同行黃道其晦朔之日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是終始相巡也陰陽和會是致天下之和也按陰陽有各盛之德長短有各勝之時而此終彼始交經互紀所謂相巡也巡字必合鄭陸陳三說而義始備然不必改讀爲沿也此謂先王之制祭禮也自有以合德于陰陽者在雖報功也而燮理贊育之道寓焉爾

致物用以立民紀也

鄭氏元曰致之言至也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之也孔疏事必須和和能立事故云互也以上文云致和用故也孔氏穎達曰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釋上文語民豐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立人紀吳氏澄曰致和用者利民之用厚民之生也先言和用富而後教之也劉氏彝曰三日致和用者郊祭天地所以致陰陽之和而民人康矣所以致萬物之豐而邦用足矣按此本由上節以致天下之和而推廣言之致物用固由天地之和所至而物用既致則物自厚生利用用利生厚則得以予奪行賞罰而大綱由此經而細目由此總故曰立民紀也此未言教而教之約畧粗定于此而不易云爾故曰立也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鄭氏元曰明命猶尊名也尊極于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爲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孔氏穎達曰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靈遂制造爲尊極之稱尊而名之爲鬼神以爲萬民法則也百衆謂百官衆庶萬民謂天下衆民既敬之以鬼神故下皆畏敬之也按惟人于百物之中得其氣之最靈而又食味別聲被色博取百物之精以爲精故其死也其魄具百物之精故神之著至于如此聖人因其精之流露也而制爲極致之敬明命之曰此鬼神之發見也而神乃昭著焉其森布上下洋洋如在而降祥降殃顯然不容厭斁者則不賞之勸不怒之威法立于此所謂黔首則也是以百衆畏其鬼萬民服其神黔首朱子曰黑髮之民蓋卽黎民意也秦人語百衆曰畏萬民曰服亦互文也

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百衆當是凡百職事之衆萬民當是盈萬受化之民也畏是敬謹之兜于形見服是感格之習于孚輸臨事見爲畏平時見爲服畏見于形未嘗不服本于心也百衆曰畏而服不足言萬民曰服而畏更不待言矣宿之而戒命之而齋臨上質旁畏其禮道之嚴也各致其誠于內外祭而若或使之者服其禮制之當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

鄭氏元曰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當爲覸字之誤羶當爲馨聲之誤燔燎馨香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孔氏穎達曰此論氣魄既殊明設祭之時二禮亦異云云建設朝事燔燎羶香見以蕭光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膟膋燔于鑪炭覸謂雜也燔膟膋兼爇蕭蒿是雜以

蕭氣也方氏慤曰二端謂立鬼神之名與宗祧之制也二禮謂報氣報魄之禮也建言立其禮設言陳其物羶天産之臭也薌地産之臭也染蕭以膟膋故有羶合蕭以黍稷故有薌則蕭與膟膋黍稷幷合而見矣故曰見以蕭光凡此皆以臭爲主臭爲陽陳氏澔曰光者煙上則有昭映之光采也按二端卽魂魄二禮卽報陽報陰而建設至蕭光乃先言求諸臭陽之禮報酢荅也朝事至蕭光大夫以下無之蓋位卑德薄不敢謂陟降在天而竟以臭陽求諸上達也然則諸侯大夫之有朝踐禮謂祖考之靈爽必在帝左右故雖宗廟之禮取禋祀之義而黍稷之馨香合之血氣之幽及蕭蒿之芬芳從輕淸上而精誠緣以達于天祖考之神明庶由是鑒其精誠而陟降者然則陽之升于溟漠者非此臭之陽不能胥合也故下文曰報氣云

覸以俠甒加以鬱鬯

鄭氏元曰謂雜之兩甒醴酒也孔疏旣夕篇以甒盛醴天子追享朝踐用大尊此甒也或子男禮禮器云君尊瓦甒孔氏達穎曰覸俠甒加鬱鬯謂饋孰時薦以黍稷進肝與肺及首與心雜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言更加以鬱鬯然後薦黍稷也饋孰報魄之時始云加鬱鬯者言非但薦孰是報魄祭初所加鬱鬯亦是報魄也以魄在地下鬱鬯灌地雖是祭初亦報魄不當薦孰之時故云加也方氏慤曰甒蓋瓦器有兩甒故曰俠言瓦甒之大尊則鬱鬯之爲虎彝可知不及時祭則舉大以該小爾以諸物見于俠甒之間故曰覸以俠甒又副之以鬱鬯之彝故曰加以鬱鬯加與加籩加豆之加同義宗廟之祭灌而後獻此于鬯言加者以尊尊而彝卑故也凡此皆以味爲主而味爲陰云云又陸氏佃云見間謂陳設中間若喪禮所謂見以不見爲見也據禮器於旁加見又曰奠甒筲桁實見間而後折入周人先求諸陰於朝踐祭加明水以報陰殷人先求諸陽於饋獻祭酒加鬱鬯以報魄其義一也云云據周官司尊彝雞彝鳥彝在朝踐之先則記當先鬱鬯後燔燎今置鬱鬯于二禮之末則記本錯綜言之蓋以灌鬯求神于陰亦是報魄故倂歸報魄條內而置之二禮之末耳云 據周官司尊彝云 御案文 按饋食以下大夫亦用之乃上下之通禮惟鬱鬯諸侯以下不得有卽諸侯亦非陽不用故曰加抑若不敢據爲分內者然原不是饋食時所用并不因以在灌禮而倂入饋熟言加也言饋熟而援入灌時鬱鬯者緣無醴而連類及之也

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

鄭氏元曰藉藉田也孔氏達穎曰以君子報親不敢不盡心以事之

故古者天子諸侯有藉田以親耕方氏慤曰天子之田方千里故爲藉千畝諸侯之田方百里故爲藉百畝亦各以其稱而已必服冕所以敬其事秉耒則所以躬耕也陳氏澔曰南郊正陽之位朱紘正陽之色東郊少陽之位青紘少陽之色其時則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其日則乃擇元辰其祭則祈社稷于內享先農于外國語膳夫農正陳藉禮是也其禮則后妃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稷大師瞽師鬱人犧人膳夫農正司徒太師贊事於外周禮內宰詔后師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獻之于王國語曰太師告稷司空除壇之類是也若夫夏耨秋穫王又至焉國語所謂耨穫亦於藉是也按耕藉之禮一則使親知稼穡之艱難一則爲民率先以勸農事而以躬力粢盛爲之主原其禮意古者天子諸侯非有欲于天下國家也亦各自竭力于畎畝以奉先祀而已而天下國家之衆必

不可一日舍其君于畎畒也君方耕而民從願代君之耕而求君之治故僅得三推五推而庶人爲之終畒後世因而飾之以爲耕藉永制耳南郊東郊亦始東南其畒意南取向陽東取發生天子之色于畒百畒天子祀天下諸侯祀境內及廟制有多少也上春將藉舍人供種于后內宰詔后獻于王及耕農正陳禮大史贊之王耕一墢公卿大夫士班三之甸人帥庶人終畒及秋王親割甸人粟之三宮米之王后親舂天子然而諸侯亦然

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鄭氏元曰風戾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也陸氏德明曰戾燥也孔氏頴達曰奉種浴于川言蠶將生而又浴之初于仲春已浴至此更浴之也按浴蠶之法不一古于

初春一浴將生又浴今于子方下時浴之直至十二月十二又浴之餘不浴也古惟傳浴于川今有用鹽水者有用石灰水者各視其種或土氣不同及古今氣運之異歟必風戾之者戾乾也拭之不勝其拭又恐外燥而中濕也風力則表裏皆至故曰戾且風爲生氣更宜蟲類故于蟲食之葉爲得也

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

方氏慤曰繭則示于君而獻于夫人者示則告其成而已獻則欲其受之以繅也按必奉以示于君者蠶雖婦職而婦道無成必總其成于君且由君卜之吉而使入者也故奉而示之君者所以復命于君奉以獻于夫人者所以致功于夫人也言世婦則三宮夫人該之矣獻夫人則后該之矣所以然者互雜言之或奉繭者世婦之職獻不言王后者功未竟成止致其功于所卜吉之夫人爾已

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

鄭氏元曰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容二王之後與孔氏頴達曰擬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褘衣受此所獻之繭因少牢禮之按獻繭之世婦也率法也陳氏祥道曰躬桑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褘者重繭之成也按副副笄也編髮爲之對上服而言之曰副徵諸侯之有褘冕耳褘亦副義也舊訓覆者非是蠶雖大典不尊于祭故受獻繭雖褘衣而仍以副笄也少牢禮之而曰因知后夫人之禮世婦即仍受繭之服矣古之獻繭率以此率大約之辭知三代相沿其禮約不越如此云也此句疑記者之辭由今所見以思古也褘同翬即翬翟也若夫人則鷂翟此以后服統夫人副則后夫人所同用詩副笄六珈夫人服也

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

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

鄭氏元曰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孔氏頴達曰良日謂吉日繅更擇日日至而後夫人自繅三盆手猶三淹也每淹以手振出其緒遂布與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諸侯夫人唯一人而云世婦之吉者雜互天子言以天子有三夫人就其中取吉者蠶繅非一人擇其吉者主領之而已陳氏祥道曰繅必三盆手者禮成于三也三盆手猶王藉之三推也然後布于三夫人云云者猶庶人之終畒也按以天子三推例之則后當三繅夫人當五繅或九繅先朱綠備旒藻之用尊也後元黃備衣及裳之用卑也夫人繅三盆手亦與后作互文黼黻文章備刺繡線縷用也

義者宜此者也

方氏慤曰義者宜此事君所由忠也按君臣以義合疑主乎義而與孝乎無與者而不知義者宜也貴乎適當焉爾而宜即宜于孝之謂事君不忠非孝者以孝道不宜不忠也惟忠始與孝道宜故所謂君臣之義但求適當乎孝道而義已無不盡已如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之類皆孝道之所宜出與所宜盡也且上云敬可能也安爲難安于敬非義莫由也故義者必宜于孝之謂義云

信者信此者也

方氏慤曰信者信此朋友所以信也按朋友有信更疑于孝無與矣而不知信者信也貴乎致實焉爾而即致實于孝之謂朋友不信非孝者以孝道不宜不信也惟信斯足致實夫孝道故所與朋友交之止信但能致實乎孝道而信已無不至而信之在于朋友

者特孝道之分端爾言無不踐行無不孚信也即無非致實于孝之謂且所謂安可能也卒爲難者卒必由于始終之如一往復之不移非信亦莫由也不卒非孝而非信即莫能卒故信即信于孝之謂而曰信者信此云

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鄭氏元曰放猶至也準猶平也孔氏穎達曰推而至于四海以爲準而法象之無所不從也方氏慤曰推言其進之不已故放諸四海而準準言人以是爲準而不差也前言溥之而横乎四海而此又云云蓋前言身之所行者如此後言人之所化者如此朱子曰準猶齊也言無不同也按爾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爲四海不各指四面之海也所以放之而準者四方風俗不齊便宜異制而孝則天之性地之紀不從俗而改不因宜而易者也所謂此心同此理同也準則自然之物之則當然之心之矩合之而合無毫釐之差者也然以嗜欲之不同循習之不等至于四海則各倚于所偏者極矣故必有待于推而放也有王者爲率躬勵行而擴充之所謂推而放之而其準也斯見以未嘗推而放之遽以其不能準也猶未免乎棄四海而不盡孝之理爾已又從古稱四海從未有極西北之海者東則青徐揚三州之濱海而止南則兩粵交趾古南交越裳皆通中國西及北古惟以山東渤海玉門外之蒲昌蒲類等當之非也北海實在漠北和寧吉旺土剌河北西海在于陀利安息北今所謂淵欒海阿只里海方是堯時北通寒門爲近之

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

孔氏穎達以小孝指庶人中孝指諸侯卿大夫士大孝指天子方氏

慤曰用力言事用勞言功不匱言德則大小與中其別可知又曰用力能養用勞不辱不匱尊親按孝德無分貴賤也而分位不同各從其分位以得以自致而分位不等故其所得自致者亦不等耳而其實論孝之思皆可不匱論孝之行皆可用勞論孝之職皆得用力觀寢視膳職也即力也不敢惡于人慢于人行也即勞也盡尊盡安思也即不匱也此庶人至天子之所同也本不匱之心以用勞則勞竭其用此無分諸侯卿大夫士者也本不匱之思以用力則力得其用此又無分于庶人者也而天子之不匱又未嘗不勞力之並用此又無分于天子及諸侯卿大夫士及庶人者也然則大中小之用止于分位言之耳

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

孔氏穎達曰諸侯卿大夫士尊重于仁安行于義心無勞倦可謂用

勞方氏慤曰、仁所以愛親、義所以敬親、愛敬盡于事親、可謂用勞、
葉氏夢得曰、仁大矣、則尊之義有理、則安之仁義而已、勤行而不懈
以未能得天下之歡心、故爲中孝、按勞猶有功、仁者愛人、尊仁則
無不愛、而蒙其愛者無不愛吾親、義者敬人、安義則無不敬、而得
其敬者無不敬吾親、孝經所謂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
慢于人也、此本庶人之所同也、而惟士大夫以上則有仁以及人
之功、敬以與人之禮、故得用其勞、爾已、庶人非無勞、位下則不得
盡其用焉耳、尊猶云無以尚之、安則習焉不覺也

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

鄭氏元曰、博施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備物謂四海之內各
以其職來助祭、葉氏夢得曰、博施則聖矣、仁不足以名之也、能如此
則達于天下四海九州之美味、莫不備至、故爲大孝、蓋博施則與

天下化而德爲聖人、善則歸親、是使其親爲聖人也、備物以天下
養、而尊爲天子、古者德澤不加王者不享、其摯以天下養、則合萬
國之歡心以事矣、故不專在隊會也、富有四海而不得天下之懽
心、其足云備物也乎、不匱者、其孝德之法于天下、傳于後世、轉輾
相及而不窮、故曰不匱、古今惟舜之敬事瞽瞍、武之宗祀文王、足
以當之、有其位無其德者易匱也、有其德無其位亦無從見其匱
不匱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
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鄭氏元曰、尚謂有事尊之于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孔氏穎達曰、有
虞氏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云云、馬氏晞孟曰、貴以對其民爲賤、
尚以對其等爲下、四代非相反也、蓋有虞氏貴德、則賢者固已在
位、能者固已在職矣、故夏后氏承之以貴爵、貴爵則賢而德似先
人者使之世官、否者使之世祿矣、故殷人承之以貴富、貴富則尊
祖、尊祖則敬宗收族、故周人承之以貴親、夏后氏貴爵、斯所貴德
也、殷人貴富、斯所以貴爵也、周人貴親、斯所以貴富也、然貴德以
賢賢、貴爵以貴貴、貴富以明功、貴親以厚本、則四代一也、齒取諸
身、可以數言、按四代所貴皆在德、虞承唐治天下、皆由于道矣、虞
惟有得于己者爲貴、時故有德者皆爵之矣、至于夏有爵者莫非
有德之人、故但貴爵而德在矣、歷夏而殷有爵者皆久于世祿而
富矣、故但貴富而莫非爵之有德者、故但貴富而爵之德又在矣
歷殷至周而有德之族爵久祿世、大則建國立家、小亦側室貳宗
族屬繁庶、故但以姓氏之大者爲貴、而德之貴又在其中矣、孔氏
謂世漸薄、方氏謂貴德之弊至于忘君、貴爵之弊至于忘功、而以

所貴各異爲救弊、皆非也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

鄭氏元曰、錯雁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雁行、孔氏穎達曰、行肩而不併
謂老少並行、肩臂不得併行、少者差退在後、斯朋友肩隨是也、不
錯則隨者、若兄黨爲雁行之差錯、是父黨則隨從而爲行也、按此
謂雖甚年齒相當者、其間總有長少、止有肩隨而從、無可併行之
禮、非輩同之錯行、卽輩異之隨行者云爾、蓋年同則月異、月同則
日異、故也、不肩則隨、止以申正夫不併之意焉爾、同堂同室、或有
年少而輩長、此謂道路、故止論年也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

鄭氏元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爲軍
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

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孔氏達穎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此末五十者猶在田役按甸徒者每甸所出之徒卒耳即七十二人之步卒也考周法二十授兵六十還兵五十非還兵時計甸出兵焉得不與而此云云者但不爲甸之徒而已蓋不爲步卒也習計足長人則升爲甲士否則退將重車如固守衣裝者之類以用力少輕故也其田也意亦如是故班禽及之而得致其隆也如竟不與于事也禽又烏乎而及之其班禽也以憑皮之射較勝負而勝者多得五十者不論勝負而皆照勝多得耳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鄭氏元曰祀乎明堂宗祀文王方氏慤曰祀明堂所以饗上帝而饗之者必有配配必以父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吳氏澄曰凡享先

王皆是教孝而獨言祀文王者尊先王以配天於享禮爲最大孝經莫大於嚴父配天也按制禮之初止是極人子尊親之心原不爲教諸侯孝而始以藉明堂之祀立法也而上行則下效自足以感發諸侯之孝而動其無忝所生之意以是爲教之所以而已其孝之教也亦固其所故不曰以之教孝而曰所以教也明堂之祀惟天子得行之諸侯不得效也而此曰教者但教其孝非教其亦祀明堂也教其善繼述使其親不愧于配天配帝耳祀則固有其分也曰教諸侯者合六服諸侯而盡朝則於明堂而明堂之祀凡駿奔走執豆籩者即諸侯故特于諸侯其教爲切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鄭氏元曰此以食三老五更爲弟文有所對也方氏慤曰食三老云云所以貴老貴老爲其近於親而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按三老五更之養專在成均故獨言大學太學教人材而此言教諸侯者天子視學來朝諸侯皆從觀禮故養三老五更以教之使天下諸侯皆知人材道藝皆以尚年貴齒爲本而躬行必自上始也蓋諸侯之國亦得有太學亦得更老其教也則固上教而下得效焉者弁不等明堂之祀止得其意而已者矣諸侯言弟者諸侯必有兄自有實行之弟道在弁不似天子之弟止行夫近于兄者而已

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

鄭氏元曰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孔氏達穎引大司樂文云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証之方氏慤曰先賢則樂祖西學則瞽宗瞽宗殷學名學有左右之異而此止言西學者殷之名也樂祖則有道德者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按瞽宗在大學之西養老于東而祀先賢于西取成于西

之義也不然大學而曰西學者祀先賢小學亦然不止太學且皆祀于西同取報于西成之義故該之曰西學此與養老同日事觀禮諸侯同在焉故亦曰教諸侯曰德猶言尚德云也

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

孔氏達穎曰有德則足以養人故繼之曰教養陳氏祥曰耕藉祀神致養之道故曰教養按親耕有三義一則固是奉祀事之粢盛一則躬先耕作以勸農事三則身知稼事之艱難此曰教養主勸農事言也漢詔曰朕親耕即主勸農之意此曰教養指養民而言也方氏有德則足以養人亦祖此義陳氏祀神致養之道則似以養爲追養矣于理固合然義已包乎教孝內此則謂示人重農務本而君身先之所以使民致養之道而天子又身先爲諸侯倡也蓋人君之養民不過制田里勸耕稼而已故曰教諸侯養陳說未免

兩歧

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

方氏慤曰朝覲所以尊天子而致爲臣之義又曰能養人則足以事君故繼之以教臣此教之之序也按述職則有朝受命則有覲周禮則朝以圖事覲以獻功皆一其統歸其權于天子之事爲臣之道無以有已歸權一統所以尊君而無私于已也故爲臣道而天子制朝覲之禮以爲諸侯教使諸侯各致其爲臣之道而爲已之人民倡而已亦得臣其人民也諸侯各臣其臣而國治諸侯皆臣於天子而各臣其臣則天下治故制朝覲爲教也有朝覲以教之臣而教孝教弟教德教養之教行故以是爲教諸侯之殿云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鄭氏元 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而已其齒于學

之謂也爲証方氏慤曰四學謂周設四代之學即有虞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是矣陸氏佃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于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其東爲東序其西爲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矣是之謂辟雍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太學也又鄭氏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按非也四學果皆郊學何以下接太子太子豈入郊學者且何以皆名虞庠也考其所以有虞氏學通名庠夏與郊則

置庠于黨而更置校爲郊學今相沿誤爲東序者于國則存虞制于太學北曰上庠殷之革夏郊則置校于鄉而更置序爲郊學今相沿誤爲西學者于國則存夏制于大學東曰東膠周之革殷也于郊則即祖虞庠爲郊學而更殷序爲州學于國則存殷制于大學西曰瞽宗而更立成均于大學南總名曰太學大學則三代共之未嘗更名辟雍也今當仍明辟雍說 所謂四學之據也而此經則指大學故有太子入學事學五而曰四者中爲天子承師問道處太子及國子朝夕從事固各于四面之學而中不敢擬也故曰四焉入學太子齒非是則無以得朋友規誨之益且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于分本當齒此承入學教弟義餘見前

天子設四學

設四學但可指周時天子言若上此則四學未備也四學者一太

學耳而各有其地之所藏與其時之所宜如陸說而必云爲四者各于其所而中隔天子臨涖之處不相聯屬本分地分時且分官教故截然四也必曰天子設非作君者不敢作師雖諸侯非天子命之教不敢爲學況王畿內乎且修四代而兼用之亦非天子不能也餘見上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

方氏慤曰天子受命于天者也故有善則讓德于天吳氏澄曰天子不自有其善而讓德于天即下文不自專而尊天之義按天子者天之子即爲人子者毋以有已之意況天子本代天以理物者耳所有之理賦于天所守之道原于天所有之位天命之所有之時天與之其善一皆佑啟于天天子特能奉若焉而成德爾烏乎而得自有也則還其所有之德于天亦固其所自人觀之則以爲

讓焉而已爾

諸侯有善歸諸天子

方氏慤曰諸侯受命于天子者也故有善則歸于天子按天子且不有其善而讓于天何况諸侯然諸侯卑矣不敢自謂繼天奉天也而爲天子守土爲天子分民命奉于天子教成于天子其善不歸之天子而誰歸耶上曰讓抑若實推己所有而致之于天者然此曰歸則竟本出于天子而今復還其主之謂也讓德于天本無名歸善天子則有跡故其立言如此

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

鄭氏元曰薦進也方氏慤曰卿大夫受命于諸侯者也故有善則薦于諸侯按卿大夫之于諸侯猶諸侯之于天子也况卿大夫在其國并非諸侯之各君其國者比其不自有其善也更可知然諸

侯卑于天子本不敢居善于已者况受臣下之善乎故不曰歸而曰薦非加天子之易于受成也知卿大夫之歸善于諸侯也諸侯亦不敢受必再三推致而後得居如進人者之稱舉如達物者之藉呈而後得上進也故曰薦焉

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鄭氏元曰成諸宗廟於宗廟命之祭統有十倫見爵賞之施焉方氏慤曰謂必即諸宗廟之中然後得以成其事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大廟示不敢專也吳氏澄曰天子既讓德于天諸侯既歸善于天子又不敢自專而尊其祖考皆爲人下者之順道也故曰示順按此兼天子諸侯言雖德善當讓天歸天子而慶賞非德善之比固受命于天于天子而當代天代天子行事者然天之命天子天子命諸侯固命諸創業始封而繼

體者但繼創業守成之體故不敢專而仍成禮于創業始封之廟也此又近承士庶有善本諸父母語意若曰雖天子諸侯未嘗不本諸父母也云爾考見祭統條下所以示順總天子讓德于天四事也尊臨卑卑承尊曰順不悖不逆之謂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

鄭氏元曰立以爲易謂作易孔氏穎達曰聖人謂伏羲文王之屬與建陰陽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方氏慤曰陰陽天地莫不有情必待聖人建之然後能有所立焉然易無體也體之于言則其書謂之易體之于人則其官謂之易故曰立以爲易按建及聿聿循迹也及廴廴延引也蓋建乃引循陰陽衍迹天地之情者而因立其象于易情者性之動性其體而情其用也言體而用或不備言用而體無不該故言情引循陰陽之情以盡變

易之道衍迹天地之情以還交易之理而不易之義立立乃成于一定之謂也陰陽以變動言天地以法象言也

教不伐以尊賢也

此承善稱人過稱已言孔氏穎達曰又教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賢人也方氏慤曰稱已之過所以教不伐稱人之善所以教尊賢伐與矜伐之伐同字者有其善而矜之祇所以自傷其善故也按天子且不敢專天子以下本無可言事者則不伐以自抑天子且尊天天子以下本無可言尊天者則尊賢以尊天德而已伐則専之萌賢則天之德也天子且不敢專以尊天下此惟善稱人過稱已而已而推其所以仍恐伐以傷已善而不尊賢以掩人善耳故以不伐尊賢教之已指卑賤賢指親長遠承歸善天子至存諸長老之來脈言

右社稷而左宗廟

鄭氏玄曰周尚左也孔氏穎達曰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桓二年取郜大鼎納于太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此說與鄭合陸氏佃曰左宗廟不死其親之意三代共之先儒質文之說非是陳氏祥道曰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王氏謂右陰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所鄉故左宗廟按諸說皆可通而惟何休之說謬祭事吉禮也吉事尚左宗廟或極于配天社稷止同于五祀其尊卑有定矣尊祖卑右其分也然王氏之說更勝左鄉仁主親宗廟所親也故位左焉右屬義主敬社稷所敬也故位右亦左生右成之理然并無論尊卑文質義各有所當也

禮記衷要卷二十四終

禮記衷要卷二十五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祭統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

鄭氏玄曰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云云輔氏廣曰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云云按祭之有受福本祭禮之定制即嘏辭是也但文為而已其福與否不可必也賢者之祭其受福也為可必蓋仍于其賢必之也其必之也必于理以祭之理必之祭則無不有福之之道但不必受者之何如耳惟賢者則必其能受然則祭出賢者其福可必福出賢者之祭仍于賢者受之其能受也又可必并不祈而得更不待嘏而至雖其末祭道可豫操雖當不祭理可縣斷云爾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

孔氏穎達曰此明祭祀受福是百順之理賢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于道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按世所謂福不過受祿宜稼之類求在外者此既非世所謂福而以備為義則所謂備者皆在內矣在內而無不備所謂渾然之中萬理畢具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此其所謂順此其所謂備也萬理畢具備之謂應速而通順之謂然則仍一至誠之動而已故惟賢者之受為可必而非外來之福比也福者德之用德之應而所以必于受焉者仍屬之于德之體與其感焉耳無所不順之謂備明乎其備之為福即在賢者之德不假外求之意云百則盈數之通稱非十十之定數也

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

此言雖生人忠孝之理明以事君親之義皆不外此內盡夫已外順于道者而已不特于祭爲然也忠則無私于君孝則無私于親君親顯鬼神幽忠孝實感格虛而理乃莫之能外焉蓋卽感格鬼神之無私者以孚于君則忠臣卽感格于鬼神之無間者以竭于親則孝子其于祭也但有幽顯虛實之殊爾已忠至格君君有不樂其臣孝至感親親有不愛其子者乎其于祭也亦然故其受福可必一推明其所以事君親者比例之而益可必矣云爾

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

方氏慤曰四者祭之本（謂上誠信忠敬四者）所謂物者奉乎此所謂禮者道乎此樂者安乎此時者參乎此而已蓋物以將其意故曰奉禮以行其義故曰道樂以樂其來故曰安時以節其中故曰參應氏鏞曰誠信忠敬所謂忠信禮之本禮樂時物所謂義理禮之文理則

無所不順有致福之道也按奉將而進之道導而引之安則得其歡心參則迎其享候卽指上誠信忠敬四者也物謂牲體玉幣故曰奉禮謂進退登降故曰道樂謂衎神而降灌徹俎之奏不與故曰安時謂腥爓飪熟而春秋冬夏之期無論故曰參也

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葅陸產之醢小物備矣

鄭氏元曰具謂所供衆物也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蚳蝝之屬疏醢人加豆之實芹菹朝事之豆茆菹又有菖本深蒲菭筍是水草醢人饋食之豆有蜃蚳蝝卽蜃蚳之類加豆之實有兔醢醓醢皆是陸產故皆云之屬方氏慤曰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內之官備也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七菹有葵菹不必皆水草七醢有蠃魚不必皆陸產云云按君親之則公卿大夫士皆從夫人親之則九嬪世婦女御皆從自大宰眡滌濯至贊玉幣玉爵以下小宗伯之頒五官外而六卿之屬皆從之証也辨六齍以使六宮之供奉內而六宮之屬皆從之証也雖下士女奴皆有職守故曰官備具如祭器祭物皆從官而備故曰具備菹醢小物乃一端中之一端也而備已如是則小物之具可知而小物之官益可知則具之備及官之備也詎止小物乎由其蓄于中者之無不備故非官備具備不足以達其所蓄也小物之備其一隅之起例焉耳

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

鄭氏元曰天子之祭八簋方氏慤曰俎者三牲簋者五穀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奇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偶按俎賅鼎簋該敦俎非無魚腊也而牲爲潔滌之物實非無麻菽也而簋爲耕藉之物

故特稱美也知先王以人力所盡爲美此未足以言備也自耕藉推以至于成粢盛自卜牛以至成犧牲在俎與實亦云備矣其備已加于小物矣然備止美物而未盡物之美云也

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

鄭氏元曰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蟲有蜩范草木之實蔆芡榛栗之屬方氏慤曰於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以用陰陽之物至于是爲備故也按草木之實與上水產陸醢異者上專言菹醢此概庶食言昆同也如甲蟲羽蟲之類不能細別概而同之之辭不定溫生寒死者異指味實指形草木如芝栭楂梨之類蔬以蔆芡榛栗並言複水陸陰陽者昆蟲卵生陽胎生陰化生陽溼生陰草木山生陽澤生陰溫性陽冷性陰凡春夏出者陽秋冬出者陰昆蟲草木不能一一舉其備故以陰陽該之此于小物

美物之定品外而廣言之者也至于陰陽物備雖邦國之富終不免限于一隅高卑燥溼寒煖偏陰偏陽物不能備惟天子王食萬方苟求盡物始可言備云爾

外則盡物內則盡志

物承小物美物陰陽之物言志則承上節孝者畜也云云而言者也言內固當盡志然止盡志而已而不能盡物則所盡之志無以將卽所盡之志無以達志亦猶之不盡也必外則能盡物而內則曰盡志焉斯所盡之志有所將而可盡之志有所達盡于內則卽以之盡乎外而物之盡也亦盡其志之無所不之是固不可必盡者也但推其志之所得盡必如是而始可云盡耳二語雖總上語脈不平

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

鄭氏元曰純服亦冕也齊或爲粢又曰純以見繒也疏云天子太陽故南郊然藉田並在東南天子言南又紂古緇書文相亂紂並作純鄭註于絲理可知色不明者皆讀緇但絲由蠶出則純服斷爲絲服讀如字何疑 絲由蠶出云云御案文 按天子必于南郊義見前然謂藉田並在東南天子言南則非天子藉田在南郊是南門外郊壇之東非在東南隅而間于東郊南郊之間者也天子郊百里南郊之于東南亦不近矣安可謂與諸侯之藉同在東南也純斷是絲服以別于朝會聘享之用布耳以云緇也惟大裘爲緇衣耳朔祭則白蜡祭則黃豈他祭之服皆不由親蠶所出而王后止供緇色者與北郊祭地之所其西偏則蠶室而王后在焉以與南郊配也親耕該親耨親獲禮親蠶該躬桑及三繅禮也下同

諸侯耕于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

鄭氏元曰冕服互言之爾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于西郊婦人禮少變也孔氏達穎曰此結上求助之事按諸侯不得正嚮明之位但順春生之令而已震驚百里諸侯象也位正東且應蘇物之時也夫人不于西郊者西方肅殺生氣不行北雖陰方猶是天一所生故蠶不宜于西而尚宜于北故也變純言冕者服以冕別天子于祭五冕皆備故不能以冕定諸侯之服專定于冕爵何等則服何冕爾其實王后親織元紞諸侯夫人加紘綖冕亦后與夫人皆有事故夫人供冕服而乃承上言亦也

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

孔氏達穎曰以神明之所饗者在誠不在物故也按誠專指在心言合于在物曰信以發不閒于所存終不隔于其始爲信誠信之盡卽忠也忠而出之以禮故其盡之也卽曰敬耳故敬盡則凡該于

敬中者無不盡誠積于內敬行于外而信合表裏而無不實蓋以誠爲本信爲用而由中達外不過乎禮卽通神明之德矣故必如是而後可以事之也自其不可測曰神自其不可掩曰明誠信極于不閒不遺則合于神敬極于則存則著則合于神之明德合神明而後事之則渾于一而無不感通也故曰然後可

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

鄭氏元曰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孔氏達穎曰祭日君與夫人俱至大廟之中悉用元冕而祭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方氏慤曰六冕皆麻而曰純者孔子稱今也純當孔子時固有純冕矣副禕蓋天子王后之服上公

夫人宜服之、周官追師掌首飾有副有編有次、副為首飾之上、故以之配三狄、編為首飾之中、故以之配鞠展、次為首飾之下、故以之配祿衣而已、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禕則后及上公夫人之所獨、三狄雖同用副、然以配禕衣為正、故經從末有言副褕屈者、止曰副禕而已、按副禕當是后首飾、為上夫人用王后首飾之副也（二說亦任采形）禕即翬翟雉、大明生東、月生西之義、則夫人當在西階上、與阼對、而不然者、夫婦但分內外、不分賓主也、西階上則上賓位焉、此初入序列之時也、祼則尸入大室時、君初祼、夫人亞祼、而此言大宗者、謂夫人如不與祭、則大宗伯得攝之、然亦雜陳之互文耳、不然此經明言夫人在房矣、非有故也、可知大宗得攝之者、妻道臣道皆有代終之義、而世婦內外宗皆大宗伯所統屬、所共所薦所佐、皆得相襄贊故也、君阼、夫人東房、西階則長賓與君配、西房則外宗外世婦、如夫人之賓長然、

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

陳氏（祥道）曰、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竟內之象也、故天子冕而總干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冕而總干、亦與竟內樂之、古者人君之于廟、饗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然則樂之親舞不為過矣、按與天下樂、與竟內樂、乃謂不但合天下以樂皇尸、合竟內以樂皇尸而已、即天子諸侯亦身與天下竟內同樂皇尸云也、即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之意、非與天下竟內同樂也、陳說不甚明白、天子諸侯冕而總干、樂皇尸實止定舞位而已、舞位既定、仍司于受而授之國子以終舞事也、樂皇尸者、揚美祖宗之功業、示世守之、以慰悅在天之靈也、以必冕其冕、執其干戚、以象武王、故是以舞者不敢首先、必繼體之君自象之、而國子始敢代其終、故歸名于天子諸侯之自舞也、諸侯無舞大武、禮舞者魯之僭也、記禮之士多魯儒、故習之以為固然耳

獻之屬莫重于祼、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

鄭氏（元）曰、武宿夜、武曲名也、孔氏（穎達）引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曰、即大武之樂也、方氏（慤）曰、周人先求諸陰而尚臭、故重祼、經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大武者武王之舞、故重武宿夜、陳氏（祥道）曰、獻之屬有九、而莫重于祼、是以降神為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歌重聲歌、是以貴人聲為重、凡見于下管象舞之器、皆其輕者也、舞重宿夜、是以當時為重、凡見于前代者、皆輕者也、按重者以為其禮之要領也、祼極其誠、則神格而九獻皆受饗矣、祼不竭誠、則神且不降、祭于何有、故莫重于祼、此據祭之全禮而見重也、升歌者、升堂上而以琴瑟歌也、堂下之樂皆依堂上以發所歌之德、如周以文王為受命君、清廟言文王之德備、非是德而緒于何纘、烈于何承、而餘樂皆虛、故以升歌為重、不止以人聲故也、人聲對在下之匏竹為重耳、與此別是一義、此據全樂而言也、武宿夜、謂大武之宿夜一章也、皇說近之、當是大武首章、夫使民犯難、臨期而歡樂徹夜、其得天下之心極矣、後此八百年之基業全見于此、非是皆以威迫而力勝也、故莫重于武宿夜、此即始成北出、久立于綴之事、蓋指癸亥陳商郊、俟天休命之夜也、其辭皇氏以我武惟揚五句當之、誤以書文為詩文、則謬

道之以禮、以奉三重

道猶引導、祼禮則以圭瓚璋瓚鬱鬯之禮器、太宰所贊、宗伯所詔

之禮文導之升歌則以琴瑟管弦聲律之禮器司樂所掌分序及眡瞭所職詔相之禮文導之武宿夜則以綴兆行列及大小胥所巡司干盾等所授之干戚諸禮器司成樂師所教諸禮文導之奉者恭敬捧持而出之意以禮奉三重而出蓋因其重者而重之而他之不重者亦由之而皆重矣重者道以禮而從于重者亦皆以禮道之也可知以其關于祭之全禮也此三者所以爲重歟

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

孔氏穎達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祭之有餕卽是克有終也故引古人之言以證餕爲美也餕其是已已語辭也按任氏啓運云薦腥肆爓鬼神享之薦熟饋食尸始食之考五獻尸始有飲食禮而餕直在九獻後將徹未徹之前故曰終也善終謂能全乎禮之用周乎禮之事者如始謂如始事之志重也重如始則終禮之行不輕

志如始則終禮之心不怠餕爲祭之末且如始則末與本一貫矣一如始之敬愼而不苟一如始之周詳而不畧故云然也特舉餕以實之者正以其末而証其終之始而他益可見云爾

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鄭氏元曰術猶法也爲政尚施惠云云孔氏穎達曰惠術也言尸謖是施惠之術法能施恩惠者卽其政善故云可以觀政按尸之餕于鬼神也由尊而卑自狹而廣卽君施惠之法也德普行曰道惠曲達曰術術乃小道之分行者故借爲法之名此特由餕而推向以前言之而知鬼神之施惠也由尸始政則術之大者也惠之施然而知政之行也亦然其意謂君之施德于天下竟內也由尊及卑自狹而廣而無不遍者亦如法鬼神施惠之術而政無不到者然以天子廟中爲天下之象諸侯廟中有竟內之象故政之大端得觀于此云

凡餕之道每變以衆

曰凡餕云者推廣言之不特天子之祭然自四而六而八以至百官進徹則由少而衆也禮每行一次而隆殺各當後不必盡司于前曰變卿餕禮至大夫而稍變大夫餕禮至士而又變士餕禮至百官之有司而又一變故曰每變也考少牢禮尸謖徹俎降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註特牲二人餕惠之小者大夫四人餕惠之大者又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註備四人餕也特牲禮嗣子舉奠後俎出廟門徹庶羞設于西序下設對席云云註士使嗣子及兄弟餕然則餕之每變以衆凡祭皆然有二義士特牲餕禮不過族類變而大夫少牢遍及家臣衆矣變而諸侯及一國之官司又衆矣變而天子則自辟公下至賤執事皆與尤衆矣此

下每變而上之衆也卽本文天子之餕卿而四人變而大夫至六衆于四矣變而士至八衆于六矣終變而至百官之執事更衆于八矣此又自上每變而下也是則此經之正義也曰四曰六曰八謂一席之人數如此非謂在廟與餕之人止有卿四人大夫六人士八人而已

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鄭氏元曰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之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于竟內也孔氏穎達曰以四簋而偏于廟中如君之恩惠偏于竟內也方氏慤曰夫施惠之道不止于餕特由餕見之而已故曰象見乃謂之象也諸侯廟中爲竟內之象則天子廟中爲天下之象可知按謂竟內雖廣不過自卿大夫士下及庶人而已廟中雖狹亦自卿大夫士及賤役之庶人咸備而一餕之惠自上始

者必于下究而無中飽自少推者必于衆遍而無間隔人君以廟中者視竟內則自如臨上質旁而惠之施處無不下究而衆徧矣餕爲施惠之凡例廟中乃竟內之見端也欲人君法祖宗施惠之術之無不究徧者以治其國故約其象以曉之而使知所則傚也云爾

祭者澤之大者也

此即鄭氏所謂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之恩澤之大者云也按澤指餕言其爲物也四簋之黍不大也其爲禮也一席之食亦不大而其大在澤澤謂恩意也以一人之餘而溥及貴賤親疏以先人之遺而流及子孫臣庶一國之人皆被之百世之遠皆及之即餕爲祭之末也而澤且然況統祭之全禮乎夫大莫大乎遍竟內天下周百代千世也而祭之爲澤有然非謂其恩惠之大謂其施惠之意周浹淪漸于無窮也故其大也而謂之澤焉

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

此上實指朝廷不指在廟此下實指竟內不指廟中此澤實指國家特典如將賞爲之加膳餼賜及興發以補不足助不給之類而恤凶荒振災患者不與焉故施者見爲旁沛之澤受者見爲私恩之惠也是故者是見廟中象竟內修于廟中象與施之故人君知其故而法則鬼神之惠術以及下必使竟內皆如廟中而大澤之于上也無漏巵于私門無中飽于豪俗雖極貧之下戶極賤之下民皆與耳下所受之分數不少減損于上所施之分數焉曰及也此但謂上之施澤必欲及下也下文乃信上之能及下云

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

此謂下觀廟中施惠之象而信人君施惠于竟內必能如廟中之下及云也惟信上之必然也故聞風望光而豫待之待則已無他求無旁貸計其數而約其期者遍竟內矣待在于下已無事上干無用先爭但靜俟澤之流至耳誠知上澤之必能及下故也將則幾于至而未至也其至已可必而待于下非知之信然烏乎而夫人然乎夫人而然則盡竟內之民矣是故云云見上

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

孔氏穎達曰言爲政必由于己乃能及物故下云必由其本葉氏夢得曰本言其所自上文道言其所成陳氏澔曰申言教之本以結上文之意按上言人君故曰政此言事君之君子故不曰政而曰教也上曰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教即于政出也政君之所獨教則凡君子之所同教之成曰道其自曰本道必本立而後生故成教者必由于其教之本有本而末備亦有本而文興故必由由乃身體躬行之漸于自然者耳爲教者必于是而出承教者必于是而入故曰由也言教者必于本是由而并非由是本之謂也

夫祭有十倫焉

鄭氏元曰倫猶義也孔氏穎達曰從上雖云祭此廣陳祭含十義以顯教之本陳氏祥道曰祭所以交神于無而寓理于有致禮于幽而興物于明故其爲名則一而其爲倫則十此其以神道設教也又曰五者皆內之倫五者皆外之倫云云按倫等也次序也蓋義理各當之謂夫理各歸其條目義各比于宜適然虛也一麗于事而所謂條目宜適顯著焉終始各有其序先後各有其等彼此各有其分方比各有其當故曰倫倫蓋有其稜稜不亂者在也倫有五上下交經亦內外互緯故倍而十三綱七教于此合二物八政于此參而皆于祭乎參合之故有十也

詔祝于室而出于祊

鄭氏元曰詔祝告事于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孔疏詔告也祝祝也謂灌鬯饋熟酳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于尸其事廣也以總論事神故廣言之知其朝踐之時血毛詔于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戶外暫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道也出于祊卽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也按血毛詔于室時尸在堂主實在室也卽該血毛之詔室言亦無不可出于祊指正祭本日而言蓋求神于祊而仍設祭于堂者繹祭則竟設祭于門矣此曰出則暫辭非爲祊于外之義是以疏說爲合然旣廣言之補入繹祭亦可夫內于室復外于祊以不知神之所在故兩索之所謂兩在不測洋洋乎其無不在之爲神故以不測待之而兩在者求之也詔相其禮宗人事祝達其辭祝官事

君洗玉爵獻卿

鄭氏元曰尸飮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疏案尸飯畢而獻謂之酳據尸所飮言之若連二灌實七獻矣孔氏穎達曰此據上公九獻之禮凡祭二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飮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故云尸飮五於此時獻卿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飮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飮一鄭注大夫云云此特牲禮文明與諸侯獻賓時節不同也方氏慤曰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也飮陽事故用數之奇以五爲首焉此言玉爵正謂一升之爵爾按任氏啓運謂此節次在長幼之序下非是彼是旅酬禮先同姓後異姓同姓中先長兄弟次衆兄弟後及異姓亦先長賓此但自卿而下以爵序故首卿不論同異姓也考祭自五獻饋食尸乃飮尸飮一君酳飮二六獻夫人獻爵飮三夫人酳飮四七獻君獻爵飮五而後卽以君所獻尸之玉爵獻卿也以君所獻尸之玉爵獻尊卿也此據上公九獻言故云然天子之祭約可推矣

以瑤爵獻大夫

孔氏穎達曰獻卿之後主婦酳尸賓長獻尸是尸飮七及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飮故云尸飮七方氏慤曰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尸飮之後獻則間之者隆殺之別也又云此言玉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爾按諸侯之國其所謂卿卽上大夫是大夫統卿同等矣然在其國則異等天子之大夫則與卿等殊甚矣故同用爵而有瑤之別且間一等也瑤惟說文曰王之美者王肅禹貢瑤琨疏云美石之次玉者前漢書禮樂志䠷瑤堂註曰石而似玉者也後二說爲合考爾雅雉五色而青質者曰鷂知瑤之從䍃亦青質之美石而得玉名者爾今俗謂粉皮青瑤爵卽后所舉以獻尸而爲尸飮七之爵也瑤與玉異而爲爵者不異優大夫以同于卿處也

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

孔氏穎達曰尸飮七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飮二是并前尸飮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方氏慤曰言散爵卽五升之散也按散考見禮器宗廟之祭五句內士有上中下而有司曰羣并有下執事而非士者在焉概而同之不復分等以賤略也大夫上近卿士下比羣有司貴賤大概之分界也大夫獻在正獻時士獻乃在加爵後大夫用一升之爵而士以五升之散禮器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明爲別也大夫與卿同爵有玉瑤之異士及羣有司同散且無他分別矣夫曰及不過士先有司後是羣有

司之獻君因士而下逮之者然以是爲別而已矣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

孔氏穎達曰爵表德祿賞功云云君尊尚不敢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又云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是也然洛誥告周公留後在烝祭之日所謂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惟告周公其後是也但洛誥告後王人太室祼與記少別爾孔因鄭注大宗伯王命諸侯有特假祖語故以特假爲不因常祭不知因祭而命者祭爲常而命爲特亦祭爲正而命爲假况因祭而告洛誥自有明文云云此洛誥周公留後鄭注御案文按所以必于太廟者繼體之君固繼創業始封之君之體即創業天子始封諸侯亦必推尊于祖考而不敢不有所禀承也命周公留後此祿賞之至大者且因烝祭而下此蓋可知矣但告留後爲極大特典故先告而後祼以示異耳蓋止有因祭而賜無因賜而祭焉者惟命諸侯但使仍襲而已本無加于其爵祿也非賜可比且喪畢而來覲也不定在祭時既不便久淹之使待及祭又不便非時再舉更不便遲之以待其至也故特假廟以命之然亦不聞設祭也不敢專固已而曰示者使天下皆法其不敢專之意而亦自不敢專也大廟定禮有世室者則于世室如周世文武時于后稷廟成康以下則于文武廟而已

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

鄭氏元曰一獻一酳尸也舍當爲釋非時而祭曰奠孔疏以一酳尸之前皆爲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始可行爵賞也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時也孔氏穎達曰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而釋奠于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也方氏慤曰史掌書者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也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史由君右重命也周氏諝曰君雖在廟必南鄉者示其鄉明而聽天下爲不可易也陸氏佃曰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辭自右按一獻正當君獻卿時當知獻卿時命卿獻大夫時命大夫獻士時命士決不并大夫士而概于一獻時命之也若鄉遂之吏則于朝不于廟矣必隆立者以禮接下也必阼階者正主位也必南鄉者以待臣之北面正授受之命也必有策書者重之使得爲子孫藏也史由君右則君在左矣吉事尚左也再拜稽首拜受書命未是謝君之賜也歸而舍奠于其廟告祖考即藏是策命于祖廟授者受者皆于廟皆不敢專之意不特于君然也舍奠之禮不立尸不備鼎俎告焉而已

執醴授之執鐙

鄭氏元曰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鐙豆下跗也孔疏以謂夫人獻尸以醴齊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又執豆以授夫人獻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也按執醴猶言執掌醴齊之人未必授醴之人不然何不明授醴時之所執處乎考周禮酒人職云祭祀則供奉之以役世婦知酌醴授夫人爲世婦職豆則執醴者授之在天子則外宗職也諸侯嫁女不于國中而在他國者又不得時來助祭故執醴者司之鐙豆之跗在校下執醴者賤故授夫人時捧豆下之鐙而虛校之在上者待夫人受而執處也豆之跗式亦如瓦器之登而或飾以金故從金而爲鐙也

殷人貴髀周人貴肩

鄭氏元曰殷人貴髀爲其厚也周人貴肩爲其顯也孔疏殷質貴

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按髀說文卑也在下稱也(俗稱腿子)肩廣韻項下正韻膊上六書故云臂本也(俗稱膀子)葢髀肉厚而骨大肩肉差薄于髀而骨力堅凡牲體骨運動處則精華湊聚血脈流通而肉美牛善耕運力在前脛故肩勝于髀肉雖少薄而又潔于髀髀近臀故也然則周人之貴肩非以其顯也亦貴美貴潔而不貴厚耳殷人但即形體之厚薄而周人更詳及于美潔也此二語亦不平謂前代則貴髀耳今則以肩爲貴矣云爾故下皆從貴肩言

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

孔氏(穎達)曰功立由于分俎云云陳氏(祥道)曰有所均而可以爲仁行于上者政也通于下者事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本于政行按此亦即惠均而推開言之人君恩之所被威必並焉德

之所施法必及焉惠即政之實惠均則待惠于君者無不望政之逮于己則奉令承教隨惠之所到而政無不偏矣故行也政其綱而事其目也綱舉則目張故事成事其施而功其報也施久則報至而功立行則通達之謂成則周備之名立則安定之意推功立之所本而溯功立之所始則皆惠均之由自也而乃于爲俎乎見之云爾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

鄭氏(元)曰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眾兄弟也羣有司猶眾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孔疏知賜爵爲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此云昭穆故知爲酬也賈氏(逵)曰賜爵謂祭末旅酬無算爵時孔氏(穎達)曰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君眾兄弟子孫

昭爲一列穆爲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方氏(慤)曰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考賜爵之禮在正獻後賓獻尸後位侑王乃使二人實爵一致之尸尸不飲即用以酬王王亦不飲即用爲酬侑導飲爵而更酌以酬侑一則竟致之侑侑以奠諸右乃即王所侑爵不飲而爲長兄爲導飲爵而更酌以酬長兄弟長兄弟卒爵復酌以致侑侑不復導飲而即以酬次弟兄以及眾兄弟而遂以之同姓執事皆有拜送拜受坐奠答拜等儀至同姓執事但其長下拜升受立飲不復致侑而即酌以飲次當酬者其時同姓在東異姓在西同姓仍以昭穆序而南北分皆西嚮自上而下昭穆行同姓畢亦之異姓及異姓執事而止其加爵則同異姓交酬之不得云賜矣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于昭穆後但以及羣有司概之耳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

鄭氏(元)曰煇周禮作韗謂韗磔皮革之官也翟謂羽舞者也陸氏(德明)曰胞肉吏也孔氏(穎達)曰畀與也方氏(慤)曰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惠下之道云云葉氏(夢得)曰助祭則羣有司下于族姓而煇胞翟閽又下于羣有司云云按此之畀在俎後者當是頒胙之與也祭之班胙亦自上至下同姓及羣有司有俎而止畀煇胞翟閽以胙也但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賜故特于羣有司班胙也而別爲煇胞翟閽之畀也祭無韗人事而鼓其聲樂之首韗爲重羽爲舞樂之首翟爲正北解雖司士而割牲則胞人之事譏眡雖守祧而啓閉亦閽人之守其人皆非官分且在平民之後故爲下而祭日并無所事司故不曰有司非儌非胙君爲額外之恩澤曰

惠而不全乎頒賜之禮者也故輕之曰畀然曰惠下則亦自有當得之理在而遵行者不容廢故曰道焉

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

鄭氏元曰明足以見之見此卑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卑者也陳氏祥道曰夫知及其大而不周其小不足以為明愛及其貴而不周其賤不足以為仁惟有德之君於煇胞翟閽之吏云云方氏慤曰明足以見而無仁以行之則惠或失于不行仁足以與而無明以見之則惠或失于無辨德者得也惟有德之君乃能兩得故曰為能行此按曰有德之君舉全體而言之無所不得之謂德明足以見知能深通識能旁燭而于惠下之道足以相周仁足以與謂恩之長也必下究澤之廣也必普被而于惠下之道足以相副云與以讀去聲為更合明見仁與亦概其凡惠下者言故于煇胞翟閽之畀而曰足焉也

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

鄭氏元曰謂夏殷時禮孔氏穎達曰禘祭在夏夏為炎暑故為陽盛嘗祭在秋陰功成就故為陰盛冬雖嚴寒以物于秋盛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葉氏夢得曰其盛止及于禘嘗而不及礿烝者盖陽達于春物方蠢動陰終于冬物已退藏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爾按是禮本于天故屬陽物產于地故屬陰礿禘禮重于物故曰陽之義嘗烝物加于禮故曰陰之盛天地之理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惟貴有餘必極于夏而始稱盛惟貴不足故方至秋而已稱盛故冬令直積于不用也盖順陰陽以制禮即從陰陽以立義爾

故曰莫重於禘嘗

禮莫備于禘故言禮者重禘物莫備于嘗故言物者重嘗言莫重者即時祭較之而見其莫踰乎此盖礿物薄而禮又不諦烝禮簡而物已不新故云莫重也此論禮者之習言也而未明其所以然之故此特揭明其為陰盛陽盛之故也云爾既曰時祭矣時者陰陽之往來也故以陰陽之盛為重云

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陽義也

鄭氏元曰夏者尊卑著而秋萬物成爵命屬陽國地屬陰云云方氏慤曰爵命之而服勝于陰故為順陽義祿食之而田邑制于地故為順陰義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故從天而順陽之和暢以服有表彰之義故順陽之著現有賞無罰者陽常有餘也祿出于田邑田邑屬地地屬陰田邑之出順陰之成實秋政刑也亦屬陰秋政之發順陰之肅殺有德即有刑者陰常不足也爵服田邑即指賜爵祿于大廟事秋政則嘗畢而發者也

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

邢氏敬曰義謂陰陽之義云云盖即篇首之義也祭之義陰陽鬼神而已矣云即篇首之義云御案按義者禮之所由以起者也其義至與天地之陰陽相順則陽率神而從天陰居鬼而從地順乎陰陽而天地莫之能外矣故曰大也以仁而育以義而正本陰陽之生成也以舒而賞因斂而刑本陰陽之舒慘也雖治天下猶袷如而況于國體其義以建明而制作典章皆其末法其義以施措而號令謨烈皆其文本端則末舉本立則文行有國者但脩其義而治無不備矣故云治國之本也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

鄭氏元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巳名于下也方氏慤曰自名于祭器故曰自成其名按鼎之有銘名之于金也古祭器皆指名勒之曰某某之鼎而著名之業即列其上焉一以昭食報之由自即不泯其迹以慰死者之心一以不没其善以興起後人繼述之志也自名者貴能自成其名以不冀上非分之褒恃下不虞之譽也而貴能自立以不隳其前烈不隕其家聲有以光而大之振而興之雖所銘者宗器而實由我而成名不朽垂名不替焉非必著巳名于下之謂也古人賜器賜命皆推本于前世故鼎銘原非銘己然必由于自名者以非有光前繼往之自名則亦無能銘焉者故也又鼎銘不盡刻之亦有鐫之者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

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鄭氏元曰烈業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于鍾鼎也孔氏穎達曰論謂論說譔謂譔錄言子孫爲銘論說譔錄先祖功業勳勞慶賞聲名著于天下者也祭器鍾鼎也周氏諝曰德善其成巳者也功烈勳勞其成人者也慶賞聲名成巳成人所終始者也任氏啓運曰在心爲德在事爲善史記用力曰功以德曰勳以言曰勞功盛曰烈慶賞受于君聲名著于衆酌取彼注此也按論指事譔指文德大善小功隱烈張勳昭于上勞瘁于下慶言其禮賞言其物聲揚于外名出于巳全列者次而序之獨刻者揭而著之所謂論列譔列也成則或纘其武或纘其緒或恢宏光大其業皆推本歸美其先祖者也故未成者竟其成既成者集其成皆成也皆成先祖之名也而云自成其名者謂先祖之名必由

自己而成之而無所爲借資亦無所爲旁貸也云爾非自立名之謂也

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鄭氏元曰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舊德勤大命謂我將行君之命也方氏慤讀作避曰蓋辭遜之也惟陸氏佃曰辟君也勤大命言命大且勤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按詩朱註對答也揚稱也勤篤厚也正合此解考辟本訓法君爲立法之宗故從法之稱曰辟對之言答猶言報也揚之言稱猶言彰君之賜也揭明衛孔悝之鼎銘非以悝之鼎銘可取法但示以銘之體格如此必取孔悝之鼎銘者近而有徵魯衛號守禮之國其體格當不異于先世之典則者故也

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

孔氏穎達曰諸侯常祭惟社稷以下魯之社與郊連文則用天子之禮也陳氏祥道曰郊社天子外祭之重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之禮樂則郊社可知矣方氏慤曰郊社所以祀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內禘爲五年之祭故謂之大嘗爲四時之祭亦謂之大者以天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按魯郊止僭孟春祈穀之郊耳祈穀之祭侯國本有魯但僭天子春郊禮而冬至正郊不敢僭也社或于侯社僭用天子社禮而大社之僭亦不聞禘亦但于吉禘僭天子之喪畢禮而追帝之禘不敢僭也所可証者春秋書禘于莊宮禘于襄宮何從追及文王而以周公配乎嘗或于時嘗僭用天子嘗禮而太嘗之僭究亦無考至其

所以得用之由實始魯惠使宰讓請于周周使史角往止之魯惠留之不遺此僭之始歷至僖公而僭成矣托于賜者成王康王但念禮樂之制作皆出周公之手澤故使之世守而非賜之竟用也作記者多魯儒而欲大魯故侈言其賜用而信爲禮之當然也

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

鄭氏玄曰清廟頌文王之詩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孔氏穎達曰周天子禮則升歌清廟等云云所以爲大嘗禘也陳氏祥道曰大武武王之樂也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征誅大夏姒禹之樂也八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云云本文四句升歌與下管對大武與大夏對鄭說合象舞爲一誤也象有但吹以管者此下管象舞是也有舞以籥者左傳象箾南籥是也象舞以羽籥是文舞武舞以干戚是武舞本文四句爲下按御案文此據魯所用大嘗禘之樂以證其用天子之嘗禘禮而郊社不言可知云升歌是歌下管者管以起堂下之舞象文王舞樂所以發明清廟之詩之德者祭文王惟此爲正樂下乃娛神之樂也干戚舞大武羽翟舞大夏可知八佾舞大夏則亦八佾舞大武又可知舞于兩階從唐虞以來皆然周魯皆備六代樂此止武夏不敢偏舞備樂者下天子也但于舞用武羽舞用夏取相配耳若天子大祭則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又不止于武夏矣此又魯之僭而不僭處也

經解

溫柔敦厚詩教也

孔氏穎達曰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性情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葉氏夢得曰詩之規刺嘉美要使人歸于善而已仁之事也故使人溫柔敦厚任氏啟運曰溫和煦柔巽順敦篤實厚淳固按溫柔現乎外敦厚實于中溫柔在性情與言辭敦厚在丰裁與行誼國之設教全經備舉孔氏所謂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依六經之性是也然則其人也者亦各依其性之所近而因得力于所近者深也其閒亦或偏于溫柔或偏于敦厚亦或不止于溫柔敦厚者此亦約畧詩教之效驗如此耳下倣此長于諷諭而不尚讜直故其教溫柔深于性情而不專浮薄故其教敦厚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

孔氏穎達曰書錄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葉氏適曰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任氏啟運曰疏通不滯于一知遠不蔽于近按疏者條理分明通脈絡貫徹知知時知地皆謂當前遠則地之遐時之後疏通其事知遠其識也書紀唐虞及東遷後自帝而王而霸之功德自性而學而勉之分量自天下而國而家之體統自天子而諸侯而大夫之政事分疏極矣而沿革而損益而升降而經權變通備矣即君德而可知四海之治亂即古人而可鑑千載之得失可見幾于未兆可識勢于未形故得書教之益者其效如此

廣博易良樂教也

孔氏穎達曰樂以和通爲體無所不用是廣博使人從化是易良葉氏適曰樂能和同天人之際其教也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又孔謂詩爲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美刺諷諭教人

是詩教若以聲音于感教人是樂教云云任氏啓運云廣博其量宏易良其情平按廣從彼此見博從中四達而見易平坦良本眞廣博其行易良其心也樂能昭象功德志意得廣和同天地功用得博消融私穢故險陂者易涵養德性故邪曲者良爲得力于樂教之效也

絜靜精微易教也

孔氏穎達曰易之于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爲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葉氏適曰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與民同患而退藏于密故絜靜精微任氏啓運曰絜靜行之美精微識之通按絜潔于身靜安于心精其義理之不粗微其朕兆之未顯絜靜其品精微其見也易之爲道齋戒以神明其德絜靜乃齋戒之體精微乃神明之妙洗心滌慮以藏于密何絜靜如之窮理

盡性以致于命何精微如之故其得力于易教者然也

恭儉莊敬禮教也

孔氏穎達曰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愼爲本若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葉氏適曰禮節民心其教也使人飭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按恭主容儉主事皆斂戢以向內莊臨民敬接物皆形現以發外恭儉持己莊敬待人禮重節文儀則節而有則故不使或過而約之以恭儉儀而有文故不使不及而持之以莊敬此得力于禮教之效也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鄭氏元曰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辨之事孔氏穎達曰比近也春秋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葉氏夢得曰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美不過實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

按謂春秋隨事命辭如化工肖物無成心亦無定例而又微而顯志而晦者故必聯屬其相似之辭而懲勸之意旨乃顯然而大別又必比合其相近之事而是非之必跡乃皎然而不汚故屬辭以辨理而比事以論治也此教春秋之要道也故得力于春秋者其效如此此既托于孔子所云此春秋必非謂己所刪定之春秋矣周初文武成康時之春秋當必亦然如楚申公所教晉羊舌肸所習及莊子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者是也

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

鄭氏元曰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孔氏穎達曰此言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而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于愚則是在上深達于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故曰深於詩餘倣此按方氏慤以爲蔽于溫柔敦厚而不知通之以權所以爲愚云云蓋其愚在習

于溫柔敦厚而不察人之情僞故耳不察情僞本御案然則救愚莫如疏通知遠能使溫而理柔而立敦厚而精明則不愚矣然後知不愚之所以教引而不發已躍如于序次中也深于詩者深于用詩之教也知其人之宜于詩又知其與詩有偏好之弊而後于詩之失見能消之于未萌救之于未甚轉之于將敗回之于已然是能窮乎詩教之表裏精粗而無不到者也故曰深餘亦倣此

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

方氏慤謂蔽于疏通知遠而不知闕疑所以爲誣則知不誣全在知人論世矣而救誣之失莫如廣博易良廣博則擴于見聞而不敢誣易良則天眞不昧而不忍誣教之于書中闕疑闕殆而誣之失免矣疏而仍密通而有節知而守之以愚遠而推之以近則不誣矣餘倣上知人論世說本御案文

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

上方氏慤謂廣博易良而不知禮以節之則失之奢蓋奢乃好樂而雜以滌濫之聲則淫心蕩志而入于奢然則廣博而救以絜靜則淫蕩不能累易良而救以精微則淫蕩不能蔽是去奢之失者莫如易也教之樂使蕩滌之淨而消融之盡則廣博易良而免于奢矣禮節之說與易良之失不合淫心蕩志說本御案文餘倣上

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

上方氏慤謂蔽于絜靜精微而不知有以顯之則失之賊蓋謂窮幽渺而惑于術數則違叛正道而入于賊然則去賊之失莫如範之以恭儉著之以莊敬救之以禮而賊之失免矣以絜靜者體諸身心恢諸事行烏乎而流于賊也不以術數爲易教而一規之于理義安得謂非深于易教者餘倣上窮幽渺惑術數亦本御案文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也

上方氏慤謂蔽于恭儉莊敬而不知有以神之則失之煩蓋迂曲拘謹而不知禮之用和爲貴則煩然則救煩之失則莫如屬辭而能隨在以順理比事而知安時而處宜則因物而付不煩矣是求免于煩莫如春秋之教也恭儉體也而妙之以用莊敬經也而達之以權則煩之失免非深于禮教者不能餘倣上迂曲拘謹二語本御案

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

上方氏慤謂屬辭比事而不知有以謹之階其僭上之亂陸氏佃謂春秋撥亂多權宜故失之亂然則求免于亂在致謹通變而已乎而不知屬辭比事而能出以溫柔敦厚焉雖顯而隱雖志而晦其辭之屬尊有諱親有諱其事之比有原其心有諒其遇正君臣篤父子何亂之有知雖以經教而倚于一偏未有有其得而無其

失者此經之所以貴乎通而不通數經未有能通一經者也則此章之意義也餘倣上

天子者與天地參

孔氏穎達曰聖人之功與天地相參陳氏祥道曰參言其體敵也方氏慤曰三而成之謂之參參而不言位者曰天子固知其爲位矣按前曰入其國云云知有國者皆當以經教不特天子也而不能不會歸其主于天子六經皆聖人之教而不能無弊者以言教非以身教也而推身教于首善亦不能不以天子爲之主夫天地與人爲三才也而天子者人之主爲天下地上之人而統于一人者也故問于天與地之中而與參焉此即下文配兼一定之分量即一定之責成也聖在天子之位只滿參之之分量即中主在天子位亦無改乎參之之責成云參天地者天地之人非止天子而合天地之人于天地者天子也

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

孔氏穎達曰天地生養萬物天子之功與天地相參陳氏祥道曰德配天地言其道同也利兼萬物言其化同也方氏慤曰兩而合之謂之配與天地參故能德配天地利兼萬物按德即道之得于己利即功之見于世其配天地也即同和同節之德其兼萬物也即皆化皆別之利配與兼乃參之之實際斯無負乎參之責成克滿乎參之分量者也德配及天地何止于經利至兼萬物何況乎人云也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

吳氏澄曰聖者生知之智無所不通者也在朝廷臨涖羣臣議論政事口之所道無非四德則無龎雜之言序謂言之有次第也蓋

聖通明也通明智也易之四德以仁禮義智爲序孟子四德以仁義禮智爲序與此不同(聖通明也以下錄宋文)按此出言之序也仁出于聖非兼愛之仁禮起于義非繁文之禮故其序如此朝廷發施實行之地仁者愛人禮者敬人立愛立敬始家邦終四海皆于朝廷豈惟言焉而已而道則正道其發施之序也有其道之而本始先末終後此正設教之大者亦即身教之要者也

燕處則聽雅頌之音

燕居居燕寢時內必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故以樂德養之周禮王宮縣大夫以上無故不徹縣王非大憂不弛縣以養德也而大司樂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故聽必于雅頌焉變成方謂之音禁其淫過凶慢而成方且曰雅頌則明明是奏雅頌之樂爾已雅道政事頌告成功一以責任其政治之出于正一以

欣其功業之必于成而以音則出于從容而不迫而聽之以燕則習于漸漬而不覺焉耳此言天子不徒以經教而必以身教又先自于其身率教者始也

行步則有環佩之聲

鄭氏(元)曰環佩佩環佩玉所以爲行之節也玉藻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按環佩卽佩名也白虎通云循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蓋卽佩玉之衡也以環爲衡者曰環佩則用琨者曰琨佩用玦者曰玦佩特佩者徵故其名鮮見耳人君以循道無窮爲貴故用環佩平日行大曰步其玉之取聲卽左徵角右宮羽其行步之節奏卽行肆夏趨采薺之類也

升車則有鸞和之音

鄭氏(元)曰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孔氏(穎達)曰此謂朝祀所乘之車田車鸞在鑣異于乘車之在衡也按升車時無升車之後則馬動車行耳此不但乘車且謂安行人君兵用本少親身馳逐之事故君車以安行爲主五御第一鳴和鸞卽其法而君車以之爲常也和鸞在車馬固有自然之節奏而御君車馬者亦有當然之程度也樂師之教樂儀也行肆夏趨采薺而曰車亦如之可知鸞和之音亦各成調矣與行之佩玉用相等義相通也鸞有八和旣相應當亦八與八音相協故能成調也

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吳氏(澄)曰自天子之一動一靜以至用人處事無一不當蓋以小

德之川流者言按取人以身又曰心純則賢才輔而事則尤身心之發現也上旣明大德之敦化小德之涵養則天子身心之無不得其正順也至矣百官之宜承教者皆同天子身教之所之萬事之序施教者皆如天子身教之所示宜以彼此各當言序以前後各適言

發號施令而民悅謂之和

馬氏(晞孟)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按號者使有識記有共事者之所用令者使有之往凡專事者之所用也發者前時豫定而同時並出施者臨期斟酌各事分行又發號舉其綱領出令分其條目也悅則謂宜于土俗合于人情而和又明所以悅之故與其悅之效也由其中無所乖忤故悅悅則齊心協力自無不極其和云也

上下相親謂之仁

馬氏晞孟曰親親者仁之始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有恩以恤下下有力以衛上歡然相愛故謂之仁按親親天性也而上下則人合者耳有相正無相愛親親亦內德也而上下則外治耳矣有相敬無相暱上下也至于相親似畧其分而中外皆戶闢矣是一其氣體之無間也且至于相親正明其分而民物皆胞與矣是渾其生成之不異也上下且相親而天性內德之本相親者無論矣是純乎天地生物之理父母斯民之道也故謂之仁而已矣所謂衆善之長莫有以加于此者故惟上下相親之功用斯足當之

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

孔氏穎達曰民不須營求所欲之物而自然得之是在上覆養也尚書傳稱民擊壤歌帝力之何有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馬氏晞孟曰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者有以與其利也按不待民求而豫給其欲者與其利者早也而民如得之意中不必民求而廣濟其欲者溥其養者宏也而民如得諸意外謂之信者如八方之產物不易土宜如四時之生成不移節令當其地而自儲及其時而自至故曰信是一體天地之信謂人君誠求之孚應也

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

孔氏穎達曰天地之害謂水旱疾疫之屬及凡惡事害人者是也方氏愨曰若禦大災捍大患曰除又曰去者人除之而後其害去也按天地之害有留遺于天地者多由氣化之盛衰有爲患于天地者多因人事之得失禦乃止之而不入捍乃衞之而不及非能去也去則必于除之之謂除則有拔本塞源即遠之除神功赫績在一時亦有盪滌消磨漸次之除立法設禁在萬世方說猶未盡也

義乃謂決絶斷制之宜也非有當割之愛當祛之私不徇于己不留于欲不牽于物不溺于意者不能故謂之義也

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

鄭氏元曰衡稱也馬氏晞孟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所以喻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圓也所以喻乎人情爲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之於輕重云云皆無失其當也方氏愨曰輕者禮之小重者禮之大曲者禮之煩直者禮之簡方者禮之常圓者禮之變按此乃即人所易明者以曉之也凡國事之不適于輕重之宜不中乎曲直之當不協于方圓之用者皆不合于治而無如疑似之亂直揣擬之失當也然但正之于禮而足矣盍一就于禮而猶之乎得衡與繩墨規矩也禮之于正國非深明神變乎禮之體用者不能知而衡之于輕重等則無不知夫是以取譬以爲喻云

衡 今天平及繩匠人之㯳線墨匠人用墨斗取規半方今
提秤之桿縺工之粉線以畫記尺寸者圓矩但用句
股對合之成方爲矩運旋之成圓爲規古亦宜然周髀所謂
方出于矩平矩以正繩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是也容圓
容方即得于
矩中求之

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

鄭氏元曰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孔氏穎達曰若稱衡詳審縣錘則輕重必正繩墨審能陳設則曲直必當規所以正圓矩所以正方若詳審置設則方圓必得故皆云不可欺按誠果意實意也可欺者但可欺夫悠游怠忽而不決于正者耳抑應名故事而不實爲正者欺則疑似及游移也而衡與繩墨規矩自有眞故不容于虛假而且有定故不容于推移其可欺者皆不誠之故焉耳縣端之以權陳衆列也設安置也以數者爲誠正以

禮之凡例云

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此之謂也

吳氏澄曰敬讓之道達于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不危而民不亂皆由有禮而然故曰莫善于禮按禮在朝廷爲位貴與賤安而賤治于貴禮在室家爲親爲和父與子相安而子治于父兄安于弟而弟治于兄禮在鄉里爲序長安于幼而幼治于長故孔子云然上概貴及父兄長民則盡賤與子弟幼而概言之者也莫善云者上言義信和仁爲霸王之器然安上治民而專之和與仁恐仁兼愛而無等和渾同而無別上雖安而下難治未善也而苟專之義與信義雖起而未定爲制則不彰信雖明而未接于事則不顯安未昭于上而治未得布于下也猶未善也故善則莫踰于禮云此之謂意即指此或義乃合此之云耳又孔氏穎達曰此皆孔子之

言記者乃引孔子孝經之辭以結之

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

鄭氏元曰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劉氏彝曰隆禮者尊重之以爲民表也由禮者廸踐之以爲民範也方者法也可以法者曰士方氏愨曰隆禮所以立本由禮所以趨時立本趨時雖若不同要之不離于道而已道無方體之于禮則有方士志于道故于有方曰士按隆禮謂恭敬奉持之而極其高明是以禮爲教者故曰隆由禮謂踐履率循而道以中庸是以禮受教者也故曰由各于其所謂之方又有程度之謂方任氏啓運云猶言在規矩繩墨以內者貴之故稱士蓋士本四民之首所以先庶民而率教者也故命曰士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

鄭氏元曰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孔氏穎達曰此經明禮之各有所主云云馬氏晞孟曰春曰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嫌于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屬以禮上有以字于下下有以承于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按朝兼內臣覲專外臣聘兼大國問專小國諸侯受命服曰覲是朝供職覲受命所以明君無異尊臣無有己之義君臣義合之大者也故言義聘使卿問使大夫于方伯多聘少問于與國多問少聘方伯與諸侯朝各以聘聘答以問分雖相統而各君其國皆邦交也諸侯尊方岳方岳亦敬諸侯故曰相尊敬也諸侯臣而有君道者尊敬亦義也但施于敵體之條目耳故不全稱義而曰相尊敬云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

鄭氏元曰自亦由也孔氏穎達曰坊謂隄防於水從來之處則豫防障按謂亂不正治之謂遠對治民正國言亂而禁之小則刑大則兵似非禮所能禁者然而不知正惟禮能禁之也但禁之于最微及最早耳蓋不特禁之于方生而且禁之于生之于所由苟不明斯但例之以防之止水而喻矣蓋不絕之于江河而絕之于涓滴之方流不防之于霖潦而防之于陰雨之始兆也惟禁之于所由生萌于心形于身之初而禮以明之明之所以教之也教則不見爲禁正其禁之于無跡與禁之于不難者從其至而溯之曰由從其來而指之曰自水有跡亂無象故也

坊隄障也周禮善防者水淫之考工記防必因地勢猶禮之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也禮雖嚴而自宜人情合土俗猶防之止水而自使水淫之爾雅墳大防是天成之防周禮遂人所掌是人爲之防猶禮之大體本天敘地而節文儀則由聖人之所制也

哀公問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鄭氏(元)曰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爲尊卑之差

孔氏(穎達)曰上三事有成功然後聖人治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采之異 吳氏(澄)曰嗣猶孟子言既竭目力而繼之以規矩等之繼也蓋君子內度之己外度之人得其願之同又得其分之異舉而措之使各得其分願則事成矣然心思未竭而制度品節未詳則猶不足以垂于久遠故又爲器用服物之等使繼續于無窮此禮之成也云云(自君子內度之己至是)(御案)按成事孔指上三事(天地之神一君臣上下長幼一男女父子兄弟等一)是也成成其會成其節陳氏(澔)註爲諏日而得吉事可成者謬也蓋會節之事既成則一成不易之大常已有明效大驗之如此而特恐後世之莫繼也于是著之于制度以傳續其成事于無窮爾已雕鏤謂宮室器具文章黼黻謂幣帛衣服旌旗之屬一以行其會合之成事一以明節止之成事也

車不雕幾器不刻鏤

鄭氏(元)曰幾纏附之也孔氏(穎達)曰車不雕幾使有圻鄂也常用之器不用采飾云云按雕深之使入幾同畿即圻高起垠鄂乃顯之使出車自孤乘夏篆篆即雕文也自孤而上皆雕可知至于五路且加玉金象齒之飾自卿而下猶畫皆于轂約之處其革木之路雖不言雕幾而雕幾可知此謂平時出入之車耳玉金象皆飾車陳于階者故後革即戎木田獵而平時出入之車但畫轂以別差等而不雕幾以示樸質也器如祭器皆刻鏤刻使深鏤使空如豚是雕俎斝是雕琖之類見明堂位此尋常御用之器故不刻鏤以示儉蓋皆省人功堅物用也則不飾以金玉象貝更可知文采之觀以別尊卑或不廢云

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孔氏(穎達)曰古昔君子行禮如此上事刺哀公今不然 輔氏(廣)曰以人君之尊國家之富而自奉養者有節如此蓋因雕鏤文章黼黻而欲窮工極麗則反縱欲而失會節之本然故君子于己之居處服食器用無不從儉以留不盡之利于民此又行禮之善也(自因雕鏤文章至此)(御案)按此因哀公繼制禮之體主守禮之國而不能行禮即行禮而禮不行反若怪君子行禮之尊者由不知禮之行也由利民禮行之利民也由儉于己以同之之故耳昔之君子其已然之明驗也昔之君子指三代聖賢行猶言推施率先也禮非止如此而行之者必如此此其禮之本行之務也公但見雕鏤文章黼黻

以之奉己之爲禮而不知行之之本務故爲指示其所以者如此而又無當前之可師可法者在故援古昔以曉之云

人道政爲大

方氏(慤)曰中庸云人道敏政故人道政爲大按大賅舉人治而無遺之謂爲大猶言爲先爲要也故孔子以政當之政者正也由政而上則道德可以行于大人而不能行于小人由政而下則刑罰可以行于小人而不可以行于大人惟政則上包道德下賅刑罰合人類之盡而壹之于道以人道論之無遺于政之外而適于政之中者故曰人道政爲大也若方氏引中庸云云直是政道人爲大爾已非是

所以治愛人禮爲大

孔氏(穎達)曰人有禮則生所以治愛人非禮不可按曲禮云有禮則

安無禮則危愛人者則欲其生欲其安生人安人莫如禮故愛人以禮之爲大且愛而不節則無以差其愛而易窮愛而不文則無以將其愛而莫達故有禮以致飾之則愛不虛而有其愛之之事業有禮以限制之則愛不窮而有愛之之推施非禮無以宏其愛非禮無以善其愛也故禮爲大惟禮爲大以禮能大其愛焉爾

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孔氏穎達曰親愛則仁也尊敬則義也仁義政教之本也方氏愨曰愛敬之道其始雖本之閨門之內夫婦之間及乎廣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于人其敬至於不敢慢于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按人君天下一家與民一體是愛人固政之本也然止于愛猶未全乎政之本非愛與敬合則其愛不專而嬖倖可以奪諂佞可以移且非愛與敬俱則其愛不正始

既比于褻狎終必至于慢弛故必敬之與則愛以敬成而政之體立愛由敬出而政之用行故始得爲政之本也

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

鄭氏元曰直言謂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是也胡氏銓曰於咸男下女上於恒男上女下是立上下之敬陳氏澔曰直言或云當作朝廷字按於義固然朝廷二字無譌作直言理葉氏適謂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云云順即直也名即言也益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夫婦正則父子君臣無之而不正上告天子中告列邦下告百姓可以無事借辭無庸曲諱不似莊公之于孟任昭公之娶吳女致不敢上請命于天子下正位于君母至生子不得立權臣因不以夫人之禮行由無以正名號于中外臣民故也即不能治直言之禮以立上下之敬也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

孔氏穎達曰此廣言明王爲政之道敬其妻子及其身云云按妻似褻也子之卑也而且敬則嚴于妻而尊于子者可知是無之而不敬也爲政之道脩己以敬凡身之所接何不當敬而敬必從身出必從身行是身又敬之本而敬之始也身之不敬是敬無所本始矣益敬妻爲身之匹也敬子爲身之續也敬妻敬子皆以身之故是身包敬道之全而居敬理之備又爲敬之本始焉本則末賅始則終貫故云大也

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鄭氏元曰則法也馬氏晞孟曰言動者敬身之所宜愼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陳氏澔曰君子以位言也辭

者言之成文者則者動之成法者也按此辭爲先典則爲成法言動不越先聖之典法云爾非己之吐辭爲經動作爲法云不過也不過謂言動之義理非規規于擬其辭而摹其則也不曰無不及而曰不過本其敬之競競而言耳

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

孔氏穎達曰己能成則百姓歸己善名謂之君子之子按是謂守文繼體之君而至百姓之愛戴處無不推本于創業之世德積累之遺澤者故歸其君子之名于親也歸君子之名于親即歸君子之子之名于己所謂君子之子即歸其繩武之德象賢之美也繼體守文之君無大于篤前烈修舊業故以克肖德于親爲大名謂之君子之子即奉以肖德之名是以謂之成名即人臣揚名顯親之意是以成名即謂之成親

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

鄭氏元曰已止也是天道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劉氏彝曰天道之純一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云云陳氏澔曰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于四方也按天道之所以不已不在日月也日月特天道不已之一端而衆見者耳日月之往來相從于不已仍天之往來相從于不已也考日麗太陽天日之行太陽天之自行而非日之自行也月之麗于太陰天也亦然朔後望前本日先而月從望後朔前若月先而日從故曰相從而其所以不已又皆統于宗動天之健行不息也是天道者人君體天繼天當以天道為法是不已者正是人君當法之天道故貴其以不已者法之云也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孔氏穎達曰仁人於事無過失孝子事親亦於事無過也據其汎愛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孝子沈氏清臣曰舉天地萬物之理備于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不可過也過則非天理也蓋對天則為仁人對親則為孝子其實事天此物事親亦此物孝子仁人一不過乎物盡之因物賦物是身所由來隨物體物是身所由成對天則為仁人云御案文按謂其分位得盡孝之道于人人而使天下之父子定且化者曰仁人其分位祇得盡仁道于二人而使己之父子得且順者曰孝子過物卽過則也則具于物則無形而物有據故言不過乎物而準之當然之理則過猶不及也不過物者亦自循乎天道之固然而自莫之踰越焉爾

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鄭氏元曰事天事親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云云孔氏穎達曰仁人事親以敬如事天相似事天以孝愛如事親相似按仁人之事極于事天而不謂其事親之道亦然蓋其事天也亦祇如其事親之不過乎物而已天厚我以福澤重我以為善之資也如父母愛之之喜而不忘必有以當乎天心如子之得親之歡也天降我以憂戚玉我于為善之成也如父母惡之之勞而不怨必有以囘乎天意如子之喻親于道也其理互通其道亦交盡故曰如焉爾

禮記衷要卷二十五終

禮記衷要卷二十六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

鄭氏(元)曰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孔疏廣言諸事遂至于禮孔氏(穎達)曰退朝而處曰燕居按曰燕居則是孔子仕魯之時也于時攝行相事相事乃相禮之事然則正是內觀禘灌外相夾谷故議論禮事之時常多子張名師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子貢名賜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言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孔子仕魯司寇約五十三至五十五是子張未十齡子游當十歲惟子貢生二十餘年耳而記者先子張次子貢而後言游者或出子游所授

而其徒筆之者也故謙于末焉先子張者順其堂而下者之所見先見在下之少者後見在上之長者云縱不操而放之辭乃不執一端不特一見之謂也故曰汎說亦溯其前此之談則云然至此則專言禮已

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

馬氏(晞孟)曰仁者有推恩而及之之意事天地主于敬故於郊社言鬼神應氏(鏞)曰仁心發于中而後禮文達于外及禮之舉而是心達焉是仁之周旋暢達也吳氏(澄)曰言鬼神等云云蓋因其德性之善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按仁則親愛一體極于無閒之謂雖郊天社地祇此父事天明母事地祭一親愛之于上下無私欲以閒之而已故曰仁作止以主敬言仁也於郊社言鬼神者天陽至而伸故郊祀天而言神地陰反而歸故社祀地而言鬼抑郊社皆事上帝故言神而配郊后稷配社句龍皆先聖賢也故言鬼

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

馬氏(晞孟)曰事宗廟主于愛故于禘嘗言昭穆按此當指時祭說何者閒祀之禘以太祖為主時祭則各于其廟自下而上以昭穆為主犆嘗犆禘仁親廟之昭穆祫嘗祫禘并仁毀廟之昭穆昭穆言仁者推世代而上之皆父子也父子主恩而用愛則正仁之無閒者矣比天地尤近也此仁鬼神之仁之所由本始也

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

馬氏(晞孟)曰習射尚功則壯者有以勵習鄉尚齒則少者有所讓所以待鄉黨者盡矣按鄉射教禮樂而有容有節鄉飲教孝弟而敬父敬兄射本仁者之正己鄉本仁者之主愛皆仁道之事也而公之于鄉黨俾皆有容有節敬父敬兄雍雍乎禮樂孝弟之風化即

仁里之美矣而于射鄉之禮之是以乃得至此故其禮為仁鄉黨之所以也亦親愛之無閒于鄉黨而已

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馬氏(晞孟)曰食以示其愛饗以示其敬所以待賓客者盡矣按饗以訓恭儉食亦示慈惠食申以誠愨而質饗事以神明而文食致其愛仁之發也饗將其敬仁之存也愛之以仁之用之發敬之以仁之體之存非仁之而何大曰賓小曰客則不止鄉黨之近而已邇者異邦遠者越國而仁以接之則德性之善之流通淪浹者廣矣又此節仁字鄭氏皆訓存孔氏云謂仁恩相存念皆近鑿不可從(近鑒御案云然)

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

方氏(慤)曰設官分職列爵分士朝廷有禮也按以之云者推致擴

充夫郊社禘嘗之義禮而惟所用之之謂也以之于朝廷則朝廷于是而有禮卽祭祀之辨貴賤而以之于朝廷則爵序自尊及卑體統相制而下無覬覦卽祭祀之辨賢否而以之于朝廷則官序自能及否職事相屬而人無僥幸爵指世位官指民材也

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方氏慤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田獵有禮也戎事閑于無事之時故於田獵言之按田獵之事雖曰爲田除害而田獵之物則重在奉乾豆故田獵之舉一本以郊社禘嘗以義禮行之所謂以之田獵而田獵有禮也其禮所謂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閑之爲言嫻也習變焉而不犯命所謂閑也戎事之勝亦不外此數者故閑此而戎事已畢于此云

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方氏慤曰進退有度左右有局軍旅有禮也武功成于尙功之日故於軍旅言按軍旅亦奉天率祖之事故君有征伐必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載主于祖廟故軍旅之出亦一本郊社禘嘗之義禮以行之所謂以之軍旅而軍旅有禮也軍旅之禮步伐齊號令一尊卑協德上下同心共體奉天率祖之意而已武功成所謂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而各得其分願也

是故宮室得其度

鄭氏元曰凡言得者得法于禮也孔氏穎達曰度謂制度高下大小得禮之度數方氏慤曰宮室若魯莊公之丹楹刻桷臧文仲之山節藻梲蓋失其度故也又曰奧爲尊所居阼爲主所在寢則無侵房則有方極而中者爲極衰而殺者爲榱楹以盈而有所任檐以瞻而有所至櫨若顱楣若眉如是則宮室得其度按上謂禮之無在不有此下謂禮之無物不然上言治人此下言治物度言高卑廣袤丈尺尋仞分寸之數如門容幾扃庭幾堂深階高幾等堂高幾尺東西幾筵南北幾筵室幾几宮幾尋垣隅幾雉之類方氏所引丹刻山藻不涉度事餘則全似釋其名象耳餘與得度更遠

量鼎得其象

鄭氏元曰量豆區斗斛也孔氏穎達曰象謂法象言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禮之灋象故易傳云以制器者尙其象方氏慤曰量左爲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爲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爲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爲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圜其形動以天內方其形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受于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于下大者爲鼐弇者爲鼒足奇其數象乎天也耳偶其數象乎地也其器疏以達者象春高以粗者象夏廉以深者象秋閎以奄者象

冬器固無適而非象止以量鼎爲言者量爲器之大鼎爲器之重云云按象謂量則豆象豆釜象釜鍾象鍾鼎則牛牛象羊羊象豕豕象此其取象之主也方氏之說較量之量并博鼎之異名耳著其象卽著其名知其象卽知其用量以便民鼎以事人量以立治鼎以立養故特舉二物云

味得其時

鄭氏元曰味酸苦之屬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孔疏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獸人春獻狼夏獻麋秋冬獻鹿豕按味之于時有順時之味有制時之味中有輔相裁成之道卽燮理之謂也得卽得其時之變理耳時之初貴得其相用其相生以助之時之極貴得其尅用其相制以成之時之正用其本味以順之各因其時損其過而益其不及也又當參其不時之時而始有

以極乎各得無之而非禮之所在也即食齊視春羹齊視夏醬齊視秋飲齊視冬以及春行羔豚夏行腒鱅之類皆是也皆味之必于禮者也

樂得其節

孔氏穎達曰節謂樂曲之節方氏愨曰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樂得其節也按節亦有繁簡疏促之不同亦各視乎其樂凡各視乎用樂之地與其人所謂禮當用何樂則當以何樂之節爲得而無樂不當于禮即無樂不得其節也如綴遠者節綴短者節急朱弦疏越其節自從容蹈厲發揚其節當激烈行以肆夏其節雍和趨以采薺其節促速矣故自郊社禘嘗以及饗射之大步武之細節各有當而以各當于禮爲得也

車得其式

鄭氏元曰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方氏愨曰有六等之數作車之得其式辨五路之用乘車之得其式也按式即格式程式之謂蓋車之式不一加轅縛曰路玉金象革木之飾式不同不加轅縛者曰車篆縵墨棧役之釆式又不同也婦路坐乘重厭安翟藍而蔽蓋之式既各異武車戎廣闕苹輕而備戒之式又各異也其間有長轂短轂杼輪侔輪反揉仄揉兩輪四輪有輻無輻曲轅直轅一轅兩轅直輿曲輿廣箱方箱重較單較其式更不齊矣式各稱其體與各當其用之謂得一于禮焉則固無之不得云

官得其體

鄭氏元曰體尊卑異而合同孔疏若長官與屬官尊卑異而合同陸氏佃曰若大臣不親細事之類方氏愨曰官得其體者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秋官掌邦刑冬官掌邦事之類按體乃本之所在也百事之所從以出故曰本體體又統之所存也萬端之所會以該故曰統體敦其統體而操縱不分故體成而制定據其本體則施措不窮故體立而用行官其統體之所繫而本體之所關者必得其體而綱舉目張形端表正全在乎此然其體非禮不得也官指卿言王制三官曲禮五官周禮六官惟天地春夏秋冬稱官而下此止曰百工百職而已故也

政事得其施

方氏愨曰政事得其施者若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灋于官府之類按大者曰政事之綱也小者曰事政之目也施則居上而下施是施爲與畀之名又居中而旁施則施爲分散之意官職舉邦治各司所屬是下施也官聯會官治合同所任是旁施也施有隨時而施隨地而施因人而施因物而施貴乎其

各得也而政事爲甚以動置之相關也重故以必得爲貴而君民之相去也遠又以必得爲難而一政一事苟必于禮則施固無不得云也

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孔氏穎達曰錯置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之萬事皆得其所宜合結用禮之功方氏愨曰以禮加于身錯于前無所不用禮故用皆得其宜也按禮既領惡而全好非由外鑠者也何言加于身也乎不知加乃對仁而言之此禮謂節文儀則仁則既純乎天理之正矣而又增之以節文渾然人心之安矣而又益之儀則故曰加非加于身之外也惟有禮以加于身而吾身之仁又得節文儀則爲發用而錯于身者乃不窮故曰錯於前而凡動之衆得宜也前兼事之當前時之當前而言凡衆賅上自宮室而下實概自宮

室而下之一切言也于事物而言曰錯于錯者之身言曰動得宜者禮皆由義起義則宜也以禮錯之自無不各當于禮之所以曰宜也總結上有禮云云意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孔氏穎達曰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明諸事失禮則有害即事之治言萬物之治皆由禮按此節雖明失禮之害然即事之治尚承錯于前之凡動而發明其所以也夫當前則淺近之甚不過尋常日用之事耳安得錯之而為禮而不知禮非有他也即在事之治而已內貫于事之所以然則即事之條理外該乎事之所當然則即事之範圍因事而生隨事而具事之治與事非有彼此也非有前後也即事之宜而已以理道觀之有是事即有是治故明理體道之君子于其事之有治為可必也當前之事即莫非當前

之禮此所以錯于前而衆之動得宜乎然則又安問禮者之何屬禮者之何用舍事而漫求之高遠乎云爾

大饗有四焉

鄭氏玄曰所欲語女餘有九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云云孔氏穎達曰大饗謂鄰國方氏慤曰其禮大若以饗禮養老與春饗孤子則小也吳氏澄曰九者大饗有四并前之五者為九也仁鬼神以下之五是即諸禮之中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是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重于食燕諸侯饗諸侯視諸侯饗大夫之禮為大故曰大饗其禮大節有四云云蓋前以仁言禮已渾舉其全此言禮有九將析言其義之所該大饗有四舉饗以例其餘言饗以仁賓客則觀之固可知仁而析言其義又有其三云自前以仁言禮云 御案文 任氏啓運謂禮之全體仁詳其大用則

其目有九而大饗居其四見饗之為義廣也四即下仁情德事也按有四者據大饗全禮而撮其大指云然非大饗有九節而錯舉其四節如盧植王肅孔穎達陸佃諸說之紛紛也本經明言大饗有四何嘗云大饗有九乎此蓋即饗仁賓客中抽出一條言之而見所包之已廣云爾若饗烹大牢獻依命數在廟用祭器行之有體薦無折俎有房烝無殽烝尚服脩設几不倚爵盈不飲肉乾不食有禋有酢君親行之此與食燕之別也其禮有三天子享元侯諸侯相享凡饗賓客而以天子享元侯為尤大此言諸侯相饗也國家之饗已莫大乎此故曰大也秋官掌客上公豆與壺各四十鉶四十有二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侯伯豆與壺各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子男豆壺二十有四鉶十有八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以上皆陳諸侯相享亦各依命數故禮同也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

鄭氏玄曰縣興金作也下謂堂下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孔氏穎達曰大饗謂鄰國兩君相見縣興謂鍾磬興而動作謂金奏作也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一句方氏慤曰象即詩所謂象舞武即詩所謂大武也大夏文舞必執羽籥故謂之夏籥吳氏澄曰揖讓入門而縣興此迎賓時也揖讓升堂而樂闋此獻賓時也獻畢工入堂上弦瑟而歌清廟歌畢堂下吹管而迭興象舞夏籥之二舞此樂賓時也薦俎謂獻賓之時所陳禮樂謂自初及終所行之禮節所奏之樂章先後皆有次第也百官謂執禮服役之職備具而無缺也陳

氏道衍曰、穆叔謂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則諸侯相見歌文王、不歌清廟、孔子謂諸侯相見歌清廟者、蓋二王後諸侯之長禮然也、按揖讓入門者、時主君先辭不獲、乃乘車出大門迎賓、三揖者、揖賓使前、讓、讓之入門也、時奏迎賓之樂、所謂賓來奏納夏者、鍾師所掌之金奏也、樂縣以金爲主、金聲則八音並作矣、故曰縣興、金奏未畢、賓主已至堂下矣、故即以爲揖讓升堂之節奏焉、殆揖讓者三而升堂、而金奏之樂方闋、則正獻之禮行、而薦俎始陳、升歌下管而禮樂始序、執司禮樂之百官、于此始備以聽政役也、夫升歌下管、凡用樂皆然、歌文王、下管象及武、先夏籥、尊王崇本朝也、武配夏、不敢比德于帝、而三王無尚于夏也、本屬大饗、故以樂賓之管籥爲樂始、正獻之薦俎爲禮始、下曰序曰備、承升堂以後而言也、此但言行大饗時、即揖讓以致敬、管籥以導和、而復將之以薦俎、

凡其禮其樂、一切周流動盪和敬之中、即備具執事之百官、莫不潛孚默諭、夫和敬之妙、此正食饗之禮之所以仁賓客者、君子觀之、知莫非一親愛之仁之淪浹于無間、且見爲不僅夫仁也云爾、仁則無邪僻之萌、故形爲敬、仁則無形骸之隔、故形于和、此君子所以于和敬而知仁也、

　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鄭氏元曰、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方氏慤曰、客之出也、猶歌雍、見客之能雍、非特于來時而已、器之徹也、猶歌振羽、見主之無斁、非特於在此之時而已、夫玉藻言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還中矩、在車聞和鸞之聲、此云云、互文見意耳、玉藻云云至此御案文按行自揖讓入門至客出皆然、并不特大饗之行容、然和鸞者、古于朝會之賓主迎送、皆以車、周禮司儀、諸公相爲賓、下車逆拜辱、賓車進、及出車送、可証、前儒謂客出既登車、而和鸞中采齊者、謬也、雍之詩、與徹全然無涉、魯三家歌以徹祭、已屬僭之可笑者、至用之大饗之徹、更無謂也、周禮樂師率學士之歌、原不言雍、鄭注賈疏云然、朱氏軾以客出爲句、以雍徹爲句者、未合也、考雍賓升主薦牲之詩、客將出、則但以雍之節奏節其禮畢而出之揖讓、而不用其詩、故不言歌、振羽合是有驅之詩、有振振鷺云云、皆執鷺羽以舞、其中辭言歸于饗徹之義較振鷺爲更洽也、振鷺勉言終事于義亦合、

　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

鄭氏元曰、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內明、象人情、示德、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疏云、主人示賓以恩情、賓示主人以敬情、孔氏穎達曰、入

門而金作、覆前文、方氏慤曰、示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德、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欲賓主以事相成也、按金性精堅洞達、金作示情、示實情以相間也、示恩情、涉矜張、若示敬情、金非由賓作、不可云示主人也、且亦涉于矜、示德、欲勉以共法文王之德、無射于人、以宏內治、示事、亦勖以共率武王之事、無怠厥職、以屏外患也、云爾、情德與事、合之可知之仁、曰四、所謂大饗有四者以此、

　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

方氏慤曰、言而履之、所謂踐言也、行而樂之、所謂安行也、按禮之言履、樂之言樂、古訓也、但必視其所言所行何如耳、非凡言履之皆爲禮、凡行樂之皆爲樂、特以子張爲人堂堂乎高廣而便僻、凡鋪几筵、行綴兆云云之禮樂、乃其所長、故期之以實踐心得耳、子張之言、宜無不當于禮者、所少惟有實踐耳、故不必復問其言、而

但責其履卽履矣而終非其質之所近雖其行已比于樂而中多勉強故復進之以和樂也履乃造就篤實而規旋矩折卽無體之禮禮之本也樂乃漸漬從容而手舞足蹈乃無聲之樂樂之眞也云爾

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

孔氏（穎達）曰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于有政也按曰君子本指在上位者言曰此乃當前之謂卽此所言所行而力之不必旁求遠騖也致其力而力無所遺則履自率而不越竭其力而力無可用則樂自生而不已力此二者以立南面則無所錯而不于禮樂矣以力于履者率天下于共由力于樂者公天下于大悅天下焉有反側偏黨抑鬱怨望而不平者乎故平之至于無以尚曰太也蓋力于此之禮而几筵升降等之三千三百皆末也而以此爲本力于此樂而綴兆羽籥等之八音六律皆寄也而以此爲眞故但力此二者爲君子之專務也立者古人正人君之位皆立而不坐也

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方氏（慤）曰萬物者萬事也服體者各服其體而不相侵也諸侯朝萬物服體百官莫敢不承事則太平之效也鄭謂服體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爲瑞應不知服體者言物之有理猶人之有體萬事皆從其理如視聽之聰明手足之恭重便是服體符應之說非也（自服體者云云本御案）按亦謂相服從于君如一體若身之于臂指心之于股肱然君力于履天下皆從君而履君力于樂天下皆從君而樂故下云百官莫敢不承事也承事承君所事承事卽服體之意若曰君子力于言履之禮而禮之文禮之器與其化禮官自奉而施之君子力于行樂之樂而樂之職樂之情與其道樂官自宣而昭之是以各得分願相安相習如一體而太平矣莫敢不者百官自不容自誣其本眞爾已

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

鄭氏（元）曰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灋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孔疏與之外有賓位東階謂之阼孔氏（穎達）曰目巧言但用目準視巧思也方氏（慤）曰隅有奧則尊者所處而別于卑階有阼則主人所歷而別于賓陳氏（澔）曰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而苟簡爲之室有奧尊所處堂有阼主所位席或南爲上西爲上車則尊者左力者右行則父齒隨行貴賤長幼各有所立之位按目巧一言意度之虛而無據一言簡畧之疏而不詳然禮之意自在故大端不謬也然內外之則主賓之別在室猶有定有常者矣而席則移而無定者也且同制無別不以奧阼之各制也且有上下之鄉焉車則動而無常者也且並鄉而處並不似席之各面也而尚有左右之位然猶有物焉然車則猶有物曰車也行則更無憑于足下者且有先後之隨焉不特父之齒也雖雁行肩隨皆隨也但旁偏耳席則猶有物曰席也而立無限于身下者尚有中旁之序焉隨雖長幼之儀尊卑亦同序雖尊卑之分長幼亦然以見禮之無在不然也憂者側喪者專不列上下之等次兵車御在左主在中不定左右爲尊卑重出不先老非隨也危事不論齒非序也此禮之變經言其常禮耳

孔子閒居

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

鄭氏(元)曰、原猶本也。王氏(肅)曰、五至、五者相因而至。呂氏(原)曰、禮樂之原在于一心。方氏(慤)曰、五至自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輔氏(廣)曰、仁者禮樂之原也。云云。蓋自其極盛而無以復加謂之至、君子則推而致之、以廣其充周之用。自其至微而不泥于跡謂之無、君子則施而行之、以運其微密之神。(自其極盛至此)

御案 按禮樂之原者、禮原天地之別、樂記天高地下云云是也。樂原天地之和、流而不息云云是也。達者、仍自禮樂而窮本反始、一旦豁然貫通也。達于其原、而知禮樂一天地之和節而已。于其原而層出于不窮曰至、其至以五而復曰五至、于其原而退藏于不顯曰無、其無以三而備曰三無。致者委曲而有漸、行者徑直而無跡也。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

鄭氏(元)曰、凡言至者、至于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于民、則其詩亦至。詩謂好惡之情也。孔氏(穎達)曰、君子之恩意既及于民、故詩之歡樂亦至極于民。姚氏(舜牧)曰、子民之心、誠切懇到、心口之間、自然欲隱秘而不得、便是詩至。但五至至字、鄭訓至于民、王訓相因自至、陳訓盛無以加、三說相須、其義始備。(五至至字至此)

御案 按心既達禮樂之原、則此心之所之、自無不一體萬物、同和節之理、故曰志之至也。此志既至、有不本于人情、宜于物理而出之以溫柔敦厚者乎。此詩之本也。故曰詩至、云以諷諭為強教、以感發為悅安、此詩之因志而至者也。

詩之所至禮亦至焉

孔氏(穎達)曰、既能以詩之歡樂至極于民、則以禮接下、故禮亦至極于民。姚氏(舜牧)曰、有是心口之圖、自然有許多經綸料理出來、便是禮至。按詩不過本乎人情、該乎物理之強教悅安焉爾。既本人情、必有以制乎人情。既賅物理、必有以宜乎物理。人情制、物理宜、雖不必三百三千之備、而恭儉莊敬之意已至矣。故曰禮亦至焉也。姚說于詩禮無當。

禮之所至樂亦至焉

孔氏(穎達)曰、既禮能至極于民、必為民之所樂、故樂亦至極于民。姚氏(舜牧)曰、有是經綸料理、自然欣喜從事而不為疲、便是樂至。按禮既至矣、凡無當于情理之鄙詐、自然蕩滌、未化于人物之渣滓、自與消融、無不出于從容悅豫也。而曰樂、禮之樂、即得夫禮之順適漸漬而已爾。禮之至而至于樂、則上之鼓舞、下之作興、可知已。然非有至于禮外之樂焉、故亦因禮之至而至也。

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鄭氏(元)曰、塞、滿也。孔氏(穎達)曰、凡此五者、皆與民共之、君民同有、是人君志氣塞滿天地、由行五至之道。姚氏(舜牧)曰、五至雖有次第、而總由一志字來。此志一至、四者自無不至、故云志氣塞乎天地。按五至者、即一志之層出積累而已。而氣即志之輔耳。志致則氣盛、志壹則氣動、所謂志為氣之帥也。志至于詩禮樂哀之並至、則並行不悖、而各造其極、亦周流不息、而交致其盛。有各當、有互根、則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此志與天地合德、則此氣即與天地之氣化同運並行、而無一隙之不到、無一閒之或息、故曰塞乎天地也。所謂五至者、未有出于此志所至之外、亦未有歧于此志所至之中、故曰此之謂也。

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

朱子曰宥宏深也密靜謐也基積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言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宏深而靜謐方氏慤曰宥則寬以致和密則深而能靜寬而致和所以為樂也然深而能靜則為無聲焉陳氏澔曰夙早也基始也宥寬密寧也言文武早夜憂勤以肇基天命惟務行寬靜之政以安民天子喻以無聲之樂者謂如此則民心自然喜悅不在鍾鼓管弦之聲也按皆未合詩是謂基天命于宥密之中宥密謂所不覩不聞之地即旦明之出往游衍是慎獨之至也帝謂之通在是而一代人和物育翔洽洋溢之化所謂歌功頌德鼓舞不窮者莫不造肇于此故云基命于宥密而子以為無聲之樂也鄭氏以基訓謀孔疏以命訓信以宥密為所行之化非是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鄭氏玄曰逮逮安和貌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倣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呂氏大臨曰逮詩作棣言威儀富而閑習如棣之花萼光輝相逮方氏慤曰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所以為禮也然不可選則為無體焉輔氏廣曰不可選則無動而不節按不可選者無非安從選其優動容周旋無不中威儀之盛德也體乃形體方體之體即如所謂無於禮者之禮非有眾著之則并不有一成之法故云無體是純乎得禮之意與禮之義之謂也

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鄭氏玄曰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孔氏穎達謂君子習之猶有五種起發也方氏慤曰起言有加而無已董氏仲舒曰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按起謂鼓舞興發其意也

自內而外近而遠自心而身己而人臻于天下及于後世以其舉之而高揚之而遠故云起有其所至即有一起故至者五起者亦五而非服習之深且久則無自而得故五起之有必屬之君子之服之而後有也猶累見層出乃揭之不盡之辭

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于重是從微至著也呂氏大臨曰無聲之樂在於志氣無體之禮在于威儀志氣與物不違則固樂矣威儀和而緩則無急迫之態方氏慤曰志氣不違內無所戾馬氏睎孟以為氣與志交養於中陸氏佃以為德在我輔氏廣直以為持其志無暴其氣而惟鄭氏以為民不違君之志氣按樂由中出斷未有舍其本而泛言君民者此句本御案不違即承基命來由保合天命之太和而後志氣之間無拂逆不違在志氣而乘間蹈隙者不得入威儀制于外原所以養其中也亦承逮逮也遲遲非和緩之謂矜持而慎重出之故若遲之而又遲者然慎重所以堅固于外也志氣既和于內而將發于外威儀固于外而益以養其內此肇始于輕微者如此云

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

孔氏穎達曰翼翼恭敬呂氏大臨曰志氣於理既得則尤樂矣威儀敬而肅則無怠慢之容方氏慤曰得得之于身馬氏睎孟曰得者得中也輔氏廣曰既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然既得者以內無違逆而後事物各得其理翼翼禮節之也內無違逆云云御案文按內無違則不失不失則得矣蓋隨志之所之無不有以實其執守于己厚重于內則威嚴于外且不使有怠緩之失故恭敬奉持而出之以翼翼也是得者不違之內徵翼翼遲遲之外達云也

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

孔氏穎達曰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呂氏大臨曰於道既合則愈樂矣和同則無乖異之變方氏慤曰得之于身則人從之故繼之以志氣既從馬氏睎孟曰從從其心之所念而無所拂也陸氏佃曰既從則有在彼者也輔氏廣則竟謂直養而無害而鄭氏元謂民所從也按此則鄭說得之蓋既有得于己則自無所不得人乎于己物順于我志氣之得所同得爾己和同者恭以持己則己安于人敬以及物則物安于己故曰和同也

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

鄭氏元曰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傚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孔氏穎達曰漸與進也呂氏大臨曰于道既合而愈樂然則雖曰無聲日聞四方矣至于上下和同雖曰無體而小者日就大者月將矣按大既無所不從矣雖不得被其澤者亦望其風卽未嘗其實者亦尊其名故曰日聞四方由其和同者而不己不息則日有所就而成焉者益衆月有所將而助焉者益廣此就將在上下和同之後猶言就將天下也與詩本義微異詩固斷章取義不盡拘本文解也

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

鄭氏元曰起猶行也五日既起是興起也呂氏大臨曰惟日聞四方是故天下樂之志氣既起也惟日就月將故一人行之施及四海也蓋由日聞四方和氣洋溢至于天地萬物感而太和不過吾志氣之既起樂之成原如是之靜謐也由日就月將乃終以施及四海禮之成遂如是其廣大也自和氣洋溢云云至此劉寀按既所從者衆聞既及四方則以仁聲之入人更深也起則足使聞風仰德鼓舞向化而作興也就將不已則東海西海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此心此理無不同也將推而放之無不準矣故曰施于四海此施指就將之發施也四方指中國四海統華夷而概之者也

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方氏慤曰立德以居體固已能參之矣至于興事以致用又有在乎奉之焉云云按謂三王之所以能參天地亦即以無私勞天下之德參之也其無私以勞天下之德雖本于在己之自得而取法遵循不能無所主也亦奉夫無私者以勞之耳而所奉有三者以有各盡之無私有合致之無私有立體于無私有運用于無私奉行者各有所取奉承者各有所當也故必于三焉有一時而合三無私者並奉焉有各事而取三無私者迭奉焉三不同而無私同三無私者亦同是勞天下者奉其無私并其無私勞天下者而奉之故其勞也無息其勞也無疆其勞也相從而不已必欲與所奉者同體而合用也斯奉之至也故但見其參天地而莫得其所由自也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方氏慤曰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用方其參之以居體則止以天地爲言及其奉之以致用故兼之以日月也云云按天之覆也施而生也非徒覆也地之載也長而養也非徒載也日月之照也變且化也非徒照也天地日月之于人物也合德者固覆載且照之卽悖德于天地日月者何嘗不覆之載之照之也雖有不容覆不容載且照者而天地日月不因之而有不至卽有不受覆不受載且照者而天地日月不緣是而有不周窮髮之北炎海之南人物不生雖無與于覆載之處而覆載自存南極下秋分後

日光不及北極下，春分後月光不及，而昭臨之時自至，故曰無私。
蓋不爲一人一物及愛憎去取者之間之故也

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孔氏穎達曰霆雷也，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衆物感此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人君灋此地之生物，事事奉之以爲教，故云無非教也。春秋云天有六氣，但風著于土，雷出于地，故風雷偏繫于地。呂氏大臨曰風霆猶風雨，皆神氣也，降于天，載于地，以成化育者也。猶于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方氏慤曰神氣散而爲風，薄而爲雷，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形成而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露生云云。止以風霆言之者，以其變化莫測，尤爲氣之神故也。
按上風雨之風，乃八節之八風，故屬之天；風霆之風，乃地氣之疏泄土脈者，大風有隧，雷出地奮，凡大風迅雷皆由地出，故屬之地。

神氣蘊育，風霆發之，露生者，謂發露以呈其生之形，暴露以受其生之化也。庶物皆資生于地，資始于天，然流而見形，露而見生，亦惟受日月之照故也。故言地而有天，且有日月在其中矣。天地日月之教，卽天地日月之勞也，教者卽教聖人以奉若云也。

庶物露生

凡物無論飛潛動植，羽毛草木，親上者本天，親下者本地，稟陽者化于日，稟陰者變于月，數莫能紀，故曰庶焉。露生者，非呈露無以受地載之生質，非暴露無以受天覆之生氣，蓋露受日陽，夜露受月陰之生機變化也。惟露生乃見天地日月之勞，天下惟庶物皆露生而見天地日月之無私于一物云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鄭氏玄曰謂聖人也。孔氏穎達曰清謂清靜，明謂顯著，言聖人清靜光明之德在于其身，志氣變化微妙如神。呂氏大臨曰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志氣如神。陳氏澔曰卽至誠前知之謂也。
徐氏師曾曰此言本源澄徹，物不能淆，清也；本體光明，物不能蔽，明也。此無私之體也。清明之德在身，則氣之所適，志之所向，自能前知，所謂至誠如神，此無私之用也。蓋天地無私，故清明在天地；聖人無私，故清明在聖人。由是志氣之動，亦如風霆之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云云。天地無私至此御案文 按清不淆于內，明不蔽于外，在躬者歸本于身，而體驗之實然者也。如是則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則身之氣，心之志，自一體于天地日月，而如神也。神者雨在不測，而觸處洞然之謂。蓋清明卽天地日月之體，而神其用也。神則妙萬物而無不通者也，而志氣如之，由無私之溷亂揜蔽，故乃無私之極致也。

耆欲將至有開必先

張子曰耆欲猶言福祥也。陳氏澔曰所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朕者，如將興必有禎祥也。惟鄭注則謂耆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知之輔佐，而朱子據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爲是而耆欲有開爲譌字。總之聖人之耆欲甫祈至是，而聖人開之，物先應之也。聖人之耆欲云云御案 按耆欲，民之所欲也。至人無欲，以民之所耆欲爲耆欲，民所欲而天必從，所謂至也。有開必先，聖人之奉若也。如天將開衣食，聖人必先之以耕桑；天將教化，聖人必先之以學校之類，所謂奉無私以勞天下，而志氣如神前知也。前說皆可參用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張子曰雨之將作，山川須出雲，蓋一氣也。按此乃耆欲將至有開

必先之証物生之所耆所欲莫如時雨矣天欲降之以開萬物則山川乃一體天之無私而神焉者也即出雲以先之而聖人之善承天以奉天其有開必先也亦如是云時雨者尸子云五日為行雨旬日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曰時雨又孟子七八月之間雨集月令大雨時行云云一是隨時之雨一是及時之雨也山川所出之雲乃雨氣也山結泉脈川涵淵流水氣甚盛故蒸發而出為雲史天官書雲氣象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淮南子所謂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又各象其山川而不一者也若晉書天文志宋雲如車魯雲如馬秦雲如行人鄭雲如絳之類

坊記

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鄭氏元曰命謂教令孔氏穎達曰人君設禮以坊民德之失制刑法以坊民之淫邪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馬氏睎孟曰禮所以制中故禮以坊德刑所以禁過故刑以坊淫命所以知分而安之故命以坊欲應氏鏞曰性之善為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性之蕩為淫刑以坊之而遏其流出于禮則入于刑然人之欲無窮非坊閑之所能盡聖人于是有命之說焉命出于天各有分限截然不可踰也天命至嚴人力莫施以是坊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以肆矣按坊德謂以天理之節文而節文夫天理以人事之儀則而儀則夫人事也至禮不足坊而猶或踰之情之淫也則以刑佐其不逮坊其淫而德仍歸于禮矣上此者并不待見于德而顯以禮為之坊也先于與理相介之欲乎制之而坊之以天命之本然欲乃早定于命已此君子議禮為坊之意也下者制刑上者立命命其禮之源刑其禮之流命其禮之精刑其禮之粗欲萌于未見

德之先淫溢于不成德之後又坊德是蓄其在內者坊淫坊欲是障其在外者坊民理之不足兼制民欲之有餘云坊德是蓄其在內云御案文命字孔應二說　御案兩存之然陳氏指氣數之命言總未是

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

鄭氏元曰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孔氏穎達曰此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為之節文云云按人情謂常人之情貧約富驕人之常情也因仍也依也不沒其實不損其真如其情之屈伸舒斂者而為之節以損有餘為之文以補不足節若障水者之不使得有餘于外文若蓄水者之不使有不足于中障而蓄之所謂坊也在位有德之君子議道自己不必人為之坊而民則非有以為之坊未有不縱情而流為益亂者故因人情而為節文雖君民臣民所共守而曰為之坊則似專以為民者然也

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

鄭氏元曰慊恨不滿之貌也孔氏穎達曰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制驕也為貧者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賙不令至約也貴謂卿士之屬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慊君祿爵之薄也按本上承小人貧富言而此曰制富貴者小人之貧至于約非由富者之刻剝即因富者之兼并使富者有制而不至驕則不敢肆志逞欲于民則民之貧者自從容于衣食而不至于約然古人非祿入則無自而得富也制富則莫如慎爵貴得其馭而不使過焉朝無幸位則祿自不有餘于富利自無不均

于貧者矣慊快足也謂快心足欲于在上也貴且不敢快意足欲于在上而富者何驕且貴者不敢快意足欲于爲上而貧者又何有致其約也者云爾

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

鄭氏元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制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大都之城長三百丈方五百步百雉者所謂大都三國之一孔疏引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云云按千乘三百一十六里畸與孟子周禮皆不合惟包氏咸曰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蓋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包說必非無據蓋封國之制自如包說馬氏所據乃司馬徵調之法耳

徵調之法無出傾國之師者分封則成具一乘而徵調則甸出一乘則亦什一之征耳故孟子之言足證也百乘所謂千取百焉也司馬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賦出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爲百乘之家據其說則仍一同之百里仍是有國非復有家之采矣惟天子之公卿受地視侯則有百里之采然非百乘也衛免餘曰惟卿備百邑百邑不過四百井以包說計之四十乘耳但衛雖侯于時不過晉之溫原非大國也其大國之命卿則百乘如齊之高國則方稱是都城百雉孔疏謂五百步爲百雉考公羊傳曰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指都城也邑有先君之廟皆曰都此謂公侯建都之城也若下都旁邑則減于此矣夫曰不過則知國家都城雖大未有踰于此數者恐其富而不寧而制貪亂之故也

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

孔氏穎達曰疑謂是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微謂幽隱不著當用禮以分別之方氏慤曰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故不迎尸于門外以明其疑士唯說齊衰于公門似表其微葉氏夢得曰章疑異于決疑疑者似同而異章言其顯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于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別言其有辨明言其既著也按疑者有形似相近交互相連而因各與爲表章微本非有疑也而端之初兆幾之始萌以初始不慎至于著現則無及矣因早爲之分別故章疑則章于有爲之時別微別于無事之日章重于疑而當其信者益嚴別豫于微而至于顯也益習是禮所以爲舉要之圖與先事之慮也以下節辨上下別內外皆從此領起爲民坊見上

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鄭氏元曰位朝位也葉氏適曰貴賤以爵列也爵以昭德觀其貴賤則知德有厚薄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功有小大至于朝廷有位則爵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遜避矣故曰云云按自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貴有等也自士臣皂皂臣圉圉臣隸隸臣僕僕臣臺賤有等也雖對貴言則皆賤對賤言則皆貴然士以上不可言賤自皂以下不可言貴矣衣服朝廷承貴賤之等言出外則等于衣服之別入內則等于朝廷之位別別之以采色位位之以表著也衣服貴自袞鷩至元端賤自深衣至褐博位貴如九棘侯伯子男位焉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賤如羣吏在右後羣士在左後州長百姓在北面後是已蓋非外朝無賤者之位故也有所讓讓于上也而異爵讓德同爵讓齒該之矣

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

方氏慤曰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熊氏安生曰貴賤謂爵之尊卑貧富謂祿之厚薄按君子在位之人辭與下之讓別讓則遜之于人辭則去之于己爾夫爵以德祿以功縱其尊爵厚祿于己之德功當矣唯恐猶有德功之大于己者在故辭焉而先以致之不則縣以待之不辭貧賤者明知爵祿之不足酬也故比之德而日賤準諸功而日貧然不辭貧賤庶得留貴富者以尊有德而祿有功也此由不自矜大而惟恐先人上人也故如是耳不辭貧賤者求貴即辭賤求富即辭貧也

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

鄭氏元曰人君貴尚賢者而不吝于頒祿則讓道興夫論定後官任定後祿古帝王慎重爵祿如此又可賤乎曰賤祿亦記禮者過也註言貴有德而不吝于班祿斯得之論定後官云云御案文 按不曰賢而曰人者謂得全乎人道之備者也又對位言之貴得當乎其人而已祿出于民脂民膏何可言賤但對貴人之貴而言之曰賤耳任定後官位定後祿仍是慎重其人耳非貴祿也帝王本不敢賤其祿者也以貴人之故而并其祿之不敢貴尤見尚德之無以加也云爾以民之化于尊賢也故興讓不以賤祿之故而爭賢之名乃以貴人之故而崇賢之實讓敦其實而遜其名由上所以貴之賤之者之出于誠故也

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

鄭氏元曰人貴能者而不吝于賜車服則讓道興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按藝謂才與能一偏之長但不似上所謂人者爲有德之賢耳矣車不與服並言知是賞賜而非爵命也上化于尊賢故興讓此樂于育才故興藝藝如六藝之藝乃才能之士國家之所需者非百工之雕斲技藝也餘倣上

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鄭氏元曰人尚德不尚言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孔氏穎達曰約謂省約方氏慤曰上之所化如此如上文所云不徒事空言而已必有以踐其言焉故繇之以君子小人云云按約要于實而有終不止省之之謂先者有目前而不保其後之果否不止于求前而已君子先行而後言訥言而敏行小人反是非因上之踐言而然之謂也謂上敦實行則與行者皆君子以君子皆重行而不徒空言相尚如小人等也云爾方說未合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鄭氏元曰酌與取也取眾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言其尊也陸氏佃曰酌之于民還以治民我無爲也順民而已輔氏廣曰上酌民言則上敬其下下天上施則下尊其上云云蓋此爲人君自用者坊也酌民言則不欺于民不驕于民也可知天天之也王公虛心協于克一即是天道故民從而天之云云自此爲人君自用云云節御案文 按民言而曰酌裁成輔相仍是權由上出非眾爲政也故下民至以如天者戴上之施以大視天聽皆自于民民心即天意所在順民而施即奉天而施而民即以天施者戴上施則尊如天尊如天則所以尊之者至矣

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

鄭氏元曰涖臨也報禮重猶言能死其難輔氏廣曰信則使民之可信讓則制行不以已蓋酌民言即不欺于民而信不驕于民而讓也二語亦本御案 按不自尊用而下遜于小民之言皆由誠求以

體下是讓出于信也酌于民言而必施皆由虛己以恤下是信之出于讓也所以申上酌民言義也禮莫重于禮天矣報上之禮如禮天何重如之將以天性而不肯欺即信之報奉以天道而不敢越即讓之報所以由下天上施意也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

方氏慤曰民不矜伐故民不爭按不爭指事前及當事也人所爭者善之名與善之功善之實止自知而自盡耳己盡其實人既陰受其庇矣而復以名與功讓之人人又何爭之與有過謂在人之過也而且稱己在己之過無論矣其跡亦人之所爭避也而概稱之己則避過之爭人亦無庸矣夫己實有其善無其過而故以善稱人過稱己不且以所能者愧人以所不能者病人乎不知稱人稱己不止口稱而已并泯其爲善之情形而補救人過之事在其

稱人稱己亦誠有感發愧勵之微意存也

過則稱己則民讓善

此節大概較上意更進過稱己并天下之不善皆己居之則讓天下以全善純善矣此人君讓善之實之盡也上之怨亡己不止于不爭至讓善并不止于怨亡時則無爭可已無怨可亡而止有皆化于善而已民雖過則稱己而無過可稱惟有以善相讓耳讓善者未嘗不爭先爲善而功不敢專名不敢據以是爲互推交讚而已矣

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

猶是善則稱人也于國而與君相涉者則稱君由稱人者上推之于遠之事也民皆化于善稱君而過稱己則作忠矣作忠更深且大于讓善矣益讓善于人者止歸以善之名與功至讓善于君必欲其善之實自君出則所以求善其君者無不至矣即堯舜其君之心也故曰忠而一時鼓舞振發率土皆然故曰作也此指爲人臣者而言

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猶是善則稱人也于家而與親相承者則稱親由稱人者上推之于邇之事也民皆化之則作孝矣作孝更眞切于作忠也稱親者并不必善之果否自親而所以求善其親者亦無不至矣喻親于道而幹親之蠱交盡互致斯稱親之心慊而稱親之事始畢非孝不足以與此此更感于天性之眞切其鼓舞振發又甚焉故亦曰作夫至民而皆作孝斯天下之父子定且化也其稱親之孝更無論已

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鄭氏元曰睦厚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孔氏穎達謂君子因親睦之道以會聚宗族爲燕食之禮馬氏睎孟曰附而相顧者睦也按謂所以順父母之心以致孝故必于族而恐其睦之無以將且恐其睦之無以洽也而因以致合族之禮但此族不止同姓與族食世降之禮異蓋父族四父之姓一族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身女子子適人有子爲四族此祭畢之燕內外宗皆與然已無異姓昆弟矣至于族食并姊妹女子子亦不與若母族三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母昆弟子爲三族此則祭燕族食皆不與是鄭說爲未合也惟詩伐木所稱速諸父速諸舅者乃此所謂合族禮族而合不特我與族相睦而族與族亦相睦族由我合統族之睦皆由我而至而體順父母親安其黨之心至矣

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

無禮即非廢禮而美沒禮也即饋之親否而祭不祭别饋燕禮也無禮而且然況用祭器之尚敬者乎苟無禮而食之是食無禮也無禮而徒以美食之是食無禮之止由口體之養也嘑蹴之與豕獸之交焉有君子而受之者雖美云者知不惟以非廢者爲然美而沒禮是足以爲禮而不禮直等于富貴驕人耳其不食更有甚焉并不似以非廢者之猶堪原諒也堪原諒者猶不食而況流于驕傲者而其所以無禮不食之故在不敬而已矣

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

鄭氏元曰上下猶尊卑也引儀禮特牲文云主人主婦上賓獻尸後主人降洗爵獻賓也孔氏穎達曰尸飲三衆賓飲一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得酒少是示民有上下也按尸飲三主人獻賓大夫禮

也若天子則尸飲七諸侯則尸飲五見祭統此之謂均謂皆所敬而敬有上下之坊也尸非祖考也以憑奉祖考之故則尊于上矣衆賓賓非必臣庶也以助事尸之故臨之以尸則卑于下矣敬則賓祭疑于相等者而上下之辨且如此飲三飲一示之以上下之防且如此則民之上下縣絶者又將何如云爾也

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

鄭氏元曰堂上堂下言祭時肅敬之威儀也孔氏穎達云祭祀之時在堂上者觀在室之人以取法在堂下之人觀堂上之人以爲則上下內外更相倣法也按士特牲始終室中卒事大夫少牢亦室中而行有司徹在堂上惟天子諸侯室中行二灌二獻堂上燔燎及腥爓孰堂下中設樂縣舞位而兩階下乃序列則室與堂上下之事皆備也然室與堂堂上與堂下交戶交階人各别職各異而廣狹又復不同烏乎而相倣法也蓋觀則止觀其敬焉耳以堂上承室中堂下承堂上室事愼則堂上堂下皆遞相愼而不敢疏室事敬則堂上堂下皆迭相敬而不懈事則交于戶交于階觀則內外上下洞達無蔽也而敬之感發者無閒于貴賤終始矣而總以主人及始事爲重云

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

鄭氏元曰不貳不自貳于尊者也方氏愨曰孝以事君者惟事父之道以事君也弟以事長者惟事兄之道以事長也若是臣不敢貳于其君幼不敢貳于其長矣故曰示民不貳也按此并不似孝經移孝作忠移弟事長之謂也夫曰移明是君長與父兄爲二中有推遷準視之道此直等于一體之謂國等于家君有父母之道長有尊上之理故直以孝弟事而且無庸比擬也此君此長即父

兄之尊長吾父吾兄亦同以親長事之者而烏敢貳乎君疏于親長疏于兄竟以孝弟事之而不敢不及者疏于氣體之一不疏于統體之一也君尊于親長尊于兄然止以孝弟事之而不敢過者道無可加于此理無可異于此也示不貳者非特謂君長與父兄無貳謂君長則人合于彼于此或從或去疑于有可貳焉者而且以事父兄者事之則天下安有可貳之父可貳之兄乎本一氣同如父兄則固無可言貳矣而于君長也亦然示以不貳之等于父兄云也

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

鄭氏元曰身及財皆當統于父母者也方氏愨曰不敢私其財者經所謂不有私財者也若是則上之勢不分于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按曰其財則固非家所固有與家所同有而爲其子之所自

致且爲于所當得矣然統于一尊安能自異而私之也乎且其財皆由其身來者也身且不有而何所私于身外者蓋無之而非父母之有也故有則致之于親賜則藏之待之來則稟之而後受用則許之而後取也上下猶尊卑也而必云上下者家有嚴君而閨之內若朝廷嚴之曰上下使無敢恃天性之恩而忘于分位云且此與君臣比例也故云然

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

鄭氏元曰有猶專也臣亦統于君按引此以爲無客禮之證天子君四海諸侯于國內亦然夫曰君固統諸侯于國內言之矣君適其臣惟弔喪問疾此禮之可詳考者也他則君受臣饗燕如陳完飲桓公酒公叔請靈公饗餘惟有問于老人則就其室而已堂即指阼階上之主位也斯時主人從君一如君所之禮升階降二等

即位後侍立賜坐同路寢入室惟問疾或然而此概云不敢有其室也者室該家而言不對堂而言者也古則雖庶民五畝之宅亦授于君而無論士大夫上矣普天皆王土國內皆君臣不敢有其室無之而非君爲主也則天下一于天子而邦國一于君也矣

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

鄭氏元曰車馬家物之重者方氏慤曰曲禮曰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君之所賜且不敢受況專之以授之于人乎故曰示民不敢專也按饋獻當兼授受言同等曰饋尊者曰獻父母而在則子道存人子之私交贄幣其分也車馬之重雖國家賓客朝廷名位亦不過此人子何敢及此受饋獻者不及此曲禮可証與饋獻者不及此不敢專行大禮也夫曰饋獻是子之行輩交接也父在而不稱父命是專命也且不有私財何能私授私受乎稱父命以受與饋賜是使父而拜致拜受子輩之饋賜也故若非公事之交際惟贄幣爲卑幼之禮可奉親命往來者不禁而車馬大賜有不等于贄幣者即不敢及經引爲不有私財之証以此爲財之大不敢居其有亦不敢擅其有故也

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

鄭氏元曰禮謂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帛以相見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云云孔氏穎達曰此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祿之事先行相見之禮是先事乃後用幣帛是後祿也方氏慤曰禮之先幣帛言物以禮爲先也孟子云恭敬者幣之未將是矣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云云按鄭注或作先辭後幣帛以下文考之良是御案亦云然禮之所以先幣帛謂禮之行先于幣帛也辭禮辭如所謂覜聘聞戒之類有所以處即禮矣又大則若朝

聘執圭爲行禮享獻庭實爲幣帛所以先禮者風民以先任事之意後幣帛者風民以後得祿之意也蓋所事不外乎禮祿亦莫尊于幣故云然

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鄭氏元曰謂不與民盡利也孔氏穎達曰此明貴義輕利以防民之事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以餘利遺與民也王氏安石曰於物有所遺則不爲盡利於事有所遺則不爲盡察貴者之道也按不盡其利者即留此不盡之利以遺諸民也遺同貽與也君子之于下也用其大不用其細取其整不取其奇得于此不兼得于彼資于上不兼資于下蓋於所當然之利而不盡之也遺之者固各聽其自取而猶恐遺之之不盡其遺也而旅師等之施散野虞等之教道必儘所不盡者而盡以遺之然後已焉

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

鄭氏元曰食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孔氏穎達曰人君食四時之膳不更用力求珍羞按仕官則取于勞心則不盡勞力之利以遺農民田獵則取于陸產則不盡水物之利以遺澤民食時者隨四時而食新物不復力求非時之珍異云耳若曰四時之膳已該八珍之物于內矣安見君大夫不食珍也者夫曰力則固指非時之珍異而非地之宜該之矣是非力為營求不得者也不力珍以遺夫賤遠之民之不得食時者耳食時如春獻鮪夏獻麇及春行羔豚夏行腒鱐及春黿鼉秋鱉魚之類與月令之嘗新皆是珍如漢書所謂鬱養強孰穿掘萌芽之類并居山求海錯居水求山殽之類

禮記衷要卷二十六終

禮記衷要卷二十七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illegible]陽全校刊

表記

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鄭氏元曰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已心厭倦之辭也矜謂自尊大也厲謂嚴顏色孔氏穎達曰隱而顯者言君子身雖幽隱而道德潛通聲名顯著也不自尊大而人尊敬不自嚴厲而人威服不須出口而人體信以其積德咸通故所致如此馬氏睎孟曰隱者其迹顯者其名德蘊于中輝光發于外不矜不厲不言所謂隱也莊成信所謂顯也按任氏啟運以班朝治軍見為矜涖官行法見為厲發號施令見為言不若朱氏軾謂此不是得位事也況下節明明足此意豈與道行不行于涉乎隱而顯該下三者言所謂闇然之章也莊以持已曰矜淬厲嚴肅曰厲大都莊以自矜厲以固威信以立言此學者初事而非成德之所歸也德之既成必于其隱而顯者云云為歸爾已蓋化乎其跡而純乎自然之發乃不思勉而從容自中者也是歸乎云云者言成德之所歸必于如是云爾舊說未合然爾說仍任采用

君子不失足於人

鄭氏元曰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陳氏澔曰上言其所難勉者所以盡道此繼以其所易為者所以盡教必矜而莊故不失足於人云云黃氏震曰惟不失足于人故其貌足畏云云按此實承上節而申言之也莊不由矜故不失足不失足謂所由也威不由厲故不失色信不由言故不失口蓋貌

自足畏不待矜色自足憚不必厲言自足信不藉口以一渉夫矜與厲與言不無勉強卽不無有過不及之差爾已陳說未合

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鄭氏元曰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是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受享是也孔氏穎達曰欲人民無相褻瀆故使禮相變革也按一是現美爲外心之敬一是充美爲內心之敬有文質內外之不同各惟其稱也因由也仍也設內心之敬當質也乃由裼之便而仍以文則僞也而內心瀆外心之敬當文也乃由襲之便而仍以質則野矣而外心瀆故明其所以不得相因之故如此瀆玩褻意也

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鄭氏元曰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孔氏穎達曰朝禮極盡于分別

政事不可繼之以倦懈而不分別也葉氏夢得曰禮之用無不辨而極者在朝故曰中而退非繼以倦也蓋朝以明庶政固極辨或至于日中昃則倦起而辨不明然而不遑暇食不繼之以倦也君子之愼終如始如是云自朝以明庶政云御案文按朝則貴賤明職守昭而一國之同異別是非正嫌疑決猶豫定故曰極辨也不繼云者無事則日中而退以燕息不以將倦之精神繼之有事則宵旰不遑以自勝不使或倦之意氣乘之兩義俱有也

君子莊敬日強

孔氏穎達曰此又廣明恭敬之事君子恆能莊敬故德業日強應氏鏞曰收斂則精神內固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曰進於強又曰君子主一以直內斯須無不莊不敬之態則心廣體胖泰然自適按莊以方外敬以直內故內外夾持而不習無不利是能志以帥氣而百骸自從天君于以泰然也外不屈于物欲而曰擴充于可大內不淆于薇累而曰堅定于可久故曰強卽德業宏毅之謂也

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

鄭氏元曰辭所以通情也禮謂贄也孔氏穎達曰言朝聘會聚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贄幣之禮以示己情否則不得相接見也呂氏大臨曰謂辭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人須臾之類贄如羔雁之類蓋辭以正會合之名贄以章恭敬之實無辭則直情徑行無幣則恭敬莫將此先王之禮所以消狎侮之萌而養斯人廉讓之心也自辭以正會合云御案文按此是謂無辭可接無禮可見之人本無相接見之理若本有辭相接而接不以辭其接也慤有禮相見而見不以禮其見也褻耳此則雖欲以辭接而接無其辭雖欲以禮見而見無其禮夫是以不相接見云爾也

仁者天下之表也

孔氏穎達曰仁是行之極盛故爲天下之儀表方氏慤曰仁足以長人故云然應氏鏞曰仁之體大而尊昭揭衆善故曰表按仁者體爲心之德而得之最先用爲愛之理而歸之最衆故仁之至而諸德皆由此率從仁之盡而萬理皆因之彙合表者表而率之表而著之之謂猶之乎言標極也而爲天下之標極者無大于仁矣故曰天下之表云

義者天下之制也

孔氏穎達曰義宜也制謂裁斷于事也方氏慤曰義足以方外故云制馬氏睎孟曰仁不傷乎愛者有義以裁之云云夫仁爲天下之表則言仁足矣必兼言義者非以義勝欲不能仁其身而非以義正萬民亦必不能胥天下而仁之也自仁爲天下之表至此御案按義所以處

宜隨時隨地而各與以時地之宜者也或損有餘或益不足以與爲相適或直而行或曲而致以與爲相安非制而裁之制而度之必不能也而內制于心外制于事則天下固莫踰于義矣義之制也天下之大小精粗莫不由之故曰天下之制云

報者天下之利也

鄭氏元曰報謂禮也禮尙往來方氏慤曰不曰禮而曰報者以禮不止于報故也馬氏晞孟曰仁者義之本義者仁之裁而禮者節于仁義也凡此皆相因之理也葢義所以仁身仁天下至于因物付物不以己私與焉則報亦爲仁之用而非有二矣義所以仁身云本

御案按利猶通順也仁統胞與義大裁成而得禮之報以行之而來往于不窮則宜人情通物理自一人而四海一端而萬事無在不得其自然之道故曰利也天下之利莫利乎此故曰天下之利云

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鄭氏元曰一人而已喻少也孔氏穎達曰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所欲而好仁凡人惡不仁皆有所畏今無所畏而惡不仁如此者少也方氏慤曰欲而好仁則智者利仁之事畏而惡不仁則畏罪強仁之事也按仁爲寬身仁求德報其于仁也皆以有欲而好之者也爲不仁之刑戮爲不仁之怨報其于不仁亦皆以有畏而惡之者皆非安于仁而性于仁仁者也一人謂在天子位而德稱其位之聖人也其好惡也止以完夫性命中有仁無不仁之本然固然而已故無欲畏而好惡之如是云

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鄭氏元曰自己自盡己所能行孔氏穎達曰君子議道先自己而始己所能行乃施于人故曰置法以民呂氏大臨曰以聖人之所性而

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可爲而置法則法無不行方氏慤曰所謂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也自者自此而之乎彼之辭以者以彼而用于此之辭按卽是好仁惡不仁之理而精求之曰道精而求之不能不有所議也道經君子之議而愈精似非可竟責之愚不肖而止于爲己者也然曰道固愚不肖所共由者故亦不以自私而議之由己始則躬行以率先矣卽是好仁惡不仁之事而粗而制之曰法粗而制之不能不有所置也法爲天下而置故終粗此豈堪言夫賢智者但以之于民爾已然曰法固惟賢智之所出而愚不肖且有不能免者也故猶不敢自執而以之葢以者左之右之一惟其輕重長短而用之者爾以之于民則隨方以誘引矣置法必以民者所以使民由之也議道必自己者因不可使之知故也由所置之法而率由之以至于自得卽道矣而君子所議于己

之道已自己而及于民矣

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

鄭氏元曰仁有三謂安仁利仁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而本情則異按仁則一也而有三者性一而氣質有厚薄理一而習俗有淺深則不無有生熟之殊遲速之別故約之而有上中下之三等待其成功則一功則見于成之後者也故同情則溯諸所以成之始者也故異本末體用功之同也難易勞逸情之異也功則衆著于世而先後可以合揆故同情則獨覺于己而彼此不能相代故異也呂氏大臨以性身假爲情之異夫假則已非仁矣安得列三者內乎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鄭氏元曰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孔氏穎達曰仁義相須若手足

之左右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道者義也凡可履蹈而行者必裁斷得宜項氏安世曰仁卽人心也道卽義理也人身能行仁義故爲右右用力也義理不能自行待其人而後行故爲左左不用力也葉氏適曰道以仁爲用故言右仁以道爲體故言左足乎仁則人道備故言人人而有義則人道立故言義吳氏澄曰日用動作之便右優而左稍劣仁右義左猶言禮先樂後云云按自仁右道左以下記者之言也仁由于內道公于外仁親屬陰周禮敎親爲陰禮是也道疏屬陽周禮敎讓爲陽禮是也質事便右文事尙左故右便且先仁則親而質且由己出故曰右道尊而文且公于衆故難且後而曰左仁則人所以爲人之理也全乎仁則全乎人故曰仁者人而道則共由則由是而之焉之謂有直而經有曲而殺純在裁制之得宜而共由皆當故曰義云

道有至有義有考

鄭氏元曰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者以不失于人非性也呂氏大臨曰至道者至于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義道者揆道而裁之制節謹度考道者必稽古昔稱先王所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馬氏晞孟曰考道非體道者也惟稽考而已按此承上言安于仁者其道則自極其至至則無厚薄之偏倚者也其次卽不免于厚薄偏倚矣故必于義爲裁制損有餘補不足然道有義而亦可至也再次雖仁者并不能義以制之也則必考而始得幾于義焉耳考者固上考諸三王亦必下考諸時地而不至任其厚薄偏倚者耳鄭說非是

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呂氏大臨曰至道不可以有加故以王義道制節謹度可以有國而長諸侯故以霸考道者雖未達道亦庶幾乎不失矣按王卽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者霸卽奉法以置之于民者無失卽遵法而佐其置于民者也霸古通伯字卽方伯之謂非後世權術假仁之謂也考道當卽指爲卿大夫者如書言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之語意耳非性反假之語意也

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

鄭氏元曰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呂氏大臨曰仁爲器重爲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寡所至之遠近皆可謂之仁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馬氏晞孟曰義者依於仁而爲節仁之數多者則其節長仁之數寡者則其節短徐氏師曾曰人之體仁不能皆至故隨其力之所至而言是仁有數也義以制事本無定體故隨其用之所處而言皆可以言義是義有長短

小大也按性安于仁者一天理渾然者而已無可言數也自利仁而下則各如其量之所得而數分矣其數則由析爲萬殊而見者也其析之也則以義而義乃有長短小大也長短以用言小大以體言義有長短小大而仁之隨義而見者亦因而有長短之數小大之數矣云也

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

孔氏穎達曰中心憯怛天性自仁者也呂氏大臨曰仁發于性者也馬氏晞孟曰中心憯怛推其所愛以及人言愛人則愛己者可知徐氏師曾曰以仁言可惻之事感于外而中心之憯怛形焉是愛人之仁其所發者深矣按憯傷痛意怛驚懼意有事則痌瘝在身而憯卽無故亦警惕在念而怛憯怛而出于心則無緣飾而其愛也無不誠憯怛而出于心之中則無偏倚而其愛也無不偏此包與一體

之安于性生者也此則不可以數言者也

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

鄭氏元曰資取也孔氏穎達曰率法而強之取仁而行者也呂氏大臨曰以其有取于外故曰資仁馬氏晞孟曰率其在外之法而勉強以爲之則資仁以成已自愛猶不足愛人足乎哉徐氏師曾云循古人之法而勉強行之是爲資人之仁其所法則淺矣按此謂率循于義而漸漬以強仁者法卽置法以民之法藉所置之法而入以求道卽由強而進于利仁者也資于仁以爲利曰資仁利于仁以爲資曰利仁非有二也其直行曲致一遵性安之成法而內則強志外則強行以庶之者也曰資者因已有所欠于外闕于中而需藉補助以復夫本然者然故曰資也

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

方氏愨曰器若器用之器道若道路之道按器言所承受道言所臻至器承小大道承長短言也在性安者并無輕重之別遠近之見自順其強仁者而觀之有其輕者而始見爲重有其近者而始見爲遠焉耳蓋仁也而以器言之則胞與盡天下聖賢皆同歸天下之器有重于此者乎此仁之體也以其用言之則古今共由天下之道有遠于此者乎故曰道遠也

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

鄭氏元曰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張子曰仁德至不可盡但取分數多者爲仁如九德德多者益賢按數多卽承重遠言重數多于輕遠數多于近取則承舉與行者言之以莫能勝致者而兼勝致之謂長短小大之咸備也惟安仁者固適如其故然利仁者亦僅或當其能然猶易也而苟在于勉仁者而責其舉而致之也雖不至如不仁者之一無所舉行而難已不免矣亦之云者不仁而欲其舉行也固難而勉仁者雖舉而強勝雖行而強致其爲難也亦有如其莫能者在不之云者列其情形而使責人者之自揣也以吸下安仁者惟天下一人之意云爾

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鄭氏元謂當以時人相比方耳孔氏穎達曰賢者可知言能合于今世事則是賢人也呂氏大臨曰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于小賢小賢愈于不賢則賢者可知已矣此亦以數而言人也按此謂惟以人人所得自至者望之所謂畏罪強仁之事耳得其畏而強焉斯已矣我惟以強仁望人而閒有賢于強仁由強仁以進于義道之利仁者則相形而益見再有賢于利仁由強仁以特造于至道之

安仁者更相得而益彰故曰可知矣云前儒所云皆未盡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應氏鏞曰前言仁之重且遠而不可以全責故以人望人隨其力量所至又恐以仁爲不可企及故又總叙而勸勉之安仁者雖獨立無儔云云按安仁則不見爲重遠而安于所有之固然是靜與俱動與游而渾然于舉行者安仁而出于中心則純乎不倚着于物而心之體卽仁體心之用卽仁用天下一人者難之至也非特百里一賢千里一聖而已矣盡天下之大而民與同胞合天下之衆而物與同與非天下之一人而何是合天下爲一人以同氣同體于天下之人非必天子之爲天下一人也以下文所引詩例之則與前無欲好仁節之所謂一人者異也天下一人申上難爲人之意也

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

孔氏穎達曰：禮主于敬，故恭近禮。儉不費用，無害于物，故近仁。言語信實，故近情。呂氏大臨曰：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近乎禮矣。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近乎仁矣。言語必信，存心正行，近乎情矣。三者之行不私于己，又以敬讓行之，鄉乎仁矣。雖有過差，其情則善，故不甚矣。馬氏晞孟曰：恭不侮人者，禮也，而未盡禮之道，故恭近禮。儉不奪人者，仁也，而未盡仁之道，故儉近仁。情不欺于物者，情也，而未盡情之道，故信近情。王氏安石作情近信。夫信，約信也。信近情，與論語信近于義略同，改讀非也。二句 御案 按此言好仁之仁，其爲過也，自易復完于無過焉耳。恭肅于外而不縱肆，故與禮近；儉斂于中而不外馳，故與仁近；信踐履于內外而不虛假，故與情近。情，實也。于此而即禮、仁、情者，一之于敬以持己；以恭、儉、信者，行之以讓而及

物，是即強仁之事也。雖有過，而過于厚，不過于薄；過于事，而不過于心，斷不入于不仁之過也。故曰不甚矣云。此謂成仁之難耳，非謂難于成仁也。

禮以節之，信以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

鄭氏玄曰：極，致也。孔氏穎達曰：衣服以移之，使之尊嚴；朋友以極之，相勉勵以極致於道。自禮以節之以下，所以欲民之專心壹志于善道也。呂氏大臨曰：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其容貌以稱其志，其衣服必稱其容。衣服如是之備，其容貌必移而稱其衣；容貌如是之文，中心必有其實。朋友者，切磋相成，至于極而後已。葉氏夢得曰：禮節之，信結之，然後人知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恥有其辭而無其德；容貌文之，衣服移之，而後人知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服而無其容云云。徐氏師曾云：制禮以節之，

無過不及，約于仁之中；信以結之者，誠去僞，致其仁之實；齊其容貌，驗其仁之文；正其衣服，稱其仁之存；廣其朋友，求其仁之輔云云。移，鄭氏本云猶廣大也，孔訓使之尊嚴，可謂善于補救；陳讀爲稱，則不善體呂說。本 御案說 按君子言既行矣，于是節之以禮，則恭皆中禮，不特近禮矣；結以信，則信皆合情，不特近情矣。禮節信結，不外馳而內固，則反躬率己，即儉之謂。而且爲之容貌以文其禮，如祭祀主敬、賓客主恭、會同主和之類；爲之衣服以稱其信，如哀麻以稱其哀、端冕以稱其敬、甲胄以稱其不可犯；又爲之朋友者，與爲規誨誘掖，共相助以造其究竟也。禮以制，如大司徒十二教自祀禮教敬至儀辨等及五禮防僞而教之中；信結，如比相保、閭相受、族相葬、黨相救、州相賙、鄉相賓之類；容貌，如司儀所掌及玉藻之十一容；衣服，如司服、弁師所掌之各以等；朋友，即天官九

兩之師賢得民、儒道得民、友任得民，及本俗六之聯師儒、朋友是也。

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

方氏慤曰：無其容，則不足以稱其服云云。按衣服雖無當于成仁之道，然能求稱其服，則由淺而深，由外而內之漸致，未嘗不自稱其服始也。夫稱其服而文之者，淺求之而外觀之，不過容焉而已。而容之不文于服也，固不能掩襲于外而得之，又不能致飾于暫而安之者也。則欲不徒有其服者，但可自文其容，而始不能止文其容而已也。徒有其服者，原不特容之文而已。文以容止外觀之一端，淺求之一事，而君子已不能不文以稱之，而况稱此服以往，與稱此服而上之也云。

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方氏慤曰無其辭則無以道其容按辭即上節所云行其言之言也而曰辭則因成立言之體合措詞之法假然君子之文章而與其容稱者也夫君子既容稱其服宜乎聳人聽聞乃一啟口而非鄙即倍否則非唯即喏焉則容爲徒文服亦徒有耳雖欲不文以辭且不文以君子之辭得乎文者因其質而加之非虛飾也從其本而出之不容以強僞也文以辭者亦不自辭止更不能于辭始矣而辭猶其虛焉者耳猶其表焉者耳而文之者已不容于自已也已如此云

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

孔氏穎達曰實猶充也言君子既成其文辭則當充實之以君子之德方氏慤曰無其德則不足以副其辭云云按德即所成之仁之証于內即復完其心之德也服身外者也容辭雖出于身猶屬身

之外者惟德則身之內者耳先有其外而後其內故爲充積于中之言而曰實有德而服與容辭外之始得其所自內之皆得其所歸設辭遂矣而無德以實之則口耳也傳聞也記誦也揣摩也雖有其辭而遂不得言遂也且并其辭而不歸其有也夫必聲于心達于意而始得曰遂是非實之以德不可云

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于天下

鄭氏玄曰言無事而后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孔氏穎達曰自此至使人明天子以下各有事應氏鏞曰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私惟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豈所謂絜矩之道乎云云按此又起一端以申道有義之說蓋道之至者皆由義以極其至固皆即義之長短小大率之也夫所謂義必制于事而始見而見于貴者所事其義長而大見于賤者所事其義小而短已爾然莫非事即莫非義皆可率而強之以貧于仁者夫是以自貴及賤皆宜有事于天下云

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馬氏晞孟曰在我必先自盡然後可以責人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身致其誠信而事其嚴上之禮云云按用下敬上義之大者至天子而無以上矣疑乎無敬事矣而上于天子者有上帝即有事上帝之禮粢盛秬鬯必于親耕天子他事猶貴者之所獨至耕則與賤者同力之事矣此率于義之舉也郊社所以仁鬼神故以事上帝爲盡仁之類粢盛食之主秬黑黍一稃二米爲鬯酒以供灌及燔焫之用者也秬鬯尤重而次于粢盛者先其多者也言上帝而凡鬼神該之矣

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

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

孔氏穎達曰是其心仁厚故恭敬節儉以求爲仁信實退讓以求爲禮云云馬氏晞孟曰自君子恭儉以求役仁至小心畏義此命之在我者也命之在我故君子求之陳氏澔曰恭則不侮儉則不奪二者之于仁有其則矣乃可以從事于仁故曰以求役仁信則不疑讓則不爭二者之于禮有其質矣乃可以從事于禮故曰以求役禮方氏慤曰事雖可尚但爲人所尚未嘗自尚之也身雖可尊但爲人所尊未嘗自尊之也儉于位則非貪夫位也寡于欲則非慕夫祿也讓于賢則非爭其名也卑己故能尊人小心故能畏義云云蓋就其愛敬之心統言之曰仁之厚就其愛敬之心分言之則愛曰仁敬曰禮而仁禮之心不可見其爲之者則有恭敬焉信讓焉言其恭則不以能濟人而自尚其事不以人歸己而自尊其身

言其儉則不以尊位爲貴而寧處卑不以厚祿爲欲而寧處寡言其讓則讓于賢寧卑己而尊人言其信則惟小心而畏義自號其愛敬之心至此 御案 按求役仁求役禮皆不敢自有其大德之故不自尙不自大又推其所以不敢之由自儉位寡欲復明其所爲不敢之實也不尙其事爲儉于位而爵可卑不大其功爲寡于欲而祿可薄讓于賢以事功之尙大者讓賢卽以位欲之尊厚者讓之也非故讓也實由其自視不滿足故卑己而樂取于人爲善故尊人耳凡此皆由于不敢之小心也其小心也乃由畏義之故也其畏也蓋恐有不率于義者存而無以至于仁故嚴憚惕厲之至此云云二說平側不同各任采用

承上信言云云言其信則小心而畏義 御案云 按凡所役之仁禮及不尙不大儉位寡欲等莫非事上之所宜卽莫非義也而兢兢者出于畏則戒愼乎外恐懼乎中義固各當而無閒然苟不本于小心由不得爲實然也惟畏義而出于小心斯無不臻致于情實矣故故以信言也又小心專根不敢來而貫乎恭儉信讓不尙不大儉寡讓以尊人也皆由乎時抑損斂束不敢縱肆而精聚神彙于惟微之故曰小心仁禮事功位欲賢人皆各有一定之制之宜者在所謂義也而本小心以畏之畏敬憚也臨事有顧忌無事爲防閑斯謂之畏知義可畏而心愈小有義可畏而心小愈得其當也觀下文知歸重小心爲合

小心而畏義

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方氏慤曰上所云云古之人有行之者舜禹文王周公而已蓋古帝若舜之協帝禹之德先文之怙冒公之勤施非皆有君民之大德乎舜之讓德禹之祗承文之服事公之孫膚非皆有事君之小心乎惟舜禹得君最盛周公于成王猶始疑終信惟文王不得于君最處其變故下獨引文王之詩自古帝若舜至此 御案 按舜之與禹終盡君民之大德亦卽以盡君民之大德竟事君之小心者文之與公不遂君民之大德亦卽不遂君民之大德而行事君之小心者舜禹後見君民之大德先見君民之小心文與公亦行君民之大德而君不盡有其民亦竟事君之小心而事不盡得其君然其大德小心則固異遇而同揆也

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

鄭氏玄曰諡者行之迹也名者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諡耳孔疏尊敬生前之生名可傳于後善行雖多但取一事以爲諡呂氏大臨曰文王非無武武王非無文止取其一以爲諡方氏慤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諡則諱其名矣故曰諡以尊名陳氏澔曰諡以尊名爲美諡以尊顯其名壹專也節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曰節以壹惠也按惠張子作息于義爲勝然惠亦可通尊名猶言尊其名稱而已壹者一切併歸之意蓋節取其大端而一生之德善皆併歸于此一節中云爾此節本引夫子之言爲發端以証自卑尊人意而在夫子之言中止論諡檀弓公叔戍請諡曰請所以易其名諡卽爲所易之名故諡亦可曰名得于己爲惪施于人爲惠故惪亦可曰惠

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

彰表章美贊揚彰有事爲旌奬美以言爲形容下賢則以身自下于賢彰善或故事之奉行美功或口惠之虛奬至于下賢則折節

冲懐之實致矣上處情處厚皆恐名浮于行之盡于己者此則推及于人仍所以抑己名而敦實行耳彰善美功而不肯以己揜之推浮己行之名于人也下賢取賢者爲嚴憚切瑳以益己美功之實而求行之浮于名爾己起下自卑之意也

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鄭氏元曰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爲業翢用之者多無數也自謂便人言其謙也避仁聖之名云吾便習于此事之人耳

孔氏穎達曰君子恥名浮于行故此明后稷以證之后稷惟欲實行過于虛名自謂便于稼穡之人不自謂己之仁聖也按后稷功止教民稼穡耳而曰天下之爲烈烈者功善之照耀古今之名也葢稷雖農事國語云上帝粢盛于是出民之蕃庶于是生事之供給于是在和協輯睦于是與財用蕃殖于是始敦龐淳固于是成故后稷之功善照耀古今而爲烈也凡指揮措施者不過一手之功善造詣奔走者不越一足之功善而后稷之行豈其等倫也哉天下孰不彰美而后稷不自向大也而自謂便人卑莫甚焉便人者本由天性爲之便本在畎畝習之便同給朝夕教之便若云不費吾事云耳如前儒便習之解則當作平聲讀矣

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

孔氏穎達曰凱樂也弟易也言君子初以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强不息是凱以强教之以遜弟化民民皆悅豫而康安是弟以悅安之也呂氏大臨謂戰勝曰凱樂長養曰凱風皆有盛強之意故凱亦訓强强教之者以道驅之說安之者得心之謂也按此又起一端以上之治下明君子愛人之仁之大也凱詩箋及司馬相如傳昆

蟲闓澤爲凱與闓通乃訓開明之義教而曰強則其教乃尊弟同悌順也安而曰說則其安乃親教也而以開明者強之則父之道存焉安也而以易順者說之則母之道存焉云也

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呂氏大臨曰強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焉天下之民莫不尊親云云按民莫不有父之尊母之親也然父母之父母教安固無所不至而尊親亦其天性也君子之于民尊親特其名分耳而凱弟之君子則竟以天性之一體者使實有父母之倚與共有父母之庇焉而民之尊之親之也亦一體于父母之天性矣威莊父之尊而安則母之親也孝慈母之親也而敬則父之尊君子使民有父母之尊親則交生互發而無往不然并不等父母之尊親各有所屬也

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

呂氏大臨曰水者民狎而玩之火者民望而畏之此水火尊親之異也吳氏澄曰上言至德之君子能兼父母之尊親此則言其各偏于一而不兼有者按側于水火者亦以其近于民而民所賴以生養當尊親之無間者矣此廣尊親之義而連類以証其不似君子之兼備也水以生物爲本木遇之而津潤火遇之而交濟土遇之而合和金遇之而淸秀有生之道故民于此親之然如孝慈而不敬樂而荒者然故使不尊火以化物爲用土以之而堅凝金以之而變革水以之而温熱木以之而矯揉有教之象故民于此尊之然如威莊而不安有禮而不親者然故使民不尊是氣化之全體大用日用不闕者而尊親且不得兼備云

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

鄭氏元曰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敎民勤事也呂氏大臨曰君之命見于事也近人而可行惟應氏鏞以命者造化之所以示人者也顯而易見故人玩之按命當以義理及氣數之命爲合若君之命令何可不尊也命且不尊君于何有而得曰民父母乎惟義理及氣數之命與鬼爲一類其淸濁厚薄長短貴賤無時無地而不依倚于是故親之也然雖知命之如此而仍不絕強求不甘屛妄念者或與命違或與命矯亦等樂而荒孝慈而不敬者然故曰不尊也

夏道尊命

孔氏穎達曰尊命謂尊四時政敎之令使人樂事勸功也呂氏大臨曰夏尙忠忠者奉上故尊命朱氏申曰忠則不欺于人故尊命不知命亦天之賦于物者尊命但順其民彝物則之本然而無所勉強也命亦天賦云云御案文按命曰政敎則威祿賞罰何一非命不混甚乎

尊天之所賦則各于以性之可近質之可到而不強之以所難各安于時之所適會之所遇而不求之于非分上無矯揉下亦無造作猶是率性行而任天動也此王治之未離乎聖世者也

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

陳氏澔曰先祿賞後威罰皆忠厚感人之意按急之則先緩之則後其實同時並用而意則有緩急耳與賞春夏刑秋冬之先後異也夏承唐虞比戶可封之俗自堯時四凶罪後威罰之不用久矣得人之盛祿則有之迪功之序賞則有之惟會稽之會一戮防風威之用也若梧之狩一湴縛人罰之施也時若間或一遇偶焉一試而非治法之常者然故置而後之又若祿以風之而不應賞以勸之而不受而始以威罰創之也以不得已而始用故後之而見祿賞爲先耳然不特禹也夏時之立治固然云爾

周人尊禮尙施

孔氏穎達曰周人尙禮往來施惠之事呂氏大臨曰周尙文文者多儀故尊禮又曰禮人文也人文之著則上下有等親疏有辨云云朱氏申曰周尙文文則出與物交故尊禮按周之革殷也革其蕩不靜與勝無恥之弊也而以尊禮以靜其蕩納于軌物而民義之務何蕩之有而尙施以恥其勝先爲效致而報稱之宜何勝之有禮如敬賢有等親親有殺各歸日用之經無所用其蕩而蕩者靜矣施如贄幣相先揖拜相下各盡傾折之意無所事于勝而勝可恥矣尊則奉之以爲重尙則上之無加也施不在禮之外也謂旣尊禮而禮又尙夫先施云爾

其賞罰用爵列

鄭氏元曰周賞罰用爵列以尊卑爲差呂氏大臨曰如刑不上大夫

禮不下庶人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命夫命婦不躬坐獄之類陳氏澔曰周所以損益二代者賞罰並用無先後法宜善矣云云按賞罰用爵列者或因爵尊而有賞重功德乘尊位出而遠大也列卑而賞輕功德因卑列出而近小也亦或均是可賞而出尊爵賞當輕以常職也均是賞而出卑列賞當重以特見也或爵尊而罰輕事煩而失無心也列卑而罰重責專而成于有意也或爵尊而罰重爲責備于賢智也列卑而罰輕爲原恕夫庸衆也故曰用用則有隨爵列酌量之意在己又大宗伯九儀正位自受職而受服受位受器以上皆以爵列而賞之等也小司寇八辟麗灋而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諸條皆以爵列而罰之別也

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

鄭氏元曰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孔氏穎達曰虞夏之時

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方氏慤
曰至矣者言其文質不可復加也加乎虞夏之質則爲上古之洪
荒加乎殷周之文則爲後世之虛飾此其所以爲至與按此又引
夫子語以申轉前義謂以今論古似乎虞夏淳朴簡易而怨寡殷
周繁重瑣悉而弊多此以殷周之末論虞夏之初也若其立制之
初爲文爲質夫子亦皆許其爲至矣云爾蓋虞夏之質在虞夏時
爲當可不見爲質也歷殷周以相形而見爲質殷周之文在殷周
時爲適宜亦不見爲文也溯虞夏以相並而見爲文耳其實虞夏
之質中已蘊殷周之文質也而文之體立殷周之文內仍含虞夏
之質文也而質之用行是古今依然同揆也所以同許其至也
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
孔氏穎達曰愛民之志悽愴憯怛有忠恕利益之教呂氏大臨曰有母

之親故有憯怛之愛有父之尊故有忠利之教所謂憯怛之愛猶
慈母之愛非責報于子也非要譽于他人也發于誠心不知其他
而已所謂忠利之教者如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如窮而變變而
通作爲衣裳舟楫臼杵弧矢宮室棺槨書契所以使天下利用而
不倦是皆有教民以善之忠無所不利之功者也按憯怛見前忠
利者誠求而實有濟也憯怛其一體斯民有事而憯無事而怛養
之至也忠利其一家斯民先時則忠後時則利教之盡也憯見于
動怛見于靜忠見于存利見于發憯怛而爲之利用厚生忠利而
爲之正德庤功也呂氏指事相屬恐指不勝指依然掛一漏萬耳
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
呂氏大臨曰虞帝子民如父母愛則有母之親教則有父之尊矣安
而敬威而愛愛則能安教則知敬親則愛尊則威也富而有禮者

節于物者也惠而能散者周于物者也按親尊示父母固也安親
也而敬又尊威尊也而愛又親以爲務富之可親也而禮又可尊
以爲尊惠而可尊也而能散又可親蓋惠者恩出一人循是體統
之是崇也故爲尊而不施其功以歸功于上下曰能散又與人人
以可親矣味數而字則人皆父尊而母親而此則卽尊見親卽親
見尊父母全備于一人也此于不可言語形容處摹擬不盡之微
而實則親安愛富惠皆其憯怛之所流其尊敬威禮散皆其忠利
之所致也
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
有辨
鄭氏元曰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孔氏穎達曰君子謂虞
朝之臣君聖臣賢是由舜而得然呂氏大臨曰節于物義也周于物

仁也尊而有教義也親而有愛仁也此君子所以尊仁畏義也君
子貴者賢者也富而有禮故恥費恐用之不以道惠而能散故輕
實益不必藏于己也愛之至則必忠忠至于犯則不敬敬之至則
有義以一義斷或入于不順則不愛敬主于別別則文文煩則不
靜愛主于恩恩則寬寬而踰節則無辨故忠而不犯云云至有辨
皆尊仁畏義親而尊之之道也按謂其時君子化于親則尊仁化
于尊則安義化於富則恥費化于惠而散則輕實化于愛則忠化
于威則不犯且義而順化於安則靜且寬化于敬則文且辨此其
所以爲中心之仁而道之至卽所過者之化而益見所存之仁也
云
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鄭氏元曰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

言得人也孔氏穎達曰所引甫刑今尚書以明堯德記者引以結舜德也呂氏大臨曰行此道而天下敬之則德威也行此道而天下愛之則德明也故尊親之道一主于德並行而不廢則天下莫不尊親矣故引甫刑云云按書傳謂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書本作惟畏墨子尚賢中篇所引作威此與墨子同古通用明賢則德明人而此引之以証舜者舜德與堯不異所謂重華協帝也威証上敎尊敬威禮惠明証上愛親安富能敬而惟威惟明又証上之其君子云云德威德明所存者神惟威惟明所過者化惟神也故能黙動其天而畏惟化也故能共昭其理而明甫刑書呂刑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傳曰後爲甫侯故稱甫刑又曰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稱晉世家又云呂之命氏實當唐虞之際呂侯是其苗胄其子孫

又有改封于甫者後人因其子孫追稱呂侯爲甫侯并呂刑亦變稱甫刑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呂在宛縣西三十里

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

鄭氏元曰資謀也獻猶進也言事君者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爲君言也方氏慤曰先資其言者先以言爲之資也獻其身將以行其言也拜謂受其命獻謂效其能應氏鏞曰自獻者非屈身以求售如書之自靖自獻致命而無所愧也按此又起一端以申明爲臣之義古之人臣必先敷奏以言如君果有資于吾言也然後拜命而獻其身益先盡一生自問不愧之功業悉陳于君君果資于吾言也而命我以職位則拜受命而獻其身謂出其身以昭明踐實其言云也資待也需也有待于其言則時會適矣有需于其言則志道合矣獻猶顯也呈也身顯其所言之功而呈其所言之效也呂氏謂臣先資君之言陳氏謂君拜受臣者似俱拗呂氏云云三句

御案文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鄭氏元曰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君受之利祿賞也張子曰利非歸己之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小言入則可小利馬氏晞孟曰大言入則望其大有利于國小言入則望其小有利于國望猶言庶幾也呂氏大臨曰大言則所言者大小言則所言者小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先儒謂利祿非也按小言大言卽指所資之言利張馬呂氏說爲合望其利謂望其資吾言否也果其資之吾一生之致君澤民皆繫于此故云利謂言不虛立惟言入必望利不特量其君甚也其自量當已審矣云云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

鄭氏元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于君也不尙辭不多出浮華之辭也不自不身與相親也呂氏大臨曰以下達之事事其君則賊其君者也尙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達之枉己以事君者也陳氏澔曰自所由以進者也蓋自指薦舉者言呂氏云云則其人直指所事之君言二說俱可通兼說乃備自指薦舉云云御案按達是自通乎君下達者謂由在下而自達于君卽所謂呈身自薦也陳氏澔謂趨乎汙下對曰究高明之上達言非是不下達必由上聘與上舉以資其言不尙辭必以誠格與實效以成其信非其人弗自不援繫小人以求進如子路之絕彌子魏鞅之因景監也而非君不事之義該之矣

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鄭氏元曰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者也宰冢宰也冢宰主治百官孔氏穎達曰邇臣親近之臣獻可替否輔贊于君守其調和冢宰正治百官二伯州牧之等謀慮四方此大臣亦兼冢宰但冢宰居於中故言正百官耳馬氏晞孟曰言邇則對遠言大則對小冢宰可以兼邇臣而邇臣不止于冢宰凡近于君者皆謂之邇臣也言冢宰則可以兼大臣而大臣亦不止于冢宰凡處于百辟之上者皆謂之大臣也按此承上遠諫爲謟近不諫爲尸利而言者也邇臣指師保及侍御僕從之朝夕于君者和乃調劑之名獻替損益而適于當可曰和而邇臣專守是以爲職蓋無國政民事之分擾而專責以君德者也故以不諫爲尸利若宰則朝廷之長專主國政以宰百官者也内外邦國四海無所不統其所親者大故職在正百官而諫非其責所謂人不足適政不足閒者也居雖亦邇而所治

者大且遠故不當親細事焉大臣謂封疆大吏都邑之長并去朝廷遠專主民事以防邊鄙者也故職在慮四方而諫益非其責矣故以其諫爲謟也和乃諫之功效守和有不敢越職之意正則無敢偏致曲行正在百官職不下侵矣慮則思前計後層疊反復之辭其于諫也更遠矣

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

呂氏大臨曰天道無私莫非義理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義理以治斯人而已故天秩天敘天命天討莫非天也臣之受命于君云云蓋君所受命者天臣之受命於君亦天也二語 御案按士乃充爲臣之類而下極于士該凡爲臣而言天子既受命于天故凡天子之命莫非奉天之命也士之受命于君正受君所奉之天命亦由君以受天命而已故不但以君命視所受之命直以天之命視君命也特士卑非繼天之位無代天之德而藉君以受于天曰君命耳夫是以君也而仍以天爲主也

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鄭氏元曰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孔氏穎達曰此明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言君子與人交必須驗行不得以其言辭之善則謂行之盡善也有道之世則依禮所行外餘美好如榦之有枝葉也呂氏大臨曰不以辭盡人不敢輕信人也聽言觀行其義也枝葉者榦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于行陳氏澔曰謂不可以言辭而盡其人之實行有枝葉根本盛大而條達者也按窮其量曰盡辭本不足以取人況盡之歟謂因辭之善而内信其心外概其事也有道之世人尚實行無辭可盡而惟行之是敦體一本而用萬殊如

行之有枝也內根心而外生色如行之有葉也英華之發致實之務該乎此矣枝則條達之謂葉則暢茂之謂也

君子之接如水

鄭氏元曰水相得合而已接或爲交呂氏大臨曰君子之接人也以信而不以苟說人故如水按接于交爲淺蓋交已互得而接乃方合也以其無好可投無欲可狥故疑于無味之味然曰水水亦有清濁之不同亦有寒煖之不等而此專以味言則固以可置心腹供朝夕者而言也水生最初則未有所淆水爲至質雜又未經夫造作者也而曰接則君子與君子遇會之辭其不當接而不可接者則君子并不輕以如水者接之有泊焉寡營澹然自守而已爾

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

鄭氏元曰譽繩也問人之寒以下皆爲有言不可以無實夫以言與人謂之譽口與之而實不至是不忠也按口譽謂言相爲與而無所行以實其言是譽徒爲枝葉之辭而無本于前無實于後是言不中于心而徒以口出而以不忠先民也不以口譽而出于中心之誠然則必有行以求慊其誠然者而後已寒衣饑食小焉者也問饑問寒常焉者也而君子先有由己饑由己寒之心解衣衣推食食之舉而後問問時已出于忠而問後必忠于所問已況稱人之善又大于寒衣饑食者乎問人寒饑非譽也稱人之善斯譽矣寒饑乃凡言有實之事爲譽人則爵之引例也稱善則爵斯中心好善而有其好之實非徒譽之止以口者矣此與上節正一反一覆之意此君子有衣食斯民以人事君之責者也

情欲信辭欲巧

陳氏澔曰情欲信卽大學意誠之謂也巧當作考卽曲禮則古稱先之謂否則無稽之言矣乃鄭氏元以巧爲順而說孔氏穎達謂和順美巧不違逆于理不知考古文作丂此字誤耳情見乎外謂相接之藹然可見處考成也謂自驗其實記者以此結上四章蓋情而信則不以色親人辭而巧則不以辭盡人不以口譽人必無口惠而實不至者矣又以交際言言君子言色皆務于實按考謂是考信于衷也情既欲信則本于性而統于心者無不外實于行內發于忠矣上二節承行忠而惟恐辭之游移虛飾也故于辭必欲考諸信而後發焉則辭由信出考諸信而必踐焉而辭與信成也欲之云者示以必當如是耳

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鄭氏元曰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孔疏左傳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特牲少牢禮大夫士筮尸則天子諸侯卜尸呂氏臨大謂冬夏至祀天地四時迎氣用四立他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則其他自不可違卜筮也然歷証曲禮周官太宰太卜郊特牲皆互相牴牾又如大事卜小事筮而周官洪範諸書所云或卜筮並用或迭用或并卜筮皆不用也按卜筮之用乃聽用于神明而不敢以私心舉褻意行而已除有定之時日不敢犯其無定而用卜筮者亦自不敢違大事定于卜不敢復筮小事定于筮不敢復卜敬命之至也時日有定者固如呂說然春郊祈穀明堂五帝卽卜日矣不得以同名爲郊爲祀帝而目爲牴牾也洪範卜筮並用及筮人大事先筮後卜則凡立君遷國出師疾疫等皆是非定祭祀也祭日何疑之可決而或卜或筮不過聽命于神致其不敢專之意耳何藉卜筮哉惟然固不敢違也餘見曲禮卜筮不相襲內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

鄭氏元曰大事有事于大神有常時常日也有事于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方氏慤曰小事臨機而作故無時日按此大事謂天神地祇小事謂人鬼雖古帝王祖考及諸聖賢以天臨之則皆小矣二至正郊主日配日山陵川澤諸地祇及四時六氣不涉人鬼者以人道例之皆大也故有時有日如春郊五天帝等亦卜日然無定日者有定時無時日者無時且無日但不犯所有之定時定日而已其間因神祇而及人鬼者從大事而有時日因人鬼而及神祇者從小事而無時日無定之中自有一定考諸禮書未嘗牴牾也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

鄭氏元曰剛日柔日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朱氏申曰外事郊社之祭剛日甲丙之類內事宗廟之祭柔日乙丁之類按鄭氏謂事之內外別乎四郊孔疏四郊之外爲外事若甲午治兵庚午伯禱之類四郊之內爲內事若郊用辛宗廟少牢用丁之屬呂氏大臨非之謂內事外事汎言衆事爾如郊辛社甲自別有義按社用甲者大社國社本屬外非如王社侯社之自爲立者也而配用句龍亦外神郊用辛者春祈穀之郊非正郊也雖亦上帝而配以后稷乃始祖也爲內鬼故也外用剛從神之伸內用柔從鬼之屈且此繫承小事無時日而用筮來以別于曲禮餘見曲禮外事以剛日二句解

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

鄭氏元曰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恭儉者之祭易簡也孔氏穎達曰前言不違卜筮動合神明謂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也此言后稷祭祀流福後世以證成其義方氏愨曰其辭恭則物雖薄而誠足以饗神其欲儉則物雖少而用足以行禮此祀之所以易富也盛德必百世祀其祿及子孫不亦宜乎徐氏師曾曰有恭敬之祝辭則誠足以饗神無求福之大欲則專乎報本故不美多品而祀易備也由是神格鬼享降之以福由身及子孫而有國有天下也按富亦福也謂福備也自謂便人其辭恭也蕭脂燔烈以興嗣歲其欲儉也而功德配天流長澤遠保天之祿及子孫也任氏啟運云此本孔子讀生民之詩而贊之之辭記者先引之以言配禮是也以其恭儉而報不盡酬故常留有餘于後世云也

緇衣

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鄭氏元曰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孔氏穎達曰君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臣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呂氏大臨曰上下之交機心相勝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劉氏彝曰上難事則下難知好惡悖其正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爲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爲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爲詐僞者按上下之情通則事知皆易凡好惡舉措苟得天理之正卽適人心之安故也上旣易事則正直事之而已無反覆變動以神不測則無端而干犯者少下旣易知則坦懷示之而已無避就匿飾以懼不免則有故而原鑒者多故其刑旣省約又條直而曰不煩謂不煩多且不煩亂也

好賢如緇衣

鄭氏元曰緇衣首章云云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孔氏穎達曰此明好賢得中胡氏銓曰緇衣好得其正按鄭武亦賢之似耳周平亦非能盡好賢之道者也而緇衣言好賢之情則甚摯致好賢之意則甚周而將好賢之禮亦甚當極好賢之致亦甚長故好賢者必如是而始至也攷賢知指武公者其父名友謚桓公幽被弒時桓實死之是桓公未隨東遷也至其子莊公質子不終何好之有時武公之從遷也故國南鄭已失于犬戎則所有止虢檜所獻之十邑以居東徙之民厥後始借伐罪之名併有溱洧之地耳如詩所云衣食館舍皆取給于王朝其未有國可知平王之世民不聊生所謂善司徒之職者亦粗得大概而已申與弒幽而武偏娶其女是忘讐也寄孥二國遂併其地是背恩也然則周人亦何愛之有賢武公而好之者特平王爾然于詩則無歉于好賢之中且正也折中云緇衣好賢傳曰鄭武公好賢而賦緇衣也云云又曰適

館就見也還而授餐廪人繼粟也云云似較勝序說此解亦可用

子以愛之則民親之

葉氏夢得曰子以愛之所謂教之以德也按所謂君子之愛人以德也愛也而以子例之是一家一體之愛也愛即教齊之實心愛之以子則民亦以子之于父母者奉之故見爲親爾已人合也而同天合相治也而等相生其君民之至德于此基矣

信以結之則民不倍

葉氏夢得謂信以結之與子以愛之同是教之以德按信乃政信于德刑信于禮也政刑皆信實于德禮則政刑莫非德禮矣結之者交致于不可解以信于德禮者結于民信結于民即德禮之結于民也蓋至結以信則無之非實心實事矣夫是以誠固而不可解以成夫一體之治云爾夫是以云不倍也不倍者民亦心上之心

動靜舉止皆如上旨若先時而順意承志然皆君民一體之驗也

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

鄭氏元曰涖臨也孫順也葉氏夢得曰恭以涖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德不止于一故有仁有信禮則恭而已矣按恭者外莊內敬積久于無形即政以自正于德刑以自型于禮涖則恭已正南面由德禮而本于信以作之表率也凜明旦之精神嚴冰尾之祇畏故見爲恭民亦化于恭而見于下之事上也則爲遜耳遜者不敢違也不敢先也無所不遜而根于中心之誠然不特外觀之名分表見之故事而已故曰孫心

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鄭氏元曰民之從君如景逐表陳氏祥道曰好惡出于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于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景端表枉而影枉也

故謂民之表按慎之者窮理致知慎于好惡之幾所從出防微謹獨慎于好惡之發之所自之而不以合反之且不徒以合節之則民之從之也固矣若野之表旅者之坐作進退遵循之而不敢違若庭之表舞者之屈伸俯仰率由之而不敢越故曰民表也

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

鄭氏元曰遂猶達也言百姓傚禹爲仁也孔氏穎達曰此申明上文君爲民表不可不慎方氏慤曰禹欲百姓之仁而已及百姓之與仁亦遂上之所欲而已故以遂言之陳氏澔曰豈必盡仁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得一仁人爲民表則天下皆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也按以仁自遂者以仁道自遂不待教也方謂遂上之欲者似微拗遂則究竟成就之義禹承舜後天下漸漬于仁久矣然後生小子前此受澤之未久者未必皆獲其究竟而

盡抵于成就故曰豈必盡仁謂時之以仁自遂者豈盡性生之仁與已成之仁也哉皆化于禹之仁之故焉耳陳氏謂不必朝廷盡仁人焉有百姓且遂仁而在朝反未盡仁者

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

孔氏穎達曰此結上經在上行仁之事呂氏大臨曰爲仁爭先人者得其良心之所同然靡然嚮風日用而不知也按此乃申明上節意仁人在上而百姓以仁自遂者由于上之能好也當仁不讓故爭以仁先人矣然皆動于上之所好故也上誠好之則本然之天同具之懿原不閒夫民者也乘上之好則感而動觸而通矣好也而出于上又易奮興鼓舞者也故至于爭先人焉耳

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

鄭氏元曰章明也貞正也呂氏大臨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以示之貞

教者立不可已之道以教之之所示所教者尊仁而已好仁惡不仁吾所以示之也明人倫于上教之使順不使之不順此吾所以教之也按章志章明吾好仁之志不使私欲之萌得蔽之邪僻之入得揜之則志章矣貞教者正固其爲仁之教不移倚于偏倚之見不更張不以駁雜之介則教貞矣既以好之至而章之而貞之其尊之無以尚也固然而即以之同于百姓是以一體之愛愛之也故其愛也不間于父母之于其子然曰子以愛之云爾惟不以親疏貴賤異視也故不分同姓異姓庶姓而一體也曰百姓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鄭氏元曰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孔疏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其出行于外漸大如綸張華云如宛轉繩按絲急就篇註抽引精繭出緒曰絲是謂因端引伸之緒也綸說文綬也後漢輿

服志云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另疏綸謂綱也以織綜經緯類篇絲十爲綸然則綸者所謂比類而合是并絲各五而合比以成之而凡兩股切者皆曰綸如釣緡樂弦皆有綸名而此以易疏說爲合王言啟其端緒經臣之纘積而成爲經緯經民之奉行而成爲綱紀云也王言雖不必如絲此言雖如絲而至出也已如綸爾已

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鄭氏元曰綍引棺索呂氏大臨曰生于心則形于言形于言則發于政自如絲而如綸加綍言其端甚微其末甚大也按玉篇綍同紼集韻曰大索考竹曰絲草曰索麻曰綍總名之曰大繩說文三股曰徽兩股曰經大繩則無不三股者然則綸即用絲綍則麻矣綸多兩合綍則三矣綸而曰綍擬似不倫然此但以小而大言之綸之于綍不定如加干絲之爲綸也詩紼纚維之知引舟之索亦曰綍謂經緯綱紀出于王言經臣之纘積而舉爲捧持經民之遵循而奉爲引導云也

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鄭氏元曰章明也癉病也皇氏侃曰義善也鄭本作章義故孔氏穎達曰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以刑癉病之呂氏大臨曰善居其厚惡居其薄章之癉之以示民厚則民一歸于義理所以不貳也陳氏祥道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有國家者知民性之善而移于習然後爲惡故爲善則章之云云示民有生厚之善則民致一于善而歸厚矣是以民情不貳方氏慤曰章善而著之恥者恥其不若則惡者病矣夫不待刑罰而能使惡者知恥則上之用心者厚矣民其有攜貳之情乎按癉殫也盡意蓋充善之量而表之曰章儘惡之蘊而發

之曰癉癉本風在手足之病名此謂盡發其惡而使手足無所措而已是使不能爲惡也章癉之者示民去薄俗而從厚道不貳者因一其趨不歧于可善可惡之塗同其歸不淆于或時善時惡之地而民情乃不之異焉爾

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

鄭氏元曰重猶尚也援猶引也孔氏穎達曰不重辭不尚虛辭也臣下不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不煩亂以君所不知之事則君不勞苦矣呂氏大臨曰篇首曰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又曰爲上可望而知爲下可述而志此又反覆言此蓋君臣上下之際非同德同心一歸于義理則上下睽乖欲政行而事治未之有也夫臣之事上非義理不行故曰儀行非有隱匿詐僞之情不必多言以自解故曰不重辭以君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智所不

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方氏慤
曰：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君之所及者道，而所不及
者事，故于所不及者則不援之使及，君之所知者本，所不知者末，
故于所不知者則不煩之。夫責難陳善，人臣之義，然堯舜之知而
不偏物，急先務也，今援其所不及，煩其所不知，紛紜滋擾，日不暇
給，皆瑣屑煩苛，舍本求末者也。夫人引君當道，中正是遵，俾君不
若于過高之事，何勞之有。自責難陳善至此御纂　按儀不忒，則行可象，重
辭加重其辭，謂巧飾爲過高之論，援所不及，假托于行之難至者，
煩所不知，淆亂于辭之無稽者，苟實行質言，雖以堯舜責于君，亦
皆壹于平近，人皆可爲易及易知，而君不勞者矣。鄭謂不必使其
君爲堯舜，謬也。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

方氏慤曰：民以君爲心者，好惡從于君也，君以民爲體者，休戚同
于民也。按此以一國比一身，使反身而知治民之道，與所以爲君
之理也。夫民各有心，然不能自主乎心之理，亦不能自全乎心之
德，惟君爲主之而全之，故民無成心，而惟君之是宗，民亦無私心，
而惟君之所制也，爲美爲惡，民皆自虛其心，而以君爲已心，故曰
民以君爲心，君自有體，然聰明不能自用也，必以民之視聽爲聰
明，施行不敢自專也，必以民之舉動爲施行，故耳目手足爲百體，
而君則恃民爲耳目手足也，故曰以民爲體也，爲君者知民心之
在已，不得不大中至正，以爲民心，亦知君體之在民，不得不休戚
痌瘝，切于已之同體云。

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端止是中正之義，心莊，則所謂天君泰然，容敬，則所謂百體從令，

也，心之存者至中，則發于體者至和，心之靜也至正，動于體者至
順也，不偏于緩，自不偏于急，不倚于疏，自不倚于數矣，故曰舒也，
此人君得所好之象，肅斂整也，精神嚴密，則氣象自無所縱恣，而
筋骸束，志意振作，則形貌自無可懈弛，而肌膚固矣，斂戢者，肅于
無事，故容之敬，主一理而無適，整頓者，肅于有爲，故容之敬，貫萬
變而不衰，此人君得所惡之象也。

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

鄭氏元曰：成，邦之八成也，疾時下也，唯能正身以率之，故國家以
定，都邑以成，庶民以生，幽王不然，權移於下云云。按其詩似雅之
逸詩，八句，下三句，偶同節南山者耳，明不蔽，淸不雜，其言然而言
爲心之聲，爲身之章，言明且淸，而見于身心，可知夫然而自家而
內，及國中外及都邑，暨及庶民，無不由明淸者，而以之定，以之成，

而且以之生也，各得分願，而安其所曰定，都邑承有家者言，賦守
功序曰成，庶民承有國者言，蕃祉老壽曰生，既定且成，則生也，生
謂生業安而生理遂也。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

鄭氏元曰：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孔氏穎達曰：言必須有徵驗，行必
須有法式云云。呂氏大臨曰：有物則無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
行，如是者人歸于一，而不可變也。按概之曰物，不特徵驗，言之內
有信實，言之中有典則，言既有物，非無稽而不可復，非無心而不可
踐者，故可徵諸行，而行又敦篤之甚也，非先王之法，行與古賢之
往行不敢行，格如所謂準繩規矩，即儀式也，言有物而行，或不逮，
然行即行其言之物，未有言無物，而能行者，行復有格，則致愼于
行者至矣。

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

鄭氏元曰精知熟慮于衆也孔氏穎達曰質而守之親之畧而行之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呂氏大臨曰多聞所聞欲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質正也不敢信已質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者也守之者服膺而不失者也親之者學問不厭者也由多聞多志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故曰精之畧而行之畧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按守者身爲守之親者身體之質之云者朴實無文飾乃守之親之之確誠也舊曰質衆人之所同然于義亦通兩用可也精知精以求之于心得即愼思明辨以求其知之至也畧者去繁飾而擇簡要之謂是畧者畧去繁飾云也然與呂說反覆相通

唯君子能好其正

鄭氏元舊讀正爲匹呂氏大臨曰當讀如字葢謂君子好其同道之朋小人未嘗不好其同利之朋不當言毒其匹矣云云按正讀如字呂說極合葢君子雖好其同道之朋然好其道非好其同于己也其人即非君子之疇類而一念之正一事之正未嘗不好之則好在正不好在匹矣同是君子而或有不正必諍之規之而不盡以好概之總之君子之好如鑑之空如衡之平重者自還其重妍者與顯其妍爾己其所好由正而出故其爲好從正而生好而曰能則不執于一端則不拘于一定曲折以盡其好之之眞婉轉以達其好之之事必如其可好當好之分而後已曰能也

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陳氏澔曰上文言好惡皆當循公道故此言上有私惠于我而不合于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于私己也按歸會合終著之義夫曰私惠已非公賜官給之與矣故曰惠然亦必有當得之道雖私而終合于德者可也而苟于德無歸即所謂無處而餽于義無着者耳留謂委之而不受也如子思麾鼎肉孟子郤兼金之類謂留之而報則非禮留之而不報則負義故也然惠不止于餽物凡事之恬恩市澤皆是

苟有車必見其軾

呂氏大臨曰此言有是物必有是事云云任氏啓運謂軾在車中云云以與言雖隱而必聞按車非隱物軾則尤非隱者也然考工輿人職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軾以其廣之半爲之軾崇是輿四面惟軾爲下減于左右較卑三之一而覆苓之幭猶掩之則軾隱矣巾車復以車巾冪之則軾更隱矣然苟有車必無終蔽其軾之理雖其乘行之會旌旂容蓋設飾甚盛然終有懸轅稅駕之

所而見眞闚實之候也徹巾去幦則其軾見矣軾見則全車之本實皆見言此以爲終于不掩之凡例云

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鄭氏元曰從順也按從謂一如其所言所行之所之而無移易增損也夫一言也而不顧行則不踐之言可飾也其言不足信矣苟顧行而行以從之瞻望集于下責備集于旁而獨覺之神明無論矣時不滿其言之分量不已也飾于言則行之也難矣一行也而不顧言則不章之行可飾其行則不足尊矣苟顧言而言以從之不遺譏于天下即留憾于後世而衆著之指摘又無論矣時不盡行之曲折不已也飾于行而言之也赧矣夫是以云不可也知言必能行則言不得不謹知行必可言則行不敢不愼云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陳氏澔曰寡言而行即訥言而敏于行之意以成其信謂言行皆不妄也按君子以言行不可飾之故而因謹言以愼行也行飾而不可章于言者既絕于心而無可言言飾而不可見于行者又恥于心而不敢言惟有不能不明于天下後世者言之然已寡矣而不徒明之以言也必實行以成踐言之信夫既寡言矣則其致飾于言之精神材力併注于行則何之不得其充滿積實而飾于何有成遂也就也欲所言之內信于心而行以遂之欲所言之外信于事而行以就之也云爾

禮記衷要卷二十七終

禮記衷要卷二十八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

鄭氏元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純素曰長衣有表曰中衣孔氏穎達曰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之而已緣廣寸半凡深衣皆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又曰作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言蓋疑辭陳氏澔曰朝祭喪服皆衣與裳連惟深衣不殊則其被于體也深邃故名深衣云云按稱古者則其時已失制度而無古法也可知制裁翦之法度尺寸之法所謂先王之法服

也應自然之合以制度于此而彼與之不期而相得曰應規東春矩西秋繩中央權北冬衡南夏五方五時皆應古人制度時原未嘗拘拘于必然而制度之出自聖人者自然上律天時指五時下襲水土指五方而無不有合也故不曰取象而曰應況稱身立制稱指起度中指起度中指為寸屈成規伸成矩立成繩動成權靜成衡人在天地之中自有其協于天地者在聖人但不以意變亂之而一本其自然者為當然之制度而已深衣諸衣之所始故特詳之

短毋見膚長無被土

鄭氏元曰毋見膚者衣取蔽形毋被土為汙辱也按動則衣以短為便事而短或見膚則褻矣靜則衣以長為掩體而長或被土則汙惟長也而仍便事短也而仍掩體則其度也而不立一定之度者人之長短不齊故尺寸之名不勝其立故但約其中而約以無

見肩被土爲斷且短恐寒暑之毀傷長恐趨走之顚躓見膚則褻遺體被土則褻服色故愼之云

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鄭氏元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爲裕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要或爲優孔氏穎達曰衽謂深衣之裳以下濶上狹謂之衽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要縫謂要中之縫下畔一丈四尺四寸要縫半之七尺二寸容舉足而行故宜寬也楊氏曰旣合續了又再覆縫合縫爲續衽覆爲鉤邊蓋朝祭諸服其領直故左右二衽皆稍而掩于內以露裼衣至襲則出其左衽而右掩而襲與裼衣皆不見深衣則其領方交于兩衽之上先掩左衽于內次掩右衽于外故曰衽當旁也若裳則朝祭之衣與裳別故衣有下垂之衽以蔽裳而裳之長

短不必言深衣衣與裳連則衣垂下之衽無所用之故先言短長之無定而卽言續衽言裳與衣相續在垂衽之處故孔氏直言此衽指裳前後左右皆有衽也旣以六幅解爲十二幅則每幅半有邊半無邊無邊則其縷易散而縫之亦不固故必以有邊者與無邊者相合先以無邊者緝之後以有邊者掩其外而再緝之謂之鉤邊故鄭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自朝祭諸服具領至此本御案文按衽要下兩旁之斜幅深衣連裳之前後各四幅正其正四幅之兩旁各用布濶二尺二寸交裁之狹頭二寸向上寬頭二尺二寸向下前後各兩幅合左右亦共四幅每幅四邊各去縫一寸狹頭成角寬頭得一尺八寸在前後四正幅之旁而上角與上衣要旁相續縫合曰續衽也鉤邊者江氏永謂大約用布一幅亦斜裁各去邊縫其斜殺一邊連綴于布後衽上頭濶處縫著于衣之內襟以掩其裳際考此亦謂續衽之在內襟者耳謂外衽之邊皆緣而在內者不緣但覆縫縫之今所云鉤針縫也然終以御案爲當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鄭氏元曰袼衣袂當腋之縫也肘不能不出入袂屬幅于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作腕孔氏穎達曰袼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大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長二尺三寸半除去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于衣衣幅廣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于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及得于肘也按高指肩下指要高及下至二尺至袂而始圓斜至

袖口爲一尺二寸耳故袼自高及下最寬肘之出入轉輾綽然有餘也故曰可以運肘袂之長短長于臂者半肘當臂之半也自脊縫至袼三尺袼至袂二尺則四尺矣臂肘及指不過三尺故盡袂之有餘者反而詘之猶可及肘所謂袂可以回射耳人身長短不齊而此可以尺寸計者古以其人中指節起寸爲之而不拘于定尺故也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

孔氏穎達曰此深衣帶下于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而下四尺五寸也按銅人圖上則腋下曰胠胠下曰脇脇下曰肋肋下曰季肋季肋下曰要下則膝上曰髀髀骨與髖骨相接處曰脾樞此帶謂革帶也深衣連裳不用紳帶而佩不去身皆繫于革帶者也故知爲革帶革堅而繫

重故所在曰厭以其下于朝祭之帶也故以下爲主而先計其下
曰毋厭髀以髀樞被厭則舉足重滯而步履艱故宜稍上然上而
厭脇質之則移下易急之則脇間氣迫而呼吸隔閡故宜下苟上
且下不當要即無以挾夫衣與裳連之際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

鄭氏元曰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孔氏穎達曰每幅交解爲二是十二幅也按十二月應十二支也衣亦六幅衣身二幅左右袂各二幅以法六氣陽道全故不裁裳亦六幅也陰道半故裁之爲十二幅以應地支前後四正象四氣之純月前四孟陽後四仲陰左右旁各二皆斜裁應四季之雜氣也惟十二幅者必對裁之而始成非原幅故曰制必應月者月陰也屬地裳象坤地也

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鄭氏元曰袂圜應規謂胡下也袷謂交領也古者方領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齊緝也孔氏穎達曰負繩謂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非謂實負繩也陳氏澔曰規而圓者天之體矩應方者地之象直與平者人之道呂氏大臨曰袂制有三有侈有端有圜者圜則內殺于袷外殺于袪中則胡下深衣是也欲使行者舉手以爲容儀如規之圜也按自袂口至袼其削也圜而不斜司馬氏光所謂從袖口至袖下裁令勢圓如牛領下垂之胡也而以應規之運半矩曰方匠氏取方之曲尺也交領之方似之蓋方者四角交一在背二當左右肩一當前內則右衽向左斜交左脇外則左衽向右斜交于右脇也繩指背繩縫故曰負踝足左右突骨也非足跟下齊應平謂衣之平裁時則微圓而衣時無弔角掛角之弊則平也衡就中之平者言權指兩邊之旁者言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

鄭氏元曰行舉手謂揖讓也孔氏穎達曰所以袂圜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以直其正解負繩欲使人直其政教以方其義解抱方欲使義事方正按舉手爲容謂端拱則兩袂之圜處如烏翼之舒爲行形也抱方任氏啟運謂兩手當心若抱之是方固指曲袷不知即負繩亦指自曲袷言也繩之負也亦自曲袷起直其政謂一身之正皆取正于此惟曲袷之負繩爲正之主也故云政耳方者謂服膺守正固象其義之當然也義措于前故即所抱于前者言之政垂于後故借所負于後者言之也

以直其政

政所以正不正也正之所從取正曰政直者所以引正于不偏倚而主一身之正爲一身之所取正也俾股肱百體皆如臣民之受正于國政然而皆取于負繩者以爲之準其政謂全身之主正而以之直之者先王之制度以之也又直同當直之直謂專司正身之責于正直之義皆通餘見上

五法已施

五法謂規爲容繩直政矩方義權衡平心有制度以相應自然而置其身于理義之中不禁而自禁不令而自令律身之嚴于此取修身之道于此藏故曰法一謂禮法之所昭一謂方法之所寄施者置之于各當行之于各宜也已施者一衣之制度未言法而法早存不立法而法預備云爾夫曰法則五方五氣之說猶則象之應之淺焉者已由是爲先王之法服也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

方氏慤曰五法皆公必以規矩言無私者方圓有天地之象其無私尤足道也按無私者圓而稍有私曲不應規卽不圓方而稍有偏私不應矩卽不方不私爲圓方而一憑之于規矩故曰無私而爲取義也繩之取直以中正而徹上下左右皆取于是是權衡取平無高卑輕重于彼此也夫所以必應規矩繩權衡者不止于取象而已而取其用義不止取其制而取其律身以規矩繩權衡本聖人之身之所備也故遠取諸物仍其近取諸身者而已云爾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

孔氏穎達據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屬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爲類

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鄭氏元曰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孔疏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圜圈以盛算陳氏祥道謂投壺禮輕于射故但用中之下而已皆在西階上欲就賓處也孔說主人阼階之上西面奉持其矢中謂受算之器鄉射禮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此奉中亦然方氏慤曰矢將以授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中必象獸形者以服猛爲義因而爲隆殺猶侯用虎豹之屬爾必謂之中者以中爲善故也奉之使司射所投謂之矢皆以是而已但主人在阼司射等當自西階東從主人于尊東安得云俱在西階自主人在阼云云皆駁孔說御案文也按呂氏大臨謂燕有射以樂賓或庭之修廣不足以張侯賓客之集不足以備官則以投壺寄其節要其比禮比樂志正體直者亦在焉但據晉侯與齊侯投壺事則非無廣庭備官也可知則此亦惟主人之所欲焉耳矢必主人奉投禮以矢爲主表意之自主人出非賓所敢主禮必自主人始非賓所敢先也司射奉中專職射事者也鄭孔謂升自西階此士禮則然以士無家臣子弟亦未必卽能爲司射司射亦賓客類故也若大夫諸侯有家臣者臣當從君升阼階但西面以就賓耳中亦尚有皮樹中閭中虎中惟士則用鹿而已射禮云君國中皮樹中郊閭中境虎中陳謂禮輕于射但用中之下者非是皮樹亦獸名人面獸身餘亦各象其形

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閒退反位揖賓就筵

鄭氏元曰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卽兩楹間者言將有事于此也退乃揖賓卽席欲與偕進明爲偶也賓席主席席皆南鄉間

相去如射物孔氏穎達曰此明賓主受矢就筵之節主人拜受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受矢既受矢之後來就兩楹看投壺處所乃卻退反阼階之位西面揖客今就投壺之筵相對爲位而共投壺也按已拜承上言既拜送矢于賓受矢言已受矢于贊者也卽進兩楹間者非看投壺處所也奠所受矢于兩楹間投壺處所耳上節主授賓矢雖致其送受之拜于阼西階而實親授于兩楹間賓卽奠于壺西此時主人既受矢不便執矢而揖賓又不便奠之階上揖賓而後再取故卽進奠于兩楹間之壺東而後反阼階之位以揖賓就筵也不曰席而曰筵者約大局言之且投壺時不必皆坐故雖以筵定坐位而不重設席故也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

鄭氏元曰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

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就算而立孔氏穎達曰此明度壺設算之法進度壺者司射于西階上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向來賓主筵前進度量其壺置于賓主筵南也投壺日中于室日晚于堂大晚于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隨地廣狹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度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去席九尺司射度壺既畢更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算按此自言設壺及算之始事非賓主既進兩楹間後而始設壺也蓋賓從請司射即進度壺而設之矣二矢半實皆自壺斜行至賓主之席計之也必八算者賓主各四算也此大概據賓主二人之數言若合賓主之黨計之則每一人各四算計中內則實止于八耳他則所謂橫委之于中西

者執算而興時中設而算未入中故設中已仍執算而興以將告而後入中也曰執者知設中時算尚在中西之地曰興者知設時必坐設也必東面者明為主人設也

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鄭氏元曰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為樂孔氏穎達曰立馬謂取算以為馬表勝數也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為成但勝偶未必得三得二即徹去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多馬之偶也方氏慤曰算與馬一也算以多少為義馬以勝敵為義姚氏舜牧謂每投三番每番勝立一馬萬一賓主皆中不能釋六算夫算言釋馬言立下言馬各直其算則算非馬可知按易錫馬蕃庶為多受大賜左亦屢言多馬為富此之立馬疑以勝故祝其當多受大賜之意耳又考投壺之有馬疑司射禮之有楅楅兩端為龍頭而蛇身四覆韋裳所以承笴齊矢者此之馬當兩端為馬頭他制亦彷彿相似亦以為承笴承矢用也每投四矢曰乘載乘者馬故以馬名蓋取所中之矢儁于其上每馬四矢曰載乘以表其勝三馬十二矢非以算也算自盛在中安得即算為馬也又晉大康中有掘地得玉馬者趙氏翼云疑謂投壺所用未知孰是

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鄭氏元曰弦鼓瑟者貍首詩篇名今逸射禮所云曾孫侯氏是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孔疏云節亦有鼓以弦為重間若一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一也孔氏穎達曰此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諾承領之辭方氏慤曰以弦歌貍首故命弦者奏

之間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故曰若一按呂氏大臨謂即原壤所歌于義不合鄭氏所引為近詩無曾孫字者射義所云或非詩之首章耳射禮初射不釋算再射猶不奏樂今投壺初發即用樂者孔氏謂投壺禮輕主于歡樂故不知此專記命樂之事耳非儀禮之序節次者比未見請賓後即奏樂況序在請拾投後則原屬再番投後而命弦者可知此士禮也而用諸侯之貍首者或貍首為投壺通用樂禮輕故畧不詳較也間字是中間之間解陸氏佃謂若間歌一歌一奏間一無間以為樂非也貍首詩詳後射義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鄭氏元曰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算則坐以南為右北為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孔疏右謂司射之前

稍南左謂司射之前稍北反位謂主黨于東賓黨于西辟後來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投壺中者釋算之儀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請拾投者司射又請賓主更遞而投也若矢入壺則司射乃坐釋一算于地方氏慤曰拾者更也與拾給拾踊同義賓黨于右主黨于左者主人尊賓故也凡言左右以右爲尊此節言正投之事賓主投畢則賓主之黨繼投其釋算亦各從其黨或謂釋算于中孔云釋于地誤考鄉射禮釋獲者執中一人執算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横委其餘于中西南射中則釋一算于地賓主射畢有餘算則反委之仍于中西南又改實八算于中以待繼射者是算先實于中後委于地孔不悞也此經節言正投之事至指御案文按拾送也司射既告賓主畢仍退還東面立以俟有人者釋算焉釋算釋之于地故其釋則坐賓有入者釋之于中南主有入者釋之于中北賓主各投四矢畢皆反位司射又實八算于中其算卽向之所餘而横委于地以俟後之投者如上儀賓黨右主黨左者言賓主投畢繼投者各于其黨而就位云爾非謂在司射之左右有稍南稍北之辨也

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

鄭氏元曰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委諸純下一算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陳氏澔曰純全也二算合爲一全一算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曰一算爲奇如十算曰五純九算曰九奇按射禮數賓之算就地先取純數實于左手而二純三純以至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數主之算先數所釋之算于手一純則委至十算則異之其有數純則横于下有餘則又縮于下先計主賓相敵之數已而後較其餘數也投壺之算也亦然先取整而後計零純則整而奇則零也

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鄭氏元曰數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于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于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爲賢尙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孔氏穎達曰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黨賢爲勝者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鈞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司射東面則東西爲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爲一委每有十雙更別委之故曰每委異之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横于十純之西南北置之若惟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西東西置之此數右算之法若數左算則總斂地之算實于左手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則總爲一委其他所縱所横如右獲也朱子曰假令九算當曰四純一奇按干枚也卽指算籌某之云者每偶則曰某人賢于某人并三番計之則曰某黨賢于某黨所謂若干者皆徐去彼此相敵之數而止以所餘之勝數告也左右卽賓主之謂鈞同均謂相敵無賢否也此止告辭孔疏云云是數法非是則若干者不明故附載之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

鄭氏元曰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爲勝者立馬當其所釋時也孔氏穎達曰此明立馬以表賢能之事正爵謂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之後司射請爲勝者標樹其馬直當也謂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所釋之算當中之西也按罰爲正爵者禮以投壺爲主

則賢否之辨爲正務故罰爵爲正旣罰不勝卽有馬以表勝也時取所勝之矢篤于馬上以榮之與射之以楅承笥舍矢之用同但投壺則勝一番則立一馬不似正射之同一楅耳〇直其算者直則準當之謂謂幾勝則立幾馬其馬適準所釋之數而與之相當云爾不徒是直其地而已正爵之行罰以人計凡矢不入者罰馬之立也以黨計總三番之勝負合數之賓黨勝則在賓筵前主黨勝則在主筵前直其算亦合其黨之三番勝負而計使相直也直字雖岐解在采用若三番左右鈞則皆無立馬行爵事然適均者最少故不言若三番云云

御案

一馬從二馬以慶

鄭氏元曰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于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不得慶也孔氏穎達

曰賓主或兩勝或一勝卽以少足益于多助勝者爲榮應氏鏞曰勝者豈能全勝必有缺而不足之算不勝者間有所得必有羨而不餘之算取不勝者不用之馬而補勝黨不足之算則零算不遺而勝算有助所以成人之美所以孫已之能以與人也按以一馬從二馬者并寡爲多多在彼二馬者勝旣不全而此一馬并不足以表勝不但不足表勝且與二馬者徒相形而見絀耳故并從二馬爲三馬其勝全而足以表其慶不勝者并一馬之不立反泯然于不勝之跡斯若讓能遜美于人者然旣本主賓相推讓之意又不賢者遜讓于賢之道也

慶禮曰三馬旣備請慶多馬

鄭氏元曰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按慶禮者酌勝者酒以飲之之禮曰者卽所引飲以慶之之禮也三馬旣備一明其不易備而賢始得以備之一明勝時則或二馬未爲全勝而今則一馬從之則旣備按三番而得三馬是無番不得馬故云備也其三也一若二馬爲自得其三則不勝者之慶禮然故慶酒必請行之于旣備之後足云慶者得馬爲受大賜之象與其兆故不勝之偶致其一馬之從而稱賀也此慶酒必親酌而親授之凡其勝偶之不受罰者皆與有寶不勝而列勝偶者行罰爵時已飲想雖在多馬之黨未必與也其酌各以其黨之主人長賓行之

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鄭氏元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于室或于堂或于庭其禮亦隨晏早之宜無常處呂氏大臨曰五扶七扶九扶其多少之數以廣狹爲之差皆陽數也按扶與膚同賈氏公彥云五扶二尺然則七扶二尺八九扶三尺六此其尺與周尺

之較今尺爲六寸五分弱者耳室堂庭之廣狹不同者以天子明堂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差之士之室當東西三筵南北一筵矣而室之南北與堂等以戶牖當中屋極故也去寢門外之北堂三之一則室東西二筵矣是室深九尺廣一丈八尺賓主之席去壺各七尺爲地東西一丈四以此堂爲寢室中當稍近矣故所用之矢五扶而止堂上深九尺廣二丈七而兩楹之間地不過一筵賓主合相去一丈四已在楹內之東西外矣故所用之矢止七扶以庭中三堂深計之兩階當楹之東西其間止廣九尺耳而深乃二丈七稍寬于堂故可九扶也

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鄭氏元曰矢以柘棘取其堅且重也舊說矢大七分或以棘取無節按冠氏宗奭曰柘木裏有紋亦可旋爲器李氏時珍云處處山中有

之喜叢生幹疏而直以無刺者爲良考工記云弓人取材以柘爲
上又一種奴柘似柘而小節有刺棘蘇氏恭陳氏藏器皆謂與酸棗
相似而二冠氏謂即棫棘小時爲棘大則爲酸棗生平地者易長
生崖塹則難長故棘多在崖塹上其小時叢生有赤白二種田野
間亦皆有之叢高二三尺花葉莖實俱似棗李氏云其所謂白棘
乃是肥盛紫色枝自有皺薄白膜先剝起者耳矢必二物者取其
條直堅重耳然皆多刺必旋去其刺而後可用惟必去其刺也恐
并皮而削之故囑以毋去其皮也蓋去皮則滑潔堅重而再滑潔
則投之或重勢必仍躍而復出也其皮皆微皺而善止故留之云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

鄭氏元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
令之憮敖慢也背立不正向前也踰言遠談語也陸氏佃曰魯同

姓之親也記魯令著所以待同姓之禮如此按如陸說則魯人之
投必無異姓者然後可若謂先時禮同末流各異雖守禮之國亦
不知果仍其舊否則是矣然不若謂魯令即周禮爲合憮好自大
以益人也敖好自高以伉人也偝立不聽事于長者也踰言踰階
而互相就以與言投壺有弟子者一以觀禮一以聽使令長者在
上以憮及敖凌其曹耦無長者在故也背立必馳于他不俟使令
踰階而言亂賓主行列且階間樂懸閒之故戒之無也

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鄭氏元曰謂魯薛者禮衰乖異不知孰是也上常爵常所以罰人
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浮或作匏或作符孔氏穎達曰浮罰之爵陸氏
佃曰薛異姓也記薛令著所以待異姓之禮如此若是者浮則附
有不婉矣按不能謂薛禮投壺無同姓親在也陸說未合薛人所
守當是夏禮蓋薛本奚仲所封封時未有殷周禮其所守爲夏禮
無疑憮敖偝立踰言辭意皆同爲浮爲罰爲異耳浮或作匏匏當
是浮之器符乃浮音之訛然浮亦直罰之轉音耳否則本非當飲
之人當飲之候而常爵至若淫濫汎溢之波及者然故曰浮較魯
令者不婉夏時質直于周耳矣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
黨

鄭氏元曰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爲樂
者此皆與於投壺孔氏穎達曰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
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陳氏祥道曰主人以
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
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

黨壺以投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算取勝者也故賓黨
奉之然黨雖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于西階之上使人執
壺亦立于司射之側凡皆所以就賓又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
矢是投壺與射禮無異特繁簡不同爾按庭長鄉飲將旅立相爲
司正立于觶南北面察不如儀者故曰庭長冠士童子皆來觀禮
者也冠士長故尊之賓黨童子少故謙諸主黨童子或行輩長而
冠士及宗族則不拘此樂人當是弦者決非國子焉有士行投壺
禮而國子體尊來爲作樂者乎鄭說非是使者凡執事者也射禮
樂正在西階前此屬主黨者射有合樂備正歌意在樂賓故就賓
階此止歌貍首意在節射賓禮主擇故從主黨也任氏啟運謂禮殺
者非是

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

鄭氏元曰圓者擊鼙方者擊鼓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燕謂燕射陸氏佃曰魯投壺之鼓多薛投壺之鼓少夫其各有二者前爲初投之節後爲再投三投之節鼓以君樂五聲不得不和升歌下管間歌合樂無不用鼓者故魯鼓薛鼓總以鼓名之也自其各有二以下御纂按舊說投壺時擊鼓爲節毛氏奇齡謂此歌貍首之鼓節是以射爲投壺但琴瑟倚歌以鞞鼓爲節不用柷與拊搏拊容體步止與歌相應而總以二鼓爲節半者其節半于射也是射繁而投壺簡故也但薛雖曰半而聲已二十盡用止加八聲而已半則起于鞞而爲鞞者十爲鼓者十盡用而爲鞞者五爲鼓者三而已是薛鼓之爲半長于魯盡用之減于魯也魯鼓半十一盡用九而已則夏禮之樂節繁于投而射加于投者簡是夏禮投重于射以武事未尙故也毛謂歌貍首之鼓節未聞一詩節之長短異至于此且無用半之理也

儒行

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鄭氏元曰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孔氏穎達曰曲禮去國三世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曾祖防叔生木金木金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立爲制法之主故孔子於人所行之事多殷禮不與尋常同也按孔子雖去宋五世無爵列於朝然華督之逐孔氏也以弒君書于策則孔氏義不絕于宋者也雖無廟于宋而爲宋公族以魯襄冠于衛成公之廟例之則宋公族大夫之廟皆可冠矣孔子开官夫人娶于宋故即宋先行冠禮而後娶意其之宋非以娶也以訪徵殷禮而因冠婚于是耳故曰居也殷士旣冠冠章甫故孔子亦遂冠章甫在宋即不求異于宋矣況周監二代修而兼用未嘗不用殷冠故公西赤魯公族而亦曰端章甫也章甫向云緇布冠并是乃制如皮弁而前高廣後卑銳者耳色用元亦以布而非緇撮也餘見前郊特牲委貌周道一節解內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盧氏植曰儒是坐席之珍可重呂氏大臨曰席上之珍自貴而待價者也德之可貴人必禮之晏氏光曰君子比德于玉故稱珍焉藏器于身則玉蘊于匵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于席上徐氏師曾曰席珍喻詞言人身之有德猶席上之有珍也按席以藉物珍也而席以藉之言陳設以預備者也珍从彡彡鬒本字而从玉乃飾首之寶寶之高尙而最貴者以其德之足裨益于元首故以珍喻不云蘊而言席謂待聘之時也聘者以幣帛先之而求其至之禮也

聖人于有德以賓禮致之而不臣故用聘也

夙夜強學以待問

呂氏大臨曰學之博者人必問之晏氏光曰夙在日出之前于此而學是先衆人而有作夜在日入之後于此而學是後衆人而未息也云云按夙夜言勤強言黽勉夙夜而強于學則聞多見廣而質疑辨必于我而考質焉故曰問言不自炫也而有待焉故儲其學以待之而學之旣裕亦必待其就正而下詢者耳非以君之有問也而始夙夜強學以待焉者

懷忠信以待舉

鄭氏元曰懷忠信之德以待舉用也呂氏大臨曰忠信可任人必舉之方氏慤曰忠信非由外鑠也故言懷晏氏光曰珍學道可尊有師道故待聘問懷忠信其言有物有臣道故云待舉按忠信言懷

者存于中亦不炫示其忠信之謂設中于心謂之忠踐實于言謂之信其平時蓄積者深而孚感者久故舉及之而非以忠信要舉也故曰待聘問必吾親禮致之舉則由卿大夫而致之于君者也然舉則一朝而加諸上位之餅乃進薦之謂也較之取而尊重矣

力行以待取

鄭氏元曰取進取位也呂氏大臨曰力行可使人必取之方氏懋曰力行在我之事取在彼之事也晏氏光曰力行其行有常亦有臣道故云待取按行則事以才能見矣行而力乃致身萃志之誼亦忠信之次焉者取則考而錄之乃尋常簡用之事夫儒者非有數者之等次也內外大小各極其備一任夫見爲珍者聘之見爲學者問之見爲忠信者舉之見爲力行者取之而已士則止有在在自盡以待上之求爾已自聘至取非以賢否之等言以遭際之盛

衰言者也

言必先信行必中正

張子曰言必先信思可信然後言方氏懋曰言先信則人斯取信行中正則人斯中正矣按先信者先之以信不臨幾以思誠不後時以求踐也中正者亦中之于正不及以致偏不過當以成倚也此不特于言行然而當言當行時更爲省察存養焉耳言行則撮其大槪也又言必期于行故信必期于正設所先之信不于正則不可行非信也而必于行之則行又不中于正矣奈何故先信者必信于正中于正者必正于信也

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孔氏穎達曰養身爲行道德方氏懋曰養其身斯足以有爲若是則非有待物之備先物之豫固不足以致此按齊難恭敬中正皆所

以養其身也身之末修則陶養以裕其功身之既成則涵養以儲其德養言身者道無間于身身即道之所在也備具以待用豫儲以待時此總承有待有爲言有待謂變則備豫成仁取義常則備豫致君澤民齊難恭敬信正皆養身以備豫事不爭利不爭和皆愛死以備豫事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

孔氏穎達曰此明儒者懷忠信之事儒懷忠信而與人交不貪金玉而與人競黃氏乾行曰寶忠信存心也按忠信堅貞而精粹可以特達可以見情故以之當金玉但忠信在內金玉在外金玉共于人忠信成于已故金玉可寶而不足寶不若忠信之足于已無待于物不于天無藉于人充四海貫古今不似金玉之有成毀興廢于世與輕重貴賤于人者在也寶可保之等于貝玉者耳必不寶金

玉而寶忠信者利欲不祛必不能于忠信故也忠信雖固有非有以致其寶之之力與志未有不失其所寶者故言以言爲也

多文以爲富

黃氏乾行曰多文學問也按文者言則文辭行則文采所以行其本所以化其質者博以文藉精以文義皆文也多之者多聞而畜之多見而識之富者備也裕也出有爲處有守常有經變有權萬理皆備百順皆裕其原不竭其施不窮故可以當富多積止餘于外物而文在身心多積止雄于一世而文括古今然多文非虛中有已淸心寡慾不能受文之益大文之藏者也故必不祈多積而後可云

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

鄭氏元曰勞猶事也孔氏穎達曰先事後食是易祿也按勞即所謂

事功曰勞，先勞後祿，非其先不受祿，而姑以其勞結主知、與試功效，然後受祿之謂也。于義既合，千駟萬鍾，以義受之不辭矣。先勞謂在在以事功為急務，而不敢後；不暇遲祿，則置之于後云耳。以其同于得祿也，較之勞而云後。在儒者止見為行義，不但置祿于後，并不有祿之見存矣。既無求祿之心，更無持祿之念，厚薄惟君之所制，增減惟君之所之，無較計刻覈之意存也。故祿之者既無事躊躇，無庸顧慮，而云易也。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

鄭氏元曰：鷙蟲，猛鳥猛獸也。以腳取謂之攫，以翼擊謂之搏。程猶量也。呂氏臨大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也。方氏愨曰：不程勇，以況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所顧也。不知鷙蟲二句喻其進道之勇，如鄭說則為北宮黝之必勝、孟施舍之無懼矣。諸儒都認定在勇力上，遠矣。鷙蟲二句云云御案文。按鳥獸也而曰蟲者，所謂羽蟲三百六、毛蟲三百六也。此自其不虧義、不更守者之強毅推之，而見為然。謂雖鷙蟲之攫搏，有不足以量其勇者云爾。鷙蟲即指夫刼之沮之者言，攫搏指以衆以兵必致之于死以更其守者言，而儒者終不為之更，是攫搏者雖勇，而程諸儒者自守之勇，直不足與于校量焉耳。此與御案云云義理相足。前儒云云皆未合也。

儒有忠信以為甲胄

鄭氏元曰：甲，鎧也；胄，兜鍪也。孔氏穎達曰：甲胄干櫓，所以禦患難。儒者之忠信禮義，亦以禦患難，則人不敢侵侮也。呂氏臨大曰：忠信則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葉氏夢得曰：甲胄者，自防之器，忠有諸中，信有諸巳，亦以自防也。胡氏銓曰：前言為寶，乃平居時，此言為甲胄，則行乎患難時。按忠誠信實，則不留巳以可攻之隙，而非虛意之彌縫；不示人以可蹈之瑕，而無假飾之補襯。其用則周備，其體則固護，故以當夫甲胄也。古人甲用犀，先皮不用鐵，故鄭訓為鎧，鎧用鐵，然止譬甲也。不知甲胄止言衛身耳，雖不指鐵鎧，何害。

禮義以為干櫓

鄭氏元曰：干櫓，小楯大楯也。孔氏穎達說見上句。葉氏夢得曰：干櫓，敵人之器，禮以區別，義以裁制，亦所以敵人也。胡氏銓曰：前立義者平居時，此為干櫓，行患難時。按干，小盾；櫓，大盾，仍是自防之器，但甲胄防近、干櫓防遠之異耳。後世稱曰防牌，可知矣。干上豐下殺，如圭首；櫓則左狄虒彌取大車之輪，蒙之甲以為櫓，知櫓之制圓也。禮以杜漸，義以方外，亦有防遠之道也，故以之當干櫓云。以為解，皆倣前。

戴仁而行抱義而處

孔氏穎達曰：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呂氏臨大曰：行則尊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也篤。葉氏夢得曰：仁為天下之表，故戴而行；義為天下之制，故抱而處。晏氏光曰：仁主于愛，常患乎暱而不尊，戴仁者所以尊之；義主于斷，常患乎嚴而不親，抱義者所以親之。按仁以心德為重，恐有體而無用，而愛理不全，故宜于行；義以事宜為要，恐能動而不能靜，而心制不立，故宜于處。行仁則必尊重之無以尙，而推崇之必極至，故曰戴；處義必服膺之而勿失，而捧持之必嚴，故曰抱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鄭氏元曰：言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宮謂牆垣也。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五堵為雉。項氏安世曰：宮以基言，室以屋言。孔氏穎達曰：此

明儒者仕宦能自執其操也徑一步長百步爲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爲宅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環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一堵呂氏臨大曰儒者之仕將以事道也然有時爲貧云云按宮止一畝較農民在邑之二畝半減五分之三環堵以孔說爲合宮一畝而亦有堵環之者古人造屋先築牆而後架屋其上是以無宮無垣也夫雖辭尊居卑斷無卑官之屋反減于民居過半之理豈宮專指堂以外而室指堂內積實之地歟釋名室實也故專以堵屬之室不然室卽堂之戶內耳豈別有堵以環之也若是則并門庭井竈計亦大約五畝之地云

篳門圭窬蓬戶甕牖

鄭氏元曰篳門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孔氏穎達曰蓬戶謂編蓬爲戶又以蓬塞戶謂之蓬戶甕牖牖圓如甕

口又云以敗甕口爲牖陳氏澔曰圭窬門旁小戶上銳下方狀如圭按篳門謂以篳織之門扇窬卽其門之規也鑿牆爲圭形以出入而以篳爲扇以開闔之非門旁又開窬也蓬戶編蓬爲戶扇而取敗甕爲牖以取明是以土壁隔堂室故以甕口爲牖耳

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

鄭氏元曰上答之謂君應答而用其言孔氏穎達曰君應答而用其言已則竭力而不敢猜疑有言而君不用則靜默不敢諂媚逢迎呂氏臨大曰上之禮答不答繫乎知不知雖窮如是上苟知之則必以是道自期不疑乎上之未信而有所屈蓋事道不爲貧也上苟不知則我之以力事人求其食以免死而已若君不問而自告其謀枉尋直尺強聒而不舍人謂之不諂不信也蓋爲貧者非事道也方氏慤曰不敢以疑者自信之篤不敢以諂者懷忠之深陳氏澔曰道合則就卽信之而不疑無患失之心也不合則去卽安之而不諂無患得之心也按答應其言酬其志也答則竭忠信以事之忠信則何疑之有疑則周章觀望豈盡心于所事之謂不答則持正直以守之正直則何諂之有諂則揣摩迎合欲得其歡心以向己而求售其言否則竟貶其道以就之以求悅豈守道不變之謂哉儒者兢兢于事君守己而期兩無負也故不敢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

鄭氏元曰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于今人也孔氏穎達曰楷法式也方氏慤曰與今人並行于世與古人稽合于道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也按友盡天下之善士爲與居尚論古人爲與稽稽考也今與居而古與稽則合今之人于古人矣稽所謂則古昔稱先王也一動一止必考正于古人是進

今于古者矣所以然者期其所行于今者可爲後世法則而已以古人之道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也居今而稽古道以行之期可法于後世而已楷本木名榦大枝小無一不正且直者故以爲式法之喻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

鄭氏元曰不窮不止也葉氏夢得曰博學有以貫之故不窮篤行有以至之故不倦陳氏澔曰博學不窮溫故知新之益也篤行不倦賢人可久之德也徐氏師曾曰博學二句以脩己言按有學而無行口耳傳聞非心得之學有行而無學師心任意非遵道之行也學不博則有得于此無得于彼其學必有時而窮行不篤乘興而作興盡而止其行必有時而倦博則廣爲儲篤則厚而力學博則本末兼收交資互發故不窮行篤則終始相成迭乘更勵故不倦博

學云云所以宏其量之大篤行云云所以毅其量之遠皆所以儲寬裕之本也

毀方而瓦合

鄭氏元毀方瓦合去巳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孔疏方謂物之方正有棱角鋒鋩也瓦合瓦器破而相合言儒者毀屈巳之方正下同凡眾如破去圭角與瓦器相合葉氏夢得曰慕賢則能毀方而爲圓也容眾則能瓦合而爲容也陳氏澔曰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剖而爲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葢于涵養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按毀方謂去其棱角之稍厲而得與賢相切磋所以副慕賢之志也瓦合任氏啓運謂如瓦之覆上下曲相成然細詳之瓦字實互字之譌互合者以有餘資不足使得交相補助耳正容眾之善道也與任說亦正通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

孔氏穎達曰稱舉也不辟親若祁奚舉其子午不辟怨若祁奚舉其讎解狐方氏慤曰不以一身之小嫌妨天下之眞才故雖親也亦在所稱不以一心之私忿害天下之公義故雖怨也亦在所舉按內稱外稱言適當內有可稱外有可稱之人耳不辟者謂不以親與讎之故而故避之云也內包家臣賤私外包幽隱疏遠親讎且不辟而他可知矣親則誠求君見其知更深讎則乘閒蹈隙其責必備如此而見爲可其可也可知然在稱舉者見見爲賢而無親與讎之見存也一至公之舉而已

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

鄭氏元曰儒者欲舉人必程効其功積累其事知其賢乃推而進達之徐氏師曾曰唯程算其平日之功積累其平日之善推以爲賢而進達之于上也應氏鏞曰程算其功積累其事不輕薦也按謂所以不辟親怨者非輕舉之也所以求知其賢者深且久矣能者則程量其功才者則積累其事猶後世計資格之升遷也其六者則推其賢而進達之推則盡其賢之量以歸美而身與力致之也非止一薦揚而舉其事者進自外而內達自下而上俾必竟遂其事而後巳云也其推賢句承上程功積事言亦可但果賢也非可以事功之程積擧故分爲三等言之

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孔氏穎達曰此推賢達士惟苟在利益國家不自求富貴也徐氏師曾曰上不求利于所事之君而但欲利國云云按此亦不望報之謂非特不望報于所舉之賢雖國家既獲舉賢之利之後幷不望其

君之有舉賢之報也夫舉賢者受上賞加以郤缺之舉賞胥臣以魏絳之舉賞桓子是以富貴者報其利于國家也而稱賢者則無望報之心于先無責報之事于後但冀其賢之利國家而稱賢之志爲巳慰矣云爾

久相待也遠相致也

鄭氏元曰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巳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己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達也孔氏穎達曰遠相致遠相招致也按任氏啓運云久以時言遠以地言葢相待者我所巳至望友至之相致者彼所難至引而致之始終離合不遠也舊以名位言不知以德業相期亦復未嘗不然也以上文聞善相告二句證之可見

儒有澡身而浴德

孔氏穎達曰、澡潔其身不染濁也、沐浴于德、以自淸也、任氏啓運曰、澡身自潔其身、浴德日新其德也、按澡淸潔之義、去其舊染之汚、而盪滌其身之所本無也、浴者涵濡潤澤之謂、味而字意、因澡身而乃浴于德、以德可消融其邪穢也、已澡身而復浴于德、以德可益以馨香也、澡是刮垢除舊之功、浴是沉浸周浹之事、古有齋戒之澡浴、澡去外汚、浴兼芳體、如浴蘭是也、有疾病之澡浴、澡發內邪、浴兼潤膚、其湯劑不一、而足、故經取喻如此

靜而正之上弗知也

呂氏大臨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然在已不正、未有能直人者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于未形也、方氏愨曰、靜而正之者、隱進之也、姚氏舜牧曰、靜而正、所謂唯大人格君心之非也、按正之所以格其不正者、而歸于正、然其正也、而日靜者、不待

其動于作爲、而導之于未至、消之于未萌、亦不必其動于諫誨也、而潛爲之孚、默爲之感、故曰靜而上有時而不知也、靜而正、正其上也、上受正而日不知也者、其正有不期然而然、所謂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爲者也、蓋靜而正者、本體本體正、而末用之正、皆若君德之已然、而非關臣之閒適者矣、故有時而不覺也

愼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

鄭氏元曰、強毅以與人、不苟屈以順之也、孔氏穎達曰、旣愼而靜、所尚寬緩也、呂氏大臨曰、愼靜而尚寬、有度也、強毅以與人、有守也、晏氏光曰、謂愼靜句、爲以仁而盡性、強毅句、爲以義而制義、恭愼靜者、戒愼操持、尚寬者、包含廣大、此所規所爲之大畧也、意量寬廣、而又強毅以與人、自愼靜者云云御案也、按此承上不臣事、以不輕于受知也、故愼以不志于祿位也、故愼靜則物感無所入、靜則嗜欲無所

萌然以之處已、而不以之責人也、故尚寬、寬則依然兼容并包于天下、而又非容姦積弊之比也、與人復強毅焉、強則有立、毅則有行、是強則寬而有制、毅則寬而克敏者矣、與人、凡與共功業共成就者皆是

博學以知服

晏氏光曰、博學以知服者、以知而窮理、陳氏澔曰、知服知力行之要也、博學知服、卽博文約禮之謂、蓋操持愼靜、而又博學以知服事也、謂知所當行之事、自操持愼靜云云御案、按其靜也、而不流于寂滅、其學博也、學則靜、皆學之涵養、其愼也、而不入于拘牽、其知服也、服知則愼、皆服之精粹矣、服行習之要道也、博學則靜而有存、知服則愼而有察、博學而以之于知服、則尊所聞、行所知、學博而以知服、行乃反之于約矣、孔疏謂猶知畏服先代賢人者非也

近文章砥厲廉隅

晏氏光曰、近文章者、外有備成之文、砥礪廉隅者、內有修潔之行、蓋博學則能文章、而文章乃近之、強毅則有廉隅、而廉隅又砥礪、此所規所爲之密行也、博學則能文章云云乃御案、按惟博學、故近文章、近者、自然不遠也、旣博學而文章、止云近者、儒者之博學、本不爲文章、而知服之涵濡日久、自然而及此、曰近也、文章者文理采章、凡威儀言辭皆是、廉隅固由強毅、而砥礪之者、卽與此所與之人共砥而共礪之也、蓋卽磨切之謂耳、廉爲堂涘之棱、隅爲堂角之曲、皆方正之切直者也、以喻德之嚴整、砥礪皆斸物之石、砥細而礪粗、故以喻切磨之功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

鄭氏元曰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孔氏穎達曰方猶法也言儒者與友合齊志意而同於法則也經營道藝同齊于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志意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也雖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謗之言而已不信也呂氏大臨曰合志同方則志同好矣營道同術則學同道矣並立則樂相下不厭好同則同體矣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學同則信其行矣方氏慤曰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孫志久不相見云云以其久要不忘而相信之篤晏氏光曰方言趨向之地術言修爲之業故始言合志終言營道朋自遠來故並立則樂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故相下不厭同方同術者講習之友並樂相下者相成之友不信流言者同德之友按志在心從末得言之猶向也道在事從求得言術所由以至于道之路並立與不相

見對惟方術之同故樂于學業之相成而下之不厭惟志道之同故言及謗毀之及而聞之不信一則相得之甚懽一則相知之不閒下不厭相推亦不厭由方術之相成者深也毀不信譽亦不信由志道之相知者素也陳氏澔曰並立爲爵位等相下爲以尊位相讓非也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

鄭氏元曰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己假仁以爲說仁聖之次也孔氏穎達曰仁者之儒先從温良而起故云仁之本以敬慎爲地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之動作必以寬裕云云呂氏大臨曰質之温良者可與爲仁故曰本行之敬慎者可與行仁故曰地其規模寬裕則稱仁之動作方氏慤曰仁無本不立故首以仁之本有本然後可行故繼以仁之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以仁之作又曰温良得于中故以爲本敬慎發于外故以爲地寬則不迫裕則有餘云云按温和厚以蓄愛之理良易直以成心之德故爲仁之本敬于外使私無所入慎于中使欲無所出所以居心德者也寬則有所取裕則有所豫所以行愛理者也故曰仁之作地乃靜之存作乃動之發爾

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

孔氏穎達曰禮儀撙節是仁儒之外貌言談容貌是仁儒之文章歌舞喜樂是仁儒之和悅呂氏大臨曰威儀中節敬于仁者也故爲貌出言有章仁之見于外者也故爲文詠歌之不足不知手足之舞蹈安于仁而至于和者也方氏慤曰有所能承上孫讓者仁之能言則形之于外故繼之以仁之貌形于貌則必有所飾故繼之以仁之文有其文則無乖于物故繼之以仁之和按禮爲履行節爲制止謂孫

接之發于禮節也有貌貌官骸各當于物則也言則自言談則交談謂寬裕之徵于言談也有文義理各歸其經緯也歌形于聲樂見于容極言談于歌極禮節于樂樂也則不特貌與文而且和節文與貌之交濟者也

禮記裒要卷二十八終

仁和李式穀海舲輯　南海黃壽龍應陽仝校刊

[library seal]

冠義

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鄭氏元曰言人為禮以此三者為始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

方氏慤曰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又曰冠昏所以謹其始于先喪祭所以謹其終于後則冠昏為喪祭之始也而冠又為昏之始故曰冠者禮之始

馬氏晞孟曰冠而后服備服備以德成成德以服章故服其服者文以君子之容遂以君子之辭實以君子之德按服以冠為重而以冠

為首稱如弁服冕服之類故服非冠不備服備斯得與既正之容貌既齊之顏色既順之辭令稱而一切成人之禮皆基于此故曰禮之始非止如方說也容體者容各有體體一其物容則以體而殊如重如恭之類是顏色者顏為額顴之地而諸色之所從起亦諸色之所從以見者也顏各有色色不一其情是顏以色而異若哀若敬之類是令為辭之法律也辭各有令令不一其端辭以令而各用若周禮六辭之類是必服備而后三者得稱其備也云爾

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冠則不過加冠而已而何必定為一節之禮有一成之年有一成之等繁其文紆其節蓋重之也而重之不自今始且非風會之與于一時者也古者聖王皆若是是誠何故哉誠以禮義所由備與義禮所由立皆繫于是之故也然則重冠之故皆以重禮義之故云考世本云黃帝造冠冕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後乃用布帛成氏伯璵曰黃帝始象鳥獸之有冠角故制冠在首之上謂之元服是冠禮自黃帝始也歷唐虞三代前彌加文彌備古者指黃帝以來先王下概至三代言也

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

呂氏大臨曰筮日筮賓於廟門之外成人之始質之神而不敢專敬之至也陳氏祥道曰儀禮云主人元冠而朝服緇帶而素韠立于廟門之東西面以筮日元冠象道之幽朝服皮弁致其誠之潔君子所以筮日而日無不吉也筮其賓客儀禮所謂前期三日如求日之儀是也昔之人有吉事則與賢者歡成之馬氏晞孟曰旬之外則筮日前期三日則筮賓筮日必吉者所以期于終身之吉筮賓必吉者所以要其終身之賢按筮而不卜者小事也筮日者終身之

成所基始日吉以求善于天筮賓者終身之成所取法賓吉以求賢于人而筮賓尤重以加之醮之字之者皆賓故也重賓說本御案事也而終身之成繫焉安得僅以事忽之而不致其敬乎日舉事賓襄事皆以臨上質旁者承之而決之于鬼神是其敬之所以也又考士冠于禰廟故筮于禰廟卿大夫冠于祖廟高祖廟天子諸侯冠于始祖廟則筮亦各于其廟也

敬冠事所以重禮

呂氏大臨曰敬至則禮重按所敬者止于冠之事而已不知事也而禮繫焉雖其禮亦止冠之禮而君臣父子長幼由此立則經禮在是容體顏色辭令由此備則曲禮在是禮也而焉得不重乎致其重而舉其重者非敬莫以也故求其敬冠事之所以則專以重禮之故云夫曰重禮則周指禮之全體大用言蓋皆以冠為禮之本

與禮之基故也

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鄭氏元曰國以禮爲本呂氏大臨曰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爲國也故所以爲國本按禮所以爲國本者卽所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教訓正俗非禮不備之類是也禮爲國本而他事爲皆其末及餘制度皆其文爾已此冠士禮也而言國者士與有國之責且此又承上古者先王之重冠禮言也冠禮重諸禮之重皆基本于此而無不重主國之治者務于禮而共國之事者無不專務于禮而國本立矣此禮之所由以見重于古先王也云爾

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

鄭氏元曰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孔氏穎達曰周禮適子則以醴禮之庶子則以酒醮之周時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酒醮之則因而行不必故也醮者醮盡之義鄭注士冠禮酌而無酬酢曰醮是也冠于客位尊以成人若賓客待之也加有成謂益加有成人之事呂氏大臨曰卒冠而醮若醮則席于賓位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爲成人敬也云云方氏慤曰緇布齊冠皮弁朝服爵弁祭服齋所以潔已朝所以接人祭所以交神則彌尊之義又見于此馬氏晞孟以初加之辭之棄幼志順成德爲修其內再加之敬威儀淑愼德爲內外修三加之眉壽萬年黃耇無疆爲德壽之加故曰三加彌尊加有成爻特牲曰喻志言其始此言加成言其終按醮于戶西戶西賓位儀禮一加畢賓揖冠者就房易服出相者筵于室戶西南面賓揖冠者就筵北面醮之冠者筵西南面拜受賓西序東面答拜是于客位也然孔說謂因成人以客禮待之則非恭成德則卿大夫賓而興君則賓而見是以有成之賓禮欣動之與三加彌尊同義加當同嘉或本嘉字省文非父以賓待之也若醮客位而父客之加皮弁爵弁則父爵之矣有是理乎三加乃三等士服然元冠黑夏所尚皮弁白殷所尚爵弁赤周所尚雖有三代之禮意而以進德成業之加位勵之也考家語孔子曰公四加元冕王肅謂天子五加此士禮義故止言三

加冠辭一加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日吉月令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鄭氏元曰字所以相尊也葉氏夢得曰字所以表德故也成人而稱字也呂氏大臨曰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已所以別長幼也至冠卒醴然後賓字之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爲成人之道而敬其名也按已冠則成人矣非君前父前及尊長無敢以名名之而因爲字以表命名之意使稱之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使顧之而思其義亦使循之而貴責實而卽所表以警之于有成也故曰成人之道儀禮伯某甫云云亦約其大概云然其實字之之時止曰子某或某甫而已伯仲叔季至五十而始加也成人之道亦謂與責以成人之道爾已

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鄭氏元曰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者服元冠元端異於朝也孔氏穎達曰奠摯奠之于君也以摯謂以雉也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卿大夫在朝之鄉大夫呂氏大臨謂且明貴貴長長之禮陳氏祥道云不特家與之成禮也君出令以正我以奠摯見國又與之成禮也

鄉大夫以旹帥我鄉先生以德先我遂以贄見鄉黨鄰里亦與之成禮也按古自十五入大學經考校其無成者退為農受餘夫田其有成者冠以士禮入鄉學而與大比時以儲為國家用是國家之子弟也故有贄見于君之禮鄉大夫鄉先生專指其鄉言鄉之大夫我所受治鄉先生我所受教皆有成我之德者在其後飲射讀法之類必以公事相見者所謂成人之禮也故于此為通摯焉以成人禮見者有成人之責與其道非童子之不犆見而從人入者比也自醮客位而後無之而不以賓禮相接矣或謂此鄉大夫元士嫡子則然有嗣位之統在故有奠摯于君禮非是則不見君也

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鄭氏元曰責人以大禮者已接之不可以苟按有四者而不責之

于行則四者亦徒飾虛文耳責四者之行不但引歸其分而必于其成不但刻限其功而期于其備曰責四者之行于人且責四者之行于未成之人而不先有以嚴其托付與為率勵焉其能承其責而任其責乎是非以禮致其重不可尤必先之于將然而受其責者庶體吾重之之所以而自重四者之行與此古先王制冠所以事事致其重使不敢輕于四者之行而以行自成也

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鄭氏元曰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而冠屬嘉禮按冠惟禮之始故無禮不于此乎基亦無禮不于此本子弟臣少之責于此始孝弟忠順之立亦于此始言冠為禮之始者職是故也冠屬嘉禮而嘉禮之大端有六以飲食昏姻賓射饗燕脤膰賀慶諸禮皆與人共成而冠專于一己諸禮皆因時立制而冠獨該以畢生禮雖初事亦小節而一己重于及人之禮畢生重于隨時之禮故曰嘉事之重也嘉美善意

昏義

夫禮始于冠本于昏

鄭氏元曰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馬氏晞孟曰冠以成人故為禮之始昏以繼後世故為禮之本葉氏夢得曰周官以嘉禮親萬民則先昏而後冠此則先冠而後昏者蓋冠者一身之始昏者萬世之始周官垂于萬世則先昏此則一身則先冠不害其為序也按此因昏為禮之本而因廣明諸禮之各有所主而先及之于冠昏始對繼事積累言而皆藉此為權輿本對分支列目言而皆根此為施錯也夫昏為禮之本固矣而非責成人之後無能脩身以齊家且非先成人之責亦無以正身而善後故無論凡禮以冠為始即昏為

禮之本亦不能不始于冠也必既始于冠而成人之禮行然後歸本于昏由夫婦之義親父子而正君臣成人之責備而後敦本于昏重男女之別正君臣而親父子則本有所始而始于冠者之禮得昏禮之為本而可宏其措置云

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鄭氏元曰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君使有司告于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按魚陰而潛處象婦人之無外事而不出于梱也蘋藻有文采而性順左右隨流若婦人之潔身以從夫也魚本登鼎俎但不入牢禮而嘗魚薦鮪亦可獨進芼則筍于其上如用藿用苦薇之法此則錡釜而已教于宗室則祭亦于宗室即教于公宮者亦然召南采蘋之詩所謂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蓋名曰祭

實釋奠于牖下耳，即女子之釋菜也，

蘋 苹菜也蘇恭曰萍有三種大者曰蘋中者即荇菜葉皆相似而圓其小者即水上浮萍按爾雅云萍蓱也其大者曰蘋恭即四葉菜葉浮水面根連水底根細于蓴莕莖大如指頂四葉合成中折十字如田字形故名用字草夏秋開小白花故曰白蘋呂氏春秋云菜之美者有崑崙之蘋即此味甘寒滑

藻 陸機詩註云有二種一葉如雞蘇莖如筯長四五尺一種葉如蓬蒿莖如釵股謂之聚藻二藻皆可食熟採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甚滑美李時珍曰一種即馬藻一種即爾雅所謂莙牛藻也左傳云蘋蘩蘊藻之菜即此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

鄭氏元曰，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宮在前云云，孔氏穎達曰，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卿，故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方氏慤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也，兼三官數之，即爲九卿，由公至士，其數三而倍之，以陽成于三，

而窮于九也，按三公者，固多有六官之兼職，時亦取致仕之老，弁有時以一人而兼數職者，公固不可爲卿也，以六卿而合三少，斯近之，以下各三倍之，亦約畧其大概耳，鄭謂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制，蓋泥于夏后氏官百，而與周禮不合耳，不知此言官名，而非彙其人數也，周禮一官下有大夫幾人，上中下士幾人，則殆數萬矣，此又專以在朝者言之，所謂大夫承卿朝事者，士承大夫朝事者言之耳，而中下士且不與，故其數如此，內曰職而外言治者，職維盡己，而治則及人，天下之外治衆矣，而天子與此百數十人者，任其上達，而與爲平章焉爾已，故曰聽焉，

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孔氏穎達曰，至于教順成俗云云，必如周召盛德之化，然後可致也

李氏曰，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皆受教，皆知禮，德皆正，言皆順，無治容，無廢功，無侈服，無喪道，則閨門之內，有何不肅，普天之下，有何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不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助求賢，兎罝之莫不好德，於斯見矣，王道安得不成乎，按教乃齊家之法，躬行率先之謂也，順自上及下，自內及外，相比相從，如風之靡，如水之流也，教順而至成焉，俗則宜于人情，安于習尚，而不可搖奪，不可更變矣，教順則可大，而成俗則可久也，于是男正乎外，而與內和，女正乎內，而與外順，斯有國無不治，而有家無不理，國家理治合言者，凡國之有家者，無不由理而治云，盛德者，天子及后之德，并包天下，流傳後世，可大可久，充塞蟠際，莫過于此，故曰盛也，

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世道也

鄭氏元曰，父母者，脩教令於子婦者也，呂氏大臨曰，以人倫推之，天

子脩男教，天下之父也，后脩女順，天下之母也云云，按天下人人皆有父，則男教皆率于其父，而父道皆會歸于天子，人人皆有母，則女順皆從于其母，而母道皆推本于后焉，天子非父也，而其所修之道，則父之道也，而天下爲父者，無不以天子父天下之道，子其子，后非母也，而其所修之道，則母之道也，而天下之爲母者，無不以后母天下之道，婦其婦，蓋以道論之，天子與后，天下爲家，其所修之男教女順，則直天下之家法家學焉爾已，而皆于昏禮本之，故云然，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

鄭氏元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孔氏穎達曰，迎賓庠門之外，謂鄉大

夫若州長黨正則于序門外也呂氏大臨曰以謹遜之道尊賓始見於拜迎庠門之外三揖三讓而後升陳氏祥道曰進而禮之以致其尊退而禮之以致其讓而三揖至于階三辭以升堂則進退之節也馬氏晞孟曰入三揖而後至階主所以致尊于賓三讓而後升賓所以致讓于主彭氏曰三揖者當陳揖二也當碑揖三也三讓如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是皆致尊讓也按其禮先謀賓介戒興戒賓羹定速賓此畧之比賓至主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此拜迎也不言介該于賓也賓主既入乃三揖三讓如彭說三讓者止讓先升者三而主先升以導客也日尊日讓如馬說庠門者惟黨有庠則主人應是黨正周禮黨正職云屬民飲酒于序州長云春秋會于州序孔氏因據爲鄉人在州黨但于鄉之庠學不別立也非是考先儒謂鄉飲有四一賓

興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州長習射四黨正蜡祭此言庠門當是據蜡祭之飲言周禮州長職據習射言黨正云云亦是習射但各黨正與爲屬之耳若飲賢者與賓興則當在鄉校矣但其禮則準于庠以行之孔氏謂迎賓之爲鄉大夫者非

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鄭氏元曰揚舉也拜至謂始升時拜拜賓至孔氏穎達曰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既獻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所以致其絜敬之意也賓與主人升堂後主人于阼階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至訖洗爵而升賓于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賓于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于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賓飲酒既盡而拜也皆所以致其恭敬之心也呂氏大臨曰以絜清之道接賓則見于盥洗揚觶之際極其所致賓主之敬則見于拜至至拜既之節陳氏祥道曰盥洗則在人者絜也揚觶則在器者絜也夫是之謂致絜拜至而後拜送此主也拜洗而後拜受此賓也至于受而飲飲而盡則爲拜既而其禮益亦賓而已益拜者屈之而使卑在我者卑則于人爲尊而無侮矣夫是以謂之致敬也按拜至者賓主既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以謝賓之至而賓亦于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也拜洗者主人降洗賓降再拜卒洗一揖一讓升賓拜以謝主人洗而主人亦答拜也拜受者主進酒于賓席前賓西階上拜受而主人稍避也拜既者賓西階上坐卒爵而拜主答拜也任氏啟運曰是四者皆主賓所以互致其敬也啐酒告旨亦拜而皆統于拜既中矣

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而生而尊讓絜敬之俗成矣行禮而至于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于鬬辨陳氏祥道曰夫有所尊有所讓則相從以義而不敢爭有所絜有所敬則相推以誠而不敢慢云云方氏愨曰鬬者力相攻之謂辨者言相敵之謂按爭競取也慢放肆也鬬之爭也慢以力辨之爭也慢以口因不慢之故而不爭是由絜敬而致尊讓之近故遠于鬬謂無鬬擊遠于辨謂無獄訟云云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

鄭氏元曰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孔氏穎達曰鄉大夫等設酒尊于東房之西室戶之東蓋鄉人所該甚廣士則鄉人之秀而君子則有德有位之通稱鄭注謂士爲州長黨正以指侯國則可若王朝則鄉大夫爲上大夫卿州長爲中大夫黨正爲下大

夫不得謂州長黨正爲士也其謂主人爲鄉大夫者亦專本鄉法而言若州射黨祭則又州長黨正爲主人恐不得拘也又據聘禮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士亦有右房不唯有東房也（自鄉人所聚至此）（御案）按蜡飲鄉人重射與賓與飲士重飲賢者君子重故連類言之蓋無論飲鄉人飲士飲君子其禮一槪也尊本當在房南以不便于西席者而又不可讓于室戶西故中于房及戶之間既便于房之東又便于戶之西者故也

羞出自東房

羞正羞庶羞也凡百物有滋味者之通名亦進也凡飲禮羹定後速賓賓至羹早設矣醬主人自饋餘則席定而後進又有常數無常品隨宜隨時而進之故曰羞也而必出自東房者非無西房也房之在西者與室隔不通戶惟東房有戶以入北堂通于內而庖廚達焉故羞必于東其籩豆筐篚亦在東房之坫者從于羞也蓋東爲生養之方而羞爲致養之物宜順生氣以合乎與人以仁之意縱爨所在門以外同廟制不必遠給于庖廚者亦不能由階升而必于房且無從由西房以出而不于東也由必主人共之故也

洗當東榮

孔氏（穎達）曰榮屋翼也設洗于庭當屋之東翼賈氏（逵）曰榮飾今之搏風屋翼榮者與屋爲榮飾翼者與屋爲翅翼也按洗滌爵之器當當榮下也實在堂之廉隅下而上當屋翼所覆及之下故曰當榮必于東者不敢勞西階上者之洗爵故特以洗器設于東以示所事之有屬也當榮下恐天雨則有屋翼可庇當東近阼階得升降于阼階者便而不使當賓面也雖賓之洗亦于是此則以明專屬之所在耳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

鄭氏（玄）曰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于天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于大辰焉孔氏（穎達）曰此明賓主介僎坐位之義三賓眾賓也呂氏（大臨）曰三賓者眾賓之長也其所以輔賓猶三光之輔天也方氏（慤）曰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者天地之用故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也三賓眾賓之所觀法而瞻仰者故象三光也考鄭氏僎皆作遵但儀禮賓若有遵者席於賓東一人舉觶乃入賓介皆降揖讓升是遵乃賓之尊非主之輔鄭以僎爲遵大愼若僎則卑于主介以輔賓必不可無僎以輔主則可有可無但有之則備故又謂之全耳三賓爲眾賓之長席舉三賓者因眾賓無算主人獻眾賓眾賓之長升受拜者三人故特表此三賓以識敬三光注疏作三大辰爲是（自儀禮賓若有遵至此）（御案）按賓象天之所以遵以下濟而光明主象地之所以養而以卑而上行介賓之貳僎主之輔天地之交以陰陽故賓主之交以僎介者象之眾星皆則天之明以垂象而三辰總眾星之政猶眾賓皆法長賓而三賓主眾賓之政也故象之不以三光爲月星者後云介僎象日月無兩屬故也又陳氏（澔）云介有剛辨之義僎有與入之義各從其類與後以仁接以義接義合

三光卽三大辰（孔疏引公羊以大火伐北辰而以爾雅房心尾大火北極爲證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之早晚天下取以爲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方氏（慤）曰三讓而後成禮猶月三日而後成魄也夫魄陰也而禮由陰作故以況之且陽道饒而主進陰之而主退則讓亦陰事也

陸氏（佃）曰成魄謂望後三日且月以生明爲進生魄爲退退讓之

事也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三日月初生時凡言既生魄卽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疏謂明生旁有微光云云知其謬而曲徇之故其說戾甚今據諸儒云云惟陸佃說得之蓋日君象月臣象惟望日去日最遠故盈望後三日稍近故已成魄至晦朔全近日則純魄此正謂三賓近賓而禮殺猶三卿近君而禮殺皆如月之讓日耳此惟陸佃說得之至鄉案按三讓謂正賓讓介介讓衆賓非每事之三讓也入門時正賓厭介介厭衆賓所謂讓之三者也時正賓前而介次介次之象日經天而月之遲遲衆賓又次之象星之從月爲光也一讓而正賓正位象日爲光之主也日正而光施于月是介因正賓而尊及之之象再讓而正介位介位正而後及衆賓象月之受日光而分光于星故月滿則受日光者始足而星無光殆

介厭衆賓抑若月受日光乃自讓而遜其光于衆星者然故象月之三月而成魄而衆星各燦然于位是月受月光滿而復虛已以分光于星故成魄也而讓之三也之取象云然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孔氏穎達曰四面之坐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內而坐卽是賓主介僎之所象也方氏慤曰四面之坐則賓主介僎各坐于一方之面也夫有天地爲之體必有陰陽以爲之用有陰陽之用然後三光之象垂三光之象垂然後有盈虧之理月有盈虧之理然後四時之序成故取象之序如此按主既東南實兼象春夏賓既西北實兼象秋冬矣主體仁而用以禮而僎者乃聯冬春之交如水潤木以知行仁故以巽入爲義從人爲僎而位北東賓體義而用智

而介者乃接夏秋之界火以制金故以分別爲道從人爲介而位南西其與僎如坤對艮別四時之陰陽升降云坐席設之之次賓在牖前南面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在西階上東面僎在主人北亦西面若衆賓則在賓西有遵則在賓東皆南面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

鄭氏元曰凝猶成也呂氏大臨曰西南至于西北殺氣也殺氣嚴凝故自孟秋至于孟冬萬物之所以收斂按秋氣肅故言嚴冬氣藏故言凝凝卽嚴之氣凝也氣皆本天而行于地故合言天地與前賓主分配者各一頭緒已論其所始實始于長至之日而方屬正南此言西南者從三陰之出地者言也積而至于盛則已由西而北矣蓋由西而嚴盛以成萬物至北而凝盛以安萬物收斂以豫發生之原者全在于此申上四面之坐而先明坐西南北之義此

先言其所以爲西南北而未言坐位也

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

呂氏大臨曰東北至于東南生氣也生氣溫厚故自孟春至于孟夏生之所生萬物之所生發生按春氣和故言溫夏氣長故言厚厚卽溫之氣厚也其所始亦實始于短至之日方屬正北而此言東北者亦從三陽之出地者言也積而至于盛則由東南矣蓋由東而溫盛以生萬物至南而厚盛以長萬物發育以裕成遂之用者亦實在乎此云餘見上

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呂氏大臨曰生氣溫厚主仁萬物之所以發生天地之盛德氣也云云按天地之大德曰生故以生爲德德者得也萬物各遂其生俾物無不得而物物各有以自得故曰盛德然天地何時非盛德卽

非温厚之氣行亦何之非所以備固其盛德氣者此温厚者特盛德之所形見爾已故于温厚之氣而專屬之曰此天地之盛德云云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以養物爲德猶是氣也而胣以生物之心之仁即生物之仁氣矣仁主東而兼南言者長養即仁氣之洋溢充滿而非有別異于仁氣者存也由人心推言之曰仁氣由人樂截言之曰盛德氣耳

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

孔氏穎達曰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介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張子曰坐有位者禮主于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主于敬主故賓與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呂氏大臨曰西南至于西北殺氣也主義賓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義之序也飲酒之義所以致主之養而尊賓也葉氏夢得曰賓則主人所尊其位則主人所擇而居

也故先言坐賓于西北若介先賓以追意二主其居陰始生之地不亦宜乎按賓以尊嚴正眾者也故尊之西而且極其盛故西而北當牖前之南面而介者宣賓之尊嚴而導之以答主仁者也通意達辭介前于賓故從賓黨在西而位以尊嚴所始之西南由主人尊賓之正已故坐之正眾之位又恐尊嚴之不與人以可濟也故位介于西階上東面以輔之輔其宣著于眾焉爾已

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孔氏穎達曰主在東南天地温厚之氣著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呂氏大臨曰東北至于東南生氣温厚而主仁主坐于東南僎坐於東北仁之序也葉氏夢得曰主人以仁接賓故在東南僎先主人以通其意于賓其居陽始生之地按主人以温厚養賢者也而養賢以禮故其位在東爲主位而極于南之阼階上特尊賓在北不敢相對而西其面耳而僎者達主之情而先以承賓義者也通意達辭亦前于主如擯然而但不相禮故從主黨在東而位亦在温厚所始之東北主人當養賢之任故坐之木火相與之位而又以温厚之無從與尊嚴相承也故位僎于己之北以自輔輔已致養之誠意而已亦西面示不敢背主人而與賓匹敵也

俎豆有數曰聖

鄭氏元曰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方氏慤曰精則仁義相接其粗至于籩豆有數非知禮之精者莫之能與故曰聖也葢有數俎豆有爵者各以命數無爵則如下六十三豆云云也聖通明也既立賓主以象天地而俎豆多寡又以爵以齒則義益通貫而顯明故曰聖自有數俎豆云云至此御纂按數有不一有爵數之不一齒數之不一而主于尊爵主于尚齒之交經互緯者其數復不一分其數

而義無不析曰明合其數而理無不貫曰通故渾通明而謂之曰聖也雖烹狗爲饌不備牲體而魚腊皆用則有俎矣有俎宜有鼎有豆即有籩聖乃指制此禮者言也

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

鄭氏元曰嚌肺與祭薦祭酒於席中惟啐酒席末也孔氏穎達曰嚌肺者祭酒後興取俎上之肺嚌齒之嘗主人之禮也啐酒者飲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之禮也席末謂席西頭也鄉飲酒禮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嚌是嘗嚌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祭薦祭酒及嚌肺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則入於已故在席末席中是貴禮席末是賤財也方氏慤曰嚌肺則味之矣故曰嘗禮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按儀禮祭脯醢訖奠爵薦西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乃祭

酒與席末坐啐酒降席末拜告旨盡上是敬主人之禮故祭之此是不敢虛主人之禮故嘗以成之嚌幾與齒齊啐幾及口之名也嚌與祭以行禮在席中啐是飲之始事指獻賓之觶席末祭所之西偏其與也以將之于西也方席末而獻賓之爵始及口盡亦嘗之而欲告旨故啐則方當席末卒則之西階以酢主而受酬也

卒觶致實于西階上

鄭氏元曰致實謂盡酒也孔氏達穎曰卒觶主人酬賓賓卒立以遽觶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于西階上不就席啐纔始入口故猶在席末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卒觶論其將欲卒觶之時致實論其盡酒之禮先禮則貴後財則賤按儀禮自啐酒告旨後適西階上北面坐卒爵拜盡西階上賓所以接主之位實即所以實于觶中之酒也卒觶非席末所啐之酒至此而始卒盡上所啐

者獻賓之爵此則謂酬賓之觶也方氏慤所云主獻賓賓酢主主酬賓三事既備則獻酒之禮畢矣是也時于西階上東面乃告盡飲于主人之意故曰致實前祭以行禮在席中啐則近實已于席末卒觶則專于其實致矣故竟在階上也

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孔氏達穎曰豆當從偶數此以明養老也三豆至六豆者以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為邊豆偶也其五十者二豆而已故鄉飲酒禮衆賓立于堂下者皆二豆其賓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賓之年而加之也豆是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呂氏大臨曰飲酒之禮老者加豆有至于六陳氏祥道曰籩桃梅之屬地產也豆麋鹿之屬天產也地產所以養陰天產所以養陽老者陰也養陰必以陽故言豆而不及籩按前言拜迎于庠門是據黨正之蜡飲言故主養老也考禮器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則知九十准下大夫禮而八十之五豆上士禮七十之四豆中士禮六十之三豆下士禮也禮屬賓與及飲賢者與射即以此序齒之豆數序爵禮主養老即以此序爵者序齒也據呂說則此是加豆若正豆以明禮則有定數所謂衆賓辦有脯醢是也無加損矣言豆不及籩者籩與豆等數據豆而籩可知第言豆者豆從俎籩從豆言豆則舉其重者而已賓介有俎有豆有加豆衆賓有豆無俎故非必以養陰之故也庶人至六十非肉不飽豆肉食也故言加豆之數從六十起而以豆為重云

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

方氏慤曰尊長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之不同所以明尊長豆數

之不同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則民入弟民知養老則能入孝民入而孝弟于其家出而尊長養老于其國則教之成矣國豈有危疑之禍乎按禮行于鄉原以教鄉之民也故以民之從教為驗蜡飲本教尊養也行之而民知尊養也固然夫非已之長老也且尊且養況已之長者老者而不知孝弟乎入孝弟而尊養之教入人深矣入孝弟而出尊養則尊養且發于自致而不專藉夫教矣故曰教成成者全備究竟之謂以無缺畧與勉強也于是老事君弟事長尊致敬養致愛則下安于上上亦安于下舉國而分定情洽于是矣故曰可安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鄭氏元曰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孔氏達穎曰王者以尊賢尚齒為教化之本易取簡易之義重言易易猶言

蕩蕩平平取語順也呂氏大臨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損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修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云云按其所以行王道之易易者包下文五者義在內雖記者來脈承上國安而在孔子語則特起語意不蒙上文也意孔子當日是目覩鄉飲之禮之善而言此凡鄉之人皆能如行飲禮時之尊賢尚齒凡天下之鄉皆能如行鄉飲禮之尊賢尚齒則王道之體立但用未行王道之本端但文未備耳其行其備其事甚簡其勢極順故云易易簡易順易之謂也一觀而知明其理之顯見耳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

鄭氏元曰工謂樂正也孔氏穎達曰工人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主人獻之獻工也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主人獻之獻笙人也陳氏祥道曰升歌堂上之

樂笙入堂下之樂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歌之者一篇爲一終鹿鳴燕嘉賓歌之以示事四牡歌使臣之來歌之以示勸賓既至而無禮樂以文之則亦不足以示文此皇華所以繼作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者乃其意也南陔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白華以示其德南陔以示其行外有行而內有德不得其時而飲之亦不足以行禮此華黍所以繼作也其詩曰時和歲豐宜黍稷者乃其意也示事示勸示情主人之所以事人示德示行示禮主人之所以成已故主人獻之又曰升歌笙入皆繼之以主人獻之以禮節樂于其始也云云按儀禮鄉飲酒卒歌主人獻工注一人工之長者也凡工賤不爲之洗大師則爲之洗大射燕禮皆然禮獻賓已乃就席一人舉觶于賓乃設工歌之席于堂廉東上而工入工四人二人歌二人鼓瑟笙入亦工四人吹笙三人和者一人皆有發德于主賓之意故主人獻之曰獻者主人亦拜送但及其長一人不遍拜耳其長亦拜受餘則否升歌者堂上拜受笙奏者其長亦升堂拜受而飲于堂下餘則飲于堂下而已

笙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子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子夏序曰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專主農事王道以養民爲本也有束皙所補不足據

間歌三終合樂三終

孔氏穎達曰間代也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歌魚麗則堂下歌由庚爲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與之燕樂南山有臺言太平

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合樂三終者謂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周南召南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夫人之德采蘩言夫人之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妻能循法度陳氏祥道曰若夫相代而爲間歌相同而爲合樂則無所獻矣以其不特于主人故也魚麗作于上以見物多而禮能備禮能備則其道得矣故下以由庚繼之詩曰由庚萬物得其道是也南有嘉魚作于上以見至誠而樂相與則其功大矣故下有崇丘以繼之詩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是也南山有臺作于上以見得賢也自況能立太平之基則天下宜矣故下有由儀以繼之詩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

是也二南者王化之本正始之道也用之鄉人焉使鄉大夫以之教其民用之邦國焉使諸侯以之教其臣按關雎等三詩與鵲巢等三詩多少長短既不同而音節亦不協如何合也則孔疏不可通矣賈氏逵謂堂上歌瑟必堂下笙磬合奏二南六詩朱子是之但如其說是六終非三終矣皆非也然則合樂者堂上歌與瑟堂下笙與磬一時並作之謂或周南三詩爲三終或召南三詩爲三終云耳非周召二南合奏之爲三終也　御案亦斥孔說謂笙吹召南三詩未聞所據但合樂三終乃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笙詩自小雅六詩而外不知合樂時吹笙又是何詩云云而曰始仍疏以存其說可也然則孔說用亦可不用亦不當用已

由庚三篇由庚萬物得其道也子夏序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注由從也庚道也崇邱萬物極其高大也子夏序曰崇邱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注崇邱高山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子夏序曰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注儀宜也

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

孔氏穎達曰工告樂備遂出者謂樂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乃降立西階東北面自此遂出也一人謂主人之吏舉觶示將行旅酬也將留賓旅酬恐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按正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卽使相者以相固知禮者也前此先以導之至此則後從而監之故易其稱俾警衆以各正也舉觶者示行罰也有不如儀者以此觶罰之揚卽明彰罰之意揚觶本在工歌前至此因立司正主行罰記者特爲揭明其所以爲罰之故而始記其立焉耳古相者皆在堂下階前至爲司正則升堂矣故稱立焉又樂備正樂備也何有無算樂及陔矣如何言遂出也此出如所謂出降一等之出耳從賓席前出至階而降以俟也

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

孔氏穎達曰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爲齒以次相旅至于職掌罍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豫酬酒之限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馬氏晞孟曰終於沃洗逮賤之謂也贊皇氏齊浩曰前言介之無酬衆賓無酬者蓋未歌之時也此則既歌之後行旅酬之時耳沃洗者滌濯之人雖至賤而旅酬之際猶以齒焉按此主賓介皆一人無少長少長之有自衆賓始衆賓而下沃洗者以上其人不一而足故于沃洗者言終焉其間凡助主人之禮事如自樂正笙磬等至徹冪設俎薦豆籩諸執事人皆與儀禮統謂主人之贊者至沃洗者至賤沃乃盥灌用匜曰沃斗及盤在堂上盥手洗在堂下當東榮水之東篚之西而南肆者所以滌器故又下于沃者焉其間亦有等同等之中皆以齒自衆賓之酬已止其長升拜樂正薦以齒笙在西階上磬在階間下此執事之人以次遞酌而相酬遍并無主人拜送之節矣蓋自樂作大夫不入旅酬士不入故衆賓以下皆有數而可以等序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

孔氏穎達曰此總結上五種之事方氏慤曰五行行之於一身則身正而無邪施之於一國則國安而無危胡氏銓曰前言正席次言司正正禮此言正身蓋席正然後禮正禮正然後身正身正則國正云云按貴賤明禮也隆殺辨智也和不流義也弟長無遺仁也燕安不亂信也五者出之于已則正施及于人則安人率于已則無不正已化于人則無不安由己而鄉至無鄉不然則舉國而皆

由己以安之矣此遠脈實承成教而后國可安句來也

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

鄭氏元曰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于西介所在也孔氏穎達曰此覆說鄉飲酒禮之義有所法象之事前文天地共言此則析言之賓者主之所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前云介僎象陰陽據其氣此云日月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出介在西南象月出呂氏大臨曰立則本于創始之時設則見于既陳之後因賓而後用介因主而後用僎則是立賓立主于前乃設介設僎于後也禮之所制如此按此天地指戌亥爲天辰已爲地與主在東南賓義西北之位合此言日月乃三百有六旬之日與十有二之月也蓋有日月之運行而自春而秋行溫厚于嚴凝故僎象之秋以

及春而反嚴凝于溫厚故介象之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三賓象三光三光爲衆星之主承日月光而各司天地之時令者也故三賓爲衆賓長觀法于介僎交際而受主之養與賓之正者古先之禮制不制以己而本于法象禮雖小而所取者大也如鄭孔說則與仁義及四面之坐不符矣用任

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

呂氏大臨曰飲酒之禮莫先于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其次立介僎以輔之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賓以陪之陪之者參也按經者徑也徑直之大綱也天地曰兩儀法象之徑直者天秉陽而總陽之事者日地秉陰而總陰之治者月故曰紀紀乃衆目之會以別記端緒者也天地體而日月用紀謂綍夫經者之總會也日以天之干月以地之支是日月分紀天地之証也參乃以一

入兩中而彙成之名垂于天之下而升于地之上錯陳於日月之間故云參而此之經紀參則指制禮言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制其主賓尊卑之一定象日之盈儀月之缺以制僎介往來之交接而餘之壘爲分類爲聚者準三光以制三賓陪列之分位之以云者經紀參夫賓主僎介三賓之禮而其制則以天地日月三光爲取法云爾此總上文東之以見取象之遠而取義之詳耳也

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鄭氏元曰祖法也孔氏穎達曰此覆說洗當東榮也呂氏大臨曰天地之間海居于東東則左也故洗在阼水在東有左海之義方氏慤曰水則盛之于罍者益酌之于罍而滌之于洗故其水在洗東洗既在東水又在洗之東者凡以祖天地之左海也左亦東以方言之曰東以禮言之曰左按洗在阼南篚在洗東水在洗西取篚中

爵于洗西取水而滌之象萬物之潔齊于東南也此禮之取義耳若禮器之取象則如此義所云以海亦蕩滌邪穢而善下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故海在東南制禮時中華南至荆楚而止廣閩未入版圖故止言左曰左者萬物皆相見于南方故據中國南面而東言左祖之者主人接賓法其潔而能謙之義也

產萬物者聖也

鄭氏元曰聖之言生也孔氏穎達曰聖之言生也東方産育萬物故謂春爲聖項氏安世曰聖管萬善故象春按謂春時萬物方產天地大始大生之德至此而化大而化故曰聖聖指東方猶言帝出乎震也生以氣言始以理言而產則以形言也理氣無可見據人而言則但見形之始生耳故曰產帝出乎震人見帝之大德至聖而止故此亦據人之所見及而曰聖爾

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

呂氏大臨曰天子南面而立左則東方聖也左之則尊之也鄉則南方南方仁也鄉之則宗之也右則西方西方義也右之則用之也偝則北方北方者藏也偝之則遠之也天子之立如是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項氏安世曰聖以德言未及于用也故左之義以事言天下之大用也故右之鄉仁以應物偝藏以反身也凡道備于身為聖施于物為仁形于事為義存于心為中考其次序固人道之當然推其方位亦天理之自然也按凡人之體左能安右能力鄉必往偝必止故安于聖往于仁力于義止于中天子中天下而立而左右鄉偝之如是行禮者得不以東為左南為鄉西為右北為偝與非以為尊天子者尊賓而言此也特言此以見天子之立定此方位各有取義而凡辨方位以行禮者不能外此取義云爾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

鄭氏元曰禮者陰也大數取象法于月也呂氏大臨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禮之所由致云云按月者三云云猶言日月者云云也必謂禮屬陰專據月非是此是申言介僎象日月以明參之以日月之義僎輔主人以溫厚行每事三讓而一節之謙始成故象日旋于月持盈以沖而三日成魄介輔賓以嚴凝行每讓二周而一節之禮始易故象月會于日成功若退而三月成時以見者不至于三不成雖天地之用陰陽之交亦若是云

禮記裒要卷二十九終

禮記裒要卷三十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孔氏穎達曰儀禮大射在未旅前具狗牲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法故云先行燕禮呂氏大臨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酒皆燕也因燕以娛賓不可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按呂氏云云乃是因燕飲而射此謂因射而必燕飲耳其別鄉飲酒則旅而射鄉射則射而旅燕禮則三舉旅大射則再舉旅而射又飲燕則升歌笙入間歌合樂皆備鄉射則惟合樂大射則歌鹿鳴吹新宮義各有取也本任氏說然燕飲主洽情尊德尚齒射主立辨序賢論功先王以射雖觀志行而有勝負恐起爭端也故以燕飲禮之揖遜先之而以射承其後俾射者皆得仍燕飲之揖遜云求朝之燕射之燕也州長之飲射之飲也此其大畧也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

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

呂氏大臨曰禮射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下射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取矢于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搢挾矢揖退與將進者揖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為繁

文未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于天下必無所不中禮然後成德也方氏慤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旋者揖讓之容能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按進退者凡升降先後皆是升亦進先亦進也降亦退後亦退進中之退也自進而退退而進皆轉折而曰旋而雍容優裕由漸而旋即曰周也中則自然適當之謂非矜持勉強之之可言也故其中可必則與偶合倖成者異矣必乎時之出入動止謹敬之深涵養之熟自然而發現之如此必之者以平時必之中焉者于臨時驗之也

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

鄭氏元曰內正外直習于禮樂有德行者也孔氏達穎曰此言射者內志審正則射能中故見其外射則可以觀其內德方氏慤曰內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馬氏晞孟曰凡此所謂

其容體比于禮也按志既正則志之所至氣亦帥矣體既直則體之所立用亦行矣而志正而體直亦止天君泰百體從令心莊體舒心肅容敬之一致第內志不自正外體不自直亦非能臨幾而正之直之者也必其平時內敬外方表裏夾持者從容不失而射時乃得其素養如此射法馬尾乘風大如車輪即審之至也志正則其審之也亦正而不偏右手決弦左手不知固之至也體直則其固也亦直而不倚此所以為君子之射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

鄭氏元曰騶虞等今詩篇名孔氏達穎曰射人騶虞九節陳氏祥道曰王之五節先以聽尊者聽則多所以優尊欲其先知之審也方氏慤曰節者樂歌之節王氏謂騶虞為節者樂仁而殺以時蓋射以習武雖先王所不敢忘亦所不敢黷也習而不已其弊必至于黷焉亦在乎節之而已呂氏大臨曰天子之德莫大于好生好生繼天者也按此節止以是樂為發矢之節奏耳非恐其習而不已而節止之也騶虞之詩于葭茁時至一發五豝非春田不圍澤之義葭之所在澤也葭茁之時春也豈盛德之所出乎而天子射以為節非取其歌意取其樂節而已時則奏而無歌也前五節聽以熟其節後四節則始用以射以下大夫士例之射固不必用射詩此特有一發句與射偶合耳且不用詩而專用其節奏如趨以肆夏行以采齊之類而已

諸侯以貍首為節

鄭氏元曰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孔疏引儀禮鄭注貍不來也射諸侯首不朝者孔氏達穎曰射人貍首七節三節先以聽方氏慤曰王氏謂諸侯以貍首為節者樂御而射以禮呂氏大臨曰貍首

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云云又曰諸侯之德莫大于奉朝事奉朝事事君者也按貍首或謂即鵲巢古篆訛為貍首字者考鵲巢古篆亦不見其相似處或謂即原壤所歌其見于壤歌者既非全章與下樂時會無涉謂即下曾孫侯氏者為近之無貍首比興賦意者或首章有之而此下所引非章首耳其詩意宜亦因田獵得貍首而遂欲移其射為討罪者然此亦止用其節爾已

卿大夫以采蘋為節

孔氏達穎曰射人采蘋采蘩皆五節其一節者先以聽也呂氏大臨曰卿大夫之事莫大乎法先王法先王守道者也按前此騶虞貍首猶與射事相關然已非禮射命意矣采蘋則與射更遠也其詩乃女子將嫁教成之祭之詩雖小序朱傳亦皆謂大夫妻奉祭事也雖田射之一為乾豆而采蘋則絕無田物夫是以知奏采蘋者之

止以其節而已也若謂詩歌大夫妻而卽用爲大夫之射節無論婦事非男事祭事非射事貍首騶虞豈后夫人詩也乎但用其樂之疾徐疏數爲發矢之度而已

士以采蘩爲節

呂氏大臨曰士之德莫大乎敬事敬事死命者也按五節同于大夫大夫采蘋猶是大夫家詩采蘩本諸侯夫人蠶事詩卽小序朱傳亦謂諸侯夫人奉祭祀與士更無涉矣故以爲不取詩而取節也與大夫同五節者一節以聽禮無可降窮則通也又士與大夫同一節聽而每節則爲詩者三章共十二句則其節之長也可知諸侯雖三節聽而曾孫侯氏只八句天子雖五節聽而騶虞兩章止六句則其節之短也可知則節多者短節少者長以彼準此雖曰優尊未嘗以易乎尊而以難者還賤也以雅例南則南疑亦節樂之器非南方也此之節當節以南末句附存其說不可竟用

騶虞者樂官備也

鄭氏元曰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騶虞歎仁人也陳氏祥道曰鄉射奏騶虞間若一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之詢眾庶亦欲官備于天子也方氏愨曰設官分職天子事也故以備官爲節按此亦卽節之用以明其各有所取爾與本詩之旨仍不相蒙官備未嘗以五豝喻賢也吁嗟亦非歎仁人也蓋騶乃七騶掌乘之官亦前導之官虞乃上下草木鳥獸之官如山虞澤虞野虞之類言天子一行止而并騶與虞之皆從侯故不輕出妄取而得萬物咸若焉吁嗟乃咏歎致意之辭也官備當指騶虞言舉下以該上也非瑞獸之謂樂猶曰得意云爾

貍首者樂時會也

鄭氏元謂樂時會者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方氏愨曰諸侯以貍首爲節者樂御而射以禮又曰制節謹度諸侯之事也故以時會天子爲節按貍首曰御于君所者謂時見于天子也周禮大宗伯賓禮親邦國時曰會時見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王將征討則合諸侯而朝見也會時者會各隨時也與四時朝覲宗遇之時不同者以常朝止一方諸侯不得言會也且與孔疏貍言不來射諸侯首不言朝者之義合餘見前

采蘋者樂循法也

鄭氏元曰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方氏愨曰服法服道法言卿大夫之事也故以循法爲節呂氏大臨曰卿大夫之事莫大于法先王法先王守道者也按循澗濱行潦爲循法之喻實于循法之喻無當也方呂

但言循法耳而于采蘋又不切不知此爲教成而祭之詩節取其克守公宮宗室之教之意爾澗溪之毛行潦之水所以明誠季蘭尸之所以明敬誠敬公卿大夫之大法也其取意當在乎此豈以循澗濱循行潦爲循法喻乎

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鄭氏元曰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方氏愨曰保祿位守祭祀士之事也故以不失職爲節呂氏大臨曰士之德莫大于敬事敬事死命者也按保祿位與死事于采蘩之不失職無當其于采蘩蓋取其用之公侯之宮用之公侯之事及夙夜在宮意爾故曰不失職其所取原止一二言之包括大義者而已左所云節取焉是也古言風有采蘩采蘋昭忠信早不泥諸侯夫人大夫妻爲說矣且本蠶詩也蠶爲婦職夙夜在公士之盡職亦宜如

是云自騶虞至此皆言取其樂之意不言取其歌之辭馬氏晞孟曰
騶虞至不失職所謂其節比于樂也

故天子以備官爲節

方氏慤曰設官分職天子之事也故以備官爲節按天子有天下而天下不能以一人理也故有取乎官而天下又不容一事遺也故有取于備此因上樂官備而推開言之其節不專于樂節而言天子之大節亦如是云節猶言大要此又申明所以樂官備之由自也下皆倣此官備則所分之職備所取之才備則天子精神之所及德澤之所被亦無不備備非設之序之謂也官不稱職猶闕也官不得人猶廢也皆非備也故以備爲天子之大節也

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

方氏慤曰制節謹度諸侯之事也故以時會天子爲節按此時會亦推開說凡朝覲皆是會則權有所自出功有所自歸諸侯爲天子守土爲天子盡職時會天子而天下皆一于天子矣無自用自專而爲天子職守焉斯諸侯之大節也時者數則煩而瀆疏則荒而怠故酌以時會則朝覲會同于天子之畿巡狩征伐則于方岳之下其大較也餘倣上

卿大夫以循法爲節

方氏慤曰服法服道法言卿大夫事也故以循法爲節按法卽所謂施于官府之類凡定于王朝掌于冢宰者皆是有一成之法凡卿凡大夫承流宣化之與同有不一之法各卿各大夫官守職司之各異卿有主政之責大夫有率屬之權恐其有變法弄法之弊故以循之爲大要也循者遵而行之無他歧之紛更等而序之無先後之專擅常則守經于先王之法變則授權于時君之法常之循法也直而行變之循法也曲而當此卿大夫之大節也餘倣上

士以不失職爲節

方氏慤以保祿位守祭祀爲士之事故以不失職爲節按非是夫士事于人者也無政可主無屬可率其所任承則各司一職不患其自用自專而特患其奉行故事任成任敗于上官而不盡其責耳故以不失職爲要也職者責無他諉之司掌也上承旨于官下受成于吏而不之經心力于是卽不得盡職矣不得盡職卽失職矣而牽于私欲壓于豪强者無論已士無兼掌亦少同事故無旁貸無他委而稍不專謹卽補苴莫及救贖無從曰失也餘倣上

功成則國安

此據其外之功成者而決其效也功成承不失事言不失事則其效著而其績宜功其事之應與事之報也成則就而無不備竟而

無不遂之名君卿大夫士皆共有國而事國之功者也所事于國之功成焉有暴亂之危動乎安者各適其宜各得其所之謂卽極之內平外成不過一安之極致而已國安承無暴亂言此束上文其曰成曰安乃已然之現成語也

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

方氏慤曰比謂禮樂相比而不失按比舊釋爲合實齊之意也其容合進退周旋而節則止射時之張控發釋乃容中之一事禮該升降揖讓而樂亦禮中一端也禮該射事言節專射時言也比禮比樂容方動而自與禮適相當無參差也節方動而自與樂相應無舛誤也故曰比謂自然恰相齊爾已容比禮而禮自外作故外體自直其直由于平日之養也體直卽比禮之容之見于臨時者也節比樂而樂由中出故內志自正其正由于積中之發也志正

卽此樂之節之存于蘊蓄者也以其涵咏乎禮樂者久且深而見
于容節之自然而中者如此其臨事之禮樂若與適相會焉耳此
承上言大射而不止大射然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
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鄭氏元曰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
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于官次者
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
名譽孔疏此大射禮若燕射則脫屨升堂坐後乃射陳氏澔曰曾
孫侯氏者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按四正爵大射禮主人獻
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公酢主人主人酬賓下大夫媵爵于公公
爲賓若孤卿舉旅至主人獻大夫樂作乃立司正至三射畢公乃

爲大夫舉是前所舉惟正爵也大小咸御如寮儀有司儀爲政有
司馬佐政有司馬正司馬師聽政有太史其餘若梓人畫物獲者
負侯小臣正贊袒小射正取拾大射正執弓小臣奉中司宮士奉
豐僕臣師洗觶之類皆庶士也曰小大則指大夫君子之爲生賓
黨之備偶者御則侯射侯役皆御也上燕同射言則燕飲下燕同
譽言所謂功成國安而君臣恬熙于無爲也譽則臣與祭而君有
慶卽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君臣者乃安坐而致之云
爾大戴禮載其全詩猶有質參既設等數十句大約平實繁重不
類三代人作恐後世附會非本詩也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
鄭氏元曰矍相地名按圃本種蔬菜之地九月種植畢築之民間
以納禾稼士大夫或卽以爲射所此于圃似鄉射也矍相圃地名

之小者無考或謂卽蒲圃由陽虎將殺季桓子于此桓子矍然驚
顧咋謂林楚云云桓子曾相也卽是以爲圃名爲國相之任強臣
者戒也孔子而射于此或其地有學宮如校序者在焉以下使子
路云云考之當是爲司寇時事蓋據年譜四十五歲始載子路語
而周禮園圃任國中之地則于矍相之圃不似在中都之邊邑故
也夫魯自公室四分早已公臣不備耦孔子時公家之射禮疑不
舉久矣而此特于國中舉又舉自夙稱知禮之孔子故特著聞如
是云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
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
鄭氏元曰公罔之裘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于
旅也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孔氏穎達

曰公罔氏裘名序氏點名至將旅時使二人舉觶誓衆又以鄉飲
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是二人舉觶故鄉射禮畢司馬反
爲司正樂正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
旅畢君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
觶之節也但衆賓射事既了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
其惡但簡其善者耳方氏慤曰以將射也故執弓矢以延之以將
旅也故揚觶而語焉亦各以其類也按公罔之裘序點毛氏業留謂
卽孔子弟子公鉏子之及奚容蒧也序或作徐揚觶而語以屈舉
觶于賓時也公罔之裘先語或長于點也而先之自幼而壯則孝
弟孝則自幼可知所謂孩提知愛弟則方壯乃知所謂稍長知敬
且壯則有室壯而弟則不以妻子間骨肉方爲眞孝弟耳六十曰
耆耋老至也七十曰老則耋是七十者也指使傳家之歲其于身

行之禮事已少而猶好之則其好之也性矣俗則鄰于野鄙者也俗而流則日即于汙下而不崇孝弟不知好禮者已而幼壯至耆耋惟孝弟好禮之自盡自立焉則不爲流俗所汙染不因流俗所轉移矣故曰不從也是語雖猶未畢而大義已啟其端語雖尚一人而大畧以明其半也下文修身句但渾此而總言之序點云云但進此而詳求之耳

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

鄭氏元曰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行也孔氏穎達曰旄期之人不復能射而得在位此老人本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賓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呂氏大臨曰袞所稱者德有立矣點所稱者德有成矣有立者寡有成者尤寡云云按學謂知禮謂行好學好禮自幼壯然不倦不變驗之耆耋而見爲然者至于耄且至于期雖舉行者少所可見而稱道可知蓋古人養老皆有乞言之禮故其稱道足證也不亂者稱古今則條理有序道義理則本末有緒故曰不亂蓋知之深行之熟故雖血氣衰而志氣自帥記識微而精神自清故也聖賢之德與年俱進者以此

射之爲言者繹也

方氏慤曰繹若抽繹之繹言其繹於內而明于外按射本音石故以諧聲之法而諧之于繹也繹若澡繭絲者之尋其緒而引伸其蘊蓄于中亦若循繩墨者之探其端而竟究其條理于外也故人命弓矢之用而名之曰繹而其名有意義繹乃命射之義與名射之意也然指聽節之時尊者聽節多則繹時遲久卑者聽節少則繹時迫切而已而固無射之不與繹亦無射之不當繹也記者恐人以射爲止身行事而無與心稽神運之用者然故特揭其說云

繹者各繹已之志也

此即繹之義意以明射在反求也夫射之言繹不繹于後而繹諸先時未射之始不繹諸外而繹諸所以爲射之中射先正志繹者繹其志而志之所至氣亦志焉體之直直于此審者審于此固者固于此而禮樂之比亦比于此然而繹既在志志則無能旁貸亦復無所借資也蓋志之立也立于已志之行也行于已非于已之繹而于誰繹也時雖尊卑長少之咸集而愛莫能助敬莫能體不能父資而互濟也亦各繹其已志而已此先王制射所以必先于內志而有五節三節一節之聽而使各致其繹之之功也歟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

鄭氏元曰以爲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爲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孔氏穎達曰鵠則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别而言以爲父鵠者是升射之時既身爲人父則念云所射之鵠是爲人父之鵠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爲人父故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云云皆倣此按此所謂鵠即取是爲質正之義爾爲人父爲人子者固當志于父道子道矣然平時之所以爲人父爲人子之道果無忝無惡于所志焉繹之則志之所至無不至也而質正于是以驗之故即以是考証平時之準的云爾非升射時始念此爲父之鵠子之鵠而思求中也曰父子者惟鄉射尚齒考德行時族師書其孝弟睦婣閒胥書其敬敏任恤所重在父子之倫故以爲人父爲人子言之耳志鵠者無人不然但平時不盡其道者其道不能無間于志志雖在鵠而道仍不于志而至鵠故也以爲云者并全乎所以爲已之道于是云

鵠孔氏穎達云其鵠三分侯中而居其一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鵠者取名于鳱鵠鳱鵠小鳥而難

中故中之以爲雋按非也考鵠鵠卽雁其物不小但飛高不易于中耳非鳥小也而鵠之取義實同[illegible]也

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

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其于鵠也倣上文但父子指鄉射而君臣則指大射賓燕射蓋此三射非有君道卽有臣道在焉者且皆君臣之會也雖爲人父爲人子私情不伸于公所矣與父子異者鄉雖尙齒重考弟未必父子同射同在而賓燕則君臣同射卽大射亦君爲主是更爲人君者當臣前爲人臣者當君前則以爲鵠者更切矣且君臣非父子比也天子諸侯及有采大夫皆有君道自公卿及輿隸皆有臣道不是父子之無他屬也餘倣上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

鄭氏元曰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令先習射于澤孔氏達穎曰澤者蓋于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也非惟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于澤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按天子之祭百官各以職從何必取足于諸侯所貢士特以諸侯選以爲賢而貢之而時猶未試則先取其容體之比禮樂者觀先大禮以榮之且以伸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之意也先取容體者以供奔走之故耳非竟有職分于廟者也澤乃在郊之學以舍諸侯貢士之未試者以在郊故近澤必近澤者取澡身浴德之義亦止客西雍之意也而使先習射于此然非郊學也天子小學固在郊然郊學者天子畿內之鄉學非舍貢士之學也澤乃貢士之學舍耳用之上則進于國學次亦試爲鄉遂吏否則還之諸侯耳豈常肄業于此者哉又孔氏引書傳論謂射于澤弓以弧的以椹爲主皮之射亦非諸侯所貢則諸侯之

選也何至如始學射者之射以椹質乎且爲祭而習安用主皮之射也彼明日嚮于囿中爲勇力之取知嚮之囿爲在己國事此則已澤而非囿矣司弓矢云云謂澤亦共之耳非必謂將祭之射用夫曰必先則先死自習焉耳未是上試也

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

鄭氏元曰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于射宮課中否也按澤本以近澤而以諧聲之取義則曰擇以舍于澤之貢士雖習射意不在教而在擇故曰所以擇士以用也蓋用之以爲擇士之所云爾已射于澤謂己習射于澤待卜祫之後復試其射于射宮也射宮非國學也國學乃居太子及國中卿大夫元士嫡子之學所非射宮也射宮謂天子自學于師保氏之宮在王宮路門之左惟以在王宮也故從宮名以行射于此故卽以射宮名其地又重于國學且得兼國學之教者也故仍曰養國子以道此未卽是試士也但射以考其容體之比禮樂否耳然以祭故重其事而自擇之前儒以澤爲鄉學以射宮爲國學者非是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鄭氏元曰男子生則設弧于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孔氏達穎曰男子生而有爲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天地四方也禮惟四矢象禦四方之亂三日射罷而後用穀以食子方氏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以射六合故用六矢射之射之則以射人代之而已按男子始生而卽以射祝之者非必盡取其威天下也象其無所不至而已如以爲威天下也四方足矣豈有威及天地者乎劉氏彝謂明傳先王之道承祖父之付必有德政以達天地四方是假桑蓬矢以申其志是也桑弧則膠膝筋

角之不備蓬矢則并非矢林且羽鏃之不飾者也取用之以見其意而已其地在寢門外士以襁負之射人代爲之射而祝焉天地四方者亦以候取象但分上元下黃東靑西白南赤北黑以定方位耳非憑空而指天地也

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

方氏慤曰六合男子之所有事也云云陳氏澔曰宇宙內事皆巳分內事按所謂有事者亦即劉氏所云德政以達之也東漸西被朔及南暨上蟠下際雖聖賢僅有之事以人皆可以爲堯舜之理觀之又何人不當有是者人之初生皆得以是期之也曰有事凡人所有事之處皆得有之而曰所知有事固男子之分也一介之士以上皆有與平天下之責故其所祝大而非誇也孟子以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稱孔子則不必是有天地四方者始得謂之有事

矣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

鄭氏元曰諸猶於也陳氏澔曰爲仁由己射之中否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按其說未當此則謂求正己也是遠承繹志爲鵠之脉而言仁之道謂爲仁之道也射則疑于身之藝而不知反之爲心之德射則疑于威之用而不知爲政之本故曰仁之道也仁之所以爲仁者求得其正而巳正其體于無私克之道也正其用于當理復之道也而其求則皆反諸巳射者之繹志也所以正己于無私之道而其爲鵠也所以正己于當理之道也無私則內得中而節比樂當理則外有直而容比禮其于爲仁之道一也射者卽射以自反其身心之德行亦自考驗其德行于心之地而已故云然也

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

鄭氏元曰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鵠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猶射也孔氏穎達曰何以射者言人之射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也兩相應會作何法以爲之至極難矣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不失正鵠言中也射中與樂節相應唯賢者乃能鄭注聲樂節正則賓射鵠則大射也按曰何以則各有所以也可知何云云者欲使自求其所以而以之射與聽也射必求其何以射則知以平日所立之德行射耳而射則先之以聽又必先求其何以聽則知以吾所謂爲人父爲人子之類聽之耳射之何以動其求生平之所立也聽之何以

動其求當時之所繹也循聲承聽而發承射德行素成正直自應正所以驗正鵠所以驗直志至則體從時措咸宜順應各當其固然已故曰其唯賢者乎然則射聽何以必先求己之賢于平日而後可也云爾正亦作䲨乃題肩卽鳶也亦非小鳥但猛健急捷焉耳而取義則仍在乎正與鵠之爲直一例也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六寸曰質是正鵠在侯之內質之外也

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鄭氏元曰辭養讓見養也按罰爵托辭于敬養實以養老養病者愧之也古人疾則晝處于內七十不與賓客之事未有老疾受養之人而與于射者然則養乃恥之以非老而若老非病而若病焉耳而其恥之克免者唯中爾夫是以求中以辭之也辭養者偉其

不敢當養則可以禮辭之辭其老病之養則有求中焉而已求中不求于中而求于其所以中且求之于未射未聽之先斯其養乃不辭而自辭矣此善辭養之所以唯賢者而射聽者所由必求其何以也

燕義

春合諸學秋合諸射

鄭氏元曰射射宮也方氏慤曰仲春之時合此諸子於大學仲秋之時合此諸子于射宮馬氏晞孟曰春合諸學而教之以文所以順陽秋合諸射而教之以武所以順陰按此承上修德學道來春合諸學以和其所學之道所謂大合樂也秋合諸射以觀其所修之德即大饗帝嘗將祭前之擇士也合之云者春合鄉學所升之民俊秋合諸侯所貢之賢才也合則暫辭非共處之比下文明曰考

則馬氏謂教之者非是

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

鄭氏元曰定位者爲其始入踧踖揖而安定孔氏穎達曰燕禮之初君獨升立于阼階之上明君尊也燕義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所以然者定君臣之位也呂氏大臨曰燕禮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公升即位于席西鄉而與燕之羣臣皆未入也諸臣未入而君特立于席明是燕也君爲之主君既即位小臣納卿大夫士皆入門立公乃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皆少進爾近也進之使前也方氏慤曰卿大夫在北面故鄉而爾之欲其皆少進以定位故也按燕禮將燕之日小臣戒與燕者陳饌器公席阼階即位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士公降阼階之東南南鄉揖進之公揖卿卿進至中庭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稍進次卿之南北面東上不曰揖而曰爾者以臣方踧踖不前揖而移之使近故曰爾爾邇也必定位者蓋因其不敢安而爲之安其位也陳氏祥道以下小卿次上卿云云爲位非也此中庭立位下文乃席位耳蓋羣臣入寢庭卿位在東西面大夫位在南北面三等士位在西東面故也不言士該之大夫內也

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

鄭氏元曰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方氏慤曰此即天官之膳夫非天官之宰夫爲獻主攝主人而獻賓也膳夫供食飲養王以養王者養賓王之厚意也呂氏大臨曰既爾大夫然後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乃以宰夫爲主人以獻賓臣不敢亢君也陳氏祥道曰王不自爲主故于膳夫曰王燕飲則爲獻主也按燕

非賓主不成禮而賓有禮主則擇則又以主爲重也主本君也而不自主固不可貶尊以與臣爲敵正俯體臣心之不安故也君縱降以相就行以師臣友臣禮而臣則終以與君亢禮故而不自安故使膳宰也膳宰熟于獻酬禮而位不尊亦不卑使之爲主凡與燕者無不可與亢禮以平時獻已者獻賓則安賓者未始不爲尊賓也飲食之事皆其所主使爲獻主又不爲無所取義故耳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

孔氏穎達曰君舉旅於賓者謂舉旅酬之酒以酬賓賜爵者特賜臣下之爵凡賓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再拜稽首以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至禮殺之後賓下堂是欲拜君則辭之賓未拜也賓乃升堂再

拜稽首鄭注不言成拜以其堂下末拜故也云云方氏慤曰舉旅即下文言旅酬也君所賜爵謂旅酬之外君有特賜之爵也陳氏澔曰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旅酬于西階上楊氏復曰公取媵爵酬賓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酬賓不同此所謂公爲賓舉旅也蓋宰夫爲主者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觶酬云云畧勢分以極謙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按君舉旅于賓及卿曰酬于大夫及士庶子皆曰賜爵卑之別也此外有何特賜者考禮公就西階酬賓如孔所引燕禮云云時公坐奠觶執爵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爵洗如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始旅酬于西階上注賓降不于阼階下而于西階下凡臣雖爲賓與君相

酬受爵不敢拜于堂上皆拜于堂下若君辭之聞命即升若堂下拜訖君辭之即升堂復再拜稽首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是以升則不云再拜稽首而直云成拜也賓然而賜爵者益可知矣

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

鄭氏元曰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答之是其報以祿位也孔氏穎達曰君賜爵之時再拜稽首示竭力盡能立功于國也燕禮臣拜君皆答之者示君報之以爵祿也葉氏夢得曰上以爵祿報下則下日奮而有功故禮無不拜云云蓋禮通于上下故拜無不答因答拜之禮推及君臣報功之道以見禮之可以爲國也自禮通于上下至此御案文按自下皆推廣言之以明君臣上下無不有報答之道不特燕酬之小節也云盡竭力指致力于下之小臣宣力于外之遠臣盡能則盡勞心匡輔之能事者指大臣近臣言然以君臨之皆下也故曰臣下報以爵祿即報下禮也務竭力盡能以立功報上禮也報君而功立于國安國即所以寧君耳安社稷之功所以大于事君人者也臣下之仕以行義非求爵祿之報而立功也然人君報下之道則然君爲國立賢亦非以爵祿求臣下之立功安國以圖寧也而臣下報上之禮則然君臣上下何之不禮尙往來況拜賜之節乎而不然也云是以云者皆由報禮之致然以見報禮之所關大也

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楊氏復曰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舉觶以酬賓云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注云不言君酬

賓于西階上及君反位尊君空其文也此又所以嚴君臣之分也葉氏夢得引孟子勞心者治人云云至食人曰此上下之義也燕禮明君臣之義者何以異此按此東自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以下二節大夫爲賓膳宰爲主爲嫌爲疑君臣之分何其嚴上以答下下以報上曰和曰寧君臣之情何其洽不知嚴者禮之體而義之立也洽者禮之用而義之行也燕禮者禮也而禮所由起之義著即禮所由成之義彰君臣天倫之義合者也義莫大乎是但朝廷明君臣之義而畧于情學校明君臣之義而畧于分惟燕禮則分情各著體用並彰君臣之義備顯于此故曰所以明也而其明之之所以者則禮耳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

孔氏穎達曰席小卿次上卿者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

之西隔越于賓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遙相次耳大夫次小卿者燕禮大夫次小卿之西故云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也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者燕禮于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于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於阼階上既獻立于阼階下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也按燕賓席等鄉飲之賓席上卿席如鄉飲之遵故在賓席東小卿之席如三賓之席故在賓西大夫之席如介席故在小卿西但不敢東面與阼階上公席相對耳士如鄉飲衆賓庶子等于執事如沃洗者之類卽既獻立于阼階下知位之在階下矣階下無席故變席而言位耳次者士以上中下相次庶子則以齒次矣

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

孔氏穎達曰獻君君舉旅行酬者燕禮宰夫爲主人酌以獻賓賓飽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于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于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于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觶以酬賓賓下再拜云云節前行成拜等云公立卒觶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于篚此是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卿舉行酬者燕禮主人洗升實散獻卿於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是爲卿旅酬也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燕禮主人洗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衆工畢公又舉奠觶惟

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大夫爲大夫而旅酬也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者燕禮說屨升堂坐之後主人獻士于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媵觚于公公取賓所媵觶興惟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于大夫終受者興以酬士士舉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士爲旅酬也而后獻庶子者庶子卑不爲之舉旅但無算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彭氏曰主人酌獻君爲君行第一旅次爲卿行第二旅次爲大夫行第三旅次爲士行第四旅次獻庶子庶子卑不爲之舉旅按卿旅于西階上亦是君舉旅而言卿舉者蓋君爲卿舉耳大夫舉旅士舉旅其義同而後獻大夫亦主人之獻也公又舉奠觶以賜是爲大夫舉旅也主人獻士公復賜之是爲士舉旅也公之舉旅止于士而不及庶子獻庶子者主人獻之于阼階之上耳所謂爲賓舉旅公取一觶爲賓導飲也賓自酌未飲請行酬于卿

大夫者榮君之賜也然後主人以散爵獻卿卿不酢禮殺也爲卿舉旅卿行酬如賓禮乃樂作升歌終後爲大夫舉旅大夫行酬如卿禮直待閒歌合樂立司正徹俎諸正禮畢後主人獻士賓媵觶于公公爲士舉旅士亦行酬如大夫禮蓋賓卿大夫行酬不及士士行酬不及賓卿大夫庶子然後主人直獻庶子于東階君不舉旅庶子亦不行酬以未成爲仕故也士如鄉飲之五十者立聽政役故不同卿大夫之等庶子直比于沃洗之子弟焉故并不旅酬也凡獻皆宰夫所獻至旅酬則君自爲之末二句御案

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鄭氏元曰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孔氏穎達曰皆有等差者公及卿大夫士等皆有等差但燕禮不載無以言也但其俎豆等之等差燕禮文雖未載然云惟君與賓有俎卿無俎大夫士

無胥則亦畧可見矣云自其俎豆等云 御案按陳氏澔謂其牲狗也則非考公食大夫牛羊豕備用太牢食禮質于燕且太牢焉有天子諸侯行燕禮而下同鄉飲者乎卽本國之臣篩于聘臣而朔日之食且天子太牢諸侯少牢焉有禮成賓主卿大夫士咸在而具饌不及朔日者乎其俎豆牲體之備三牲可知但殺升折俎減于饗酒而不飯異于食篇中不載鼎及牲體者恐承公食大夫禮後故不復詳耳其豆之等差恐亦如三四五六之數而賓卿當亦如食禮所陳也

聘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

鄭氏元曰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孔氏穎達曰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方氏慤曰上公卽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以其加于三公一命故以上言之周官行人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言七介五介三介者以大聘使卿各下其君二等故也呂氏大臨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斯事致文于斯禮者也鄉飲所謀此飲酒之賓介也大行人所云此朝覲之賓介也此之所云則聘問之賓介也聘禮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則介凡五人舉侯伯之卿而言之也禮之節文少則質多則文同則質異則文致其文者乃所以致其敬也故使人聘于鄰國一人將命可矣必有介者以多爲文也云云按五等諸侯自行則介各如其命數惟然公之聘臣同侯伯之七介侯伯之聘臣同子男之五介矣而不嫌無別者諸侯之介自卿始聘臣之介自大夫始諸侯之介列而傳辭聘臣之介有時旅之而已介必如是之多者非特以文多也列尊國大職貢重則聘享之庭實亦多故大國之聘臣有故上介攝事聘臣無辭上介應對之類士介備數亦兼資其典職貨幣而已七介一大夫一上士一中士餘皆下士五介亦然三介亦下大夫下士從

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鄭氏元曰質謂正自相當陸氏佃曰言紹則若上公七介皆相繼傳命也蓋如是而後盡敬父子之間以質爲敬君臣之間以文爲敬陳氏澔曰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先時上擯入受主君之命出而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傳而下也賓之末介受命于末擯而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傳而上也此所謂介紹而傳命也質正也於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賓在大門外北面介自南向北爲序主君在門內迎賓者自北向南爲序聘禮注云賓至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上擯至末擯亦三丈六尺卽此傳命時也又此所傳命乃彝常交際之命若因國有故而有言又在卒聘後事也初尚未遽及云云此自聘禮注云至此 御案按主尊賓者因其君以及其使故其敬與鄰君同賓敬主者敬之與巳之君等所以體巳國之君之敬也質朴畧不敢質故多文介乃夾間于中之名此主聘言故曰介紹言以介相繼而傳者也不兼擯言又有使卑則旅擯者蓋不上下相傳直以上擯上介相對語以主君雖陳擯而賓止立上介者

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

鄭氏元曰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孔氏穎達曰君親禮賓者謂行聘巳訖君親執醴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訖宰夫徹几

敀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醴拜送醴是也私面私以巳禮而見主國之卿大夫私覿私以禮覿主國之君以其非聘正禮故謂之私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于賓館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也贈賄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幷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饗食燕者主君設大禮以享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皆在寢也故聘禮云公于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凡此君親禮賓賓用私覿及致饔餼饔食之屬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客或使臣致之按聘享畢先請覿擯者辭乃請禮賓凡進几授醴用束帛皆君親之由是以束錦乘馬私覿介奉幣儷皮先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而後入門左設授幣堂上以賓禮見請明日以束帛庭實私面主君之卿皆所以申賓之情也是夕致饔餼而饗而食而燕將歸還圭璋記者順文序之不于其次也饔孰牢餼腥牢賄用絹帛曰束紡贈如覿幣卿一食再饗大夫一食一饗燕無常數任氏啓運云有數以明禮無數以達情又覿與面雖曰私其禮物實君爲之備非私物也別于正享曰私耳凡此數節者時而以禮尊之時而又以情親之情禮交經尊親各至苟不深求其所以幾不解其何爲者云爾皆所以起下文明賓客君之義句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

鄭氏元曰圭瑞也尊圭璋之類孔氏穎達曰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又曰若六幣之圭璋乃諸侯所以享天子與后者與聘君聘夫人八寸之圭璋又不同以享之圭璋必合幣聘之圭璋則特達而不用幣也按圭璋固比德以其琢自玉人掌自典瑞其等式則頒自天子次于命圭止用以明質信而特達故專屬于禮遣卿以致之上介以奉之賈人以掌之臨軒而命之爲壇而肄之襲服而執之堂深而授之皆重之也非重其玉重其禮之行于是即禮之在是也故曰重禮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於內

孔氏穎達曰待客三積者謂上公之臣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也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也聘禮致客有饔有餼今直云餼客者畧言之於舍於館也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是皆陳于內也按周禮鄭注掌客云爵卿殺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殺太牢饔餼三牢爵士殺少牢饔餼太牢也呂氏大臨曰上公五積卿下其君二等則三積也致積之禮惟諸公之臣有之故儀禮不載積者致重其禮于出入也饔餼者致重其禮于館舍也按出入三積侯伯以下非竟無也賈疏司儀云但不以束帛致之非無積也積本遺人掌之取國賦之餘積之而以郊里者備之五十里之候館以待賓客者侯國百里每面五十里則一積足矣三積者以上公爲王賓之國加禮故也與餼而飪腥可知飧晩食烹調恐不及備故飪之饔備次日朝食故腥之餼之供日長故生之夫曰具則一切牢禮之器用備矣飪腥兩牢陳于階而以餼陳門內西故稱門內以該之也出入三積時亦有牢數與飧禮同但生致之無飪耳不曰館而曰舍者以初至若暫安息者然

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

孔氏穎達曰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鄭注薪從米芻從禾葉氏適曰餼牢天產陽物也故陳于內米禾芻薪地產陰物也故陳于外任氏啓運曰庭中亦設米及黍稷稻粱不言者以多爲貴也按米供人食禾給馬食故兼芻薪禮言凶荒馬不食粟知平時則食之矣故給之也薪用炊爨芻用養牲儀禮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禾三十車車三秅又記云十筥曰稷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類篇籔十六斗夫秉十六斛又加十六斗者五是米每車二十四斛禾則三四一千二是每車千二百秉矣此秉一手所握也與米之量異庭中所設與飪腥牢並陳者奉賓客列于車者給賓客之從者也故于門非以陰陽之故也餼有米米禾亦有餼不言互文也上介米禾皆十車薪芻皆倍禾士介米百筥此皆不言略之也

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

孔氏穎達曰乘禽謂乘行羣匹之禽雁鶩之屬聘卿則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鄭注掌客云云見前主國待客下聘卿一爲之設食再爲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賜無常數凡此皆備設待賓之物云云呂氏大臨曰乘禽二者假獻將其勤也饗食燕盡其歡也陸氏佃曰據周官侯伯七十雙今曰日五雙雖曰諸侯大夫不應如是之縣也蓋日五雙旬而稍所致之禽也據聘禮旬而稍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云云禮有飯有殽設酒不飲食禮也體薦不食爵盈不飲饗禮也一獻既畢坐飲至醉燕禮也或賜以束紡或賜以金玉時賜也食行于朝饗行于廟以訓恭儉故有數燕行于寢賜行於館以示慈惠故無數云自禮有飯有殽云衛家文按乘禽者雌雄成對之禽乘之言匹也所以備賓館之羞豆者其數日五雙非日致之也旬致之則五十雙矣羣介皆有餼牢不與正使共者公事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館不同且各致其敬與各致其別也時賜隨時之賜各覗其情既曰無數則不拘等也可知有所樂則以燕成之有所愛則以賜將之而已雖似乎私偏于制而致于情者然而實不徒以制與情爾已起下厚重禮之意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聘禮而兼及射禮也聘射至大之禮非如冠昏之屬暫時即畢也呂氏大臨曰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按禮惟聘射爲大者非止以節文之多故也內則關乎德行禮義外則繫于天下之治亂安危一言其本之大一言其用之大也冠止所責昏止所基皆未實踐其大也飲止及于鄉人朝止爭于天子而喪祭更止一人一家之事而已雖其理義無不大而實行無

過于聘射焉故皆可以義諸侯而兵不用者也然亦惟人易小視之故特表明之如此云兼射言者順儀禮聘次大射而言也

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

孔氏穎達曰勇敢射之所須強有力聘之所須前文論聘止稱強有力者此經論射則云勇敢也葉氏夢得曰古之所謂勇敢而強者勇于義而已云云方氏慤曰此聘兼言射者賓射亦有射故因而明之按非也上雖聘射並言而本篇究聘禮也聘有饗禮故上文有酒清肉乾等語彼射之燕朋明飲且食之矣何不敢云此處緊推言禮節之用所該甚廣故概之日行禮義也上曰貴勇敢以立義又推其立義以行禮此故以故字緊承上而云敢行禮義者總申上二句爲東以起下文也勇足于施爲敢足于肩任夫然而眾人之勇敢不足貴也惟于君子者爲貴盡勇敢者惟勇故敢敢于行

禮而行必推本乎禮所起之義則禮之體徹其始行禮而必究極乎禮所成之義而禮之用徹其終此君子所以因立義行禮而貴勇敢之故也禮必以義行而在斷制故專以勇敢爲貴此推其行禮之所以必于義而申明貴勇敢之故也與上文所貴於勇敢句不同

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

呂氏大臨曰教化行矣此所以外無敵內順治國之所以安也葉氏夢得曰所謂盛德者以其備具而已猶禮器謂大備盛德是也按天下之難得而天下之暴除焉有梗吾德而能敵我者施必不遺行必不息國中焉有不順我德而受治于我者外無敵無匹敵我之德以勇敢于德者爲戰勝非勇敢于行陳也內順治者亦順受治于我之德以勇敢于德者立禮義非勇敢于強制也故爲盛德德之盛由勇敢于德之故無敵則可大順治則可久可久可大故曰盛葉氏以行列正坐作齊爲戰之無敵者謬也

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

此又重申上貴勇敢強有力之本意上言君子之貴以勇敢強有力者自勝于德此謂聖王所以貴君子勇敢強有力之故也強謂精神完固有力謂材氣足勝勇敢見上皆涵養之所致也如此云者其用如此其效如此知非夫人之所謂勇敢強有力及末世所尚之勇敢強有力可知已此明示君子以當貴勇敢強有力于禮義以備當世之用亦明示人君當貴勇敢強有力于禮義者以自致于無敵順治之效也云爾

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

鄭氏元曰色柔溫潤似仁也潤或作濡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如墜禮尚謙卑也孔氏穎達曰玉德溫和柔潤而光澤仁者亦溫和潤澤故云仁玉理密緻而堅剛知者亦密緻堅剛故云知廉棱也玉體雖廉棱而不傷割于物人有義者亦能斷割而不傷物故云義玉體垂之而下墜人有禮者亦謙恭而卑下故云禮呂氏大臨曰玉德之美有似于君子玉氣粹精之所發則溫潤而澤如君子之仁溫厚深醇之氣形于外也玉理密緻而堅實如君子之知密而不疏則中理堅而不疏則可久也金之有廉雖利也而用之則傷玉之有廉雖不利也用之則不能傷如君子之義其威雖若不可犯卒歸于愛人而已玉聲體重垂之如墜而欲下如君子之好禮以謙恭人爲事故曰禮也陳氏祥道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齊有食玉用其知牙

璋以起軍旅用其義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云云按石出火而熱晶含水而凉而玉則兩不居故曰溫潤滑膩也澤者其色津然而不枯今于闐玉之色如諸葛菜而有金點如濕者爲上是矣縝廣韻云結以其精神之內結其緻理外密而質乃堅實故曰栗廉不劌謂琢之之後以棱角之峭而不厲故不傷人曰不劌垂如墜據成器而佩之者言體沈重而安妥也德者無所不得之謂而仁知義禮爲重且爲之首故先以四者言之謂君子四者之德當如是云陳氏云云別是一頭緒不在此比德之義下同但可參用又璧羨起度亦用其知

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

鄭氏元曰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孔氏穎達曰以物扣擊其聲清洽發越以長遠擊之終竟聲則詘然而止不如

鍾聲擊罷猶有餘音也故似樂呂氏大臨曰凡聲滯濁而韻短者石也清越而韻長者玉也號橫而哀殺者金也始終若一者玉也云云陳氏祥道曰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按扣之樣成器而考之者言清無重濁音越高而遠無沈滯音也而長謂清越者長不半途而清者漸而微越者漸而殺也故曰以長絀止之整齊無有餘不盡之參差也石華不清匏竹不越木土且不長金清越且長而終不絀然故數者惟玉爲備而樂德全于是矣君子仁知義禮皆成于樂則修身之德也故以樂次之

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

鄭氏元曰瑕玉之病也瑜其閒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孔氏穎達曰美處病處不相掩映如人之忠呂氏大臨曰玉之明洞昭乎内外瑕瑜不能相揜如君子之忠無隱情善惡盡露而無所蓋

故曰忠也陳氏祥道曰琬圭以結好二語用其忠葉氏夢得曰德至修身可出而[illegible]物故忠者不欺于内外則次之以瑕瑜不相揜也瑕瑜指色之純駁言也又據蹈瑕攻瑕等言之則瑕亦裂紋也不揜是外不蔽其巾之謂瑕不揜瑜原不方削去其外瑜不揜瑕原不害鏤去其中圭佩之類去外瑕環玦之類去内瑕此去瑕存瑜琢磨成器之道非止不揜而已君子有過于外而情有可原瑕不揜瑜之說也有欠于中而慝可共攻此瑜不揜瑕之說也

孚尹旁達信也

鄭氏元曰孚讀爲浮尹讀如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孔氏穎達曰采色彰達著見無隱如人之信呂氏大臨曰玉之明徹蘊于中而達于外猶君子之信由中出也葉氏夢得曰忠以待物而物必信故次之以孚尹旁達也按鄭孔改孚尹于義未洽其解云云亦與忠不別呂氏孚尹未詳或曰孚發于中謂之孚信也尹或訓誠亦信也然與玉德不切不知此以器成而用于神者言之其精堅也誠于中曰孚其廉隅也正于外而曰尹仁人孝子藉以達其誠正者可以廣格旁通于洋洋如在之神明故曰旁達而陟降者無論矣云爾是或一義也

氣如白虹天也

鄭氏元曰虹天氣也孔氏穎達曰白虹謂天之白氣言玉之白氣似天白氣故云天也呂氏大臨曰玉之瑩者光氣能達于天所謂氣如白虹也如君子之達于天則與天同德陳氏祥道曰四圭有邸蒼璧以禮天用其能達于天葉氏夢得曰忠信人德而已人德備則與天地參故次之以氣如虹按白虹二語又就其在璞者言之淮南子云金英黃玉英白白謂玉器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之鼂采注云美

玉謂每旦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曰鼂采又舊唐書肅宗紀楚州刺史崔侁獻定國玉十三枚置于日中有白氣連天又杜陽雜編憲宗時西域進美玉有龍王者投之于水必有虹霓出焉此氣如白虹之証也知古有是玉非大言也亦非謂常玉之皆能然

精神見于山川地也

鄭氏元曰山川地所以通氣也孔氏穎達曰玉在山川之中精氣徹見于外亦如地氣含藏微見于外也呂氏大臨曰蘊諸石中則光輝必見所謂精神見于山川也如君子充實而有光輝則與地同德陳氏祥道曰兩圭有邸黃琮以祀地用其能達于地葉氏夢得曰與天地參故精神見于山川也按此謂玉之精華神采流露于山川非氣之謂荀子云玉在山而草木潤淮南子云水方折者有玉又曰龍淵有玉英則所謂精神之見也蓋玉之純粹融結于中者蘊蓄

有餘而溢于外山及川亦若分玉之純粹而秀麗殊眾者然故曰精神見而非如白虹之氣也

圭璋特達德也

鄭氏玄曰特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唯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孔氏穎達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亦同人之有德不假他物而成也呂氏大臨曰玉之爲璧琮其用也必有幣以將之玉爲圭璋特達而已不用幣也如君子之德無待于外也陳氏澔曰圭璋特達用其能達于德已聘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爲器以用玉之美者也葉氏夢鼎曰與天地參則歸于德已按朝聘所用圭璋是必以全備于上所云之德者爲之故此以德總承之而歸其大用于圭璋也因聘禮之所重者莫如圭璋故言玉者前入于此以見聘義終之以此之本意也蓋其初未必不因聘璋之故而問及此故夫子亦結明此意以由足比德之旨云必以幣通琥璜皆然圭馬璋皮亦有幣也但與相離而達則不以此爲藉故言特云

禮記衷要卷三十終

昔　先大夫閒居自娛曾得海匏是編鈔本數卷日資展玩但以未獲一覽全書爲憾後二十年何君夢華來粵行篋中出此相示惜　先大夫不及見矣原目曰五經題解何君欲謀付梓予極獎之越年何君物故病革舉以付予意若冀予卒成其志也適家居偶暇爲之再三校對壽諸梨棗刻成題曰五經衷要是書之旨悉詳吳荷屋方伯序中予既踐何君之託毋敢有忽然亦欲存　先大夫之夙好云

道光庚寅臘月南海葉夢龍謹跋

柒輯 4－312

遼史地理志考五卷

〔清〕李慎儒撰

清光緒二十八年刻本

遼史地理志考

光緒二十年夏四月[illegible]開雕[illegible]板

遼史地理志考序

遼金元三史並稱而近來講地理者皆詳於元史西北地附錄一篇蓋以天山南北為我　朝所開拓雅薩城塔爾巴哈台以北伊犁喀什噶爾以西又皆與外國接壤所當從元西北地以上溯漢唐匈奴突厥回紇吐蕃西域等傳為外攘內安之計也遼金二史則鮮有措意者予嘗取二史地理志讀之金志精詳確實鮮可疵瑕遼志則地形舛錯者十之一二引古舛錯者十之五六二史皆曾經歐陽圭齋之手而優劣懸殊何哉金源一代典章文物不減唐宋名人著述如元遺山壬辰雜記中州集劉京叔歸潛志等書皆足以資採擇遼則草昧初開文學傳序曰景聖中科舉聿興駸駸崇儒之美但其風氣剛勁三面鄰敵歲時以蒐獮為務而典章文物視古猶闕傳中所載祇有七人其能紀掌故者祇蕭罕嘉努一人而其書又祇有二十卷古謂遼史之成係綴緝耶律儼陳大任兩家之書今考儼傳僅著有實錄七十卷大任則無傳但旁見於歷象志及后妃傳序中其書名無聞焉又定制禁本國書出境則本荒略而

復多堙沒可知修一代之史必以一代載籍爲依據依據優則優依據劣則劣理固然也夫內蒙古諸部收入版圖自我　朝始與天山南北後先同揆而經營締造遼實創之今元西北地略可指明而讀遼史者顧不詳其所在可乎乾隆中厲樊榭先生著遼史拾遺意在仿裴松之三國志注搜羅事迹於地理鮮所發明予不揣譾陋於遼五京州縣山川悉爲考核標明今之某處凡舛錯者逐一駁正疑者闕之其四捺鉢五國部南北各三關散見於紀志傳中者爲遼地附錄一篇天祚奔

亡西遼開創見於天祚本紀者爲天祚播遷處考西遼地考各一篇並附於後或亦讀史者之一助乎敝帚千金不忍棄置存之以質夫世之精於地理者若云自忘拙醜妄冀傳後則吾豈敢

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仲春下浣丹徒李慎儒鴻軒氏自序

遼史地理志考

目錄

卷一

上京道

卷二

東京道

卷三

中京道

卷四

南京道

卷五

西京道

附 遼地附錄

天祚播遷處考

西遼地考

遼史地理志考卷一

丹徒李愼儒著

遼之先出自炎帝遼史世表曰考之周書遼本炎帝之後耶律儼稱爲軒轅後儼書晚出盍從周書世爲森濟原作審吉國有葛烏菟者世雄朔陲號東胡西漢時爲匈奴冒頓可汗所襲滅餘眾保鮮卑山號鮮卑氏今黑龍江左右有鮮卑山在內蒙古科爾沁右翼中旗西三十里蒙古呼爲蒙格右翼前旗東南五十里有錫伯城周八里餘門四又黑龍江左右有錫伯部錫伯鮮卑之轉音也葛烏菟之後曰普回普回有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九世爲慕容晃所滅鮮卑眾散爲宇文氏或爲庫莫奚或爲契丹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族同類東部鮮卑之別支也

契丹之號在東晉元魏初始立案地理志上京道永州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奇善可汗顥啡犄在南廟克敦顥雖在北廟相傳神人乘白馬浮土河而東天女駕青牛車懷朝驪魃餅揉泛潢河而下至二水合流相遇爲配偶生八子後分八部此神人之卽奇善汗卽始祖與否語欠明晰太祖本紀贊曰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爲森濟國其可知者若奇善汗和拉汗纇啡猢蘇汗顥啡蘇北古汗顥啡猢皆遼之先世而世次不可考矣世表又曰唐開元中有聶哷獮離耶律儼遼史書爲湼里陳大任書爲雅里蓋皆遼太祖之始祖也語皆互異不可解遂內附元魏止於白狼水東案白狼河實今之大淩河古皆以爲卽土河又名老哈河者誤詳見中京道建州註其地當在今直隸承德府朝陽縣南內蒙古喀喇沁左翼及土默特右翼之間至唐初契丹地漸廣其君達呼爾原作大賀氏阻冷陘山自固冷陘山方輿紀要謂在福餘衛境今內蒙古科爾沁部爲明之福餘衛冷陘山不當在其境一統志以冷陘山爲黑龍江省古迹唐書契丹兵敗阻冷陘以自固其後爲避暑之處五月上陘八月下陘宋時金人流洪皓於冷山卽此考洪皓松漠紀聞甯江州去冷山一百七十里遼甯江州卽今吉林北七十里之打牲烏拉城則冷山當在打牲烏拉之北阿勒楚喀城之南屬吉林省有兵四萬析爲八部而臣於突厥貞觀中大帥和卓原作紇主唐書作辱紇主下文有辱和卓世表只云和卓蓋漏一辱字也珠奇原作據曲率眾來歸卽其部爲元州以珠奇爲刺史隸營州都督府庫克原作窟哥舉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今內蒙古翁牛特左翼北有唐松漠府故壘後遼太祖完葺之建饒州匡義軍以庫克爲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氏改八部爲

十州俱隸松漠府以辱和卓爲刺史後於則天后時契丹叛屢敗王師卒爲張九節所勦契丹餘眾不能立乃附突厥達呼爾氏遂微有果珍原作過折者契丹別部長歸唐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立之爲北平郡王爲聶哷原作泥禮所弑聶哷係德哷原作迭刺部長遼世表謂是太祖始祖者也聶哷立達年札里原作迪輦組里世表作俎里亦作祖里爲蘇爾威汗原作阻午可汗更號約尼原作遙輦氏天寶四年降唐賜姓名李懷秀尋叛唐唐更封且羅原作楷落爲恭仁王而聶哷輔之聶哷生必塔原作毗牒必塔生海蘭原作頹領海蘭生努爾蘇原作耨里

思國勢復振是爲肅祖肅祖生薩刺達原作薩刺德是爲懿
祖懿祖生伊實德原作匀實德是爲元祖元祖生色勒達原作
撒刺的是爲德祖卽太祖父也世爲約尼原作遙輦部之額爾
奇木原作夷离菫案百官志序太祖分德哷原作迭剌額爾奇木爲北南二大王謂之北南院宰相然則未
分北南院之先德哷舊制僅一額爾奇木以獨相執國柄矣時契丹王欽德實埒原作
習爾之族也號爲哈陶津汗原作痕德菫可汗晚年政衰將殂遺
命禪位於太祖明年正月卽皇帝位約尼原作遙輦氏遂亡
案此依本紀而世表則云八部大人法常三歲代德哷原作迭剌部耶律安巴堅原作阿保機建旗鼓自爲一部不肯受
代自號爲王盡有契丹國約尼氏遂亡則是篡非禪與本紀異歐陽修五代史謂約尼次立爲劉仁恭所攻八

部謂其不任事選於眾得安巴堅原作阿保機代之則是太
祖之立以公舉而非篡非禪歐史又謂安巴堅既立値
中國多故漢人歸者眾告以中國之主無代立者因立
九年更不求代諸部責之乃請自爲一部帥所部居古
漢城欒河上築城種田以計誘八部大人來會盡殺之
並爲一部與唐書及契丹國志所載皆同而與公舉之
說又互歧考遼太祖所居之漢城歐陽修五代史謂在
炭山東南欒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其地可
植五穀漢人安之炭山一統志引宋白續通典曰漢城
在檀州今順天府密雲縣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
北有炭山考龍門山在今直隸宣化府赤城縣北炭山
又在於其北則此城與山皆在今獨石口外若宣化府
萬全縣西南四十里別有炭山遼西京道歸化州之炭
山也與此炭山無涉後魏滑鹽縣今無考當在宣化府
北境若漢志漁陽郡滑鹽縣則今直隸承德府西南地
與後魏滑鹽亦無涉 又案太祖稱帝九年至第十年
乃改元神冊遼史拾遺紀年表謂歲在丙子梁末帝貞
明二年爲遼太祖神冊元年李兆洛紀元編則但自丙

子建元神冊起不記前九年疏也太祖姓耶律氏案世表作錫里原作世里氏與達呼爾原作大賀約
尼原作遙輦號三耶律錢大昕曰元許衡遺書謂遼主姓劉不知何據蘇逢吉漢高祖實錄謂契丹姓大賀氏則據
唐時其主爲達呼爾氏而言達呼爾原作大賀也爲遼德哷原作迭剌部轄塔哩原作
霞瀨益亦作錫喇伊色哩錫林原作石烈鄉律穆嚕原作彌里亦作密拉人諱億字
安巴堅原作阿保機小字多爾濟原作啜里只唐咸通十年生
遼初起居遼澤之中其地去榆關卽渝關爲今直隸永平府臨渝縣之山海
關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卽今順天府又七百一十四里
唐初達呼爾原作大賀氏有其地蠶食扶餘室韋奚靺鞨拓
地方二千里唐太宗置松漠都督府今所在見前改八部爲

十州卽以達呼爾原作大賀氏庫克原作窟哥使持節十州軍事
分州建官蓋昉於此迨於五代闢地東西三千里約尼
原作遙輦氏更八部曰達爾扎原作旦利皆部伊斯琿原作乙室活部
舍琿原作實活部諾爾威原作納尾部頗摩原作頻沒部訥古濟原作內會
雞部濟勤勤原作集解部實袞原作奚嗢部屬縣四十有一每部
設刺史縣置令遼太祖與北取室韋女眞西取突厥滅
奚東并渤海疆土日大乃建皇都於臨潢太宗會同元
年受晉帝石敬瑭所獻幽薊十六州太宗於天顯十一年立石敬瑭爲晉
帝十二年晉兩遣使來獻鴈門以北幽薊地詔皆未許次年卽會同元年十一月晉復遣使獻幽薊十六州地

（乃受之）十六州者幽（今順天府）薊（今順天府東之薊州）瀛（今直隸河間府之河間縣）莫（今河間府任邱縣）涿（今順天府涿州）檀（今順天府密雲縣）順（今順天府順義縣）新（今直隸宣化府保安州）媯（今宣化府懷來縣）儒（今宣化府延慶州）武（今宣化府宣化縣）雲（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應（今大同府應州）寰（今山西朔平府馬邑縣）朔（今山西朔平府朔州）蔚（今直隸宣化府蔚州）也乃以皇都爲上京升幽州爲南京改南京爲東京後聖宗城中京興宗升雲州爲西京於是五京備焉又以征伐俘戶建州襟要之地多以舊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投下亦作頭下）總京五府六州軍城一百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此總說乃撥紀志表中語聯綴成篇非地理志序原文　案東至海者今黑龍江以南烏蘇里江以東至海地也西至金山暨流沙者考金山之最著者外蒙古四喀爾喀及烏梁海之西有阿爾泰山一名阿勒坦山卽阿爾泰之轉音譯言金也此山更在元都和林之西非遼疆所及又有一阿勒坦山在甘肅西甯府邊外青海境遼疆亦不能及又今內蒙古郭爾羅斯前旗東南二百里有金山則遼之黃龍府左右喀喇沁右翼東一百二十里有七金山則遼之中京地方絕非其極西境也古言流沙者有二其甘肅安西州之流沙非遼疆所及惟禹貢弱水餘波所入之流沙卽漢書所稱居延海今舊土爾扈特蒙古額濟納部界內西二鈗骷髂鶻有二澤在西北者曰索郭克鄂模周九十里在東北者曰索博鄂模周六十里卽居延海古流沙也一統志謂額濟納地在宋初屬遼至宋眞宗景德中卽遼聖宗統和年間乃陷於西夏遼史志序蓋據未入西夏時言也元魏正光二年

柔然亂其主阿那瓌婆羅門相繼來降安置婆羅門於西海郡[illegible]涼州刺史袁翻表曰愚謂蠕蠕[illegible]二主[illegible]宜皆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居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在今酒泉州甘肅肅州直北張掖縣甘肅甘州府西北千二百里去高昌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古高昌國今新疆之闢展也宋初地屬於遼闢展城西北有金嶺係天山分支縣亘四百里爲闢展屏蔽遼之西極金山或指此歟然果此金山則史當云西至流沙暨於金山不當先言金山而後流沙也姑存之以備考北至臚朐河者臚朐河卽克魯倫河今名飲馬河源出外蒙古喀爾喀土謝圖汗之肯特山在河套直北二千餘里東流至索倫界名額爾古納河又東入黑龍江南至白溝者白溝今名巨馬河卽涞水古桃水也源出直隸易州廣昌縣其上流合灤易諸水自易州而東經保定府新城縣雄縣間入大泊復經順天府霸州城南又東北經永清縣東安縣南桑乾河來會

東入玉帶河[illegible]又東過三角淀經武清縣南子牙河來會又東南至天津丁字沽運河來會經天津府城北又東南百餘里至大沽口入海又案南至白溝係遼南面之東其南面之西志無明文今考直隸眞定府阜平縣東北七十里有大茂山係恆山之一嶺一名神尖與直隸定州直隸州曲陽縣接界爲石晉與遼分界處則宋遼分界當亦在此又山西朔平府朔州西南宋置鎮威城與遼分界此皆遼南面之西也錄之以補遼志之缺

上京道

上京臨潢府本漢遼東郡西安平之地莽曰北安平（案遼之臨潢府當在內蒙古巴林部詳見下若漢之遼東郡西安平則在今奉天府遼陽州之東遼陽州遼之東京遼陽府也臨潢府何能亦在此處地理志之誤也）太祖取天梯博囉（原作）別魯等三

山之勢於葦甸射金齪箭以識之謂之龍眉宮神冊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顯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臨潢一統志以龍眉宮臨潢府皆收入黑龍江省古迹不知何據西清所著黑龍江外記亦謂臨潢府在黑龍江省蓋沿一統志之說也惟一統志旣以臨潢府收入黑龍江省而於內蒙古巴林部古迹又載臨潢故城則是自歧其說矣今以山川及各州道里參核之臨潢府實在巴林境內曹廷杰則以爲是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前旗東南五十里之西伯城詳見下說頗有理惟自來考臨潢府者皆謂在巴林茲存曹說備考淶流河繞京三面東入於曲江其東北流爲按春原作按出河案今內蒙古巴林部東北一百四十里當烏爾圖綽農河會和戈圖綽農河之處有波羅城址周二十里內有三塔久毀疑卽遼之臨潢府城但史云淶流河繞三面又疑臨潢城當在和戈圖綽農河之東岸巴林部與阿嚕旂作科爾沁

部接界處今阿嚕科爾沁部西北一百三十里有烏爾圖綽農河自巴林流入境經刻勒峯東南流會哈喜爾河又西北九十里有和戈圖綽農河源出西喇溫都爾山南流會烏爾圖綽農河入哈喜爾河三河環繞遼之臨潢府治當在其間 淶流河今無考宋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第三十六程自和里間寨九十里至句孤孛堇寨自北而南莫知遠近界隔甚明乃契丹與女眞兩國古界也八十里直至淶流河行終日之內山無一寸木地不產泉豈天以此限兩國也淶流河闊二十餘步以船渡一統志曰金史載臨潢府臨潢縣倚郭有金粟河未知卽遼史之淶流河否通鑑輯覽云淶流河卽拉林河在今甯古塔地則又與巴林地方不合又案金史太祖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太祖使一騎前導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後使人視其渡處深不可測薩英額吉林外記曰故老相傳渡處卽今五家子站門前松花江道光五年春吉林將軍富俊奏准伯都訥閒荒招佃認墾至五家子站北荒見金得勝陀頌碑頌序有太祖率軍渡淶流水云云則淶流卽混同矣混同江卽松花江然太祖所攻者乃遼之龍州非臨潢府龍州在今吉林烏拉山嶼間非巴林也以理而論淶流河自當以金碑爲確而地理又不合姑並存之以俟知者又案此云淶流河東入曲江東北流爲按春之按春河乃今阿勒楚喀河詳見中京道大定府之金源縣注去巴林甚遠地理亦不合也 近年楚北曹廷杰東三省輿圖說今科爾沁右翼前旗東南五十里有西伯城亦作錫北城又作席百城在陀喇河歸喇里河相會之南岸周九里門四亦有內城陀喇河亦自西北南流繞城三面東入松花江正當屈曲之處是錫伯城卽臨潢府淶流河卽陀喇河可知矣陀喇河卽長春州之牠魯河一作撻魯古河遼聖宗改名長春河是亦一說又有御河今無考沙河在今內蒙古札魯特左翼北二百九十里蒙古呼爲和爾黑河在今內蒙古巴林西北一百三十里潢河源出今內蒙古克什克騰西一百有五里卽遼水之西一源古名饒樂水又名濫眞水別名託紇臣水亦曰吐護眞河蒙古呼爲西喇木倫東

流經巴林南受北來之喀喇木倫河卽黑河也又東至阿嚕科爾沁南二百里翁牛特左翼北四十里又東與南來之老河會卽土河也又經喀爾喀左翼北札魯特二旗南又東經科爾沁左翼西南六十里又東流會遼水爲遼河入邊流至奉天府海城縣之西入海鴨子河卽混同江在今內蒙古郭爾羅斯前旗東一百七十里遼聖宗太平四年詔改鴨子河名混同江今土人呼爲吉林江東北入黑龍江塔魯原作他魯河在今內蒙古郭爾羅斯前旗遼聖宗太平四年詔改名長春河狠河舊說白狠河卽土河非也白狠河乃大淩河詳見中京道建州註蒼耳河輞子河此二河今無考臚朐河見前總說陰涼河在今內蒙古阿霸垓一作阿巴嘞左翼東南一百五十里阿霸哈納爾一作阿巴哈納爾右翼東南九十里瀦河今無考鴛鴦湖今名鴛鴦濼蒙古呼爲昂吉爾圖在今內蒙古阿霸垓西南一百二十里興國惠民湖廣濟湖鹽濼百狗濼大神淀以上皆無考烏珠穆沁部

右翼西南三十五里有固爾班泊產鹽右翼西南與巴林接界則固爾班泊或即此鹽濼也姑誌之備考

馬盂山在今內蒙古阿嚕科爾沁東北二百六十五里札魯特右翼西北二百二十里蒙古呼爲阿爾坦額默爾案遼中京大定府亦有馬盂山在今喀喇沁右翼北四十里直隸承德府平泉州南一百九十里中有一峯形頗馬盂故名土人稱爲鄂通台和羅圖山即馬盂山廣袤千里其延及喀喇沁右翼南一百九十里處古稱爲明安山一作不安山則土河發源處與上京道馬盂山名同實異

兎兒山一統志謂在今內蒙古喀喇沁右翼東南九十五里蒙古呼爲佗賴圖蒙古游牧記謂今札嚕特右翼圖爾山即遼上京之兎兒山兩說不同茲並存之

野鵲山在今內蒙古札嚕特左翼北一百二十里蒙古呼爲巴顏喀喇

鹽山今無考

鑿山在今札嚕特左翼北八十里蒙古呼爲阿爾坦噶達蘇

松山在今內蒙古翁牛特右翼西南一百二十里蒙古呼爲納喇蘇台

平地松林在今內蒙古札嚕特左翼東南六十里蒙

古呼爲阿他尼喀喇莫多密林叢翳二十餘里

大斧山一統志札魯特右翼西南七十里有大釜山蒙古名伊克託惠山遼史上京道有大釜山字作大釜不作斧與史異又喀喇沁右翼東南一百有五里有大斧山字與史同蒙古呼爲喀喇和邵然喀喇沁地遼屬中京大定府似與此無涉

列山今名霞列山蒙古呼爲吉爾巴爾在內蒙古札魯特右翼西七十里

庫哩原作屈列山在今札魯特左翼東北九十里蒙古呼爲布敦花拖羅海山

魯塔原作勒得山唐所封達呼爾原作大賀氏魯塔原作勒得王墓存焉今無考

戶三萬六千五百轄軍府州城二

十五統縣十

臨潢縣太祖天贊初南攻燕薊以所俘人戶散居潢水之北縣臨潢水故以名地宜種植戶三千五百

長泰縣本渤海國長平縣民太祖伐大諲譔先得是邑遷其人於京西北與漢民雜居戶四千

定霸縣本扶餘府强師縣民太祖下扶餘遷其人於京西與漢民雜處分地耕種統和聖宗年號八年以諸宮提轄司人戶置隸長甯宮應天太后宮戶三千

保和縣本渤海國富利縣民太祖破龍州盡徙富利縣人散居京南統和聖宗年號八年以諸宮提轄司人戶置隸彰愍宮景宗宮戶四千

潞縣本幽州潞縣民天贊太祖年號元年太祖破薊州掠

潞縣民布於京東與渤海民雜處隸崇德宮承天太后宮戶三千

易俗縣本遼東渤海之民太平聖宗年號九年大延琳結構遼東夷叛圍守經年乃降盡遷於京北置縣居之又徙渤海叛人家屬置焉戶一千

遷遼縣本遼東諸縣渤海人大延琳叛擇其謀勇者置之左右後以城降戮之徙其家屬於京東北故名戶一千

渤海縣本東京人因叛徙置

興仁縣開泰聖宗年號二年置

宣化縣本遼東神化縣民太祖破鴨淥府盡徙其民居之京南統和聖宗年號八年以諸宮提轄司人戶置隸彰愍宮景宗戶四千案史上京城高二丈幅員二十七里其北謂之皇城高三丈中有大內南城謂之漢城當橫街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東門之北潞縣又東南興仁縣南門之東回鶻營回鶻商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西南同文驛諸國信使居之驛西南臨潢驛以待夏國使驛西福先寺寺西宣化縣西南定霸縣縣西保和縣西門之北易俗縣縣東遷遼縣云云臨潢各縣皆係俘掠他處人民及從叛人來居所置皆近傍京城至以城門驛館營寺紀各縣方位則地之狹小可知今皆無考李兆洛謂皆在內蒙古巴林境內是也厲鶚遼史拾遺僅考得元好問集費縣令郭嶠墓碑稱其世家臨潢之長

泰此外並縣名亦不概見　又案史營衛志序曰居有宮衛謂之鄂爾多顯雜斡出有行營謂之巴納僻轄分鎮邊圉謂之部族其紀宮衛曰遼國之法天子踐位置宮衛分州縣析部族設官府籍戶口備兵馬崩則扈從后妃行帳以奉陵寢有調發則丁壯從戎老弱居守故地志各縣下多有標明隸某宮者

祖州天成軍上節度本遼右八部紳穆哩原作世沒里地太祖秋獵多於此始置西樓後因建城號祖州以高祖昭烈皇帝曾祖莊敬皇帝祖考簡獻皇帝皇考宣簡皇帝所生之地故名城高二丈幅員九里今內蒙古巴林旗北有遼廢祖州有祖山山有太祖天皇帝廟御靴尚存又有龍門黎谷液山液泉白馬獨石天梯之山水則南沙河西液泉以上今所在皆無考太祖鑿山為殿在州西五里亦在今巴林境內一統志曰案自明以來皆於廣甯錦州盛京中安堡望祭指為遼陵所在非也天顯中太宗建隸宏義宮太祖之宮統縣二城一

長霸縣今無考

咸甯縣今無考

越王城太祖伯父裕悅原作于越百官志曰裕悅坐而論議以象公師王賓嚕原作述魯西伐黨項託歡原作吐渾俘其民放牧於此因建城在州東南二十里戶一千今無考當在內蒙古巴林境內

懷州奉陵軍上節度本唐歸誠州太宗行帳放牧於此

天贊中從太祖破扶餘城下龍泉府俘其人築寨居之會同太宗年號中掠燕薊所俘亦置此新唐書渤海國以肅愼故地為上京龍泉府太祖之下龍泉府以攻渤海也太宗崩葬西山曰懷陵大同元年係太宗年號太宗於是年崩世宗置州以奉焉懷州今無考當在盛京北境案滿洲源流考日遼史此條殊誤歸誠州為唐時契丹羈縻州本屬遼地為太宗放牧之所非渤海上京明矣是年有騎十餘獵於祖州西五十里大山中見太宗乘白馬獨追白狐射之一發而斃忽不見但獲狐與矢是日太宗崩於欒城後於其地建廟又於州之鳳凰門繪太宗馳騎貫狐之像穆宗被害葬懷陵側建鳳凰殿以奉焉有

清涼殿爲行幸避暑之所在州西二十里隸永興宮太宗之宮統縣二

扶餘縣本龍泉府太祖遷渤海扶餘縣降戶於此世宗置縣當在今盛京北境　案此扶餘縣乃遷其民而以原地名名所居耳史謂本龍泉府則眞是渤海國之上京在今奉天府開原縣遼時屬東京不屬上京也語欠分曉戶一千五百

顯理縣本顯理府人太祖伐渤海俘其王大諲譔遷民於此世宗置縣案唐書載渤海國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之名並無顯理府惟有中京顯德府爲肅愼故地之南境在今奉天府遼陽州此顯理府或是顯德府之譌亦當在盛京境內戶一千

慶州玄甯軍上節度本太保山今內蒙古巴林旗東九十里有太保山蒙古呼爲滿札爾科爾沁亦有太保山在左翼黑河東北一百八十里當是一山跨兩部也黑河之地在巴林旗北一百一十里蒙古呼爲喀喇木倫卽黑河也宋沈括夢溪筆談黑山在大漠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張舜民使遼錄虜中黑山如中國之岱宗虜人死魄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進山巖谷險峻穆宗建城號黑河州每歲來幸射虎障鷹軍國之事多委大臣後遇弑於此以地苦寒統和聖宗年號八年州廢聖宗秋畋愛其奇秀建號慶州今內蒙古巴林旗西北一百三十里喀喇木倫旁有慶州故城周五里餘蒙古呼爲插漢城喀喇木倫卽黑河遼國五代祖巴圖原作勃突貌異常有武略力敵百人衆推爲王生於巴圖原作勃突山因以爲名沒葬山下在州二百里慶雲山本黑嶺也巴圖山在今巴林旗南三十里蒙古呼爲巴爾當慶雲山在今巴林旗東北一百二十里蒙古呼爲吉爾巴慶雲巴圖兩山不在一處或山甚長相連故史云然也　在州二百里不言方位當是本有東南二字傳寫者漏之也聖宗駐蹕愛羨曰吾萬歲後當葬此興宗遵遺命建永慶陵有望仙殿御容殿置番漢守陵三千戶並隸大內都總管司在州西二十里陵在巴林旗地有黑山見上赤山在今巴林旗東北二百有五里蒙古呼爲巴顏五藍哈達太保山見上老翁山今無考饅頭山在今內蒙古科爾沁左翼中旗北二百五十里蒙古呼爲索諾圖案今之科爾沁遼上京東境

及東北境也興國湖錫沙原作轄失濼今皆無考黑河見上景福興宗年號元年復置更隸興聖宮聖宗之宮統縣三

玄德縣本黑山黑河之地景福元年括落帳人戶從便居之當卽慶州治戶六千

孝安縣遼志此縣無說

富義縣本義州太宗遷渤海義州民於此重熙興宗年號元年降義豐縣後更名隸宏義宮太祖之宮　案三縣皆當在巴林及克什克騰部烏珠穆沁部邊境此義州與後永州義豐縣參看

泰州昌德軍節度本契丹二十部之地今內蒙古郭爾羅斯前旗東南

三百里有遼泰州故城遼徙長春州泰州在長春西因黑鼠族屢犯通化州民不能禦遂東南移六百里來建城居之以近本族通化州今無考其東南六百里至泰州則通化州當在今黑龍江境內黑鼠穴居膚黑吻銳類鼠故以名州隸延慶宮興宗之宮兵事屬東北統軍司統縣二

康樂縣倚郭

興國縣本山前之民因罪配遞至此興宗置縣當在郭爾羅斯境內戶七百

長春州韶陽軍下節度本鴨子河春獵之地興宗重熙八年置遼長春州在今內蒙古郭爾羅斯及科爾沁之東境杜伯特及札賴特之南境曹廷杰東三省

輿圖說長春州即今內蒙古札賴特旗南之他虎城滿洲源流考曰遼上京臨潢府在今巴林阿嚕科爾沁札魯特等地惟長春一州濱混同江今杜爾伯特札賴特皆州之北境則長春當與吉林之伯都訥相近　科爾沁左翼前旗南四十里有鴨子河蒙古呼為沖古爾遼聖宗太平四年詔改名混同江混同江之上源為松阿察江本名粟末江源出長白山宋史訛為宋瓦江今又訛為松花江土人稱為吉林江自盛京永吉州[illegible][illegible]流出邊經郭爾羅斯前旗東又東北合嫩江嫩江亦曰諾尼江古名難水亦曰那河明初名腦溫江又名忽剌溫江源出黑龍江將軍界內衣客古達地之東北衣客呼里山之西南幹山會松花江後名混同江混同江又會黑龍江入海　金史既載混同江又載宋瓦江鴨子河是不知一江之有三名而誤以為三水明一統志既載混同江又載松花江是不知一江之有二名而誤以為二水　遼聖宗本紀太平四年詔改鴨子河名混同江此後似當但稱混同江而史中則鴨子河混同江並稱未嘗劃一蓋習俗相沿已久故也隸

延慶宮興宗之宮兵事屬東北統軍司統縣一此州本朝先設長春廳同治中升長春府長春本內蒙古郭爾羅斯牧地郭爾羅斯公恭額拉布坦私招內地人民張立緒等開地嘉慶四年　諭將軍秀林會同盟長拉旺查辦秀林等以事閱多年已開地二十六萬畝居民二千餘戶未便驅逐奏准設立通判巡檢歸吉林將軍管轄在吉林城西北二百八十里詳見薩英額吉林外記

長春縣本混同江地燕薊犯罪者流配於此長春州治

烏州靜安軍刺史本烏丸之地東胡之種也三國志有烏丸傳云太祖引烏丸之眾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烏桓與烏丸同山名也今內蒙古阿嚕科爾沁旗西北一百四十里有遼山即烏丸山遼之烏州當建於此又案諸書皆云阿嚕科爾沁遼臨潢府地不云是烏州地然阿嚕科爾沁幅員東西相距僅一百三十里其西即巴林[illegible]烏丸山既在阿嚕科爾沁西北一百四十

里則正與巴林犬牙相錯處即謂是臨潢府地亦可遼北大王布拉原作撥刺占為牧建城後官收隸興聖宮聖宗之宮有遼河夜河烏丸川三河今皆無考阿嚕科爾沁境內水之大者有西喀木倫[illegible]潢烏爾圖綽農河遼河當是潢河烏丸川未知即烏爾圖綽農河否夜河則更無可彷彿者烏丸山統縣一

愛民縣布拉原作撥刺王從軍南征俘漢民置於此當在阿嚕科爾沁境內戶一千

永州永昌軍觀察承天皇太后所建太祖於此置為南樓乾亨景宗年號三年置州於皇子罕巴原作韓八墓側東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潢河詳前臨潢府注土河金史作塗河或謂即水

經注之白狼河非也契丹國志作北乜里沒里又作陶猥思沒里今稱為老河又名老哈河源出內蒙古喀喇沁右翼南一百九十里之明安山安峪永即馬盂山北流經敖漢部北翁牛特左翼南又東經奈曼部及喀爾喀左翼北流五百里與潢水合而南流統名大遼水至奉天府海城縣西入海[illegible]以潢土二水合流處在今內蒙古喀爾喀左翼西北一百三十里與翁牛特左翼接界處遼永州當在其左右

冬月牙帳多駐此謂之冬巴納原作捺鉢有木葉山木葉山今無可考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北二百七十三里有木葉山蒙古呼為几几思都爾然是西巴爾台河發源處非潢土二水合流處則決非此所云木葉山也此木葉山當以二水合流處為定特今失其名遂無由指實喀爾喀左翼與翁牛特左翼接界處之何山耳上建契丹始祖廟契丹始祖詳見前總說奇善汗原作奇首可汗在南廟克敦原作可敦在北廟繪塑二聖并八子神像相傳

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契丹國志作灰色牛自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馬盂山平地松林詳臨潢府注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為八部每行軍及春秋時祭必用白馬青牛契丹國志作灰色牛示不忘本云遼史營衛志族部上曰古八部錫萬丹部原作[illegible]赫特赫部原作[illegible]佛佛頁部原作[illegible]裕嚕部原作[illegible]錫琳部原作[illegible]博恰部原作[illegible]理部原作[illegible]圖嚕部原作[illegible]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善汗原作[illegible]故壤也案魏書即載八部之名較之遼史未經本朝改訂之原本惟何大何作阿大何伏佛郁作具佛郁匹絜作匹黎爾吐六于作叱六于餘與原本皆同葉隆禮契丹國志載八部云一曰祖落皆部[illegible]二曰一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蘇逢吉漢高祖實錄則稱八部為八邸惟一曰利皆邸其七邸皆與契丹國志同考葉蘇兩家所言皆係五代時約尼原作遙輦氏所分之八部誤以為奇善汗之八部也遼史地理志曰約尼氏更八部曰達爾札部原作[illegible]伊斯琿部原作[illegible]舍琿部原作[illegible]實諾爾威部原作[illegible]頗摩部原作[illegible]部訥古濟部原作[illegible]濟勒勤部原作[illegible]實袞部原作[illegible]奇善汗生於何代雖不可知而要在元魏以前欲知其八部以魏書參合遼營衛志可矣

興王寺有白衣觀音像太祖援石晉主中國援石晉主中國太宗天顯十一年事非太祖也志誤自潞州迴潞州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入幽州今順天府幸大悲閣指此像曰我夢神人令送石郎為中國帝即此也因移木葉山建廟春秋告賽尊為家神興軍必告之乃合符傳箭於諸部洛中紀異曰契丹主德光嘗晝寢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輜軿甚盛自天而下衣白衣

佩金帶執金骨朵有異獸十二隨其後內一黑色兔入德光懷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人喚汝汝須去覺告其母忽之不以為異後復夢即前神人也衣冠儀貌宛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汝既覺而驚復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之乃召胡巫筮言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爾為助爾須去未浹旬石敬瑭反於河東為後唐張敬達所敗亟遣趙瑩持表重賂許割燕雲求兵為援契丹帝曰我非為石郎興師乃奉天敕使也率兵十萬直至太原唐師遂冊立石敬瑭為晉帝後至幽州城中見大悲菩薩佛相驚告其母曰此即向來神人冠冕如故但服色不同耳因立祠木葉山名菩薩堂德光生於癸卯年黑兔入懷此其兆也紀觀音示夢較史為詳惟黑兔入懷乃應天皇后娠太宗事詳下降聖州此為誤紀蓋母夢之而生太宗理或有之太宗自夢則無理也

又有高淀山在今克什克騰東八十一里蒙古呼為音納哈喀喇柳林淀亦曰白馬淀案營衛志曰冬巴納原作捺鉢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本名白納馬淀東西二十里南北

千餘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冬月稍煖牙帳多於此坐冬宋彭汝礪鄱陽集曰廣平甸謂虜地險阻至此廣大而平易云廣平甸卽淀音相同也今克什克騰旗西一百六十里有柳林淀蒙古呼爲穆西夏旗北三百二十里有馬淀蒙古呼爲巴克塔烏爾呼格此云柳林淀亦曰白馬淀則兩名實一淀也今克什克騰之兩淀未知是否誌之備考厲鶚遼史拾遺謂卽土河潢河二水合流處則未必然也 隸彰愍宮景宗之宮統縣三

長甯縣本顯德府縣名顯德府渤海國中京之府也在今盛京奉天府遼陽州

太祖平渤海遷其民人於此當在喀爾喀境戶四千五百

義豐縣本鐵利府義州遼兵破之遷其民於南樓之西北仍名義州重熙興宗年號元年廢州改今縣在州西一百里以地望測之此縣應在阿嚕科爾沁界內又嘗改富義縣屬慶州始末不可具考今兩存之案遼未滅渤海時攻其義州遷義州民於慶永兩州地方置縣居之則縣非卽義州明矣而志於兩義豐縣又皆云本義州未免自相矛盾考渤海之義州卽今盛京錦州府義州在遼爲中京道之宜州慶永兩州境何能及其界推志於宜州謂興宗以定州俘戶置豈故義州無土著之民乎或以舊民遷後其地遂空興宗乃以定州俘戶實之耳戶一千五百

慈仁縣太宗以皇子濟色古勒原作只撒古亡置慈州境西重熙元年州廢改今縣今無考戶四百

儀坤州啟聖軍節度本契丹右大部地應天皇后建州

回鶻諾蘇原作糯思居之至四世孫庸安穆嚕原作容我梅里生應天皇后舒嚕原作述律氏適太祖太祖開拓四方平渤海后有力焉俘掠有伎藝者多歸帳下謂之舒新原作屬珊百官志有舒新原作屬珊軍詳袞原作詳穩應天皇太后置軍二十萬選蕃漢精兵珍美如珊瑚故名以所生之地置州州建啟聖院中爲儀甯殿太祖天皇帝應天地皇后銀像在焉隸長甯宮應天太后之宮儀坤州今所在無考李兆洛謂在今內蒙古翁牛特境今翁牛特境之可考者爲遼之饒州無儀坤州也李說不知何據統縣一

廣義縣本回鶻部牧地應天皇后以四征所俘居之因建州縣統和聖宗年號八年以諸宮提轄司戶置來遠縣十三年併入戶二千五百

龍化州興國軍下節度本漢北安平縣地契丹始祖奇善汗原作奇首可汗居於此稱龍庭太祖於此建東樓漢書地理志遼東郡西安平莽曰北安平今盛京奉天府遼陽州之東遼地考遼陽州乃遼之東京遼陽府旣云奇善汗所居則營衛志固明言潢河之西[illegible]土河之北奇善汗故壤也自當在今克什克騰之東翁牛特左翼之西又太祖紀天復二年九月城龍化州於潢河之南考永州近傍木葉山則龍化州應在永州之西遼志謂本漢北安平縣地舛誤特甚唐天復二年太祖爲德哷原作迭烈部額爾奇木原作夷离堇案額爾奇木宰相也破代北遷其民建城以居之明年伐女直俘數百戶實焉天祐元年五代梁太祖年號增修東

城制度頗壯麗十三年太祖於城東金鈴岡太祖本紀闕鄉掘地爲壇得金鈴因名其地曰金鈴岡側滿林曰救聖林受尊號曰大聖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冊天顯元年崩於東樓太祖紀天顯元年太祖攻渤海拔扶餘城擒其主大諲譔遂滅渤海改爲東丹國七月崩於扶餘城西南兩河之間非崩於東樓也志誤太宗升節度隸彰愍宮景宗之宮兵事屬北路女直兵馬司刺史州一

未詳統縣一

龍化縣太祖東伐女直南掠燕薊所俘建城置邑當在今克什克騰及翁牛特兩部間戶一千

降聖州開國軍下刺史本大部落東樓之地太祖春月

行帳多置此此東樓之地當在內蒙古克什克騰境內應天皇后夢神人金冠素服執兵仗貌甚丰美異獸十二隨之中有黑兔躍入后懷因而有娠遂生太宗時黑雲覆帳火光照室有聲如雷諸部異之穆宗建州四面各三十里禁樵採放牧先屬延慶宮興宗之宮後隸彰愍宮景宗之宮統縣一

永安縣本龍原府慶州縣名新唐書渤海國以濊故地爲東京龍原府領慶鹽穆賀四州太祖平渤海破懷州之永安渤海有懷遠府府領九州懷州其第三州懷遠府入遼後遼改爲信州屬東京道則今奉天府鐵嶺縣也遷其人置寨於此建縣此條文理不甚明白既云永安縣係慶州縣名則非在慶州永安也又云破懷州之永安遷其人於此則亦不在懷州之永安也以意揣之或地方是在慶州古慶州在今直隸承德府赤峯縣北境內蒙古克什克騰及烏珠穆秦南境永安縣當在其間矣戶八百

饒州匡義軍中節度本唐饒樂府地貞觀中置松漠府太祖完葺故壘今內蒙古翁牛特右翼北界潢水之北及直隸承德府赤峯縣西界爲遼饒州地有潢水翁牛特右翼北四十里及赤峯縣北爲潢河所經蒙古呼爲錫喇穆楞一作西喇木倫長水濼穆丹一作沒打河青山大福山今皆無考松山今翁牛特右翼西南一百二十里有松山蒙古呼爲納喇蘇台又左翼東二十里有大松山蒙古呼爲伊克納喇蘇台哈喇沁右翼亦有松山則屬遼中京道非上京道也案喜峯口以北自古總稱松漠山多大松遼上京臨潢府有松山吟林又有平地松林饒州有兩松山牿犢翁松山州有松山牸犢翁古所謂千里松林也隸延慶

宮興宗之宮統縣三

長濼縣本遼城縣名太祖伐渤海遷其民建縣居之案一統志及洪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皆作長樂縣戶四千內一千戶納鐵

臨河縣本永豐縣人太宗分兵伐渤海遷其人於潢水之曲戶一千

安民縣太宗以渤海所俘雜置案一統志謂饒州之長濼臨河安民三縣皆在直隸承德府赤峯縣境內戶一千

頭下軍州皆諸王外戚大臣及諸部從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團集建州縣以居之橫帳諸王契丹國志族姓原始條阿保機始以

王族號為橫帳國舅公主許創立州城自餘不得建城郭朝廷賜州縣額其節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賈之家征稅各歸頭下惟酒稅課納上京鹽鐵司

徽州宣德軍節度景宗女秦晉大長公主所建媵臣萬戶在宜州之北二百里因建州城遼之宜州今盛京錦州府義州州治也遼屬中京道今義州治北一百九十里抵九關台邊門徽州在州治北二百里則當在錦州府北邊養息牧廠之南邊北至上京七百里節度使以下皆公主府署戶一萬

成州長慶軍節度聖宗女晉國長公主以上賜媵臣戶

置在宜州北一百六十里因建州城北至上京七百四十里在宜州北之里數較徽州少四十里北至上京多四十里則成州亦當在義州之北境戶四千

懿州廣順軍節度聖宗女燕國長公主以上賜媵臣戶置在顯州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治東北三百里因建州城西北至上京八百里顯州遼屬東京道今廣甯縣東北二百二十里即接奉天府開原縣界懿州在顯州東北三百里則當是開原境內地明一統志云廢懿州在廣甯衛北二百二十里嘗置衛於此永樂八年廢大清一統志云廢懿州在廣甯東北境之外明初置廣甯後屯衛於此永樂八年徙衛治義州此遂廢為界外站道 案遼志載有兩懿州一隸上京道即此懿州一隸東京道然東京道懿州下云初隸上京道則兩州實一州也不應兩道並載又此懿州云聖宗女燕國長公主東京道懿州云越國公主考燕長公主乃聖宗之姑越公主是聖宗之女又復舛錯史筆疏誤甚矣戶四千

渭州高陽軍節度駙馬都尉蕭昌裔建尚秦國王隆慶女韓國長公主以所賜媵臣建州城顯州東北二百五十里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城東北二百二十里至奉天府開原縣城守所轄界渭州當在其左近遼制皇子嫡生者其女與帝女同戶一千

壕州國舅宰相南征俘掠漢民居遼東西安平縣故地漢遼東郡西安平縣其故城在今奉天府遼陽州之東今壕州廢城實在錦州廣甯縣東北當云漢遼東無慮縣故地此云西安平誤也在顯州東北二百二十里西北至上京七

百二十里戶六千

原州本遼東北安平縣地在顯州東北三百里漢北安平即西安平王莽改名北安平非兩縣也遼顯州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漢之無慮縣也原州今所在與前之懿渭壕三州及後之福州皆謂是顯州東北則皆是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東北至奉天府開原縣城守所轄界一帶地方蓋頭下軍州地皆狹也國舅金德俘掠漢民建城西北至上京八百里戶五百

福州國舅蕭寧建南征俘掠漢民居北安平縣故地此亦誤說詳前在原州北二十里西北至上京七百八十里戶三百

橫州國舅蕭克忠建部下牧人居漢故遼陽縣地漢遼東郡屬縣今盛京奉天府遼陽州治因置州城在遼州西北九十里遼之遼州今奉天府附郭承德縣之西北境考今承德縣西北九十里至鐵嶺縣界遼之遼州本在承德之西北橫州又在其西北九十里則必到鐵嶺境內矣惟今之鐵嶺縣遼之銀州也屬東京道非上京道或犬牙相錯處西北至上京七百二十里有橫山東京道遼陽府有橫山今名華表山亦曰橫山在遼陽州東六十里考鐵嶺縣在遼陽州之東北橫山則在遼陽州之東或一山兼兩處境故橫州亦有橫山歟戶五百

鳳州果囉原作稾離國故地渤海之安甯郡境案新唐書載渤海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無安甯郡之名南王府五帳分地在今內蒙古科爾沁左翼後旗在韓

州詳見東京道北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九百里戶四千

遂州本高州地渤海國扶餘府之高州南王府五帳放牧於此在檀州西二百里案檀州今順天府密雲縣遼之鳳州至上京九百里遂州至上京一千里但多一百里耳檀州至上京不下二千里遂州斷無在檀州西二百里之理檀字當是韓字之訛遂州與鳳州爲鄰亦當在科爾沁境內西北至上京一千里戶五百

豐州本遼澤大部落約尼原作遙輦氏僧隱牧地北至上京三百五十里以方位定之當在內蒙古翁牛特左翼之南及直隸承德府赤峯縣之北戶五百

順州本遼隊縣地案漢書地理志遼東郡遼隊縣在今奉天府海城縣西上京之順州安能是其地遼志誤也橫帳南王府俘掠燕薊順州之民建城居之在顯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遼之顯州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也順州亦廣甯縣地西北至上京九百里戶一千

閭州羅古王牧地近醫巫閭山在遼州西一百三十里遼之遼州在奉天府附郭承德縣西北醫巫閭山在錦州府廣甯縣西十里遼閭州在廣甯縣東北西北至上京九百五十里戶一千

松山州本遼澤大部落橫帳布庫原作普古王牧地有松山北至上京一百七十里案遼有兩松山州一屬中京大定府[illegible]游之其故城在承德府赤峯縣此松山州則屬上京當在翁牛特右翼西南一百二十里之松山下翁牛特北

與巴林部接境故其至上京僅有一百七十里戶五百

豫州橫帳陳王牧地南至上京三百里今無考案上京今內蒙古巴林部其牧地南北距二百三十三里北接烏珠穆沁界則此豫州當在烏珠穆沁境內戶五百

甯州本達呼爾原作大賀氏魯塔原作勒得山橫帳管甯王放牧地在豫州東八十里西南至上京三百五十里亦當在烏珠穆沁境內戶三百

邊防城

遼國西北邊防城因屯戍而立務據形勝不資丁賦具列如左

靜州觀察本泰州之金山天慶天祚帝年號六年升遼泰州故城在今內蒙古郭爾羅斯前旗東南三百里前旗東南二百里有龍安城卽遼黃龍府詳見中京道明一統志龍安一禿河在三萬衛觟鶻驛滸天西北金山外全遼志龍安城在一禿河西金山東今郭爾羅斯前旗東南接吉林界一禿河在前旗東南二百里則金山之方位亦當在郭爾羅斯吉林之間故此云泰州之金山也案此防國之北界而稍偏東者也

鎭州建安軍節度本古哈屯原作可敦城統和聖宗年號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選諸部族二萬餘騎充屯軍專捍禦室韋伊濟原作羽厥等國凡有征討不得抽移渤海女直漢人配流之家七百餘戶分居鎭防維二州東南至上京三

千里邱長春西游記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沈君垚釋曰案張參議紀行云過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又經一驛過大澤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案過兎兒河西又行一驛然後至契丹故城則城當在喀魯哈河之西土謝圖汗部鰲喀之本旗之東北所過河當是鄂爾昆河云山川秀麗故城中得古瓦有契丹字則已在和林之側而不言和林者此時實未建都故無和林之目也又曰契丹故城疑是遼鎭州諸城案遼史蕭撻凜傳撻凜以阻卜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絕邊患從之聖宗紀統和十二年秋八月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部兵及永興宮分軍撫定西邊以蕭撻凜督其軍事二十二年以可敦城爲鎭州軍曰建安開泰二年正月達旦國兵圍鎭州州軍堅守三月耶律化哥以西北路略平留兵戍鎭州赴行在地理志鎭州本古可惇城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又有河董城本回鶻可惇城語訛爲河董城東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靜邊城東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皮被河城地控北邊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皮被河出回紇北東南經羽厥入臚朐河沿河董城北東流合沱漉河案地理志敍鎭州以下諸城自西而東鎭州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以道里校之實與記所指故城相合蕭撻凜傳不言三城之名可惇當卽其一後改爲鎭州耳契丹西故城其卽鎭州所在乎耶律撻不也傳鎭州西南有沙積或其地尚在記所指西故城之西疑未能定癸天祚紀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林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西至可惇城是大石西行駐軍於可惇城故記以契丹城爲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亦可見是城之當卽鎭州也記言東西有故城東故城卽紀行過河而西一驛之契丹故城西故城卽紀行腦兒正西之小故城蓋東西之言所兼頗廣山川秀麗之云實兼指今鄂爾坤河東西兩岸矣

案鄂爾坤昆作河一作鄂爾渾河一作鄂勒昆河舊名阿魯渾河皆音之轉也源有二一出杭愛山尾南麓爾山喀卽結蹤之燕然謝圖山在部外蒙古轄一出鄂爾吉圖都蘭喀喇山妹斯喊嵖静爛鄰嚕塔酬仙世餓鄞所謂南源也南源亦有二一爲阿木勒稽烏林塔河或作烏里雅思他河鶻訥鴻捏嵖騗琳枕之蟠譯其一源出此山東麓合爲南源與杭愛南麓源會爲鄂爾昆河曲折北流合於色楞格河北入俄羅斯國入於北海元都和林元太宗七年所建見元史太宗本紀而地理志云太祖十五年建都和林語涉兩歧當以本紀爲據地理志誤也和林在今外蒙古喀爾喀中路賽特三作音諾顏部右翼中右旗之東北額魯特旗額轆斛旗旗鬮額譎誥顏之西北跨鄂爾昆河遼之鎭州當鄂爾昆河之東南其河董城靜邊城皮被河城卽由鎭州更迤邐而向東南蕭撻凜所建三城鎭州居其一河董諸城未必無其所建者在內也

維州刺史

防州刺史

河董城本回鶻哈屯（原作可敦）城語譌爲河董城久廢遼人完之以防邊患高州界女直常爲盜劫掠行旅遷其族於此東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見鎮州　案松漠紀聞有合董城當即河董城詳見西邊地考哈屯城注）

靜邊城本契丹二十部族水草地北鄰伊濟（原作羽厥）每入爲盜建城置兵千餘騎防之東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畧見鎮州）

皮被河城地控北邊置兵五百於此防皮被河出回紇北東南經伊濟（原作羽厥）入臚朐河（河之源委詳見總序）沿河董城北合沱漉河入於海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畧見鎮州　案臚朐河自發源至合黑龍江處己三千八百里又三千八九百里入海黑龍江在遼時已名黑水不名沱漉河且遠在數千里外入海之黑水不應仍指爲臚朐河竊以爲北方凡大湖即名之曰海此所云海疑是枯倫湖此湖在黑龍江齊齊哈爾城西一千三百餘里[illegible]城[illegible]周五六百里克魯倫河[illegible]入此湖復流出湖名額爾古納河東流爲黑龍江沱漉河當是克魯倫河未入枯倫湖以前所合之水特今無可考耳）

招州綏遠軍刺史開泰（聖宗年號）三年以女直戶置隸西北招討使（今無考）

塔哩珠（原作塔懶主）城太康（道宗年號）九年置在臚朐河（齊召南水道提綱克魯倫河即臚朐河自肯忒山發源東流一千二三百里經必拉城南漠北僅有此城案齊氏未言城何時建必拉蒙古語河也蓋言臨河之城未必是城之本名何秋濤朔方備乘曰案此城即巴爾和屯此志之塔哩珠城未知即必拉城否又案滿洲語呼城曰和屯蒙古語或曰和塔或曰圖拉或曰和屯和屯音近可敦塔拉音近塔懶而圖拉之圖音又近主則鎮州以下諸城必有一是必拉和屯者矣）

遼史地理志考卷一終

遼史地理志考卷二

丹徒李愼儒著

東京道

東京遼陽府本朝鮮之地周武王釋箕子囚去之朝鮮因以封之作八條之敎箕子故都在今朝鮮國京畿道東南五百里平安道所治平壤府南北朝時高勾驪國王都之名王險城箕子八條之敎語本漢書地理志師古曰八條不具見蓋久佚無傳故雖孟堅不能備述也尙禮義富農桑外戶不閉人不爲盜傳四十餘世燕屬眞番朝鮮戰國時遼河左右屬燕漢武帝元封四年拓朝鮮地置眞番臨屯玄菟樂浪四郡昭帝始元五年省眞番臨屯入玄菟樂浪二郡武帝之置眞番爲郡必漢武之前已有眞番地名特末爲郡耳始置吏築障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滿王故空地滿衛滿也漢書燕盧綰叛入匈奴衛滿聚亡命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後漢出入靑幽二州遼東玄菟二郡沿革不常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子康孫淵自稱燕王建元紹漢魏滅之晉陷高麗後歸慕容垂子寶以勾麗王安爲平州牧居之元魏太武遣使至其所居平壤城遼東京本此遼東京非平壤地也志大誤詳見下

注　唐高宗平高麗於此建安東都護府事在總章元年李勣征之後爲渤海大氏所有始保挹婁之東牟山古肅愼氏國魏晉以來爲挹婁

國卽今興京及甯古塔兼及奉天府境東牟山今奉天府承德縣東二十里天柱山也挹婁故城在今奉天府鐵嶺縣南六十里城周三里武后萬歲通天中爲契丹盡忠所逼有乞乞仲象者度遼水自固武后封爲震國公傳子祚榮建都邑自稱震王併吞海北地方五千里兵數十萬中宗賜所都曰輝罕原作忽汗州封渤海郡王十有二世至彝震僭號改元擬建宮闕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爲遼東盛國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之名詳見新唐書渤海傳　案此志謂改元及置五京皆自國王大彝震始考唐書及通考國王大祚榮已諡曰高祚榮子武藝已改元仁安武藝子欽茂已徙上京又徙東京非自彝震始也此志誤輝罕原作忽汗州卽故平壤城也號中京顯德府

太祖建國攻渤海拔輝罕原作忽汗城俘其王大諲譔以爲東丹王國案此志以忽汗城平壤城渤海中京顯德府三者爲一處大誤忽汗州以忽汗河得名忽汗河卽今之呼爾哈河源出吉林界內色齊窩集諸河匯爲一大河東流入於鏡泊鏡泊卽畢爾騰湖也從鏡泊之發庫[illegible]東流繞甯古塔城南復東北折入混同江鏡泊亦稱爲忽汗海新唐書列傳曰渤海王城臨忽汗海渤海之忽汗州後稱上京龍泉府者今之甯古塔也今甯古塔城西南六十里呼爾哈河南有古城周三十里內城周五里宮殿舊址猶存卽忽汗城也在平壤之北八百里平壤城箕子舊都高勾驪謂之王險城亦曰長安城今朝鮮國平安道平壤府城也渤海之中京顯德府爲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之西南境地與忽汗平壤相隔幾於各千里之遙何得牽合爲一　又案太祖紀天顯元年正月庚申拔扶餘城丙寅命將破大諲譔老相

兵是夜圍忽汗城已巳諲譔請降扶餘城在今奉天府開原縣境內故丙寅破其兵是夜可遲至廣甯府吏臣蓋拘拘於渤海王都在忽汗城今見圖中京顯德府俘其王遂謂顯德即忽汗城不知渤海王於唐天寶末徙上京[illegible]貞元中徙東京[illegible]未幾仍還上京天寶中又曾都顯州[illegible]蓋既設五京則可隨時移駐史固不能具詳而大諲譔請降時適在中京耳立太子託雲原作圖欲爲人皇王以主之神冊四年葺遼陽故城以渤海漢戶建東平郡爲防禦州天顯三年遷東丹國民居之升爲南京今盛京奉天府遼陽州案遼之遼陽城金元皆因其舊明洪武五年即其地改建定遼城則今遼陽州治也城名天福高三丈有樓櫓幅員三十里八門宮城在東北隅高三丈具敵樓南爲三門壯以樓觀四

隅有角樓相去各二里宮牆北有讓國皇帝御容殿讓國皇帝名貝儼作小字託雲顯雄太祖長子母淳欽皇后舒嚕㬊雄氏太祖立爲皇太子天顯元年從征渤海圍輝罕額哷城尅諲譔渤海王大諲譔降尋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以貝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太祖崩貝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請讓位與德光即太宗也太宗疑貝遷之東平唐明宗聞密書招之貝乃託詞畋海上泛海歸唐唐明宗迎以天子儀衛以莊宗后夏氏配之賜姓名李贊華屢爲節度使唐明宗爲養子從珂所弒貝密請太宗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爲晉帝兵至洛從珂密殺貝而後自焚太宗葬之於醫巫閭山世宗諡之爲讓國皇帝陵曰顯陵後又屢加諡興宗重熙二十年加廟號曰義宗大內建二殿不置宮嬪惟以內省使副判官守之大東丹國新建南京碑銘在宮門之南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爲看樓晨集南市夕集北市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駙馬寺鐵幡竿在焉趙頭陀寺留守衙戶部司巡院歸化營軍千餘人河朔亡命皆籍於此東至北烏爾呼赫原作烏魯虎克今無考以遼陽州東之地測之則當在今奉天府海城縣西四十里牛莊城一帶四百里南至海邊鐵山在今奉天府金州廳西南一百里亦曰鐵山島濱海要地八百六十里西至望平縣海口漢望平縣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縣南九十里至海三百六十里北至挹婁縣范河今盛京奉天府鐵嶺縣南六十里有挹婁故城周三里范河一作汎河源出吉雅穆呼山一作嘉穆呼山流入遼河今鐵嶺縣之南三十里有范河二百七十里東西南三面抱海遼河出東北山口爲范河遼河即潢河土

河合流之河詳見上京臨潢府注范河自有河源入於遼河非遼河爲范河此志誤也西南流爲大口入於海此乃潢河爲上源之遼河所謂大遼水也東梁河自東山西流與渾河合爲小口會遼河入於海東梁河即太子河滿洲語呼爲塔思塔河古名衍水以燕太子丹匿於衍水故俗稱太子河亦稱大梁水源出興京西南葦子峪柳條邊界流至遼陽州西北會於渾河渾河即小遼河也有二源東北一源出盛京東北柳條邊英額門外東山之麓南源出柳條邊內山即蘇子河二源合流至海城縣西六十里與大遼水會以大遼河渾河太子河三河合於此故又稱三岔河又西南入於海又名太子河亦曰大梁水渾河在東梁范河之間俱見上注案水經注有小遼水篇漢書地理志玄菟郡高句驪縣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既云入大遼則此爲小遼可知然則渾河之名小遼水其來久矣沙河出東南山西

北流徑蓋州入於海奉天府及錦州府水名沙河者凡十有八其源委各別在承德遼陽海城開原復州甯遠者各一在蓋平者二在金州廳者四[illegible]在廣甯義州者各三[illegible]其在遼陽者在州南三十里源出王千戶嶺[illegible]十至船城入太子河其源在蓋平者在縣東南一百六十里源出雞冠山[illegible]州[illegible]至小松島入海遼蓋州今之蓋平縣也此所云沙河當是指在蓋平者

有蒲河明一統志源出輝山西流經瀋陽衛界[illegible]入於渾河大清一統志謂源出承德縣西北四十里之香鑪山西入蓮花泊汋在海城縣西南六十里

清河今奉天府有三清河一曰清河在蓋平縣南二里源出海城縣界之分水嶺西南逕蓋平縣南又西合於泥河入於海一曰小清河在開原縣東三十里其上源爲哈達河源出吉林揚阿嶺會覺羅阿魯諸河經拐磨子山即爲清河扣河自東來會西入遼河一曰大清河在開原縣東三十里通志曰大清河源有二一出吉林城西南香嶺一出州[illegible]西南

請巴和託峯俱北流至興克山合爲一河名瞻河又西南會葉赫河入威遠堡邊至開原縣界爲大清河亦曰和河又南流至縣東南小清河自東南來會合流入遼河

浿水亦曰泥河又曰蓒芋濼水多蓒芋之草漢書地理志樂浪郡浿水班氏自注水西至增地入海師古曰浿普大反今朝鮮國之大同江亦名大通江即古之浿水在平安道平壤府東遼之東京乃奉天府遼陽州浿水無在府境之理文獻通考曰漢以盧綰爲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浿水或非平壤東之浿水而別有一浿水但今無考矣惟此稱浿水亦曰泥河則大誤泥河者今之淤泥河也在海城縣西南六十五里源出聖水山西流至迷眞山西散漫爲濼與浿水無涉不應牽合爲一元明兩朝一統志皆沿遼志之誤 案蓒芋一作軒于爾雅釋草莤蔓于郭璞注生水中一名軒于江東呼爲莤[illegible]音

駐蹕山唐太宗征高麗駐蹕其巔數日勒石紀功焉俗稱手山山巔平石之上有掌指之狀泉出其中取之不竭三國志載此山作首山新唐書作馬首山在今盛京奉天府遼陽州西南十五里連海城縣界 案駐蹕山凡數處一即遼志之手山新唐書作馬首山在遼陽州西南者唐太宗初渡遼水攻遼州時駐蹕之山也一在安市城外漢安市縣今之金州廳舊唐書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破遼東城[illegible]州降白崖攻安市高麗傉薩[illegible]高延壽高惠眞率衆十五萬來援太宗自山而下引軍臨之賊大潰延壽惠眞皆降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爲文勒石以紀其功此山今名大黑山在金州廳東十里上有古城相傳唐太宗駐蹕處又錦州府廣甯縣西十里之醫巫閭山又名六山亦唐太宗駐蹕處又海城縣西南十里平頂山上有積水不涸俗名浴盆山唐太宗亦嘗駐蹕於此或名車駕山又名望唐山至太宗勒石紀功則自是金州廳之山遼志以勒石紀功繫之遼陽州之手山誤也

又有明王山今奉天府復州東十里有東屏山疑即明王山明一統志謂夫餘王東明所葬山名

明王山又以復州無明王山乃以東屏山當之想像之語似未足爲據也

白石山亦曰橫山今遼陽州東六十里有華表山以丁令威化鶴集華表得名又名橫山俗呼爲一擔山

天顯太宗年號十三年改南京爲東京府曰遼陽戶四萬六百四轄州府軍城八十七統縣九

遼陽縣本渤海國金德縣地漢浿水縣高麗改爲勾麗縣渤海爲常樂縣漢志之浿水縣屬樂浪郡渤海國鴨綠府所屬之浿水縣是也遼之遼陽縣即遼陽府治附郭之縣今奉天府遼陽州治也兩漢皆爲遼東郡志誤戶一千五百

仙鄉縣本漢遼隊縣渤海爲永豐縣漢志遼隊縣屬遼東郡師古曰

隧音遂在今奉天府海城縣西六十里神仙傳云仙人白仲理能鍊神丹點黃金以救百姓戶一千五百

鶴野縣漢居就縣地漢居就縣屬遼東郡在今遼陽州西南渤海爲鷄山縣明一統志遼鶴野縣遼東都司城西八十里明設定遼中左右前後五衛統於遼東都司其城卽遼陽州城也昔丁令威家此去家千年化鶴來歸集於華表柱以咮畫表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猶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戶一千二百

析木縣本漢望平縣地漢望平縣屬遼東郡其故城在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渤海爲花山縣遼析木縣故城今奉天府海城縣東南四十里有土堡周

二里餘卽其址後改屬銅州不應仍列於此案一統志考水經注大遼水自塞外東流直遼東望平縣西屈而西南逕襄平縣故城西[illegible]遼是漢望平居襄平北近遼河上流析木在今海城縣東南相去轉遠遼志之言非是且遼志旣以顯州[illegible]山東縣爲漢望平又以此爲望平亦自相矛盾矣

紫蒙縣本漢鏤芳縣地鏤芳當作鏤方遼志誤也漢鏤方縣屬樂浪郡在今遼陽州東境則紫蒙縣亦當在遼陽州東境後佛甯原作拂涅國案肅愼氏國漢爲挹婁元魏爲勿吉地分七部粟末近長白山以粟末水得名粟末松花江也當在江左右伯咄在松花江北拂涅在伯咄東又東北曰安車骨拂涅東曰號室安車骨西北曰黑水以地在黑龍江也粟末東南曰白山以近長白山也勿吉一稱靺鞨自粟末靺鞨獨強爲渤海國黑水靺鞨附之後亦附遼又後爲金國餘皆不可考矣置東平府領紫蒙縣後徙遼城并入黃嶺縣渤海

復爲紫蒙縣戶一千

興遼縣本漢平郭縣地漢平郭縣屬遼東郡一統志謂在奉天府蓋平縣南李北洛謂在鐵嶺縣東北四十里未知孰是然唐以平郭縣故城改置建安城李勣征高麗謂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安市先下然後向建安云云安市故城在今蓋平縣東北與建安相近則平郭自當在蓋平縣南似宜從一統志渤海改爲長甯縣唐元和中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羅北略諸部開置郡邑遂定今名遼興遼縣在今遼陽州西南戶一千

肅愼縣以渤海戶置古肅愼氏國漢以後稱挹婁國其地在今興京及甯古塔吉林黑龍江等地甯古塔境有呼爾哈河舊作忽汗河渤海國都城臨之因名忽汗城當是遼太祖伐渤海時

俘其民歸置縣以居之而以渤海國古地名名縣非眞肅愼地也縣當在遼陽州左近

歸仁縣

順化縣志於此二縣僅標縣名不綴一言蓋元修遼史時已無可考矣

開州鎭國軍節度本濊貊地後漢書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illegible]東濱大海北與挹婁[illegible]扶餘[illegible]南與濊接其地東西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爲玄菟郡後徙於高句驪西北三國魏志曰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嶺之東分爲東部都尉治不耐城[illegible]別主嶺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光武六年省都尉以縣中渠帥爲縣侯魏志又曰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驪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漢武

分朝鮮爲四郡自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自嶺東七縣
以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氏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
不耐濊皆其後也　欽定滿洲源流考曰兩漢魏晉
時國於東方者爲扶餘挹婁三韓其邑落散處山海間
者又有沃沮濊等名以史傳核之沃沮之在東者東濱
大海北接挹婁扶餘又有北沃沮南沃沮並皆散處山
林無大君長所云單單大嶺者卽長白山單單與滿洲
語珊延音固相近也今自長白山附近東至海邊北抵
烏拉黑龍江西至俄羅斯叢林密樹綿亘其間魏毋邱
儉討高麗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愼南界則沃沮者實卽
今之窩集也濊地君長亦皆分統邑落無所專屬夫餘
挹婁皆有其地考其故壤自鳳凰城並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至朝鮮界[illegible]三國以後隋屬
高麗唐屬渤海矣　高麗爲慶州渤海爲東京龍原府有宮殿都

督慶鹽穆賀四州事故縣六曰龍原永安烏山壁谷熊
山白楊皆廢疊石爲城周二十里唐薛仁貴征高麗與
其大將溫沙門戰熊山擒善射者於石城卽此今朝鮮國咸鏡
道咸興府西北有遼開州城又西有熊山城石城卽開州城也案自今奉天鳳凰廳邊外東南至朝鮮之江
原道皆濊地或謂鳳凰城北六十九里有沃赫和屯[illegible]城周二里餘爲渤海之石城遺址考其方位不合
恐未必是也　太祖平渤海徙其民於大部落城遂廢聖宗伐
新羅聖宗所伐乃高麗非新羅新羅於後唐時已併入高麗矣志誤還周覽城基復加
完葺開泰亦聖宗年號三年遷雙韓二州千餘戶實之號開
封府開遠軍節度更名鎮國軍鎮國軍上當有開州二字一統志引遼志有之

此蓋傳寫譌之也　隸東京留守兵事屬東京統軍司統州三縣
一
開遠縣本柵城地高麗爲龍原縣渤海因之遼初廢
聖宗東討復置以軍額民一統志朝鮮咸鏡道咸興府有慶開遠縣故開州治
也　戶一千
鹽州本渤海龍河郡故縣四海陽接海格州龍河皆
廢鹽州城在今朝鮮國咸鏡道開州城西　戶三百隸開州相去一百四
十里
穆州保和軍刺史本渤海會農郡故縣四會農水岐

順化美縣皆廢穆州亦今朝鮮咸鏡道境在開州西南一百二十里　戶三百隸
開州東北至開州一百二十里統縣一
會農縣卽穆州治
賀州刺史本渤海吉理郡故縣四洪賀送誠吉理石
山皆廢當亦朝鮮咸鏡道境滿洲源流考曰吉理與吉林音相近然吉林屬渤海上京此爲渤海
東京所屬地也
定州保寧軍高麗置州朝鮮國本營州外域周以封箕子戰國時屬燕秦爲遼東徼外
漢初仍屬燕國燕王盧綰叛漢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illegible]逐箕準自王都王險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高句驪沃沮地凡數千里漢武帝元封三年遣樓船將軍楊僕等滅之因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昭帝時省臨屯眞番二郡入玄菟徙玄菟郡治於高句驪西北其沃沮濊貊分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轄之光武建武六年省都尉棄七縣地漢末扶餘國王某得河伯女爲妻爲日所照遂有孕生子及長名朱蒙俗言善射也國人欲殺之朱蒙乃棄夫餘東南走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高麗又曰高句驪以高爲氏子孫相傳南北朝時皆屢通表獻高齊既亡遂并得遼東地隋屢征之不能克唐太宗貞觀十六年高麗八部大人蓋蘇文弑國王建武立其弟之子藏太宗親征破之後又屢伐之至高宗永徽六年滅百濟以其地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總章元年遣李勣征之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由此高氏遂滅儀鳳初新羅國據其地玄宗開元以後并於渤海大氏昭宗天祐初大氏衰有眇僧躬乂者聚衆據開州稱王國號大封遂有高麗故地五代梁末帝龍德二年高麗人王建起兵爲海軍統帥襲殺躬乂自稱高麗王後唐末帝清泰末王建引

兵攻滅新羅百濟而并其地於是東夷之地皆附之地益拓北鄰契丹西接女眞南渡海則日本建都於松岳卽開州也謂之東京而以平壤爲西京子孫相傳屢貢於宋亦朝於遼金元興臣於元受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之命明洪武二年詔封其王顓爲高麗國王五年顓爲其權相李仁人所弑顓無子以幸臣辛肫之子禑爲子仁人遂立之二十一年顓遜位於子昌二十二年其門下侍中李成桂廢昌而立王氏裔定昌國君瑤二十五年成桂徙居原州而自立更名旦遣使請改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自是王氏始絕神宗萬歷二十五年日本關白平秀吉來伐幾滅之次年秀吉死禍乃息 本朝天聰元年 太宗文皇帝命大貝勒阿敏貝勒濟爾哈朗等征之兵至平壤王李倧攜妻子逃江華島貢獻求和許之尋復背盟崇德元年 上親征圍其王都倧遣妻子入江華島而自道入南漢山城復就圍之睿親王多爾袞復破江華島獲倧妻子及羣臣妻子倧乃降因還其妻子及 羣臣眷屬以龜鈕金印封爲朝鮮國王自是永爲藩服 朝鮮土宇區爲八道中曰京畿道治國城其都也東曰江原道本濊貊地西曰黃海道古馬韓舊地南曰全羅道本弁韓地東南曰慶尙道乃辰韓地西南曰忠清道古馬韓地東北曰咸鏡道本高句驪地西北曰平安道本朝鮮故地共郡四十一府三十三州三十縣七十在盛京東一千八百里東西距二千里南北距四千里

故縣一

曰定東聖宗統和十三年升軍遷遼西民實之 在今朝鮮國平安道平壤府西北三百餘里 隸東京留守司統縣一 後仍入於高麗

定東縣高麗所置遼徙遼西民居之戶八百

保州宣義軍節度高麗置州 在今朝鮮國平安道平壤府西北百餘里 故縣一曰來遠聖宗以高麗王詢擅立問罪不服開泰三年取其保定二州統和末高麗降於此置榷場隸東京統

軍司 案聖宗卽位建元統和凡二十九年乃改元開泰此志先言開泰事後言統和事次序失當 州軍二縣一 金初以高麗臣服割保州與之卽今平壤屬十六州之安州也

來遠縣初徙遼西諸縣民又徙奚漢兵七百防戍焉戶一千

宣化州定遠軍刺史開泰聖宗年號三年徙漢戶置隸保州

懷化軍下刺史開泰聖宗年號三年置隸保州 一縣二州皆在平壤府境

辰州奉國軍節度本高麗蓋牟城唐太宗會李世勣攻

破蓋牟城卽此渤海改爲蓋州又改辰州以辰韓得名今盛京奉天府蓋平縣 案古之三韓馬韓弁韓辰韓也今朝鮮國西及西南黃海忠清兩道皆馬韓地國之東南慶尙道乃辰韓地國之南全羅道則弁韓地馬韓在西辰韓在東弁韓在辰韓之南辰韓疆域毘連中國周爲濊貊地後爲扶餘國漢屬玄菟郡今奉天蓋平復州金州廳皆古辰韓地也井邑駢列最爲衝會遼徙其民於祖州初曰長平軍戶二千隸東京留守司統縣一

建安縣當在蓋平縣境

盧州元德軍刺史本渤海杉盧郡新唐書載渤海國中京顯德府屬州有盧州無杉盧郡此志誤也故縣五山陽杉盧漢陽白巖霜巖皆廢遼盧

州治熊岳城城在盛京奉天府海城縣西南六十里城周三里有奇門二今有副都統鎮守戶三百在京東一百三十里兵事屬南女直湯河司統縣一

熊岳縣西至海一十五里傍海有熊岳山

來遠城本熟女直地北盟會編曰遼太祖遷女眞大姓數千戶置遼陽之南使不得與本國相通名曰哈斯罕[illegible]舊謂之熟女眞自咸州[illegible]東北分界入山谷至於粟末江[illegible]中間所居隸咸州兵馬司許與本國往來非熟女眞亦非生女眞也自粟末之北甯江之東北[illegible]地[illegible]處界外者謂之生女眞置東京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咸州湯河兵馬司東北路統軍司分隸之謂之羈縻道統和聖宗年號中伐高麗以燕軍驍猛置兩指揮建城防戍在今奉天府鳳凰廳界兵事屬東京統軍司

鐵州建武軍刺史本漢安市縣漢屬遼東郡高麗爲安市城唐太宗攻之不下薛仁貴白衣登城卽此渤海置州故縣四位城河端蒼山龍珍皆廢遼鐵州治湯池縣今奉天府蓋平縣東北六十里有湯池堡卽其址湯池堡去漢安市故縣處僅十有五里戶一千在京西南六十里統縣一

湯池縣卽鐵州治

興州興中軍節度本漢海宜縣地案志中凡云漢某縣者皆據漢書地理志而言玄菟郡遼東郡皆無海宜縣樂浪郡有海冥縣或者海宜卽海冥而訛冥字爲宜字然樂浪郡地多入朝鮮不能在奉天府境內也此志不知何據渤海置州在今奉天府鐵嶺縣南六十里故縣三

盛吉蒜山鐵山皆廢案遼陽府下云南至海邊鐵山八百里考鐵山在今金州廳西南一百五十里鐵山縣命名或以此戶二百在京西南三百里

湯州本漢襄平縣地漢屬遼東郡故城在奉天府遼陽州北通志謂相傳遼陽城西北隅故定遼左右後三衛治卽其地也渤海置州故縣五靈峯常豐白石均谷嘉利皆廢戶五百在京西北一百里

崇州隆安軍刺史本漢長岑縣地漢屬樂浪郡在今奉天府承德縣東渤海置州故縣三崇山嬀水緣城皆廢戶五百在京東北一百五十里統縣一

崇信縣在今奉天府承德縣東卽崇州治也

海州南海軍節度本沃沮國地高麗爲沙卑城唐李世勣嘗攻焉遼海州在今盛京奉天府海城縣　案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漢志西蓋馬縣屬玄菟郡唐爲蓋牟城今爲奉天府蓋平縣海城縣之西南隅去蓋平縣八十里則在蓋馬大山之東爲沃沮故地也

渤海號南京南海府疊石爲城幅員九里都督沃晴椒三州故縣六沃沮鷲巖當卽岫巖城在奉天府蓋平縣東二百五十里今建爲岫巖州屬鳳凰直隸廳龍山濱海昇平靈泉皆廢太平聖宗年號中大延琳叛南海城堅守經歲不下別部酋長皆被擒乃降因盡徙其民於上京置遷遼縣移澤州民來實之戶一千五百統州二縣一

臨溟縣卽海州治

耀州刺史本渤海椒州耀州故城在今奉天府海城縣西南六十里城址周二里餘今謂之耀州和屯去海城僅六十里此謂至海州二百里者明一統志臨溟縣在海州衛東一百八十里元廢明設衛時移近西南一百八十里　本朝天命八年復卽舊城東南隅建新城乃今之海城縣城也故與此志所載里數不符故縣五椒山貂嶺澌泉尖山巖淵皆廢戶七百隸海州東北至海州二百里統縣一

巖淵縣東界新羅故平壤城在縣西南　案朝鮮國平安道平壤府城在浿水之南漢時爲樂浪郡地不應在奉天府海城縣左右今由海城往平壤先東行後折南行經緯各三四度約一千三四百里據通考遼水東南四百八十里至鴨綠水又東南四百八十里至平壤則亦幾一千里矣遼海州疆域何得及此乎又蓋平縣之蓋馬大山在海城縣西南而一統志云漢書高句驪之蓋馬大山在平壤今考前漢地理志後漢郡國志皆無此語惟後漢東夷傳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章懷太子注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卽王險城也此不過畧指方位之言耳未嘗謂蓋馬大山卽在平壤一統志引用失眞此志之誤不待言矣　又高句驪兩漢皆爲玄菟郡屬縣今朝鮮咸鏡道咸興府東北有古高句驪城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扶餘接地方二千里高句驪一名高麗爲扶餘別種與朝鮮本爲兩國後高麗强乃併成一國有高麗而無朝鮮及明初改高麗名朝鮮則又有朝鮮無高麗矣東北至海州一百二十里今爲海城縣也

嬪州柔遠軍刺史在今海城縣西北本渤海晴州故縣五天

晴神陽蓮池今海城縣西南六十里有蓮花泊相狠傳自生蓮花蓮池縣命名或以此山仙巖皆廢戶五百隸海州東南至海州一百二十里

淥州鴨淥軍節度本高麗故國在今朝鮮國平安道平壤府西境　漢書地理志玄菟郡西蓋馬縣馬訾水西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通志馬訾水一名鴨綠江源出靺鞨白山水色似鴨頭故名考鴨綠江源出長白山在吉林烏拉城南九百七十里西南流中國與朝鮮分界朝鮮視爲天塹在平壤西北四百八十里或花黏五奉天府鳳凰城東金故博索府[illegible][illegible]婆西南入海　案古謂黑龍江水擁之微黑鴨綠江水色如鴨頭皆史家傳會之詞其實非也見滿洲源流考　又鴨綠江之綠北史新唐書遼史皆作淥渤海號西京鴨淥府城高二丈廣輪

二十里都督神桓豐正四州事故縣三神鹿神化劒門
皆廢大延琳叛遷餘黨於上京置易俗縣居之在者戶
二千隸東京留守司統州四縣二

宏開縣

神鄉縣 兩縣今皆無考

桓州高麗中都城故縣三桓都神鄉淇水皆廢高麗王於此創立宮闕國人謂之新國五世孫釗晉康帝建元初爲慕容皝所敗宮室焚蕩 案淇水縣淇字當是浿字之訛 通考漢末高麗王伊夷模作新國於丸都山下卽所謂丸都城也東晉建元初復爲慕容皝乘勝[illegible]追至丸都焚其宮室則此桓州卽丸都也丸都山在今朝鮮京畿道國城東北鴨綠江口東南六百餘里 漢書樂浪郡有浿水縣渤海蓋沿漢舊名也 戶七百隸淥州在西南二百里

豐州渤海置盤安郡故縣四安豐渤恪隰壤硤石皆廢戶三百隸淥州在東北二百一十里 今無考

正州本沸流王故地國爲公孫康所併渤海置沸流郡有沸流水 沸流水今爲沸流江在朝鮮國平安道江東郡南自漢江分流西合於大同江大同卽浿水也一統志朝鮮有正州城 戶五百隸淥州在西北三百八十里統縣一

東那縣本漢東耐縣地在州西北七十里 漢書地理志無東耐縣樂浪郡有不而縣注曰東部都尉治今朝鮮國咸鏡道咸興府北有不耐城朝鮮志謂是漢東部都尉治魏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儉擊高句驪銘功處而字古與耐通漢不而縣卽不耐城此云漢東耐縣地東字必不字之訛

慕州本渤海安遠府地故縣二慕化崇平久廢戶二百隸淥州在西北二百里 今無考

顯州奉先軍上節度 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 本渤海顯德府地 案渤海之顯德府在渤海上京之南於今爲吉林南境遼之顯州則今之廣甯縣東南絕非渤海顯德府地也志誤 世宗置以奉顯陵顯陵者東丹人皇王 詳見遼陽府 墓也人

皇王性好讀書不喜射獵購書數萬卷置醫巫閭山 山在今廣甯縣西十里 絕頂築堂曰望海山南去海一百三十里大同元年世宗親護人皇王靈駕歸自汴京以人皇王愛醫巫閭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 故又名六山 於其中作影殿制度宏麗州在山東南遷東京三百餘戶以實之應歷元年穆宗葬世宗於顯陵西山 案此志云葬世宗於顯陵西山不言世宗陵名本紀直曰葬於顯陵世宗固不當無陵名更不當與人皇王同陵名殊不可解 仍禁樵採有十三山 在今盛京錦州府附郭錦縣東七十五里高一里周二十里峯有十三故名十三山 山下有錦州府屬甯遠州東一里餘有湯洞山上有池有沙河 沙河俗名姜女河源出火燒門山

甯遠州西南三十里有中右所東沙河源出大頭山義州城東北十六里有東沙河源出大甯堡又有西沙河亦在州東北十六里合於東沙河隸長甯積慶二宮長甯應天太后宮積慶世宗宮兵事屬東京都部署司統州三縣三

奉先縣本漢無慮縣卽醫巫閭幽州鎮山漢無慮縣屬遼東郡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也醫巫閭山在縣西十里高十餘里周二百四十里舜封十二山以此爲幽州之鎮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巫閭隋開皇十四年詔以醫巫閭爲北鎮自後因之漢志無慮注應劭曰慮音閭師古曰卽所謂醫巫閭二字合音則爲無字慮閭二字則又同韻相近縣名無慮猶之名醫巫閭故師古云卽所謂醫巫閭也遼之奉先縣故城在今廣甯縣城西南三里周二里有奇當卽遼代之顯州治金改爲鍾秀縣故今謂爲鍾秀故城世宗析遼東長樂縣民以爲陵戶隸長甯宮應天太后之宮

山東縣本漢望平縣漢望平縣屬遼東郡明一統志望平廢縣在廣甯衛東北一百五十里案遼之山東縣卽今之廣甯縣治於漢爲遼東郡無慮縣望平縣在其東北遼志謂山東縣本漢望平誤穆宗割渤海永豐縣民爲陵戶隸積慶宮世宗之宮

歸義縣初置顯州渤海民自來助役世宗嘉憫因籍其八戶置縣在今錦州府廣甯縣東北隸長甯宮見前

嘉州嘉平軍下刺史隸顯州今無考

遼西州阜成軍中刺史在今盛京錦州府義州城東四十里本漢遼西郡地世宗置州隸長甯宮見前屬顯州統縣一

長慶縣統和聖宗年號八年以諸宮提轄司人戶置屬顯

康州下刺史今無考世宗遷渤海率賓府人戶置屬顯州初建長甯宮見前後屬積慶宮見前統縣一

率賓縣本渤海率賓府地滿洲源流考曰金史上京率賓路轄境以金史道里考之當在今鄂多理城之南威伊克阿林今盛京極東北大山也上無樹木惟生青苔接俄羅斯界又明志建州衛東南有率賓河率賓路之名以此　案源流考所言乃率賓府所在至此率賓縣當在今錦州府境遼遷其民置縣而名以率賓耳志謂本渤海率賓府地誤矣

宗州下刺史在遼東石熊山耶律隆運以所俘漢民置聖宗立爲州隸文忠王府案遼史營衛志居有宮衛謂之鄂爾多原作斡諸帝及后各有宮此外則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宮丞相耶律隆運有文忠王府王府屬提轄司統縣一

熊山縣本渤海縣地案縣當卽宗州治今朝鮮國咸鏡道咸興府西北有遼開州城詳見前開州開州本渤海龍原府統縣六至遼皆廢其第五縣曰熊山在故遼開州之西蓋聖宗析開州西邊置州仍用渤海故縣名

乾州廣德軍下節度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西南五十五里有金閭陽故城周圍二百五十步金之廣甯府閭陽縣卽遼之乾州所改也明一統志謂乾州城在廣甯衛西南七里兩說不同今並存之本漢無慮縣地漢屬遼東郡爲西部都尉治聖宗統和三年置以奉景宗乾陵有凝神殿隸崇德宮承天太后之宮兵事屬東京都

部署司統州一縣四

奉陵縣即乾州治本漢無慮縣地括諸落帳戶助營山陵

延昌縣析延昌宮戶置穆宗之宮此縣亦當廣甯縣境

靈山縣本渤海靈峯縣地乾州為漢無慮縣縣以醫巫閭山得名則靈山縣當亦在醫巫閭山左近

司農縣本渤海麓郡縣併麓波雲川二縣入焉今無考

海北州廣化軍中刺史世宗以所俘漢戶置地在閭山之西南海之北閭山當即醫巫閭山初隸宜州後屬乾州統縣一案今廣甯縣南至海九十里遼乾州在縣西南五十里以地道約計之海北州當在羊圈子莊左右

遼史地理志考 卷二 東京道 乾州 貴德州 主

開義縣在今錦州府義州南四十里

貴德州甯遠軍下節度在今盛京奉天府鐵嶺縣東南本漢襄平縣地襄平縣漢屬遼東郡今奉天府遼陽州城之西北隅漢公孫度所據太宗時察克察克蒙古語時也原作察割以所俘漢民置後以弒逆誅沒入焉聖宗建貴德軍後更名有范河一統志鐵嶺縣南六十里有懿路河舊名小清河全遼志小清河源出廢貴德州南山中西流經懿路城南入遼河或即此志之范河也大寶山在今鐵嶺縣東南五十三里山之北有小寶山隸崇德宮承天皇太后宮兵事屬東京都署司統縣二

貴德縣本漢襄平縣渤海為崇山縣即貴德州治

奉德縣本渤海緣城縣地嘗置奉德州在今奉天府鐵嶺縣之東

瀋州昭德軍中節度今盛京奉天府治附郭承德縣本挹婁國地渤海建瀋州故縣九皆廢太宗置興遼軍後更名初隸永興原文此下漏宮字太宗之宮後屬敦睦宮孝文皇太弟宮兵事隸東京都部署司統州一縣二

樂郊縣太祖俘薊州三河民建三河縣後更名今承德縣東北隅即遼樂郊縣為瀋州治

靈源縣太祖俘薊州吏民建漁陽縣後更名今無考

遼史地理志考 卷二 東京道 瀋州 集州 主

巖州白巖軍下刺史本渤海白巖城太宗撥屬瀋州初隸長甯宮承天太后宮後屬敦睦宮孝文皇太弟宮統縣一

白巖縣渤海置即巖州治在今奉天府遼陽州東北五十七里石城山上故城周四里一門本高麗之白崖城唐太宗征高麗拔之改置巖州後廢遼復置

集州懷眾軍下刺史遼集州治奉集縣故城在今奉天府治承德縣東南四十五里土城周四里正南一門明一統志奉集故城在撫順千戶所南八十里明撫順城今改名撫西城在今承德縣東八十里古陴離郡地滿洲源流考三韓馬韓辰韓弁韓[illegible]帝御製三韓訂謬所統七十八國多繫以卑離二字當為貝勒之轉音以三汗統諸貝勒於體制亦適相符合晉書又載有陴離國在肅慎西北陴與卑音亦相近遼史有陴離郡今為撫順城一統志撫西城在承德縣東八十里與興京接界舊名撫順城

周三里門三通志云此乃遼東十八城之一其始建之年無考漢屬險瀆縣漢險瀆屬遼東郡在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東南一統志漢險瀆縣以後漢書考之當在廣甯縣東南濱海之地遼志以集州爲漢險瀆縣非是高麗爲霜巖縣渤海置州統縣一

奉集縣渤海置即集州治

廣州防禦漢屬襄平縣漢襄平爲遼東郡治在今盛京奉天府遼陽州北七十里或云遼陽州城之西北隅然遼陽州城即遼之東京城似不能於西北隅置州當在州北七十里高麗爲當山縣渤海爲鐵利郡詳見後鐵驪府太祖遷渤海人居之建鐵利州統和聖宗年號八年省開泰亦聖宗年號七年以漢戶置統縣一

昌義縣今無考

遼州始平軍下節度遼之遼州以遼濱縣爲治在今盛京奉天府附郭承德縣之西北通志曰在縣西北一百八十里遼河西岸今有遼濱塔爲承德廣甯二縣交界地本佛甯原作拂涅國城渤海爲東平府唐太宗親征高麗李世勣拔遼城高宗詔程振蘇定方討高麗至新城大破之皆此地也案一統志曰考唐書粟末靺鞨居最南稍東北曰汨咄部益東曰拂涅部其地距今承德廣甯甚遠遼志以遼州有東平軍之名遂謂即渤海東平府又因州名爲遼遂謂即唐時遼城新城皆誤又唐之遼城即遼東城新城又在其東北遼史混合爲一亦非也太祖伐渤海先破東平府遷民實之故東平府都督伊蒙陀黑北五州共領縣十八皆廢太祖改爲州軍曰東平太宗更爲始平軍有遼河遼河滿洲語謂之老哈即古勾驪河一作枸柳河今名巨流河入邊南流經開原鐵嶺二縣之西又南經承德縣在礮獺西及遼陽州海城之西又南入海羊腸河在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東四十五里錐子河廣甯縣東北四十里有珠子河水盛時成河旱則涸今或呼爲錐子河珠字音轉爲錐也蛇山廣甯縣有二蛇山一在縣東三十里一在東北九十五里狼山在廣甯縣東北二十里今名狼虎山黑山廣甯縣東北八十里有黑山又有西黑山在東北七十五里又大黑山在東七十里小黑山在東六十里巾子山今無考隸長甯宮應天太后之宮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州一縣二

遼濱縣即遼州治

安定縣今無考

祺州右聖軍下刺史本渤海蒙州地太祖以檀州俘於此建檀州後更名案此祺州金史祚祺州金廢州以慶雲縣隸咸平府元又廢縣改爲慶雲驛在今奉天府鐵嶺縣西北五十里或云是開原縣西之慶雲堡隸宏義宮太祖之宮兵事屬女直兵馬司統縣一

慶雲縣太祖俘密雲民於此建密雲縣後更名當亦在鐵嶺縣境

遂州刺史本渤海美州地採訪使耶律佛德遼史作頗德茲從滿洲源流考改滿洲語佛德令其上緊之謂以部下漢民置穆宗時佛德嗣絕

沒入焉[案上京道有遂州當在今內蒙古科爾沁境內此遂州今無考志列之於遼州通州之間遼州在奉天府承德縣通州在奉天府開原縣則遂州當在鐵嶺縣境]隸延昌宮[穆宗之宮]統縣一

山河縣本渤海縣併黑山麓川二縣置[今無考]

通州安遠軍節度本扶餘國王城渤海號扶餘城太祖改龍州聖宗更今名[案志於龍州亦謂是扶餘城豈一處置兩州乎一統志遂以為黃龍府故城在奉天府開原縣境必有舛誤之處詳後龍州注又案龍州之境舊五代史謂北至混同江則幅員甚廣或太祖本但置一龍州聖宗乃割龍州南境兼及今開原縣北境建為通州也]保甯[景宗年號]七年以黃龍府叛人雅爾丕勒[原作燕頗]餘黨千餘戶置[據此則通州乃景宗所置非聖宗改名也語欠明晰]升節度統縣四

通遠縣本渤海扶餘縣併布多縣置[此當是附郭縣]

安遠縣本渤海顯義縣併鵲川縣置[今無考]

歸仁縣本渤海強師縣併新安縣置[金史渤海強師縣北有細河今無考全遼志奉天府開原縣北陸路第三站有歸仁堡即此歸仁縣也今其地屬吉林省]

漁谷縣本渤海縣[今無考　案此四縣皆當在奉天府開原縣邊境]

韓州東平軍下刺史本果囉[原作藁離]國舊治柳河縣高麗置鄚頡府都督鄚頡二州渤海因之[案新唐書渤海國傳州名鄚高非鄚頡也志誤]今廢太宗置三河榆河二州聖宗併二州置[一統志內蒙古科爾沁左翼東南四百七十里接盛京奉天府開原縣西北界有阿拉馬圖城周六里三百步有奇即遼之韓州城薩英額吉林外記道光元年吉林將軍富俊赴邊外昌圖廳黔鶘昌八面城查辦地畝控案得一土埋銅鏡背面楷書鑄韓州刺史四字八面城為金之韓州已有確據云云金韓州即遼韓州似當在昌圖府矣然但以土中一鏡為憑安知非古人攜至八面城而遺於土歟姑存之以備參考]隸延昌宮[穆宗之宮]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

柳河縣本渤海粵喜縣地併萬安縣置[金史地理志韓州柳河縣以河為名有枸河柳河考盛京通志有柳河而無枸河但云遼河一名巨流河一名句驪河亦名枸柳河謂是枸河柳河合流之處即今奉天府開原縣界之內遼河外遼河也遼河至此分為二故有枸河柳河之稱流至承德縣合為一今無枸柳河名惟稱巨流河枸柳巨流音相近也金因遼舊置韓州領臨津柳河二縣元廢明於此置站其地在開原縣城西北邊]

雙州保安軍下節度本挹婁故地渤海置安定郡久廢額哩森[原作漚里僧]王從太宗南征以俘鎮定二州之民建城置州察克[原作察割]弒逆誅沒入焉[挹婁故城在今奉天府鐵嶺縣南六十里遼於其地建興州雙城故城在鐵嶺西六十里與興州相去不遠故云本挹婁故地也]初隸延昌宮[穆宗之宮]後屬崇德宮[承天太后之宮]兵事隸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

雙城縣本渤海安夷縣地[即雙州治]

銀州富國軍下刺史本渤海富州太祖以銀冶更名[銀州]

故城即今盛京奉天府鐵嶺縣治隸宏義宮太祖之宮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三

延津縣本渤海富壽縣地有延津故城更名即鐵嶺縣治

新興縣本越喜國故地渤海置銀冶嘗置銀州新興故城在鐵嶺縣治東

永平縣本渤海優富縣地太祖以俘戶置舊有永平寨永平廢縣在鐵嶺縣東北

尚州鎮遠軍案東京道又別有一尚州一道中不應有兩尚州也滿洲源流考以金史考之此尚州當作同州北盟會編二十八程至咸州二十九程至同州大金國志許亢宗奉使行程錄自咸州九十里至

同州下節度本漢襄平縣地襄平漢為遼東郡治其故城在今奉天府遼陽州北七十里渤海為東平寨太祖置州軍曰鎮東後更名此州係漢襄平一程而至咸州咸州今鐵嶺縣也則同州當在遼陽州之東北鐵嶺縣之西南隸彰愍宮景宗之宮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州一未詳縣二

東平縣本漢襄平縣地產鐵撥戶三百採鍊隨征賦輸此縣為州治　案金史地理志金廢同州為銅山縣其故城在今開原縣南是亦一說

永昌縣本高麗永甯縣地二縣皆當在遼陽州鐵嶺縣之間

咸州安東軍下節度本高麗銅山縣地渤海置銅山郡地在漢侯城縣北漢侯城縣屬遼東郡在今盛京奉天府治承德縣北渤海龍泉府南案新唐書渤海傳以肅愼故地為上京曰龍泉府即忽汗州臨忽汗海即呼爾哈河之鏡泊忽汗城在呼爾哈河之東今之甯古塔也自甯古塔西南至奉天府城約計有一千數百里之遙以此南北定咸州所在殊覺不合地多山險寇盜以為淵藪乃招平營等州客戶數百建城居之遼咸州故城在今盛京奉天府開原縣南鐵嶺縣之東北初號揄合布原作郴里太保城開泰聖宗年號八年置州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

咸平縣唐安東都護天寶中治營平二州間即此太祖滅渤海復置安東軍開泰中置縣案金史金初因遼舊仍為咸州後陞為咸平府是陞遼之縣為府也則咸平縣本咸州治可知

信州彰聖軍下節度本越喜故城渤海置懷遠府今廢聖宗以地鄰高麗開泰初置州以所俘漢民實之遼信州故城在今內蒙古科爾沁左翼南三百八十里全遼志自開原東北[illegible]至信州三百一十里今有城周一里門八土人猶謂之信州城兵事屬黃龍府都部署司統州三未詳縣二

武昌縣本渤海懷福縣地析平州提轄司及豹山縣一千戶隸之

定武縣本渤海豹山縣地析平州提轄司併乳水縣人戶置初名定功縣武昌定武二縣皆在今奉天府鐵嶺縣東北

賓州懷化軍節度本渤海城統和聖宗年號十七年遷烏舍原作兀惹戶置刺史於鴨子混同二水之間後升案鴨子河即混同江非二水也詳上京道長春州注松花江自嫩江來入後乃名混同江其入處在今內蒙古郭爾羅斯前旗東南或此處二水之間然去信州及龍州太遠未可三州排比而書一統志遼賓州在吉林城東北六百里之阿勒楚喀城境內[illegible]阿勒楚喀河源出吉林城北三百里之札松阿山西北流經阿勒楚喀城東二里轉至城西北七十里入混同江則賓州實在混同江阿勒楚喀河二水之間矣此志云鴨子混同二水間外誤甚矣兵事隸黃龍府都部署司今設賓州廳屬長春府

龍州黃龍府本渤海扶餘府太祖平渤海還至此崩有

黃龍見更名今盛京奉天府開原縣漢時地屬扶餘國唐置黑水都督府渤海國取之立扶餘府遼太祖伐渤海拔扶餘府改黃龍府保甯景宗年號七年軍將雅爾丕勒原作燕頗叛府廢開泰聖宗年號九年遷城於東北以宗州檀州漢戶一千復置此黃龍府非復扶餘府故地矣與前通州參觀張穆蒙古游牧記內蒙古郭爾羅斯前旗東南二百里有龍安城明一統志龍安一秃河在三萬衛[illegible]西北金山外元將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井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秃河及大將軍馮勝征納哈出兵駐金山遣副將於此受其降全遼志龍安城在一秃河西金山東城周七里門四址尚存旁有塔亦名農安金史地理志天眷三年改遼黃龍府曰濟州大定九年更爲隆州貞祐初升爲隆安府以地考之此龍安城即龍安之訛今永吉州[illegible]西北皆古黃龍府之地盛京通志引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今烏剌[illegible]山嶼間古木灌莽滿涂徧野即古黃龍府之地也楊賓柳條邊紀畧黃龍府盛京志在開原案金史地理志天眷三年改黃龍府爲濟州而婁室墓碑載婁室葬於濟州東南之奧吉里今其塋在[illegible]西二百里之薄屯山[illegible]則當日黃龍府治應在石頭河雙陽河之閒又松漠紀聞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其說亦合若開原則去混同江六百餘里[illegible]金太祖安能一[illegible]江即據有之耶張穆案以今輿圖證之黃龍府故址當在今柳條邊外昌圖廳[illegible]西北赫爾蘇河之北岸聖祖云烏[illegible]山[illegible]間即古黃龍府地蓋自此東越長春[illegible]渡伊通[illegible]即入吉林境也又案今長春廳隸吉林省屬下賓州廳則遼賓州故地農安縣則遼龍州故地岳武穆言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猶是沿遼之舊稱黃龍府改名濟州在金太宗天眷三年宋高宗紹興十年岳武穆此言即發於是年七月也統

州五縣二

黃龍縣本渤海長平縣併富利佐慕肅慎置案李兆洛謂黃龍縣在今奉天府開原縣非是黃龍縣自應係黃龍府附郭之縣此黃龍府既移至東北則縣亦當在烏拉山嶼間

遷民縣本渤海永甯縣併豐水扶羅置

永平縣渤海置此兩縣皆當在吉林境

益州觀察屬黃龍府鴨綠江一名益州江以渤海國益州所治得名則益州當在鴨綠江岸長白山之西南吉林打牲烏拉城之南九百七十里統縣一

靜遠縣今無考

安遠州懷義軍刺史屬黃龍府今無考

威州武甯軍刺史屬黃龍府契丹國志政和五年金太祖攻遼取賓祥威三州進薄益州賓州今長春府之賓州廳祥州在賓州之西南由此逾威州而抵益州則威州亦當近鴨綠江

清州建甯軍刺史屬黃龍府今無考

雍州刺史屬黃龍府今無考

湖州興利軍刺史渤海置兵事隸東京統軍司統縣一今無考

長慶縣今無考

渤州清化軍刺史渤海置兵事隸東京統軍司統縣一今無考

貢珍縣渤海置今無考

郢州彰聖軍刺史渤海置兵事隸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今無考

延慶縣今無考案新唐書渤海傳郢銅涑三州為獨奏州蓋猶今直隸州能專達也

銅州廣利軍刺史渤海置在今奉天府海城縣之西北錦州府廣甯縣之東南遼史耶律博諾額娜傳聖宗統和二十八年駕征高麗博諾為先鋒至銅州高麗將康肇分兵為三以抗我軍一營於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博諾擊破三水營擒肇三水之會當即海城縣西六十里之三岔河故知銅州在海城廣甯二縣之間也三岔河詳見前遼陽府高梁河注兵事隸北兵馬司統縣一

析木縣本漢望平縣地渤海為花山縣初隸東京後來屬今盛京奉天府海城縣東南四十里有土堡周二里有奇土人猶稱之為析木城然遼陽府所統已有析木縣不應重出二者必有一誤據此云初隸東京後來屬則遼陽府下為誤矣漢望平縣屬遼東郡其地在今奉天府遼陽州之北錦州府廣甯縣之東北近遼河上流故班固注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藪秫殿蠘䂢轃妖府不在海城也遼志以析木為望平地誤

涑州刺史渤海置案新唐書涑州以其近涑沫江蓋所謂粟末水也粟末水即松花江魏書勿吉國傳作速末故後世亦書作涑沫又名混同江俗呼為吉林江源出長白山北流至吉林故名吉林江

也遼涑州當是吉林境內地方又李兆洛謂或云涑字乃深字之訛恐其說非也兵事隸南兵馬司

率賓府刺史故率賓國地新唐書渤海國傳率賓故地為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案華州當是率賓府治益州見前在鴨綠江濱建州在今內蒙古土默特右翼西以方位約之率賓府地當在今甯古塔之西南鴨綠江口之西北又滿洲源流考謂在盛京極東北威伊克阿林詳見前顯州率賓縣注

定理府刺史故挹婁國地挹婁故城在今盛京奉天府鐵嶺縣南六十里定理府本渤海置遼因之遼於挹婁故城置興州其定理府地則在今興京

鐵利府刺史故鐵利國地案元一統志蒲河在瀋陽路鄭頡之源出鐵利國蒲谷流經蒲田故名松漠紀聞云蒲河距瀋州四十里今考蒲河在奉天府附郭承德縣城西北四十里源出香爐山

聊蘸語或經永安橋播點係鴿爆硝樞入蓮花泊瀚瀨
譌摘騎則鐵利故國實在其地　鐵利一作鐵驪音同
而字異也

安定府今無考

長嶺府滿洲源流考案長嶺亦作長領古字相通今吉林西南五百里有長嶺子滿洲語稱爲果勒珠敦南接納嚕窩集北接庫哷訥窩集自長白山南一嶺環繞而至爲眾水分流之地東北流爲遼吉善輝發等河入混同江西北流爲英莪占尼哈達葉赫赫爾蘇等河長嶺府之名當取諸此　一統志長白山南麓佟圪磅礴分爲兩幹其一西南指者東界鴨綠江西界佟家江麓盡處兩江會焉其一繞山之西而北亘數百里以其爲眾水所分舊志總謂之分水嶺今則西至興京邊茂樹深林蒙天翳日者土人謂之納嚕窩集從此西入興京邊門遂爲開運山檔鄂漢噶哈嶺北自納嚕窩集而北一岡袤四十餘里者土人呼爲果勒敏珠敦入

英莪邊門輯蘇沃爾珊調撥鑾遂爲天柱隆業二山欽庇顯關縣蘇繼鑲欽揀點其間因地立名爲山爲嶺者不一要皆此山之支裔也　薩英額吉林外記古蹟門長嶺府在吉林城西南

鎮海府防禦兵事隸南女直湯河司統縣一今無考

平南縣

冀州防禦聖宗建升永安軍今無考

東州以渤海戶置今無考

尙州以渤海戶置今無考　前所已載之尙州乃同州之訛非重出

吉州福昌軍刺史今無考

麓州下刺史渤海置滿洲源流考曰遼乾州所屬之司農縣本渤海麓郡縣乾州爲漢無盧縣附驗諒驛地因醫巫閭山得名或麓郡麓州皆以附北鎮之麓而名歟

荊州刺史今無考

懿州寧昌軍節度太平聖宗年號三年越國公主以媵臣戶置初曰慶懿軍更曰廣順軍隸上京清寧道宗年號七年宣懿皇后進入改今名　案上京道亦有懿州與此懿州實一地也詳上京道懿州注遼東行部誌懿州古遼西郡即柳城之域有寶嚴寺遼聖宗女燕長公主所建　大清一統志據明一統志謂廢懿州在今盛京錦州府廣寧縣北二百二十里統縣二

甯昌縣當是懿州治明志謂在廢懿州北二十里

順安縣元一統治豪州本遼懿州金皇統三年省入順安縣後復置國朝因之至元六年省入順

安縣

媵州永昌軍刺史今無考

順化城嚮義軍下刺史開泰聖宗年號三年以漢戶置兵事隸東京統軍司此城隸東京統軍司則當在奉天府境內

甯州觀察統和聖宗年號二十九年伐高麗以渤海降戶置兵事隸東京統軍司統縣一甯州亦在奉天府境內

新安縣今無考

衍州安廣軍防禦以漢戶置初刺史後升軍在今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後旗地及奉天府遼陽州地案遼陽州北十五里有東梁河亦曰大梁河舊名衍水以燕太子亡匿衍水

故又名太子河遼之衍州當以衍水得名兵事屬東京統軍司統縣一

宜豐縣在今盛京奉天府遼陽州西南一百里

連州德昌軍刺史以漢戶置兵事屬東京統軍司統縣一亦當在奉天府境內

安民縣今無考

歸州觀察太祖平渤海以降戶置後廢統和聖宗年號二十九年伐高麗以所俘渤海戶復置在今盛京奉天府蓋平縣西南九十里其處有土堡周一里有奇八猶稱之曰歸州城兵事屬南女直湯河司統縣一

歸勝縣即歸州治

蘇州安復軍節度本高麗南蘇城興宗置州今爲奉天府金州廳治漢書地理志玄菟郡高句驪縣師古曰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今金州廳在漢高句驪境內蘇州當以南蘇水得名然云水西北經塞外則非在縣之界內矣今朝鮮國咸鏡道所統有蘇州城或南蘇水所在也而與遼之蘇州則無涉又隋大業七年伐高麗分遣段文振出南蘇道唐乾封二年薛仁貴破高麗拔其南蘇木底蒼巖諸城顯慶中置南蘇州於此後廢一統志考其方位當在興京境亦與遼之蘇州無涉一興綡麟風蝞馭尉颶城棟盯鈺鎮汁鯉趕鶚鵓軋擸黼遼之蘇州在金州廳其地三面臨海去高麗甚遠非伐高麗者所經行處也兵事屬南女直湯河司統縣二

來蘇縣即蘇州治

懷化縣在金州廳治之東

復州懷德軍興宗置今盛京奉天府復州治兵事屬南女直湯河司統縣一

永甯縣即復州治通志謂永甯城在復州城北五十里

肅州信陵軍刺史重熙興宗年號十年州民亡入女直取之復置一統志遼肅州治清安廢縣在今盛京奉天府開原縣東北三十里蒙古游牧記遼肅州在奉天府鐵嶺縣東北考鐵嶺東北爲開原一統志謂肅州在開原東北則幷兩縣之交也兩縣說相歧未知孰是兵事隸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

清安縣即肅州治

安州刺史元一統志歸仁縣故城在咸平府北舊安州金皇統二年改爲縣後廢城址猶存案前通

州所統有歸仁縣當是金廢安州以其地併入歸仁縣因名安州城爲歸仁縣城耳其地應在奉天府開原縣邊外松漠紀聞序其從上京至燕之程由東北而西南云自信州二百九十里至安州南鋪遼信州在內蒙古科爾沁左翼南三百八十里自信州故城南行三百十里至開原縣故知遼安州在開原邊外也隸北女直兵馬司

榮州

率州

荷州

源州

渤海州案此五州史僅載州名未綴一言蓋元修史時已無可考矣

甯江州混同軍觀察淸甯道宗年號中置防禦後升在今吉林省城北七十里打牲烏拉城謝湘詰淇𢇁諧柀灑鷗淮鷄𪊧甯江故城在混同江之東岸高士奇扈從錄大烏拉去船廠榔蛣八十餘里即遼之甯江州也兵事屬東北統軍司統縣一

混同縣當在吉林混同江邊

河州德化軍置軍器坊滿洲源流考曰案明人地志云廢河州在黃龍府北又引一統志開元黔䃲嘝躖騆源鸝龥爲東北五百里有穩圖河源出坊州北山北流入松花江所謂坊州疑即河州矣考遼金皆無坊州第因河州有軍器坊而遂以坊州屬之亦恐未足爲憑也　案薩英額吉林外記收河州入古迹門謂在吉林境亦載明人地志之說惟穩圖河作溫登河蓋字音之轉也

祥州瑞聖軍節度興宗以鐵驪戶置李兆洛曰祥州在奉天府遼陽州地

故長甯縣西南案史以祥州與甯江州河州並列則應在吉林左右不合在遼陽州英薩額吉林外記以祥州收入吉林古迹門謂在阿勒楚喀境椈樹𣞼北喀踀城硂六結對元一統志廢祥州在賓州西南賓州在阿勒楚喀境詳見前則祥州亦在阿勒楚喀境無疑矣兵事屬黃龍府都部署司統縣一

懷德縣亦當在阿勒楚喀城左右

遼史地理志考卷之二終

遼史地理志考卷三

丹徒李愼儒著

中京道

中京大定府直隸承德府平泉州東北一百八十里內蒙古喀喇沁右翼南百里喜峯口東北四百八十里有古城周二十里許城內有浮圖二城外西南隅有浮圖一城在老河之北蒙古稱爲察罕蘇巴爾城即遼之中京大定府金屬北京大定府元爲大甯路明於平泉州北百里築城建大甯衞號大甯新城以別於遼金元舊城而舊城屬之永樂初廢天順後入於朶顏三衞虞爲營州夏屬冀州周在幽州之分秦郡天下是爲遼西漢爲新安平縣漢新安平縣屬遼西郡今直隸永平府灤州西境地也遼中京大定府則在承德府平泉州漢爲右北平邊外東胡烏桓

之地南距灤州數百里何得謂爲新安平歐陽圭齋昧於地理引古類多舛誤不可信漢末步奚居之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魏武北征縱兵大戰降者二十餘萬去之松漠案自今直隸永平府遷安縣西北一百七十里之喜峯口外迤北一百二十里爲遼之松亭關山多大松連綿內蒙古喀喇沁右翼翁牛特左右翼及克什克騰部西南札魯特左翼古謂之千里松林又謂之松漠唐置松漠都護府命名以此其後拓跋氏乘遼建牙於此當饒樂河水之南饒樂河今之英金河也源出圍場內都呼岱山東流入承德府建昌縣境與老河會即古之饒樂水也老河即土河亦蒙古名老哈穆楞其源流詳見上京道永州注故老河亦蒙饒樂水之名金英河合於老河老河先已與潢河合爲一至承德府內統名大遼水東南流至承德府朝陽縣入海潢水源流詳臨潢府注溫榆河水之北方輿紀要訓

榆河即土河以內蒙古喀喇沁右翼東南有南土河案南土河者因欲別於土河故稱加南字蒙古呼為圖爾根河即古之榆河方輿紀要遂誤以為是土河也源出錫默特東南流入內蒙古土默特右翼界又東南入大凌河顧炎武昌平山水記則曰遼溫榆河本水經注之溼餘河以字相似而譌溫榆河即昌平榆河下流由順義通州入潞河說各不同姑並存之唐太宗伐高麗駐蹕於此部帥蘇支從征有功奚長可度率眾內附為置饒樂都督府咸通以後咸通唐懿宗年號契丹始大奚族不敢復抗太祖建國舉族臣屬案可度當作可度者遼志漏一者字奚東胡種為匈奴所破保烏桓山[illegible]漢曹操斬其帥蹋頓蓋其後也元魏時自號庫真奚居鮮卑故地[illegible]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illegible]北霫[illegible]

[illegible]至隋始去庫真但曰奚其與唐屢朝貢受爵亦屢叛至咸通九年遣使入朝後遂與中國絕屬於契丹後以契丹政苛奚怨之其酋引別部內附遂分為東西奚尋皆為契丹所併詳見新唐書考奚之疆域今直隸承德府之承德縣灤河縣豐甯縣平泉州赤峯縣及建昌縣之西境又御馬廠及內蒙古之土默特部敖漢部奈曼部喀喇沁部喀爾喀部之左翼皆奚之境地也聖宗常過七金山平泉州東一百二十里內蒙古喀喇沁右翼東北一百二十里有七金山蒙古稱為和爾博勒津遼史載道宗清甯十年九月幸七金山三學寺元一統志三學寺在大甯縣北十五里七金山上[illegible]大甯縣即遼金大定府屬之大定縣[illegible]土河之濱名在老哈河東岸去大甯舊城不遠土河即老哈河七金山以山有七峯因南望

雲氣有郛郭城闕之狀因議建都擇良工於燕薊董役二歲郛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之制統和聖宗年號二十四年五帳院進奚王牙帳地地在平泉州東北喀喇沁右翼之北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戶號曰中京府曰大定皇城中有祖廟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城池湫濕多鑿井泄之人以為便大同驛以待宋使朝天館待新羅使來賓館待夏使有七金山見上馬盂山此馬盂山與上京之馬盂山名同實異詳上京臨潢府注宋王曾行程錄稱富谷館南望馬雲山多禽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馬雲與馬盂蓋音之轉實則一山也雙山今無考松山案此與上京臨潢府之松山名同實異此松山當是指松亭關

古謂關立於松山上也又元一統志松山在富庶縣西五十里南北長二十里東西廣五里地多松因名松亭關詳上松漠注土河見上統州十縣九

大定縣白霫故地以諸國俘戶居之即大定府治

長安縣本漢賓從縣以諸部人居之案漢賓從縣屬遼西郡當在今直隸永平府境李光洛謂在今順天府通州之東通州漢時屬漁陽郡然漁陽遼西兩郡毗連謂在通州東亦可至遼之長安縣則在今內蒙古喀喇沁右翼距通州約八百里何得是漢賓從縣此志大誤

富庶縣本新安平地開泰聖宗年號二年析京民置漢新安平屬遼西郡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西境此志之誤已見上今承德府平泉州東北界內蒙古喀喇沁右翼東南界地名公營子有廢城址即遼富庶縣

勸農縣本漢賓從縣見上開泰見上二年析京民置在今內蒙古喀喇沁右翼

文定縣開泰見上二年析京民置在今內蒙古喀喇沁右翼

升平縣開泰見上二年析京民置在今內蒙古喀喇沁右翼

歸化縣漢柳城縣地漢柳城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內蒙古土默特右翼西遼歸化縣當在其境內

神水縣本漢徒河縣地開泰見上二年置漢徒河縣屬遼西郡在今盛京錦州府錦縣西北遼神水縣即此地

金源縣本唐青山縣境開泰見上二年析京民置唐青山縣爲河北道羈縻青山州屬縣遼金源縣在今內蒙古喀喇沁右翼最東境與直隸承德府平泉州接境以地有金甸故名金源本紀聖宗開泰二年二月丙子以金甸子爲金原縣字作原不作源喀喇沁右翼東南一百十五里有大青山蒙古名巴烟喀喇大青山之西有故金源縣唐青山縣即青山州治當在大青山下也 案滿洲源流考金史上京路海古勒之地徽海一岵鞨傣黏嚞衍輝殿金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儌安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考滿洲語金曰愛新金史舊解以金爲按春滿洲語耳隆也耳隆以金爲之因誤爲金并按出虎亦誤爲金吉林境內亦並無按春水以音與地考之當爲今阿勒楚喀河河源在吉林城東北據松漠紀閑北盟會編大金國志等書所載上京行程過拉林河一程即至上京驛館拉林河東去阿勒楚喀不過百餘里阿勒楚喀河源在吉林城東北三百里拉林河源在吉林城東北二百二十五里核之諸書所載上京宮闕在混同江東二百六十里去拉林河一百七十五里者俱約畧相合此按出虎即阿勒楚喀之明證也至金太祖建國之詔見於本紀及北盟會編所引太祖實錄云契丹以鑌鐵爲號鑌鐵雖堅終有銷壞惟金一色最爲眞寶自今本國號大金兩處所載詔旨皆同並未云有金水源而金源縣名遂已有之遼屬中京金屬北京在今喀喇沁右翼界與金初起之地無涉史誤以阿勒楚喀爲按出虎又誤以按出虎爲金舛錯附會殊不足據也

恩州懷德軍下刺史本漢新安平縣地漢縣詳見前富庶縣注

太宗建州開泰聖宗年號中以渤海戶實之遼恩州在今內蒙古喀喇沁右翼北境案此地前漢爲遼西郡邊境後漢爲鮮卑地既在右翼之北則不應是漢新安平地矣此志誤

初隸永興宮太宗之宮後屬中京統縣一

恩化縣開泰見上中渤海人戶置當是恩州治

惠州惠和軍中刺史本唐歸義州地太祖俘漢民數百戶兔麝山下創城居之置州屬中京唐歸義州係河北道羈縻州僑治良鄉之廣陽城今順天府良鄉縣東北境遼惠州故城在今直隸承德府建昌縣北三百四十里接內蒙古敖漢部境地名博羅科舊城周四里北山有浮圖高五丈案敖漢距京師一千餘里良鄉縣在京師西南七十里遼惠州安得是唐歸義州此志誤或唐時歸義州未僑治良鄉之前本在博羅科則未可料而唐志無明文也 兔麝山在今內蒙古翁牛特左翼東北四十里蒙古名爲布嵴客案敖漢之北八十里即翁牛特南境蓋一山兼及兩部之境也統縣一

惠和縣聖宗遷上京惠州民括諸宮院落帳戶置即惠州治

高州觀察唐信州之地萬歲通天元年以契丹舍理原作室活部置唐信州係河北道羈縻州僑治范陽境范陽今順天府也高州之地斷不能在此志誤或亦指未僑治之先而言而唐志亦無明文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以俘戶置高州在今內蒙古喀喇沁右翼故大甯城之西北有牛頂山今無考直隸承德府豐甯縣有平頂山綿亙灤河甚遠牛頂或平頂之譌考今無屬中京統縣一

三韓縣辰韓為扶餘弁韓為新羅馬韓為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在今內蒙古喀喇沁右翼之西南邊地戶五千

武安州觀察唐沃州地太祖俘漢民居木葉山下因建城以居之號杏堝新城復以遼西戶益之更曰新州統和聖宗年號八年改今名初刺史後升遼始祖奇善汗肇基之木葉山在今內蒙古喀爾喀左翼與翁牛特左翼連界土濩二水合流處遼時為永州屬上京道與此州木葉山無涉此外則祇內蒙古克什克騰北三百七十里亦有木葉山蒙古名几几圖都爾然克什克騰遼時亦屬上京道則仍非此州木葉山也木葉山既無可考則安武州所在惟憑唐之沃州唐沃州係河北道羈縻州李兆洛謂在今順天府大興縣東南五十里案大興縣唐時為薊縣河北道幽州范陽郡治也遼為南京武安州何能在此考新唐書地理志河北道羈縻州有昌州注曰貞觀二年以松漠部落置僑治營州之靜蕃戍七年徙於三合鎮後治安次之故常道城又有沃州注曰載初中武后年號析昌州置萬歲通天元年武后年號沒於李盡忠開元二年復置僑治薊之南回城今順天府大興縣境唐之靜蕃戍在今直隸承德府朝陽縣東北朝陽縣東北接平泉州界沃州既係昌州所分則武安州當在唐靜蕃戍遼大定府為今朝陽縣平泉州之間李氏謂沃州在大興蓋指移後之沃州故與此不合遼志指未移之沃州蔑為可據特語欠明晰耳至李兆洛謂武安州在今喀喇沁右翼則就大定府方位約計言之未可據為釋也有黃柏嶺約羅原作臬羅水格默勒原作箇沒里水今皆無考屬中京統縣一

沃野縣當是武安州治

利州中觀察本中京阜俗縣統和聖宗年號二十六年置刺史州開泰亦聖宗年號元年升屬中京直隸承德府甯遠州南邊內蒙古喀喇沁左翼東北二十五里有利州故城周三里土人稱為大城子城西有三座塔亦名小三座塔以故大定府城亦有三塔故此曰小也蒙古語稱為古爾板蘇巴爾漢城跕爾𣸣𡎛蘇統縣一

阜俗縣唐末契丹漸熾役使奚人遷居琵琶川統和聖宗年號四年置縣琵琶川在今直隸承德府建昌縣南即遼阜俗縣舊址初隸彰愍宮景宗之宮更隸中京後置州仍屬中京

榆州高平軍下刺史本漢臨渝縣地後隸右北平驪城縣驪城之城漢書作成此作城誤唐載初武后年號二年析鎮州置黎州處靺鞨部落靺鞨詳東京遼陽府紫蒙縣注後為奚人所據太宗南征橫帳嘉哩原作解里以所俘鎮州民置州開泰聖宗年號中沒入屬中京以和眾永和兩屬縣地理參考遼榆州當在今直隸永平府承德府東北

邊及內蒙古喀喇沁左翼東北境　案西漢遼西郡之臨渝縣卽東漢幽州之臨榆縣在今奉天府治之承德縣西境漢驪成縣爲今永平府樂亭縣唐地理志河北道羈縻州有愼州注曰武德初以涑沫烏素固部落置僑治良鄕之故都鄕城又有黎州注曰載初二年武后析愼州置僑治良鄕之故都鄕城今爲順天府涿州西北地遼志以臨渝驪成黎州與遼渝州牽合一處繆誤特甚又改愼州作鎭州與唐鎭州亦屬河北道今爲直隸正定府正定縣尤與榆無涉則誤中之誤也　又案蒙古游牧記內蒙古喀喇沁左翼東北二十五里有遼利州故城元一統志利州西界和衆縣考元至元二十四年利州長壽山玉京觀地產碑爲白霫李察撰文白霫張其禮書丹其文曰跋利州之西憑榆河之渡仡然魁秀者長壽山也[illegible]和衆在利州之西而利州西有榆河然則州之所以名榆者其因榆河歟

統縣二

和衆縣本新黎縣地　新黎唐黎州屬縣　內蒙古喀喇沁左翼東北邊直隸承德府建昌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土城址東西一百六十餘丈南北一百八十丈周三里有奇卽遼和衆縣一統志謂是榆州治

永和縣本漢昌城縣統和　聖宗年號　二十二年置　漢昌城屬右北平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西南

澤州廣濟軍下刺史本漢土垠縣地　漢土垠縣屬右北平今直隸遵化州豐潤縣東十里之南關城卽漢土垠故城也遼澤州在平泉州邊境喀喇沁中旗於漢爲右北平邊外兼遼西郡邊外不應是土垠縣也此志誤　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採煉陷河銀治　內蒙古喀喇沁左翼西一百四十里有淘金圖喀喇嶺蒙古語圖有也喀喇黑也又淘金圖河源出喀喇沁右翼西南一百九十里西南流會烏拉林河南入灤河或卽陷河銀治　本朝理藩院則例康熙五十四年覆准喀喇沁楊樹溝雅圖溝大波羅樹等處產鉛准令開礦屬內地者准民人開采屬蒙古者准蒙古開采所定課額納鉛交錢局雍正元年禁止鉛爲五金之毋遼之有銀治宜也又右翼西八十里有陷山或陷河在山左右　隸中京留守司開泰　聖宗年號　中置澤州　奚澤州在今直隸承德府平泉州之北內蒙古喀喇沁中旗之南詳下神山注　有

松亭關　今直隸永平府遷安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西南去直隸遵化直隸州七十里其東南五里爲喜峯口關喜峯口關北一百二十里遼置松亭關

神山　一統志直隸承德府赤峯縣屬翁牛特左翼西北一百四十里有翁袞山漢名神山以地望測之遼澤州不能及此又載內蒙古喀喇沁右翼南一百五十里有神山蒙古名拜查蒙古游牧記謂神山在直隸承德府平泉州治北其說曰熱河志案遼澤州治神山縣以山名遼志謂山在縣西南考神山在今平泉州治當時縣治又在神山東北近倚州治是遼澤州城當在今平泉州治北喀喇沁中旗札薩克公所駐之南自是以南至邊牆外皆爲神山縣地其州屬西南境所屆頗廣金史太祖紀既取中京遂下澤州旋降北安州是中京之南卽澤州之西卽北安州今平泉州南境及承德府東南境皆澤州之地也[illegible]據此則遼澤州不在漢之土垠縣今之豐潤縣矣似較確鑿　一統志謂神山在喀喇沁右翼游牧記謂在中旗考中旗係康熙四十四年所增設一統志蓋據未增時言也

九宮嶺石子嶺　二嶺今皆無考

灤河　灤河古名濡水漢書地理志遼西郡肥如縣[illegible]平濡水南入海陽水經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地[illegible]是也顏師古漢書注濡乃官反音近灤至唐始名灤河亦名灤江俗又名上都河元之上都今爲御馬廠河流經此故名音又譌爲商都河源出獨石口外[illegible]

隸轄北一跡賊東南山中合諸水東流經承德府熱
河　行宮又東南流至邊城喜峯口之西入邊東南
至永平府樂亭縣東南入海爲京東大河今承撒
德府治南灤水所經也喀喇沁則與承德府接壤撒
河今直隸永平府遷安縣西北一百六十里有撒河
源出口外東流入龍井關亦名龍井河灘妍鬬酣
洮十驛流至遷安縣西七十
里漢兒莊南二里東注灤河屬中京統縣二

神山縣神山在西南即澤州治

灤河縣本漢徐無縣地漢徐無縣屬右北平郡今直隸遵化直隸州之西有
漢徐無故城遼澤州灤河縣當在此或又云此縣
在今直隸永平府遷安縣西北即陷河銀冶處未
知是否屬永興宮太宗之宮

北安州興化軍上刺史本漢女祁縣地屬上谷郡今直

隸宣化府龍門縣東有女祁故城遼北安州不能在
此此志誤也北安州當在澤州之西詳見澤州神山
注晉爲馮跋所據唐爲奚王府西省地聖宗以漢戶
置北安州屬中京統縣一

利民縣本漢且居縣地漢且居縣亦屬上谷郡今直隸宣化府附郭宣化縣
東有漢且居故城遼利民縣在今承德府豐甯縣
於漢爲漁陽郡邊外地非且居縣此志誤

潭州廣潤軍下刺史本中京之龍山縣開泰聖宗年號中
置州今內蒙古喀喇沁左翼西南八里及直隸承德
府建昌縣之南大淩河旁有龍山故城址周三
里仍屬中京統縣一

龍山縣本漢交黎縣地漢交黎縣屬遼西郡李兆
洛謂即直隸永平府昌黎
縣今以潭州地望測之龍山縣不應在今昌黎也
今承德府建昌縣及內蒙古喀喇沁部左翼西南
八里爲龍山縣地於漢爲漁陽遼
西二郡邊外地此志之誤無疑開泰聖宗年號二年
以習家寨置當即澤州治

松江州勝安軍下刺史金元二史此州皆作松山州遼志作松江州江字必山字
之譌　遼上京道亦有松山州在內蒙古翁牛特左
翼此松山州則在直隸承德府平泉州北境內蒙古
喀喇沁右翼南境故大甯城
之西北於遼爲中京西北開泰中置統和八年省
復置開泰統和皆聖宗年號屬中京統縣一

松江縣江字亦當作山本漢文成縣漢文成縣屬遼西郡在今直隸永平府附
郭盧龍縣境內遼松山縣當即松
山州治安得在盧龍此志誤甚地邊松漠商賈

會衝開泰二年置縣有松山川

成州興府軍節度案一統志作成州興化軍今依乾隆
四年殿板金陵局刻遼史皆作興府
軍府字譌否俟考　遼成州
在今盛京錦州府義州北晉國長公主以媵戶置軍
曰長慶隸上京復改軍名案此條文理不甚清楚一統
志則曰興化軍初曰長慶軍
屬上京後更名屬中京
道治同昌縣較爲明晰統縣一

同昌縣即成州治

興中府本霸州彰武軍節度古孤竹國漢柳城縣地漢柳
城縣屬遼西郡今內蒙古土默特右翼西有漢柳城故
城案漢柳城縣地爲今直隸承德府朝陽一縣兼及土
默特部左
右翼境也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乃

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遂遷都號曰和龍宮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慕容皝謂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地也使楊裕築龍城改柳城爲龍城縣後又以二龍見於龍山皝祭以太牢龍解角而去建和龍宮立龍翔祠於龍山上此誌謂龍峨之作龍巖也乾西案今直隸承德府朝陽縣東北內蒙古土默特右翼西一百里有鳳凰山山連亙九十里故又云在土默特右翼東南二十里山椒一塔聳峙諸峯抱之如翠鳳昂首舒翼故名鳳凰山有朝陽洞洞北麓二十里山勢伏而復起土人別名曰興麟山其實一山也山半向西有三洞夜半嘗聞木魚聲因名聞仙洞卽古之龍山也慕容垂復居焉後爲馮跋所滅元魏取爲遼西郡隋平高保甯置營州煬帝廢州置柳城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中陷李萬榮李萬榮者契丹國舅時達呼爾氏當國之主降唐賜姓復叛者也達呼爾氏原作大賀氏神龍初移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西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後爲奚所據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霸州彰武軍節度統和聖宗年號中制置建霸宜錦白川等五州尋落制置隸積慶宮世宗之宮後屬興聖宮聖宗之宮重熙興宗年號十年升興中府興中府故城在今盛京錦州府西北境外一百六十里內蒙古土默特右翼西一百里大淩河之北城周七里有奇四門久圮遼金重建三塔猶存蒙古語謂三曰古爾板塔曰蘇巴爾漢故名曰古爾板蘇巴爾漢城有大華山在朝陽縣東北土默特右翼土人稱爲華山漢名大華山當在大華山左近小華山香高山在土默特右翼西北七十五里蒙古語稱爲溫

都爾散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駐龍峪神射泉元一統志和龍山南北六十里東西三十里遼天授皇帝嘗獵其間獲一香麝因名其崖曰麝香崖峪曰駐龍峪泉曰神射泉案麝香崖在今土默特右翼東八十里駐龍峪在右翼南三十里而元一統志皆繫之龍山蓋此山形勢廣遠凡附近之峯皆其支派耳在元時猶稱龍山其改稱鳳凰山蓋始於近代天授皇帝世宗卽位之初羣臣所上尊號也小靈河小靈河卽小淩河源出柳條邊外土默特右翼西南二百二十里明安喀喇山俗名明安河亦曰蘇八兒寒河東南流入邊百數十里經盛京錦州府附郭錦縣南十八里松山西南四十里杏山之東入於海統州二縣四

興中縣本漢柳城縣地太祖掠漢民居此建霸城縣重熙興宗年號中置府更名卽興中府治

營邱縣析霸城置

象雷縣開泰聖宗年號二年以麥務川置初隸中京後屬

閭山縣本漢且慮縣漢且慮縣屬遼西郡今直隸永平府附郭盧龍縣東閭山縣屬興中府似不能在此此志恐誤開泰聖宗年號二年以羅家軍置隸中京後屬營邱象雷閭山三縣皆當在承德府朝陽縣及土默特之間一統志朝陽縣城內有廢城基一周三里又境內有一廢城亦周三里皆無證據大抵係遼金元州縣遺址此三縣中未必無其一也

安德州化平軍下刺史以霸州安德縣置來屬今直隸承德府朝陽縣東南內蒙古喀喇沁左翼東四十里作祜攔驛有柏山樹嶺一名烽臺山蒙古呼爲萬拉蘇台喀喇山有三十六峯盤鬱四十餘里山項有遼安德州城廢址斷井頹垣猶可辨識統縣一

安德縣統和（聖宗年號）八年析霸城東南龍山徒河境之戶置隸乾州更屬霸州置州來屬（卽安德州治）

黔州阜昌軍下刺史本漢遼西郡地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戶居之隸黑水提轄司世宗置州析宜霸二州漢戶益之初隸永興宮（太祖之宮）更隸中京後置府來屬

統縣一（此州縣今皆無考）

盛吉縣太祖平渤海俘興州盛吉縣民來居因置縣

宜州崇義軍上節度本遼西絫縣地（漢絫縣屬遼西郡今直隸永平府昌

黎縣地一統志據水經注謂濡水至絫縣碣石山入海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幷屬臨渝濡水卽今灤河臨榆古榆關也漢絫縣應在今永平府灤州樂亭縣間遼之宜州則今盛京錦州府義州與絫縣無涉此志誤）東丹王每秋畋於此興宗以定州俘戶建州（遼宜州城在今錦州府義州城東北二十五里置宏政縣爲宜州治金改遼宜州爲義州移於今治）有墳山松柏連亙百餘里禁樵採浚河累石爲隄（墳山今所在無考錦州府甯遠州西一百三十六里有萬松山東西綿亙四百餘里又有松嶺臺山在甯遠州西一百八十三里斷續綿亙皆萬松山支派也滿山皆松故名萬松山未知卽遼之墳山否此外更無山足以當之）隸積慶宮（世宗之宮）

統縣二

宏政縣世宗以定州俘戶置（卽宜州治）民工織紝多技巧

聞義縣世宗置（在今義州城南四十里）初隸海北州後來屬

錦州臨海軍中節度本漢遼東無慮縣（案漢無慮縣讀如巫閭以醫巫閭山得名此山在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城西十里則漢之無慮當爲今廣甯遼時爲東京道之顯州非錦州也遼錦州在今錦州府附郭錦縣漢爲遼西郡徒河縣又案廣甯之西南五十里卽接錦縣或遼錦州兼及其境然謂本漢遼東無慮縣地則可去一地字徑指爲遼東無慮縣則不可也）慕容皝置西樂縣太祖以漢俘建州（在今盛京錦州府附郭錦縣）有大胡僧山小胡僧山（今無考）大查牙山小查牙山（內蒙古翁牛特右翼西一百二十里有杈枒山蒙古稱爲碧頭蛇爾案翁牛特右翼之西南接直隸承德府熱河禁地禁地之東爲錦州府境今翁牛特右翼之杈枒山或卽此所謂大小查牙山也又今錦州府附郭錦縣西南六十里有大小筆架山並峙海中未知與大

小查牙山有合否姑附識之以備考）淘河島（今無考）隸宏義宮（太祖之宮）統州一縣二

永樂縣（卽錦州治今錦縣治）

安昌縣（今錦縣治西九十里永和村有安昌縣城遺址其東尚存一塔）

嚴州保肅軍下刺史本漢海陽縣地（漢海陽縣屬遼西郡其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之西南此嚴州在今盛京錦州府甯遠州境亦漢徒河縣地與灤州中隔長城此志誤）太祖平渤海遷漢戶雜居興州境聖宗於此建城焉隸宏義宮（太祖之宮）來屬統縣一

興城縣（卽嚴州治）

川州長甯軍中節度本唐青山州地唐青山州係河北道之羈縻州詳見前大定府金源縣注太祖弟明王安圖原作安端置會同太宗年號三年詔爲白川州安圖子察克原作察割以大逆誅沒入省曰川州今直隸承德府朝陽縣東北六十七里內蒙古土默特右翼東北一百有五里有古城址周五里四門久圯地名四角坂城中有遼開泰二年石幢爲白川州官吏所建故知是遼白川州城蒙古名卓索喀喇城初隸崇德宮承天太后之宮統和聖宗年號中屬文忠王府統縣三

宏理縣統和八年以諸宮提轄司戶置案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西北一百二十里相傳以爲遼之川州其說不足據宏理縣當是川州治故李兆洛謂宏理在廣甯西北今既知川州在土默特則宏理自應亦在土默特矣

咸康縣在土默特境內

宜民縣統和中置今盛京錦州府朝陽縣城北一百六十八里有廢城址周八里土人稱爲黑城子即遼宜民縣

建州保甯軍上節度唐武德中高祖時置樂昌縣唐樂昌縣屬嶺南道韶州今廣東韶州府樂昌縣也遼建州在土默特右翼唐屬營州都督府與廣東相隔不下九千餘里此志大謬太祖完葺故壘置州漢乾祐元年後漢高帝劉智遠殂子承祐立改元乾祐遼世宗天祿二年也故石晉太后詣世宗求於漢城側耕墾自贍許於建州南四十里給地五十頃營構房室立宗廟州在靈河之南屢遭水害聖宗遷於河北康崇州故

城案石晉李太后由黃龍府遷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此在靈河南之建州也漢城古稱漢兒城今直隸承德府朝陽縣境土默特右翼有地名五十家子有廢城周二里許四門久圯城中尚存一浮圖此漢兒城也遼時此城遷漢民所居故李太后願依之其遷於靈河北之建州在今直隸承德府朝陽縣之西內蒙古土默特右翼西南一百七十里地名黃河灘有廢城址東西二百七十丈南北三百六十丈周十里有奇四門城西北有浮圖十七級周十二丈其旁又有小浮圖七級周四丈蒙古呼爲喀喇城[illegible]州叕斗山北靈河大淩河也源出柳條邊外內蒙古喀喇沁左翼西南四十里[illegible]樺山蒙古名葦[illegible]蘇圖山俗稱傲木倫河在直隸承德府朝陽縣之南邊東北流經土默特右翼界又東北經土默特右翼之木頭城子又東北至古興中府城之南又折而東南流入柳條邊九關臺門出朝陽縣境入盛京錦州府義州境又東南經十二站城東[illegible]右屯衛城西[illegible]又東南入海在錦州府城東南四十里案古皆謂土河[illegible]爲白狼河一統志則土河大淩河皆云古白狼河水道提綱則以白狼河專屬土河惟蒙古游牧記辨明土河決非白狼河惟大淩河足以當之詳見土默特記中茲不及備錄考漢書地理志右北平郡有白狼縣師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今內蒙古喀喇沁右翼西北三十里有白鹿山蒙古名布虎圖即古之白狼山遼建州實兼有直隸承德府建昌縣地與喀喇沁毘連故白鹿山亦隸建昌古白狼城在建昌縣西南大淩河源出喀喇沁左翼與白鹿山相距不遠白狼河必因白狼山得名其爲大淩河無疑初屬武甯軍隸永興宮太宗之宮後屬敦睦宮孝文皇太弟之宮統縣二

永霸縣即建州治

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新唐書地理志河北道羈縻州有崇州崇州下注曰武德五年析饒樂都督府之可汗部落置貞觀三年更名北黎州治營州之廢陽師鎮八年復故名後與鮮州同僑治潞之古縣城縣一昌黎李兆洛謂唐昌黎縣在今順天府通州東者指僑治潞古城而言也若其本來則昌黎應在陽師鎮今直隸承德府朝陽縣東北爲唐陽師鎮故地昌黎縣在是永康縣亦在是矣

來州歸德軍下節度聖宗以女直五部歲饑來歸置州居之今盛京錦州府甯遠州西南一百二十里爲唐之瑞州羈縻州屬以來遠縣爲州治有故城周五里遼於此置來州金海陵王天德三年以避諱復改名瑞州初刺史後升隸永興宮太宗之宮有三州山六州山五脂山厲鶚遼史拾遺五指山史作五脂誤讀史方輿紀要曰萬松山在甯遠衞西北十五里山北相接曰五指山五峯秀拔如五指然三山在衞西北三十里高數千

仞三峯並秀遼志謂之三州山今案三山在甯遠州西一百五十五里舊前屯衞北二十里高四里周三十餘里五指山在今甯遠州西　六州山今無考統州二縣一

來賓縣本唐來遠縣地即來州治

隰州平海軍下刺史慕容皝置集甯縣聖宗括帳戶遷信州大雪不能進建城於此置焉所在詳下潤州注隸興聖宮聖宗之宮來屬統縣一

海陽縣本漢縣漢屬遼西郡瀕海地多鹻鹵置鹽場於此

遷州興善軍下刺史本漢陽樂縣地漢陽樂縣屬遼西郡聖宗平大延琳遷歸州民置即今直隸永平府臨榆縣治來屬有箭笴山在臨榆縣西北七十里俗名茶盆山又名牛背頂以山後有石狀如牛山頂尤狹須置木梯以行故名邊外之山盤礴向內者以茶盆山爲大其高萬仞統縣一

遷民縣即遷州治

潤州海陽軍下刺史聖宗平大延琳遷甯州之民居此置州統縣一

海濱縣本漢樂陽縣地漢陽樂縣屬遼西郡爲今直隸永平府臨榆縣西境

遷潤州本東京城內渤海民戶因叛移於此案海陽縣乃潤州治海濱縣乃隰州治此志互易誤甚今依金史地理志勘正　臨榆縣志海陽縣故城在今

直隸永平府臨榆縣城東六十里明一統志海濱廢縣在廣甯前屯衞西八十里明廣甯前屯衞即今盛京錦州府甯遠州西至山海關界二百里南至海十里故云海濱縣瀕海地多鹻鹵也潤州命名或即以此歟

遼史地理志考卷四

丹徒李慎儒著

南京道

南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高陽氏謂之幽陵陶唐曰幽都今順天府昌平州西北三十里有幽都山相傳古幽州以此名有虞析爲幽州晉地道記舜以冀州南北廣大分燕地北爲幽州因幽都以爲名商併幽於冀周分并爲幽職方東北幽州山鎮醫巫閭醫巫閭山在今盛京錦州府廣甯縣西十里遼屬東京道之顯州澤藪貕養漢書地理志瑯邪郡注曰長廣縣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地幽州藪有鹽官今山東登州府萊陽縣東五十里有貕養澤　周禮作貕漢志作奚字互異一統志從周禮作貕

川河泲周定王以前黃河由漢魏郡鄴縣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北流經漢信都國南宮縣今直隸冀州南宮縣勃海郡阜城縣南皮縣阜城今直隸河間府阜城縣南皮今天津府南皮縣右北平郡驪成縣今直隸永平府樂亭縣碣石山下入海泲卽濟源出漢河東郡垣縣今山西絳州垣曲縣東流穿黃河底至河南郡滎陽縣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溢爲滎澤[illegible]水伏流地中東出於濟陰郡定陶縣之陶邱下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七里匯爲菏澤再東北流至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西南十里安山[illegible]汶水來入合流至今山東武定府利津縣之南蒲臺縣之北入海　案以上河泲皆禹貢故道二水之變更大約均在周中葉以後周禮係周公所定之書故據禹貢故道釋之浸菑時菑卽淄淄水源出漢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之北[illegible]東北流至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入海漢書地理志[illegible]謂時水水經注淄水篇時水出齊城[illegible]西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卽如水也亦謂之源水因[illegible]水色黑俗又目之爲黑水合澅水[illegible]京水系水[illegible]水以入於淄

案今之時水一名耏水亦名如水俗名烏河源出青州府臨淄縣西南平地其地名矮槐樹西北流逕濟南府新城縣又西北至青州府博興縣南合小清河東入海其利魚鹽其畜馬牛豕其穀黍稷稻案晉道里記謂舜分燕地北爲幽州醫巫閭及黃河至碣石入海皆燕北之地貕養淄時則在禹貢青州泲則發源冀州經行豫州徐州而入海於青州職方氏悉屬之幽州者舜分冀爲幽周又分幽爲并而冀州但轄河內於是舜冀州之地其西半周時北屬并南屬冀其東半則由北至南周時皆屬幽州非復燕北爲幽之制故可以毘連青州也武王封太保奭於燕秦以其地爲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爲燕國歷封臧荼盧綰劉建劉澤劉旦常置涿郡廣陽國後漢爲廣平國廣陽郡或合於上谷復置幽州後周置燕及范陽郡隋

爲幽州總管唐置大都督府改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史思明李懷仙朱滔劉怦劉濟相繼割據劉總歸唐至張武仲張允仲以正得民劉仁恭父子僭爭遂入五代自唐而晉高祖以遼有援立之勞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獻太宗升爲南京又曰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横廣一丈五尺敵樓戰櫓具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大內在西南隅皇城內有景宗聖宗御容殿二東曰宣和南曰大內內門曰宣教改元和外門三曰南端左掖右掖左掖改萬春

右掖改千秋門有樓閣毬場在其南東為永平館皇城西門曰顯西設而不開北曰子北西城巔有涼殿東北隅有燕角樓坊市廨舍蓋不勝書遼故宮在今京城南案本朝以正陽崇文宣武三門內為京城周四十里沿明成祖永樂十九年所築之舊蓋遼南京城方三十六里金曰中都城方七十五里元曰大都城方六十里明洪武九年徐達經理元都縮其城之北五里永樂十九年建為北京拓為周四十里其正陽等三門以南之城築於明嘉靖三十二年抱南東西三面計長二十八里稱為外羅城本朝稱為外城又案王曾上契丹事曰渡盧溝河六十里至幽州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云云今京城比遼之城僅加大四里而盧溝至外城之彰義門止三十里可知遼之南京其城址當在今城之東蓋經金元兩次改築久非遼故迹矣其外有居庸松亭榆林之關居庸關在順天府昌平州西北二十里去京城七十里西北去直隸宣化府延慶州五十里關門南北相距四十里兩山夾峙巨澗中流懸崖峭壁稱絕險呂氏春秋所稱九塞之一也古名蠮螉塞又名軍都關[illegible]又名納款關直隸永平府遷安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西南去遵化州七十里其東南五里為喜峯口又北一百二十里遼時於其處設松亭關今直隸永平府臨渝縣城東門為古渝關之地明徐達改名為山海關歐陽修五代史曰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陡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唐時置東西狹石淥疇米甄長楊黃花紫蒙白狼八戍以扼契丹於此新唐書地理志作溫溝白望西狹石東狹石綠疇米傳長楊黃花紫蒙白狼昌黎遼西等十二戍至今仍稱險要古北之口古北口長城之口也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一百二十里亦曰虎北口為往奉天要隘桑乾河古曰治水亦曰濕水亦曰灅水今名永定河源出山西朔平府馬邑縣西北十里洪濤山俗曰洪濤泉東南流有灰河受桑乾泉[illegible]與

洪濤泉會於馬邑城南兩源合東北流至山西大同府應州北有渾河合諸水來會[illegible]府流至直隸宣化府折南偏東經宣化府之懷來縣延慶州入邊城[illegible]行山中經順天府之昌平州宛平縣西境曲折二百餘里又東南出盧溝橋下始有盧溝河之名又東南經良鄉縣東舊時河至此分一派東流為鳳河經武清縣入三角淀係元時渾河故道也明時渾河南注奪琉璃河下達霸州其東流一道遂不通固安永清霸州時苦泛溢康熙三十七年始由良鄉之張家霍至東安之郎神廟亶開一道使昔之泛決固安以西其濁流與清水諸河合而南至新城霸州者遷之於東直出柳岔口三角淀以達西沽築長堤南北兩岸二百餘里過其南趨使不得與清水諸河會賜名永定河[illegible]之計所開新道由固安縣北永清縣北霸州東北皆與清水各河隔開至東安縣南玉帶河乃自西南來會東流過三角淀經武清縣東南子牙河自南來會又東至西沽南白河自北來會運河自西南來會所謂丁字沽也又東經天津府城北又東北百餘里至大沽口入海[illegible]高梁河在順天府宛平縣西為玉河上流即玉泉山水所經流入積水潭者積水潭在西華門內即西苑之太液池稱為南北中三海者也石子河今無考大安山在順天府房山縣西北八十里上有龍泓唐末劉仁恭築館於此燕山中有瑤嶼燕山在順天府薊州東南五十五里高千仞與直隸遵化直隸州及州屬玉田縣接界瑤嶼今所在無考府曰幽都軍號盧龍開泰聖宗年號元年落軍額統州六縣

十一

析津縣本晉薊縣案薊縣秦所置屬上谷郡非始於晉改薊北縣遼初所改開泰聖宗年號元年更今名以燕分野旅寅為析木之津故今順天府附郭大興縣治府東偏民戶二萬

宛平縣本晉幽都縣案幽都縣係唐德宗建中二年析薊縣地所置與薊縣並爲幽州附郭縣非晉所置開泰見上元年更今名今順天府附郭宛平縣治府西偏戶二萬二千

昌平縣本漢軍都縣漢書地理志上谷郡有昌平軍都二縣則非但軍都一縣地也後漢屬廣陽郡晉屬燕國元魏置東燕郡及昌平縣郡廢縣隸幽州廢郡縣隸幽州係隋初事此志敘述欠明析在京北九十里即今順天府昌平州在京北少西七十五里戶七千

良鄉縣燕爲中都縣此語不知所本西漢有中都縣屬太原郡爲今山西汾州府平遙縣與良鄉無涉漢改良鄉縣舊屬涿郡漢志涿郡有良鄉縣班氏自注無本

燕中都縣之言案自來地理家皆云良鄉縣是西漢廣陽國之廣陽縣今廣陽故城在今良鄉東北十里此志所云誤也北齊天保文宣帝年號七年省入薊縣武平北齊後主年號六年復置唐聖歷武后年號元年改固節鎮案諸家不載北齊武平復置縣唐聖歷改鎮之事神龍唐中宗復辟用武后年號仍元年復爲良鄉縣劉守光徙治此案諸家皆云後唐莊宗長興三年始移良鄉來治蓋以前良鄉縣皆治廣陽故城至是乃移治今之縣城在京南六十里即今順天府西南七十里良鄉縣戶七千

潞縣本漢舊縣屬漁陽郡案漢書地理志漁陽郡有路縣字作路不作潞後漢郡國志乃作潞唐武德高祖年號二年置玄州貞觀唐太宗年號元年州廢復爲縣有潞水白河源出直隸宣化府赤城縣東邊外五郎海山西麓自古北口流入邊逕密雲縣西又南與潮河合又南逕順義縣東又南至通州東爲北運河俗稱古潞水下流逕香河武清等縣至天津府大沽口入海密雲順義香河武清皆順天府屬在京東六十里即今順天府東四十里通州戶三千

安次縣本漢舊縣屬漁陽郡案前漢安次屬勃海郡後漢安次屬廣陽郡皆不屬漁陽郡遼志引古大率舛誤不堪唐武德高祖年號四年徙置東南五十里石梁城貞觀唐太宗年號八年又徙今縣西五里常道城開元唐玄宗年號二十二年又徙耿就橋行市南漢安次城在今東安縣西北四十里石梁城在今東安縣東南常道城在今東安縣西北五十里三國魏甘露

三年封燕王宇之子璜爲常道鄉公魏書地形志作萇道城耿就橋今無考在京南一百二十里即今順天府東南一百四十里東安縣戶一萬二千

永清縣本漢益昌縣益昌漢屬涿郡爲侯國隋置通澤縣案諸書皆言自晉以後爲安次方城二縣地此謂隋通澤縣偏考隋地理志無縣名通澤者惟太平寰宇記云隋大業七年於今縣西五里置通澤縣或此志所本唐置武隆縣改會昌天寶初爲永清縣新唐書地理志幽州永清縣本武隆如意武后年號元年析安次置景雲睿宗年號元年曰會昌天寶玄宗年號元年更名在京南一百五十里即今順天府南一百四十里永清縣戶五千

武清縣前漢雍奴縣屬漁陽郡案今武清縣地漢置雍奴泉州二縣不但

雍奴縣也一水經雍奴者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不流

曰奴案此酈道元水經注語非水經語雍字作邕原文云邕奴者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邕不流曰奴南極滹沱西至泉州邕奴東極於海謂之邕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澱枝流條分往往逕通古邕奴水今三角淀也在武清縣南八十里一統志曰明通志三角淀周圍二百餘里古時惟三角淀最大又當西沽之上故諸水皆會入於此今漸淤而小新志合相近諸淀泊總謂之東淀[illegible]州文安大城武清東安天津府天津縣靜海之境東西亘有六十餘里南北或二三十里或五六十里爲七十二清河之所匯永定河自西北來子牙河自西南來咸入之由此流至天津府天津縣北三里之西沽即丁字沽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至大沽口入海

天寶唐玄宗年號初改武清在京

南一百五十里即今順天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武清縣戶一萬

香河縣本武淸孫村遼於新倉置榷鹽院居民聚集因分武淸香河潞三縣戶置在京東南一百二十里即今順天府東南一百二十里香河縣縣東里許有香河水微有香氣縣以此得名戶七十

玉河縣本泉山地漢無泉山縣詳下劉仁恭於大安山創宮觀師煉丹羽化之術於方士王若訥因割薊縣分置以供給之在京西四十里大安山詳見前析津府總說薊縣今之大興縣也玉河故縣在今之宛平縣西疑當是宛平西北二十五里玉泉山左右戶一千

漷陰縣本漢泉山之霍村鎮漢漁陽郡有泉州縣無泉山縣考遼漷陰縣故城在今順天府通州南四十五里則此所云泉山必是泉州之誤遼每季春弋獵於延芳淀在今通州西南居民成邑就城故漷陰鎮後改爲縣在京東南九十里延芳淀方數百里案讀史方輿紀要云延芳淀在通州西南四十五里方數百畝此志云方數百里似不應如許之大或古本大而後於墊致小歟又一統志云或謂延芳淀即南海子之舊名案南海子即南苑在京師外城永定門外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則周圍可數百里之大但南海子乃元之下馬飛放泊且無在京東南九十里之遙恐未必是延芳淀也春時鵞鶩所聚夏多菱芡國主春獵衞士皆衣墨綠各持連鎚鷹食刺鵞錐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風擊鼓驚鵞稍離水面國主親放海東青鶻擒之鵞墜恐鶻力不勝在列者以佩錐刺鵞急取其腦飼鶻得頭鵞者例賞銀絹國主皇族郡臣各有分地戶五千

順州歸化軍中刺史秦上谷漢范陽漢之范陽縣屬涿郡在今直隸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遼之順州即今順天府順義縣乃漢漁陽郡狐奴縣非涿郡范陽也此志之誤無疑北齊歸德郡境隋開皇文帝年號中粟末靺鞨與高麗戰不勝厥稽部長都塔濟原作突地稽率八部勝兵數千人自扶餘城西北扶餘城在今盛京奉天府開元縣境舉落內附置順州以處之唐武德初改燕州會昌唐武宗年號中改歸順州唐末仍爲順州案隋志不載順州之名新唐志河北道亦無順州其幽州幽都縣注

云本薊縣地隋於營州之境汝羅故城置遼西郡以處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六年自營州遷於幽州城中開元二十五年徙治幽州北桃谷山天寶元年曰歸德郡建中二年爲朱滔所滅因廢爲幽都縣與此所紀不同又唐志河北道羈縻州有順州順義郡注曰貞觀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順祐化長四都督府於幽靈[illegible]之境六年順州僑治營州南之五柳戍[illegible][illegible]後祐化長三州廢而順州僑治幽州城中以唐志兩條參觀則置順州處降人乃唐高祖及太宗事非隋文帝事　案唐順州既在幽州城中則當是今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治處而一統志及洪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皆謂即順天府順義縣治皆以通典及太平寰宇記歸順州爲順州北境蓋順州雖本在幽州城內而自廢爲幽都縣乃將順州移北治於歸順後仍復舊名稱順州耳今順義縣城在順天府東北六十里方位正合

有溫榆河溫榆河一作溫餘河一名榆河俗名富河漢書地理志上

谷郡軍都縣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洛[illegible]之水經注作濕餘水溫濕字形相似未知孰是源出居庸關南流經順天府昌平州西又東南經順義縣西南又東南至通州北入於白河[illegible]

白遂河白遂河今無考今順義縣東有白河未知即白遂河否

曹王山曹操常駐軍於此今所在無考

黍谷山鄒衍吹律之地在順天府密雲縣西南十五里懷柔縣東四十里古名燕谷山亦謂之寒谷山有風洞洞口風氣凜冽盛夏人不敢入

南有齊長城

城東北有華林天柱二莊顧炎武昌平山水記曰順義縣西南二十里有天柱村三十里有葦溝村村東臨溫餘河渡渡南有長城遺迹齊天保中[illegible]所築沈括曰幽州東北三十里有望京館東行少北十里餘山古長城即此　案今所在已無考

遼建涼殿春賞花夏納涼初軍曰歸甯後更名統縣一

懷柔縣唐貞觀太宗年號六年置治五柳城五柳城即五柳戍見前順州下注即唐志所云初僑置於營州之南者也改順義縣開元玄宗年號二年置松漠府彈汗州天寶亦玄宗年號初改歸化縣乾元唐肅宗年號元年復今名即今順天府東北一百里之懷柔縣戶五千

檀州武威軍下刺史本燕漁陽郡地漢爲白檀縣案漢亦屬漁陽郡

魏書曹公歷白檀破烏丸柳城三國志有烏丸傳東胡之種也以烏丸山得名今內蒙古阿嚕科爾沁旗西北一百四十里有遼山即古之烏丸山漢書地理志遼西郡有柳城縣其故城在今內蒙古土默特右翼西柳城縣界則兼及直隸承德府朝陽縣境

續漢書白檀在右北平元魏創密雲郡兼置安州後周改

爲玄州隋開皇文帝年號十八年割燕樂密雲二縣置檀州案隋書地理志安樂郡統縣二燕樂密雲注舊置安州後周改爲玄州開皇十六年州徙尋置檀州與此所載不同天寶唐玄宗年號元年改密雲郡乾元唐肅宗年號元年復爲檀州遼加今軍號即今順天府東北一百四十里密雲縣

有桑溪今無考

鮑邱山案潮河源出古北口外流入口經密雲縣東南合於白河水經注謂之鮑邱水則鮑邱山當即古北口外鮑邱水發源之山

桃花山順天府薊州西南六十里有桃花山山多桃花又薊州東十八里亦有桃花山

螺山在薊州東南四十里統縣二

密雲縣本漢白檀縣後漢以居斤奚元魏置密雲郡領白檀要陽密雲三縣高齊廢郡及二縣來屬

即檀州治戶五千
行唐縣本定州行唐縣太祖掠定州盡驅其民北
至檀州擇曠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行唐縣遼行唐縣
在今密雲縣東隸彰愍宮景宗之宮戶三千
涿州永泰軍上刺史漢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魏文
帝改范陽郡晉爲范陽國元魏復爲郡隋開皇文帝年號
二年罷郡屬幽州大業煬帝年號三年以幽州爲涿郡唐
武德高祖年號元年郡廢爲涿縣七年改范陽縣大歷代宗
年號四年置涿州石晉以歸太祖即今順天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涿州有

大房山在今順天府房山縣西亦作大防山山上有摘星嶺高入雲霄有寺曰上方故亦稱上方
山六聘山在房山縣西北三十里日下舊聞日六聘之義地志不詳疑即霍原教授之地
霍原晉燕國廣陽人字休明年十八遊太學歸鄉里山居積年門徒百數元康末與王褒等以賢徵不至
王浚謀僭使人問原不答遂爲所害涿水漢書地理志涿郡涿縣班氏自注桃水首受淶水分東至
安次入河應劭注曰涿水出上谷涿鹿縣太平寰宇記引十三州記曰涿郡南有涿水北至上谷爲涿鹿
河其支流入匈奴中者爲涿邪水案十三州記之說殊不足信涿邪水當在涿邪山左右涿邪者沙漠也
山在沙漠中於今爲大戈壁外蒙古四喀爾喀界內涿水詎能及此隋志涿郡懷戎縣下亦云有涿水而
不言其源流今涿水已無可考惟班固於涿縣言桃水不言涿水而應劭注忽言涿水於義何取或桃水
即涿水歟桃水或謂即巨馬河或謂即淶水今不可考班氏謂桃水至安次入河安次今順天府東安縣

也縣南五十里有桃河泊或猶是桃水舊迹而今變爲渾河所滙然以桃水擬涿水亦但想當然耳終未
敢信爲是也至舊說以侠水爲涿水乾隆府廳州縣志亦不謂然樓桑河樓桑河今無考蜀漢
先祖舊居樓桑村在涿州西南十五里河當在其左右橫溝河禮遜河二河今皆無考
祁溝河祁溝河今作岐溝在涿州西南三十里即水經注所謂奇溝也統縣四
范陽縣本漢涿縣唐武德中改范陽縣即涿州治有涿
水見上范水讀史方輿紀要范水在涿州南自直隸易州淶水縣流入境又名勝志范水在
涿州西南水北曰陽范陽郡名以此今水道無可考戶一萬
固安縣本漢方城縣前漢屬廣陽國後漢屬涿州先屬廣陽國
隋開皇文帝年號九年自易州淶水縣移置屬幽州案隋

地理志涿郡固安縣注曰舊曰故安開皇六年改焉與此志所言不同且隋但有涿郡其幽州則注
云舊置也取漢故安縣名漢故安縣屬涿郡其故城在今直隸易州直隸州城東南
隋改置易州而移故安名於漢之方城唐武德高祖年號四年屬北義州
徙治章信堡貞觀太宗年號二年義州廢移今治復屬
幽州唐志代宗大歷四年改屬涿州在州東南九十里即今順天府南一百
二十里固安縣戶一萬
新城縣本漢新昌縣西漢屬涿郡係侯國唐大歷代宗年號四年
析固安縣置後省後唐天成明宗年號四年復析范陽
縣置在州南六十里今直隸保定府新城縣地遼之新城舊城在今新城縣治

北宋王曾上遼事自雄州白溝渡河四十里至新城又七十里至涿州與此志所云在州南六十里者里數約畧相似 戶一萬

歸義縣本漢易縣地（漢屬涿郡） 齊併入鄚縣（鄚縣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任邱縣北三十五里） 唐武德（高祖年號）五年置北義州州廢 復置縣來屬民居在巨馬河南（巨馬河即白溝詳卷一總說） 僑治新城（歸義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雄縣西北三十五里僑治新城之故詳後易州容城縣注） 戶四千

易州高陽軍上刺史漢爲易故安二縣地（二縣皆屬涿郡） 隋置易州隋末爲上谷郡唐武德（高祖年號）四年復爲易州 天寶（玄宗年號）元年仍上谷郡乾元（肅宗年號）元年又改易州 五代隸定州節度使會同九年（遼太宗之會同九年晉出帝開運二年也） 孫方簡以其地來附應歷九年（遼穆宗應歷九年周世宗顯德六年也） 爲周世宗所取後屬宋統和七年（遼聖宗統和七年宋太宗端拱二年也） 攻克之升高陽軍（今直隸易州直隸州） 有易水（太平寰宇記易水有三濡水爲北易雹水爲南易易永爲中易水道提綱易水有三曰武曰濡曰雹北易則武濡之合南易則雹也北易源出易州西山龍華店西北阽拤碭蚓西東北流又東有濡水自西北窮獨山來會又東南經保定府定興縣南涑水來會又東南至保定府新城縣入白溝河驅泒雹水在易州城南六十里故謂之南易水源出州西南東流入保定府安肅縣容城縣安州新城縣雄縣穿蓮花淀合於玉帶河雹一作瀑又作鮑）

淶水（卽巨馬河俗稱白溝淶水現有二源出易州廣昌縣東泰山廟前古塔下者爲淶水出縣南七山坡下者爲拒馬河二水合流於城東稍南之前坊村由是拒馬淶水互受通稱其拒馬下流詳見卷一總說中） 狠山（隋書地理志博陵郡唐縣有郎山水經注唐水經狠山北郎字書作狠貫一川也今直隸保定府唐縣西二十里有狠山然唐縣屬宋之中山府不屬遼恐非此志之狠山今易州西南九十里有郎山或古者郎狠二字可互用郎此狠山也） 太甯山（易州城西五十里有泰甯山泰與太可通用乾隆元年以世宗憲皇帝陵寢所在敕封爲永甯山） 白馬山（在易州西南唐天寶六年敕改爲燕丹山） 統縣三

易縣本漢縣（漢屬涿郡） 故縣在縣城東南六十里齊天保（文宣帝年號）七年省隋開皇（文帝年號）十六年於故安城西北隅置縣即今縣治也（故安故城在今易州東南唐至遼皆爲易州治）

戶二萬五千

淶水縣本漢道縣（漢涿郡有遒縣師古曰遒古遒字音字由切無道縣殿板局板皆作道縣未知是傳寫者譌抑修史者誤姑照錄之） 今縣北一里故道城是也（漢遒縣故城在今淶水縣北） 元魏移於故城南即今縣置 周大象（靜帝年號）十八年改淶水縣在州東四十里（今易州東北四十里之淶水縣） 有淶水（見上） 戶二萬七千

容城縣本漢縣先屬涿郡故城在雄州西南（雄州今直隸保定府雄縣也漢容城故城在今保定府容城縣西北太平寰宇記廢容城在雄州西北五十里）

元和郡縣志容城縣西北至易州八十八里唐武德高祖年號五年屬北義
州貞觀太宗年號元年還來屬聖歷武后年號三年改全忠
縣天寶玄宗年號元年復名容城縣在州東八十里民
皆居巨馬河南僑治涿州新城案遼容城即今直隸保定府容城縣
遼與宋分界於巨馬河河之南宋境也容城縣雄縣皆跨巨馬河之南北實宋遼兩國共轄之地而兩縣城則皆在河南故遼之歸義縣及容城縣皆僑治於涿州新城戶五千
薊州尚武軍上刺史秦漁陽右北平二郡地隋開皇
文帝年號中徙治玄州總管府煬帝改漁陽郡隋書地理志漁陽郡注曰開皇六年徙玄州於此並立總管府大業初府廢此志云徙治玄州總管府則似移薊州於玄州矣

措辭失當又案唐武德二年移漁陽郡於潞縣治玄州貞觀元年州廢潞縣今順天府通州武德
高祖年號元年廢入幽州開元玄宗年號十八年分立薊州即今順天府東一百八十里薊州統縣三
漁陽縣本漢縣屬漁陽郡晉省復置元魏省唐屬
幽州開元十八年置薊州即薊州治有鮑邱水今俗名潮河源出古北口外流入邊牆經密雲縣東南合白河復自白河分流經通州東三河縣西南寶坻縣東合洵河案白河下流至通州爲北運河淵驛儲驪天至天津合諸水入直沽以達海戶四千
三河縣本漢臨朐縣地唐開元四年析潞州置今順天府三河縣　京東考古錄考二漢並無臨朐縣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潞縣下云武德二年置
臨朐縣貞觀元年省薊州漁陽郡三河下云開元四年析潞縣置故知本自一地先合爲臨朐後分爲三河皆自唐而非漢也戶三千
玉田縣本春秋無終子國漢置無終縣屬右北平
郡元魏屬漁陽郡治省唐武德二年復置貞觀初
省乾封高宗年號中復置萬歲通天武后年號元年更名玉
田屬幽州開元四年還屬幽州案開元四年上據唐志有神龍元年隸營州七字故開元四年爲還屬幽州遼志將此七字漏去則還屬二字不可解矣八年屬
營州十一年又屬幽州十八年來屬搜神記雍伯
洛陽人性孝父母沒葬無終山山高八十里上無

水雍伯置飲人有就飲者與石一斗種生玉因名
玉田今直隸遵化州玉田縣　無終山在玉田縣東北三十里其種玉田在縣北三十里種玉者乃陽雍伯此志漏載姓又無終山距玉田縣治遠而距順天府薊州近故多謂薊州北之翁同山俗謂爲崆峒山者是無終山是亦一說戶三千
景州清安軍下刺史本薊州遵化縣重熙興宗年號中置即今遵化直隸州唐時爲玉田縣地五代唐始置遵化縣屬薊州元明皆爲遵化縣屬薊州本朝康熙十五年以山陵所在命陞直隸州以永平府豐潤玉田二縣屬之戶三千
遵化縣本唐平州買馬監爲縣來屬即景州治
平州遼興軍上節度商爲孤竹國說文謂首陽山在遼西與各家所謂河東

郡雷首山長數百里隨地異名凡有八其一名首陽爲夷齊餓處者不同今山西蒲州府附郭永濟縣南有夷齊墓水經注雷首山南有古冢俗謂之夷齊墓而直隸永平府附郭盧龍縣西北雙子山有孤竹長君冢圍子山有孤竹次君冢馬鞭山有孤竹少君冢觀水經注於雷首云俗謂夷齊墓則似有疑辭或當以在永平者爲眞矣太平寰宇記引郎蔚之隋圖經孤竹城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已曰予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願見覆藏明日視之見浮棺於水上乃改葬焉今改葬所尙存祠在山下極嚴案此當是其中子之棺雙山今在永平府灤州西十里圓子山或作圓子山今在永平府遷安縣東南十八里馬鞭山係盧龍縣西北二十里分水嶺之一峯孤竹山在盧龍縣西十五里遼西郡之首陽山今但稱爲陽山在盧龍縣東南二十五里古孤竹國城在盧龍縣南

春秋山戎國秦爲遼西右北平二郡地漢因之漢末公孫度據有傳子康孫淵京東考古錄曰晉書平州

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爲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淵並據遼東魏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咸甯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治昌黎[illegible]是則公孫度之平州乃遼東[illegible]而咸甯所置之平州乃柳城即昌黎也[illegible]魏書平州領郡二其一曰遼西領縣三其一曰肥如獨於平州下注曰晉置治肥如城[illegible]未甚詳明其曰晉置者謂平州之名始立於晉也其曰治肥如城者謂魏之平州治肥如也上下本不相蒙且如遼西郡下注曰秦置亦謂遼西之名立於秦也豈可以秦之遼西亦治肥如乎以此例之可見矣遼史於平州遼興軍下云漢末公孫度據有傳子康孫淵是誤以拓跋魏之平州爲公孫度之平州矣灤州下亦云不知其時皆曹氏所有也

隋開皇文帝年號中改平州大業煬帝年號初復爲郡唐武德高祖年號初改州天寶玄宗年號元年仍北平郡案隋於改北平郡後即不存平州之名唐則稱平州北平郡非稱州則無郡稱郡則無州也此志殊欠分曉後唐復爲平州太祖天贊二年取之以定州俘戶錯置其地今直隸永平府

統州二縣三

盧龍縣本肥如國春秋晉滅肥肥子奔燕受封於此漢晉屬遼西郡元魏爲郡治兼立平州元魏肥如故城在今盧龍縣北三十里北齊屬北平郡隋開皇中省肥如入新昌即今盧龍縣治十八年改新昌曰盧龍唐復爲平州後因之遼平州治今永平府附郭盧龍縣戶七千

安喜縣本漢令支縣地漢屬遼西郡久廢太祖以定州安喜縣安喜縣唐河北道定州治宋爲河北西路中山府屬縣俘戶置在平州東北六十里令支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遷安縣西北七十里或云遷安縣東三十里萬軍山頂有土城三百餘步中有將臺是遼安喜縣遺址

望都縣本漢海陽縣漢屬遼西郡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地久廢太祖以定州望都縣望都唐河北道定州屬縣宋河北西路中山府屬縣今直隸保定府望都縣俘戶置遼望都廢縣在今永平府盧龍縣南有海陽山今無考縣在州南三十里戶三千

灤州永安軍中刺史本古黃洛城路史國名紀寰宇記盧龍有黃洛城

黃洛水殷諸侯國又黃洛金史作黃洛灤河環繞灤河源流詳中京道澤州注其在永平府境則自遵化州流入東南經遷安縣西又東南經盧龍縣西南又南經灤州東又南經樂亭縣西又南入海

在盧龍山南案盧龍縣自以盧龍山得名而此山今無可考或即分水嶺見下義豐縣

齊桓公伐山戎見山神俞兒即此事見管子伐孤竹也漢為石城縣後名海陽縣案漢書地理志右北平郡有石成縣遼西郡有海陽縣無先曰石城後曰海陽之事此志妄說漢末為公孫度所有案公孫度之稱平州牧在奉天府非此平州遼志誤詳見前晉以後屬遼西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太祖以俘戶置灤州即今直隸永平府之灤州案此志亦誤日知錄曰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此

史家之誤也通鑑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下有榆河自關東北循海有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榆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遼史天贊二年大元帥堯骨克平州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非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州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尚未有此州尤為無據遼史於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負山帶河為朔漢形勝之地有扶蘇泉甚甘美秦太子扶蘇北築長城常駐此泉在灤州西北十五里榆山峯巒倔起高千餘仞下臨渝河榆河即臨榆河在永平府撫甯縣東南二十里源出口外在撫甯縣東統縣三

義豐縣本黃洛故城黃洛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於濡水濡水即灤河永平府遷安縣西北九十里有長河源出口外自董家口流入南流至嵆子口入灤河水經注洛水出盧龍塞西南流入濡水謂長河也黃洛水當即洛水亦即是長水矣又案盧龍縣西北二十里有分水嶺與遷安縣灤州接界水之從西北來者其左由撾角山盤頭山入於漆水其右由塔盤山馬鞭山入於灤水層巒疊嶂多奇勝其東十二里為宜安峪西北十里為城子山又西一里為盤龍山黃洛是入灤之水而北自盧龍山出南入濡則盧龍山似應即分水嶺矣漢屬遼西郡此縣之地漢為遼西郡地耳若義豐縣則漢無此縣名也語欠分曉久廢唐季入契丹世宗置縣即灤州治戶四千

馬城縣本盧龍縣地唐開元二十八年析置縣以

通水運東北有千金冶今遷安縣西四十里有煉鐵鑪世傳唐太宗征遼東造軍器於此未知即千金冶否茂鄉鎮今無考遼割隸灤州在州西南四十里杜佑通典平州西南到馬城縣一百八十里今永平府西南至灤州止四十里又四十里而至馬城則僅有八十里而已或遼之馬城移近四十里非唐舊矣而要之總在灤州南境戶三千

石城縣漢置屬右北平郡漢志作石成不作石城於今在奉天府境此志之石城乃灤州屬下方位不合誤引古矣久廢唐貞觀中於此置臨渝縣萬歲通天武后年號元年改石城縣唐志元年改名此引作二年誤在灤州南三十里唐儀鳳石刻在焉儀鳳唐高宗年

號石刻今無傳本今縣又在其南五十里在今灤州西南九十里義豐社遼徙置以就鹽官今灤州西南賴谷莊南濱海東極潮河西跨運河亘一百三十五里爲濟民鹽場遼石城鹽官當設於此戶三千

營州鄰海軍下刺史本商孤竹國秦屬遼西郡漢爲昌黎郡昌黎郡之名晉始有之兩漢皆無此郡名此乃妄說也前燕慕容皝徙都於此元魏立營州領昌黎建德遼東樂浪冀陽營丘六郡後周爲高寶甯所據隋開皇文帝年號置州大業改遼西郡唐武德高祖年號元年改營州萬歲通天元年始入契丹聖歷亦武后年號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還治柳城天寶元年改曰柳城郡後唐復爲營州太祖以定州俘戶置案此志舛誤特甚漢之柳城縣在今直隸承德府朝陽縣東境兼及內蒙古土默特地其故城在土默特右翼西慕容皝之都元魏隋唐之營州皆在此地遼於此置興中府屬中京道由永平府東北至此七百餘里新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縣下所云西北接奚北接契丹是此柳城方位也遼之營州隸平州平州今永平府也何能跨長城而遠轄土默特地其爲遼州自在永平府境內別立營州而非唐以前營州明甚考其致誤之由唐志平州下注曰有柳城軍永泰代宗元年置今永平府昌黎縣西南六十里靜安社卽唐柳城軍故址蓋自武后時柳城陷於契丹僑置軍於此今昌黎縣遼廣甯縣也修遼史者見營州治廣甯縣爲柳城軍故地遂誤以爲卽漢柳城縣營州亦卽元魏隋唐之營州故所載州之沿革悉照錄古營州制而忘其與興中府重複誤之甚矣統縣一

廣甯縣漢柳城縣當作唐柳城軍此誤屬遼西郡東北與奚丹接境萬歲通天元年入契丹李萬營營字誤當作榮神龍中宗年號元年移幽州界開元四年復舊地此皆古柳城縣之沿革其誤已詳前遼改今名戶三千

遼史地理志考卷五

丹徒李慎儒著

西京道

西京大同府陶唐冀州之域虞分并州夏復爲冀州周職方正北曰并州戰國屬趙武靈王始置雲中郡秦屬代王國後爲平城縣案秦爲雁門郡漢文帝初封代王後爲雁門郡以平城縣爲東部都尉治秦無封建不應有代王國此志不知何據云然魏屬新興郡晉仍屬雁門志漏言漢爲雁門而言晉仍屬雁門則仍屬爲無根劉琨表封猗盧爲代王都平城元魏道武於此遂建都邑孝文帝改爲司州牧置代尹

遷都洛陽改萬年謂改爲萬年尹在未遷洛陽之前此謂遷洛陽之後誤也又置恆州魏遷洛陽後改萬年尹爲恆州代郡此云又置恆州誤高齊文宣帝廢州爲恆安鎮今謂之東城尋復恆州周復恆安鎮謂廢州郡也改朔州隋仍爲鎮案隋書地理志馬邑郡注舊置朔州開皇初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是朔州隋所置及廢朔州總管府則改爲馬邑郡此以爲周改恆安鎮爲朔州隋仍爲鎮外誤特甚唐武德高祖年號四年置北恆州唐書地理志係武德元年此云四年誤七年廢貞觀太宗年號十四年移雲中定襄縣於此永淳高宗年號元年摩多原作默啜唐地理志原字也爲民患移民朔州開元玄宗年號十八年置雲中州天寶玄宗年號元年改雲中郡乾元肅宗年號元年曰雲州案唐志作雲州雲中郡乾符僖宗年號三年大同軍節度使李國昌子克用爲雲中守捉使殺防禦使據州以聞僖宗赦克用以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不受命廣明亦僖宗時元年李琢攻國昌國昌兵敗與克用奔北地黃巢入京師詔發代北軍赦國昌使討賊克用率三萬五千騎而南收京師功第一國昌封隴西郡王國昌卒克用取雲南既而所向失利乃卑辭厚禮與太祖會於雲州之東城謀大舉兵攻梁不果克用子存勗滅梁是爲後唐莊宗同光莊宗年號三年復以雲州爲大同軍節度使晉高祖代唐以契丹

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爲賂大同來屬因建西京敵樓棚櫓具廣袤二十里門東曰迎春南曰朝陽西曰定西北曰拱極元魏宮垣占城之北面雙闕尚在一統志大同縣北門外有土臺東西對峙即元魏雙闕遺址西門亦有二土臺則遼與金西京宮闕遺址也遼既建都用爲重地非親王不得主之清甯道宗年號八年建華嚴寺在今大同縣西門內奉諸帝石像銅像又有天王寺留守司衙南曰西省北門之東曰大同府北門之西曰大同驛初爲大同軍節度使重熙興宗年號十三年升爲西京府曰大同今山西大同府附郭大同縣治統州二縣七

大同縣本大同川地案內蒙古吳喇忒旗西黃河北岸唐之中受降城在其地中受降城西有大同川去此甚遠大同縣決無是大同川之理遼志致誤之由或以吳喇忒西北為中受降城又西北二百里為唐之天德軍城未至天德軍城三里為隋所築之大同城修遼史者遂誤以為即此大同故謂本大同川地也重熙十七年西夏犯邊析雲中縣置即大同府治今山西大同府附郭大同縣戶一萬

雲中縣遒置沿革與京府同亦即大同府治戶一萬

天成縣本極塞之地魏道武帝置廣牧縣唐武德高祖年號五年置定襄縣遼析雲中置案漢定襄郡在今山西朔平府北邊外唐之定襄縣則今大同府大同縣西北二十里遼天成縣即在此在京北一百八十里

戶五千

長青縣本白登臺地冒頓單于縱精騎三十餘萬圍漢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遼始置縣本漢雁門郡平城縣地金人改長青縣為白登縣其白登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陽高縣南二十五里白登村白登臺即白登山在大同縣東有青陂舊唐書地理志作青坡道新唐書地理志作青陂道屬雲州雲中縣在今大同縣東梁元帝橫吹曲云朝跋青陂暮上白登在京東北一百一十里戶四千

奉義縣本漢陶林縣地後唐武皇與太祖會此遼析雲中置案漢陶林縣屬雲中郡為今山西朔平府左雲縣北邊外地遼奉義故城則在大同府大同縣北決非陶林縣地遼志誤也戶三千

懷仁縣本漢沙南縣漢屬雲中郡案漢沙南縣在河套內鄂爾多斯左翼後旗不得在懷仁縣境也此志誤元魏葛榮亂縣廢隋開皇文帝年號二年移雲內縣於此隋雲內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治西南五十里大業煬帝年號二年置大利縣屬雲州改屬定襄郡隋末陷突厥李克用敗赫連鐸駐兵於此遼改懷仁遼故懷仁縣在今懷仁縣治西遼因阿巴齊儼黜巴與晉王李克用會於京城有懷想仁人之語乃取以名縣今懷仁縣治係金所移治在京南六十里戶三千

懷安縣本漢夷輿縣地夷輿漢屬上谷郡歷魏至隋為突厥所據唐克頡利縣遂廢為懷荒鎮漢夷輿故城在今直隸宣化府延慶州東北高勳鎮燕奏分歸化州文德縣置初隸奉聖州後來屬遼懷安故城在今宣化府懷安縣治東在州西北二百八十里戶三千

弘州博甯軍下刺史東魏靜帝案靜帝當作孝靜帝置北靈邱縣唐初地陷突厥開元玄宗年號中置橫野軍安邊縣天寶亂廢後為襄陰村統和聖宗年號中以寰州今山西朔平府馬邑縣為宋將潘美所破廢之乃於此置弘州初軍曰永甯今直隸宣化府西甯縣遼志舛誤詳下永甯縣注有桑乾河河之源流詳南京道析津

府注流經宣化府西寗縣之南故紀於此 白道泉 太平寰宇記白道泉郡國志曰白道高坂有土穴出泉即古樂府之飲馬長城窟白道坂見下德州注 白登山亦曰火燒山有火井 白登山見前長青縣注火燒山今名火山在大同府大同縣西水經注火山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內之則烟騰火發山亦名熒臺案白登山在大同縣東火山在縣西此云白登山亦曰火燒山則是一山矣恐非也 統縣二

永寗縣 即弘州治今西寗縣也 案東魏之北靈邱唐之橫野軍安邊縣皆直隸宣化府蔚州與西寗縣無涉此志誤 又東魏係北靈邱郡此志以為縣縣乃隋所改屬雁門郡則誤中之誤也 戶一萬

順聖縣本魏安塞軍五代兵廢高勳鎮幽州奏景

宗分永興縣置 順聖故城在今宣化府西寗縣東六十里近順聖川地多產馬明時牧馬於此 初隸奉聖州在州西北二百八十里戶三千

德州下刺史唐會昌 武宗年號 中以西德店置德州開泰 遼聖宗年號 八年以漢戶復置 德州今無考當在今山西朔平府北歸化城之南 有步落泉 今無考 金河山 案厲鶚遼史拾遺作金河水引太平寰宇記郡國志云雲中郡有紫河鎮界內有金河水其泥色紫故曰金河案紫河金河一水也今仍名為紫河在歸化城和林格爾廳境內蒙古名五蘭木倫源出內蒙古察哈爾旗地流入黃河考蒙古語赤色曰烏蘭即五蘭也水曰木倫五蘭木倫即金河紫河之義此志金河山山字當是水字之譌 野狐嶺 今直隸宣化府萬全縣東北三十里山西大同府大同縣西北二十里皆有野狐嶺一統志於兩野狐嶺皆載遼興宗重熙六年四月獵野狐嶺事此不知何指也 白道坂 太平寰宇記陰山道案冀州圖云雲中[illegible]周回六十里北去陰山八十里[illegible]南去通漢長城百里即白道川南北遠處三百里近處百里東西五百里地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工多穫每至七月乃熟白道川當原陽鎮[illegible]北欲至山當路有千餘步地土白如石灰色遙去百里即見之即是陰山路也從此以西及紫河以東當陰山北者惟此道通方軌自外道皆小而失次者多案白道川當即白道坂今山西朔平府治北二十里至邊牆又北二百一十里抵歸化城白道又在歸化城北今但稱白道無川坂字 縣一

宣德縣本漢桐過縣 漢桐過縣屬定襄郡 地屬雲中郡後隸定襄郡 漢書地理志並無此說 漢末廢高齊置紫阿鎮 案當作紫

河鎮 唐會昌中置縣 案漢桐過故城在歸化城西南黃河濱遼宣德縣在今鑲藍旗察哈爾界大同府之北八十里 戶三千

豐州天德軍 案此云天德軍與下更名應天軍不相符當是舛誤 節度使秦為上郡北境漢屬五原郡地磧鹵少田疇自晉永嘉 晉懷帝時 之亂屬赫連勃勃後周置永豐鎮隋開皇 文帝年號 中升永豐縣改豐州大業 煬帝年號 七年為五原郡義寗 隋恭帝年號 元年太守張遜奏改歸順郡唐武德 高祖年號 元年為豐州總管府六年省遷民於白馬縣遂廢貞觀 太宗年號 四年分靈州境置豐州都督府領蕃戶天寶 玄宗年號 初改九原郡乾元

肅宗年號元年復豐州後入回鶻會昌武宗年號中克之後唐改天德軍太祖神冊五年攻下更名應天軍復爲州案隋唐之豐州在今河套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後旗於漢爲朔方郡地唐末拓跋思恭居之後爲西夏國宋仁宗嘉祐七年於今陝西榆林府府谷縣北蘿泊川掌地別置豐州其地在河套之南於漢爲西河郡境遼之豐州在今歸化城西南一百四十里之託克託廳境於漢爲定襄郡雲中郡毘連處西距鄂爾多斯隋唐豐州八百餘里修遼志者見遼有豐州遂將隋唐豐州沿革載入舛誤特甚　又隋唐豐州在河套內之地秦曰新秦中漢置朔方郡此志以爲秦上郡漢五原郡則誤中之誤也又云後唐改天德軍更不知何本云然有大鹽濼今鑲藍旗察哈爾牧地有古鹽澤漢書地理志雁門郡沃陽縣鹽澤在東北沃陽故城在此旗界內城之西南六十五里有鹽池水瀦渟淵而不流東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當卽豐州之大鹽濼也九

十九泉山西大同府西北五百餘里鑲藍旗察哈爾牧地有官山山上出九十九泉鑲紅旗察哈爾牧地西北五十里有九十九泉泊蒙古名伊倫伊孫泊流爲黑河蒙古名伊克土爾根卽古白渠荒干水[illegible]東南經歸化城南又西入黃河又直隸宣化府延慶州亦有九十九泉爲滄河之源則別一九十九泉與此無涉沒越濼今無考古積口元和郡縣志東受降城東南至朔州四百里[illegible]北至積口三百里東受降城在今歸化城託克託廳境內又北三百里則當及戈壁之邊或卽此州之古積口又案內蒙古各部及歸化城之北外蒙古四喀爾喀之南皆沙漠無水草古謂之瀚海亦曰旱海漢謂之幕唐謂之磧今謂之戈壁青塚卽王昭君墓在今山西大同府治西五百里遼豐州故城西六十里今歸化城南二十里蒙古名特木爾烏爾虎塞草色皆白惟塚草青故名案宋犖筠廊偶筆嘉禾曹秋岳先生嘗至昭君墓墓無草木遠而望之冥濛作黛色據此則是塚色自青非草青也可證古人記載之誤兵事屬西南招討司統縣二

富民縣本漢臨戎縣遼改今名案漢臨戎縣屬朔方郡在今河套內鄂爾多斯右翼後旗之北非遼豐州所能轄蓋修遼志者旣誤以遼豐州爲河套內漢朔方郡地隋唐之豐州因並誤以富民爲臨戎耳富民縣當卽豐州治戶一千三百

振武縣本漢定襄郡盛樂縣案漢書地理志作成樂後漢郡國志乃作盛樂背負陰山前帶黃河元魏嘗都盛樂卽此事在蜀漢後主景耀元年三國魏曹奐甘露三年拓跋力微創國時元魏尙未封代王也唐武德高祖年號四年克突厥建雲中都督府麟德高宗年號三年改單于大都督府聖歷武后年號元年又改安北都督開元玄宗年號七年

割隸東受降城八年置振武軍節度使會昌武宗年號五年爲安北都護府後唐莊宗以兄嗣本爲振武節度使太祖神冊元年伐託歡原作吐渾還攻之盡俘其民以東唯存鄉兵三百人防戍後更爲縣漢盛樂故城在今歸化城之南境內

雲內州開遠軍下節度本中受降城地遼初置代北雲朔招討司改雲內州清甯道宗年號初升三受降城皆在河套外東城在歸化城託克託廳黃河東岸中城在內蒙古烏喇忒旗西黃河北岸西城在烏喇忒旗西北黃河北岸由歸化城西南行一百四十里至東受降城又西四百里至中受降城又西四百里至西受降城三城首尾共八百里烏喇

武旗東距歸化三百六十里拂雲堆在旗西北一百九十里蒙古名烏朱爾插漢堆上有祠唐初突厥每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中宗景龍二年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以拂雲堆爲中城北拓地三百餘里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矣遼雲內故城在今烏喇忒旗西北

有威塞軍古哈屯原作可敦城大同州天安軍永濟柵安樂戍拂雲堆新唐書地理志三受降城皆屬豐州九原郡中受降城注曰有拂雲堆祠又有橫塞軍本可敦城西二百里有大同川有天德軍大同川之西有天安軍天德軍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大同城元和九年宰相李吉甫奏修復舊城北有安樂戍案天德軍城在今烏喇忒旗西北中受降之西北二百里即可敦城迨後移天德軍治永濟柵而永濟柵即故大同城故大同城在烏喇忒旗西北天德軍城西南三里係隋時所築唐志但云大同城不言州而又言大同川則此州當在川上既言城即無庸言州也大同川今無考此志於雲內州載有永濟柵與下天德軍夾序辭意不清謬甚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縣二

柔服縣

甯人縣二縣皆無考

天德軍本中受降城唐開元中廢橫塞軍置天安軍乾元中改天德軍移永濟柵今治是也皆見上雲內州太祖平黨項遂破天德盡掠吏民以東後置招討司漸成井邑乃以國族爲天德軍節度使有黃河今吳喇忒旗南五十里爲黃河由甯夏北行折而由西橫向東行之處河南黑山峪今毛安明旗東南七十里即鄂爾多斯旗所謂河套內也有黑山或即此黑山峪盧城今無考威塞軍今無考秦長城唐長城即烏喇忒旗北近陰山之長城又有牟那山鉗耳觜城在其北遼史拾遺引大同志牟那山在朔州城北三百里隋大同城舊墟在此山近有鉗耳觜城案隋大同城在今烏喇忒旗西北而此山與城無考惟旗西有木納山木納牟那字音相近或是之

甯邊州鎮西軍下刺史本唐隆鎮遼置今山西甯武府偏關縣東之甯邊河墩即遼甯邊州兵事屬西南招討司

奉聖州武定軍上節度本唐新州後唐置團練使總山後八軍莊宗以弟存矩爲之軍亂殺存矩於祁州擁大將盧文進亡歸太祖克新州莊宗遣李嗣源復取之同

光唐莊宗年號二年升威塞軍石晉高祖割獻太宗改升今直隸宣化府保安州有兩河會此語不解何謂溫泉溫泉水在今保安州南十五里水經注橋山下有溫泉石池吐泉湯湯其下炎涼代序其水灼然無改能治百疾北流入於濕水案濕水即桑乾河也龍門山今直隸宣化府赤城縣北三十里有雲州堡又北五里有龍門山即水經注所云獨固門峽壁深聳中通若門涿鹿山在今保安州東南五十里東南至南京三百里西南至西京四百四十里兵事屬西京都部署司統州三縣四

永興縣本漢涿鹿縣地漢屬上谷郡黃帝與蚩尤戰於此即奉聖州治戶八千

礬山縣本漢軍都縣(漢屬上谷郡)山出白綠礬故名(遼礬山故城在今保安州東南六十里明就其城址爲礬山堡)有礬山(在今保安州東南一百二十里)桑乾河(河之源流詳南京道析津府注自山西大同府天鎮縣流入宣化府界東逕西甯縣南蔚州北又東逕宣化縣南保安州南與洋河會又東南入順天府宛平縣界即古濕水下流則今盧溝河也)在州南六十里戶三千

龍門縣有龍門山(見前)石壁對峙高數百尺望之若門徼外諸河及沙漠潦水皆於此趣海雨則俄頃水踰千仞晴則清淺可涉實塞北控扼之衝要也在州東北二百八十里(今直隸宣化府龍門縣縣東三十里即接赤城縣界龍門山雖係赤城縣之山而龍門縣可因山得名)戶四千

望雲縣本望雲川地景宗於此建潛邸因而成井肆穆宗崩景宗入紹國統號御莊後置望雲縣(今山西宣化府赤城縣)直隸章愍宮(景宗之宮)附庸於此在州東北二百六十里戶一千

歸化州雄武軍上刺史本漢下洛縣(案漢書地理志上谷郡有下落縣字作落後漢郡國志幽州上谷郡下落縣字亦作落皆不作洛至晉志乃作下洛屬幽州廣甯郡此云本漢下洛縣誤也惟大清一統志及洪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皆云漢下洛不可解)元魏改

文德縣唐升武州僖宗改毅州後唐太祖復武州明宗又爲毅州潞王仍爲武州晉高祖割獻于遼改今名(今直隸宣化府附郭宣化縣)有桑乾河(見前奉聖州礬山縣注)會河川(今無考)愛陽川(在今宣化府萬全縣西)炭山又謂之陘頭(在今萬全縣西南四十里案遼太祖初居之炭山在今獨石口外非此炭山也詳前總說注中)有涼殿承天皇后納涼於此山東北三十里有新涼殿景宗納涼於此惟松柵數行而已斷雲嶺極高峻故名(今宣化縣西北有沙嶺即古斷雲嶺以嶺上有陰雲斷續不一也今設有沙嶺堡)州西北至西京四百五十里統縣一

文德縣本漢女祁縣地(案漢女祁縣屬上谷郡今爲宣化府龍門縣遼文德

縣係漢廣甯縣亦屬上谷郡今爲宣化府附郭宣化縣然今宣化縣治北三十五里即與龍門接界地屬毘連或尚可謂此志未誤也)元魏置(即歸化州治)戶一萬

汗(原作可汗)州清平軍下刺史本漢潘縣(漢屬上谷郡爲今保安州西南七十里之地)元魏置北齊置北燕郡改懷戎縣隋廢郡屬涿郡(案遼汗州今直隸宣化府懷來縣也於漢爲上谷郡治之沮陽縣沮陽故城在今懷來縣南元魏時郡縣皆廢隋書地理志涿郡懷戎縣注曰後齊置北燕州領長甯永豐二郡後周去北字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此所述沿革皆失其實)唐武德中復置北燕州縣仍舊貞觀八年改嬀州治(案懷來縣唐以前皆稱懷戎縣本漢之潘縣唐武德七年以懷戎縣置嬀州嬀川郡領懷戎縣嬀州有清夷軍因清夷水得名長安二年徙懷戎縣及嬀州於清夷軍城即

今懷來縣治則是漢沮陽縣地不是潘縣矣入遼後改名懷來縣此志云本漢潘縣誤也五代時奚王去諸以數千帳欲媯州此句似有脫誤之字自別為西奚號汗原作可汗州太祖因之有媯泉在城中相傳舜嬪二女於此案媯泉今名媯水古名潘泉在今宣化府保安州西南此地本漢潘縣故謂之潘泉水經注潘泉故瀆上承潘泉於潘城中其泉縱廣數十步東出城注協陽關水雨盛則通注陽旱則不流惟洴泉而已今懷來縣南之媯河則本是水經注之清夷水西經沮陽故城北又西南入㶟水沮陽漢縣卽唐之懷戎遼之懷來㶟水今之桑乾河與媯泉截然兩水世人不知懷戎已移於漢沮陽不在潘縣遂誤以清夷水為媯水修遼志者沿其誤亞謂媯泉在懷來城中又有溫泉今宣化府延慶州西北三十里傍峪口有溫泉河南流入媯河版泉案版泉當作阪泉今保安州西南六十里有礬山堡又西南十里有七旗里泉卽黃帝時之阪泉磨笄山在今保安州西南今名笄頭山雞鳴山案一作鳴雞山通典鳴雞山本名磨笄山趙襄子滅代其姊磨笄自殺因為名代人憐之為立祠有羣雞鳴於祠上故名鳴雞山然則磨笄鳴雞一山兩名也一統志則云磨笄山在保安州西南雞鳴山在宣化縣東南喬山當卽橋山黃帝升仙處在今保安州東南歷山在今保安州西南案以上所載諸山水皆在保安州漢之潘縣左右蓋以不知縣治之移漢沮陽縣而誤收之也統縣一

懷來縣本漢懷戎縣後齊始置懷戎縣漢未有也此志實任意妄說太祖改卽汗州治戶三千

儒州縉陽軍中刺史唐置後唐同光莊宗年號二年隸新州太宗改奉聖州仍屬此語不解何謂遼儒州今直隸宣化府延慶州有

南溪河今無考沽河沽河源出邊外自獨石口流入南遼赤城縣至延慶州東北界仍出邊卽水經注沽河也宋王峪桃峪口今皆無考統縣一

縉山縣本漢廣甯縣地漢廣甯縣屬上谷郡今宣化縣也遼縉山縣卽儒州治今延慶州也於漢為居庸縣地此志云本漢廣甯縣地誤唐天寶中割媯州縣置案新唐書地理志媯州懷戎縣注天寶中析置媯川縣尋省無媯州縣也此志誤又案新舊唐志皆無縉山縣名通考謂唐末所置是也此云天寶中置亦誤戶五千

蔚州忠順軍上節度周職方并州川曰漚夷周禮作嘔夷在州境飛狐縣漚夷河水經注稱祁夷水又作嘔夷水今名壺流河亦曰瓠顱河河上槽狹下流闊形似瓠顱因名源出山西大同府靈邱縣西三十里莎泉古皆謂卽嘔夷水東流至直隸宣化府蔚州北入桑乾河又案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七里翠屏山滱水出其東麓古靈邱縣之高氏是作山也東南流入直隸易州廣昌縣界其下流為唐河漢志所云靈邱縣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是也故水經注亦云是嘔夷水南逕候塘又東合溫泉又東莎泉水注之蓋壺流河滱河水道本相通故可皆名嘔夷而滱河下流則為唐河以入大河入漢[illegible][illegible]由壺流下流則入桑乾河源委皆不同此志云漚夷在州境則第就在蔚州地者必是壺流至蔚州入桑乾之一派趙襄子滅代武靈王置代郡項羽徙趙歇為代王歇還立陳餘王代漢韓信斬餘復置代郡文帝初封代皆此地案漢文帝為代王都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徙中都今山西汾州府平遙縣未嘗在蔚州此志誤周宣帝始置蔚州隋開皇文帝年號中廢唐武德高祖年號四年復置至德肅宗年號

二年改興唐縣乾元亦肅宗年號元年仍舊大中宣宗年號後朱邪執宜為刺史有功賜姓名李國昌子克用乞為留後僖宗不許廣明僖宗年號初攻敗國昌代北無備太祖來攻克之俘掠居民而去石晉獻地升忠順軍後更武安軍統和聖宗年號四年入宋尋復之降刺史隸奉聖州升觀察復忠順軍節度使今直隸宣化府蔚州兵事屬西京都部署司統縣五

靈仙縣唐置興唐縣梁改隆化縣後唐同光初復置梁與後唐之改復不知此志何所本晉改今名靈仙縣即遼蔚州治今為直隸宣化府蔚州

戶二萬

定安縣本漢東安陽縣地漢屬代郡久廢後唐太祖伐劉仁恭次蔚州晨霧晦暝占不利深入會雷雹大作燕軍解去即此遼置定安縣遼定安縣置於漢之東安陽漢東安陽故城在今蔚州西北西北至州六十里據此則定安縣當在蔚州之東南與東安陽故城方位不合姑闕疑以待知者戶一萬

飛狐縣後周大象靜帝年號二年置廣昌縣於五龍城即此五龍城今無考易州西南有五迴山亦名廣昌嶺或五龍城在其下又易州東三十二里有野狐城或即飛狐縣隋城故址也姑錄之備考隋仁壽文帝年號元年改名飛狐今直隸易州直隸州廣昌縣相傳有狐於紫荊嶺食五粒松子成飛仙故名紫荊嶺在易州西八十里嶺上紫荊關即太行八陘之第七陘名蒲陰陘飛狐口在廣昌縣北二十里兩崖峭立一綫微通蜿蜒百有餘里山北諸州之襟喉其地西趨山西大同府東走直隸宣化府行旅輻輳之處亦謂之飛狐道紫荊倒馬兩關[illegible]廣昌恃飛狐為外險西北至州一百四十里今易州廣昌縣治西北至宣化府蔚州一百三十里戶五千

靈邱縣漢置屬代郡後漢省東魏復置屬靈邱郡隋開皇中罷郡來屬大業初改隸代州案隋書地理志雁門郡有靈邱縣雁門郡後周置肆州開皇五年改代州大業初置雁門郡此志所紀殊為失實唐武德六年仍舊今山西大同府靈邱縣戶三千

廣陵縣本漢延陵縣隋唐為鎮州後唐同光莊宗年號初分興唐縣置案遼廣陵縣今山西大同府廣靈縣也漢延陵縣屬代郡於今為天鎮縣北境地唐志鎮州則今直隸正定府治隋志無鎮州以唐鎮州屬下各縣考之則是隋之恆山郡與廣靈縣相隔甚遠決非一地此志誤東南至州四十里今廣靈縣東南至蔚州界七十里戶三千

應州彰國軍上節度唐武德高祖年號中置金城縣後改應州案唐末置金城縣後置應州以縣隸之此以為改誤歐陽忞輿地廣記應州唐末置領金城渾源二縣是也故新舊唐書元和郡縣志通典皆無金城縣此志武德中置恐是臆造後唐明宗州人也天成明宗年號元年升彰國軍節度興唐軍寰州隸焉寰州今山

西朔平府馬邑縣遼因之今山西大同府應州治北龍首山南雁門今應州北三十里有龍首山一名邊耀山高峯相接長二十餘里雁門山在其南今爲大同府陽高縣西北接代州境兩山相應故州以應名山西代州直隷州西北二十五里有句注山上爲太和嶺呂氏春秋天下九塞句注其一趙襄子踰句注破并代以臨貉即此一名西陘岡隴與雁門山相接故句注亦蒙雁門之稱雁門山在代州西北三十五里山海經曰雁門山者雁飛出於其間州志曰一名雁門塞雙闕陡絕雁度其間稍東有過雁峯巍然特高北與應州龍首山相應唐於雁門山絕頂置雁門關酉隘鎮離闕在明重築關城周二里移在代州西北三十里即西陘關兩山夾峙句注之故道也西抵甯武偏頭東連紫荊倒馬近逼朔州威遠爲山西之屏蔽　紫荊倒馬兩關見前蔚州飛孤縣注朔州屬山西朔平府又朔平府治右玉縣之西南一百一十五里爲府屬之平魯縣縣北六十里有威遠城城周四里五步明英宗正統三年置威遠衛世宗嘉靖三十九年分故

威遠路轄城堡五分邊三十九里有奇其地東抵右衞御瑚黏西直平魯道塗隔越岡阜崎嶇兵事屬西京都部署司統縣二

金城縣本漢陰館縣地漢陰館縣屬雁門郡然金城縣即應州治則是漢雁門劇陽縣劇陽故城在今應州城西北非陰館也漢末廢爲陰館城大業隋煬帝年號末陷突厥唐始置金城縣遼因之戶八千

渾源縣唐置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有渾源川渾源川即滱河下流爲唐河詳見前蔚州注又渾源州東南十里有渾源河源出漢水峪繞城西匯爲大澤又西流匯神谿水又折而西北至應州龍首山又折而北入於桑乾河在州東南一百五十里戶五千

河陰縣本漢陰館縣地案漢雁門郡陰館縣故城在今山西代州直隷州西北四十里古爲雁門郡治故俗呼此城爲雁門城又謂郡城爲縣城遼河陰縣今山西大同府山陰縣也今山陰縣治東有漢雁門郡滍陶縣故城雖鄰山陰縣南至代州界僅三十里則固可是陰館縣地亦當兼是滍陶縣地此但言陰館疏矣初隸朔州清甯道宗年號中來屬戶三千

朔州順義軍下節度本漢馬邑縣地屬雁門郡元魏孝文帝始置朔州在今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案漢定襄郡定襄縣在今山西朔平府北歸化城土默特蒙古牧地之東境若山西大同府大同縣西北二十八里之定襄故城則唐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所徙治之城置定襄縣屬雲州雲中郡高宗永淳元年縣廢開元十八年復置改縣名雲中葛榮亂廢高齊天保文宣帝年號六年復置在今州

南四十七里新城新城一名小平城在今山西朔平府朔州西南八年徙馬邑即今城此馬邑乃秦所築之馬邑城今爲山西朔平府朔州治武成帝北齊高湛置北道行臺周武帝置朔州總管府隋大業三年改馬邑郡唐武德四年復朔州遼升順義軍節度兵事屬西京都部署司統州一縣三

鄯陽縣本漢定襄縣地此志誤鄯陽在今朔州境不在歸化城說見前建安中置新興郡漢末及魏此地屬新興郡非於此地置新興郡也此志誤元魏置桑乾郡高齊置招遠縣郡仍舊據隋志馬邑郡善陽縣注曰後齊置縣曰招遠郡曰廣安未嘗仍舊爲桑乾郡也此志誤隋開皇文帝年號三年罷郡隸朔州

大業（湯帝年號）元年初名鄯陽（案隋志馬邑郡注曰舊置朔州開皇初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蓋本爲朔州後改爲馬邑郡置總管府而州廢治後府亦廢但爲馬邑郡此志引古皆失實又隋馬邑郡下作善陽唐志朔州馬邑郡下亦作善陽皆不作鄯陽此志云大業元年初名鄯陽亦誤）

遼因之（即朔州治）戶四千

甯遠縣齊天保（文宣帝年號）六年於朔州西置招遠縣唐乾元元年改今名遼因之有甯遠鎮（今山西甯武府五寨縣）東至朔州八十里戶二千

馬邑縣漢置屬雁門郡唐開元五年析鄯陽縣東三十里置大同軍倚郭置馬邑縣南至朔州四十里（即今朔平府馬邑縣　案漢之馬邑縣今朔州也遼馬邑縣即今之馬邑縣在今朔州東少北因十里係唐所置縣非漢馬邑故地）戶三千

武州宣威軍下刺史趙惠王置武川寨魏置神武縣

唐末置武州唐（此當是後唐）改毅州重熙（遼興宗年號）九年復武州號宣威軍（武州故城在今山西甯武府神池縣東北）統縣一

神武縣魏置晉改新城後唐太祖生神武川之新城即此初隷朔州後置州併甯遠爲一縣來屬（即武州治）戶三千

東勝州武興軍下刺史隋開皇（文帝年號）七年（隋志作開皇二十年置）勝州大業（湯帝年號）五年（隋志作大業初）改榆林郡唐貞觀（太宗年號）五年於河南地置決勝州故謂此爲東勝州（案唐志但有勝州無東勝州此語不知何本）天寶（玄宗年號）七年又爲榆林郡乾元（肅宗年號）元年復爲勝州（以上新唐志皆不載）太祖神冊元年破振武軍勝州之民皆趨河東州廢晉割代北來獻復置（案今內蒙古鄂爾多斯七旗皆在河套內隋於其地西置豐州爲右翼後旗地東置勝州爲左翼後旗地唐因之今左翼後旗本漢雲中郡沙南縣地爲隋唐勝州榆林郡治係河套內東北濱黃河屈南流處遼時河套內全陷於西夏遼乃於河套外黃河東岸別置東勝州金因之西與隋唐勝州隔河相對東至黃河冒帶津一百五十里接歸化城土默特界此志所載沿革皆隋唐勝州與遼東勝州無涉誤也）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統縣

二

榆林縣

河濱縣（案唐勝州統榆林河濱二縣皆在河套內遼二縣用唐縣名而皆在河套外）

金肅州重熙（遼興宗年號）十二年伐西夏置（今所在無考李兆洛曰當在山西境又案通鑑輯覽曰西京道金肅軍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廢勝州東考遼志作金肅州不作軍鄂爾多斯共有七旗屬右翼者凡有四但云右翼不知何指且七旗皆在河套內遼時全陷於西夏故遼置東勝州於河套東岸歸化城土默特境若金肅州更在其東安能在鄂爾多斯境乎此說不足據也）割燕民三百戶防秋軍一千實之屬西南面招討司

河清軍西夏歸遼開直路以趨上京重熙十二年建城

號河清軍案由西夏直趨上京則當自甯夏東走歸化城及內蒙古察哈爾部克什克騰部以達於巴林部號河清軍則當在河套外黃河東岸遼之西邊與夏接界處蓋亦歸化城之西矣徙民五百
戶防秋兵一千以實之屬西南面招討司

遼地附錄遼太祖所置之東西南三樓皆在上京道散見於祖州永州龍化州降聖州其所在爲今之某處皆已載於各州注至趙志忠虜廷雜記謂上京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則遼史不載也四巴納擬鄉見營衛志行營條五國部見營衛志部族條南北三闗散見紀傳志中茲並詳其係今某處爲遼地附錄

春巴納原作捺鉢曰鴨子河濼鴨子河即混同江亦即松花江在今內蒙古科爾沁左翼前旗南四十里詳見上京道長春州注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
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
縱鷹鶻捕鵝雁晨出暮歸從事弋獵鴨子河濼東西
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
皆沙堝多榆柳杏林鴨子河濼爲今內蒙古札賚特旗南之納喇薩喇池曹廷杰東三省輿圖說長春河本名他魯河金史作撻魯古河遼改混同江金史收國元年正月太祖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臨益州州人走保黃龍留羅索尼楚赫守黃龍上自率兵趨撻魯噶城時遼天祚帝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太祖乘其未陣三面擊之天祚大敗退保長春是他魯河卽撻魯古河今之陀喇河撻魯噶城卽遼長春州爲今郭爾羅斯前旗界當陀喇河入嫩江處之他虎城陀喇河與歸喇里河合東南流數十里分爲二派一南流西岸錫伯城在馬皸[illegible]前一東南流十餘里

又分一支先合南派又東南流二百餘里至喀沙圖站之東南復合而東流百餘里又折東北經科爾沁右翼後旗南界又東北至札賚特旗南匯爲納喇薩喇池信華言日月池也池西南有他虎城爲郭爾羅斯前旗地又東流入嫩江嫩江東南流入松花江查納喇薩喇池在他虎城東北數十里今通呼月亮泡與遼史營衛志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適相符合皇帝每
至侍御皆服墨綠色衣各備連鎚一柄鷹食一器刺
鵝錐一枝於濼周圍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
衣時服繫玉束帶於上風望之有鵝之處舉旗探騎
馳報遠泊鳴鼓鵝驚騰起左右圍騎皆舉幟麾之五
坊擎進海東青鶻拜授皇帝放之鶻擒鵝墜勢力不
加排立近者舉錐刺鵝取腦以飼鶻救鶻人例賞銀
絹皇帝得頭鵝薦廟羣臣各獻酒果舉樂更相酬酢
致賀語皆插鵝毛於首以爲樂賜眾人酒徧散其毛
弋獵網釣春盡乃還

夏巴納原作捺鉢無常所多在圖爾原作吐兒山今內蒙古札魯特右翼有圖爾山道宗每歲先幸黑山見上京道慶州拜聖宗興宗陵聖宗陵在遼上京道慶州慶雲山今內蒙古巴陵境內興宗陵無考賞金蓮乃幸子河
避暑圖爾原作吐兒山在黑山東北三百里近饅頭山饅頭山在今內蒙古科爾沁左翼北二百五十里蒙古名素諾圖黑山在慶州北十三

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子河在圖爾原作吐兒山東北三百里懷州亦屬上京道與慶州相近當在今盛京北境西山有清涼殿亦爲行幸避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游獵七月中旬乃去

秋巴納原作捺鉢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

下分布濼水側案遼永州在今內蒙古喀爾喀左翼與翁牛特左翼接界處伏虎林在永州之西北則當是內蒙古札魯特旗地今札魯特右翼南五十里有黑水濼蒙古名喀喇烏蘇或即此所云濼侯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旣集而射之謂之舐鹻鹿

冬巴納原作捺鉢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本名白馬淀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餘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積木多榆柳其地饒沙冬月稍煖牙帳多於此坐冬詳見上京道永州注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皇帝牙帳以槍爲硬寨用毛繩連繫每槍下黑氈傘一以芘衛士風雪槍外小氈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杖爲禁圍南有省方殿殿北約二里曰壽寗殿皆木柱竹榱以氈爲蓋彩繪韜柱錦爲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爲地障牕隔皆以氈爲之傳以黃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戶省方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寗殿北有長春帳衞以硬寨宮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祗直禁圍外卓槍爲寨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鈴宿衞每歲四時周而復始

五國部博和哩原作剖阿里國富珠哩原作盆奴里國鄂羅木原作奧里米國伊埒圖原作越里篤國伊埒濟原作越里吉國聖宗時來附命居本土以鎮東北境屬黃龍府都部署司重熙興宗年號六年以伊埒濟原作越里吉國人星哈原作尚海等訴酋帥庫春原作渾敞貪汙罷五國酋帥設節度使以領之案宋徽欽二宗入金徙居五國城卽遼五國部節度使所駐之城古名五國頭城亦稱五國城頭大清一統志五國頭城在寗古塔東北大金國志天會輇獻宗八年宋二帝自韓州遷鶻覩竦京如五國城城在金國所都之東北千里明一統志自此而東分爲五國故名舊傳宋徽宗葬於此高士奇扈從

錄自甯古塔東行六百里曰章圖哩噶善騾鮓觥突
松花黑龍二江合流於此有大土城或云五國薩英
額吉林外記古蹟門收五國部於三姓曰元一統志
混同江東北流上京下達五國頭城與高士奇扈從
錄所稱之地無異五國城近臨松花江在三姓無疑
又城池門阿勒楚喀城南二里許有金縣祖建都故
城今尚白城有謂為五國城者誤外記之說與一統
志相近惟志謂在甯古塔東北一謂在三姓耳嵑砧
北吉林三東醑駐簡乩對哩三隄佐佶林珹東惟汲修
主人嘯亭雜錄曰五國城在今伯都訥地方㯤嫩酤
鼦伍貊鼬射狸韺鮎鵰鶻乾隆中副都統綽克託築
城掘得宋徽宗所畫鷹軸用紫檀匣盛瘞千餘年墨
迹如新又獲古瓷器數千件因得碑碣錄徽宗晚年
日記尚可得其崖畧云於天會十三年寄迹於此業
經數載始知金時五國城即此地也據此則五國城
決非在甯古塔及三姓矣薩英額書成於道光五六
年間汲修主人書成於嘉慶年間
蓋道光初向未流傳故薩不知耳

遼之南京即今順天府南北各立三關古北口關在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居庸關在今順天府昌平州西北二十里去京城七十里西北去直隸宣化府延慶州五十里松亭關今直隸永平府遷安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西南去直隸遵化直隸州七十里之地其東南五里為喜峯口出口又北一百二十里松山上遼於此設松亭關是為北三關益津關即今順天府霸州治霸州唐為永昌縣地置益津關遼因之瓦橋關在今直隸保定府雄縣南胡三省通鑑注莫州北三十里唐置瓦橋關案莫州即鄚州鄚州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任邱縣之北則瓦橋關當在今趙北口俗名十二連橋左近淤河關在今直隸河間府河間縣是為南三關周世宗顯德六年伐遼一日下三關即南三關尋以疾還時遼穆宗應歷九年也南三關遂仍為遼有然當遼代北輕而南重北三關乃腹地重險南三關則守禦邊疆遼史兵衛志曰宋惟太宗征北漢遼不能救餘多敗衂縱得亦不償失良由石晉獻土中國失五關之故然也雖然宋久失地利而舊志言兵惟以敵宋為務踰三關聚議北京猶不敢輕進豈不以大河在前三鎮在後臨事好謀之審不容不然歟可以見當日之情形矣

天祚播遷處考

遼天祚帝遼主耶律延禧小字阿果遼道宗之孫即位後羣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遼制諸帝即位後無不有尊號者保大二年正月金克中京遂下澤州中京大定府在今直隸承德府平泉州東北一百八十里內蒙古喀喇沁右翼南百里喜峯口東北四百八十里澤州在平泉州邊境喀喇沁中旗南帝出居庸關居庸關在今順天府昌平州西北二十里京師西北七十里至鴛鴦濼一統志鴛鴦濼在直隸宣化府赤城縣宣鎮志在[illegible]州堡

西北一百里境外周八十里其水停積不流自遼金以來爲飛放之所又一統志正黃等四旗牧廠漢代郡北境金撫州集甯縣地元爲集甯路明天成衞邊外地牧廠東六十里有集甯海子土人名昂古里淖爾案宣府志鴛鴦濼在雲州堡西北云則鴛鴦濼當在赤城縣西北邊外今考其地實無此水考朔漠圖鴛鴦濼在興和北金史地理志撫州柔遠縣有昂吉濼又名鴛鴦濼疑集甯海今呼昂古里淖爾者即爲鴛鴦濼也蒙古言昂古里漢言鴻雁義頗相類昂古與昂吉字畫亦相近據一統志此條則鴛鴦濼應在今正黃等四旗牧廠地無疑矣但天祚出居庸至鴛鴦濼又趨白水濼而入夾山則當是由順天府逕直隸宣化府山西大同府朔平府也赤城縣所可經行無緣至正黃等四旗牧廠或者赤城縣鴛鴦濼在遼時尚有水後乃涸而無迹耳旋以金兵來逼率衞兵五千餘幸雲中遼西京道戰國趙武靈王所置雲中郡史蓋言其赴大同府也遺傳國璽於桑

乾河三月聞金兵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白水濼在今山西大同府天鎮縣西北又聞金兵追討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山西朔平府附郭右玉縣東北二十里至邊牆夾山在邊牆外蒙古游牧記鄂爾多斯左翼前旗東南六十里有夾山蒙古名和碩爾喀喇陀羅海天祚遁夾山即此一統志同惟云在鄂爾多斯左翼前旗東南六十五里三月金克西京兵日逼八月帝親與戰於石輦驛通鑑輯覽作錫訥圖方輿紀要云在大同府西北邊外石輦驛一作石輦鐸兵敗十二月金定南京帝由薩里原作掃里關出居四部族遼史營衞志內四部族曰要尼九帳族曰橫帳三父族曰國舅帳巴里伊蘇濟勒族曰國舅部族詳袞之家詳袞官名保大三年三月駐蹕雲內州南遼屬西京道今山西朔平府附郭右玉縣四月金兵圍輜重於青家硬寨青家即王昭君墓在今山西朔平府北邊牆殺虎口北一百八十里又二十里抵歸化城秦王許王諸妃公主從臣皆陷沒五月帝渡河止金肅軍北十月復渡河東還遼西京道有金肅州天祚本紀作金肅軍通鑑輯覽謂金肅軍故城在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廢勝州東北案鄂爾多斯分七旗右翼者四輯覽未言明何旗蒙古游牧記不載此城帝之止金肅軍以西夏國主李乾順遣使請臨其國也尋知夏不可信復渡河而東保大四年五月帝謀出兵復燕雲達實原作大石林牙力諫不從遂自立爲王率所部西去是爲西遼說見後帝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此嶺無考當在夾山之東兼南取天德東勝甯邊雲內等州俱詳見西京道

南下武州詳西京道朔州下遇金人戰於昂阿原作奄遏下水讀史方輿紀要奄遏下水在大同府西北二百里納大澗小澗大匯小匯四河入於黃河一統志奄遏下水海在鑲紅旗察哈爾南四十里蒙古名黛哈池頗爲巨浸莽喀圖河阿拉齊河巴爾哈孫河共匯其中路直大同與殺虎口接復潰直趨山陰今山西大同府山陰縣遼爲河陰縣屬朔州後改屬應州金乃改名山陰此云山陰誤天保五年正月黨項小呼嚕原作斛祿遣人請臨其地黨項西羌種人在甘肅西甯府及蘭州府河州邊外青海之地帝趨天德謂天德軍見西京道過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走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人完顏羅索原作婁室等所獲案天祚欲往黨項中途被擄也而所行之路大不可

解山陰今山西大同府山陰縣天德軍今河套之北吳喇特蒙古西北應州今山西大同府應州天祚欲自夾山往青海宜向西南行何以反向西北至吳喇特卽使陝西甘肅兩省之北境或屬金或屬夏不能逕過勢不得不遶道至吳喇特旗牧地之西折向西南過阿拉善額濟納等部以南趨青海而既至吳喇特之後何以復回大同至應州而被擄恐遼史天祚紀所載道路必有舛誤特今無可考或者本欲赴黨項至天德後改計不往思復歸大同如前以欲往西夏而至金肅軍旋以不往仍回夾山而史家失載耳

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有四（時宋徽宗宣和六年金太宗天會二年）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統（熙宗年號）元年二月改封豫王

五年葬於廣甯府閭陽縣乾陵旁（金廣甯府卽遼顯州詳見遼東京道）

西遼地考

耶律達實者世號爲西遼（原作大石契丹國志作大實通鑑輯覽作達什繫年要錄作達錫）字重德太祖八代孫也通遼漢文字善騎射

登天慶五年（遼天祚帝年號宋徽宗政和五年也）進士第擢翰林應奉

尋陞承旨遼以翰林爲林牙（遼史百官志林牙修文告）故稱達實（原作大石）林牙（松漠紀聞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彼俗大概以小名居官上）歷祥泰二州刺史（遼祥州屬東京道在今吉林省阿勒楚喀境泰州屬上京道在今內蒙古郭爾羅斯前旗東南三百里）遼興軍節度使（遼興軍南京道之平州今直隸永平府）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爲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爲太后以守燕（天祚本紀耶律淳小字聶呼（原作涅里）興宗第四子南京留守宋魏王和羅噶（原作和魯斡）之子和羅噶薨卽以淳襲守南京保大二年天祚入夾山奚王和勒博（原作回離保）林牙耶律達實（原作大石）等引唐靈武故事立淳（[illegible]）淳死（[illegible]）立其妻蕭德妃爲太后以守燕（[illegible]）及金兵至德妃歸天祚（時保大二年十一月德妃出古北口趨天德軍天祚於十二月出居四部族家）天祚怒誅德妃（時保大三年二月）而責達實（原作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拒一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卽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上無以答賜酒食赦其罪達實（原作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伊實（原作乙薛）博勒和（原作坡里括）自立爲王（天祚本紀保大四年七月天祚謀出兵收復燕雲達實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則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雲中自雲中而播遷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擧國漢地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擧不從達實遂殺伊實及博勒和置北南面官屬自立爲王率所部西去蓋本不自安加以力諫不從乃決意走也）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案天祚率兵出夾山則其時天祚仍居夾山也達實林牙當卽自夾山北遁夾山在河套內鄂爾多斯左翼前旗東南六十五里爲河套之東南隅達實之北遁當是出河套沿黃河東岸迤北行至河套外之正北內蒙古吳喇忒前後中三旗地方考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北距吳喇忒界約五六百里烏喇特旗北二百里有黑河蒙古名喀喇木倫則自

夾山至此約八九百里馬行日三百里達實北行三日過黑水里數適符當是此黑河也見白達達詳袞原作詳穩崇烏嚕原作朮古兒崇烏嚕原作朮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哈屯原作可敦城哈屯城詳上京道鎮州注邱長春西游記所謂遼亡士馬不降者所建城邑也在今大外蒙古土謝圖汗之東　洪皓松漠紀聞曰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卽棄其妻攜五子宵遁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眞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畧屯田於合董城郭註珹駐上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眞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於磧外女眞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案達實林牙於保大三年三月立耶律淳四月金兵至居庸關

達實被擒九月逃出歸天祚其立梁王者乃耶律迪里鄰辦梁王名雅里天祚第二子字薩蘭鄰辦封梁王天祚奔夾山欲渡河奔夏迪里鄰辦劫雅里北走立爲帝未幾雅里死松漠紀聞以爲鄰辦是達實且謂達實降金由金逃至沙子皆傳聞之誤惟亦有不誤處所云沙子其情形則今之戈壁也吳喇忒之北邊二百五十里卽大戈壁走戈壁中向北迤西乃至土謝圖境卽所云深入沙子也合董城必卽河董城合與河音相近也遼志上京道鎮州本古哈屯城東南至上京三千里河董城本回鶻哈屯城東至上京一千五百里達實之行由東而西則當先至河董後至鎮州紀聞謂合董去上京三千里蓋以兩城皆達實所經而兩城皆名哈屯故渾而言之耳葉隆禮契丹國志說與紀聞同國志成於宋孝宗淳熙年間則抄紀聞之言也駐北庭都護府漢車師前王庭唐初置庭州後改北庭都護府置後庭縣今新疆之烏魯木齊　又李光廷漢西域圖考別失八里卽唐北庭地元史孟速思傳畏吾兒世居

別失八里古北庭都護之地今濟木薩地也案濟木薩一作吉木薩卽元史西北地附錄之巴什伯里今新疆古城之西吉木薩河東有吉木薩城由古城西北行四百五十里至烏魯木齊古回鶻五城之一也若吉木薩是北庭都護府達實駐之遺書回鶻王假道理之所有若北庭都護府是烏魯木齊則是已居回鶻城而後假道理所無矣況居之經年而後假道乎竊以爲北庭都護府宜從李光廷之說而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曰回語五爲別失城爲八里在今之烏魯木齊元爲北庭都護府舊有回鶻五城故名別失八里與李氏之說異未知孰是並存之以俟知者會七州十八部之衆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明年保大五年也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祭用青牛白馬係遼之祖制詳上京道永州整旅而西先遺書於回鶻王必里克原作畢勒哥案回紇本

匈奴之種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唐代宗時自以捷鷙猶鶻乃改名回鶻見新唐書回紇傳世多以回紇爲奉天方教之回回者誤也曰今我將西至大食今回疆喀什噶爾城之西邊外爲浩罕回回城郭國也漢時爲大宛國晉時之并於康居國唐德宗貞元以後臣於大食五季後或稱大食或稱回回蓋不知其舊矣遼時地名尋斯干卽塔什干也蓋達實西行本注意欲得塔什干矣惟塔什干不過蒙大食之名非眞是大食國大食國舊唐書有傳云在波斯之西遼時仍爲波斯大石兵往克其部長塞而柱克收爲屬國假道爾國其勿致疑必里克原作必勒哥得書卽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駝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爲附庸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李光廷漢西域圖考遼史本紀有回鶻有阿薩蘭回鶻其單稱

回鶻者則甘州之族其稱阿薩蘭者則高昌之族宋
史高昌傳六年獻紘其王始稱西州外生獅子
王阿廝蘭漢鄉汗即此阿薩蘭蓋以名爲號徽宗宣
和四年耶律大石假道回鶻至大食亦即西州回鶻
矣南渡後大石建國於伊犁西州多屬西遼速亦都
護入於交州西遼封爲交河王並統別失八里之地
醉松栖默馱趙說衍蠟譜醲蟆按據此
則達實所假道之國後亦爲其所有矣
獲駝馬牛
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銳氣日倍至塔什干原作
尋思干
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呼喇織原作忽兒珊案元史譯文證補
西域傳唐初大食滅波斯益拓土而東分布大酋轄
治不及三百年諸酋各自爲雄國屢易朝是時部長
塞而柱克大石西征克其兵收爲屬國忽而珊即唐
書之呼羅珊塞而柱克都城之名蓋即以地名爲軍
號也
來拒戰呼喇織大敗僵屍數十里駐軍塔什干原作

尋思干
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徐繼畬瀛寰志畧浩罕作
羅俗稱安集延回部城郭之國也在蔥嶺之西有四
大城最東爲安集延西域盛稱安集延遂爲浩罕種
入之名安集延西百有八十里爲瑪爾噶朗城又西
八十里爲納木干城曼蝋奈又西八十里爲浩罕城
其汗居之四城皆濱那林河岸又所屬小城三日窩
什在東南日霍占在西南日科拉普在西北近年塔
什干亦附之故浩罕又稱八城云元人所置撒馬兒
罕城馯韃在浩罕城西　耶律楚材西游錄苦盞
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剌城埒敦韶継搭糙蟒𣏌䡜韓
轆蹢攛靶蝌莊訛打剌西千餘里有大城日尋思
干又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懷古詩一百韻自注尋
思虔西域城名西人云尋思肥也虔城也通謂之肥
城又自注大石林牙遼之宗臣摯眾而亡不滿二十
年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凡百餘年頗
尚文敎西域至今思之廟號德宗　兵部侍郎吳縣
洪鈞於光緒十五年充出使俄德和奧大臣駐其地

三年搜輯外國史書之載有元朝故事者譯爲華文
成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其所載各地間有關於西
遼者茲毀錄於後皆剌乞解哈剌黑也解音歹乞解
即契丹西人稱遼爲乞解西遼爲哈剌乞解稱西遼
之主曰古兒汗古兒普也古兒汗眾汗之汗也又乃
曼王屈出律寇西遼東西夾攻西勝則拓地至阿力
麻里和闐喀什噶爾案阿力麻里今伊犁拱宸城所
屬之阿里瑪圖和闐喀什噶爾皆今回疆大城又乃
曼王屈出律既篡西遼元太祖伐之時在喀什噶爾
逃赴巴達克山元兵追及殺之案巴達克山在蔥嶺
之右距葉爾羌妙蝸疆千餘里又乃蠻酋古出魯克
鄰轄竊西遼之國西域王實掎角之故突耳基斯單
之地向屬西遼者亦被割據又突而吉斯單與麻貫
闍那喝拉先皆古兒汗屬地洪氏自注天山以北西
至錫爾河皆曰突耳吉斯單麻費闐那喝拉義謂兩
河之間錫爾河瀚鑭劉晛河瀚諾訛鑷㗊蹤俐酾鍺
鄰跡驅亂則阿母河中間地皆是案蔥嶺之西裏游
之東俄羅斯之南愛烏罕五印度之北縱二四千里

橫西五千里阿母河在其南西自東而西折向北貫
其中央入鹹海河東爲布哈爾安集延等國河西乃
軍突機窪等部在唐宋本皆回部元興逐回回而突
置蒙古元衰回回又逐蒙古而還故居而至今猶稱
其地日達爾給斯單又稱韃韃里韃韃謂蒙古也斯
單一作斯丹謂君主駐處也猶言蒙古諸王駐處也
元史譯文證補所云突而吉斯單當即此參觀以上
各地西遼疆域奄有中國新疆之大半而西抵裏海
東西約數千里周圍實不下數萬里耶律楚材之言
洵不虛也史稱達實即帝位後謂百官曰朕與卿等
行三萬里跋涉沙漠云云蓋指自遁
走至稱帝所歷之路而言非謂幅員
又西至奇爾瑪
勒原作起兒漫此
地在今何處無考
文武百官冊立達實原作
大石爲帝
以甲辰歲
達實西走以保大四年七月天祚將出兵
收復燕雲之時事見天祚本紀是年爲甲
辰秝孅賨蝗以理而論達實出走後逾年乃假道回
鶻師行萬里又駐塔什干九十日乃西至奇爾瑪勒

其所歷月日久矣不特非甲辰二月恐亦非乙巳二月也史臣之誤無疑錢大昕西遼紀年考議之是也

二月五日卽位年三十八號格爾干原作葛兒罕復上漢

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三年班師東歸行

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呼遜鄂爾多原作虎思斡耳朶遼史營衛志居有宮衛謂之鄂爾多原作斡魯朶明陳士諸史譯語斡耳朶華言帳房也耶律楚材西游錄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又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虎思窩魯朶卽西遼之都案今之伊犂唐時亦稱伊麗一稱亦列皆伊犁之轉音徐松曰阿里瑪城者卽今西阿里瑪圖河在拱宸城東北[illegible]李光廷曰亦列河當是今瞻德城西之察罕烏蘇河以伊犁統名之耳[illegible]劉郁西使記過六堛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illegible]以上各說則呼遜鄂爾多當在今伊犁之西北境近已歸於俄羅斯國爲斜米斯干省又案達實建都置河中府則府當在呼遜鄂爾多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六西域河中十詠第七首有句云宮門自斫琴自注得故宮門堅木三尺許斫爲琴有清聲府有故宮則府之在呼遜鄂爾多都城可知而卷五河中春遊五首第一首有句云西湖構室未全終自注尋斯干有西域梭里檀[illegible]故宮在焉則河中府又似卽[illegible]塔什干未敢臆斷闕之以俟知者改延慶爲康國元

年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蕭額哩呼原作斡里剌爲兵馬都

元帥率七萬騎東征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

兵而還達實原作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康國十年歿道光年間汪遠孫遼史紀年表西遼表以甲辰延慶元年起至癸丑康國十年爲宋高宗紹興二三年在位

二十年廟號德宗子伊里原作夷列年幼遺命皇后后蕭氏本元妃冊爲后號昭德皇后權國后名塔布布延原作塔不烟號感天皇

后此權國時羣臣所上尊號稱制改元咸清紀年表是年甲子爲宋高宗紹興五年

在位七年紀年表是年庚午爲宋高宗紹興十二年子伊里原作夷列卽位改

元紹興紀年表是年辛未爲宋高宗紹興十三年籍民十八歲以上得八

萬四千五百戶在位十三年歿紀年表是年癸未爲宋孝宗隆興元年

廟號仁宗子幼遺詔以妹博克碩寬原作普速完權國稱

制改元崇福紀年表是年甲申爲宋孝宗隆興二年號承天太后後與

駙馬蕭圖嚕卜原作朶魯不弟巴噶濟蘇爾原作朴古只沙里通

出駙馬爲東平王羅織殺之駙馬父額哩埒原作斡里剌

以兵圍其宮射殺博克碩寬原作普速完及巴噶濟蘇爾

原作朴古只沙里博克碩寬原作普速完在位十四年紀年表十四年爲丁酉宋孝宗淳熙四年仁宗次子珠勒呼原作直魯古卽位改元天禧紀年表是年戊戌爲宋孝宗淳熙五年在位三十四年紀年表是年辛未爲宋甯宗嘉定四年時秋出獵奈曼原作乃蠻王庫楚埒原作屈出律以伏兵

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珠勒呼原作直魯古

為太上皇皇后為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珠
勒呼死遼絕案遼史之直魯古皇元聖武親征記作菊而可汗西洋史作古兒汗元朝祕史
亦作古兒汗遼史之屈出律皇元聖武親征記作曲
出律可汗西洋史作古出魯克　元史譯文證補帝
攔祇攻乃蠻酹皝鋌讎鍎峨鸕膀翩勦巉乃蠻主亦
難赤汗先卒二子曰太陽汗曰不亦魯黑汗太陽汗
名太亦布哈受金封爵為大王故曰大王汗蒙兀勦
古人譌為太陽汗乃蠻有出魯黑不亦魯黑之稱號
故其弟曰不亦魯黑汗昆弟交惡分國而治弟轄地
在北近阿爾泰山兄轄地在南近沙漠鈹元有太先翩徽敗勳
狀此之故鼠年秋軏元贓必映𥢹於好軽年則日鼠鋭如年此丑太陽
汗至阿勒河鄲衕禰臻𥜽㘊酮元燕朝鹿齡卿今國中與杭海
山之間蘇禱坩瀚毓瀫墈祛古元燕都然秈山枇不在今外帝與
戰大敗之太陽汗傷重死其子古出魯克遼律史之
逃依其叔不亦魯黑虎年蒜鞣穄燗犧丙寅年章元
太祖即皇帝位羣下上尊號曰成吉思汗字成古吉人思綷

眩賭驗於㬎翺離酒鮮駁施敖特復起師征乃蠻餘
孽殺不亦魯黑古出魯克奔也兒的石河鄲瀰輿爾纊
勦辭吧中鵝餅豨嶠澥豨雕黑東伊騎秆涸酮駱布鄂龍
年秋復征之兵至也兒的石河古出魯克西奔哈喇
乞鶻鄲西古兒汗黏覘醋蛇銡靦㭫䋣㸝梳晰酏邈
鮒直古兒汗收撫為義子嫁以女古出魯克知古
兒汗無能為東方屬部皆叛從蒙兀胡卽蒙西域亦叛
又其父舊部向在藏匿思得其眾以奪國土言於古
兒汗曰我離舊地已久今蒙兀征乞解乞西解域鍮遼偽
遊觥𩇕人遂乘今之時我往葉密里衔伸鴉之安讀
駘𪆤輝青台酉郎點乾碟榴璽在哈押立克倜鳥衿詫別
失八里柳鵠魯招集潰卒可藉其力以衛本國古兒
汗信之既東乃蠻眾果來附先是西遼屬地謨罕默
特卿䗙賂𧃍之國𨞇𢿢𤇾灘乳𩇕惻貨勒自彌沙奉父
遺命歲貢三萬的那之金幾於古兒汗既而吞併近境
國益強大遂不納貢又攻取布哈爾瀰𦙶歐之圈醂令
各城勿從古兒汗乃有撒馬爾干卿𦵏塔馬什兒干堪達詳酋
謁斯滿來合皆通好於古出魯克共謀古兒汗約東

西夾攻古出魯克即進攻八剌沙袞城西之史紜遼西遼鄕
紜號緦古兒汗與戰敗之而貨勒自彌沙與撒馬爾
千之兵已至擒古兒汗將塔尼古古出魯克乘機復
進獲古兒汗陽為尊崇實則篡國自立越二載古兒
汗以憂恚卒古出魯克既得位復娶一妃勸從佛教
𥊷緬穗䞘罨勬獨駱犛𦋺鐲由是諭民間奉佛
不得奉謨罕默特又暴斂橫征每一鄉長家以一卒
監之眾情咸忿帝聞之遣哲別征之鄉長皆殺監卒
以應古出魯克在喀什噶爾鄲翺驪蝂軍未至先
遁沿路居民皆不容納將入巴達克山醲驪蝂𩔅剛
什千哲別追及於撒里黑庫爾鄰羌松城西西城八水百道里記色
𨀁聖韓鄲撒山逕窄隘處殺之乃蠻餘孽悉靖古出
魯克於龍年自別失八里柳鵠魯至庫爾車醚𤇩陌
𡢘𣪘𢷸轔𡿖臨醍醳欅歸古兒汗至死共十一年案
洪氏此書採取西史以拉施特及費志尼與瓦薩甫
所著者居多三人於元初皆曾事元室之宗王為元
之職官王命載之修國史者自應較元至正年間所修
遼史為確所載屈出律篡西遼情事與遼史異而云

陽為尊崇則同遼史謂尊直魯古為太上皇則曾為
義子於理亦近　又案遼史天祚本紀西遼自大石
稱帝至乃蠻篡國共三帝二后歷八十八年遼史謂
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亦可謂難矣語甚分
明萬斯同紀元彙考謂始宣和乙巳訖嘉泰辛酉七
十七年錢大昕元養新錄西遼紀年考據遼史駁萬氏
是也屈出律於龍年歸西遼謂戊辰年也是年為直
魯古天禧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西遼亡屈出律自
歸至死共十一年除末篡以前三年餘實據位
七年餘合耶律氏之八十八年通共九十五年

平浙紀略十六卷

〔清〕秦緗業　陳鍾英輯

清同治十二年浙江書局刻本

平浙紀略

同治癸酉冬
浙江書局刊

平浙紀略敘

自古治極亂生天必篤生賢哲以戡定之迨戡定已久斯民無復兵革之苦豈知當日之崎嶇險阻歷萬死一生卒能蕆其功烈者固非一手一足之力耶嗚呼此平浙紀略之所以不可不作也

一

咸豐之初賊牙櫱於廣西圖圖不先乃蔓延十數行省痡毒幾徧天下最後浙江省城一再淪陷而十一郡之獲全者僅溫衢二州猶且殘其屬縣是浙之痡毒亦幾徧方其盤踞金陵堅守九江安慶時出沒於湘鄂閒長江形勢

盡為賊占故狼奔豕突竭數省
官軍之力歷十載之久而無如之
何及逮陷蘇杭據有東南財賦
之區其勢益熾當是時湘鄉
曾文正公江蘇巡撫今大學士合
肥李公與浙江巡撫今大學士
湘陰左公分任討賊左公既下杭

二

垣數月而曾公之師亦克金陵然
則浙江軍務以金陵失守而始
而江南軍務實以克復浙省而
終雖各路逸出之賊復由徽甯嚴
衢閩道以竄閩粵然所過郡縣卒
不敢為踞守計蓋其悍黨在浙
已十殲八九矣則雖謂賊滅於浙

可如當左公督師入浙時所部止
數千人耳饟饋又絀甚以之當數
十萬方張之賊而所向皆克固已
非尋常所能擬議矣既而召募漸
廣兵勢日甚又得升廣東巡撫
前布政使蔣公升陝西巡撫前按
察使劉公前溫處道魏公升廣西

三

布政使前福建延建邵道康公各
軍佐之乃由金衢嚴轉戰而前不
及三載而陷賊數十城次第規復
遂克省垣全浙底定一何其神且
速如非仰賴
廟謨廣運左公動協機宜鄰省畛
域無分將士皆踴躍用命又烏能

四

使之於戎維時閩浙總督者公則
遣師復處州提督秦公亦力保溫郡
李公既平三吳則分兵復嘉興及平
湖海鹽嘉善長興各城並會攻湖
郡而台州民團則復台州前甯紹台
道史致諤張景渠則約同中外兵勇
復甯波紹興皆足論左公兵力之
所示逮而左公則隨時分兵援皖南
江西以紓我軍後顧之慮及浙已
肅清則追賊直至閩廣俾不留餘
孽而後已是浙江之平固函繫東
南大局而粵匪之平又惟左公實收
其全功也昌濬聞嘗與參幕府親
履行陣於浙中軍事顛末亦既目

五

擊而心誌之矣而今方纘左公之後
備位海疆深懼案牘散失後將無
可紀述如彥君侯補道無錫秦緗業
府補知縣衡山陳鍾英纂輯成書
其事蹟則以當時奏報為憑傳聞
無稽之詞不敢闌入而體例則略仿
歷朝紀事本末及
皇朝武功紀盛
聖武記等書逐事分編以清眉目
而撫郵籌餉諸事以及從前失事
之由亦約略附見焉越二年書成共
得十有六卷剞劂既竟而請余序
之余謂書中大旨與夫敘次之法已
備詳於凡例亦無俟余言惟是浙

江之平人安衽席且十載於茲矣內患不作外患宜防所願覽是編者深知用兵之難而懍然於武備之不可以不講則庶幾有合乎居安思危有備無患之義也夫

同治十有三年歲次甲戌孟秋之月

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撫兼理鹽政湘鄉楊昌濬序

平浙紀略凡例

一是書所紀非一人一時之事亦有事同而人異時同而地異者若用編年之法眉目固為清楚賓主必至混淆故略仿歷朝紀事本末及

聖武記體逐事分編有正有附閱者勿以年月先後倒置為病

一是書所紀戰事多以各統兵大臣奏報為憑其野老傳聞私家紀載即不無可取恐與

國史參差未敢濫入惟咸豐年間案卷久已燬失無存不得已藉資采訪嘉興許太守瑤光著有談浙一書於前事頗詳是紀後二卷大半本此其年月人名或有傳聞舛錯處尚有待於攷證焉

一是書凡

欽差大臣及各直省督撫書銜書姓而不名惟恭錄

諭旨及書中初見則名之其在事文武員弁升降不時皆就其時之官書之即後有洊擢大府而當時尚屬偏裨並非統兵者不得不直書其名以示區別

一是書自以左公為主以左公奉

命督辦浙江軍務為始其如何進取情形於入浙之先即備陳之與諸葛隆中之對何異所謂謀定後戰也足為全

書之綱領故詳載其所上諸疏爲第一卷

一左公入浙先肅清開化縣境並克復遂安縣城是爲第二卷其第三卷則紀克復壽昌嚴州湯溪龍游蘭谿金華之事第四卷則紀克復武義永康東陽義烏浦江諸暨桐廬富陽之事第五卷則紀克復杭州省城及餘杭之事第六卷則紀招撫各酋收復海甯桐鄉石門並克復武康德清之事第七卷則紀克復湖州孝豐安吉並追勦竄賊之事於是浙江全省肅清焉

一處州府及溫處各屬爲閩軍克復甯波紹興二府及各屬則爲前署甯紹台道張景渠約同外國兵勇克復台州府及各屬則爲本地各民團克復均爲左公兵力之所未及故次之爲第八第九卷

一嘉興府城及平湖乍浦海鹽嘉善長興等處實爲蘇軍克復其克復湖州府城蘇軍亦與有力焉雖所收者浙省之地而所用者終非浙省之兵故次於後爲第十卷

一皖南江西均爲浙軍後路脣齒相依故左公先淸徽境而後入浙後雖疆土日闢一閒徽廣有警無不遣師力援恤鄰卽所以自衞也其後浙省告平餘逆竄閩竄粵我軍躡蹤追勦奔馳三省十數年逋誅狂寇一旦殄

而殲旃雖非浙省之事而實左公之力也故附書之爲第十一十二卷

一善後以撫卹爲先用兵以籌餉爲本故縷述之爲第十三十四卷

一前此浙師嘗遠出克復徽甯二郡又嘗保守衢城並克復處州等處其杭省初次失守亦旋卽收復非無戰功可紀然皆往事也後卒全省淪胥人民塗炭揆厥喪敗所由不能無述爰附之爲末二卷云

平浙紀略卷一

咸豐十一年十月

上命太常寺卿左宗棠督辦浙江軍務提鎮以下統歸調遣後二月即授宗棠爲浙江巡撫其時浙江省城被陷已二十餘日矣浙西之嘉興浙東之金華嚴州處州甯波紹興台州各府縣城先後均爲賊踞所存者僅衢州溫州二府而湖州則尙堅守未破耳賊僞忠王李秀成僞侍王李世賢率數十萬衆晉萃於浙蹂躪殆徧浙之受禍爲尤烈焉左公旣受督辦之

命乃上疏言臣於江西廣信營次准曾國藩恭錄

諭旨咨會後即宣示各營嚴裝以待惟由江西入浙之路徧地賊氛逆賊每陷一城即分黨踞守並盤踞村莊設立卡隘勢非節節攻勦不能深入節節攻勦又恐曠日持久餉竭兵疲先已自困勢非乘虛蹈瑕誘賊野戰不可以東南現在大局言之湖北江西一律肅清皖北逆氛漸息羣賊悉萃江浙兩省如各路統兵諸臣聲勢聯絡力保完善之區以規進取則江西湖北安徽數省生民稍得蘇息錢漕釐稅徵收日廣從此漸偪漸進庶可作士氣而掃賊氛利戎機而速戡定以浙江現在局勢言之皖南守徽池以攻甯國廣德浙江守衢州以規嚴州閩軍嚴扼其由浙竄閩以繞犯江西之路然後餉道疏通米糧軍火接濟無誤諸路互相知照一意進勦得尺則尺雖程功迂緩實效可期此固一定之局也正在籌商布置間忽接探報杭城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被陷事勢業已如此則援浙之局應即通盤籌畫從新整理以圖恢復竊維浙江軍務之壞由於歷任督撫全不知兵始則竭本省之餉以濟金陵大營皖南各軍冀藉其力以爲藩蔽而於練兵選將之事漫不經心自金陵皖南大局敗壞之後又復廣收潰卒糜以重餉冀其復振卒之兵日增餉日絀軍令有所不能行以守則逃以戰則

敗恩不知感威不知畏局勢愈益渙散決裂而不可支矣臣奉

命督辦浙江軍務節制提鎮非就現存兵力嚴爲挑汰束以營制不可非申明賞罰予以實餉不可非另行訓募預爲換補不可然欠餉日久則有不能汰遣之患餉需不繼則有不能調撥之患經費不敷則有不能募補之患名爲節制各鎮實則營官哨長亦且呼應不靈不得其指臂之助而徒受其迫促之擾雖有能將無餉何以馭兵雖有謀臣無兵何以制賊此事之應辦而不能辦者臣軍入浙以後餉需茫然兵勇即有飢潰之時軍火即

有缺乏之虞縱令竭力圖維何從措手可否請
旨敕下部臣查明各省應協濟浙江之款閩省及各省奏
旨撥解援浙軍餉各款開單咨會到臣如各省撥解遲延及
各委員逗遛貽誤應由臣隨時咨明部臣查取藩司及
委員銜名參奏又附奏言用兵之道選將爲先臣自上
年襄辦軍務即募勇丁五千餘訓練兩月率以東行轉
戰江皖之閒尙能得力曾國藩屢次函商請募足萬人
臣以謀餉爲艱人才難得未敢遽諾現在陸續增加尙
止八千餘人除留防婺源四營外能隨臣出戰者不滿
七千而浙爲賊淵藪徧地賊氛占地千數百里賊衆數

十萬近則裹脅益衆爲數愈增臣以孤軍轉戰而前有
守城之兵即無雕勦之兵有攻城之兵即無截勦援賊
之兵有攻勦一路之兵即無牽制各路賊勢之兵又加
之各將領從征日久除傷亾外有積勞致疾而殞者有
因事請假而歸者局勢益寬人才日乏殊爲可危廣西
臬司蔣益澧才氣無雙任事勇敢本年春閒以臣軍太
孤願率所部助臣討賊臣比函商曾國藩奏調赴皖尙
未具奏旋蒙
簡放廣西臬司廣東巡撫劉長佑新授貴州巡撫江忠義湖
北巡撫李續宜署四川布政使劉蓉皆臣同鄉素敦氣

類相許之人所部率多勁旅江忠義亦曾函商願爲臣
募選將士助勦劉長佑已擬派副將戴盛寬挑勇丁五
百名前來尙未見到湖南撫臣毛鴻賓憐臣軍餉苦窘
願助臣每月一營五百人之餉現在浙江全局已壞急
應從新布置以期挽救東南應請
敕下兩廣督臣勞崇光籌給行資其由湖南江西經過各營
行資應由湖南江西撫臣發給臣現咨商毛鴻賓毓科
勸諭浙江流寓之官紳商幕捐輸軍餉並請戶部速發
部照執照一千張分交湖南江西撫臣飭司轉給以期
迅速集事會賊僞輔王楊輔清率大股賊衆犯徽左公

自督師赴婺源援之未即入浙
上諭左宗棠迅即督率所部兵勇親赴衢郡將開化及附近
衢城股匪力行掃蕩並會合閩省援師及李元度進攻
龍游之師節節進勦爲收復金嚴之計金嚴一經收復
則官軍進攻杭州自可杜賊匪由浙竄徽之路左宗棠
身任浙省封圻責無旁貸自當力籌進取毋得再事遷
延致滋貽誤近日一切軍情及如何布置並著左宗棠
迅速覆奏左公乃於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九日覆奏言
臣前奉
諭旨督辦浙江軍務甫三日即接徽防副將張運桂等報楊

輔清犯徽之稾臣以楊逆凶狡黨夥眾多必將分犯徽
婺徽州僅張運桂一軍五千八婺源僅臣留防之一千
六百餘人以之當大股十萬之寇未免太單深恐徽婺
稍有疏虞則江西饒廣腹地防不勝防而衢州又成孤
注臣軍入衢後路將梗不得已派各營馬步三千餘交
劉典率以赴婺為固婺援徽之計擬徽事速竣此軍即
由徽入浙臣由玉山入浙率以進剿去臘十五日拜摺
後十七夜復接各路探報大股賊數萬已由遂安踞開
化張村中村馬金街一帶與徽郡屯溪箕墩之賊相為
首尾蔓延百數十里偪近大鏞嶺濟嶺山腳勢又出官
軍之後臣以衢州城堅易守雖閩省援師已經調回然
李定太兵勇八千餘李元度所部安越軍七千餘又奉
慶端檄調自龍游回衢兵力較厚暫可無虞逆賊每遇
堅城必取遠勢包圍待其自困而後陷之頻年東南賊
蹤驗之歷歷不爽辦賊之法必避長圍防後路先為自
固之計然後可以制賊而不為賊所制臣若先入衢城
無論不能固江皖邊圉亦且不能壯衢城聲援一墮逆
賊長圍詭謀又成糧盡援絕之局故決計率親兵營由
婺入浙先剿開化之賊以清徽郡後路飭所部老湘營
由白沙關漸進扼華埠要衝以保廣信而固衢城幸二

次克獲大捷開化肅清婺源無警饒廣兩郡相庇以安
而楊逆又屢為徽軍所創敗潰宵遁臣軍可無須遠赴
徽郡尤非意想所及臣雖未親赴衢郡而開化賊巢掃
蕩無餘臣軍現駐開化縣城馬金街兩處正可兼顧衢
城未敢稍事遷延自干重戾臣奉
諭旨督辦浙江軍務又奉
恩命巡撫浙江浙事成敗利鈍臣一身任之無可諉卸謹當
盡瘁圖之冀有尺寸之補惟師行荒僻之鄉又正值戎
馬倥傯之會有時奏報稍遲或思慮未周奏報未及詳
盡伏乞
皇上鑒臣愚衷垂念微臣才力不逮曲賜鑒原不勝惶悚感
激之至又奏言臣於軍旅一切向雖研求其理未嘗練
習其事近年親履行陣於軍情賊勢地形刻意講求頗
有所悟然所當者一路之任所統者數千之師故勉竭
駑駘幸免疏失茲蒙
新命督辦軍務巡撫浙江鉅任驟膺時危正迫夙夜憂思深
懼無以仰副
九重倚注之
恩下慰兩浙士民之望除現在攻克馬金肅清開化接攻遂
安立復縣城先後馳奏仰慰

聖懷外所有將來籌畫進取情形謹為我
皇上陳之查浙省大局離披恢復之效未可驟期進兵之路
最宜詳審浙江列郡僅存衢州溫州其湖州一府海甯
一州孤懸賊中存亡莫卜此時官軍從衢州入手則堅
城林立既阻其前金嚴踞賊復撓其後孤軍深入餉道
中梗斷無自全之理無論首逆李世賢正圖竄犯衢州
江山臣軍已由遂安回援目前不能舍衢前進也金華
介衢嚴之中城堅賊眾臣軍若由金華進攻則嚴州之
賊必由湻壽一帶潛出包鈔亦非善策若弈者置子四
旁漸近中央未有孤立賊中而能善其後者似臣軍救

浙必須依傍徽郡取道嚴州較為穩妥惟浙西皖南一
帶山鄉瘠薄產米無多尋常無事之年民食尚須從江
西之饒州廣信糴買搬運現在臣軍食米亦係從饒廣
採購轉運而來勞費殊多師行不能迅速此餉事之難
也臣軍除已募未到外不滿九千除分守遂安開化外
隨臣出戰者不過五千有奇此外如徽信兩處防軍雖
經曾國藩疏科奏明歸臣調遣然兩處正在戒嚴未可
調以入浙其衢州之李定太一軍八千餘人江山之李
元度一軍八千餘人雖人數與臣軍相等然均未足深
恃此次李世賢入犯李定太僅守衢城李元度分扼江

常而皆迫切呼援惴惴不能自保臣亦未能責其迷離
城池退戰求勝致損軍威此兵事之難也前蒙准調蔣
益澧劉培元兩軍來浙尚未接有該員等確秏蔣益澧
一軍積欠之餉非兩廣督臣速為清給難以成行劉培
元新募經費非湖南撫臣速為發給亦難集事相距二
千餘里恐須三四兩月乃可取齊臣已迭次檄催伏懇
敕下兩廣督臣湖南撫臣速清兩軍欠餉發給經費行貲俾
得遄赴戎機是為至幸至浙東一帶郡縣均為賊氛所
隔勢難迅速馳援能從海道出師乃為便捷昨接曾國
藩鈔錄正月二十一日

上諭因杭州甯波等處失守沿海各口宜防
諭令迅速購買洋人船礮以資攻勦
聖慮周詳實深欽佩臣等將來轉戰而前必可終資其力疏
入
上嘉納之兩江總督曾公國藩亦言圖浙之道惟衢郡可以
圖存欲保衢州必先守廣信玉山而後有運糧之路欲
復杭省必由徽州以攻嚴州而後有進兵之路既飭糧
臺籌撥餉糈軍火並於玉山設立轉運局源源接濟備
防兵勇至進攻嚴州則專賴左宗棠一軍必先掃清歙
縣婺源之零股攻克開化遂安之堅城乃能達於嚴郡

其意與左公吻合閩浙總督慶端公則議分兵三路一由溫台直搗甯紹一由處州直搗金蘭一由衢州直搗嚴杭但能攻拔一城則全局自振其後問軍專辦溫處一路頗能自踐其言然彼時賊勢注重金衢嚴一帶故溫處收功較易也昔金人侵南宋明師伐張氏皆從四安安吉並入獨松關直搗杭城元兵南下偏師亦由徽甯以趨獨松文丞相於百丈關屯兵三萬禦之師不得入今杭州初次失守賊亦循金明故道自皖南來一走武康一出餘杭以進攻省會論者遂謂獨松關爲必爭之險而不知其二次則李秀成李世賢兩大股皆由江

西敗退先後竄浙陷江常二縣未幾分道陷處州金華嚴州紹興甯波各府然後併力以攻陷杭城據而有之局勢比前少異用兵亦自不同至嘉興之失賊則由蘇松而來獨先於浙東諸郡縣然賊雖扼我咽喉終未能攻吾腹心其形勢可睹矣此杭州之復所以必有賴乎衢嚴之師也左公深悉軍情地勢成竹在胸既不株守衢城亦不銳師直下先清浙東而後致力於浙西尤以保固江西皖南後路爲第一義迨

朝廷詰問反覆敷陳洞中窾要後卒削平列郡恢復杭垣蔣曰天數豈非人謀哉故備載其籌畫進取情形諸疏以爲平浙張本云

平浙紀略卷一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奉

命督辦軍務浙江巡撫左公宗棠駐師廣信令直隸州知州劉典統領各營馳赴婺源擬即由婺入浙時賊偽輔王楊輔清率領大股蔓延於屯谿篁墩巖寺等處將回撲徽州賊炳天義鍾明佳理天義藍以道率各股賊盤踞開化之張村中村等十餘處將踰濟嶺大鏞嶺以犯婺源左公謂婺源地勢居徽州廣信兩郡之中北可掣圖犯徽郡之賊南可扼分竄饒州廣信之賊中可截開化遂安之賊為我與賊之所必爭而防婺之兵止五千餘

不足以當巨寇左公乃親率各營由廣赴婺督飭會鍾明佳已遣零騎分犯諸嶺嶺腳劉典派隊擊卻之二十六日即率各營踰大鏞嶺三路並進且令馬隊出步隊之後相機抄擊同知直隸州知州朱明亮當左路恃勇直前四鼓列炬徑擊張村賊壘賊倉卒迎拒勢已不支忽嶺上之賊吹角擂鼓四路包抄而下廪生陳脩匹馬衝入賊隊手刃數賊而死朱明亮督隊左衝右突正危急間參將黃少春同知直隸州知州張聲恆從右路石佛嶺馳下殺賊數百忽賊從後路抄出都司馬德順率將楊芳桂亦出馬隊斜出抄之賊數路俱潰我軍分逐躡蹤猛追至厚山而還是役也連破賊壘十餘處陣斬應天福李賊及大小賊目五十餘斃賊千餘生禽百五十餘散出難民數千奪獲賊馬及刀矛鎗礮無算我軍陣亡者三十七人創者多至百三十餘名亦血戰矣鍾明佳既敗遁回馬金街老巢是日徽防副將張運桂署皖南鎮總兵唐義訓衢州鎮總兵朱品隆會擊巖寺潛口之賊亦獲大勝楊輔清喪膽遠遁徽郡解嚴而婺源之防亦固時大雪數日巖壑皚素瀰漫不辨行徑及後晴霽冰凍未銷嶺路滑澾阻我軍行者兼旬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左公始率七營由汪口踰大鏞嶺進劉典

率五營由江灣踰濟嶺進道員王開來率七營由白沙關進駐篁岸兼扼開化華埠之衝十七日我軍前隊甫抵篁岸賊眾數千先一夕五更捲旂蛇行由銀坑出張村曹門而至石佛嶺都司楊和貴前驅遇賊即與之戰賊由石佛嶺分路包圍我軍亦分路禦之王開來令參將羅瑞山郭德馨副將王明輝等由篁岸左右衝出賊不意官軍突至駭而奔我軍乘勝蹴之愈戰愈猛斬馘無數追至張村而還陣斬偽檢點偽將軍等賊目十數斃賊近千生禽百餘十八日左公率各營進至張村劉典率各營進至何村兩路相距三十餘里持數日糧約

期分路進剿賊於馬金街高壇霞山厚山徐塘口楸畈等處據險爲巢而於近巢之山凹徧立卡栅及梅花樁層層密布守禦甚固二十日黎明黃少春張聲恆帶所部由何村出竹嶺之右攻高環劉典督親兵繼之馬隊在後策應知縣陶鴻勛生員鄭錫滜游擊佘萃隆各帶所部別趨樵徑由橫嶺出大蘇坑徑抵高環後嶺出賊不意歷擊之賊見正兵先出悉力憑牆堵禦忽嶺後號鼓齊鳴奇兵突出賊不知所措棄壘狂奔劉典及黃少春張聲恆楊芳桂分四隊循嶺包抄而下阻賊去路縱橫痛擊適張村各營已攻破高平賊壘總兵崔大光及

朱明亮各率所部登嶺急進知縣劉璈李耀南主簿楊鼎勛參將李世顏彭定太楊和貴張人和馬德順等各率所部分途追剿與何村各營合立將馬金街霞山厚山徐塘口等處十餘賊巢掃蕩一空大小賊目之被戮者約百餘名賊五千餘生禽二百餘解散脅從數千拔出被擄婦女幼孩數百奪獲旂幟刀矛鎗礮牲畜不可勝計敗賊或竄遂安或竄常山地界均器械盡失爲各鄉民沿途截殺者亦不下千餘於是開化縣境一律肅清左公即令老湘營進駐開城自率各營進駐馬金街相機再進陣亾廪生陳脩守備朱三和歐光保羅朝松

把總曾義成外委嚴福保廖朝棟請
旨議卹是時遂安縣城尚有賊踞而金華龍游之賊紛紛上竄距衢州江山皆數十里左公欲親往援剿忽聞賊僞侍王李世賢嗾令壽昌蘭谿各賊目完天安盧有成幅天安黃文政譚世得陳老北等糾約遂安踞賊恭天義賴連繡窺犯開化馬金爲長圍困我之計左公以衢州常山均有守兵八千餘足以自固而開化已復之地近行撤防難保不復失不如乘援賊未集之先回攻遂安庶幾奸謀窮而凶燄自息二月初五日遂調回援衢各營由馬金前進初七日駐營遂安之橫沿白畈墩前

諸處距縣城二十餘里見城西楊村一帶皆有賊壘城北一帶山磔路岐難容大隊初九日王開來率所部自墩南進攻楊村之南劉典率所部由百畝畈進攻楊村之西劉璈率所部由中路攻楊村之西北李耀南楊鼎勛率所部列隊北路山岡遙作撲城之狀以疑之賊見官軍三路竝至即列隊相抗各村皆負山依水賊沿兩岸而下呼聲振山谷張聲恆率所部涉水而過出賊之後劉璈擊敗東岸之賊繼之劉典率親兵各營督同黃少春朱明亮橫衝而出陶鴻勛鄭錫滜楊和貴各率所部翻嶺而下出楊村之後總兵丁長勝副將俞勝榮及

郭德馨羅瑞山等各率所部自墩南馳至馬德順楊芳桂各率所部馬隊由東岸衝過西岸截賊去路各營奮勇衝殺刀矛並舉斃賊約數千陣斬盧有成而奪其馬楊村水西股賊得脫者止數騎耳各營急循兩岸窮追至縣城南數里始收隊還殺斃溺斃之賊殆以萬計散出難民數千生禽僞符天侯羅音及僞檢點僞將軍等賊目數十皆伏誅奪獲刀矛鎗械旗幟不可勝數而我軍陣亡者一人傷者三十餘人而已是夜四鼓分隊攻城城賊已四散竄逃遂安縣城即時克復有此一戰賊膽盡喪不獨江皖邊界無虞闌入即窺伺衢州江山之

賊亦失勢而不敢逞矣左公於十二日入城安撫居民布置城守事宜畢即拔營馳援衢郡而留道員王文瑞王開來所部二千五百人駐守遂安二十日有大股賊由湻安竄偪城東五十里之梓桐源城北二十里之墩頭二十二日分路來撲城垣王文瑞等堅壁不出靜以待之賊即退去二十三日東路之賊忽偪城外營壘並擕帶木梯布袋意圖填濠攻城王文瑞令丁長勝郭德馨率所部分伏左右親督參將王萬友及喩勝榮趙人和羅瑞山各率所部由中路奮擊令康榮詔潘謨各率親兵相機策應王明耀率所部扼要以防北路各軍奮

勇衝殺斃賊甚多賊亦以死抵拒正鏖戰閒康榮詔潘謨等繼之丁長勝郭德馨復率伏兵由左右橫截而出賊紛紛敗潰我軍猛追十餘里始回甫近城壘忽北路賊又乘虛來犯王明輝督各哨極力堵禦康榮詔潘謨王萬友羅瑞山等分路擊之王文瑞率郭德馨趙人和等從中路迎擊喩勝榮丁長勝率所部翻山而下我軍數路衝殺勇氣百倍賊又大敗斬馘數百級是日二戰約共斃賊二千餘陣斬僞檢點黃德貴劉世學僞指揮黎文明僞丞相鄧正順汪定遠李世源等奪獲木梯百餘騾馬鎗械無算二十七夜諜報別股援賊由東亭而

來北路敗賊亦於是日歸併東路二十八日辰刻賊衆五六萬直至城東築壘密布竹簽花籬以防我軍衝突王文瑞憑牆穩守待至未刻見賊勢少懈即令丁長勝郭德馨率所部從城北小路抄出賊壘之後趙人和王明輝從中路之右進擊王文瑞自率親兵由中路之左進擊康榮詔潘謨率親兵與喩勝榮由東路河邊橫擊我軍分三路進攻賊亦分三路拒戰雖斃賊不少而賊自恃人數衆多略無退卻迨見丁長勝郭德馨等軍由後路抄出始敗歸壘中然放鎗礮拒守我軍先將壘外簽籬拔棄殆盡直撲壘下羅瑞山首先躍入立斬擲悍

賊各勇繼進乘勢連破諸壘賊四散狂奔我軍兜勦追殺賊尸枕藉不可勝計沿途拋棄鋤檲鎗礮旂幟刀矛無算餘賊一由遂安港口竄往嚴州一由濟嶺竄往徽州屯谿休甯而去惟威坪之賊仍於梓桐源一帶往來窺伺復糾合楊輔清來攻遂城竄擾江西之說左公仍令王文瑞嚴密防守並令崔大光等四營相機應援以免疏虞陣亡守備廖有貴軍功陳子春請

旨議卹先是李世賢率巨股由金華龍游犯衢於東南路之大洲全旺等處連營數十里將以長圍困之前衢州鎮總兵李定太署總兵崇志署金衢嚴道江允康署衢州

知府吳艾生等嬰城固守二月十八日左公率各營馳抵常山之水南地方偵知賊分股竄踞招賢一帶衢城與常山江山道路中梗糧運隔絕是夜左公令劉典督同張人和楊和貴楊芳桂等各率所部由左路進李耀南楊鼎勛黃少春黃有功朱明亮馬德順各率所部由右路進劉璈張聲恆佘萃隆各率所部相機接應十九日黎明齊抵招賢賊不及列隊棄械狂奔我軍奮力追殺斬馘二百餘生禽數十於是衢城糧路始通其賊之犯江山縣城者屯踞北路大谿灘楮竹街四都一帶東路塘源毛村一帶李世賢由大洲竄至江山且調金華巨股前來署布政使李元度時守江城左公檄令嚴密堵禦一面派隊分兩路至四都楮竹街截擊三月初一日甫行抵大陳賊知大軍將至先於是夜遁走初三日元度親率十營分路進勦毛村賊巢行抵碗窰賊偽主將譚星率眾萬餘列隊抗拒游擊喻科癸參將鍾志瑞彭寶三等首先衝入賊勢不支參將李正盛等復率所部從左路抄出游擊徐國香率所部從清湖繞出賊後賊即奪路而走各軍乘勢追擊忽小清湖賊萬餘過河來犯元度即率各軍回援喻科癸李正盛大呼迎擊都司張勝飛知州李積經等分路齊進立斃驍賊百餘追

殺六七里申刻收隊初五日賊復糾眾撲犯峽口閩軍營盤閩軍先勝後挫退回浦城賊遂踞峽口肆行焚掠下白清湖花園港石門江郎街等處上至峽口鳳林等處連營數十里勢復猖獗左公以其地可達福建之浦城浙江之處州龍泉江西之廣豐玉山如有疏失則浙軍後路可虞大局亦不堪問爰令劉典督四營先行並令李元度所統安越軍六營會勦初七日劉典等行抵江山縣城新塘邊賊之前隊亦至典當分各營三成隊擊之殺賊數十追至河干賊竟水遁去詗知李世賢竄踞花園港結營自固初八日我軍分三路進攻典自率

所部及馬隊出中路進殺賊數百燒賊二壘進偪李世
賢之營世賢騎黑馬而遁我軍亦遇雨收隊左公以賊
勢趨重於此自督各軍繼進十五日進駐江山之石笏
諜報李世賢帶騎賊數百由小清湖過河窺探路徑並
有步賊數百散居村莊左公檄調防守玉山之副將顧
雲彩八百人助勦令劉典督同黃少春黃有功佘萃隆
等各率所部至清湖一帶搜勦賊賊見官軍旂幟紛
紛潰走乘勢追擊殲斃殆半忽花園港石門出賊萬
餘排列禮賢上下一帶山岡而以數千人涉淺過河徑
撲安越軍營壘當令安越各營及朱明亮所部飛往河

邊堵截斃賊數十賊勢少卻劉典率各營馳至大呼殺
入賊奪路而奔追殺二十餘里斬馘數百級其鳳林踞
賊潛至毛畈冀襲我軍後路顧雲彩等擊走之十八日
分路進攻石門花園港等處賊巢左公令劉璈陶鴻勛
張營恆黃少春佘萃隆率所部及安越軍一營由中路
進劉典黃有功朱明亮楊芳桂率所部由左路進同知
楊昌濬楊鼎勛率親兵及張人和楊和貴李世顏馬德
順顧雲彩游擊張志超所部由右路進黎明至江郎街
賊望風而潰我軍節節搜勦而前連破石門賊卡數重
直搗賊巢追殺十餘里至午刻各營畢集花園港三面

環攻拔開花籬逕偪賊壘賊見我軍銳氣百倍堅壁不
出穴牆開礮抵死抗拒我軍於鎗礮如雨中排隊屹立
踰越重濠內薄壘下有攀壘先登而墜者有入壘被斫
而死者前者被創後者復進相持三時之久賊壘垂破
復完乃收隊而還賊之潛伏清湖者伺官軍收隊突起
衝我歸路安越軍於河邊扼擊禽斬百餘賊始鼠竄而
去是日殺賊不過數百而我軍之陣亾者三十餘傷者
至二百七八十人之多蓋攻堅之難如此二十一日偽
主將翟賊復於石門前面山岡築七壘詗知李世賢潛
約偽對王洪春元糾合大股由衢州西北而來左公以

賊援將至而花園港老巢未破我軍有腹背受敵之虞
二十二日黎明仍令各營三路進攻賊巢楊昌濬督各
營至石門直偪新壘李世顏麾衆猛撲賊爲披靡各營
繼進遂將賊七壘次第踹平斃賊無數餘賊翻山遠遁
不暇跟追隨與劉典等偪攻花園港老巢將竹篻柴草
填濠而進施放火箭火彈延燒賊棚忽北風陡轉大雨
傾注賊一面撲救一面出壘死拒黃少春身受三創屹
立不退哨官李裔輝儕桂林伍先申周春農等均裹創
血戰始徐徐收隊而還是日破賊七壘殺賊數百獲
旂幟鎗礮以數百計而賊之舊壘仍垂破復完二十三

日諜報洪春元率賊數萬已至雙橋二十五日我軍移營前進一面攻撲老巢一面迎勦援賊而賊仰於是夜向上台毛村一路潛遁左公疏言竄擾浙江之賊本祇李世賢李秀成兩股楊輔清一股從而和之自逆陷各城後凶燄更張兩浙首遭荼毒李秀成一股已由浙入吳楊輔清之黨時往來於徽州甯國嚴郡之間與李世賢互相首尾臣所勦開化遂安之賊即楊輔清之黨見勦衢州江山之賊即李世賢此逆爲賊中渠魁凶狡特甚臣之注意於此原冀殲除此股則餘賊震慴浙事轉機可望自回援衢州以來賊黨望風而靡雖未及痛創

然巳散竄潛逃不敢抵禦惟該逆負嵎自固於形勢見絀之餘猶復堅忍相持拚死抗拒又糾合巨股來援意在闖入江西今爲臣軍所阻潛遁而去或由衢州仍回大洲全旺老巢或由遂昌而竄龍泉均屬未定臣現飭安越軍八營及江西仁右營副將顧雲彩長左營即補道王德榜等照舊駐守與江山各營聯絡一氣以固江西藩籬一面飛飭駐防馬金記名總兵崔大光等四營回軍華埠相機邀擊臣自率各營即日由常山跟蹤追勦務期悉數殲旃免致流毒他方終成不了之局疏入
詔嘉之左公督師行抵常山李世賢巳繞由衢南回竄龍游令賊黨堅踞龍游縣城及衢南之石室街并嗾壽昌踞賊分竄衢州東北之蓮花一帶修築堅壘以抗我師而率諸賊回竄金華府城老巢其別股由塘口繞竄遂昌龍泉邊界者爲兩縣鄉團及福建總兵林文察截擊斃賊約一二千餘賊由松陽遁走遂昌龍泉兩縣肅清賊之大勢趨重金華而倚龍游壽昌蘭谿三縣賊巢爲犄角左公方欲勦除衢北之賊以攻龍游忽聞楊輔清率大股由威坪圖撲遂安而甯國自提督鮑超等連戰克捷後各路敗賊亦由甯轉竄而至前隊已抵遂安之界首東亭一帶蔓延四五十里左公遂令劉典率各營由

華埠馬金以抵昏口自率親兵及各營由常山進駐開化相機圖之四月十四日劉典率各營由昏口進屯百畝畈而崔大光等四營亦至楊輔清聞官軍大集十五夜乘雨霽月明全股捲旂棄營而遁王文瑞劉典派隊追勦沿途僅殺斃尾賊數百追至淳安賊巳急竄昌化甯國而去左公即馳告皖南各軍嚴行戒備諜報壽昌龍游之賊聞官軍已赴開遂一路遂漸上竄偪近衢城左公令劉典崔大光等各營陸續拔回而自仍由華埠出常山赴衢勦之五月初四日馳抵衢城西北沐塵訶知李世賢糾集賊目馮谷勝賴壽僞主將賴賊僞佐將

林賊駱賊等由龍游蘭谿壽昌上犯於北路峽口蓮花童村裏外黃五坦洋塘盈川一帶連三十餘營並盤踞杜澤雲溪璉塘等處村莊又令赧天義李賊鯨天義侯賊於南路石室街築四壘聯為一大壘東路大洲全旺安仁埠等處各築數壘相為犄角其北路地勢毘連遂安開化常山賊勢亦較重於東南兩路左公令處州鎮總兵劉培元進軍常山而調江西道員屈蟠王德榜兩軍會合培元進駐江山縣屬之後溪街以防石室街之賊而自率各營由北路進勦其東路安仁街一帶之賊令總兵李定太郭啟舉等憑河堵截以防橫竄十二日

我軍九路並進甫抵雲谿賊即潰退因即進屯雲谿十五日分三路進攻裏外黃蓮花等處賊巢我軍右路甫至艮山涼亭而蓮花洋塘盈川等處之賊先列隊田隴並挑驍賊數千過河而陣張聲恆率勇先進甫列隊驍賊數十躍馬而來步賊繼之張聲恆以鎗礮排擊賊敗退追至田隴賊復張兩翼來抄對岸之賊亦紛紛飏逸過河聲恆悉力抵禦正鏖戰間楊和貴馬德順先後馳至斬騎馬数賊賊勢少䘏乘勝追至河邊李世賢張紅盔坐山巔麾騎賊向前衝突楊昌濬率親兵往來堵禦刀矛緊接㦬賊數十我軍傷亾者亦以數十計相持兩

時之久適我軍由右路進攻峽口者㦬賊二百餘破賊三壘楊鼎勛復由蓮花過河燒賊一大壘㦬賊數十李世賢知中左兩路俱敗不敢戀戰紛紛遁走我軍復追數里始整隊而還嗣大雨連旬溪流暴漲我軍與賊巢前阻一谿不能亮水出隊六月初五日天霽水退初七日劉典督同各營由左路進攻裏外黃之賊楊昌濬督同各營分列艮山涼亭一帶會攻蓮花洋塘盈川之賊我軍左路行抵童村上山瞭見外黃村莊甚大後倚山一帶賊壘亦因劉典遂揮軍嚴陣村前河干令楊和貴李艮平伏童村下山內黃有功邢得伏童村上山內遣

親兵數十人至村前挑戰外黃之賊見我兵不多蜂擁而前劉典令各軍穩站勿動而黃有功邢得亮水過河繞出賊後裏黃壘中之賊大隊來援典即麾軍過河接戰楊芳桂馬隊繼之外黃壘中之賊見我軍過河亦亮水來抄後路李艮平楊和貴於林內突起擊之各路齊進呼聲動天無不一以當百賊敗退入營然放鎗礮我軍奮勇直前拔開花籬地刺踰濠而入賊勢不支適楊鼎勛劉光明張志超所部由峽口繞至外黃後山巔揺旂擂鼓而下羣賊驚駭不知所措棄械狂奔中右兩路見左路煙塵蔽空知我軍得手即乘勢進攻蓮花壘中

之賊亦悉數遁走逐北二十餘里蹋平沿途賊壘甫還
是日斃賊數百生禽數十散出難民男婦以數千計奪
獲偽印軍械鎗礮旂幟無算其下自盈川上至裏外黃
一帶數十里間賊三十餘壘一律平毀無餘南路石室
街東路大洲之賊聞北路賊巢已破驚怖殊甚初九日
卯刻劉培元李定太會同屈蟠王德榜等各率所部由
南路進勦賊聞官軍大至棄壘而奔各軍急起追之比
至大洲大洲賊亦棄壘遁沿途斃賊百餘所有衢州東
南兩路賊壘亦均平毀各敗賊分竄龍游亦有竄至蘭
谿者左公疏言浙江賊數雖數十萬之眾而皆聽首逆

李世賢一人指嗾該逆自江山擊敗後即由遂昌邊境
繞道回踞龍游而倚金華為老巢嚴處為犄角蘭谿壽
昌湯谿宣平松陽等縣皆分布賊黨拚死抵拒五月十
五日該逆經官軍擊敗夜由龍游退回金華嗣竄永康
近又有竄湯溪縣境之耗賊蹤倏忽靡常其注意仍在
抄襲臣軍後路臣先擬衢州江山兵力足資堵截即當
由壽昌湻安直擣嚴州以規省會近探杭州守賊無多
賊之大勢趨重金華自應併力先將龍游壽昌蘭谿湯
溪等處次第攻勦撤其藩籬犂其巢穴然後分兵嚴處
勦之以取破竹之勢蔣益澧五月初七日自廣東發稟

尚無啟行確期所部十七營已早抵湖南臣又飛札催
之大約到浙當在六七月臣相度形勢似宜先金華而
後嚴州拜摺後即當進圖龍游壽昌節節搜勦冀於全
局有尺寸之補臣軍新募之勇已陸續前來劉培元所
部三千二百人已於五月朔到浙現在造船調礮添設
水師一俟就緒相機布置亦可稍省陸路兵力而護運
軍食軍火乃能免遲滯而速戎機六月左公將進攻龍
游壽昌以規金華先耀兵於龍游對岸兼察地勢城賊
鼠伏不動忽諜報李世賢率大股賊由嚴州湻安而來
前隊已至遂安之東亭四都沿途賊館亘數十里其來

甚速左公遂令駐防遂安之道員王文瑞率所部嚴守
城壘密令新授浙江按察使劉典率馬步九營即夜由
嶺路倍道馳援與文瑞併力截勦一面飛檄由湖南調
來知府魏喻義帶勇二千由常山取道華埠馬金屯扼
昏口防其上竄又檄江西赴援之屈蟠王德榜等由西
安常山出華埠截之十八日李世賢同驍賊數萬分兩
路攻撲遂安縣城王文瑞令各營穩守待賊撲近始發
大礮飽以羣子轟斃騎馬賊十餘賊勢轉而南趨忽江
西援師先由僻道馳至賊見官軍旗幟從嶺巔倏降不
測其多寡駭而奔實則此軍急於赴援奔馳數晝夜已

忍飢半日矣王文瑞開壁迎之餐畢合隊由西門出擊縱橫盪決斃賊不計其數賊之列隊對岸者復開礮抵拒我軍亦以鎗礮排擊龔隆貴身中礮傷力戰不退東路之賊見我軍由西路出擊渡河來撲東門復爲康榮詔等擊退兩戰共斃賊千餘奪獲旂幟器械計三百餘少頃援師大隊畢至而賊已敗走遂各收隊二十日劉典督各營由遂安南路進勦行至三都之麥田李世賢出驍賊千餘接戰餘盡伏於對岸山內圖倂我軍過河即分路來抄劉典令黃有功劉光明李世顏黃大玉馬德順等督隊迎勦李長平從後接應楊鼎勛楊和貴各

率所部防東岸之賊鏖戰四時之久斃賊數十賊猶以死抗拒後路之賊復蜂擁而來哨官郭文彬力竭死之官軍勢漸不支李長平楊鼎勛楊和貴橫截而出立斬當先老賊數十賊始敗遁官軍躡蹤緊追沿途復斃賊二百餘時已日晡乃徐徐收隊而回李世賢自連日爲我軍擊敗知遂安城守嚴固援師麕集乃於二十二夜鼠竄而去大股仍由壽昌回金華劉典派馬隊追勦僅斃其尾賊三十餘而中鎗礮子傷不能行動者不下數百則悉斬之解散脅從約數千計搜獲賊中五月二十四日僞文言金陵急須救援然必先將衢城官軍擊退始可前往時聞李世賢回至金郡修濬城濠設調各路驍賊歸併金華蘭谿龍游武義等處以圖久踞而抗官軍左公仍令王文瑞守遂安魏喻義駐昏口自率各營即日進攻龍游蘭谿湯谿等城賊自受此數大創不敢再窺三衢復犯遂安左公既免後顧之虞始一意進取矣迭次捷聞均有

詔嘉奬其在事出力文武將士自劉典以下敘功賞賚有差

平浙紀略卷二

同治元年七月十六日奉

命督辦軍務浙江巡撫左公率諸軍進剿龍游龍游城小而堅東南北三面依水唯西面平疇彌望前此安越軍壁城外賊開濠五道密排梅花樁每濠內置犬繫鈴以防我軍潛越犬嗥鈴動城上賊覺即施放鎗礮乘高擊下多傷士卒自秋迄冬盡銳攻之弗能克迨大軍入浙頻捷賊倚龍游為南岸門戶守愈固左公既調回援剿遂安各營即規進取是時賊偽侍王李世賢敗竄後復糾合金華巨股並調溫處各路驍賊分踞南岸湖鎮羅埠

北岸蘭谿所屬之永昌鎮太平衹家諸葛村孟塘油埠裘家堰等處意伺官軍深入即乘虛襲我後路左公詗知之遂檄署衢州鎮總兵劉培元一軍駐龍游城西十里之圭塘山以副將睦金城等四營助之又調江西會剿道員屈蟠王德榜兩軍屯扼全旺為培元後路聲援總兵崔大光率四營屯軍於龍游城隔河北岸之茶圩左公自率親兵各營進駐距城十五里之潭石望以策應兩路別遣按察使劉典率馬步十營軍於高橋截剿援賊布置已定是日軍次東門橋適遇李世賢率千餘賊來偵楊鼎勛朱明亮即率所部攔橋奮擊殺傷相當

賊見我軍後隊踵至始遁去生禽數賊據言世賢之黨駿天義鄧積仕翃天義李賊撫天義楊賊眾共數萬屯踞油埠高園等處左公以不破平諸壘不足奪李賊之氣而孤龍游之援即於十七日分路進攻油埠賊巢劉典由中路進行至高園遇賊數十楊芳桂率馬隊盡殲之隨令各營擂鼓猛進張聲恆黃有功余萃隆齊蘭禮率所部出油埠之右賊不虞我軍猝至棄巢而走中路朱明亮劉光明率隊迎擊鏖戰逾時張聲恆等馳至兩路夾攻楊芳桂以馬隊橫衝賊不能支紛紛敗潰其從左路來抄者經楊鼎勛李耀南李艮平突出截擊遂皆

奪路狂奔我軍追殺十餘里陣斬鄧積仕及騐天燕廖得書等賊目數十共斃賊千數百生禽百餘獲偽印數十顆幟鎗礮以一二千計敗賊退踞太平衹家孟塘裘家堰等處結壘自固二十一日劉典率各營從中右兩路進楊昌濬督同親兵及前援黔撫江公派援之副將陳希祥劉榮合等從左路進前隊甫抵道塘值李世賢擁眾上犯欲撲我高橋營壘楊鼎勛李艮平揮兵接戰擊斃驍賊數十各營催隊繼進賊遁還會日暮收軍不及窮追二十四日我右路之師先燬賊巢五處直撲裘家堰堅壘賊出隊抵拒典令各營奮力齊進賊敗入壘

環攻兩時亟破忽後路援賊擁至李艮平受礮傷裹創力戰典率中營各哨扼擊斃其當先大旂數賊賊仍退併守壘我左路之師行近孤塘賊分數路來犯我軍亦分三路迎剿李耀南率所部首先衝殺楊鼎勛繼之鏖戰兩時擊斃龍旂賊目數人賊陣少卻別股賊突從左右兩路抄來楊昌濬一面分軍堵禦一面令鼎勛督隊向前力戰相持數時之久右路攻壘各營正收隊間聞左路礮聲大震星馳會擊賊退走我軍亦收隊而還左公疏言臣查太平祝家裴家堰一帶地勢平闊村房稠密該逆盤踞於此與南岸羅埠湖鎮之賊相為犄角意在死守金華蘭溪諸城以阻我進軍之路臣軍船尚未造齊不能扼截金華河路攻北則南岸之賊來應攻南則北岸之賊往援暫尚未能制賊死命李世賢屢經剿攻凶燄已衰入夥數年之死黨薙髮潛逃者實不下一二千之多而新擄之眾則逃散不止萬計近以金陵首逆屢召赴援因臣軍苦與相持未能猝脫臣之一軍除防守遂安抒口分布衢城偪攻龍游縣城外其足供雕剿援賊者僅五千有餘近為疾疫所苦病弱物故者多每接仗不能派六成之隊而各路賊黨方源源而來人數之多奚止數倍官軍自不得不慎以圖之再臣查溫

處之賊盡聚金華一帶而李世賢挑其悍黨可踞嚴谿縣屬之油埠永昌鎮等處近日因與廣東賊不睦合其分踞嚴郡又嗾新到之賊分踞壽昌近城各鄉賊之蹤跡偏重北路世賢凶狡素著其詭計似阻我師進攻金華而覓路竄皖南以赴金陵賊渠之召臣已密致曾國藩預飭徽寧守將嚴為扼截並飭即選道王文瑞即選知府魏喻義嚴扼遂安一路以撓其謀一面飛飭蔣益澧星速赴浙以便分道截剿蔣益澧聞於八月初二日始自長沙啟行其前隊於七月初九日啟行計此時已行抵廣信臣飛調其赴常山聽候調遣是時李世賢既屢衄堅匿不出見官軍方力攻北路意南路之備必虛遂嗾龍游賊遴天義陳廷香勘天義李國羣等於八月十五十九兩日率眾撲犯城西圭塘山劉培元睦金城等營壘均經擊退二十九日城賊萬餘復撲近圭塘山培元等出隊迎敵崔大光潛由北岸渡河衝擊賊陣之背賊駭而奔劉培元率各營乘勢壓擊追至城邊燬一賊卡睦金城暨楊和貴張人和王樹棠等大隊齊至賊繞城而走我軍由西門進至南門斃賊二百餘城上矢石雨下我軍仰攻逾時收隊三十日李世賢遣偽忠裨上將李尚揚及慢天義胡明順昆天義張賊等由永昌湖

鎮率驍賊五六萬分三路來撲劉培元等營壘龍游城賊亦於西北門列隊相向裏外重叠排擁十餘里勢張甚培元令各營鎮靜毋動一面飛報左公立派親兵隊並劉榮合賴錫光兩營馬德順馬隊一營馳援合劉璈率各部伏於河邊林內崔大光嚴扼下游防賊偸渡指麾甫定時中路之賊正撲至培元營外濠邊劉榮合賴錫光率所部從左路繞出中路大呼殺入賊陣錫光胺中礮傷裹創督戰愈急賊漸靡培元各營空壁而出楊昌濬督親兵從山坡壓下將士無不踴躍當先以一當百中路之賊由左路敗走楊和貴張八和率所部邀之

馬德順帶馬隊兩旁抄擊賊大敗狂奔拋棄旂幟器械無數右路之賊見中路賊敗仍蜂擁而來屈蟠王德榜兩軍從右路馳至會合中路諸軍併力急戰兩時許斃龍旂賊目十餘賊復潰走我軍三路追勦縱橫騰擊勢如拉朽其伏於西門之賊爲睦金城王樹棠擊退北門河邊之賊爲劉璈崔大光擊退是役也陣斬胡明順及泗天福印賊僞檢點黃賊僞指揮吳賊僞統制李賊等數十共斃賊千數百生禽百餘奪獲龍旂及鎗礮器械不少賊不逞於南路復糾合巨股萬餘人由永昌鎭竄踞壽昌縣城別分悍黨由壽昌出上方嶺左公以上方嶺地勢緊接遂安西可竄開化常山南可竄衢州非將此股殄滅則南路各軍既爲龍游城賊所牽制而衢防西北一帶在在堪虞左公所部皆節制之師號令素肅陷堅靡銳所向無前江西樂平之戰背水置陣以數千人破賊十餘萬衆雖淮陰拔幟臨淮麾旂不是過也李世賢負重傷以布絡繩舁之而逍故深畏之及是復數摧其鋒賊救死扶傷不給一意堅守浙閩巖疆城隘既多防勦兼施並扼皖南江西福建三省門戶而安越一軍及衢防舊旅久役思歸又多遣散賊勢蔓延衆寡殊絕每患兵少不敷調遣適新授浙江布政使蔣益澧所

部總兵高連陞率前隊至衢州左公卽令由雲谿進駐蘭溪之高園閏八月初六日益澧率全軍抵衢分遣副將熊建益所部三千人往扼上方嶺一路高連陞所部三千人由梅嶺往攻壽昌行至距城八里而營賊見官軍猝至擁衆出城直撲營壘高連陞分兵由左右兩路進自領一軍由中路進大戰三時賊屢卻屢前官軍奮勇齊上呼聲震山谷立斃先鋒驍賊數十賊蒼黃走追至城邊乘勢殺入復斃賊數百立將縣城克復餘賊由南門奪路而逃追殺十餘里始收軍左公飭令蔣益澧劉典由蘭溪西鄉進兵共圖李世賢所踞太平祝家老

巢世賢聞克壽昌懼官軍由小方嶺出襲其後卽於十
四夜竄赴裘家堰結七大壘背河而陣及蔣益澧率部
馳往斬殿後驍賊數十遂與劉典督各營躡蹤追至裘
家堰距賊巢二三里軍焉約期會剿十八日黎明劉典
率各營進攻逾時壘堅猝不可拔蔣益澧大隊急進合
圍二壘高連陞率所部四營踰濠先登連破中閒二大
壘賊盡殲僅逸出數騎劉典令朱明亮劉清亮奮攻第
三壘破之餘孽皆潰陣斬賊元天福萬興仁通天福劉
茂林等生禽盜天福王福勝等賊目二百餘皆伏誅共
斃賊一千數百賊將渡而竄溺斃者不可勝計獲僞印

百餘旂幟鎗礮器械無算拔出難民數千北路賊壘肅
清其屯踞南岸羅埠湖鎮五里街等處者尚不下數萬
衆而其地當龍游湯谿之衝爲賊所必爭左公隨令蔣
益澧全軍渡河節節攻剿劉典軍仍駐油埠爲後路聲
援會羅埠賊酋僞王宗李世祥遣人詣益澧軍前乞降
益澧密諭世祥相機內應二十六日夜率各營掩旂息
鼓疾起赴之平明行近賊壘然礮爲號官軍由外殺入
世祥率黨千餘由壘中殺出賊猝不及備乘勢潰竄官
軍乘勝追殺斃賊七八百生禽三百餘賊壘悉毀湖鎮
之賊運糧適至五星街崔大光偕李世顏邢得率各營

潛由北岸涉淺過河出不意擊之立將賊壘踏平殺驍
賊五六百南路各壘亦清而龍游諸軍於閏八月二十
日二十九日二次奮力併攻賊堅守不出城壘皆占地
勢猝難力取左公於是進駐新涼亭距龍游城五里令
各軍脩築長濠移營偪之而蔣益澧一軍由羅埠進攻
湯溪劉典一軍扼油埠湖鎮以防蘭金援賊九月初一
日湯溪踞賊見官軍偪近出撲高連陞熊建益營壘我
軍擊敗之殺傷甚衆初二日益澧攻北門連陞攻東門
典會師攻西門圍城轟匪賊穴牆門放鎗礮官軍踰濠
肉薄城下前者被創後者復進相持至暮始收隊連日

誘賊出戰痛剿兩次復斃賊數百而官軍連日陣亡者
三十餘傷者三百餘盜又一血戰矣左公疏言龍游湯
溪之賊皆勢窮力詘求援於金華守賊自羅埠湖鎮五
星街等處要隘攻克後道路隔絕城賊之勢已孤官臣
耆齡復派知府康國器率粵勇三營至湯溪會剿兵力
益厚惟兩城之賊附城築壘堅固異常恐未免曠日持
久據投誠李世祥供稱李世賢由太平親家寬赴裘家
堰之時擬乘閒由分水桐廬竄匪溧陽護其眷屬然後
由溧陽回援金陵留僞朝將李尚揚李沅旺僞王宗李
遇茂劃天義劉政宏遊天義陳廷香勘天義李國孕等

率悍賊十餘萬分守金華龍游湯溪等處城壘以阻我
師若將此數凶殄滅以下堅城似不難迎刃而解軍中
搜獲李世賢偽文諄屬諸賊死守龍游湯溪金華四十
日即行折回且言逆酋在溧陽為各偽王欺陵不能不
急回料理之狀查賊中偽王可數者共三十餘惟偽忠
王李秀成偽章王林紹璋與世賢尚稱投合餘則彼此
猜疑勢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偽勇王洪仁達
尤為各賊所恨似從前楊韋兩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
必將復見而李秀成嗾各賊圖犯皖南意在綏浙軍之
攻而抄浙軍之後其謀甚狡臣擬俟龍游湯溪攻克綏

攻金華急攻嚴州相機辦理以圖其掃狂氛此後軍行
分合進止盩難預定臣惟有隨時與曾國藩熟籌大局
以期共濟左公既偪龍游而軍遂於西南兩門外濬長
濠引溪水灌之又以東門外寶塔嶺俯瞰賊巢地勢最
要初十日商令劉培元就嶺設三小壘並分軍列隊防
護申刻新壘成甫收隊賊忽出壘分股急撲培元親督
所部極力堵禦左公復令各營回擊賊大敗走追近壘
前城賊復出官軍昏夜進戰殺傷頗多賊敗入城乘勢
追至城下轟攻良久乃還賊既失寶塔嶺之險為之奪
氣不敢復出城拒戰矣是役也培元督戰最力所部守

備師有勝能得先陷陣手刃數賊猝中賊洋鎗死之其
餘將士陣亡者十五人受傷者七十人而斃賊則有三
百餘馬翼日左公令各營分攻城壘五鼓楊昌濬暨虞
紹南劉璈各率所部併攻傍城一壘出賊不意疾驅拔
開花籬地刺推草填濠而進拋火彈然賊藥桶火起賊
亂官軍乘勢肉薄登壘尤驍勇者直從礟眼鑽入壘中
斃賊數百脫去者僅三四十人而已禽斬忤天安任方
海等十餘賊所有偽印及鎗礟器械馬匹悉為官軍所
獲而紅綢蜈蚣形畫龍旂多至一百三十餘面賊之憝
殄於此可見其餘各營猛攻數時之久被創不退四壘

垂破復完城賊出自東門為王德榜劉璈等截斬大旂
賊數人餘敗入城各營悉銳力攻卒以鎗礟太密傷亡
過甚而止是役陣亡者八十餘受傷者至七百餘之多
十月初二日左公派隊專攻第一賊壘以誘其出賊由
牆穴環開鎗礟無隙可乘久之驍賊百餘持洋鎗躍出
為官軍擊斬數十而官軍亦陣亡十餘傷五十餘哨官
受傷者七人游擊瞿端明創重而殞亦諸將中之敢戰
者也攻堅之難如此其湯溪之軍蔣益澧令熊建益謝
永祜等與康國器所部四面合圍高連陞防金華援賊
而益澧自駐羅埠以遏蘭谿之援東門外山上賊壘最

堅難以仰攻復派兵偪紮與之相拒分向城壘開通地道數處而蘭溪賊偽天將譚星先於正月初十日率黨萬餘來援龍湯在江坑花園一帶結八壘踞村莊十餘里焚掠至羅埠三里外勢殊猖獗十二日益灃督諸將三路進攻副將劉清亮參將周廷瑞曹魁甲及馬德順馬隊由左知縣楊道洽軍功李世祥率所部由右副將何萬華守備徐文秀率所部由中益灃自率親兵策應諸路誘戰良久賊伏不出益灃審視惟江坑二壘較固遂令右路一軍往攻以牽之急麾中左兩路並進沿途焚賊館十餘處先破一小壘各壘賊紛紛出援鏖戰

賊二十餘賊敗歸我軍乘勢猛撲王東林何萬華徐文秀等從礮石中大呼躍入五壘次第踏平追奔至距蘭溪縣五里乃還擊斬溺斃之賊不下六七百生禽八十餘獲牛馬數十鎗礮旂幟刀矛無算拔出被虜老幼男婦以千計惟譚星帶死黨自踞江坑之壘未破益灃即於是夜椷約劉典翼日會攻十三日黎明各營齊抵江坑典率所部自五家圩渡河合圍破其後壘餘匪覓水逃竄我軍截擊斃賊近千生禽百餘無得脫者獲騾馬二十餘匹旂幟軍械無算復合攻前壘我軍氣勢百倍拔去樁鐵數丈踰過二濠以火箭火彈抛入壘中賊正

惶急開忽蘭谿援賊大至益灃令高連陞劉清亮徐文秀馬德順楊芳桂等率馬步迎剿殲其前鋒數十賊乘勝追至蘭谿城對岸悉燬沿途賊巢復斃賊百餘溺死者甚眾申刻歸隊併力攻壘賊以死抗拒卒未能下賊亦膽落焚壘遁去分兵追斬及溺死者數百從羅埠至蘭谿道路已清連日諜報金華援賊進至湯溪城東二十里白龍橋一帶縱火燒村煙燄四起劉典高連陞出隊往剿賊踪卻十五日益灃復派高連陞熊建益率隊前往搜捕會賊由金華運糧至官軍驟乘之斬獲頗眾賊棄糧潰遁連陞等率馬隊追殺直至距金華府城十里

而還沿途復禽斬賊百餘湯溪城賊連夜出撲均經熊建益劉清亮康國器等營擊退十月初三夜賊突於東門外築兩壘南門城根築一壘意在連絡城壘而留竄金華之路初四日黎明益灃即督高連陞及康國器所部力攻至午悉將各壘踏燬陣斬級天義李占魁共殺賊二百餘生禽十六獲大旂五十餘軍火器械二百餘賊遁入城中譚星自江坑退走築壘蘭谿城外固守並來往剽掠溪西虹霓山中施家灘厚仁寺女埠等處九月二十四日劉典督黃少春朱明亮楊鼎勛楊芳桂等馬步四營會合白露山民團進剿賊即紛紛退走過河

我軍乘勢追至樟木村賊入壘拒守黃少春率勇從壘
後斬關入楊鼎勛督隊截其前門賊踰牆出者均陷濠
塹籬樁之中約殲賊六七百各村壘出賊千餘來援爲
朱明亮楊鼎勛等分路擊敗追近蘭谿城邊又斃賊數
百日暮收隊過河譚星復率黨千餘合敗賊來犯劉典
飭各營扼河堵禦朱明亮率隊從右截之殺傷先鋒驍
賊十餘奔竄溺死者數十是日共斃賊千餘生禽三十
餘均伏誅獲僞印及騾馬旂幟軍械無數賊遂被痛創
復糾合義烏浦江及嚴州援賊於金華江蘭江西岸潛
脩堅壘自固十月初二日蔣益澧劉典各派隊分攻截

殺蘭谿援賊百數十而益澧所部陣亡八十三受傷亦
數十則以地曠路歧收隊不易坡陀阻多遇伏賊故也
譚星之弟譚富擁衆萬餘屯踞嚴州府城並於近城數
十里內節節設卡河下安泊戰船以阻我進師之路左
公調魏喻義自遂安率所部二千人移屯淳安銅關及
壽昌縣城攻破洋溪賊卡斬賊目黎滿志餘衆悉降十
月初三日會合民團攻破嚴城北路三卡殲賊數百奪
獲僞印四顆初四日城賊分股竄至南路黃山頂一帶
將併蘭谿賊衆上犯喻義派隊合民團擊敗之禽斬頗
多左公疏言龍游湯溪蘭溪嚴州諸處大小數十戰攻

破壘卡三十餘處殺悍賊六七千賊目近百惟湯溪及
附城諸壘堅不可拔賊知官軍不可力敵遂以死守城
壘之外濠溝深闊木樁地鍼環濠數十丈徧地密布不
能容趾官軍偪攻愈猛傷亡愈多而龍游湯溪兩城爲
金華要道必兩城下後路清而後可攻金華蘭溪一水
直達嚴州必蘭谿下餉道通而後可攻嚴郡此三城者
如骨在喉非採取之不快而各營距城壘不過一里半
里勢亦難舍此他圖賊據逃出賊言龍游城內折屋爲
炊賊數雖有兩三萬除老弱患病外能戰者實不過數
千人湯溪賊情勢亦同臣現密飭各營於賊所可竄之

路分起放哨設伏斷其接濟截其去蹤湯溪只一城一
壘尚有可開地道之處現已設法趕辦劉典駐軍太平
祝家及湖鎮之閒專備截剿嚴州蘭谿援賊蔣益澧一
軍屢奏
寄諭飭援金陵臣亦屢接曾國藩緘咨頻催蔣益澧率所部
馳援皖南以便絕超赴金陵之援維時蔣益澧已偪近
湯溪縣城連紮十餘營晝夜相鬭一時不能即撤而賊
首李尚揚勢頗窮蹙蔣益澧意此城旦夕可下不欲棄
垂成之功且以此關局勢論之湯溪不拔則龍游之賊
得通金華蘭溪之援臣軍之圍龍游者亦將四面受敵

正躊躇閒續准曾國藩咨椷曾國荃頻獲勝仗連破賊
壘金陵大營局勢漸臻穩固鮑超與張運蘭力禦寧國
之賊蔣益灃無須馳援洵爲意外之幸龍湯久被圍賊
倚金華爲老巢而實恃嚴州爲犄角左公以其地外通
皖南達杭尤關形勝魏喻義旣駐軍銅關據險設卡號
召民團聲勢漸壯然猶慮其兵單令將分駐壽昌千人
併歸銅關並遣劉典一軍力攻蘭溪以分賊勢詎賊酋
譚富兄弟本廣東著名老賊分踞嚴蘭互相首尾乃李
世賢嗾其合勢以扼我軍者也十一月初八初九日嚴
賊糾集桐廬浦江各賊叠次來犯喻義俱擊走之頗有

斬獲民團之氣亦振城中被脅難民時詗賊動靜詣營
密告賊恃其眾不之覺十一日譚富傳僞令期十三日
傾巢撲營魏喻義聞之於十二日巳刻率所部偃旗息
鼓赴洋溪二鼓潛趍鐘嶺下分路設伏少頃先鋒賊五
百餘行過嶺前伏兵驟起圍殺無一脫者後隊萬餘見
前賊被殲驚竄回城魏喻義令揚旂發號佯退洋溪以
弛其備次日晡令諸營各舁攻具約聞礮卽登所造礮
船直下南門大河斷其水道馬隊由北繞過東門斷其
下竄桐廬之路喻義督親兵於夜半潛抵西北兩門監
立雲梯號礮一鳴前營通判李昌彩守備劉華汜千總

李光彩左營都司黃山敖外委楊信成中營都司魏光
謨周世運守備王宗高右營都司魏發沅千總胡世忠
把總魏名璋後營游擊李成化及各營軍功雷繼裘邱
奪才等先登師從之盡殺守堞巡夜賊百餘城賊分段
擁上我軍奮威衝殺火彈火球連環拋擲自亥至丑殺
賊二千餘城上賊盡始下賊復巷戰呼聚愈多我軍轉
戰愈勇至南門大街各營畢集斃賊不知其數餘賊數
千向東南狂竄城門鍵固猝不得啟則由女牆躍下墜
死者又百餘卽將嚴州府城克復其河下賊船二百餘
艘爲軍功李本鴻督帶礮船駛下蘭溪港口轟燒殆盡

梟水各賊率皆淹斃越城得脫者沿河爲礮船所擊竄
至東路又被守備林德元魏光翰馬隊追斬千餘時已
嚮晨各路團丁悉至餘賊數百無路可遁偪回東門城
下拋置器械伏地請降魏喻義受之及被虜之本地難
民概令薙髮分別安撫遣散計共殺賊萬餘搜獲僞印
二百九十三顆奪獲馬匹二百餘旂幟軍械無算惟譚
富訪無下落而獲其黃龍大纛及黃緞繡龍袍帽韡等
物我軍陣亡僅十八人傷者一百七十五人左公疏請
將魏喻義等有功將士優擢並言新昌嵊縣之賊均竄
諸暨東陽義烏之賊亦紛紛西竄據紳團探報羣賊圖

聚金華意在援救湯溪龍游然徘徊不敢遽進龍游兩
城之賊揚言李世賢已至徽州紿諸賊固守賊則援濟
已斷外援不來諸賊亦自相猜貳其偶爾衝出者皆小
股均被官軍擊退每次禽斬數十百人然城壘極堅多
傷精銳一時未能遽下臣飭江西五千觔木壳銅心大
礮能發二十七八觔炸彈其製與洋人落地開花礮略
同臣於滬取到時兩次親自監放並攜礮規測驗均近
城而墜次將礮壘移近除閒有先炸數顆外餘均墮入
城中擊毀房屋炸斃逆賊諒亦不少然賊之穩踞如故
可見西洋所恃爲利器者亦祗能驚可動之衆無備之

城也現在嚴郡既克金華右臂已斷龍湯兩城之克當
亦不遠臣惟有盡瘁圖之軍中自夏徂秋疾疫甚行夫
勇物故者至四千餘之多入冬漸息前此奉
諭垂詢左公傳知各營官哨官剴切宣示諸將士無不感奮
皇仁時已缺餉七八月卽病弱稍能起者俱不忍言去士氣
若此識者知賊不足平矣兩城久困今浙賊勢亦併力
西注湖紹兩郡賊酋偽戴王黃呈忠偽首王范汝增偽
梯王練業坤各率黨由金華城西至酤坊開化村白龍
橋一帶連營數十里以援湯溪新昌嵊諸暨浦江各縣
之賊與蘭溪賊譚星合勢自縣北將軍巖大慈巖至溪

西一帶亦連營數十里以援龍游城壘惟時出零賊潛
赴各村掠食並偵援賊消息遇官軍輒竄退自十一月
十三日至十二月初十日龍游各營邀擊四五次計共
斬賊數百而湯溪各營十一月二十二日迎剿援賊范
汝增練業坤於白龍橋殺賊一千餘生禽百餘奪獲賊
馬三十六旂幟軍械無算二十四日湯溪賊知援且至
兩次出城撲營均爲熊建益擊退是日蘭谿之賊亦渡
河而來蔣益澧派隊擊之陣斬賊二百餘生禽十七二
十五日劉典會益澧所部擊譚星於羅埠之外殲斃賊
六七百幾生獲厘星易馬擁洋鎗隊遁去二十六日益

澧會劉典及康國器分攻酤坊援賊陣斬數百是日魏
喻義由嚴州潛搗蘭溪將軍巖之賊焚七壘亦斃賊三
百餘十二月初八日益澧因地道阻壞憤而攻壘竟日
斃賊數百士之勇銳者傷亡亦三百餘而副將何萬華
守備賀啟泰以登壘中礮殞初十日同知劉璈率所部
三百人會署蘭溪知縣江紹華夜攻溪西賊壘遇伏失
利都司李錦榮守備賀秩成譚永和把總劉德明侯忠
信力戰死圍勇傷亡共一百六十餘官軍亦陣斬一賊
酋並禽斬驍賊二百餘迨收隊副將黃有功奮勇截殺
連斃騎馬賊目三復斬驍賊百餘劉典策賊必由西路

上犯約益澧派隊助剿十一夜設伏馬公嘴近村次日賊果大至縱其深入斜出抄之四面合擊斃賊七百餘斬譚星之姪榮生禽百餘獲馬十餘匹十四日蔣益澧劉典復會剿開化村援賊斬馘數百級而游擊彭永壽陣亡二十一夜劉典率水陸各營進攻蘭谿城壘賊匿不出僅斬其放哨賊數十奪賊船八艘而還是夜賊目張成功率黨五百餘乘間詣益澧軍前乞降受之左公以援賊雖眾恐為我軍截斷城賊窮蹙勢難久存而賊注意西竄局勢有不容不慮者於是疏請臣軍以江皖為後路蘭谿之賊可由壽昌間道出常山而入江亦可由遂安而入皖金華之賊可由松陽遂昌出江山以入江亦可由龍泉以入閩此數縣者斷難任其侵軼惟有勉力圖維隨時咨商閩浙督臣江西撫臣力保完善之區以制方張之寇十二月除夕四更微雨初歇天容黯黮龍游突有賊數千出撲東門營盤噴筒火箭並射直前劉培元督眾憑壘轟擊斃賊數百侵曉遁回同治二年正月元日馬德順率馬隊巡哨至城東南五峰廟遇掠食賊擊斃數十生禽二十八歸是駐營湖鎮之崔大光駐營張家埠之劉光明余萃隆等皆屢有斬獲難民豁刈野菜逃出者日以數十計初九日王德榜請率所

部於城南移築三小壘偪之左公令各營列陣以俟賊謂官軍盡趨東南忽出悍黨千餘猛撲西面營壘參將余佩玉督新練溫州勇奮擊斃賊數百劉明燈張人和劉明珍等各率所部衝殺賊敗入城之時官軍開放劈山礮又轟斃紅衣騎馬數賊是夜城中賊自相鬨鬭人聲鼎沸左公知其將遁益令嚴備初十十一日賊將城內輜重出屯外壘左公射示城中諭降十二日酉刻月色瑩澈賊潛啟東門向湯溪大路奔竄左公先已派水陸馬步各營分路邀擊並飛檄蔣益澧及閩軍截之是時劉培元王德榜陳希祥賴錫光劉榮合毛正道等各率所部分入城壘捕剿餘賊遂克龍游城中賊目張可成蔡廣元率黨千餘欵楊和貴營乞降受之諸軍一面奮追劉光明李世顏邀之張家埠水師礮聲齊震賊逃竄至湖鎮崔大光余萃隆橫出截殺劉培元督劉明珍梁雲山黃本富鍾南英劉明燈楊和貴張人和簡桂林與馬德順馬隊繼進楊昌濬及虞紹南李光瑩許瑤光余佩玉率親兵營向西南一路邀東兜剿賊且拒且走官軍或邀其前或躡其後或撓其旁重重截殺約計萬餘山谷坡陀賊尸塡委沿途棄械四散及難民逃出者不知其數賊酋陳廷香李國泰遁去獲其眷屬及偽印

偽令十三日卯刻追近湯溪縣城益澧等整軍迎擊又
斃賊數千其得竄往金華者寥寥無幾後爲官軍所殲
蓋各軍已於十一日克湯溪十二日並克蘭谿金華矣
先是蔣益澧於湯溪城外加掘重濠屢敗金華援賊時
復射示城中曉以禍福正月初九日賊目偽朝將彭禹
蘭遣人乞降益澧隨令副將劉樹元守備徐文秀軍功
李世祥等至城邊密與要約初十日亥刻彭禹蘭計誘
偽忠裨天將李尙揚瀛天義張公慶喻天義劉明榮慈
天義李加斌等至濠邊劉樹元徐文秀出不意禽之益
澧見巨酋就縛卽令各營分攻城壘自率親兵於西門
策應而康國器軍攻其南彭禹蘭見官軍大至疾啟西
門徐文秀匹馬衝入劉清亮曹魁甲周廷瑞賀國輝王
春林率隊繼之與賊巷戰約一時許擊斃三千餘余朝
貴丁賢發亦以所部梯城而上復殺賊二千餘城中火
四起哭聲殷地驍賊各奪門出走自相蹂躪死者不可
勝數間有跳越重濠者高連陞謝永祜楊道洽及閩軍
殲之又斃賊四千餘殆無遺類卽將湯溪克復東門壘
賊見城破火起亦棄壘驚奔爲高連陞等截殺殆盡時
巳天明益澧立遣高連陞熊建益乘勝迅擊援賊戕首
梯三偽王正惶怖聞大軍擁至卽悉眾逃奔掩殺二千

餘搜斬數百餘所有酤坊開化村白龍橋等處數十賊
壘一律焚毀奪獲輜重軍火器械馬匹偽印無算十一
日連陞督率十一營進屯白龍橋賊酋黃呈忠等奪路
從東北竄去金華踞賊劉政宏亦率黨從東門而逸高
連陞熊建益等乘勢奪門而入殺賊二千遂克金華府
城蘭谿之賊先後爲劉典攻擊巳分竄浦江城賊無多
惟馬公嘴溪西兩壘尙堅守是日聞湯溪巳破棄壘分
兩路逃走劉典令黃少春李耀南黃有功楊芳桂各率
所部羅啟勇水師與湯溪會剿各營追斬賊數百夜間
復跟追三十餘里又斃賊數百解散甚眾奪獲輜重軍
火不少而蘭谿縣城亦克金華古婺州城垣堅固最得
地勢考近代浙中兵事皆以婺爲關鍵如李文忠之制
方氏李之芳之拒耿藩是也賊既阻險於此更恃列城
近爲屛蔽遠作爪牙困獸游魂稽誅歲月嚴州既定皖
防益安二三日閒連克巖邑乃乘勝舉之不煩攻取之
難巳成眾入之勢扼吭拊背杭州震動機局爲之大轉
左公以賊酋李尙揚與蕭韋諸賊始事並起凶獷夙著
近復擁眾爲世賢死守惡尤貫盈磔之餘咸伏誅捷聞
有
詔嘉奬布政使蔣益澧按察使劉典總兵高連陞劉培元以

下敘功有差節次攻戰陣亾將士均荷
賜卹

平浙紀略卷三

平浙紀略卷四

同治二年正月奉
命督辦軍務浙江巡撫左公旣督諸將連克湯溪龍游蘭谿金華各城軍聲大振賊失重險枝葉離披腹心震慴不敢徑歸杭州乃獸駭鳥散思延旦夕之命金華潰賊與首梯戴三僞王由義烏竄至諸暨譚星率蘭谿敗賊竄至浦江會福建挨勦之總兵林文察方攻武義至是與署永康知縣程陶成稟報十三日武義永康之賊同時遁走文察督軍追殺遂復武義陶成亦率民團收復永康東陽義烏之賊聞風向諸暨一路紛竄並復其城左

公先已令蔣益灃分軍由武義永康義烏進勦按察使劉典由浦江進勦合攻諸暨縣城典督各營先偪浦江十八日劉璈黃少春等率所部馳至賊望風奔潰擊斬數百追至距城五十里之白馬橋而還遂復浦江典卽令各營乘勢進攻諸暨黃少春及黃有功李耀南喩可宗楊芳桂各率所部由牌頭攻諸暨之南劉璈及朱明亮齊蘭禮各率所部由草塔截其竄逃之路諸暨枕山襟谿號爲險固明師進取杭溫皆力爭之民風柔悍團丁屢殲於賊及見官軍至無不踴躍爭先願爲前導二十二日夜半黃少春等督隊掩至城外二十里遇賊急

擊之禽斬數百賊敗入城官軍圍而攻之四面民團助
聲喊殺城賊驚惶無措遣黨詣軍乞降少春等受之次
日率隊及民團入城遂復諸暨所有投誠賊眾千餘劉
典令薙髮遣散歸籍餘賊回竄紹興而偽首王等及金
華敗賊聞官軍將至復逝義橋惟譚星一股由浦江敗
竄李秀成之黨阻其回竄杭州別向桐廬而去蓋羣賊
喪膽咸無固心一聞官軍追至即復狂奔足不停趾假
息維喙破竹埽擇此之謂矣左公令劉培元率水師順
流而下會魏喻義所部合擊桐廬之賊遏其西趨而自
移軍蘭谿欲俟金華等處布置稍定親至嚴州相機調

度又以劉典一軍當由嚴赴徽為肅清皖南之計必江
皖邊圉安謐我軍無後顧之虞方可一意進取是時蔣
益澧解送龍游賊酋李國羣并鷹天義萬連勝燕天安
陳其得等訊稱陳廷香在白龍橋被官軍擊斬國羣率
其死黨翻山竄至蘭背源後遇參將化儒軍阻截於是
詐稱李懷忠乞降前所獲偽印偽令由賊目蛋天福劉
洪飛帶護已被龍游追軍禽斬左公以國羣抗拒官軍
最為悍鷙當勢窮力竭始乞命歸誠詭易本名希圖免
死罪無可赦磔之並以連勝其得為賊力戰創痕徧體
亦皆梟示我軍既克諸暨賊酋何文慶由紹興率黨二

千餘來犯徑撲城下適高連陞熊建益已於二十三日
率所部馳至即督隊迎擊斃賊三四百生禽數十餘賊
竄回正欲移營而東陽永康敗賊萬餘又紛紛竄至高
連陞熊建益黃少春李耀南合兵追擊大敗之殺賊近
千拔出難民數千奪獲旂幟器械無數劉典復率各營
追至應店街斃賊數百首梯戴三酉因官軍追躡率黨
由義橋登舟下竄人多船重沿江溺斃甚眾桐廬先有
賴賊踞守益以各路敗賊萬餘於沿江修築石壘勢復
熾二十八日劉培元令副將楊政謨率舢板師船急駛
下流截獲一賊船二十九日賊見官軍少悉眾來戰政

謨督隊奮擊燒賊船百餘號奪礮船數號民船二十餘
號將沿江賊壘悉數焚毀殺賊數千溺斃無算餘賊竄
伏城中是夜政謨約會魏喻義所部陸軍併力鬪攻遂
克桐廬杭州上游唯富陽一縣尚為賊踞左公疏言劉
典一軍追賊已抵富陽縣境當杭州之西南距省城僅
八十餘里蔣益澧所部高連陞熊建益等已由臨浦義
橋蕭山而前當杭州之南距省城亦不過數十里若遂
乘勝長驅杭州糧少城孤似亦無難速克惟譚星一股
已與花旗賊合由於潛昌化竄入皖南必將句結太平
石埭諸賊擾我後路其偽王黃呈忠等聞已向富春渡

江意在與賊首李秀成合勢謀犯江北杭紹嘉湖均爲
秀成分地臣現飭將益澧率所部全軍規取杭州以輟
其北竄之謀臣所部除分駐金華外均隨臣進駐嚴州
而催劉典一軍仍回嚴州以漸向皖南其由湘新募之
勇計此時已行過南昌臣飛檄廣信府暫爲截留聽候
劉典隨時調遣以重江西邊圉之防並先檄劉培元率
所部三營前赴馬金街會合王德榜一軍相機截剿再
由臣軍分撥八營扼紮淳安縣之港口茶園以遏淳遂
之衝一面申儆各營切勿貪省城克復之功冒進而忘
大局勿憚江皖迂阻之勢就易而昧戎機將來皖浙肅

清臣擬籲懇
天恩總以殺賊之多寡爲勞績之高下一體錄敘以昭獎勸
庶人心競奮易就敉平於是杭賊之勢漸孤陸路以富
陽爲屏蔽自賊踞杭後即脩築富陽城壘雉堞一新城
背山面江左嶺右谿西接七里瀧東屬錢塘江面漸闊
形勢完固而當官軍克復桐廬之時杭屬新城紹屬蕭
山之賊均棄城鼠竄併聚於此踞杭之賊亦以前所奪
戰船溯流上拒左公令水師副將楊政謨都司羅啟勇
等先率所部師船駛往察看賊勢二月初六日政謨自
桐廬擊楫而下遙見賊船數百簇列城邊前後護以礮

船遂傳令師船分兩隊翼排疾進頭隊繞向南岸直攻
中堅百礮齊轟江流鼎沸火箭噴筒迸注賊船頃刻延
燒殆徧賊之礮船復爲我後隊師船擊敗官軍前被賊
擄脅者各以礮船大呼投誠羅啟勇適帶所部師船駛
至與政謨並受之返礮轟擊賊大擾亂並棄船入壘官
軍亦登岸躡之踏平二壘殺賊甚多奪獲旂幟鎗礮無
算日暮收隊是役共燬賊船數百艘奪獲礮船十數民
船數十艘賊近千政謨等駐營南岸城賊爲之奪氣蔣
益澧既定臨浦義橋諸鎮即令高連陞熊建益馳抵富
陽自率後隊繼進並自南岸上游渡江魏喻義奉檄率

所部由桐廬來會左公以杭賊援富陽宜先挫怵之如
堅城不可驟拔則令益澧率衆直擣杭城而分兵助喻
義扼要爲營以綴富陽再由嚴州撥兵駐新城師船翼
之以遏賊援而通餉道又兼籌皖南當是時皖南賊有
三其一胡黃古賴諸賊即踞甯國太平石埭旌德者也
其一花旂賊素皆廣東無賴雖衆實怯戰游行掠食蹤
跡靡常爲賊黨所不齒前年由粵湘江右竄入浙皖者
也又其一即譚星在浙境被官軍截殺遂由千秋關竄
偪徽州左公前即疏陳以劉典一軍肅淸皖南時已從
威坪行至屯溪新募之勇亦令由廣信趨婺源會賊從

太平石埭來犯黟祁門界分駐漁亭之總兵丁長勝副將王明輝等於二月初一初二日新授贛南道王文瑞督率郭德馨楊海泰羅瑞山喻勝榮等於初十日連破走之斬獲甚眾賊美天福張北湖被天福張小滿謙天福鍾有朋偽丞相王大吉軍政司蘇四達黃齊升皆被禽斬之胡古兩賊之勢頓衰而徽防較固左公疏言規杭郡可以緩賊竄繞江北之謀勦皖南可以遏賊突犯江西之路為太局計即所以為浙計富陽賊為水師所挫連伏十餘日於西門偪卡置大礮堅守偽天將謝賊偽朝將汪賊踞城東北之新橋環築數壘以為犄角蔣

益澧既至二十二日令高連陞熊建益兩軍移駐新橋偪之築壘未竟賊分股來撲官軍然放大礮轟斃數十賊勢稍卻我軍一鼓齊進賊退回壘新授溫處道魏喻義乘勢會同總兵劉清亮亦進偪富陽二十四日益澧移駐新橋田壠與賊隔水而軍令高連陞由右熊建益由左賊即出大隊先撲左路我軍以礮擊之斃賊數十仍潮湧而來建益大呼馳馬陷陣王勝芳李運榮李世祥翁桂秋楊道治兩旁齊出王陳林從田壠橫截之前賊甫敗後隊之賊又進熊建益等奮力衝殺斃大旂數驍賊始大敗奔回陣斬四五百奪馬匹三十六當左路

酣戰之時賊分兩大枝並撲中右益澧令徐文秀鄧受福掩旂伏於低田周廷瑞賀國輝余朝貴等佯敗誘之伏起掩殺賊駭而奔益澧縱兵進擊斬馘無算高連陞以右路之師迎戰連斃騎馬及大旂十數賊賊敗走官軍乘勝追之賊復分隊來抄官軍小卻益澧急揮徐文秀鄧受福往援賊來愈眾殊死戰張志公王宗元匹馬衝入賊陣手刃數賊宗元中洋鎗死志公亦身被數創益澧督親兵及張會元馬隊馳之高連陞等復奮短兵前鬭斃驍賊百餘始大潰其被官軍追戮及墮港淹斃者又二百餘戰方急時城中突出二千餘賊乘虛撲我

西門營盤曹魁甲憑壘守禦劉清亮督隊抄擊殺賊數十賊敗過石橋楊政謨羅啟勇等率師船沿江追轟復斃多賊會陰雨彌月谿流暴漲左公以地勢遼闊後阻深潭難以趣戰又自富春江下潮汐甚大製長龍戰船未成舢板身輕不能壓潮駛進乃調甯波水師布興有等艇船並令甯紹台道史致諤僱募烏船十二號從鼈子亹駛入錢江助勦復令李錫回賴錫光率所部駐守新城楊鼎勛率所部駐守桐廬以通餉道而固後路謝汪諸賊皆李秀成死黨故戰最力既挫其悍氣頗窮蹙左公見富陽新橋賊並堅踞屢誘不出意有詭謀並以

新城屏蔽桐廬與富陽官軍聲勢響應地尤要害處兵
力尙單於是令魏喻義所部二千人馳往備之布置甫
定李秀成果嗾僞聽王陳炳文釋常熟昭文之圍而急
援富陽且糾集蘇常杭嘉賊數萬嗾踞守嘉興石門
之僞歸王鄧光明及新橋僞將汪黃二賊由餘杭趨臨
安將襲新城以抄富陽官軍之後已竄踞觀音山一帶
進紮山口距新城僅三十餘里值魏喻義馳至四月朔
日會賴錫光等進剿賊大至縱鎗礮擊之斃賊數百猶
死拒不退喻義分軍由小路抄之自率親兵殲其先鋒
數賊始奔潰我軍乘勢追之斬賊千餘生禽百餘奪獲

旂幟軍械數千件一賊騎黑馬掠陣官軍圍之數重爲
數十賊騎擊洋鎗擁護突圍去僅於道旁獲其黃呢大
轎訊之禽賊即陳炳文也是夜僞朝將汪賊復分路來
犯比曉已至永昌山霧漫空不辨咫尺魏喻義督軍迎
剿賊潛由林谷中抄出我軍奮勇衝殺鏖戰三時守備
劉立號陣亾都司楊陞斌被重創其餘將士傷亾數十
人喻義且戰且退由東門收隊入城賊躡蹤追至賴錫
光等由南門出擊賊少卻急拆附城民屋嚴軍守柴賊
復進合圍火箭噴筒迸射城上環攻兩時賊多傷斃乃
退三更後又分三路撲城拔開木樁梯城而上我軍伏

於牆內待其偪近發礮石擊之斃賊不知其數方喻義
之退保新城也蔣益澧遣熊建益尾賊後至板橋殺賊
百餘禽五十餘獲米數十石而還復遣提督高連陞率
數營赴援而自以親兵繼之令熊建益回防新橋初三
日高連陞馳抵新城之南楊昌濬率十營自嚴州往援
賊見我師大集拋棄攻具向臨安一路遁去連陞邀斬
殿後賊數十而返先是賊圍新城城中糧僅一百餘石
各營呼號求援昌濬馳書喻之以賊由杭州裹糧而來
斷難耐久但堅守三四日援師集矣賊必望風遁去已
而果然是時新橋賊壘見官軍方援新城突出數千賊

分路來犯熊建益擊敗之乘勝攻壘右臂中洋鎗猶裹
創督親兵踰重濠直薄壘邊猱騰而上賊勢大亂將遁
矣忽洋鎗洞中建益小腹踣地親兵舁回而卒賊亦不
敢復出建益隨征十年樸勇善戰所向有功左公深惜
之疏請與王宗元劉立號同優卹並請
予謚於死事處所建立專祠蔣益澧聞報折回時楊昌濬援
師前隊羅大春觴桂林楊鼎勛陳鑅爵四營先抵新城
益澧遂調高連陞一軍還駐新富適中之地往來策應
初六日賊陳炳文率各賊由桐嶺謝聖嶺千家村一帶
至洪莊上陳泗洲布陣數十里漫山彌野意與我軍決

死戰初七日蔣益澧正在派隊迎剿賊已分股來撲王東林曹魁甲兩營從高駢下勢殊迅猛官軍列隊仰攻相持兩時許王東林曹魁甲冒礮石衝上斬驍賊十餘賊敗歸對山復悉銳來撲高連陞營連陞分軍左右伏自率親兵嚴陣待之賊近礮發斃黃衣賊一先鋒賊數十賊仰伏兵左右抄擊賊大敗王東林曹魁甲復從後截殺陣斬偽朝將李賊等三十餘生禽數十皆伏誅其斃賊四百餘傷賊近千自此賊抄襲官軍之計始沮矣先是水師楊政謨羅啟勇聞杭城踞賊隨陳炳文上竄欲乘虛襲之月朔率師船直下閘口遇賊船百餘艘即

開礮轟擊游擊布良帶等見上游師船駛至各率戰艇夾擊賊勢不支棄船而走政謨等登岸追殺直抵杭州望江門外踏平一賊壘殺賊數百燒船數十奪船三十餘杭賊大驚亟呼陳汪各賊回援賊既在富陽攻壘而敗知官軍布置嚴密無隙可乘而趣援者日數至遂鼠竄回杭左公疏言蘇常各賊急援杭州本在意料之中其逕犯新城思襲官軍後路亦賊之常技新城城小而固我有重兵駐守以主制客以逸待勞賊雖悍且眾亦何能為惟以規復局勢而言非重兵由新城臨安直搗餘杭不能扼杭城之吭而拊富陽之背乃徽休祁黟雖

以次肅清而賊由池屬建德犯江西饒景太平石埭等處尚有餘賊踞守劉典一軍勢須兼顧遽難撤回通計臣軍水陸馬步僅三萬餘人劉典王文瑞兩軍之在皖者已一萬有奇蔣益澧全軍之攻富陽者亦一萬有奇臣復撥馬隊水師助之其餘各營除分撥下游之新城桐廬及義橋一帶上游之淳安遂安兩縣外尚須分防衢州金華嚴州兵力實不為厚如新隸各軍漸知紀律機會可乘臣自當迅速以赴戎機蓋其時甯波軍頗冗雜方議汰遣而福建助剿各軍統領乏人亦應分別去留東以營制而專其責成左公欲收餉節兵精之效不

行險以邀利不浪戰以急功其謹慎師武鄉老成似營平而戡定之功卒不外乎此觀其前後所上事兢兢於此三致意焉是月左公於嚴州營次得

旨補授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旋因疫氣流行左公及諸將僚佐均病瘧痢軍士物故病憊者且半劉典一軍方轉戰江皖之間王文瑞駐守祁門浙中兵力過單首尾相距太遠聲援不繼顧此即有失彼之虞能守即有難戰之勢形隔勢阻未能乘勝深入迨七月杪江西一律肅清劉典引軍還歙左公乃調康國器所部粵勇馳赴富陽助剿蔣益澧亦請令法國總兵德克碑帶洋礮

及洋鎗隊前來富陽爲會攻城賊之計並力疾察看沿
江上下形勢見城北雞籠山以下賊連踞壘卡十餘處
地勢嶮險必由北進攻奪其要隘斷其糧道始可制賊
死命於是約水師副將劉連陞都司梁雲山等調集師
船八月初六日令徐文秀余朝貴李運榮鍾九如張志
公張政順等所部陸師渡過江中橫沙繞出富城之北
以攻雞籠山賊壘令水師副將楊政謨法國總兵德克
碑由鸛塔嶺脚登岸以攻倚城賊壘又令總兵劉清亮
率原駐新橋各營出隊牽制賊勢而自率親兵督戰調
度已定次日水師戰船分載各營陸勇陸續渡江至雞

籠山賊見官軍大至齊出拒戰扈照乾徐文秀督隊奮
擊攻破第一層賊壘賊以死撑拒照乾中矛傷仍與文
秀鼓噪大進余朝貴等繼之撲入第二層賊壘殺賊百
餘賊大潰官軍乘勢盡破諸壘卡新橋出千餘賊來援
益澧遣徐文秀及丁賢發分兵擊退遂令文秀等就賊
舊壘及沿江背水結營以舢板師船護之江中拖罟廣
艇大小礮船連放炸彈向城賊大懼楊政謨率水勇德
克碑率花勇越嶺而下力攻倚城大壘城賊出隊迎敵
花勇環放鎗礮自未至酉斃賊不計其數賊殊死戰我
軍亦列隊向晚益澧令副將劉清望都司謝茂勝率親

兵助之徹夜轟擊賊創甚初八日黎明益澧復率李運
榮所部前往親自督戰德克碑益奮迅士百其勇先破
一壘賊奔潰不敢入城向新橋而逝又被總兵王月亮
都司馬雲標截殺數百遂於巳刻克復縣城其時劉清
亮已會合高連陞督率各營分攻新橋各壘賊出死黨
萬餘拒戰連陞知各路已捷激勵諸軍奮擊立破六壘
清亮等亦破五壘各殺賊數百適益澧令徐文秀等繞
出新橋長驅並進悉破二十餘壘殺賊不知其數生擒
七百餘奪獲輜重旂幟器械馬匹無算跟追二十餘里
始還益澧隨令劉清亮等八營駐紮新橋王月亮等兩

營駐守富陽餘衆悉隨益澧進薄杭州距城十五里而
軍水師各船飛駛東下直向城垳轟擊賊酋陳炳文方
援嘉興聞之馳回守禦左公疏言富陽爲杭城鎖鑰賊
負嵎死守中外水陸各軍晝夜環攻其苦戰克城則以
德克碑楊政謨爲最李運榮等次之入險奪隘則以徐
文秀梁雲山張政順余朝貴爲最張志公丁賢發等次
之臣檄康國器迅率所部直趨餘杭魏喻義由新城出
師夾擊如能一鼓攻下杭城巳成孤注則當調國器所
部襲取海甯固我浙東之防斷賊退竄之路乃爲周密
蓋餘杭在杭之西北海甯在杭之東北並通嘉湖富陽

既克賊勢專倚二城而餘杭距省四十里尤恃爲近援
左公先策之自是剖巢燔穴戰勝攻取之形益在掌中
矣

平浙紀略卷五

同治二年八月十六日奉
命督辦軍務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左公既以富陽之克
入告擬卽力疾由嚴州前進値賊犯皖南之休黟祁各
境雖爲按察使劉典及王開琳等擊退而賊別由績溪
歙過嶺欲竄擾杭州左公以嚴州爲居中策應要區仍
暫留駐分遣各營防守新城分水并令典軍遏賊闌入
之路勿遽出嶺而趣蔣益澧進攻杭州益澧請調聞家
堰西興各營渡江會剿翼以水師壁壘漸偪淸波鳳山
兩門別派副將劉淸亮率六營助康國器魏喻義等進

取餘杭益澧自駐留下相機策應賊僞聽王陳炳文僞
歸王鄧光明僞朝將汪海洋等見官軍分道並進於杭
州負郭一帶要隘重重堅築壘卡城外繞建木柵並嗾
餘杭踞賊僞歙王謝天義等併力死守爲犄角之勢自
倉前長橋女兒橋老人畈東塘西谿埠觀音橋三墩縱
至武林門外北新關橫至古蕩連營四十餘里以拒我
師二十五日偵知汪賊領黨前赴餘杭益澧卽分高連
陞率所部各營進攻十里長街洋將德克碑率花勇同
知魏光邴率親兵四哨爲之接應王月亮率所部及閩
楚營依山列隊以防淸波門一路楊政謨劉連陞羅啟

勇、率師船沿江而下、黎明水陸各軍俱抵濠邊、陸師拔開椿籤、水師排放鎗礮、賊驚惶失措、官軍乘勢湧入、立破街口大壘三四百、賊殲焉、街後賊數千、憑壘據守、不敢出戰、我軍亦以進攻路狹、未遽深入、正相持間、城內出驍賊萬餘、高連陞縱令偪近、乃揮眾迎戰、王月亮等橫出抄之、礮船連環轟擊、賊大潰、追入第二重卡、斃賊頗多、並鎗斃賊中一夷人、賊退入城、官軍亦收隊還、二十六日益澧令高連陞等節節移營、進屯十里長街、六和塔、萬松嶺等處、先占高地、俯瞰城中、而自率徐文秀馬德順赴東嶽廟、察看形勢、乘賊不意、揮軍疾進、立破

三卡、斃賊數十、餘賊竄水逃去、各壘堅踞不出、九月初六日辰刻、城賊萬餘、由雷峰塔及饅頭鳳皇九曜等山分四路來撲官軍新壘、其旂幟之鮮明、隊伍之整齊、迥與前異、我水陸各軍、高連陞王月亮劉連陞楊政謨羅啟勇等、亦分路迎敵、賊從對嶺鳴鼓颭旂而下、官軍鎗礮排擊、諸將往來馳突、殪先鋒賊數十、賊卻仍前、余朝貴高有志由江邊繞至高連陞橫出山腳、魏光邴劉清亮賓德稜各率所部繼之、縱橫盪決、士氣益厲、師船礮無虛發、賊大敗走、追奔至饅頭山、沿途斬賊三百餘、奪獲旂幟器械無數、鄧光明陳炳文自率死黨據險督戰、

仍驅敗賊回撲、沿街破屋中伏賊千餘、鎗發如雨、高連陞等督眾奮擊、王月亮率各營由九曜山萬松嶺一帶衝殺而出、賊勢不支、始狂奔入城、我軍直追至城邊、乃還、初八日益澧令王月亮甯世杰進軍天馬南屏兩山、羅山綱進軍翁家山、別派礮船向饅頭山一帶轟擊、使賊不得成列、高連陞等出隊備禦、至申各壘遂成、賊不敢偪、益澧旋於留下河內搜獲賊小船三十餘艘、改造礮划、分布萬春廟楊家橋何毋橋梧桐村蔣村各隘、日夜巡防、以固餘杭運道、十三日賊於楊家橋築一壘、益澧令徐文秀率勇乘夜攻之、翦斬百餘賊、餘多溺死、乘

勝過河、攻破一小壘、又斬賊數十、奪獲米船數艘、禽賊言饅頭山之戰、偽歸王受傷遁回、偽欽王在餘杭、亦中礮死、蓋官軍之攻餘杭、康國器由富陽、魏喻義由新城先後移營、八月初九日喻義與劉榮合羅大春簡桂林等分三路前進、十一夜我右路連破花牌樓半背嶺栗樹村諸卡、賊望風走、併靑山老巢、十二夜魏喻義由大路進、羅大春等由臨安小路進、各破沿途賊卡十餘、遥見靑山油車頭賊巢、燈炬熒熒、柝聲不絕、喻義急令涉淺過河、分軍半攻村落、半攻賊壘、賊恃洋鎗礮拒戰、我軍從後掩襲、先走其村落之賊、巢堅樁密、猝不可破、喻

義令放炸彈火箭噴筒隨之賊營火起羅大春等繞出
壘後夾攻賊驚潰奪獲馬騾數十大礮二十七擡鎗等
百餘旂幟器械無算共斃賊數百餘賊竄回縣城青山
一帶壘卡悉平我軍陣亾十餘人受傷亦五十餘人旋
移營青山漸偪餘杭之西餘城東南尤多賊壘而近城
寶塔山文昌閣兩壘形勢最要爲我軍所必爭之地十
八日劉清亮攻南門賊壘康國器攻寶塔山賊壘康熊
飛古捷芳先登吳光亮繼之林珠等左右抄截一鼓而
拔即分軍據壘二十日汪海洋從杭州來援康國器劉
清亮合軍擊敗之追至倉前收隊是夜魏喻義約會國

器等進兵攻城賊伏不出入其舊城斬數賊而還二十
一二十二日汪賊仍由倉前過河結壘西葛村壘外復
爲礮臺官軍乘其初築破之賊焚壘遁康國器以既得
寶塔山之險即可移營北岸斷其水道於是設立浮橋
二十六日與劉清亮合攻城南破長沙堰一卡後進攻
南門賊壘賊久不出會鄧光明率黨由倉前來援我軍
分隊擊敗其前鋒斬十餘賊奪大旂多桿並攻破小歇
廟一卡賊退還巢三十日鄧明南門出賊千餘列陣石
門橋北門又出數千賊捲旂疾趨潛撲官軍之後魏喻
義設伏林中並約羅大春賴錫光等嚴陣待之賊至伏

起截爲數段斬馘甚多賊大敗走還追抵城下石門橋
之賊亦退九月初七日康國器分所部六營爲三還兩
營擡鎗四隊沿河環擊以兩營設伏林內又兩營列隊
過大南東武兩橋賊衛約劉清亮分攻南門半度橋
各壘以綴賊勢自率親兵然大礮直轟文昌閣賊壘自
午至申賊死傷不可勝計吳光亮林珠從林內突至壘
邊康熊飛亦督隊過河夾攻賊憑石壘施放鎗礮我軍
皆越濠拉柵而入轟殲壘賊城中悉鋭來援復經擊退
我軍亦陣亾十一人受傷七十餘人初十日魏喻義出
隊至石門橋賊來戰又敗之是時左公疾新愈而營中

疫氣未息聞花旂賊由甯國竄至昌化之白牛橋及於
潛之太陽埠其前鋒廣德者復進踞孝豐劉典行抵績
溪叢山關偵知賊竄浙境遣七營一半隊入昱嶺關以
勦於潛昌化之賊旋又聞湖州賊由武康來援杭州杭
賊專待嘉湖之援並資接濟而餘杭實爲湖杭要衝與
杭州尤結脣齒輔車之勢不克餘杭即杭州不能合圍
蔣益澧一軍僅扼杭州之西面餘杭各營亦祇圍其東
南而兼偪其西顧北路無重兵屯駐兩城之賊往來自
若終莫能制其死命而錢江東岸及富陽新城分水桐
廬淳安遂安各隘口皆不得不置兵防守左公暫駐嚴

州所統兵不過千餘有防勦之兵無策應之兵雖局勢漸穩而戎機尚難迅速左公上疏具言之賊復於餘杭東門至杭州倉前長橋女兒橋等處添集驍黨欲由何母橋繞犯餘杭諸軍之後我師擊走之蔣益澧以何母橋太平橋一帶汊港紛歧若少疏防賊必乘隙內竄十月十六日令副將周廷瑞都司王東林於天水橋立一壘參將鄧受福於護國橋立一壘康國器亦令參將古捷芳會勦賊伏不動鄧受福率親兵覘之突遇賊二千餘受福直前搏戰斃賊數十親兵有被賊圍者受福陷陣救之手刃數賊忽賊鎗洞穿右脇而殞王東林帶隊

馳援賊乃退十七日益澧令劉樹元曹魁甲徐文秀出隊至何母橋遂於方家橋太平橋加築二壘十八日長橋女兒橋之賊來犯復擊退而嘉興等處驍賊數萬新集杭州是日天微明乘大霧迷漫潛由萬松嶺直撲官軍營壘張志公憑濠拒之賊偪前丁賢發率所部從山嶺馳下入壘助守約一時許高連陞督率余朝貴張志順等馳至張志公丁賢發出壘奮擊賊少卻洋將德克碑率勇助戰並令淺水輪船然放開花大礮轟斃數賊楊政謨劉連陞羅啟勇各率師船擊退沿江之賊登岸衝殺賊見水陸各軍大隊齊至分拒酣鬭兩時我軍愈

奮斃賊數百賊大敗其出清波門者亦被王月亮所部暨閩字營截勦潰回各軍乘勢追殺又斃多賊十一月初五初七日康國器進攻餘杭東門賊壘壘有斬獲時左公已移駐富陽即於初十日率輕騎馳赴餘杭見縣城依山帶水地勢遼闊東南直達杭州雖為我軍所扼而北通武康德清西北通安吉孝豐賊聲勢聯絡非厚集兵力盡銳急攻不可爰調富陽朱明亮劉璈楊和貴余佩玉等五營分水張聲恆等四營至餘杭會勦而以副將劉明珍率嚴州兩營湻安兩營移屯分水總兵黃少春克勇一軍適由皖南調回亦出分水新城以扼餘

杭之西北十三日令羅大春簡桂林劉榮合賴錫光等由靑山進軍丁橋十七日令朱明亮劉璈余佩玉等進軍石門橋並令魏喩義徐文秀各營列隊南門康國器所部各營列隊東門以分賊勢羅大春等三營出西門大路楊昌濬率親兵及楊和貴所部出丁橋小路李耀南黃有功張福齊等繞出西北隅布置甫定城壘及東北門外之賊悉眾來撲官軍分路迎戰西路賊勢較重徐文秀朱明亮與劉清亮等六營馳往夾擊鏖戰良久賊忽分股由左擁上山梁其鋒甚銳賴錫光軍卻楊昌濬及白冠玉等亟從左路峽中突起衝擊賊始駭奔我

軍截殺百餘生禽黃衣白衣賊十餘追近城邊賊阻水各軍蹙之殺傷溺斃甚多又有黃衣賊從村屋衝出李耀南羅大春等左右抄擊賊亦奔東門外之賊復被康國器擊敗各軍共斃賊數百奪獲洋鎗六十餘桿擡鎗鳥鎗百數十旂幟刀矛無算二十四日張聲恆齊蘭禮劉端冕楊松林進屯城西北隅楊昌濬督劉榮合賴錫光楊和貴列隊而前蔣益澧率馬步九營從石門橋出西路劉璈等四營繼之黃少春楊詠春率馬步十三營由丁橋並出北路甫成列驍賊萬餘來戰西門之賊亦背負城壘而陣黃少春等先進蔣益澧楊昌濬各督隊

衝入並擊斃先鋒賊數十賊悉銳抵拒官軍三面包之齊呼騰擊賊奪路奔至城北伏屍枕藉鄧光明汪海洋猶麾其死黨苦相搘梧益澧策馬陷陣諸軍乘之鄧光明左脅中鈆墜地賊眾舁入城官軍亦以日暮收隊是日自辰至酉戰數十合斬五百餘級傷斃曳屍入城者殆以千數百計奪獲馬匹二十餘洋鎗旂械無算康國器各營攻東門柯埭賊卡破之進攻牛㘭太平橋賊壘擊敗倉前援賊又斬馘百餘賊燄頓衰乘夜於城西北偪濬長濠並加築北門外三壘連日鼠伏不出而東北瓶窑鎮及倉前林清堰何家陡門一帶賊益集揚言將

撲官軍營壘而實葸縮不前左公督攻餘杭半月間富陽大營清理積牘然後進駐東西南三路適中之橫溪頭並議由北路築壘分軍襲取瓶窑絕其餉道留楊昌濬暫駐青山而令蔣益澧同留下布置機宜益澧抵營後昌濬連得諜報知因官軍急攻餘杭各路援賊均趨重杭州西北餘杭東北并杭城悍賊亦多出援有自城中逃出者皆言賊將併力以爭餘杭昌濬意賊既趨重餘杭則杭州守禦必疏隨函商益澧乘隙先攻附城各賊壘以怵之益澧以為然十二月朔令提督高連陞洋將德克碑會水陸各軍進攻鳳山門外賊壘親督馬步

各隊排列錢塘門外秦亭山棲霞嶺一帶以防城賊之援連陞等數道並進賊紛紛揚旂而出尚未成列諸將大呼陷陣師從而突之賊披靡退入石壘我軍躡蹤急破一壘殲其守賊自辰至午賊望風竄復破九壘直追抵城隍山脚而楊政謨劉連陞等率師船攻江邊石壘亦破之共斃賊二千餘奪獲鎗礮等不可勝計益澧即令高連陞分所部據賊五壘德克碑據二壘偪之唯餘古蕩賊壘及近城兩壘次日各軍力攻仍未能拔益澧令各營分屯錢塘湧金鳳山清波等門直踞饅頭山雷峰塔秦亭山為營圍賊中央而請調橫溪徐文秀等五

營助攻古蕩左公從之並檄衢州鎮總兵劉培元統領錢江水師各營以一號令且分糧道楊昌濬伺擊餘杭之賊適益澧亦以書致昌濬言杭城有初一日之捷援餘杭之賊又必回顧杭州可乘機攻取初三日昌濬等各軍分路進攻北門出賊千餘東北門外村屋出賊數千各拒戰黃少春左師先勝縱火焚港邊賊壘並破二卡右師劉明燈等從三里鋪以火器攻壘亦破之魏喻義張聲恆等中路之師與賊大戰踰時我兩路乘勝夾攻賊奪路狂奔追近北門港邊突起黃帽紅衣賊目數人率黨迎拒並驅敗賊回鬬殊死戰各軍整隊進擊楊昌濬督親兵及羅大春蔣桂林所部更番鏖戰至數時之久賊復卻劉璈等進攻西北角城壘賊忽分股從旁來抄爲朱明亮余佩玉擊退壘垂破復完計斃賊數百生禽二十餘奪獲軍械無算而賊先於城東通杭州要道之姚家埭王家廟閔竺堰及太平橋牛畈加築堅壘與倉前聯爲一氣是日康國器令吳光亮康熊飛古捷芳林本丁應龍攻克姚家埭等處四壘進攻牛畈汪海洋率賊來援爲光亮等擊敗共斃賊一千有奇賊愈窮蹙杭賊亦自守不暇初五日水師劉連陞楊政謨羅啟勇蔡雲山彭大光等進攻清泰門外觀音堂賊壘分兵

縱燒附城民屋以誘城賊賊果出連陞等擊斬數十賊初六夜賊於錢塘門外偷撲我營羅山綱擊敗之劉培元以西湖一帶多汊港恐有伏賊遂令蔣榮彩劉仁和等拽數十舢板戰船由閘口過嶺入湖初八日榮彩等擊斃賊百餘奪獲礮船三艘划船十餘歲闌雨雪兩城之賊堅伏連旬我軍亦未進攻二十五日雪霽楊昌濬督諸將及劉清亮等馬步七營進攻餘杭北門康國器督所部進攻東路黃少春由北路繞攻瓶窑魏喻義簡桂林劉榮合等列隊西北以爲策應黎明國器令康熊飛古捷芳吳光亮丁應龍等出賊不意疾趨越濠連破四壘賊大股來援國器分軍迎勦斬馘數百賊復分衆千餘從楊家橋抄截軍後康熊飛林本匹馬突陣各手刃數賊師乘之賊敗潰遂焚楊家橋賊卡我北路之師分而爲三張聲恆等由右攻三里鋪賊壘劉清亮等由中攻北門港邊賊壘賊皆併力死拒朱明亮谷香山劉璈等繞從五聖廟下陡門鳧水過河麾兵躧進連破何家陡門五壘殺賊千餘屍橫委積溪水爲之不流是日東北兩路共斃賊二千有奇陣斬闕天義李有慶等賊奪獲僞印旂幟鎗礮無算惟瓶窑賊壘負山纍石堅守不出官軍仰攻多爲所傷僅破五卡焚其附壘之屋而

還二十六日各軍復分道進攻劉清亮率五營及聶邦光廖渭臣等扼其中路時以汪海洋老巢在林清堰僉謂不廓清外賊則城終不可得而下楊昌濬督朱明亮劉璈谷香山余佩玉劉明燈張定元張人和馬雲標等營黃少春率王正德李耀南等營仍由五聖廟分兩路繞越縣城而北直搗林清堰巢穴汪賊負固拒戰我軍自辰至未擊斬驍賊六七百余佩玉等乘勝深入前隊既動後軍不可復止追至小港偪近賊巢賊復率悍黨抵死回拒相持又時許昌濬立堰上審視見賊阻水為壘汊港縱橫深可滅頂不便衝突顧來路隄埂長十五

六里雙港夾之兩岸桑竹陰翳賊易設伏而我難成列壘堅不可猝拔恐日暮為賊所乘乃令徐徐收隊甫過橫港賊果分伏港邊竹林暗放鎗礮壘中賊亦悉銳來撲朱明亮劉璈余佩玉等殿後力戰出險佩玉中礮陣亡將士傷亡共三百餘城賊欲邀我歸路南門賊出數百余萃隆等擊退西門賊出數百羅大春等擊退東路賊出亦為康國器擊斬數十而遁二十七日杭州古蕩壘賊出撲我軍營壘高連陞等擊敗之二十八日楊昌濬及黃少春等復由五聖廟列隊進攻遣輕騎誘戰賊伏不出左公疏言餘杭城非堅峻惟地勢平衍而多溝

洫汪海洋於賊酋中最為狡悍所據林清堰在城北十里又溪流之所環滙進攻路狹此次官軍收隊為賊所乘由臣未詳察地勢趣戰過急非將士戰陳之不力也三年正月杭州之師晝夜攻城偵知賊援嘉興二十五日高連陞會合劉連陞水師各營及洋將德克碑所部攻克望江門外三石壘斃賊千餘直偪城下賊礮石如雨御攻數時始還餘杭諸軍亦迭有斬獲二月十六十八日康國器所部各營均乘夜進攻倉前李家埸等處賊壘斃賊近千二十夜左公令各軍環攻城壘炸彈火箭飛擲壘中賊驚擾達旦官軍暫憩旋復出隊康國器

令林本吳光亮為前鋒康熊飛古捷芳林珠等繼之游擊蔡盛恩所部截勦倉前援賊賊見官軍驟至率黨數千逆戰林本等督隊衝擊斃驍賊數十賊前隊方卻後隊湧至熊飛等馳往接戰復斃賊無數乘勢將附近蔣元壩賊卡焚掃一空偽裕王劉賊率黨來援吳光亮等合力奮擊劉賊中礮死並斬黃衣賊十餘賊敗走忽倉前賊由橫渡橋斜抄來援蔡盛恩力戰中鎗落河而亡古捷芳康熊飛等馳救擊斃賊數十陷入賊圍捷芳左右衝突手刃賊目數人亦力竭陣亡正危迫間林珠帶隊突圍殺入康熊飛吳光亮即奮勇殺出賊始潰奔官

軍追斬數百賊出城援應羅大春劉璈等截殺西門賊
百餘楊和貴等截殺南門賊數十賊不得逞恇懼不知
所為潛將賊中輜重婦女移入城外各壘左公知其將
遁令各營嚴裝以待並多鼓軍聲作撲營之勢以擾之
並令劉仁和將所部舢板船駛入南湖晝夜轟攻賊益
懼先是偽聽王陳炳文於上臘遣其兄陳大桂赴江蘇
大營乞降巡撫李公鴻章決其議於左公隨令同知薛
時雨伴送大桂來浙乃炳文不俟大桂回報即將杭城
謀內應者悉行殺害左公以賊誠款未著徒藉空言為
緩兵之計謂大桂如炳文實投誠應即獻城散眾以表

信迨十七日大桂入城仍無音耗密令蔣益澧相機圖
之二十一日益澧令高連陞率四營攻觀音堂賊壘劉
清亮五營及水師劉連陞唐學發羅啟勇所部助之周
廷瑞徐文秀率湘軍六旂攻古蕩賊壘楚軍一營閻軍
兩營助之德克碑發大礮轟攻鳳山門親兵四哨助之
黎明高連陞等進薄觀音堂官軍奮勇齊上一躍過濠
擊賊驚竄立破兩壘數十炳文率賊萬餘來援劉清亮
劉連陞諸軍踵至益澧督親兵並馬德順馬隊馳往策
應敗之時德克碑已轟倒城垣三丈餘益澧調轉大隊
赴之守備丁賢發等及洋兵十餘先登賊恃鎗礮力拒

我軍受傷百餘高連陞王聯芳俱裹創督攻久乃收隊
徐文秀等因古蕩賊壘隔水環攻未下分兵旁攻葛嶺
賊由錢塘門趨援蔣榮彩賀國輝邀擊敗之遂破葛嶺
二壘殲賊七百餘各壘之賊望風奔潰曹魁甲胡榮連
破古蕩二壘徐文秀周廷瑞及王東林進克武林門外
二壘追至十里街而還是日共破十堅壘禽賊言偽侍
王李世賢前竄至昌化時聞蘇軍攻宜興復由甯國回
竄旋聞官軍克復宜興溧陽乃竄湖州其竄淳安威坪
一股本圖竄趨江西因前股遇浙軍剿截被創亦折回
甯國縣翻山竄入湖屬孝豐南鄉饑憊特甚自是各路

敗賊始趨集湖州矣二十三日蔣益澧復令徐文秀等
四營攻十里街賊壘劉清亮等七營擊武林門援賊劉
清亮等三營及蔣榮彩水師攻錢塘門附城賊壘高連
陞率四營會合德克碑進攻鳳山門王月亮率兩營進
攻清波門劉連陞謝永祜唐學發羅啟勇布興有等各
帶一半水師登岸分攻望江清泰兩門益澧自率親兵
馳赴武林門督戰徐文秀周廷瑞王東林賀國輝督隊
銜枚疾走比近長街始發號鳴鼓各勇爭先拔取木椿
竹籤越濠而進賊伏壘中排放鎗礮我軍被傷數十徐
文秀親執小旂冒矢石躍過內濠周廷瑞賀國輝繼之

士之先登者屢上屢蹶文秀亦受矛傷士益憤怒陳炳文復率黨萬餘來援劉清亮王東林等分路截擊席得元以親兵四哨策應賊少卻周廷瑞等攻壘垂破城中又出援賊數千益灃急令謝茂勝陳念親率洋鎗隊偪城門迎擊先出者悉被傷餘賊不敢復出惟炳文力戰不退壘賊恃外援守益堅鏖戰三時殺賊無數而我軍亦傷亾四百餘會大雨驟至官軍嚴陣不動雨止仍攻直至薄暮收隊清波清泰各門賊壘亦因鎗礮稠密未能攻克而賊之精銳盡喪炳文氣沮是夜四更潛啟武林門而竄益灃偵知城柝漸稀人聲鼎沸卽令徐文秀

周廷瑞賀國輝王東林劉清亮李運榮翁桂秋李世祥馬雲標胡榮李國棟羅山綱葉紀來等大隊分從武林錢塘兩門銜尾自率親兵繼之徐文秀周廷瑞王東林等並由武林門一帶截殺悉捕街巷匿賊駢誅之賊尸枕藉塡委人馬騰喧殺聲振聞數里高連陞德克碑王月亮劉連陞唐學發羅啟勇謝永祜余朝貴張志公張政順丁賢發姜子豹布興有等水陸各軍同時由鳳山清波慶春清泰等門梯城而入四路勦殺共斃賊數千生禽千餘拔出難民無數所獲鎗礮器械不可勝計遂於二十四日卯刻克復杭州省城益灃卽分軍移屯各

門並遣馬隊跟追沿途又斃賊數百是日黎明餘杭賊酋汪海洋亦啟東門從瓶窑一路竄走羅大春劉榮合簡桂林等各營分路追勦斃賊無數其有逃竄不及者悉被康國器所部截殺遂克餘杭追過東門數里殿後驍賊見官軍偪近拚死回鬬林本簡桂林匹馬衝殺被賊所傷猶裹創力戰賊復敗走羅大春等追至瓶窑杭州之賊亦已竄至與瓶窑踞賊憑壘力拒官軍左公令各營加派隊伍躡蹤緊追而自率親兵繼進賊知大軍踵至卽夜棄壘而走次日左公馳抵瓶窑督各營疾驅十八里至安溪關羣峯矗立地勢險峻舊設礮臺禦賊

汪賊之守餘杭也以瓶窑扼北路又於此築大石壘障之比由瓶窑竄至分黨半伏壘中半伏林內意俟官軍攻壘卽從後抄襲羅大春劉榮合楊和貴朱明亮張聲恆等追近壘邊先將伏賊搜勦殆盡然後攻壘賊乃潰奔我軍攻克關隘奪獲大礮數十尊鳥鎗千餘桿旂械無算二十六日張聲恆羅大春等分路出安溪關追勦值曉霧迷漫聲恆率所部五營轉戰而前陷賊伏中傷亾二百餘朱明亮羅大春楊和貴等左右馳援力戰卻之斃賊數百生禽數十奪獲汪賊大旂數十面洋鎗礮械無算其前隊分趨德清武康左公令各營急追竄往

武康之賊令楊昌濬率親兵暫駐瓶窑爲各路策應并
令蔣益澧所部攻石門德清以期規復湖州斷賊回竄
之路左公疏告捷並言杭州爲全浙根本餘杭又爲杭
州西北屏蔽賊首陳炳文汪海洋負嵎死守力抗大軍
數月以來攻勦殆無虛日茲幸兩城同時克復浙西大
局漸可次第肅清此皆仰賴
皇上神威文武諸臣同心協力得以迅奏膚功據諜報賊酋
黃文金李遠繼李世賢等麕聚湖州是湖州爲蘇皖諸
賊逋逃淵藪臣自當殫竭心力慎以圖之賊在浙境則
圍攻賊出浙境則追勦務將積年逋誅劇寇聚而殲旃

免致流毒完善地方又成不了之局左公以滅賊爲已
任灼見先機算無遺策類如此後一一皆踐其言所有
迭次攻戰陣亾之副將扈照乾余佩玉參將鄧受福王
洪熙張明遠劉質彬古捷芳游擊陳宗說蔡盛恩都司
陶晉陞周富宗唐得勝李陞德陳吉進守備邱得勝吳
葆光陳宗懿千總李祥林梁貞祥徐再發把總尹其順
黃連陞等俱請優卹並請以余佩玉張明遠劉質彬李
陞德陳宗懿唐得勝六人入祀湖南昭忠祠又僞比王
錢貴仁前曾遣人納款獻城因謀洩而止迨攻克杭城
貴仁率黨千餘叩求免死左公以貴仁雖刦於凶威未

能立功贖罪而事前通款尚可貸其一死附奏分別遣
留疏入得
旨嘉奬閩浙總督左宗棠加太子少保銜賞穿黃馬褂浙江
布政使蔣益澧提督高連陞均賞穿黃馬褂益澧並給
雲騎尉世職道員楊昌濬康國器朱明亮均加按察使
銜國器並以福建道員遇缺簡放總兵王月亮以下同
知魏光邴以下文武四十三人敘功賞賚有差杭州初
克左公即傳令申儆各軍嚴禁攜帶婦女搬運器物出
城一面設局安撫難民令紳士胡光墉購米賑濟訪明
被難婦女家屬所在分別領送三月朔天大風雨左公

拜疏後即由餘杭入城杭州連年再陷久爲賊踞屋廨
僅存鳳山錢塘門內被害尤酷斷瓦頹垣蓁蓬沒路湖
山佳勝地腥羶至此一旦洗而清之遺民鳩形菜色次
第來歸皆嚱吁歎息以爲不圖復有今日也左公爲之
愾然嗣行經滿營追思瑞傑二公之忠勇闔城之義烈
躬率僚佐設筵爲文痛哭而奠之一時從祭及旁觀者
無不流涕其日天氣陰霾積雲如墨若有萬靈逝沓乘
風雨而上下者祭後倏然清朗人皆異之浙寶奧區負
阻易守而難攻兼吳會皖南氛合嚮應軍從三衢一路
采入重關堅城所在連衡既不能銜尾橫刀直擣巢窟

復不能擊其首尾以潰腹心力戰銳攻勢且棘手賊聚數十倍之衆席百戰之餘畢智殫力以死負固乃左公提一旅之師轉戰而前不三十月恢復省城豈非長算勝略而能使之然哉是時附近各城望風款附惟賊聚湖州滋益多廓清之功尚在異日云

平浙紀略卷五

平浙紀略卷六

同治三年正月初五日奉

命督辦軍務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左公附奏勸撫事宜疏云用兵之道勦撫兼施而實則撫之流弊極多非臨機應變措置得宜難免事後之悔臣自入浙以來祇行解散一策而不敢輕議招撫者以此現在杭州城內及石門德清各賊酋均有求撫之事海甯撫局一成賊中私相猜貳者更復不少臣以各賊偪聚一方勢實窮蹙其求降固在意中然事前之詐僞宜防事後之安插不易惟有分別勦撫相機辦理乃爲穩著蓋是時官軍方

急攻杭州餘杭迭獲大捷杭賊欵計未堅又不近投誠於浙而遠求撫於蘇情事詭異意在緩兵已詳第五卷中而海甯一州城濱大海雄踞下游爲杭垣東北屏蔽與餘杭遙相鼎峙左公前疏即欲俟航氛肅清抽回勁旅分襲海甯以斷杭州左臂僞會王蔡元隆擁衆萬餘踞守州城致攻杭之師未能北渡浙東之防亦時形喫重迨蔣益澧軍薄鳳山清波湧金錢塘等門迴環進攻聲勢益盛并爲規取海甯之計元隆素負其强既而知事不可爲又與杭州賊首陳炳文齟齬乃因前署海甯營都司王錫馴願率所部獻城乞降益澧商之前甯紹

台道張景渠亟馳赴富陽大營面請於左公左公以元
隆當大軍未至之先望風欵附與窮蹙始降者有間令
益灃妥籌招撫益灃先遣署杭州知府陳思熾署海寗
知州廖安之往覘而自率親兵及副將劉樹元所部及
水師各營於上年十二月十六日馳赴海寗城對江小
亹渡屯駐以俟之先是元隆踞太倉州蘇軍攻之急以
無援納欵巡撫李公鴻章遣將受其降元隆出城迎謁
賊援大至元隆復變甫交言伏戎驟起幾爲所害乃拂
馬尾而免軍士先入城者四百餘人皆死以故滋欲奮
其虛實益灃知安之膽略可任請於左公俾牧海寗遣

之西渡二十四日安之與錫驊及都司蔣益賢輕騎並
入直造元隆僞府元隆盛陳兵衛逡巡未即出安之乃
促元隆並集賊目於庭大言曰若輩皆
朝廷赤子今大軍來攻城必旦夕破所以許若歸誠者憫玉
石俱焚耳脫復游移將貽後悔如欲用太倉故智者可
斷吾首毋徒事鬼蜮也賊衆大駭旣而皆頓首曰我輩
懷疑亦恐旣降不免耳今性命一繫公於是元隆隨安
之錫驊渡江見益灃叩首泣陳謂幼不讀書粗知禮義
咸豐四年賊陷吾州被裹脅年甫十六勢難自拔茲者
覩大軍哀懇曲貸俾得復爲

盛世良民死且不朽益灃察其情詞懇切即宣布
皇仁爲更名元吉令回城將所部賊黨一律薙髮並呈繳僞
印器械二十七日官軍入城元吉率黨羅拜馬前歡聲
雷動益灃選其精壯列爲元字八營即令元吉管帶駐
城外聽調遣立功贖罪餘均資遣回籍元吉請捐給八
營兩月口糧及遣散之資其衆皆悅是時海寗城內有
劉樹元楊應龍等營分布防守外有張景渠熊炳忠等
營錯綜控馭人心亦定左公疏言臣初欲襲取海寗固
我浙東之防斷賊退竄之路茲餘杭未復海寗先下杭
州賊勢更孤從此東北兩面漸可合圍於大局實有裨

益固非始願所及蔡元吉雖久陷賊中而自拔來歸不
煩兵力請援照洪容海古隆賢投誠成案賞給四品翎
頂以示激厲已革署寗紹台道張景渠上年克復鎭海
寗波餘姚紹興各城此次防守西興一帶隨同蔣益灃
辦理招撫均著微勞請免罪留營差遣並請將王錫驊
開復都司廖安之賞換花翎得
旨俞允蔣益灃以桐鄉距海寗州僅三十餘里爲杭州通嘉
興間道必先攻下此城始可分取嘉興石門等處正月
初二日令蔡元吉乘夜襲之元吉突至即梯城而上爲
桐鄉賊酋僞朝將何培章開礮拒傷百餘人未能立克

次日分屯西南兩門益澧復令直隸州知州李邦達都司謝茂勝率親兵六哨與張景渠葉炳忠所部馳往分屯東北兩門培章見官軍雲集乃遣人通欵於都司張其光初六日單騎赴景渠營中乞降率眾薙髮獻城並呈繳軍械益澧以其情詞非詐而可省我兵力受之給以旂幟號衣初八日官軍整隊入城選其精壯列為章字六營責令管帶立功贖罪遣見左公培章自請捐給己營三月口糧並以雙橋烏鎮為浙西往來要道願率眾駐守左公皆許之嗣杭賊運糧嘉興行經雙橋為培章所敗餉道遂斷賊來攻撲皆被擊退湖州賊酋偽堵王黃文金偽輔王楊輔清偽佑王李遠繼偽戴王黃呈忠等見兩城就撫復扼據衝要率黨數萬來犯攻我新降之卒冀緩嘉興之圍益澧遣同知楊道洽馳往援剿並令葉炳忠四營蔡元吉八營由嘉興回駐桐鄉二月初七日後賊自陡亹架浮橋潛渡為蔡元吉擊退復糾合大股自烏鎮鑪頭鎮三里街陡亹雙橋等處連營數十里直撲桐鄉西門元吉馳禦之斬賊甚多十五日合令楊道洽分路進攻鑪頭鎮三里街賊壘張景渠亦遣張其光陳紹助剿元吉督眾力戰手受鎗傷筋骨俱斷勇氣彌厲諸軍乘之賊敗走遂踏平十餘壘斃賊二千

餘生禽百餘十六日李遠繼黃呈忠等賊乘官軍築壘未成復率黨萬餘來撲元字副營軍功楊嘉玉被創士傷亡五十餘勢危甚元吉與李邦達楊道洽馳援鏖戰三時賊猶不退元吉乃率親兵從深林繞出賊後縱火焚之賊陣始亂道洽揮眾夾擊追斬三百餘淹斃四百餘奪獲旂械無算十七十八日元吉等力攻陡亹賊壘克之十九日進攻烏鎮賊壘先是蔣益澧既受桐鄉之降令劉樹元所部移駐嘉興東門外會杭州知府陳恩燏遣人招嘉郡守賊偽榮王廖發受出降發受因與降將蔡元吉有隙不果從既而蘇軍圍攻甚急乃乞援於湖州守賊黃文金許以重賂願存城屬之文金悉眾赴援而扼於烏鎮烏鎮者素為何培章所轄其降眾水陸七營分駐四柵中有大石壘三自居之黃文金既恨培章降我又慮截其歸路於是築壘柵外盡銳圍攻培章亦畏文金驍勇悉力扼守日多死傷恐不支請益澧率重兵馳援不暇往乃貽書劉樹元激勵之樹元奮自任即於正月二十六日進屯烏鎮之中石壘偏閱四柵見西南兩面尤要二十八日出隊前往補築土壘並分軍備賊文金果嗾賊偽樂王等十八偽王合力猛撲土壘左右兩石壘降眾倂潰賊遂層層圍裹我軍相持至日

蘇亦突圍出游擊尹長青陣亡樹元且戰且退沿河無船過岸援乘之士皆鳬水乃得渡四鼓還入石壘固守並分軍助守旁兩壘賊環鎮合圍二十餘日更番來攻所轄大礮輒炸裂復分黨進犯桐鄉雙橋皆敗時嘉興垂克賊卒不敢棄烏鎮往救迨二月十八日蘇軍復嘉興黃文金驚懼即夜退回湖州睺偽樂王來圖烏鎮火光達旦十九日黎明我軍見賊列隊如舊而旂幟前後倏易知其更換齊開三壘大譟乘之偽樂王疑官軍因援至內應驟而俱奔適蔡元吉等亦至合隊跟追斃賊三百生擒百餘賊向高橋萬年橋等處竄回左公不輕

議招撫既撫之後即委任不疑蔣公益澧亦胸懷坦廓前此蔡元吉來見推赤心待之賜酒食引卧帳中或有以岑彭費禕事諫者弗聽元吉聞之感泣他酋亦然每屏人問策畫不設防維故皆能得其死力為官軍既克杭州餘杭賊分竄武康德清武康於湖屬為瘠區土田民戶不及中縣之半大縣三之一夙彫敝然欲安固杭州必遠戍皖南近備四安安吉以及武康今賊尚踞武康德清其為湖州屏蔽一日不克則旦夕可伺杭州之便而湖州之守益堅石門介在杭嘉之間亦慮其從後牵制左公欲先取三城以圖湖郡乃令楊昌濬督各營

由瓶窰安溪關進規武康令蔣益澧分軍進規石門德清並令知府李耀南副將劉明燈等馬步七營出孝豐武康之間截剿竄賊二月二十八日李耀南等破獐頭賊卡楊昌濬破上陌賊卡進攻武康先是賊目吳開俊遣人通款於總兵羅大春約為內應昌濬以武康雖無城垣而賊憑水阻二大石壘堅甚不可力拔令大春曉以禍福率軍先進而副將余璿隆簡桂林等營並駐上陌偪之時陳炳文汪海洋及侍輔首戴利來各賊酋咸萃德清眾尚十餘萬然皆潰敗之餘囂而不整一日數驚三月朔道員張聲恒夜令滿建柱挑降人趫捷者二

十餘潛入放火燒一賊營數處賊館賊喧擾達旦初二初三日紛紛由德清西渡以援武康大春率親兵弁礮船百餘巡至黃洞橋與援賊遇即將浮橋折斷賊不得過急令各營乘夜分伏武康城邊用火器攻擊城賊大震會賊目楊芸桂等遣人至大春營申內應之約初四日大春及楊和貴余璿隆簡桂林等抑率眾薄城環攻楊昌濬與劉榮合朱明亮湛玉連等繼之賊酋吳海勝猶憑卡抗拒正轟擊間降人楊芸桂李文林向安邦李秀明彭玉桂金權衡等開門延納官軍海勝棄卡逃竄遂克武康羅大春等分兵追剿抵三橋埠適德清援賊

大至海勝驅眾回鬭官軍扼橋拒戰斃賊數百賊悉敗
走楊昌濬入城見其彫殘特甚於是下令軍士無犯民
間秋毫加意撫循遺黎稍得蘇息並待降人以誠選其
壯士爲數營即令楊芸桂統帶餘悉遣散後攻湖郡其
戰亦最力云當克復武康之日高連陞王月亮兩軍方
進駐德淸上七鋪偵知陳汪二賊將遁李賊爲殿初五
日連陞率騎數十先抵城邊見賊正開西門而竄即策
馬衝入街巷破屋伏賊忽起先竄之賊折回併拒連陞
及余朝貴等突圍殺出隨招各營分路進擊鏖戰自辰
至未賊始棄城逃奔高連陞王月亮等督隊追勦斃賊

數百生禽七十三奪獲大小船數十旂械無算遂克德
淸是日並收復石門先是石門踞賊僞歸王鄧光明於
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杭州趨救餘杭爲官軍所敗
據皦洞中左脇死而復蘇昇歸石門蔣益澧旣收海甯
桐鄉遣人招降光明請俟杭嘉克後就撫然創甚伏處
不能再戰及益澧令李邦達蔡元吉率師進偪石門仍
遣人覘之光明伏枕涕泣立遣其黨開城出降而身赴
杭州待罪因言久已蓄意投誠因爲陳炳文所偪不能
猝脫並言咸豐十一年杭州城陷時曾以禮收斂王巡
撫張學政載棺送至上海并衞送林福祥等求其代陳

款志左公初以其不早歸誠而必待恢復杭嘉之後嚴
詰之光明叩頭流血願照蔡元吉何培章所請前驅效
力贖罪左公見光明左手已廢縱力屈始降殺之不武
乃奏免死選其驍黨分爲數營責令隨大軍進規湖郡
全浙各郡縣以次蕩平惟湖州府屬縣接壤皖疆遙與
金陵響應各路敗賊並集或竄或踞又煩兵力矣其先
竄德淸僞利王僞來王兩賊繞出武康之西欲竄孝豐
李耀南劉明燈聶邦光張人和廖渭臣亦於初五日由
篩頭出隊截勦賊急竄向遞鋪正追殺間陳炳文繼至
聶邦光橫突其陣斃賊數百奪獲騾馬十餘賊大潰利

賊率眾回援劉明燈張人和廖渭臣等從後夾擊又斃
賊數百遂棄械狂奔我軍追殺無算拔出難民數千賊
迭次被創眾心渙散陳炳文等議守湖州及官軍偪近
李遠繼又欲由安吉以竄甯國謀無適從高連陞等諜
知之乘其紛亂於初八日進兵距湖州尚數十里遇賊
大隊擁至縱兵奮擊斃賊數千燒船千餘賊望風潰竄
其前竄孝豐 股復繞從千秋關太陽埠竄至昌化縣
境左公疏言臣前因江皖羣賊麕聚湖州即慮突犯上
游亟檄分水新城嚴州遂安各處守軍嚴防並調康國
器張聲恆兩軍赴臨安截勦令賊既悉由廣德孝豐上

竄嚴遂之防尤爲緊要臣又加派劉清亮各營由新城以赴嚴州唐學發彭大光兩營水師於桐嚴一帶巡防賊裹糧而趨斷難持久若前路各軍力扼奔衝後面各軍躡蹤猛擊或可聚而殲旃即有漏網他竄臣亦當督飭各軍出境追勦務期全數肅清以紓
聖廑蓋其深思遠慮皆燭先幾定賊之卒殄也

平浙紀略卷六

平浙紀略卷七

同治三年三月奉
命督辦軍務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左公既克復武康德清石門三縣賊皆上竄惟僞堵王黃文金僞佑王李遠繼僞輔王楊輔清堅踞湖州如故左公乃分布政使蔣益澧進攻湖州督糧道楊昌濬進駐武康而命駐守嚴州淳安各軍相機截勦初九初十日賊之竄至昌化者漸趨績谿十一日副將劉明珍由分水前赴昌化會同鄉團截其後隊馘斬甚眾奪獲旂幟刀矛騾馬無算十二日明珍追至白牛橋僞侍王李世賢等繞由昌化十

都過老竹嶺竄向績溪而去復由間道走歙西之岩寺篁墩以竄屯溪其陳炳文汪海洋等賊均走水南村分路向南源口深渡過河以折入浙境十五日徑趨小川欲分犯淳安遂安二縣十七日駐防遂安總兵王開琳令王福昌一軍嚴守雲嶺黃蔚嶺自率親兵及龔隆貴羅瑞山喻勝榮三營由黃蔚村舉嶺進丁長勝康榮誥莫坤和三營及水師礮船由威坪街口沿河直上行近小川賊出隊來撲羅瑞山喻勝榮匹馬衝鋒賊爲披靡退據石橋官軍乘勢急進衝過橋北丁長勝莫坤和各率隊繼至師船遂於河中排礮轟擊斃賊數百賊敗走

一向深渡一向小川裏山而遁開琳麾兵逐北約七八里賊復回拒羅瑞山莫坤和等沿山圍剿賊始大敗爭向山谷狂奔自相踐踏而死者不計其數其向深渡逃竄之賊爲龔隆貴等截殺殆盡餘賊悉敗竄屯溪是役也殺賊二千有奇生擒五百有奇踏斃溺斃者倍之其湖州一路自初八日高連陞進剿獲勝後羣賊皆退聚菱湖東林山茅山靑山脩築堅壘附城二三十里皆有賊營且與長興四安互相聯絡左公令劉連陞水師赴德淸高連陞王月亮蔡元吉各軍由德淸進規湖州西南劉樹元何培章各軍由石門進規湖州東南十三十四日劉連陞羅啟勇等各率師船進攻菱湖破賊一卡蔡元吉復率軍進駐靈山高連陞王月亮進駐埭溪二十二日湖賊分路來撲連陞月亮營壘復潛竄洛舍圖襲我後路俱爲我軍擊敗劉連陞等旋將菱湖東林山要隘攻克蔡元吉卽進屯荻港賊見官軍漸偪調集城中悍賊數萬悉趨東南路力圖抗拒五月初十日出抄蔡元吉營後且分撲長生橋各營元吉督軍堅壁不動相持竟日賊不得逞至夜賊冒官軍旂幟出小港欲劫我營元吉偵知密令洋鎗隊二百人分伏於桑林待賊撲近突起轟之斃賊數百比曉賊復出大股隔河而陣

我軍迎敵以阻水未能痛剿左公以賊勢旣趨重此路蔡元吉所部兵力尙單令蔣益澧分撥師船且調都司湯葆元飛划一營前往助剿十四日賊大股麕至元吉督隊奮擊相持至晡賊卽偪長橋亭子橋而營時總兵劉樹元以元吉各營苦戰連日待援孔亟乃率所部及洋將實德稜花勇馳往策應劉連陞亦率水師各營移駐菱湖東林山下昂一帶以壯聲援十六日劉連陞各營由荻港進發蔡元吉劉樹元督同陸軍助之賊憑河抗拒我師未能猝拔十七十八日賊又於亭子橋增築兩壘蔣益澧令高連陞加撥丁賢發錢桂仁兩營復調知府楊道治一營馳往助剿二十日賊又撲元吉營壘環攻五時均被擊走羣賊益憤日暮遂分七路來犯並以大礮向長生橋營壘轟擊勢甚凶悍元吉令各營鎭靜以待約會水師各營憑河扼守自率親兵馳赴長生橋力戰卻之是夜密令營官楊成棟誘禽僞軍政司樂興等六賊斬之賊知元吉各營有備不可攻復乘虛襲我菱湖後路劉連陞率副將蔣榮彩參將梁霽山等師船力堵高連陞又命高有志洋鎗隊助之二十四日賊全股來犯劉連陞梁雲山率所部迎剿焚賊船十餘艘賊爲少卻劉連陞乘勝追擊賊退而復前殊死戰鎗子

如雨我軍傷亾百餘人正相持間高有志率洋鎗隊抄
出賊後楊道治亦率所部至自餘杭賊見援軍大集駭
而奔二十九日袁家滙賊目李得芳來蔡元吉營中乞
降元吉許之三十日親赴袁家滙欲督同降人出其不
意攻取未降各壘楊輔清覺其有異卽率悍賊來爭元
吉麾衆分路截殺羣賊潰竄遂將袁家滙賊壘一律焚
燬收降衆七百回營方楊輔清之并攻東南路也黃文
金復分大股由太湖塘楊漊以向軋村冀撲犯林墟何
培英各營之後率擊我師五月初九日賊大股來撲劉
樹元令培英馳往截擊而自率所部繞出軋村兜勦賊

方欲架浮橋渡河培英乘其半渡擊之斃賊二十餘晃
水死者無算追至軋村樹元亦至兩路夾擊賊勢不支
紛向太湖塘楊漊竄去嗣官軍百計誘戰賊鼠伏不出
樹元見太湖塘之賊暫無動作南潯一路已有蘇軍屯
駐而蔡元吉各營連日攻勦賊未大挫遂率所部及花
勇馳援乃賊復由太湖塘繞出林墟後路之陞家灣以
拒蘇軍不時分賊至林墟左右擄掠二十四日樹元令
何培英進勦賊負嵎如故培英分兵抄出賊後夾擊破
其一卡乘勝督隊猛攻樹元亦馳往接應立破賊壘三
餘賊棄之而竄我軍逐北數里將太湖塘楊漊賊壘一

律蹋平二十七日復分攻晟舍賊壘鏖戰三時破其一
卡而還餘賊悉退四安梅溪其地本爲賊踞遂與之合
楊昌濬以四安梅溪賊勢方熾意必上竄自率各營由
牌頭進桐嶺扼之令知府劉璈副將劉端冕谷香山等
三營周廷瑞等六營由黃湖進白水灣直搗孝豐六月
初三日劉璈等乘夜潛師踰嶺以進黎明抵孝豐城下
賊猶未覺瞥見官軍突至卽伏堞內施放鎗礮軍士多
受創谷香山劉端冕躍過重濠揮軍直入劉璈督隊繼
之哨長吳德華首由南門梯城而上立斬賊坪天義潘
和周廷瑞督各營亦由東門攻入營官李有慶立斬僞

天將洪恩炳城賊大亂紛紛奪路而逃卽將孝豐縣城
克復時初四日午刻也周廷瑞劉璈麾兵追擊遙見羣
賊擁一賊騎馬狂奔璈急率所部躡蹤追至城北十五
里皈山塲外委李必得以矛刺之落馬生禽以歸餘賊
四散訊之乃僞感王陳榮也是役也斃賊千餘生禽長
髮老賊二百餘救出難民婦女五六百奪獲騾馬百數
十云時安吉廣德尙爲賊踞楊昌濬方攻安吉安吉一
城當皖浙之交居萬山中其險阻倍於孝豐爲湖賊必
爭之地而梅溪四安踞賊亦有數萬與廣德安吉互相
聯絡我軍攻安吉則梅溪四安廣德之賊來援腹背受

敵其時長興已為蘇軍攻克左公謀之蘇撫請檄長興
之軍分攻四安以掣其勢密令楊昌濬如安吉一時不
能驟下或先攻梅溪搗其要脅庶湖州安吉之賊勢分
收功較易十八日楊昌濬攻其東南兩門周廷瑞攻其
西北兩門昌濬所部銜枚疾進抵城下天未曙各軍拔
去濠外籬簽梯城而上及城垛賊始覺出死力以拒我
鎗礮雨下參將朱尊賢攻破東門橋卡登其礮臺手斬
悍賊三忽中洋礮陣亡都司陳壽照亦受重創總兵羅
大春道員朱明亮麾軍猛攻逾時迄未得手其蔡元吉
一軍由袁家滙進駐東埠黃文金見元吉懸軍深入糾

集羣賊於是月初八日後迭次攻撲元吉營壘均擊走
之初十日又分大股竄出思溪雙福橋築壘以截我軍
餉道元吉力攻之不克劉連陞彭大光蔣榮彩湯葆元
李錦堂各率水師楊道洽率陸師來援惟地多汊港兩
岸桑林蓊翳我軍前進賊以鎗划船數百四出抄襲且
林中設伏以洋鎗轟擊我不及備頗多傷亡蔣益澧令
知府李邦達督鄧光明各營由東林山馳赴菱湖會合
劉連陞水師進勦思溪劉樹元何培英等由林墟進勦
長超山并調劉清亮一軍由分水駐埭頭以厚兵力益
澧親赴菱湖督勦邦達先於十六日令鄧光明分三營

屯孫家橋分一營屯鳳凰橋距雙福橋僅八里賊乘划
船數百蜂擁來撲光明分各營一面築壘一面迎敵賊
舍舟登陸猛撲五次均為我軍擊退十九日益澧抵菱
湖二十一日即會合諸軍而前令李邦達鄧光明各營
攻思溪以楊道洽之洋鎗隊劉連陞之師船繼之高連
陞率所部攻雙福橋黃鎮湘率內河師船拖荻港而約
駐守南潯之蘇軍會合張景渠各營攻晟舍劉樹元率
何培英各營攻重兆以掣賊勢是日黎明各軍分路齊
進益澧率親兵先抵思溪即令鄧光明各營渡河分攻
賊壘賊從桑林突出光明督隊奮擊賊敗走我軍乘勢

進攻賊伏牆施礮軍士蛇伏而進拔去樁籤一鼓而上
壘已垂破忽有賊從左右樹林抄出鄧光明急撤隊迎
敵賊亦出壘來撲光明奮勇衝殺賊為披靡會劉連陞
彭大光師船駛近思溪賊以飛划抗拒火箭突入船中
霎時煙燄飛騰人心脅亂各船回救為賊所乘方危急
間楊道洽李邦達二軍馳至益澧亦麾親兵策應賊始
敗遁其進攻雙福橋重兆晟舍各軍亦未得手二十二
日水陸各軍合攻雙福橋賊負嵎不出二十三二十四
日益澧令鄧光明楊道洽於思溪傍水成壘護以水師
二十五日令光明為第一隊劉清亮為第二隊高連陞

為第三隊益澧自率親兵為第四隊更番迭戰賊初不動相持至未申之交黃文金率賊數萬來犯益澧飛馬直前與高連陞等併力鏖戰洋鎗連環轟擊賊敗走時巳薄暮正欲收軍賊復大股衝出將益澧高連陞仍匝馬陷陣諸將士無不鼓勇衝殺一以當百立斬大旂悍賊十餘賊乃潰退是日血戰六時殺賊無算而官軍之傷亡者百數十人參將翁桂秋營官周大受俱被重創益澧戰馬亦幾為鎗子所洞時洋將德克碑以官軍無日不戰未能取勝願率所部洋鎗隊及淺水輪船來助二十七日益澧攻思溪令高連陞德克碑攻雙福橋劉

樹元攻晟舍三路齊進德克碑以開花礮攻雙福橋賊壘竟不得破益澧因令高連陞於思溪雙福橋之間立一營鄧光明於雙福橋河邊增一營而馬雲標則軍於大河沙州以防賊船自後抄襲其地距蔡元吉營止隔一河因對岸賊營環列未之能達賊圍東埠各營歷二十餘日元吉晝夜戰守迄無休息糧亦垂盡左公調副將徐文秀游擊王東林水師總兵楊政謨馳救之七月初二日益澧於思溪雙福橋之間架浮橋三道以通元吉營接濟會徐文秀王東林兩軍馳至益澧卽令劉清亮李邦達楊道洽鄧光明各率所部攻思溪徐文秀王

東林等繼之劉樹元何培英四營及洋將賓德[illegible]攻重兆雙福橋益澧自率親兵及高連陞李運榮陳武職賀國輝李世祥馬雲標等分兩隊嚴陣以待命洋將德克碑率所部沿河助戰令淺水輪船泊於河汊以開花礮對思溪八角亭賊壘轟擊各軍並乘竹筏而渡甫至中流賊壘鎗礮齊發軍多受傷蔣榮彩彭開壽仍奮勇前進各軍復於對岸開巨礮助之我軍離岸三丈許賊鎗礮愈密軍士傷亡愈多蔣榮彩彭開壽及陸軍營官李世祥均被重創益澧復用飛划渡德克碑花勇及李運榮一營過河偪岸攻擊花勇先進遇賊伏而卻其

攻思溪賊壘之劉清亮等亦收隊而還生禽賊言是役也黃文金親來決戰亦為洋鎗子傷其左肩悍賊約幾數百而受傷者則不可數計云益澧以思溪雙福橋勢難力攻欲由袁家滙荻港出湖蚨漾以達長超山襲其後路初六日高連陞率賀國輝王東林席得元陳念親等進屯荻港之中洲徐文秀軍雙堂子初七日益澧親至荻港督戰時高連陞賀國輝王東林巳率陸軍進薄賊之前壘楊政謨劉連陞各率師船會勦賊憑卡死拒不出高連陞令各軍士佯作疲憊狀誘之賊突出遇伏大潰我軍齊進將壘賊殲除殆盡當陸軍鏖戰時賊船

齊出一擊卽退劉連陞率師船逐之伏賊在桑林中瞥
放洋鎗子貫連陞右顴我軍少卻益澧令湘軍師船泊
荻港護之賊忽以鎗划截悍賊各執洋鎗由支港抄出
我師船之後勢將不支益澧疾率大隊由南岸馳至賊
乃駭遁初八日益澧調洋將德克碑日意格淺水輪船
赴荻港會勦高連陞賀國輝王東林等亦至荻港是日
申酉之交會同向前衝殺輪船亦開巨礮賊不及備我
軍已拔籤越濠而入壘中悍賊斬馘殆盡餘賊多溺斃
遂將荻港三賊壘攻克是夜有賊酋譚世友鍾大旺率
長龍舢板船十艘向蔣益澧軍前乞降十一日益澧親

督徐文秀譚茂勝乘師船四十艘由荻港繞出太湖察
看地勢賊乘鎗划數十飛駛而來為洋鎗擊退我軍遂
乘勝入湖蚨漾分立三營者花兜駐守以湘軍師船護
之令楊政謨師船進泊八角亭以德克碑日意格輪船
佐之十三日政謨會同日意格由荻港河中以開花礮
轟攻袁家滙賊壘益澧督師船由湖蚨漾與之對攻高
連陞王東林李運榮陳念親由荻港渡河進擊袁家滙
街旁賊館梁雲山黃鎮湘率師船分扼湖尾支港官軍
三路齊進百礮交轟羣賊伏壘不出我軍環攻三時賊
壘轟裂大半斃賊無數蔡元吉見賊勢趨重袁家滙一

路令五百人隨游擊楊應龍由思溪突圍而出將至河
邊賊從左右層層抄截應龍奮勇衝殺手刃數賊力竭
陣亡營官楊成棟向得勝亦同歿於陣僅衝出百餘人
益澧恐賊知元吉一軍虛實圍益急乃令各營竟夜力
攻袁家滙以掣賊勢自率親兵及楊道治所部馳往雙
福橋長生橋一帶策應是夜元吉竟自東埠鳧水三道
衝出重圍同出不及千人饑疲無人色自云營中馬騾
已盡而煮食桑樹皮者且六七日矣士卒感大軍援救
雖饑不能起無一願附賊者其伏匿草間及積屍之下
賊退而歸伍者復四百餘人是日蘇軍及張景渠等亦

將晟舍賊營攻克斃賊千餘賊見元吉已出晟舍之壘
又破意氣沮喪十六夜思溪雙福橋之賊紛紛退竄劉
清亮劉樹元李邦達於是夜各率所部潛坐划船過河
大呼殺入刀斫矛刺斃賊近千其落水溺死者不計其
數將賊數十營一律踏毁劉清亮李邦達鄧光明等遂
移屯亭子橋進攻長超山踞賊高連陞等各營會同德
克碑仍攻袁家滙左公疏言湖州地勢守易攻難逆賊
東踞長超山昇山袁家滙西踞楊家莊梅溪四安安吉
北踞廣德南扼妙喜和平兩鎮以為掎角賊勢雖蹙而
地險人眾難以偏勦現在蘇軍之距城最近者為大錢

湖口之水陸各營浙軍之最近者爲東路日月山各營
此外皆相距二三十里十餘里也蘇軍自克晟舍後北
路西路日事鏖戰李鴻章毅然以攻取廣德州爲己任
尤爲制賊要著大局既合長圍之勢已成賊雖暫肆鴟
張檻獸釜魚遲速有必滅之理而察看機局一時尚未
能就縮據金陵逃出難民及投誠之賊目等皆言僞幼
主洪福瑱於六月二十一日由東壩逃至廣德二十六
日黃文金迎入湖州府城因初二日之戰懼而仍迴至
廣德文金遣其弟文英護之各處賊館預備乾糧似有
急竄之意蘇浙兩軍自湖城北面迤東及東南一帶水

陸合成長圍尚無罅漏惟西路山嶺複峻路徑紛歧地
勢遼闊又安吉一城尚稽克復其比連之甯國縣並無
防兵倘賊竄甚速誠恐防不及防必致蔓延他方又成
不了之局幸江西賊勢已衰臣軍之援江者除劉典一
軍跟蹤追勦外其王德榜王開琳兩軍可就近調赴婺
源馬金一帶與浙師聯絡其黃少春一軍及劉明燈劉
明珍各營現駐常山江山邊隘可移至嚴州相機分撥
備迎頭攔勦之用如能仰仗
天威全股蕩平東南全局底定臣自當會同江蘇撫臣馳報
若僅收復湖州一城各營當即躡蹤緊追不准居以爲

功也自官軍進偪日月山亭子橋東埠長超山麓後二
十五日湖州城南門守賊僞天將陳學明率千餘衆來
降二十六日踞長超山之僞天將陳賊及姚賊劉賊以
所轄三壘之衆來降是日日月山守將劉樹元會同蘇
軍猛攻昇山賊壘拔之蔣益澧令高連陞督同蔡元吉
等進駐湖州西南妙喜鎮即進攻長超山袁家滙賊壘
賊初以死抵拒瞥見湖城火光燭天遂棄壘而竄時東
路劉樹元何培英各營已進八里店蘇軍道員潘鼎新
亦率所部來會勦敗賊竄至湖州未進城城賊已急啟
西門而遁劉樹元潘鼎新當先入城益澧途遇竄賊多

有擒斬遂與劉清亮李邦達張景渠等先後馳至分門
而入搜斬城中尾賊數千遂於二十七日巳刻將湖州
府城克復其西門竄出之賊高連陞與之遇斬殺二千
有奇益澧即率各營追之焚賊船數百二十八日黎明
追至梅溪賊已連夜棄船登岸而遁爲蘇軍及總兵羅
大春截殺尾賊千數奪獲賊船尤多拔出難民無數僞
穰王黃紹忠率黨四百餘詣大春軍前乞降餘賊分三
路竄走僞堵王黃文金一股由梅溪徑趨廣德約十餘
萬賊僞佑王李遠繼一股由安吉以出孝豐別分一大
股由四安竄廣德約四萬餘賊益澧令元吉培英兩軍

暫駐梅溪自率親兵及高連陞徐文秀賀國輝王東林
鄧光明所部各營向四安一路追勦三十日抵四安竄
賊先為蘇軍截殺殲斃甚多後股則已竄往廣德矣途
次遇難民來言黃文金於二十八日到廣即夜挾偽幼
主由甯國縣昌化績溪一路逃竄黃文英及偽忠王子
由甯國府向涇縣祁門一路逃竄蘇浙兩省官軍或躡
蹤猛追或横腰攔截殺賊不下萬餘溺斃及自相踐踏
死者不可勝數其逃散之賊或三四千為一隊或一二
千為一隊或數百為一隊或數十為一隊見官軍至輒
跪伏道旁泣求免死陸續遣散者又不下數萬云其楊

昌濬進規安吉一軍於七月二十四日會同周廷瑞各
營分路而進火箭噴筒迸射入城附城樁籤拔去大半
北門橋邊木柵亦毀自寅至午轟攻五時城賊大震二
十八夜急向孝豐一路逃遁會湖州大股亦竄至昌濬
令羅大春率所部赴梅溪截勦朱明亮楊和貴各營出
安吉南路會同周廷瑞一軍兜勦是夜大雨傾盆河流
暴漲前隊之賊甫竄孝豐後隊尚未及渡各軍追至殺
賊無算降賊七八千擒獲賊馬千餘騎昌濬追至孝豐
賊正撲城因督隊奮擊守城之劉璈谷香山劉端冕亦
各率所部而出會勦賊即退竄官軍乘[illegible]賊之陣殪偽

驍馬徐可及偽天將朝將等賊酋數十斬馘千餘級生
禽數百赴水死者數千解散尤衆奪獲輜重馬騾洋鎗
不可勝數賊向山谷奪路狂奔其已過河者悉向甯國
縣千秋關一路竄走官軍追殺二十餘里又斬斃溺斃
無算偽朝將王召福率黨千餘迎降三十日楊昌濬復
率劉璈谷香山劉端冕及朱明亮馬隊疾趨白馬村賊
且戰且退我軍追殺至章村賊無路可竄憑河死拒我
軍衝殺過河鎗礮齊施聲震山谷賊不能支翻山越嶺
而遁官軍追七十里至孔夫關賊人馬擁塞多自相踐
踏而死我軍復於兩旁緣山而進縱横痛擊賊四散奔

竄我軍追至甯國縣之七都突遇龍旂悍賊千餘騎賊
數百黃衣賊目三四蜂擁而來哨長彭練州甘大有彭
榮華劉春熙大呼奮擊立斃黃衣騎賊賊大敗走是日
殺斃溺斃及墜崖死者千餘生禽二千有奇拔出難民
五六千奪獲騾馬鎗礮無算并獲偽佑王大小偽印及
各賊酋偽印一二百顆八月初一日劉璈分游擊唐湘
遠帶隊出孔夫關追擊有尾賊向千秋關一路逃竄又
殺其數百收降千餘解散數千李遠繼僅帶數十賊逃
往廣德即由廣德與淇福瑱及黃文金黃文英分路上
竄由甯國墩千秋關黃花關以出昌化白牛橋偽偕王

譚體元偽樂王之子莫桂先偽首王范賊等由甯國縣胡樂司山羊坑以出濱安威坪約同竄徽八月初三日分水守將劉光明率所部迎剿白牛橋之賊未分勝負副將崔大成參將盧本堂等由分水麻家埠馳至奮力接戰禽斬數十賊賊始敗退初五日劉光明等復進剿賊方向昱嶺鬬十都一帶竄逸各營追擊斃賊不少羅大春聞黃文金後隊復至白牛橋由臨安於潛兼程疾進初七日追至白蛇嶺及之營官楊芸桂躍馬而前大呼奮擊賊以死回拒劉榮合劉光明崔大成等先後馳至夾擊賊大敗悉向昱嶺逃竄官軍乘勢追殺斃賊不

可數計傳言黃文金於數日前在甯國縣之七都受創甚重行至白牛橋而死羣賊推倒民屋三棟瘞之其弟黃文英代領其眾踉蹌西行其譚體元等竄至黃石潭距威坪五十里劉明燈聞賊竄昌化即率所部馳赴威坪截擊黃少春抵嚴州後亦令道員李耀南副將周紹濂等馳赴威坪初七日賊至蜀口距威坪五里許眾尚三萬餘連營二十里是夜有賊數千鬬由上河灘頭涉淺偷渡為官軍所覺轟擊而退黃少春復令張福齊李艮平馳往截剿自率中營繼之初八日黎明周紹濂等由河上嶺出蜀口之右張福齊等由坳上出蜀口之左

李耀南劉明燈等出蜀口之中水師唐連勝亦率師船沿河排礮轟擊賊始猶抗拒我軍數路齊進縱橫痛擊立斃悍賊數百賊隊大亂我軍乘勢斫殺又斃賊千餘追至洪橋頭譚體元麾眾憑橋力戰官軍中路與之相持左右兩路從旁抄出賊後賊方驚顧中路乘勢衝殺過橋黃少春復督中營及楊芳桂馬隊馳至分道縱擊銳不可當羣賊辟易紛紛奪路狂奔體元脫所著繡龍馬褂騎黑馬而逃官軍追及斬之並獲其馬是役也偽樂王之子莫桂先偽朝將廖豈才莫天義賀永聚瞰天義劉明德蜀天侯趙思誠玕天侯曹得勝珍天侯許標

桂璨天侯衛義杰琰天豫吳春彩宣天燕張發勝瑲天福饒祥芸玥天豫汪道發增天安藍瑠晌天燕李球珈等大小賊一百五十餘俱斬於陣殺斃轟斃及自相踐踏死者約五六千生禽偽天軍佐將趙世舉晄天豫羅永福璪天安甘長富璟天安張先發耿天福黃本茂琪天福高啟厚畔天義李廣材璜天侯周學禮旺天燕毛大義玗天侯賀子秀等賊目二十餘長髮老賊千餘悉誅之拔出難民以萬計初九日黃文英大股又自昱嶺關竄至唐村黃石潭黃少春令各營分扼上下淺灘黃元吉等與唐連勝水師嚴扼街口劉明珍率所部由滸

安而上嚴備之初十日文英率悍賊自蜀口四嶺蜂擁而來分撲我軍營壘而李遠繼一股由蜀口之左衝出偽王宗黃朓一股由洪橋頭衝出少春即令彭俊光劉明燈等分扼上下灘李耀南周紹濂等悉銳轟擊劉昌選所部與楊芳桂馬隊排列灘上約會黃元吉羅順成於街口後山列隊以壯聲勢文英率悍賊自上灘爭渡我軍隔河環施鎗礮游擊張培基率師船扼灘循擊斃賊二百餘其闖由河上嶺郭村竄越者亦為水陸兩軍擊退時劉明燈率所部三營溫處道魏喻義率所部一營馳至卷旗蛇行而李耀南周紹濂皆出壘衝殺劉明

燈率親兵鳧水過河各路同時猛擊賊勢不支紛紛敗北文英手刃退後賊挺身督戰楊芳桂伍先申禽生賊詢知騎黑馬微鬚者偽昭王黃文英也遂各麾隊衝入賊陣游擊盧華勝外委孔行斌斬文英於馬下我軍四面蹴之斃賊數千生禽長髮老賊數百奪獲騾馬鎗礮旗幟刃矛無算追至洪橋頭始收隊賊之由廣德上竄也本無定向其併股而犯威坪者方欲乘虛而入而不知黃少春劉明燈明珍諸軍之由衢嚴突至先到數時也賊既不敢由威坪下竄仍踞唐村黃金嶺一帶十四日昧爽黃少春令周紹濂張福齊黃元吉羅順成各營

西上以固徽防而自率各軍分路進勦縱横盪決要截邀時賊即潰退我軍乘勢追殺陣斬及墜崖死者約五六千賊生禽千餘拔出難民萬餘遂將黃金嶺唐村洪橋頭洪池等處五十餘里賊卡全行掃蕩追至歙淳交界之門嶺而還十五夜賊由歙境大洲源繞出建口涉淺而渡渡未及半各營馳至分灘扼堵唐連勝師船往來轟擊賊不得濟劉明燈張福齊周紹濂等從上灘過河繞出賊後李耀南等從下灘過河兩路夾擊賊大敗會皖南鎮總兵唐義訓所部亦由歙南深渡馳至各軍四面兜勦賊無路可奔陣斬偽列王邱國文等賊目數

十生禽偽列王黃吉建及偽天將朝將等賊目二十餘其餘禽斬近萬向劉明燈張福齊黃元吉等馬前伏地乞降者五千餘人向唐連勝營中乞降者千餘人賊首范汝增身被數鎗落馬從賊舁之去不知生死官軍獲其馬而歸餘賊由績溪翻山遠遁其先由建口渡河者十七日踰雪嶺竄至遂安之章村郭村黃少春亦於是日馳抵遂安十七都十八日即率各營進勦賊由東亭村中衝出我軍分路迎敵游擊彭俊光賀潤蘭彭在上首先陷陣俊光身受矛傷伍先申李良平張介和復衝殺而入賊潰走官軍追過郭村賊翻山向昏口遁去途

遇馬復震伍正得兩軍鏖戰四時殺賊無算官軍亦傷
亾百餘人少春方撥隊策應賊已旁路向遂安十六都
而竄偽列王蕭雅泗劉得義等率偽天將朝將百餘人
羣賊二萬餘赴黃少春軍前乞降少春受之李遠繼自
甯國敗竄後餘黨無多及聞劉得義等投誠霎時鬨散
遠繼隻身遁走其隨洪福瑱者不過萬賊皆黃文金兄
弟敗殘之餘能戰者止數千而已王開琳王德榜聞賊
偪遂安即各率所部由婺源馳赴開化華埠截剿十九
口劉明珍抵馬金街即令參將黃本富游擊張成元等
分路出昏口截擊敗之賊繞竄開化七都村頭二十日

明珍率各營追至三路縱擊斃賊無算陣斬偽享王劉
裕鳩偽天將謝元美李有才偽朝將李世華甯天義柯
林等賊目數十而賊之前隊已由二三都闌入開化縣
城以一股拒追軍以一股向華埠玉山七都球竄去明
珍急率各營進剿黃少春亦令楊芳桂馬隊馳至二十
一日合軍齊抵開化城下賊匿不出明珍偽退誘之賊
悉眾來撲甫近山邊伏兵突起賊駭而奔官軍乘勢追
殺俘斬多賊是日王德榜一軍由婺源馳至資夜會合
明珍所部各營分路進擊賊不能支向華埠一路竄逸
王開琳令丁長勝羅瑞山郭德馨康榮詔四營於是日

午刻馳抵開化白渡截之賊適從開化來官軍鏖擊以
待賊衝突數次羅瑞山手刃騎馬數賊康榮詔復以鎗
礮轟擊斃賊不少賊無路可逸是夜偽天將江仁和等
率黨數千赴榮詔營乞降二十二日王開琳王德榜劉
明珍等追至華埠賊悉由小路走七都球明珍馳赴常
山出草坪關古城截之開琳德榜等躡蹤而進未刻行
近七都球詗賊後股尚屯村內即麾軍衝入賊猶各執
洋鎗拒戰相持兩時我軍大隊齊進縱橫盪決擊斃驍
賊數百賊勢大潰一向玉山一向江山而逝德榜等分
路遂北沿途斬馘不計其數是日明珍馳抵常山預分

張成元設伏草坪待之二十三日天甫明賊果大隊擁
至官軍突出奮擊賊即退竄黃本富賴長復從後邀截
賊知不可脫仍拚死向前衝突正鏖戰間明珍亦至橫
貫賊陣截而為兩前股竄江山邊界後股賊酋偽方王
早王等均被官軍擊斃餘黨數千偽天將胡元熾熊開
玉陳高勝陳左祥等率之伏地請降明珍受之仍令黃
本富等趨江山新塘截剿賊將由江山西鄉繞竄石門
峽口二十四日王德榜亦馳至與黃本富夾擊賊軍風
而潰是夜有偽天將方福泰及詹福隆陸義泛李金星
劉三元丁天福各賊目率黨數千赴德榜軍前乞降二

十五日黎明前隊賊詗知率眾回殺遇總兵蕭得龍
將戴奉聘所部馳至迎擊德榜復令王德榳何秀清黎
榮等分路齊進得龍奉聘陣禽生賊訊之騎馬黃衣二
賊一為洪福瑱之堂兄洪元珍一為偽王宗李金信因
郎馳馬衝入賊陣斬之餘賊驚潰盡趨廣豐當德榜一
軍馳抵新塘時賊之別股已竄廣豐五都街王開琳抵
玉山後郎於二十四夜乘月色微明令各軍銜枚疾進
行近五都遇大股賊擁洪福瑱逃竄我軍分左右兩路
抄襲賊以洋鎗對擊軍士多受傷都司謝吉祥力戰陣
亾丁長勝羅瑞山等麾隊奮擊四面蹴之斃賊二百餘

幾禽福瑱爲賊拚死潰圍抉走官軍急追二十餘里至
二十五日午刻始收隊賊即由廣豐鉛山一路遁去於
是浙江全省肅清昔趙景賢之守湖州也且戰且糧盡
援絕而後亾及賊踞之亦兩三年猝不得拔守易而攻
難蓋莫過於湖矣其地北濱太湖東南則汊港紛岐桑
林稠密西南則山嶺複峻轉餽維艱故列代取吳興皆
由太湖廣德長興進兵以地勢順而糧道便也浙師東
西南三面衔衔進攻數月未能蕆事實地勢有以限之
幸蘇撫李公分軍先取四安長興因自西北路滾營而
進逆賊四面受敵不攻自破乃得成功一則不存畛畡

之見一則不萌嫉忌之心和衷濟美二公有焉黃文金
兄弟既就戮李士貴亦就禽著名賊酋蕊已十殲八九
其逸出而逋誅者惟洪福瑱及李世賢李遠繼汪海洋
輩三四賊耳自後竄江竄閩竄粵江甯之軍既不追剿
蘇亦僅分軍一援閩而已獨賴我浙躡蹤追勦勞師遠
征卒聚而殲之五嶺之外惟我左公實結粵匪之局此
又天下之所莫與爭功者也今將克復湖州安吉兩城
及追賊至淯安開化肅清全浙之顚末備著於篇而蘇
軍戰事則別見於第十卷云

平浙紀略卷七

平浙紀略卷八

同治元年八月二十日奏

命督辦軍務浙江巡撫左公附奏處州府城已於七月十九日收復經慶端耆齡奏報閩軍入浙至是幾一載矣蓋自上年八月賊僞忠王李秀成率眾二十餘萬從江西犯浙二十一日糾合湖坊大股陷常山即分路下竄龍游踞賊復竄至安仁街一帶爲夾攻衢州之計九月初二日圍城城中守兵多老弱餉又不繼貸之民間月給人千錢城外火光周圍數十里旌旂如雲從西而來者數日不絕晝夜環攻勢危甚督辦防務衢州鎮總兵李

定太署衢州鎮總兵崇志署金衢嚴道江允康候補道蘇式敬衢州知府吳艾生署西安知縣丁壽宸等嬰城固守間出軍擊之力據外壘水師礮船回環轟擊守備董興仁陣亡前後共斃賊數百並將三百斤以下各礮運置城外木柵之內平對賊營轟之遂於初八日解圍東走並復常山浙閩總督慶端具疏奏捷時道員李元度安越軍八千人總兵林文察臺勇二千人先後抵衢上下游水陸道梗賊方雄踞金嚴席卷浙東遂於十七日竄踞處郡屬縣唯慶元獨完賊氛蔓延一氣而溫屬平陽縣城爲金錢會匪所據頗猖獗慶公奉

命於十二月二日馳抵建甯府城調度軍事以全浙橫潰非厚集勁旅分路進兵勢必爲賊牽制乃令總兵曾玉明續募臺勇記名道張銓慶遴募江西勇力籌各軍餉需月至三十餘萬欲俟總兵曾玉明到後由溫處分路進勦請調鮑超與李元度共解杭州之圍並申請左公軍赴援當是時杭州已陷唯溫衢二郡尙城守湖州未知存亡江常數縣僅存江山亦通浦城雖衢防兵力較厚而溫處建甯福甯兩府犬牙相錯邊防孔棘非援浙即無以全閩故閩軍於左公入浙之後得專力溫處焉十二月十三日慶公奏言賊踞雲和不特溫州眉睫之憂

抑亦閩省肘腋之患同治元年

上命進駐浦城以杜賊竄鉛山而固浙軍後路二月初八日又奏云遂昌踞賊添集二三萬眾欲由龍泉抄出松溪竄犯閩境處州松陽之賊亦紛紛上竄各路軍情同時喫緊綜計兵力衢防有李定太所部七千餘人又撫臣駐軍開化勁旅八千餘人足爲聲援江山常山已派署布政司李元度安越軍八千扼紮並令參將薛師儀等所部閩兵一千五百在峽口一帶駐守浦城一路先經派令護總兵閔長齡游擊劉紹基等節節防守惟江浦毘連處所山路紛岐不敷分布又添募壯勇三千餘名

署游擊祝善銓等帶赴協防而龍泉松政三路僅有總兵林文察署浙江按察使張銓慶等所部四千餘人參將楊三益同知揭垂謙七百餘人實形單薄松政稍有疏失則水路可達建甯陸路可趨福甯不但處擾閩省完善之區並恐由建陽崇安竄江西截我浙軍後路現檄候補同知趙均添募興化槍勇一千並催曾元福所募臺勇三千星飛來營擬看何路緊要調赴應援軍情朝夕變遷臣親部不滿二千已難策應各路若遽移浦城則調度未能靈捷諜知台賊將犯溫州總兵秦如虎雖率部前往而倫紲兵少當此大敵當前必須嚴陣

以張吾軍力勦以遏賊燄如能挫其凶鋒方可分路進取先是正月二十日賊陷青田秦如虎前隊於二十九日馳抵溫州賊已至界牌嶺距城八十里都司李世進等禦之而敗三十日賊眾數萬直撲郡城如虎令守備馬雲標等出東門拒戰相持未決李世進等揮軍夾擊殺賊千餘賊敗走我軍追殺二十餘里而還二月初一夜賊復糾合大股三面環攻初二日如虎令馬雲標等縋城出擊城上連開大礮革職道員張啟煊令千總陳連福生員張鎮樞等分帶團勇截殺共斃賊數百初五日城中悉眾出戰又敗之賊退屯四十里初九日遂昌

民團克復縣城賊悉下竄松陽之賊竄擾雲和延及景甯黃巖之賊又竄擾樂清之大荆溫州勢愈岌岌慶公調閩安協副將吳鴻源師船二十艘赴溫援勦於十七日拜疏後即馳駐浦城先一日青田之賊竄踞瑞安白沙嶺擾及河上橋等處民團迎擊獲勝旋被賊圍抄生員孫貽穀陣亾十八日張啟煊親督所部並添調民團馳抵瑞安秦如虎亦派千總賴正倫領漳州兵五百赴援十九日啟煊先令張啟德等率領民團分路堵勦並令游擊李世雄扼駐牛皮嶺二十日啟煊整隊前進行抵陶山隘口賊數以馬隊衝撲不得入隘相持稍懈游

擊陳光彩等會合民團兩路迎勦斃賊數十遂奔二十一日進攻再捷賊退回青田景甯知縣管書勳督率民兵連日攻擊竄擾之賊遂昌泰順各紳團馳助二月十九日併力擊退殺賊三百餘其竄雲和之賊亦敗去紆溫州一面之警固閩省北路之防而溫處各屬團練敵愾同仇深明大義歷佐官軍殺賊茲復裹糧越境助勦慶公疏稱其功是時處州踞賊分屯碧湖與大港頭連營負阻三月初九日林文察密遣參將林文明都司陳慶善把總林廷棟等分軍夜襲大港頭賊營出不意拔之斬馘數百賊竄併碧湖初十日張銓慶獲賊軍師于

得喜於龍泉戮之以其僞稱團紳募勇將爲内應也銓慶令副將袁民巡哨至松陽二十四日遇賊雞鳴山擊斬數十級團紳李祥松等亦頗有斬獲是日林文察偵知賊分踞遂昌之饅頭嶺石練大柘等處搜山焚擄民團共起攻之二十五日賊竄至潘村及遂昌縣城糾合松陽一股衆至四五萬文察督軍進駐石練賊僞侍王李世賢旣屢敗於江山之新塘欲竄廣豐不得間閭軍偪遂昌悉衆十餘萬來援將襲我軍之後文察偵知之二十九日令林文明陳慶善等伏於大柘之大廟千總陳兆熊等伏於石練之後山守備方國恩等伏於石練

之前山把總謝朝典等伏於百步嶺賊分三路而來我大廟石練後山百步嶺諸軍齊出奮擊文察督方國恩等分路接應共斃賊千餘賊敗竄文察慮其劫營分隊設伏是夜賊果至文察令教諭陳經等冒賊旗幟於村口暗招之賊爭先擁入伏兵四起賊自相踐踏擊斃數百禽騎馬賊四十餘人奪獲騾馬七十餘旗械無算拔出難民千餘賊敗退文察進屯大柘賊別股竄偪王村口張銓慶撥隊扼堵文察遣千總賴安邦等分帶台勇通判許鎮等調集民團馳赴夾擊其潘村踞賊衆二萬餘四月初二日文察令林文明陳慶善等攻之行抵排

前賊來拒戰而敗追至潘村賊棄營走我軍直抵遂昌破柵而入斃賊數千是日賴安邦等亦合攻賊於王村口賊皆遁回松陽老巢初九日銓慶亦令副將袁民進勦松陽踞賊民團前驅薄三叉口賊壘斃驍賊二十餘先是偵知龍游松陽各賊下竄慶公恐其窺伺溫州卽令秦如虎預籌防勦三月二十一日守備陳登三率閩省師船會守備張文德等所部礟艇駛至樂清縣境之館頭轟斃數十賊二十五日秦如虎親督師船駛抵磐石開礟縱擊斃賊無數正欲進攻適大股賊由處州樂清竄至溫州之韓埠瞿溪並分股圖犯瑞安四月初二

日如虎令陳登三蕭邦佑等師船駛赴韓埠自率部伍馳赴瞿溪賊阻河列陣如虎督軍進勦擊斬頗多賊退走蕭邦佑等水師遇賊於小荆登岸擊之亦有斬獲初四日賊仍由瞿溪撲犯郡城溫處道支方廉等登陴嚴守如虎軍次太平嶺下距城五里賊巳屯踞萬餘署游擊黃誠清守備馬雲標把總胡榮革職知縣高樑材署永嘉知縣陳寶善等分路抄擊如虎令守備侯定貴先登各軍俱奮短兵相接斃賊數十胡榮衝入賊陣手刃二人受矛傷裹創力戰賊敗退我軍越嶺跟追復斬賊八十餘張啟煊率部進屯瑞安之河頭偵知賊在潘橋

是日令游擊陳元杉賴得福等進勦火器環攻遂破賊壘賊敗走啟煊督軍繼進共斃賊二百餘千總陳聯福陣亾初六日賊眾二萬同竄潘橋踞任橋之賊亦同時來犯我軍力戰四時之久殺賊數百賊乃退同慶公以溫州濱海環山水陸錯雜爲閩北藩籬賊不得志於衢必將盡力於溫爲窺犯閩疆之計令由台處分竄溫郡瑞安之賊眾至數萬秦如虎張啟煊所部兵力尙單雖迭有斬擒而賊氛環逼眾寡懸殊飛檄游擊李朝安所募豪勇一千五百馳赴瑞安歸張啟煊統帶並分調各營兵勇疾趨福甯交道員曾憲德調遣援應復由閩安抽撥師船駛赴溫港助勦而令溫州師船分駛瑞安江面堵截以杜賊蹤竄越平陽賊撲溫州雖經秦如虎擊退仍踞瞿溪初八日復益眾數千進撲西門三角門如虎督率馬雲標胡榮等出擊相持自辰至未把總姜玉麟邱廷標陣亾賊亦斃十餘而退張啟煊扼駐桐嶺十二日賊分五路來犯啟煊督軍力禦賊聚愈多游擊賴得福中礮死營陷啟煊突圍退守瑞安秦如虎分隊馳援溫州餉道中梗城外二十里賊營星羅棋布城內望之亦待援甚急慶公檄催前調各營及李朝安一營星夜前進並抽撥曾元福所部臺勇一千三百人令游擊

白瑛管帶間道馳往仍暫留曾玉明督各軍堅守備卭光立所募永春壯勇六百人赴溫援勦疏言賊犯溫郡踞太平嶺任橋瞿溪一帶牽制兵力以大股回撲瑞安與平陽僅隔一江迫近福甯避實擊虛賊之慣技恐其沿江偷渡徑襲平陽以窺閩獵當檄秦如虎分軍出擊力保郡城而令道員曾憲德張啟煊激勸民團合力夾擊先解瑞安之圍十四日賊由太平嶺來犯郡城弁擬小船僞作農民欲襲我南門營總如虎督軍出三角門令守備陳子貴侯定貴等分隊迎戰斬賊數十馬雲標由西門抄出山後截擊胡榮蕭沅二小船賊並敗退先一日賊馬隊進偪瑞安大隊旋至布陣圍攻自桐嶺至西山數十里徧樹旂幟適秦如虎派援之賴正脩率溫州軍五百馳至張啟煊督率城中文武登陴固守開大礮擊斃賊數十民團應募來援者共二萬餘人復有二萬人分守河鄉等處要隘賊見兵團大集即解圍去十五日由蔥湖嶺竄擾河鄉廖國寶等率團堵禦啟煊遣軍策應殺賊數十奪獲旂械甚多賊敗還仍踞港鄉北岸程頭等處時縉雲靑田樂淸三縣先後報克復先是縉雲踞賊於三月二十七日四出撲犯均被民團擊退二十八日民團分隊設伏賊至隘口伏起前後夾擊斃

賊甚多縉雲知縣周士英密邀各團於四月初一二日
進攻壺鎮賊巢斃賊三千餘乘勝攻城初十日縉雲訓
導吳大治等督團直搗南門分抄東門從北門斬關而
入遂克縣城僞賊竄走復被西鄉民團截殺無數青田
踞賊前經溫處道支方廉檄令團紳何東泮帶礟船馳
赴攻勦知縣吳兆祥等召集西柟溪團勇並聯絡各鄉
民團訂期合攻秦如虎分忠毅全軍及侯定貴胡榮帶
隊扼駐瞿溪蕭邦佑率長龍礟船進擊四月初九日吳
兆祥等行抵水南遇賊敗之俄而兵團四集分門圍攻
三晝夜何東泮與守備陶元鼎外委屈連陞督水師轟

擊至十二日黎明我軍由東門梯城而上賊開西門竄
去遂復青田署樂清知縣孫家丞號召民團攻勦樂清
踞賊武生周倫光等進屯竹嶼四月十六夜黃巖敗賊
千餘奄至周倫光等截殺數百餘衆竄併入城總兵秦
如虎溫處道支方廉署溫州知府黃維誥等派兵勇助
戰守備陳子貴統帶師船陸營並進署溫州鎮總兵葉
炳忠督軍由管頭一帶進擊孫家丞令下河鄉團葉品
金等捐募壯勇千八船四十艘合東西兩鄉民團攻城
賊踞黃花關阻我進師之路十八日葉品金及李高魁
等乘夜率團駕船駛至黃花關江口十九日清晨登岸

轟開關外木柵一擁而入先克黃花關維時各路兵團
齊集樂清協副將薩爾善知縣孫家丞典史宋霖等分
路進攻四面合圍賊衆驚潰開門奪路而走遂克樂清
我軍追殺無算二十日磐石寨城居民約為內應廩生
陳廷揚率團會合官軍進攻斬獲數十賊并克磐石而
松陽亦連獲大捷變公先以松陽接壤金華賊大股屯
踞意在遙應金蘭而近衞處郡巢穴若將松陽攻拔則
各路賊勢漸孤而龍泉門戶亦固乃令林文察迅圖進
取復令曾元福進扼遂昌以為策應賊聚於松陽者分
五股號十餘萬且將遂昌龍泉雲和進兵要路掘斷拒

守甚堅文察遣林文明營於松陽之界首四月十六日
偵知舊市有賊營二十餘於村口擁衆數千列陣相向
我軍出隊擊斃二十餘賊是日袁艮一軍在松陽之南
岱與民團夾擊殺賊百餘民團乘勢縱焚西北兩路賊
寨賊竄至洋溴馬埠與舊市賊壘犄角二十日文察分
民團導路賊先從馬埠繞出民團奮勇前驅師從之殺
賊數十賊敗退二十二日林文明從徑路襲馬埠賊迎
戰適時擊斃執旂及騎馬賊二十三賊退踞橫岡二十
三二十四日林文明力攻洋溴馬埠踞賊殺傷無算踏
毀賊壘十七賊於舊市添築營壘十二十五日文察約

袁良由南路進兵並調民團助戰曾元福領隊會剿林文明率把總林廷棟李有福等以一隊誘敵三隊伏於舊市之石山賊眾數萬擁出林廷棟率隊轉戰林文明等伏兵突起鎗無虛發文案率軍衝殺陣斬黃衣騎馬賊十紅衣騎馬賊三十三共斃賊三四千悉毀各壘賊向松陽縣城逃竄曾元福從徑路截殺復斃賊數百二十六日文案等分路進勦正欲乘勝攻城忽宣平援賊麕至應抄我軍之後乃收隊還營時諜報松陽踞賊由南路七赤進撲雲和景甯張銓慶精選所部遣將扼防七赤並令雲景民團嚴爲之備又偵知溫州瑞安賊聚

日多李世賢已竄入溫界前擾瑞安之賊自兩次勦敗後分踞桐嶺及澄頭上港金角山等處紮木爲牌謀竄平陽張啟煊率眾沿江扼守守備陳登三帶閩省紅單長龍師船代理瑞安協副將黃載清率礮艇巡駛飛雲江上下並防賊偷渡四月十七日賊竄亭頭一帶陳登三督軍截擊斃賊數十是時瑞安湖石等處民團爲賊所敗傷亾甚眾文童吳國熙楊茂功戰死旋復整集秦如虎令馬雲標率四百人往援十九二十二十一等日金角山之賊從大樹垟馬嶼等處渡江張啟煊黃載清陳登三等與鄉團水陸堵勦擊賊半渡沈一船燒燬數

船南岸之賊兜殺溺斃殆盡北岸之賊勢蹙逃奔河鄉民團連日禦賊斬首三十餘級二十二日賊分股犯溫州仍撲西門三角門秦如虎督隊出戰斬賊三十餘二十四夜桐嶺賊突撲瑞安二十五日黃載清等由北門出擊民團由西路應援均有斬獲是日金角山賊四十餘船乘潮南渡適曾憲德派援之知縣徐承禧一軍馳抵平陽代理平陽知縣蘇金策紳士岳桂山等率團抵禦賊船復由上游偷渡徐承禧疾趨扼之擊沈三船斃賊數十賊敗還二十六日賊分一股出橫山撲瑞安之西門一股出高岡垟襲北門勢甚張千總賴正脩張光

榮等各督兵團由西門迎擊黃載清及都司孫純良守備賴忠腹等各率所部由東門出隊夾攻又令千總葉崇慶在籍江蘇知縣沈煥瀾等帶兵團由南北兩門殺出賊馬步前突我軍鏖戰數時互有殺傷外委陳鵬揚陣亾黃載清衝入賊陣手刃數賊賊始卻西路之賊爲兵團三面圍殺無算追奔數里賊逃至雙山腳復被師船轟斃數十二十八日賊分五路來撲我軍鎗礮環擊賊多死傷猶復猛進鳧水過河冒矢石相踵攀城而上均被守陴兵勇擊斃黃載清賴正脩賴忠腹分出東西北三門迎勦陳登三率師船沿江轟擊並分隊登岸助

戰河鄉民團二萬餘人又從東路山後圍攻賊大敗四竄我軍分路追殺伏屍枕藉抛棄旂幟器械無算五月初四日副將吳鴻源率師船駛入飛雲江偵知金角山賊復謀渡竄北岸初六日鴻源令陳登三等分駕師船張啟煊令游擊陳允彩等分帶勇艇合軍進勦賊蟻聚江干開礮拒戰我軍轟斃賊數十各勇登岸又擊斬數百隊崖溺斃者不計其數初七日鴻源等水陸各軍進攻瑞安廿四五都之賊知縣黃宗貴令河鄉民團截堵桐嶺我軍由三都嶺直搗巢穴水師登岸助勦賊驚潰即由陶山遁往青田徐承禧一軍扼駐平陽之垟坑初

八日會合李朝安燬賊浮橋乘勝渡江多所斬獲初九日承禧朝安等復率所部渡江甫近北岸五六千賊擁至承禧等揮軍奮擊斬賊目五賊眾三十餘賊敗走還巢我軍分路進攻忽有大股援賊從山後衝出承禧等分軍擊敗之併力攻破賊巢追殺十餘里斃賊四百餘生禽三十六並燒燬沿江賊寨數十而溫州亦以初七日破走瞿溪伍橋踞賊包澳團紳徐鎮南等四路兜勦生禽七賊泰如虎率隊夾擊逐北三十餘里民團奮勇窮追賊竄至青田之九都白巖等處會合各處敗賊縱火焚掠於十三日竄陷景甯十四日陷雲和均與閩省

接壤慶公飛檄戒嚴并令張銓慶督率龍泉慶元兩縣集團堵禦調回松陽白玦一軍出龍泉進勦以固閩防其松陽一路大捷之後援賊由湯溪武義絡繹而來屯踞舊市附近各村林文察督軍由上源口截擊曾元福由塔坪夾攻陳慶善等由舊市中路進勦署處州知府李澍等調集民團分兩路扼堵賊伏不出文察等佯作收隊之勢各壘出二萬餘賊分路來抄蜂擁包裹我軍奮擊民團助之大戰逾時賊陣披靡紛紛擲械退竄我軍追殺四五里踏平賊壘二十餘斃賊千餘生禽二十餘十六日文察親督各營設伏曾元福令所部僞作民

團誘賊出戰伏軍驟起斃賊數百山後援賊突至外委曾登貴擊斃紅衣賊目二各軍分隊迎擊斃賊二百餘賊敗竄各壘出賊四五千來援我軍連環開放鳥鎗復斃數百生禽九賊餘眾奪路奔回臺勇亦陣亡三人傷四十餘人其金角山賊寨前經張啟煊吳鴻源水陸會攻破之殺賊數千賊奔回青田並分股竄擾小港頭爲團紳王言等截擊折入瑞安大峃屯聚十二日啟煊分調軍團兜勦斃賊二百餘擠溺死者甚眾其竄景甯之賊知縣管書勳督民團三千餘人進攻泰順民團數千復越境助勦於十六日收復縣治竄雲和之賊十五日

出犯龍泉張銓慶令從九品李熙等擊退復遣軍馳赴
雲和於十六十七日在局村甯海垟等處剿賊獲勝十
九日雲和知縣柯沆率民團收復縣治賊竄麗水之大
港頭青田九都白巖之賊復擾及泰順團練委員林用
霖與教諭沈應奎分守南向等處率團迎擊賊聞風退
走截殺二百餘亦竄回大嶴李朝安遣千總施渠英馳
往湖石塔禦徐承禧由平陽坑出軍賊之大隊已渡湖
石而來施渠英率眾赴援敗之與承禧乘勝追奔對岸
山後伏賊四起圍包承禧受矛傷而退馬嶼防勇亦潰
賊進犯平陽張啟煊親率軍團手刃潰勇三人令賴忠

腹等督隊進剿蒲門巡檢鮑復康帶勇策應陣斬賊三
百餘賊奔平陽坑二十一日賊悉眾來撲營壘啟煊集
團萬餘並督賴忠腹李朝安各軍迎剿三戰三捷斃賊
無數啟煊揮軍逐北陳允彩等以礮艇截擊徐承禧由
平陽坑扼殺斃賊近千生擒五百餘奪獲僞印四旂械
千餘餘賊涉水而逃其未淹斃者亦被截殺此股賊數
千由金角山分竄平陽越江深入勢極披猖至是殲焉
慶公以捷聞分檄秦如虎張啟煊由青田泰順進兵白
珙及都司楊鳳元等各軍由景甯雲和進兵以規處州
白珙從七赤拔隊行次小順堅與賊遇敗之六月初十

日進至石塘分兩路夾攻賊壘民團渡河來助賊奔雙
港軍團乘勢追殺斃賊數百並將雙港賊壘踏平林文
察先因連日大雨未能出隊會天霽慶公檄革職道員
廖士彥由衢州進駐遂昌爲文察後援促令迅攻松陽
松陽賊酋唎天豫彭宏財扮天豫藍玉發林天豫梁梯
率黨二萬餘分紮三大壘其踞舊市者爲僞主將譚體
元杭天豫李三里等賊糾黨四萬餘分紮五大壘踞葉
川者爲聚天福張泳受晉天義劉連榜等賊糾黨二萬
餘分紮兩大壘各翼以小壘數十又於宣平屯賊數萬
以爲援應連營百餘里負固七十餘日屢攻未下賊既

深溝高壘久踞松陽勢必乘隙蹈虛爲窺閩之計且恐
旁擾龍遂竄越江山牽制楚軍後路是松陽一隅關繫
大局我軍奮力相攻賊亦全力相拒林文察等所部臺
灣兵勇精熟用鎗發必洞中實爲閩軍之冠而遠道運
糧日不得飽慶公慮其因饑渙散一面由浦城購米運
濟並密令文察等勉以忠義暗襲明攻更番迭進使賊
應接不暇氣奪心搖自可一鼓而克會逃出難民言僞
侍王李世賢嚴令固守並欲由龍泉窺伺閩疆復檄張
銓慶加意防遏袁民由龍泉之南岱進攻以勦爲堵添
調守備徐榮生等馳赴策應又令林文察張銓慶號召

松陽遂昌民團合力助勦布置已定六月初五日林文
察曾元福分軍出隊賊伏守柵門開放鎗礟我軍不能
進偪是夜偵知賊眾五六百在上方焚掠文察派隊截
擊傷斃甚多生禽六賊次日兩軍復往會攻一軍伏山
後一軍故令散而不整或前或卻示弱以誘之賊果突
出數百我軍迎勦賊卽繞佔溪邊隔水抗拒壘中潛出
數千賊來包我伏兵齊起大戰良久賊斃數百奔回初
七至初十日文察等分隊迭戰均有斬獲生員吳呈玉
等赴營密告處郡碧湖踞賊分黨數千潛運軍火器械
接濟松陽文察卽令把總林文光等帶軍千人馳往南

坑等處截之十一日賊行抵南坑維時民團四集我軍
出不意奮擊賊卽潰奔追殺十餘里斃賊緯天義楊英
清等二百餘賊奪獲鎗礟三十餘具鉛藥三十餘石僞
印八顆十二日壘賊出戰文察等設伏山前後殺賊二
百餘十三夜選敢死士潛赴各壘拔取竹釘蒺藜賊眾
驚譁我軍礟擊壘中旋卽收隊賊喧擾逾時猶礟聲不
絕十六日後每夜分軍攻襲多放火箭延燒賊壘禽賊
言官軍襲壘一次輒傷斃數十賊十八夜復燬賊五小
壘十九日文察親率林廷棟教諭陳經千總陳兆熊賴
安邦把總鄭蔡生等督隊衝攻舊市以下各大壘令縣

丞八十四千總楊嵩生等帶勇策應千總林國安把總
李成基等分軍伏於左把總蔡得標分軍伏於右曾元
福親率把總梁清芳外委郭德高等督隊衝攻葉川頭
大壘令同知潘恭贊等帶勇策應劾用吳興隆分軍設
伏俱用獨輪車三十輛前挂溼綿排推而進以蔽鎗礟
舊市賊壘約出八九千賊迎拒我軍力戰兩時斃賊數
百賊敗走伏兵邀之又斃二百餘葉川頭之賊出壘拒
戰曾元福揮軍齊上伏起夾擊斃賊六七百日暮收隊
是夜文察復襲賊壘賊不能支分向宣平湯溪而竄文
察令各軍直薄松陽袁良一軍與松遂民團從東南兩

路馳至賊驚惶無措自相踐踏兵團乘勢進勦於二十
口黎明克復松陽縣城共斃賊千餘生禽二百十七奪
獲騾馬五十七匹鎗礟四十一件大旂四百餘桿拔出
難民三千餘人我軍亦陣亾十九人受傷六十七人慶
公疏言松陽賊眾九萬分壘負嵎我以五千之師加之
饑困勞逸眾寡勢本懸絕而林文察等督軍晝夜攻勦
無戰不捷賊望風奔潰遂克松陽從此楚軍之後路無
虞閩省之邊圉愈固計處郡宣平賊勢益蹙攻拔不難
高檪材所帶兵團已薄石帆距處郡僅二十里白瑛亦
已移軍追偪臣現令林文察等各軍迅克兩城以仰副

聖主綏靖嚴疆之至意高樑材既至石帆分紮水營偵知城外賊衆分踞碧湖大港頭等處黃寮黃壯各村民團俱集六月初六日都司陳啟經外委屈連陞紳士章寶書等分帶兵團進攻大港頭賊壘外委黃應春紳士楊啟祥等率衆策應高樑材及候選巡檢沈熙治等率隊督戰賊出拒而敗追至大陽嶺復殺賊二十餘別股賊千餘由箬溪嶺來抄敗賊復回拒敵我軍擊斃賊目三賊分竄碧湖而去初七日我軍出隊誘戰賊堅伏不動礮擊壘中賊乃分路來撲嶺後民團馳至四面夾攻斃賊數十賊奔至河邊我軍追擊溺斃甚多乘勢並擊退碧湖踞賊十四日秦如虎派胡榮等帶隊馳抵石帆十五日高樑材胡榮於虎頭龍巖等山度地立營見處州城外屯賊數千即令水隊迎勦賊竄入城我軍焚賊館數處生擒一賊連日偵知賊情洶懼如虎又令馬雲標候定貴分帶楚勇進屯石帆林文察於克復松陽後抽派臺勇二千與白瑛所部均由大港頭而進夾攻郡城松陽三都民團見逃賊狼狽赴林文察營請借號衣旂幟並給發軍火跟蹤追擊文察檄令宣平知縣郭光儀等傳集民團扼守賊出宣平下竄處郡之路仍給借衣旂火藥一面遣軍繼進竄賊甫入壘喘息未定民團即揚

旂馳赴賊遂驚潰斬獲甚衆即於二十二日收復宣平縣城處州賊勢愈孤慶公檄各軍進取並撥楊鳳元徐榮生兩軍歸廖士彥調遣以固遂昌後路仍令林文察就近兼顧會賊復竄入處屬之縉雲境內台州紳士蘇鏡蓉調仙居民團馳往防勦文察得壹意進攻至處城東南連戰皆捷秦如虎亦率軍會勦身受礮傷督戰自若賊傷斃無算開門逃竄遂於七月十九日克復處州府城各軍追勦復斃多賊八月初六日慶公附奏以

聞嗣

廷命移慶公福州將軍而以廣東巡撫耆齡代爲總督時平陽會匪已定溫處悉平唯縉雲東鄉踞匪以蘆塘爲巢穴時出擾害九月十二日縉雲知縣馮格及紳士胡兆脩等率領民團進勦賊衆出拒民團四面抄擊殺賊十餘賊敗奔回巢十四日總兵周萬遠令守備姜子豹把總胡榮各率所部馮格率同紳士楊學程等督民團會合攻勦途遇賊衆官軍民團兩路奮擊姜子豹復分隊繞出賊後賊腹背受敵即時潰遁十四日姜子豹等率隊誘戰賊伏巢不出偵知其將竄是夜三更姜子豹胡榮與馮格楊學程等約會共率兵團往襲值賊方出壘欲走我軍噴筒火箭並發立將賊巢燒燬賊衆悉向東

陽一路逃去各營卽駐紮蘆塘以防回竄處境至是始肅清焉賊皆竄聚金華者公令防守松陽宣平之副將曾元福等防守遂昌之從九品鄢太恩等各扼要堵禦力杜竄越并令周萬遠督率所部嚴密布置以固縉雲處州邊隘至是而括蒼甌江閒民得蘇息矣先後捷聞得

旨嘉奬林文察秦如虎張銓慶以下敘功賞賚有差所有曩次陣亾將士及前樂清失陷時殉難之敎諭王遲並予優䘏賊之擾溫處也蔓滋燎延非有僞王名酋驍銳死黨爲窺伺閩疆之計旋因左公大軍從三衢進攻龍游湯

溪而台州民團又方議其後勢不得不豕突鴟蹲以綴閩軍之力而牽衢防之師當全浙淪陷閩省大吏籌兵濟餉卽以援衢溫者保邊圉亦殫竭心力矣諸將中林文察轉戰三郡在事最久秦如虎病將資望亦重故能克成厥功後左公在嚴州營次奏

命接辦者齡閩浙兩省防剿事宜疏言者齡所部兵勇從前原有四大支統領粵軍者江西道員康國器統領閩軍者署提督秦如虎福甯鎭總兵林文察統領南康勇者參將化儒後以江西同知程培森代之現均撤退此外人數稍多者石字營一千餘人從九品鄢太恩管帶後以江西知縣孔廣晉代之現亦撤遣惟章武軍千餘人尙留浦城乃者齡舊部統計援浙各軍前共二萬數千陸續裁撤所存不過八千餘人而粵勇尙須次遣統領亦僅存康國器一員並言浦城地勢在閩省固爲衝要而以近日局勢言之賊蹤擾及饒境是浮景爲門戶而廣信爲堂奧浦城又在江山玉山廣豐之後相距甚遙不必以重兵屯於閒散之地惟閩省轉輸入浙則舍舟而陸必問途於此暫以偏師駐之自無不可其臺灣一郡爲閩省外郛譬猶鎖鑰臺郡爲鎖澎湖厦門爲鑰而鹿耳門鹿仔港則通鑰之竅也兩處無事則全臺恃以

無恐而省郡之氣常通矣此因溫處廓清之後論浦城而并及閩省之形勝故附錄於此溫處屬縣多荒僻無城賊取之易守之亦難閩軍以全力注之而各路民團雲合響應敵愾同仇不分畛域朞月而奏廓清亦足以助浙軍一時兵力之所不及惟督府遙開各路軍情不盡由統軍大將彙報又或傳聞異詞鮮所折衷敘次不無闕略云

平浙紀略卷八終

同治元年六月十六日奉

命督辦軍務浙江巡撫左公疏言定海解圍後克復鎮海甯波慈谿奉化郡縣等城均經前江蘇撫臣薛煥及署撫臣李鴻章先後奏報台州民團克復全境經督臣慶端奏報甯台各郡皆遠在海隅臣軍由開遂江常而至衢州相距千餘里賊氛中隔得報稍遲據各路文報證以所聞略悉梗概台郡地瘠民强上年賊首李世賢竄陷後分遣賊黨散踞各縣爲縱橫海上之計旋以官軍入浙急思抗拒乃由台州還竄金華賊目李鴻釗李元徠

李尚揚等在台大肆淫掠士民不堪其毒於是倡義討賊各相糾率出不意擊之旬日之間連復郡邑斃賊五六萬賊目皆就禽斬臣獲棧天義羅賊致李世賢偽文言台事甚詳其畏仙居士民尤甚論台黃出力士紳以在籍道員蘇鏡蓉爲最仙居出力士紳以副貢生吳琮爲最而吳琮因其父被害殺賊報仇英烈之風尤足矜式鄉里定海解圍後克復鎮海厥後會合外國兵船克復甯波多資布興有布良帶等之力布興有在洋橫行有年熟習海上形勢前任浙江臬司段光清撫而用之以護商旅司巡緝加意羈縻始就約束此次陳世章張景渠用之亦克有功甯波既克敗賊遁入紹興台州既克敗賊萃於處郡溫郡之賊畏台州士民之議其後則由處郡以回竄金華就現在局勢言之裹賊中央絕其分竄似亦浙事一大轉機而臣愚竊不能無慮也台州之克全藉民團甯波之克半資外國而官軍曾無一旅與之周旋外國助剿但可偶用其長未可長恃其助即台郡士民一時偕作同仇無良將吏爲之主持終慮情渙氣衰難以持久臣現檄代理台州知府崑齡於赴任之後詳察各處情形及實在出力士民分別安撫獎勵諭蘇鏡蓉吳琮等互相聯絡以收衆志成城之效令署

甯紹台道史致諤先由安慶雇坐輪船駛赴上海由定海鎮海以抵甯波並經理稅釐事務熟審其能養兵若干隨時馳稟以便核酌一面札調前臬司段光清紳士陳政鑰令隨同經理以資得力俟臣所調兵勇到齊餉項有出再當斟酌辦理如處州已復則分撥一軍由處台陸路直達甯波可無中梗之患至英國公使稱調印度之兵秋間大舉助剿或係懸擬之詞不必實有其事聞英國兵餉最重亦頗以調撥之煩爲苦非公使等所能專擅印度兵船距中國五六萬里亦非一時所能驟集又諸暨縣民包立生聚衆殺賊頗著戰功然傳聞異

詞未敢遽信其眞可倚任後印度兵船果不至而包立
生據包村阻水爲塹賊屢來攻皆破之殺傷甚衆鄰境
被難士民挈家從之者數萬人每戰勝掠賊金帛至於
山積以分犒力戰者人皆不暇取徒受之而已疊次殺
賊及團練戰死物故者各十餘萬賊憤怒大合衆晝夜
力攻卒陷其村殲其人鮮得脫者悉如左公言八月二
十日又奏張景渠稟報克復餘姚縣城溫台處之賊盡
聚金華一郡九月初九日又奏甯紹台道史致諤於八
月二十五日到任據稟慈溪失而復克賊又陷奉化甯
波戒嚴臣維甯波一郡遠在海濱中隔賊氛雖藉外國
兵力暫保孤城主弱客強終非久長之計而彼中兵事
亢雜每月糜餉至八萬餘兩入不敷出又值廣勇與外
國兵頭搆釁誠恐外侮內訌相乘而起臣原擬酌派新
軍取道溫台防守甯波茲聞僞忠王李秀成及各大股
賊黨分撲金陵大營兼及皖南意在竄入江西以緩浙
軍之攻而抄襲浙軍之後臣隨時調撥兵力苦單勢難
分赴甯波護理浙江提督陳世章失守獲咎新授提臣
鮑超統軍皖南未能赴任前經慶端奏委葉炳忠護理
臣已咨商曾國藩令迅赴甯波以重職守繼思葉炳忠
部由台郡前往部曲無多恐難得力現在溫台處三郡

漸就肅清雖有零賊竄擾邊界並非喫重記名提督秦
如虎本係宿將所部在閩粵各軍中尚稱能戰近因攻
處城受微傷回溫調治而所部現赴台州由台赴甯路
甚捷近若蒙
恩旨令其署理浙江提督迅率所部由奉化而至甯波以視
葉炳忠聲勢較壯甯郡必可無虞矣十月二十二日又
奏臣奉
寄諭法國因甯波海口喫緊願將伊國副將勒伯勒東權受
中國職任帶兵防剿現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定
議該國情願以勒伯勒東權受中國職任聽浙江巡撫
及甯波道節制著將該副將在甯波所練中國兵丁一
千五百名應給餉項即行按照舊章支放並據恭親王
等奏稱以該副將既歸浙省大員節制即應給付劄憑
以一事權著薛煥李鴻章左宗棠悉心籌議或由李鴻
章或由左宗棠發給劄付既須事權歸一又須力能控
制方免貽悞該副將既受中國職任之後自應遇事持
平辦理一切按照中國法制不得稍存偏倚亦不得稍
有寬縱史致諤前到甯郡薛煥等務即督飭該道於該
副將所領之軍及甯郡兵勇賞功罰罪及稟報戰守各
情務令秉公核實其支放錢糧尤不得有絲毫扣減浮

言等弊致爲外國所輕視至籌防一節先經法國公使欲統歸勒伯勒東辦理復經總理衙門與之再三講論始願歸寧道督辦惟上年甯郡失事美國人歸咎中國官不肯照伊布置辦理以致誤事此次該副將有所籌商務飭該道與之和衷共濟不得意存齟齬致誤機宜一俟左宗棠等克復金華兵力足以兼顧甯波帶即日察看情形將勒伯勒東撤回法國仍用中國官軍防守毋庸俟浙省全行平靖方令撤卸等因臣初以甯波距上海近距臣軍遠中隔賊氛斷難兼顧且李鴻章威名不著中外咸知臣於甯波兵事既令史致諤就近稟

承則勒伯勒東劄憑亦應由李鴻章發給以資控制繼思法國請以勒伯勒東權受中國職任聽撫道節度原係就轄境而言異時更易撤留仍須由浙主持自宜先正其名已繕備勒伯勒東署理浙江總兵劄憑由安慶輪船遞史致諤轉發並咨薛煥李鴻章知照矣臣維人無中外其好惡同則其情理一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內治克脩遠人自服如賞功罰罪不秉大公諱敗攘勝不務核實以及言餉侵尅皆主兵者所最忌有一於此部曲離心況施之荒遠內附之人乎史致諤人尚明白當不至於此臣亦隨時誡勵期免愆尤惟是沿海各郡自五口既開之後人心嗜利忘義習尚日非又自上海用兵以來至今未覩戰勝之利於是妄自菲薄爭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語悉洋情猝至富貴趨利如鶩舉國若狂自洋將教練華兵桀驁者多恃挾洋人之勢橫行鄉里官司莫敢詰治近聞甯波提標兵稍健壯者圖得厚餉且多棄伍籍而投洋將此常勝一軍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則客日强主日弱費中土至艱之餉而貽海疆積弱之憂人心風俗日就頹靡終恐非計臣擬熟察情形俟局勢稍有轉機再與曾國藩李鴻章熟商妥策是爲洋將受職任稟節度

之始昔回紇助唐契丹救晉皆率其突騎馳騁中原雖紓一時之危或貽數世之禍泰西各國始因甯波馬頭人自爲戰有安危與共之心迨後遂能效順以彼兵法練我士卒並受疆吏節制

廟算之略既出萬全而左公疏中數言復扼其要用能中外相安始終合力有昔人之利而無昔人之害雖曰時異勢殊非處置之善不及此十一月二十三日又奏中外各軍會克上虞後新昌嵊縣之賊皆竄諸暨二年二月初四日又奏我軍既克浦江諸暨擊走東陽永康竄賊蔣益澧方令劉清亮率五營繼進規取紹興適接高連

陸續報紹興府城已於正月二十六日經署提督葉炳忠等督甯波諸軍收復賊由臨浦義橋渡江而遁蓋至是甯台紹各郡俱次第恢復矣甯紹夙稱浙東饒沃鰶富與嘉湖埒台亦負山阻海同隸一道自上年賊陷金華由紹台以及於甯郡縣幷失惟定海一城孤懸海外得全先是甯紹台道張景渠與護提督陳世章等固守甯波賊從奉化攻陷郡城景渠受矛傷世章墜馬受傷均爲礮船所救法國提督卜刺門船送定海是時賊氛偏海隅勢若燎原景渠旣至定海謀恢復會游擊布興有及弟良帶先後以礮船至幷收潰勇七百人景渠爲

流涕言浙事皆大哭分署定海同知劉國觀等捐爲餉當之時時激以忠義士心益奮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賊船至舟山直犯定海國觀等登陴守景渠世章督布興有等迎擊斃賊甚衆賊少卻已而民團四集賊遂大潰追殲之海中生還者十無二三焉而台郡民團起於十一年在籍道員蘇鏡蓉邀集參將陶寶登都司銜黃漣淸知州徐灝副貢生吳琮廩生王瀚等共二十五人各相激勖義旗雲合鏡蓉寶登皆豪俠士好袒庇邑中諸無賴以爲爪牙及甯國設防寶登帶勇前往戰守數年頗習賊情亦漸知大義旣歸里與鏡蓉相倚以爲

重台州故多土匪應募爲勇者亦往往不請紀律追鏡蓉等有志殺賊此輩皆歸之獷猂之風化爲剛健不煩官軍一士一卒而以次收復諸城竟得其力焉吳琮者仙居人因其父被賊所辱誓殺賊以報仇先遣人積石堵山路拒金華紹興之賊援吏遣鄉人賫賂入城覘其虛實至賊之由新昌入天台也天台士民之黠者餉賊於要津每賊貽餅二賊喜甚而不知借餅以計其多寡也至是吳琮倡義天台首應之府城亦應之而鏡蓉寶登等先已克復黃巖太平兩城殲賊殆盡嗣因大股賊掩至復失寶登突圍得免退駐黃巖之三江口召集礮

船扼賊南竄之路賊出僞示招之元年二月十四日寶登率敢死士四百詐投入城李世賢陽爲優待分散其衆僅留親兵十餘派賊日夜守視不得發十九日夜密約三江口礮船迸爲援應城內火起寶登手刃數賊越城而出從之者僅數十人餘皆被害賊追至三江口礮船擊敗之斬十餘賊禽二賊賊繇此疑懼退入台州城而天台自上年陷後賊見鄉團已集潛糾東陽新昌賊黨三萬餘來助十一月初四日民團會合迎剿鏖戰竟日斃賊七八千餘衆潰散復追殺千餘民團亦陣亾二十六八次日景天義黍賊等率大股賊衆復從東陽來

援與新昌援賊兩路夾攻民團因衆寡不敵陣亡千餘人心憤怒各鄉並起與賊連戰五晝夜禽斬甚多並殲騎馬賊二百餘盡獲其馬騾賊敗退追殺數十里直至東陽境始回元年正月初八日民團會集十餘萬行抵橋上莊賊開礮拒敵民團分隊繞至東門賊營後擲火包焚燬大戰五時之久賊大敗乘勝殺入城內賊猶抵死巷戰天台汛把總宋慶彪帶兵繼至民團愈奮陣斃僞酋李余二賊生禽一百三十四斬馘無數賊奪路逃走復被截殺二百餘奪獲僞印二顆卽於是日克復天台先是天台賊被圍出戰又挫自知不免乃皆反縛如

被擄人狀冀民團誤以爲難民而釋之也迨城破引頸受戮無一能脫者蘇鏡蓉等旋與署仙居知縣費希濂太平知縣吳奎祥等訂期同時進勦三月二十八日吳琮王瀚等率民團數萬圍攻田市賊卡殺賊四百餘二十九日進攻仙居縣城賊出戰擊斃數百退入拒守民團直偪城下四月初三日設伏誘賊出城掩殺數千禽獲賊酋延天義李元徠梟示遂克復仙居城而教諭周炳勳等亦於三月三十日糾合義衆先攻縣鎭踞賊圍殺三千餘四月初一日進偪太平縣城晝夜環攻初三日辰刻由南門蟻附而登殺賊七千餘賊由東西兩門

逃竄遂克太平初三至初九日鏡蓉等約會前黃巖鎭總兵張清標前黃巖知縣李汝紹臨海知縣鄭煜等進偪台州分道環攻寶登令礮船駛攻南門一帶天台知縣王典杞等率團助戰聲勢大震賊數出戰皆敗之初九日併力殺入城中斬其僞酋李遇茂李紅保賊伏尸滿地遂復台州初十日乘勝直搗黃巖分路截殺斃賊無數斬其僞主將李賊卽將縣城克復十五日鏡蓉等派團約會參將蘇方拱及寧海教諭高錫蕃聯合鄉團進攻縣城賊拒敵團衆奮擊賊紛紛驚惶逃竄民團乘之復斃多賊寧海亦復台州全境肅清初賊由金華入

台竇數萬人至是回金者無幾其敗匪多從寧海竄入寧波或翻山入温處蓋以金台之歸路已絕云其張景渠陳世章定海之師及布興有布良帶前署寧波知府林鈞署鎭海知縣吳寶仁等於四月初七日率衆揚帆直指鎭海先一日閩省商船連檣過境乘夜製旂數十面使懸竿首爲疑兵並寄邀洋廣艇船勇敢者三百人助戰又募人釘塞招寶山賊礮火門師船駛近關口賊開礮迎拒我軍酣戰數時擊沈賊船五十餘艘乘勝駛入關內薄暮抵城擊斃賊數百生禽十六燒賊船二十餘并燬城外賊卡賊背城力拒我軍受傷頗多益爭先

殺賊賊乃御初八日分門環攻南門軍薄城而上殺賊鎗斃一人受傷十餘賊復開門出戰我軍追至道頭東門兵勇分隊回擊互有傷亡時民團不期而至者數萬人先將四鄉賊卡踏平斃賊二千餘禽戮二百餘士氣百倍賊旌旗蔽野我軍悉隊擊之斃黃衣賊目十餘奪獲黃旂三百餘面賊鼠竄回城夜半我軍冒雨進攻緣城齊上賊懼而遁初九日寅刻復鎮海即於是日整隊乘潮進駛甯波當鎮海戰急英國總兵唊樂德克乘輪船由甯來觀謂賊衆我寡殆不可勝及是舟次白沙外國兵頭皆賀揚揚有喜色賊方欲得北岸地外國人勿

許相持不下甯郡紳士中書陳政鑰等因而間之密約兵頭助勦僉謂必賊礮及其船乃可我師既至民團十餘萬勢如飈集初十日賊由東渡門出隊我軍迎勦民團在浮橋一帶夾擊斃賊甚衆十一日兵團並進監生鄭維春以練勇五百人從之賊憑橋固守攻之勿克十二日黎明維春等率團勇進攻和義門布興有率礮艇乘潮駛近東渡門游擊李光先然礮擊賊賊開礮拒敵子落英法二國兵船遂助我軍轟擊賊亦悉力相持布良帶率兵團由江東陸路馳赴靈橋門衝過江橋殺賊數百舟師往來奮擊盡毀賊卡數十自辰至申礮震數

千聲外國火器猛烈轟坍城垣十餘處斃賊無算洋兵先登鄭維春等揮隊從之賊嬰城死拒鎗礮如雨陣亡英國一參將水師二人受傷十七人法國一副將水師十一人陣亡二人我軍亦陣亡百餘遂由和義門畢登克復郡城賊向西北兩門分竄自相踐踏復經我軍追殺死者不計其數奪獲僞印五十餘顆旂幟鎗礮器械無算當是時各屬民團並起數日之間標流響應陳世章張景渠派守備羅熊縣丞查廷楨帶兵會勦比至慈谿民團已圍攻縣城十三日賊遁被鄉團兜勦無路逃走十四日回竄慈谿英法兩國輪船駛往太平橋

一帶轟擊賊創而奔輪船駛回甯港賊乘間仍竄回城輪船再往轟擊張景渠等復合兵團由陸路勦洗於十五日收復慈谿奉化知縣屈承清都司魏杰卿等因民團於十四日克復奉化殺賊二千餘象山知縣嚴家丞紳士李椿等密令陷賊之柯有解散脅從一面集團請兵張景渠等派兵馳往助勦賊驚潰十五日收復象山於是甯境咸復二十三日景渠等率師規取餘姚賊踞守甚固乃遣人赴上海添募壯勇並邀外國兵船及副將華爾所部常勝軍前來會勦新昌紳士孫善松等亦募勇來助七月初三日水陸俱發餘姚新舊兩城隔水

屹立賊於水臨岸排木樁兩岸築卡列大礮以拒我師景渠乘船先進初五日行抵岳廟江外賊開礮抵拒初六日中外各軍分由南北岸並擊斃賊甚多是夜景渠親督勇士入水拔樁兩岸彈落如雨景渠不爲動須臾盡拔江路無阻兵船礮艇駛近城垣轟擊陸路兵團復從山背環攻賊勢不支先克新城乘勝追殺舊城亦克賊由上虞嵊縣一路竄去八月中旬景渠謀畫守曹娥江然後整兵西向會甯紹台道史致諤蒞任十二日上虞嵊縣大股賊撲餘姚爲我軍擊退十八日賊衆萬餘復四面來攻前護理提督陳世章等督各軍與英法兩

國兵船合力奮擊四時之久賊始敗退十餘里員外郎謝敬率團截殺亦有斬獲賊遂分而爲三一屯餘姚境內牽制我師一繞僻徑犯慈谿衆各數千一犯奉化陳公嶺衆二萬餘其犯慈谿之賊於二十五日突至小北門分攻東西兩門慈谿知縣孫紹芬等登陴守禦賊攻破西門縣丞薛世奎力戰陣亡城遂陷史致諤亟令中外軍船進剿陳世章亦令同知銜謝采琦率所部忠義軍並與稅務司日意格籌派法國兵勇馳往策應復令各軍扼守餘姚四門鎭而自率小隊折回甯郡守禦二十六日英國總兵唓樂德克及副將華爾參將馬惇行

抵慈谿會合忠義軍與紳士郜箴等民團方欲進攻時有別股賊竄至半浦大西壩一帶距城二十餘里中外軍即駐半浦截其來路二十七日華爾督隊前進指揮兵頭六人率衆攻城城上鳥鎗洞中華爾之胸救護回船而常勝軍已冒煙登城遂克之賊潰亂由北門奪路走各軍截殺數百生擒數十奪獲馬匹旂幟甚多二十八日華爾殞於甯郡其犯奉化陳公嶺之賊二十六日都司邵英豪等迎戰而敗二十七日賊踰嶺由谿口直撲縣城署奉化知縣屈永清督衆守禦二十八日東南兩門破永清死之賊分屯南北渡距甯郡四十里英法

兵船駛截江口並將北渡之賊擊退閏八月初一日賊從北渡小路竄至櫟社距郡城十五里史致諤等率兵團及外國軍咸登陴守日午賊進攻西南兩門城上鎗礮環開炸彈迸裂賊多死傷水師輪船釣艇復從東南門外江面截擊轟斃騎馬二賊及其衆數十賊敗回櫟社初二日退踞姜山橫溪石橋夾村等處史致諤陳世章令游擊布興有等廣濟勇游擊吳長安詔安勇都司楊應龍忠勇廩生李謌大嵐勇陳朝雲等義勇增生董會等鄞縣各鄉團與提標所部約會英國總兵唓樂德克繙譯官有雅芝美國帶兵官法爾師德法國參將德

克碑稅務司日意格等水陸各軍及我師船於十五日同時拔隊進勦偵知方橋南渡之賊退入奉化縣城姜山夾村之賊併聚橫溪石橋十六日中外各軍直薄城下呡樂德克等攻東北兩門楊應龍李諤等攻西門民團圍南門自辰至酉環攻竟日賊嬰城死拒鎗礮稠密繼以火罐美國陣亡兵頭那師及兵勇十一受傷二十餘我軍陣亡十一受傷三十餘戌刻收隊十七日黎明復整隊攻城橫溪石橋之賊自東北蜂擁來援呡樂德克法爾師德等佘俟賊偪近連放炸彈大礮轟斃騎馬賊十餘賊黨千餘救出被擄難民二千餘賊敗退陳世

章等邀而擊之生禽七十餘其逃匿山林者均被民團收斬無遺我軍復四面圍攻賊猶力拒楊應龍乘夜出西北隅梯城而上所部從之斬開北門闗中外軍咸入殺賊二百餘生禽六十餘獲旂械無算拔出難民八百餘賊由南門奪路向夏毛嶺一帶竄去追逐十餘里又斃多賊於十八日寅刻克城自奉化復陷台屬甯海天台仙居等縣俱偪近賊氛閏八月初五日東陽嵊之賊竄至新昌之汝嵺距天台境二十餘里知縣王興杞合小西鄉民團扼要堵禦與署台州同知韓承恩督帶城中團練迎勦初六日賊來犯境城鄉團併擊頗有斬獲

逐北十餘里初七日賊繞由新昌之清墩等處欲犯天台北鄉王興杞等復率團往禦初十日大股賊竄至小張蕉坑等處勢甚猖獗亟調各鄉民團策應十一日賊來衝撲營盤各團合力抵禦鏖戰三時殺賊四十餘及騎馬賊四後面賊衆來援王興杞分隊抄擊賊披靡而走追殺十餘里平其五壘奪獲鳥鎗旂幟四十餘民團亦陣亡三人受傷十八人總督耆公疏言賊復陷慈谿奉化並由奉化攻撲甯波府城甯郡克復未久人情危懼經中外各軍戮力同心殺賊千餘將兩城次第攻拔餘賊遠遁地方復安厥功甚鉅此時甯屬肅清自應乘

勝進取上虞嵊以勦為防杜賊回竄護浙江提督葉炳忠已由台州起程赴甯臣催令兼程前往與史致諤等激勵士卒聯絡外國妥籌防勦事宜惟賊不得志於甯波難保不窺伺台郡雖天台仙居等縣民團踴躍同仇屢挫賊鋒仍賴官兵接應以壯聲威前派游擊甯世杰等所帶楚勇一千尚駐甯海溫處道支方廉與記名提督秦如虎續派心誠勇五百前往協防有此兩軍足為各縣策應游兵臣檄令署台州知府峴齡率屬奬勵民團嚴密防守確探賊蹤所向酌撥兵勇合力迎擊以固疆圉英國副將華爾自在松江訓練常勝軍以來臨陣

奮勇屢著戰功茲因攻慈谿中鎗身殞深堪憫惻請與
陣亡之縣丞薛世奎分別從優照例議䘏奉化殉難知
縣屈永清亦請優䘏其陣亡美國兵頭那師並令道府
妥爲照料外國傷亡兵勇另核辦理史致諤旣代張景
渠仍以兵事屬之會慈奉兩邑失而旋復餘姚四門鎭
又陷員外郎謝敬爲賊所得不屈賊久乃害之景渠曰
賊之敢鴟張者恃有嵎可負也巢穴若傾餘氛自熄遂
與前護提督陳世章法國副將勒伯勒東部署中外各
軍於九月二十七日直擣上虞賊沿途結卡樹柵一十
四處悉奪燬之殲賊無算拔出難民數千三十日進薄

縣城以炸彈大礮轟之賊猶力拒稅務司日意格督隊
直前臂中賊鎗各軍奮登斃賊千餘賊渡曹娥江遁去
十月初一日收復上虞城新昌密邇天台前自天台旣
克宋慶彪等即於二十二日督團馳赴新昌助勦賊由
南門出拒酣鬭三時斃賊數十民團亦陣亡十六人三
月廿七日約會新昌民團攻城鎗斃城上守賊百餘二
十四日復往圍攻城賊三四萬悉出迎戰相持兩晝夜
斃賊不計其數內有黃衣賊目八騎馬賊數十至二十
六日賊始退入城追抵城下適嵊縣賊衆兩路來援各
團回勦失利陣亡一百四十餘僅斃賊數十旋因糧盡

引還天台會台甯俱平新昌之賊聞風震恐於四月十
八日竄至嵊縣交界之黃宅鎭焚掠俄而兩郡敗賊竄
入新昌二十五日王興杞等率民團三萬餘復與新昌
民團合攻縣城轟破東門一鼓克之禽斬六賊酋二十
六月整隊馳攻黃宅斃賊數百生禽十三餘賊竄向嵊
縣而去嗣後新昌復爲賊踞十月初二日謀從煙山會
墅嶺兩路夾攻天台時署天台知縣劉焞方與署台州
同知韓承恩前杭州水師協副將王邦慶等率團進攻
東陽聞警馳往分路扼守並調城鄉各團策應初四日
賊蜂擁來撲會墅嶺劉焞出卡督隊迎擊斃賊數十賊

敗奔適王邦慶亦由煙山擊敗賊衆合力逐北復斬十
二級追抵斑竹駐紮偵知敗賊盡聚新昌城中約會新
昌各鄉團於初五日寅刻齊集攻城賊矢石如雨各團
力攻兩時斃賊數十遂緣山腳梯城而登連斬執旂數
驍賊王邦慶亦攻破東門兩路奮呼殺入賊勢不支由
西北兩門分竄嵊諸曁沿途復被鄉團截殺多賊拔出
難民百餘民團亦陣亡三十餘人受傷五十餘人劉焞
復約會署嵊縣知縣史致遜及團紳貢生庾德馨等乘
勝攻嵊於初七八日合勢偪之賊懼而遁於是再克新
昌協復嵊縣皆天台民團之力也耆公疏請獎敘並言

數城皆克我軍距紹興郡城不遠臣飛檄史致諤激勵
中外各軍扼守曹娥江杜賊回竄一面相機規取紹郡
十一月下旬張景渠等屯駐百官遂督各軍進薄紹城
法國副將權受總兵職任勒伯勒東以上虞賊所遣士
礮往景渠止之請取到甯波輪船洋礮再進不聽果因
礮炸傷殁軍爲小挫乃以法國參將權受副將職任達
耳地福一名買忒勒接統其衆十二月二十四日英國
總兵呩樂德克親運大礮到營會商進兵景渠議分攻
稽山五雲安昌三門達耳地福呩樂德克議攻西郭門
景渠恐有疏失令各軍分路接應二年正月初一日達

耳地福呩樂德克率洋兵花綠頭各勇載車輪大礮徑
攻西郭門王維圻率常安軍攻安昌門謝國恩率信義
軍攻五雲門景渠及知府楊叔懌督隊由南路兜勦圍
攻竟日轟坍西郭門城垛丈餘酉刻收隊初二日復攻
西郭門運開洋礮轟塌城垣十餘丈毙賊無算達耳地
福獨立橋上揮兵登城賊拚死抵拒正相持間突有黑
夷五六十人助賊環放洋鎗達耳地福腦左中鎗殞命
同時陣亾兵頭一人洋兵四人勇二十餘受重傷者數
十次傷百餘賊勢復熾東關百官嵩壩諸軍紛紛潰退
景渠與楊叔懌退駐斗門後路幾爲賊斷而安昌五雲

烏門山等處賊復日夜竄擾兵無可調景渠選親兵數
十及各營親兵中敢死者二百四人帶鳥鎗百九十四
桿籐牌八面小旂二面前往迎擊六戰皆勝賊大潰竄
去是時常捷信義兩軍亦戰無不克賊復由杭州蕭山
諸暨調集十餘萬衆來援直抵下方橋柘林等處進偪
濠湖花浦橋景渠移駐三江城城西里餘距斗門三里
有奇賊四面圍撲火光炳天各軍拒之殊死戰景渠連
促退守曹江諸軍來援守備張其光所部及定勝常安
兩軍並葉炳忠添派外國師惠南適先後至衆心乃定
連日四路兜勦毙賊無算燬其卡賊氣始奪城賊不敢

復出十九二十日蕭山義橋臨浦一路竄賊來援張景
渠等督率中外軍攻勦一勝於下方橋再勝於安昌城
外四十里賊氛如洗嗣是英國總兵呩樂德克復由上
海解來大礮稅務司日意格調來法國洋兵陸續到營
正議悉銳環攻而賊黨楊應柯密遣難民持信赴景渠
營中乞降願爲內應二十五夜城中火起景渠約會諸
軍齊進僞酉周賊率衆開稽山門向蕭山而遁二十六
日巳刻我軍入城收復卽分軍進攻蕭山賊聞官軍躡
蹤追至莫有固志於二月初二日潰走張其光李光等
入復其城至是紹境盡廓惟諸暨先經左公遣軍克之

左公疏言達耳地福自上年八月到甯管帶花頭黃頭兩隊練勇訓習洋鎗防守餘姚剿退各鄉股賊上虞之捷亦與有力此次抵禦未及一月忠義奮發急攻紹城身先士卒臨陣捐軀請照副將從優議卹又奏浙事之轉以金華為一大關鍵金華未復之前甯波各軍力攻紹興未能猝拔迨十三日復金華二十三日復諸暨二十六日紹興即隨之而下浙東肅清規取杭垣自宜由富陽前進而東路亦未可鬆防蕭山臨浦一帶已令蔣炳忠張景渠督各軍嚴為防守義橋仍暫由蔣益澧分兵扼紮蓋自大軍急攻龍游湯溪賊悉調精銳自救故閩師得以清溫處甯師得以定浙東然紹興一城延之又久必告復於席捲金華籃管諸暨之後蓋有三焉紹蕭相去百里城孤不足守一也長江水師直下西渡將斷二也富陽受兵杭州洶懼又當捍其所急三也獨是台州義旗颷舉張景渠以一旅起海上並致克捷泰西人性忍鷙果而不回助攻各洋將迅銳忘死捐軀相繼以海邦之烈士為中夏之鬼雄均有足多者焉

平浙紀略卷九

平浙紀略卷十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奉

命督辦軍務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左公疏言嘉興府城經蘇軍於二月十七日大舉環攻晝夜不息十八日轟坍北門蘆席滙城垣十餘丈申刻由東北兩門衝殺而入署杭州知府陳思熺督率章文盛所部會合蘇軍併力攻剿當將郡城克復臣維嘉興浙西腴郡為官軍與賊所必爭賊首偽榮王廖發受前往蘇州納款迨蘇軍壓境旋即中變杭湖賊酋復調悍黨赴援並竄擾動海甯桐鄉新復各縣勢頗猖獗幸賴蘇軍嚴扼嘉郡東北兩面力破堅城俾平湖乍浦海鹽新復各區不致重遭擾害厥功甚偉所有在事出力員弁兵勇應由江蘇撫臣保奏浙軍於收復桐鄉海甯後分守兩城復擊敗杭湖援嘉之賊四品銜頂蔡元吉所部縱橫血戰勞績甚著可否由臣查明保奏出自

恩施元吉力禦援賊事見第六卷中先是江蘇巡撫李公鴻章令編修劉秉璋常鎮道潘鼎新及總兵張遇春副將楊鼎勛進圖浙江之嘉善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抵楓涇北官塘天雨賊大至鼎新擊卻之十三日數道並進賊不出嘉善賊來援水師敗之鼎勛等設浮橋渡河攻

據賊礮毀其三壘七卡於是嘉興平湖乍浦之賊至者
數萬分踞干窰西塘緜亙二十里十八日秉璋等由楓
涇進西塘太湖水師二營來會淮揚水師張元龍由蘆
魁塘攻西柵楊宏勝朱開泰由揚滙攻北柵十九日我
軍方出干窰賊驟至水師礮卻之烏涇塘與西塘賊出
南柵鼎勛與戰傷膝賊亦少卻水師入烏涇塘登岸斷
干窰之道賊首尾不相顧以炸礮猛擊之遂潰張元龍
楊宏勝等破北西柵賊壘斬馘千餘賊竄干窰二十一
日鼎勛復破之獲偽王宗及羅天安敬天福登天侯等
酋斬之捷聞劉秉璋擢侍講潘鼎新加按察使銜張遇

春以下奬賚有差嘉善城東有鎭曰張涇滙賊以四營
守之十月二十日劉秉璋由楓涇往攻不利參將王玉
林死之秉璋傷股嘉善賊遂出犯秉璋軍累擊賊於干
窰之鳳洞橋大通橋及東西茜涇互有勝負十一月初
四日復攻張涇滙潘鼎新遣水師爲助始克之初平湖
賊酋陳殿選遣人乞降於劉秉璋潘鼎新不許十月殿
選出至大泖塘求見秉璋鼎新言城中不願投誠者半
請謀定舉事鼎新等察其意誠許之及茜涇張涇滙之
捷陳殿選復請師期初六日潘鼎新遣夏金標潘鼎立
率部進屯廣陳觀動靜劉秉璋遣聶桂榮張應魁由楓

涇進新埭楊鼎勛出隊干窰秉璋自進兵鍾埭以絕嘉
湖各賊而絕陳酋反顧之心初七日令徐道奎率水師
夜偪平湖城下殿選即勒所部分圍各賊館開門迎我
軍入城將賊洗天安陶雲從翼天福江之源蓬天福胡
金鏘硼天安沈本立各館悍賊誅殺殆盡督令合城薙
髮殿選率陳殿魁王應海錢玉興朱六玉等所部萬餘
人悉降次日遂將平湖收復殿選初約乍浦賊酋熊建
勛同降建勛未決十月二十六日茹天福甘酋密約內
應請我軍夜襲乍浦十一月初五日鼎新夜督軍銜枚
疾走過東門外殺入牛橋賊壘賊睡中驚起盡殲之比

抵乍城賊已有備甘酋謀不得發鼎新踏毀北門外三
里橋賊壘四殺賊數百餘衆逃往沿海山坳自相蹊踏
而死者無算熊建勛氣懾始乞降鼎新令主簿趙濟川
入城宣諭賊衆初十日復令丁壽昌唐宏成劉思洲帶
三營屯城下自督潘國揚一營勒兵平湖南門外以俟
十二日建勛率衆薙髮獻城遂收復乍浦次日鼎新令
建勛隨唐宏成帶隊往海鹽城中踞賊多建勛舊部宏
成等反復開導立率衆薙髮迎降海鹽亦於是日收復
澉浦鎭踞賊聞風震恐亦降之鼎新秉璋以四營守平
湖三營守乍浦二營守金山衞以固蘇省門戶海鹽一

城暫令降衆自守李公疏言平湖乍浦海鹽各城相絡
犄角與浦東金山接壤為滬防後路浙省東北沿海屏
蔽平乍賊衆各有萬餘城濠堅深糧支數月設憑城拒
守圍攻匪易降酋陳殿選等慑我軍威次第納款浙西
踞賊藩籬已撤皆有首尾狼顧之象據各降酋皆願率
衆往攻嘉興臣已令潘鼎新劉秉璋等分別遣留相機
督勦惟聞偽歸王鄧光明偽相王偽襲王等賊三萬餘
衆入援嘉興意圖復奪各城海鹽澉浦去蘇較遠檄令
潘鼎新等隨時酌調應援並令程學啟速攻平望嘉善
以牽制賊勢各降酋均有微功並非賊中著名大頭目

暫留助勦尚易控馭請免罪予獎
上俞之陳殿選即易名陳恩榮云於是楊鼎勳屯軍干窰洪
家濉以截嘉善嘉興之道嘉善賊酋陳占榜余嘉鼇密
詣吳毓芬請降不許及總兵程學啟克平望占榜懼請
益力獻子為質毓芬以白李公公命會學啟鼎勳秉璋
圖之二十七日勒占榜盡撤城外賊營秉璋鼎勳率小
隊往列東西門毓芬軍入自南門二十八日學啟秉璋
鼎勳咸入乃收復嘉善縣城而潘鼎新之軍方克沈蕩
新豐鎮當嘉興賊犯海鹽平湖時往來屯營於此海鹽
守軍既敗偽會王之衆偽王宗陳炳桂偽蔣王陶金偽

天將錢得勝併踞沈蕩日犯瑣城二十四日唐宏成督
熊建勛等攻沈蕩盡毀其巢二十五日鼎新率師由乍
浦勦新豐距平湖十八里二十六日潘國揚等攻中路
炸礮塌其牆丁壽昌等自漸覃里潘鼎立等自竹林廟
分攻其南北賊皆潰追殺之阻於水鮮逸者時嘉善既
復劉秉璋率所部進屯新豐程學啟令劉士奇屯王江
涇十二月二十一日嘉興賊偽榮王廖發受出犯秉璋
鼎新大破之發受乞降李公命學啟偵之賊布守嚴未
可信決進勦學啟以四營與李朝斌水師進屯金橋秉
璋與吳毓芬七營進屯七里店鼎新軍由海鹽平乍遥

應之三年正月十九日學啟軍方築壘北門廖發受及
偽挺王劉得功以礮船前犯並由西門出賊數千學啟
分禦之陣斬賊凌天義秉璋軍亦移駐朝陽廟及會龍
橋二十三日鼎新率三營來會時東北門賊壘尤多議
以學啟軍與淮揚太湖水師分攻城北杉青橋御花園
端平橋李公弟昭慶攻秋涇橋秉璋鼎新所部攻城東
吳涇橋東塔毓芬攻合歡橋二十四日學啟軍分五路
進戰未克城賊萬餘出援猝為所撼學啟率親兵由小
西門繞出賊後賊卻顧前軍攻益急乃破小西門北門
賊營七禽偽朝將劉得福慕天義賈慕仁陣斬賊千

餘奪獲大礮五十守備姜寶戰不力斬之以徇昭慶軍三路逵秋涇橋賊適饋火藥入其營我軍乘而入賊兩營皆潰吳涇橋合歡橋賊踞四營秉璋等方攻克大石壘賊亦由東南門出援擊走之追至臨倉橋而合歡橋賊阻河死守毓芬令吳兆楣伏河干發炸礮斃登壘賊吳毓蘭率死士渡河礮船繼至營亦破是日戰甚力營官劉士奇周正林潘國揚黃士林聶桂榮皆被重創東北門賊亦殲除殆盡湖州賊圖援嘉興屢擾我後路水師敗之學啟益督各軍圍城築礮臺二十八日炸礮壞城垣十餘丈水師已設浮橋而渡學啟令何安泰劉士

奇率千人踰河乘城自率陳忠德王永勝繼之賊然火藥傾而下不克登安泰猝中洋鎗死之水師李助發周正林趙三德俱創甚軍士死者數百乃罷攻湖州賊復犯盛澤圍王江涇營二十九日學啟令王永勝鄭國魁往敗之陣亡總兵何安泰副將郭興發均請卹安泰為學啟軍名將治軍嚴無擾其喪歸嘉興民有送者並請建專祠嘉興賊既死守官軍多傷亡又遇雨兵不得舉二月十五日雨霽學啟即令各軍薄城是夜親督梁安邦於端平橋下築護礮月臺黎明賊覺矢石交下時臺已築竟學啟手然田雞炸礮斃賊數百十六日學啟

與劉秉璋李朝斌等會議猛攻令王永勝率陳忠德張行科龔生陽攻城東北以葉廷杓阮炳福繼之劉士奇率陳有昇梁安邦左日昇彭連升攻北門以朱寶元于奇洋繼之吳毓芬率吳毓蘭吳兆楣陳占榜余嘉鼇羅義勝攻東門別遣張家瑜張自全堵禦新塍援賊兼遙攻西門以分賊勢水師歐陽利見率謝世彩鄧全楚費金綬等與陸路各軍夾擊劉秉璋潘鼎新令錢玉興朱六玉扼東門城外南湖之口萬重暄曹廣澤袁發由南湖南岸進攻王古魁潘鼎立夏金標劉廣福由東馬橋北岸潘國揚唐宏成丁壽昌黃仕林劉鳳翔王應海由

東馬橋南岸三路進攻水師蔡渭川李洪壽徐道奎等會合李朝斌所部礮船駛入南湖分攻西南東南城角賊於各垛口排開巨礮並擲火藥桶以拒我甚力是夜學啟令於沿城河添築月牆三道賊鎗礮甚密我軍縛草膝行且避且築自此各軍晝夜環攻不息十七日黎明學啟自率親兵督教練洋人備雷用開花礮三面轟擊立燬城上礮臺二十餘處壞城垣百餘丈賊爭負土堵之我軍薄城數次皆不得上申刻學啟揮軍若將登城賊以洋鎗密攢缺口我軍乘勢連開炸礮賊血肉雨飛仍更番死拒夜四鼓學啟督親兵成浮橋兩道賊鑿

城根實礮於中擱河阻截徐佩瑗乘飛划猝奪其礮十
八日湖州賊酋黃文金率黨萬餘突出新塍直撲我軍
後路時攻城正急學啟令張家瑜張自全擊走之城賊
漸不支學啟促各軍梯而登死亡相枕籍學啟憤甚自
督親兵踰浮橋直上賊鎗子飛中左腦昏絕舁歸營劉
士奇王永勝等急率隊以木筏分渡由城西北角先登
吳毓芬陳忠德分撲西北兩門陳有昇龔生陽均中鎗
裹創奮進炸礮中城賊火藥倉賊衆駭亂呼聲如沸劉
秉璋潘鼎新各率所部乘勢拔樁過濠入東門甕城李
朝斌抽撥水師登岸由南門踰牆而進廖發受猶率悍

賊數千巷戰蘇杰持令大呼各軍奮勇格殺劉士奇王
永勝歐陽利見等擊斬五千餘級餘賊竄向西門復經
陳有昇梁安邦張家瑜與李朝斌水師攔截各軍分路
進擊悉就擒誅礮斃偽挺王劉得勝於城獲偽榮王廖
發受於井磔之遂於是日申刻克復嘉興郡城二十一
日李朝斌等復將新塍四亭子一帶賊壘塌平賊悉遁
回湖州李公疏言臣查嘉興府為東南財賦重區險固
足食易守難攻自咸豐十年賊陷踞後黨悍且衆提督
張玉良曾以數萬軍潰於城下此次偽榮王廖發受等
勢窮負嵎嗾衆死守又有湖賊來援我軍腹背受敵程

學啟督軍急攻誓死必克始得速下名城盡殲驍黨出
奇制勝忠勇謀略突過尋常從此蘇滬之防漸固杭賊
糧路已絕羽翼益孤我軍越境苦戰傷亡精銳於大局
不無裨助請將程學啟劉秉璋李朝斌潘鼎新以下獎
賞有差並
賜卹陣亡將士五月初二日李公疏言臣於四月十二日同
蘇因湖州賊氛向熾將蘇城防兵復加整練准閩浙督
臣左宗棠咨稱浙軍擬即日進偪湖城東南兩面漸次
移軍而西湖州既有重兵則嘉興可無須蘇軍屯紮請
酌調進規長興臣先派道員潘鼎新各營分守吳江平

望侍講劉秉璋駐守嘉興專防湖賊內犯之路常勝軍
現經裁遣英領事方請添兵防守上海劉秉璋一軍既
可騰出擬即令移防松滬近偵湖州踞賊分竄城北楊
漊大漊一帶潘鼎新出平望分紮南潯震澤遏當其衝
防勦正緊浙軍尚未進偪城下臣未便派軍深入會攻
惟查長興縣在湖州西境與蘇之宜溧皖之廣德均屬
接壤湖城與長興踞賊犄角又恐從此路竄出自應揀
派勁旅相機攻取以掣湖州賊勢於是遣郭松林劉士
奇王永勝楊鼎勛三十營由宜興分道進攻長興並調
李朝斌帶太湖水師數營歐陽利見陳東友等淮揚水

師四營由夾浦口會合進勦嗣慮潘鼎新軍尙單勢後
令聶桂榮等水陸五營往屯濱湖之吳漊以應之正在
布置間初七八日湖州賊酋僞立王黃文英僞樂王譚
應芝等糾黨數萬竄踞吳漊擾及陸家灣軋村殷瀆村
丁公橋等處横亘數十里初八日賊圍陸家灣練勇營
道員丁壽昌飭水師康嘉賓由南潯率礮船往援自帶
行隊繼進轟斃賊甚多練勇出壘夾攻賊敗走拔出難
民數千丁壽昌復令劉思桂劉秉權由兩河橋東駕橋出
不意抄擊丁公橋之賊望風驚潰禽斬無算乘夜進襲
破天到橋賊卡禽其僞朝將史得成初九日潘鼎新馳
赴南潯聶桂榮等亦至偵知吳漊踞賊東竄令丁壽昌
等進軍迎剿行過南貨港賊衆如蟻我軍分路兜殺斃
賊數百追至殷瀆村猝雨收隊哨長汪立木陣亡劉道
唐宏成戴春林等由溪港小路進抵大廟港遇賊各有
斬獲是夜賊仍在殷瀆村一帶焚掠初十日晨鼎新令
唐宏成韓照揚等由湖塘直趨吳漊聶桂榮率曹光澤
王應海劉廣福等由丁公橋進攻殷瀆村丁壽昌劉思
榮吳秉權繼之徐道奎韓佳林率水師齊進吳漊之賊
前阻卡一後結壘三沿塘用礮船數十民船數百水陸
各施鎗礮抵拒我軍頗有傷亡唐宏成激勵士卒奮勇

爭先立破其卡於是唐宏成攻中壘韓照揚攻南壘都
司何孝繼率衆躍濠突入將南壘賊禽斬略盡戴春林
等傴濠抛擲火彈肉薄齊登中壘亦破東壘賊奪門而
出將乘舟以遁夏金標等揮隊奪獲其船麾之入水者
甚衆餘賊沿塘狂奔我軍追至橋漊斃賊千餘聶桂榮
等進至殷瀆村賊匿桑林中東伏西出我軍步騎俱不
得逞乃列隊村外誘之劉廣福王應海進薄天到橋賊
果傾巢來撲廣福等扼橋力戰聶桂榮曹光澤從中路
迎擊徐道奎等督水師沿岸環攻陣斃多賊並禽僞充
賊目一賊棄械紛竄我軍即屯天到橋偵知殷瀆村後
路尙有湖漊可通十一日向晚各營蓐食齊進水師駛
至天到橋横截其前劉廣福等繞過鄉村分抄其後賊
出遁三面要擊斃賊甚多破其二壘忽中塘軋村織里
各賊來援勢極猛我軍鎗斃賊數百禽黃衣賊目二敗
賊均退橋漊其李朝斌太湖水師亦於初九日由洞庭
西山乘風駛抵夾浦口賊於象公廟前後爲石壘各一
設大礮當湖口左右夾小河中間作橋立卡以護石壘
適天雨朝斌以洋鎗陸隊乘之水師左右兩路分擊中
路河窑陳定國轟其前壘賊負阻力鬬陸隊撲登數次
均不得前朝斌令斫蘆葦填河抄其後卡親冒水躍上

舢板大呼前進賊鎗礮如雨從礮眼中攀援而入陳定國江福山俱被重創仍兩路猛攻賊不能支先破南石卡乘勝過橋四面合圍賊竄路既絕仍以死拒偽烈王江賊中矛死前後石壘一時並破賊殲無遺遂焚其後壘卽前壘駐守次日郭松林劉士奇楊鼎勛等陸軍亦至分屯施溪夾浦王永勝所部進駐湯橋烏溪以防廣德泗安賊援十一日松林等赴長興攻克上莘橋跨塘橋兩卡徑偪城而軍李公疏言浙軍現紮湖州塘南此次踞賊大股出撲獲賊供稱圖犯南潯震澤牽制浙軍後路並擾蘇防經我軍攻毀其巢凶鋒已挫惟楊漊大錢口等處踞賊尚多與吳漊毘連時出刦擾臣飛咨李朝斌酌撥兩營前往兼顧仍令潘鼎新固紮穩進夾浦既克長興踞賊奪氣現令郭松林等合力猛攻速克此城則湖賊竄路將斷或可以次得手十二日朝斌率水師進次城東北六里之後漾村十四日黎明令陸隊分伏山後先遣千餘人誘戰賊衆由北門小東門迎拒我軍伺近揮伏衝擊追至城根斃賊甚多陸軍分門築壘松林軍東門鼎勛軍東南隅士奇軍北門均距城半里許永勝所部自夾浦口節節爲營援應後路鼎勛又令曾明魁分立兩營於夾浦長興之中口西莊橋爲浮橋

二道以通前後聲勢賊酋偽襄王劉官方負嵎不出十七十八日湖州賊酋黃文金嗾令偽天將陳賊糾黨二萬由東南路來援白鴿橋至跨塘橋不絕直達城下合其弟文英糾廣德泗安之賊四五萬由西北路來援依山築壘曼衍巖谷勢甚鴟張與城賊相應松林等會議分勦約王永勝一軍於二十二日黎明由夾浦繞至新塘口抄賊之後松林鼎勛由五里橋迎擊湖州援賊背水爲陣賊奮拒我軍但排開洋鎗屹立不動任其衝突俟氣衰一鼓齊進陳賊率黨死鬬戰正酣永勝從後馳至兩面夾擊鎗斃斬獲數千遂將鴻橋跨塘橋沿河傍山賊營一律蹋毀朝斌水師登陸由磨盤山繞出賊背士奇亦由磨盤山直偪廣德泗安援賊各壘朝斌率隊由山梁疾趨而下用火器焚燬賊營煙燄蔽天賊首尾莫顧士奇分路抄殺擊斃溺斃者近萬西北路沿山各賊壘亦俱蹋平二十三日各軍方擬於西北兩門外架浮橋以攻城援賊敗逃未遠湖州賊酋復添撥大股會合折回以圖再逞於是松林鼎勛與淮南水師迎擊湖州續至之賊士奇永勝與太湖水師迎擊廣德泗安續至之賊乘其喘息未定合力奮勦各殪賊數千追殺二十餘里賊乃遠颺松林朝斌等謂湖賊必爭長興援且

復至定議力攻令廖德旺張正全於西門外王平西舒義志於北門外各架浮橋三道賊鎗礮噴筒並發頗傷士卒哨官王備與中礮死張正全鎗中左臂仍裹創督工是夜橋成二十四日黎明游擊劉玉隆同洋人偷雷由城北安設炸礮轟城轟放士奇永勝各分二營松林分三營鼎勛進攻北門松林自攻南門士奇與李朝斌水師合攻西門永勝攻東門淮揚水師及松林所部礮船攻東南東北兩隅朝斌復分一營於北門外河邊排大礮助備雷轟攻不兩時即塌城垣十餘丈鼎勛督隊渡河鼓噪而上賊以鎗礮密排缺口並擲燒火藥桶死拒參將向大鵬游擊周金才俱中鎗洞胸殞命傷總兵高占魁右臂將士傷亡數百人營官梁安邦于奇沖易用剛李長樂陳忠德黃廷栒周蘭亭等身先士卒肉薄以登各營奮勇繼之朝斌松林士奇亦率所部三面緣梯齊上于奇沖鄧明遠王平西均各裹創力戰賊面面受敵尚無退志松林率宋德鴻首先攀城入千總劉隆興隨之爲捕木擊破額顱而死各軍一擁畢登將城內悍賊次第禽斬其由西門衝出者朝斌預設伏悉殲之遂於是日午刻克復長興縣城李公疏言長興毗連蘇皖枕山帶湖屏蔽湖州與泗安廣德爲犄角是以堵禦

各酋糾黨力援城外重岡疊嶂桑田陰翳汊港紛歧兵勢頗難展布若相持曠久恐生他變賴水陸諸將協力同心於炎天烈日中奮迅猛攻傷亡枕藉不稍回顧自克復夾浦至城下之日僅及半月神速赴機殲賊殆盡實屬勞績卓著諸將楊鼎勛李朝斌郭松林等以下及陣亡之參將向大鵬等優加獎卹李公旋奉

旨撥兵會勦金陵於六月中由太湖至長興察看地形知湖州賊勢尚盛附城三十里面面壁壘其時浙軍方規孝豐安吉斷賊竄路尚未急攻湖州李公以蘇境與湖郡接壤中隔太湖有李朝斌水師禦之其太湖西岸由長興而達宜興溧陽最爲要衝令郭松林楊鼎勛分屯長興城內外並調防守溧陽之道員吳毓芬水陸五營移駐夾浦口又以太湖東岸由吳漊南潯而達平望潘山新一軍分扼數處尚嫌單薄復調劉秉璋松江七營進屯平望如浙軍由湖州東南進攻則西路郭松林各軍與東路潘鼎新各軍即可聯絡並進會同李朝斌由太錢小梅各口進蹙湖郡西北以勦爲堵分賊勢而助長圍並謂長興距湖州六十里形勢扼要賊與我所必爭既經克復若不分兵他往自應乘勢進攻已而江南軍克金陵李公遂於七月中旬檄劉銘傳各軍攻廣德郭

松林各軍攻泗安播鼎新劉秉璋各軍分進晟舍大錢口三面圍偪湖州會合浙軍夾攻播鼎新克晟舍沿湖東岸賊營皆潰劉秉璋一軍由吳漊楊漊進屯大錢口道員張樹聲一軍又由南潯進屯織里以壯聲援各營連日出隊迭有斬禽李公見湖州賊勢趨重西面尹隆橋大德橋一帶爲通泗安廣德大道賊節節聯營以護竄路於是令郭松林王永勝劉士奇楊鼎勛各軍由呂山進攻尹隆橋扼其中間要害賊已先於尹隆橋大河南岸築十餘堅壘又於橋頭築石卡及月牆一道上流橫塘渡別築多壘多架浮橋以爲尹隆橋援應永勝遣

軍與賊對壘賊復於月牆左右增立兩營牆外掘濠二道寛約二丈引灌河水深可滅頂排釘木城繞壘五匝外加梅花樁數十層防守極固松林等日夜趕築長牆調齊劉玉龍所部開花礮隊轟攻十五日未刻賊壘稍缺守賊於地窖中堅伏不動湖州大股賊衆遝河埋伏勢若長蛇營官廖德旺高占魁舒義志李長樂文茂林等奮勇先進拔樁偪濠因水深不能鳧渡伏賊齊起環施鎗礮哨官張祖述陣亡高占魁舒義志等皆受重創天晚收隊十六日我軍復用炸礮轟擊于奇洋顔邦桂張正久王受釗等銜鋒齊進賊鎗礮愈密我軍三面受

敵傷亡不可勝計是夜松林令李長樂宋德鴻等鼎勛令王萬釗周河清等率隊潛拔濠外木樁十七日激厲衆軍鼓勇直前並令呂山大德橋橫塘渡各營嚴截援賊巳刻炸礮轟缺賊卡一處我軍各負蘆葦塡濠而過一呼直抵內濠賊層層狙擊士多死亡郭松林鎗傷左膀猶揮軍疾進忽大雨如注火藥皆溼乃收隊湖城黃文金復挑悍賊數千繞出呂山後路八字橋阻我饟道十九日松林令李長樂文茂林顔邦桂三營馳往李家巷搶築營壘又令各營出隊助之辰刻築壘半就賊衆由洞子門蜂擁來撲我軍迎勦雨時斃賊甚夥參將何

錫恩陣亡各軍憤戰愈厲賊潰退二十日湖城賊大隊自尹隆橋迤連八字橋洞子門沙水橋白龍洞一帶亙延二十餘里傾巢來爭松林飛調易用剛宋德鴻周蘭亭等迎敵自督李長樂等接應劉士奇王永勝各率兩營由呂山夾擊鼎勛督守尹隆橋老營巳刻山上賊旗搖動羣賊吶喊衝下易用剛等整隊接戰鎗礮對轟用剛身受重創松林率李長樂等捲旂突入來往縱橫並令王平西礮船由河助轟斃賊無算賊陣漸亂永勝士奇率隊由山脊翻下疾如風雨賊衆倉皇紛竄乘勢掩殺禽斬數千永勝追過洞子門別股賊由山後小路出

援松林分隊擊走之將士傷亡百餘李公偵知賊有奔竄之意飛檄潘鼎新劉秉璋等相機進攻二十六日夜鼎新會合日月山浙軍總兵劉樹元等攻拔昇山賊壘瞭見城中火起卽督隊追勦二十七日淸晨追至八里店賊回拒水陸各營併力夾擊大破之追至三里橋壘賊望風奔潰會李朝斌劉秉璋張樹聲等各進大錢口攻破賊營十餘並至城下沿途斃賊無算敗賊擁擠入城閉門不及潘鼎新劉樹元等各率隊奮追由東門殺入城賊已啟西門逃去遂於是日巳刻克復湖州郡城其浙軍事畧見第七卷中李公疏告捷潘鼎新劉秉璋

李朝斌張樹聲以下並請獎敘得

旨嘉允李公麾下多猛將精兵乘新製火器之利自克蘇州銳氣無前以境接浙西不分畛域先遣劉秉璋潘鼎新兩軍招降平乍并復海鹽嘉善蘇浙之路已通復任程學啟攻拔嘉郡百戰驍將先登傷殞亦足見行師之猛迅矣其時浙中悍賊悉萃杭州餘杭兩城我軍血戰其間日不暇給湖州未下海甯桐鄉新附蔡元吉之戰雙橋劉樹元之守烏鎮但能遏湖援賊斷杭餉道遂爲蘇軍聲援至於靡堅克銳速下名城使我軍無西顧之憂杭賊失右臂之助翦除竄刜賊勢益孤微蘇軍之力不及此遂乃指揮諸將水陸並舉攻復長興會克湖郡叅次其事以識中興將帥和衷宏濟之美焉

平浙紀畧卷十

平浙紀畧卷十一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命督辦軍務浙江巡撫左公疏上會剿竄徽股賊並克復績溪祁門之捷自皖南告警左公即調駐守遂安道員王文瑞所部全軍於九月移屯草市爲欲休婺三縣交界之所相機援剿十月旌德被圍旋解時有股賊由昌化闌入徽界糾合竄擾旌德之賊於十月二十五日突陷績溪王文瑞即會皖南鎮總兵唐義訓馳剿師至臨溪二十八日前隊遇賊生禽數十二十九日賊復來犯敗之禽斬數百十一月初一日官軍分出擊賊唐義訓由

左王文瑞由中朱聚賢由右賊撲中路甚猛我軍陣斬先鋒賊數十黃衣騎馬賊目一營官楊海泰龔隆貴王明輝等怒馬陷陣賊勢少卻羅瑞山郭德馨等復從山凹橫擊朱連芳陳清泰葛蘭世賀章彬鍾邦林方有才等奮勇衝殺賊陣大亂奔還績城唐義訓朱聚賢左右截之各有斬獲計殺賊千餘解散千餘生禽二百餘奪獲馬匹數十洋鎗礮二百餘旂械無算因雨收隊是夜三更賊棄城遁逐北至叢山關而還初二日收復績溪禽賊言此股賊首爲巢洪陳三賊洪賊已被擊斃其鋒大挫初五日王文瑞仍回草市旋報古賊李糵近萬由

旌北竄入太平縣之黃花嶺初六日文瑞冒雨拔隊由休甯前進初七日至漁亭聞駐屯祁門之亘字兩營已出嶺迎剿文瑞以亘字營兵單不守而戰慮有疏失乃星夜馳往援之行距祁門二十五里偵知亘字營被賊衝散縣城已陷文瑞因軍火在後山徑滑澾未便乘夜深入仍回駐漁亭會商唐義訓併進左公以祁門既失徽郡餉道中梗饒景一帶堪虞亟令劉典一軍輟蘭谿之攻由華埠趨婺源助剿而王文瑞等已於初九日進屯花橋令勇士數十於近城山上放擲火箭火彈擂鼓以助軍聲賊驚疑四更後啟西門逃竄次日收復祁城

分軍追之斬尾賊二三百文瑞復遣軍出桃樹店以扼其繞竄浮梁景德之路時江西巡撫沈公葆楨亦調回道員王德榜及接守遂安之同知王沐各軍分扼玉山景德左公遂令劉典擇駐滄遂蘭谿適中之地兼顧邊防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左公於克復武義永康等縣疏內言劉典一軍仍須由嚴赴徽爲肅清皖南之計必俟皖南局勢漸定江皖邊圍又安然後臣軍無後路之虞其時賊由桐廬併趨皖南太平石埭之賊亦時窺祁門黟邊界二月初一二日爲分駐漁亭總兵丁長勝副將王明輝等擊敗初十日賊從藍湖米坑而來將窺祁門

北界新授江西吉南贛甯道王文瑞令郭德馨楊瀚泰羅瑞山喻勝榮等迎擊行至半途即與賊遇郭德馨怒馬衝入賊陣連斫數十賊各營乘勢衝殺賊大敗潰官軍躡蹤追之比近藍湖賊復回闘藍湖之左有數賊騎馬張蓋突出指麾羣賊向前抗拒德馨馳斬其一軍士共攢矛刺之數賊皆斃餘賊翻山逃逸喻勝榮羅瑞山等各率隊馳至截殺與德馨合隊追過米坑十餘里沿途共斃賊千餘生禽七十餘內有僞軍政司蘇四達黃齊升美天福張北湖被天福張小滿謙天福鍾有朋賜天燕易明陽僞丞相王大吉等賊誅之墜崖落澗無數

奪獲騾馬十三匹擡鳥鎗一百餘桿旂幟三百餘面刀矛尤夥左公疏言皖南此捷胡古兩酋之勢頓衰惟徽休間賊衆日多花旂一股計已合併而譚星復由昌化出千秋關竄偪徽州徽防各軍紛然告警劉典一軍前經調回嚴州現由威坪前進臣又檄催其新募之勇由廣信疾趨婺源或可力遏奔衝二十一日劉典行抵屯溪偵知賊已偪近徽城由巖寺街上萬安街北至許村南至東關四五十里一片賊氛禽賊言僞金王鍾賊踞潛口僞主將賴賊踞巖寺僞襄王劉官方等踞長林萬安街等處衆約十餘萬典以賊未知我軍猝來利速戰

即於二十四日分四營進屯梅林杜賊由休甯南路繞竄並與唐義訓王沐約期會勦二十五日令黃少春張聲恒率所部攻巖寺李耀南黃有功朱尊賢率所部攻長林典自率中營及楊芳桂馬隊從長安街馳勦而下賊方上竄不意浙軍大至即潰退追過河西始結陣回拒別股賊從山谷中竄出抄我後路典分軍截殺一面督親兵從中橫擊朱尊賢黃有功率隊奮戰賊大敗向山路奔附而遁時黃少春等已奪據巖寺街後山梁王沐率所部馳至夾擊喻可宗齊蘭禮扼卡截殺賊爭先過橋擠溺死者不可勝計追至潛口始收隊約斃賊近

萬生禽三百餘獲馬三十餘收賊退往許村碧嶺及藍田一帶復分黨進踞潛口劉典以藍田可北趨黟西出漁亭而漁亭僅兩營駐守兵力尚單即令王沐移駐九登橋張聲恒朱尊賢接屯草市以固徽州西南之防三十日劉典移營前進忽昏霧四塞大雨如注前隊已至長林猝不及防賊分數路來撲典率親兵往策應甫將前隊收過小港數十賊騎環繞而來相去不過數丈典及劉大謨劉敬廷數騎左右衝突黃少春等各率所部馳至賊始敗退是役殺賊百餘而參將張顯榮守備金友成左萬明均以深入力戰死其部下陣亡者又八十

餘人三月初一日僞金王鍾賊率黨萬餘來撲梅林營
壘我軍俟賊偪近忽起擊之分軍從山谷左右抄出賊
敗奔追殺十餘里斃賊數百生禽百餘初五日鍾賊賴
賊又糾黨數萬來撲設伏掩出賊後復敗之禽斬如前
並斃璀天義黃宗保等賊初七日黃少春黃有功等五
營由東關出潛口之右劉典率兩營由長林出潛口之
左賊望見官軍隔岸遙放鎗礮劉典麾軍渡水猛擊賊
棄械狂奔追過潛口十餘里沿途斬馘數百生禽數十
解散脅從甚多而潛口賊營於初六夜驚傳官軍至踐
踏死者又數百人逃散尤眾至是竄向太平黟而去典

合黃少春楊芳桂等率所部趨漁亭會王文瑞王沐進
剿黟縣文瑞先於二月十三日分遣總兵丁長勝等出
嶺擊敗藍湖之賊二十五二十六日賊僞襄王劉官方
僞天將劉官福等復竄至藍田胡村山坑一帶二十七
日漸偪漁亭丁長勝王明輝鄧榮達周玉南莫坤和等
督隊迎剿王明輝手斬先鋒數賊我軍乘之賊大敗追
殺三四百生禽四十餘二十九日賊復悉眾來撲直偪
街口並分黨由對岸抄過漁亭之後鄧榮達周玉南等
從街巷中殺出王明輝率所部右出繼之時河水陡漲
逦左山如壁立鄧榮達等繞出賊後奮擊賊墮溺數百

丁長勝盡殲抄後之賊賊愈震駭奪路狂奔我軍四面
蹴之斃賊千數百陣斬劉官福等賊目數十生禽二百
六十餘奪獲騾馬鎗礮旂械無算賊竄回黟城糾合僞
對王馮春元僞顧王吳如孝僞輔王楊輔清等賊謀竄
祁門三月初一初二日至柏溪距祁門二十餘里初三
日王文瑞率軍進剿行近柏溪遇賊力戰敗之躡蹤追
出嶺外遇雨乃還是日往返百數十里殺賊數百生禽
五十七署皖南道葉兆蘭令民團預伏山坳亦搜斬餘
賊二三百而王沐一軍力戰草市屯溪之間克捷頻聞
徽婺士民深感之左公疏言賊麕聚徽休祁門一帶原

圖由此越竄江西幸王文瑞王沐力扼祁門漁亭草市
劉典迅赴屯溪得以救歙休之危扼其上竄敗賊多趨
黟與祁門緊接必殲除此股然後可無後顧之虞諜報
甯國府有別股賊續竄績溪而甯國旌德太平石埭等
縣仍爲賊踞其被劉典擊敗者又竄入池州所屬之建
德縣逆氛漸趨江西防務喫緊臣前令王德榜一軍由
白沙關速回浮景冀可稍遏奔衝惟賊數太多占地太
廣浙軍未免爲所牽綴劉典赴徽時臣即與籌慮及此
若援皖得手賊必由池建竄越宜無分江皖相機援剿
以收夾擊之功倘皖事漸緩浙軍可敷分撥自當星馳

入江共圖埽蕩未幾僞堵王黃文金僞佑王李遠繼等
鉤結太平石埭賴古兩賊由建德踰新安嶺至太白鋪
浦口等處偪近祁門西境黟賊亦時擾祁門東路王文
瑞以賊氛四偪將駐守漁亭各營調回祁門並由王沐
分兵助勦初十日賊蹤西至千佛橋小路口一帶距城
十里十一日王文瑞督隊分路迎勦至七里橋遇賊力
戰敗之追至小路口賊復分衆回拒我軍奮擊數次斃
賊千餘賊殊死戰喻勝榮策馬陷陣手受矛傷哨長彭
友年羅廣林陣亡我軍鼓噪而前羅瑞山郭德馨楊海
泰鄧榮達康榮詔等分道並出擊其中堅復斜包其右

賊乃大潰羅瑞山據隘口截殺賊酋棄馬挺矛怒鬬我
軍四面戚之禽斬畧盡後隊之賊紛紛竄走楊海泰鄧
榮達等繞出千佛橋兜勦又殲多賊是役共斃賊七八
千生禽八百六十五奪獲僞印三百餘騾馬二百餘鎗
礮旂械無數劉典一軍肅清徽州北路後亦於初十日
令黃少春等七營進勦藍田之賊斬馘百餘十二日進
勦小溪之賊又斃數十賊由黟西竄橫路楠木嶺一帶
祁門漁亭之間道路梗塞十四日王沐率所部轉戰而
前斃賊二三百而賊之大股萃於黟縣自黟西以至祁
門東又北折而至南境皆爲賊踞且立築堅卡以阻漁

亭進軍之路劉典慮王沐軍單飭令黃少春等各營進
駐漁亭助之張聲恒齊蘭禮移駐九堂橋自率親兵於
十六日馳抵漁亭登山瞭望謂賊衆我寡非速戰不可
遂於十七日率黃有功廖渭臣楊芳桂黃少春喻可宗
劉昌選李良平張福齊王沐朱明亮等分路進勦卡中
出賊千餘布列山巔以扼我師王沐率所部奮擊賊敗
入卡典令各營鳧水攻卡而城鄉數萬賊衆大至黃少
春率軍沿崖左下中右兩路齊進賊潰奔典急毀賊卡
令黃少春率所部攻四五都之賊王沐朱明亮率所部
攻八九都之賊而自率黃有功楊芳桂劉志友等各營

追賊直至黟城下賊回撲數次均敗我軍乘勢奪門而
入賊出東門竄走時王沐等勦賊獲勝追至大園黃少
春等勦賊獲勝追抵城東又合追十餘里始收隊小溪
有賊千餘來撲爲張聲恒擊敗餘賊向羊棧嶺方干嶺
一路竄去共斃賊四五千解散脅從甚衆獲賊遺米一
萬餘石騾馬五十餘匹十九日王沐率所部與朱明亮
黃有功廖渭臣三營進屯黟城右山築壘未竟賊糾黨
萬餘由原路竄回分撲右山王沐等禦之賊敗復還殊
死戰黃少春等繞出其後擊之始駭而奔追十餘里殺
賊數百生禽數十據言厪爲官軍擊敗尚拚死回竄入

嶺者以太平古賊扼其去路必欲嗾各賊竄越江西並加騎賊來助而別出大股潛竄徽州休甯以撓官軍後路故也二十四日偵知黟之十都王村蘆村等處賊已築壘有久據之勢二十五日劉典令各營進勦時曉霧迷漫不辨行徑賊見左路有官軍至出壘抗拒黃少春率所部奮擊張福齊乘間破其一壘李長平招降二百餘人賊悉眾來撲李耀南楊芳桂馳至助戰王沐黃有功陳瑞和廖渭臣朱明亮截住去路前後夾擊陣斬絢天義古文祜等賊賊奪路走黃少春等追至羊棧嶺賊回拒復敗遂竄出嶺計共破賊壘二十一斃賊近千生

禽百餘拔出難民無數二十六日有零賊閒竄李耀南等擊斃三百獲僞主將林賊誅之是時賊由池建竄偪石門而青陽等處之賊亦併上竄饒景戒嚴王沐已率軍回援旋報賊踞石門陶溪渡茅屋嶺梘田街等處典遂留知府朱明亮與王文瑞扼守祁門令張聲恒軍漁亭李耀南陳瑞和軍屯溪以固徽婺之防而自率所部四千人由婺源之清華街田路以出景德鎮偵知賴巢兩賊率大股擾及高橋洗馬橋等處距景德二十里典卽於五月初九日進駐洗馬橋適道員席寶田率所部及仁右營進扼淇源距梘田街四十里約次日會勦而

賊聞浙師至先於夜間分路潛遁典遣隊追之斬其尾賊數十獲馬二百餘賊竄鴉橋爲江西師擊殺百餘王沐復追斬數百餘賊退往斜谿而大股仍盤踞陶溪渡結壘自固典以江西軍駐賊對岸足以遏其前衝必分一軍從崇光渡後路進勦乃可收夾擊之功遂與席寶田等定議進軍值斜谿港口橫湧壩等處之賊回竄建德於是黃少春聶邦光楊詠春王德榜劉勝祥等進屯橫湧壩陳家墩劉典督黃有功楊芳桂楊在田廖渭臣等於十五夜拔營十六日會軍進勦崇光渡賊壘前隊黃少春王德榜等捲旂疾驅乘賊不備連破二巢五營

殺賊八九百生禽百餘奪獲騾馬五十餘賊敗走又被黃有功等截殺數百餘賊向石門竄去先一夜賊僞堵王等撲席寶田新壘力禦敗之是日復出隊綴賊使不暇相援十九日諸軍會攻陶溪渡賊於一大壘中包數小壘長約數里小港之西又築五壘以爲犄角我軍環攻數時賊伏不出二十三日典令各營移屯茅屋嶺二十四日約道員屈蟠及席寶田韓進春等分路直撲賊壘拔開椿籤三十餘層踰濠而進賊鎗礮如雨副將喻可宗陣亡環攻數時賊壘垂破復完者數四我軍受創者多乃收隊典率各營涉陶溪渡移屯賊壘之西席寶

田進偪其東賊於十五日向洋塘石門而遁典派七
營與席寶田等追剿擊斬及踐溺死者甚衆二十八日
王德榜黃有功軍至洋塘擊拒賊敗之斬首百餘級以
石門雞公包等處援賊並至遂收隊典令黃少春四營
馳助雞公包之賊先遁三十日各軍進攻石門賊壘負
固不出我軍放火箭焚其柵賊驚擾棄壘而走逐北里
許值鐵鑪岡賊黨來援併力回戰又敗之賊趨嶺紛竄
追殺賊馬步千餘直至鐵鑪岡賊衆尚二三萬悉向彭
澤縣境竄去前後共斃賊數千拔出難民萬人賊自陶
溪渡石門蔓延彭澤湖口都昌等處退無所掠必欲竄

擾江西腹地我軍乘勝深入賊喘息未定旋復奔走於
是浮梁鄱陽皆得廓清都昌之賊亦聞風下竄前浙軍
入皖多雨軍行泥淖無日不戰至是天旱水涸疫氣盛
行左公疏言李榕一軍現駐湖口江忠義一軍已入江
西兵力較厚阻前躡後或能聚殲惟賊由彭澤可橫竄
建德以出祁門劉典尙須防宣歙一路未宜深入自援
江以來士卒冒暑遄征病者殆半勞瘁異常擬令稍爲
休息確審賊蹤所向以定進止江西收賊果回竄石埭
太平與原踞各股合隊乘間復犯徽境六月十六日僞
奉王古賊僞朝將江賊朱賊等率黨萬餘竄至郭村十

七日晨即由羊棧嶺樟嶺竄入黟縣勢甚剽疾王文瑞
約會分防九弓橋漁亭各營於四鼓出隊往剿十八日
辰刻行距黟數里見城上旂幟林立遠近村莊皆爲賊
館文瑞急令張聲恒丁長勝王明輝朱明亮賀章彬分
張左右翼自率親兵督喻勝榮鄧榮達等並進甫成列
賊蜂擁出犯文瑞揮隊擊卻熊常富從村後抄襲賊驚
走我軍追至大小南門奪關而入斃賊百餘復追殺出
城朱明亮率馬隊從外截擊又斃百餘賊之先據官軍
舊壘者丁長勝屢擊不動張聲恒分兵繞出其後喻勝
榮等又至賊乃潰走掩殺間而後路蘆村際村宏村等

處之賊分道來援各營整隊迎戰良久朱明亮丁長勝
等復左右抄擊賊大敗棄旂械塞路追奔二十餘里是
夜駐軍城中十九日王文瑞督各營追出羊棧嶺外僅
斬尾賊餘黨奔回石太老巢是役也共斃賊千餘生禽
三百餘解散近千獲騾馬三十餘賊自上年盤踞皖南
每思就食江西且以牽制金陵浙江官軍之勢屢受重
創狡謀未已劉官方等賊徘徊於彭澤建德之間其僞
堵王祜王金王等賊麕聚湖口與江李兩軍相持雖屢
戰獲勝賊亦負嵎自若而我軍自攻克陶溪渡賊壘後
黃少春楊芳桂等六營進駐梅源橋屈蟠一軍進駐章

田渡席寶田一軍及仁右營進駐洋塘韓建春一軍進駐陳家嶺賊踞上下彭青山橋蕭家嶺等處為湖口聲援劉典以秋成將屆恐賊刈湖口彭澤都昌之稼則民食寡而寇糧益滋爰約席寶田顧雲彩兩軍於七月初一日進攻青山橋賊巢出其不意奪卡而入賊驚惶失措分兩路竄走官軍追殺十餘里斬馘二千餘生禽五百餘解散脅從無數奪獲牛馬二百餘時上下彭賊黨來援劉典督親兵暨仁右營擊退數賊百餘賊竄至祁建兩界之王家村彭澤之賊退竄馬當古牛嶺都昌湖口之賊退竄彭澤惟上下彭等處尚有賊踞初四日席

寶田顧雲彩乘夜進剿大破之偽佑王李遠繼率死黨來援復為我後軍擊敗斬首千餘級各賊紛紛回竄江境肅清左公以徽防尚單恐乘虛內犯令劉典仍由清華街一路回軍以固徽浙之防疏言江西都昌鄱陽彭澤湖口各境北阻長江西臨鄱湖南隔昌江皆有水師防禦賊鼠竄其間三面皆水惟江西之浮梁安徽之黟祁可為旁竄之路建德石埭一帶可為退竄之路臣始令劉典嚴扼嶺路以保徽休祁黟如賊入江西則力保浮梁以杜四竄後令其扼浮北建德之衝以要賊歸路而牽掣之亦形勢所在不得不然也劉典曾從臣用兵

江皖熟悉地方形勢是以所向有功賊憚後路之塞故退竄亦速良由江忠義遮之於前而諸軍要之於後足以制賊死命故也偵賊仍欲由石太竄入嶺內亦有謂其將趨廣德以赴金陵之援者臣維石太一帶無糧可掠勢難久踞能偪其下竄廣德以重兵扼之則徽甯之防可固即浙師攻取湖州亦較易矣八月初三日劉典率軍先後抵休分屯漁亭萬安街等處初七八日青陽之賊由香口琅田竄黃嶺城安八都墟一帶距小櫸嶺大洪嶺均止十餘里初九日王開琳率所部葉兆蘭率民團前進初十日黎明兩路同時踰嶺遇賊前隊突擊

之各有斬獲開琳等進抵鴉坑列陣田壠後隊伏於渠樹街賀章彬督騎衝入賊陣手刃數賊奪馬四匹王開琳喻勝榮繼之往來盪決葉兆蘭率民團從旁抄擊賊大敗奔竄我別軍將城安賊館埽除馳至助戰王開琳令鄧榮達率所部繞出蘆林橋扼其歸路而自督各營從後掩殺直追至琅田斬馘甚多日暮收隊即駐城安黃嶺賊於是夜回竄石埭七都一路而去共計斃賊近千內有偽朝將陳矮子等賊生禽百餘內有偽主將鍾亞才崙天安劉永安等賊訊明戮之奪獲馬匹鎗礮旂幟無算我軍亦陣亡十一人受傷十八人祁北肅清劉

典王開琳王沐議出嶺會剿石太以掣賊勢忽報太平古賊來犯十六日竄橫潭十七日竄郭村其黨甚眾典令張聲恒聶邦光黃少春楊芳桂等各營進駐黟縣賊知有備改竄箬嶺二十一日至許村前隊已近潛口其行剿疾檄歙大震典令葛安衎屯溪各營往剿並令都司劉敬廷先帶親兵乘夜馳赴潛口多然燎火以張虛聲使賊疑忌不敢銳進一面邀皖南鎮總兵唐義訓率師來會比我軍抵潛口賊已遁出嶺外二十二日復竄至許村一帶並分股由績溪擾及歙東石門裏東鄉等處勢張甚二十四日唐義訓出隊至豐口以牽上下豐

之賊典令楊詠春張福齊劉大謨李耀南朱尊賢廖渭臣彭俊光楊在田李裔輝等分隊進搗許村賊巢自率親兵策應賊陣層列我軍奮擊賊已不支猶復扼橋力拒張福齊怒馬衝之斬其驍賊乃潰而奔斬馘五六百生禽二百餘解散脅從數千獲騾馬十五追至正村餘賊越嶺竄去禽賊言偽金王等賊謀仍由徽境竄入江西不能則竄昌化擾浙二十五日典移軍徽城次日黎明即與唐義訓分道進剿橫村口石門裏藍田等處股賊先一夕賊已竄回旌德老巢唐義訓追至孔靈劉典追至八都斬其尾賊而返偵知賊之大股由甯國分竄

廣德浙境石埭太平旌德各城尚有賊踞左公疏言賊意似在牽綴上游官軍使不得悉銳而東曾國藩現檄鮑超一軍由蕪湖進攻南陵涇縣等處檄江忠義席寶田李榕喻吉三朱品隆等軍由青陽池州進攻石埭太平旌德等處兵力甚厚如果嶺外肅清節節埽蕩而下則皖軍攻建平廣德扼東壩浙軍由昌化於潛孝豐臨安進規湖州兩路聲勢聯絡遙合長圍庶可保完善之區以制鴟張之寇至三年四月初二日賊果竄昌化白牛橋破官軍擊敗向甯國績溪竄去左公慮其仍循前路闌入腹地令黃少春分軍由上游徽境威坪街口等

處截剿賊於初七日折竄歙縣南境之建口在深渡下十里方欲造架浮橋適副將張福齊周紹濂游擊劉昌選等率隊由小川馳至副將唐連勝率礮船沿河而上水陸並擊賊不得渡即在建口一帶屯踞初八日張福齊等督水陸各軍進剿賊傾巢出拒我軍力戰敗之共斃賊四五百生禽二百餘內訊有偽指揮吳年龍等賊誅之拔出難民數千奪獲騾馬四十餘偽印十餘追至績溪所屬之孔靈而還別股繞竄黟縣之八都葉村者亦為徽軍所敗其偽聽王陳炳文偽康王汪海洋等賊前由皖浙竄入江西玉山縣境復欲由沙溪過河南竄

道員王德榜副將劉明珍馳扼之四月朔日賊從沙溪上下夜架三浮橋劉明珍令參將王本富游擊賴長張成元分段堵禦相持一時許我軍彪水過河奪其渡船十餘賊猶力拒明珍復令守備王盖隆梁友武率死士數百於上流乘筏潛渡出賊後擊之賊始駭走掩殺三四百悉燬其浮橋賊向西竄去明珍恐賊直犯廣信乘夜疾趨比曉抵信城則賊之前隊已及靈溪距郡止二十里矣而賊自沙溪敗後見官軍馳援廣信分黨一枝折回渡河而南竄入廣豐邊境初三日午刻明珍率所部擊賊靈溪賊勢少卻賴長抄小路横衝賊陣賊潰走追十餘里中鎗墜溺者甚衆斬黃衣賊目四龍旂賊目二十餘白衣賊二三百而還王德榜一軍旋至初四日各率所部出廣豐洋口值賊隊大至數百騎衝鋒來犯明珍大呼陷陣我軍以火彈擊倒二三十賊短兵繼進賊殊死戰王德榜率各營夾擊斬黃旂賊數十賊敗走追斃千餘德榜以賊竄廣豐二十九都距縣城二十里復率所部窮追至靑荆山前擊其後隊廣豐防軍亦疾馳迎勦又斬馘百餘是夜營於中塘埠初五日黎明再進賊潰遁我軍追斃數百獲馬五直至水門鎭收隊賊向鉛山竄去旋由南岸竄至上淸宮一帶撫州戒嚴江

西軍繼果精捷兩營回援德榜令副將戴奉聘率三營扼貴溪自率所部進駐弋陽二十二日主簿劉廷選以礮船護運米糧軍火先發行抵黃沙港距弋陽二十餘里賊踞山設卡攔截矢石如雨德榜急令副將呂永貴游擊何秀淸鍾元興等督率擡鎗小鎗各隊偪擊之賊乃走我水師亦擊沈賊船十餘左公疏言賊由皖浙邊境上竄其粵賊林彩新一股兩經浙軍勦截一經徽軍截勦漏逸無多尚不足爲江西之患惟由浙境竄江西一股現踞湖坊陳坊等處與皖境竄江西一股合併而前而竄入福建之賊又復回竄江西各賊麕聚一方深爲可慮王開琳一軍現由廣信進屯興安與弋貴聲勢聯絡劉典新募之三千人計已行抵袁州臨江一帶臣令王德榜戴奉聘兩軍幷歸劉典調度俟湖城賊蹤稍定仍當調滬遂防軍前赴江西爲其後繼也王德榜旣至弋陽偵知賊由德興海口竄來一股已抵鍾家畈距弋陽城三十五里謀先犯弋陽再從黃泥港渡河與先竄南岸之賊合股共犯撫建德榜令各營整隊以待二十三日賊奄至弋陽東北門外我軍憑城轟擊已斃多賊總兵蕭德龍副將呂永貴率隊出北門游擊何秀淸都司李運龍率隊出東門德榜親督游擊鍾元興黎榮

鈞策應知府楊士樑率馬隊繼之江西師船亦沿河排列賊見官軍齊進紛紛卻退德榜揮軍衝入陣擒冷天燕鄭定懐汪天安張德福僞丞相吳得斌等戮之賊相顧喪膽棄械狂奔追殺無算生擒百餘解散難民數千獲馬五十五其傍河逃走者亦多斃於水師餘賊向湖西一路竄去左公謂林彩新一股再經此次大創爲數無幾殄易殲除惟此尚係常州竄出之頭隊其續竄數股尚屯踞湖州安吉等處未動也五月初八九日王德榜追剿汪海洋於大田畈江二渡黃沙港連戰皆捷湖坊陳坊肅清旋經幫辦江西皖南軍務劉典調赴臨江

德榜軍次貴溪偵知賊酋丁三洋欲由貴溪盛源洞竄踞安仁鄧家埠一帶恐其沿河直下繞出我軍之前遂率所部疾趨並約王開琳從貴溪渡河截剿比王德榜於二十日馳抵安仁賊已踞鄧家埠羅田岡上等處距縣城僅十五里二十二日德榜督軍進剿羅田岡上破之適戴奉聘率所部與江西內河水師從上游並至賊大潰追至張家灘收隊二十三日進剿鄧家埠賊已先於夜間架浮橋遁去蕭德龍等追及賊正爭渡我軍蹙之溺斃無算賊向東鄉逃竄值連日大雨溪水暴漲德榜不能渡軍乃暫住鄧家埠對岸馬岡嶺六月初一日

過河行至梅村橋遇數百賊擄糧回邀殲殆盡並將界牌村河村賊館廓清生擒賊酋黃正魁斬之救出難民數千左公疏言汪海洋一股現已悉數由許家灣下竄東鄉李世賢一股尚踞崇仁臣令王開琳一軍馳赴貴溪與王德榜相機渡河南剿必須肅清東鄉一路方可與劉典合軍臣相距較遠楊岳斌由水路起程此時計已入江嗣後王德榜王開琳兩軍攻戰情形應即由楊岳斌沈葆楨奏報以免遲延會賊竄閩境復奏言臣維竄閩之賊僅林正揚花旂一起現已回竄江西意圖合併大股其近光澤建甯甯化各邊界時有賊蹤出沒暫

尚未足爲害揆度賊情非經江西攻剿窮蹙必不能遠竄閩境惟延建邵汀一帶盜賊素多急應誅鋤以靖內患現在康國器之軍已抵邵郡臬司張運蘭亦由江西取道信豐定遠以入汀州臣已飛檄各將邊腹土匪迅速殲除確偵江西賊蹤相機兜剿張運蘭康國器久經戰陣自知以剿爲防不至畫疆自守惟閩省關隘與江西緊接者自光澤至武平延亘千餘里客兵越垣祇能相機截剿不便久戍致滯戎機臣惟有與撫臣徐宗幹慎以圖之迨八月間賊由湖州廣德甯國上竄各軍迭次截剿著名賊目十殲八九浙省全境肅清惟僞嗣太

平王洪福瑱卽所稱洪幼逆也自金陵逸出沿途所竄未獲死黨數千於二十五日向江西廣豐竄去適劉典一軍已抵貴溪黄少春劉明珍兩軍馳赴廣信河口一帶王開琳王德榜等亦率所部急追左公嚴令各軍無論賊竄江竄閩悉數殲除毋任漏逸而十六日總兵劉明燈在欽南建口大捷生禽賊酋李士貴又於屯溪搜獲僞王宗蘇得萬僞神將周先發僞朝將熊國仁等李士貴籍隸湖北江夏咸豐二年被擄僞忠王李秀成收為義子封僞職歷隨忠賊竄擾江浙擁衆二十餘萬本年三月率黨三萬由丹陽廣德竄入湖州茲復竄出衆

屢敗盡潰以護眷屬落後被禽解省左公訊明磔之湖州賊首黄文金先於七月杪在甯國縣七都被擡鎗洞穿右肋舁至昌化白牛橋氣絕賊葬之距橋十里水峯司地方姚姓宅旁牆根參將劉光明前往起獲徧身黄紅綢包裹殮以黄緞繡龍袍帽方靴枕元寶二口含金葉左右腕籠金鐲四頭面尚可辨認於是破裂其屍割首級馳送左公驗明梟示武林門外廣德賊首黄文英亦就禽戮二十六日王開琳劉明珍馳抵上饒鐵山及賊尾隊急擊之賊由小路趨鉛山劉明珍率所部繞出弋陽黄沙港截之王開琳僱頭八百乘夜追至上路畈

分隊鳴鼓而進賊奪路奔至鉛山界天明見軍少列陣回拒俄而大隊馳至賊復潰竄是日共斃賊數百生禽數十二十七日賊竄鉛山楊村五都距河口二十餘里時提督黄少春道員王德榜已抵河口料賊必走湖坊陳坊二十八日黎明進軍湖坊賊方踞村屋見官軍猝來僞王宗譚賊等率衆乞降黄少春受之卽令回戈前驅擊賊時王德權蕭德龍及劉明珍各營由黄沙港馳出夾擊斃賊二千餘賊大敗我軍追近陳坊三面蹙之賊拋棄馬匹軍械奔越山嶺而遁是夜王德榜復降僞王宗譚長元僞朝將龔賢德汪元貴等及其黨千餘二

十九日追過陳坊四十餘里賊之前隊已分二股一由茶山竄瀘溪境一由雲際關火燒關竄入閩疆黄少春等甫收隊而總兵劉明燈道員李耀南副將張福齊周紹濂游擊黄元吉劉昌選六營適至卽令由小路躡追而溫處道魏喻義亦率軍由玉山廣豐馳抵陳坊見賊入雲際關急從大路追及尾隊擊斃數十解散無算餘賊悉向福建光澤及江西新瀘邊界逸去左公疏言賊由皖浙邊界西竄衆尚二十餘萬經浙軍截剿窮追除禽斬解散投誠外闖入江西者不滿萬人復經王開琳黄少春等節節追剿其由茶山竄瀘溪者僅一二千人

均無器械劉典伏軍於黄溪北岸要其尾隊降之分別
遣散新瀘一帶兵力厚集無虞漏網洪福瑱李遠繼等
由山徑竄越閩境計止三四千人所過不住市鎮夜則
然火照路散漫奔走勢極窮蹙臣前慮賊入閩已令康
國器張運蘭預籌截勦浙軍轉戰數千里往來奔馳病
者過半暫令休息弋陽河口之間黄少春原部一營三
旂外所有克勇各營仍歸劉典統帶此次各軍將領兼
程逐北備極艱劬擬請併入克復湖州安吉案內奬賚
其前後陣亡之副將喻可宗參將張顯榮朱連彪都司
張亮華守備左萬明金有成彭友年把總羅廣林等均

請優卹

旨俞之始左公軍發信州先清徽境而後入浙自河口廣信
常玉山達衢州設轉運供征繕焉江西實爲大軍後路
而饒廣一帶錯壤皖南門戶洞開無險可阻賊旣盤踞
金陵視皖南如四達之衢日馳騁出没於其間鶴落豨
奔飄忽無常東備則西走尾擊則首應故其地繫江浙
安危虛實緩急率爲所誤江西稍遠而游騎往來蹂躪
郡縣殆徧浙疆最近受害尤酷左公力攻腹地頻克堅
城賊狡悍俱竭師其故智牽綴多端左公以別將屬之
劉典忠勇奮發將士輯和援皖援江縱橫數千里戰無
虛日始摧其鋭繼伐其謀終且聚江浙逸出之衆雕勦
霆擊十不存一囷獸游魂假息閩粵傳曰以此始者以
此終是以不旋踵而奏蕩平也

平浙紀略卷十一

同治三年九月十五日奉

命督辦軍務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左公旣奏洪福瑱李遠繼等賊由鉛山竄入閩疆而李世賢汪海洋兩股屢被官軍勦敗賊黨尙衆時出入江粤邊界按察使張運蘭總兵關鎭國擊退瑞金踞賊後賊之入粤者復由大埔竄犯汀屬武平縣境張運蘭分軍駐守縣城自率隊馳援扼紮下亦屢戰皆捷九月十一日賊抄徑路襲破永平知縣沈玉田死之張運蘭還救以兵少陷伏中矛落馬賊擁入城罵不絕口十四日被戕總兵賀國琛王

明高副將雷照雄以下二十八皆死賊卽分陷龍巖南靖土匪游勇內應遂於九月十四日竄陷漳州閩撫徐公宗幹調泉廈各軍六七千人分防興泉兵力甚單左公以漳龍失陷汀州亦偏地賊氛北與延平永春毘連南與廣東潮嘉接壤江西瑞金會昌尙有賊踞康國器駐邵武關鎭國駐汀州均未可動乃檄提督黃少春副將劉明燈兩軍四千五百人由衢州取道浦城赴建甯以趨延平爲中路軍令援江各軍幇辦軍務劉典所部八千人取道建昌趨汀州爲西路軍記名按察使王德榜率二千五百人繼之又以此兩路山徑險仄恐滯戎

機復令提督高連陞率軍四千五百馳赴甯波乘輪船由海道直趨福建省城出興泉爲東路軍左公部署已定遂於十月二十八日啟行十一月十六日次浦城諜知漳州龍巖南靖永定平和雲霄各城賊勢愈熾署陸路提督林文察於十一月初三日敗死漳州曾玉明水軍亦多死傷退守江東橋其時高連陞已由福州前進初七日行抵泉州劉典黃少春及署按察使王德榜各軍先後至閩左公亦於二十七日進駐延平賊氛連延數百里並由龍巖散布連城上杭甯洋各界道員張恆祥率張運蘭舊部一擊挫之康國器由永安雁石進勦

十二月初二日知府康能飛等率各營進屯鐵石洋距龍巖城八里賊來撲營力戰却之連日皆捷十二十三日賊又至日戰數合喪其精銳千餘而遁會賊丁太洋由永定出漳平之永福里以撲縣城朝天嶺守將陳允彩軍潰熊應烈退保漳平適左公所調游擊賴長亦至自甯洋相與登陴掩旗設伏大破之賊卽退還當是時劉典由連城進駐朋口閘漳平被圍乃令護汀漳龍道趙均馳援自率各營進屯楊家坊以攻南陽新泉十七日分勦下車上下羅等處賊卡破之十九日令總兵楊芳桂道員李耀南副將張福齊參將劉大讓等攻破馬

洋洞賊壘、大謨恃勇深入、賊四面包抄、副將盧華勝、參將劉廷敬陣亡、劉典聞敗往援、行半里卽與賊遇、接戰而別股已抄出軍後、游擊郭立本戰死、賊遂乘勢撲陷楊家坊營盤、知縣夏世楷、州判姜景焜、從九品蕭子麟生員謝封、龍鴻賓、監生沈超文、童黎斗城等俱遇害、二十日典收集各營、退保連城、已而趙均擊解漳平之圍、王德榜王開琳先後抵汀州、疾趨連城、二十八日德榜進攻莒谿、典道軍攻朋口、俱克、時護浙江巡撫蔣益澧檄署衢州鎭總兵劉淸亮、率湘軍三千、移駐浦城、聽左公調遣、又令游擊張政順、洪楨祥、赴甯波募花綠勇千

人訓練、以備緩急、十二月初十日我軍進駐莒谿朋口、十二日復乘夜襲破下車南嶺賊巢、高連陞聞同安土匪謀應賊、於十一月初十日由泉州馳往撫定、卽進屯萬松嶺瑞香亭、扼漳州東路、黃少春亦由同安馳抵江東橋、於十二月初四日進屯北谿、扼漳州東北、十五日城賊大股、竄夜撲至莒谿之西、少春連陞夾擊敗之、初降將劉得義、邱萬勝、稱李世賢部黨僞天將李魁元有衆數萬投誠、少春以未審情僞、不許、二人計沮、遂約賊乘夜撲營、斫傷參將周雲逵、游擊黃元吉而叛、少春聞變、率各營還捕、追至崎下橋、叛卒多散、禽獲賊目劉隆

章、余萬年、陳金元及其黨數十、誅之、得逃入城者三百餘賊而已、十七日賊復傾巢分四路來撲、擊敗之、十九日賊陷長泰、游擊龍順友戰死、二十一日少春等進攻破之、賊夜遁、左公疏言、東南遺賊全數竄閩、分爲四大股、李世賢踞漳州、其黨僞來王、奏王各賊踞龍巖永定南靖雲霄等處、衆約十餘萬、汪海洋踞長汀連城上杭三界之南陽鄉、分爲一百八十五隊、每隊五百、合計賊九萬有奇、丁太洋林正揚則出沒漳龍、閒衆各數萬、而粵之潮嘉、閩之泉漳汀龍永春等府州、向稱盜藪、從亂者更不可勝計、賊雖殘敗之餘、皆逋誅劇寇、廣東江西

邊防愈固、則賊之竄閩愈深、將欲聚而殲旃、非厚集兵力不可、現在主客各軍之可恃者、不足三萬、臣親兵各營、亦止三千人、以之分布數百里、且防且勦、實形不足如欲廣爲徵調、則籌餉倍難、惟就現在兵力多方激勵以收餉節兵精之效、汪海洋分黨復踞下車南嶺馬洋洞及古田涂坊一帶、阻我進攻之路、劉典抽軍駐文坊令王開琳張恆祥進屯汀南四十里河田、以規南陽、十二月二十六日開琳等進勦涂坊、破壞其巢、並敗賴坊援賊、其斃千餘、陣斬賊爛天義李斗箕、欽天豫洪世芳二十九日汀州鎭道、遣守備李仰山率隊知縣張行楷

集團會粵軍攻克永定縣城四年正月初七日開琳率軍及王文瑞所部新湘九營進駐涂坊劉典亦令李耀南張福齊進屯楊家坊張恆祥進屯塘背王德榜屯扼廟前長圍漸合十一夜王德榜等進破下車賊巢陣斬僞王宗汪運勝等賊十二夜張恆祥遣隊攻破南嶺賊卡漳州之軍自去臘克長泰後分營移屯郭坑對岸賊來犯高連陞督洋鎗隊四百敗之追至河邊而浦東渡南數萬賊大至黃少春亦率馬步精銳百餘夾擊賊乃退連陞偵知李世賢欲嗾汪海洋守龍巖而調龍巖之賊會丁太洋林正揚等犯安谿調永定賊由坎下入漳分漳賊犯長泰併擾泉州斷我軍餉道以窺省城乃分軍駐長泰復召民團憑河而守王德榜既扼廟前阻汪海洋赴龍巖之路賊謀中沮而龍巖賊勢亦孤正月二十三日分五路撲鐵石洋康國器督各營力戰敗之二十四日復擊退古田援賊萬餘是夜乘勝攻城賊不能支啟南門逃去遂克龍巖留軍守之仍率各營追剿左公令劉明珍率所部由白沙總兵劉端冕副將馬駿發由永安甯洋漳平均出華葑司以厚漳州東北兵力而斷賊內竄安谿之路爲長泰守軍聲援復調浦城劉清亮所部三千人由福州出興化趨泉州同安以固高連

陞黃少春後路會正月二十三四五日劉典令張福齊楊芳桂等出馬洋洞右及新泉下車連破賊卡數十直抵南陽誘汪賊出戰敗之斬首數百級王德榜截剿古田擄糧賊於蛟洋從馬洋洞開道出禾樹凹破賊六壘並敗南陽援賊斬其僞王宗汪海林攻破古田賊巢追至小池復破之共斃賊二千餘王開琳敗賊於羅源嶺僞天將胡瞎子率黨萬餘來援又破之復分軍敗賊楠木嶺及茶樹下生禽僞天將孫學保張鴻順等三十四賊誅之張恆祥破賊於香塔白雲嶺井甃坑各路皆捷二十七日典令李耀南張福齊扼紮新泉王德榜進攻馬洋洞汪海洋率黨湧至我軍且戰且退至新泉壘邊賊分兩大枝來撲劉大謨劉春藻等由下羅赴援典亦率親兵馳至諸將奮勇搏戰賊敗踞山邊汪海洋揮之還鬭官軍陣動典亟傳令斬退者鏖戰十餘合賊鳧水逃竄西岸溺斃甚眾我軍追至下車幾獲汪海洋共斃賊五六千生禽四百陣斬僞天將陳李等賊禽賊言海洋選諸悍賊被以黃白號衣名標旂手厚待之事急輒麾令向前自謂無敵至是喪失過半爲之奪氣劉明珍趙均先聞龍巖既克即由漳平進扼永福里偵知敗賊未遠而丁太洋橫踞水潮和谿一帶是日率黃本富張

成元等進勦誘擊和谿賊敗之夜復襲破三卡正月二十日李世賢復犯漳浦二十一日陷之高連陞等分軍馳駐海滄石碼二十七日黃少春出隊破賊於漳郡河邊二十九日連陞復破之三十日賊攻陷曾玉明丹洲陸營直趨鎮門師船俱潰連陞率隊馳援賊退走我軍渡河追殺賊折奔丹洲爲蕭立信等所扼復赴小港梟水欲遁又被劈山礮轟截各營乘勢蹙之生禽三百內有侍賊僞參府元勛等百四十餘賊悉戮之我軍亦陣亾副將哈必發守備王福泰時曾玉明所部臺勇從險橋馳至民團爭出殺賊芟夷略盡禽賊言李世賢率黨

數千欲從鎮門攻取石碼以絕官軍餉道蹶敗至此二月初三日劉典慮汪海洋他竄令楊芳桂李運勝等赴中村截之初四夜賊果棄南陽走初五日楊芳桂等追擊於上杭之舊縣粵軍邀擊於石腳下皆勝典復慮賊內竄令李耀南等於初六日進駐華家亭適賊竄踞白沙張福齊等追及與耀南夾擊敗之初七日典會王德榜進勦白沙賊悉銳拒戰把總康德修軍功郭慶雲陷陣死軍少卻會王德榜及康國器所遣羅洪標等兩路馳援賊乃大潰追殺十餘里禽斬數千王開琳敗南陽賊竄亦追敗之茶樹下並破兩壘賊且戰且退初六日

竄永定之坎市復竄龜陽汀連蕭清是月初三日劉明珍造岳炳榮黃本富等由永福里攻破板場後垇賊卡初四日和谿水潮賊合黨來撲敗之我軍乘虛繞襲和谿守備梁友武先登遂平其巢初五日進攻水湖丁太洋棄壘遁其甕賊千餘會汪海洋退竄南靖永定兩界之奎洋苦竹梅林埸校施洋山城金豐等處李世賢於漳州東北浦南金沙烏頭門社一帶加築城壘劉清亮由同安抵江東橋見賊勢趨重漳北遂進屯北谿黃少春進屯北尾橋高連陞進屯好景山二十五日少春復合周紹濂等移屯翰林洲僞天將譚賊由樓內寨來撲

少春援破之二十六七日均有斬獲三月初二日漳州城賊萬餘分路來犯少春連陞等各擊敗之初七日連陞進屯響水橋初九日復率丁賢發錢貴仁等過河築壘偪之少春設伏北尾橋河邊與連陞向東關而進各門城壘賊分來抄撲連陞少春自扼東路分麾諸將迎戰皆破走十三日賊五六萬眾復出連陞督知府魏光炳等力戰破之李世賢嗾僞天將李學金驅敗賊回鬬內有洋人十餘挐洋鎗突前傷我戰馬數匹官軍馳斬二洋人少春擊賊馬傷仆躍下持矛督戰賊敗遁追至東關而還共斃賊二千餘官軍亦傷亾百餘八十四日

復大破之十六日連陞令朱體盛屯扼赤嶺南部院祠
世賢復糾合南靖賊共十餘萬並用開花礮出戰時蘇
撫李公鴻章遣提督郭松林率所部十營航海來漳與
高連陞合軍踰赤嶺黃少春軍踰北尾橋分路迎擊福
州稅務司美里登亦由廈門海澄攜帶開花礮助剿各
軍齊進呼聲震地郭松林督小隊直搗中堅萃賊辟易
官軍急擊勢如風雨賊大敗入城其別股山樓內寨突
出西岡山者俱被劉端冕等擊退計殺賊三四千而王
德榜由龍巖馳赴漳北華封見賊聚豐山對岸金沙一
帶乃西軍駐豐山自率各營進屯潭口與劉清亮渡東

谿環之軍相應十四十五日擊破吳倉鳥頭及對岸數
賊壘劉典亦由龍巖進駐城南六十里遣軍分屯上坪
水尾邊村東偵知汪海洋踞所連互數十里而奎洋尤
為通南靖漳州大路十五日遣張福齊周顯民徐萬福
等各由白石凹上下與進軍典自率楊芳桂齊蘭禮等
山嶺頭遇賊皆有斬獲行至奎洋山巔賊來撲敗之壁
破下奎洋梅林賊拔並斃賊千餘十六日王開琳由永
定分所部八營屯扼距城三十里湖雷鄉賊黨萬餘分
路來犯迎剿至跌馬寨敗之追至岐嶺設伏而後進殲
其援賊追及復大破之共斃賊二千餘生禽偽佐將譚

如春偽指揮周正南等七十餘賊我軍亦陣亡游擊黃
柳谿都司李文質陳道政守備羅福清等左公疏言賊
汪海洋踞龍巖永定南靖三界之奎洋等處與李世賢
相為首尾其地可由永定武平窜江西廣東亦可由平
和窜廣東李世賢黨分踞雲霄平和丁太洋復陷詔安
其地緊連廣東潮嘉濱海之區素多盜艇出沒汪賊志
在窜江李賊志在入海現被閩軍急攻則賊必以粵東
為退步徐圖遂其窜江入海之謀防賊入海以潮屬之
汕頭詔安之銅山崆口為要而目前形勢則銅山崆口
尤急前已調蕭端芳六紅單船駛赴崆口仍催水師提

督吳全美所屬紅單拖罟船各二十迅赴銅山並令曾
憲德鄧廷柟就近派撥師船先往防守至扼賊入粵之
路衝要惟饒平大埔粵軍防邊尚密方耀一軍亦已調
回兵力似不為薄閩軍中隔賊氛實無餘力繞越兼顧
臣現籌王開琳康國器及關鎮國所部各軍共一萬二
三千人嚴防永定湖雷撫谿一帶足以過賊奔衛婁雲
慶一軍萬餘近始由江西赴武平距粵咫尺似可移緩
就急為江西助粵之軍庶粵東固而由粵窜江之路亦
可無虞汪海洋於十七日潛赴漳郡二十三日仍回易
校自二十至二十七日康國器督軍由龍巖分路進剿

更番迭戰力破茅畬磜下各壘並擊敗苦竹梅林場校
援賊劉典督各軍分路進攻奎洋先破嶺巔賊壘我軍
傷亾數十乘勝破平下奎洋壘卡及中奎洋賊館江海
洋從梅林場校來援亦破之共禽斬六千殺其僞天將
翟玉山陳光明等賊十三十六十八日漳州之賊屢撲
劉清亮王德榜營壘均擊退二十四日我軍兩營渡河
賊來撲尤猛德榜親督洋鎗隊力戰破之共斃賊千餘
官軍亦多受傷二十七日王開琳督軍進剿苦竹馬傷
復易已破數壘忽援賊大至亟收隊參將文任重戰死
各軍陣亾游擊鍾元興以下十三人四月初十日康國

器令康熊飛羅洪標等擊破賊於巖前十一日奎洋賊
竄至大谿十二日黎明乘霧迎剿敗之副將吳光亮等
由東安進薄苦竹並分屯苦通磜下偏之參將林福喜
等夜襲賊破其八營及附近各壘汪海洋由大谿來援
康熊飛等遇於東坑破之進破湖坑大谿賊壘直追至
大埔所轄之三角塘太平寨始還共禽斬二千餘拔出
難民數千苦竹既克漳州賊勢益孤蘇軍提督楊鼎勳
由廈門至海澄後即與郭松林議扼通漳浦之路初十
日松林率八營進屯城南十里古縣東山前一帶鼎勳
接駐鎮門城賊數萬由下古縣浦西社來撲松林分軍

迎剿敗之別股繞出恆倉社鼎勳令提督黃中元出古
縣之前截其歸路總兵周河清舒義志王萬釗高占魁
副將張遵道朱興榮等往來奮擊高連陞黃少春亦各
出隊過河策應賊始奪路而奔王德榜偵知南靖賊分
竄汰內恐其繞犯安谿乃令戴清輝等分屯貫口黃棗
是月初六日貫口軍擊破汰內賊二千餘賊退回南靖
初十夜吳倉烏頭門之賊潛撲河西李運勝等營十一
十二日賊復悉銳來犯德榜命戴奉聘李金信等過河
夾擊皆破之斃賊千餘我軍亦傷多人十五日王德榜
劉清亮合攻烏頭門從浦南沿河直指其巢賊傾巢而

出各路援賊亦集我軍鏖戰自未至戌適賊中火藥轟
發乃驚潰共斃二千餘賊我軍亦陣亾百餘人李世賢
復謀句結同安土匪內訌郭松林遣隊會道員曾憲德
將西塘上宅滸井各鄉巢穴掃蕩並令在籍知府葉文
瀾縱火焚其停泊海船百餘左公以東北一路兵力尚
單令新援福甯鎮總兵劉明燈五營由延平馳赴安溪
華封一帶防剿二十日王德榜等復進攻烏頭門未克
高連陞黃少春謂烏頭門與樓內寨犄角不拔其一則
漳州終不可復遂於二十一日會郭松林楊鼎勳王德
榜劉清亮進軍分截南靖援賊並扼北尾橋以牽樓內

寨賊勢環攻兩時連陞部將何世載先破一壘各營連
克賊壘十四殺賊萬餘生禽三四千拔出難民數千追
奔至天寶寨距南靖十里賊望風走魏光邴馬駿發等
見烏頭門賊寨煙起率隊蹬附而登斬其斷後賊二百
餘躡抵東關乘勝攻賊附城十餘壘北尾橋一帶民團
亦吶喊助勢時風雨大作連陞等馳至督放噴筒火箭
東風愈烈各壘並然遂奪門而入提督曾玉明亦率臺
勇攻克石亭賊卡由南門殺入李世賢巷戰踰時乃率
死黨從西門逃去是夜亥刻克復漳州清亮德榜各邀
斬賊數千時劉典方攻南靖十九日李耀南等攻破緘

口寨五壘並擊敗南靖上社小溪山城援賊禽斬二千
二十二日進攻縣城王德榜追賊適至城壘各賊震駭
俱奔遂克復南靖收降四千人其餘追斬略盡左公以
漳州閩省腹地菁華聚積一經賊據全局震動洋人之
通賊者又從中接濟其勢更張自攻剿以來戰無虛日
賴諸將和衷共濟並克堅城疏上其功並請優卹陣亾
參將鄭金麟都司張大勝千總張得勝把總李金信等
詔俞之王德榜由南靖追剿敗賊二十三日至羊城大捷又
敗之林浦共斃賊五千餘賊竄平和二十五日高連陞
黃少春劉清亮等追及於馬鞍山五鳳山下再破之斃

賊七八千二十六日追斃千餘二十七日攻破磁洋賊
壘殲之並進克楚溪安下賊巢李世賢率黨數萬來援
殊死戰我軍繞擊其後賊陣始動世賢雖連斫數賊不
能止其奔逸也追至平和賊繞城而走城賊亦急開西
門狂竄遂克之進追敗賊前阻嶺港賊死甚眾世賢連
馬墜橋下負創而遁又追二十餘里至大埔所轄赤石
收隊共斃賊萬餘生禽三千餘而郭松林楊鼎勳軍自
克漳郡後即進屯長橋二十三二十四日連破賊於博
孝嶺水磨嶺南坑尾坑等處二十五日令提督易用剛
總兵李長樂宋德鴻曹仁美謝連陞副將洪寶林王德

駿郭文武黃中元等圍攻漳浦盡塌附城各壘二十六
日擊退援賊轟攻至夜賊於三更由南門竄走丑刻克
復縣城雲霄賊益震懼於二十七夜縱火由西南門竄
向平和次日吳鴻源收復廳城初雲霄岳坑文生朱得
時通賊至此郭松林等並平其巢高連陞等由平和追
賊四十里聞雲霄漳浦敗賊竄至二十九日向大谿迎
勦民團截之生禽偽天將陳有才胡艾森並斬偽祥王
黃隆芸左臂獲之護從賊目悉被禽戮降斃各數千降
賊言守漳浦之偽凜王劉肇鈞危迫自盡守雲霄之偽
列王朱義得亦被陣斬其偽利王朱賊偽來王陸賊兩

股是日王德榜追至大埔縣境粵軍截之賊斃無算德榜受降四千餘內有偽天將郭楊維等五賊偽神將朝將何華炳艾孫武等六賊偽總檢同檢提點徐添寶等三賊偽天義天豫天安朱大寶等六賊偽編修馮祥雲功醫蔣永瑞共賊目二十四及驍黨百五十四悉誅之收軍還駐平和郭松林等遣軍進攻詔安亦於是日破之梅村五月初一日收復縣城丁太洋率眾向烏山竄走初五日至白土王德榜勒軍追擊擒斬四千餘賊由間道竄下洋苦竹繞越龍潭乘虛撲坎市行營劉典亟調各營夾擊大破之賊走高陂橋我軍扼之太陽壩丁

太洋路窮乞降繳偽印四百餘典受之令選留千人隨軍效力餘悉薙髮給資遣歸汪海洋一股自大埔回竄永定王開琳遣軍拒之四月二十日攻陷我湘營於獵射凹總兵丁長勝游擊陳觀光等死之賊遂進圍縣城二十三日延建邵道康國器馳抵湖雷二十四日毀賊羅灘浮橋二十五日汪海洋糾偽佑王黃賊偽裕王周賊偽列王羅賊偽天將翟火姑等分七路撲營國器督諸將吳光亮林本羅洪標賴長關鎮邦等力戰破之二十六日賊復悉銳來撲又破之賊越嶺而走先後擒斬六千餘賊二十七日進勦至劒灘賊望風潰是夜向永定西北一路竄走時劉典復遣李耀南張福齊等往助劉明珍亦自撫谿馳至二十八日與國器合軍追殺獲其輜重偽陪王譚賊偽天將林賊一股續竄劒灘各軍截擊擒斬殆盡典回軍坎市令張福齊等駐湖雷李世賢續敗至永定三十日偽來王陸順德偽王宗李元茂等賊眾為谿漲所阻五月初二日康熊飛追至塔下賊猶力戰守備劉振伍陣亾我軍突出賊背敗之遂破三浮橋擒斬淹斃及棄械乞降各萬餘偽天將潘起亮曾洋貴陸連福偽朝將劉貴福鄧雲貴等皆死初三日張福齊朱定元等別追賊大隊於獵射凹轉戰至永定河

邊扼其西渡陣斬偽王宗李賊及既降復叛之賊劉得義共斃賊四五千降其後隊萬餘偽天將神將何春貴等率黨二萬四千亦降於王開琳軍前五月初十日十二日高連陞等追賊至大姑灘連敗之十五日破賊浮橋與汪海洋大戰三時並敗其援賊十七日過河窮追賊竄武平縣境十九日我軍急馳至武平二十日擊走東刃之賊二十一日進勦中赤巖前而賊已折回下壩仍向粵東邊界竄去連陞等進駐下壩共斃賊三四千閩省肅清時丁太洋已降李世賢林振揚兩股擒斬殆盡而林振揚旋縛偽來王陸順德降於粵軍惟汪海洋

一股竄粵五月十八日賊前隊陷鎭平粵軍擊卻之俄而失利二十二日鎭平復陷擾及平遠分黨回竄巖前上赤二十九日我軍進擊破之遂分扼中赤巖前下壩閏五月二十日出隊擊破分水坳口賊卡康國器先進軍嘉應之松源欲規鎭平會賊之踞龍虎墟者僞利王朱興隆僞稽王吳玉堂乞降國器遣人約爲內應他賊覺之朱興隆等遂走投鄧安邦粵軍國器於十五日改道三谿口進勦擊退藍田之賊會汪海洋攻陷石峰徑兩營粵軍退守嘉應而霆字營叛卒由湖南江西廣東邊界竄至興甯與之合倂賊燄復張國器由龍牙進兵

連敗賊於嵩山瓦窑並破白渡新鋪墟賊壘六月初三初四初五日賊潛入閩邊廣福鄉刈稻高連陞黃少春等擊走之初六日海洋大舉出分水坳分撲巖前豬股坳營卡血戰數時殺其僞總統護朝將伍金保賊猶短兵搏刺艮久兩路皆敗乃遁初八日賊復傾巢而至裹兩日糧以期致死我軍堅壁待之賊撲近輒排礮一轟相持至未申間度賊氣衰各鳴鼓揚旗突出賊卽駭奔遁還鎭平連日禽斬數千而將士傷亾亦三百餘副將湯復春通判龍朝翼游擊黃春田及王朝光袁金榜何亭全等均陣亾六月初九日康國器進軍攻破海宗亭

賊卡僞陪王譚富僞朝將莫恩皆降二十七日國器出高思前進七月初二日分軍進屯程官埠初六日攻破藍坊石坑排南坑頭各賊壘初八日進至南坑頭賊胡瞎子率黨三萬餘結陣山巔仰攻未克前約降之僞天將李積曾務鄧伯才嚴進恆僞朝將陸鵬鄧成李香鄧金麥祖等四千餘人焚壘衝出賊驚潰追殺至鎭平南門外八里收隊十三十四日汪海洋連撲程官埠高思營壘其鋒甚銳我軍力戰破之生禽僞神將祝雲僞先鋒游竹潘得壽游諸生陣斬僞王宗汪大力僞神將朱三元等賊並擊傷海洋左腕數戰共禽斬賊六千餘我

軍亦陣亾把總區昌並傷亾三百四十餘人二十四二十五日高連陞黃少春等進屯廣福鄉羅岡賊於城東北路亭下築壘開濠嶺路屈折峻削仄不容趾旁徑如梳勢險守固八月初一日我軍進營分水坳外初二日汪海洋來撲新壘迎擊破之殺賊三千餘我軍亦傷百餘人初七初八日連陞等進攻白泥湖賊壘而康國器先於七月三十日進擊石古排並敗九曲嵔援賊降其僞天將張祥順周建榜等千餘人時粵軍已克龍川長壽西南之圍亦合至初九夜攻破石古排守備李如陣亾賊各壘皆潰國器乘勝進攻縣城汪海洋率黨從西

門逃竄連陞等亦從白泥湖追至衕殺入城殲其餘賊初十日黎明克復鎮平汪海洋等賊分由梅子畬大寨東石並向平遠而遁少春等追破之東桃鄉江西席寶田軍破之東石賊折回大柘竄走自十一十二至十六十九日諸軍連破賊於竹子澳茅樓坪河頭石正楓葉坑甯興屬之黃陂墟羅浮司長甯屬之小山墟等處共斃賊一萬數千降五千餘解散無數二十一日王開琳從長甯鷲公墟進敗賊於璜田二十二日進破嶺路及烏鴉寮賊卡並敗小山墟援賊禽斬數千賊間道遁入龍南縣境時高連陞康國器兩軍窮追六晝夜至黃陂

墟為土匪所紿深入伏中輜重軍火多失參將王德盛以下李鳳翔闕鎮邦周興義於長林王汝洪李恆王興寶朱傳孝李光斗胡得貴梁材康達本李起生吳世欽等死之一二日間賊已遠颺遂成尾追之勢左公所謂譬猶捕鹿有其犄之無與角之終必絕塵而奔也二十五二十六日賊竄定南信豐兩界小江墟一帶為江西軍擊敗復竄廣東連平境上下坪擾及龍南始興邊界以我軍嚴扼各路遂由連平翻山繞平和輿甯各境疾趨十月二十一日徑陷嘉應州游擊英秀死之閩防復棘左公令王德榜賴長林珠等分扼武平永定平和之

衝而自率親兵及新右營出屯琯谿以固漳州南靖門戶調劉典黃少春及浙江提督鮑超軍入閩布置甫定高連陞等已尾賊由興甯東北趨嘉應時粵軍方耀鄧安邦軍藍口賴長軍井塘與西洋白官市粵軍何雲章容朝章等三營夾河而守既而康國器由鎮平進屯烏泥坪高連陞劉清亮進屯樟樹坪各距城二三十里黃少春楊和貴朱明亮先在大埔左公率親兵繼進十一月十六夜方耀軍挫二十一日白官市粵營敗潰容朝章陣亡何雲章退至丙村二十四日劉清亮進屯鳳寨高連陞出隊翼之汪海洋傾巢來犯兩軍分禦血戰四

時之久賊由雙板橋遁去斬獲甚多我軍亦陣亡知縣汪遇元縣丞晏際時游擊朱體盛鍾敏遂都司錢貴仁王連斌趙玉林何文祿守備蕭煥武鍾洪霖千總鍾成魁等左公飛檄朱明亮馳赴三河壩以扼賊犯潮州之路二十九日左公次大埔劉典亦來自永定即令其前隊進屯丙村並檄黃少春王德榜於十二月初二初三日由松口繼進德榜向塔子磜扼正東佛子高一路與井塘丙村之營相接少春向金谷坑扼東北葵嶺一路與樟樹坪之營相接而塔子磜與金谷坑樟樹坪與烏泥坪又互相聯絡復令總兵鄭紹忠粵軍六千屯長沙

墟以扼西南一面並檄惠潮嘉道張銑調䑸船數十艘駛赴三河壩以遏梅江通汀潮水路與朱明亮陸營相爲犄角賊狃於數脫險不復以絕地爲慮見我軍漸次進紮乃謀於州東佛子高分水鄉曹塘設伏以待初十日少春德榜分屯橫徑深坑石灰窰一帶十二日五鼓復自率數營進屯塔子磜劉典遣張福齊李耀南及高連陞劉清亮康國器各率隊前往策應並分伏葵嶺左右是日黎明賊從左側衝出少春等率親兵擊退其前隊已由曹塘潛抄深坑橫徑別一支由雙板橋潛經葵嶺均欲繞截我軍之後又出黃坑一支牽制井塘丙村各軍俄而汪海洋胡瞎子各率黨數萬由佛子高黃竹洋來撲漫山徧野勢極披猖我軍左右設伏自辰至未戰數十合斃賊已二三千瞥見指湖頂有伏賊丁太洋率所部馳上敗之會築壘已成我軍皆出隊夾攻將士舍騎步戰呼聲動地無不以一當百橫徑深坑各營亦齊出奮擊少春德榜復率親兵緣厓橫出截之賊敗走直追至佛子高收隊還視戰處賊尸枕藉血漬谿徑谿水盡赤我軍亦陣亾副將以下陽命伸趙輝光宋成祥周壽臣歐隆盛施輝林章海輝蔡文蔚蔡名吉等其出雙板橋黃坑之賊亦皆敗潰戰前數日劉典預與各軍

統領營官審度數十里內地勢規畫兵形瞭如指掌賊是以甚敗汪海洋顱中鎗子穿出倉際墜馬舁回而絕先是李世賢鎮門之敗我軍已獲其馬顏厝前民顏魁以破舟載之還漳及敗於永定未知下落六月二十八日潛逃至鎮平汪海洋郊迎並馬入城世賢以汪賊藉詞不救又殺其僞王宗李元茂等意殊不平海洋亦不自安遂於七月初三日遣人刺殺世賢及其黨五鎮平克後乃得其詳至是海洋亦斃海洋驍鋭殆冠其曹我軍當之者必血戰而後勝世賢狡悍亞之縱橫江皖荼毒浙閩比於諸賊獨爲後亾乃或假手儕偶或殞軀礮石孰謂天網疏而可漏哉汪海洋既死賊情惶擾乞降者日數至其黨復推僞偕王譚體元爲首左公謂必四面合圍誅其桀悍宥其脅從勦撫兼施乃可蕆事於是由松口前進令諸將連營環偪十七日鮑超一軍行抵州城西北相公亭十八日劉明燈簡桂林李耀南進軍西洋市十九二十日賴長進軍龍津橋鮑超進軍平城鋪山子下高連陞黃少春王德榜進軍黃竹洋佛子高曹塘一帶朱明亮進駐井塘以固各營後路並令各軍於西洋市架浮橋夾河齊進廣東布政使李福泰亦進至州西藍口遣方耀鄧安邦列隊古塘坪與鮑超犄角

十九日賊出七樹徑直撲粵營擊敗之二十日超出隊相度營地賊來撲追遣提督唐仁廉李文益譚勝達總兵婁雲慶曾成武段福副將龔占鰲羅進昌等奮擊大破之禽斬無算我軍亦陣亾守備以下鍾福存章邦俊余勝才蕭大春方惠林王興志及軍功王錫紳等三十四人左公察賊情勢將竄欲令閩軍迤而東粵軍迤而西以遏南路之衝二十一日張福齊進軍黃坑芹菜洋之閒左公亦率親兵前進二十二日粵軍曾敏行鄭紹忠由羅衣堡進屯州西南長沙墟迤屯州南小密方耀鄧安邦迤屯西南大乍堡三門坳進偪州南爲之策應

江軍席寶田劉勝祥由大坪迤屯州西方合鎖圍是夜二更賊即啟西南門由小密出黃砂嶂而遁胡晴子開路諸賊酋爲殿劉明燈偵知之而賊目沈文有等亦先輸款於黃少春並飛報各軍黃砂嶂者州南險隘羣峰峭削一徑盤紆爲嘉應出新田大田右至豐順左至潮州閒道賊以數萬衆冒死出險急不得前劉明燈賴長簡桂林率所部馳抵泮坑斬尾賊數百追過小密鄭紹忠營各相混戰天明別識始向黃砂漳併追禽斬三千黃少春劉清亮四鼓聞報卽率隊馳入東門追出南門僞佐將劉廷貴以三壘降劉典亦降千餘賊及鮑超高連陞王德榜康國器黃少春方耀等軍各追至黃砂嶂以徑仄陸續前進劉明燈等緣崖驅殺勢如拉朽禽斬解散又各數千獲馬五百餘高連陞劉清亮踵至追抵分水坳明燈等收隊鮑超前軍又至二十三日黎明連陞等及賊於大田掩殺二十餘里降其黨萬餘收斬霆營叛卒頭目歐陽輝及賊酋賴裕新賊猶越嶺狂竄又接殺二千餘胡晴子衣黃擁賊千餘匿長貴山界密林中丁賢發禽之餘賊悉降追至嶺脊遇粵軍詢無賊蹤乃還是夜王德榜由黃砂嶂左追及賊於北谿四圍皆山我軍扼路登高呼曰降者棄械僞先鋒倉天義曹玉

科鈞天義楊世如會天福何至清僞天將彭大貫神將馬有玉等率衆跪求免死受降約四萬是日鮑超所部唐仁廉等亦追及何明亮黃矮子各賊酋於北谿沙壩大破之各軍乘夜躡追仁廉率洋鎗隊八營疾由兩崖小徑繞出賊前二十四日黎明賊猶奪路奔突鮑超親率駐城十營追至復分隊抄前爲仁廉後應洋鎗排列環擊各營從後衝殺截賊數段其黨賊七八千賊見圍合路絕始羅拜求生超將二萬餘賊悉數兜禽訊明僞天將何明亮僞佐將何明輝戴禮煌蕭秋林僞朝將黃壽發僞先鋒鍾有誠黃正元劉明盛嵧天義吳慶寶袁

天義袁戴春舊天安廖大順祈天安楊文魁陝天安陳世路意天豫鍾意興段天福巫得盛偽衛國侯龍大賓及叛勇頭目黃燦予等俱磔誅偽侯丁德泰等大小頭目七百三十有四並斬之而康國器軍亦於二十三日由黃砂嶂右追剿至豐順縣北白水寨一帶禽斬無算內有賊渠洪秀全堉偽金王鍾英偽幼陪王譚標偽懷王周春姪周社福偽朝將黃松偽佐將何昌勝黃蘇寶均解左公行營正法並訊明胡瞎子卽胡永祥磔之鮑超王德榜續獲汪海洋妻張氏養子汪長林及偽列王李海清偽天將栗時之偽神將劉文昌偽朝將尹炳朝

龍天義劉大福安天義譚有年魯天義謝引富喜天義陳大有合天義蔣明富保天福楊世求及賊目張開元馬東海唐有元宋興貴魏亞底周助坤萬金勝曹正保等三百餘粵軍副將鄭紹忠按獲偽贊王賴阿養偽朝將劉必勝等並悍賊一百九十六鄧在倫李元順等亦獲王友才江德勝王亞凱等十數賊皆伏誅惟偽奉王黃十四卽黃明厚以先納款輸賊情免死其老弱及被脅日淺者遞遣回籍婦女幼孩雇海船解送閩浙各籍紳商留養轉覓親屬領歸仍選其精壯分隸各軍暫給口糧以待分起遣散而賊酋汪麻子斃於黃砂嶂譚體

元續爲黃少春所獲磔死計共斃賊一萬六七千生禽數千墜崖死者無算解散難民萬餘受降五萬餘偽帥凶渠無一漏逸附賊之土匪從賊之叛卒亦皆撲滅靡遺左公所謂逋誅劇寇自入網羅被脅窮黎長登衽席十餘年醜孽一鼓盪平非始願所及從此山陬海澨益震

天威而東南各省亦可脫甲解嚴與民休息矣左公於五年正月二十四日班師回閩前此嘗固辭一等伯封及席寶田軍獲洪福瑱於石城始拜

命後錫號恪靖至是捷疏入得

旨賞戴雙眼花翎劉典鮑超高連陞黃少春王德榜康國器劉清亮以下獎賚有差追賊陣亡之千總顧惟奇李賢並優卹自古黃巾赤眉眾並百萬然皆蹂躪關輔流轉中原搆患未成殄滅亦易從未有阻兵十七年流毒十六省亂久禍深如粵賊者賊起於粵亦滅於粵諸帥咸著削平之績左公兼收盪定之功越境討賊指揮若定大軍雲集既和且勇雖以喈嘆夙將猶秉節度用能釋南顧之憂勞拯民生於水火勳懋史牒業震寰區有以也夫

江皖閩粵皆平浙之餘烈事有始卒所宜附著而困獸鋌險死綏者眾軍行煙瘴物故者多橫草裹革同爲國

殤亦足見節制之有素而成功之不易焉

平浙紀略卷十二

平浙紀略卷十三

左公自奏

命入浙寇氛充塞遺黎僅存凡大軍克復城邑及所過地方蒿目淪胥亟籌撫卹無日不接見士民延訪疾苦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疏言浙省膏腴之壤盡爲賊踞衢嚴一帶山鄉瘠薄素鮮蓋藏頻年屢遭兵燹小民死喪流亾田屋荒燬臣軍行所至目覩災民男婦露宿野處道饉相望有數日不得一食者有一家餓斃數口者近復疫氣流行十八九病而浙之殘黎幾於靡有孑遺矣此等飢民何忍任塡溝壑日夜思維憂心如擣六月十

七日疏言上年賊首李世賢李秀成先後竄浙正值農民分秧割稻之時舊穀被掠新穀無收不但軍食無從採辦卽遺黎僅存者率皆飢疲不堪面無人色甚則槁死破屋之中胔骼縱橫無人收殮疾疫傳染田土荒蕪皆由於此臣軍行所至目覩此狀無淚可揮經過開化馬金遂安西安等處皆勻撥錢米交地方官紳酌量分給聊緩災民旦夕之死過後則又不知作何景象矣後又疏言浙江一省自賊竄擾以來郡縣城池之僅存者惟定海石浦龍泉慶元泰順而衢州一城以外均徧遭蹂躪溫州則先被會匪入城繼被賊肆擾鄉村幾無完

士統計被禍之烈實爲各省所無左公於此恤恤乎三致意焉蓋浙江雖擅絲茶魚鹽之利産米素少嘉湖甯紹號爲膏沃而地濱江海水患洊至杭州九屬澤國居半金衢嚴溫處台各郡山多水少或海溢蛟發則苦潦恆暘兼旬則苦旱獨征緩賦殆無虛年當承平無事物力豐盛時歲輸漕三四十萬至五六十萬石而江蘇湖廣之米至於海甯所屬之長安壩以濟浙西謂之米市臺灣海島之米至於甯台各口以贍浙東民皆仰以爲食浙之西境有時或取給於江西至省垣則米尤騰貴較之數十里外價輒贏千錢有奇富室萩米不入城郭

常平義倉俱無積蓄咸豐十一年杭州再陷雖力盡援絕亦由掘鼠煮弦無食以爲守故也賊至之區如梳如篦鋒鏑餘生皆爲餓殍昔之洛下邱墟關中喪亂郎吏餒於牆壁呡庶塡乎溝壑其慘酷豈有過於此哉維時衢州解圍城外米穀爲賊擄括悉聚大室士民之賢而愿者多輸助軍食或據非己有因而興訟其無主者官爲封運入城安越軍初攻龍游民分糧助軍若恐不及迨後賊益蔓延惡民之饗官軍也焚殺特甚又久踞龍游日肆掠村鎮閧於是十室九毀閧有斷瓦頹垣病呻其中者卒無升斗之需瞑然待死而已左公旣數獲大

捷電埽三衢廓淸開遂進軍分圍龍游湯溪至元年冬開通檄已復各屬曰浙江頻年遭賊擾亂幾無完土兵燹之後疾疫流行哀我殘黎何以堪此本部院受任於傾覆之餘德薄能淺用兵遲鈍致士民久罹困阨上負
九重特達之知下虛兩浙來蘇之望日夜思維罔知攸濟是用條列十二事府縣其各設一局名曰同善擇廉幹紳士董之並聽其分局鄉村應辦事宜四條一收養幼孩遇有被難幼孩自數歲以至十五歲者卽收入局立冊註明姓名年歲籍貫居址父母伯叔兄弟姊妹存亾及有無宗族親戚每口日給米半觔鹽菜錢八文兩人共

絮被一牀如有親族來領須經幼孩自行認明方准給領以防冒詐有拐賣者事發斬首或鋪戶願領出學習手藝取具領字黏卷備案姿性穎異者送入義學讀書日後長大聽其歸家其有無家可歸無親屬可依本地人民願收留作養子者按照道光年閒兩江奏准成案由官給與執照作爲嗣子收入族譜宗族不得以異姓阻撓一收養婦女凡遇被難婦女問明年歲籍貫居址翁姑丈夫父母伯叔兄弟存亾及有無內外親屬詳細註冊由局發棉麻課令紡績織成布疋歸局發售以充經費十歲以下如無可依歸本地人民願收留作女作

媳者官給執照爲憑以免異時爭訟其餘與幼孩同一
恤養孤寡殘廢城鄉市鎮遇有孤寡殘廢報局施賑並
准該地境寫立緣簿沿門乞食一收埋崗骼尸骸暴露
慘不忍覩且凶穢薰蒸易成疫癘急宜收埋掩葬凡收
埋一尸掘深四尺者給錢二百文每日由局僱人巡視
遇有暴露不問親屬有無卽予收埋插立竹標暫爲誌
識應籌經費四條一增鹽茶釐稅鹽除官運及零星肩
挑負販數在三十觔內不再加征釐稅此外每鹽百觔
加釐稅錢五百文茶釐亦然或於場竈征收或於水陸
口岸各卡局征收溫處境內總以此爲限專欵提充同

善經費一增船戶釐稅海船出口除所載貨物應征釐
稅外每百石增船稅錢四百文江船每石加抽船稅錢
四文均於載齊之日收取給票一勸捐祠廟私租凡民
間宗族祠堂積存公欵以三分之二贍其本族地方廟
宇所有田土租息劃提三分之二歸公充作經費一勸
捐紳富凡捐錢八十千者給予六品功牌六十千者給
予七品功牌四十千者給予八品功牌二十千者給予
九品功牌每捐至百名卽由局稟縣造冊轉詳專送本
部院行轅立將各等功牌塡給其已捐領六品功牌願
換捐從九品者准赴行轅換給從九品印收如現有部

照卽發部照或力不能捐貲而設法能全活百人者准
詳明實蹟給予六品功牌各縣官委及局紳辦理妥善
全活最多者分別核請保奬應行嚴禁四條一禁拐擄
亂離之後民間父母妻子均不相顧其因窮苦難度將
子女妻媳轉鬻與人者原難一概禁止倘匪徒因此販
賣人口乘機拐騙或恃强擄搶法所不容事發立予斬
決一禁擾索賊前踞各縣徧設鄉官其中固有甘心從
賊之人亦有因家族累重脅迫不堪勉受僞職者若一
律查辦無以昭法外之仁所在官司宜苦心分別妥爲
辦理倘書差營兵及地方棍徒藉端嚇詐擾索事發先

科詐索之罪一禁欺淩兵勇殺賊原以安民團練禦暴
非以爲暴敢有恃强恃衆擾害閭閻欺壓良善擅違軍
令者官司訪查得實卽通稟本部院分別治罪如係游
勇立予斬決一禁屠宰耕牛稼穡爲民生之本耕牛乃
農務之要亂後田土多荒牛力缺乏宜禁宰殺以裕耕
稼之用倘有販賣耕牛售與屠戶或自行宰殺事發究
懲以上十二條姑就目前補救事宜而言地方情形各
異習俗亦殊如有應行推廣增減之條稟明核奪所有
各縣辦理經費由官運甌鹽項下每縣先籌發錢二百
千文以爲之倡凡我寮屬士民當此痛定思痛之際咸

宜努力為善勉圖補救萬一若有藉端斂費肥己或玩視人瘼見義不為本部院耳目所及亦必分別參究以昭大戒二年二月初四日左公在嚴州營次附奏言浙江目前困敝情形人物彫秏田土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現屆春耕之期民間農器毀棄殆盡耕牛百無一存穀豆雜糧種籽無從購覓殘黎喘息僅屬者晝則緣伏荒畦廢圃之間擷野菜為食夜則假枕積垣破壁之下就土甴以眠昔時溫飽之家大半皆成餓莩憂愁至極幷其樂生哀死之念而亦無之有骨肉死亾在側而漠然不動其心者哀我人斯竟至於此臣於去冬

曾籌補救十二條刊發各屬現復籌採買豆穀種籽購求耕牛招集鄰省農民來浙耕墾冀將來或有生聚之望惟浙省被難地方極廣巨富紳民早已避地遠徙捐無可捐臣軍之餉積欠太久日食尚艱雖所過地方每與各統領營官哨弁共圖分食煮粥俵散錢米所獲賊中穀米亦酌量賑糶暫救目前然涓滴之施無裨大局且距新熟之期太遠災民朝不保暮難冀生全查有浙江之富紳楊坊俞斌毛象賢等十數員身擁厚貲坐視邦族奇荒竝無拯卹之意且有乘機賤置產業以自肥者為富不仁莫此為甚現令盡力速措巨款廣購米石

運回辦賑濟阽危而昭仁卹之誼旋奉

上諭浙江此次之變吾民顛沛流離千里赤地朝廷軫念民瘼哀憫殊深左宗棠現擬散錢煮粥拯救饑民招集流亾給資耕種具見該撫能體朝廷德意惠我災黎而富紳楊坊俞斌毛象賢等十數員非但膜視邦族不加拯卹且欲乘機賤置產業實屬忍心害理為富不仁著照左宗棠所擬飭令富紳楊坊等力措巨款廣購米石迅救阽危如敢不遵即行嚴辦是時難民來歸者日眾至於人相食楊昌濬商請左公設以商代賑之法下令收買銅錫鐵鉛茶葉竝傭婦女揀茶而以米給值以茶濟

餉全活甚眾迨三年二月杭州克復三月十三日左公附奏言臣於三月初二日進駐省垣巡視各城垛身閧有轟坍之處尚易修葺惟駐防城身概行拆卸房屋但存牆壁省城以內倉庫衙署俱已蕩然無存街市房屋亦大半折燬聞無事時省城內外居民共有八十一萬餘口現除逃亾死故外陸續來歸及存留遺民合計不過數萬口一片劫灰傷心慘目蓋兩次淪陷被禍為尤酷也現已遴派員紳設立賑撫局收養難民掩埋屍骼竝招商開市一面將急須修濬工程辦理以期通商惠工暫救時局左公初入即傳令申儆各軍嚴禁擄帶婦

女搬運器物出城先是在籍道員胡光墉家於財杭州
初次失陷賊以城內居民力協官軍守陴恣行殺戮輒
反接其手每纍牽數十人而駢斬之伏屍盈地流血成
渠貞婦烈女相率赴水城河爲滿賊退之後貌皆如生
光墉捐貲具棺或兩人一棺埋之湖上及城之再陷也
光墉先領銀六萬兩往上海湖北購米不及則具海舟
入鼈子亹泊錢塘江僻處全濟頗眾泊左公大軍入浙
檄光墉來謁首繳還前領銀六萬兩並輸助軍餉左公
察其可任令經理賑撫局務於是購米爲食訪明被難
婦女家屬所在分別領送修義渡復牛車以便難民渡

江來往牛車者爲水沙而設從前江多沙少幾可直達
西興嗣於東岸漲沙數里每逢潮至沙皆沒水潮退又
阻於泥貧窮婦女無力僱肩輿者蹀躞泥中時有陷踝
滅頂之患或倩人背負亦多危殆且無以別男女之嫌
自捐設牛車迎送潮泥中而民皆利涉賊擾遂廢至是
復之並收城鄉暴骨數十萬具分葬大冢於岳王廟左
里許及淨慈寺右數十武地纍以粉垣而阡表之江干
湖墅則就近掩藏之存歿以安當是時糧儲道楊昌濬
方克武康井舍煙稀雞犬絕聲遺民百不存一所復各
城瘡痍無有過於是者賊之初起也妄謂堅明約束人

多感之縱火恣殺所過爲墟復盡擄其餘分男女館毋
子夫婦不相見後益肆行淫掠慘酷萬狀破城旬日輒
謬稱安民遍徵城鄉見戶貢獻各設鄉官搜括一次許
以永免錢糧愚民或欣欣然相告以爲從此春租秋稅
不患追呼化日光天得安寢息未幾而賊騎復至擄其
箱篋未幾而賊騎又至括其米穀乃至日用器物尺布
斗粟悉罄所有而過門入室持刀相恫喝者猶日纍纍
不絕卒乃盡刈田圃之禾黍菜蔬以去而民食惟草根
樹皮矣其富而黠者或先避去或後逃亾轉徙江海且
饒裕如故其貧而愚者或在江鄉水村則以小舟載其

家室稍攜餘糧贍物託命於小溪汊港叢蘆密葦之間
朝此夕彼漉魚蝦採菰荇以爲食韜蹤匿跡多所全活
至負山傍嶺習見林巒無舟楫之利溪港之便保抱攜
持厥婦子及其姻鄰晝伏峭崖夜潛深箐遠竄百里近
走數十雖復深山大澤巉削幽邃賊從而弋獵之兒啼
犬吠皆足爲累或以鳥槍長矛擊刺林中希得免者是
以浙中喪亂水國被害較輕戶口十或全其五六武康
既素瘠多山又當賊往來皖浙道路之衝故蹂躪至此
楊公惻焉傷之於是進其遺民耆老勸之招徠籍賊餘
糧並籌備米穀而施之賑時蠶桑已過令稍種蔬菜他

處難民婦女一體賑濟旋進軍克復安吉孝豐地方彫殘情形與武康相若平時戶口約二十萬至是縣存數萬人皆爲駐多日極意撫綏而後行民深德之一時論者亦咸以規畫爲至善云先是二年六月奉

上諭浙省屢遭兵燹小民流離失所殊堪軫念自應將該省漕糧量予減免以示公溥之仁著將杭嘉湖三屬稅則各按重輕分成核奏辦理左公既平浙遂於省城設立清賦局議減三分之一並裁革浮費定爲經制從此吏畏其法民安其業服疇食德永永無極最爲善政之大者又以海塘坍壞潮入浸灌民田事關七郡水利奏令

前按察使段光清於塘身後築土備塘一道高寬各數尺屹然保障繼左公撫浙者荷澤馬公新貽合肥李公瀚章暨楊公昌濬並盡心講求石工柴壩以次修復均有專案茲不具載他如北新關繫杭州一方民瘼奏請停止劃釐以抵榷稅嘉湖鎗匪爲奸盜之源風俗之害經布政使蔣益澧飭次禽斬劇匪百餘編立船牌稽查保甲勒繳器械後又會同江蘇捕治其風遂戢任劉璈爲台州知府以除豪暴整頓瀕海水師以制盜艇濬治西湖南湖城河以便農商建修各祠宇書院以興祀學招集遠方農民以墾荒蕪城中採積米穀至十餘萬石

左公疏內所稱二臣與臣共事多年信心有素於整軍治民之事必能補臣缺漏仰答

恩知者也及報銷軍需詳文有云尤萬不可緩者杭乍駐防兩營官兵壯丁皆已殺賊捐軀婦女亦多從死所存鋒鏑之餘及各屬難民皆無食無衣無所棲止必須酌給錢米蓆片並籌給牛種以延殘息並不能待至辦理善後始行賑撫又白骨徧地道殣相望急須掩埋以示矜憫又云軍行所至地方半成灰燼遺黎鮮有生機皆隨地隨時設法撫卹卽村鄉市鎭間有賊遺穀米亦均儘數散放以延難民旦夕之喘未任顆粒暴棄惟二年內

克復金華海甯二城三年內克復省城暨石門桐鄉二縣塘鄭一鎭湖州一郡各因賊酋投誠封遺米穀臨甚多散給貧民之餘委員盤量變價及以穀米抵用尙共得銀三十四萬七千餘兩除海塘經費前出民捐後撥釐金巡撫布政使衙署出於捐廉修建外所有祠廟各署監倉城垣考棚書院以及內外城河各屬堰壩塘渠皆取辦於此不足仍以釐金益之不數年閒流亡漸復田土漸治絃誦漸興闤闠漸盛鋒刃不抑於皮骨烽火不驚於心魂回思賊勢縱橫民生塗炭之時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向微左公援之於前數公濟之於後而

能若是乎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今師行無秋毫之擾民困有倒懸之解所謂拔之水火而登於衽席者非邪摭其梗概附於兵事之後匪誌異量之恩亦以備列一時之變云爾

平浙紀略卷十三

平浙紀略卷十四

左公始自奉
命幫辦軍務由長沙募五千餘人訓練兩月率入江西嗣增募三千人江西月議給餉五萬及景德鎭樂平之捷旋駐廣信府持軍嚴整秋毫無犯民安樂之復先後議以景德河口釐捐由左公委員兌收並以浮梁樂平等縣錢糧劃歸兵餉蓋數縣境皆瀕邊向爲賊擾民不得耕穫官不得征斂左公軍至賊怖而東走境土漸安民聞錢糧輸供左公軍始肯踴躍完納而釐捐號爲利藪兩處皆巨鎭通衢計一歲收捐不過數千金左公遴員整

理遂至倍蓰稍裕軍食而終不敷迨督軍援浙徵兵愈衆需餉愈鉅籌食愈難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左公奏言
奉
旨令江西撫臣籌解臣軍餉十萬兩以速師行福建按月籌撥十萬兩同軍火接濟然江西前已欠餉十餘萬一時恐難齊集福建預已諉之江西事同兒戲請
旨敕下部臣查明各省應協濟浙江之欵閩省暨各省應撥解援浙軍餉各欵趕緊速解廣信府交臣後路糧臺以應急需並請發職官花翎藍翎部照及封典虛銜監生從九執照交湖南江西撫臣遴派所屬籍隸浙江道府

各員勸諭浙江流寓兩省之官紳商幕捐輸兵餉旋奉
廷諭浙省軍情萬緊餉需自不能不寬爲籌備前因薛煥奏
杭城危急曾照王有齡所籌將廣東每月協浙餉銀五
萬兩江西湖南湖北每月協浙餉銀各三萬兩均由上
海預納中外商人貨稅給單執赴各省抵滙浙餉即由
薛煥收集此項抵餉設法運浙其各省如有海道及他
路可通浙省者均即各將應協月餉分途解運並將曾
國藩所請福建閩海關撥濟浙江月餉三萬兩諭慶端
等撥解左宗棠軍營廣東粵海關撥解浙江月餉十萬
兩諭勞崇光等或由江西轉解左宗棠軍營或由海道

駛運上海由曾國藩轉解左宗棠軍營總期得以迅籌
接濟俾利軍行現在各省協餉斷難得濟滬關釐稅兩
項自有盈餘浙餉緊急本日已諭令薛煥先行酌撥接
濟並著曾國藩查明如有收集前項抵滙浙餉一併催
提以濟急需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奏請於廣信暫
設糧臺以廣信知府鍾世楨總司之設轉運局於玉山
委員會同署玉山知縣章澂經理其事並請調湖南候
補道王加敏及在籍江西候補道胡光墉來營辦理糧
臺四月二十四日奏言臣軍未入浙之前已欠餉六月
有奇僅恃兩江督臣曾國藩所撥景德鎮河口釐金發

源樂平浮梁三縣錢漕及江西奉
旨協撥一款陸續彌補欠數尚多入浙以來積欠又二十餘
萬兩從前李元度李定太兩軍餉需由閩省酌發雖所
欠甚鉅然每月尚各有二萬兩自正月以後閩餉稀至
賊氛更緊曾國藩發給衢防李定太一軍銀二萬兩米
三千石臣亦發給衢防銀二萬兩又撥給李元度安越
軍閩餉銀五萬兩買米銀八千兩米一千三百餘石復
擬遣撤十營由臣發給一月口糧銀三萬四千兩以作
行資而臣軍之餉又挪空兩月有餘合之舊欠仍六七
箇月不等所有奉

旨協撥浙江軍餉各省以粵東每月十萬兩爲大宗督臣勞
崇光來緘備言支絀情形將來縱微有接濟亦斷難如
期如數閩海關協浙之款從前每月五萬兩近奉
旨每月協撥三萬雖已委解在途即令按月解到臣以之分
給衢防安越兩軍而亦不敷甚鉅此外湖北按月協餉
一萬兩僅解過一次湖南按月協餉一萬兩除給劉培
元一軍行資及臣軍增募勇丁經費並軍火帳棚等項
此時亦無應解之款總計各省除福建解過五萬兩湖
北解過一萬兩外別無解款現在劉培元蔣益澧及臣
調募各軍約五六月間均可陸續到浙每月又須增餉

十三四萬臣軍及衢防一軍安越汰存之軍每月共須
餉二十四五萬兩卽令各省協餉如數按期源源委解
每月亦不過十五萬兩尚有十萬兩虛懸無著而各軍
舊欠之餉尚未暇計也至奉
旨諭令薛煥抵滬餉銀已收若干臣與曾國藩距滬甚遠無
從查悉薛煥亦並無先行設措接濟仍請
旨飭將各省抵滬浙省餉銀委解曾國藩大營俾臣得就近
迎提以資接濟六月十六日奏言臣軍食米水陸運道
艱阻所經河路灘高水淺逆流挽運一船數石至十數
石而止陸路惟玉山至常山較爲平坦可通小車餘皆

攀崖踰嶺頂踵相接每人挑負日不過三四斗行不過
數十里勞費不可勝計軍中常恐缺食未能迅赴戎機
各省解到協餉甚少江西撫臣沈葆楨及布政使李桓
深知臣軍飢困情形於省倉撥米穀二萬石陸續解抵
廣信交臣後路糧臺動碾接濟復令江西現在各官捐
助浙餉並各捐廉以爲之倡其爲浙省軍民計者實已
無微不至然爲數無多不過暫時敷衍轉餉奏調各軍
齊至何以餔之請援照湖北減成米捐辦理湖南江西
業經請發執照應自奉
旨允行之日爲始由兩省藩司查照減成新案塡給皖南各

屬一體勸辦廣東亦委員前往照章收捐採購洋礮火
藥以爲配篛兵船之用此外如有非浙籍而情願捐輸
者聽從其便
上命之於是就委王加敏勸捐湖南知府周開錫勸捐河口
旋令開錫署溫處道以同知黃維誥署台州知府移署
溫州知府並勸辦捐輸兼收鹽茶釐稅令同知李壽榛
於衢城設牙釐總局暫辦官運甌鹽仍銷廣信饒州等
處並收茶稅變通牙帖成案紳民一律准領委前按察
使段光清勸辦上海捐輸一年正月二十七日附奏言
臣軍餉銀軍火本省無從籌措支絀情形久已仰邀

聖鑒現因復地漸廣需兵愈多臣軍添募及按察使劉典所
募新勇合計四千餘人轉餉到齊臺庫早空無以爲計
此外尚須添造礮船僱募水師亦因經費無出暫未興
辦而現在各軍之餉積欠已九箇月忍飢力戰雖未遽
至譁潰而兵增餉絀大局堪虞計各省奉
旨協撥之餉自上年正月起至十二月止廣東每月十萬兩
除抵撥蔣益澧一軍行資十二萬兩僅收過釐餉十萬
兩尚欠一百零八萬兩福建自上年正月解過五萬兩
以後每月三萬兩僅收過十九萬兩尚欠十七萬兩湖
北每月一萬兩僅收過三萬三千四百兩尚欠九萬九

千六百兩除湖南江西撫臣於臣軍餉事最肯關心解
欵撥項未經截算外其湖北等省積欠如此之鉅在各
省或以動撥頻仍不無爲難之處然以浙省較之緩急
懸殊相應籲懇
聖恩飭下廣東福建湖北將軍督撫迅速籌解大批以資接
濟如再遲延即將各省布政使從嚴參處其湖南江西
兩省亦請
諭令以後仍須源源接濟俾得拯此飢軍二月二十五日奏
言臣令段光淸赴滬勸諭甯紹等處紳商共捐銀二十
餘萬兩除已捐未繳及解過甯波洋銀六萬九千圓外

復親解到臣軍銀六萬兩當此軍餉乏絕之際得此一
欵暫資敷衍軍心稍固臣已飭該員總辦浙江捐輸兼
理上海鹽茶絲捐事務以觀後效又紹興克復浙東肅
淸應設立鹽茶專局抽收釐稅請以試用道葉熊辦理
熊卒以知府王慶勲顧菊生代之並令許瑤光兼籌辦
捐輸甯波則委甯紹台道史致諤督率同知汪元祥知
縣臧均之等辦理委前溫州知府王景澄勸辦江西吉
瑞袁臨等處米捐前後亦收銀十一萬餘兩並採辦米
二萬石硝二萬觔解交廣信糧臺六月初十日奏言臣
入浙以來因本省徵捐俱窮餉需奇絀是以奏於江西

廣信設立後路糧臺轉輸外省協濟餉需以資接濟今
幸浙東一律肅淸軍數日增師行日遠非由本省設立
糧臺無以供軍實而速戎機擬即於衢州府城設立閩
浙總糧臺總司各軍支應請以代辦布政使署杭嘉湖
道蘇式敬前奏調之湖南道員王加敏總司其事其浦
城糧臺相距太遠應即改爲轉運局專司閩省運浙餉
需仍委前辦糧臺福建道員前署建甯知府汪達專司
其事七月十四日奏言甯紹中外防軍月需餉銀六七
萬兩臣所部浙閩粵各軍月需餉銀三十萬兩而各省
協餉報解寥寥前由曾國藩撥歸臣軍江西河口景德

樂平婺源等處釐金一欵業經曾國藩咨開於本年六
月初一日起仍撥還江皖臣處頓失此欵已覺拮据其
廣東釐金一欵本係專濟皖浙軍營上年及本年春閒
向每月撥解二萬兩數月以來未據報解閩海關協餉
欠解十餘萬兩兵增餉缺較前倍形支絀而一切軍火
米糧近來俱由甯波採辦請將洋稅一欵從緩起解洎
省垣既復移設牙釐總局於杭城並擇各郡縣衝要市
鎭分設釐卡令知府高卿培試行票鹽卿培旋擢浙江
運使仍督辦牙釐總局當大亂之後更章之初浙東徽
州課釐日有起色旋因賊竄閩疆派撥重兵馳援餉事

復急三年十月十四月奏言浙省自經兵燹彫敝萬分
新復地方不獨錢糧無可徵收且須另籌賑撫經費臣
軍餉需截至本年二月底止積欠或七八箇月至九十
箇月不等至今未能清釐新餉又欠兩月茲幸全境肅
清擬將各勇丁陸續裁撤爲節省之計而裁撤一營總
需銀二三萬兩計自八月以來新舊共撤四十餘營需
餉甚鉅尚有數營應撤以餉項不敷未能即遣本省軍
需已形支絀復加以援江援閩各營餉項俱由浙省支
應尤覺竭蹶萬分值此庫藏空虛本省欠餉尚難籌給
所有應解甘餉懇請暫免協撥至廣東前奉

旨由粵海關月撥解浙江餉十萬兩旋經曾國藩奏請開辦
廣東釐金凡釐務應得之餉先解浙江軍營次解安徽
軍營其廣東協浙月餉十萬兩即在釐金項下抵除仰
蒙
恩諭允准特簡副都御史晏端書馳赴廣東督辦分批撥解
皖浙軍營在案臣查廣東協浙之餉自元年正月奉
旨之日起截至本年八月底止連閏共計三十箇月應協浙
餉三百三十萬兩道員義泰於同治元年領解廣東協
餉銀五萬五千兩又官捐銀五千兩除短平色實共收
銀五萬一千五百四十七兩六錢一分係前撫臣王有
齡飭赴廣東催提應歸從前欠餉結算臣接任後僅收
廣東撥給蔣益澧行資銀六萬兩又採辦洋鎗洋藥銀
一千兩又前後十二批共解釐餉銀二十四萬兩臣因
曾國藩軍營需餉甚亟又由釐餉內分撥二萬兩解赴
金陵計浙省共收粵餉二十八萬一千兩其釐金項下
實僅收二十二萬兩曾國藩前奏至八月底止共收廣
東釐餉一百二十萬是臣軍所得不過十成之二現在
浙省軍務肅清所有前項協餉自應停止藉籌餉之難
如此當金陵告捷之日即奉
旨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處辦理軍務未經報銷之案准將

收支欵目總數分年分起開具簡明清單奏明存案免
其造冊報銷至四年閏五月省城設局辦理所有大營
軍餉收支同知黎錦翰實綜核之布政使蔣益澧按察
使楊昌濬詳言查咸豐十一年十二月楚軍各營入浙
於同治元年正月十七日起開支薪糧湘軍各營於同
治元年四月分起開支薪糧所有軍需其時全浙糜爛
幾盡本省萬無可籌多賴外省接濟而外省亦各有軍
務又道路多阻批解不前以致浙省軍需絀短萬狀積
欠甚多前兼署撫憲左設法籌濟奏開米捐遴派委員
分地勸辦並採買米鹽茶筍轉輸接濟雖薪糧積欠仍

多而本司等躬在行閒目覩艱難時以開諭眾軍各知
感奮全省以次克復遴委州縣籌給錢米招徠流亡商
賈漸集因整頓鹽課牙釐規復甯關稅務復體察始終
保全及最先收復地方或動碾倉穀或酌量啟徵及提
查咸豐十一年征存未解銀款並聲明大義剴勸捐輸
兼籌併計輾轉補苴至支放各款薪糧為大悉照楚軍
定章核實支給逐月皆有欠款積壓甚鉅次則招募資
遣整裝川費又次則採辦製造軍火器械及轉運各經
費購買並仿造洋鎗礟洋藥火帽各價值而浙省襟帶
江湖水師礟船最關緊要設廠趕造費亦不貲皆以餉

項支絀核實急需方准支發仍力求撙節而其中製造
採辦兩項亦多借挪挂欠又弁兵亾傷賞項亦查照楚
軍定章分別支給其完善各標營與滿綠各營續奉
旨飭放大員及陸續補署各員弁奉文收伍各勇丁分別頒
支防剿廉俸薪糧等項隨營差遣文武員弁書識夫役
並投誠隨剿各營所有一切支款均不容稍有冒濫而
亦必隨時照章放給以資口食業已竭蹶日滋又凡克
復一城即須遴委正佐各員前往署理撫綏彈壓難使
枵腹從事亦須酌給半廉以為辦公經費其地方例支
各項如元年春季克復者夏季即應酌量撥給以免曠

誤或新復地方鄰近賊烽尚多伏莽大軍進剿他城不
能分兵駐紮復須酌募壯勇以資防守各屬驛站均已
被燬其時各軍分道攻剿文報不容稽遲必須趕緊補
設並照例分設腰站以資接遞而撫卹難民掩埋暴骨
尤不可緩雖餉項匱竭異常亦必查照例案酌量緩急
分別籌辦統計大營軍需悉心釐剔皆照實收實放之
數開列自咸豐十一年十二月楚軍入浙之日起截至
同治三年六月止其用兵兩年有餘計收各省協餉銀
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一百五十四兩零咸豐十一年同
治元二兩年地丁屯餉正耗銀四十七萬一千九百六

十一兩零又咸豐十一年至同治三年漕項正耗銀六
萬六千五百三十四兩零各年契稅稞稅學租存留孤
建及溫處等府屬芽茶鄉飲歲貢旗扁等款銀六千六
百六十六兩零藩庫撥濟軍餉銀三十八萬兩鹽課銀
九萬一百四十九兩零甯紹關撥解銀四十二萬三千
八百二十八兩零本外省米捐銀七十三萬五千三百
七十三兩零本省捐輸銀七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八
兩零江北上海捐輸銀二十萬八千八百二十五兩零
本外省各釐捐銀一百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七十八兩
零牙帖捐項銀九萬九千五百六十九兩零各營兵勇

截曠銀三萬八千七百十七兩零採買米穀茶笱變價贏餘銀四萬四千七十二兩支放製造採辦各欵平餘銀九千九十一兩零甯紹紳捐代賠前護關道段光清海關短征稅銀四萬八千四百七十五兩前閩浙總督耆發撫卹銀一千兩奉

旨查抄革員家貲銀八千一百八十三兩零咸豐十一年同治二三年南米五萬三千八百二十六石五斗九升九合八勺各屬倉穀碾米七千一百六十四石九斗九升三合五勺江西等處撥解捐米五千三石八升採辦兵米除扣價外贏餘暨出糶米一萬九千七百五十三石

二斗七升二合採辦出糶穀五千七百十四石二斗三升共收銀七百七十二萬九千三十八兩二錢五分三釐零米穀九萬一千四百六十二石一斗五升五合三勺支楚湘暨閩粵各軍兵勇口糧銀五百八十三萬三百十三兩零滿綠營額支員弁兵丁廉糧馬乾各項銀七萬八千四百六十二兩零帶兵大員補支停廉銀六千七百十七兩零隨營文武員弁薪水書役薪工飯食紙張等項銀四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兩零招募各營勇夫安家整裝沿途口食川貲銀十五萬一千四百五十七兩零隨營攻勦投誠勇丁鹽糧及裁撤貲遣各勇川貲銀二十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四兩零陣亡故傷各員弁勇丁卹賞銀三十六萬五千七百三十八兩零製造仿造軍火及製造一切器械帳房各項銀二十萬二千一百九十五兩零興造戰船並各項運船僱用渡船等費銀三萬三千七百六十一兩零採辦馬匹硝磺銅鐵藥材油燭紙張等項銀十八萬八千三百十八兩零運解軍火軍米軍裝餉鞘木料及押運員弁水脚夫價等項銀十九萬三千二百六十六兩零通省官員并衛所各員廉銀十二萬六千五百二十四兩零地方例支各欵及雩祭昭忠祠祭祀四糧不敷等項銀五萬八千一

百八十九兩零各屬設立腰站銀四萬一百九十六兩零隨營工匠及糧臺各局護勇長夫口糧銀一萬一千八十九兩零撫卹各項銀十七萬二千九百十六兩零同治二年各大員衙門書吏心紅紙張銀八百三十兩零支軍需兵米及團練撫卹等米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石零種籽穀五千七百十四石零收支相抵外存銀一千三百三十兩零存米二千八百四十八石零尚欠發各軍薪糧銀八萬六千七百十一兩零傷賞銀八千七百四十四兩零其有不經大營收支者作為第二起報銷詳云咸豐十年省垣失守文卷盡燬惟十一年以

後備局文卷尚全應即以十一年正月爲始溫處設防自是年八月起甯郡設防自同治元年四月起截至三年六月共收支銀二百五十九萬五千五百一兩米五千一百八十七石零其賊遺米穀鹽變價充作善後經費一欵事見第十三卷大軍之初入浙也強寇堅城所在林立匪唯兵單亦患餉絀幾幾乎師行千里士不宿飽矣左公殫慮圖維擇人任使每語之云能爲吾軍籌餉即與戰功無異苟有成效奏奬隨之故人皆樂盡心力仰賴

廟筭周詳明見萬里之外凡有陳請靡不曲荷

允從鄰省協餉兩江福建各五六十萬江西湖南各二三十萬並無負

朝廷申命未及三載全浙蕩平綜核軍需不過七百餘萬而大營兵餉尚祇十分之八可不謂撙節之至者乎自來軍需支銷或多襍欵茲獨實事求是未嘗濫費

國家餉金斗粟盡由大帥廉明而司其事者亦克精心敏幹約己奉公故能盡絕浮冒侵剋之弊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關中餽餉河內供軍史策皆深美之是以武侯糧盡引還祖逖無仗而弱成敗利鈍不外乎此備誌其事於編末以見籌餉之艱用餉之節實爲軍事所倚賴云

平浙紀略卷十四

平浙紀略卷十五

咸豐十一年冬奉
命督辦軍務巡撫左公率大軍入浙至同治三年八月全浙
告平凡用兵兩載有奇而其初之失之也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浙省負山阻海錯壤閩吳近迤皖南遠控江右屬承平日久休養生息魚鹽饒沃人物滋豐財賦之利亞於江南自粵賊飈起建瓴五嶺之脊長驅入湘圍長沙不下於是浮洞庭夷武昌破九江安慶以踞乎金陵白馬青犢之眾實繁有徒乃逞其跳梁北拔揚州東守鎮江以爲固豕突池太之屬以蹂躪皖南江西而浙之

調兵籌餉遂無晏日矣始浙中不知兵遙恃金陵大軍爲援歲供餉銀七十二萬上海軍月四萬未幾上海平而賊氛延徽甯開及淳安警歲數至當事輒少發兵扼威坪昱嶺闕干秋關各隘懾以虛聲時復乞援於金陵賊非大股亦未敢決深入方黃公宗漢撫浙時議者倡言抽收釐金不果行而是其兼轄皖南之說後何巡撫乃疏請皖南道得奏事並設皖南鎮如臺灣鎮道之例將弁兵勇胥由浙定餉糈軍火胥由浙濟倚之爲屏蔽而金陵大營亦視浙爲餉源猛將勁兵絡繹調赴甯國月餉至十餘萬前後統帥惟提督鄧紹良任最久咸豐六年力克甯國城因駐師焉旋丁母憂不聽去紹良宿將前守桂林長沙功最著轉戰數省賊輒披靡自入皖南牽制於浙卒以餉絀兵單未能大張撻伐賫志以終先是五年春賊由祁門以竄徽防統領浙軍之福建汀漳龍道徐榮禦之於漁亭戰敗陣亡賊遂連陷徽州歙休甯婺源四城浙撫令金華知府石景芬等率兵會民團收復之及六年春賊復由浮梁樂平祁門竄徽浙防昱嶺及威坪賊知我有備又由太平涇縣徑犯甯國三月二十八日陷之並竄廣德建平賊騎直薄紅林橋且入浙境賴總兵秦如虎適至擊之而退而甯國府城久

爲賊踞鄧紹良既授浙江提督乃統領各軍萬餘敗賊於東溪橋復潛師取七里墩遂薄城下圍攻半載餘始得克復當是時李公續賓戰死三河蘇撫吉爾杭阿公戰死高資金陵大營旋潰向公榮卒於丹陽蘇常大警而甯國既陷浙防尤岌岌微紹良幾殆其後參將師長鑣知府畢大鈺都司徐勇皆戰死婺源徽防且無歲不警矣江西之袁瑞撫建前後告陷廣信亦屢失賊常往來常山玉山之間自是衢防始重調貴州安義鎮總兵饒廷選鎮衢州廷選在閩嘗平小刀會侍部將畢定邦賴高翔健鬬有功實無將略六年八月率軍六千餘往

援廣信不立一營亦得畢賴二將力戰解圍廷選獲晉
勇號八年春賊僞翼王石達開貳於金陵賊首欲自據
一方由江西河口鉛山廣豐繞竄江山以圖衢州廷選
敗於大南橋常玉防兵退保郡城金衢嚴道繆梓率數
百人擊賊城下大破之遂與衢州知府馬椿齡西安知
縣李甫田及廷選登陴固守甫田者李文襄之七世孫
也鎮道故齟齬防務一柄於道聞警數日守具悉備楊
國正瞿先仲兩將隸麾下所部並能戰民倚賴之西安
將軍福興由廣信奏
命來援軍既至索犒洶洶出戰而勝仍閉門按甲請再戰不

允旋奏
廷旨切責慍甚遂還江西同知李元度亦由河口入浙其將
彭定章梅華郭世源彭斯舉等軍於屏風關水田遙爲
衢州聲援並隱扼賊回竄江西之路賊西陷常山開化
南陷遂昌松陽以三月二十七日入處州與溫州僅隔
一江夕烽相聞知府王景澄集溫郡兵屯青田以上防
賊順流下竄厚集民團與官軍犄角並分委員紳管帶
兵練於永嘉之上下河鄉西溪栩溪瑞安之大羅山大
嶨嶺樂清之桐嶺平陽之古鼇頭泰順之百丈口等處
水陸要隘嚴密防守又於溫溪小荊等處建設浮橋爲

水師礮臺就兩岸山險爲土山礮臺以固甌江之衝巡
撫晏公端書檄溫處道俞樹風溫州鎮葉炳忠率兵勦
賊而令景澄辦理防堵兼支糧餉金陵大營先後遣總
兵明安泰李定太周天培督辦徽防副都御史張公芾
遣總兵周天受各來援浙明安泰所部仁勇二千最無
紀律軍中多婦人乘馬招搖過市民皆怪之浙撫令進
攻處州由蘭谿金華入縉雲沿途擄掠至桃花嶺下之
鉛錫場鄉團知其可侮值夜雨大呼賊至軍果潰即奪
輜重並拾其棄械而戕之死者過半時周天受適由金
華率親兵數百覘賊踵明安泰之後亦喪其精銳而還

明安泰僅免遂不能軍俄撤歸自是民團始輕官軍生
心掠殺矣天受退守金華城所部三千餘人佔住民房
復因買牛不給價兵與團鬬殺傷數十人民心滋不悅
又令周天培率所部出諸暨陸路進防永康乃天培由
錢塘江乘舟至蘭谿檄之不顧幸賊以全力注衢城俱
未遑深入時衢防各兵二萬有奇金陵及徽甯兩防徵
調踵至不相統制於是晏巡撫奏以周天受督辦金處
而請張公芾移駐嚴州督辦衢嚴未至會賊之旁竄壽
昌者爲李定太所敗而衢州城守九十一日數破賊賊
掘地道五皆不成食盡力疲解圍宵遁天受遣兵再升

等尾之遂連復武義永康縉雲宣平而溫州鎭道及陳
開選瞿先仲等亦於六月十五日克復處州賊由松陽
龍泉竄入閩境署松陽知縣張上超死之晏巡撫檄總
兵饒廷選副將張騰蛟援閩又令副將陶茂森韓廷桂
出江山分兵出龍泉援浦城而全浙已肅清矣浙警驟
聞中外震駭援師大集餉不足用鹽運使楊裕深議減
糶各屬常平倉穀又疏請截留漕米十九萬石變價充
餉
朝廷曲從之密令胡公興仁來浙詗事俄授巡撫頗以皖南
糜餉爲慮始議減之是冬賊闖[illegible]沚戴文英鄧紹良均

力戰死金陵遣總兵傅振邦擊賊皖南名將也署杭州
知府何紹祺亟言於巡撫滋欲任之而振邦懲紹良前
轍堅辭乃以提督鄭魁士代魁士治軍嚴厲驟繩其下
皆怨之又負氣多所陵忽久之不能和當事劾之則稱
疾乘軍獨率親兵赴東壩而提督江長貴周天受皆隸
徽防號敢戰張公芾之所奬拔也天受素謹事芾且新
有功於浙幕中多才文檄斐然可觀遂以代將帥國而
仍秉節制於新安內不平浙餉又屢乏天受未能恩威
迭用撫馭饑軍幾至譁潰識者固已憂之歲己未十月
江皖就浙江貢院舉行鄉試諸生及婣婭僕從由皖南

來者衆且盈萬關隘莫能詰賊之南下也固心懸蘇杭
金帛子女未嘗一日忘惟久怵浙中虛聲又不諳路徑
未敢徑犯會逢是役其渠魁乘便入偵備知虛實其時
巡撫羅公遵殿甫蒞任備防告警石埭踞賊竄入櫻子
店藍山嶺副將石玉龍游擊申明照守備鄭國泰等陣
亾周天受以黃池兵退飛書請援羅公知其不足禦寇
而鄭魁士軍於高淳乃奏請與帥防軍爲犄角又函商
江督以徽防兼總帥防議未定值江南軍克九洑洲金
陵賊窘甚僞忠王李秀成僞侍王李世賢及吳廷彩陳
炳文譚孝先陳坤書李尙揚諸賊由六合渡江集蕪湖

謀擾浙以分官軍之力而紓金陵之圍甫度歲即率黨
由南陵疾趨十年正月周天受遣一將往禦勢鈞弗相
下兵又少不戰而潰賊遂連陷涇太平旌德甯國四縣
天受不能救二月初三日廣德州又陷浙省門戶盡失
初八日賊由東亭湖陷安吉十三日由泗安陷長興時
惟有李定太一軍二千餘人在杭倚之甚重警初聞或
謂宜調其軍徑出獨松關分扼泗安東亭湖兩路並屯
兵百丈關以固邊圉而軍已由水程赴援待船一日夜
又留湖州一宿進援泗安改援安吉皆不及敗於梅溪
退守湖州十五日賊進攻湖州直薄青銅橋守軍三百

潰走賊從之定太與紳士趙景賢湖州知府瑞春歸安
知縣廖宗元等亟登陴禦賊竄及青銅門頗傷士卒會
總兵曾秉忠以長龍礟船六十艘至自江蘇銜尾鳴鼓
軍容甚壯急擊賊走之謀稱賊沿太湖趨夾浦惟宗元
深以省城爲憂十七夜賊從山徑陷武康十八日走狗
葬夜焚艮渚閘者倘以爲土匪也十九日黎明賊至武
林門已入十數騎入猶未覺統帶寶勝勇候選道陳炳
元登城望知其爲賊始傳令閉城擾擾閉賊之闖入者
竟不可蹤跡云蓋賊稔知是日爲觀世音大士誕辰大
吏必至天竺欲邀戕之湖上乘勢搶城而未知故事皆

以十八日預祝也遂分圍武林錢塘湧金清波等門城
中除滿營外僅有撫標各營兵二千餘署鹽運使繆梓
傑勇二百協防局團勇三百都司姚發科福勝勇五百
城外則有江南大營新募江西勇二千人過境未去其
按察使段光清所部親兵四百皆先出守餘杭之獨松
關爲賊所格二十日光清由獨松關回援且戰且行滿
營應之乃得入城旋調甯紹台道仲孫懋與勇二百助
守二十二日賊登玉皇山段光清繆梓各出隊民團隨
之見賊驚潰官軍亦不戰而歸二十五日賊於湖上立
十餘營光清率親兵及江西勇三路出戰皆敗初羅公

知浙軍不足恃奏調道員蕭翰慶由湖北率訓字營赴
浙過徽州値太平旌德不守張公芾令助剿克復三城
又留其副韋志俊一軍翰慶馳躡賊後至湖州虹星橋
與賊戰以兵單敗死芾遣革職提督米興朝由徽州來
援頓富陽不進縱兵掠爲民團所圍殺傷數百時賊據
饅頭等山爲壘取淨慈寺羅漢像環壘執旂城上望以
爲賊發礮多中之賊居高瞰城中礮子雨落至是守陴
者皆怯矣始被圍巡撫飛章告急並乞師於金陵大營
隨遣提督張玉良赴援二十二日副將向奎率前鋒千
五百人至平望取道海甯赴杭屯清泰門外李定太由

湖州率軍來援均與賊隔絕二十四日張玉良率所部
二千餘人至蘇州吳中大府意謂援杭且不及欲令向
奎駐嘉興張玉良駐湖州陰固蘇省門戶以故玉良過
常蘇皆飲之酒俾閱城置守而後行杭州城中段光清
主戰繆梓主堅守望援師眼穿賊於清波門外西竺庵
掘地道日夜擊金鼓亂其聲丁憂紹興府照磨陳奉彝
請開城內地道以防之繆梓以爲然連日雨甚工不得
就二十七日卯刻雨止地雷忽發城塌數丈賊湧入梓
在城上禦賊死之城陷巡撫羅公遵殿署布政使王友
端杭嘉湖道葉堃甯紹台道仲孫懋署杭州知府馬昂

霄砦仁和知縣李福謙皆死之候選道陳炳元亦巷戰陣亡浙屢聲旋平士民習而安之此次賊來剽疾遷避者不及十之一二賊闔城鋪戶多集丁壯勁守及破猶力鬬傷賊頗多是夜賊仍退出城二十八日賊衆盡入恣行屠戮死者塡路人馬不能行將軍瑞昌與都統來存佐領傑純率旗兵力守滿城婦女亦撚矛刺賊賊憤屢攻死傷枕藉終不能克張玉良於三十日晚行次湖州三月朔日乘小舟以六百人進抵武林頭知省城已失初二日全軍抵武林門城外無賊營故莫之阻是夜五鼓令勇士由艮山門民屋上置梯攀城大呼先登斬

其守賊十八賊見張字大旂驟驚愕謂副帥張國樑實來又以滿城未下在其肘腋所過城邑均未置守既飽掠恐官軍大至合圍斷歸路且揣知金陵大營空虛謀還襲之即於初三日棄城由湧金清波門走平窰出獨松關破孝豐竄回甯國縣廣德州一帶金陵績遣總兵熊天喜來援由安吉長興進敗賊於廣德克之並復建平此次賊來犯浙者不及萬人原爲圍魏救趙之計初不意杭城空虛而破之之易也卒以人寡勢孤不守而去浙境乃得復淸賊既遁還糾合江北死黨由句容秣陵闗回撲金陵大營甚急城賊突出內外夾攻亟調向

援浙各軍未至而大營已潰賊遂由丹陽常州無錫進陷蘇州布政使王公有齡先已授浙江巡撫於三月赴任又假紳士趙景賢令箭督守湖州向爲金陵大營若長城故但嚴湖州一面遮皖南而未籌備嘉興及大營潰張副帥戰死丹陽常蘇並破浙中大震張玉良師潰蘇州乘脚槳船以親兵數人一日夜駛至杭其他將卒絡繹奔潰殆二萬人浙西鼎沸巡撫亟遣人持令箭止之俾駐嘉興多有越過杭城四走及散入江西者已而賊李世賢由金壇回撲提督江長貴軍潰平望賊進偪嘉興四月二十六日城陷府教授蔡兆輅及訓導張詠

死之玉良收集潰卒萬二千人以圖嘉興於是爲之籌糧餉製器械百計補苴經費大絀則取給於甯紹而十倍紹捐之議起十倍者謂視初捐兵餉而十其數也玉良六月出師盛具舟楫而行浙既無重兵勁旅專任客將士卒悉潰敗之餘驕蹇不可復制遠近騷然惟湖州團練多兵勇少主强客弱節制整肅守具嚴備省城亦浚濠脩隍爲固守之計當是時民團四起金華蘭谿城鄉團衆至十餘萬悍而無律藉殺逃勇爲名專害行旅取貲橐死者常盈舟雖持令箭公文者不得免焉溫台民風素勁團且勇而遷地弗良集台勇爲軍輒僨事潰

掠爲各處民團所殺者殆千餘人杭屬惟餘杭富陽有
團前此賊竄出省道經餘杭或誤走富陽界兩縣民頗
邀之獲利無算賊銜恨至深是時僞英王陳玉成以十
萬衆由皖南冦浙破餘杭杭州戒嚴賊旋退去甯國府
已於上年十月失陷全軍俱覆周天受戰死而杭州西
北恃湖州爲屏蔽賊慮夾擊不敢偪惟北一面當賊衝
張玉良旣至嘉興軍於三塔灣白衣庵肉薄攻城七月
十七日轟破南門垜口城賊半逃我軍阻水不能入二
十四日湖勇通賊陣亂各營官畫船繡幙攜眷舟居者
先奔河狹舟爭水師亦亂軍潰至石門知縣李宗謨請

駐守玉良佯諾夜半走天明賊至宗謨死之而嘉善於
十二日平湖於十五日桐鄉於二十六日次第失陷賊
得石門即棄去越日復之旋爲賊據毁城爲壘平湖亦
越日復之八月初五日再失又復之至十一年三月初
八日鎗船通賊導之破海鹽初九日破乍浦副都統錫
齡阿死之復破平湖於是嘉興惟存澉浦一城浙西與
江蘇皆瀕海澤國地犬牙相錯兵與餉交相籌借有輔
車脣齒之勢蘇州陷後署巡撫薛煥駐上海縣城平湖
三泖與滬通十年七月至十一年三月嘉郡旣失正道
雖梗而鹽平乍澉尚存浙中軍書可由海甯繞之以達

上海其守鹽平者有革職提督米興朝副將黃金友革
職副將張威邦水師提督曾秉忠及其弟守忠而乍浦
滿營亦苦戰卻敵故嘉興由漢塘一路不能竟撲平湖
至是土匪導從旁襲黃金友力戰陣亾而杭滬之路斷
矣杭州將軍瑞昌奏
旨總統江南諸軍不能離滿城督戰始議攻嘉興不果賊僞
聽王陳炳文僞榮王廖發受踞嘉大造僞府折祠廟梁
柱以供材開嘉善千窰以供陶攫蘇州香山梓匠以供
役盤龍翔鳳重矩疊規前後七重外列僞朝房中有祟
陛繞以禁城七邑鄉官各承修一重迄至克復之日工

尚未竟費用皆取於民閒而爲之剝削者鎗船博徒居
多嘉郡水國饒沃士秀文而民習好賭博無賴者修造
兩頭尖小輕船上架鳥鎗始護私鹽繼護賭廠句通胥
吏作奸犯科無所不至其風延及湖州蘇頑官長每收
漕時恐鄉民滋事或轉雇之以資彈壓而鎗船益無忌
憚其廉幹者欲加懲創令尚未行胥吏通風輒先颺去
持之過急又或爲所窘辱自道光之末養癰不治以至
賊擾江南愈務姑息而勢愈熾及郡城淪陷亦有受招
入伍願立效贖愆者如石門一城曾招鎗船克復是也
第陰鷙凶頑性多難革旣爲土著誰富誰貧歷歷可數

而又熟識支河汊港故鹽平乍浦及海甯四城之破皆其所爲迄今嘉興士民猶切齒言之其禍烈矣夫禦外寇者先清土匪當於平時豫謀且可乘用武之勢翦除之若强寇在門坐視其因風生燄豈有及哉

平浙紀略卷十五

平浙紀略卷十六

咸豐十年春杭州既失旋復未幾嘉興告陷賊雖據我門庭而杭湖守險難攻浙東及金衢列郡固皆完善也是秋徽州復失賊由淳安竄嚴州副將封九貴死之九月初七日城遂陷復分股竄富陽總兵劉季三副將劉芳貴皆力戰而死二劉俱勇將而芳貴寶慶人也尤驍健至是陣亡富陽遂不守浙撫王公設奠於仙林寺哭之哀時張玉良收嘉興潰卒進攻嚴州復之十月賊由富陽餘杭兩路分撲杭州城守數日出擊獲勝始得解圍而自後餘杭富陽桐廬各城旋復旋失賊幾無後顧

慮則由婺源出入江皖履若通衢而江西饒信之防亦棘十一年春賊僞忠王李秀成僞侍王李世賢先後竄江西擾及撫建袁臨其先恪靖伯左公方以四品京堂襄辦兩江軍務軍於景德鎮屢破賊於廣饒之閒江督曾公倚以爲重至是大破李世賢於樂平又連破之婺源清華街及柳家灣橫山等處賊喪魄東走仍由婺源竄廣信玉山三月十五日陷常山幷糾范汝增黃成忠練業坤三僞王由玉山入江山境守兵皆潰范汝增等由湖口村繞犯處州李世賢率大股賊拂衢州城而過十七日由靈山撲陷龍游知縣龍森死之並陷湯溪以

犯金華賊之在江西也不踞守城池惟日掠人益其眾識者知必回竄或謂宜募湘勇數萬自成一軍且患省城殺少思有以聚之並議於通江門外夾築土城屬江便扼守以護運道事皆未及行時張玉良屯蘭谿金華知府王桐聞警乞師十八日玉良率親兵百人抵郡城中團練謂自能守禦不需官軍力城西通濟橋跨大河陸路舍此無由入議折之又不遂玉良閱城而返十九日賊以六騎先至闔城皆潰李世賢乃率眾踞之浙東大震巡撫王公延請諸將入宴問孰往禦各默不言處州鎮總兵文瑞江西援浙將也所部三千人食江西餉

巡撫待之素厚文瑞亦彬雅知禮義自請行五月朔日次諸暨初諸暨東鄉有團首何文慶創蓮花教夥黨甚眾陰謀不軌知縣許瑤光曾任諸暨得民心十年冬再署縣事欲捕之而力未逮及是省中以文瑞兵少給何文慶翎頂軍火器械并錢萬串檄令率團五千人受文瑞節制從擊金華文慶擁眾數千居江東五日殺文軍四人衆激而生變許瑤光曰此土匪也急擊可解若縱之入城則殆矣遂出隊戰於東門大橋敗之追殺數十人乃散文瑞率所部及游擊曾得勝貴順勇千人進駐金華之孝順街又有在籍提督余萬清者詭請助勦領

火器數百藉斂錢三十萬串每村夜以竹竿然數燈照之而已張玉良軍在蘭谿蘭谿民團憤其平日之擄掠又以不救金而回蘭詈之旋因掠一火藥店相攻殺各傷斃二千餘人因拔營走沿江擄船而下賊由金華進陷蘭谿江路遂梗玉良旋率兵由嚴州進蘭谿欲報民團之仇下令肆殺老弱婦女無一得免並縱火焚其屋女埠上下七十里皆灰燼三衢被難士民舟居蘭谿下游者同時為兵擄殺以千百計知府程兆綸擊楫往救亂兵戕其幕友血濺兆綸衣兆綸憤甚訴之玉良無一語亦不出一令乃赴省上訴王巡撫慨歎而已兆綸無

如何嘔血死於杭是役也漂尸如木柹蔽江而下可謂慘矣先是有參將王浮龍者帶奮武軍千人赴蘭谿防堵歸張玉良節制玉良分其軍為三以三百守蘭城以三百守界址嶺而浮龍自領四百守小方嶺及蘭谿既失玉良之兵先退浮龍腹背受敵仍鏖戰殺賊至五月初五日卒以眾寡不敵而死其時小方嶺居民未遷賴浮龍捍禦十數日得以從容奔避又其馭軍有法未嘗擾民故蘭谿民團與兵為仇惟見奮武軍之腰牌號衣無不互相救護其感人之深如此浮龍直隸人武進士以戰功擢至甯海參將嘗守省城慶春門城樓夜不解

衣日不下城者半年巡撫王公異之令募勇千人卒以
血戰陣亾左公奏云其先未能專任而盡其長卒以分
兵而孤其勢孤忠偉績掩抑堪傷益痛惜之云浙撫令
米興朝吳再升各率眾二千餘爲文瑞後繼未至諸暨
而孝順街軍潰六月朔日義烏失守賊蹤突過查林蘇
溪諸暨教諭韓煜文率民團扼善坑嶺賊不得前旋棄
義烏去官軍畏暑不進七月米興朝吳再升曾得勝並
入義烏東陽土匪陳上達殺舉人吳榮誥爲亂米興朝
移軍剿之先是浦江告警都司劉嘉玉率衛勇千人營
於五麓嶺及蘭谿賊勢披猖文瑞進守浦江幷令副將

劉長培固勝勇千四百人由諸暨況文榜川勇二千人
由小力埠抄山路繼之初四日賊大至五麓嶺守軍退
入縣城賊圍之文瑞絕書告急適饒廷選自蘭谿敗歸
遂令援浦先是紳士胡光墉結好於前皖南道李元度
請檄募安越軍八千人援浙會賊由萍鄉萬載竄擾醴
陵瀏陽等處湘撫留元度禦之賊退道出江西又留助
剿輾轉數月而浙事已裂新調浙江布政使林福祥由
弋陽募定武軍三千同知陳大力新湘勇一千知縣張
振新新寶勇二千先後抵衢時龍游雖無賊踞衢杭陸
路已梗城中兵勇數千多貸食民間新軍至者無所得

餉主客將勢如水火福祥自攜重貲或謂宜出以犒軍
並收兩軍張左右翼從龍游水陸俱進以攻蘭谿而衢
防出軍攻湯溪則賊勢分而下游之禍亦紓若但圖與
杭兵合幷同入囊口失用武之利且兩敗福祥不能從
乃聽陳張兩軍自行旋以礮船載親兵輜重南岸列隊
並下僅乃得達遂會蘭谿軍張玉良饒廷選各營三面
攻城與賊相持月餘聞嚴州陷諸軍潰至義橋爭舟而
濟俄報總兵羅大春復嚴州眾心稍定七月十四日廷
選率眾六千援浦江以周璧閩湖勇五百爲前鋒潰於
鄭義門逾數日鹽運使莊煥文率所部千人及閩省道

員張啟煊繞道處州率雲霄勇二千來援廷選整隊同
進五日行八十里八月初二日及鄭義門又潰巡撫王
公憤甚致書於廷選略云省中庫無餉倉無米出陣之
兵不見一賊而潰新道鑼鼓帳遂盡棄度日如年度夜
比年更長咨查首先潰退之人廷選乃殺其不悅者二
人以解未幾紹興又急省中無兵可遣王公乃令副將
楊金榜率親兵振武軍千五百往守諸暨營於城南五
紋嶺饒莊潰軍營於城東金雞山及城西七岡嶺時軍
資盡棄亦不遑深溝高壘但築土牆三尺以葦箔蔽風
雨林福祥住城中日惟飲酒而已文瑞知無援於初四

日衙團走桐廬山中浦江遂陷賊分路犯諸暨十三日
西南鄉團奮勇殺賊斬首四百級十四日西鄉團敗賊
於蒲團嶺南鄉團敗賊於豐江均約官軍會擊僅出城
列隊終不敢近賊二十一日賊知軍怯乃大至民團陣
亾二百餘會僞來王陸順德由浦江富陽山路出和尚
店渡臨浦以二十四日陷蕭山我方防南路而賊已抄
過北路裹官軍中閧衆益洶洶諸暨東達紹興北走杭
州是日楊金榜退回省城林鐃兩軍出東門聲言援紹
過江東橋亦折而北歸留奇勝勇駐橋旋多散去何文
慶舉衆投賊二十五夜城中民盡走知縣許瑤光然燭

南城堞賊猶逡巡不敢偪二十六日巳刻四鄉火起始
有賊騎入城遇瑤光以長刀連劈之暈絕於地俄蘇爲
民扶出舁至楓橋以免蕭山諸暨并失而紹興危矣紹
之爲郡與杭州隔江相距百里而遥北濱海西北當錢
塘江諸暨楓溪之水由西南出臨浦義橋旋繞之其東
則曹娥江也惟正南一綫山脈與諸暨嵊相聯屬士秀
民樸風氣柔自嘉興不守
廷命前漕運總督餘姚邵燦前副都御史會稽王履謙先後
爲團練大臣欲以紳助官以民助兵凡賊擾各省皆有
之不獨浙也顧羣然聳異相與奉以尊大燦知事不可

爲謝去履謙愿易欺有王梅溪者游幕江蘇二十餘年
王巡撫在蘇時嘗發其奸通檄各屬禁勿闌聘乃歸越
銜之刺骨及撫浙以捐事頗貫怨又官紳釣峙咨牘往
來各指摘文句謠諑漸興王梅溪從中構煽遂若仇讎
履謙不知兵漫無布置名爲全省團練實止山陰會稽
蕭山又惟郡城內有器械旂幟招水龍勇及坊巷游民
以實冊籍反欲專制浙東餉益市洋船鎗礮務自張而
實不足恃當金華初陷巡撫以歸安知縣廖宗元屢保
湖州有將才檄署紹興知府而調懷清署杭州王履謙
數貽書留清當事復綏宗元檄久不得之任又議令署

甯紹台道張景渠來倚守備以鹽運使莊煥文所部闓
勇守城履謙信羣言謂兵適擾民不如團練自爲守力
沮其議愈相齟齬浦江危急廖宗元始受事至則促脩
城垣令移附郭眉棺議設栅扼大道民皆以爲不便浙
省習用洋銀咸豐七年以來每圓重七錢三分值錢一
兩嗣經喪亂奸商益龔斷於舊號光板爛板輕板繡板
外復立大糙小糙淨光名目任意軒輊價相懸殊旦夕
之閒亦有漲落把持盤剝民甚病之嘉湖路斷惟紹興
居甯杭之中益操利權宗元嚴禁之大拂商情積此數
者俱含怒未發九月二十六日內河礮船禦賊錢清而

挫退至昌安門外摘食河中菱角團民責其騷擾毆之譁甚宗元出城彈壓民間閧賊前由臨浦入蕭山得礮船始濟又以錢濤之敗營官陷賊中遂誣水軍通賊宗元意守城尚賓礮船撫慰之而斥其妄語漸侵宗元謂亦通賊毁其肩輿王履謙聞變往勸不止比入城觀聽者益衆聞通賊語更相唱和奸民王淮三等五人嗾衆毆宗元傷甚扶入署昏卧不可復出於是團民攘水勇及宗元親兵數十人殺之履謙亦弗能禁宗元先請調楚軍二千履謙不聽入城協守二十九日賊偪郡城團練閧然潰散城陷知府廖宗元死之惟謝主事之黃頭

姚勇與賊巷戰於大善寺前護王履謙出走上虞賊又至知縣胡堯戴死之履謙乃航海入閩賊遣人聘請山陰峽山前戶部郎何惟俊惟俊從容作書戒賊無殺百姓投繯死屬縣次第陷殁論者謂嘉湖甯紹根也餉源所出也衢嚴節也所以通江皖也溫台處葉也邊圉之外障也以形勢言之金華乃浙東之心而亦浙西所視爲安危者也自十年四月嘉興不守湖州蔽賊比於睢陽日不暇給及十一年三四月閒浙滬隔絕衢處被擾金華告陷八月嚴州又失然猶恃甯紹接濟軍餉以東道之通爲四達之衢至是紹興失而杭城孤危愈甚西

存一困守之湖州東留一彈丸之海甯則幾無節不斷無根不掘無葉不翦矣諸將由東陽諸暨退回饒廷選所部閩軍習不爲壘居城中供護林福祥出軍望江門外賊至潰還楊金榜營於饅頭山十月初二日賊從慶春門繞至清泰門金榜率六成隊擊退欲以通江路也西湖賊見金榜出戰從淨慈寺後撲襲其營金榜收隊而營已失敗賊復回夾擊軍潰自剄不殊爲賊慘戕而死僞聽王陳炳文於羅木營結五壘初五日張玉良至自富陽文瑞況文榜踵至力攻羅木營破之兵疲甚暫憩爲食饒廷選謂姑徐之城中無應者賊乘夜仍搶築

成壘遂合圍十門並於清波門外及鳳凰山夾木爲城中實以土鑿穴安鎗礮日夜轟擊張玉良屢攻賊壘並令江頭礮船夾擊弗克十九日玉良送客出營門還中賊飛礮折右脛將士以船護送至閘家堰而卒城中奪氣二十五日閩軍自請攻羅木營饒廷選阻之王公不聽廷選乃令部下俟天明齊出放空鎗而回圍至十一月初旬城中糧盡升米值銀一兩候補道胡元博主議借捐民踴躍從命集錢十餘萬串而已無米可糴飢民哀號滿街市浮萍蕉葉草根樹皮皆盡折取新舊皮籠爲食僵斃相望其後死者或割食先死者肉以延殘喘

將軍瑞公病甚乍浦副都統傑純屢欲出戰而杭州副
都統關福堅持不發兵初九日有賊從望江門外來投
誠林福祥信之給黃金二百兩及軍火號衣紅藍頂花
翎約官軍四鼓出隊彼卽燒海潮寺賊營爲應至期如
約往賊先發空鎗礮旋加彈多傷士卒追至城根適鳳
山門空心礮臺火起城幾破副將曾得勝力戰城上賊
始退是日武林錢塘清波門外各營皆投賊十三日有
放出監犯徐姓通賊約期開城門事發斬之至是兵食
亦盡碾義倉穀七千石并殺馬驢以餉王公與士卒均
甘苦至以糠粃攙米煮粥對之流涕林福祥以下其家

人或日食蠟燭數枝軍士有搜取民家食物者土匪導
之擄掠城中大亂巡撫自出禽斬數人勢稍定城之初
圍也居民備粥飯擔送城上餉軍若需用木板蔴袋等
物片紙下立卽輸送而是月杭州紳士胡光墉以白艚
穀船由甯波運米二萬石從黃道關入江十五日泊三
郎廟守數日湖州紳士趙炳麟亦由上海以輪船運米
至遇颶風返皆不得通時賊糧亦罄李秀成欲回蘇州
度歲陳炳文詗知城中虛實不肯去延至二十八日守
城軍已數日不食乃各潰散賊於巳刻由各門梯城入
遂陷巡撫王公有齡學政張公錫庚處州鎮總兵文瑞

署布政使麟趾按察使甯曾綸糧道暹福道員胡元博
彭斯舉朱琦署仁和縣知縣吳保豐皆死之初彭斯舉
度地勢復議自望江門築甬道通福建新解礮至令斯
舉試放礮裂傷額幾殞議遂格吳人候選主事周騰虎
慷慨奇士王公撫浙招至杭州檄辦洞庭山團練而太
湖已爲賊據則由山路間關走廣信謁左公軍門備陳
杭州艱危狀旋從江督曾公於安慶請援皆不及城中
惟日望李元度安越軍來援先是李秀成於八月由江
西竄浙賊衆二十餘萬九月朔攻衢州數日不下乃解
圍東走以偪杭州濅至危急衢警漸平元度亦至因無

餉壁城外旬餘進攻龍游兩月不下接杭城告急帛書
亟商發衢防兵援攻龍游不應乃收軍赴援杭州既陷
城中官五六百無一得出居民六十餘萬半已餓死時
嚴寒被驅出城凍死江干及被擄殺而死者不可勝計
巡撫王公先令壯士持帛書遺摺并絕命詞縋城出由
海塘走黃道關交胡光墉轉達上海署蘇撫薛煥爲之
代奏其略言紹興失而杭州不守皆由紹紳團練大臣
王履謙臣死不瞑目云李秀成以禮殮巡撫學政及文
總兵題曰忠臣某官之柩交林福祥暨署杭巡道劉齊
昂送之上海既至當事不臨奠而發視之貌皆如生王

公頸帛猶繫張公目忽動血淚迸落人皆異之十二月
朔日滿城亦陷將軍瑞公縱火自焚副都統傑純力戰
死之闔城皆殉初三日賊遂攻破海甯州而處州旋復
旋失者再台州亦先失處州知府李希郊署台州知府
龔振麟署台協副將奎成皆死之賊由嵊奉化兩路偪
甯波卒不守惟湖州守堅至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始
陷知府瑞春死之城中官吏無一從賊者擁趙景賢至
蘇州日罵賊求死李秀成禮敬甚至欲釋之歸因而乞
款爲他酋所阻至次年三月十八日賊譚紹光不能堪
擊以洋鎗死之湖州自十年二月卽自爲戰守賊數大
舉圍攻出奇制勝無不負重創以去閒復平望廣德兼
援杭州威名甚著及杭州再陷孤城獨存四圍千數百
里皆賊日益危蹙時
朝廷已授景賢福建糧道重惜其才
傳旨令棄城之任景賢衝圍可出顧不忍去元年二月猶敗
賊七里亭賊知不可力攻遠合長圍絶其餉道城中十
餘萬人懲甚至是千總熊得勝開門降賊乃得逞焉左
公方攻衢州城東北賊驟聞報深爲惋惜當是時全浙
淪胥惟衢溫兩郡城及定海石浦龍泉慶元泰順五廳
縣僅存而衢州一城之外幾成焦土溫州前金錢會匪

入城城外復被賊擾左公疏中已備言之金錢會者咸
豐八年金華人周兆榮以妖術教人喫茶於青田永嘉
兩界山中投錢沸湯中焚符誦咒飲之刀棒不能傷謂
之銅錢壯是時粵賊方陷處州村民懼招寇糾衆掩焚
其巢兆榮流轉至平陽錢倉鎮易名榮與皁役趙啟相
結啟故無賴自云山中得金錢七當貴遂糾合奸民朱
秀三謝公達繆元張元孔廣珍劉汝鳳等爲金錢會入
給銅錢一文曰金錢義記紅帖一帖分八卦各數千人
無少長皆稱弟兄又言陰受粵賊口號入會首無賊禍
誘脅日衆明年延及瑞安生員潘英林景瀾鄭日芳奸
民黃孔標林福瑞黃梅字等皆從之已而署平陽知縣
翟維本以事召趙啟入城重犒之去益斂財置器械爲
逋逃藪咸豐十一年春事稍露維本誤聽奸人議言之
道府給牒改會爲練劫官同祭旗勢愈張瑞安孫氏方
督治團練欲討會遂相仇六月劫林洋焚陳氏謝氏七
月焚霄濆溫氏團首陳安瀾等募台船水陸攻錢倉匪
衆奔潰啟欲自盡其黨止之既而知非官軍復聚衆攻
殺溫氏數人焚孫氏義安堡屋並劫平陽城外富室二
十八日匪首趙啟潘英蔡華等率衆二千餘揭竿持梃
襲溫州城入自三角門先犯試院殺捐輸委員前麗水

縣典史許象賢次犯道署殺一人次犯府縣署各殺數人道府縣印俱失分黨焚南門民居大掠城中府縣以事先出溫州鎮總兵葉炳忠聞變及前永嘉知縣高樑材各召勇入擊鎗斃數人匪即竄潰奪小南門遁去九月初三日瑞安會黨出桐嶺焚東橋民居明日復犯郡城勇目徐文久千總陳國泰逆擊走之生員張家珍率湖石團練及各村義民數千擊匪戰常勝及十月二十四日戰死次日匪遂由嶼頭渡江薄焦石北引海盜船進攻瑞安知縣孫杰與紳團首計守禦連攻十日不克會閩省道員張啟煊由處州來援高樑材以廣艇入飛

雲江趙啟棄龍山潰竄鄉民咸粉其屑以助官軍沿河數十里截殺無算生縛五百人至城東皆破其腹而斬之十二月張啟煊軍至連戰皆捷生員孫詒穀戰死總兵秦如虎盡焚蕭家渡瀕江會匪巢穴嚴懲貢獻為首者趙啟竟逸去同治元年正月秦如虎入平陽張啟煊破金谷山復搜殺數百人貸其脅從會匪平朱秀三潘英等皆就獲磔之惟周榮張元繆元謝秀球鄭日芳等十餘人倖脫趙啟逃至玉環二年二月為守備鍾國泰所禽伏誅左公疏稱翟維本李明邦雖無通匪故縱等情而一意彌縫釀成巨案咎無可辭請從重發往新疆

益亦持平之論矣安越軍之援杭州也再得帛書亟進欲道壽昌沿途阻賊卡弗能前聞杭州失守徬徨未決進退衢防馳書迎之乃還議屯常山及衢州城外或遣其總理營務知府陳奉彝書略云衢城有防兵無俟近衛江西不供餉奚事常山而閩省為衢防餉源江山為通閩咽喉不如屯江山顧餉道遙與衢城相應賊必不敢略江山而攻衢州亦必不敢略衢州而攻江山即常山不守自全因而待大軍策之上者也元度聞之即日拔營駐江山留三衢一綫以為左公進兵之路豈非天哉浙輿區物產宏博地險足守也財力足富也項籍用

會稽戚繼光用金華義烏皆無敵於天下兵非不可戰也馬服君之言曰譬兩鼠鬭穴中將勇者勝鼂錯論兵事謂將不知兵以主予敵主不擇將以國予敵自浙閩警設防首尾十載殫土竭廬以事人一借將金陵再借將福建三借將徽州江西迄無解於十年二月之禍而金陵亦因兵少備分而熸師卒乃收其潰將敗卒因循不振以迄於亾前湖北巡撫胡文忠公疏云用兵數年各省皆有得力之將數人以折衝禦侮於其閒浙省之有與否臣不得而知之是鄰封皆知借將之非也而且官與紳仇官與官紳與紳亦仇民與軍仇民與民軍與

軍亦仇乖氣致戾莫之或救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其然乎夫不有廢也何以有興論者謂草木之被翦伐而復萌芽必存其本根焉故賊圍長沙不下恢復東南之本也上海孤存一角恢復蘇省之本也衢州亦然第衢州雖存於十一年之固守恪靖伯之善援而實由八年先警以兵使官與將習捍禦而民利入城附郭牆屋盡燬而守益堅深所謂莫之爲而爲者歟語云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故詳述浙中喪敗所由附爲末卷其有因文連綴已見前卷中者則敘次從略直書其事亦治亂之蓍蔡得失之淵藪也死事數公大節凜然雖將略不長而見危授命律以與城存亡之義又何憾焉

平浙紀略卷十六

〔清〕陳昌撰

霆軍紀略十六卷

清光緒八年刻本

國朝龍興以索倫滿洲兵威天下平準回平金川猶然其用
鄉勇自平川陝教匪始至粵捻之亂而鄉勇戰績益著迄於
今不衰川陝之役帥鄉勇立功名者推蜀人羅壯勇公粵捻
之役湘淮兩軍踵起名將林立而其百戰百勝自成一隊者
尤推蜀人鮑君春霆蜀固多將材哉然川陝之役賊蹤所至
不過五省軍數不過十萬其用兵不過七年粵捻縱橫十六
省僭竊十三年兩軍相搏所驅役動以數十萬計鮑君自廣
西應募大小更數百戰洊爲胡文忠曾文正兩公所知言之
於

朝卒平悍賊獻馘告成君遂筦軍符執轂璧爲
天子虎臣其勳名遭際盖晰羅壯勇爲尤盛也余以同治乙
丑仲冬參預機務越月而君有嘉應之捷於是東南肅清移
其軍剿捻踰年而君謝病歸遂未得與君相見其後監修方
略觀曾胡二公奏疏敘君臨戰虓勇之狀意必喑噁叱咤力
足裂犀兕之革而曳九牛之尾及余庚辰釋服再典樞密會
有防海之役
特詔起君於家卽拜湖南提督君聞命亟赴乃得一執手於
朝堂則固恂恂然儒將也君言官守備時胡公更其字春霆

以霆名軍不忘胡公也嘗欲推爵讓胡公以章其以人事君
之美事雖不果然君之拳拳知己識地過人宜乎勳業爛然
出
中興諸將之右矣余以時艱方亟謂君久歷兵事豈嘗有所
述作如戚少保紀效諸書足以留詒後來者君唯唯謙不敢
承而他日君之鄉人陳大令昌以霆軍紀略示余宋滕達道
嘗爲孫威敏征南錄專表沔功藍鹿洲居藍廷珍幕中因作
平臺紀略大令所紀上輯方略下采曾胡二公奏議年經事
緯敘次頗不蕪雜亦君之達道鹿洲矣雖然余微惜大令之

成書過早而益堅君勇退之懷也方今時局艱危
聖人宵旰徵召老成勤思將帥殆無虛日昔馬伏波年六十
猶據鞍顧盼以示可用陶桓公鎭廣州以西北未平輒朝夕
運甓厲志勤力君之齒猶未也報
國之志宜晰前人而亟然則盱衡世事此豈吾輩銘鍾刻石
時哉大令旣游余門其以余言致之鮑君安知時會所遘不
如明馬端肅之有三記
國初固山貝子之有功蹟諸錄乎抑余聞當剿粵逆時軍中
賊中咸稱多鮑霆軍有記而多忠勇殉節陝西其戰事自

國史外遂無有搜輯傳之者吁可慨也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三月二十一日高陽李鴻藻

霆軍紀略凡例

一西蜀山川雄秀智勇魁奇之士代產其閒故華陽國志稱巴有將蜀有相　國朝奇才應運蜀中人士先後以武略顯者如三等威信公岳襄勤鍾琪一等昭勇侯楊忠武遇春尙已此外曾叨易名　盛典如順康閒之鎭遠將軍李壯敏芳述韓勤毅良卿韓果壯勳岳敏肅昇龍雍正閒之楊襄壯天縱乾隆閒之岳莊恪鍾璜本勁毅進忠三等壯烈伯許昭毅世亨許壯勇文謨譚恭慤行義嘉道閒之羅壯勇思舉桂壯勇涵何襄勤占鼇諸

君子亦其尤著者也迨粵匪倡亂如張武壯必祿向忠武榮羅壯勇玉斌虎忠壯坤元劉剛愍存厚謝忠愍子澄馬武烈天貴張確愍萬祿周忠壯天受周武壯天培周威毅天孚張忠壯玉良蔣勇果玉龍楊威肅炘楊忠勤鼎勳江提軍長貴王勇毅萬釗黃廉訪鼎雷提軍正綰馬提軍德昭志節勳名各具不朽而以前浙江提督今湖南提督一等子奉節鮑公超爲最顯於時曾文正公所謂苦戰功高一時名將無出其右者也嘗欲輯李公以下至近世諸君子戰功事實倣曹能始蜀中人物

志之例都爲一集曰蜀將錄因事狀尙待搜採未敢率爾操觚近於曹署餘閒先將鮑公事蹟述爲一編曰霆軍紀略

一鮑公之軍起自湘楚其以主將名字名其營亦沿楚軍例也惟自成軍以後聲威浸盛人數遞增將弁勇丁蜀人不少故咸豐十年以後大帥督撫書牘中時曰鮑軍時曰霆軍蓋以別於湘楚各軍也迨同治五六等年大帥督撫奏疏及所奉疊次　諭旨中俱將霆軍與湘軍淮軍並列言之是鮑公所部雖未立有川軍蜀軍之名亦不得徑稱爲楚軍矣當時旗幟號衣俱署虎勇字樣今名此書不曰楚軍恐混淆也不曰鮑軍嫌標榜也不曰虎勇避書氣也惟霆軍二字屢見於奏牘及　諭旨內因以霆軍紀略名篇

一此篇用編年體大書以提要分注以紀言仍參用紀事本末體使支幹分明血脈貫通

一鮑公乃生存之人尙待論定若由秉筆者口中加一推美之詞縱極切當亦嫌標榜今將　欽定勦平粵捻各方略及胡文忠公遺集曾文正公奏議書牘中關涉霆

軍者撮要採入凡　兩朝之　廟謨大帥之方略俱可考見其屢蒙　天語褒嘉如曰忠勇性成曰忠勇堪嘉曰謀勇兼優曰謀勇素裕曰驍勇善戰曰勇略出羣曰深諳將略調度得宜曰勇略過人所向克捷曰勇敢異常厥功甚偉曰勇敢善戰各軍倚以爲重曰謀勇兼著屢立奇功爲江皖諸軍之冠曰破數萬賊衆如摧朽拉枯曰所向大捷屢復名城曰賊衆聞風膽落膚公立奏曰聲望素著曰素著聲威曰戰功卓著實爲國家干城之選曰所向有功非尋常統兵將領可比曰朝廷畀以干城腹心之寄與尋常將領相待不同等語聞臣得荷一言已爲榮幸至大帥疆臣奏疏中稱許鮑公之詞尤不一而足既分見於篇中各節何庸另加擬議

一曾文正公嘗言敝部搭羅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因此竊疑古人之書多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云云此編所據以　欽定方略爲主間採胡曾兩公書牘兩公皆鮑公舊帥親歷行間其言無不確實其書久已刊行海內衆論僉服今凡採入處均照原文不敢竄易一字此外馳箋候賀者多頌禱

之詞未可據爲定論絕不攔入免涉浮夸當時盛稱霆
軍威名者多謂同時將領中往往因賊情緊急輒權樹
霆軍僞幟或詭爲鮑公告示沿途張貼以惑賊志而定
軍心甚或賊於戰敗後訶知其實整隊復來奮力鏖鬭
適值霆軍果到賊竟不支因此益畏霆軍霆軍非捲旗
出隊賊必不與交鋒又據降將之言向在賊中常侍諸
僞王飲僞王於席間接閱軍報知某起官兵至而豪飲
歌呼如故若無事然或一閱軍報而手顫齒擊不能舉
箸交頭附耳若有祕商而不可令帳外聞者則必鮑軍

將至也蓋僞王等恐搖奪衆心故以鮑軍之至爲諱而
左右則已望色而知之又賊中相詬詈輒曰會見汝出
遇鮑軍也又有謂杜文秀之退回大理老巢亦係誤傳
鮑公先聲所致文秀曾密遣其黨至蜀擬向鮑公乞降
未果此等傳聞無問確否總近虛誇故此篇絕不涉及
至所傳賊中歌謠亦足證霆軍聲威然其辭多鄙俚不
經槪從屏絕以歸矜慎

一楊忠武公年譜載主帥文襄公福康安忠毅公額勒登
保相待之不同魏默深嘗辨其誣鮑公自統陸師始隸

胡文忠公後歸隸曾文正公左公宗棠李公鴻章皆鮑
公同時共事之人同治甲子以後左李兩公先後督師
鮑公亦嘗受其節度其時已榮膺五等自成一軍此書
於調度機宜悉遵方略等書採錄而一時大帥羣帥相
得益彰之處不贅一辭免啟後人紛辨

一軍興以來各路兵勇譁譟潰變之事不一而足同治四
年霆軍西征之營在湖北金口潰變曾文正公奏稱該
軍積勞太久立功最多將卒以屢勝而驕又以無餉而
怨又憚萬里遠征之苦又值主將回蜀之時其致變之

故與別軍迥不相同等語持論最爲平允此篇將金口
潰變及上杭索餉始末據事直書以免久後傳聞失實

一同治五六年冬春之間秦楚兩省俱迫待霆軍往援因
值督師大臣交替之際致調度如舉棊不定霆軍幾於
無所適從迹涉遷延屢奉　嚴旨訓飭鮑公此時得專
摺奏事顧但以進退不能自主動與賊左爲恨而於
廷旨及大帥督撫函咨未嘗訴辯一詞蓋其所處甚難
而用心亦良苦此篇於前後所奉　溫嚴各旨依次敬
錄以見功臣名將必經磨厲而成至鮑公永隆河大捷

後因傷病奏請離營　廷旨疑之及聞其病勢沉重乃疊加　恩獎　賞假賜葠　諭令慎重醫治並飭督師大臣俟其病痊加意聯絡以副始終成全之至意既又許其回籍調治仰見　聖天子明見萬里體恤功臣名將絕不强以所難前後　諭旨亦敬錄於篇以著鮑公千載一時之遇若置　嚴旨不錄則鄉野未窺　國史不免傳聞異辭妄生論議鮑公心迹反爲不彰矣

一霆軍剿辦髮捻未嘗敗衂惟同治元年秋閒鮑公離營在蕪湖養病而古隆賢等股以數十萬之眾乘勢圖犯

甯國大營時軍士疫疾死亡過半曾文正公檄令霆軍將領宋國永等以三千病羸之卒禦賊於新河莊提撥勇丁數百及再出隊亦不利然俱能如法收隊而回未致潰敗及鮑公病愈回營遂一戰而肅清甯郡此　諭旨所謂甯國雖偶爾小挫鮑超謀勇兼優必能支持者也篇中據事直書免蹈誇功諱敗陋習

一楊果勇侯芳自訂年譜於部曲及同事諸人皆附注其籍貫官閥用意甚爲公厚李公鴻章嘗奏稱鮑某營中驍將甚多沈文肅公奏稱霆軍中驍將著名者不可勝計曾文正公奏稱鮑某所部各營官多係著名驍勇又曰霆軍諸將皆百戰餘生此書既名霆軍紀略則鮑公部下將士皆得因事附見以存其人惟籍貫官閥驟難盡考止將姓名及苦戰事蹟襍見於敘戰各條中其臚列將領營官姓名如命某人某人攻某路之類皆同治三年五月以前有曾胡集中原疏可考者也其但舉一人而以等字該之者則三年五月以後無奏報原稿可憑而但照方略刪繁就簡之文敘錄者也戰狀或詳或略亦職是之故

一咸豐六年以前未有霆軍名目而鮑公實已苦戰數年同治七年全撤霆軍以後鮑公舊部如仁字營之剿捻匪備海防擢勝營之平台番霆慶霆匯等營之屯戍江南福建皆謹守霆軍家法甚著聲績此書自道光三十年鮑公隨征廣西起爲霆軍溯其源也宋唐孫諸人軍事皆分年互書爲霆軍衍其緒也其霆軍舊將開府建牙分鎮各省而未立有營名者不書

一霆軍戰事既多先後保舉大小文武員弁約以萬計茲將每次提開後所奉　諭旨敬錄於篇其隨摺保獎各

名即因之以見至彙案保奬同治元二年以後人數較多並其時軍事方殷　朝廷甄錄無遺霆軍所部下至什長無不積保官階遇有苦戰不能不按名開敘其勢然也茲將同治六年永隆河一案遵照　諭旨全錄俾閱者知當日保案大概餘不臚列以省繁冗其陣亡傷故者前後數千人篇中隨事附見其無公牘可考者姑闕之

一霆軍或與別軍同辦一事則分注中必帶敘別軍以昭公允若將別軍從抹煞則嫌於伐善攘功但詳略之

閒不令喧賓奪主其提綱處當鮑公在水軍爲營哨時多以水師獲勝某處克復某處爲文及鮑公爲陸軍統領則概以鮑公克復某處會克某處爲文

一霆軍苦戰十數年立功八九省同時各路賊勢變遷軍情利鈍今隨時隨地牽連及之庶閱者了然於當日之時勢而羣帥之勳勞節概亦可互見其略即霆軍之實迹益以相形而著

一篇內遇有霆軍部將雖位躋專閫亦直書其名以示別於主帥此外帶敘諸人或名或不名良由脫藁時既多信筆抄錄付梓時又倉卒失於校勘以至體例未能畫一並非有意抑揚輕重於其間閱者諒之

一鮑公自同治三年冬籌備出關事宜奉　旨准其專摺奏報以後遇有摺奏皆係鮑公自出機杼其關係緊要機宜者每口授具疏頃刻數百千言此篇將其前後奏稿隨事載入但節其首尾例語而於正文不增減竄易一字以存其眞

一故事武職大員單銜具疏自稱奴才與旗籍臣工一例而　欽定勦平粵捻各方略於滿漢文武臣工奏疏則

概以臣字爲文此篇所錄鮑公各奏稿謹遵方略一例稱臣

一此篇所紀霆軍戰蹟皆據奏報公牘其一切臨機應變料敵設奇以及軍中瑣事之可傳者應俟搜訪確實附入續編至霆軍之戰守曾文正公目爲一家法門今將其練陣練心練耳目練技擊紮營拔營行隊臨敵接戰督陣選將馭將飭卒收降馭降將調度別軍各法及馬步營制餉章略紀於第十四卷同治七年全撤霆營一條分注之後

一曾文正公嘗奏稱鮑某平定東南無役不從實爲第一著名驍將又云名位勳勞以鮑某爲最著李公鴻章亦奏稱鮑某戰功實冠諸將之上然　恩遇亦復逾恆計勦平髮捻諸武臣先鮑公而得男爵者有李公臣典蕭公孚泗後鮑公而得男爵者有劉公銘傳鮑公則於爵封世職　賞穿黃馬褂　賞戴雙眼花翎外因奪情而蒙　賞銀營葬者一次因病而蒙　賞人葠者一次因捷聞而蒙　賞搬指荷包等物者二次年終蒙　賞御書福字及銀錠食物各件者五次俱照公牘隨時載入篇內謝摺亦錄一次以概其餘庶有志功名之士閱此益激發忠義焉

一曾文正公楊公岳斌皆鮑公主帥亦恩師也胡文忠公傾身結納聯爲昆弟之交而鮑公實師事之且締造霆軍者也篇中遇此三公陞遷除授之大者或附書或特書不敢從闕庶有當於鮑公感恩知己之心

一篇中有同此一事既見於奏疏中又兼錄大帥函咨者良以公牘私函言各有當皆足以證當日事實此篇之作欲使後之秉筆者據爲底本故甯詳毋略甯密毋疏

一此書既以備紀述者之採擇亦將使干城武夫之繼起者以是資其觀感得有所慕效以勵其材故純用公牘語取明淺易讀博雅君子毋以史例金石文字相苛也

一此書本截至光緒四年止凡十四卷正付剞劂間鮑公起任湖南提督奉　命募軍北上屯鎮海疆翊衛京圻時經一載雖無戰事而建威銷萌於時局不無關係爰將光緒六七兩年鮑公所奉迭次　諭旨及所上籌防撤防各奏疏以次編爲十五十六兩卷

霆軍紀略卷一

銅梁陳昌五編輯

門人王樹澤仝校字

庚戌道光三十年鮑公隨征廣西

鮑公名超字春亭官守備時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林翼稱其英鷙無匹特取如雷如霆之義爲改字春霆四川夔州府奉節縣人也嗣父昌元公爲夔州協標馬兵道光二十五年鮑公年十七歲考補協標守兵初鮑公因本生母劉太夫人食貧撫已成立嘗獨居深念冀博一材

武官職得升斗以養親於是專致力於營鎗技朝夕學之每執鎗必以磚石懸前肘由一二斤重漸加至十餘斤久遂百發百中補名糧時額缺一而同與考者六十人經將官營弁數次揀校而去留之鮑公歷試皆第一因得入伍居久之竊自忖曰吾技雖精僅一夫之勇耳因取說部所傳雲臺淩煙諸將相及郭汾陽岳忠武事蹟時時招文士講說一入耳即識其詞不忘並悟徹當日成敗得失之故用是益慕古人忠藎之名豔羨將帥號令風雷之象毅然欲折衝千里炳績旂常矣上年九月湖南新甯土匪李元發滋事大府調兵勦捕久無功至是鮑公乃辭去名糧星夜馳往湖南冀得當以立功及抵湖南而元發已就擒適廣西賊匪洪秀全等起事於桂平縣之金田邨所謂長髮賊也固原提督向忠武公榮調任廣西率師會勦鮑公因入川勇營赴粵是爲鮑公隨征廣西之始

辛亥咸豐元年鮑公隨征轉戰至永安州

時大學士賽尚阿公督師而鮑公所隸營統將爲瞿威壯公騰龍官軍連擊賊於桂平之新墟雙髻山風門坳等處鮑公俱與焉是時諸路兵會勦粵西者惟鎮筸兵潮州勇

兩軍最號精悍鮑公每戰輒奮臂當先與鎮潮兩軍先鋒爭致果毅務出其前兩軍兵士皆服其勇敢禮有加已而賊由大黃墟竄陷永安州城官軍進逼之鮑公屢有斬獲

壬子咸豐二年鮑公回長沙養傷尋以功得獎

時長沙協營兵在粵勦賊忠武公搭齊布方爲弁備以鮑公奮勇敢戰於正月初一日拔補長沙協標守糧先是瞿威壯公於所部數千勇丁中獨記鮑公姓名而識其人每於屯營行隊時呼與語嘗指以謂諸將士此遠到材吾行

讓之出一頭地矣及隸長沙營搭齊布公尤器之二月十九日拔補戰糧時永安之賊潰圍東竄撲犯廣西省城官軍馳援三月十九日鮑公隨擊賊於文昌門外鏖戰縱火燒得元樓鮑公身受重傷驗列頭等六月十三日奉撤回長沙本營養傷八月賊圍長沙省城會鮑公傷初愈屢隨搭齊布公出城鵰勦斬獲獨多及長沙解圍經巡撫張公亮基奬給六品頂帶鮑公自粵而楚至是已大小數十戰矣

癸丑咸豐三年鮑公在長沙營操練

粵逆於正月十二日攻陷江甯省城踞之湘鄉曾文正公以丁憂侍郎幫辦湖南團練查匪事宜委搭齊布公兼領辰勇湘勇合同操練無虛日鮑公與其役勤奮備至

甲寅咸豐四年

三月鮑公入曾文正公行營

賊自踞金陵爲僞都後分股上竄江西湖北同時戒嚴湖廣總督吳文節公文鎔正月在黃州陣亡於是賊氛益熾竄陷岳州府遂由湘陰趨靖港陷甯鄉三月初二日曾文正公率水師至岳州而所派陸軍王壯武公鑫敗於羊樓硐賊乘勝上犯攻城甚急文正檄舟師登岸擊賊拔出城中軍民退保長沙靖港之賊尋分股陷湘潭壘立木城以阻援師二十八日搭齊布公率陸營至戰大捷先是文正

訪將才於搭齊布公以鮑公應至是文正調鮑公入營差遣嘗令其侍左右因益知其才甚器之

五月鮑公入水師營

曾文正公自率師東征軍情之利鈍不一至是回長沙重整水陸各營委鮑公爲水營哨官分帶長龍戰船一號隸右營楊公岳斌麾下是爲鮑公入水營之始時楊公名載福官千總

六月鮑公會擊賊於雷公湖勝之

自四月初二日水陸會克湘潭賊退出湖南境旋復上犯

陷華容並岳州踞之水師各營於上月十三日自省河進
泊鹿角過賊上竄之路二十七日進泊萬石湖二十九日
夜分五隊進兵鮑公隨楊公岳斌埋伏雷公湖上游與各
營合擊賊敗之燬其船百餘隻斃匪數百鮑公初入水營
即於船上樹鮑字旗一又於桅上標紅綾長丈餘以示異
於別隊語人曰如此庶勝敗易識別勝則後繼者可乘勢
接應敗則過無可諉且使賊尋戰誓不與俱生必等以罰
舸直擣數十百賊艘中堅縱橫出入賊艘皆辟易與各營
哨會戰出隊必鼓棹在前收隊則停橈殿後楊公嘗於其

深入時以西洋遠鏡觀陣見紅綾船上礮火向官兵轟擊
疑爲鮑公船又疑爲賊船比詢之乃鮑公憤後隊兵船退
縮以礮向空回擊且擊且詈恫之使齊進乘賊迯方其始
立水戰功也收隊後營哨至曾文正公前稱賀者輒自詡
云某某等俱怯獨我與鮑某奮力勝賊耳數十人先後入
賀皆如此致詞文正知眾人皆詭附鮑公以自掩著益信
鮑公功及召鮑公入避席握手勞之曰汝眞善戰者汝不
言功而眾人已代汝表著矣

七月水師克復岳州府城尋擊賊於城陵磯道陵磯等處連
破之

自有雷公湖之捷初一日五鼓各戰船駛至岳州城下而
城賊已宵遁各營因分泊南津港君山一帶初三日復有
下游賊駛至我師仍分五隊迎敵誘賊至城陵磯鮑公隨
楊公由湖東沿岸斜擊彭公玉麟繞湖西抄其尾褚汝航
往來策應賊三路皆敗我軍合隊進追由城陵磯螺山白
螺磯等處直追七十餘里因天晚收隊時下游擂鼓台一
帶尚有賊船數百號我軍於初六日卯刻迎風擊之鮑公
隨楊公及彭公當前敵未刻抵道陵磯與賊鏖戰二時之

久勝負未分北風大作下游賊艘魚貫而上愈聚愈多我
軍船僅六十餘號離南津老營已六十餘里勢甚危險楊
公帶同鮑公駕三板艇穿入賊隊且戰且下約三四里許
繞賊之背擲火罐火毬連燒其船十數隻下游續來之賊
始退竄上游賊迴顧倉皇陣遂亂彭公等各營乘勢夾攻
自未至戌鏖戰數時之久燒其船四百餘號斃賊二千生
擒百餘奪船二十餘號十四日復隨楊公會搭齊布公陸
軍同破伏賊於城陵磯夾洲等處賊雖屢敗尚盤踞於城
陵磯下游一帶又將漢口賊舟數千傾巢上犯連檣數十

里十六日登州鎮總兵陳公輝龍督率所部戰船進剿褚汝航夏鑾繼進彭公楊公酌撥長龍三板作聲援陳公至城陵磯迎敵因風大舟膠爲逆船圍裹與褚汝航夏鑾同時陣亡失去戰船多隻惟楊公與彭公完全無恙二十五日湖北新添悍賊二萬人悉銳來岳經塔齊布公及羅公澤南等連日會擊三戰三捷曾文正公以陸軍大戰賊勢全注陸路飭水軍於二十九日乘隙進剿鮑公隨楊公爲前鋒李公孟羣派船策應追賊至擂鼓台荊河腦等處大破之捷聞奉

上諭楊岳斌著以守備用並賞戴花翎鮑超著以外委儘先拔補並賞戴藍翎

閏七月水師踏盡沿江賊營追賊至嘉魚縣境搜剿湖匪至金口復獲大勝

時塔齊布公及羅公澤南等陸軍掃平高橋賊壘尋會四川臬司胡文忠公林翼軍破賊於羊樓硐初二日曾文正公因陸軍追偪敗賊至江岸卽飭各營會擊鮑公隨楊公岳斌奮力追剿燒賊船百餘隻與各營會追將沿江二百里賊巢剿洗殆盡初十日以後連捷於黃蓋湖沅潭市六溪口黃[illegible]圍等處乘勝直下金口扼據要隘捷聞奉

上諭楊岳斌著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鮑超著以千總儘先拔補

八月水師獲勝於沌口尋克復武昌漢陽兩城

先是署湖北巡撫青麐守武昌省城數月糧盡援絕率飢軍突圍而出城遂陷至是塔齊布公及羅公澤南等陸軍克復崇陽初八日鮑公隨楊公岳斌往沌口巡哨與賊鏖戰一時之久勝之曾文正公於十一日進駐金口規武漢十二日親赴沌口相度形勢水師各營官皆率戰船隨往

鮑公隨楊公殿後賊分水陸抄撲擊敗之二十一日文正定三路齊下之策塔齊布公扼洪山羅公等率三千人及李光榮川勇三千攻東岸花園賊營魁玉楊昌泗四千三百人攻西岸蝦蟆磯賊營而水師從大江中路衝擊是日鮑公隨楊公將鹽關賊船二百餘號焚燬淨盡乘勝直下凡沿江木柵悉用火箭焚之攻破漢關賊營一座白沙洲金沙洲賊營二座遂進攻鮎魚套口縱火燒賊船又數十隻忽延燒其火藥大船斃賊甚眾我軍亦傷亡十七人收隊回泊沌口二十二日辰刻李公孟羣率戰船攻燒鮎魚

套未盡之船鮑公隨楊公與蕭捷三等衝過賊營直下塘角時賊之被何越斑擊敗者揚帆下竄鮑公隨楊公等急槳駛追翻出下竄賊船之前不片刻已近青山將輜重賊船焚燒挂帆歸來又隨李公入漢焚其口內之船二十三日水陸各營遂將武昌漢陽兩城克復捷聞奉
上諭曾國藩著賞給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楊岳斌著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鮑超著以守備儘先補用時武漢二百里上下已無賊蹤惟襄河之賊船尚多由蔡店順流而下二十四日文正復飭水師會同荊州陸兵

迎剿鮑公隨楊公與各水營齊用火毬火彈每隔一船輒擲一火連焚二十餘里至羅家墩地方將賊船千餘號悉數燒盡四更始收隊回營

九月水師破賊於蘄州城下賊尋上犯復縱火盡焚之

武漢既復總督楊公霈自德安入駐武昌曾文正公因統籌三路進兵分別水陸先後直擣下游自督水軍浮江而下鮑公隨楊公岳斌等領戰船先下分紮蘄州上游之蒜花墩道士洑漳源口一帶十九日楊公及彭公玉麟督同各營抵蘄州東岸賊出船百餘隻迎敵鮑公同各哨奮勇轟擊賊船不支即行下竄我軍以一半追赴下游遣至骨牌磯先後燒賊船三十餘隻斃匪無數以一半攻擊未開之船自午至酉酣戰數時將賊船六十餘隻燒盡轟斃逆黨甚多因北岸陸師未到州城未能即復收隊回營時已五更計各營奪獲旗幟鎗礮共數百件而鮑公所獲視各哨獨多時各營分紮漳源口之兩岸與蘄州賊船相距二十餘里二十九日辰刻白人虎段瑩器等駕船往下游巡哨蘄城賊出船圍擊白人虎等卻退賊尾追十餘里直近老營楊公彭公會督秦國祿孫昌國等率船策應鮑公與

任星元李陞元傍南岸而行衝至蘄州以下之釣魚臺先包賊尾然後逆擊而上將賊船裹入中段賊先乘順風上犯倉卒不能退轉又見官軍上下圍抄遂紛紛棄船登岸我軍自上而下者攢力以擊登岸之賊鮑公急商同任星元等縱火焚釣魚臺賊船其上犯之船亦被我軍悉數焚奪無得脫者

十月水師攻賊船於蘄州賊退至田家鎮尋攻斷橫江鐵鎖至武穴焚賊舟蘄州賊棄城遁

時曾文正公以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水師自上月大捷

後賊船灣泊蘄州城下以岸上之鎗礮護之我軍屢次誘擊堅伏不出初八日彭公玉麟等鏖戰衝過賊營之下十五里鮑公隨楊公岳斌連日用小划誘賊出戰而以大隊圍擊初十夜賊乘大風挂帆遁去田家鎮者安徽門戶也賊用鐵鎖橫江護以小舟木簰密佈鎗礮沿南北兩岸六七里賊壘礮臺環列以防我舟師之進逼十二日各營進紮見峰觜去鎮僅九里楊公彭公與搭齊布公羅公澤南商定大舉破敵之策分戰船為四隊十三日辰刻搭羅等陸軍六千人排列南岸助威水師各營依計出戰先擊退

救護鐵鎖之賊並以洪爐大斧且鎔且推須臾鎖斷官軍衝過鐵鎖賊驚顧揚帆下竄各隊追及縱火焚之窮追三十餘里至武穴復縱火將兩岸賊船延燒而上陸軍亦焚其火藥大船鮑公復與李成謀等隨楊公率十餘舟鼓棹窮追又三十里至龍坪時已三更至次日巳刻始行歸隊通計各隊共燒賊船四千餘隻斃賊無算蘄州之賊失恃遂於十四日棄城夜遁當水師迭獲大勝搭羅等陸軍亦乘勢克復大冶興國攻踏富池口半壁山賊壘並渡江克復廣濟黃梅自田鎮捷聞奉

上諭鮑超著賞加都司銜並賞換花翎

十一月鮑公在水營穿孝

楊公岳斌自上月追賊積勞致疾在武穴水營休養至是鮑公亦聞訃丁嗣父昌元公憂哀毀骨立堅請回籍終制而楊公與之相依為命再三慰留鮑公不得已乃遵制在營穿孝二十七日念顯揚未遂父已見背痛不欲生從此臨敵殺賊益奮不顧身矣

十二月水營敗挫於湖口姑塘鮑公自武穴馳援力戰勝之

初十日胡文忠公羅公澤南會同彭公玉麟等水軍攻湖

口賊營未克十二日水軍舢板等船百餘號駛入內湖焚賊舟數十號乘勝追逐至大姑塘以上賊復於湖口設卡築壘增柵以斷其後舢板船遂不得出其在外江者皆快蟹長龍諸大船運掉不靈賊以小艇乘夜來襲戰船被焚者四十餘號餘皆退回九江大營曾文正公飛調楊公岳斌率戰船赴援十七日楊公自武穴力疾往下游進剿行抵九江十五里之張家洲頭賊船已分兩路上犯楊公派哨官張榮貴等由新河下擊鮑公隨楊公由老河下擊澄海營何敦五亦隨剿鏖戰良久賊敗下竄追至老灣礮斃

數十名張榮貴亦獲勝追至湖口縣繞出老河兩路凡焚奪賊船三十餘號四更收隊楊公尋以病甚回籍鮑公仍泊武穴二十五日九江水軍被襲文正坐船陷於賊掉小舟馳入陸軍以免糧臺輜重各船駛至武穴以上戰艦亦多潰而上泝者於是水師有內湖外江之分在外江者李公孟羣彭公玉麟領之其入鄱湖者黃翼升蕭捷三等領之而鮑公所隸營屬外江

乙卯咸豐五年

正月外江水師上援武昌泊金口

時搭羅等陸軍挫於小池口楊公霈敗於廣濟退守德安武漢戒嚴曾文正公派胡文忠公及王國才等回援武昌而水師老營在九江城外者初四日遭風漂沉二十餘號撞損數十號文正乃飭外江礮船全赴鄂省設廠修補而自赴南昌修整內湖水師二十八日外江水師至武昌泊舟城外連遇大風復多沈損乃上泊金口以扼賊上竄文忠亦退駐金口

二月鮑公在金口水營

賊撲武昌省城於十七日陷之各軍馳援皆不及賴水陸竭力守禦上游得以稍安而鮑公是時以職在偏裨無緣躬率大隊痛挫賊鋒不勝憤恨

三月鮑公在金口助整水營尋會擊賊於漢陽勝之

時胡文忠公署理湖北巡撫大治水陸各軍商於曾文正公及統領水師湖北按察使李公孟羣會札委令鮑公管帶中營戰艦鮑公既擢營官益思竭力報效會湖南紳局添造新船駛到金口鮑公日與王明山等放舟巡哨駕駛

甚利往來如飛文忠甚喜之三十日王國才恆泰等自沌口移進漢陽朝關獲勝追至西門外三面受敵恆泰陣亡兵勇敗退賊追撲甚危急彭公玉麟卽督水師登岸與張建基等自鸚鵡洲截賊之尾鮑公與王明山等自洲前衝賊之中賊狡悍死拒會王國才回軍夾擊數路之賊同時敗潰水師登岸殺賊向未有也

四月鮑公擊賊於小河口乘勝追至青山力戰卻敵尋擊賊船於鮎魚套等處

胡文忠公於初二日自率各營循江隄分路進攻賊營小勝水師攻至城邊賊伏不出未得手初五初六等日約期進戰水師亦以南風甚狂進易退難不能出隊初九日文忠督軍攻賊於八步街殺傷相當水師出隊以東南風太緊旋卽收軍及十二日早間北風大作文忠飛飭水陸各軍合力出隊王國才出攻漢陽賊匿不出彭公玉麟率張榮貴直下塘角而鮑公與張啟基截小河口之賊船劉培元王明山截鮎魚套之賊船彭公攻至塘角燒賊船二百餘號斃匪數百名鮑公見有賊船逃往下游卽會同曾秉忠舢板三十餘隻乘勝追至青山日方及午南風陡轉急

收隊回營而水勇逆流搖槳精力漸疲急難上駛賊於小河口開出快蟹數隻攔江橫截彭公與張榮貴悉力救援而武漢兩城之下賊礮齊發我軍舢板被賊擊壞十餘隻弁勇陣亡二十餘人受傷一百餘人鮑公與彭公及張榮貴等裹創力戰衝出重圍二十六日寅刻水師得風約會兩岸陸軍大隊齊發一攻鮎魚套賊舟一攻漢陽賊舟自辰至午排礮轟擊賊以戰艦橫截鮎魚套口及漢陽河口我師從江外攻之斃賊數十名以賊舟堅守不動未能乘隙深入是日王國才攻北岸不得手文忠督何紹彩等攻南岸斃賊數百名二十七日以後水陸均逐日出隊四次力攻誘之逼之賊終不出

五月鮑公會擊撲犯金口之賊連勝之

武昌城賊潛出大股上襲金口老營於初十日分五路來撲胡文忠公督勇擊卻之是日有另股賊循江上竄鮑公與彭公玉麟及張建基等分督戰船迎頭轟擊各用舢板排礮疊攻之自午至申賊敗下走復排礮追擊斃賊甚多十五日賊分六路撲犯金口老營水師先登岸埋伏及賊經文忠督勇擊敗其循江下竄一股我軍伏兵四起撲

留蔡店搜捕襄河上游漢口一帶以防後路沿途轟斃散
賊數十名十五日卯刻各營齊抵漢陽上之十里高廟紮
定水陸分攻漢陽漢鎮鮑公帶舢板十餘隻前進攻北岸
宗關賊城張啟基攻南岸慈渡菴賊城彭公督各營直衝
中鋒轟擊一時之久宗關之賊敗退鮑公即督水勇登岸
追殺生擒老賊十餘名斬之並獲大礮三尊立破宗關石
城彭公亦督營援應張啟基攻破慈渡菴石城彭公揮旗
進至南岸五顯廟督隊攻賊卡陣亡哨官二人復派哨官
黃開進等由北岸抄出五顯廟賊船之後迅奔南岸鮑公

帶舢板八隻自上游斜渡作欲渡急攻之計以牽賊勢黃
開進即合衝賊船之尾縱火撲賊船南岸賊船悉數奪獲
賊投河死者無數彭公即催大隊進撲賊牆燒燬賊卡轟
斃岸賊甚多漢鎮賊船仍橫河中流開礮上犯彭公派孫
昌凱等由南岸進鮑公與張啟基由北岸進讓出中流任
賊船上駛我軍已出賊船之下兩岸包轉將賊船圍住鮑
公奮力首先奪獲賊快蟹二隻擒斬甚多我軍乘勝直出
襄河口賊以鐵索貫廢船作浮橋攔截河道護船三百餘
隻鮑公帶鄭陽和成發翔等七哨官會同張啟基一鼓前
出截殺斃賊二百餘名乘勝追勦三十里二十六日復會
陸軍雕勦咸蒲竄匪擊散之

六月鮑公會擊賊於北岸勝之

先是湘撫駱文忠公秉章以李公孟羣統帶水師不能得
力奏請以常德協副將楊公岳斌代之楊公自上月十六
日由岳州率水勇抵金口從此外江水師兵力更強至是
北岸漢陽賊匪於十二日由內湖暗襲沌口及蔡家嶺營
盤王國才派兵迎敵彭公玉麟分派水勇登岸助戰勝之

七月鮑公會克蔡店連戰十日

時漢陽賊匪屢次撲犯奓山各營胡文忠公親督勇隊渡
江援之十一日軍次東山十二日賊由蔡店分五路直撲
我營文忠亦分路應之乘勝銜殺至蔡店斃賊匪二千餘
人敗匪沿河逃竄適鮑公與張啟基隨彭公玉麟各領舢
板礮船由沌口遶入經過爛泥金牛等港行運頗難鮑公
令各哨官及勇丁等跣足拖擡更替牽挽於是日午刻抵
蔡店即督水勇登岸追殺陸軍亦四面圍攻斬殺又數百
人其襄河內駛出之賊船被張啟基等轟翻餘賊盡覆溺
蔡店即時克復十三日文忠督各營前進而鮑公與彭公

進用大斧鋼鑿斬斷鐵鎖燬其浮橋奪獲舢板七隻焚賊
輜重船三百餘隻斃賊無算彭公卽督各營登岸燒其磯
局火藥局獲礮二百餘尊隨卽打出襄河口破大石城二
座時已酉刻各營收泊於襄河永甯巷搜漢口餘匪數百
名斬之二更時南岸賊仍踞五顯廟五更時我軍乘機登
岸縱火焚其巢穴餘匪竄入漢陽城內十六日辰刻鮑公
帶舢板八隻會同各營進攻南岸晴川閣一帶撲去賊木
城二座燒燬賊踞民房百餘家至未刻收隊十七日我軍
登岸將永甯巷對岸之牆賊三擊三勝襄河稍爲蕭清十

八日因下游竄匪延燒漢口民房我軍爲火氣所逼不能
中立各營駛出外江會合楊公岳斌赴下游迎剿黃州來
援之賊十九日進至葉家洲燒奪賊船數百號回泊陽邏
二十一日仍泊沙口扼守二十二日楊公派鮑公及李濟
清等搜查漢口後湖因河道淺狹戰船不能運動仍出紮
河口先是楊公在外江率同李成謀等直擣塘角燒賊船
二百餘號並攻小河口以引內河水師出江二十三日同
泊沙口二十五日因風狂不能穩紮各營戰船上駛武漢
城下賊礮齊施並以戰船橫截中流我師舢板於狂風巨

浪之中左右迎敵斃賊無數我軍亦陣亡哨官黃開進等
五人勇丁溺死二三百名高廟陸營自十二日以後屢次
獲勝文忠以水師深入險地血戰十日先行請奬奏入奉
上諭鮑超著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賞加游擊銜是月曾文
正公檄彭公玉麟赴江西領內湖水師並致羅公澤南劉
公蓉書云此間水陸如舊可與防守難與進取外江事勢
如此雪琴恐不能遽來請於鮑超張榮貴二人之中飛調
一人來南康以振積疲之氣天下滔滔何處英傑翩然來
止以輔不逮而張孱竄乎鮑張二君不具公牘求閣下爲

我力致之必分一人前來而後有濟也雪琴彭公字
八月漢陽陸營被圍鮑公駛援擊賊走之並擊退續至之賊
武漢之要以金口沌口蔡店爲最著自上月水師回泊沌
口賊卽以數千連撲高廟胡文忠公陸營均經何紹彩等
力戰卻之至是金口李公孟羣之師潰散黃州德安之賊
分股來援漢陽初二三等日賊以下游調來礮船轟文忠
營帳連傷斃左右數人勢甚危迫鮑公以礮船飛棹往援
擊賊退走而上游德安應城等處之賊復由涓口新溝蔡
店分股下駛鮑公又奮勇回擊焚賊舟十餘隻賊知不敵

卽自焚所餘之舟登岸下竄漢口是役也鮑公以單營拔文忠於間不容髮之際擊退援賊高誼神勇聞者無不歎服而文忠自是知鮑公益深彌加敬重不以行伍中人視之亦不以部曲待之矣文忠於初四日由漢陽退抵蔡店營於爹山初八日賊復圍撲其營勇丁潰散遂移駐軍山而鮑公隨楊公岳斌力扼下游戰守不懈

九月十月鮑公在新隄協整水師

時胡文忠公因陸軍屢潰水師孤立沌口上游賊蹤已遠出其後餉道將梗恐被抄襲因令暫屯嘉魚新隄等處以

待鮑軍之再整又以水師十營五哨可戰者半亦有經年未開仗者月餉積欠過多不如及時汰去怯弱以節虛糜養精壯因商令楊公岳斌於新隄修艌船隻將各營嚴加揀選汰去十分之三楊公留鮑公協助鮑公兼任勞怨昕夕不遑楊公甚倚重之

十一月水師克復金口進屯沌口

金口自賊踞日久犄壁尤堅初八日胡文忠公派何紹彩等營會羅公澤南之軍由蒲咸驛路而進十一日克復咸甯十四日獲勝於山坡文忠先令水師循江岸搗金口以通水陸之援楊公岳斌卽於初八日飭水師自六溪口拔營以鮑公及李濟清等五營循江南岸而下自率李成謀等五營循江北岸繼發十二日巳刻至金口賊以大礮橫排中流以快划梭織如飛鮑公謂各營官曰賊之戰艦頗多須先時布置分枝以淸眉目而後責成可專又須合力以聯聲勢而後兵力可足各營悉遵其議鮑公遂由中路奮勇當先陳金鰲萬化林繼之李濟清抄其左王明山抄其右鏖戰逾時賊以千觔大礮排列施放四徧我軍以戰艦排列施礮六徧賊怯而不敢進我軍弁勇中礮受傷而

進步愈速每放一輪卽進十餘丈六徧之後軍船已逼賊舟遂不逾尺矣鮑公左肋中大礮子傷穿衣斜過皮肉均傷吐血升許而進戰益力眾軍乃益奮擊沈賊船數隻斃賊數百名乘勝衝入賊陣火箭火彈齊施賊乃開船下竄我軍且追且撓轉戰約三十里有全股被壓入江者其船隻均被奪獲追至小軍山下始行收隊而金口岸上五賊壘因水賊敗走亦自驚潰卽時一並踏燬是夜水師分泊金口大軍山及文忠軍至金口楊公遂率王國才等陸師及全營水師進屯沌口是役也沈燬賊船數十隻奪大小

礮六十餘尊斃賊無算生擒賊渠十餘名而鮑公獨獲大
快蟹船及舢板快划各二隻文忠奏稱鮑超屢立奇功膽
識過人此次奮厲無前身受礮傷裹創追賊忠勇冠軍實
爲克復金口之首功奉
上諭此次胡林翼等進剿咸甯山坡及金口沌口水陸獲
勝大振軍威所有奮勇出力之都司鮑超著以游擊儘先
補用並賞給壯勇巴圖魯名號
十二月鮑公在沌口營次養傷
胡文忠公以鮑公傷重慰令在老營休養而以哨官瞿定

國暫護正中營事

丙辰咸豐六年

二月水師擊賊於南岸嘴等處連勝之
是時賊新從九江安慶帶船上援鮑公傷病漸痊力疾起
任戰事初二日黎明隨楊公岳斌自沌口出隊至鸚鵡洲
簰吉三等三營循東岸鮑公及張榮貴等七營循西岸並
下是日北風大作距賊四五里我軍即排列以待賊以拖
罟四隻從鮎魚套泝流來誘各營不動乃出烏船及大拖
罟二十餘號順風揚帆魚貫而進以衝我東岸之船東岸
船迴頭擊之鮑公急商同張榮貴等四營過江以抄賊尾

令周清元等留截南岸嘴之賊李濟清三營攻其前鮑公
及孫昌凱等五營繞出以攻其後縱橫馳逐鏖戰逾時燒
賊大烏船大拖罟各一隻焚溺三百餘人賊遂敗走是時
南岸嘴賊船爲周清元等所牽綴不能赴援我軍因得乘
勝追逐盡力擊殺斃賊無算初六七八等日楊公令各營
迭次出隊賊因大敗堅守不出初九日陸路各營會期進
剿寅刻鮑公隨楊公率營出隊簰吉三等三營由東岸攻
鮎魚套鮑公與張榮貴等七營由西岸攻南岸嘴賊不敢
出戰惟穴牆施放鎗礮我軍亦以大礮對轟並縱火焚其

牆內之船毙賊甚衆是日南風大起我軍戰船搖蕩開礮
無準楊公恐爲賊所乘遂令各營收隊仍紥沌口
四月五月水師焚漢陽賊船幾盡連破焚下游兩岸賊船鮑
公扼沙口斷賊往來水師轉戰至九江城下江面肅清
賊船分布武漢者約數百號每船密排礮位船外各以大
鐵鍊繫大木簰依附之以梗我船不得相近胡文忠公自
二月以來與楊公岳斌密籌火船之策專待東南風起期
一炬焚之四月二十五日楊公令鮑公率營下剿與李成
謀等夾攻燒燬賊小船數十隻擊毙溺毙無算其棄船登

岸者爲都興阿公馬隊悉數殲毙二十七日南風漸起鮑
公隨楊公帶同奮勇哨弁周視賊船形勢試驗水勢淺深
指示下手之處二十八日南風大起楊公令張啟基等四
營之留守上游者出隊作接應之兵卽於寅時親督各營
率火船五十餘號順風揚帆直抵漢陽東門南門上下圍
裹所斷木簰鐵鍊逼近賊船如法縱火光燄燭天鎗礮齊
發將賊船三百餘號燒燬淨盡僅逃走小船七隻並延燒
漢陽江岸陸賊營壘火光中更有數十賊被火藥衝入空
際而復墮於江岸者時李公續賓等以大隊五千人循江

岸以護水師午刻收隊鮑公隨楊公下紥沙口爲老營二
十九日四更自沙口開船三十日辰刻至鶩公涇探詢團
風以下盡皆賊船楊公令李成謀等三營由新河下剿而
自帶鮑公及王明山等三營由老河下剿值賊船上駛我
軍兩路夾擊且焚且追直至黃州府城燬沈賊船數百號
毙賊無算燒其火藥大船而對岸樊口港內之賊以拖罟
快蟹等船橫截於外我軍合六營環攻以無陸師相助不
得手楊公因督五營在港外對賊轟擊而令鮑公一營乘
間衝入港內焚燒賊船火起奪其長龍舢板各一隻惟兩

岸之賊礮子如雨又於西山高處以噴筒火箭極力抗拒
楊公岳斌恐鮑公深入飭令退出港外而賊之輜重船亦
下竄出港鮑公及各營併力回擊賊船順風乘流遂已下
駛王明山等兩營追之鮑公仍與李成謀等四營力撲港
口三次衝入我軍頗有傷亡是夜卽駐得勝洲五月初一
日出隊攻樊口岸賊因無陸師協剿不能破壘楊公遂令
鮑公及李濟清二營回駐沙口力扼樊口之水賊無使上
竄而自率李成謀陳金鼇下駛未刻與王明山周清元會
於黃州下十里之巴河卽率四營由蘭溪進發擊燒黃石

港賊船數十號初二初三兩日乘風利不泊將下游蘄州武穴龍坪等處賊船盡焚之直抵九江始回舟仍泊沙口老營於是江面一律肅清直達九江毫無梗塞是時賊陷江西府城八州縣五十有奇曾文正公以兵部右侍郎督辦軍務及聞鄂省水軍江面之捷函告楚軍各營士氣爲之一振捷入奉

上諭鮑超著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

六月水師會陸軍大破賊於樊口克復武昌縣城

僞檢點古隆賢自九江分道上援將約省城之賊夾擊洪

山五里墩陸營因被水師下剿繞道愆期上月十二日胡文忠公派營迎剿連敗之古逆遁匿樊口與內港戰艦相依爲壘復分黨進踞葛店其地距省城九十里內湖外江至是胡文忠公派陸營往剿初二日抵葛店擊賊敗之初四日陸勇追賊至樊口鮑公隨楊公岳斌率水師夾擊內港之賊棄船先潰我軍焚船踏壘殺斃溺斃約二千餘人水師復登岸會同陸勇分攻武昌縣城克之是役奪獲賊船百餘隻軍械無數水師之入搜梁子湖者八日而始出江

七月水師燒樊口浮橋並燬賊壘

十一日陸軍蔣益澧等禦援賊僞翼王石達開於葛店鏖戰竟日鮑公以樊口壘賊分黨上犯守備必虛遂於十二日商同周清元喻吉三各率戰船由沙口下駛乘勝將樊口浮橋燒斷又登岸燬其陸賊之壘喻吉三又於黃州焚下燒賊船數隻旋同回泊沙口十七日古隆賢率賊千餘循青山油坊嶺江岸修築土壘鮑公隨楊公岳斌自沙口出隊會合李濟清入港轟擊賊於渡口排鎗抗拒鮑公與李濟清以大礮轟之賊即退走嶺上鮑公登岸奮擊李濟

清繼之楊公預派周清元由上青山登岸抄出賊後夾擊嶺上之賊賊敗退將油坊嶺賊巢盡行燒燬仍泊外江自此胡文忠公督同楊公及李公續賓舒保公等水陸分攻馬步合剿旬日之內大小二十八戰武漢賊勢窮蹙兩城計日可克而鮑公已改陸軍統領矣

八月鮑公赴湖南募勇創立霆字一軍

胡文忠公自奓山挫後加飭戎政留意步伍見鮑公軍容甚整進退有方大異之深相器重約爲昆弟之交又見其屢次登岸擊賊知其才兼水陸於陳報奓山軍情奏言臣

軍潰散卽派水師現保都司鮑超設法令募陸勇或可漸次整理又奏言鮑超勇敢知兵臣已遣往湖南分途另募新兵三千人期以百日堅明約束以圖迅速來鄂勦辦既得 旨報可而楊公岳斌以鮑公爲水師中第一人堅請留之文忠不得已暫止其行尋於預籌水師將才疏內稱水師十營將官如游擊李成謀都司鮑超張榮貴均勇敢冠軍惟未經特將尙待悉心審察觀其戰陣之方略別其才識之利鈍再行詳悉奏聞及本年正月遵保堪勝水陸總兵人員奏言游擊鮑超勇敢冠軍曉暢兵略紀律最爲

嚴明堪勝水陸方鎭之任三月文忠因羅忠節公澤南傷亡致書莊公受祺云羅山其類水師營中人才頗盛有鮑某者嚴明曉暢勇敢尤其餘事弟已言諸楊軍門乞渠往楚另招三千人爲陸路如武漢可得林翼誓以此身此心堅守二城如竟不可卽得迪菴豈能久留鮑公亦後起之傑也等語羅山忠節字迪菴李忠武續賓字是時東南將帥以羅李爲最著而下游賊情緊急李公將赴援江皖故文忠云然顧文忠此時所期於鮑公者募成一軍提之挈之庶保武漢重鎭使不再失耳厥後此軍規模漸擴戰勝

攻取其制敵方略自成一家法門底定東南用兵常二三十萬而霆軍以數千人萬餘人之偏師所向輒推功首同治三年 諭旨稱霆軍爲江皖諸軍之冠同治六年曾文正奏稱鮑超苦戰功高一時名將無出其右此又文忠始願所未及者也是月因江面已無賊蹤武漢指日可克撥前旨檄鮑公赴長沙招募陸勇並致書曰吾弟可先選將官三員每人可將五百人者先擇其勇次擇其才尤須深擇其品預先到營面議異日卽以爲營官勇由彼招必能得力募勇之法兄處卽備札及咨與銀先行遣回湖南之

道州甯遠江華新田招集勇士到省約計一月之後弟卽兼程前往長沙逐一挑選編定隊伍九十月可以到鄂再訓練一二月乃可大戰也弟除三營外另招三二百人作親兵而弟實統三營之事約計精兵一千七八百人兄再以强壯敢戰之仁營副仁營寶營鳳營共二千七百人隸於弟標下已約四五千人矣則所向克捷必成大勛一宋國丞瞿定國俱已改營官此次可選勇敢特著兼有才品之營官三人一哨官爲最要之事必須十分可信十長管十八十長得人則全營皆可恃兄思陸師難於水師水師

一哨十餘人多則四五十人哨官有膽則全船之人皆無可退逃舵工頭工皆有膽而一船之人萬無逃路亦無退法陸師之稽查約束難於水師然亦有簡捷之法營官哨官不逃不退已得十分之三假如五百人六百人之營放哨官五人副哨官五人既已精選哨官矣哨官又各選十長可信者十人十長管十人只要同隊有可信者三人則其餘七八人均不能跑何也出隊不過六七成爲定一隊不過六七人有三人膽大其餘四人不能不同行即有退縮一查而知打三五仗之後膽小者亦變爲膽大矣總之

治兵在提綱領三字而已擇營官擇哨官又擇十長則萬無不勝之理一口糧章程本營與滌帥舊章大致相同可飭營官來抄領一分一軍械帳房均一一自製然糧臺近日已造有湖南精緻之軍械帳房儘可領用惟斧鍬須自行打造須學農人之樣毋學做官人所造之樣乃可適用一經費先可每人日給百文到成隊之時即速來鄂操演到鄂之日按章支付一經費可先帶一二千金到楚之後兄再付萬串一每營兵額之多寡至多不得過七百至少亦必須五百人乃可出隊太多則稽查不周照應不到又

不能多分枝以營官不能分爲二路也太少則力單五百人出六七成隊有三百人儘可打仗若三百人一營即太單矣一幫辦以人品爲先而經手帳目銀錢者尤爲緊要每營須二三人乃可照料此事最難營中有壞種萬事皆壞而奸猾生監花言巧語媚骨逢迎尤爲萬分可惡一勇丁以山鄉爲上近城市者最難用性多巧猾也一百工技藝皆可爲勇惟書辦差役斷不可爲勇亦斷不可招入營中營中不能無裁縫剃頭之人另給工食不必冒勇名入勇册一古人募兵琵琶腿車軸身之式取其多力也又陶

魯於六七萬人中定爲標式挑入格者不足五百人已橫行一省建立奇功專挑多力之人亦是一法然終以膽量爲先隊伍爲上多力者亦可備一格耳一擡鎗大礮易學鳥鎗非一月不能學打獵之人較易一招勇以道州甯遠爲上湘鄉亦可江華新田東安等處又次之如他處有勇士亦可十取二三而總以一方一縣之人在一營爲宜取其性情孚而言語通則心力易齊也一川楚不和久矣將是蜀而勇是楚川人不過五人六人至多十人恐其終必不和也一營制如每營用七百人則作爲二營用五百人

則作爲三營隨時酌之可也以上各條大概如此其精微處緊要處全在擇頭目選營官哨官與隊長耳他皆枝葉事也鮑公接文忠書刻日親往長沙一遵文忠指畫選募部署立爲五營即以己字之下一字名其軍是爲霆軍之始是時文忠復札鮑公云本營擡鎗鳥鎗與刀矛分隊相間而行第一隊擡鎗第二隊刀矛第三隊鳥鎗第四隊刀矛第五隊擡鎗第六隊刀矛第七隊鳥鎗第八隊刀矛第九隊十隊均刀矛是長短相兼奇正互應之法至李道湘營陣法則第一隊至十六隊均是鎗礮與刀矛相間相兼

雖悍賊四面攻襲而我軍可以常勝本部院心以爲然改而師之該游擊以擡鎗百人爲一隊鳥鎗百人爲一隊反復思之仍不如師法李道章程分哨分隊刀矛夾護爲穩假如臨陣之時或賊分五路而來則我分五哨以應之哨中各有擡鎗鳥鎗刀矛或追賊之時零星四散亦不能不分哨以追之則各哨皆有擡鎗鳥鎗刀矛相護乃合長短兼用之法又如一營深入賊中賊衆三面抄襲則各哨分三面抵禦各有鎗礮刀矛較爲得力札到該將刻即稟商兵部正郎左將比議細心講求並商請南紳即補道王將營政兵法求才方略精微義理日夜虛心請教詳悉而另記之毋得見小自是勉之望之

十二月鮑公率新軍赴小池口會剿

鮑公自赴長沙後逐日募練新勇冀急成軍回鄂助攻武漢而兩城尋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克復當未克之前十日胡文忠公以城賊援絕糧盡毋庸鮑公助攻適隨州土匪趙邦壁滋事竄擾襄樊一帶因檄鮑公迅往與貞恪公舒保等會剿逆匪尋陷安陸府城文忠又催鮑公由荊州迎擊及是鮑公率軍抵鄂境適鄂西官軍得手匪勢稍衰而

將軍都興阿公與臬司李公續賓總兵楊公岳斌水陸合軍正進攻九江及小池口僞城文忠因改檄鮑公前往小池會剿聽節度於都興阿公鮑公遂於十二月二十八日進紮小池口是時鮑公所統新勇分中前後左右五營每營六百人五正營外親兵三百人

霆軍紀略卷一終

霆軍紀略卷二

銅梁陳　昌世五編輯
門人吳樹棠 王澤 仝校字

丁巳咸豐七年

正月鮑公會攻小池口僞城大勝連破其壘卡

小池口與南岸九江對峙賊於二年前建僞城於此城外築壘濬濠密排礮位堅踞之以爲皖賊聲援資九江犄角前月初九日至三十日楊公岳斌李公續賓水陸會攻九江力戰數次不克至是都興阿公督馬步於初五日合剿

小池口鮑公以後營右營會同巴依爾呼蘭馬隊攻南門以左營前營會同忠勇公多隆阿馬隊攻東門孔廣順及巴克坦等馬步攻西門鮑公獨率親兵及中營攻北門而以石清吉米雅明阿馬步爲後繼都興阿公親率兩營四路策應楊公水師由江中轟擊以助聲勢鮑公於三塘口先備茅柴派長矛手六百員柴鎮濠四面攻撲同聲並進直造賊營踏破南路北路土壘各一座關卡一座小壘無數殺賊三千餘名淹斃者無算生擒蕭陳二逆首並老賊百餘名斬之奪獲礮械甚多都興阿公見鮑公軍大勝因揮馬步乘勢直搗賊城賊負隅死守礮石雨下仰攻逾時日暮收隊鮑公及營官陶忠泰陳德懋黃慶俱帶傷哨官勇目傷者亡者五十餘名胡文忠公奏稱是役也都興阿督飭攻剿士均用命賊壘悉破賊膽巳寒其鮑超一軍尤稱勇敢將士裹創血戰不退一步奏入奉

上諭剿辦尙屬奮勇著胡林翼等先破小池口賊匪石城再圖克復九江毋稍延緩

二月鮑公補授宜君營參將會擊賊於黃梅大破之

僞英王陳玉成時爲僞豫天侯糾集太湖逆黨四萬餘將踞黃梅而竄蘄州初二日由宿松分三路上竄一由亭前

驛南一由亭前驛北一由獨山鎭竄及魏家涼亭各距黃梅縣城數十里都興阿公計以空城誘賊入內而於要隘設伏擊之初四日多隆阿公等由城南北進擊鮑公率營與王國才方映川由城西一帶分路進兵老賊數千驍勇異常死力拒敵復有獨山鎭股賊五六千抄出我軍步隊之後適巴依爾呼蘭馬隊趕到縱横衝擊立斬悍賊數百名餘逆棄城逃竄鮑公會各軍分投截擊越嶺追剿共斃賊四千餘奪獲驘馬數百

三月鮑公擊敗小池口城賊尋破賊於孔壠乘勝攻城都興阿公派多隆阿公等往勦小池口下游段窰之賊令鮑公扼小池之西以牽賊勢初九日寅刻城賊三路來撲均經鮑公分勇擊退賊又分爲三股一迎拒鮑公一往援段窰鮑公奮力鏖戰石清吉雙福等因得夾擊東路之賊勝之多隆阿公遂乘勢踏燬段窰賊壘小池城賊復造橋嚴家壋將襲我孔壠營都興阿公令鮑公先出隊擊之十六日行至小池口西路城賊乘夜大出馬隊伏隄下突起衝之鮑公率隊由江岸横擊月明之下馬蹶踐踏刀矛攙

刺有聲賊尸枕藉鮑公因乘勝攻城被滚木打傷左手右腿亦受鎗傷猶立馬大呼指揮士卒拔椿越濠士卒多傷者鮑公復被鉛子打中腦門漿水迸流而鮑公忘其痛楚攻城愈力及天明收隊賊見鮑公軍無後繼蜂擁而出緊躡我軍之後鮑公自爲殿緩轡徐行賊不敢追遂得全軍而還楊公岳斌聞其傷重迎至舟見中要害不禁哭失聲鮑公曰爲　國捐軀死復何憾所憾未能蕩滅此賊死不瞑目耳語畢紫血奔注暈去三日一息僅存衆以爲萬無生理適有善醫者爲取出腦門鉛子竟生至今腦後低陷一窩深可容指卽此傷也是時鮑公迭次攻堅士卒中傷者前後六百餘人胡文忠公奏給假期在營調養委喻吉三代管營務其致鮑公書云此番受傷甚重士卒帶傷亦多殊可念也屢戒吾弟不可攻堅以身涉險何大敵當前頓忘兄言耶雖由吾弟忠勇性成志在滅敵然逆勢方張畏公如虎足下縱不自愛其身其如　國事何如太夫人何此後臨敵務祈堅忍持重不可仍前大意須知銜鋒陷陣乃裨將之事非大將所宜也附呈大蓡一枝查收諸冀珍攝爲幸

四月鮑公在營養傷派營會勦渡河橋之賊大破之連燬其壘

時桐城兵潰皖賊勢熾安徽藩司李公孟羣赴援廬州而賊由桐城并力上犯分道竄入黃梅廣濟蘄州蘄水羅田五州縣邊界武漢戒嚴官文恭公胡文忠公急令李公續賓由九江分兵渡江馳赴小池口令鮑公由黃梅分兵二營移孔壠而黃梅縣屬之亭前驛渡河橋一帶賊壘共六十餘座二十四日都興阿公督馬步攻渡河橋鮑公傷病未痊授營官宋國永等方畧令會同多隆阿公馬隊分路

齊進賊麕聚數萬隔河對放鎗礮我軍數路同時渡河立破賊營數座賊卽反奔麥田之伏兵見大隊得手卽向各營壘抛擲火彈賊益驚潰乘勢併力連破賊壘二十一座斃賊二千數百名胡文忠公奏言陳玉成率數萬衆併力上竄得此一戰賊氛已挫人心稍定

五月鮑公援黃梅獲勝復破大河鋪賊壘尋援十里鋪大勝

賊自渡河橋大挫後移營就險意在堅守伺隙十二日攻撲孔廣順王國才等營並攻黃梅縣城都興阿公檄鮑公取道濯港赴援獲勝是時黃梅之賊踞大河鋪爲巢穴進

營二三十里鮑公以五營及孔廣順王國才各營隨都興阿公悉力禦之十四日賊由大河鋪分竄十里鋪雙城驛鄭公塔官橋等處連犯廣濟窺武穴冀截我軍後路絕我糧道二十日都興阿公督軍攻大河鋪多隆阿公馬隊及黔勇由西路攻之毀賊四壘及賊回顧西路而鮑公已率營乘勢直入破其三壘兩路共斃賊千餘名擒獲無算二十六日賊再攻十里鋪都興阿公親督馬隊鮑公會同多隆阿公馳援內外夾攻賊大敗傷斃賊目多名二十八日復出隊戰於十里鋪自辰至午往來奔突斃賊無數是夜賊撤去東北十餘營退紮五祖山麓捷聞鮑公將士隨摺保獎者鄭陽和擢游擊陳德懋陶忠泰黃慶均擢守備並換花翎李德勝陳由立梁美材俱擢千總

六月鮑公擊賊於十里鋪連破之毀億生寺賊壘

先是宿太賊匪傾巢上犯南勇敗退黃州胡文忠公親赴黃州扼守賊疑我黃梅官軍分兵上援因圖乘虛偷襲於初一日由蘄廣分股萬餘人直撲黃梅十里鋪王國才等營鮑公隨都興阿公率馬步兵勇分路迎擊擒斬黃梅賊千餘名賊始敗退復糾集大股於廣濟內湖童司牌一帶

據險築壘伺我黃梅官軍後路二十四日都興阿公將五里涼亭孔廣順王國才各營移紮武穴龍坪濯港等處以資守禦卽以十里鋪億生寺各營爲前敵二十五日卯刻黃梅北山及大河鋪迤南一帶賊匪全數擁出直撲十里鋪官營多隆阿公以馬隊迎擊鮑公率營乘勝攻毀賊壘一座殺賊三百餘名二十六日賊又各路擁出漫山徧野鮑公與多隆阿公會商以一路兵勇大張旗鼓戰賊於十里鋪之北自率步軍同多隆阿公馬隊偃旗息鼓出其不意突攻億生寺西路賊壘賊知我軍注意於北而不虞西

路之猝至也相顧駭奔我軍拔椿越濠焚燬賊壘三座同時十里鋪賊亦被我軍衝突奔逃兩路計斃賊千餘生擒數十因暑熱收隊

七月鮑公擊剿黃蠟山等處賊巢大獲全勝踏賊壘四十八座

都興阿公之以十里鋪億生寺各營爲前敵也鮑公壁於億生寺西北正當賊衝維時王剛介國才由黃梅移營濯港爲賊所乘潰敗死之其餘諸軍亦多敗挫於是都興阿公多隆阿公商定撤回各軍與水師相依扼守恐鮑公梗

其議先撤各軍而後告鮑公同撤鮑公不從多隆阿公力勸之謂賊勢浩大各軍俱退而霆軍以五營孤立賊衝非計也鮑公力持不可謂行兵有進無退武漢三陷　國家費無限帑金竭兩年之力始能恢復今賊挾忿而來我扼要駐此一搖足賊將長驅直進武漢守備空虛立見土崩瓦解一不可也武漢不守賊必以一支擾湖南以搖楚師根本而逼兩粵之氣以一支擾四川完善之區而爭上游之勢四川兵寇民貧賊苟竄入將成不了之局二不可也湘軍之圖九江頓兵堅城久患情見勢絀皖賊上犯武漢

必分支以援九江援賊外逼城賊內突不特圍師功敗垂成即求保全軍旅而不可得三不可也水師之所以能力扼上游與九江圍師互爲聲援者恃我陸軍扼定前敵耳我若退軍水師必聞風驚潰又何能與之相依扼守四不可也楚境田禾青黃彌望若委之於敵賊得挾飽騰之勢以與上游官軍相持楚禍益無了日五不可也今賊勢蔓延數十里不如乘其聚此而破之使不敢再伺楚疆保全大局不少我軍雖僅五營頗爲賊所畏憚願爲公一戰破之公軍雖小挫而收合馬隊尙可得二百餘騎將來決戰

請公以馬隊布列陣後見我霆字營士卒有退後者即飛騎斬之前敵交鋒事公可不問也多隆阿公壯之因從其計時賊見鮑公壁不敢進悉就黃梅境上屯聚自億生寺連營至黃蠟山迤南深溝高壘意將持久以我老師初一日多隆阿公督馬隊鮑公率步隊並閱化勇分五路進攻黃蠟山等處賊巢賊見我軍遽至漫山徧野齊出抗拒鏖戰數時之久我軍鎗箭齊施殪其悍賊數十名賊敗歸各壘鮑公即率勇追殺分攻賊壘縱火延燒賊營賊狂奔我軍會合痛剿賊屍徧野鮑公令各軍立營造飯以息其力

仍傳令貟夜追勦士氣倍振賊勢披靡直至初一日未刻收隊先後踏毀黃蠟山甘家畈楓樹嶺張家塢蔡家城陳穀樓袁祚驛王家河等處賊壘四十八座斬賊五千餘溪水爲赤撲港淹斃者無算生擒長髮老賊七百餘及大小僞職百餘並斬之奪獲大小鎗礮六百餘旗幟器械山積救出裹脅難民數萬餘匪竄入山谷官文恭公胡文忠公奏言黃梅馬步各軍前次童司牌之戰及現在黃蠟山等處大獲全勝爲楚軍罕見之奇捷固由都興阿等調度得宜亦由將領奮勇圖功鮑超一員連日血戰率同親兵累

屍登壘身股受傷仍不少卻尤爲忠勇罕匹奏入奉

上諭此次黃梅官軍以少擊衆連獲大捷在事將弁兵勇均屬奮勇可嘉副將銜陝西參將鮑超連日血戰尤爲出力著以副將歸部儘先擬補並賞加總兵銜以示鼓勵其餘出力員弁兵勇仍著官文等酌量保奏候朕施恩先是鮑公自顧兵力太單勝負之機尚無把握將戰之前一日大饗將士令於衆曰我自統兵以來生死久已置之度外蓋旣以身許 國此身卽非我有今大敵當前衆寡懸殊婦孺皆知其不敵何肯令諸君以身嘗試顧楚省乃南北

關鍵雄據上游爲將來收復金陵之根本此地鄂之門戶若不力圖捍衞是我縱賊入室也身受 國恩每慽無可報稱明日決往破賊幸而克捷顧全大局不少否則身徇是役誓不與之俱生諸將士有願以死報 國者與吾共功名幸甚如不願者亦自任也請以巵酒誌別以表一時共事之雅諸將士皆慷慨激昂伏地叩頭誓以死自効雖下逮夫役無不踴躍用命者鮑公知士氣可用乃分飭五營將官俾各自指攻一壘鮑公指當中一最大堅壘自率親兵營任之申明軍法期在必克及戰與諸將同時並舉

諸將與各壘之賊十盪十決驟不得手軍士傷亡漸衆幾不能支親兵哨官余大勝請由賊牆礮穴梯扃而入鮑公壯之於是余大勝鼓勇先登鮑公率十餘壯士繼之立斬守壘悍賊數十名餘賊不敢格鬭悉奔聚壘心擁護賊酋鮑公令軍士暫勿搣壘心急將鮑字黑旗數十桿環而樹之時壘心賊尚數百人皆瞠視不敢動也俄而鮑公親兵畢登賊始拚死由壘後衝出鮑公揮隊乘之殲斃殆盡各營官正酣戰時瞥見中壘已樹我軍旗幟知主將已破堅壘而入一時愧憤所激各殊死戰亦先後攻破其壘軍聲

大振士氣倍增且戰且攻勢如破竹是役也以馬步四千
餘人當十數萬之賊當時莫不爲鮑公危而竟以一戰勝
之陳玉成隻身逃去於是上游蘄黃之賊聞風氣阻文忠
急督李公續賓舒保公等攻勦黃州馬家河等處踞賊連
勝之黃岡境內肅淸自鮑公改陸軍統將每率隊攻堅胡
文忠公嘗規戒之鮑公謂人曰胡公屢次戒我攻堅固知
愛我出於眞誠且不欲多傷士卒可謂仁人之用心矣顧
兵機臨敵制勝千變萬化豈能遇堅一槪不攻卽如此番
賊衆百倍於我堅壁不出以老我師是豈不攻所能使之

破敗耶第多傷士卒實堪痛惜所不愧於此心者當鋒破
交攻之際從未令諸君獨在前敵耳鮑公每戰必身先士
卒鱗傷徧體屢瀕於危愛公者嘗從容勸止鮑公曰爲將
之道首重刑賞而事非目覩終難信心若不親臨前敵督
戰第憑文報之粉飾鋪張以爲功罪而行賞罰何以服人
心而勵士氣捷聞後陣亡營官守備陶忠泰陳德懋哨官
千總何有貴外委易榮貴俱如例優卹厥後咸豐九年十
一月楚軍大舉規皖文忠致書曾文正公曰狗賊之善圍
官軍是其長技鮑春霆七年血戰億生寺六營一統將僅

餘一二人尚在其餘非捐軀卽成廢世間忠勇固推第一
然待其壘成以圖之實大喫虧之事又曰春霆之英鷙何
減迪菴迪菴失地勢五千人皆廢至億生寺之役一戰而
去二營官亦可一而不可再之事凡軍事顧一面則弱者
可守顧二面强者可戰顧三面强者僅可守顧四面則强
者亦難守春霆所處地勢可以四面受敵云云自上年文
忠保舉鮑公堪勝水陸總兵奉
上諭著交軍機處記名俟軍務完竣送部引見至是文忠
又奏言鮑超忠勇冠軍嚴申紀律自入戎行以來水陸數

百戰自本年正月迄今又大小數十戰先後踏毁賊壘約
八十餘座無不衝鋒陷陣身先士卒不避矢石以致迭受
重傷不便騎射其奮勇敢戰實爲東南數省不可多得之
將應懇
天恩將來免其考驗弓馬以示體恤而勵忠勇奏入得
旨如所請行
八月鮑公踏平黃梅後山等處賊壘
自胡文忠公督所部並李公續賓湘勇由上游蘄水蘄州
而達廣濟黃梅節節搜勦而敗賊麕聚於黃梅後山繞至

五里涼亭迤北一帶復新築三大壘以阻我師初四日更餘鮑公會同多隆阿公各挑馬步隊伍分三路潛進先襲燒其後山賊壘羣賊駭奔餘壘亦潰鮑公督營四路剿殺礮斃燒斃及圍逼擠河淹斃者無算復會馬軍連夜追剿沿途殺賊三千餘生擒百餘奪軍械無數天明追至桂家畈渡河橋復毁賊壘十餘座黃梅境內漸就肅清僅餘小池口僞城孤立無援文忠遂令楊公岳斌李公續賓移營進逼晝夜環攻於十五日克復於是全楚底定官文恭公等以捷聞得

旨出力員弁兵勇准其擇尤保奏

九月鮑公進軍安徽宿松太湖境內剿賊破之

李公孟羣援皖之師萬人至六安蘇家埠被捻匪圍營敗挫退守河西都興阿公因楚北肅清卽令鮑公率兵進攻太湖宿松以爲李軍聲援鮑公進兵紥營宿太境內二郞河時安慶桐城潛山來賊萬餘盤踞太湖分股竄至楓香驛涼亭河一帶距二郞河僅二十餘里十九日多隆阿公由宿松率馬隊會同鮑公軍至祝家塝一帶值賊匪緣山繞谷分路出撲我兵亦四路迎敵薩林祿昌率馬隊左右抄截殲斃騎馬賊多名鮑公揮軍繞谷追殺斃賊千餘生擒長髮老賊數十將涼亭河一帶賊壘十餘座全行平毁三更始收隊回營

十月鮑公駐軍二郞河

時李公孟羣之師退駐麻埠勝保及袁公甲三奏請湖北撥兵越境堵剿

廷旨飭湖北急撥兵勇越境迅赴麻埠援應合力進攻六安官文恭公胡文忠公奏言都興阿督率多隆阿鮑超馬步各營進剿宿太當皖省未經咨調以前深入皖境已兩

月矣兵勇較少於李孟羣所帶之數而桐舒望潛及安慶省城之賊又較强於六安一路之捻匪設將多隆阿鮑超調赴六安則安慶等處逆匪必乘間奪取宿太繞出六安之後皖省賊勢更熾貽誤非淺等語於是文忠等仍令鮑公節節進逼步步穩固力圖宿太等股

十一月鮑公進攻楓香驛界水河連破賊壘

太湖之賊麕聚於楓香驛等處築壘鮑公會同多隆阿公於十五日分隊迎剿賊勢披靡鮑公督營乘勝縱火焚燒賊壘十三座斃賊三千餘沿途追殺千餘名內有黃衣騎

馬賊五十六名奪獲馬匹礮械無數出力人員經官文恭
公等奏請獎勵有差

戊午咸豐八年

正月鮑公扼守二郎河

是時江南帥和春公張公國樑等圍逼金陵安慶蕪湖等處賊黨時往援應楊公岳斌李公續賓彭公玉麟自迭克湖口彭澤後合圍九江功在垂成北岸宿太馬步各軍且剿且守雖楚境幸臻安堵而皖逆出沒無常屢圖上犯都興阿公奉

廷旨催令迅殲宿太賊股以便水陸東下夾攻金陵而太湖賊於初二初二初七等日竄近蘄州邊界宿松賊竄近

荊橋奸漢坡等處築壘抗拒鮑公急欲率師進剿而都興阿公以二郎河地當衝要令鮑公按兵靜守尋經唐公訓方等擊退太湖竄賊多隆阿公亦獲勝於風火山桃花舖等處賊鋒稍斂陳玉成尋竄棊宅龍山都興阿公仍令鮑公穩守二郎河

二月鮑公移軍由西北迎剿

時皖賊偽城天豫陳玉成等大股上竄欲擾武漢以援九江楚省北岸邊界安仁河南陽河等處雖經唐公訓方等連報勝仗而蘄水蘄州警報疊至其打虎廠楊樹坳牛頭

衡等處在二郎河之西北數十百里爲蘄境門戶都興阿
公先後派富森保石清吉等馬步應援胡文忠公又添檄
鮑公星飛馳往會同唐公相機迎勦

三月鮑公上援麻城以數騎禦賊於黃土岡都司胡達死之

賊於皖省邊界經官軍力遏兇鋒陳玉成因句結捻首張
落刑龔瞎子等號稱十萬變計由豫省間道內犯十一日
竄陷麻城武漢戒嚴胡文忠公檄舒保公李公續宜等分
投勦守並檄鮑公率五營兼程上援二十七日軍至麻城
所屬之黃土岡鮑公親率數騎離大營十數里相度地勢

忽遇賊股二千餘人鮑公不爲動賊全隊來乘鮑公即揮
隨騎布小陣禦之哨官都司胡達單騎直前摟鋒落馬鮑
公憤失愛將怒馬策應苦滑馬躓賊矛環擬鮑公勢危甚
守備張聯升急揮佩刀連斫賊矛如斷蔗都司劉車龍亦
勒馬衝賊賊辟易仍作四面包圍之勢而來鮑公詭作揮
伏狀賊素憚鮑公疑中計相顧驚愕鋒稍斂鮑公乘勢與
原部數騎揚鞭回營賊但呼活妖可惜不敢追也胡達尋
優卹如例鮑公跌馬時兩腰受矛傷頗重

五月克復黃安麻城二縣鮑公會軍追勦連殲賊於黃土岡
玉屏港等處

賊自陷麻城後尋有另股竄陷黃安先是李公續賓楊公
岳斌等水陸各軍於上月初六日克復九江及是李公率
師渡江上援黃安會同舒保公馬隊於初二日克其城麻
城之賊因於初四日夜遁鮑公即親率馬步同李公續宜
日夜窮追沿途斃賊千餘又六十里至黃土岡賊飢困不
能行顛仆於道者馬隊踏屍而過步兵就而戮之又四十
里至玉屏港殺賊千餘尋追至豫省之兩路口草鞋店沿
途勦斃計賊三千餘捷聞奉

上諭浙江布政使李續賓道員李續宜副將鮑超勦辦甚
屬妥速著李續賓等乘勝追勦節節掃蕩以期肅清皖豫
所有此次克復縣城及追勦出力員弁兵勇著官文等擇
尤保奏

六月鮑公會師進規太湖

安麻既克楚彊邊患稍舒胡文忠公等因籌乘勝進勦皖
豫先清江北爲直擣金陵之計奏令李公孟羣赴廬州楊
公岳斌水師由九江直下安慶李公續賓由英霍進而鮑
公與多隆阿公隨都興阿公率營東下進規太湖

八月鮑公補授湖南綏靖鎮總兵會克太湖縣城尋破平石牌雷公埠等處賊壘

皖賊麕聚太湖嬰城固守加增城牆城外濬濠築壘壘外築卡又於去城數十里之楓香鋪小池驛黃泥港各處修築大壘鑄礮聚糧布置嚴密上月二十八日都興阿公派多隆阿公率制城賊李公續賓飭趙克彰分路攻東岸卡壘都興阿公督親兵及湘中湘石等營分路攻城未得手初一二等日飭石清吉等營進紥城南李公率各營偪城之東西北三面駐紥初六初九等日李續燾等先後攻毀楓香鋪小池驛賊壘初十日石清吉黃勝日等平毀東山頭南首新壘十二十三等日各營迭次出隊誘賊出戰賊匿不出十六日鮑公與多隆阿公將大礮密運山頭先轟東山迤南賊壘賊專防前面不料大隊由山後抄襲紛紛墜濠官軍前後兜殺殆盡乘勝分攻東岸浮橋河西賊壘馬步夾攻賊潰敗東山門城賊出援經石清吉截擊殺賊甚多鮑公復率營攻東山頭第一大壘賊四面固守鮑公令軍士搬運柴薪木板堆積壘邊諸勇奮力肩累而上盡殪壘賊無一得脫中有黃袍賊目十餘人偽印纍纍奪獲

鎗礮等件無算時李公續賓致鮑公書云今日之仗賴麾下雄略制勝彌深欽佩現計賊勢已孤賊膽已寒恐其夜間遁走弟已令各營暫時收隊仍各派三成隊伍於夜間往潛山及黃泥港兩路巡哨埋伏俟其遁時截擊如城賊不遁十七早仍出隊攻之鮑公以賊既勢孤膽寒利在速攻即刻復率隊進攻第二壘商令周寬世等進攻第三壘都興阿公親督石清吉等分段攻城二更時火箭射入城中燃燒藥局煙燄噴烈西北二面各勇奮呼登城賊由東南兩門突圍逃竄二壘之賊亦拚命衝出各營弁勇與多隆阿公馬隊分途追殺五十餘里計共斃賊五六千名遂將太湖縣城收復都興阿公以捷聞奉

上諭仍著該將軍等督率諸軍將竄屯石牌及潛山縣賊節節掃蕩並分兵下趨舒桐赴援廬州所有尤為出力之副都統多隆阿新授湖南綏靖鎮總兵鮑超均著交部從優議敘是役也自鮑公與多隆阿公外復隨摺保獎湘楚及馬隊各營哨都司吳明亮等八員有差陣亡五品花翎馬甲德貴等四十一人俱優卹如例其餘出力文武員弁及陣亡兵勇俱奉

旨査明分別獎卹太湖旣克李公續賓於十八日飭趙克彰李續燾分紮小池驛黃泥港二十一日進攻潛山縣城毁賊壘七座逼城緣登爲礮石所阻是夜賊遁走馬步追擊斃四五千名都興阿公令多隆阿公進駐蠟樹柯令鮑公進駐李家店自率各營進茶鋪嶺以圖石牌二十三四等日我軍營盤未定賊屢次來撲均經擊退二十五日鮑公進攻下石牌雷公埠等處賊壘多隆阿公進攻上石牌西北岸賊壘都興阿公率親兵馬隊出中路策應賊見大兵分至力圖抵禦鮑公力攻雷公埠賊壘拔樁越濠抛擲火罐壘中火起鮑公指揮各勇奮躍入圍殲賊淨盡時多隆阿公亦攻破上石牌西北賊壘於是餘壘之賊皆驚竄覓渡各勇分途截殺並鳧水奪獲礮船截斷浮橋賊溺斃者無算其鎭中屋內之賊先逃過東岸者又經馬隊繞渡抄擊步隊各營遂乘勝過河分攻東岸各壘賊紛紛奔竄馬隊追殺四十餘里屍骸徧地生擒四百餘名石牌上下兩鎭賊壘一律踏平捷聞奉

上諭著都興阿卽聯絡水師進攻安慶並力攜桐城迅殄賊氛此次出力文武員弁著官文等覈實保奏陣亡外委張得金劉寶賢把總熊士正著各照本職從優議卹鮑公自改陸軍曾文正公從未專函通問至是始由江西行營致書云足下數年以來水陸數百戰開府作鎭　國家酬獎之典亦可謂至優極渥指日榮晉提軍勳位並隆務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獨諉常常記此二字則長履大任福祚無量矣

九月鮑公隨都興阿公進規安慶省城獨攻集賢關破之會師力戰平毁附城賊壘

都興阿公督軍由石牌東剿安慶派鮑公與多隆阿公爲前敵由清河三橋鎭進兵齊會大橋頭是處踞賊築壘山旁及橋南一帶以拒官軍進剿之路乘我軍初至蜂擁出敵經我軍馬步擊敗之前去二十五里有集賢關賊踞關守險多隆阿公帶隊由總鋪繞攻關內賊壘鮑公率各營由團山徑趨集賢關參將石清吉率三營暨各馬隊兩路援應鮑公至集賢關守關賊匪奮力抵禦鮑公見關內賊壘經多隆阿公攻破卽督飭各營乘勝猛攻遂破其關潰賊沿山繞谷復被鮑公剿殺千餘名擒斬逆首陳飛熊鮑

公遂率營進紮集賢關分紮十里鋪一帶初七日安慶城賊乘鮑公築營未竣由北門數路來撲正值多隆阿公帶馬隊前往因分途衝擊射斃騎賊數名餘始挫退初八日都興阿公與楊公岳斌商派礮船分路入湖三面轟擊牽制城賊初九日鮑公與多隆阿公率勇分攻城邊賊壘先令張萬祿石清吉等馬步隊列陣分防東西兩門援賊巴依爾呼蘭馬隊中路策應而城邊賊壘極高堅火器難施壘外濠深兩丈密布樁籤濠外復有溪池護繞鮑公與多隆阿公各督勁旅晁溪越籤拔樁入濠鑿級而上賊抵死

抗拒我軍奮勇爭先各壘賊皆驚懼鮑公揮令各勇分路齊登直突橫衝巷戰亘久賊屍枕藉其竄踞屋中者鮑公令軍士揭椽掀瓦搜斬無遺北門城邊大壘四座同時平毀復乘勝攻破東西山灣小壘五座其城賊由東西兩門出援數次均經張萬祿等馬步隊擊退是役共殺賊五千有奇奪獲大礮七十三尊大小擡鎗九百餘件生擒長髮賊五百二名官文恭公都興阿公楊公同奏言該逆悉踞堅城又多積聚其黨集城中者率皆强悍兇逆而下游外來援賊復逼近樅陽一帶官兵內攻堅城外勦强援此次逼城一戰即平九壘皆由多隆阿鮑超督飭有方官兵十分奮勇臣都興阿當飭多隆阿鮑超等即於近城處修營開濠力圖逼攻奏入奉

上諭著官文等即飭在事文武認眞攻勦迅復堅城所有出力員弁著官文等查明保奏及十二日楊公督水師攻毀樅陽賊壘復奉

上諭著都興阿等嚴督水陸各軍乘勝進逼迅拔堅城合兵東下毋稍延緩

十月鮑公以地道轟安慶城不果回軍扼駐二郎河迎擊上犯之賊勝之

鮑公與多隆阿公逼攻安慶不克因開挖地道潛運火藥其中定期五日內轟城而三河之警報倏至先是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公續賓於上月連克舒城桐城廬州復陷李公率師至三河鎮聲威甚壯而逆首陳玉成率大股逆衆由和州江浦上竄抄繞官軍後路迎拒李公之師即以解安慶城圍十一日連營圍李公於三河官軍萬餘人俱覆李公死之舒桐守兵亦相繼潰挫都興阿公奏言臣分軍力攻安慶城悍賊甚多晝夜撲出官軍時時接仗現

在多隆阿鮑超各營與賊相持晝夜血戰不能稍鬆等語尋奉二十四日

寄諭都興阿現在圍逼安慶官軍腹背受敵亟宜飭令多隆阿鮑超力籌攻勦以遏賊衝都興阿公又奏言自克復太湖石牌以來幸得連次血戰圍攻安慶現在舒桐頓挫安慶腹背受敵勢甚危急各營糧路難通本應靜鎮待援惟李續賓所部南勇全數潰退楚省兵勇無多因會商多隆阿鮑超等設法撤圍趕緊繞至太潛一帶迎頭截勦尚可望有轉機官文恭公亦以安慶圍攻之師宜暫撤以保

銳氣飛咨都興阿公飭令鮑公與多隆阿公由石牌宿松撤退以牽賊勢而固楚疆鮑公自聞三河之警即謂眾曰李公軍覆賊勢方張豈惟斷我糧道必且上竄武漢我軍縱得此城焉能爲守曷且旋軍鄂境再圖後舉眾因地道已成猶豫未決都興阿公獨韙其言遂奏請撤圍議既定鮑公乘夜拔營倍道前馳多隆阿公以馬隊殿後時潛山各營已退多隆阿公迎擊賊於黃泥港敗之二十五日鮑公至二郎河駐紮營壘未立而賊已由舒桐潛太接踵來逼鮑公督勇迎擊大敗之賊乃退就花涼亭荊橋一帶聯營數十里

十一月鮑公擊賊於花涼亭等處大破之

花涼亭荊橋之賊號稱五十萬實亦近二十萬鮑公二郎河之營與多隆阿公宿松之營相隔三十餘里中間以馬隊往來梭巡聯絡鮑公念賊壘偪近各路官營不戰必致坐困適多隆阿公探知荊橋賊勢稍緩於初六日晚間率營銜枚疾進馳至二郎河會合鮑公營分道進勦花涼亭一路部署甫定賊巳抽派悍黨列陣前敵賊壘之外分布數十層緜亙二十餘里蜂擁來撲而各壘中之賊仍堅守

不動賊計勝則直呑我二郎河營敗則循各壘夾縫退回戰守相護以老我師鮑公於陣賊猛撲時令各營堅持勿動既見賊氣漸疲揮軍迎前直突多隆阿公馬隊亦分途鏖擊賊勢不支敗回各壘夾縫鮑公督軍緊躡其後直貫而入四面鎗礮如雨我軍決不返顧衝過壘壘之後敗賊不及歸壘壘賊不敢出救鮑公急令縱火燒燬後路賊壘及賊踞村莊數十處殲斃賊匪甚夥初鮑公恐鏖戰過久衝過賊壘太遠營中送食役夫不免迷於所向且恐賊見我軍無後繼傾壘齊出圍裹我師因預留勇丁一哨逼前

敵賊壘而陣待送食役夫至指示官軍去向卽以備犄角之勢及我軍焚燒後路賊壘賊館前敵壘賊回顧火光燭天正驚悸間適送食役夫至哨勇因搖旗吶喊壘賊駭爲奇兵來也遂盡棄其壘四散奔逃鮑公揮令各營乘勝勦殺各役夫亦持擔杖撻賊馬步逐北數十里將花涼亭一帶賊壘全行踏平擒斬僞成天侯韋廣新以下大小頭目三百餘名餘賊數千解散脅從數萬捷聞奉

旨交部從優議敘時都興阿公奏言安慶各營撤至宿松賊卽隨後大至其勢甚衆前敵官軍兩路分紮實形單薄

前自李續賓三河失利卽經催調援兵舒保馬隊由武昌起程至今半月有餘尚未趕到臣所部僅霆字等十餘營步隊實屬不敷堵勦

十二月鮑公扼駐二郎河

都興阿公飭湖北調來之劉連陞等八營扼紮宿松而移石清吉飛虎三營楊朝林精選前營紮二十五里墩宿松兵力較厚而二郎河要隘只鮑公五營扼守賊懾於前次之戰不敢來逼時曾文正公致官文恭公書云旬日累接潯湖來信知都鮑總獲大捷陳逆不敢上犯大局危而復安尋覆胡文忠公書云聞都鮑近有三路進勦之說此時祇可自守難期進取尚祈嚴緘止之

己未咸豐九年

正月鮑公進圍太湖

時分茅嶺之賊退至石牌蓮花塘楓香驛餘賊退至太湖等處增壘抗拒都興阿公以腰疾請假調理並奏請將所帶兵勇悉交多隆阿公統帶移營前進鮑公亦率所部逼太湖而壘自三河軍覆胡文忠公即馳抵黃州整理傷敗各營至是

廷旨以太湖軍務重大調度須人飭令將進止機宜就近妥爲籌畫文忠乃將黃州各營之精實者二千餘人調赴

太湖於是太湖之師多隆阿公馬步五千餘人唐公訓方蔣公凝學各數千人鮑公所部仍五營三千餘人而已都興阿公之引疾也論者疑爲因多隆阿公驕縱不受約束鬱鬱而爲此故奏請將現派各軍概歸統帶而文忠復奏令鮑公之軍及多唐蔣三軍均仍歸都興阿公調遣又以太湖石牌之賊閉匿城中堅不出戰賊之狡計欲以堅城挫傷士卒而轉於空虛不備之處乘間投隙狡焉思逞賊已據城設守必非近月所能奏功英山羅田現有警報應俟邊防穩固上游無虞始可遣將抽兵分途進剿又聞陳

玉成將以大股來援太湖因致鮑公書云此時大計應斂兵自固靜以待動不必攻城攻壘聯絡軍營以待援賊之自至審機審勢以求大戰若孟浪輕率恐必誤事也乞戒諭各營勉力自愛莫直逼城下致使不得施展莫立意攻堅損士卒銳氣賊計在包抄我軍須防其後又致唐蔣兩公書畧云古今兵事有戰法無攻法惟近年之官軍異是幸乞以此戒約如有强兄攻堅者卽錄此以憑稟報以憑奏報自經文忠力戒攻堅故鮑公雖奮勇圖功只成守局然自此以後數月只鮑公與多隆阿公兩軍逼太湖而壘唐蔣之軍俱駐太湖迤南之荊橋爲後路援應

四月鮑公圍攻太湖

時勝保奏請飭楚師力攻舒桐安慶使撤回逆援奉寄諭上年李續賓一軍以深入無援坐失名將今議會剿勝保當先與官文胡林翼審酌機宜固不可畫疆自守亦不可輕進貪功胡文忠公奏言太湖馬步各軍仰攻未能城池未復征皖之師孤軍未可深入等語文忠又以勝保之請楚軍會剿意在楚軍統帥從此均歸其調遣因會同官文恭公奏言都興阿義烈本於天性楊岳斌智勇兼備

秉性亦甚剛嚴該將軍提督之威望已隆忠勇素著非他人所能指揮亦不煩他人之督責多隆阿鮑超之驍勇冠軍李續宜唐訓方之質實不欺臣等共事最久誠信相孚必可得其心力設異日出省遠剿驟歸他人節制恐心志不能齊一性情未必相投且皖軍鄉土不同人心各異若與楚師合併軍情必多疑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各剿各路以專責成奏入報

聞於是文忠專意布置楚皖之交又因偽翼王石達開竄湖南議分湖北馬步數千交舒保公及李公續宜往援永

寶以固上游根本湖北兵力頓薄不宜併力太湖一隅致兵勢偏注於下遂令鮑公與多隆阿公仍扼守太湖以待賊情之動定不必急於奏功其時文忠致鮑公書有云近日湖南軍情尙緊下游未能尅期並進應以操練盡善訪舉勇敢爲異日進剿之計茲從京中帶來高麗蔘半斤專弁奉上以資調理

八月鮑公嚴守太湖營壘官軍攻石牌鎭偽城克之

都興阿公引疾後遂回荊州將軍本任多隆阿公時官記名副都統會經奏派總統前敵鮑公雖別將而戰守機宜因以不能自主故數月以來一無戰事如二月十八日蠟樹柯茶婆嶺三月二十五日龍山宮迭次小戰鮑公皆不與而石牌鎭偽城者乃賊所恃以阻我軍入皖之路與太湖城內之賊互相援應兼通賊糧火藥是以我軍屢攻太湖未能得手至是多隆阿公於二十六日率所部參將雷正綰楊朝林等數千人馳抵石牌於二十八日攻克之多隆阿公之出隊並未告知鮑公而鮑公以三千人之軍孤立太湖城外賊亦怯於積威不敢出犯

九月楚軍分路規皖鮑公仍由潛太進軍

先是官文恭公胡文忠公以湖南之賊將竄入蜀奏請曾文正公帶兵赴夔州扼守已而江西肅清官軍大捷於寶慶石達開竄廣西文正奉

旨暫駐湖北調回湖南援軍分路進剿皖省其覆劉公蓉書有云俟與官帥商仍當從胡李多鮑諸公之後共圖皖中更事日多斯不敢爲天下先耳於是會籌四路進兵之策第一路由宿松石牌以規安慶文正自任之第二路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鮑公與多隆阿公任之第三路由英山以攻舒城文忠任之第四路由商城固始以規廬州李

公續宜任之然文忠牽於吏事餉事李公自湖南凱旋後又因母病暫留故所籌四路卒未能同時並舉而鮑公所當潛太一路則深入皖境頓兵堅城已十閱月矣鮑公自守圍太湖以來嘗於營外擇地逐日抽練戰陣技擊之法并暗度太湖城壕丈尺纍土石負之令軍士操習踰濠[illegible]堞及聲擊進退節度又時派隊驚城使賊不得安息以為疲敵之計至是文忠覆鮑公書謂再誘之出戰大挫其鋒則將不攻自破時鮑公見太城賊勢漸蹙克復後宜分軍乘勝急圖安慶預請於文忠願以自任以伸從前未竟之

志文忠覆書云由石牌攻安慶一路滁帥之軍可任之而克復之功仍當歸老弟與多都護兩軍前此血戰事業垂成滁帥與兄斷不欲居良將之功以為已力此次成師而出必須一氣呵成必待布置周密步驟井然方可鼓行而前幸毋過於急性也

十月鮑公移營合太湖之圍

先是太湖圍師只頓兵一面至是鮑公營移東湘營移北乃成合圍之勢

十一月鮑公赴宿松會文正公營尋回太湖

初一日以後鮑公商同唐公訓方乘夜環攻數四不息胡文忠公恐久攻無益因函令毋爭克復之遲速但防城賊乘夜竄出時鮑公母鄧太夫人患病甚重召之歸省鮑公乞假於文忠及曾文正公情詞迫切文正令其至宿松營次勸慰再三忽報援賊將至鮑公不得已遂於十七日馳回太湖

十二月鮑公移紮小池驛擊退援營之賊尋出隊會攻地靈港賊壘破之賊遂環圍鮑公營壘

石牌既克我軍卽設計力攻太湖而賊恃其城堅糧足死

守待援逆首陳玉成嘯聚廬州定遠舒城桐城潛山廬江三河浦口六合各路髮捻眾號數十萬來援上月分股撲距太湖數十里之天堂及槎水畈等處經防軍余際昌等先後擊退至是以大股分三路齊逼太湖先是胡文忠公從多隆阿公之議抽撥太湖圍師迎擊援賊然原議以多隆阿公與蔣公凝學備剿援賊以鮑公與唐公訓方專制城賊而固楚疆及是月十五日援賊已近多隆阿公忽與蔣公商定移鮑公之營於潛山小池驛以當前敵鮑公顧念大局卽從之十六日移營多隆阿公自以其軍駐新倉

以蔣公駐龍家涼亭時賊已漫山徧野循潛山城西太湖城東傍山爲營均逼小池驛衺斜三十餘里作壘百餘座二十一日以大股圍撲鮑公之營日夜不息多隆阿公按兵不動鮑公督將士獨力擊卻之二十二日鮑公復與多隆阿公商議分路進兵攻剿地靈港東西兩岸賊壘辰刻我軍布置甫定賊衆排列隊伍直前迎拒多隆阿公以東中兩路馬步直趨地靈港而以西路一軍分繞賊壘之後夾擊之賊悉衆抗拒協領西林布中鎗陣亡鮑公急揮兵勇奮力衝擊將東岸賊壘十一座全數踏平斬悍賊無算

其西岸賊壘亦經鮑公步營會同協領喀爾庫馬隊連踏數座斃賊甚夥逆衆往山潰逃我軍且追且殺喀爾庫遇伏陣亡是日鏖戰五時之久斃賊六七千生擒數十官軍焚賊壘而不忍延燒民房不知伏賊預藏村落之中我軍深入爲賊所包抄自巳至酉血戰縱橫再接再厲賊始敗退我軍整隊回營多隆阿公軍馬步陣亡數百人鮑公軍士亦有傷亡官文恭公等奏言陳玉成踞潛太狡悍異常我軍以少克衆實由將士齊心用命得以奮力擊退關係東征大局良非淺鮮奏入奉

上諭此次粵匪陳玉成句串捻逆由江浦廬州等處上犯太湖經鮑超多隆阿蔣凝學各軍分路迎擊踏平賊壘大獲勝仗所有各營出力將士著准其彙案擇尤保奏自有二十二日之戰玉成益憤力圖報復專趨注於小池驛聯營百餘里步步逼近壓鮑公之營而壘其近者至於謦咳相聞而鮑公不爲動左營參將蘇文彪後營參將段福尤當賊壘之衝二十四至二十八九等日賊以悍黨日夜環攻士卒多有傷痍者鮑公惟撫以忠義志氣彌厲自誓不退一步不棄一壘文忠致鮑公書有云弟以三千餘人當

援賊五六萬之衝尚能穩紮穩打想見忠肝義膽辟易萬人士卒亦皆用命可敬可愛堅守十日山內各軍約會夾攻弟犄其前兄掎其背可破滅此賊得鼠輩而甘心刻下總須堅忍以待切勿輕於出隊

霆軍紀略卷二終

霆軍紀略卷三

銅梁陳[illegible]五編輯
門人王瀣仝校字

庚申咸豐十年

正月鮑公會攻援賊大破之於小池驛克復太湖縣城遂復潛山縣城

曾文正公自奏定四路規皖後於上年十一月帶步隊二十營馬隊一營進駐宿松及見鮑公之軍調赴小池驛恐太湖兵單圍解大局可虞而迎擊之師尤慮腹背受敵因

於十二月二十日抽派宿松十營交副將朱品隆主事李榕馳赴太湖與唐公訓方合軍駐於城之西北南三面尋因鮑公營壘危急加撥護軍三千人並馬隊一營馳赴太湖而抽唐公一軍赴援小池驛又調喻吉三凌蔭庭各營赴羅溪河至是見鮑公餉道不通又抽調太湖七營派品隆馳赴新倉以資援勦胡文忠公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飛調麻羅防兵赴新倉會靖毅貞幹及趙克彰等營赴太湖多隆阿公於二十九日督隊爲鮑公護運三十日派參將楊朝林駐鮑公左營之壘移左營於中營養傷至是月初六日唐公移營於鮑公及蔣公凝學兩軍之中以資聯絡而通餉道多隆阿公亦派參將王可陞駐鮑公左營之旁而令左營仍駐原壘馬步各軍岔與賊戰王可陞之壘即日而成唐公之壘未成而賊已進逼遂挫退三營全陷於是合紮新倉鮑公之營復被賊圍裹鮑公督令各營堅守不動於初十夜三更出隊擊退唐營舊壘之賊多隆阿公於十二日復抽派所部兩營駐小池驛之南維時文忠所調金國琛余際昌等軍共二十五營已陸續由後山繞至水吼嶺仰天菴高橫嶺乘高擣賊之背而連次

接仗均未能大挫賊鋒以故陳玉成仍得專注小池驛十二日以後鮑公遂與各軍訂期夾擊密約小池驛三次排鎗爲號山內諸軍亦三次應之而皆爲風雨所阻賊亦乘陰霧四塞潛移其壘於羅山衝白沙畈一帶冀與太湖城賊勾通分股繞犯牽綴我軍我軍因卽雨雪之中得從容會商分撥各路以大圍包裹援賊復以伏兵橫截城賊二十五日黎明會齊鮑公親率五營空壁而出直薄賊營各壘之賊皆出救圍我軍數匝鮑公爲方陣施放連環鎗賊不敢逼多隆阿公令蔣軍橫截之唐軍尾抄之朱軍扼之

於右而自率馬步從中路殺入賊遂大敗擒斬數千是夜鮑公與多隆阿公籌分東西中三路乘勝急攻之策二十六日仍黎明出隊東路小池驛之賊分作四路抗拒約數萬人而田壠中大股尤多鮑公親督鄭陽和蘇文彪余大勝易昌煥黃慶段福陳由立宋國永劉車龍等由東路左面擊田壠之賊朱希廣趙克彰繼之正鏖戰間唐公訓方在東路之右見左面賊衆且悍而鮑公獨當其衝又撥四營來助我軍勇氣益奮聲震山谷賊遂回奔時西路之賊進攻羅山衝外賊壘而山賊齊出勢甚悍多隆阿公因督

中西兩路兵併力攻山衝外衝內兩面夾擊賊屍盈溝谷唐公見鮑公之軍既勝亦親率各營由東路右面斜截西來鮑公揮軍左衝右突賊益狂竄於是我軍合東西中三路一齊追殺乘勝合攻賊壘值東南風緊火箭火彈觸處即燃頃刻賊棚賊館延燒七八里燎及山腰煙燄蔽天樹焦山赤大小賊壘一百數十座頃刻剷平棚館數百無一存者斃賊約七八千生擒數百奪獲軍械無數解散脅從數萬人鮑公所部獨獲大礮二十四尊二千五百觔夷礮一尊遠鎗小鎗千餘桿山內之軍金國琛余際昌等是日

依約由飯皮尖廣福寨高橫嶺三路齊進至銀硃塔王家牌樓等處其時山外各軍正在得手賊沿山內竄而不虞我軍又由山內突出奮力夾攻賊前後受敵亦遂敗竄殲斃三千餘名太湖城內之賊因援賊大敗即日宵遁小池太湖餘賊竄入潛山城者萬數千人多隆阿公商令鮑公及唐公等營搜捕各山匿賊而自率馬步同蔣公等乘賊驚魂未定往攻潛山立克其城鮑公逐北至羅山衝又獲大勝擒斬甚多官文恭公胡文忠公曾文正公同奏言是役也斃賊二萬餘人爲軍興以來僅見之大戰非鮑超以

三千餘人獨禦前敵傷亡千餘猶復血戰兼旬不卻一步不失一壘則應援各師必有緩不濟急之勢鮑超勇摯堅強力遏兇鋒惟係二品大員未敢擅擬請奬等語并隨摺保奬霆軍營官四人奉

上諭逆首陳玉成率黨力援太湖副都統多隆阿總兵鮑超等親督各軍分路鏖戰殺賊約二萬餘名平賊壘百數十座焚賊棚館數百處克復太湖縣城實足以寒賊膽而快人心官文胡林翼曾國藩督軍進剿調度有方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總兵鮑超著賞加提督銜宋國永譜侯補

副將後以總兵簡用蘇文彪著以副將儘先補用並賞給確勇巴圖魯名號鄭陽和著以副將儘先補用並賞加總兵銜段福著以副將儘先補用並賞給勁勇巴圖魯名號陣亡員弁俱優卹如例其餘出力人員擇尤保獎當賊之斷鮑公糧道也攻營益力鎗礮子密於雨點洞穿左壘稠帳如蜂房時或傷鮑公左右鮑公神色自如鎮之以靜入夜則兵營賊營俱停刁斗燈火無光狗逆之營去我軍最近一日賊乘夜運米以濟狗逆誤送至鮑公前營隔壕偵問此英王營盤乎適鮑公正巡營命門者佯應之並授軍

士祕計而親出審視昏黑中數百囊擔充塞壕外如法抽驗果皆米也命運入營中係累其負米役夫而將護運之眞賊隨入隨殺之甫及半壕外賊疑懼不敢入將餘米轉送至鮑公左營已而又送至右營俱悄問如前軍士亦如前處之運米賊數百人無得脫者共得米三百二十餘石鮑公正苦糧道不通圍困饑迫之中忽得此意外接濟衆以爲天授而士心益固矣方送米賊之隔壕悄問也適後營守者報賊酋乞降請鮑公親往開示鮑公命營官某詭稱主將代往而自赴前營應付收米事及某與降賊語甫數言賊曰若非鮑公也氣魄不類必鮑公親來始輸情收米計定鮑公乃親至後營立壘上呼降賊與語降賊伏鹿角外一聞其聲卽驚曰此眞鮑公矣鮑公曰汝何降爲曰久服公威信欲降無緣今賊且就殲不降何待鮑公曰賊數共若干曰五十萬鮑公曰以吾觀之不過二十萬耳汝知吾兵若干曰五營三千餘人耳鮑公曰衆寡懸殊謂賊必滅何也曰昨者除夕賊聞公營爆竹聲疑公出隊來刼各賊營竟夕驚惶天明始定賊雖多畏公如虎破滅可立而待又曰我有衆三千欲盡降則恐以聲勢貽誤鮑公曰

降否聽汝人數多寡亦聽汝越日果以三百餘人來降正月初十日文忠致密函於鮑公曰如力實不能支尚欲全軍以待大舉救得人才不怕賊子不死於老弟之手此事暫不可宣萬一到緊急無可如何之時則新倉荆橋均是退步有過兄一人任之兄爲管理軍事之人以保全軍旅爲主斷不忍諉過於人也鮑公覆書云狗逆雖悍技只此耳因大雨兼旬未能出戰遂使賊得暫延殘喘三五日內天色晴霽保爲公破之何事先自倉皇預籌退步耶文忠壯其言援賊未至以前文忠致書曾文正公有云此間不

愛唐蔣之軍而深慮春霆愛春霆也春霆似孟施舍詢以軍事斷不告饒加以激厲轉成憤氣宜委曲而暗中保全之若援賊眞從太湖一路而來則必先全春霆一軍乃能得手是時多隆阿公尚未移鮑公之營於小池驛而文忠已慮之如此及移營被圍致多隆阿公書云霆營當延山逼壘日夜攻擊之衝其苦況可危其愚忠可念左營營官鄭陽和敢戰之將受傷至於再至於三機智則未樸勇則眞又致鮑公書云老弟孤忠貫日月義氣薄雲霄可感可敬老弟與鄭陽和應特疏薦舉卽各營將士應均加獎也

兄已函託義渠幫助老弟此次援賊必須盡殺多殺殺退之後當使老弟獨領一軍獨當一面也又云左營受七晝夜鎗礮之衝其堅苦屹立勢如撼山尤可想見其營帳軍裝已飭武穴轉運局趕緊解送卽可專勇迎提又函云唐軍挫退無刻不懷念弟營每得弟一函展視再三而私心稍慰如懸旌在空風過略定鎗礮對擊山坳賊不敢近深以爲慰此後約會出隊切勿專顧賊壘酣戰而前須防村館悍賊沿山四出我能以抄後見功則賊無所施其技矣及聞鮑公餉道有失連與別將書云霆營餉道梗塞心以爲危或山內各軍速出高橫嶺并力破賊尚可救也又云連日以鮑軍孤懸爲慮幾乎寢食均廢又云鮑營甚苦羅溪河等處暫不必分心急謀大捷以救春霆又云救鮑打狗進兵宜速宜併力後致曾文正公書云昨日尚深以鮑軍爲慮夜間得唐鮑來信餉道尚通卽夜躍起致鮑公書云十三夜三更出隊擊退唐營舊壘之賊想見調度有方撫循得法士卒忠義感憤之氣愈苦愈堅鄙人何德不知所報願弟代致私忱爲幸兄已備米一千石錢二千串作賞交武穴吉水溝局員矣又致浙撫羅公遵殿書云小池

霆營被賊三面圍攻兩旬有餘多唐蔣各軍皆氣沮志怯形隔勢阻不能救等語想見文忠顧全大局救護良將一腔熱血流溢於楮墨間其調處鮑公與多隆阿公尤爲苦心善術委曲求全文忠嘗謂多隆阿公是功名之士驍果之人總不脫一矜字又謂其意忌情深忮心尤甚又謂其勇而忮是戰將之才非統將之才自圖攻太湖既久多隆阿公屢以權分勢均調度不靈爲言已而稱傷病舉發又値鮑公請假省親文忠恐將帥不和事權不一致蹈唐代九節度覆轍而多隆阿公臨陣機智過人且自都興阿公

引疾後曾奏派總統前敵於是文忠商之文恭文正專牘委任將鮑唐蔣三軍並李公續宜均歸其節制調遣文正覆書力爭之謂近年鮑之戰功比多更偉其高亢亦自有挾而然即令出迪菴下尚非所願況多乎強之使歸愈激之攜貳也多公善戰而頗難相處其才似宜將少不宜過多且二公正以彼此爭勝爭强故各自力戰不肯落人後若鮑歸多統則多之意滿而鮑之興沮彼此皆無爭勝之心甚非利也只如昨日尊處婉勸之函便到恰好地位不必再發公牘國藩今日覆鮑唐各一函亦勸其凡事推多

都護主持委蛇聽從同進同退尙祈鴻裁酌奪毋遽生波折爲荷文忠復致文正書云一事權之意虛且暫局也專責成之意實否則馬隊不救步兵畢竟是步兵喫虧耳丈肯林翼萬不敢違然此事竟未能恪遵不失中有苦心也鮑唐於打援賊後均可獨當一面文正覆書云步兵不可無馬隊此多公所挾以傲迪菴者若春霆億生寺之戰多之馬隊並未在場事固難以一概論也文忠亦恐未嘗運致書各帥云臨陣機宜禮堂兄所能獨斷各營將士恪遵調遣斷無貽誤又云太湖機宜惟靠禮堂兄商同諸位一力肩承相度布置禮堂多隆阿公字也其與鮑公函論兵事不日候滌帥酌示即日有兄主持蓋恐歸多節制之說鮑公尤難於遵從故爲此調停之計而鮑公體諒文忠苦心一意顧全大局進止一聽多隆阿公文忠慰甚致書有云吾弟忠心義膽兄所素知乃戎行閱歷馴至於優容大度愼密小心學問進境亦如是之速喜可知也而文忠終有慮於多隆阿公復致書云爲大將之道以肯救人顧大局爲主不宜炫己之長摘人之短鮑鎭唐道蔣道均非張皇人仁兄來書詞義微嫌輕薄諒是記室措詞之失鮑唐

蔣即有力弱兵單之處惟望一力一心大家維持後又迭次致書有云兄與春霆弟謀定而後動師克在和取彼囚殘吾無慮矣弟意尙嫌霆軍單薄能續調蔣軍四營會紮小池驛乃更妙又云大將須有嘉善而矜不能之氣度乃可包容一切春霆第一營孤懸望隨時救應又云前敵之危仁兄之所目擊仁兄全行換營之說知爲愧厲霆營之語無此不近人情之事前後書詞溫肅互用而多隆阿公卒亦能爲鮑公護運換勇養傷自臘尾至正月幾無日不親至鮑公營中撫循慰藉馬步相依合破大敵至曾文正

公之知鮑公自初入水營始其愛鮑公重鮑公尤於此役見之當鮑公請假省親文正致文忠書云鮑公之母患病甚重渠請假歸省聞此軍近極精勁規矩遠勝在麻城時斷不可准假也求以美言撫慰之後因圍師移營事又致書云鮑軍紮東門閭多將寶塔下數營撤去鮑之糧路條爾隔斷多不告鮑而徑撤去鮑心亦不甚怡又云鮑公苦戰一時諸將所不易及久邀洞鑒渠所怏怏若有未足於懷者總以人數太少不能獨當一路援賊將至侍與少荃商囑其竭力以打援賊准其添立一營五百人以足四千

人之數由敝處糧臺先發五箇月再商之宮保侍因其雄心鬱鬱欲有以悅其志少荃李公鴻章字文正後致鮑公書云貴軍糧路尙通否如果不通則目前即屬可慮將來援賊大至更爲可慮不得不早爲設法移紮西路霆字舊營以就糧道以固軍心又致文忠書云以鮑固楚疆多擊援賊鮑公以能戰自命恐未必甘居守兵之列此間諸將亦頗以爲人所輕侮爲恥鮑之恥更當甚於諸將祈酌之後又致書云接鮑春霆來信知渠移紮小池驛殊爲駭異當此援賊大至泥深數尺鮑營獨當前敵營壘安能堅固

且鮑在小池爲前敵蔣已爲第二敵多已爲第三敵矣且鮑前紮東門固險今紮小池亦險著也前議多蔣迎剿援賊鮑唐圍攻太湖不知何以忽有此一變侍未聞臨敵忽移新營之說焦急之至又致李公續宜書云鮑軍進紮小池前有潛山之援賊後有太湖之城賊營壘新移濠墻難修多公隔二十里外難遽救應可慮也又致文忠書云陳玉成龔瞎子皆著名兩悍賊多鮑之善戰閣下之威名皆所以怠敵而怒寇敝處擬再派二千人紮於小池驛之東南以保後路打仗之時賊不得抄鮑之尾又致唐公訓方

書云此時以救全鮑軍爲第一要著又致湘撫駱文忠公書云賊圍鮑之左營後又用大圍包裹文報不通已三日矣危急之至求閣下於浚川凱章二軍催一來鄂但能抵漢黃爲救敗之著則兩湖之幸也浚川蕭壯果公啟江字凱章張忠毅公運蘭字又致胡文忠公書云蔣營出隊賊略弛鮑軍之圍鮑之左營得趁此機以運進水米子藥可云至幸然已被圍四日矣霆左營營官爲誰援賊果卻必求我公以生龍活虎之筆超保之鮑鎭亦須特保又致鮑公書云聞四眼狗性情輕躁不能耐久我軍宜以堅忍勝

之捻匪向來不服長毛其交可暫而不可久此時貴軍當求穩固不求奇功如能堅持半月二旬外必破賊矣又於破賊後致胡文忠公書云皖事可圖鮑軍傷者較多不審能猛進否又不知其歸蜀之志堅欲必遂否應俟渠私計定後而後大局公計乃可決也又致官文恭公書云月餘以來多鮑二公功最偉勞最多可稱雙絕又致文忠書云春霆添營一節亦懇允准以風壯士文忠致多隆阿公書有云鮑春霆一軍如兄不取則可交滌帥差委滌帥欲之而未明言也又致莊公受祺書云多都護恨鮑春霆而滌

帥甚愛之不能不曲從等語至文正撥營會勦小池以救鮑公之危尤為心力交至故當援賊將破時文忠覆翁公同書之函有云惟春霆之義氣孤忠堅忍耐久與我以破賊之機惟滌帥之婆心救人分防助勦堅我以破賊之力壯猷遠略弟何有焉

二月鮑公請假省親兼養傷病

胡文忠公以此次賊皆精銳非盡以脅從湊數血戰兩月賊氣傷十分之七兵氣亦傷十分之三應稍稍休息鮑公亦苦傷病引發因援前請乞假三箇月回籍省親就便調治文忠商之官文恭公謂功勞以多鮑為大請由糧臺餽銀千兩以慰其將母之心其營官之舊勇帶傷裹創力戰者酌送百金六十金不等時曾文正公覆文忠書云春霆請假公與侍皆先許之矣似不宜食言惟囑其不可久留川中迎其老母眷口出峽或住荊州或住漢黃准其團聚兩月有奇往返符百二十日之約但不在川境以免奏留耳訓勇七營中聞多精壯之士或謂宜全數撥歸鮑部鄙意勇以親手招募者為佳似可一面令訓營撤散一面令霆營招選仍令春霆酌用訓營之豪強者為營哨官移花

接果當可兩得其宜進兵能三路並進乃得勢鮑公添至六千人又操練馬隊實足獨當一面與多公分道揚鑣今多鮑請假休養斷不能三路矣只好待沅甫還營多鮑假滿再議所向等語訓營唐公訓方之軍也沅甫曾公國荃字又覆書云春霆來此小住一日遂回本營已與之商定請閣下准其告假三月由皖還夔程途一月在家停住二十日奉母攜眷而出或住漢口或住華陽鎮舟次按限即還陸營閣下慮其為四川所留鮑意待渠起程一月之後此間再行入奏在夔僅二十日必不至為蜀所留但求閣

下奏明回籍省親字樣以爲光寵云云想仁人亦必允許渠又欲往英山稟辭侍力阻其不必再往既已准假即須快去快來霆字五營渠意欲紮二郎河公意欲令其紮天堂或至英山護衛鄙意擬令紮潛山縣爲桐城安慶後路之聲援公既不久住英山則霆營可不必紮入山中矣請裁定速示春霆以便料理起行多公統萬人鮑公統八千均可勝任霆營再添二千人尙未接奉公牘令其招募常勇乎抑令至長沙另招乎如令招常勇即須趕緊札行多公雖有統萬人之才但得七八千人儘足自當一面若必

取盈恐不敷調撥鮑公則得六千二百人已隱然巨鎭矣又覆書云霆營不宜撥隸皖處宜爲尊處護衛或駐天堂或駐他處宜守而不宜戰眾論皆然霆軍之營哨弁勇長沙省城人居多樸者頗少而能屢拒大敵兵事誠不可以一律相繩乎流破礶一帶本不可以無兵然鮑公未還營之先霆軍總以在閣下身邊爲妥北路如果喫重似仍須多公馳援等語先是援賊未破文忠已許爲鮑公添足五千人之數鮑公之乞假也以四月請文忠只准三月時蜀中滇匪正熾又須防石逆文忠致文恭書有春霆錚錚恐爲蜀中所羈絆云云鮑公得假後以宋國永代統其軍文忠致書云昨調貴營移駐霍山黑石渡或分起入城中爲守等因諒已察看該處地勢情形應請足下審察酌度妥速辦理以重北路之防而備東征後勁之師春霆未到以前總是守而不戰之局須四月後乃可進六霍之青山堡也

三月鮑公離營回籍

先是僞英王陳玉成僞忠王李秀成糾黨上援江南帥張公國樑因乘勢攻克金陵上下關賊壘秀成自太湖敗後

由皖南竄入浙江至是曾文正公胡文忠公正議三路規皖又議奏派鮑公督軍援浙使之獨當一路鮑公甫離營而文忠即致書曰弟台假歸以久役行間不遑將母亦屬人情之至而省中不免以大義相繩中堂詞意尙不以爲然此中委曲殊難言罄昨以傷病請假入告祇謂離營養息弟台到家後三五日內當奉母挈眷迅速赴鄂萬不可稍事稽遲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前聞浙事危急李秀成離杭城不過數十里經旬未有近耗心憂萬分已以蕭守翰慶應援亦慮緩不濟急仍擬另撥勁軍隨後再進若非弟

浙江省城經張公玉良克復尋竄陷建平東壩溧陽糾大
股萃於金陵於閏三月攻陷大營官軍潰走丹陽張忠武
公國樑忠壯公和春相繼陣亡時捻匪竄擾河南上蔡新
蔡竄固始項城楚邊戒嚴胡文忠公札調霆字五營移紮上
巴河一帶以資抽派援剿兼防黃陂孝感等處尋與楊公
岳斌議俟捻匪果定以鮑軍六千人由水路出黃石磯以
圖樅陽已而秀成等連陷常州府城蘇州省城援浙之蕭
壯節公翰慶亦軍覆陣亡文正奉
旨署理兩江總督咨調霆字全軍渡江霆軍之改隸曾部

自此始時都興阿公奉
旨赴揚州亦欲帶霆營同去文忠覆文正書云霆營六千
八萬不敢有吝嗇之情應遵示撥調惟是都公在此日夜
坐索霆營今咨覆霆營南渡都公之索昌營必堅矣文正
尋奉
寄諭曾國藩現已抽調兵勇萬人由宿松進駐祁門俟鮑
超張運蘭李元度到後即由徽甯蕪湖廣信分路進兵具
見胸有成竹謀定後戰惟蘇省待援迫切該署督惟當催
令鮑超等迅速來營會籌進剿但能援師早到一日即早

台啟行不至焦思無策也三月之期斷不可拘定前議總
以速來爲妙跂予望之文正覆文忠書云霆營究以護公
左右爲妥公在英山霆亦英山公居天堂霆亦天堂若非
春霆在營恐不足當大敵侍公之側壯藜藿不採之威千
妥萬妥多公尙請病假不知多公所不滿意者安在以鮑
公不應回籍耶不應於奏中贊鮑堅守之功耶抑敝處禮
節有未謹耶若狗逆來犯諒未必肯當前敵似當謀所以
禦賊之法又書云昨夕熟商以敝部圍懷甯多公圍桐城
希菴駐靑草塥爲懷桐援應余際昌調守霍山爲第三路

防兵霆營調兩路口等處爲第四路防兵是否有當第四
路當以何處爲最近何處爲扼要乞酌裁等語希菴李公
續宜字又覆書云公脈象尙不甚好總由平日心血用得
太過霆營新募之勇鄙意不可停招渠求之甚切公應之
甚堅萬無停理無論有餉無餉公且一概莫問一意靜養
侍當與揆帥莊嚴諸公徐徐圖之保無他變等語莊謂莊
公受祺嚴謂嚴公樹森
五月鮑公至夔州復奉調東征宋國永等率霆軍南渡
先是曾文正公方籌兵圍攻安慶而李秀成等逆自竄陷

一日救民水火實深殷盼該署督現統兵勇較單未可輕
率前進宜加持重爲要文正覆張公芾書云侍現帶霆營
渡江尚無領將須在安慶略爲等候鮑公到後乃可分兵
進剿浙江陷危棉力不能速救憂心如焚文正尋於是月
二十七日行至東流復致張公書云所調鮑鎮之霆字營
自湖口南渡者一半餘二千人竟阻風不能渡江鮑鎮亦
無回鄂消息前本飭霆軍先赴祁門以保江西之門戶而
聯徽浙之聲援今既不盡南渡則侍當先行所挈僅諸偏
裨殊深焦灼是時文正迭次飛檄促鮑公胡文忠公亦致

書云吾弟爲 國馳驅不遑將母者十年今甫天倫暢聚
何敢遽作不情之懇速弟來營第皖事甚棘非弟莫辦請
速迎養太夫人南來庶忠孝可以兩盡鮑公因其言詞肫
切即日嚴裝東下
六月鮑公由夔州起行宋國永等率霆軍到祁門
鮑公於十六日起程二十四日曾文正公奏
旨補授兩江總督並授爲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尋奉
寄諭着即飛催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運蘭等到齊由池
州廣德分路進兵規復蘇常先是文正於上月十七日奏
稱鮑超因傷疾舉發於二月間給假回蜀計須六月乃可
趕到倘鮑超等到營稍遲臣當隨時策應不敢稍涉拘泥
至是覆胡文忠公書云鄭陽和率五老營於十六日到祁
門宋國永率四新營於十七日到祁門鮑鎮久無來信敬
求尊處爲我飛催此間又隔一層也又覆張公芾書云目
下所帶霆營六千人內三千四百係多年老勇其二千六
百則係今夏新招未曾見仗鮑鎮未來萬不可以言戰實
屬自知甚明自度甚審又覆文忠書云甯國之存亡關係
侍之全局斷無不思救援之理惟鮑張未到何可言戰

鮑至而張不至猶慮其孤也
七月鮑公至湖北宋國永等率霆軍進攻涇縣以援甯國
曾文正公奏初一日
寄諭曾國藩已抵祁門着即調派勁旅前往甯國與周天
受內外夾擊其蘇常等屬應如何速籌進剿一俟鮑超等
到營并著即行籌辦又奏初三日
寄諭逆匪竄入於潛勢將內犯省城如曾國藩尚未能督
兵前往即催調張運蘭鮑超等迅速到齊兼程前進以顧
全局文正奏言甯國被圍緊急臣所部萬餘人皆係新募

之辛未經見仗不敢輕於一試鮑超爲水所阻尚未旋鄂
臣不援則甯國有坐困之勢赴援則統將無可派之人萬
分焦灼又奏言目下軍情自以規復蘇常爲要而皖南進
兵必須能保甯國能復廣德乃有進兵浙下之路則必以
急援甯國急攻廣德爲要二者力不能兼則又以專救甯
國爲要臣自聞甯國被圍之信催調各軍急切難來日夜
旁皇莫知所措茲幸接據鮑超稟稱已於七月初五日行
抵宜昌府月底可趕到祁門臣擬俟該鎮到後派率霆營
六千人由黟縣以攻石埭派張運蘭攻涇縣李元度由徽

縣旌德前進必俟三路肅清直抵甯國然後臣軍之立腳
始定皖南之局勢始安又覆李公續宜書云此間事機多
不適意春霆到營尚早宋國永亦患瘧疾鄭陽和病大發
霆營六千人竟無主持之人又覆文忠書云張鮑未來宋
鄭皆病實無帶兵往救甯國之人亦猶八年冬之不赴閩
實由營中多病外間不諒而咎之也尋札宋國永云昨飭
貴軍霆字全營由太平進攻涇縣張道老湘營由徽州進
旌德皆所以救甯國之急張道定於二十八日自祁門拔
營二十九日可至黟縣應請霆軍營務處宋副將即至黟

縣與張觀察會晤熟商一切由徽州至甯國府有兩路東
路由甯國縣西路由旌德縣由旌德至甯國府亦有兩路
東可走甯國縣西可走涇縣俟老湘營到旌德紮定二日
貴霆營再進涇縣蓋旌德乃涇縣之後路也俟貴霆營到
涇縣紮定二日老湘營再進甯國府蓋涇縣乃府城之後
路也用捲堆進法以互保後路此其大略耳至曲折細微
則請足下與張觀察面商再行飛稟請示付去地圖一張
查收鮑春霆十八日自武昌啟行想日內可到
八月霆軍部將宋國永出隊擊賊獲勝鮑公抵祁門駐軍漁

亭
張公玉良師潰嘉興杭城圍急曾文正公奏稱現派鮑超
張運蘭由涇縣兩路赴援甫經拔隊成行斷不能失信於
甯國而改援浙江等語宋國永於初六日行抵長圍探聞
石埭大股賊竄入鐵家嶺三叉嶺徽軍原防太平甘棠之
參將袁國祥等營盤被陷國永即派五營紮山口兩營紮
烏泥關三營當前敵初七日辰刻逆眾繞太邑約三四千
人直撲我營當即派隊迎戰賊紛紛潰退初八九日國永
督隊追賊至太平山口一帶旋即進紮甘棠分布各嶺時

文正覆胡文忠公書云王心牧自東流建德來途次並未聞春霆消息尤爲可怪宋國永連出隊三日遇雨皆收不得開仗賊亦頗畏鮑軍也又致甯國守將周百祿書云敝處因鮑鎮未到宋將向未帶此大隊遂爾遲遲未進今已札催張宋兩軍飛速進涇援甯矣十二日甯國府城失守周忠壯公天受死之百祿忠壯字也先是鮑公自抵鄂後文忠爲買巨舟令奉母居之俾得往來上下就便省覲至是二十日抵祁門文正大喜而又怪其不早至也以甯國之失具疏自請議處并劾鮑公略曰使該鎮如期抵營督

率進攻即未必速解甯圍尙可牽制悍賊遷延貽誤咎實難辭姑念其苦戰六年驍勇罕匹請革去勇號以示薄懲并責令督軍進剿力圖克復奉

上諭甯國府城被陷張運蘭宋國永馳抵旌德太平等處即遇悍賊窺伺兵力過單未能前進尙非救援不力均著免其置議鮑超請假逾期遷延貽誤咎實難辭姑念其驍勇素著著革去巴圖魯名號以示薄懲仍責令督兵進剿力圖克復文正先於七月十二日疏稱鮑超因江水封峽不能行舟到徽當在七八月間鮑超不能於六月趕到皖境與原奏不符等語是鮑公之遲誤有因文正早已聲明於其初隸軍麾以公義劾懲非得已也甯郡既失嶺外各股悍逆乘勝內撲徽績祁黟處處交警文正駐祁門城北李公元度守徽城於二十五日城陷賊復盤踞休甯及嶺外旌涇石太各縣勢趨祁門老營先是文正致鮑公書云禮字河溪四營大敗徽州被圍危急之至請閣下全軍即日入嶺由休甯救援徽州張凱章即紮太平顧貴軍之後路至切至切乃書未到而徽州已陷及祁門戒嚴文正飛調鮑公由太平回軍漁亭張公回駐黟縣以遏狂寇定人

心其致李公續宜書有云鮑軍今日可入嶺內張軍明日亦可入嶺此間當占得住所慮者賊由婺源竄入江西腹地耳

九月鮑公奉

旨入衛京師不果行督軍蕩平休甯賊壘逼其城而軍

鮑公自小沘驛大捷後聲威益著勝保督師河朔急欲致之麾下倚以立功上月十一日僧忠王軍敗於天津外國兵逼近京師

聖駕出狩熱河勝保奏請飛召外援並指調鮑公奉

上諭著曾國藩選精兵二三千名飭令鮑超管帶兼程前
進刻日赴京交勝保調遣至是曾文正公於初七日具疏
自請北上並言鮑超雖號雄勇之將然率師北上途次無
主持之人鄰餉必難應手恐致展轉濡滯緩不濟急胡文
忠公亦請入衛致書文正有戰將無人軍聲不振鮑軍必
應同行等語因議鮑公帶五千人前行由間道北上文忠
率余際昌一軍繼發尋因和議就緒
詔止其師時文正覆左公宗棠書云來示謂弟有討賊之
責兵不可太少極是惟凱章薌泉皆非將多之才二人只

能各統五千春霆除自帶六千外已撥二千益之等語薌
泉蔣公益澧字二十九日鮑公督軍與張公運蘭會攻休
甯鮑公於卯時出隊行抵硐庭橋飭部將余大勝唐仁廉
張玉田鄭陽和婁雲慶熊鐵生分路抄擊踏毀賊卡三座
斃賊四五百人乘勝追至城下賊分股出東門迎戰復出
一大股接應婁雲慶抄其歸路將賊截作兩段余大勝督
隊圍殺又斃賊七八百人鮑公派兩營憑高堡對城開礮
賊由南門衝出鄭陽和等左右抄殺又斃賊多名賊遂堅
伏不出張公亦攻破馮家嶺龍源等處賊卡鮑公因與張

公逼城緊攻兼防後路並蓄銳以擊池州青陽兩路來援
之賊文正致書文忠云鮑公攻城賊堅閉不出聞嚴州之
賊盡撤回與鮑張大戰果如是則浙患稍紓亦大局之幸
也

十月賊入羊棧嶺陷黟縣鮑公督軍破賊復其城

徽州踞賊遣大股來援休甯初二日鮑公移營西館張公
運蘭移營廸祥湖距休城皆十餘里鮑公探知援賊麕聚
休東萬安街與城賊相犄角因會商張公於十五日出其
不意夾擊大破之追十餘里殺賊二千有奇偽侍王李世

賢因休甯圍攻甚緊由嚴州退徽州十六日解子藥大礮
進城十七日霆湘各營乘勝攻之北門出賊數千張公揮
兵直前鮑公督馬步左右包抄殺賊千餘復圍攻東門賊
營賊棄壘逃竄斬馘殆盡立毀賊壘二座將弁兵勇受傷
一百三十三名陣亡八名時偽忠王李秀成帶三萬餘人
由蘇州蕪湖而來十九日突由羊棧嶺竄入圖解休甯之
圍斷霆湘各軍之糧路黟嶺各防皆潰賊遂由盧村擱入
黟縣二十日張軍分老湘營迎剿敗挫午後鮑公派宋國
永帶數營馳至迎頭痛剿斃賊千餘會同老湘營追入黟

[illegible]五府城池克復賊仍退踞盧村一帶二十一日鮑公添
營進勦大戰於柏庄嶺十盪十決賊大潰狂奔出嶺積屍
徧山生擒三百十八名斃賊四千餘陣斃偽檢點艾逆偽
丞相吳逆秀成亦受傷而遁是時世賢由嚴州回徽偽輔
王楊雄清等穩據旌德環徽郡二百里羣賊極多而秀成
直犯祁門窺伺江西計殊狡毒文正手書遺囑帳懸佩刀
擬以身徇幸鮑公督軍急馳百餘里兩日之間連獲大勝
驅賊出嶺文正致書胡文忠公云侍長顧卻慮因謹慎而
拙滯幸鮑張未接侍信先已發兵大獲勝仗立克縣城追
賊出嶺此神速賢於拙滯之明效也厥後同治壬申文正
卒於兩江節署蘇撫何公璟奏稱以十餘年稽詠之狂寇
曾國藩授鉞四年次第蕩平㝡由霆軍一戰驅賊出嶺祁
門初基不挫有以寒賊膽而作士氣等語論者謂鮑公於
五年以營弁救文忠於漢陽是役以統將救文正於祁門
關係大局尤非淺鮮文正奏捷稱其調度神速奉
上諭官軍進攻休甯迭獲勝仗遂克復黟縣城池勦辦甚
屬得手提督銜湖南綏靖鎮總兵鮑超著賞給蘇蒲通額
巴圖魯名號已革花翎參將湖南鎮筸鎮右營游擊楊鎭

魁著開復參將副將銜儘先參將婁雲慶著以副將遇缺
儘先即補副將張玉田余大勝均著賞加總兵銜其餘出
力員弁著擇尤保奬文正又奏言鮑超所帶霆字各營在
鄂皖苦戰多年此次調撥過江攻勦休甯連獲大勝又勦
敗黟縣大股援賊立復城池各營官多係著名驍勇其已
保升儘先班次者日久未經選補臣處亦無遺缺可以請
補殊不足以示激勵查有儘先副將侯補缺後以總兵簡
用之宋國永此次擊退羊棧嶺大股即以該副將爲首功
總兵銜儘先副將黃慶陳由立亦屬尤爲出力仰懇
聖恩飭部將該員先行拔補副將實缺俾勵戎行奉
旨宋國永黃慶陳由立俱著遇有副將缺出先行拔補先
是文正奏請入衞後胡文忠公與之函商北援事宜有歸
期只可密存於心恐有挾　君命以謀奪楚軍者等語蓋
指勝保也乃鮑公自北援未果意常抑鬱文忠聞之即致
書鮑公曰勝保之爲人滌帥與兄深知之忮忌貪詐專意
磨折好人收拾㝡將弟若北援無論南北風氣異宜長途
餉項軍火主持無人且必爲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
也惟北援是　君父之急難萬不可以他詞推諉其時滌

帥籌思無策只得應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與滌帥若能北行則所帶將士或不致十分飢困亦不致受人磨折也弟若知滌帥此次苦心婆心救全弟命之恩且感激涕零之不暇滌帥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也昨言欲克復休甯徽州仍求回北岸打四眼狗此必不可行吾弟以一協標兵受滌帥之知遇一年拔至守備加都司此次以舊卒歸舊部當一心敬事如北岸狗來力自能支卽不能支滌帥自知派援不待弟之自請也鮑公得書遂釋然一聞賊犯嶺內卽奮力驅擊以衛文正老營

十一月祁門北路之賊踰嶺南犯鮑公回軍黟縣會擊賊於盧村大破之部將婁雲慶迎剿竄撲小溪漁亭之賊亦獲勝初四日賊陷建德縣普成堯一軍敗潰又陷東流縣鮑公因請於曾文正公分剿建德文正批覆云閱此函知貴鎮之意欲向建德截剿賊匪吾昨誤疑休甯另有援賊也如得貴鎮親統勁旅出嶺以剿建德豈不大妙無如休歙太石等處地方太闊賊勢太眾非得大枝勁旅不足以資防禦貴鎮本營六七千人又兼統張趙楊蔣蕭唐等四千餘人聲威較大本部堂欲以攻休守黟防禦太石等事責成貴鎮一人遂不復派貴部下分剿建德矣惟聞左京堂留守婺源之兵已調回景鎮休南一路太嫌空虛本部堂前欲調張道老湘營移紮龍灣五城及婺源等處正所以防休賊由婺源竄江西也前聞江軍門已至江灣若令其酌帶二千人專守婺城則老湘營仍可不必移動本部堂再四熟商老湘營若移紮休南則藍田湯口處處空虛不特屯溪之米糧不斷休邑永無克復之期且恐休歙之賊出婺竄江日夜焦思不得善策仰貴鎮就近會商張觀察宋侍講籌一妥法迅速禀覆等語江軍門名長貴宋侍講名

夢蘭文正復致侍講書云休北迪祥等處不移動以副閣下及紳民之望亦從鮑張二公之雅意也尊意欲鮑張二軍急攻休城兩公皆熟於戰守事宜除大調度弟處作主外凡打仗出隊進退緩急均由渠自爲主弟俱不遙制等語是時皖南賊黨圖解安慶之圍分三大股環繞祁門作大圍包抄之勢一出祁門之西至景德鎮一出祁門之東陷婺源縣復南竄玉山其古隆賢賴裕新大股由祁門之北分路突犯羊棧桐林二嶺乘霧入卡違抄盧村諸營之後楊鎮魁等閉壁堅守經老湘營馳援鎮魁等開壁齊出

併力猛攻斃賊數百賊由新嶺山中遁去十九日復於盧村左側築造二壘爲久踞以犯祁門之計老營危險文報不通文正先因景德鎭危急調鮑公全軍赴援與左公宗棠會合堵剿以保祁門大營之糧路救江西之北邊因雨阻未能拔行賊不知鮑公尚在祁門也故乘間入嶺鮑公密派宋國永率數營並黑龍江馬隊馳赴黟縣因風雨交作不能開仗二十日辰刻與老湘營劉松山等會師於盧村抄擊大破之賊屍徧野餘匪狂奔拋棄軍械殆盡歸路既斷皆援岩而遁我軍追者反出其前墜岩罥樹溪散哀

號逃出嶺外自是嶺外之賊不敢入犯文正以霆軍赴景鎭以後惟漁亭爲中權扼要之區因留婁雲慶所帶霆字四副營老湘營之右翼二旗宋侍講之安勇合紮漁亭時文正批張公運蘭稟云宋副將之留此間官紳及各委員均以爲請言之甚力謂霆營不能不赴景鎭老湘營之力只能自守不能破賊須留宋副將統四營駐紮漁亭爲各嶺之援衆口一詞牢不可拔本部堂商之鮑鎭景鎭之行宋副將萬不可不去因改派婁副將統率漁亭四營已由鮑鎭札飭矣吾觀婁副將沈愼有謀似不亞於宋副將該

道試與會晤一二次熟商戰守事宜察看何如又批鮑公稟云派來營官四員已頒給關防并札發各件矣前與貴鎭面言凡作人當如花未全開月未圓滿之時花盛則易落月滿則必缺水滿則易傾人滿則招損貴鎭統師日多聲名太盛宜常存一不自滿之心庶幾以謹厚載福嚴戒弁勇無令騷擾百姓此古來名將第一要務謙以自持嚴以馭下則名位悠久矣二十六日賊偵鮑公已赴景鎭糾衆二萬餘徑犯漁亭雲慶會同各營分路抄擊敗之追至岩腳殺斃僞丞相黃世瑚等四名老賊千餘正追殺間上

溪口之賊糾衆萬餘衝至漁亭街口雲慶及余大勝劉順隆熊鐵生會同一二旗分路掩殺追至牌嶺日已向暮副後營衝過牌嶺追至當金山山路險窄不能排隊衝擊哨官都司陳青雲守備胡克勝衝入街內遇伏陣亡雲慶鐵生各督本隊截殺伏賊數百名更初收隊回營其休甯城中之賊亦因鮑公回剿景德鎭遂由藍田擾及小溪一帶二十四日經老湘營擊退文正疏稱黟縣官軍十日之內凡四大戰其抽隊助打行仗遠者至八九十里近亦四五十里風雨嚴寒往返馳逐實因賊股衆多不能不東奔西

救為變化莫測之象幸而有戰皆捷盧村一役該逆精銳殆盡尤足以寒賊膽而快人心陣亡將弁另單請卹文正之檄宋侍講合紫漁亭也并致書云霆營之精悍老湘之謹嚴求闇下參仿行之略變化徽防氣習又致左公書云鮑軍未到之先貴軍未可輕出迎剿必須固住老營自全其軍千萬千萬等語普軍既潰以後文正令鮑公收集另編新營共二千四百八

霆軍紀略卷三終

霆軍紀略卷四

銅梁陳 昌世五編輯
門人 吳樹棠 王澤 仝校字

辛酉咸豐十一年

正月鮑公督軍擊賊於洋塘大破之復破賊於黃麥鋪等處克復建德縣城江西饒九等屬肅清

僞孝王黃文金等大股逼景德鎮鮑公於上年十一月留婁雲慶所部圍攻休甯親督馬步由祁門回援景鎮二十七日前隊初到是夜四鼓賊遂遁歸梘田街曹家渡等處

尋遁往石門洋塘泥灣一帶我軍因雨雪連緜不能開仗嗣左公宗棠進扼梅源鮑公進扼洋塘賊復從下游添集悍黨麕聚於洋塘對岸之雞公坡謝家灘泥灣街一帶層層築壘聯絡二十餘里至是鮑公於初九日率軍由洋塘山左前進賊適分三路明抄暗襲復於山尖吶喊助勢鮑公派馬步各隊分三路進攻正分撥間雞公坡之賊過河徑襲老營經鮑公所派之陳德勝張玉田會合左公所派之羅近秋各隊擊退我三路之兵遂奮力并進而賊亦三路迎拒鏖戰二時之久賊勢不支鮑公督飭各營乘勢猛

擊直抵賊所搭浮橋殺斃悍賊二千餘名賊奪橋而去我軍追殺甚眾賊之前隊因將浮橋斫斷鮑公飭陳由立唐仁廉等由淺灘分途過河圍殺一時之久賊屍山積乘勢將謝家灘一帶賊壘全行踏平後隊山岡之賊來援亦經我軍擊散日暮收隊是日計斃賊四千餘溺斃逃散者無數逆首林世發許茂才死於亂軍黃文金受重傷遁初十日黎明鮑公率隊過河雞公坡之賊已宵遁我軍追至鐵爐港賊分兩路一由建德回竄青陽一歸併彭澤另股鮑公跟蹤追勦以清西路左公仍駐景鎮以防東路會文正公奏言黃文金為著名梟悍之賊自去年十一月撲陷建德蔓延鄱陽浮梁等縣其時臣在祁門三面皆賊僅留景德鎮一綫之路以通接濟該逆盡銳攻撲欲得甘心賴左宗棠之謀鮑超之勇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用能大挫兇鋒化險為夷洵足以寒賊膽而快人心奏入奉

上諭此次逆匪率黨攻撲景德鎮經左宗棠鮑超督兵奮擊大挫兇鋒勦辦尚為得手出力員弁著曾國藩彙案保奏候朕施恩陣亡游擊周芸亭等三十員名俱著交部從優議卹文正致書李公鴻章云此間月內風波大作危險

迭見幾無可以自全之理幸鮑鎮馳抵景鎮餉道始通人心始定又致書左公云此時鮑軍只宜將鄱都等處之賊逐出建德一氣掃清斷無分營回顧漁亭之理但求鮑公速了鄱建一路貴軍穩紮景鎮敝處當堅守以待事機之轉先是文正以鮑公之言令江公長貴管各嶺防務石埭之賊以霆軍回勦景鎮一帶祁門老營空虛於是月初六日分犯大赤大洪二嶺經江公及朱品隆等擊退鮑公自洋塘獲勝後追賊至彭澤之下隅坂左公亦派隊由右路馳進二十六日鮑公商令皖南鎮總兵陳大富列隊建德牽制城中之賊自率大隊馳至黃麥鋪賊見我軍突至層層密排山谷皆滿不見其後鮑公派鄭陽和陳由立陳德勝及楚營羅近秋黃少春由左路進又派黃慶張玉田蘇文彪及前旗黃有功後旗李世顏由右路攻擊而以伍華瀚明興馬隊分繼之自率宋國永唐仁廉蕭以德從中路進賊見我軍尚未成列遽來撲犯漫山徧野聲振萬壑鮑公督飭各營三路齊進鏖戰三時之久賊陣稍動我軍乘勢壓之如牆而進追奔四十餘里賊屍徧野血濺林谷復令各營搜山蹋伏追至建德適陳大富與水師萬化林會

攻城賊克復縣城約共斃賊六千有餘淹斃跌斃逃散者
萬餘生擒偽琳天福及偽將軍丞相等二十餘名長髮老
賊三百餘名皆斬之於是饒九等屬一律肅清文正奏稱
鮑超勇冠三軍每戰必克轉危爲安實屬有裨全局奉
上諭官軍攻破黃麥鋪賊匪克復建德縣城饒九境內全
數肅清勦辦甚爲得手提督銜湖南綏靖鎮總兵鮑超著
遇有提督缺出交軍機處題奏陣亡守備曹有餘著交部
從優議卹文正於建德未復之先致鮑公書云如彭澤建
德一律肅清請閣下全軍駐張家灘另有照會送閱須將

各嶺外之賊搜勦淨盡俟霆字新四營募練成軍再行進
圖池州若彭建二邑尚未肅清則請閣下相機進止不必
遵照會行事也閣下嚴戒貴部下不可驕矜常守花未全
開月未圓滿之意於洋塘未戰之先致書云聞左季高先
生撥四營隨貴軍駐紮亦足少厚兵力左公謀畫精密遠
出國藩與胡宮保之上望閣下事事與左公熟商請教則
左公之謀閣下之勇可成兩美等語季高左公宗棠字及
鮑公牒謝保舉文正批云貴軍門水陸數百戰積勞最久
勳績尤多 聖恩以記名提督酬庸允愜人望功名稍遲
則福澤愈長也本部堂以四字叮囑曰小心大度願貴軍
門常常謹守小心者戒驕矜戒怠忽即前此所謂花未全
開月未圓滿也大度者不與人爭名利雖辦得掀天揭地
事業而自視常若平淡無奇則成大器矣願牢記此四字
庶名位日隆不可限量
二月曾文正公奏派霆軍爲游擊之師以應援江皖各路變
雲慶會復休甯
文正奏言李秀成圍攻建昌府城撫州喫緊江西省城亦
震動臣已飛調鮑超一軍由九江馳赴江西省城先固根

本次援撫建惟鮑超之軍一動祁門西路建德一帶又將
爲賊所踞左宗棠之軍挫於甲路祁門南路浮梁一帶亦
恐爲賊所阻尋又奏言李秀成大股既入江西腹地必須
有大枝勁旅馳往援勦庶完善之區不至糜爛皖北四眼
狗大股勾捻匪四竄亦須有大枝勁旅渡江援勦庶安慶
垂成之功不至中棄臣當移駐東流建德防堵下游池州
蕪湖各股而抽出鮑超一軍作爲游擊之師或馳援江西
腹地或馳援皖北各路視其尤急者而應援之或可少遏
兇鋒奏入奉

寄諭江西軍務喫緊該大臣前奏飛調鮑超一軍由九江一帶馳赴現在逆匪上竄湖北駱秉章能否分兵馳援江西尙未可定所有鮑超一軍即作爲游擊之師該大臣體察江西皖北情形何路緊急即爲何路援應鮑公馳逐大江南北之局自此始厥後各路圍師將帥每擅克復城池之功而霆軍多不與其實應援各路力剿竄賊勞苦勳績遠過圍師光緒四年江督沈文肅公葆楨爲霆軍部將宋國永請宣史館疏稱鮑超一軍在咸豐八九年間已名聞天下及金陵大功告成非鮑超掃除四竄之賊金陵老巢

未易克也云云噫豈獨金陵一城爲然哉自鮑公回剿景德鎭一帶文正留張公運蘭老湘營及婁雲慶霆字四營駐紮漁亭等處防堵徽州休甯之賊至是文正於初七日派總兵朱品隆等由祁門赴漁亭會同老湘營進攻上溪口令漁亭霆字四營約期列隊牽制休甯城內之賊初九日攻破上溪口賊壘雲慶亦出隊將藍渡一帶賊卡燒燬十一日各營會攻休甯城賊不支宵遁遂復其城時文正致鮑公書云戈什哈自京中回言京城及沿途道閣下威名甚好至爲欣慰仍望閣下常守花未全開月未圓滿之

戒不稍涉驕矜之氣則名位日隆矣胡宮保聞撫建有警函止閣下不必往援北岸甚好請閣下防守江邊東流建德一路陳餘菴留二千人在東建請閣下代爲照料尋又復鮑公書云貴軍爲賊所憚目下望援者三處一太湖胡宮保處有急須援一景鎭左帥處有急須援一安慶舍弟處有急須援而鄙意總不欲貴軍輕動專留待援九江瑞臨之用三日內再有確音請暫勿拔動又覆胡文忠公書云來示以賊匪上犯引爲已罪去年定計上巴河本有鮑軍以固內防而侍調赴南岸是侍之咎也此間左軍新挫

人心震動鮑公一軍即日須由湖口渡江由九江進保江西省城竟不能作他用及文正函令鮑公督軍赴南昌尋又致書云鄙人亦明知閣下啟行之後建德必失彭澤必失即湖口亦極可危無如江西省城人心渙散萬一撫建之賊直犯省垣則倉卒之間深慮有意外之變不得已調貴軍赴省亦可想見僕之苦衷矣閣下過湖口時請細心察看守城之具已辦理齊整否士卒尙精壯可用否湖口爲數省咽喉斷不可不認眞防守如不甚可靠則請閣下在湖口停住兩日將防務細心講求交付清楚然後可放

心也是時文正調鮑公赴援南昌先後二牘三函催促甚急至限以十三日趕到尋因撫建解圍經江撫毓科公咨止適李世賢大股蔓延於樂平鄱陽等處祁門景鎮糧路又斷復調鮑公與左公夾擊鄱陽已而又令鮑公由鄱陽進攻景鎮其覆鮑公書有云陳餘菴敗挫景德鎮失守左軍退駐樂平矣景鎮係偽侍王股匪賊數比黃文金更多而不如黃文金之悍懇貴軍由鄱陽進攻閣下進兵至景鎮紮營之地務須算明米糧接濟之路距水師不可太遠

三月曾文正公親率祁門之師攻徽州婁雲慶隨之官軍不

利鮑公南渡尋回援安慶

時祁門老營有坐困之勢曾文正公於初五日親督祁門九千人進攻徽州冀通糧路分南北兩路進攻南路唐義訓等營挫敗傷亡甚多婁雲慶率霆字四營隊伍同張公運蘭在北路因天雨收隊賊以馬隊包抄雲慶回鞭衝擊轉塘收回全師而反十二日官軍再攻徽城列隊槐塘大里等處賊乘夜焚村刼營各營多挫獨雲慶與張公及劉松山三人得保營隊官軍敗退夜還休甯賊跟蹤來犯文正憤甚誓不欲生諸將力勸乃於十八日回駐祁門先是

文正覆鮑公書云昨日函請閣下回剿鄱陽進攻景鎮不知已接到否此股若不擊退不特鄙人與三萬軍士同在圍困之中且恐其由都昌渡湖以至吳城則九江瑞臨省城等處糜爛爲禍尤烈貴軍至鄱陽則下可以保都昌上可以攻景鎮外可以解祁門三縣之危內可以紓江西北路之患特具公牘達之左右祁門三萬餘人二月全無餉來聞有銀四萬在轉運糧臺張守秉鈞處請閣下設法解至桃樹店等處祁門派隊迎接尋覆胡文忠公書云德黃雖失尙非膏肓之症此間四面梗阻幸建德有一綫之路

可通文報若鮑公不速進兵力攻則建德並梗請閣下代催鮑公專攻景鎮無二三游移也文忠於初八日覆文正書云春霆於前月杪忽至太湖省林翼之病林翼催令速行馳援景鎮並允代爲設法挪移餉錢一二萬串鮑軍初四五日啟行馳援計十日內外可抵景鎮此間並無二三游移也尋又致書云鮑之新募三營官帥留攻黃州不知鮑力甚單薄可慮攻徽州不得手愚意欲請再撥三千人以助左鮑之力將樂平景鎮肅清再謀臨吉等語及鮑公將抵景鎮而賊即竄逃左公亦因有范家村之捷於是樂

平一帶肅清皖南軍氣稍伸適陳玉成由鄂竄皖撲陷黃梅宿松以爲安慶城賊之援夾攻曾公國荃營盤十分危急文正復調霆軍由景鎮馳援二十八日文正自祁門啟行覆鮑公書云閣下督率全軍今夜可宿羊子港神速之至極慰極欣敝處接舍弟信知安慶極爲穩妥楊軍門擡船入菱湖奪賊船四十號多都護在桐城獲大勝仗殺賊近萬北岸之事大有起色而僞忠王連陷吉安臨江瑞州三府有竄九江之信南岸又十分緊急且恐其由興國以犯武漢應請貴軍暫不渡江且在下隅畈歇息二三日與國藩面商一切如北岸果鬆即請閣下先援九江也貴部五正營三副一新合之河溪仁字馬隊約七千餘人其三新營截留黃州須趕緊調回待會晤後即咨官帥調之二十九日文正復專人照會鮑公率軍回援安慶並令九江辦船懷玺辦夫伺應及三十日辰刻又致書鮑公云昨夜接劉養素及首府稟信知二十一日賊股尚在樟樹若貴軍遽動恐賊回犯省城所關甚大茲特飛函如清江豐城及南新四縣境內有賊貴軍不可移動候接省城確信再行照會文正旋於是日行抵建德縣鮑公迎見之越日文

正按視鮑公軍營仍催令渡江援剿時又致李公翰章書云郭守之敗省城大震亟催鮑軍入援論餉項則宜清腹地論大局則宜圖安慶安慶不穩鮑軍不能遠援瑞郡也鮑軍南北援應日夜勞苦不得少休餉項久虧務祈閣下從上游設法以大批解濟千萬之懇

四月鮑公督軍渡江攻破集賢關賊壘盡殲其眾生擒逆首劉瑲琳磔之婁雲慶會克黟縣大破賊於盧村收復徽州

胡文忠公於上月二十九日致鮑公書云此番狗逆挑選精銳約不過二萬人吾弟須深溝高壘待其求戰而後應之不可急也性急則必中埋伏包抄之計弟軍久饑前此宿松僅解八千餘串兄心日日念之此次由何路進兵兄應速即籌備銀錢米糧以供軍需兄處太湖城守平妥之至可請放心但吾弟遠來兄應到營一看祈示以老營住所爲要吾弟此番來援總要會合以厚兵力持重以審賊機不可孟浪速進賊在關內關外本無多糧利在速戰官軍應四面包裹不放此狗外竄只憑壘固守持重不戰賊必自來求戰迨其氣竭力疲而後起而破之狗可唇也開仗之期約在四月中旬此時斷不可太急急則狗賊必遁

走將來又費力切囑切囑請吾弟每日專人函報一次以便查探行營酌量協濟及本月初六日致曾公國荃書云昨夜今朝六函催鮑計程當於初五日抵石牌林翼前屬春霆勿性急恐其見賊即戰隊伍不齊氣力不定蓄養不足節宣失宜非欲其遲進也竊看賊情狗已退去寬博有餘之地以為戰敗即遁之計曾文正公致鮑公書云胡宮保欲閣下緩於求戰舍弟欲閣下急於進兵閣下相度天時斟酌行之又致多隆阿公書云弟撥春霆一軍來北岸助剿已至華陽鎮應由何路進兵何路會合請閣下酌核

知會春霆為荷困獸猶鬬狗逆必挾全力決一死戰應請閣下統籌全局調度一切庶收同心同德之效又致鮑公書云聞渡江已畢至以為慰今日天氣晴霽請閣下即督隊迅速前進胡宮保派胡達軒三營守石牌陳武臣七營隨閣下進集賢關兵力已厚一切調度布置仍請多都護作主閣下謙以受益同心同德勳福更隆等語劉瑲琳者廣西老賊也歷年與官兵接仗每次首先衝鋒九年踞守太湖數月不下十年二月自安徽渡江破金陵官軍營壘數十座此次隨陳玉成以全力援安慶及鮑公於初七日

抵石牌初八日進大橋頭玉成遂於初十日潛遁而留四大壘於集賢關外之赤岡嶺令瑲琳踞之以梗我師十一日鮑公親率陳由立顏紹榮攻其頭壘以王衍慶劉順隆張玉田攻其二壘陳德勝余大勝唐仁廉攻其三壘黃慶劉玉堂攻其四壘成大吉率各營列隊於集賢關中路以防關內之賊並分隊搜剿關東西伏賊而壘內皆係多年悍黨官軍窺探闃若無人一近壘邊則鎗礮如雨我軍奮怒拔籤填濠四面猛撲迄不得前鮑公因令環濠修築礮臺數十座晝夜環攻二十九日將第四壘轟倒數丈賊猶

踞壘不出五月初一日鮑公派各營列隊四面圍定又命吳亮才入壘傳呼飭令脅從棄械出降於是壘賊因皆乞降鮑公傳令各兵勇以次入壘悉數生擒將長髮老賊二千八百餘名盡殺之惟先降之短髮三百餘名釋放劉瑲琳仍踞第一壘抗拒初二日成大吉奉調回鄂鮑公仍圍攻瑲琳之壘是晚三更後瑲琳驀衝出壘鮑公率馬步追殺至馬踏石溪河將全股六百餘人悉數生擒其分股沿河下竄者亦被彭楚漢等水師勦擒鮑公解提瑲琳至楊公岳斌大營訊明支解並函首送臬安慶城外呼城賊壘

賊而告之以寔逆膽文正奏捷稱壘中係陳逆平日第一枝悍黨戰守可恃者希冀悉堅久抗以便糾合餘黨復來解安慶之圍鮑超等晝夜環攻殲除老賊至四千餘名之多實爲從來所未有厥功甚偉奉

上諭此次總兵鮑超等環攻賊壘殲斃長髮老賊四千餘名洵足寒賊膽而快人心所有在事尤爲出力之守備吳亮才著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總兵銜副將余大勝著以總兵記名簡放顏紹榮著賞加總兵銜並賞給健勇巴圖魯名號參將王衍慶著以副將儘先補

用並賞給强勇巴圖魯名號參將李文益著以副將儘先即補協領委營總明興著賞加副都統銜知縣伍華瀚著以直隸州知州不論單雙月遇缺即選其餘出力員弁著曾國藩擇尤保奏陣亡員弁俱著交部從優議卹文正之移駐東流也南岸之賊疑嶺內空虛於初五日分五路犯嶺襲陷黟縣鮑公部將婁雲慶率駐防漁亭之霆營會同江公長貴及張公運蘭等軍攻勦賊卡賊壘克復黟縣尋大破賊於盧村肅清諸嶺徽州之賊遁去遂將府城收復雲慶擢總兵先是陳玉成預遁桐城意以集賢關外堅壘

牽綴鮑公之軍而伺隙以援安慶及至挂車河爲多隆阿公所敗又畏鮑公軍威遲疑不敢進而赤岡嶺之壘已破矣將進攻時文正致書鮑公云貴部精悍屢立奇功老五營中弁勇傷亡甚多暗暗喫虧請閣下加意檢點雖人數多於八九兩年而其小心謹慎應比往年更加嚴整營盤須距水師甚近庶糧路可保無虞至囑至囑及大捷後復書云貴部百勝之師因副左營不甚得力留湖北之新三營在黃州小挫深以爲慮幸集賢關四壘攻破軍威大震士氣全伸再加保養兼旬元氣自可全復前所慮者當無

虞矣江西官紳士民望貴軍有如望歲祈即日料理南渡以慰萬民之心又覆劉公長佑書云逆黨救援安慶取勢在千里以外多鮑諸軍嚴整精勁蒸蒸日上文忠致文正書云劉瑲琳就擒老賊誅戮殆盡功抵搭忠武岳州李忠武九江矣文正既檄霆軍南渡尋復江撫毓科公書云鮑軍自安慶拔營沿途阻雨隔水遲滯殊甚又徇紳士之請攻勦宿松黃梅之賊多都護亦思少留鮑軍適爲聲援鮑公亦思少留旬日成克復之大功濡滯不進使弟不特失信於江省並失信於鄂省蓋鄂中亦深望鮑軍南渡勦辦

興國一帶也然果能克復安慶鮑軍雖少遲旬日再渡南岸亦尙有裨於大局等語當鮑公未抵赤岡嶺時文正覆文忠書云搜獲僞文狗酋之逃專避鮑軍之鋒待鮑軍回南岸狗與璋黃等仍回懷甯尋戰侍前擬端節後調鮑援瑞今且緩調等語是急調鮑軍南渡非文正初意也鮑公於十五日由集賢關拔營後行抵宿松圍攻五日城堅未能得手時鮑公因營官副將鄭陽和任性妄爲縱勇索鬧口糧騷擾地方哨官副將鄧雲貴守備蔣揖讓管束不嚴私放犯罪之勇張貼匿名揭帖都司鄭元超因裁去營官

委以幫辦營務輒敢違抗不遵又復浮開勇數均屬有干軍紀請將鄭陽和降爲藍翎守備鄧雲貴蔣揖讓革職均畱營効力以觀後效鄭元超革職不准畱營文正奏入得旨俞允

六月鮑公由北岸渡江

時北岸官紳士民爭畱鮑公備剿援賊暫不南渡自初一日以後曾公國荃攻平安慶城外賊壘曾文正公奏稱安慶居皖鄂之交爲該逆所必爭數月來逆首陳玉成節次糾黨回援經多隆阿於挂車河等處擊退殲賊甚多鮑超復斬悍賊數千於赤岡嶺我軍聲威倍振遂復攻克菱湖兩岸賊壘斬馘九千有奇該逆外勢既失城賊心膽已寒等語胡文忠公亦力疾回救鄂省次第收復南岸各邑羣賊竄併江西於是江西之賊凡五大股蔓延甚廣李秀成一股深入腹地占踞瑞州逼近省垣九江南康警報紛至迫望援師文正因於十三日仍檄催鮑公南渡由九江進剿先是鮑公赴援安慶文正卽致文忠書云今春以來敝處屢次調鮑公援省援撫援潯厥後皆中途改議失信於江西官紳多矣四月瑞州郭守敗後毓中丞迭次函咨調

鮑援瑞侍皆咨復應允斷不可再行失信霆軍至南岸後視僞忠王所在而剿之或在江境或在鄂境決不可稍分畛域但須從瑞州武義入手庶有以對江西官紳而霆營亦易於領餉耳因文忠來書有鮑軍畱蘄黃暫不南渡之說故文正云然至是鮑公由宿松拔行因連日未遇順風羈滞於徐家橋一帶文正以江省望霆軍回援急於星火復三次檄催

七月鮑公至九江瑞州等處踞匪遁竄豐城引軍追擊大破之復敗賊於白馬寨等處

鮑公於初三日行抵九江拔營前進而瑞州奉新安義靖安一帶踞匪已聞風先遁由臨江過河盤踞樟樹沙湖一帶縣亙百餘里鮑公於十九日由瑞州拔營追勦二十一日行抵豐城就北岸立營賊已在樟樹搭造浮橋於二十二日潛渡以抄我軍之後未刻離鮑公營二十餘里一帶放火鮑公以軍士修築營壘人馬疲乏天色傍晚未便出隊二十四日辰刻賊出大股排列山岡鮑公飭陳由立顏紹榮李文益三營由中路進黃慶王衍慶劉玉堂伍華瀚馬步四營由左路進以羅運昌蒴炳南輔之易昌煥吳

騰芳熊鐵生明興馬步四營由右路進以馮標段大貴輔之又飭宋國永婁雲慶唐仁廉張玉田劉順隆等由山後進賊排列大隊搖旗吶喊前來交鋒鏖戰移時鮑公督各營分途齊進大敗之火其浮橋追殺五十餘里傍晚始收隊生擒偽將軍歐萬金等二十餘名擒斬餘賊逾萬溺斃港河者無算南岸及豐城之賊皆連夜遁去復糾大股踞白馬寨小塘墟西竹墟等處分股竄小江口大江口一帶另股圍攻撫州二十七日鮑公引軍渡河追勦擊破白馬寨小塘墟等處之賊沿山抄殺分途齊進各賊紛紛敗竄

曾文正公奏言李秀成擁眾十萬竄擾江西湖北連陷二十餘城盤踞瑞州附近各州縣數月於茲意在斷我餉源以急解安慶之圍鮑超督師進援該逆聞聲先遁至豐城復被痛勦洵足寒賊膽而快人心鮑超盛暑鏖兵所向克捷積勞最久立功最偉奏入奉

上諭李秀成經鮑超痛加勦洗大挫兇鋒實屬奮勇可嘉著發去白玉搬指一個白玉喜字翎管一支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交鮑超祇領以示優獎總兵宋國永陳由立黃慶驍勇血戰奮不顧身均著賞加提督銜馮標張玉田

均著以總兵記名簡放額外協領明興著先行拔補協領實缺副將顏紹榮李文益易昌煥吳騰芳羅運昌劉順隆劉玉堂段大貴均著遇有副將缺出儘先拔補熊鐵生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參將鮑繼學陳永康均著遇有四川參將游擊缺出先行拔補唐仁廉著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直隸州知州伍華瀚著以本班留於四川儘先遇缺即補並賞加知府銜其餘出力文武員弁著曾國藩擇尤保奏陣亡運同銜安徽候補直隸州知州袁覲豐都司殷雄亮均著交部從優議卹所保之婁雲慶一員前因

克復徽州府城出力業以總兵記名遇缺簡放著該大臣
另覈請奬同時江撫毓科公奏言鮑超自入江以來威望
所加賊已望風而遁茲由瑞州跟蹤追勦一經指揮卽獲
大捷實足以褫賊魄該鎭智勇過人忠誠夙著轉戰江皖
所向無前洵不愧爲名將惟係提鎭大員應如何優加奬
敘恭候
聖裁奏入奉
上諭鮑超著交部從優議敘鮑公之抵九江也文正致毓
科公書云霆軍馳驅太久欠餉太多士卒太勞疲乏之餘

酷暑進兵弟極不放心務祈閣下加意體恤飭局台再解
銀二萬兩以濟倉急行軍之道或遲或速聽渠自主不必
過於催促尋覆左公宗棠書云章門人心大震賊蹤去省
二三十里不等聞鮑軍折回爲之一定賊亦竄回瑞州一
帶春霆聲威極好又致湘省東征局黄公冕書云目下左
軍有婺源景鎭兩卡凱章有街口一卡舍弟有大通一卡
縱無銀錢米糧必不至缺乏惟鮑軍最苦而聲名最盛祈
閣下酌盈濟虛隨時添解又致江西牙釐局李公桓書云
鮑軍冒暑奔馳宣勞最久厥功最偉截顭餉以濟之自是
允當又致李公續宜書云江西奉新瑞州等城之賊聞皆
逃遁鮑公先聲奪人殊爲可喜及聞豐城之捷與文忠書
云春霆大捷江事已有轉機無論撫州能守與否忠賊總
可驅除耳先是李公鴻章覆鮑公書云按月接濟糧餉及
準糧台照章議添薪水此皆吾兄血誠忠愛感動帥意弟
何力之有江西四萬已據報二十六日由水路運解九江
計期可到賊聞雄師之來必併力過河上竄吉撫各郡望
隨時探明斟酌進取總期大加勦洗籌顧全局弟已璧面
切告李黼堂廉訪蔡芥舟觀察嚴飭各州縣設局代雇民

夫伺應並源源籌濟餉項又囑芥舟趕繪江境地圖呈覽
又囑黼堂時與尊處通信籌商一切此去必無掣肘之虞
鮑公於軍抵安義時請催江西多籌餉項解營文正批云
貴軍將到而奉新瑞州之賊悉數逃遁足見聲威遠播爲
賊所憚江西根本已固人心大定欣幸何已霆軍餉銀已
飭局台續解二萬矣
八月鮑公解撫州府城圍馳援安慶尋回軍掃清雙港湖坊
河口等處踞逆克復鉛山縣城遂解廣信城圍江西全省肅
清

賊圍攻撫州勢甚危急鮑公於初四日乘勝進援師至城下賊已解圍先是胡文忠公於上月覆左公宗棠書云沅圃一軍究難深恃而禮堂又爲桐城所縶安可不籌顧大局春霆自今春以來終日奔走其軍殊苦月初甫奉滌帥令去打瑞州之賊未便遽調其援皖且瑞州雖復賊竄臨江江省亦未必放之使來尋曾文正公以豐城一捷江省諸賊已無心戀戰章門人心大定腹地或可肅清而陳玉成糾合輔瑋玕黃各酋力救安慶多軍糧斷恐難持久遂於上月二十九日專檄調鮑軍回援安慶鮑公亦以

撫州圍解賊必回竄皖浙東歸老巢遂於初五日兼程北援初十日行距省城四十里之武陽渡始知安慶已於初一日克復仍旋軍於十四日抵撫州時李秀成大股已竄往貴溪雙港湖坊河口一帶句合閩賊三起及花旗廣匪有衆二十餘萬蔓延數百里並分股竄往弋貴廣信一帶十五日鮑公冒雨進兵二十日馳抵貴溪賊已聞風先遁二十二日五鼓鮑公率隊進勦卯刻抵雙港秀成嚴陣以待鮑公督軍迫之見賊陣亙長二十餘里排列數十層知廣匪最悍而輕佻適當我軍之右乃分兵五路並進而自

率精騎從右出先攻賊左廣匪不虞鮑公之先擊之也大驚反奔直衝賊陣而走其陣大亂賊悉奪命狂奔我軍追殺六十餘里沿途斃賊萬餘將雙港九思岩同田河口湖坊一帶賊壘七十二座全行踏平生擒長髮老賊近二千名內有僞成天豫保天安及檢點丞相指揮等數十人皆斬之是夜鮑公探知李秀成率敗賊奔鉛山四更初轉率領馬步全軍進攻卯刻抵鉛山城外見賊築七壘於北門外與城賊犄角鮑公令陳由立譚勝達分股攻壘拔開鹿角擁入濠邊於鎗礮如雨之中奮勇齊登將各壘踏平殲

壘賊淨盡各營乘勝揭水過河分段攻城相持兩時之久鮑公親執桴鼓如牆并進火箭燃燒城內藥桶賊驚亂譚勝達郎緣梯登城賊潛開東門逃走我軍先登者立開北門迎各營一齊入城復追殺六十餘里斃賊無算生擒老賊八百餘名將城東三十里梓溪一帶踞賊全行勦洗馬隊追過廣信立解郡圍文正奏言此次閩賊廣匪與僞忠王一股併聚一路聲勢浩大經鮑超痛勦兩日掃賊壘八十餘座克復鉛山縣城周圍追擊二百餘里風馳電掣洵足彰天討而快人心並隨摺保奏副將譚勝達加總兵銜

明興以副都統記名簡放均加巴圖魯名號李文益劉玉堂王衍慶熊鐵生均加總兵銜伍華瀚以知府仍留四川遇缺卽補並加巴圖魯名號鮑繼高免補本班以知府仍留湖北遇缺卽補李定貴以副將儘先補用並加巴圖魯名號唐仁廉蕭炳南均以副將儘先補用其餘出力文武員弁查明保獎奏入得

俞旨陣亡都司王友德黃友勝守備周有勝千總趙勝武封樂善把總高林芳外委李安旺方祥應鄒富友蕭於成周鳳祿俱優卹如例文正又奏言記名提督綏靖鎮總兵鮑超驍勇罕匹轉戰安徽湖北江西三省所向克捷本年正月破黃文金大股於洋塘四月破劉瑲琳大股於安慶厥功甚偉其部下各營官如豐城案內隨摺請保加提督銜之記名總兵宋國永陳由立黃慶請保記名總兵之婁雲慶張玉田等皆陷陣衝鋒戰功卓著此次克復鉛山縣城連解撫州廣信兩郡重圍當口糧缺乏之候行烈日驟雨之中竭力奔馳不得少休未滿兩月將江西腹地各賊一律掃除全省肅清實屬勞苦功多可否籲懇

皇上特恩將鮑超補授提督實缺抑或另有

恩獎之處恭候

聖裁其所部之記名總兵宋國永陳由立黃慶婁雲慶張玉田等均請補授總兵實缺以示懋賞而勵戎行奏入奉

上諭鮑超著交軍機處遇有提督缺出儘先題奏宋國永陳由立黃慶婁雲慶張玉田俱著交軍機處遇有總兵缺出先行題奏江撫毓科公奏言逆首李秀成率衆攻撲廣信府城經鮑超督兵追擊二十三日官兵過河直擣賊巢適鮑超等軍馳至水陸攻擊立將城外賊壘一律踏平賊勢大潰我軍追勦十餘里擒斬九百餘名廣信城圍立解此次官軍殲除賊匪實爲異常出力惟鮑超係二品大員應如何獎敍出自

聖裁奏入奉

上諭鮑超著交部從優議敍先是文正致毓科公書云春霆一軍本擬至金谿後卽請左軍接辦繼思左軍必難速到霆軍追勦得手之時不可中道停止使賊喘息再定又復徘徊不去因改檄鮑軍直追至河口等處將忠逆及湖坊二股驅出江境惟鮑公積勞太久請閣下慰勞而贍給之又獲鮑公書云雄師渡河追勦忠賊刻下想已追過撫

州矣國藩於初五日赴安慶初三日申刻多軍克復桐城
初四日水軍克復池州府城閣下在內地辦事儘可放心
不必念江邊之事俟貴軍追至河口將忠逆及湖坊兩股
盡行驅逐後大爲歇息乃可另勦他處以閣下盛暑行兵
過於勞苦也及聞廣信解圍致書胡文忠公云江西指日
肅清矣公自去夏惠撥霆軍助勦南岸迭破大敵公之福
江皖生靈豈可以數計哉尋覆毓科公書云鮑軍此次入
江馳驅甚勞功績甚偉而閣下與司道諸君子供億甚厚
情文甚周足以感動將士之心不特春霆軍門心暢神怡

卽弟此後凡有調度亦更能指揮如意矣鮑公之軍次武
陽渡也驚聞
文宗顯皇帝於上月十六日
龍馭上賓自念八年以來仰荷
國恩由卒伍擢任專閫並蒙
賞賜珍物未能迅掃逆氛以圖報稱不禁撫膺痛哭立召
諸將士勉以盡忠報 國奮力殺賊以仰答
大行皇帝豢養之
恩卽以副

皇太后
皇上維新之景運諸將士亦同聲感泣人人撫躬自誓於
是卽刻拔隊馳抵撫州忠憤激烈奮勇爭先摧數十萬之
巨股如疾風掃葉一戰而成大功及聞胡文忠公於二十
六日卒於武昌悲悼不已謂諸將曰吾與若之有今日皆
胡公之賜也吾今去一知己而 國家失一長城矣
十月定議霆軍由甯國援浙
自安慶克復以來湖北蘄黃德隨等郡縣次第恢復多隆
阿公連克舒城宿松黃梅楊公岳斌曾公國荃先後克復
銅陵縣無爲州運漕鎮及泥汊口神塘河東關等處賊壘

而浙江自嚴州失守後連陷紹處各郡縣杭湖亦岌岌不
保初三日左公宗棠軍至廣信曾文正公調鮑公一軍由
青陽前進朱品隆唐義訓等軍由石埭前進會勦甯國十
八日文正奏
旨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四省巡撫
提鎮以下各官悉歸節制地段寬而兵力薄於是統籌全
局奏定左公由衢州援浙從正路以張軍威鮑公由甯國
援浙從旁路以掣賊勢文正又念霆軍進攻甯國本是最

要之區然羣賊聚於青陽南陵涇縣等處我軍不能直薄甯城於是檄鮑公由青陽進兵時文正覆左公書云春霆未赴江西之先已訂定只能救援南昌省城一帶即求仍調回江濱弟與之約極遠不過至河口而止故渠至河口後不待調檄之至即引師回省在春霆之意並慮一入浙境則銀錢子藥米糧均無人應付也冒暑奔馳傷病太多宜急同休息也積欠太久兵勇窮苦宜急回索餉也各營皆有船隻在江歷年轉運如意且多有家眷公私兩便也在國藩之意即慮春霆一入浙境面面皆賊四顧失措不

足救浙適足害鮑也故弟之調霆軍由池州進甯國者俯順鮑意水次轉運者四分保全江西屏蔽饒景者四分進至甯國掣分浙賊之勢者亦二分也時左公欲令鮑公率軍深入浙境索賊野戰而已專圖衢州故文正覆書云然尋奉到十六日

寄諭浙省賊氛日熾必得謀勇兼備大員統兵援救鮑超追勦賊匪已抵廣信如江西全境肅清即著該總兵前赴浙江督兵進勦會國藩確切查明一併據實具奏時慶端公赴浙督勦奏稱衢州岌岌可危臣飛咨曾國藩派令鮑超就近援應文正奉二十三日

寄諭浙省待援孔亟鮑超赴援廣信力解城圍江西漸次肅清能否就近馳往援應著曾國藩妥速籌辦給事中何桂芬奏言鮑超一軍近在江西屢獲勝仗請

飭曾國藩速令鮑超移得勝之師星馳援浙御史胡壽椿亦疏請

飭令鮑超援解杭城之圍奉

寄諭左宗棠何時移軍赴浙鮑超一軍在何處能否即移得勝之師與左宗棠一軍併力援浙之處著曾國藩等一

併妥籌具奏

十一月鮑公督軍回皖南

自肅清江西後曾文正公屢囑霆軍休息以養鋒銳及定援浙之議多隆阿公又克復三河廬州之賊亦有遁意鮑公念賊將棄江北而全吞蘇浙大軍不到甯國浙賊更無顧忌請於文正刻日拔營冒雨前進行經東流貴池之境見黃蒿白骨並無民居市鎮或師行竟日不見一人鮑公為之惻然亟請於文正設法賑濟難民時慶端公奏言總兵鮑超經曾國藩飭令馳往甯國攻勦查甯國與杭州府

屬之於潛昌化毘連若鮑超由於昌取道援杭可以朝發
夕至奏入奉二十九日
寄諭浙江省城四面賊氛鮑超一軍取道於潛昌化尚恐
中途或有阻滯未能刻日抵杭同日曾文正公奉
寄諭鮑超既經曾國藩派赴甯國去杭最近著即飭該總
兵統率所部由於潛昌化星馳赴杭力解城圍
十二月鮑公薄青陽城而營四戰皆捷盡毀城外賊壘
青陽爲甯國最要門戶賊苦守之以梗我師進兵之路鮑
公率軍進紮城下初七初九等日賊乘夜撲營俱被擊退

並伏兵追殺斃賊數百而石埭太平大股援賊齊至築十
數壘與城賊相犄角十一日鮑公督馬步由東北門進剿
賊列隊抵拒鏖戰兩時賊大敗倚壘施放鎗礮鮑公命各
營奮勇齊進穿過逆壘橫衝賊隊爲數段賊敗而走我軍
四面兜剿將東北門賊壘全行剗平敗賊一股入城死守
一股由石埭大路逃去鮑公督軍追殺十五里擒斬二千
餘名總兵張玉田副將唐仁廉力戰受傷二十一日城外
復添賊壘二座二十二日鮑公復督軍毀平之陣亡守備
唐泗和韓玉廷千總余三友把總黃明漢鄧崇友杜得勝

周光元璩大勝曾有貴外委王爲美鄧必勝俱請卹如例
時曾文正公令鮑公暫住青陽不必遠進甯國免致被賊
包裹且云青陽劉古賴皆猾賊恐不易破尋奉初五日
寄諭薛煥奏甯波府城失守紹興所屬各縣均被賊踞現
在擄掠釣船爲縱橫海上之計杭城被圍四十餘日鮑超
一軍現駐甯國距杭州省城較近若由廣德州取道入浙
既可徑援杭城兼可分援湖郡或徑由徽郡取道於潛昌
化進援杭城併著曾國藩飭令該總兵相機辦理又奉初
八日

寄諭鮑超一軍現在青陽著照該大臣所擬飭令會合朱
品隆分道並進迅攻甯國以掣浙中賊勢如或有間道可
以馳援杭州湖州均著飭令該總兵等相機酌辦慶端公
奏言廣西提臣張玉良統帶水陸兵勇萬餘人在蕭山之
聞家堰紮營其礮船亦已駛至錢塘江杭城被圍甚急前
皖南道李元度一軍進攻龍游未克總兵林文察一軍又
爲處州之賊牽掣不能越救杭州仰懇
天恩飭催曾國藩速派鮑超入浙援剿另派勁旅進攻甯
國奉十四日

寄諭前因浙省危急左宗棠統兵援浙並令進攻甯國以牽賊勢如甯國未復鮑超即繞道入浙於形勢諸多窒礙應令俟克復甯國再行前進尋因杭州省城失守張忠壯公玉良陣亡文正與左公同奏二十五日

寄諭左宗棠已授浙江巡撫責無旁貸刻下計已抵浙著即會合閩師分道進攻毋令該逆久踞曾國藩飭令鮑超進攻甯國以便進規浙省為左宗棠後路聲援是為至要文正又奏二十六日

寄諭現在杭垣已失江浙賊氛徧地江南只有鎮江一隅

為進兵適中之地該大臣前奏李鴻章水陸各軍著迅速調撥布置起程鮑超如克復甯國由廣德進剿亦可直達蘇常互相援應一切布置情形即著迅速復奏先是

諭旨垂詢堪勝將帥之人文正於是月初旬奏言堪勝將帥者臣意中實乏其選臣處所統諸將屢見奏報久邀

聖明洞鑒惟綏靖鎮總兵鮑超功績甚偉與李續宜多隆阿勳名相等該鎮現當進兵甯國關繫極重可否仰沐

特恩獎勵抑或俟諸異日出自

聖裁

卷四終

霆軍紀略卷五

銅梁陳　昌世五編輯

門人 吳樹棠 王澤 仝校字

壬戌同治元年

正月鮑公補授浙江提督

時當建元之始　朝政一新自去秋霆軍肅清江西曾公國荃克復安慶多隆阿公克復桐城陳玉成因以授首東南大局漸有轉機朝廷乃於將帥諸臣中　獎勵一二特出之人以期大功速蕆元旦

特詔欽差大臣曾國藩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明日

特諭曰湖南綏靖鎮總兵鮑超深諳將略屢著戰功上年正月破黃文金大股於洋塘五月破劉瑲琳於赤岡嶺七八月間克城破敵馳驅二千餘里肅清江西全境厥功甚偉著賞穿黃馬褂以示優異十七日奉

旨浙江提督著鮑超補授曾文正公於二十二日奏言鮑超一軍與賊搏戰於青陽城下不能遽克即使克復而甯有石埭涇縣等城為賊所踞未能遽抵甯國又安能進援杭湖聞蘇常之賊守禦並未稍懈似尚無可乘之機而左

鮑兩軍隔蘇常各八九百里必經過江南十數縣有賊之地前有堅城後無糧路將軍心之立潰實寸步而難行必俟左宗棠圍攻嚴州鮑超進抵甯國浙事乃有下手之處不敢過求速效壽奉

寄諭鮑超前已賞穿黃馬褂又簡放浙江提督實缺自當益加奮勵疏通入浙之路時文正以江西爲東南扼要之地又爲東征餉源儻浙賊竄入仍須鮑公回援霆軍既應留作活兵若遠謀進攻甯國適成滯著故鮑公感荷

殊恩急圖報稱屢請添兵以合青陽之圍而文正不許

二月鮑公合青陽之圍賊將張遇春來降

朱唐兩軍爲徽州之賊所牽不能符進兵石埭會剿甯國原議而鮑公以孤軍久屯堅城之下兵勇欠餉至八九箇月石太諸悍賊日夜伺隙謀來解圍曾文正公甚危之鮑公於十五日飭劉順隆等先平西北門山嘴賊壘濬治長濠爲四面合圍之計賊勢大促僞將佐張遇春率萬餘人乞降鮑公納之簡其精銳三千編爲春字營同時曾公國荃在蕪湖等處亦有編降卒爲崑字營之事文正俱批令能戰者當勇每日給錢百文不能者當夫每日給錢七十

文文正奉初四日

寄諭鮑超進攻甯國之師曾國荃進攻巢縣和州之舉著該大臣分別檄催勿稍遲緩又奉十四日

寄諭鮑超圍攻青陽是何情形仍增懸繫又奉二十四日

寄諭薛煥奏湖州危急請飭催鮑超速由西路援救較爲捷近等語前據曾國藩奏稱該提督尚在青陽與湖州音信難通此時已否前進即著該大臣飭令速攻甯國取道廣德進援湖州最爲要著如果鮑超兵頓堅城猝難攻入仍須咨商左宗棠迅速設法援應湖郡毋稍延緩

三月鮑公擊退援賊悉毀青陽逆壘克其城遂連克石埭太平涇縣三城

自青陽合圍後城賊復潛糾浙江死黨三萬餘衆踞銅陵之順安鎮進撲銅陵去青陽百餘里鮑公念銅陵不守賊且竄大通斷我糧路不如先往破之初六日夜自率一軍偃旗息鼓倍道疾馳四鼓時抵銅陵後山圍獲守卡賊數十人訊之乃知山下一望無際纍纍然皆賊壁壘燈火無光刁斗無聞蓋賊不料官軍之能至此也夜徹晨鮑公即揮令顏紹榮黃慶王衍慶等分頭攻撲縱火焚其壘卡賊

從夢中驚醒一時瓦解土崩仍向蘭陵而走適銅陵守將周萬倬水師總兵唐學發亦率隊來會各軍合力窮追三十里遂將橫塘箬山東西王村直至順安沿途百餘卡二十六壘一律剗除擒斬無算方鮑公之破賊也守城官軍亦不解何處援至及知爲鮑公感深次骨追賊回堅請入城休息鮑公不可仍連夜馳還先是青陽賊目古隆賢屢爲鮑公所挫畏伏城中百計誘之戰不敢出至是偵知鮑公分兵往援銅陵陰結涇石太等縣悍賊在南門外豬婆店增築九壘以阻援師通糧路伺我之瑕以逞狡謀乃結

壘甫成鮑公已振旅而還即於十五日督飭將士分九路齊進古逆親帶龍旂老賊揮令各壘傾巢抵敵勢極猛鷙我軍奮勇爭先以一當十明興伍華瀚以騎隊衷賊賊懼返巢仍復倚壘施鎗死拒唐仁廉譚勝達於煙焰中拔開鹿角踰濠直上一壘既破眾壘盡亂馮標等乘勢薄之不逾時而九壘悉平古逆率餘匪遁往石埭軍士追殺四十里始收隊鮑公念南路既平利在速攻以西門屬婁雲慶等以東門屬譚勝達等以北門屬王衍慶等以楊應魁等爲游兵十六日天甫向曙各營秣馬蓐食銜枚疾進將近城闉城上萬礮雷轟附城卡壘中亦以火藥悉力抵禦諸將弁更番奮攻賊知不敵急退入城我軍毀壘塡濠進次城下熊鐵生劉順隆挽盾自障攀堞先登眾軍乘之立將縣城克復斃賊萬餘人逆首偽游天義及各偽職共八十六名悉就擒縛鮑公在青陽息軍三日乘賊立腳未定計先取石埭太平以固嚴州之防繼取涇縣以達甯國之路二十日次軍龍口二十一日率隊前行直抵石埭城壘各賊伏匿不出鮑公分軍爲五合圍之附郭壘賊穴牆施礮鮑公令我軍佯卻數武使賊稍懈突將火藥環壘飛擲各

營乘賊駭亂之時囊土塡濠而進悉踹十四壘平之將奮出之賊盡驅入城城上矢石交下將弁頗有傷亡婁雲慶李文益等帶領眾軍士各負片板直薄城根蕭信春身受數創猶復往來衝突奮力急攻遂從西北二門斬關而入立復城池追擊敗賊二十里殲斃五千有奇俘四百人石埭既復賊愈惶懼因糾合援賊二萬餘由涇縣南陵而來蟻集於甘棠鎮二十二日鮑公率軍倍道疾馳遙見賊隊如蠅如蟻密排十數層勢甚梟悍急令文九和等三營從中路進擊劉順隆王衍慶等六營分兩翼包抄戰數時賊

屢卻屢前馮標伍華瀚等忽由山後揚旗吹角整隊齊出衝動賊陣不復成伍盡棄甘棠營壘十七座而逃我軍悉力追逐進薄太平縣西門譚勝達先毀高山四壘引軍齊上俯瞰城中因以火箭環射延燒藥局煙焰蔽天賊驚潰啟東門望涇縣大道而遁各軍分投掩襲一路積尸若阜流血沒脛俘獲較石埭為尤多擒偽主將徐國華等三十七人張遇春之乞降也鮑公以勁敵在前遽收降眾恐生他變諭令暫住旌德之三溪俟立功後再議至是古逆由太平遁出黃華嶺外所率敗匪不滿七八千將圖折入三

溪潛結遇春之眾竄併涇縣行甫數里見遇春整隊而來出賊不意縱橫格鬬賊大錯愕望密箐叢莽中踰嶺急遁遇春入山搜捕擒殺近四千人古逆一股幾無孑遺時鮑公已回軍甘棠既得遇春獻捷之信旋聞涇賊將由灣灘至鳳村上竄二十七日率軍並挾遇春降卒以進將及鳳村賊已遁回灣灘我軍疾馳薄灣灘下寨二十八日鮑公先派遇春擇險設伏自督八營連環進擊使出壘之賊不得少休令翦炳南梅仁富等潛出左右路遇春伏兵從後路如牆壓下賊惶懼失措不能歸壘唐仁廉等搴旗縱馬

直擣中堅盡破灣灘卡壘躡賊尾追至於涇縣城下仁富先拔西門水卡仁廉等隨毀東南土壘一擁入城登時克復所獲甚多曾文正公自聞銅陵之捷即致書鮑公云銅陵之役實非兄意料所及讀捷報在座無不踴躍稱奇同聲呼快者雖李郭用兵何以過此只候青陽克捷即當據實入告至是先後奏捷略云青陽一城淪陷十載緊皖南之門戶據江介之要衝自上年定計以來相持四月踞守益堅仰賴

聖主福威諸將用命卒能掃蕩援賊攻拔老巢從此規取

甯國可分浙賊之勢關繫頗大厥功甚偉石埭太平南陵黟歙涇縣東達宣城為戰守所必爭鮑超一軍自拔青陽而後仗

聖主之威席全勝之勢未逾七日連復三城從此羣醜喪膽籌剿甯國較有把握鮑超身先士卒調度得宜惟係專閫大員應如何

加恩之處未敢擅擬等語當青陽捷聞奉

上諭官軍擊退大股援賊攻克青陽縣城剿辦甚為得手浙江提督鮑超身先士卒調度得宜著交部從優議敘並

發去白玉搬指一個碧玉煙壺一個白玉柄小刀一把白玉佩一塊交鮑超祗領以示優奬其尤爲出力各員弁除明興已簡放乍浦副都統婁雲慶已簡放直隸正定鎮總兵外婁雲慶著再賞給二品封典甘肅涼州鎮總兵馮標著賞加提督銜副將譚勝達王衍慶劉順隆熊鐵生陳得勝顏紹榮唐仁廉均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
旨簡放劉順隆並賞給壯勇巴圖魯名號唐仁廉並賞給二品封典總兵黃慶宋國永張玉田均著賞給二品封典副將劉玉堂李文益段大貴李定貴蕭儀斌周有勝蔡得

勝均著賞加總兵銜湖廣即補副將馬勝奎吳騰芳文九和蕭炳南均著以副將遇缺即補馬勝奎並著賞給振勇巴圖魯名號吳騰芳並著賞給銳勇巴圖魯名號即補知府伍華瀚著賞給四品封典四川即補參將陳永康著以副將仍留四川遇缺即補游擊段大有著以副將儘先即補其餘在事出力人員著曾國藩查明保奏候朕施恩其單開順安青陽等處勦賊陣亡之參將李玉春都司楊安民張伯昇守備盧廷章外委雷得勝副將羅春鵬副將銜參將羅勝武千總吳定元王大有把總劉正高黃定魁李

仁壽外委楊宏勳劉名德唐從之張順發張有貴均著交部各照本職議卹文正奉
寄諭鮑超既克青陽著即飭令由涇縣進取甯國以掣浙中賊勢及石太涇三城捷聞又奉
上諭鮑超一軍自拔青陽後未逾七日連復三城勦辦甚爲得手殊堪嘉尙仍著曾國藩飭令鮑超乘此聲威迅將甯國一帶踞匪悉數殲除毋任久踞在事出力員弁兵勇著准其彙入青陽案內擇尤保奏候朕施恩其陣亡之都司劉蘭桂周榮桂羅雲軒守備甘少白陳其美千總易元

凱劉仁運鍾高勝費朝富把總徐則勳易明昇王京升詹祥順田安宇蕭萬勝張安貴從九徐銘外委彭文榜陽其庚蕭利山劉光榮張家春湛正海易飛林均著交部各照本職從優議卹時浙撫左公宗棠肅清開遂駐軍常山文正以東路既臻安穩因飭徽州張唐兩軍出嶺先勦石埭之賊與鮑公青陽之師相應謂可化板爲活至是致書唐義訓云太平石埭皆已克復貴軍與老湘營出嶺無仗可打矣遂令老湘營留守石埭太平當青陽既克文正以鮑公本可乘勝掃蕩涇石直攻甯國奈青陽東麓等城都無

守兵稍有疏失則鄱陽景鎮立即淪陷又恐江山之賊一面與左公相持一面另犯江西腹地故令霆軍進止不得不略一徘徊審慎而鮑公於五日之後即連下涇石太三城蓋出文正意外也文正尋致鮑公書云青陽之捷閣下又蒙

天恩賞賜御用各物閣下當威望極隆之際沐

朝廷稠疊之恩務當小心謹慎謙而又謙方是載福之道前此曾以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相勸務望牢記毋忘至麾下營頭太多營官哨官多係鎮將大員管轄實屬不易

一人之精神照管不到莫若擇一二人分統之而分管之如宋國永婁雲慶二員其資格才識俱可勝統領之任霆字十五營中儘可分五營與宋國永統帶分五營與婁雲慶統帶閣下僅親統五營此外如仁字禮字峰字春字及馬隊各營或全歸閣下親統或酌交婁宋分統亦須早早派定譬如大樹高幹無枝則無葉無陰必有大枝長條乃有密葉濃陰此一定之理也李希菴部下現分成大吉蕭慶衍金逸亭梁作楫蔣凝學毛有銘歐陽崇如各爲一枝多禮堂部下現分雷正綰石清吉楊朝林各爲一枝閣下亦宜趕緊分枝庶幾擔子漸輕照料易周即手下之有才者亦宜使之獨當一面俾得各顯手段各建功業庶無久居人下之怨如近日陳由立余大勝舍此而逃往別處亦因久居人下思另尋出頭之日也又如近日梅仁富張遇春之在涇縣同伴開仗亦因該處並無統領照管不到也閣下若再不派分統之人則將來之逃往別處者恐不止於陳余同伴開仗者恐不止於梅張可慮之至望吾弟早計之凡利之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享之霆軍營務處用費浩繁閣下務當與之同甘共苦嗣後

若派分統之人須將餉錢公平派出使分統者寬綽有餘則人皆心服矣尋因鮑公牒請籌發一二月滿餉文正批令將副五營撥與婁雲慶統帶新五營撥與宋國永統帶銀錢歸該分統自支自放戰守仍歸鮑公節制調度鮑公即遵批分撥是爲霆軍設分統之始外間稱分統爲小統領厥後霆軍規模益擴同治四五年間馬步各軍小統領多至六七人截曠銀兩歷經捐置馬隊

四月鮑公由青陽進攻甯國府城

當青陽未報克復時趙忠節公景賢正苦守湖州勢甚危

急江蘇巡撫薛公煥奏言浙江湖州府久被圍困必須援師迅至方無決裂之虞提臣鮑超一軍尚在青陽與賊相持即使攻復青陽而甯廣各屬節節梗阻勢不能長驅直入仰懇
天恩飭下曾國藩左宗棠商令鮑超朱品隆兩軍速援湖州奏入奉
寄諭著曾國藩於鮑超朱品隆兩軍內酌度情形分撥一軍從間道迅速往援如進攻道途較遠或有所牽掣不能前往即著薛煥迅派勁旅由滬進援至是曾文正公以霆

軍既克青涇石太進攻甯國即所以救湖州催令張公運蘭守旌太以保霆軍糧路鮑公遂於二十五日由青陽拔營進攻甯國是時文正建節安慶居中控馭十道並出曾公國荃循江北岸曾公貞幹循江南岸楊公岳斌彭公玉麟水軍中江而下助勦兩岸為直搗金陵之師李公鴻章領湘淮水陸突過賊境為援勦蘇滬之師大江以北多隆阿公為圍攻廬州之師李公續宜有派援潁州之師都興阿公為防勦江北之師大江以南左公宗棠為規復全浙之師張公運蘭為防勦徽州之師而規復東南全局以甯國為用兵樞紐勢處中堅鮑公威名最著乘勝進攻各路將帥皆倚以為重文正覆恭親王書云洋兵會勦內地關係甚重國藩所慮者不在他事而專在派出會勦之人實難其選大抵揀選將材必求智略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三者兼全乃為上選今欲派與洋兵會勦之將亦必擇三者兼全之人環觀江楚諸軍如多將軍左中丞李中丞楊軍門鮑軍門數人者各防勦數百里地面勢不能抽出與洋人會勦一處文正奉十六日
寄諭近日江岸南北連克城池並關隘多處事機極為順

利著即飭鮑超各軍迅將甯國府城攻克進取廣德以期與湖郡聲勢聯絡該府城被圍日久岌岌可危現經曾國藩飭令鮑超派隊由廣德績溪等處分道援湖即著迅飭前往毋稍延緩自霆軍連克青涇石太四縣後旌德與甯郡賊勢中斷不能聯為一氣張公運蘭遂克復旌德縣城捷入奉二十七日
寄諭南岸軍威甚振即著飭令曾貞幹乘勝進克蕪湖太平直偪金陵鮑超一軍即飭進攻甯廣分援湖州規復高淳東壩以期與江上之師聲勢聯絡併力進攻

五月鮑公督軍擊賊於寒亭管家橋等處連破之奪取望城
岡要隘
僞輔王楊輔清糾眾十餘萬堅守甯國府城而以僞對王
洪逆屯聚團山圖犯蕪湖南陵等縣僞衞王楊雄清踞紮
寒亭獅子山分擾梅家店管家橋一帶以阻進兵之路鮑
公率馬步官軍進抵青弋江知賊勢方盛未可猝攖其鋒
乃於抱龍岡隔河濬治濠牆不遠出戰以懈賊心仍飭各
營哨循山徑而入勘明地勢於初四日先遣劉玉堂吳騰
芳黃慶唐仁廉李文益五營潛渡山岡分道設伏飭周有

勝馬勝奎進薄寒亭散布隊伍誘賊出壘鮑公親督將士
繞越翟村木瓜橋涉淺過河令婁雲慶劉順隆王衍慶諸
營突從左路進以韋志俊四營繼之令宋國永譚勝達熊
鐵生諸營突從右路進以蕭炳南段大有兩營繼之寒亭
之賊方以周有勝等孤軍深入無後援可吞而取也遂出
巢猛鬬益逞梟悍嘗見左右兩路大軍掩至正在旁皇卻
顧乃附近村落中羣賊響應擁眾齊列山梁鮑公遂令顏
紹榮楊鎮魁騰踔而入直擣中堅縱橫盪決將弁頗有損
折明興伍華瀚以騎隊抄出管家橋先翦其右翼宋國永

劉順隆等橫躍入陣衝賊數段適山岡後伏兵亦發扼斷
歸路唐仁廉擒賊目楊民清黎奉民於陣馬勝奎周有勝
乘勢搶過寒亭浮橋徑取護橋二壘毀之賊負創驚潰眾
軍追襲二十餘里將寒亭管家橋梅家店直至獅子山賊
館數十處賊壘三十五座同時踏平斃賊六千有奇楊雄
清糾合零匪遁回甯郡曾文正公奏言甯國一城屏蔽蘇
浙為賊與我所必爭之地近日南岸連克數城敗賊多萃
於此聞逆黨聚至二十萬之多臣深以兵力單薄為慮自
有此捷則已復之數縣賊或不暇復萌窺伺而我軍節節

進取圍偪郡城亦漸有可乘之隙奏入奉
上諭逆匪楊輔清竄踞甯國府城分股屯聚團山寒亭等
處經鮑超督飭將士奮勇進攻將各路賊館賊壘一律踏
平斃賊六千有奇剿辦甚為得手即著鮑超迅速進剿攻
克堅城盡殲醜類陣亡游擊鄭永福都司陳得勝向全璧
守備葛紹賢陳桂林鼓思賢千總鄧顯明黃元義羅世發
把總劉昭德范瑞恆陳泰加王朝富周桂韡晏光照陳宏
賓外委常子雲周樂成均著交部從優議卹先是楊輔清
堅伏城中正在繕脩守具聞寒亭戰敗復糾逆黨僞八王

等四大股繞城結壘延亙三十餘里楊逆自與偽桂王合股由城西之敬亭山連營至望城岡一帶以圖力抗官軍初十日鮑公引軍進駐烏沙鋪暫息士卒周歷形勢必自抱龍岡得手而後可擊散賊黨尤必從望城岡下手而後可俯瞰賊巢十五日嚮明令婁雲慶等潛出碑林岡師得勝等潛出安宜口會伏於望城岡後而以韋志俊所部爲游兵仍令宋國永王衍慶等數隊直取中堅以誘賊賊果輕我兵寡直壓山岡而下甫及交鋒鮑公復令黃慶劉玉堂等十營張兩翼抄來羣賊勢阻將圖卻走嘗見旗幟林

立掩映山谷間以爲城南城北之賊悉衆來援地困難轉鬬洶湧若潮不意婁雲慶等兩枝伏兵突從山谷中騰躍而前衝賊數段韋志俊等截斷賊後宋國永等揮師乘之縱兵擊刺遇者輒殪逸出之賊又爲明興伍華瀚馬隊追及擒斬八九千人遂破望城岡並將抱龍岡安宜口碑林岡敬亭山十數壘悉平東南北三路賊衆亦卽棄巢紛竄退踞河西河東

六月鮑公攻克甯國府城偽王洪容海以甯國縣城降鮑公用其衆收復廣德州城

楊逆既受大創略無鬬志乘我未布長圍陰結另股三偽王列隊城根並築堅壘於夏家渡石橋之側以爲負固自完之計鮑公派隊四次挑戰匿不出遂於初八日統率馬步谷軍偪壘下寨賊不能堪由北城出萬餘衆前來迎拒我軍一擊敗之初十日賊復由南城出二萬餘衆悉力撲犯我軍再擊又敗之十四日偽循王魏超成偽千王洪仁玕等於南門胡盧山鱖魚山一帶列隊冀襲我後偽襄王劉官方等於北門廟埠圖山一帶列隊希圖夾攻而西門亦別出大股靠壘爲陣鮑公見賊已渡河喜告諸將曰彼

有鬬志吾乃可以一逞也遂飭婁雲慶馮標譚勝達唐仁廉伍華瀚等向北門進張應超楊鎮魁段大有等向西門進宋國永黃慶明興馬勝奎李文益等向南門進而以韋志俊四營趨南門之左張遇春二營趨南門之右時城賊壘賊蜂擁出敵我軍如牆併進搏戰逾時未遽得手宋國永黃慶躍入賊陣縱橫盪決先將中路一段擊敗明興劉順隆截出夏家渡口橋遏賊歸路賊旅漸亂撲河返奔馬勝奎李文益遂將石橋二壘踏毀韋志俊張遇春亦自山阪斜衝而出賊衆紛潰將過浮橋周有勝熊鐵生焚橋截

住幾無脫者南門旣已獲勝僞襄王一股瞭見南路火發遂棄廟埠圖山而遁婁雲慶馮標唐仁廉奮力尾追吳雲鎮從旁徑突出乘之張應超楊鎮魁等亦於西門告捷剿平附城三壘三路整軍來會集於小東門外將沿河僵仆之賊補刀殪之十五日楊輔清復出大東門收合餘燼爲背城借一之舉鮑公率各軍驟進勢如風雨該逆一戰卽北狂奔六十里已近洪林橋矣楊逆率悍黨二千餘人回陣返撲馬勝奎緊躡賊後中鎗而殞游士亦受傷折鮑公令諸營徐列圓陣以大圍包之賊力加勦洗楊逆單騎脫

去從馬千餘匹盡爲我有城賊見楊逆一敗不返倉皇失措議戰議降議守紛紜未定我軍已自洪林橋收隊歸來大呼直入東門除跪降及老弱婦女外一律斬薙無遺立將府城克復前後斃賊幾及二萬生擒酋目三百餘名得大小礮位六十五尊先是曾文正公致書張公運蘭云甯國賊數實在十萬以外必拚命與官軍苦戰鮑軍屢捷之餘將士難免驕矜又所撥他處劣營歸入統下者甚多尤覺散漫國藩深以爲慮貴軍現守石太務求鎮靜耐苦養精蓄銳不必急求會剿前途但求力保後路萬一鮑軍小

有挫失全賴貴軍爲後面長城又致鮑公書云聞楊七麻在城內又聞青石燕太等處敗賊浙江援賊萃於該府數必不少務望閣下穩慎圖之不可因屢勝而輕敵或至疏失等語文正前因霆軍弁勇多長沙省城人而能屢破大敵謂軍事不可一律相繩是役又以撥帶劣營屬鮑公虞而鮑公竟以破二十萬之巨股是時文正念年來宿將死亡太多特允江公長貴撤營歸伍之請而於鮑公愛護尤至及寒亭獲勝又致左公宗棠書云霆軍以能穩紮穩打爲幸更無餘力分援湖州初三日湖州失守文正奏稱鮑

超以甯國賊勢大重萬難抽兵援湖又致李公鴻章書云鮑公於初四日獲勝後步步進紮楊七麻兄弟共三僞王部衆二十萬之多聞鮑公之力足以制之等語是時多隆阿公已克復廬州府瀕江水陸官軍連克太平府蕪湖南陵等縣及金柱關東西梁山各要隘曾公國荃克大勝關秣稜關三汊河等處賊壘進軍金陵駐紮雨花臺文正以金陵機勢可乘擬令多隆阿公進攻九洑洲乘勢會剿金陵而多隆阿公尋因陝省之警經官文恭公奏派援秦於是文正專待霆軍攻克甯郡後爲游擊之師以援應金陵

及閏十四日之捷奏稱甯郡一拔則江浙之門戸已開金陵之機勢漸緊由是略取東壩會剿下游可無兵單之慮

奉

上諭僞輔王楊逆竄踞甯國經官軍進剿迭獲勝仗嘗將府城克復浙江提督鮑超親督諸軍冒暑苦戰屢復名城玆復攻克甯國洵屬戰功卓著忠勇堪嘉著加恩賞給雲騎尉世職以示優奬其尤爲出力之總兵宋國永婁雲慶黄慶均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旨簡放湯標副都統明興均著交部從優議敘總兵熊鐵生王衍慶譚

勝達劉順隆唐仁廉陳得勝均著賞加提督銜知府伍維瀚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副將周有勝劉玉堂李文益均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吴騰芳易昌煥段大有劉天勝均著賞加總兵銜參將韋志俊著以副將儘先補用並賞加總兵銜儘先參將四川順慶營游擊張應超著以副將仍留四川遇缺儘先補用湖南鎮筸鎮右營游擊楊鎮魁著以副將仍留湖南遇缺儘先補用游擊孫開華著以副將遇缺儘先補用吴雲集都司韋以琳均著以參將遇缺儘先補用黄淮清著以游擊留於安徽遇缺儘先補用涂祖昌著以游擊遇缺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薛金榜著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加參將銜千總蕭治亨著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賞加游擊銜四川即補副將陳丞康著遇有副將缺出先行補用其力戰陣亡之副將馬勝奎游擊銜都司曹榮黄新林守備楊樹森千總楚訓武馮朝富楊吉盛把總楊加春劉伯鴻外委宋大有李來獻徐士太均著交部照原保官階從優議卹其餘出力員弁兵勇著曾國藩查明請奬當鮑公攻克寒亭等處賊壘後曾文正公多隆阿公左公宗棠同

奏五月初十日

寄諭鮑超進攻甯國大獲勝仗攻克寒亭管家橋等處賊壘著該大臣飭令移營進逼速拔堅城一俟甯郡克復即可由廣德進至高淳溧水節節掃蕩會同金陵水陸各軍擣穴擒渠共膺懋賞至是文正又奉六月初四日

寄諭前據曾國藩等奏稱官軍進偪金陵因兵數不敷布置俟增調多隆阿等軍到防再籌大舉當經諭令該大臣必須愼益加愼不可輕易進攻或致挫失因思鮑超一軍進取甯國約計以一萬之師抵數萬之賊雖日來攻破寒

亭等處要隘而賊勢太盛鮑超所部兵勇亦不免單薄且前據奏該提督平日馭將過嚴將士有渙散之意頓兵堅城日久不無可慮著該大臣密飭該提督於勇往之中仍須加意愼重甯國廣德爲蘇常門戶賊以全力死守若官軍奮勇進攻傷亡必衆鮑超營中是否必須添兵協助方可爲萬全之處著曾國藩迅速妥籌辦理如須添兵以何路之兵爲最宜郎著酌量調派毋失機宜尋又奉初九日寄諭鮑超一軍攻剿甯國自踏平寒亭等處賊壘後匪勢若何我兵是否得手並著曾國藩迅催該提督奮力攻取

以圖節節進剿文正於添兵協助鮑公之事尙未籌及而甯郡已克捷聞後又奉

寄諭鮑超一軍自可由東壩等處與曾國荃會師金陵曾國荃既不慮孤軍寡助似大局已有把握深堪欣慰僞保王洪容海者石達開死黨也驍勇善戰上年由江州入浙轉隸李秀成隊下金陵洪逆令援甯郡占踞甯國縣城復屯聚於郡城東之孫家埠不敢與霆軍接仗具稟乞降詭云與羣賊有隙願取郡城縛輔逆以獻鮑公與之期約許以自新乃撫事未成甯郡已克洪容海遵鮑公約於二十日襲取廣德州城因率衆六萬就撫

七月鮑公駐軍甯國安置降衆立新營

時曾公國荃與金陵城賊相持曾文正公檄鮑公進攻東壩高淳溧陽溧水句容一帶作遠勢盤旋以漸屯駐於金陵之東北爲犄角又念霆軍將士勞苦太久疾病者多令其稍爲休息而鮑公亦以安置降衆尙未就緒暫難拔營洪容海之取廣德州城也襲殺侍逆所派守將馬桂功並收其衆令薙髮於是降卒益衆鮑公議分別遣留文正奏給容海游擊虛銜隨降之頭目朱大椒等二十四人俱給

五六品頂帶有差及容海進剿建平不利部下頭目各爭雄長懷反側張得勝等帶二萬餘人投歸僞輔王而大椒等在廣德內亂容海率心腹萬餘人奪門出投歸鮑公營於是廣德州遂仍爲賊所踞初文正議酌留降衆二千人餘全行遣散而鮑公則請多留及事聞奉

寄諭所辦甚屬妥協著鮑超趕緊辦理惟降衆六萬僅留二千人恐餘黨不能盡散若復聚而爲匪又成巨股不可不防如洪容海眞心歸順不妨酌量多留將降衆分隸各營借資鈐束洪容海或令隨攻金陵或令助攻湖州均著

酌度辦理鮑公乃令容海酌留三千八編立啟化營隨同征勦令攻克廣德州以贖前愆尋又議再留三營其遣者每人給途費錢千文尋奉
寄諭此次洪容海部眾反復廣德復陷亦在意計之中鮑超所辦尚屬合宜惟洪容海歸順之眾雖較前數大減而人數尚復不少不可不防既已准其來歸亦不可待之過刻致令反側阻日後從賊者反正之路自鮑公隨征軍麾所至輒建奇勳各路統帥疆臣爭欲得霆營部將以張其軍記名總兵鄭陽和前年藉故告假誘同游擊龍德亮等

三十八人私往湖南經巡撫毛公鴻賓留統多營嗣總兵陳由立經河南巡撫嚴公樹森奏調得
旨飭赴河南軍營已而嚴公調撫湖北青陽戰事方亟鮑公請於文正將由立奏留原營而由立因陽和事相形不免觖望遂與副將余大勝先後託病離營並潛誘哨弁李殿華等十六人颺去尋接河南巡撫鄭公元善函知已委令赴湘募勇三千鮑公以由立等相從日久同甘共苦乃因假離營任意遠颺有干軍令函咨文正請
旨將陳由立等一併革職並飭湖南撫臣撤去鄭陽和帶勇差使查明陳由立余大勝等均不許招勇立營不許逗遛境內派員押回皖南原營責令立功自贖以懲跋扈而杜效尤
詔如所請行鮑公之軍紀由此益肅矣文正尋致毛公書云陳由立回湘招勇求閣下立飭停招派員押回敝處此風一開各處軍紀皆弛所關極大弟不能不認眞嚴辦並求閣下將鄭陽和撤營押回皖中俾弟法令得行等語後余大勝經左公宗棠飭往鮑公軍營文正覆左公書云弟於霆軍諸將均不過一面之識無德無怨並無痛懲一二

借以立威之意不過因春霆公牘私信屢請懲辦不得不爲之主持又見鄭陳余三人之去隨同颺去者至數十員恐繼之者大去不止故嚴行奏禁以截其流非弟有所不快於三人者也即春霆於鄭陽和愛其驍悍而惜其他之余大勝則惡之迥不似陳而愛之亦微不逮鄭蓋牽連得書之類閣下與余有舊不爲保之受之而遣之歸鮑可謂力全大局寄雲中丞始終留鄭不遣則似不達鮑之情而亦少乖弟之志等語寄雲毛公鴻賓字

八月軍中大疫鮑公至蕪湖養病以宋國永暫護軍事

時曾文正公奏

寄諭鮑超既克甯國自宜乘此聲威攻取東壩溧水高湻句容等處使蘇常之賊與金陵隔絕便可斷其接濟迅下堅城然後以全師赴湖州等處蘇常之賊豈能自保鮑公方擬撫事就緒乘勝進兵而大江以南癘疫繁興甯國境內最甚霆軍勇夫病者萬餘死者數千至於炊爨寥寥猛將黃慶伍華瀚等俱先後物故鮑公亦染病甚重因以宋國永權護軍事各將領以舟送鮑公至蕪湖養病文正奏

言軍事甫順疾疫流行惡耗頻來心膽俱碎若有大股賊匪撲犯甯國旌太等處鮑超張運蘭兩軍不特不能出隊迎戰並不能堅守城壘以待外援亦並不能預逃以待再振金陵徽州戰守俱無把握數年來千辛萬苦戰爭之土地由尺寸而廣至數百里儻有疏虞何堪設想若皖南藩籬一壞則江西內地空虛毫無足恃與言及此憂心如灼

奏入奉

寄諭鮑超營中暨曾國荃等軍皆疫疾大作曷勝軫念廣德固須急圖攻取而甯國尤為地所必爭著飭令鮑超等竭力固守使賊不得肆其狡謀尋又奉

寄諭自諸軍進偪金陵逆匪老巢已成阱檻惟以艱難時會誠不易得疊經寄諭總以毋徒求效旦夕惟當立足不敗之地以俟可乘之機當此艱危時局疫疾流行將士摧折深虞隳士氣而長寇氛該大臣惟宜愈矢忠誠拊循加意使軍心益固沴氣潛除各營疾疫將士其各傳旨優加存問本應明降諭旨慰勞誠以事關軍務或恐人心疑懼且致奸宄從而生心賊人轉益張其兇燄先是文正覆李公鴻章書云鮑公中秋後可打東壩高湻二溧以達金陵

若其順手九月可至鍾山至是致鮑公書云聞貴部病者極多傷憫之至茲送去高麗蔘三十兩煩閣下擇弁勇之病重而應補劑者酌量勻給以表鄙人區區愛士之心又致郭公崑燾書云鮑張二公皆遘疾頗重霆營如黃慶伍華瀚皆關係全軍之興衰等語尋為黃慶伍華瀚疏請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從優議卹並請從祀湖南原籍昭忠祠得

旨俞允

閏八月大股援賊上犯宋國永出隊禦之於新河莊不利鮑

公自蕪湖力疾回甯國

曾文正公奉十九日寄諭鮑超營內並金陵徽防各營近來疫氣已否平安軫念實深時李秀成由蘇州率大股上援金陵黃文金胡鼎文李世賢等股十餘萬由東壩撲犯金寶圩以抄霆軍糧路二十日宋國永遵文正之檄派霆字四營峰字二營於距甯郡五十里之新河莊禦之始到營壘未定爲賊所乘退回甯國鮑公在蕪湖病漸愈徧身發瘡癤以金陵援賊圍撲曾公國荃營甚急深恨不能赴援及聞國永小挫黃

胡等逆將由東西兩路分撲甯郡恐於皖南全局有失遂於二十七日力疾回甯國軍次先是曾文正公覆左公宗棠書云春霆現在蕪湖養病雪琴見之云兩人扶掖以行神氣尚完或無他慮東壩之賊連日擾及水陽鎮金寶圩一帶甯國之師向由蕪湖運糧恐將中梗亦大局之變也弟飭宋國永派八三千紮新河莊以救金寶圩不知霆營病卒尚能成隊否尋又覆書云春霆將力疾回營賊若直犯甯國國慮霆營病卒不能禦此大敵即由灣沚南陵斷我餉道甯國亦無可守之理又覆鮑公書云得知尊疾稍愈爲之一慰而猶以未全愈爲念也賊至金寶圩擄糧此意中之事現已函商雪琴侍郎請其派船赴水陽一帶矣此時急務第一望閣下與各將士病體全愈第二保甯國府縣兩城第三清水陽等處保甯國之糧路第四救金寶圩之百姓請閣下告知宋馮婁諸公依此次第分別緩急辦理餉項又飭部人愧忿之至今日解銀四萬以濟貴軍五日之內必續解也後又致李公續宜書云春霆力疾回營而水師已退出甯國糧路已斷安能保全

九月鮑公移營高祖山

鮑公自回甯郡以宋國永前次紮營新河莊甚失地勢於是力圖整頓將病者傷者安置城內簡選精銳約得五千人紮營城外主戰令張公運蘭所部老湘營登陴主守賊以鮑公大病新起於初三日率黨至廟埠撲犯官營鮑公揮隊出擊賊卽敗走鮑公因於初六日拔紮距郡城二十里之高祖山兼顧西河灣沚等處又以南陵爲內竄之路派婁雲慶駐守之時黃文金胡鼎文及僞隨王楊柳谷僞跟王藍仁德等入盤踞高嶺梅嶺油榨溝新河莊等處時竄擾灣沚紅楊樹一帶蔓延百餘里蘘抄甯郡糧路以牽

制高祖山大營十八日鮑公派隊搦戰賊亦排隊於仰賢圩新河莊等處依傍港汊阻水自固不敢渡河接戰初降將韋志俊洪容海同守甯國縣城俱因病隨同鮑公赴蕪湖調治甯國縣城遂於初六日失守鮑公飭其收集潰散重整隊伍至是見我之守禦日完賊之怯情日露擬將高嶺梅嶺之賊痛剿數次以挫兇鋒因可戰之士太少乃飭志俊容海率所部隨同進剿於二十一日出隊而新愈之卒羸瘦無力戰不利幸賊亦不敢猛抗曾文正公覆鮑公書云黃老虎本係悍賊又加楊七麻胡鼎文等酋均係百

戰之寇未可輕視現由湖北調來何紹彩三千五百人吳華廷一千人均於五日內可至安慶到皖後即派赴貴處助剿梁美材三營已至貴處否閣下若自度力能取勝則速戰亦可若力量不足則堅守營濠待梁何吳三營到後再行開仗亦無不可大凡客兵多不甚得力全靠主兵自强客兵僅助聲勢而已梁何吳三軍雖到齊而打仗之時仍全靠霆營自己努力也又致書云賊數太眾而貴部病者太多目下總以先固營濠先保糧路爲要梁營十月初必至何吳等營十月半必至但望閣下穩守穩紮韋洪兩

部皆不可靠不宜令之同戰尋又致書云梁美材已至甯國否渠請添招二百人余批令由閣下代爲呈請蓋使之稍感閣下之恩或肯出力耳聞該二營不甚和睦不知打仗尚肯齊心否閣下須留心查看戰陣時純靠本營之兵得力切莫專靠客兵恐誤事也文正於上月奏稱楊岳斌鮑超病皆漸愈擬於二十六七回營其軍縱有疏失尚可徐圖整頓奏入奉初十日

寄諭現在漸寒疫氣當已消盡鮑超楊岳斌等病皆就痊覽奏爲之稍慰著曾國藩催令鮑超等回營拊循士卒先

圖固守使人馬强壯再議進攻毋得稍分畛域江蘇巡撫李公鴻章議調多隆阿公援秦之師折回會剿奏稱忠侍護輔等僞王合股上竄分援金陵甯國蓄謀甚狡適値鮑超曾國荃兩軍疫病繁興之際曾國荃前敵稍有挫失則太平蕪湖防兵皆單賊可循江邊上竄鮑超一軍恐受圍困實關係蘇浙皖南江西數省全局現在統計上下游各路兵數皆僅可自立不足分援甯國金陵軍營亦僅可守而不可以戰必另有大隊援兵方可制賊等語於九月初旬奏入曾文正公奉十七日

寄諭金陵大營苦守待援甯國又復喫緊鮑超之病是否
痊愈曾國荃受傷是否平復頗深廑念厥後多隆阿公卒
爲秦事所牽不能東下先是援賊初至時金陵急而甯國
稍緩曾文正公商之左公宗棠令撥蔣公益澧一軍至甯
郡騰出霆軍下解金陵官軍之圍尋因蔣公爲龍游湯溪
之賊所牽而霆軍之糧路日梗甯事日棘文正致左公書
云春霆久屯高祖山賊亦未敢尋之開仗自是懸於厥昔
威名然霆軍可出隊者不過四千人自治且有未遑況能
遠援金陵念此不無氣餒又致官文恭公書云春霆回營
兩旬尚未開仗幸病體全愈軍心已固又致李公續宜書
云春霆至今尚未開仗蓋霆則患病卒之太多賊則畏霆
營之積威皆相持莫敢先發也
十月宋國永攻剿西河不利
自有上月二十一日之戰賊知我軍病羸餘卒不堪再鼓
新募勇丁又未到營因一面在上游與霆軍相持一面在
下游灣沚方山等處與水師相拒初五日渡過清弋江占
踞西河初八日鮑公派宋國永攻剿西河賊壘損折勇丁
數百人國永恐太傷士氣急收隊回於是水路糧運被賊

梗塞金陵曾公國荃之師苦守四十六日於初五日大捷
賊解圍去曾文正公於十二日疏陳金陵戰狀云前奏可
慮者四端今所慮專在甯國一路再能支撐一月新募之
勇一到鮑超能出營痛剿或可力過賊氛不令上竄臣派
員於繁昌南陵多雇民夫趕辦陸運又派湖北調來之何
紹彩等營由南陵前往保護陸路又自金陵調出王可陞
五營由蕪湖前往冀通水路總期能通運道而後能保鮑
超之營壘能保營壘而後能守甯國之城池奉
寄諭甯國雖偶爾小挫鮑超謀勇兼優諒能支持金陵援
賊經曾國荃等斬殺數萬逆膽已寒該藩司兵力本不甚
厚頓兵堅城之下進退兩難恐日久逆黨復生詭計非鮑
超之軍由東壩馳往會剿則成相持之勢故甯防甚關緊
要非獨逆賊內犯南陵爲可慮也又奉
寄諭甯國旌德同時喫緊鮑超張運蘭朱品隆諸軍尚屬
羸病之餘著曾國藩照所擬各策分兵往援
十一月鮑公丁母憂改爲署理浙江提督在營穿孝尋擊賊
於黃麻渡勝之復大破賊於歇建廟馬頭鎮等處
李秀成自上月竄江北連陷含山巢縣和州等城至是旌

德之賊復竄擾太平彰縣攻陷祁門甯國糧路迄未大通自紅楊樹青弋江西河灣沚等處面面賊氛鮑公所部病餘各營分汛太廣正擬俟赴湘新募之七千人陸續到皖再行分途痛勦二十日忽聞訃丁母鄧太夫人憂鮑公請於曾文正公給假奔喪文正復書云閣下至孝性成驟嬰大故哀慟迥逾尋常急思奔喪回籍乃人子之至情惟閣下統領雄師獨當一面正值萬分喫緊之際卽日當專摺奏明仿照咸豐六年福將軍在江甯丁憂之例奉
旨後在營穿孝二十七日目下請節哀順變公而忘私仍

以軍事爲重力支危局甯國之艱難已歷四月全賴閣下與各營官勉力撐持再支一月則米糧已運足朱軍必到青陽熊鎮馮鎮之新勇必陸續到齊一交新年貴軍補足勁旅又可復從前之舊掃清甯郡之賊克復金陵再行奏請回籍則哀榮備至矣時李公續宜亦在假守制文正致書云鮑軍門堅請奔喪回籍鄙人未允亦望台旆早來免致渠得藉口文正疏入奉
上諭浙江提督鮑超現在聞訃丁憂呈請給假奔喪惟甯國一帶現值防勦喫緊該提督係帶兵大員勇敢善戰久爲各軍倚重更不可輕離防所鮑超著照例毋庸開缺改爲署理卽著在軍營穿孝二十七日俟江南軍務大定再由該大臣奏請給假回籍營葬以遂孝思文正於未具奏時批鮑公牘云貴軍門一再陳情詞旨迫切孝思肫篤又係屢立大功之人本部堂當奏求
皇上破格天恩賞假回籍治喪惟獨當一面之人須觀軍務之緩急以定行期之遲速貴軍門丁憂正值甯國軍務萬分喫緊之際恐須三四次陳奏乃能仰荷 聖恩俞允若能將西河灣沚之賊擊退糧路早通 聖心大慰或能

早邀 恩准亦未可知文正又奏
寄諭鮑超所募湘勇已否到營著於到營後飭令酌量情形妥籌戰守現在該營情形若何實深廑念著該大臣隨時具奏鮑公自聞訃後雖堅請奔喪敬候 成命而於哀毀擗踊之中仍力顧大局不敢稍有疏忽慮黃麻渡守兵單薄水陸糧路可虞乃督馬步數營並何紹彩二營於二十四日馳赴黃麻渡會合王可陞防軍誘賊過河一擊敗之旋報花旂廣匪六萬餘眾由甯國縣進敵建廟直至高橋楊柳鋪吳村馬頭鎮一帶布滿賊館自甯郡南至涇縣

北至鮑公營盤自高祖山老營至清弋江南陵俱為賊氛所梗鮑公以老營空虛懼有挫失遂自黃麻渡捲旗息鼓振旅還援遙見四面傳烽煙燄紛起詗知藍仁德等分對高祖山清弋江下寨另有賊騎數百由寒亭高祖山摩壘而過繞出抱龍岡冀襲我營之後鮑公既次清弋江先派宋國永守定高祖山二十七日昧爽部勒各營徑從抱龍岡進令周有勝王衍慶萬守根孫得太各營攻中路唐仁廉劉天勝吳雲集羅國才各營攻左路譚勝達李文益洪容海鄧雲貴各營攻右路賊恃眾列陣來拒旌旗一展鼓

音若雷我軍以排鎗輪擊多有應聲而殪者賊乃愈聚愈眾密布長圍傷我營哨數人羅國才衝賊過猛並陷於陣適鮑公親督梁美材王清泉萬鳳書劉順隆何紹彩唐友勝黃海清等營自山岡後分兩枝抄入截賊數段賊隊大亂奪路奔竄諸將士合力薄之遂將歇建廟至楊柳鋪十數村落中賊卡賊壘一律平毀追襲五十餘里殲賊七八千人擒偽侯林如彪及大小頭目三十餘人獲器械馬匹無算文正奏稱鮑超進攻馬頭鎮楊柳鋪之賊大獲勝仗踏毀賊館賊卡甚多惜所招新勇未齊不能乘勝痛剿水路陸路仍有梗塞之虞等語其詳細戰狀至明年正月陞孫捷後始合疏以聞

十二月鮑公出隊擊賊未果

自馬頭鎮等處既捷凡附近官營之高嶺梅嶺麒麟山各賊股伏匿不出者經月二十三日朱品隆一軍乘勢收復青陽鮑公以南陵繁昌已無後路之虞卽於二十五日拔隊出剿行次中途以積潦未乾泥淖盈尺不利軍行因收隊鮑公先於十一日接准兵部火票由驛六百里遞到議政王軍機大臣咨稱十一月二十八日浙江提督鮑奉

旨由內交出年終　賞給貴大臣福字一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銀錁四錠銀錢二枚南棗三斤半奶餅五斤藕粉三斤半百合粉三斤半白蓮子一斤半橘餅一斤半掛麪十把貴大臣照數分別祗領等語故事年終　恩賞福字等件外臣惟及將軍督撫之聲績丕著者鮑公以提督而膺茲異數叩頭祗領感激涕零召將士而指勵之謂君等知此榮遇所自來乎願戮力為之勿自菲薄也前此得黃馬褂雲騎尉世職後此得一等輕車都尉世職雙眼花翎一等子爵加一雲騎尉世職皆嘗指勵將士云云

霆軍紀略卷六

銅梁[illegible]五編輯
門人王[illegible]校字

癸亥同治二年

正月古隆賢等股圍攻涇縣鮑公馳援大破之賊解圍去復追破之回軍高祖山撲營之賊驚遁

賴文鴻古隆賢劉官方諸僞王糾合花旂股匪於初一日竄入大坑黃村守將老湘營易開俊等戰敗賊遂進偪涇縣連營二十餘座初三四等日悉銳撲城是時鮑公在高

祖山老營一聞易開俊告急恐涇縣不支將貽甯郡後路之患計莫如速往擊之遂簡行隊疾馳九十里初五日抵涇縣入城少息初六日五更時褰飯傳餐拔關齊出先遣王衍慶鄧雲貴張遇春唐仁廉李文益唐得勝六營蹤過山麓分匿叢箐深樹間而以易開俊吳廷華所部遙爲之應復令婁雲慶羅文密周德馨何文喜四營依山而上譚勝達蕭凌雲洪容海陳開用四營循河而上鮑公督飭梁美材王清泉萬鳳書三營暨黃海清孫得友騎隊直前挑戰羣賊爭相出巢從山梁壓下婁雲慶羅文密等正當其衝梁美材王清泉黃海清等馬步競進戰逾兩時將弁多有損折羅天順躍入重圍被賊矛抉出右目頭暈下馬王清泉急率步卒挾之而走亦爲飛子所傷鮑公令約軍佯退引賊將近山麓號鼓一聲伏兵頓發婁雲慶回鞭轉鬬四面夾擊賊大敗正欲歸壘瞥見壘中火起已爲譚勝達等所破我軍乘勝併進盡掃羣壘立解涇縣之圍長驅三十餘里遂入黃村賊不虞官軍之驟至有棄壘欲遁者有閉壘死守者衆軍士擁至濠下搶拔地[illegible]肉薄而登又平十數壘追二十里至大坑斃賊盈萬初七日鮑公自涇縣

回軍適西河之賊撲近寒亭高祖山老營將圖乘虛一逞南望旗幟蔽空軍容甚盛乃相顧錯愕曰鮑大人來矣卽一鬨散走賊畏憚鮑公望風驚潰類如此當鮑公赴援涇縣隱慮高祖山老營兵單且疫病者向大半將爲賊所乘故涇縣圍解卽日引軍還將士日夜奔馳戰鬬未得少休頗有謂鮑公不恤士卒者至是始服其料敵如神皆自愧以爲不可及時曾文正公與友人書方謂霆軍徒呼庚癸難買餘勇及聞捷音覆江西巡撫沈文肅公葆楨書云南岸甯池等處以楊黃胡李及賴古劉三股爲最多江西邊

患仍在西而不在東春霆帶隊馳九十里大獲全勝立解涇縣之圍此近事之堪慰者因奏稱甯國徧地逆氛鮑超以病餘之將新補之卒四出雕勦得此兩戰軍威可以復振危局可以漸安奏入奉

上諭此次官軍勦辦馬頭鎮悍賊大勝並涇縣解圍出力員弁著曾國藩擇尤保奬其節次打仗陣亡之參將羅國才等六十七員暨涇縣打仗陣亡之參將倪昌明等五十一員均著交部從優議卹是役也黃村大坑賊所道糧米城中搬運累月涇縣守兵感鮑公恩次骨惟霆軍將弁皆

羸病之餘力摧強寇冒死血戰故傷亡較多當涇圍初解

文正疏報軍情奉

寄諭賊匪麕集寒亭清弋江等處鮑超謀勇素裕著曾國藩飭令嚴爲戒備毋爲該逆所乘幸鮑公回軍甚速保全老營　宸慮所及早已化險爲夷矣

二月鮑公督軍大破賊於高祖山遂毀西河灣沚等處賊巢分攻麒麟山梅嶺諸隘悉破平之甯國境內肅清

時隨跟堵孝諸僞王嘯聚甯郡不下十餘萬人霆軍雖兩獲大勝而灣沚高嶺西河油榨溝等十餘處仍爲賊踞我軍猶須運米於二百里外賊復以大枝出高祖山之前潛匿村落中距我營七八里十數里不等以一小枝繞過高祖山之背橫出楊柳鋪揚言上犯涇縣火光燭天晝夜不滅鮑公見山前隱約山後煙燄突起計在誘我赴涇圖襲老營乃令宋國永布置高祖山營壘堅壁穩守在板橋溝寒亭清弋江等營抽隊數成親自督率示赴援涇縣之狀而潛伏於太子廟山坳以伺其變初一日昧爽楊柳鋪火光漸息詗知甯郡守將劉松山等出城雕勦擒斬數百人楊柳鋪一股旋向烏沙鋪遁去鮑公料賊不得逞於郡城

又謂我果率勁旅赴涇必將挾全力以撲老營因登太子廟山岡瞭望果見烏沙鋪之賊進偪獅子山去營不遠各郡落之賊分三四萬衆旌旗蔽空迤邐而來將高祖山八營層層圍裹有擁至濠下爭拔花籬者鮑公急率太子廟伏兵向山僻小徑捲旗疾趨行至離營二里許聞營中礮聲轟發知老營業已出隊接戰卽派譚勝達顏紹榮甘星平徐連升等直取中路萬守根洪容海張過春等由營後左路進以婁雲慶黃海清唐得勝等爲之應王衍慶何紹彩曹志忠等由營後右路進以唐仁廉鄧雲慶孫得友等

爲之應仍令梁美材王清泉萬鳳書等潛伏茯苓山之旁以斷賊後部勒既定鼓角一聲譚勝達萬守根王衍慶各軍突分三路包賊宋國永乘勢從右營夾縫中擊出截賊數段鄧訓誥周有勝等張兩翼抄殺賊隊譁亂不復成伍正思奪路竄走適婁雲慶黃海清唐仁廉等馬步齊至我軍縱橫盪決賊之前鋒鮮有脫者而賊之後隊尚欲抵死來援鮑公揮令諸將士奮力衝擊追近茯苓山梁美材大呼突出早斷歸路羣賊駭懼罔知所措紛紛竄入田壠衆軍合力蹙之追襲四十餘里遂平高嶺周家橋諸壘直抵

西河賊乃倚水爲險對河列陣以圖抗拒鮑公已先令盧榮忠帶霆營礮划由清弋江駛下我軍結筏爭渡水陸夾擊俘戮無算立毀堅巢賊始往桃花園灣沚一路而遁西河以北曰馬家園爲衆賊屯糧之所迤西則曰黃麻渡曰小淮窰爲王可陞進兵之地西河既復可陞知羣賊膽寒即於初一夜督隊奪取馬家園小淮窰壘卡焚其積聚其由西河遁入灣沚者經盧榮忠隨同外江水師日夜轟擊賊乃於初二初三等日縮入灣沚之後山退聚竹塘旋分大股歸併梅嶺麒麟山意在伺間再逞鮑公謂賊燄雖衰

不速除之終貽後患初四日引軍渡河進攻紅楊樹偪壘而陴賊匿不出戰鮑公令以火藥環擲延然哨棚軍士冒煙突入踰濠直進一壘陷而衆壘悉亂各將弁揮隊蕩擊殲獲頗衆直追過桃花園竹塘灣沚後山賊皆聞風先遁遂焚其巢是夜鮑公遺書劉松山令於初五日自郡城率師來會將有事於梅嶺及麒麟山而密授諸將方略天甫向曙秣馬蓐食傳令宋國永等十五營專攻麒麟山婁雲慶等八營專攻梅嶺而以劉松山各旗營爲斷後行未十數里賊竟糾衆來迎國永同各營哨就山麓布列陣勢直

前搏戰潛遣銳卒自山後攀旗先登襲破賊壘周麾而呼賊咸驚疑卻顧國永等縱兵掩擊積尸若阜麒麟山堅壘悉平是日松山亦破廟阜之壘殲賊千餘雲慶鄧榮貴等擊破梅嶺之壘並收復仰賢圩各處餘匪分道竄逸一由新河莊敗往東壩一由油榨溝敗往廣德建平曾文正公奏稱西河小淮窰爲水路要衝自被賊踞數月糧運梗阻大爲甯國各營之患仰賴

聖主威福將士同心五日之間悉復諸隘距郡城數十里內一律肅清在事人員厥功甚偉請彙入楊柳鋪涇縣各

案酌給獎敘力戰陣亡之參將李芳菲等二十六員弁請
旨飭部從優議卹奏入得
俞旨並奉
上諭仍著鮑超等乘勝追擊將敗竄之匪盡數殲除宋國
永婁雲慶二人尋俱奉
旨賞穿黃馬褂鮑公自上年八月以後危險迭出視咸豐
九年小池驛之役所處尤難當小池營壘被圍只會胡各
帥設法保救此次則動煩 宸慮垂詢病狀 飭派援師
為之疏通糧路蓋江皖蘇浙數省俱視甯國一軍為安危

而鮑公專制此路責任綦重不似從前潛太之軍僅為上
游偏師鮑公又僅五營統將也文正於黃麻渡未戰之先
令楊公岳斌調劉連捷等陸營進駐三山東西致書有云
春霆十分危急舍此別無救援之法又致湘撫毛公鴻賓
書云鮑軍營官病者太多死者四五員強兵變為孱弱灣
沚之賊竄入青弋江糧路已斷鮑軍殆難久支幸春霆濠
牆堅固或可轉危為安尋覆左公宗棠沈文肅公書云鮑
公糧路水運久斷弟派人在南陵繁昌辦理陸運本不足
以贍大軍近日霪雨連綿尤多不便鮑營軍米不足十日

弁勇有逃散者實堪憂歎又云數萬人之食挑運於百五
十里之外而又時有馬賊要截人夫駭散之事何能久支
又覆李公鴻章書云皖南旌石青太四城被賊占踞橫亙
徽甯夾縫之中鮑軍糧路迄未大通相持不決終恐自潰
耳又致官文恭公書云甯郡關係至大鮑若不支則皖南
數城均恐難保又覆左公書云甯國之事不特春霆漫無
成算即弟亦忙亂可笑又覆毛公書云大約糧路不梗則
鮑軍可全甯國可保開春新勇補齊霆營可期再振等語
其實鮑公之成算亦只俟將弁病痊即可與賊決戰大振

軍威先後數月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之中而惟以從容安
靜撫循病卒鎮定人心所致文正各函牘亦絕不作一頹
唐沮喪之詞蓋氣吞醜虜之素不以危險而稍渝又不欲
以無益之張皇淆惑大帥軍謀也文正始料其必不能支
繼謂其可期再振乃鮑公並不必待新勇到營而已將甯
郡肅清東征全局復振霆軍履險如夷轉危為安每出人
意料之外如此鮑公自聞訃後請於文正俟甯郡漸臻穩
固仍應奔喪回籍而文正終不許當西河等處既捷之時
致鮑公書云新河莊水陽鎮金寶圩之賊不知已退去否

閣下趁此聲威將此一帶賊巢掃清與下游蕪湖金柱關各軍聯絡一直追至東壩將該處收復然後關閉門戶固守藩籬庶甯郡可以安枕前功不至盡棄若不趁此辦清閣下一離營賊卽蔓延於甯郡之左右前後矣金陵大營後路空虛舍弟亦求閣下急攻東壩庶幾金陵一軍安如泰山國藩俟風息卽回舟西旋在蕪湖少住望閣下前來會晤一商時文正又批鮑公牘云貴軍門急思回籍治喪自是人子至性惟前次欽奉

寄諭俟江南軍務大定再行奏請給假旋又奉

特恩賞賜福字　朝廷於貴軍門禮數甚渥屬望方殷本部堂實不敢代爲陳奏抑且不忍再爲賫陳貴軍門當强抑哀思勉竭忠忱暫時仍督師節節進剿以答　恩眷之隆趁此機會卽日進剿東壩占奪要隘庶皖南全局安於磐石金陵後路不久空虛九仞之功切勿虧此一簣李撫部院江軍門忠義三月間可由巢含進剿江浦九洑洲貴軍門若由東壩進孝陵衛則四月間金陵可以合圍此十年以來未有之機會何可錯過企望企望

三月鮑公移軍青陽進援江西景德鎭尋渡江援皖北軍次無爲州石澗埠之圍立解進援廬江未至而賊已解圍西竄復進援六安

自甯郡肅清鮑公派何紹彩一軍守西河王可陞一軍守灣沚洪容海一軍守清弋江劉松山等軍仍分守甯國涇縣逐節布置糧路通暢曾文正公令鮑公進攻水陽鎭金寶圩直趨東壩抄李世賢之後路而黃文金胡鼎文大股以甯郡既無隙可乘於十五日合竄青陽將由東流建德以入江西文正因檄鮑公暫回青陽要擊冀驅賊東返鮑公引軍赴援而賊已攔入江西彭澤鄱陽境內文正遂檄

鮑公由青陽赴援景德鎭以保江西完善之區文正與江西巡撫沈文肅公同奉十九日

寄諭甯國各逆西竄曾國藩已飭鮑超回軍南陵青陽一帶截剿惟此時賊蹤已至東流建德鮑超一軍勢難繞至賊前如果江省防兵布置得宜到處迎頭堵剿後路得有鮑超勁旅跟蹤追躡當不難收夾擊之效乃鮑公正進兵馳剿而北岸各營告警蓋僞忠王大股自渡九洑洲攻陷提督李世忠營盤連陷江浦浦口兩城自江浦上竄分枝牽制廬江無爲州之兵初三至初七日圍攻石澗埠毛有

銘劉連捷營盤糧路斷絕文報不通文正不得已飛檄鮑公改旆渡江鮑公北援之師十六日抵無爲州正欲進剿石澗埠而賊已於十七日解圍去鮑公登舟仍回上游欲再踐赴援江西之約而文正以賊之大股並未退回巢縣悉銳上犯直撲廬江乃飛檄鮑公急登北岸先援廬江時文正奏稱江之南岸徽州與江西同警江之北岸下游與上游同警調度乖方艱危百出殊深憂灼奉

寄諭曾國藩現住皖省爲中權扼要其北自巢含舒桐以至英霍賊氛密布髮捻交乘又值苗沛霖復叛潁壽六安

逆練紛紛撲擾兇燄頓張金陵逆黨自九洑洲北渡聲言就食不卽擾及裏下河等處而直上和含且與捻苗各匪均相勾結殊恐賊之蓄謀故爲此包抄大舉勢將圍裹安慶以解金陵之圍曾國荃之軍逼城爲陣不能遠撤曾國藩所部桐舒守將僅能自固鮑超一枝勁旅往來策應兵力已不甚厚恐賊乘兵分備單之時麕集羣醜四面圍逼該大臣駐紮江滸實爲東南大局安危所繫有顧彌增廑念等語而鮑公血誠果毅志期滅賊進止一遵文正約束每聞　朝旨忠憤塡膺雖疲於奔命弗自恤也鮑公之自樅陽登岸也各營欠餉過久途費缺乏部卒逃散一千餘人文正因請於九江洋稅項下撥濟皖餉並參革倡逃之將弁鄒慶星等鮑公之赴援景德鎮也文正以一路荒涼無米可買專令李公榕駐建德爲霆軍照料米糧子藥等件及檄鮑公改援皖北又覆李公書云計畫不精致霆軍忽而東壩忽而江西忽而皖北舉棋不定良自愧也尋致沈文肅公書云敝部派守南北城池至十六處之多佔住兵力盡成呆著除鮑軍外別無大支游擊之師所爲全力急解石澗埠之圍非僅慮毛軍覆沒亦以力保無爲裕溪

西梁山三處也幸而立解重圍鮑軍回援祁景總在一月以後等語及鮑公進援廬江未至而廬江之賊已解圍西竄二十一日圍攻舒城二十三日李秀成分隊衝至六安州二十五日至三十日疊次攻城勢甚危急文正以六安係淮南樞紐皖鄂要衝恐秀成與苗捻句合愈不可制檄鮑公由廬江往援限以四日趕到

四月鮑公至舒城六安之賊解圍東竄引軍追擊分兵會克巢縣親擊賊於清溪鎮大破之連復含山和州兩城皖北之賊全退

賊之攻撲六安也曾文正公并檄劉連捷等軍由無爲州往援乃鮑公之軍將至舒城而六安之賊遂於初二日解圍遁往廬州文正以賊悉數東竄並未西犯鄂疆卽屬大局之幸急檄鮑公由廬州追擊李秀成鮑公遂從柘皋進兵分數營以攻巢縣之北而劉連捷等從迎珠將進兵以攻巢縣之南於二十二日克復巢城二十三日鮑公由柘皋督軍出清溪鎭擊賊大破之擒斬數千賊遁而東是晚蕭慶衍亦截尾賊於林台圩旋會劉連捷及彭毓橘等渡河前進二十四日與鮑公會師含山而賊已宵遁鮑公以賊去未遠商同蕭慶衍等星夜往襲和州比入州境天甫曙也但見賊旗靡亂不絕於道而水師成發翔等已駛入和州港內城賊逃遁不及半聚壘中鮑公卽商同蕭慶衍等與水師環壘急攻賊大怖出壘乞降鮑公命盡釋脅從者而斬其頭目陸佑祥宋名安以徇於是各整部伍入城少息所獲遺穀甚多文正奏稱賊自北渡以來力爭要地堅踞數月意將西竄鄂省北犯淮甸掣動上游之全局冀解金陵之重圍茲於四日之內疊下三城從此進取江浦九洑洲不難翦其枝葉圖拔金陵等語並將出力人員擇

尤保奬文正於石澗埠解圍後致湘軍統將書云接吳長慶抄寄僞忠王書僕細閱之知其中有故作大言恐嚇亦有實係賊中主意賊稱曾某之兵守則有餘戰則不足此實忠酋確有所見之言蓋兩三年來除鮑春霆在豐城一戰外我軍從未與忠黨痛打一仗卽雨花臺石澗埠兩次亦皆僅能堅守故忠酋欺我全不能戰叮囑羣賊如遇曾某之兵一到卽與交鋒該酋自信戰有把握也若再不與痛打幾仗恐官兵愈疲賊燄愈長矣

五月鮑公督軍追賊而東與水師夾擊殲賊數萬收復江浦浦口江北肅清因會克九洑洲僞城

北岸賊既連不得逞折而東趨曾文正公方慮其竄犯揚州擾及裏下河鮑公與蕭慶衍劉連捷擬在和州息軍數日卽席捲東下乘其未定而殲之而賊因雨花台連破石壘恐曾公國荃大舉攻城又因崑山新陽旣克恐李公鴻章大舉圍蘇李秀成與諸僞王紛紛改圖議由江北返援近救金陵遠救蘇州於是天長六合來安等處次第解圍羣醜南渡浦口之賊棄城遁江浦賊詣鮑公營獻書乞降鮑公察知其詐於初九日會同劉連捷引軍疾進初十日

李朝斌道出金陵之水師由大江衝過先駐浦口以扼李秀成餘黨之未渡江者彭公玉麟楊公岳斌率親兵數營同入內河師次江浦而賊又聞風宵遁遂與鮑公會師將江浦浦口一併收復當二浦未復時曾文正公奏
寄諭鮑超曾國荃所派各軍連復巢縣含和已偪至江浦浦口其另股賊之竄至天長揚州者飢疲實甚著曾國藩督令鮑超等軍速克二浦絕賊過江之路則南北兩岸之賊勢成中斷各軍分投剿辦當必所向無前較易爲力也及二浦既克我軍仍沿途追剿抄遏逃賊之前賊正竄併

九洑洲之上僞城之賊不納舟師截江圍擊賊不得渡霆軍復從北岸壁之賊蟻聚於濠汊蘆葦之中溺死者以數萬計其飢啼江邊者皆攖刃就戮彭公楊公乘勢督飭水師疊克下關草鞋峽燕子磯三隘九洑洲在驚流急湍之中高峙僞城陸師不能飛越三隘既克十五日昧爽水陸各軍兩岸並舉九洑洲之賊三路分伏以洋鎗悍隊伺間出擊水師精銳折損甚多戰至晚成發翔彭楚漢等用火攻越牆撲入聚殲羣醜無一脫者遂奪僞城獲大礮百尊牛馬器械無算文正奏捷並將出力人員專案保奬俱奉

俞旨又奉
寄諭鮑超彭玉麟等水陸各軍由江浦浦口掃盪而前羣賊望風奔靡其勢頗壯九洑洲爲江中要地賊踞堅壘數年之久官軍此次攻克竟能敏速如此曾國荃業將雨花臺賊壘攻克茲九洑洲又爲鮑超等乘勢掃除金陵勢成檻穽其機大爲可乘應即如何相機進搗及會商左宗棠李鴻章進攻蘇杭使賊應接不暇以圖進取之處曾國藩諒必成竹在胸

六月鮑公督軍渡江助圍金陵扼鍾山而軍尋因疫疾回駐

江干城賊撲營擊卻之

九洑洲既克曾公國荃商請鮑公合圍金陵楊公岳斌令蕭慶衍萃神策鳳儀門一帶以保鮑公糧路鮑公因以礮船濟師南渡曾公尋奏言臣金陵之營幾於不保蕪湖金柱關暨鮑超甯國之師亦瀕於危者半載至今年二月始得出險入夷方其存亡呼吸之際大局幾幾決裂未嘗不咎謀之不臧然去冬忠侍諸僞王悉力與臣及鮑超相持而滬浙兩軍遂得少紓兵力屢下名城現在鮑超一軍立營幕府山一帶與臣相隔四十餘里擬俟天氣清涼各營

病勢稍定鮑超卽進兵孝陵衛合圍金陵等語鮑公南渡後在鍾山築營將竣正擬移紮孝陵衞以合金陵之圍旋因自染暑瘧軍士亦疫疾大作死亡相繼恐前敵爲賊所乘遂平毁鍾山營壘仍駐神策門沿江一帶時曾文正公以金陵城垣太廣兵力尚單不宜遽求合圍恐大股援賊至一隙可乘全局俱震因奏言江西未靖皖南孔棘鮑超須調剿上游不敢令其遽爾合圍奏入奉

寄諭目下自宜廓清江西然後併力皖南規取金陵鮑超自染暑瘧軍中疫疾大作死亡相屬朝廷甚深廑繫曾國

藩以鮑超須調剿上游不令遽圍金陵所籌甚是該提督一軍應調赴何路策應之處卽著曾國藩相機辦理李秀成之狼狽南歸也本意援蘇偽天王洪秀全强留之令與楊輔清李世賢等共守金陵聞鮑公兵至因於東北城外趕修石壘以圖抵禦又飛調黃文金胡鼎文賴文鴻古隆賢諸逆回援城賊時復伺隙出戰以圖一逞詗知霆軍正患疫疾於二十二日突分兩枝一出鳳儀門直撲霆軍右營一出太平門繞撲劉連捷營壘我軍轟擊賊負創遁文正覆左公宗棠書云軍士多病實用兵第一苦事微聞杭嚴各軍與江西金陵諸軍多寡相等而霆營獨甚上年三次派人至湘募萬餘人旋募旋逃且病且死今又不滿七成其不病者則不滿四成外間多咎霆軍不應圍紮金陵以活兵置之呆地不知初渡江之際係厚雪沅霆四人乘[illegible]機定議㪚處甫接克復九洑洲之信時霆軍渡江已畢後之不能遽進孝陵衞速圖合圍又不能抽至皖南改爲活兵者則皆以酷暑多病之故等語楊公岳斌字厚菴雪謂彭公玉麟沅謂曾公國荃霆卽鮑公也文正尋又致沈文肅公書云鮑春霆臥病月餘其部卒病故極多舍弟營內

較去年病者稍少迭次鏖戰該逆洋鎗隊至八千之多不知天地戾氣何時可減目前金陵萬無得手之理等語鮑公自進軍金陵卽擬令降將洪容海入城謀內應屢次函商於文正文正以其計險不從

七月鮑公駐軍金陵江干

時曾文正公致鮑公書云貴恙近已全愈各營士卒病者日見輕減至以爲慰金陵米鹽柴蔬比前稍賤軍士日用之需少得便益則苦況亦減矣貴營紮城北離孝陵衞太遠難於蕆功必須從城南進兵庶幾糧路易通聞黃李古

類等戒皆將回援金陵貴軍至大勝關後先紮一不甚當
衝之地俾各營略得安閒待擊退援賊後再進孝陵衛可
也又覆左公宗棠書云沅霆二部今病不能戰者尚有四
成餘軍亦略相等弟現調霆軍仍由燕子磯渡回北岸再
由江北渡過南岸以備上援甯蕪之急上游無恙則再進
孝陵衛扼截金陵糧路
八月鮑公移軍援皖南未至青陽圍解
當鮑公進軍金陵時苗沛霖攻陷壽州臨淮危急曾文正
公覆楊公岳斌書云臨淮為數省樞紐皖北根本一有疏

失　朝廷將責成國藩親赴該處或於閣下及雪琴三公
中派一人為臨淮主帥皆屬意中之事等語南岸自湖口
肅清後江西賊黃文金等股七偽王悉數東趨遂陷池州
圍撲青陽將大擾皖南以掣動金陵官軍之勢雖有朱品
隆劉松山易開俊劉典等軍防剿賊勢迄不少衰文正先
以彭公玉麟水師上援進駐銅陵至是復檄鮑公由金陵
上援青陽時金陵各軍新破上方橋二壘城賊水運已斷
而北岸苗逆日益猖獗
廷旨飭於南軍中抽調勁旅赴援臨淮文正奏言臣調鮑

超西上乃不得已之計方今滬軍正在得手之際本宜加
功於金陵收效於蘇郡分金陵之兵以救皖南已屬失算
若再遠救淮上所失尤大等語鮑公是時亦以力保皖南
支持危局自任力疾移師西上乃甫拔營而病又反復願
為沈寶其軍由燕子磯渡至北岸又由大勝關渡至南岸
十日始渡畢又值陰雨連綿沿途阻水故不能遽到青陽
時文正覆李公鴻章書云青陽圍困數年所僅見江席二
軍不知能解此重圍否春霆病體漸愈日內可至蕪湖大
局或不決裂等語及鮑公之軍行至三山鎮而青陽之圍

已解
九月鮑公督軍由南陵進規東壩
鮑公師抵南陵擬由蕪湖進攻曾文正公令其先剿新河
莊水陽鎮金寶圩之賊由建平直達東壩以東接浙師之
氣北絕金陵之援十八日鮑公將有事於水陽而金柱關
守將朱南桂乘勢襲博望鎮破其二卡七壘時偽奉王古
隆賢遞款於青陽守將朱品隆願以石埭太平旌德廣德
四城獻品隆商請鮑公分任廣德撫局鮑公恐有中變令
宋國永往察之而自督軍進仙人橋

十月霆軍攻毀東夏賊壘會克東壩偽城收復建平縣城降
其衆數萬遂復溧水縣城
時曾文正公奉
寄諭著曾國藩即飭鮑超等軍實力攻勦務將皖南各賊
一律蕭清不得任令回竄江西並會合浙軍力圖攻勦鮑
公自上月進兵仙人橋將攻新河莊因浮橋未成不克飛
渡而彭公玉麟楊公岳斌水師已於二十七日攻破水陽
新河莊兩隘至本月初一日又連破塘溝等數隘並收復
高淳縣城新河莊既克尚有東夏四壘為建平東壩之樞

紐初八日鮑公令馮標周有勝王衍慶等屯軍曹塘攻東
夏賊恃濠闊牆堅伏不出標麾壘而進手刃悍酋有勝衍
慶率衆爭抽鹿角齊登一壘平而衆壘俱下於是東壩守
賊黎立新等請為內應建平賊張勝祿等請獻城迎鮑公
因令馮標任建平撫事而自率馬步十三營趨東壩見壩
上高築三大壘壩後築有偽城橫亙數里正議分兵立寨
偽贖王楊柳谷馳告壘賊梗命楊輔清為謀主乞速進兵
以踐黎立新之約鮑公即令譚勝達李文益熊鐵生黃海
清孫得友等繞壘圍攻彭公楊公亦派隊向水路助陣戰

不逾時殲賊盈千賊多踰壘而逸者我軍乘勢將沿河賊
館賊卡數十處一律踏平追殺三十餘里斃賊二千餘楊
輔清從亂軍中敗往溧陽楊柳谷立獻偽城遂克東壩要
隘鮑公於降衆中察出脅從者三千餘人悉遣散其老賊
一律正法當東壩未克時曾文正公奉
寄諭東壩為金陵水陸要衝廣德為皖浙門戶與湖州毗
連一經得手則賊之險要已失著曾國藩即飭鮑超迅速
攻克等語及東壩克而建平之捷書亦至自馮標入境宣
諭張勝祿等十二人感激涕零矢志不貳即於是日斬偽

跟王藍仁德舉城以降建平復而溧水之降書又至踞溧
水者為楊英清黨衆萬餘願繳軍械各散回籍十二日彭
公楊公往受其降盡資遣之曾文正公併案保奬出力人
員奏給降人楊柳谷張勝祿鄭魁武等十四人都守虛銜
疏稱江皖接壤之區以東壩為最要關鍵仰賴
天威震疊讋服羣酋旬日之間收取四城並奪東壩重險
臣現檄鮑超全軍駐守東壩保此三省扼要之地即為附
近游擊之師督黎立新等之乞降也彭公玉麟致書鮑公
云茲有東壩一百一十天將黎立新功勳定天福明邦蜀

率頭目李爲棟李爲棟金大順等又隨王龍旂隊長譚體乾石興元等來稟投誠弟均批候霆軍抵壩辦理究不知該逆等真心向化否今特專三板將該逆投誠之稟送來尊處以便進兵辦理如其是真即可免死如其詐僞即行剿殺淨盡可也如吾兄東壩克復留重兵守之分剿溧水溧陽皆可迎刃投誠省得許多兵力請迅攻東壩爲要後又致書云辰刻派水師同楊軍門進東壩會合雄師剿撫兩施酉刻專弁回欣悉東壩已克所收之楊柳谷黎立新等不可設立營頭總宜遣散以免後累弟已有告示曉諭

如有精壯由尊處挑選分與各營可也弟作惡人一定遣散兄作好人暗收安插則免許多後患弟辦理高淳遣散事件一人不留當須數日乃能善後清楚始來東壩一行

十一月十二月霆軍駐守東壩

自上月曾公國荃攻破金陵城東賊壘斷其糧路李公鴻章尋克復蘇州省城至是金陵官軍治地道轟城未克而李秀成自蘇州率黨二萬回援金陵奉

寄諭鮑超全軍現紮東壩此時溧水已復自應進取句容以斷忠逆救援金陵之路時鮑公察知廣德賊尚無降意因牒請曾文正公派防各處以便霆軍進剿廣德文正批復後奏言忠逆近由金陵退竄句容潛入溧陽與侍逆合股意在分擾溧水建平奪我東壩一關並圖上竄東壩爲三省關鍵鮑超正須以全力爭此要區暫不能進取句容以合金陵之圍自句容而外論者又謂宜急取廣德肅清全皖扼賊上犯之路臣以廣德易取而不易守鮑超既力扼東壩更無他軍可當廣德一路句容廣德之不能早爭先著實由限於兵力難以兼顧奏入奉

寄諭蘇常一帶軍情正在得手賊勢趨重丹句金陵意圖

奪圍上竄馮子材兵力苦單急盼鮑超之軍會攻句容而鮑超力扼東壩既不能與之會攻又不能分攻廣德祇是相持局面日久終慮變生該大臣仍當於慎重之中力求出奇制勝之策方爲妥善鮑公復詗知侍逆將親率悍黨襄二十日糧蓄意由長興廣德一帶上犯江西先據產糧之地以佐忠逆續至因急諜文正籌防剿文正即飛咨左公宗棠沈文肅公併力扼守以保上游完善之區十二月十二日鮑公接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咨奇遞到年終

恩賞福字一方大荷包二個小荷包四個銀錁四錠銀錢

二枚奶餅五斤南棗三斤半荔枝三斤半藕粉三斤半百合粉三斤半白蓮子一斤半掛麪二十把

霆軍紀略卷六終

霆軍紀略卷七

銅梁陳　昌世五編輯
門人吳樹棠王澤仝校字

甲子同治三年

二月鮑公駐軍東壩進規句容丹陽備剿金陵援賊

曾公國荃屯兵金陵將及兩年上月攻克鍾山僞天保城因調派各軍分扼太平神策門城圍遂合至是用雲梯猛攻未得手曾文正公以金陵圍師不滿五萬倨困數十萬賊深慮窮寇衝突致蹈和張諸帥覆轍因留楊公岳斌暫緩江西之行仍紮金陵江面以斷接濟而鮑公一軍駐扼東壩羣賊望風遠避久無戰事時江撫沈文肅公陳奏機宜文正奉

寄諭鮑超是否仍在東壩東壩固係入蘇門戶能否另易他將駐守而以鮑超之軍分路進攻俾賊匪首尾不能相顧著該大臣速籌辦理蘇撫李公鴻章奏陳力攻常州機宜文正又奉

寄諭曾國藩當檄飭鮑超東壩溧水防兵前後兜擊以期聲勢聯絡文正因令鮑公分營進取句容丹陽一帶尋致

鮑公書云聞僞忠王以血書求援於湖州賊目侍堵等逆侍堵許以三月間來援金陵舍弟所部分紮百餘里汛地太廣圍城賊則有餘打援賊則不足如侍堵果來務望閣下安愼禦之如句容已克則請閣下親駐句容一以防侍堵來援之賊一以防克城後大股衝出之賊句容最爲扼要之區侍堵來時無句溧兩處駐足斷無能久之理閣下雖不打援賊而舍弟軍已受福矣若句容未克則貴軍仍須回駐東壩侍堵來時應請閣下帶行隊至溧水等候賊撲舍弟之後閣下即抄賊之後亦如在高祖山時出行隊打涇縣也敝處札萬方伯爲貴軍辦米萬石閣下可派員至秦山守催以期迅速

三月鮑公督軍攻破三岔賊卡克復句容縣城生擒僞王項大英方成宗遂克寶堰賊壘收復金壇縣城

句容踞逆僞守王方海宗聞鮑公之軍將至在金壇寶堰等處糾結項大英方成宗兩大股同守句容以拒初五日鮑公親督各營冒雨疾馳行過溧水攻三岔賊卡破之初六日軍次距句容十里之塔岡正修築營寨城中突出三四萬眾密布山岡將乘我立營未定悉銳猛撲鮑公即令

周有勝王衍慶鄭德亮等七營直前迎敵而以宋國永帶領譚勝達易昌煥段福唐仁廉等八營攻其左以馮標帶領劉順隆何田玉李文益孫開華等八營攻其右搏戰至數時賊不稍卻鮑公令黃海清唐得勝閃連陞劉得勝蔣魁南等各率騎隊分兩路直抄賊後而以婁雲慶步隊佐之賊見歸路將斷大譁欲遁我軍且戰且進逼近城下殲賊數千附城四壘之賊相顧錯愕一鬨散走鮑公料城賊膽落利在速圖乃飭各營徹夜環攻漏至四下忽見城東一角火光燭天知內變已作急引軍東向而賊已啟南門傾巢衝出諸將士乘勢截剿斬馘尤多並縛二酋以獻僞有內應之翟本邦等七人叩馬通報指擒賊而言曰此僞翰王項大英僞烈王方成宗也鮑公遂於初七日黎明率軍入城生降五萬餘人悉遣散之檻送二酋至安慶經曾文正公訊明正法寶堰者距句容四十五里南通金壇北達丹陽有五堅壘在焉句容逆首方海宗遁至此與壘賊僞顯王袁得厚合謀阻進兵之路初九日鮑公率隊前往摩壘而攻賊但穴牆施礮堅閉不出是夜鮑公派婁雲慶唐得勝等潛伏壘下又派馮標鄒連陞胡艮作等五路併

進萬餘齊發賊漸不支各軍負草塡濠爭躍入壘一壘旣破眾壘盡亂壘中逸出之賊又經伏兵掩殺壓逼入河者無算海宗得厚遁走金壇丹陽奪獲大礮二十一尊礮船旗幟多件文正奏言句容一城與金壇丹陽鼎足而三實爲金陵之左輔鮑超率師進剿一戰克之並執二僞王毀五賊壘而金陵亦有日孤之勢裨益全局厥功甚偉奏入

奉

上諭賊匪踞守句容縣城負隅抗拒提督鮑超督兵進剿立將句容縣城克復其寶堰賊壘復經鮑超率隊攻破剿

辦甚屬得手所有尤爲出力之總兵馮標譚勝達唐仁廉均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旨簡放周有勝易昌煥李文益均著賞加提督銜王衍慶劉順隆張玉田均著交軍機處存記遇有總兵缺出先行提奏參將黃海清著以副將仍留安徽儘先補用並賞給彥勇巴圖魯名號副將孫開華著賞加總兵銜並賞給擢勇巴圖魯名號陳永康羅運昌均著無論四川推題副將缺出先行補授羅運昌並賞加總兵銜段福著遇有副將缺出先行補授並賞加總兵銜參將唐得勝著以副將儘先補用並賞加總兵銜游擊洪容海著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准其查明彙案保奬陣亡知府田芬參將陽茂泰都司易新勝黃昌陳光謨守備向忠國均著從優議卹鮑公以降人翟本邦張宏發楊文明龔福全張明道張志寬童得勝潛爲內應冒險圖功牒文正奏給守備虛銜時馮公子材奏陳進規丹陽機宜文正奏

寄諭句容與丹陽互爲犄角此次鮑超督軍進逼一戰而下堅城剿辦甚爲迅速深堪嘉尚該軍出力人員及鎭城會剿之軍著曾國藩查明彙案保奏惟句容餘賊竄往何

處未據馮子材等奏明著飭鮑超速行追剿丹陽之賊此時必聞風喪膽攻剿更易爲功曾國藩即檄鮑超移得勝之師直擣丹陽使該逆不遑喘息富明阿即飭該總兵與鮑超之師南北夾擊迅圖攻拔勿稍遲延賊之分踞金壇丹陽也計與常州相犄角丹陽一路有富明阿公及馮公會軍進攻之其金壇一路灌濠成河自西洋村以達城根凡隔小河數十道十二日鮑公親督所部渡河競進將壁於城下俄得馮公書以丹陽賊勢綦重乞移師助剿鮑公即派婁雲慶周有勝等率馬步七營留住金壇城外而自

率十四營暫回句容十六十七等日金壇之賊擁衆出城疊撲我營雲慶力戰卻之鮑公回句容後接馮公催勦丹陽之書又奉文正力保東壩之檄十九日乃飛馬傳知金壇城外各營盡行撤回句容以備分援二處之急鮑公甫傳令轉念金壇撤營之時恐城賊追躡我後或致疏失乃親率各營偃旗息鼓於二十日折回西洋村備擊金壇出巢之賊遂於後茅山一帶面面設伏令周有勝曹志忠等四營伏茅山之左而以黃海清劉得勝等騎隊左之令唐仁廉李文益等四營伏於茅山之右而以婁雲慶熊高望

等騎隊佐之金壇逆酋盛明友聞官軍撤隊即糾城賊二萬餘衆悉力窮追過茅山正向田隴村落間迤邐而進鮑公揮令張玉田羅運昌張遇春楊友益等突出中路賊以洋鎗小隊蜂擁來迎遇春於羣子如雨之中衝入賊隊賊為披靡鮑公催動號鼓伏兵四起旌旗滿山海清得勝等驅馬入陣截賊數段雲慶亦率高望等從山後抄出橫斷歸路賊倉皇失措棄械滿道各軍追殺五十餘里逼至金壇西門敗賊不敢進城而城賊亦啟南門急向三仙關遁走我軍正跟蹤追勦間乃丹陽小路出賊一股自北而南循西洋村以至店埠連亙不斷勢將出我後路鮑公傳知各將士暫不入城分軍縱擊賊受重創竄遁擄獲賊供此常州城外敗匪取道丹陽欲由建平廣德以上竄者也鮑公於是揚隊西洋村以備續至之賊一面移軍金壇文正奏言金壇雖彈丸小邑而旁接丹陽內蔽常州亦賊所必爭之地鮑超因調隊暫回句容恐城賊躡追為其所乘引軍設伏計破此城不特常州丹陽輔車失依即金陵老巢愈成孤立實屬有裨大局奏入奉

上諭此次官軍進攻金壇誘賊出戰收復縣城勦辦甚為

得手仍著將敗殘餘匪迅速殲除毋任竄逸游擊張遇春馳入賊陣奮不顧身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即著彙入東壩句容各案查明保奏其力戰陣亡之參將鮑昌齡都司宋連陞王正禮均著交部從優議卹金壇甫克文正奉

寄諭金壇一城已為鮑超攻拔丹賊更必聞風喪膽著曾國藩即飭該提督迅移得勝之兵與鎮揚各軍會攻丹陽以期迅拔兩邑連下常賊之勢益孤攻勦更易得手

四月駐防東壩之霆軍截擊丹陽竄賊大破之

句容金壇既克鮑公自駐句容而以部將譚勝達分統東壩防營乃丹陽經馮公子材等克復敗賊僞顯王等糾餘黨三四萬衆分股圖犯東壩高淳十三日鮑公引軍自句容出溧水正欲馳諭譚勝達等率東壩各營先剿大頭山一股仍親督騎隊專剿漆橋一股行抵漆橋而賊已合股併向東壩一路十四日譚勝達商同鄧訓誥李文益曾成武黎光照等營蓐食出隊天未曙也少頃師次安興遥見山谷中賊旗林立若遠若近迎面撲來諸將士奮勇直前然鎗環擊賊乃全無怯志前股少卻後股繼至往來猛鬭

十餘次更以賊馬分兩翼抄出勢益剽悍勝達於敵騎衝突之際橫躍入陣徑取中路抽刀疊刺立梟數酋賊氣爲奪吳雲集見中路搏鬬方酣即以所部向左路大呼疾馳左脇已受重傷猶復與成武麾兵疾進截賊數段乘勢追過右路而右路聚賊尤衆洋礮排列擁護一酋各弁勇指曰此渠魁也訓誥策馬當先突出斬之中左兩路之賊奔走不及譁亂欲遁適文益從山後掩至光照亦節節掃蕩而來各營會合併力長驅勢不可遏甘逆顯逆率悍黨在高岡督陣正思折隊反走不料我軍飈馳電掣一擁即至

亂鋒交下死者山積賊乃大潰軍士踐尸而過逐出三十里外始各回軍下壩旋有股匪來自漆橋適與我軍相值不敢尋戰捲旗急行悉向湖州廣德竄去是役也以少勝衆斃賊約七千八中有僞王以下酋目十七名曾文正公奏言丹陽各賊股意在衝出東壩由皖南併竄江西經鮑超飭令譚勝達等督軍痛剿雖未能悉數殲除而下游多殺一賊即上游少竄一賊挫此兇鋒亦屬有裨大局在事出力員弁請附東壩句容各案優保陣亡及前案續查八員鬬單請卹奏入得

旨嘉允

五月鮑公督率全部由蕪湖拔營上援江西請假回籍葬親

詔慰留之

數月以來蘇浙郡縣疊報克復杭州省城亦於二月內經左公宗棠督軍克復於是兩省之賊先後由徽甯上竄江西計將取上游遠勢以掣動全局即以援救金陵曾文正公於三月下旬已奏調鮑公率師上援以句容東壩無軍揆防柰闇起行文正檄令趁勢會剿丹陽於是有四月十四日之捷文正奉四月初七日

寄諭鮑超全軍是否業已拔營著曾國藩檄令迅赴事機與江西官軍前後夾擊痛加勦洗時髮捻巨股已竄過隨州棗陽逼近黃德二郡將與江皖之賊聯成一氣文正奉

四月十八日

寄諭鮑超一軍自攻克金壇後該處敗匪全股殄除現在常丹兩城已克鮑超一軍自可騰出移援徽郡或即令渡江北防勦潛太英霍桐舒一帶三十日又奉

寄諭皖北兵力甚單事機緊急著曾國藩即檄令鮑超統率所部迅速前往楚皖交界地方嚴密過堵文正奏言目下賊情以江西為最重而江西之待援實比皖北為尤急鮑超全軍不宜改援皖北致辜江西軍民雲霓之望幸

寄諭著催鮑超迅率所部馳援江西毋再延緩時沈文肅公覆鮑公書云雄師連復名城生擒巨逆欽佩長存湛壹江省軍情本日又探聞沙溪一股業已渡河果爾則需救援甚急江省別無他望延頸帥旌日夕以冀而已左帥派援之安武軍四營已抵沙溪湖州來復湘克等營能否遠來未可知也文正致郭公嵩燾書云金陵逆首堅忍異常本無糧盡確信竄江之賊人數不少蹂躪將徧敝處各軍江西各軍紀少良將勁旅無一人能制此散漫之賊此時局之最可慮者現調春霆馬步萬六千人上援江西少荃已派軍接防東壩句容霆軍於五月內當可到江等語是時軍中欠餉甚久文正致李公鴻章書云餉絀異常為近數年所未有霆營尤有立見譁變之虞又復富明阿公書云此間餉項奇絀積欠至十八九箇月不等名為金陵各勇月支四兩二錢霆軍月支四兩實則自去年以來從無一月支至二兩者間或一月並未支得一兩霆營轉戰南北尤為窮苦貴部在丹陽等處與霆軍互相往來當可得

其大略等語文正以霆軍援江程途二千餘里須得一月滿餉乃可行因商之李公由上海措銀十萬兩資鮑公途費次第解到鮑公遂於五月初六日督率全軍由蕪湖啟行沿途阻雨十七日軍至九江尋接沈文肅復書云迭奉兩函知旌節十九日抵湖部曲直向豐城台旆定於二十一日由水路晉省闔省官民同聲欣忭承囑飭各屬毋庸致送酒席仰見清風亮節體恤逾恆曷勝欽佩謹囑首府函致各屬矣聞二十二日繼果營於金谿之許灣中伏挫退云云初文正致范公泰亨書云收復東壩是此間最適

意事而甚不適意者江軍門病極危險楊鮑兩軍門堅請
回籍皆有礙於大局不勝憂灼等語謂江公忠義楊公岳
斌及鮑公也鮑公於三月初旬乞假文正致湘撫惲公世
臨書云春霆丁艱請假屢次允許而屢次展期此後恐難
再展而金陵之能否倖了又覺茫無把握中心耿耿如負
重疚等語其時左公宗棠已疏薦楊公督辦江西軍務而
文正則尚未檄鮑公赴援江西也至是鮑公拔營赴江文
正仍據情代懇以踐前言於十二日奏言鮑超於同治元
年十一月聞訃丁母憂時値皖南全局震動鮑超獨當一

路斷難離營經臣奏奉
諭旨俟江南軍務大定再由臣奏請給假回籍營葬鮑超
一聞成命悲不自勝仍復公牘私函再三申請臣與之期
約俟攻克西河灣沚保全甯郡必當代爲陳奏上年二月
臣巡閱沿江營伍行次裕溪口鮑超迎謁舟中以西河灣
沚並復甯郡肅清請踐前言情辭迫切聲淚俱下並稱臣
與胡林翼李續宜三人丁憂俱得邀　恩離營回籍治喪
超母鞠育之苦迥異尋常懇爲援例聲請俾展孝思等語
臣多方撫慰又與之期約待攻克東壩後始行具奏十月

間水陸諸軍奪取東壩一關而乞假之文旋至臣復婉辭
批答屬其暫留五箇月勉抑一時哀慕之忱以待金陵大
勳之策如金陵逾期弗克亦必專疏籲求　恩准給假歸
營葬事今年三月初間五箇月之期又滿鮑超復以傻詞
苦語懇請代奏臣查該軍赴援江西斷非一蹴所能了事
前次節節爽約致其家奄柩在堂久不克成歸窆之禮至
此而再失信於鮑超竊懼此後之號令不復能示信於諸
將矣目下江西軍務喫緊本不應奏請離營惟鮑超部將
如宋國永馮標婁雲慶諸鎮皆相從十年之久其餘驍將

尚多足資勦辦頃奉
諭旨派楊岳斌督辦江西軍務鮑超係其舊日部曲即令
楊岳斌統率該軍以行必可指揮如意合無籲懇
天恩俯念鮑超苦戰功多賞假四個月飭令暫回四川本
籍俟營葬事竣迅卽回營俾展人子烏私之誼彌彰
聖朝孝治之隆奏入奉十九日
上諭前因曾國藩奏浙江提督鮑超聞訃丁憂當經明降
諭旨無庸開缺改爲署理俟江南軍務大定再行給假回
籍營葬茲曾國藩復據情代奏懇請賞假回籍葬親等語

情詞肫摯出於至誠原應勉如所請惟念鮑超自轉戰江皖以來勇略過人所向克捷爭關奪隘屢保名城現因賊竄江西復經曾國藩檄令率師往援江皖軍情緊急雖經簡派楊岳斌督辦仍須該提督合力勦賊方可迅奏膚公鮑超著毋庸給假回籍加恩賞銀五百兩由四川藩庫給發交該提督家屬祇領經理葬事鮑超務念移孝作忠之義勉抑哀思專意勦賊俟金陵克復江皖肅清再行賞假回籍以遂孝思朝廷破格奪情本屬萬不得已之舉該提督其勉力圖功毋再瀆請又奉

寄諭鮑超謀勇兼著屢立奇功爲江皖諸軍之冠此時金陵功在垂成現令該提督赴援江西事機至迫自未便遽易生手本日已明降諭旨命鮑超俟金陵攻克江皖肅清再行給假並賞銀五百兩經理葬事曾國藩當傳諭該提督移孝作忠奮勉勦賊不得再有瀆請四川總督駱文忠公奏

寄諭曾國藩奏鮑超懇請給假回籍葬親而江西軍務正在喫緊該提督斷難離營已明降諭旨賞銀五百兩由四川藩庫給發交其家屬祇領經理葬事此項銀兩著駱秉章飭知藩司遵照諭旨辦理鮑公未入江境接沈文肅復書云積案大咨有賦旋之議伏思台端性成純孝松楸之感刻弗去懷弟何敢固作不情之請第念江西士庶如溺如焚但得大纛親臨則羣逆震於先聲必望風而靡所以遲台端回籍之期者不過維月而獲再生之賜者奚啻百萬生靈謹懇俯念災黎稍緩歸程以慰衆望是時霆左霆右等營之留湖北者經官文恭公飭令暨同石清吉等於二十日以後迭次擊賊於麻城之舊街柳林等處俱獲勝

六月鮑公擊賊於秀才埠獲勝進軍撫州

鮑公於初四日行抵江西省城適奉到奪情恩旨哀感涕零誓立清羣醜以圖報稱卽於初九日出省督軍十七日由豐城拔赴橋東而以譚勝達統帶數營暫留豐城爲後路聲援適花旗廣匪從南豐來援崇仁詗知鮑公將取道秀才埠進撫州因於秀才埠層層設伏以待分股出間道撲犯豐城以牽綴譚勝達之兵使官軍彼此不能相顧秀才埠一名相公嶺鮑公督軍至離嶺里許見嶺上賊旗林立前部各營已陸續踰嶺深入賊伏之中鮑公正諦視間吶喊聲鎗礮聲相間大作蓋近路伏賊已與

各營接賊矣鮑公面率親兵數百搴旗登嶺賊見鮑公親
至已接戰者奪路狂奔未接戰者望風爭潰數十層伏賊
戰駭鳥散不復成伍鮑公揮軍追截擒斬近千敗賊遁歸
崇仁先是鮑公由豐城拔營時賊卽詭爲銅鼓營官兵來
爲霆軍作鄉導鮑公疑之旣念卽有詐可臨機應變也因
於途中賊伏從督隊倍道回援豐城賊至豐城正排隊接
與譚勝達接戰督見鮑公旗幟驚曰何其神也一鬨散走
是役也賊計甚狡而霆軍於分隊遄行之時遇伏不挫轉
獲大勝兩面兼顧動無失策威名因以益彰賊從此益畏

鮑公不敢輕於嘗試矣自鮑公出省進兵江西各軍聲勢
爲之一振十七日韓進春進勦金谿出擾之賊二十一日
王德榜王開琳進偪東鄉迎擊撲營之賊俱有斬擒鮑公
於二十五日督軍至撫州察看形勢而金陵先於十九日
經曾公國荃督師攻克捷入曾文正公蒙 賞加太子太
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曾公國荃蒙 賞加太子
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均 賞戴雙眼花翎其部將得封
爵者李臣典一等子蕭孚泗一等男均 賞戴雙眼花翎
同日奉

上諭軍興以來各路統帥疆臣公忠體國共濟時艱督飭
官軍掃穴擒渠將各路逆氛次第掃蕩江甯賊勢日孤卒
就殄滅現在紅旗奏捷東南軍務卽可從此底定良由各
該統帥疆臣不分畛域同心勦賊調度有方允宜特加異
數以沛殊恩浙江提督鮑超前在江楚屢克名城肅清江
西轄境及隨征東下疊克青陽甯國府石埭太平涇縣及
西河等隘並復江浦浦口九洑洲本年克復東壩句容金
壇等處使江甯蘇常之賊不能聯爲一氣厥功甚偉著加
恩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楊岳斌鮑超此次雖已加恩

仍俟江皖肅清同膺懋賞有厚望焉時楊公已由提督改
授陝甘總督此次蒙 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賞戴雙
眼花翎並加太子少保銜自鮑公與楊公外僧忠王官文
恭公駱文忠公李公鴻章彭公玉麟都興阿公富明阿公
馮公子材魁玉公吳公棠等十八俱蒙 賞敘有差鮑公
函賀文正並請代奏謝 恩文正覆書云閣下前敵多年
肅清數省每遇大股悍賊狂風駭浪悉賴貴軍捍禦化險
爲夷固宜 天語褒嘉賞延於世而 諭旨特將此次雖
已加恩仍俟江皖肅清同膺懋賞之處 温綸宣示尤爲

非常之榮企祝曷已國藩謬踐戎行德薄能鮮全賴閣下
與彭楊胡李諸公維持一切實因人以成事敢貪天以言
功乃叨　朝廷逾量之恩更承僚友過情之譽寸衷深抱
不安湖州廣德克復後餘賊數萬仍圖竄江貴軍宜留駐
撫建備剿此股已於公牘批答時文正又批鮑公牘云貴
軍門忠孝性成戰功卓著疊蒙　寵賚殊恩罕有倫比恭
繹六月二十九日　諭旨可見　朝廷相信有素於貴軍
門多年勞苦忠勳一一注記初不藉另有薦章也尚望誠
以愛民謙以接物公以馭下庶幾集思廣益無愧名將之

風先是楊公岳斌奉初二日
寄諭該督於五月二十七日起程取道安慶上駛著即兼
程前進會同沈葆楨督飭各軍將崇仁貴溪等處賊股次
第剿除其鮑超一軍前據曾國藩奏已抵九江將繞出樟
樹鎮迎頭遏擊並著該督與鮑超之軍互相聯絡會同夾
擊以期盡殄逆氛及楊公以霆軍先剿崇宜等情入奏奉
二十七日
寄諭侍逆李世賢自力攻撫建不下橫踞崇仁宜黃與南
豐沛逆聯為一氣以窺撫建西路康聽兩逆蔓延金谿東

鄉以窺撫建東路漸成長圍之勢侍逆著名兇悍金谿東
鄉南豐之賊耽耽環伺恐其以金陵巢穴已覆將圖踞有
撫建以為喘息之謀此時進兵要著自應先從崇宜下手
擣其要害使該逆長圍既破則東西兩路無難迎刃而解
楊岳斌現檄鮑超一軍由瑞州改趨宜黃鮑超所向克捷
即著飭令該提督悉銳星馳實力猛攻期於必得並著楊
岳斌沈葆楨飭令兩路官軍同時並舉以期一鼓殲除掃
清腹地
七月鮑公督軍擊賊於許灣大破之平賊壘七十餘座尋克

復金谿縣城偽王陳炳文以六萬餘眾降尋克復南豐新城
兩縣江西東境肅清
賊之占踞許灣者為偽康王汪海洋大股鮑公抵撫州後
見賊自雙鳳嶺以至洋洲高直連營至許灣緜亙五十餘
里更於外圍築長牆環以深濠牆上密排鎗礮濠外廣布
梅花樁守禦十分嚴密初一日鮑公進軍七里崗逼近雙
鳳嶺堅修營壘相定地勢於初四日五鼓調派各軍分路
環攻逆眾亦出大隊排列長濠我軍冒險直前極力猛撲
先將雙鳳嶺賊壘踏平並將琉璃崗九子嶺北岸林神嶺

等處賊壘以次踏毀赤橋突出伏賊萬餘周有勝等三路抄擊乘勢攻毀尚莊賊壘張玉田亦拔許坊賊營許灣等處復出悍賊二萬餘人鮑公督飭周鵬舉等前後夾擊將賊衝爲數段賊乃大敗各軍四面掩殺匪黨死傷枕藉隨將苦竹中洲洋洲高許灣賊壘一概剷平我軍追殺十餘里日暮始行收隊共斃賊萬餘人生擒千餘內有僞東平王翟天鳳等賊首十一名悍賊三百餘名救出難民無數鮑公之突取雙鳳嶺也賊然大礮抵拒鮑公親率勇士從礮雨中拔梅花樁填濠毀牆而入縱火焚其一壘各處壘

賊悉出抵禦鮑公喜謂諸將士我已深入長圍賊若據壘各自爲守則我進退失據坐困堅壁之下矣今如此破之易耳乃分軍爲數道使各擇利迎戰步步進攻當者披靡然賊衆數倍於官軍前雖敗如摧枯後復來如潮湧一望無際接續不窮我軍勇氣百倍無不一以當百轉戰而前勢如破竹自寅至酉血濺征衫屍積徧野共毀許灣周圍一帶數十里賊壘七十二座軍械積成山阜賊之分踞金谿東鄉者爲僞聽王陳炳文大股初十日鮑公率隊進攻金谿行至長岡鋪見近城之楓山鋪賊壘十五座兩旁山

岡排列賊隊城賊接踵而出陣於山谷鮑公令唐仁廉等督率步隊分三路齊衝山岡另用馬隊包抄鏖戰二時之久逆衆大敗我軍直壓楓山鋪將十五座賊壘一律踏平乘勢直抵北門城根城上礮石如雨各將士勇氣百倍冒險進攻周有勝等將北門外賊壘七座踏毀王衍慶等由東門斬關而入賊遂從南門出竄婁雲慶等追殺十餘里餘匪望瀘溪遁去於是日戌刻收復縣城是役斃賊五千餘擒獲長髮老賊二千餘內有僞成天豫莫自成等賊首九十八名拔出婦女三千餘人奪獲大礮三十六尊劈山

礮抬鎗鳥鎗一千三百餘桿羸馬五百餘匹旗幟器械萬餘件炳文先已懾於許灣之戰至是膽益寒率黨乞降鮑公納之於是收復東鄉縣初楊公岳斌既奏定霆軍宜先剿宜黃而鮑公則謂如此進兵恐許灣之賊圖襲其後須先掃蕩庶無後顧之虞藉通撫建兩郡之氣且悍賊聚於許灣老巢許灣破則各路之賊勢將瓦解楊公從其議於十一日奏陳調度機宜奉

寄諭康逆聚悍黨於許灣以爲崇仁聲援著檄令鮑超由撫州先剿許灣以孤賊勢楊公之入奏在克復金谿之明

日許灣捷後之六日也十四十五等日鮑公分遣將領勦
捕金谿山內餘匪復擒斬大小頭目五百餘名䥫賊數千
初李世賢等股堅踞崇仁宜黃兩縣劉公典周公寬世各
軍與之相持久不下自鮑公攻破許灣進規金谿各賊股
相率南竄官軍乘勢於十一十二等日收復兩城楊公沈
文肅公先後奏稱鮑超督率勁旅直擣許灣翦除巨逆崇
東之勢已孤劉典等亦連日苦戰遂得克復城池各軍冒
暑攻勦力摧大敵勞苦異常厥功甚偉又云鮑超一軍甫
經掃平許灣賊壘不數日即進攻金谿先掃逆壘立拔縣

城實屬非常勇敢卓著戰功奏入奉
寄諭江西各股賊匪分踞金谿東鄉宜黃崇仁南豐五城
不數日間已克其四鮑超於剗平許灣後即進攻金谿破
數萬賊衆如拉朽摧枯實屬勇敢異常戰功卓著著楊岳
斌沈葆楨傳旨嘉獎仍飭各軍乘勝進攻南豐以期一律
掃蕩又奉
上諭提督鮑超一軍攻克許灣賊壘並劉典等軍會同克
復東鄉崇仁縣城辦理均屬得手所有出力員弁著楊岳
斌沈葆楨擇尤奏請獎勵其單開攻勦許灣崇仁陣亡之

游擊楊維慶等四十六員弁均著交部從優議卹其鮑超
一軍自掃淸許灣後不數日即進拔金谿實屬奮勇可嘉
此次出力員弁並著楊岳斌沈葆楨一併擇尤請獎陳炳
文之乞降也與其黨僞甯王張學明僞樊王陶金會等於
十一二等日三次遣炳文之弟陳報林具禀投誠稱伊等
前被廣西賊匪所擄並非甘心投賊因康逆汪海洋平逆
翟天鳳有衆十餘萬人致被欺伏屢欲投誠均爲攔阻今
汪海洋賊壘被毀翟天鳳就擒伊等喜無阻滯具禀投誠
懇請寬其既往部下八衆尙有六萬洋鎗隊七千餘人等

語鮑公以炳文等敗伏山谷一經進勦勢必逋走福建擾
害鄰疆既據悔罪投誠情詞懇切應准免罪遂派總兵洪
容海前往飭令薙髮並將炳文投誠之禀飛呈曾文正公
奏入奉
寄諭聽逆陳炳文率衆求撫自是懾於軍威惟黨衆人數
太多安置遣散均不易辦楊岳斌當督飭鮑超查看眞僞
妥籌辦理不可稍涉大意楊公沈文肅公尋奏言鮑超轉
戰數省頻摧巨寇收撫降衆威信素著降人陳炳文等悔
罪投誠深明順逆情實可原自應寬其既往予以自新使

他股逆眾聞風向化經臣等咨行鮑超妥為辦理並委員會同查造降眾籍貫清册發給護票分別遣散奏入奉
寄諭陳炳文等投誠既屬眞心悔罪自應准予自新楊岳斌等當傳知該降眾等俾知感奮圖功如續有勞績仍准保奬但其人數在數萬以上概予遣散後患必多是否酌留效力未據聲明其洋礮等件會否呈繳均著飭令鮑超等妥為經理又奉
上諭陳炳文著賞給參將銜張學明陶金會陳報林均著賞給游擊銜均准留營効力鮑公自受陳炳文之降即已挑留精銳六百人命炳文管帶隨營自効與酌留効力之
諭旨適相符合崇仁收復後餘賊悉走南豐歸併偽湳王譚逆一股十三日鮑公在白桿村收降計乘各路之賊驚悸未定分派各營出不意勦之卽日唐仁廉等由珀玕三江港口搜勦瀘溪賊踞山列陣以待仁廉率同吳雲集曾成武萬守根黎光照等營包抄掩殺大獲勝仗斃賊一千七百餘人生擒一百二十餘人一路搜勦而進敗匪向新城竄去瀘溪縣境一律肅清其竺油亭坊譚市街洪木街一帶賊館賊卡於十七日經各營一律掃蕩斃賊四千餘

名生擒千餘奪獲騾馬七十餘匹旗械無算其進勦南豐之馬隊於十七日偪其城時江軍董德春魏高勝各營已至分攻西北東北各門未得手及見霆軍馬隊馳至各營氣勢一振十八日黎明出隊馬步齊進賊於東北兩門列陣我軍三面抄擊賊勢大潰城外之賊繞城逃竄城賊由西門擁出各營縱橫截殺斃賊無數敗匪一竄廣昌經王昌全等追勦一竄河東為霆軍馬隊殲斃殆盡捷聞
諭旨嘉其勦辦得手十九日進勦新城丁太洋已率悍賊布滿山谷唐仁廉等分路齊進轟擊兩時之久殲斬悍黨多名追殺十餘里突遇伏賊萬餘敗匪遂卓旗回抗曾成武等愈戰愈奮賊勢不支伏賊亦潰是日丁太洋厚集悍黨層層設伏我軍以少擊眾所向無前先後斃賊四千餘人時鮑公馳抵建郡探知偽利王朱興隆業已逃竄二十日親率馬步各軍進紮上塘墟二十一日將大洋渡賊卡漢源鋪中田一帶賊壘全行剷平追至距新城十里之甸泉天晚因不便立營收隊回駐中田夜四鼓偵知城賊將遁卽督催各軍馳至由西北兩門進攻而賊適啟南門遁走鮑公督令各營乘勢追過永臨橋王店木勺山沿途斃

賊甚眾計兩日共斃賊六千餘人斬偽祥王黃雲龍於陣
生擒長髮老賊八百餘內有偽天將陳玉林等大小頭目
八十三名奪獲鎗械騾馬無算新城既克鮑公詗知朱興
隆帶傷走閩境旋分數股闌入張村橫村圖與前路敗匪
相合因即督飭唐仁廉吳雲集等於二十七日乘勝進剿
將張橫二村賊卡一律掃蕩追殺四十餘里直抵長山餘
賊棄械奪逃計共斃賊三千餘生擒五百餘內有偽中天
安檢點師帥陳雲明等各頭目十數名於是江西東路肅
清楊公沈文肅公奏言江省自撫建各屬疊遭蹂躪各軍

累月血戰苦與賊持幸提督鮑超許灣一戰摧強寇十數
萬羣逆膽寒各城次第攻克又經鮑超收降陳炳文六七
萬眾疊克金谿南豐新城賊燄頓衰相率西遁自應席全
勝之勢期於殲盡又奏言汪海洋與黃雲龍朱興隆等逆
經鮑超大戰四次賊始敗遁現踞瑞金縣境鮑超所部自
抵江以來連次血戰營官多受重傷即令暫駐建昌藉資
息養既可防瑞金各匪被擊四竄並可堵截湖郡逆眾西
竄等語奏入奉
寄諭鮑超探知康逆汪海洋與利逆朱興隆等麕聚新城

遂親率馬步各隊奮力克復又復追勦大勝陣斃賊目甚
多在事尤為出力各員著擇尤保奏陣亡都司陳明德等
二十七員均著交部從優議卹汪海洋等在新瀘等處經
鮑超追擊四次敗遁現踞瑞金縣境該縣通會昌大路著
楊岳斌等飛飭席寶田王文瑞兩軍兼程前進毋任再有
他竄皖南之防最為緊要楊岳斌等已派劉典率所部暨
王開琳等營同赴徽甯擇要扼守該處本有防兵現在洪
幼逆等仍在皖浙之交冀圖負隅死拒左宗棠已派兵窮
追曾國藩當飭皖南守將會江浙諸軍合力殄除為一勞

永逸之計鮑超一軍即令暫駐建昌防瑞金各匪回竄並
堵湖州餘逆窺伺西路以竟全功楊岳斌已屢諭馳赴陝
甘總督新任江西各路未竟事宜即交沈葆楨鮑超劉典
等妥為籌辦先是
諭旨飭派金陵陸師赴江協勦及東境肅清曾文正公以
江西軍威大振奏請止派當許灣甫捷文正致郭公嵩燾
書有許灣長濠守禦甚固竟為鮑公所破江西必可肅清
云云又奏大概情形云聞許灣賊壘已為鮑超掃盪殲賊
四萬餘人

八月鮑公駐軍撫建備勦北路竄賊

皖南餘匪從開化之華埠闌入江境逼近玉山時鮑公正患感冒赴省就醫念賊股仍走李侍賢汪海洋故道入江必由撫建而西句結前股蔓延為患因於二十九日力疾起行出貴溪金谿之間確探賊蹤迎頭兜擊事聞奉

寄諭鮑超赴省就醫聞報力疾起行奮勇可嘉先是曾文正公於上月奏

寄諭楊岳斌赴任後督辦江皖軍務不可無人接替鮑超謀勇素裕能否勝督辦之任抑或江西軍務無庸再需督

辦之人著曾國藩迅即悉心酌度奏聞至是新疆失陷三城楊公奏

諭旨飭令迅赴陝甘之任文正奏言鮑超戰功最偉屢次收降巨股賊中服其威信自足勝督辦之任惟侍逆未受大創趨重南贛自湖州克復賊股又將續入江西目下江西軍務應分兩路辦理鮑超現駐撫建應責令專顧北路備勦湖州廣德續至之賊劉典席寶田江忠朝王文瑞劉勝祥韓進春等現已併趨南贛應責令專顧南路追勦侍康等逆上竄之賊果能分任責成撫臣和衷調度當不必另派大員督辦而江境亦可次第肅清矣奏入奉

寄諭楊岳斌赴任後鮑超與劉典等分辦南北兩路不必另派大員督辦沈葆楨有地方之責著與鮑超等隨時商搉和衷辦理以清疆圉曾國藩仍當會同沈葆楨統籌兼顧即令鮑超等分任南北兩路以專責成十月文正奏

旨赴楚督兵覆奏有臣部之名位勳勞以鮑超爲最著前奏由沈葆楨和衷調度等語及江省肅清後沈文肅公疏辭世職有臣自知韜略不及諸將一切未敢遙制悉聽前敵相機辦理等語是鮑公於援江之役不必有督辦之名

而固已得行其志宜其成功之速也楊公是時赴贛州督師防勦至明年二月始由湘赴陝甘云

九月鮑公分軍出贛南截擊親督全軍大破賊於池富舖乘勝踏平甯都州城外賊壘立解重圍遂克復瑞金縣城江西全省肅清

鮑公正由建昌拔營東行以顧廣饒兩路楊公岳斌復派孫昌國帶水師嚴扼廣信等處河面江省東路之防既固而湖南巡撫毛公鴻賓以賊勢蔓延南雄逼東江西各軍雖已進至甯贛等處而無一營繞前截擊因咨商鮑公請

派王衍慶五營繞出贛州以南會同廣東防兵四面掩擊
楊公奏
寄諭催令王衍慶迅速起程赴粤以厚兵力時僞幼主洪
福瑱僞佑王李遠繼率餘黨分兩股竄出光澤瀘溪其出
瀘溪者劉公典截之於珀玕其入光澤者復走杉關鮑公
馳赴南豐截剿而賊不循蹊徑避兵而行汪海洋自許灣
敗挫後句合丁太陽等竄踞瑞金其勢復熾鮑公計由甯
都馳赴瑞金楊公沈文肅公因奏稱東路肅清我軍可以
專注西路鮑超謀勇兼全爲賊所憚統其全部西向必能

殲除羣醜指日盪平等語已而丁太洋等攻陷雩都縣城
鮑公於初九日巳刻抵廣昌正擬由石城進剿瑞金而瑞
金之賊已於前二日遁走忽報僞康王汪海洋圍撲甯都
州賊館聯絡四十餘里鮑公率所部倍道馳援初十日趕
至池富鋪連夜築壘十一日黎明賊乘我軍營壘未成將
士勞乏分三路猛撲賊陣林立鮑公指揮諸將分路應敵
賊拚命衝突我軍五路齊進敗其前隊譚勝達唐仁廉等
軍奮力衝殺左右兩路之賊先後潰退周有勝等直擣中
堅馬步各軍橫截直衝賊勢不支我軍追至山下圍殺方

酣忽另股從山巔壓下拚命搏鬭適勝達等乘勝馳至斷
其歸路賊遂大潰我軍追殺四十餘里當將吳口渡張連
湖坑山港烏林壩沙子營夏村連湖劉芳坳大路口等處
賊巢悉數踏平積屍盈野是夜就賊館休息片時五鼓復
率隊前進十二日辰刻抵甯都州城踏平城外數十壘立
解城圍我軍乘勢追剿三十餘里斃賊萬餘名生擒二千
餘名內有僞朝將王金瑞等賊目一百二十四名均斬之
我軍亦陣亡員弁十八勇丁百餘名曾文正公奏令鮑公
專顧江省北路至是而霆軍之功又徧及於江省西南矣

文肅以捷聞奉
上諭鮑超一軍自入江後連獲大捷所向有功此次馳援
甯都以萬餘眾疊摧巨敵立解重圍固全腹地實屬謀勇
兼優深堪嘉許鮑超著加恩賞戴雙眼花翎以示優異所
部將領員弁勇丁並著曾國藩查明保奏候旨施恩陣亡
游擊牟占魁都司洪龍海曹志本洪潮海守備鍾世名張
明坤把總譚尚德外委杜賢才楊國友高凱風均著交部
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又奉
寄諭鮑超馳援甯都血戰解圍已降旨賞戴雙眼花翎沈

葆楨卽傳知該提督益圖奮勉將康侍等逆悉數誅鋤肅
清江境用副委任賊自甯都敗後回踞瑞金鮑公率師連
日追勦擒斬極多十五日午刻馳抵瑞金北門城下賊之
前股入城死守後股背城而陣汪海洋情勢迫急見鮑公
屢次納降不戮一人因遣其僞丞相宋中受僞將軍秦彪
至營詐降鮑公知其詐而陽許之約期縱之去至日鮑公
嚴陣以待海洋先設伏於要隘自率悍黨來迎相距數十
武鮑公揮軍驟擊之三路猛進馬隊由兩傍樹林抄出海
洋出不意大駭跳而遁城賊驚惶開西南門潰走當將縣

城克復城外賊壘賊卡一律踏平鮑公復揮軍分頭勦捕
追至距城三十餘里之塋田直達閩界始行收隊駐瑞金
縣城計三日內擒斬長髮老賊五六千人乞降解散者不
計其數餘賊由武平山路潛遁鮑公急知會閩省防軍一
體截勦於是江西全省一律肅清文肅奏言鮑超統師入
江冒暑血戰平許灣七十餘壘攻克金谿瀘溪南豐新城
力解甯都重圍剷平瑞金踞逆東南大局深資保障應如
何優加恩獎伏候
聖裁其所部將領員弁兵勇可否

飭下曾國藩破格請獎出自
天恩尋因僞幼主遁走石城荒谷經席寶田所部搜獲又
奏言李世賢汪海洋等股東西奔竄方欲得幼主以冀死
灰復然當幼逆遁至廣昌去康逆已開不容髮幸席寶田
萱夜窮勦追至石城鮑超援甯都克瑞金使康逆無可容
足而幼逆輾轉荒谷卒就生擒東南大局從此底定等語
奏入鮑公蒙
賞一等子爵尋奉到封爵　勅書其文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尙德崇功國家之大典輸忠盡職臣子之
常經古聖帝明王戡亂以武致治以文朕欽承往制特設
文武勳階以彰激勸受茲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智
以察微防姦禦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
而身家永康矣敬之毋怠署浙江提督鮑超前在江楚皖
勦賊卓著戰功此次督師入江所向大捷鵰勦東西兩路
疊摧巨股連克堅城斬馘解散不下十餘萬賊衆聞風膽
落遂能盡掃逆氛膺公立奏鮑超前因江甯克復甯都解
圍先後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賞帶雙眼花翎加恩著

錫封一等子爵以示優異與鮑公同膺　懋賞者沈文肅
公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頭品頂戴席寶田雲騎尉世職
並黃馬褂游擊周家良雲騎尉世職並擢副將左公宗棠
亦同日　錫封一等伯爵蔣公益澧騎都尉世職以肅清
全浙及派兵窮追洪福瑱之功也此次霆軍援江楊公沈
公俱以客軍相待但爲奏報戰狀其出力將士應獎敘者
仍推候曾文正公保奏故數次大捷俱未隨摺開單但有
彙案保奬
十月鮑公請假回籍葬親以宋國永婁雲慶分統其軍尋奉

旨出關勦辦新疆回匪
時江皖一律肅清鮑公因請給假一年馳回四川本籍親
營葬事兼養傷病曾文正公許以六箇月於十二日據情
代奏奉十九日
上諭署浙江提督鮑超於本年五月間以母柩久淹乞假
歸葬當經降旨賞銀五百兩經理葬事令俟金陵克復江
皖肅清再行賞假回籍現在江西安徽兩省賊蹤已淨而
鮑超縈心窀穸悽惻陳情未便再拂所請鮑超著賞假兩
箇月回籍葬親以遂孝思同日又奉

寄諭鮑超轉戰數省所向有功本年冒暑西征累獲大捷
肅清江西全省厥功尤偉前已加恩賞戴雙眼花翎復錫
封子爵此次又准其回籍葬親所以奬其勤勞而遂其孝
思者想鮑超必愈加感奮現在甘肅軍務未蔵新疆回匪
日益蔓延前已命穆圖善帶兵出關勦賊而兵力尙單非
得勇略出羣如鮑超者前往協力恐難壁壘一新著曾國
藩傳旨鮑超令其俟假期一滿卽行由川起程出關勦辦
回匪其舊部兵勇及得力將弁並准其酌量奏調隨帶同
行從前回疆用兵楊遇春卽係四川人著立功邊域彪炳

旂常鮑超務當督率諸軍肅清西陲威揚萬里以與前賢
後先輝映該提督忠勇性成接有此旨必卽欽奉遵行以
副朝廷委任時鮑公牒報交卸營務往舟中養病文正批
復云此次貴爵軍門疊膺　懋賞錫爵酬庸並勗以揚威
萬里與前賢楊忠武比例　朝廷禮遇之隆有加無已一
俟假滿希卽帶隊西行以副　國家倚畀之深而立人臣
非常之績馮標現赴涼州本任貴爵軍門正可奏帶隨往
也先是瑞金踞賊經霆軍擊走後繞竄廣東平遠鎮平大
埔等處闌入閩境窺伺龍巖直犯漳州左公宗棠等奉十

一日
寄諭鮑超攻克瑞金仍著督軍出境會合閩省防軍將此
股敗匪追捕盡淨以竟全功又奉十三日
寄諭李世賢等股擕陷武平張運蘭進剿失利賊卽分股
竄陷龍巖南靖並陷漳州府城汀州徧地賊氛閩浙粵東
諸軍兜剿難保不回竄江境著曾國藩飛飭鮑超一軍乘
勝越境會剿務將入閩賊匪就地殲除毋得稍存畛域之
見貽誤戎機此兩次
諭旨皆於鮑公乞假之後始行奉到鮑公既得假文正復

奏
寄諭前因鮑超請假諭令左宗棠等卽飭宋國永婁雲慶
分帶鮑超所部赴閩勦賊著曾國藩再行檄催該員等迅
速前進歸左宗棠調遣毋失機宜湖南巡撫毛公鴻賓廣
東巡撫郭公嵩燾尋奏稱江西踞賊雖經鮑超疊次大創
而逆首李世賢汪海洋等尙稽顯戮且據鮑超咨開湖州
廣德敗賊現已投入汪逆股中是以江西雖暫肅清而後
患猶巨鮑超一軍在楚軍中最爲驍勇若責令跟蹤窮追
會同閩粵各軍合力兜勦萬無不立就殄滅之理且該軍

乘屢勝之威鼓行而前賊衆懾於先聲聞風膽落更有事
半功倍之效相應籲請
恩旨責成鮑超迅將此股餘孽一律掃蕩無論在江在閩
在粵必殲滅無遺而後已庶可竟此一簣之功勿貽將來
之患奏入奉
寄諭鮑超已經賞假回籍葬親其所部之軍前已有旨令
宋國永婁雲慶分統其衆入閩援剿歸左宗棠發縱指示
必能會合閩軍痛掃賊氛
十一月十二月鮑公在江西籌議西征

鮑公既奉迅赴新疆之 旨急思回籍募勇立功西域以
圖報稱因牒曾文正公詳詢出關事宜並請將現統之楚
軍全數帶赴新疆文正批復云甘肅回氛日熾 朝廷之
眷顧西陲至切而急盼貴爵軍門之率隊出關又至殷
諭旨不令貴爵軍門帶全部西征而令在四川募勇蓋深
知楚勇離甘太遠不服水土不如川勇相距較近曾在新
疆著有成效由江西帶去舊部以六千人爲率由四川續
添新軍以四千人爲率若再多則籌餉不易轉運尤難且
還蜀募勇不宜用川東之人宜用川北保甯龍安兩府之

人由龍安至甘肅之階州古所稱陰平道也由保甯昭化
而至階州近日水陸通行之道也保龍二府與甘肅風氣
不甚相遠若兩湖兵勇帶至階州倘其不服水土即須酌
量遣回換募川勇乃可卒之出關至霆軍馬隊本係貴爵
軍門與各營官捐出截曠銀兩購買之馬理應全帶出關
惟由江楚而入三峽又由夔渝而至保甯以上達甘肅階
州水路六七千里換船數次萬不能載馬以行若人舟行
而馬陸行則馳驅太遠斃者必多甘肅新疆之馬甲於天
下既多且賤不若酌帶操熟之馬勇並帶買馬之銀俟入

甘後多購良馬最易成軍其霆營現有馬匹仍留江西歸
裴鎮管轄庶爲兩便如貴爵軍門以爲可行則購馬之二
萬金可由本部堂籌解甘省等語時閩中賊勢正熾江西
官紳爭留霆軍先清閩匪鮑公以西征係　朝命不敢遽
遂議帶舊部八千三百人並調撥川省制兵加募川中步
勇統帶西行咨由沈文肅公代奏

霆軍紀略卷七終

霆軍紀略卷八

銅梁陳　昌世五編輯

門人 吳樹棠 王澤 仝校字

乙丑同治四年

正月鮑公在江西料理西行

時曾文正公與駱文忠公等先後奏到上年十二月十五
日
寄諭據沈葆楨奏接准鮑超咨稱擬帶所部八千三百人
出關另調川兵四千募川省步勇數千酌添馬隊統計新

舊各營月需餉十餘萬兩請飭各省酌撥協餉等語新疆
各城變亂勢甚猖獗非有內地大枝勁兵出關難資剿辦
鮑超勇略過人聲威素著必能立功邊域迅掃逆氛該提
督以塞外用兵必須厚集擬帶萬餘人前往方能制勝自
係實在情形惟籌兵必先籌餉庶幾士飽馬騰所向克捷
新疆地處沙漠餉無所出從前用兵皆由各省轉運接濟
此次鮑超所帶兵勇月餉計需十餘萬須合各省之力協
濟俾免缺乏著官文曾國藩都興阿駱秉章毛鴻賓李鴻
章吳昌壽惲世臨劉蓉閻敬銘沈桂芬郭嵩燾恩麟體察

情形每月可以協撥若干均各酌定數目奏明辦理卽按月如數撥解不得宕延此係緊要兵糈眾擎易舉該督等總須顧全大局寬爲籌備毋許稍分畛域藉口推諉也又奉同日

寄諭沈葆楨奏甘肅福建軍情均極喫緊霆營兵不宜分並將鮑超原咨抄錄呈覽一摺所稱關外平沙廣漠利在用眾閩地重山複水利在用奇西陲軍務緊急鮑超宜統全部西行方可獨當一面第閩事大棘江防亦警若欲肅清康侍各逆亦須霆營全部兵力方能摧陷廓清等語尙

屬實在情形惟新疆自庫爾喀喇烏蘇失陷伊犂被圍情形萬分岌岌都興阿穆圖善雷正綰等分勦甯夏固原之賊正在得手未能遽爾分兵非另撥大枝勁旅迅速西行則出關勦賊之說幾成虛語況閩省餘氛已由左宗棠三路援勦鮑超又分兵萬餘人交婁雲慶等統帶會勦閩省兵力不爲不厚自可無須再留鮑超全部致增朝廷西顧之憂著曾國藩沈葆楨傳知該提督於假期一滿卽日率領所部宋國永等各軍由川起程入甘節節掃蕩早日出關相機進勦婁雲慶等軍俟閩賊殄滅後仍著前赴鮑超

軍營聽候調遣鮑超請撥川省制兵四千名並由川中招募步勇數千名之處著駱秉章卽日妥籌辦理毋稍遲誤致滯師行沙漠地方平原曠野非馬隊車營相輔而行不克有濟應如何添設馬隊及入甘購馬之處著鮑超咨商曾國藩斟酌情形實力籌辦文正尋奏言新疆回氛甚熾本宜及早撲滅惟甯夏淪陷階州未復秦隴戒嚴甘肅兵單餉絀軍無固志內地之根本未穩焉能揚威塞外似須將嘉峪關以內一律掃蕩方能大舉出關鮑超目下回籍募勇所部全軍儘可暫留江西防勦閩匪待數月假滿以

後一面由夔州馳赴川北另募新勇大加訓練宋國永一面由江西馳赴川東管帶舊部續行入甘兩者均不至濡誤臣處兵勇尙多餉項奇絀實無餘力協撥關外巨餉鮑文忠公於正月二十三日奏言川楚兵勇遠征西域甚非所宜況甘肅賊氛徧地關外自哈密而前中途不無梗阻一旦糧運不繼非同內地尙可擇近就食師懸絕漠進退維艱雖有勁旅不戰自困鮑超所部萬餘人每月由各省籌解餉銀十餘萬兩無論各省現值籌防籌勦款項皆非充裕卽使勉力湊解而道途通塞無定難期隨時接濟且

鮑超行營每月縱有十餘萬兩所有糗糧行裝皆須於關內預爲購備沿途轉運所費不貲出關後卽無處可以採辦師無宿飽何以言戰欲再增餉力更不及現在川省防勦正急勢難抽調制兵隨鮑超前赴新疆臣竊通籌大局必俟內患旣平然後可從事西域僞侍康等逆以敗殘之餘逭入閩疆兇焰復熾鮑超之霆字營勦辦此股旣已屢挫逆鋒賊中聞風喪膽似不宜遠行抽調正可藉此以靖餘逆疏甫發奉到正月初四日

寄諭前經諭令鮑超於假期一滿卽日率領所部各軍起

程出關進勦該提督請撥川省制兵四千名並由川募勇數千名諒駱秉章已妥爲籌辦現在伊犂軍情萬分危急本日已諭令穆圖善帶所部出嘉峪關著駱秉章傳知鮑超無論假期已滿未滿卽日整頓隊伍率同宋國永等分起取道入甘節節進勦以救倒懸之危其婁雲慶一軍俟閩省軍務稍平仍准鮑超調回以厚兵力該督等仍遵照上年十二月十五日寄諭妥速籌辦不得稍涉遲疑以副委任駱文忠公又奉初六日

寄諭甘肅軍務未清原不能揚威塞外第新疆南路各城大半淪陷北路亦形岌岌若不迅圖掃蕩恐全局淪胥必至不可收拾昨諭鮑超無論假期已滿未滿卽日整隊西行著稟遵前旨趕緊辦理至鮑超赴甘前因沈葆楨奏到已有旨准其將所部八千人統帶前往曾國藩所稱鮑超回蜀募勇宜用川北保甯龍安兩府之人一節著駱秉章傳知鮑超迅速馳赴川北募勇成軍剋期赴甘一面檄調宋國永等軍由江西馳赴川東管帶舊部續行入甘毋稍遲誤其所需軍餉一切仍著駱秉章源源籌解以利師行

二月鮑公由江西起程回籍

鮑公令宋國永統西征之八千人暫駐江西省城河以西婁雲慶統萬人赴閩援勦

三月鮑公至夔州原籍

鮑公抵籍念太夫人病時旣不能躬侍醫藥又未能親視含殮撫棺悲痛幾不欲生葬後廬於墓側時曾文正公密奏略曰新疆大漠苦寒艱苦異常雖有名將深得軍心者至塞外亦恐攜貳思歸鮑超統率該軍出關後倘部曲離忽潰散必見輕於回眾一有挫失則叛回大熾全局震動後人更視關外爲畏途矣且行軍貴顧根本貴取遠勢今

甘肅未平而遽謀新疆不惟難期急效又將更長寇氛求速而反遲求揚威而反損國威鮑超之功自咸豐四年以至九年屢破大敵頻受重傷姑不復論即自十年以後臣駐祁門四面爲賊所困全賴鮑軍左右翼蔽縱橫苦戰危而復安如青陽之堅城甯國之悍賊東壩之要地皆該軍獨任其難而辛酉甲子二年兩次肅清江西勳勞尤著若令出塞僨事不特鮑超身名俱裂而天威一挫亦難遽圖再振惟有仰懇

聖明垂鑒飭令鮑超隨同都興阿楊岳斌先剿甘省俟內

地全數底定一塵不驚再行大舉出關每月非確有三十萬之餉猶不可輕於一發不獨鮑超一軍爲然古來有事塞外者未有不愼於始謀者也時楊公岳斌已赴陝甘總督之任文正致書云霆軍出關較之甘肅用兵其難數倍鄙人深慮春霆身名俱裂故具片密奏不宜獨令出關語雖近於參劾意實設法保全將來春霆行至甘肅如詢及此事乞閣下以鄙意告之後又致江西護撫孫公長紱書云霆軍欠餉既多而新疆萬里之外人人聞之膽寒不獨霆營憚於遠征弟三月十五密片非劾鮑帥也力阻該軍不宜出關也等語婁雲慶以整理軍行刻難就緒未遽赴閩左公宗棠徐公宗幹孫公長紱奏

寄諭婁雲慶接統鮑超所部既未入閩即著暫留江境協同防守及雲慶由江西拔赴武平左公等又奏

寄諭漳州西面之雲霄平和漳浦詔安等處賊氛甚熾左宗棠慮及閩軍攻急該逆必以粵東爲退步徐逞其竄江下海之謀婁雲慶一軍現在武平距粵較近正可移緩就急爲江西助粵之軍著孫長紱即飭婁雲慶統帶所部迅速前進瑞麟郭嵩燾一面迎提相機調撥所有該軍餉需

即由江西廣東兩省源源接濟鮑公與官文恭公等同奏

初八日

寄諭前因新疆回氛日熾迭經諭令鮑超整隊出關該提督現已由鄂赴川料理葬親事畢即可部署起程惟派員分赴北口廣東採買馬匹洋鎗等項並回川招募勇丁需費甚鉅著駱秉章先行籌款撥濟俾得及早成行不得藉詞推諉至鮑超一軍起行後每月所需餉項前經諭令湖北等省督撫酌定數目奏明撥解僅據沈桂芬奏撥地丁銀十萬兩陸續批解其餘尙無確數將來全軍西行若非

籌定月餉源源接濟必致貽誤軍行楊岳斌前請以東征局厘金移作西征之用業經諭令官文等將甘肅及出關勦辦餉銀一併斟酌籌辦仍著官文俟楊岳斌抵鄂後與之熟商應如何酌量分撥俾鮑超一軍得此有著之款庶期士飽馬騰勦辦不至棘手官文楊岳斌素顧大局諒必能妥籌辦理也甘肅自固原克復後雷正綰陶茂林等軍分投進勦軍威甚振鮑超抵甘後如果出關之路已通即可徑赴哈密剋期進勦以期迅殄逆氛不必俟甘省全行肅清再行前進致關外望援孔迫也鮑超回籍以後所有

籌備西征一切情形並准其專摺奏報該提督當奮勉圖功以副委任是為鮑公承奉　廷寄之始鮑公又與都興阿公穆圖善公駱文忠公雷公正綰同奉十六日

寄諭鮑超告假回籍此時想可抵川著駱秉章迅催該提督趕緊部署入甘都興阿等出關後甯夏北路軍情或交鮑超接辦或即由雷正綰兼顧屆時自可酌度辦理不至接替無人

四月西征之軍至湖北金口潰變援閩之軍在福建上杭因餓大譁尋定

霆軍自咸豐十年六月改隸曾文正公部下陸續欠餉至百數十萬同治三年五月以後改歸江西糧臺發餉積欠亦鉅窮窘難支宋國永所統赴甘各營於本年二月初七日在江西省城索餉鼓譟經巡撫沈文肅公續發餉銀十九萬餘兩共供支六箇月軍心乃定嗣國永統率各營西行於上月二十八日行抵金口不肯前進聲言欲回江西索餉及本月初七日潰至咸甯楚督官文恭公奏聞文正及駱文忠公等同奉十八日

寄諭總兵宋國永等統帶鮑超舊部由江西行抵漢陽經

官文派員護送前進師次金口該勇丁等不願西行全行潰散覽奏實堪駭異直隸宣化鎮總兵宋國永甘肅涼州鎮總兵馮標於全軍潰散毫無約束實屬咎無可辭姑念從前尚有戰功均著即行革職並撤銷記名提督仍飭前往鮑超軍營効力贖罪首先煽惑之參將歐陽暉游擊羅三元都司李守澤李受春千總梅里光均著先行革職嚴拿務獲就地正法此起勇丁叛卒降衆雜出其中雖投回有二三千人而結隊上行者為數尚多現由咸甯一路竄去行走甚急著官文即飛催成大吉等拔隊跟追繞前攔

截如該勇丁等尚遵約束除將爲首之犯擒治外其餘脅
從卽著妥爲彈壓分別安插倘敢抗拒卽當就地殲除毋
令逸入鄰境其業已投回勇丁並著官文分別遣散以息
事端該勇丁等聞風急竄趨向靡定江西安徽湖南等省
路路可通著曾國藩孫長紱喬松年李鴻章石贊清各派
兵勇於湖北交界地方探蹤攔截並飭各該地方官一體
嚴拏免致蔓延爲患不可稍涉大意鮑超所部之勇既多
潰散是出關一節勢難成行該提督於勦滅粵匪素著聲
威現在福建漳州之賊尚在負隅並有西竄粵東之意前

已飭令婁雲慶等由武平赴粵援應若得鮑超前往督帶
必更得力著駱秉章傳知該提督趕緊起程取道湖北一
帶順便將已散之勇丁招集申明紀律統帶赴閩勦賊以
贖前愆毋庸前赴西路勦賊該提督素稱勇往諒不至遷
延觀望貽誤事機也瑞麟公及左公宗棠等奉二十六日
寄諭現駐武平之婁雲慶一軍尚有萬餘人卽著孫長紱
仍遵前旨檄飭進赴粵境由瑞麟郭嵩燾迎提調撥迅克
雲霄等處以固邊防官文恭公李公瀚章奉同日
寄諭霆營前收降眾復叛在湖北咸甯地方刦掠勢甚猖
獗是此起潰卒已有聚而難散之勢亟應乘其初起迅速
撲滅官文前派追截之兵是否足數分布著嚴飭派出將
弁認眞妥辦將爲首逆犯擒治設法分散餘黨岳州地控
南北李瀚章已飭趙煥聯抽帶營勇馳赴岳州駐紮卽著
督飭該臬司會同劉國斌等水師分巡控扼仍察看緩急
隨時增兵助守毋稍疏忽左公宗棠徐公宗幹孫公長紱
等又奉二十七日
寄諭霆營勇眾潰散孫長紱已派總兵萬泰等帶兵先扼
義甯武甯並檄提督孫昌國率領礮船巡防義武河道又

於鄱湖贛河分路布置截其竄皖竄閩之路所籌尚屬周
妥第武義逼近興國通山難保該叛勇等不乘虛急竄本
日已傳諭鮑超飛速來楚招致此起叛勇管帶入閩勦賊
究恐緩不濟急孫長紱派出各軍務當檄令迅速到防遇
賊卽擊至援閩霆字各營尤應防其煽惑著左宗棠飭令
婁雲慶妥爲駕馭鎭定軍心駱文忠公同奉是日
寄諭前諭駱秉章傳知鮑超趕赴湖北招集散勇統帶赴
閩勦賊毋庸出關近日疊據李瀚章孫長紱奏報霆軍降
眾復叛在湖北咸甯地方刦掠聲稱赴江西索餉實欲赴

閩投賊並句結援閩霆軍是該叛勇逆迹昭彰亟宜趕緊
籌辦此股叛黨係屬鮑超舊部該提督雖已先行回川究
不能辭其責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前派成大吉等軍分路
扼截難保該叛勇不恃眾抗拒鮑超統領霆營素爲勇丁
所懼服即著駱秉章傳知該提督稟遵前旨馳赴湖北咸
甯一帶會同成大吉等軍協力兜拏其自投來歸者即著
分別招集與前次投回勇丁或酌留管帶赴閩或資遣回
籍均由鮑超相機妥辦俟辦理叛勇事竣即著督軍入閩
毋稍延緩婁雲慶等軍由武平赴粵援應並著該提督飛

速知照婁雲慶嚴密防範毋令所帶勇丁爲叛勇煽惑句
結以杜亂萌先是雲慶所統援閩各營在上杭因江省餉
項不繼而閩省斗米千錢勇丁日難半飽雲慶於三月二
十五日密稟曾文正公有賣馬易食行將不能忍饑等語
尋於四月初九日絕糧而譁偪脅雲慶率之回江就食初
十十一十二等日譁譟數次雲慶以從容鎮靜處之幸未
決裂孫公初聞上杭鼓譟之時尚未奉到霆軍停止出關
之　旨奏言霆軍人數眾多全仗鮑超約束得宜用能眾
心帖服應懇

天恩飭令鮑超暫緩赴甘星馳來江將婁雲慶所統霆營
選帶西征餘皆遣散回籍江閩等省亦可消患未萌奏入
鮑公與左公宗棠駱文忠公等同奉五月初一日
寄諭霆營叛勇已至新昌圖由袁吉竄閩著孫長紱飭令
普成忠等乘其喘息未定併力迎擊並飭劉于潯督飭水
師嚴防贛河無任偷渡左宗棠亦當預籌布置毋令此起
叛卒由江入閩致滋蔓延援閩霆營因米糧缺乏譁譟刼
餉雖經婁雲慶即時撫定若非江省迅籌接濟亦無以救
定軍心孫長紱當督飭省局寬籌餉米陸續接濟不得以

省會從事致誤大局鮑超離營後霆軍叛逃譁潰之事層
見疊出朝廷念其前勞未忍即行加罪該提督宜如何感
激圖報現在咸甯叛卒一意南趨婁雲慶所部退駐會昌
白埠地方若再不迅速東下撫循約束萬一潰勇句結閩
氛又成不了之局該提督自問當得何罪著駱秉章傳知
鮑超剋日馳赴鄂省探明潰勇趨向分別招集遣散並迅
赴江西統領婁雲慶所部霆營入閩會勦力贖前愆倘敢
遷延不進致令釀成變亂必惟鮑超是問至鮑超帶兵出
關勦賊之命疊經有旨停止孫長紱可即傳知婁雲慶宣

布各營俾軍心得以綏定不致別滋事端官文前派成大吉等進勦潰勇此時該潰勇已竄江境並著督飭成大吉等越境跟追會同江省官兵前後夾擊東南軍事僅餘閩海一隅圍勦合宜可望盡殲醜類若霆營別有變局則逆匪乘機出竄必將餘燼復然左宗棠當妥籌兼顧防患未然不得稍分畛域曾文正公自聞沙井之譁卽函商孫公長紱另派委員支應霆軍令其米糧鹽菜足敷度日乃書甫達而金口之變已起文正又致書孫公略云霆軍至金口索餉滋事聞其擄掠而不燒殺不知究竟何如婁鎭一

軍忍饑待餉情形極爲迫切若不速籌接濟恐其與湖北八千人同叛應請閣下速發一月滿餉七萬三千餘金並食米六千餘石卽日起解俾免譁潰滋事感切禱切竟飛咨鮑軍門由夔東下速赴江鄂弭此巨患尤望閣下先行安慰婁鎭一軍不令與鄂潰之八千人相合乃可徐爲收拾等語正封函閒接孫公書知婁軍四月十五日已過白牢十六日全抵會昌十八日開往贛郡沿途騷擾聲言至省索餉文正卽加函并致孫公略云敝處所謂水陸諸軍均落後譽皆非倉猝剽掠省城則上杭一軍終可設法安撫金口叛卒亦斷不能成大氣候苟劉朱宋三軍彭鮑兩帥次第趕到則大局總可無礙承示各單江省釐局米局共解過霆軍餉數六十餘萬各屬辦解軍米尙不在內沙井上杭滋事續解近二十萬亦不在內可謂優待霆軍不遺餘力前恐婁部煽亂思消患於未萌故詢及給餉之數今事已如此祇宜籌後之補救不必問前之釁端弟於金口潰勇告示中每人賞銀十兩計八千人共須銀八萬兩咨明由湖南協解江西給發等語上杭旣譁經孫公一面具奏一面發銀六萬兩迎解軍前其變遂定時文正奏言

金口叛亂一股斷難再事羈縻臣現調劉連捷朱洪章朱南桂三軍由宿松渡過九江徑赴瑞州臨江兩府嚴防陸路以保贛河之西並咨彭玉麟酌派水師數營布置湖口南康吳城四處分防水路一面出示撫慰在閩霆軍無令與金口潰卒句結一面飛致鮑超星速來江招安已叛之卒總以解散爲妙又奏言鮑超一軍久稱勁旅積勞太久立功最多將卒以屢勝而驕又以無餉而怨又値統將回蜀之時又有新疆遠征之苦故赴川之八千人臣早慮其潰散嘗於三月十五日密奏一次然臣慮其潰而滋事尤

不料其叛而爲寇是否別有情節尚須詳細訪查婁雲慶
所統各營在閩鼓譟初九日之譁其詞似有忿激思亂之
情十二日之揭帖其詞又復有儆戒畏禍之意大抵因餉
生變毫無疑義霆營欠餉多至百數十萬其咎皆在微臣
不在江西又臣明知霆營出關必將生變乃不能於去冬
奏請停調直至三月始奏釀成今日之禍皆臣區畫不善
恩信不孚咎無可辭俟金口兵潰原委詳查到日再當據
實奏明自請嚴處等語嗣徽休防軍於五月內鬧餉滋事
喧鬧十三日之久並毆傷皖南道張鳳翥其時主將唐金

二公俱已乞假離營文正奏稱霆營潰變固由累年積欠
之多尤憚萬里遠征之苦其致變之故與各軍迥不相同
惟臣未能先期陳奏力阻遠調究屬咎有應得此次徽休
兩軍索餉譁譟臣有督辦之責未能先事預籌尤深愧歉
應請
旨將臣交部議處並將統將皖南鎮總兵唐義訓登泰階
道金國琛革職代統之唐義謨革職審訊定擬以肅戎行
等語
五月潰勇撲袁州府城尋解圍竄入廣東婁雲慶率師迎勦
嘉應州髮賊鮑公在籍力疾籌備西征並請續假部將劉車
龍大破甘肅援賊解安定城圍
鮑公與官文恭公駱文忠公孫公長紱同奉初二日
寄諭霆營勇丁路經鄂省金口地方乘間潰散至咸甯縣
冒充官兵戕害知縣羅琳及其幕友家丁在城鄉肆行擄
掠經提督唐仁廉等率勁卒馳勦官文派成大吉等率營
繼進追至江西義甯州之藍圖嶺地方該匪膽敢頭裹紅
巾設立卡座抗拒唐仁廉等攀援上嶺斃逆首陳大發等
生擒把總林文龍等二名解省正法成大吉隊亦至沿途

斬馘頗多解散尤眾現已追至白沙嶺地方著官文督飭
成大吉等越境追勦不得稍分畛域並著孫長紱嚴飭水
陸各軍認眞堵截毋任再有竄擾以期一鼓聚殲霆營副
將孫得友參將閔玉林都司胡達蓴記名總兵副將鄧雲
貴馬勝泰游擊姜先兆卜先兆劉致友赴官文衙署伏地
請罪並求給假回籍省親治喪就醫該員等俱未從逆尚
有天良著照官文所請一併暫行革職假滿後仍赴霆營
効力贖罪以觀後效記名提督唐仁廉等當霆營潰散卽
能帶兵追勦擒斬首逆功過尙足相抵均著加恩免其置

議此外營哨各官或隨同背叛或乘間私逃均屬法無可貸著鮑超自行查明分別從重參辦如尚有樸實舊勇材堪造就者亦著該提督查明分別去留妥為經理該提督當凜遵迭次諭旨星夜馳赴江西探明潰勇尚有若干會同楚西各軍實力勦除毋貽後患如敢遷延必當治以約軍不嚴之罪凜之據駱秉章奏通籌兵餉緩急請飭鮑超一軍就近先勦河南髮捻各匪一摺鮑超舊部迭諭毋庸西行此時潰勇未靖自應仍令督率所部由鄂赴江將潰勇勦除再行相機進勦鮑公又與官文恭公李公瀚章孫

公長紱同奉初八日

寄諭霆營叛勇由鄂東趨因湖南平江業經戒備卽由白逕城等處竄入江西義甯州境經該處兵團迎頭截擊疊獲勝仗該逆敗回銅鼓營邊界銅鼓營爲江西湖南交界之區據李瀚章奏稱已派趙煥聯等扼要駐紮足遏賊衝卽著督飭派出各軍會同江西官軍四面夾擊官文仍飭成大吉等督兵跟追合勦毋令回竄鄂疆此起叛勇數旬之內裹脅至二三萬人且有僞指揮檢點名目是其甘心叛逆實爲法所難容官文李瀚章孫長紱務當督率各軍乘賊氛初起之時迅速撲滅毋得稍分畛域致成蔓延援閩霆營衆心未固萬無再令赴粵之理孫長紱所解餉銀六萬是否已經勻放近日該營軍心若何孫長紱當籌畫餉銀陸續解濟毋令再因饑餓逃潰鮑超迭經有旨嚴催令其速赴鄂省將潰勇一事迅速辦理著凜遵迭次諭旨星夜兼程東下招集舊部率赴江西分別勦撫力贖前愆倘敢稍涉遲延貽誤軍事恐鮑超不能當此重咎也李公瀚章孫公長紱等奉十五日

寄諭霆營潰勇尚在銅鼓營一帶會昌縣駐紮之婁雲慶

一軍前亦索餉思潰雖經孫長紱籌解銀米勉强拊循此軍究未可深恃李瀚章所調之趙煥聯等計已到防卽著嚴飭該員會同江軍將銅鼓營一帶叛勇殄除淨盡仍隨時確探閩賊消息嚴密防範孫長紱亦卽督飭諸軍迅將霆營叛勇剋日勦除廓清腹地毋稍遲延又奉十九日

寄諭霆營叛勇攻撲袁州府城經官軍擊敗由萍鄉竄逸該逆裹脅已至萬人若由吉贛以趨閩粵恐與閩賊句爲一氣勦辦更爲棘手著孫長紱督飭派出之席寶田等軍會合成大吉等協力兜勦婁雲慶所帶霆軍由閩退回經

王文瑞等接濟餉精始行撫定而汪海洋等逆復竄回永
定與李世賢等股合圍老湘營城內米糧缺乏外無援師
其分紮城外之湘軍八營亦被圍撲情形喫緊婁雲慶赴
援之軍能否得力尙無把握孫長紱卽飭席寶田迅將霆
營叛勇撲滅回紮瑞金一帶以資扼守其曾國藩派往江
西之劉進提等軍並卽趕緊迎提藉資戰守尋孫公奏稱
李世賢汪海洋竄上杭武平一帶前隊已至廣東嘉應州
境逼近江西會昌長甯兩縣邊界定南龍南亦相去不遠
臣已咨商婁雲慶率霆字全軍視賊所向迎頭兜擊等語

時叛勇已由新甯桂陽入粵十六日至樂昌十七日至仁
化逼近江西南安府邊境尋竄至南雄信豐曾文正公致
郭公嵩燾書云霆營叛卒爲江湘剿敗解散甚多聞入粵
不滿千人當不足爲大患行將入閩賊黨中先是鮑公雖
聞金口潰散之事其疊次催令東下之 諭旨尙未奉到
因於五月初二日疏陳籌備西征情形並報到籍日期是
爲鮑公專摺奏事之始奏言三月二十四日接准軍機大
臣字寄三月初八日奉
上諭前因新疆回氛日熾迭經諭令鮑超整隊出關等因
欽此臣跪誦之下仰見
廟算周詳無微不至於籌畫兵餉之際寓體恤將士之心
私衷感激惟有涕零竊臣仰荷
殊恩給假回籍葬親二月初八日由鄂起程三月二十六
日到籍因限期嚴迫晝夜奔馳途次阻風感受寒疾致前
發舊傷未愈然以軍事在身不敢稍事稽遲到籍卽就近
擇期力疾治辦喪事茲於苫塊之次奉到
恩諭並准於回籍後專摺奏報籌備西征一切情形聞
命自

天悚惶無地伏思臣東川下士西蜀庸材迺因采芑微勞
濫列執殺顯爵方愧涓埃未報何期艱鉅重膺惟有勉矢
愚誠倍加勤愼前沐
聖恩高厚
諭令移孝作忠側聞邊警頻仍不覺積憂成憤雖身未出
玉門之外而心已馳瀚海之西竊揣西陲形勢大異東南
風氣嚴寒幅員遼闊其地北界俄羅斯東界喀爾喀西界
布魯特南界烏斯藏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雪山
綿亙冰嶺迢遙又有不毛之沙山無水草之戈壁動輒數

百里而遙必須囊水束芻裹糧策馬疾馳數晝夜始能與
賊一遇現當回匪滋擾非厚積兵力多備馬隊不足以敷
剿辦伏查臣舊帶兵勇一萬八千名當協剿東南賊匪時
憑仗
天威恪遵
訓示將士協力兵機幸無貽誤原擬先後帶赴西征藉資
驅策昨據臣委帶八千兵勇之記名提督宋國永等稟稱
該兵勇等因欠餉不願出關在途潰散臣不勝駭異當飛
遣隨行得力部將前往查探彈壓免致別生事端因思委

派婁雲慶所部留閩會剿之兵勇萬人年久疲羸聞需平
後卽該兵勇情願出關挑選精銳恐亦無多況道遠軍需
緩不濟急此次西征期迫不得不創立營頭從新招募臣
擬照舊帶兵勇原額選募步隊一萬四千馬隊四千計一
萬八千外再就川營挑選熟諳邊情曾任征戰精銳劄兵
二千以爲嚮導其將弁亦由臣指調茲尚有隨帶舊時將
弁俟新營立後卽以舊將練新兵舊弁練新勇統由臣親
身指示務使士知將意將識士情心性相孚險危共命然
後臨陣可收指臂之效況邊地苦寒非精壯之人不能耐

辛勞而支嚴冷故必選精練熟而後可成節制之師不獨
練兵尤當練將不獨練陣尤當練心不獨練人尤當練馬
務使二萬人如一人呼吸相通進退如意而後訓練功成
前次四川督臣欲以階州一軍交臣統帶意在息力節費
非不甚善第此軍非由親手募練倉卒恐難得力俟開辦
就緒再行酌覆此籌備西征練兵之大略情形也夫剿賊
固須練兵而練兵先須籌餉必先備兩月之餉而後可以
開募又必先備三月之餉而後可以啟行合計必先籌三
月兵餉而後辦事不憂棘手否則餉未備而遽開招必致

招未齊而餉隨罄不能成軍遑計啟行此大局之道也至
於邊地利用騎戰購馬尤爲要需現咨四川督臣就近於
夔關釐局先撥銀七萬兩及兩江督臣咨撥之三萬兩俟
到齊卽分遣員弁前往廣東北口採買洋鎗馬匹如有不
敷再商動撥此外募勇經費及軍裝器械各項需用甚鉅
現奉
諭旨飭令駱秉章先行籌款撥濟俾得及早成行臣自當
遵旨咨商辦理至臣指撥九省兵餉僅准山西撫臣來咨
許撥地丁十萬按月批解餘省尚無確款總數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軍需緊急
飭各省督撫未經議覆者卽行議覆已經議覆者卽行撥解於萬難兼顧之時設通融協濟之法在於何項款下每月源源撥解若干總期款皆有著解不悞期俾臣一軍二萬人月餉不憂缺乏庶幾士飽馬騰剿辦可期得手早一日解伊犁被圍之困卽早一日釋
聖主西顧之憂此臣効命之至願也至此次行軍餉必隨兵而進兵必護餉而行緣出關剿賊路必由甘省而甘省所在有賊既須迎擊當頭之寇奪路而行又須防備抄尾之賊截糧而去蓋軍行一遇伏莽必至腹背受敵首尾不能相顧故必先剿梗途之賊而後可以安行出塞之兵正不必俟甘省全行肅清始行前進但阻軍行卽予殄滅所以防後患而保全軍餉也關外平沙廣漠曠無人煙必須計月裹糧方可深入故兵餉必預給師期必預定統計現到兵餉若干足供一軍幾月之用然後可以剋期進剿否則不能輕易出關此籌備西征餉項之大略情形也茲聞邊烽日急疊奉
諭旨嚴催不論限滿未滿迅速出關援救臣寢寐甫就衰經未除茹泣含悲仰維
宵旰焦勞則眠餐俱廢俯念邊城危急則立坐不安既不敢補請終喪更不敢稍懷偷惰惟是各省餉項尚無確款總數亦未據解到分釐而臣此番創立新營需費浩大每月軍餉約計十七八萬兩現在空懷焦灼其實一籌莫展再四思維臣未成軍以前所有募勇經費及買馬製械各項四川督臣自應遵
旨設法籌撥以便及早成行臣既啟行以後所需各省月餉無論已到未到可否仰邀

恩旨一併飭交四川督臣駱秉章代臣經理催收俾臣得以專意剿賊不分心於催餉不掣肘於缺糧該將士等自當倍加感奮踴躍爭先至如何在於四川省城設立糧台之處可否卽倣照道光六年前提督楊遇春西征成案由該督臣斟酌辦理想該督臣公忠體國素顧大局必能籌備盡善不悞軍行臣惟有激發天良俟募勇畢後率師啟行到甘體察情形緩急相機迅速整隊出關徑赴哈密剋期進剿以期迅掃回氛仰副
朝廷靖邊安邊之至意奏入於二十六日奉到十四日

上諭所稱招練新軍採買戰馬各事宜非鉅餉不能濟事
非數月不能成軍前因霆營潰勇竄至江西銅鼓營一帶
疊經諭令該提督前赴江西分別招集遣散著仍遵前旨
無庸西進迅即由湖北至江西採聽潰勇擾及何處即向
何路速籌妥辦此起潰勇就平後仍即統領婁雲慶所部
霆營入閩會剿該提督惟當懍遵歷次寄諭迅速赴江毋
稍遲緩千咎飭公未奉此　旨時於十一日奏言臣蒙
恩賞假回籍葬親在途感冒引發舊傷到籍力疾營葬等
情已於遵

旨奏報摺內陳明在案猶冀調攝漸愈即可勉力部署一
切詎料受寒太深未經表出醫藥誤投感冒欲痾轉爲傷
寒重症前發舊傷日益增劇喪葬大事既不得不竭力支
持而軍務重情更不敢不盡心籌畫公私並集神形交瘁
以致體愈困而病愈深心愈急而症愈變近復添患怔忡
之疾心慌意亂氣喘聲嘶據醫稱受傷太多血流腑損久
未息心調養所致須屏除思慮安心靜攝輔以藥餌不限
時月方可漸次望痊若求速效用藥偶差必致病入膏肓
雖和緩不能爲力伏枕聞言倍深焦灼竊念臣出身行伍

知識毫無自効力軍前以來仰荷
先皇帝特達之知
皇太后
皇上不次之擢由偏裨洊升提督更沐
天恩逾格優錫高爵榮封叨忝過多殊漸非分况荷賚金
之
賜俾增泉壤之光
天語褒嘉許與前賢比烈假期寬予准其回籍葬親凡此
稠疊之

殊施實爲臣工之榮遇臣受
恩深重感泐肌膚洵夢想所弗期豈捐糜之能報近復以
西征事重
特許專摺奏聞鉅任初膺小心彌勵夫以臣之菲劣材庸
不獨自審有素即兩江督臣亦所深知是以遇事辭謝退
讓不敢居先即如臣歷年統帶將弁兵勇應領之月餉俸
薪前則請湖北撫臣胡林翼後則請兩江督臣曾國藩特
派支應糧台及臣營務處大員管理支放臣未肯經手者
誠自知才能鮮薄恐分心於軍餉轉貽誤於兵機前此從

征倖免愆尤一皆仰賴
國威恪遵
廟算稟指揮於節帥資策力於戎行自顧實無寸長未嘗
獨當一面惟身率士卒奮勇殺賊前後十有餘年大小數
百餘戰攻城破壘陷陣衝鋒受巨創者十餘突重圍者數
次裂腦折肱縮筋損骨鱗傷徧體痛楚纏心雖節次醫痊
而時愈時發左手成廢騎則猶能執韁食竟不能舉梜皆
與臣時常會食之都興阿曾國藩李鴻章等所親見現因
體患傷寒引發舊傷宿疾更添怔忡新症寒熱交作汗淋

頭暈兼之傷發骨痛肉跳心驚更加五內騰躍氣湧身顫
內外交攻心神俱困若不信從醫師之言屏除思慮安心
靜攝輔以藥餌恐病勢愈加沈重萬不能爲功惟念鉅
事在身假期嚴迫欲專心於養疾難兼顧乎帶兵再圖
維只有瀝情縷陳籲懇
天恩俯念積苦年深於前次兩月假限之外再行
賞給短假百日俾得息心調理一俟諸症漸次就痊病軀
稍有起色不拘假滿未滿即當抖擻精神料理軍務以期
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臣素非偷安怠惰之人耿耿愚忱仰冀
垂鑒奏入與官文恭公瑞麟公等同奉二十四日
寄諭婁雲慶所部勇丁既經撫定即可飭令該軍駐紮由
閩入江要路遇賊即擊以壯聲勢而固藩籬霆營叛卒由
江西萍鄉竄至湖南攸縣雖經官軍擊退而逆蹤已向安
仁一路竄走並渡河焚舟以阻追兵其謀甚狡著李瀚章
督飭水陸防軍兼程追躡相機分隊繞出賊前迎頭攔截
迅殄賊氛席寶田一軍已抵茶陵並著孫長紱飭令會合
督率四面兜剿以期一鼓殲滅成大吉等軍前令其越境

追賊此時行抵何處著官文查明具奏一面飭令探明潰
勇趨向相機合剿不准遷延觀望致干重咎前因霆營勇
卒潰叛迭經飛諭鮑超停止西征毋庸出關迅赴湖北辦
理此事此次鮑超籲懇續假自係尚未接奉前旨故有是
請現在叛勇已擾及攸縣安仁一帶事機孔棘著鮑超稟
遵迭次諭旨一面趕緊調理一面束裝赴鄂探明叛勇蹤
跡分別剿撫遣散即赴江閩剿除髮逆以副委任倘再遲
延不前任令舊部勇衆日益蔓延自問當得何罪此起叛
勇蹤迹飄忽若由郴桂一帶趨往西南兩廣地方處處可

通與竄粵髮逆亦可句合爲患更大著瑞麟郭嵩燾張凱嵩各飭兵弁擇要嚴防毋稍大意鮑公部將劉車龍者自咸豐十年安徽小池驛大捷後隨鮑公請假回川尋經署督崇文勤公委充翼長帶親兵千餘仍用霆軍旗號會同提督蔣公玉龍等破滇匪李永和於牛腹渡等處論功擢總兵明年鮑公檄令回營同治元年五月車龍至皖南鮑公委帶霆軍老五營勇丁八月豫撫鄭公元善檄調車龍赴河南辦理營務處尋命接統臬司洪貞謙所部剛毅精銳等八營堵勦舞陽一帶捻匪左臂受傷二年赴楚調理

官文恭公委帶親兵三年十一月固原提督雷公正綰奏令在楚用霆軍營制招募馬步十二營曰海字軍率赴甘省至是大破援賊解安定城圍嗣因回匪竄擾涇州車龍疊獲勝仗保全名城及鮑公赴楚治軍又調車龍回營車龍將所部海字營交雷公而隨鮑公赴粵於是有嘉應州之捷又明年而有永隆河之捷車龍皆有苦戰功先是車龍因甘省官軍失利褫職及同治十年李公鴻章奏稱劉車龍由咸豐元年出師廣西八經戰場著有勞績轉戰數省身帶多傷請開復原官等語

卷八終

霆軍紀略卷九

銅梁陳昌捷五編輯
門人吳樹[illegible] 王澤全校字

乙丑同治四年

閏五月婁雲慶率霆軍馳防信豐會擊閩賊潰勇入廣東境自楊忠勤鼎勳等率淮軍克復漳浦雲霄各城漳州府城亦經左公宗棠督飭各路官軍克復於是閩省肅清而江西贛南二郡情形喫重吉安亦當衝要孫公長紱因令婁雲慶率霆字各營馳防信豐仍覘賊所向與閩粵追師相

機夾擊時潰勇經任星元等擊敗後遁入江西信豐龍南各縣境初七日竄至安遠擾及定南潛入廣東和平龍川之江廣亭初十日抵興寗縣之十三都司等處數不盈萬鮑公奏言五月十二日准湖廣督臣咨會四月二十六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十八日奉

上諭官文奏霆軍赴川路經鄂省金口地方乘間潰散等因欽此臣扶病跪誦之下悚懸無地汗淚交流當即飛飭宋國永等分投招集潰勇俟臣病間東下帶赴勦賊正在力疾籌畫間續於五月十四十五二十等日先後接准軍

機大臣字寄五月初一初二及初八等日迭次欽奉
諭旨嚴催啟行臣始知赴川潰勇有戕官擄掠之事留閩
霆營有譁譟退回之變並潰勇竄江有被兵圍截之舉心
膽震裂魂魄飛越伏念臣受
恩深重未效涓埃茲因請假葬親身甫離營到家未及兩
月而所部叛逃譁潰之事即已層見疊出雖奉
恩旨未忍遽行加罪臣問心何以自安相應請
旨將臣交部議處至婁雲慶宋國永馮標等歷從征戰多
年屢著微效由偏裨洊升總兵臣察其勤奮樸誠堪副任

使是以此次將霆營一萬八千人分爲統帶藉資熟手不
料婁雲慶所統留閩會勦一軍爭米譁退婁鎭尚能及時
撫定而宋國永等所統赴川一軍竟至全行潰散毫無約
束實屬咎無可辭乃荷
聖恩從寬革職仍准效力贖罪以觀後效仰見
鴻慈高厚至極無加不獨該革鎭等均當捐糜矢報即臣
隨帶將士無不聞而感泣誓當百倍出力奮勇殺賊仰報
國恩現在潰勇由楚竄江迭奉
諭旨嚴催臣若再不迅速東下撫循約束萬一潰勇句結

閩氛又成不了之局自當星夜由湖北馳赴江西探明潰
勇尚有若干會同楚西各軍實力勦除勿遺後患力贖前
愆豈敢稍涉遲延貽誤事幾自干重咎惟臣現在諸證叢
集怔忡尤甚據醫稱怔忡起於血虧現夾傷寒未可用補
寒疾起於感冒理宜忌風舊傷謹依舊方自可漸愈今當
先治傷寒次理怔忡各症少安勿動方可循序施功臣雖
愚庸略知大義臣之事上猶子之事親東西南北惟其所
使自奉移孝作忠之
諭益懷以身許國之心豈踴躍於西征轉遷延於東下徒

以病軀急切未敢輕動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臣暫緩起行一俟傷寒怔忡次第就痊即當攜
帶醫藥力疾就道帶治舊傷前已遣弁馳赴江楚一帶張
貼奉
命東下告示仰託
聖主福威俾潰勇知臣業已返旆東指自知斂戢兼畏各
軍跟追攔截或縛首歸降或聞風解散未必非先聲後實
之一助也此起潰勇雖係蝟起索餉而膽敢戕官擄掠頭
裹紅巾設卡抗拒并有僞指揮檢點等名目即與賊匪無

異縱窮蹙歸命不可復用應與漳州負嵎之寇一律盡數
殄滅以彰
天討而快人心至一切會勦事宜臣擬俟到鄂會商督臣
酌籌餉項量募新軍更就投回潰卒中挑其尙堪驅策者
申明紀律帶赴江西會軍合勦誓不留一賊以貽後患然
後酌帶婁雲慶舊部入閩會勦殘匪東南軍事僅餘閩海
一隅圜勦合宜可望盡殄醜類臣屆時自當恪遵
廟算悉力圖攻以撲餘燼而掃閩氛現在惟有趕緊醫調
俟病症少愈即當謹遵疊次

諭旨取道湖北順便招集舊部並量募新軍率赴江閩分
別勦撫力贖前愆藉以仰紓
宸廑奏入奉
旨知道了著懍遵疊次寄諭一面赶緊調治一面東裝赴
鄂探明叛勇蹤迹分別勦撫遣散並將髮逆次第殄除以
副委任該提督自請議處之處著加恩寬免如再遷延貽
誤即當從重治罪當鮑公具奏時不知閩賊已竄廣東叛
勇自聞舊部東下之信已先後解散十之六七矣先是婁
雲慶稟霆營受病亟宜遣撤曾文正公批復云本部堂之
意總欲將霆營極好聲名爭回不特金口勇丁叛潰之名
要設法爭回即上杭勇丁饑譟之名亦須立志挽回金口
一起雖已叛潰但使見我告示有一二千人歸誠就撫就
把名聲爭回一半了上杭一起若目下全行遣散下場究
不體面只好於休息兩月之後先將春字五營遣散此外
正五營副五營親兵禮字馬隊等營暫不宜遣待鮑爵軍
門到後統帶立功或再打幾個勝仗克幾箇城池不特饑
譟之名可以挽回無迹即金口叛潰之名也代替他遮蓋
幾分了即本部堂與鮑爵軍門之體面也救全了或即留

江西勦賊或調至山東隨征均無不可候咨商鮑爵軍門
辦理
六月潰勇降於粵軍尋叛鮑公由夔州起程赴閩勦賊
孫公長紱奏言霆營叛勇在龍川之吉祥墟與髮逆搜括
糧食分派不均互相鬭殺叛勇於初二日由新寗之羅浮
司竄入江省長寗縣留車墟等處初三日經周公寬世親
率隊伍堵勦遂仍由原路逍往平遠縣中坑周公追至粵
界而還叛勇進退失據因赴大柘向粵軍乞降總兵方耀
收受查點降眾連沿途附從者共計七千餘人飭令前赴

嘉應州石港聽候處置尋又奏言叛勇行抵嘉應州仍不
就撫於初六日還屯平遠縣之中屯當該叛勇乞降時正
値康逆汪海洋猛撲武平邊界顯係汪逆賺令詐降牽綴
粵師以遂其專力犯閩之計臣現飭江防各軍一意主勦
庶免墮其奸謀康逆現仍踞鎮平並於城外添築賊壘叛
勇亦移鎮平距城八里地面等語瑞麟公郭公嵩燾等同
奏初六日
寄諭霆營叛勇竄至南雄信豐地方萬一與康逆等股合
併一處爲患更鉅鮑超尙未奏報起程瑞麟等惟當督飭

朱國雄等就現有兵力視賊所向跟蹤追勦以靖地方又
奏十五日
寄諭霆營叛勇數不滿萬時思歸入逆股現經該督撫飭
令黃添元等移紮老隆等處絕其內犯及回竄之路又令
方耀抽撥勁旅親赴龍虎墟會商吳贊誠等乘該匪初至
亟圖撲滅匪數無多諒不難一鼓殄除斷不可令其句結
康逆大股致成不了之局又奏十八日
寄諭霆營叛勇困守十三都司築圍自固瑞麟等現已責
成卓興勦辦此股並有鄭紹宗遙爲聲援檻獸釜魚不難

撲滅倘任其竄逸或煽惑土匪再肆鴟張則惟卓興等是
問是時汪海洋大股尙踞平遠鎮平逼近長甯孫公長紱
令婁雲慶分紮信豐縣之大塘鋪爲席周兩軍策應奏二
十一日
寄諭賊眾數萬麕聚龍川毗連鎮平與定南龍南相距均
不甚遠霆營叛勇若與合股賊燄益張設往來竄越則勦
辦更形棘手又奏二十九日
寄諭前據瑞麟等奏霆營叛勇已困守十三都司何以此
次又與花旗合股擾及平越汶水等處可見卓興等勦辦

不力致被賊匪竄突瑞麟等務須嚴飭卓興鄭紹宗等軍
實力兜勦毋稍鬆勁著孫長紱嚴飭在防各軍併力堵勦
毋任竄越時鮑公因寬免處分具摺謝 恩力疾起程東
下又奏言閏五月十三日軍機大臣奉
旨著懍遵迭次寄諭一面趕緊調治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於策勵之中寓寬恤之意下懷感悚莫可名言又伏
讀本年五月二十四日
寄諭知叛勇已擾及攸縣安仁一帶事機孔棘誠恐日益
蔓延爲患更大臣獲罪益深萬分焦灼惟恨不能奮飛立

藉此賊藉紓
宸廑而免重譴臣現在寒症已愈舊傷亦漸平復惟怔忡
起於受傷血虧時止時作刻難就痊晝夜加倍服藥以求
速愈臣自維受
恩深重不敢不自愛其身抑維受
恩深重愈不敢自愛其身俟稍靜攝數日心氣略定不俟
病愈卽攜醫藥力疾登舟沿途調治已定於本月二十八
日起程到鄂後自應仍照原奏就商督臣迅速酌撥餉項
量募新軍調率舊部憑仗

天威稟承
廟算將叛勇髮逆次第一律殄除總望各省糧餉接濟源
源庶勦辦不致棘手早一日釋杼柚驛騷之苦卽早一日
紓
廟堂宵旰之憂以期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奏入奉七月初八日
寄諭霆營叛勇現與花旗股匪合併竄擾興甯一帶大爲
江粵邊境之患鮑超擬於六月二十八日力疾起程赴鄂
募勇往勦具見以國事爲重惟兵在精不在多鮑超此次
招募新勇尤當愼重簡選嚴明約束務使增一勇得一勇
之益總以三四營爲率不准再多尤不准再以無賴之人
雜厠其間致貽後患宋國永覆轍具在該提督當時時引
以爲鑒不可稍涉大意所有該營一切應用餉項卽著官
文鄭敦謹李瀚章孫長紱妥爲籌畫設法協濟各該省每
月撥餉若干並著迅速定議具奏一面如數撥解俾利遄
行康逆大股尚踞鎭平叛勇又於江粵交界出沒無常鮑
超一軍應由何處先行進兵並著與左宗棠等妥商辦理
鮑超到江西後一切進止機宜卽著歸左宗棠節制以一

事權婁雲慶所帶各營本係鮑超舊部將來卽可仍由該
提督調度庶呼應靈通勦賊必更得力
七月婁雲慶駐軍鐵石墟尋進紮鶏公墟鮑公至湖北
自四月僧忠王在山東戰歿後曾文正公以欽差大臣
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節制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文武剿
辦捻匪至是左公宗棠以閩浙總督節制福建廣東江西
三省官軍剿辦髮匪婁雲慶以汪海洋盤踞鎭平伺隙思
逞親率霆字爲步各營赴定南長甯交界之鵝公墟並會
商席寶田由澄江墟出粵東平遠縣之東石而自率各營

由長甯八尺墟出平遠縣之大柘分路並進聯絡粵省武
平防師爲合力圍偪之計兼截逆匪圖竄江省會昌瑞金
之路時總兵王開琳所帶新老湘營於抵贑後索餉鼓譟
左公奏言譟索之端一開士氣已囂然不靖如江西之餉
必譟索而後可得則各軍難免效尤霆營叛勇何嘗非有
功江西之人祇因積欠過多有所藉口遂致決裂厥後婁
雲慶一軍留閩數月僅得餉二萬兩並向領食米亦概不
給發迨軍中大譁擁至贑州江西始發餉銀七萬兩是士
卒饑譟之由皆因餉項不能勻給等語奏入奉

寄諭孫長紱於此事實屬辦理不善嗣後新老湘營及婁
雲慶所部各營餉銀著劉坤一等源源撥解毋令缺乏
八月婁雲慶率霆軍擊賊於平遠之亂石徑大柘湖背等處
連破之鮑公治軍武昌
婁雲慶會同席寶田於初九日以兩營留守平遠親督八
營進扼東石其餘八營次日繼進初十十一等日寶田迎
擊汪海洋及僞東平王等股獲勝賊竄大柘雲慶飭總兵
劉順隆馳往要擊十二日行至長畬即與賊遇順隆令洋
礮隊直前擊之斃賊三千餘人雲慶恐賊出中坑以犯長
甯之篁鄉堡即於十三日飭順隆徑趨大柘自率各營由
間道馳赴中坑行至要馬山適鳳祐兩酋胡嗜子李遠繼
領擊賊擁至瞥見官軍登時驚走退至亂石徑地方我軍
追至賊衆擁擠落澗死者無數雲慶派隊由小路繞出要
賊順隆由大柘會合閩粵之師追擊賊腹背受敵分股向
西南竄去我軍追至南極地方又斃賊二千餘人生擒百
四十名江撫劉公坤一以捷聞奉
上諭席寶田一軍由平遠進逼鎭平殺賊六七千人生擒
二三千人婁雲慶一軍在大柘地方擊勦竄賊擒斬尤多

援勦均屬得力雲慶軍既連捷復於十五日派吳雲集等
馳抵篁鄉助勦十六日逆衆由浮羅司竄龍川之赤石渡
等處逼近江境十七日周寬世出龍川之上坪迎擊大塘
墟之賊雲集等出龍川之牛形岡兜勦湖背之賊寬世行
至下村地方擊敗僞佑王李逆一股雲集等行至湖背遇
汪海洋前隊僞周王汪麻子僞天將李逆率衆分左右兩
路拒敵雲集等亦分路迎擊斃匪無數汪麻子負創遁走
賊隊遂亂雲集等乘勢衝突陳慶福中鎗陣亡各營憤甚
縱橫盪突斬僞朝將等賊目多名斃賊千餘生擒百餘賊

自遭此巨創不復窺伺長甯矣鮑公於初二日抵武昌尋
經官文恭公鄭公敦謹奏請飭赴江西辦理江粵軍務奉
寄諭官文等奏提督鮑超現已抵鄂募勇赴江助勦前次
霆營叛勇已與汪逆句合抗拒官軍其婁雲慶所部勇丁
前亦因索餉譁譟必須鮑超親往整頓方可復成勁旅著
傳諭該提督趕募四營馳赴江粵邊境聽候左宗棠調遣
汪逆身受重傷困守鎮平鮑超打仗素能得力左宗棠得
此生力一軍會督閩粵諸將鼓勇前進諒不難剋日殲除
鮑超一軍應支月餉現已由湖北籌給兩月以利遄征該

提督抵江後即著劉坤一孫長紱就近籌撥毋令缺乏
九月鮑公治軍武昌議赴河南督姜玉順等軍勦捻
鮑公與官文恭公曾文正公等同奉十一日
寄諭河南地方爲四達通衢恐賊此勦彼竄曾國藩徐州
兵力難分且楚豫之交亦屬鞭長莫及鮑超新募楚勇數
營前赴江粵勦辦髮逆餘黨現在鎮平賊勢已孤該處有
江西福建廣東三省兵力合勦不難剋日殄除著官文鄭
敦謹傳知鮑超如尚未起程即毋庸赴粵將所募勇丁帶
赴豫而由裕州泌陽一路勦賊姜玉順等軍均歸調遣仍

聽曾國藩節制以一事權餉項由楚省解濟無令缺乏如
粵省軍務漸竣仍准將婁雲慶等軍調回用資得力曾文
正公奏言屢接粵報閩軍黃少春等攻克鎮平江軍席寶
田婁雲慶等連獲大捷髮逆勢甚窮蹙又有劉典康國器
劉連捷周寬世各軍星羅碁布似閩粵餘孽不久即可殲
除
諭旨令鮑超改赴河南實屬於粵無損於豫有益惟餉項
由楚省解濟未知能否無缺臣擬商之李鴻章若能由江
南協濟數成則河南多一枝勁旅湖北少一分供應似於

大局有裨左公宗棠奏十五日
寄諭前因粵省賊勢漸衰已有旨令鮑超募勇成軍後帶
赴楚豫交界勦辦張總愚股匪仍歸曾國藩節制婁雲慶
一軍本係鮑超舊部仍准該提督酌量檄調著左宗棠傳
知該員懍遵前旨赴裕州泌陽地方勦賊如汪逆一股辦
竣即著飭婁雲慶一軍亦赴南裕一帶交鮑超調遣以資
得力鮑公於十一日陳報赴江起程日期奏言臣前自在
籍奏報起程後於宜昌途次承准軍機處遞到
批摺並奉

另旨詢臣在鄂添募三四營由江督率舊部進剿髮逆遵
即催舟星駛旋接湖廣督臣官文飛函內稱鄂省軍情萬
緊擬留臣移緩就急統師迎剿先清豫境以固中原抵鄂
後適值髮捻各逆東西分竄逼近鄂疆意圖深入當與督
臣官文面商一面確探賊蹤以期有備一面挑募新勇以
助先聲甫及成軍湖北邊防稍鬆因仍剋期赴江惟臣此
次開招餉項悉賴湖北籌運合計新募四營暨原帶之水
陸親兵員弁等月需餉銀一萬八千餘兩由鄂抵江督臣
官文本擬代籌兩月全餉計共需銀三萬七千餘兩因鄂

餉支絀除招募經費製造旗幟號衣銀三千兩外僅湊足
餉糈銀三萬兩臣權領支放即於九月十一日起程道計
中途難免匱乏已函商江西撫臣迅撥大批月餉迎途接
濟以資騰飽而利遄征奏入奉
旨覽奏已悉著仍遵本月十一日寄諭將所募勇丁帶赴
豫南剿賊毋庸馳赴江省
十月鮑公由楚啟行赴粵抵贛州
官文恭公於上月奏言金口之變覆轍不遠霆軍之留上
杭者雖目前敷衍無事奈其中降眾太多心志不一並未
帖然畏服倘聞鮑超留楚赴豫之信即引羣呼類紛紛而
來諸多窒礙臣愚昧之見該提督既定於本月十一日起
程即催令迅速前進一面請
旨飭下該提督於抵防後如粵省軍務稍鬆迅將婁雲慶
等所部之營由江省籌給欠餉妥為遣散再令單騎赴豫
屆時另募新勇痛除積習訓練成軍較為得力奏入奉初
四日
寄諭前因豫南軍情緊急是以改調鮑超一軍由楚赴豫
茲覽官文所奏所見亦是即著官文傳知鮑超仍馳赴江

西將所部新舊各軍妥為部勒相機進兵聽候左宗棠節
制該軍餉需仍著劉坤一源源撥解毋令缺乏曾文正公
李公鴻章同奉十五日
寄諭南陽捻逆豫軍既不能剿除恐其日久裹脅愈多前
諭鮑超由襄赴豫嗣因官文奏請飭仍赴江右第念鮑超
剿賊向稱勇往若令嚴汰游勇妥加鈐束使該提督有敬
懼之心未始不可資其攻剿特恐鄂餉難支著曾國藩李
鴻章妥為商酌於江蘇接濟數成餉需並令該提督將游
勇嚴行裁汰不許任意招留即嚴令赴南陽剿賊統歸曾

國藩飭制以一事權倘事屬可行一面札調一面奏聞復
奉二十七日
寄諭鮑超一軍前諭曾國藩酌量調赴豫省如果於豫省
有益即著迅速檄調以資得力文正奏言鮑超之所長在
威名素著爲賊所憚平日本有敬懼之心又慕古人忠藎
之名自金口軍叛以後該提督鑑於前車以後斷不致輕
收降卒若令少統數營赴豫勦捻餉項則不甚缺乏米糧
則派員專管獎其多年之勳勞勗以後日之忠愼必於大
局有裨惟進兵之路須以襄陽爲老營乃能北控南汝西

薇鄖陝凡銀米軍械子藥等事均應由湖北糧臺作主江
南雖可協餉數成而不能隨時照料臣前已函商官文一
俟接到覆信如可由官文主持一切俾該軍米糧有着臣
即當奏調鮑超會勦捻匪專辦西路奏入奉
寄諭曾國藩所籌尙妥年來捻匪出入楚豫之交皆由無
得力之兵痛加勦洗以致任其去來縱未大受懲創鮑超
帶兵素稱勇往若令簡鍊精銳申明紀律即可成節制之
師該提督現在雖已赴江而豫省軍務較之江粵尤爲緊
要即著曾國藩檄調鮑超統帶新募各營馳赴湖北由襄
陽一帶相機進勦一切進止機宜仍著曾國藩妥籌調度
並傳知該提督遵照辦理至鮑超既赴楚豫勦捻必須寬
籌餉項俾無缺乏所有銀米軍械等件著官文督飭湖北
糧臺籌定數目按月撥解不得稍有推諉江南月協之項
即由曾國藩咨商李鴻章酌定成數源源接濟鮑超會奏
報起程後即已拔隊赴江劉公坤一奏言鮑超督率新募
勇丁四營自鄂來江已抵吉安不日即可到贛茲値汪海
洋股匪自廣東連平州東竄和平江省定南長寧會昌等
廳縣猖獗喫緊鮑超長於戰陣聲威素著爲汪逆所憚且

婁雲慶所部仍歸鮑超統領婁雲慶循照舊章管理全軍
營務行間將士必能勇氣百倍爭先効命臣現已飛咨鮑
超星速前進視賊所向疾馳痛勦務必窮其所之悉數殄
滅庶免蔓延江閩藉以保衛浙江至婁雲慶所部餉項向
來每月籌給銀五萬兩今鮑超又添新募四營應需餉項
臣仍當督飭藩司勉力籌解俾資接濟第該營所開薪糧
公費等項覈與湘楚各軍月餉數目多有參差該營前在
湖北江南征勦有年曾否定有畫一章程尙須咨商曾國
藩覆核辦理奏入奉

寄諭鮑超不日即可到贛現在汪逆東竄和平江省定南長甯會昌等處正在堵勦喫緊之際即著劉坤一知會鮑超統率婁雲慶等軍星速前進覘賊所向疾馳痛勦鮑超新募四營應需餉項並著劉坤一督飭藩司竭力籌撥俾資接濟至該營所開新糧公費等項如何覈實支放以歸畫一之處著咨明曾國藩妥商辦理婁雲慶所統霆軍自大柘等處連勝後尋於八月二十三至二十九等日會同席寶田王開琳等在定南信豐連界小江墟一帶扼擊汪海洋全股復疊獲大勝上月賊竄踞連平雲慶進紮龍南

之新興堡以固邊陲賊竄和平又經劉公坤一檄令率師窮追由墩頭前進期與席王兩軍夾擊及賊竄平遠鎮平雲慶復進紮安遠鮑公雖不在營而雲慶代統所部於江閩粵三省之交馳驅數月襲鮑公聲威亦復能所向克捷江省官民尤恃爲保障至是廣東嘉應州於二十一日失守鮑公於二十三日抵贛與劉公面商機宜即率新募生力之兵於二十八日起程馳赴安遠婁雲慶行營察看事勢審度進止如賊尚在武平等處當舉全軍迎擊或出汀州會同福建藩司王德榜一軍併力邀賊如賊已至汀州則取道建昌之新城縣出杉關至邵武一帶扼賊去路屏蔽浙皖而命令席寶田各軍循贛甯而東以衛江西腹地相機出境相與前後夾擊仍聽左公宗棠節度劉公以會商機宜奏聞奉

寄諭逆蹤剽疾旬餘之內已竄擾三省邊境倏忽東趨江粵各軍並未大加懲創扼其奔突何能制賊死命鮑超現已抵贛即著迅由安遠一路覘賊所向扼其去路毋任蔓延

十一月鮑公移軍會昌

劉公坤一奏報嘉應州軍情因陳合圍未可稍緩進兵不容參差督辦必在得人三策並言臣現在咨行浙江提臣

鮑超一軍及臬司席寶田總兵劉勝祥兩軍共計近三萬人簡卒嚴裝分途出境仰懇

天恩飭催閩浙督臣左宗棠迅速赴粵調度俾將領有所稟承各等語鮑公亦奏言康逆竄踞嘉應州城並分股在城外四五十里一帶擄掠盤踞悍賊猶復不少非三省實力合勦未易撲滅臣進兵以會昌爲後路會昌通贛河水運便於轉餉臣於十一月十二日移紮會昌由會昌達嘉

應三百餘里江粵交界山路崎嶇不通水道轉運爲難臣
一面函商江西撫臣劉坤一兩廣督臣瑞麟廣東撫臣郭
嵩燾轉飭就近地方官設法轉運藉資軍食並函商閩浙
督臣左宗棠暨江粵各帶兵大員剋期會勦務殄餘氛惟
辦理軍務貴因時變通從前賊勢蔓延自應分防以固門
戶今汪逆雖悍孤注無援合三省兵力不下百十餘營若
處處分防適形單弱況賊蹤靡定東防西竄顧此失彼轉
有防不勝防之勢不如以勦爲防或少防多勦會合各軍
直逼賊壘如得地勢自不難一鼓蕩平倘該逆勢蹙負固

即可四面兜圍穵壕增壘俾檻獸釜魚一律殄除至各軍
越境會勦利固百倍弊亦無窮未進之先各存意見臨敵
之際牽制堪虞勝則爭功敗則諉過窒礙多端難逃
聖鑒非督師大臣親臨前敵目睹實情驅策孥力恐不免
躭延時日虛糜軍餉仍蹈紙上空談臣自奉閩浙督臣左
宗棠節制之
命到江西後屢次致函請其指授方略乃於途次疊接咨
函均以賊蹤千變勢遠不能遙制爲辭意涉謙遜臣暨各
軍靜候調遣無所適從深懼貽誤事機可否催令左宗棠

仍迅入粵前
親臨前敵督飭諸路謀定而戰合力進攻俾事權歸一
庶收指臂之效臣得以奮力前驅稍圖報稱但能早爲蕆
事則東南永除後患江閩數省邊防可以不設臣管蠡之
見原不敢妄瀆
宸聰特以軍務緊要事關大局冒昧直陳不勝悚惶之至
奏入鮑公與左公宗棠同奉二十九日
寄諭鮑超奏會合舊部抵防並請督辦大臣調度一摺髮
逆大股盤踞嘉應州城江閩粵三省地界毗連此股彼竄

非合三省兵力四面圍殲勢將復行滋蔓尤須有督兵大
員節制調度方足以一號令而齊進止現據鮑超奏稱各
等語該提督老於戎行洞悉軍情利弊所奏深合機宜左
宗棠前辭節制三省之命朝廷未經允准疊經諭令視賊
所向馳赴江粵督兵合勦該督旋因賊陷嘉應奏明帶兵
赴粵督勦著卽調齊江閩粵三省官兵四路進逼務乘賊
勢窮蹙之餘就地殲除不可再令他竄又成燎原之勢並
著該督親往嘉應視師以期呼應靈通鮑超所部現已會
齊惟與會同聽候左宗棠調遣著該督卽約會閩粵各軍

討期前進並檄令鮑超所部合力進攻毋得稍分畛域坐
失機宜所有鮑超軍營糧餉即著該提督行知廣東江西
各督撫嚴檄地方官設法轉運毋許貽誤前經諭令曾國
藩將鮑超一軍酌調赴豫剿辦捻匪現值江粵軍務喫緊
之時鮑超駐軍會昌距嘉應甚近即著該提督暫緩赴豫
俟髮逆盪平後再行聽候曾國藩檄調入豫助剿捻逆同
日曾文正公亦奉
寄諭髮逆竄擾粵東勢尚猖獗鮑超就近由江赴粵剿辦
此股必能得手此時若將該軍改調赴豫則舍近圖遠往

返又需時日疲於奔命殊失機宜所有鮑超一軍即著該
大臣暫緩檄調文正未奉此　旨先已奏言
諭旨飭臣檄調鮑超統帶新募各營馳赴湖北由襄陽一
帶進剿本應欽遵辦理惟臣接官文來函鮑超必欲統帶
多軍鄂省實難供應雖江蘇分任協濟尚恐不足以資挹
注又接李鴻章來函粵中髮匪尚熾汪逆悍黨數萬人以
一隅遥爲牽制而我數省不得解嚴須留鮑超在江方足
支撑各語臣思鄂省之餉源既如此江粵之賊情又如
彼不敢固執已見致誤事機目下鮑超一軍已由贛州進
兵暫難更調應俟江粵肅清再檄該軍剿捻庶不至往返
僕僕顧此失彼同日官文恭公鄭公敦謹又奏言賊之大
股竄至光羅一帶黃麻一路甚屬空虛昨奉
諭旨令鮑超統帶數營赴豫剿捻擬請
旨飭鮑超就近取道黃麻迎頭截擊直擣中堅以寒賊膽
其餘各路即令楚豫各軍四面兜剿亦屬得勢奏入奉
寄諭昨據鮑超馳奏業由會昌赴粵剿賊當經諭令曾國
藩暫緩檄調著該提督將竄粵髮逆驅平後再行赴調豫
省助剿以免往返奔馳鮑超一軍急切不能到豫官文急

須另籌兵力扼禦黃麻豈可專待此軍致滋貽誤左公尋
率親兵出屯平和縣琯溪以固漳州門戶並催令劉典高
連陞黃少春等十餘軍三面進偪嘉應州而咨令鮑公督
軍由武平上杭分進以遏嘉應州之北一面以成四面鎖
圍之勢左公又奏稱鮑超一軍尚未得其行抵何處信息
臣已四次飛催此軍入粵以從人地生疏必須廣東設立
米局始免缺乏臣已咨請廣東督撫臣委員辦理其月餉
由江西籌解伏乞
皇上天恩飭下江西撫臣力籌按月接濟不致如從前新

湘長左等營一入閩境即推置不顧方於大局有益奏入

鮑公與左公同奏

寄諭鮑超一軍前已據奏行抵會昌著該提督即進兵嘉應會勦聽候左宗棠調遣該軍入粵人地生疏著劉坤一按月籌餉解濟瑞麟等派令委員設立米局均須寬爲籌備毋任缺乏瑞麟公郭公嵩燾奏言鮑超一軍萬二千人日需食米臣等前聞鮑超入粵之信已飭軍需局籌解銀一萬兩由龍川一路同前迎護兼爲採辦食米之計惟所行多山谷小徑不通江路又屢遭兵燹商旅無至者各處

村莊頑獷歆法公行刦掠不獨經費難籌亦且求一完善地方設立轉運局而不可得惟當竭力籌維務使此軍食米不憂缺乏以資合圍掃蕩之力奏入奉

寄諭汪逆竄踞嘉應於城外四面建立土城壁壘負嵎抗拒西北一路平遠相公亭大坪石正一帶可以橫竄江西之長甯又可北竄龍定西出南雄以窺楚境必須勁旅扼守以防該逆分竄之路著左宗棠等催令鮑超星速進紮相公亭等處嚴密布置遇賊即擊迅殄逆氛各營需用軍火及鮑超一軍食米著瑞麟郭嵩燾竭力籌辦妥爲接濟

十二月鮑公進軍平成鋪擊賊大破之乘勝平毀嘉應州城外賊壘復其城閩粵各軍分路追賊霆軍追至白沙壩盡殲賊衆粵逆平東南一律肅清

時劉公坤一奏言賊匪竄至嘉應州城勢益猖獗江西各營除鮑超一軍外惟席寶田一軍萬餘人爲最精頃據先後咨稟均遵左宗棠調遣鮑超一軍於十二月初六七等日以次前進廣東平遠縣之相公亭席寶田劉勝祥兩軍於初九十等日以次前進平遠縣之東石大柘從此漸逼漸近當可剋期合圍等語左公奏言嘉應州城東路北路

及東南東北路長圍漸成然猶去賊二三十里也其所以不近偪者以州城西路之相公亭大坪兩路急盼鮑超全軍及江西席寶田劉勝祥前來扼紮庶可杜其北竄平遠西竄興甯之路山谷之間購米極艱臣勻撥閩餉一萬六千兩爲鮑超採辦軍米如鮑超等軍日內馳至臣當親率親兵由東南松口繞至東北一路親歷各營共商分布長圍之策等語先是閩粵各軍於上月分路齊規嘉應先後進紮葵嶺樟樹坪烏泥坪藍口西洋白宮市等處或營壘未立爲賊所乘或被掩襲挫敗損折將弁勇丁甚多事聞

牽
奇諭汪逆盤踞嘉應左宗棠籌調各軍分路進勦高連陞
等於雙板橋一帶血戰數時雖將賊擊退而哨弁傷亡不
少粵軍復被賊掩襲失去營壘是賊勢雖蹙而凶燄益張
該督現進大埔分布劉典王德榜黃少春高連陞康國器
等軍互相聯絡長圍之勢漸成正可力圖進取昨據劉坤
一奏鮑超已前進平遠之相公亭席寶田劉勝祥兩軍前
進駐石大祐兩路官軍計日業已到防自可扼其北竄平
遠東竄興甯之路著左宗棠督飭各軍剋期齊進合力兜

剿以收聚殲之效倘粵省帶兵員弁不能得力即由左宗
棠嚴參治罪鮑超及江西各軍入粵瑞麟等務須設局寬
為採辦軍米以期無誤兵食十二日汪海洋率黨出援與
官兵鏖戰於塔子坳雙板橋等處海洋中鎗死其子汪長
林糾同偽偕王譚體元偽佑王李元濟及胡瞎子汪庸子
黃矮子何元亮等奪踞嘉應城內人數尚多鮑公於十七日
抵州西北三十里之相公亭十九二十兩日進紮平成鋪
去州城只十里耳維時閩粵各軍分紮黃竹洋佛子岡曹
塘西洋市龍津橋藍口金雞石坳口等處賊以鮑公長途

疲乏之所部又多新募之卒計乘其初至力撼之幸而勝則
諸軍長圍可潰而出也二十日鮑公方督隊築營譚體元
率大股來犯據嶺布陣鮑公先派婁雲慶譚勝達等自山
下分抄嶺後而自督唐仁廉李文益等從山下仰攻騰躍
而上賊以鎗礮矢石抵拒我軍士雖接遞受傷無肯回顧
者曾成武被礮子穿過左肋猶裹創血戰督率蔡立咸等
大呼陷陣各手刃數賊鮑公亦親督軍士躍馬直前賊盡
披靡紛紛向嶺後逃竄我軍奮勇爭登乘勢壓下山下包
抄之軍亦左右繞出截賊歸路賊益慌亂鮑公督催各軍

縱橫掩殺四面兜勦擒斬偽將軍范宗康等三巨酋於陣
斃賊四千有奇生擒老賊二百餘名直追至城下盡平其
壘卡賊悉敗入城我軍亦陣亡守備以下鍾福春等三十
餘人二十二日大風雨徹夜不止鮑公計城賊膽落將遠
竄預派唐仁廉伏兵黃砂嶂譚勝達扼守北溪白沙壩賊
果於二十二日夜潛啟西南門由小密出黃砂嶂而遁鮑
公即率輕騎追之二十三四兩日由黃砂嶂左路追至白
沙壩伏兵邀擊於前追師掩殺於後將賊截作數段屍橫
徧地共斃賊八千餘名逆眾見四面被圍羅拜求生當將

二萬餘眾一律兜擒查出偽忠誠天將何明亮偽大將佐
何明輝暨叛勇頭目黃矮子等二十餘名俱磔誅偽侯丁
德泰等大小賊目七百三十四名內多著名渠魁鮑公不
欲訊報命悉在軍前正法續於降人中得逆酋汪長林及
偽王宗汪起賢等均立予斬決首逆譚體元在黃沙嶂北
被唐仁廉親開洋鎗擊中墜馬落崖死叛勇頭目歐陽輝
暨髮賊酋目胡瞎子譚標等均被分路會追之閩粵各軍
擒斬無遺諸路受降五萬餘人其殲斃賊數霆軍獨多鮑
公自閩金口之變時深疚憤及是叛勇殲除淨盡粵逆亦

全數盪平心稍慰左公宗棠以捷聞奉
上諭浙江提督一等子爵鮑超著賞加一雲騎尉世職記
名提督婁雲慶著以提督遇缺儘先題奏仍交部從優議
敘唐仁廉譚勝達曾成武均著賞穿黃馬褂總兵孫開華
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總兵缺出請旨簡放鄧訓誥
著以提督遇缺題奏其餘在事出力各員弁著左宗棠查
明擇尤彙案保奏是役也　朝廷以十餘年髮逆餘孽盡
數殲除東南一律肅清特沛　恩施左公以督辦軍務調
度有方蒙　賞戴雙眼花翎疆臣蒙　賞者兩廣總督瑞

麟公復還花翎並給三品頂帶廣東巡撫郭公嵩燾給二
品頂帶江西巡撫劉公坤一給頭品頂帶廣東提督高公
連陞浙江按察使劉公典均雲騎尉世職得黃馬褂者霆
軍三將領外提督黃公少春福建布政使王公德榜二人
隨摺保獎者霆軍數人外餘軍大小文武計百人鮑公尋
將霆軍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彙咨左公奏保其武職大小
一千七百餘名當經左公彙保以文員各名未盡加考與
定章不符未經出奏及同治六年正月鮑公在湖北營次
奏請補保奉

寄諭克復嘉應州文員著鮑超酌保數員毋許冒濫鮑公
因奏言臣前咨左宗棠冊內出力文職原有三百餘員茲
復細加確查除將出力稍次者刪去一百餘員俟續有勞
績另行再保外現保各員或隨同陷陣衝鋒或首先攻克
堅壘或陣前擒斬首逆或前敵運送子藥均能奮不顧身
親冒矢石實非尋常勞績可比合無仰懇
天恩俯賜允准以示鼓勵等語奏入奉
上諭鮑超奏遵保克復嘉應州城尤為出力文員開單請
獎一摺上年鮑超一軍會克廣東嘉應州城撲滅全股髮

逆東南一律肅淸武職各員業經左宗棠彙案保奬其尤爲出力文職各員均能奮不顧身親冒矢石實非尋常勞績可比自應量予恩施以示鼓勵於是道員康明哲以下大小共一百九十三員俱 奬擢有差

霆軍紀略卷九終

霆軍紀略卷十

銅梁陳 昌世五編輯
門人 吳樹棠 王澤 仝校字

丙寅同治五年

正月鮑公自粵旋師

時奉

上諭署浙江提督一等子鮑超現在服闋仍在籍補制期滿著補授浙江提督寶鈇曾文正公奉 [illegible]

寄諭現在東南雖已肅淸而捻匪竄擾北路楚豫等省到處戒嚴防勦正當喫緊鮑超一軍前本令其馳赴北路助勦此時粵賊業已辦結即著左宗棠飭令統帶所部迅赴楚豫之交聽候曾國藩調遣以期厚集兵力早殄逆氛鮑公因卽自粵拔營仍取道江西旋楚鮑公自同治元年二年兩次奉年終 恩賞福字等件均咨由曾文正公附奏謝 恩是月初二日在嘉應州行營又奉到四年分

恩賞福字一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鍍金銀錢二枚銀錁四錠奶糕五斤奶餅五斤桂圓三斤掛麪十斤蓮子二斤藕粉三斤白合粉三斤祗領後乃自具摺奏言 臣 兇

宜朽質駑駘輇材夙蒙
特達之知未效涓埃之報茲幸
天威遠懾鯢氛與舊歲同除欽逢
景福遐頒
鳳藻共新陽交麗廣含和之
帝德春澤充囊勵清白於臣心寶泉借鑑金錢並選
寵耀龜魚
玉食分嘗歡騰鵝鶴疊荷
九重之湛渥彌增五內之悚惶臣惟有夙夜寅恭始終惕

厲率鐵騎而賈勇勒銅柱以
宣威聊答
高深期無隕越奏入報
聞自鮑公初抵粵境粵省官紳士民已歡聲雷動及到營
數日立奏膚公遠近益望若天人願要鮑公至廣州省城
作一往返以便沿途父老藉伸仰望之忱亦使羣慝得覩
軍容潛消反側於是準備供張專人至嘉應行營諄請而
鮑公不欲擾累粵人又念楚豫迫待軍麾急須拔營前往
因力卻粵人之請粵人乃將供應送迎之費二萬金由大

府轉送鮑公鮑公重違其意遂受之謂此紳民愛戴之忱
亦各將士遵守營規所致也因捐作軍中購備馬隊之需
二月鮑公軍次會昌
成公大吉一軍扼紮黃麻上月因索餉譁潰勇丁多投入
捻匪官文恭公奏請抽調霆軍赴豫即以固鄂省邊防奉
寄諭鮑超一軍如已抵鄂即著曾國藩飭令馳赴豫省助
勦由曾國藩調遣又奉
寄諭鮑超一軍調赴鄂豫約有若干名楚北可協濟此軍
餉銀若干兩江蘇省能否於現協甘省月餉外再行籌添

若干兩著官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劉坤一妥籌速奏
初鮑公籌備西征曾文正公即派蕭以德等赴口外採買
戰馬八百匹以為霆軍出關勦辦回匪之用嗣因西征未
果即將此項馬匹奏撥別軍至是鮑公拔營抵江西豐城
奏言去歲嘉應州之捷雖屬將士用命全賴江西大批月
餉源源接濟並會合廣東設立轉運廣東督撫臣委員採
辦軍米絡繹解營故士飽馬騰臣得專意勦賊仰仗
天威蕆事如此之速也臣甫抵粵時粵省便解送銀一萬
兩以士卒尚未立功卻之及旋軍復解送銀二萬兩備西

北瞞馬之用閩浙督臣亦解送馬價銀一萬兩不惟顧全
東南大局而西北馬價亦預為籌備軍務省分皆能如此
士卒誰不思奮賊醜安能久延哉臣自由籍赴防後檢點
舊部將前收降眾接遞更換汰弱補強去驕留樸整頓隊
伍訓練將士使知臨敵則奮不顧身愛民則秋毫無犯現
擬全軍拔駐豐城稍為休息得以精銳之中更求精銳惟
數年以來軍中戰馬陸續倒斃所存百餘匹均不堪用舊
設馬隊改為洋礮各營甚為得力前奉
寄諭移師剿捻查豫省地勢平曠捻逆利在騎戰去來飄

忽掩襲靡常非多設馬隊不足以禦其奔衝更無以躡其
蹤跡去歲曾經湖南撫臣李瀚章重念軍務知馬匹在所
急需該省非應撥餉之處竟肯籌撥銀二萬兩當以一萬
兩派員赴粵採辦馬鎗一千桿並洋藥等件以一萬兩派
員解赴北口買戰馬千匹鞍韂千副咨請湖廣督臣官文
代奏在案計此批馬價需銀七千五百兩茲復由廣東
閩浙解送馬價銀三萬兩以二萬兩委員赴口續買戰馬
一千五百匹鞍韂一千五百副咨請兩江督臣曾國藩代
奏以一萬兩委員赴粵採辦洋鎗一千五百桿並洋藥洋

火等件備馬隊之用俟馬匹到齊編立十五營揀派得力
鎮將分帶操練精熟靜候曾國藩隨時調遣兵力既厚再
加餉項充足庶將士百倍踴躍早一日靖逆賊披猖之勢
即早一日紓
朝廷宵旰之憂現在臣所部新舊各軍月需餉銀九萬七
千零馬隊編立照章需餉三萬四千零合共月需餉銀十
三萬一千有奇臣原歸曾國藩節制進止機宜餉糈羸絀
諒有成局屢次咨商請示方畧道途遙遠每多覊滯現値
東南軍務告竣江省各軍悉分別裁撤籌餉之力倘屬從

容臣馬步全軍月需餉項可否仍由江西按月籌撥不至
缺乏至於催收支放臣從未經手歷年師行所至皆各省
督撫設立糧臺隨營管解由各營官具領散給此後仍請
飭照舊章辦理俾臣不分心於筦餉得併力於戎行遙揣
西北地平風勁烘藥恐難施放近來營中所用火器惟洋
礮為上備辦最多茲於攻剿嘉應髮逆又奪獲洋礮三千
二百餘桿仍分給各營儘數步戰之用馬隊各營均用洋
鎗所需洋火更當寬為籌備可否
飭下廣東就近陸續採運以資衝擊奏入鮑公與官文恭

公等同奏
寄諭著官文曾國藩遵前旨將鮑超軍營月餉迅速函
商籌撥有著之款源源接濟如鄂省餉項缺乏不能全顧
鮑超軍餉或由江西每月協濟若干亦著官文曾國藩酌
度情形奏明辦理其洋槍所需火藥等件應用若干著官
文等酌定數目咨明廣東趕緊籌解以利師行捻匪張總
愚現由豫境東竄曹考而賴牛等逆尚蔓延於光州等處
亟應分兵勦辦著鮑超迅率所部尅日起程由鄂赴豫探
明賊蹤認眞勦辦毋稍遲延鮑超原摺著鈔給官文曾國

藩閱看文正尋奏言鮑超所統步隊月需餉至九萬七千
有奇為數過多應令裁撤三千餘人酌留一萬二千人按
鮑超向來營制可編二十營每月給予餉銀七萬兩其馬
隊之數應令招募三千二百人按臣處新定營制可編十
二營有奇每月給予額餉三萬兩除口糧外又有柴草之
費添換馬匹之費西洋軍火之費雇買車輛駱駝以資陸
運之費每月不下一萬四五千金通共供支該軍月需十
一萬數千兩臣查鮑超一軍馳援江西驅除李秀成巨股
肅清全境同治三年再援江西許灣大捷挽回危局此次

克復嘉應州併江粵得以撤防有功於江西甚鉅擬請
飭下江西月解銀七萬湖北月解二萬江蘇月解二萬五
千供霆軍餉需至勦捻之師新添鮑超一軍步隊愈厚馬
隊亦不為薄但患調度不善不患兵力不敷無庸再調遠
兵致滋糜費鮑超所部各營去歲金口之變沙井之譁頗
為人所訴病然猶有可原者前此餉項支絀士卒終歲無
銀寄家間或食米稍缺將領不能以空言撫慰故號令有
所不行今既籌得有著之款十一萬餘兩應卽在襄陽設
立該軍糧臺派襄陽道總司其事仍由江西派委員駐臺

支應步軍口糧湖北江蘇各派委員駐臺支應馬隊口糧
及洋藥器械等事俾鮑超得專精辦賊不分心於管餉以
符原奏之意等語鮑公自奏明買馬卽派道員許世福總
兵袁國祥等先後赴北口採辦又念軍事未已籌餉維艱
既須措備勦捻事餉則從前積欠何忍再索因以忠義激
勸所部各營將士將歷年積欠應領餉銀全數報捐奏言
臣統率馬步各軍勦辦髮逆轉戰大江南北十有餘年茲
幸巨寇蕩平臣與諸將疊荷
鴻恩歷膺顯秩涓埃未報時切悚惶伏思東南雖一律肅

淸而
國家之庫帑未充草野之瘡痍難復且回捻猶熾
天討餉糈正在急需臣現據各營將士稟稱自咸豐十一
年起截至同治三年撥歸江西發餉之日止歷年積欠陳
餉銀兩情願全數報效作爲霆軍捐輸毋庸再行補發以
節
國儲而紓民困臣當飭營務處核算數目約計二百餘萬
兩旣該將士咸知赴義何敢壅於上聞惟念軍中先後陣
亡諸人膏沃原野骨暴沙礫燐燐露碧慘目傷心當時幸

蒙卹典日久猶恐湮沒因核計歷次陣亡大小文武員弁
兵勇不下數千都係川楚之人而川省又以夔州爲最多
原臣籍隷夔州誼也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湖北湖南四川三省督撫於各該省城地方僉
夔州府城內建立霆軍昭忠祠各一所春秋祭享以妥忠
魂而勵士氣又查近年湘鄂各軍俱有報捐欠餉請
旨廣額之案臣軍此次報捐積欠陳餉銀兩除湖北湖南
已於別案得邀
曠典外可否援照成例永增四川鄉試文武解額若干名

並永增夔州府奉節縣歲科試文武學額若干名以廣
皇上棫樸作人之化以振士子砥礪名節之心倘蒙
恩允額懇
飭部核議照章酌定額數辦理庶奔走戎行者彌思自奮
而伊唔矮屋者益知自愛矣臣檮昧愚忱實爲節
國帑紓民力勸忠義育人才起見奏入奉
旨所奏霆軍報捐欠餉情形具見悃忱著準其作爲霆軍
捐輸毋庸再行補發其應如何永增四川文武鄉試中額
及夔州府奉節縣學額之處著該部議奏至欠餉實數並

著鮑超造具清册咨部核辦該軍從征日久歷次陣亡員
弁兵勇著準其於湖北湖南四川各省城及夔州府城建
立昭忠專祠各一所以慰忠魂卽由鮑超咨明各該省督
撫遵照辦理該部知道該提督已抵會昌卽著懔遵前旨
督率所部赴鄂會勦迅殄賊氛以副委任後經部咨飭查
霆軍欠餉確數並令將欠餉之將士兵丁籍隷湖南湖北
四川各若干名捐輸各若干兩分別册報以憑核辦鮑公
查明各軍歷年領食軍米應折價抵還共扣銀六十八萬
三千零實欠發餉銀一百四十六萬五千零又據各營將

士稟籍貫中歷年勇丁數有一定名無不更難執一册爲
憑準按現在所隸省分仍以四川之勇爲最多其歷年亦
最久捐餉廣額分諸各省數以散而於事無成不如併歸
一省數以聚而於例相合且湖北湖南曾經屢請廣額惟
川省未蒙曠典合軍將士情願將捐餉併歸四川一省加
廣中額學額鮑公據情咨覆尋準部議奏定照章加廣四
川鄉試一次文武中額各十四名於同治六年丁卯科舉
行加夔州府學永遠文武額十名奉節縣學永遠文武額
八名即自同治六年科試爲始中額後展至庚午科舉行

鮑公咨請以廣額餘銀派作湘鄂川夔各處建立霆軍昭
忠祠經費其霆軍歷次陣亡員弁勇丁各省均有未便徧
請建祠將來湘鄂川夔各祠落成應普列歷年陣亡員弁
勇丁銜名尋經部議既因餉欠而報捐安得餘銀以派建
該軍業已竭忱報効未便再令捐貲干城之選即爲閭里
之光既準建祠以慰忠魂應照現行事例請飭四川湖南
湖北各督撫並轉飭夔州府縣官倡率紳富勸諭合力捐
建霆軍昭忠專祠以光志乘祠成並由各該地方官春秋
致祭以隆肸蠁仍一面由該提督查明歷屆陣亡員弁勇

丁銜名籍貫及各省應準附祀陣亡諸員分別徑咨該三
省督撫按名列位祠內毋稍遺漏俱於同治五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奏奉
俞旨
三月霆軍次江西豐城
鮑公準左公宗棠咨到補實及加世職　恩旨即於江西
省城營次具摺謝　恩奏言臣自典戎行常虞隕越疊邀
寵遇未報涓埃茲以補制滿期即荷提封重任積氛胥靜
復蒙世職增榮惶感之私詞章莫罄用命本武臣之分何

敢言功此身忝
異數之頒有加無已臣惟有愈嚴素守倍切丹忱策將士
以共矢忠勤掃欃槍而上紓
宵旰以冀仰副
聖主陶成策勵之至意奏入報
聞時御史賈鐸奏陳勦捻四策請飛催鮑超速帶大兵從
荆襄北上會合豫將宋慶一軍由南陽汝州一路向東進
勦曾文正公奉
寄諭賈鐸所奏雖不爲無見惟軍情旦夕變遷逆蹤靡定

著該大臣通盤籌畫辦理
四月鮑公至武昌
官文恭公曾公國荃奉初九日
寄諭鮑超一軍急盼北來何以尚在江西著該督撫趕緊
咨催赴豫不準任意逗遛並將該軍餉需妥為解濟以利
軍行鮑公在蘄州行營奏言 臣 準兩江督臣曾國藩迭次
函咨俱囑 臣 由鄂省取道襄樊前赴豫境就便與湖北撫
臣曾國荃面商機宜並於襄陽府設立糧臺陸續解放 臣
查襄樊為楚豫交界之區舟車接替之處其平原足利進

攻漢水可通餉運距南裕葉鄭較近且得尋間道與賊迎
擊即兩次採買戰馬亦可徑趨襄樊會合大營藉厚兵力
續準湖廣督臣官文函稱賴任股逆現擾及河南之新鄭
鄭州等處有偷渡黃河窺伺河北之意是襄樊更為進兵
要路應即由此取道前往惟 臣 前由會昌輕舟前赴江省
與撫臣劉坤一面商餉糈大隊循陸繼進詎料入春以來
陰雨連緜溝渠水溢以致兵勇節節阻滯於三月二十六
日始抵豐城接準兩江督臣曾國藩抄摺咨行欲 臣 酌留
一萬二千人編為步隊二十營招募三千二百人編為馬
隊十二營其餘概行裁撤查 臣 舊部馬隊前因馬匹倒斃
已改為洋礮隊八營攻勦嘉應甚為得力茲復挑選精銳
添設四營足成十二營以符奏定之數馬匹未到之先仍
暫充洋礮隊戰則以礮轟擊暇則日習騎技俟馬匹到齊
即編入馬隊以資熟手而就兩全除酌留步隊二十營外
餘皆如數裁撤部署甫定即於四月初八日由江起程 臣
仍先行馳赴鄂省與督臣官文撫臣曾國荃協心商酌大
隊仍由陸路而行抵鄂後便督率前進竊計西北地勢平
曠騎賊飄忽靡常追蹤築壘必思一便捷之法方足以制

其驍悍 臣 擬憑臆揣製造獨輪手車每營各若干輛藉載
鍋帳行糧上安擋牌開列礮眼臨敵時使人推行於前以
禦騎賊之奔衝內伏鎗礮由牌眼連環轟擊馬步各隊分
中左右三陣隨之由兩翼抄出或腰截或圍勦或出其不
意而猝然掩襲或乘其既北而逐日窮追均可相輔而行
天晚收隊倉卒不及紮營則以車仗排列周圍暫當壁壘
倘埂高坎深之處難肆衝突即以載運行糧軍械如遇沙
土鬆散不堪築壘且可藉以為營差免劫襲之虞亦無輜
重之累 臣 管蠡之見輒欲因地制宜未知是否可用仍當

與督臣官文撫臣曾國荃商酌行之臣前因西北軍情利用火器曾派員赴粵採辦軍火開花礮子等件均如數到營茲復准兩廣督臣瑞麟重念軍需不分畛域另咨送到磺礮硝彈各件旗兵礮手製礮工匠人等當即演試尤屬利器將來可期得用臣所擬車式成否尚未遽定如果可行即一面就近趕緊製造一面仍派員赴粵採辦輕便之礮以備車上之用倘能稍假時日俾器具粗備遇賊時追勦遠利用不竭時庶幾俾伏

天威膚公早奏蕆歸標之迅速補前此之羈延奏入奉

批諭覽奏俱悉現在髮捻各匪分竄皖豫一帶飄忽靡定該提督務當督率各軍星速前進確探賊蹤迎頭截擊毋得因製車買馬等事任意遷延致負委任同時左公宗棠奏言捻匪蹂躪江北河北等處萬騎縱橫今剿捻匪既議減步兵而添馬隊宜兼用車輛以遏賊衝如慮製造兵車經費維艱則廣雇兩輪車倒縛礮位間以車輪開花礮測準施放行則爲陣止則成營似亦制賊之一奇奏入奉

寄諭據奏剿捻利用車戰等語捻蹤剽疾異常日前鮑超曾有擬用獨輪車放礮之奏能否合用制勝尚未據該提督遵照行軍之道全在因地制宜將來仍須諭令曾國藩斟酌辦理

五月鮑公率軍由鄂北渡

曾公國荃奏言浙江提督鮑超於四月杪到鄂所部霆字營馬步全軍於五月初九初十等日到武昌縣適兩江督臣曾國藩檄調該軍由麻城商城以達光固督臣官文與臣籌商派撥船隻合該軍過江並飭司道籌備銀四萬兩以資行糧又允按站設局轉運將輜重運赴商城至商城前途則應歸河南撫臣李鶴年派員督率各州縣按站接

運呼應較靈查黃州至光固不過六百里該軍六月初間當可到豫應由兩江督臣河南撫臣各派幹員前至商城會同該軍營務處道員康明哲設立霆軍行營糧臺俾各省所解協餉軍裝子藥均有收納之所方可以利遄征此次霆軍自廣東由江西入鄂境沿途秋毫無擾市肆不驚實賴鮑超整頓之力從此統師前進可期所向有功

六月霆軍次蘄黃境上

官文恭公等奏初九日

寄諭張總愚股匪因被官軍追躡由甯陵等處南竄陳州

周家口牛洛紅一股亦由亳州竄往與張逆合股均向上蔡一帶奔竄賊蹤麕聚一隅正可厚集兵力一鼓殲除鮑超一軍前據曾國荃奏報由麻城取道商城以達光固現在賊匪已由上蔡一帶奔竄鮑超由光固進兵正可確探賊蹤迎頭截擊著官文曾國藩嚴飭該提督迅赴戎機毋得任意遷延前據左宗棠奏勦捻之法利用車戰等語日前鮑超曾有提用獨輪車放礮之奏與左宗棠所見略同軍事因地制宜左宗棠所奏能否合用制勝著曾國藩酌量辦理又奉十三日

寄諭鮑超一軍計應由楚赴豫官文曾國荃當遵疊次諭旨催該提督確探賊蹤迅速迎擊曾國荃派赴應山之軍能否令其入豫爲鮑超後路聲援著酌度情形妥爲調度時李公鶴年奏言浙江提督鮑超統帶霆字營馬步全軍卽日來豫所有轉運協餉軍裝子藥等項均關緊要臣已派南汝光道蒯賀蓀馳赴商城辦理霆營轉運事宜以期無誤曾文正公奏言羣賊南竄不由南汝光固黃州六安等處則鮑超所統之霆軍劉秉璋楊鼎勳王永勝所統之淮軍劉松山張詩日所統之湘軍分路游擊亦尚足敷勦辦各等語奉

寄諭鮑超一軍疊諭官文曾國荃催令相機進勦現在曾國藩旣建設防限賊之議賊不得出此數百里勢必竭力死戰鮑超現在行抵何處著官文曾國藩嚴飭該提督奮勉圖功毋得遷延時日自取咎戾

七月鮑公進軍汝甯

官文恭公曾文正公奏初二日

寄諭鮑超一軍自粵東撤回後數月以來尚未與賊接仗仍著官文曾國藩傳諭該提督迅赴豫境會同各軍合力

勦辦毋得玩現軍務自干重咎文正公奏言沙河西南之賊頃已分飭鮑超等相機辦理惟自五月下旬以後淮南北諸郡大水爲數十年所未有積潦盈途深過馬腹軍中米糧子藥車載夫運寸步難行不特各軍拔隊濡滯卽臣處文報往來亦多阻隔遲誤奏入奉初九日

寄諭防河之策尚難遽行曾國藩現令劉銘傳等軍移紮睢州曹考一路專辦沙河東北之賊鮑超等軍仍辦沙河西南之賊卽著分飭諸軍相機進攻勿任遷延貽誤鮑公於上月二十八日軍次白杲奏言臣抵鄂垣與督臣官文

撫臣曾國荃面商一切旬日之間所部馬步各營概亦由
陸至鄂適陰雨連旬江漢水漲低處多被淹沒道路半皆
倒塌正商酌搭造沿途浮橋以濟兵勇由襄樊前進復准
兩江督臣曾國藩來咨以捻逆東竄徐淮囑臣一軍改道
由黃麻至商城以達光固因即折回黃州循陸前進欽奉
批諭飭臣督率各軍星速前進等因欽此欽遵之下彌切
悚惶恨不奮飛立翦狂醜以慰
宸廑惟各軍帳棚年久未經更換風翻雨濕朽爛不堪臣
營向來不許搭蓋草篷篾席以防火燭又禁止打館民房

杜絕騷擾前於剿辦嘉應之役隆冬雨雪寒冷異常已咨
次咨催江西撥解旋因東南軍務告竣回江期迫未及更
換而兩江督臣曾國藩咨定章程步軍月餉派歸江西協
濟馬隊月餉派歸蘇鄂協濟全軍帳棚江西又不能一體
全發當茲冒暑遄征士卒辛苦萬狀晴則薰蒸於赤日之
中雨則坐臥於淋溼之地目擊心酸急應將各營帳棚更
換以資遮蔽而利師行查舊章凡軍中所需帳棚子藥軍
械等件照餉項從出之省一體發給臣軍馬隊十二營需
用帳棚千數百架應由湖北發解步隊二十營需用帳棚

三千數百架應由江西撥解經臣分咨江鄂兩省催解在
案旋準湖北撫臣曾國荃飭局星夜趕造先後全數解齊
江西撫臣劉坤一亦經飭局撥發僅據支應糧臺於六月
內解到八百餘架續解之二千四百餘架江漲路遙風隔
雨阻未審何日到營臣因帳棚爲軍中急需江鄂來咨俱
云趕辦誠恐拔隊日遠轉運羈遲不得不略爲停待不圖
日盼一日急難到齊焦灼萬分實形跼蹐一面飛函咨催
一面藉以訓練操演北征之法臣念西北賊情地勢與東
南迥殊其應用器具當以堅樸輕便爲宜因撤去平日磁

鐵笨重之物乘間趕辦木杓竹筲及鑌鐵小鍋盛菜飯以
供食並購鑼鍋爲炊具按營哨各棚人數分給行則佩於
腰間騎則挂之馬上其營哨官所用皆以錫爲之一則取
其堅樸輕便無搬運之累一則便於稽查以絕騷擾之端
已再三曉諭士卒如此後再有私用磁鐵等器者即係在
民間掠來定按軍法從事又念賊情狡變飄忽靡常我軍
師行所至臨敵之際自應挖濠築壘先固根本作灶支釜
炊食如故如遇破賊之後追奔之頃必攜帶輜重米糧隨
隊奔走日日埋鍋造飯則賊去已遠必難尋其蹤跡因以

所製雙輪手車藉載行糧並飭各營預備熟食麪粉每八計足一月之食以二十日分載車上隨行以十日各置腰纏備用庶連日窮追不致因食耽延無論追於何地天晚便可藉車為營以免根本之慮籌辦甫具旋接撫臣曾國荃函商若為中原大局計不如任齊豫追軍驅之入境我軍從隨州出唐縣預躡其退回豫境之路而檄請濟甯雕剿之師以一枝扼光固以一枝扼信陽以一枝屯周口任賊在南陽盤旋以入鄂境而後調唐縣躡後之師突發於其間適有雄師向在鄂之東北將來亦可西趨兜擊捻股

雖眾不阻於山谷即死於水濱矣如此次捻眾果入鄂地似此辦法實於大局有裨雄師本應覘賊所向進剿目下賊既西趨似不宜急進商城請在黃安麻城少待以觀賊之定向約會進剿共收夾擊之效等語臣再三審度其布置實有卓見誠為大局所係且並經通咨江豫皖各省督撫想日內均可見覆當有成議不能不再為停待竊臣身膺重寄何敢任意遷延自負委任即此次因事耽延亦未嘗偷安暇逸惟自率師以來必先將器械之利鈍弱強之形勢緩急之機宜熟思審度謀定後戰戰則期其必克克則追奔逐北務大傷其元氣或徑殄其狂氛所謂量敵後進慮勝後會庶不至有名無實以副臨機慎重之本意現在捻逆雖經西竄尚無定向臣軍中器械行糧漸次齊備戰車一千四百輛已成千數一俟確探賊蹤或果西趨南陽抑或旁竄他路仍就近與曾國荃函商進剿倘能仰仗
天威一鼓殄滅藉以稍紓
宵旰之慮是則臣之所夙夜奮勉者耳奏入奉
批諭覽奏均悉即著趕緊拔營前進該逆現趨舞陽一帶應由何路迎剿之處並著相機妥辦毋得因製造戰車等

事再行遲誤先是曾文正公復劉公銘傳書云春霆一軍國藩於四月二十五日檄令由麻城進兵光固渠於五月初七日接到計此時已將抵麻城茲復飛檄霆軍探明賊蹤先保六安後顧光固尋覆李公鴻章書云春霆雖久處鄂垣而所部於五月十一日自黃州渡江駐上巴河去固始六安均不過三四百里馬隊帳棚已齊所短者僅步隊帳棚如其緊急應可由湖北趕發請其赴敵也至是文正與官文恭公曾公國荃同奏十一日
寄諭鮑超現在麻城據稱因帳棚車輛未齊暫行駐候並

迣曾國荃函商之語欲分軍布置於光固信陽周口等處及任齊豫追軍驅賊入鄂截賊歸路就山谷水濱爲扼險殄賊之舉第該匪避兵而行是其慣技既知鄂省駐有重兵豈肯自入陷阱官文曾國藩務當權衡緩急辦理嚴飭鮑超覘賊所向迎頭截擊時文正方自宿遷南由湖入淮溯流赴周家口而御史朱學篤以兵貴神速不可爲一隅牽掣請 飭曾國藩擇要進兵相機速勦毋得仍前遲延並 飭鮑超一軍趕緊前進與曾國藩會合勦辦不得逗遛等情於十七日入奏奉

寄諭著曾國藩卽趕緊趲程星速馳往陳郡飭各營覘賊所向盡力窮擊不得專恃防守官文恭公曾公國荃奏言捻匪大股竄至南陽唐縣新野鄧州一帶勢甚蔓延偪近隨棗襄樊光穀均在咫尺之間 臣 等檄飭水陸防軍嚴爲戒備鮑超一軍因製造戰車不免稽遲時日尙非有意遷延然此時若從信陽一路進兵不但尾追弗及且恐逐賊入陝更成不了之局應由隨棗繞出光穀乃可遮截賊蹤 臣 等業已咨會鮑超囑其改道前進不至貽誤事機奏入奉二十六日

寄諭鮑超雖因製造戰車未免耽延著官文等傳令該提督卽由隨棗繞出光穀迎頭截擊毋許再有延緩同時官文恭公奏稱提督鮑超係於六月十二日自黃州拔隊起程由商城確探迎勦現聞該提督因捻逆均由舞陽泌陽一帶西竄擬卽改道黃安由羅山驛徑往汝甯府適中之地駐紮探明賊蹤相機勦辦兼顧光固業已催令趕緊前進勿再遷延

八月鮑公軍次襄陽尋進駐樊城

時曾文正公奏報軍情奉初五日

寄諭現在捻蹤西趨防河之議可成卽著該大臣督飭地方官紳實力修浚以杜分竄並著飭鮑超等軍往來游擊迅殲醜類以慰厪念官文恭公曾公國荃奏言浙江提臣鮑超率霆軍行抵棗陽已咨會該提督隨時覘賊所在或徑達淅川或繞過內鄉總須注意西路空虛之處攔頭截擊如賊折而東趨卽檄福建提臣郭松林候補藩司彭毓橘合軍從桐柏唐縣橫截而出並派候補總兵劉維楨候補道唐協和向新野一路進發遙爲霆軍聲援鮑超饒有智勇必能與各軍會合夾擊以收聚殲之效第恐賊蹤

剽疾若先霆軍而西則全賴豫省秦省扼關嚴守方免入
秦之患奏入奉十四日
寄諭調度甚合機宜曾國荃業已馳赴德安鮑超一軍亦
已馳抵襄陽即著就近傳諭該提督覘賊所向迎頭剿擊
毋令賊騎入陝文正奏陳調度機宜奉十八日
寄諭張牛等逆經劉松山等軍急追折竄寶豐葉縣等處
有回竄東北再窺山東之意前據官文曾國荃奏張牛等
股竄至鄧州恐被擊西竄當令鮑超率軍由西路繞截曾
國藩現令鮑超由汝甯北出迎剿力扼東竄此時東路各

軍兵力尚敷剿辦而西路甚屬空虛若不嚴為之備萬一
西竄入秦又成不了之局鮑超一軍自應遵照前旨由內
鄉一帶攔截偪賊東趨以收聚殲之效著該大臣等悉心
籌畫相機調撥不可稍有疏忽時御史盧士杰奏稱曾國
藩所帶各營合之鮑超一軍不下四五萬人楚豫皖三省
現有兵勇亦不下五六萬人若同心協力剿此餘孽如摧
朽拉枯乃不為合剿之計而惟籌分扼之策未協機宜等
語文正及官文恭公曾公國荃李公鶴年同奉二十一日
寄諭盧士杰所奏不為無見曾國藩總統師干尤應統籌

全局督率湘淮各軍視賊所向前截後追不可僅以扼守
沙河為劃疆自守之計鮑超一軍即著曾國藩飭令迅速
由鄂入豫相機兜剿毋任延緩是時捻蹤所近百姓遷徙
一空閉寨自守賊得因地為糧而官軍每無從買食及得
一飽而賊已遠颺其兵民相仇之地奸民得藉口糾眾以
與官軍為難奪其衣物器械戕其身命至有活埋零隊兵
勇或舉數十百人而同付一坑者其咎不盡在兵亦不盡
在民也鮑公自進軍楚豫之交人民歡悅當路寨堡開門
迎納至是鮑公令軍士每人各備一月乾糧攜帶追賊近

營一帶村寨居民爭為霆軍兵勇代磨麥粉萬數千人一
月之乾糧不日而辦及由陝洛追賊旋師沿途頂香結綵
鼓吹以迎歡喧不絕婦女亦環立道旁指觀軍容以為笑
樂文正謂霆軍此次入豫紀律嚴明毫不騷擾各處函牘
無不稱讚曾公國荃奏稱霆軍秋毫無擾市肆不驚實賴
鮑超整頓之力皆公論也

霆軍紀略卷十終

霆軍紀略卷十一

銅梁陳　昌世五編輯

門人 吳樹棠 王澤全 校字

丙寅同治五年

九月鮑公督軍追賊至魯山

時捻匪分兩路東竄者為任柱賴文光等股西竄者為張總愚牛洛紅等股曾文正公於十八日檄令劉公銘傳潘公鼎新張公樹珊三軍馳剿東路而以霆軍及劉公秉璋楊公鼎勳劉公松山等軍專辦西路文正之檄未至而鮑

公已於十六日拔隊窮追師抵魯山奏言臣接准湖北撫臣曾國荃函商剋下捻逆大股已羣趨新野鄧州南陽等屬晝夜兼馳囑改由隨棗一路繞出襄樊庶於局勢較緊兼可堵其入楚之路當即由樊城前進該逆聞風東竄臣仍進日由新野趕至南陽據探大股之賊復由藺考折回盤踞許州邊馬竄擾襄城葉縣一帶遂於九月十六日由南陽拔隊取道裕州前赴襄葉迎頭截擊十九日至裕州葉縣之間復據探稱該逆又旁遁寶豐郟縣前隊已至魯山境內當即率隊隨帶乾糧每日趕行九十餘里由魯山迎剿二十一日午刻行抵魯山而賊又遁往汝州所轄之臨汝白沙地方去魯山不下二百餘里該逆馬匹甚多飄忽無定未過官兵何敢盤踞一間官兵將至於百里外先行遁去臣連日奔馳未遇一賊不勝惶悚慙赧之至現仍尋蹤跟追務期盡殄逆氛奏入奉

批諭賊旣避兵奔竄卽當覘賊所向迎頭兜剿以遏狂氛著懍遵迭次諭旨妥速籌辦用副委任時山西巡撫趙公長齡奏請　飭令鮑超分撥數營進紮陝州所屬地方攔頭邀剿以顧晉省邊陲兼保靈閿潼關奉

寄諭張總愚賴文光等各率大股併力西趨恐該逆分犯靈寶閿鄉逼近潼關全陝亦為震動關係極為緊要鮑超一軍現在魯山應否卽令該提督移紮陝州一帶尋顧西路著曾國藩李鶴年相機調度後又奉

寄諭前諭曾國藩調鮑超防陝州一路未知該提督曾否與賊相遇如向在魯山南召正可移師南陽以防淅川一帶著曾國藩相機調派

十月鮑公追賊至陝州回軍南陽

鮑公之抵魯山也臨汝白沙之賊由宜陽永甯遁走鮑公

即由汝州洛陽跟追甫抵洛陽而賊已遁往陝州遂派唐
仁廉會成武兩軍由盧氏小路前進以達靈寶自率各軍
出韓城間道以達陝州均日行百餘里冀收夾擊之效李
公鶴年以狀聞奉
上諭該逆避實擣虛鮑超此番間道出奇當可制勝該撫
即咨行鮑超妥速進剿並預計該逆必由之路伏兵待之
可期得手鮑公於軍抵汝州時牒報賊情曾文正公批復
云現在無論賊竄何處貴爵軍門總以力剿西路一股為
主總以本營專人確探為憑各路地方官探報不足盡信

目前賊勢東西分竄東路任賴較弱西路張逆較強此八
人所共知者並非東路強而西路弱若霆軍舍張逆而尋
任賴則外間必笑其尋弱者開仗則霆軍之名稍損矣貴
爵軍門務宜專心西剿不可另作比較凡賊在豫境河南
南陽兩府陝汝兩州均請跟蹤追剿若賊入秦省則不必
越境剿辦貴軍此次入豫紀律嚴明毫不騷擾各處函牘
無不稱讚此為可喜惟尚未與賊接仗向來霆營敢戰之
名外間佩服者多責望者尤重務須確探張逆所在痛快
一戰以慰民望若因山路崎嶇轉運艱難糧食不便行走

稍緩則可改剿東股則不可也初一日鮑公抵陝州之章
茂砦楊忠勤劉公秉璋兩軍亦由新鄭氾肇一路行至陝
州之觀音堂賊知追兵將至遂於閿鄉西南之大峪口繞
越潼關以南闌入陝西之商州一帶連日狂奔晝夜不停
沿途拋棄馬匹甚多鮑公以各軍餉項皆未到米糧罄盡
陝閿商雒萬山之中初冬苦寒士卒寒衣未備萬難再進
又詗知賊以陝西無食可覓意欲由荊紫關竄往湖北而
商州與湖北之鄖陽毗連近接南陽之內鄉鎮平等處因
率軍由章茂砦回至南陽一面籌備米糧一面備剿回竄

之賊楊劉兩軍亦由觀音堂回至新鄭時陝撫劉公蓉奏
請 飭令鮑超親督所部分由商潼前進奉
寄諭鮑超一軍即著曾國藩催令入關助剿鮑公於軍次
河南府奏言逆蹤飄忽與其尾追於後不如迎截於前臣
擬率軍折赴南陽相機迎剿前買戰馬千匹已過汴梁日
內當可到營就便迅練馬隊賊若窺竄鄖陽則由光化出
擊若圖犯豫境則由內鄉斜出擊之惟此次迴環角逐竟
未能痛加剿洗實深慚懼現準賊情以度地勢似宜以南
陽為肆應之處當函商兩江督臣曾國藩定奪可否一面

率隊馳赴等語奏入奉
批諭覽奏已悉陝省東西兩路兵力甚單該提督若不兼程往援誠恐腹背受敵蔓延關隴爲患尤深洛陽新鄭一帶旣有劉秉璋等軍駐紮防其回竄該提督仍當遵照昨日諭旨趕緊入關助剿迅殄逆氛無負委任趙公長齡亦同時奏請　飭鮑超分撥勁旅十餘營星夜前進由陝州直達潼關鮑公與曾文正公等同奉十六日
寄諭鮑超一軍前令由陝州追剿昨據該提督奏移師南陽當經批令趕緊入關若由內鄉淅川以趨荆子關不數

日即可入陝一與賊遇可以痛加剿洗著曾國藩即飭該提督酌度地勢賊情何路最爲便捷即由何路前進總期痛挫兇鋒力保完善毋任遲回觀望致干重咎豫省之宋慶等軍留爲防守隘口之用劉秉璋等軍即可酌量分撥赴陝與鮑超互爲聲援並著曾國藩李鶴年相機調度不爲遙制文正奏言鮑超奔馳千里未及接仗實深焦憤陝西艱苦已極不特官軍米糧子藥籌運萬難即該逆志在擄掠恐亦無所得食不久仍將回竄臣已檄飭各軍沿途確探相機迎剿奏入奉十七日

寄諭西路賊股已竄至同朝華陰節經降旨令鮑超入關未知該提督現抵何處曾國藩以該逆到陝無從覓食數月後又將回竄不知陝省尚多完善地方若無大枝勁旅應援恐關內並遭蹂躪爲患滋深著即嚴催該提督遵照連日所奉
諭旨取道入關探賊所向痛加剿洗毋再遷延干咎文正尋因二十二日以前探報稱賊將回竄豫鄂自二十三日以後探報並無西股回竄之說遂於二十七日檄令霆軍由鎭平內鄉淅川進荆子關以達商州入秦援剿以霆軍

入秦不特秦省米糧極少即豫省陝洛一帶糧食亦艱貴異常因函商豫撫李公鶴年晉撫趙公長齡設法多辦糧米舟運入渭接濟霆軍又奏言鮑超軍中向少明幹之員料理米糧等事前在皖南由臣派員辦糧接濟在江西時各官紳亦竭力助糧毫無缺乏故能專心打仗所向有功一離江皖至福建者即有上杭缺糧之譁赴甘肅者又有金口棄舟之變若入秦以後糧米不繼深恐滋生事端從前多隆阿楊岳斌諸軍一入秦境勇丁逃回者極多以僧格林沁之忠勇亦未嘗派兵西追皆因米糧難購之故臣

此次檄鮑超文內有云如實無米可辦到萬分爲難之際亦可中途折回並許以兵行至西安省城爲止不再西征仍奏明專剿捻匪不剿回匪等語與之約定臣蓋鑒於金口之變故特參以活筆預爲維繫軍心之地伏乞
皇上曲賜原諒臣仍一面諄催鮑超西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總期有益秦疆不生他患

十一月鮑公在南陽整軍援秦

先是曾文正公以剿捻年餘無效引咎自責奏請　飭合署兩江總督李鴻章出駐徐州與山東巡撫閻敬銘會辦

東路幫辦軍務湖北巡撫曾國荃移駐南陽與河南巡撫李鶴年會辦西路而自請仍駐周家口居中聯絡嗣李公視師徐州曾公視師襄陽尋駐黃州文正遂於上月十三日奏稱病難速痊請
旨另簡大臣接辦軍務於是李公鴻章以　欽差大臣專辦剿匪事宜奏言
諭旨以西路賊股已至同朝華陰嚴催鮑超取道入關臣前准鮑超函稱探悉陝地無食賊欲仍竄湖北覓糧過冬該營內餉解不到兵勇凍餓堪虞仍率隊由洛汝回紮南陽昨據曾國藩咨稱據南召縣稟報賊欲竄鄖陽過冬老湘營劉松山稟報入秦之賊已回竄盧氏運軍仍應在豫鄂防剿不必遠行入秦且入秦之後銀米子藥萬難接濟各等語想曾國藩必已據實覆陳臣維崤函古稱天險秦中徧處榛蕪賊似無可留戀萬一深入與甯州踞回東西相距二千餘里有劉蓉支拄其間豈能遠合既無從掠食則終必回竄鮑超軍勢浩大入關後糧運艱難恐生意外之變仍宜留在豫鄂有曾國荃李鶴年爲籌轉運必可得力應請

旨勿庸嚴促於西路全局有裨等語奏入奉初一日
寄諭西竄之賊仍在華陰一帶盤踞逼近省門劉蓉穆隆阿等疊次請兵援剿是以令鮑超一軍入關該提督不知已抵何處劉蓉雖係知兵所轄各營亦復不少而此大股悍賊一意西行回捻交乘兵分力薄實屬支持不易鮑超已否入關抑或另派援軍入秦助剿著令鮑超於楚豫境上防賊回竄著李鴻章酌度情形仍與曾國藩隨時籌商妥辦務期萬全無失未可謂陝省有備遂可置之度外也
劉公蓉奏請　嚴飭鮑超率所部霆軍迅速入關會剿以

支危局尋又具奏請　飭曾國藩改撥劉秉璋等三軍來
陝會勦仍令鮑超一軍分扼閿鄉盧氏及淅川之荆子關
等處截其去路亦不難悉數聚殲奏入奉初五日
寄諭鮑超一軍旣未入關著曾國藩李鴻章檄飭劉松山
劉秉璋楊鼎勳分道前進鮑超一軍即令分扼閿鄉盧氏
及淅川之荆子關一帶務須痛加勦洗毋再與賊相左致
誤戎機文正自上月二十七日檄鮑公入秦其奏疏至初
七日始入奉初八日
寄諭現據曾國藩奏稱劉松山一軍已令在汝陽州截擊

東股捻匪並至陝州與晉軍夾河設防楊鼎勳一軍現在
陝州所屬追賊是該二軍能否迅速入秦尚未可定鮑超
一軍旣由曾國藩檄令入陝即著飭該提督星夜兼程前
進總以迅速援秦爲主不可稍涉遲疑如鮑超能即入陝
應嚴申軍律毋任將士擾累所過地方李公鶴年奏十八
日
寄諭陝省華陰踞匪向西南遁去究向何路奔突鮑超駐
紮楚豫之交自可就近要擊著李鶴年即催鮑超探蹤勦
洗毋悞戎機鮑公自奉文正入秦之檄於十一日奏言欽

奉
諭旨飭臣入關迅速進勦亟應倍道馳往力加勦除以期
仰副我
皇上軫念西陲之至意適准兩江督臣曾國藩函咨以該
逆不久必仍回竄鄂豫囑臣暫緩入秦且恐入秦之後銀
米子藥萬難接濟昨復准來咨因慮賊深入秦境令由鎭
内淅川進荆子關以達商州如賊已遠去亦進至西安省
城爲止霆軍係奏定勦捻之師不必與回匪接仗現已咨
商山西撫臣代辦米糧由黃河舟運入秦接濟如無糧可

食萬分爲難即在中途折回等語伏念用兵之道宜思萬
全若不愼其難於前斷難善其事於後秦省頻遭回擾民
鮮蓋藏大軍從內淅進征山路崎嶇萬難攜糧而行勢不
得不就地籌辦聞秦中米麪價昂難於購買此時在豫因
距江西太遠營中常懸三月餉銀難以解到一入秦境則
相去更遠轉運愈難山西地瘠民稠本地居人尚資糧於
鄰省安望接濟秦中況値此嚴冬河東雖有舟楫亦難濟
急臣再四思維與其將來缺糧至中途而折回不如此時
籌畫萬全而後發計自率師轉戰大江南北十有餘年從

求以兵食爲慮者因處處河運可通而各路餉項較近不
難由營自行採買惟上年進征粵東因山徑崎嶇糧運不
易故於江右未發之先卽咨會江西撫臣設立數百里轉
運直達粵界又咨會廣東設立轉運數百里由江界接替
均四十里一局局養長夫直運大營並由粵省多派幹員
各路採辦米糧而江粵兩省均照所議於十日之外將轉
運設齊每日來營運送糧米及軍火子藥絡繹不絕糧價
運腳均由粵省自行發給將士目覩莫不奮興當轉運未
設以前人或疑進兵稍遲及轉運旣設到防不及十日仰

賴
天威一戰克捷卽能將東南一律肅清亦賴先有此一番
籌慮耳卽此次由鄂赴豫轉運係兩省共相籌辦米麪則
全賴河南撫臣李鶴年預飭經過州縣寬爲豫備從無鈌
乏之當此隆冬督軍入陝將士之辛苦與夫米糧之昂貴轉
運之艱難皆數倍於粵豫除已迭次咨商陝西撫臣籌辦
轉運米糧外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陝西撫臣於入秦處所接遞安設轉運局直抵
大營並多派委員督飭經過地方官寬備米麩料豆其糧
價運腳均飭由秦發給卽使營中餉到稍遲亦免臨敵鈌
糧之累臣得專意勦賊不爲他務紛紜前買戰馬頭起甫
經到宛二起馬匹三五日亦可到營現在急於援陝亦難
待馬隊訓練純熟昨據督辦豫省轉運道員蒯賀蓀稟報
江西協餉業已抵信陽臣已派兵星馳迎提俟此起餉到
卽督全部由內淅前進從此當窮賊所至無論在豫在秦
見賊卽勦無論是回是捻總期勉竭駑駘迅掃欃槍以慰
宸廑奏入鮑公與曾文正公李公鴻章等同奉十九日
寄諭鮑超一軍現由內鄉淅川馳援關中山路崎嶇難於

裹糧而行秦省米麪昂貴採買維艱非由各地方官就地
先備米麪及馬匹所需料豆不足以利師行著李鶴年迅
飭豫省地方官將應需糧米等項寬爲預備此軍糧米事
宜本係鄂豫兩省共辦且荊子關本有鄂省設立糧臺轉
運各省餉需如該軍經過淅川內鄉山路中有須設局轉
運之處卽著官文曾國荃與李鶴年會商籌辦不可互相
推諉致誤師行喬松年劉蓉於該軍經過秦省地方預行
籌備糧麪等項就地發給毋任缺乏之所有運腳等項卽由
秦省籌發其沿途師行經過及駐紮處所應如何設局節

節轉運及預行屯糧給發之處並著喬松年劉蓉按照鮑超江粵設局轉運之法斟酌陝省情形妥速籌辦曾國藩李鴻章檄令鮑超卽行起程入秦窮賊所向盡力追剿毋再延誤鮑超原摺著各抄給閱看時曾文正公奏御督師關防請以散員留營幫同李公鴻章照料摺內有維繫湘淮軍心等語另摺奏言臣前派鮑超一軍援秦旋接鮑超來文瀝陳入秦之難有三一在米糧之難辦一在餉銀之難解一在回匪之牽掣兼以口馬尚未到齊擬在南陽陸續採練一俟馬隊練成陝省米糧轉運等事布置周妥再

行入關且引上年進援粵省為證謂粵省大吏一面催援一面代為豫備糧草轉運照料客軍至為周到等因請旨代為陳奏臣詳閱該提督所稱均係實在情形惟所慮之三端回匪牽掣一節雖屬意中之事然臣前次檄文內詳言專勦捻匪不勦回匪業經奏明此時無庸預慮餉銀難解一節該營餉項以江西為大宗路途太遠轉折太多自難免停軍待餉之憂臣已咨商劉坤一格外趲早一面咨請河南陝西兩撫臣設法按站接解當不至十分遲誤米糧難辦一節則為軍中最要之事查有陝州靈寶縣丁憂

在籍之前任蘇州府知府薛書常熟悉秦晉豫三省交界情形臣已派該員就近稟請山西撫臣領銀三萬兩商之臬司陳湜就地購糧接濟霆軍並以軍士入秦艱苦其買糧之價由臣籌款另發一箇月不扣勇丁月餉一箇月之外續辦糧米由臣加價一半在勇丁月餉中酌扣一半事事籌畫清晰咨復鮑超復稱俟接江西協餉日內卽可赴秦茲查前陝西撫臣劉蓉先經疊催鮑超入秦嗣又奏請改派劉松山劉秉璋楊鼎勳三軍入秦不知各軍前在洛陝未能赴秦先後退回者皆由米糧太缺之故若秦中米

糧有著則劉楊等軍可往鮑軍亦可前往現在劉松山一軍業已馳赴汝洛與陳湜協防黃河力扼賊竄晉省之路楊鼎勳一軍駐防周家口劉秉璋一軍經臣調回山東因行至睢州遇任賴等逆回竄跟蹤追勦四百餘里現經李鴻章調赴清江接防成子河等處此三軍者一時均難更動惟鮑超一軍人數較眾約束亦嚴今又為之酌加米價廣辦軍糧自不至更有他虞應請

旨飭下河南撫臣李鶴年行知薛書常本籍催令赴晉領銀并請

旨飭下山西撫臣趙長齡迅籌銀三萬兩發交薛書常採
辦米糧以濟軍食山西所籌銀兩或由應協臣餉項下扣
抵或由臣另籌解還仍如上次所奏辦理霆軍入秦後離
臣一千餘里離李鴻章二千餘里似應由提臣鮑超自行
奏報軍情庶
朝廷之見聞較速調度較靈並懇於寄信
諭旨中許以專剿捻匪不剿回匪俾鮑超得以安慰軍士
之心免生意外之變等語奏入鮑公與文正等同奉
寄諭鮑超一軍前已疊諭飭令速行赴秦現經曾國藩布

置周妥即著照所議辦理薛書常籍隸靈寶即著李鶴年
飭赴晉省並著趙長齡趕緊提銀三萬兩交薛書常收領
與陳湜購辦糧米接濟鮑超軍食李鶴年仍於霆軍經過
處所飭地方官備辦屯糧及轉運事宜以免缺乏喬松年
於秦省預辦糧運源源接濟毋令該軍停兵待食現在西
股捻匪已逼西安省城待援孔亟著曾國藩李鴻章嚴檄
鮑超星夜兼程赴援鮑超西行餉米均已不患缺乏該提
督自當奮勉立功將捻股力行掃滅此次援秦專為剿捻
而設並非令其剿辦回匪該提督當鼓勵兵將視捻所向

力加剿洗毋稍疏懈時陝撫喬公松年奏陳陝省軍情鮑
公與曾文正公等同奉二十八日
寄諭捻逆在陝省盤踞已久難保不與回匪句結務須嚴
加堵截毋任合併為患陝軍力本單薄捻股人數眾多情
形萬分危急著曾國藩李鴻章嚴飭鮑超一軍就近兼程
入陝探蹤力剿並著將該軍餉需迅速籌撥以利遄行此
時鮑超諒已起程該提督當立意前進奮勉圖功如中途
遷延且前且卻藉故逗遛貽誤大局各有專歸懍之慎
之鮑超一軍兵力頗厚足敷剿辦毋庸另調淮軍皖軍致

稽時日喬松年劉蓉當就現有兵力提催鮑超全軍妥籌
防剿文正自上月檄霆軍入秦時覆劉公蓉書云秦中米
糧奇貴將士視為畏途鄙人恐霆軍偶缺糧食遽生事端
不欲奏令入秦反為閣下之累亦因旬餘探報均稱賊即
回竄自後五日未接回竄之信乃檄霆軍由荊子關入秦
春霆之不願赴秦蓋有數端一則患米糧無出二則畏回
匪牽連三則懼歸左帥調度凡人各有隱衷不能不曲為
體貼而缺糧尤為切膚之痛故於公牘中酌參活筆到萬
分為難之時聽其中途折回蓋亦不得已而出於此等語

至是爲鮑公奏請入秦後專摺奏事尋復鮑公書云該逆
久踞華陰秦兵失利現由赤水西去圖犯西安距省僅五
十里閣下務宜迅速啟行由商州探明捷路直趨省垣安
慰省城之人心俟抵秦後遮其西面無令入蜀或驅之東
還陝洛與湘軍會合夾擊或驅之南竄鄖陽與鄂軍會合
夾擊較易收拾閣下自行奏事及不斷回匪兩層俟已於
十七日專摺奏明另咨冰案閣下雖可奏事但須十分謹
愼不可亂說一句若任意妄說言不當理或觸　聖怒不
准再奏則反失台端之體面又負鄙人之期望矣國藩道

光末年在京上疏頗有鋒鋩自出京後在軍十四年所奏
之摺無一語不樸實無一字不謹慎即如此次因軍務不
順請開　欽差江督各缺並非得意之時而所奏兩摺兩
片仍字字謹慎茲特抄寄一閱從古居大位立大功之人
以謹慎敗者少以傲慢敗者多閣下千萬記之鄙人老病
日增本難再辦軍務所以屢奏請開各缺而仍乞以身留
營者徒以捻匪未平此心難安又以閣下一軍相從日久
僕遽離營恐貴軍爲人掣肘被人指摘雖少荃宮保暨舍
弟皆與閣下至好而鄙人猶不甚放心數月之後閣下與

少帥共事水乳交融則可放心矣貴軍聲威素著所可慮
者尙有數端一則軍中少明白公事之文員於米糧轉運
等公牘不甚詳明又不能預先料理二則今年在鄂豫境
內紀律嚴明恐入秦後百物昂貴又復騷擾三則貴軍向
不分兵秦中山多之處較之祁門更窄不特三千匹馬無
處安放卽萬餘步隊亦鮮紮營之地必須善看地勢善於
分兵乃不致擁擠吃虧此三者閣下宜時時留心無論行
至何處均須多派幾起人看路至囑至囑
十二月鮑公由南陽移軍援鄂尋議入秦

鮑公於初三日在南陽營次奏言欽奉
諭旨令臣軍速行赴秦臣先因秦中米糧轉運應照上年
江粵章程辦理由陝西撫臣轉飭地方官預爲籌備旋准
兩江督臣曾國藩來咨特派江蘇候補道薛書常在陝西
代辦糧米並囑臣俟辦有端倪再行前進臣惟恐由晉領
銀赴秦辦米往返不免躭延又因疊奉
諭旨催令西行迫於星火是以先後六次羽書諄懇陝西
撫臣劉蓉就近籌辦米糧轉運至本月初二日始准新任
撫臣喬松年及劉蓉會咨允許代辦並稱捻逆竄擾藍田

鄠川藍橋各處現檄各軍張兩翼前進步步為營業經屢
獲小捷誠恐該逆被勦情急由鎮安以竄興郡則湖北鄖
襄皆為震動除飭陝省各軍奮力勦擊外擬請分撥得力
步隊六七千扼駐鎮安以截分竄之路仍留大半駐紮荆
子關以防回竄等因臣正擬於初三日拔隊前進初二日
亥刻准湖北撫臣曾國荃八百里飛書以東路捻逆已由
黃孝竄至德安檄令楚中各軍或跟蹤追勦或迎頭截擊
誠恐賊衆日間相持夜則避兵而行或由隨棗北竄唐泌
或由棗襄窺伺鄖陽飛商臣應如何嚴加防範同日據安

襄鄖荆道崔蘭馨稟稱東路之賊已竄鍾祥舊口襲家集
等處距襄屬流水溝不遠日夜狂奔有上竄之勢同刻並
准曾國藩咨稱因准湖北撫臣飛咨知賊上竄德安逼近
襄棗霆軍如已拔營即無庸回顧如未起程即在南陽附
近數十里內會勦共期殲滅各等因查陝西咨內情形不
過欲臣前往防堵且旣屢獲勝仗是西股賊情現已稍鬆
楚中則鍾京一帶逆氛蔓延襄鄖等處尤形空虛此曾國
藩所以欲臣會勦也臣熟計緩急宛南距秦千有餘里至
楚祇一二程耳況張牛任賴同一叛逆秦中楚中莫非王

土再四籌思未敢以奉有
成命在先自存拘泥舍近圖遠轉似避賊而行迹近取巧
第該逆慣避兵而行宛南駐有大兵附近數十里內未必
敢犯與其駐兵待賊不如前進夾擊闖任賴逆股上竄甚
速如必候奏奉
諭旨然後前往誠恐緩不濟急用特不揣冒昧暫行變通
辦理定期於初六日即率全部由新野迅赴楚疆相機夾
擊以遏其西竄之路如能先將此股就近殄滅然後專意
西征以慰

宸廑奏入鮑公與曾文正公李公鴻章等同奉初九日
寄諭張總愚股匪有循南山竄興安之信鮑超因等候軍
餉尚在南陽著曾國藩李鴻章催令迅速進勦不准再有
遷延致誤戎機正在寄諭間復據官文鮑超馳奏任賴等
逆竄至雲夢等處相繼失守曾國荃駐紮德安統帶兵勇
不少調度無方致令該逆如入無人之境不知所司何事
著傳旨嚴行申飭鮑超已由新野趕鄂該提督數月以來
從未接仗此次統軍赴鄂距賊甚近若與湘淮諸軍前後
夾擊即可就近殄除斷不准徒託空言復任他竄陝西張

總愚股匪現在情形是否窺伺興安一帶鮑超業已先行赴鄂其陝西軍務著喬松年劉蓉督軍追勦毋得專待客兵該省前因官兵挫敗久未接仗鮑超所稱屢有小捷之信未免藉詞掩飾稍留著該提督於鄂豫之交迅殄醜類後仍即折赴陝中會勦不得稍有趨避致損軍威同時李公鶴年陳奏軍情奉十二日

寄諭逆蹤已竄天門其西南有江漢之阻現在鮑超一軍業已入鄂著譚廷襄曾國荃督飭郭松林張樹珊劉銘傳等各路之兵三面兜圍務須就地殄除不准再有竄逸曾

國藩李鴻章即檄鮑超援鄂之軍實力會勦盡殲醜類不得稍有退縮譚公廷襄奏報防勦情形奉十三日

寄諭鮑超一軍諒已抵鄂距賊不遠當可接仗並著曾國藩李鴻章催令迅速進勦毋再遷延譚公又以陝賊回竄南山恐其與鄂賊聯絡西逼川疆東擾楚境因奏請嚴催霆軍迅速進兵商南商州斷陝賊入楚之路鮑公與譚公等同奉十六日

寄諭鮑超一軍現已拔隊入鄂即著該提督視賊所向認眞勦辦先將此股殲除則陝賊勢孤不難撲滅勿再遷延

瞻顧與賊相左徒勞跋涉也鮑公自奏明移師赴鄂即日拔隊於初九日軍抵棗陽劉公銘傳張公樹珊等軍亦向隨棗進發於是楚軍淮軍集於湖北境者凡七萬餘人賊見援兵大至疾馳東趨鮑公因與各軍分途追勦時曾文正公批復鮑公云此次貴爵軍門自行奏明先勦東股仍未與賊一遇　朝廷必不以爲然本部堂籌畫月餘無兵入秦尤覺無以對秦人貴爵軍門能將任賴痛勦數次庶幾上可以對　聖主下可以免物議一切進兵之機宜就近與曾爵部院隨時熟商本部堂與李爵大臣均不遙制

等語當鮑公於初三日奏請移師赴鄂曾公國荃亦於是日有請改霆軍回援鄂省之奏及賊東趨黃孝一帶又與譚公廷襄奏請仍令霆軍入秦而文正自聞霆軍回援鄂省則已改檄劉公松山入秦矣至是奉二十七日

寄諭鮑超一軍著曾國藩李鴻章飭令由潼關大路入陝會合劉松山等在同朝一帶盡力截勦鮑超等軍入秦後著喬松年轉運糧米以資軍食同時鮑公亦奏言臣前因東股捻逆逼近襄棗會奏明移師赴楚會勦拜摺後即於初六日由南陽拔隊行抵新野聞流水溝之賊全行逝回

鍾祥舊口一帶因倍道前進初十日馳抵棗陽之平林店
距鍾祥僅一百七十里其時前發探馬因師行甚速回報
不及適據鍾祥縣訓導楊承先函稱鍾祥舊口之賊於初
六日全行遁往隨州臣因該訓導此信係由鍾祥所發定
屬確實且計該逆竄逾四日之久深慮已過隨境當即改
道兼程馳往以便迎頭截擊乃將抵隨州始知該處並無
賊蹤據本營探馬回報該逆實未他竄仍盤踞鍾祥舊口
一帶築牆修壘意圖在此度歲因迅速回軍於十八日冒
雪趕行至安陸府城而賊已於十三日由天門應城遁回

黃孝而去查該逆刻已遠遁數百里而提臣劉銘傳江蘇
臬司劉秉璋南陽鎮總兵宋慶及提督周盛波張樹珊等
軍現已陸續會集是楚中兵力已厚臣自應遵奉前
旨趕緊入陝進勦西路之賊以慰
宸廑惟士卒連日奔馳又值大雪不止擬休兵二日定於
二十一日自安陸府拔隊由樊城至荊子關直達秦省探
明賊蹤痛加勦洗奏入奉二十九日
寄諭捻股遁走黃孝距該軍已數百里劉銘傳等軍俱陸
續會集是鄂中兵力已厚現在陝西捻股屬聚待援孔亟

著該提督懍遵二十七日寄諭趕緊入陝如何路徑捷便
由何路前進總期探明賊蹤迎頭截擊痛加勦洗毋得徒
事尾追再致與賊相左縱逆氛而疲兵力該提督自問上
何以對朝廷下何以安黎庶也懍之慎之喬公松年尋奏
言陝省湘果英毅雄毅定中等營於十九日大敗於灞橋
惟候補道黃鼎自整所部彝字三營六成隊伍突圍而出
傷亡較少其餘將領不知下落賊勢西趨鄠盩省城文報
梗阻等語奏入鮑公與曾文正公等同奉三十日
寄諭覽奏曷勝焦急此時非有大枝勁旅星夜赴援陝事

將不可問曾國藩李鴻章於捻匪竄陝以後將及兩月所
調各軍並未到陝鮑超一軍屢經諭令赴秦遷延遲逗致
令陝省糜爛至於此極非據鮑超奏稱已定於本月二十
一日由鄂省安陸起程取道樊城荊子關入陝若再中途
遲延該提督自問當得何罪懍之是月初九日鮑公接准
軍機大臣咨寄奉到年終
恩賞福字一方鍍金銀錢一對鍍金銀錠二對大荷包二
個小荷包四個奶糕五斤奶餅五斤桂元三斤蓮子三斤
掛麪十斤白合粉五斤藕粉五斤

卷十一終

霆軍紀略卷十二

銅梁陳[illegible]五編輯

門人王[illegible]澤全校字

丁卯同治六年

正月霆軍擊賊於楊家滗永隆河等處大破之追勦至豐樂河等處復連破之東捻幾滅

鮑公與曾文正公李公鴻章李公鶴年等同奉初二日

寄諭捻匪竄過渭北擾及三原高陵勢將東偪同朝鮑超一軍著兼程入秦痛勦逆氛勿再遷延亦不可以驅賊入晉爲卸責奮勉圖功毋干重咎並著李鶴年籌運糧米接濟援陝諸軍毋得稍分畛域先是郭公松林張公樹珊於上年十二月先後在鄂境挫敗張公死之譚公廷襄曾公國荃奏言霆軍前因賊竄孝感追之不及業已回駐樊城

欽奉

諭旨飭鮑超在鄂會勦任賴大股臣等已飛咨該提督迅速拔營從棗陽東下安陸相機進勦等語奏入鮑公與譚公等同奉初四日

寄諭鮑超一軍前已奏報起程入陝現在陝省正須勁旅協勦未便朝令暮改再令赴鄂曾國荃雖久在軍營頗少定見鮑超毋得藉端折回徒奔馳於無賊之地致悞事機初九日國子監祭酒車順軌奏言陝西在籍紳士等函稱省城被圍勢極危急所望鮑提督一軍西來救援奈因鄂警返旆若救援稍遲關輔將不可問應懇

天恩即飭提督鮑超迅速赴援以救生靈而保關輔奏入鮑公曾文正公李公鴻章等同奉

寄諭前經疊諭鮑超帶兵入陝諒已遵旨赴援刻下陝西各軍新潰招集未齊著曾國藩李鴻章迅催鮑超劉松山等兼程赴陝相機進勦仍兼顧山西河防愼勿驅賊入晉鮑超一軍前諭徑行入關毋庸回鄂不得再有覬望致干重咎維時鮑公已先於初二日奏言臣遵

旨率師赴陝二十一日自鄂城拔發途次接曾國荃來咨以捻逆遠遁黃孝業經奏明令臣軍入陝進勦張總愚股匪與臣前奏意見正合詎軍抵樊城又連接曾國荃羽書賊被官軍攔擊回竄鍾祥舊口一帶楚中主客各軍皆成尾追之勢東路要隘已有兵嚴防特留臣在樊城專顧西路一面此年前二十七日事也因即暫駐樊城一面專弁

往探該逆於二十九三十兩日由安陸沿隄上竄直河二
神廟研盤山一帶而初一日午刻已至襄陽所屬之王家
集本日卯刻全股突至霸王山下距樊城僅六十里臣聞
信之下不勝憤懣該逆既逼樊城牽掣我軍不能西向亟
應就近先勦此股除飛商曾國荃迅派大軍赴隨棗一帶
擇要嚴防外臣即日拔隊馳往仰賴
天威能將此股全數撲滅庶得專意西征實爲萬幸惟該
逆狡悍異常慣於避實擊虛倘仍逞其故技於官兵未到
之前復又遠遁屆時或應窮其所向專勦此股抑或仍赴

陝中進勦西路之處臣未敢擅專合無仰懇
天恩指授方略俾臣得有所遵依銳意勦賊誓當勉竭駑
駘仰報
高厚於萬一奏入與譚公廷襄會公國荃同奉初十日
寄諭鮑超一軍數月以來僕僕道途未遇一賊前據曾國
荃奏援軍陸續到鄂鮑超一軍可令入秦朝廷亦因陝西
望援孔亟是以疊諭星夜迅速入關該提督既報起程又
爲曾國荃奏留何以朝令暮改茫無主見若是鮑超如已
遇賊接仗自當酌度軍情辦理如賊又遠颺仍即懍遵本

年正月初一初四初九等日諭旨迅速拔營兼程援陝勿
再游移觀望湘淮各軍均集楚境著譚廷襄曾國荃妥爲
調遣嚴扼隨棗襄樊設法殄除以副委任曾公國荃等於
未接奉此次
諭旨時又有請留霆軍之奏奉十四日
寄諭鮑超一軍疊次諭令入秦曾國荃復令在鄂會勦實
屬毫無主見徒令該提督跋涉道途迄未遇賊一擊老師
糜餉莫此爲甚著仍遵前旨迅飭赴援秦省即已與賊相
持湘淮各軍均在鄂境儘可妥爲調度禦賊狂竄曾國荃

屢託空言殊無把握若僅以奏報鋪張敷衍搪塞該撫自
問當得何罪時李公鴻章奏言臣查任賴等股流竄鄂中
趨向不定初欲由安陸竄襄樊與秦賊句合賴鮑超扼之
閧鮑超於初四日自樊城拔隊南下曾國荃以任逆如再
竄陝爲患更烈擬暫留鮑超在豫鄂之交來往扼塞俾淮
軍逐賊而東庶賊分而糧運較易似亦老成之見奏入奉
二十五日
寄諭劉松山一軍援陝在魚化鎮獲勝惟兵力尙單亟須
鮑超入陝援應前已迭次嚴諭此軍入陝曾國荃何得任

意留住郢境著李鴻章懔遵前旨嚴檄鮑超剋日拔隊西行不得抗違致悞大局郭張兩軍之相繼敗挫也曾文正公致李公元度書云捻匪勢極猖獗善戰而不肯輕用其鋒非官兵與之相逐相追從不尋我鬭伏戰則兇悍異常必將馬步層層包裹困官軍於垓心徼有不利則電擊而去頃刻百里故我有大挫之時而賊無吃虧之日其難辦有數倍於長毛者不謂衰憊之年遇此棘手之事恐湘淮各勇均不能了此賊身名不足惜大局殊可憂又致李公鴻章書云春霆省三二八平日皆視賊太輕閣下亦頗易

視此虜僕觀僧郢屢勝之餘自九里關呂堰驛羅山數敗之後而遂難再振湘淮各軍亦本爲賊所畏自三月初六初七奪我炸礮洋鎗嗣後不復畏我云云此去年十二月語也省三劉公銘傳字鮑公經曾公國荃奏留並自行奏明從即於初八日督兵趕至郢城捻逆已遁往舊口忽接曾公函稱下游東北兩路要隘均已派有大軍囑與劉公由西路進剿適奉兼程援陝 嚴旨鮑公以爲賊牽制不能拔隊西向正深焦急而劉公追賊亦抵郢因與熟商俟兩雪稍住即分兩路夾擊十三日天雨微小鮑公率軍沿

河直向舊口賊已先遁楊家洚拖船埠尹隆河一帶盤踞村館百餘里於是鮑公軍舊口劉公軍下洋港十四夜彼此函商約定十五日兩軍同時分路進剿及日辰刻鮑公督隊將抵楊家洚而劉公已率軍先進被賊馬步包裹軍士紛紛敗潰損折將弁兵勇甚多輜重亦失鮑公急催隊接應見馬步賊衆排列三十里密布數十層馬賊分三路左右兩路從旁十里外包裹而來每路約數千騎中路則橫列步賊之後層層并進兇猛異常鮑公令提督宋國永帶同總兵陳由立史宗興鄒連陞向世珍提督曾志忠分

帶霆正五營總兵胡良作領總兵袁國祥提督蕭連貴參將羅天貴總兵黃海清分帶霆副五營並由中路前進以提督曾成武領總兵孫玉林張有鳳黎大海副將孫興發分帶霆春五營副將程扶鼎帶親兵營策應之提督唐仁廉領總兵徐連陞江自康參將閔連陞分帶霆正馬隊四營由左路進以提督鄧訓誥副將戴宏勝帶霆新中左二營策應之令提督譚勝達領總兵章茂李定明副將湯順分帶霆新馬隊四營由右路進以總兵楊謙萬羅進春帶霆新右前兩營步隊策應之又令總兵楊德琛領總兵鄧

榮佳張再勝參將臧德分帶霆副馬隊四營作游擊之師賊見我軍分路迎敵先以步賊奮力來犯我軍步隊各營鎗礮齊施刀矛并進鏖戰一時之久賊之前隊已敗後隊復蜂擁而來宋國永胡艮作袁國祥羅天貴黃海清蕭連貴等奮勇直前先擊敗中路左偏步賊陳由立曹志忠史宗興鄒連陞向世珍等遂大呼陷陣擊敗中路右偏步賊中路後之馬賊數千馳前接應曾成武孫興發孫玉林張有鳳黎大海步隊急起接戰各奮生力用連環鎗礮步步前進賊馬多傷楊德琛等之馬隊從夾道而入縱騎乘之

維時左右兩路馬賊包抄我軍之後者愈進愈眾鄧訓誥楊謙萬等步隊各以進步連環鎗礮轟擊騎賊多應聲落馬唐仁廉譚勝達等之馬隊乘勢前衝已抄出賊後兩路馬賊見歸路已斷惶顧返走鮑公督令各軍一齊奮力猛進賊不支各路同時大敗勢如土崩瓦解我軍馬步四路圍剿追殺六十餘里將楊家洋拖船埠尹隆河等處賊館數百盡行踏毀時久雨之後沿途河港泥淖甚深賊挺險陷溺而死人與騾馬重疊積壓處處盈溝滿壑約共斃賊萬餘生擒老賊八千餘名救出裹脅難民數萬奪獲騾馬

數千旂幟器械山積鮑公以捷聞並奏言據獲賊供任懷邦受傷甚重賴文光不知下落臣軍尤為出力文武員弁或由臣彙册咨送兩江督臣曾國藩暨江蘇撫臣李鴻章抑或就近送交湖北撫臣曾國荃奏請獎敘之處伏乞

訓示祗遵奏入奉二十五日

寄諭劉銘傳鮑超先後進剿將賊擊退官軍追殺六十餘里斃賊甚多辦理尚為奮勉任懷邦賴文光是否殲斃著曾國荃查明具奏楚賊已屬無多兵力足敷剿辦倘不趕緊肅清再致竄擾惟曾國荃是問鮑超一軍仍著迅速援

陝該提督所向有功不得因循自悞入關以後軍情咨報左宗棠具奏此次陣亡之總兵陳永康王開國副將劉金山參將張金魁游擊李宏勝李占彪力戰捐軀均堪憫惻著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鮑超所請保奬打仗出力人員著覈實開單知照李鴻章奏請奬勵毋許冒濫是時曾文正公未知鮑公已進兵舊口也奏言剿辦流寇不可以無定之賊蹤改已定之成局鮑超一軍前經議定援秦不應於十二月初三日奏改援鄂既已援鄂則鄂事未清不應遽奏赴秦該提督急於立功曾國荃亦無定見遂有前

後互異之處叠奉
諭旨飭責洵屬明見萬里無微不照臣在歸德途次聞任
賴亦有入秦之意恐鮑超從荆子關援秦潼關一路空虛
萬一任賴西趨汝洛則秦晉兩省均屬可慮已於初十日
檄令鮑超緊躡任賴一股無令再竄秦中凡賊在開封以
西如許州南陽汝甯境內均與之縱橫馳逐如任賴至汝
州河陝等處亦卽跟蹤西行藉助晉省河防爲陝省援師
之繼頃來徐州與李鴻章熟商亦謂現僅劉松山一軍入
秦糧運已極不易若使任賴續竄陝省則各軍皆須赴秦

以四五萬人之糧餉從江南運至陝西勢必竭蹶貽誤自
應暫留鮑超一軍於豫省攔截任賴不使西竄俟任賴一
股賊情稍定後再行奏調霆軍赴秦乃爲穩著等因又奉二
十七日
寄諭鮑超一軍已在楊家泽大獲勝仗昨據該提督奏報
仍督軍進勦現計旬餘諒可次第殄滅湖北兵力已厚劉
銘傳等軍當已足敷勦洗陝西軍情萬緊劉松山一軍勢
尚單薄鮑超仍須迅速援秦以資得力該軍糧運仍著該
督源源接濟毋令有所藉口譚公廷襄曾公國荃奏言任

賴大股自入鄂後往往避兵疾趨此次經鮑超率軍追及
大挫兇鋒實屬異常出力應懇
天恩准將鮑超所部有功員弁彙案保奬以示鼓勵奏入
奉二十八日
寄諭覽奏各情與鮑超前奏大略相同鮑超所部打仗出
力人員已諭該提督知照李鴻章奏請奬勵矣自尹隆河
大捷後鮑公卽於是夜四鼓拔隊進追黎明軍至多寶灣
賊遙見旗幟倉皇上遁四散狂奔經湖北副將唐瑞廷之
戰船沿河轟擊追師一路斬殺逼入河港溺斃者甚眾十

七日追至鍾祥所屬之池河其地有橫港一道賊之未渡
者經唐仁廉譚勝達馬隊追及斬殺及溺斃者千餘敗匪
合股竄至豐樂河不意我軍乘夜跟追也均於豐樂河周
圍村館歇宿屯住二十餘里鮑公於三鼓時趕到急令譚
勝達楊得琛等率馬隊八營分道由山邊抄出賊前令唐
仁廉等率馬隊四營暗抵賊巢令曾成武陳由立胡艮作
鄧訓詩等率步隊二十營各向村館一帶四面埋伏令宋
國永程扶鼎謝榮勝等率親兵馬隊循環策應鮑公舉動
號令唐仁廉徐連陞龍太勝等由豐樂河街口奮勇衝入

直搗中堅賊從睡夢中驚起倉皇失措多駢首就刃並斬賊首僞朝將顧崇榮逆眾拋棄騾馬器械紛紛奔竄各村館之賊同時驚走譚勝達楊德琛之馬隊攔頭截殺賊正等踉狂奔而曾成武等之伏兵四起分隊圍殺伏屍塞路血流有聲計斃賊六七千人投河落港者無算其逆匿者獸駭鳥散翻山越嶺而奔時天甫曙也我軍乘勢抄殺四十餘里至雞鳴山於甏山沿途斃賊約四五千人生擒三千有奇逃出賊從盈山滿谷至晚鮑公仍督各營乘夜由三合寨板凳岡田家集各路分追賊於十九日奔至河邊

之王家集一帶經副將龍藻琦陸成祖師船沿河堵剿頗多而唐仁廉譚勝達楊德琛等之馬隊跟蹤緊追由老營寨東津灣八條岡抄出賊前攔擊殲斃尤眾賊折回向霸王山逃走馬隊營官章茂湯順等衝突過猛窮寇拚死抵拒致弁勇頗有損折適遇鮑公親督步隊由山中追賊繼至揮軍分投掩殺殄賊無數追逐五十餘里適湖北提督江公長貴與道員唐協和率所部協同追剿均有斬擒計自十五日大破逆眾後連日夜追殺又斃賊一萬數千有奇生擒四千餘名內有僞天將朝將丞相檢點等三百餘名賊因畏避追師不敢停頓由隨棗交界一帶向泌陽桐柏等處遁去鮑公於二十三日報捷並奏言據擒獲賊酋並任懷邦賴文光李允之妻供稱此股捻逆糾合精悍原多騎賊居半合計不下十萬之眾議欲以一股偷渡襄河循荊州宜昌上犯川境以一股屯住湖北爲聲援以一股入陝與張總愚股合併倘各路皆不得手又不能竄回潁亳一帶解散歸家則共趨秦中句連回匪以成負嵎之勢等語該逆詭計已可概見今既受此大創回路狂奔必無定所我軍連日晝夜奔馳人馬疲乏因暫收隊樊城稍爲

休息俟鍋帳到齊再覘向前進臣再四籌思該逆倘因受創之餘驚竄疲乏暫在南汝之交稍息殘喘臣仍當乘勢進剿仰賴

天威或能先將此股敗匪全行殄滅然後專意入陝勦辦西股如該逆東竄已遠臣即便整隊西行奏入奉二月初二日

奇諭該提督勇於立功所向克捷實爲奮勉惟賊數不下十萬鮑超既已與賊相持自不能舍而之他該逆現由泌陽桐柏竄去鮑超若已入豫著即整隊前進會合豫鄂諸

軍將此股全行殄滅並著曾國藩李鴻章酌度軍情如任
賴股匪鮑超一軍足能蕆事即令該提督暫紮鄂豫之交
先將此股辦竣倘賊蹤東竄已遠即檄令該提督仍遵前
旨迅速入秦軍情旦夕變遷朝廷不爲遙制曾國藩李鴻
章務當權衡緩急統籌大局不得置陝事於膜外曾國荃
於湘鄂諸軍毫無調度糜餉老師又於鮑超一軍援鄂援
陝朝令夕更茫無主見鮑超雖疊獲大捷而曾國荃所部
各軍竟如坐視倘再不知激勵將士振刷精神致援陝之
軍日久爲賊牽掣或陝事因之日壞該撫豈能當此重咎

耶鮑超此次追賊出力文武各員著彙入前案咨明李鴻
章奏請獎勵其陣亡之總兵章茂金明亮副將楊明德湯
順黃先芝黃光立謝九和參將賀高志黃起勝游擊范金
福劉開勝都司王景雲梁景陞守備王有田何玉方馮春
元千總周歲福鄭友才把總余登祥李鳴洪均著交部從
優議卹時曾文正公復京外各友人書云捻匪狡詭善戰
鄂軍屢挫秦軍大潰幸春霆大捷於楚北劉壽卿獲勝於
關西僕與少荃新舊交替之際得此聊以解嘲然捻黨兇
悍異常饑民從者日眾巨患方長偶有勝仗不足爲喜云

云壽卿劉公松山字初文正於鮑公自奏移剿東股之時
復山西臬司陳湜書云霆軍如果能將東股痛剿亦是一
法但春霆多此波折致部人失信於秦殊深憂愧後復李
公鴻章書云劉松山拔營援秦河陝空虛請閣下於劉楊
周張四軍中撥一二軍協防陝州將來續爲入秦剿張之
地留鮑軍專辦東股一則霆軍不願西征恐生金口之變
二則恐人疑閣下重淮而輕湘亦不可不略避嫌疑以示
大公壽又致書云春霆一軍鄙意欲留之東路閣下出省
後一切皆應由左右主持此是最大關鍵請煩妥籌迅速

見示至是李公奏言臣部各軍在鄂數月遠役疲乏急切
未能趕到豫境銘樹兩營新挫亦須休息整頓目前別無
可調之軍曾國藩前檄鮑超緊躡任賴一股實屬切中事
機應令鮑超迅督所部由豫西兜擊等語時文正復李公
書云頃奉
寄諭已令霆軍先擊任賴一股想接尊疏後益不強霆軍
西征矣目下賊勢任賴實較張酋爲強人亦較眾銘樹新
挫鄂軍未振自應留鮑軍久剿東股大局私情均無疑義
閣下調度之檄向不輕發發皆當於事理春霆必樂馳驅

云云銘謂劉公銘傳樹謂張公樹珊李公奏入奉二月初
七日
寄諭任賴股匪經鮑超在鄂痛勦竄入豫境桐泌一帶勢
向東趨李鴻章現由徐州督兵西進著於歸德周家口相
機駐紥就近調度鮑公之軍舊口也營中獲賊諜或請斬
之鮑公曰不能殺賊而徒殺其間諜是不武也吾向不殺
賊諜正欲賊知我而畏我耳因令諜者徧觀各營壘始縱
之去曰歸語汝二王鮑某依然如昔耳二王者偽魯王任
柱即任懷邦偽遵王賴文光也諜者伏地乞留營自効曰

二王聞大軍至一知不敵欲降願姑待一戰再決之今
公軍容整肅如此賊敗必矣不願駢首隨若曹死也鮑公
笑允之厥後有詢永隆河戰事者鮑公曰捻匪最剽疾不
易獲勝勝亦不能多殺賊是役之大勝在賊志先惶惑故
其黨多而不固其氣勇而不剛擒斬溺斃之多則由彼之
先失地利耳論者謂是役也再得勁旅如霆軍者從西北
攔截夾擊必殲賊淨盡劉公所統銘字營於淮軍中號爲
精勁馬步人數亦多倘不先時敗挫與霆軍相角相犄亦
未必不立殄逆氛事會差池使餘孽得由桐信光羅復擾

鄂東騷動皖北旬日之間所在掠馬脅人逆燄復熾於是
湘軍彭忠壯毓橘淮軍楊忠勤鼎勳等相繼敗挫覆軍殺
將當時曾公國荃奏言此次捻逆入鄂六十餘日東西奔
竄經鮑超正月十五日之戰殲其大半方冀殄滅有期不
意敗殘餘匪仍從西路逸出應請將臣交部議處
二月鮑公駐軍樊城養傷病
曾公國荃查明任賴兩酋傷敗下落奏稱此股捻匪有南
隊北隊之分北隊以偽魯王任柱爲渠而李允等七酋副
之南隊以偽遵王賴文光爲渠而邛朝貴等五酋副之北

隊較南隊尤强正月十五日之戰與銘軍交鋒者爲北隊
與霆軍交鋒者爲南隊霆軍所傷之酋爲偽懷王邛朝貴
至任柱賴文光等酋均從西路逸出尚未殲斃等語奏入
奉十三日
寄諭逆匪經鮑超等軍擊敗後由桐柏一路回竄鄂疆此
時賊勢雖肆奔突其氣已衰曾國藩李鴻章等務須統籌
全局一鼓殄除毋任其東西分竄疲我兵力李公鴻章奏
言鮑超馬步全軍約二萬人就目下賊情揆之應令鮑超
在鄂豫先辦東股捻匪臣已飛咨鮑超自樊城拔隊由德

黃山內兼程東下會同曾國荃所部分投截剿劉銘傳一軍已抵信陽暫息該提督血性忠勇平素好戰輕敵屢經曾國藩與臣批令並加持重不料尹隆河之役接仗過猛又因鮑超期會錯悞致有此失幸霆軍援應奮勇再接再厲乘機大捷轉敗為功該提督經此挫折之後閱歷更增當倍穩重該軍新挫之餘臣已令其及時休養整練再圖大舉等語奏入鮑公與曾文正公等同奉十五日

寄諭現在鄂捻東西奔竄正資大枝勁旅追擊即著照李鴻章所請仍著鮑超在鄂豫之交相機剿賊鄂省東路空

虛著鮑超即由樊城東下會同曾國荃所部分投剿辦倘賊趨皖境即跟追至宿太一帶賊勢尚無定向該提督務當會合鄂豫各軍迅將任賴全股就地殄滅以便騰出兵力西顧陝疆不可意存觀望致干重咎並著曾國藩李鴻章妥為調度劉銘傳於尹隆河之敗進退失機其自請參處本屬咎有應得惟悞由鮑超未照約會分剿致令劉銘傳敗挫鮑超更不得辭咎姑念劉銘傳果敢有素鮑超屢獲大勝過不掩功均加恩免其議處嗣後當益加奮勉迅掃賊氛李公又奉十九日

寄諭捻逆被豫軍扼截折向黃麻一帶鮑超一軍前由樊城東向現在已否接仗若連捷之後縱賊奔竄俾得休養裹脅則剿滅又屬無期著李鴻章申明賞罰飭令各軍同心協力奮勉圖功毋任遷延貽誤鮑公因上月追賊過勞引發舊傷自顧非倉卒所能就痊於十六日奏言臣從征十有六年由陸而水由水而陸大小數百戰咸豐二年三月十九日在廣西文昌門外焚燒得元樓右股受鎗傷左手受矛傷流血被肘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克復金口右肋受礮子傷筋骨內陷昏暈三時嘔血數斗七年正月初五

日踏破小池口賊壘亂石傷右額血流滿面三月十六日攻拔小池口偽城鎗子貫入頂右腦漿隨子迸出昏絕兩日復甦又滾木打及左手傷筋鎗子貫穿右股七月初一初二兩日踏毀黃爛山甘家畈一帶賊壘刀傷左膝矛傷右手八年五月初四日收復麻城在黃土岡地方左右兩股俱受矛傷血由兩膝下注當時雖經醫治軍務匆匆傷口稍合即止未得久加調理兼之流血過多元氣虧損每遇陰雨傷處之肉恆自跳掣頭腦昏暈心神動盪左手筋縮每食不能舉椀此兩江督臣曾國藩湖廣督臣李鴻章

湖北撫臣曾國荃盛京將軍臣都興阿暨曾經會食之人
莫不共見上年在籍時曾奏請寬假百日安心靜攝適以
軍事方急未蒙
俞允遵即力疾起程攜帶藥物沿途調治所望軍務稍鬆
再行乞假調養及東南肅清又疊奉
諭旨赴豫勦辦捻逆維時尚可支持未敢瀆請不料近日
以來舊傷之處無論陰晴時時發作痛楚纒心較常加劇
百般醫治竟不獲痊以致精神愈虧頭眩更甚左手麻木
前猶可以執韁今並韁亦不能執矣又復心驚肉跳事多

健忘勉强惕勵實難支持伏念臣身膺重寄督率全軍非
得精神充足何以審機宜而臨戰陣今旣傷病迭增形神
俱困恐因循日久釀成癱痺肢體深入膏肓棄置臣之一
身其害甚小若因以廢弛軍政貽誤戎機辜負
皇上天恩其罪則大再四思維與其抱病留營氣餒神昏
究屬無濟於軍事何如請假醫治攝心澄慮尚可圖報於
將來臣年未强仕報稱有時合無籲懇
鴻慈俯念臣積勞年深屢傷病久准其開缺回籍靜心調
養一俟傷痊再竭駑駘以酬

高厚於萬一臣所部各營應就近交與何路大臣揀員接
統之處出自
聖裁奏入奉
寄諭仍著督隊由南陽取道信羅至光固一帶無論任賴
等逆竄往何處皖鄂何路有警即行兼程進擊設法兜滅
以奏全功並著李鴻章催令移營進紮毋任藉詞延宕同
時喬公松年等以陝省兵力單薄須有大枝勁旅勦辦奏
催霆軍早清鄂賊馳赴陝境合勦鮑公與李公鴻章左公
宗棠等同奉三十日

寄諭鮑超勦捻屢獲大勝甚屬奮勉所部將士亦頗出力
著仍遵前旨會同曾國荃所部迅將任賴股匪殄滅以便
騰出兵力西顧陝疆不可意存觀望並著李鴻章曾國荃
妥爲調度迅奏膚公是時左公以　欽差大臣督辦陝甘
軍務行抵鄂省奏稱鮑超所部馬步全軍以荊子關一路
山徑崎嶇難以整隊遄行改由宛洛以入潼關二月十五
日已由樊城啟行臣軍到襄樊時鮑超全軍必已由潼關
入秦如同朝有警自可渡渭援勦等語是時鮑公已請開
缺並無啟行入陝之說而彭公毓橋於十八日擊賊蘄水

境內所部十三營俱覆沒彭公死之左公奏入奉
寄諭該督既已西行秦中自可無虞而鄂省賊衆兵單勦
辦殊難得手鮑超一軍著仍遵前旨留於鄂豫將任賴逆
股勦滅再行移師入關彭公覆軍事聞鮑公與李公鴻章
曾公國荃同奏
寄諭鮑超現由南陽取道信羅至光固一帶即著懍遵前
旨無論任賴等逆竄往何處何路有警即行兼程進擊一
鼓殲除以副委任鮑公於奏請開缺調理時附片爲部將
譚勝達奏請開復革職處分仍以提督遇缺題奏奉

旨俞允
三月鮑公在樊城臥護諸將勦賊
李公鴻章於上月十二日行抵周家口至是會文正公於
初六日抵金陵李公鶴年陳奏軍情奉初七日
寄諭鄂賊距光固不遠著李鴻章激勵鮑超等迅速移營
前進勿任遷延貽誤喬公松年又奏言接督臣左宗棠來
信已飭鮑超一軍來陝惟盼該軍早抵陝境可以合力痛
勦迅殄狂氛免致捻回句合爲一等語奏入奉初九日
寄諭鮑超一軍前已諭留皖鄂勦捻左宗棠帶兵入關後

騰出陝省兵力合併郭寶昌劉松山兩軍計數目前分布
該大臣當坐鎮關中妥籌勦辦鮑公於初二日奏言臣奉
二月二十五日
寄諭欽奉之下伏枕汗流莫名悚懼竊臣受
恩深重未報涓埃雖肝腦塗地亦未足仰酬
高厚於萬一顧何敢辜負
聖恩自取罪戾委因十六年來徧體鱗傷惟有腦後一傷
爲最重當時髓流杯許今倘深陷寸餘從前每一舉發必
頭目昏暈然尚可勉强支持自尹隆河追賊接連五晝夜

假寐不遑致患目疾嗣以發表太過引動腦傷先只頭目
昏暈繼更心驚肉跳精神恍惚肢體漸以不仁臣前於拜
摺後一面延醫趕緊調治而病勢轉增據醫者云頭目昏
眩由於虧髓太多精神恍惚實因流血過甚若不安心靜
攝不惟釀成癱瘓厥疾難瘳且恐病入膏肓竟成不起臣
思臨敵制勝全賴智慮周詳而驅策羣力尤須身先士卒
今臣左手已成偏廢不能執繮心神日益恍惚健忘更甚
輾轉牀褥舉動維艱營中諸事均不能躬自料理老師糜
餉自問何安萬一貽誤事機其罪滋大現已兩次咨商湖

廣督臣李鴻章迅速派員來襄接統馬步各軍合再瀝情
仰懇
天恩俯准開缺回籍調養並　飭下李鴻章迅派安員前
來接統以專責成奏入與李公鴻章等同奉初九日
寄諭鮑超轉戰東南數省受傷最多朝廷素所稔知近因
追賊五晝夜舊傷復發諒非揑飾惟該提督榮膺五等受
恩至重朝廷畀以干城腹心之寄與尋常將領相待不同
當此捻逆鴟張鮑超必深憤激況營中月餉供應艱難停
兵糜餉該提督亦問心難安鮑超著賞假十日在營調理

設值劉銘傳等軍追勦喫緊仍應嚴飭各將領迎擊一俟
假滿即督兵進勦以保數年之威望昨據左宗棠奏催該
提督赴陝已諭留於鄂豫勦捻其調度機宜朝廷責成李
鴻章辦理而追勦迎擊惟鮑超劉銘傳兩軍是望著李鴻
章曾國荃飭令各軍隨同進勦迅奏膚公同膺懋賞毋許
遷延委卸李公鴻章尋奏言捻勢西趨鄂軍單弱鮑超久
住樊城疊奉
諭旨飭令追勦任賴等股若就近由德安馳赴黃州迎勦
最得機勢乃迭准鮑超函稱傷病難支已奏懇開缺並請

臣處派員接統該軍等語臣查霆軍馬步人數甚多皆由
該提督自行募練必須該提督統率進勦呼應方靈臣處
實無勇幹大員可以遴派接統可否仰懇
天恩俯念該提督宣勞最久鄂事正緊
飭催力疾統軍由樊城徑趨黃州會同各軍迅將任賴捻
股合力翦除再行
賞假調理實於勦捻全局有裨奏入鮑公與曾文正公李
公鴻章同奉十四日
寄諭捻匪蔓延黃岡黃陂腹地鄂省西北一路甚屬空虛

前已疊諭鮑超奮擊嗣雖賞假十日仍令督兵協勦該提
督素稱勇往當此逆氛尚熾諒不至意存觀望著即力疾
督師由德安馳赴黃州迎勦毋失機會以竟全功並著曾
國藩李鴻章剴切開示毋任初終異轍以保勳名而副期
望尋因譚公廷襄會公國荃陳奏軍情鮑公與李公鴻章
等同奉十八日
寄諭任賴二逆上趨雲孝將由應城天門以赴舊口冀擾
襄河南岸完善之區鄂軍三十餘營只可併爲一路現由
孝感雲夢綴躡其後僅成尾追之勢不足以遏兇鋒鮑超

假期屆滿自必督軍迎勦用收夾擊之效該提督何日拔
隊啟行卽著趕緊奏報以慰馳繫不得任意遷延自棄前
功致干重咎李鴻章已派李昭慶等率淮軍由麻城入鄂
卽著催鮑超一軍與之會合上下夾攻以紓鄂患又同奉
二十三日
寄諭捻匪分竄孝感之小河司等處趨向靡定曾國荃赴
德安調水師堵截並督陸軍追勦惟上游扼截之師尚少
勁旅鮑超素稱勇敢如已全愈著卽督隊前進倘尚須調
養卽先派得力將弁會同鄂軍進勦自爲後勁以竟全功

何日拔隊啟行仍遵前旨馳奏以慰廑繫左公宗棠奏言
臣軍於十六日行抵德安府城擬稍停數日視賊所向再
定進止俟淮軍霆軍有來鄂會師信息卽由隨棗取道襄
陽西行臣到襄陽後如捻逆尚在舊口計淮霆各軍當已
遙合長圍臣軍自無中道逗遛之理當卽整隊入秦會文
正公尋奏言臣接李鴻章曾國荃來函均擬令鮑超由樊
城會師東下不知其傷疾舉發近狀若何臣已馳函再三
勸誡勉其力疾進兵不知能否迅速拔隊
四月婁雲慶來統霆軍未至宋國永等擊賊於圍山破之鮑

公至武昌養病
鮑公於上月二十六日又奏言臣奉初九日
上諭鮑超轉戰東南數省等因欽此欽奉之下仰見我
皇上體恤矜全天高地厚莫名感激惟有涕零伏念臣年
甫强仕未便就衰不知者將謂年力正强何至一病奄奄
竟將不起此誠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溯厥由來祇緣頻年
所受各傷虧血過多從未將息浸淫至於今日外感內傷
一齊發作而人遂以不支一月之前卽未起牀形銷骨立
殘息僅存近又引發左肋一傷肌肉跳掣不止此傷內損

甚重心神驚悸更覺難支而十二日忽添手足痿痹拔體
汗流卒然暈去兩時之久牙關緊閉藥力難施取嚏開關
始得甦醒現仍筋惕肉瞤四支厥冷頻投薑桂之劑並不
回陽轉因藥味過辛痰中帶血醫師束手困頓益形種種
病因均非佳兆臣起身行伍賦性愚直平日立志律身惟
以忠孝二字兢兢自勉昨奉十四十八二十三等日
上諭鮑超諒不意存觀望何日拔隊卽著趕緊奏報以慰
馳繫等因欽此臣自問有何才能而上紫
宸廑至此犬馬猶戀豢養之恩臣具有天良第使病軀稍

可支持雖粉身碎骨亦所不辭何至犬馬不如而猶意存
觀望況臣素日爲人每於苟且偷安之輩心竊鄙之豈今
日而反自蹈其轍委因病勢十分沈重又深念
國帑艱難是以不揣冒昧瀝情瀆懇
賞假離營調治不欲因臣一人之身老師糜餉坐失機宜
也刻下假期已滿而病症曾不稍減非特不能乘騎親臨
前敵並不能離牀挪移一步病勢至此實非急切所能望
痊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臣傷病已篤暫准離營調治

飭下李鴻章迅速派員權統此軍俾臣得以安心靜攝區
區微命或不至遽委溝壑則以後有生之年皆出
高厚之賜如李鴻章實在無員可派現在曾國荃已抵德
安可否請
旨飭下就近權時統率之處出自
聖裁頃聞捻逆日漸上趨臣暫飭提督宋國永譚勝達唐
仁廉會成武等帶同馬步各營赴安陸府一帶相機迎勦
奏入奉初三日
上諭鮑超奏傷疾舉發請假調理一摺著賞假一箇月在
營安心調理並賞給人葠四兩交該提督祇領以示體恤
又與李公鴻章曾公國荃同奉
寄諭鮑超平素勦賊所向有功非尋常統兵將領可比現
因病勢較重奏請離營朝廷實深廑繫本日已明降諭旨
賞假一箇月安心調治並賞人葠四兩以示體恤即著該
提督在襄陽調治毋庸離營現在鄂捻西竄勦辦正當喫
緊鮑超已派宋國永等赴安陸一帶迎勦著李鴻章曾國
荃督飭湘淮鄂豫諸軍會合夾擊迅殄賊氛鮑超亦當力
疾協籌勿稍鬆勁該提督年力正强醫治易痊當即親統

所部力竟全功以副朝廷腹心干城之寄譚公廷襄曾公
國荃尋奏言臣等前聞浙江提臣鮑超疏陳病狀委候補
道洪璠前往存問旋據該道稟稱該提臣病勢沈重萬難
督師會勦已派宋國永等於二十四日移營八條港霸王
山地方屯紮如鮑超之病可以速痊庶西路可期堵截否
則不免竄出豫境奏入奉初七日
寄諭鮑超患病甚重昨已賞假調理其所派宋國永等軍
移營八條港霸王山屯紮並著歸曾國荃調遣令其會同
鄂軍奮力殺賊李公鴻章尋奏言臣前催調鮑超一軍由

樊城迎剿嗣據鮑超函稱傷病沈重實難支撑賊現乘隙北趨駸駸有出豫之勢臣部各軍一轉瞬間又落賊後可勝焦慮臣本擬霆淮各軍進抵安陸上下分投扼紮漸逼漸緊臣再馳往鄂境調度乃兵甫深入而賊又旁逸頃據宋國永等三月二十七日自八條港公稟鮑超病勢委頓急欲離營調養醫治請臣就霆軍將領中選員暫代等語此次鮑超引疾臣商詢曾國藩曾國荃如何辦法曾國荃覆稱現調宋國永唐仁廉等統營進紮仍望鮑超病愈親往視師曾國藩抄示致鮑超信稿勸其力疾治軍與臣處

致書慰勉之意均相脗合臣維鮑超身經百戰勞傷過重殊堪憫念惟該部三十餘營素稱得力現值賊竄棗襄堵剿喫緊似應擇人暫代俾資鈐束洽無仰懇
天恩准令鮑超在營安心調養臥護諸將飭就霆軍將領中酌派老成勇幹者一二員暫行代統進剿仍俟鮑超病痊親行督率以示體恤而專責成奏入鮑公與李公鴻章等同奉十一日
寄諭鮑超前派宋國永等軍協剿曾諭曾國荃就近調度李鴻章身膺統帥著通籌全局妥爲調度以合機宜一俟該提督病痊仍由鮑超親行督率以專責成先是曾文正公致書慰解鮑公曰月初接奉　寄諭始知有引疾求退之請正欲作函詢候起居適接尊函並咨送二月十七日疏稿又接李少帥來函並抄與尊處往復數書方悉閣下以上元日之捷與舍弟遵　旨覆奏情形不符不無芥蒂舍弟疏中所稱銘軍係與任股接仗霆軍係與賴賊交鋒蓋誤聽擒賊之供詞賊中任強而賴弱人人共知擒賊之供蓋心中實畏霆軍而口中故作不畏之詞以爲霆軍所攻破係賴股之弱者非破任股之強者作此誇張之詞

以欺騙舍弟舍弟既不知任賴之强弱迥殊又不知擒賊之大言欺騙遂據此以入奏閣下正月十五日之奇功五日窮追之苦戰幾致埋沒一半宜閣下憤憤不平浩然思歸也惟舍弟此次奏片之錯由於誤聽擒賊欺騙之言而平日於閣下實深愛而敬佩之數年來舍弟寄敝處家信數十封無一封不稱閣下之好也自去秋至今春　寄諭多責備閣下之詞閣下告病開缺知者以爲與舍弟新有嫌隙不知者或妄生擬議人生在世所爭者名耳古來賢將帥所以流傳萬世不過得一忠字之美名耳閣下苦戰

十餘年久著忠勞之美名豈可因與舍弟小有嫌隙而令外人妄爲擬議乎僕自去歲以來 寄諭責備者七次御史參劾者五次從無不平之意形諸言色卽因病陳請開缺亦不敢求回籍又不敢求進京但求留營効力耳頃又接閣下三月初二日之摺兩次皆請開缺回籍與僕之請留營者情事不同恐外間之擬議更多僕欲勸閣下力疾治軍又恐閣下傷病果劇欲不勸閣下力疾治軍又恐閣下名望大減若僅爲舍弟奏片錯誤則僕當代爲負荆謝過若別有抑鬱之處則請閣下勉强忍耐古來忠臣未有

不多受磨折者幸無堅執爲荷又復丁公日昌書云春霆以小嫌引退雖奉 廷旨諄留少帥函催然遠在南陽恐急切未能趕到漢黃與諸軍會勦至是覆友人書云鄂中自銘軍挫後又有二月十八日彭軍六安神口之敗幾不能軍春霆雖屢著奇功因少荃宮保暨舍弟先後奏報與其自奏戰狀小有不符再疏引疾初疑其芥蒂未融正在貽書勸慰頃接春霆來函言其病勢甚危欲以軍事暫交舍弟統屬爲之焦灼敝處卽日委員攜帶遼蔘前往看視且請其乘坐輪船來金陵養病而另調婁雲慶南來接統

該軍未審卽能定局否又復李公鴻章書云春霆病勢甚重尊處覆奏求奬護之等語文正又奏言浙江提督鮑超傷疾舉發兩次奏請開缺調理未蒙

允准臣亦以軍情正緊馳書鄂中再三勸勉屬其力疾進兵尙未接到該提督回信頃接李鴻章函抄寄霆營各鎭將宋國永等公禀滙呈鮑超病狀據稱本年正月間楊家澤接仗獲勝後鮑超督隊追賊五晝夜迄未少息虛火上炎兩目盡赤嗣以發表太過引動舊傷日益增劇左手已麻木不仁頂上傷疤肉跳轉側呻吟三月十二日昏暈二

時之久痰湧咽喉良久始蘇又加左肋之傷亦復跳痛不止實屬萬分危險請迅派大員前來接統近日尙可親爲交代萬有不測更無人親算交代等語臣接閱之下不勝憂灼鮑超帶兵十餘年肅清東南無役不從實爲第一著名驍將其受傷多而且重衆所共知今宋國永等纔禀如此當無捏飾臣現已派員前往襄陽攜帶藥物屬其酌量情形如實難支持卽由李鴻章奏明前來江甯安心調理或可冀其漸次痊愈惟霆營人數較多立功最久各營官類皆百戰餘生資望相等非有才智卓越情誼相聯之大

員難勝接統之任查鮑超部下諸將以宋國永婁雲慶二
員爲最著宋國永前在江西之沙井湖北之金口不能定
亂因案革職此次在營出力尚未奏請開復且其才欠剛
斷不足以資統率惟現署直隸提督正定鎮總兵婁雲慶
臨敵調度條理秩然同治三年駐軍上杭各勇以缺餉譁
譟該員從容鎮靜危而得安是其才堪應變已有明證目
前劉長佑添練新兵保衛畿輔亦屬需才孔亟之際然較
之鄂豫等省賊氛之熾湘淮各軍求助之殷究有緩急之
殊而婁雲慶在直隸日淺尚非必不可少之員以之接統
霆軍則可和輯衆心李鴻章來函反覆熟商與臣意見相
合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直隸督臣劉長佑迅即派員接署提督篆務俾
婁雲慶即日交卸由天津乘坐輪船前來江甯臣與之商
定一切速赴軍營庶霆軍得有主持之人鮑超得以安心
養病如鮑超病勢日愈無須更換統領臣當令婁雲慶另
募一軍在於安慶認眞訓練其餉項取之湖北即以郭松
林彭毓橘兩軍裁撤之款作爲婁雲慶新軍之餉臣當常
坐輪船馳至安慶親督操練務成勁旅以遏寇氛前月賊

至黃梅宿松之交安慶及附近州縣遷徙一空逮淮軍星
馳往援賊又倏忽西趨如此軍練成則皖鄂之江濱有備
各淮軍專勦北路李鴻章可省南顧之憂於大局似有裨
益奏入奉
上諭浙江提督鮑超現在因病賞假所部霆軍需員管帶
著派婁雲慶前赴鮑超軍營暫行接統直隸提督著劉長
佑派員署理文正與李公鴻章劉公長佑等同奉十四日
寄諭婁雲慶於霆營情形尚稱熟習著劉長佑迅即遴派
妥員接署古北口提督令婁雲慶交卸後由天津乘坐輪
船前往江甯與曾國藩商定一切速赴軍營庶霆營有主
持之人鮑超即可安心養病曾國藩李鴻章於婁雲慶到
營後面授機宜令其妥爲接統認眞勦賊以副委任至曾
國藩所奏另募一軍在安慶訓練一節所籌甚是仍著隨
時籌畫辦理再行具奏鮑公與李公鴻章曾公國荃同奉
十五日
寄諭該逆既已回竄鄂境將來竄皖竄豫均在意中鮑超
前曾力疾派員會勦甚堪嘉尚倘病體痊愈即著督師迎
擊用副委任李公鴻章奏言臣前以鮑超病甚不能督軍

派員赴襄陽看視該提督病狀尚未回報惟鮑超既蒙
恩賞假調理並賞人葠四兩實屬格外體恤該提督傷病
醫治就痊諒當感激圖報銷假視師勉圖協勦如鮑超病
勢果漸危殆當會商曾國藩妥籌辦理奏入奉十六日
寄諭將來鮑超病痊著該大臣加意聯絡俾仍奮勉圖功
以副朝廷終始成全之意曾文正公尋致彭公玉麟書云
戈什哈劉國成自襄陽回署接春霆覆信已於十三日登
舟將赴漢口養病據劉弁察其病狀十分沈重各傷皆發
頭頂一傷最重時流黃水久不能言面色如炭僅食米湯

少許非得神佑恐難痊愈焦慮曷已嗣譚公廷襄曾公國
荃奏稱賊於十四日過雲夢義堂鎮上趨應城淮軍仍緊
躡其後其時浙江提臣鮑超病勢沈重於十一日往漢口
養病而令宋國永率霆軍由隨州棗陽東來會勦臣等因
賊竄應城勢必趨京山鍾祥一帶遂函囑宋國永折回洋
梓鎮先扼西路要衝奏入奉二十五日
寄諭捻逆自東竄後經官軍追躡仍復回竄應城雖屢有
擒斬而逆燄未衰卽著李鴻章譚廷襄曾國荃督飭淮軍
鄂軍會合追勦並令宋國永折回洋梓鎮以扼西路要衝

鮑超戰功卓著實爲國家干城之選現聞病勢沈重深爲
廑繫著曾國荃就近傳諭令其愼重醫治安心養息以冀
速痊左公宗棠尋陳報隨州途次所聞鄂省軍情奏入鮑
公與李公鴻章及左公等同奉二十六日
寄諭鮑超患病以來所部各軍暫派宋國永統帶何以至
今未聞宋國永與賊接仗若早能移軍駐扼洋梓雙河何
至縱賊亂竄著李鴻章曾國荃傳諭鮑超速令宋國永等
扼紮要隘聽候調度奮力勦賊如再貽誤必將宋國永等
從重治罪鮑超亦不能辭咎也時曾文正公復友人書云

春霆病重離營已於十三日舟行返鄂舍弟及各處來信
均稱十分沈重萬難就痊等語文正與劉公長佑同奉二
十八日
寄諭署直隸提督婁雲慶劉長佑已飭令交卸起程卽著
催令乘坐輪船赴江甯聽候曾國藩差委俯鮑超病體就
痊婁雲慶可以不必接統霆軍並著曾國藩察看情形仍
飭回任以資教練時捻股經淮鄂各軍追躡於十九日忽
折向京山由郢東洋梓上竄宋國永等由隨州回軍西向
是日抵棗陽之吳家店適賊由宋家集竄至平林店圍山

一帶距我軍約二三十里不等二十日國永商令唐仁廉
率隊夜襲團山賊館殺悍賊四百餘名生擒百餘名賊向
西南大路奔竄國永等追過棗陽十五里始行收隊曾公
國荃李公鴻章先後奏聞奉
寄諭劉銘傳等軍追賊過雲夢賊向皁市奔突遂竄洋梓
宋國永等由隨州回軍夜襲賊館擒斬甚多刻下逆蹤向
無定向陝豫俱應嚴防著李鴻章督飭劉銘傳周盛波等
軍相機兜勦李鶴年令宋慶迅赴新唐會合霆軍夾擊

霆軍紀略卷十二終

霆軍紀略卷十三

銅梁陳　昌　世五編輯
門人 吳樹棠 王澤 仝校字

丁卯同治六年

五月鮑公在武昌養病

楚督李公瀚章奏言浙江提督鮑超因病來鄂垣就醫臣
接篆後親詣寓所看視該提督病勢沈重不省人事問或
蘇醒見臣在旁似欲訴說而言語不清惟作憤恨之狀查
該提督前奉
諭旨賞假一月現屆期滿而病勢未能減退恐非旦夕可
痊籲懇
天恩再予展假俾得安心調理如果病有起色臣即隨時
陳報以慰
宸廑奏入奉初八日
上諭著即傳知該提督在省安心調理俟病勢稍愈即行
奏報曾文正公復李公鴻章書有云春霆病重回鄂聞近
日毫無轉機東股不忘運東幼泉勳盛四軍皆須歇息僅
省三琴軒兩軍力尙不足以制之奈何

六月鮑公開缺養病
曾文正公李公鴻章等同奏初五日
寄諭捻騎奔突飄忽官兵追逐多致落後劉長佑擬就運
河劃段分守英翰派兵出境分防運河並擬就東省兜圍
殲除與李鴻章前奏大略相同婁雲慶計可抵鄂鮑超如
病尚未痊即著曾國藩迅飭婁雲慶接統霆軍兼程赴東
歸李鴻章調遣以厚兵力文正於初十日奏言竊鮑超傷
病情形臣於四月初七日專摺陳奏後嗣由署湖廣督臣
李瀚章於五月十九日會同臣弟國荃陳奏該提督病狀

在案二十三日鮑超派委補用同知吳葆儀前來金陵據
面稱超自三月十二日暈去時許之後日益沉重常常昏
迷一二日不省人事到鄂省後連服清心養陰之劑近始
日漸清醒無如左手及兩腿麻木更甚於前轉側非人不
可舌蹇雖愈但不敢多言話久則氣凝痰喘不能接續傷
痕仍然跳掣驚悸則較前尤甚每食惟稀粥半盞聞油膩
則作惡欲嘔形銷骨立纏轉在牀凶多吉少無論未必能
愈即有萬一之望亦非一年半載所能起牀者伏望格外
矜全奏請回籍調治如蒙

聖慈允准生當隕首死當結草等情到臣查鮑超苦戰功
高一時名將無出其右此次傷病大發垂危之際曾集將
士環列臥榻勗以報國盡忠感動部曲仰蒙
聖慈賞假賞蔘診提督感激涕零雖神志不清而喃喃囈
語猶思殺賊立功惟病勢過重現雖有三分轉機而臣詢
之來員吳葆儀據稱面目黧黑左足脾瘻頭項傷痕跳躑
不止似此情形斷非一年半載所能全愈若勉强留於軍
中既不足以示體恤而他人代統其眾恐號令不一轉非
慎重軍務之道可否仰懇

天恩俯准鮑超回籍養病出自格外
鴻施至所部霆軍馬步各營現在駐紮襄陽臣商之李鴻
章等分別撤留令婁雲慶赴鄂酌辦能否妥協得力再行
專案陳奏疏入奉十八日
上諭浙江提督鮑超前在湖北追賊勞瘁傷病大發疊經
寬予假期並賞給人蔘調理茲覽曾國藩所奏該提督病
勢急切難期痊愈著准其開缺回籍調理所部各營著提
督婁雲慶接統以專責成並奉
寄諭鮑超傷病深重懇請回籍本日已明降諭旨允准其

所部各營並令婁雲慶接統矣該提督馬步各營應如何嚴加裁汰分別撤留之處著曾國藩李鴻章悉心籌商並責成婁雲慶嚴加整頓毋貽他患

七月撤霆軍留十四營新設霆峻營

曾文正公於二十九日奏言霆軍步隊二十營馬隊十二營自鮑超患病後暫交前宣化鎮總兵宋國永代統數月頗稱安靜而宋國永秉性謹慎偏於慈柔又鑑於昔年金口之變屢次稟不敢接統臣奏調正定鎮總兵婁雲慶統轄該軍而霆軍各將領公稟不願隸其麾下五月之季

婁雲慶自直隸馳至金陵臣與之商酌該鎮亦以霆軍人數太多彈壓匪易各將領共事已久勢分本相等夷雖公稟不過出於一二人之私意而情誼既有未孚臨急必難得力不敢冒昧接統臣又與李鴻章及湖北督撫兩臣往返函商僉謂代統全軍固難其人分統各支亦非長策遂定分別撤留之議霆軍之制步隊每營六百人馬隊每營二百四十人步隊苦戰多年爲賊所憚馬隊募練未久尚無威名於是先撤馬隊十二營步隊六營尚留步隊十四營暫由臣弟國荃主持調度仍令宋國永駐營照料一面

即令婁雲慶馳赴安陸府另招步隊九營俾已撤者可應新營之募新招者仍係慣戰之兵由臣分別檄行去後正在籌辦間續奉六月二十一日

寄諭譚廷襄奏此軍人數較眾內多降勇一議遣撤勢必藉端索餉枝節橫生祇可議分不可議撤等語所奏不爲無見著曾國藩李鴻章設法籌辦總期駕馭得宜毋滋事端等因欽此臣早夜籌思亦嘗深慮及此不敢以未定之事遽行入告仰煩

宸念茲據宋國永馳報於七月初一日起至初四日止先

遣步隊六營次遣馬隊十二營籌給口糧收回器械各弁勇悉遵約束並無浮言間有不法之勇欲肆猖獗立即查獲正法其遣撤之勇有回籍歸農者有至婁雲慶新營應募者各聽其便遣散時既已安靜則沿途必不至另生事端宋國永辦理此事頗爲妥協所留之十四營現仍駐紮襄陽之八條岡該軍若防堵鄂境必可得力若令征剿外省則宋國永久勞之身苦求卸肩臣亦慮其過於慈柔難勝重任容俟續爲籌商奏明辦理其霆營馬隊既撤之後內記名提督譚勝達唐仁廉曹志忠等均著名驍將臣合

其酌帶鞍馬另募北人附入淮軍馬隊之中會同剿賊現經李瀚章等檄令挑選精騎一千匹帶赴濟甯歸李鴻章調遣大約馬隊雖撤仍須就現有馬匹補招足額不過裁減南勇多換北人改霆軍之名目就淮勇之範圍以便會剿一路耳至婁雲慶新募之營已據稟報於六月二十八日前赴安陸府開招將來募練成軍飭駐何處防剿宋國永既不能遠征或將其部下各營酌量撥歸婁雲慶統轄均俟另案陳奏疏入奉

寄諭曾國藩奏霆軍分別撤留並婁雲慶另募新軍以備防剿均著照所擬辦理即飭婁雲慶認眞選擇毋以游勇率行應募致難得力所紮八條岡之十四營應調往何路防剿並著曾國藩李鴻章妥籌調遣該軍以後情形曾國藩仍當悉心酌辦隨時奏聞婁雲慶到鄂遵照文正咨會章程募勇五千人名曰霆峻營

八月鮑公由武昌起程回籍

李公瀚章會公國荃奏言據宋國永稟稱霆營所繳馬匹除疲瘦倒斃外尚有精銳臣等即飭原帶馬隊之提督唐仁廉及總兵徐連陞江自康等挑選膘壯戰馬一千匹酌

留得力弁勇如數備帶鞍具洋鎗迅赴濟甯大營一面函商李鴻章酌立營制重整規模並籌解銀一萬兩發給該馬勇川資以利遄行等語奏入奉

上諭婁雲慶招募新軍昨已諭知曾國藩飭令認眞選擇矣唐仁廉等所統馬隊即著飭赴李鴻章軍營聽候調遣以備迎剿

十月鮑公至夔州原籍部將唐仁廉率馬隊剿捻

時李公瀚章會公國荃奏言欽奉

諭旨命臣等飭婁雲慶即日拔營馳赴東省歸李鴻章調遣查婁雲慶在安陸一帶開招成軍移紮黃州該軍半是霆營舊勇半是招募新勇舊勇固須認眞振刷新勇尤宜加意訓練前准兩江督臣曾國藩咨開未撤之十四營以九營歸提督鄧訓誥統帶以五營撥交婁雲慶統帶飭由樊城移赴黃州一律整頓刻下尙未接鄧訓誥稟報拔隊日期此婁雲慶一軍尙未整理就緒之情形也臣等現已函囑婁雲慶俟鄧訓誥所部到黃州後趕緊訓練成熟聽候李鴻章調遣奏入奉

寄諭新勇訓練未齊固難强之就道現在東省剿捻獲捷

任桂被官兵轟斃賊氣已奪亟須多集兵力一鼓殄除著曾國藩檄催鄧訓誥統帶各營刻即拔隊馳赴黃州會同婁雲慶將新舊各軍趕緊訓練務須紀律嚴明壁壘一新以備折衝之用並著李鴻章何璟轉飭婁雲慶侯鄧訓誥所部到齊迅即整頓就緒馳赴山東聽候李鴻章調遣毋得遲誤李鴻章仍遵前旨迅速迎提以期早奏膚公是月李公鴻章奏言臣查鮑超統領霆軍轉戰鄂皖江粵等省十餘年蕩平粵逆戰功最著部下戰將亦最多如婁雲慶宋國永唐仁廉譚勝達其尤著名者也婁雲慶長於訓練

宋國永長於營務唐仁廉譚勝達長於衝鋒陷陣今夏議裁霆營臣以中原兵事必須廣求驍將函商曾國藩檄調唐仁廉譚勝達來營差遣適譚勝達先已請假回湘唐仁廉即帶馬隊八百名馳赴濟甯臣親閱操練隊伍甚屬整齊唐仁廉忠勇奮發徧體鱗傷而氣敵萬夫求往助戰臣並爲添募馬隊兩營令與劉銘傳潘鼎新合力兜剿等語仁廉尋補授貴州安義鎮總兵先是曾文正公於鮑公奏請開缺之時復李公鴻章書云春霆之病斷無生理幸而苟延亦須回蜀調養經年其部下各分統公稟頌宋而詆婁明目張膽若勉强以婁統之必生他變又致李公瀚章書云霆軍奏歸婁統斷無因一公稟而即改歸宋統之理亦斷無聽鄧唐黃等分統之理鄙意以全行遣散爲是尋又復李公鴻章書云查春霆病勢已懸當無意外之虞惟堅以該軍暫屬舍弟總統並爲諸分統代辨前稟之誤似不甚滿於婁亦不欲屬於宋者該軍既無可統之人即多方敷衍終不中用自以遣散爲是而一時全遣則口糧斷不能一氣湊齊茲與婁峻山等熟商定爲先撤馬隊十二營春五營及親兵一營其餘十四營均不遣撤勉從春霆

所請權交舍弟總統將來或撤或留再行察看辦理又云閣下愛其譚唐二將儘可調唐仁廉至尊處另募成軍譚勝達自以流年不利堅請回籍似不必强其從事俟年將順利再行調出此兩層擬於遣撤會檄之中詳細說出後又覆書云劉硯帥咨商減協霆軍之餉閣下如與硯莊通信請懇切求之唐仁廉曹志忠將至尊處請閣下即令招馬隊若干與馬鎮同住一處認眞募練又復李公瀚章書云霆軍遣留事宜告示及遣撤之檄已發後又念譚唐楊會四分統獨譚唐於示檄中提出重加錄用以慰其心而

揚曾未經提出未免向隅若檄中能令揚於撤勇後速赴金陵差遣曾於撤勇後送鮑公回籍再來金陵差遣則四人皆有著落較爲周到事後悔之已無及矣閣下能設法斡旋否霆軍馬隊若非撤後重招斷不能與淮軍步隊聯爲一氣此鄙人之苦心也後又覆書云曾楊二將先後令赴金陵曹志忠亦令赴少荃處有此斡旋周到各統將當無缺望不知日來果能安靜遣散否春霆已起程否廑念曷已霆軍撤定之後除蘇餉二萬五千已供婁雲慶外其江西之餉擬以五萬供宋長慶一軍其致劉公坤一書云

霆軍戴宋拒婁軍中主帥大柄下移有唐宋自擇留後之風現在撤者雖多而新招者之人數餉數則有增無減步隊撤去三千四百人而婁部則增至五千人敝處舊協霆軍銀二萬五千兩今則盡解婁部月添五千金矣馬隊撤去三千人擬譚唐等仍令招滿三千人特以改隸淮軍不能不撤散另招耳尊處月協霆軍銀七萬兩應請如常籌給以五萬兩解湖北給宋軍十四營之用以二萬兩支江西督銷局轉解金陵爲譚唐等新招馬隊之用其湖北向協霆軍月餉二萬亦當移作譚唐馬隊之用昨接大咨以司詳霆軍裁撤江西協餉應減弟爲此無厭之求不便以公牘覆商特此專函奉懇務求俯允所請不勝感禱等語至是　諭旨催調婁雲慶赴山東勦捻文正覆李公鴻章書云婁劉兩軍在令兄欲久留於鄂而　廷旨切催東征此軍或鄂或東應由閣下主持內而具奏應調之緩急外而商留鄂出境之損益皆須閣下定奪僕但助江西協餉不管調度也

十一月霆軍在尹隆河等處出力將士蒙

獎擢有差

李公鴻章上月在濟甯州行營奏言臣查髮捻各股自去冬入鄂盤擾黃州德安安陸等府淮鄂各軍往來追剿疲憊方甚幸鮑超率部回援蓄銳而出血戰數晝夜賊衆大潰誠爲近來勦捻僅見之功該軍馬步三十餘營將士衆多臣與鮑超相隔日久相距又遠所有單開出力員弁據鮑超函稱均經該提督悉心酌核減而又減實無冒濫等因查核咨單考語皆係陷陣衝鋒戰功昭著卽稍次者亦皆親冒矢石出死入生該提督親歷行間見聞必確自應照繕清單恭呈

御覽仰懇
天恩俯准照該提督所請分別給獎以資激勸除千總以
下各弁及六品藍翎等項循案造冊咨部核辦外謹繕摺
由驛具奏等語至是奉
上諭本年正月間前任浙江提督鮑超統帶霆營將士在
湖北尹隆河楊家澤一帶進剿全股髮逆捻匪疊獲大勝
轉戰五晝夜擒斬逆匪二萬有奇大小賊目三百餘名實
屬異常奮勇現據李鴻章將出力各員開單請獎自應量
予鼓勵以昭激勸提督宋國永唐仁廉譚勝達曾成武均

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水陸提督總兵缺出先行題奏請
旨簡放宋國永並著賞給達春巴圖魯名號唐仁廉並著
賞給巴達朗阿巴圖魯名號譚勝達並著賞給達桑阿巴
圖魯名號曾成武並著賞給愛升阿巴圖魯名號宋國永
唐仁廉戰功尤著唐仁廉著遇有總兵缺出先行借補宋
國永著遇有總兵缺出即續行借補以示優獎提督曹志
忠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水陸提督總兵缺出先行請旨
簡放並賞給芬臣巴圖魯名號提督羅運昌著遇有水陸
提督總兵缺出先行題奏請旨簡放並賞給一品封典蕭

進貴著賞給一品封典並賞給法什尙阿巴圖魯名號鄧
訓誥著交部從優議敘並賞給一品封典總兵陳由立等
四員均著交軍機處記名以提督簡放內向世琛並賞給
訥恩登額巴圖魯名號易有勝等六員均著交軍機處記
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先行簡放易有勝並賞給壯勇巴
圖魯名號劉新富周有勝並賞給一品封典周茂盛譚有
勝並賞加提督銜鄭樹琛著仍以總兵交軍機處記名簡
放史宗興等五員均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水陸總兵缺
出請旨先行簡放史宗興鮑繼學並賞給一品封典周得

勝並賞給呼敦巴圖魯名號鄒連陞並賞給奇車博巴圖
魯名號江自康徐連陞均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
出先行題奏請旨簡放並賞加提督銜江自康賞給薩隆
阿巴圖魯名號徐連陞賞給富隆額巴圖魯名號劉正同
著遇有總兵缺出先行補授並賞給烈勇巴圖魯名號黃
海清等二十員均著賞加提督銜黃海清並賞給依勒達
蒙額巴圖魯名號楊德珍等二員並賞給一品封典李世
泰著賞給振勇巴圖魯名號李雲峯著賞給信勇巴圖魯
名號蕭忠雲著賞給直勇巴圖魯名號總兵黃得勝等二

員均著賞給正二品封典黃得勝並賞給利勇巴圖魯名
號馮友元並賞給志勇巴圖魯名號凌興一等二員均著
賞給一品封典唐金華等二員均著賞給二品封典李思
孝著賞給從一品封典並賞加提督銜金昌言著留於兩
江遇有總兵缺出先行補授並賞加提督銜副將汪迎順
等三員均著留於原省侯補缺後以總兵升用汪迎順並
賞給克勇巴圖魯名號龍藻琦並賞給桓勇巴圖魯名號
楊友勝並賞給資勇巴圖魯名號羅進泰著無論推題缺
出先行補授侯補缺後以總兵升用陳超宗著遇有兩江

副將缺出無論推題先行補授侯補缺後以總兵升用並
賞給二品封典張鵬飛著無論何省推題缺出儘先補用
侯補缺後以總兵升用謝榮勝著以水陸副將用並交軍
機處記名遇有水陸總兵缺出請旨簡放並賞加提督銜
賞給一品封典劉盛國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水陸總兵
缺出請旨先行簡放並賞給畢倫巴圖魯名號賞加提督
銜張魁元等十八員均著以總兵交軍機處記名簡放張
魁元並賞給鋒勇巴圖魯名號楊福勝並賞給固勇巴圖
魯名號王禴彬並賞給鋭勇巴圖魯名號孫得友並賞給

果勇巴圖魯名號何雲鳳並賞給綽勇巴圖魯名號曾騰
芳並賞給協勇巴圖魯名號賀昌佐並賞給揚勇巴圖魯
名號管官文並賞給尙勇巴圖魯名號周新元並賞給雄
勇巴圖魯名號劉天勝並賞給勉勇巴圖魯名號戴維新
並賞給武勇巴圖魯名號胡錫佑並賞給奮勇巴圖魯名
號徐越宏並賞給剛勇巴圖魯名號王仕春並賞給力勇
巴圖魯名號張茂林並賞給豪勇巴圖魯名號羅有亮並
賞給捷勇巴圖魯名號喻志興並賞給精勇巴圖魯名號
杜嵩齡並賞給傑勇巴圖魯名號龍太勝等十四員均著

以總兵升用交軍機處記名簡放龍太勝並賞給霍欽巴
圖魯名號甯世忠等三員均著以總兵交軍機處記名簡
放並賞給二品封典彭勝發著賞給誠勇巴圖魯名號鏗
孝貴著賞給確勇巴圖魯名號滿朝貴著賞給禦勇巴圖
魯名號彭長勝著賞給勁勇巴圖魯名號姜世友著賞給
敢勇巴圖魯名號韓義興著賞給強勇巴圖魯名號副將
馬得勝著賞加總兵銜賞戴花翎張世興等十一員均著
賞加總兵銜張世興並賞給效勇巴圖魯名號朱連陞並
賞給堅勇巴圖魯名號唐桂森並賞給勝勇巴圖魯名號

陳勝維並賞給健勇巴圖魯名號黎成高並賞給盛勇巴
圖魯名號彭德發並賞給策勇巴圖魯名號戴美思並賞
給靖勇巴圖魯名號尹茂才並賞給佐勇巴圖魯名號曾
又得並賞給鼓勇巴圖魯名號羅春芳並賞給撥勇巴圖
魯名號王艮俊並賞給猛勇巴圖魯名號劉湘麟等十二
員均著賞加總兵銜內李文盛並賞給哈希巴巴圖魯名
號羅起儀等五員均著賞加總兵銜並賞給二品封典徐
宏貴著仍以副將留於江西遇缺儘先補用並賞加總兵
銜劉仕南著仍以副將留於江蘇遇缺儘先補用並賞加

總兵銜陳世永著仍以副將留於湖北遇缺儘先補用李
能壽著仍以副將留於湖北督標儘先補用並賞給額騰
依巴圖魯名號蕭光友著遇有湖北副將缺出先行補授
並賞加總兵銜賞給希吉爾渾巴圖魯名號高連陞等五
員均著仍以副將留於四川無論推題缺出先行補授高
連陞並賞加總兵銜羅天貴並賞給碩勇巴圖魯名號鮑
昌壽並賞給彥勇巴圖魯名號程扶鼎並賞給勷勇巴圖
魯名號以上三員並賞加總兵銜蔡文友並賞給長勇巴
圖魯名號何先得著仍以副將遇缺儘先補用並賞加總

兵銜劉軍龍著仍以副將無論何省推題缺出先行補授
並賞加總兵銜李大貴著遇有湖南副將缺出無論推題
先行補授並賞加總兵銜胡玉泉著仍以副將留於廣東
無論推題缺出儘先補授楊玉賢著仍以副將留於湖南
無論推題缺出先行補授參將尹昌錦等十七員均著免
補參將以副將遇缺儘先補用尹昌錦並賞給偉勇巴圖
魯名號陳國珍並賞給達勇巴圖魯名號万昌喜並賞給
勗勇巴圖魯名號申道發並賞給赫勇巴圖魯名號支廷
傑並賞給冠勇巴圖魯名號胡玉祿並賞給制勇巴圖魯

名號袁冀祥並賞給倜勇巴圖魯名號鍾鎮南並賞給迅
勇巴圖魯名號蔡孔昭並賞給黽勇巴圖魯名號韓景廷
並賞給嚴勇巴圖魯名號易定魁並賞給勃勇巴圖魯名
號莫占春並賞給捍勇巴圖魯名號楊世春並賞給著勇
巴圖魯名號謝國恩並賞給才勇巴圖魯名號彭蘭書並
賞給譽勇巴圖魯名號程正洪並賞給擢勇巴圖魯名號
楊文先並賞給密勇巴圖魯名號彭蘭書程正洪並賞加
總兵銜王太和等二員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留於湖北
遇缺儘先補用內傅永貴並賞給莊勇巴圖魯名號賞給

二品封典袁得勝著免補參將以副將留於四川遇缺儘先補用並賞給趄勇巴圖魯名號雷賢達著免補參將以副將留於福建遇缺儘先卽補並賞給倭什洪額巴圖魯名號張壽廷等二十一員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各留原省遇缺卽補張壽廷並賞給安勇巴圖魯名號羅宏榮並賞給彰勇巴圖魯名號陳洪恩並賞給衝勇巴圖魯名號周仁舫並賞給勷勇巴圖魯名號王明和並賞給俊勇巴圖魯名號葉勝友等四員並賞加總兵銜李榮華並賞加總兵銜賞給勵勇巴圖魯名號丁鳴岐著免補參將仍留

四川以副將無論推題缺出先行補授並賞給[illegible]勇巴圖魯名號羅鵬飛等三員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留於四川無論推題缺出先行補授並賞加總兵銜內羅天元並賞給二品封典曾成章著仍以參將留於四川遇缺卽補並賞給二品封典劉明勝著賞給二品封典陳錦濤等四員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留於廣東遇缺卽補陳錦濤並賞換花翎馮建龍並賞戴藍翎劉有富等八員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遇缺卽補劉有富等六員並賞戴花翎唐宗堯等二員並賞換花翎任柯富等十二員均著免補參將以

副將遇缺卽補並賞加總兵銜內劉明高並賞戴花翎易經緯著以副將留於湖北無論推題缺出儘先補用並賞加總兵銜楊朝宗等二員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留於湖南遇缺卽補楊朝宗並賞加總兵銜黃忠貴著免補參將以副將留於江西遇缺儘先補用韋志濬等二員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留於湖南遇缺卽補武萬才著免補參將以副將仍留貴州遇缺卽補參將徐鎭國等二十六員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遇缺卽補臧德等二員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仍留四川儘先補用臧德並賞加總兵銜高日

覌著免補參將以副將仍留廣東不論班次遇缺前先補用朱廷柏著仍以參將留於湖廣遇缺儘先補用並賞加總兵銜遊擊武天秩著改留湖北遇缺卽補並賞加參將銜馬策勳著免補參將遊擊以副將仍留河南撫標儘先補用盧榮忠著免補參將遊擊以副將仍留湖北遇缺儘先卽補周得勝等三員均著免補遊擊以參將留於湖南遇缺儘先卽補內鄧世泰並賞給輯勇巴圖魯名號周得勝等二員並賞加副將銜張兆連等十三員均著免補遊擊以參將留於湖廣遇缺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張兆

逵並賞換花翎姚華璋並賞給懋勇巴圖魯名號邱顯銘等六十一員均著免補遊擊以參將遇缺儘先補用邱顯銘並賞給超勇巴圖魯名號賞加副將銜蔣昌品並賞給義勇巴圖魯名號賞加副將銜閻有貴並賞給驃勇巴圖魯名號易福元並賞給敷勇巴圖魯名號黃復興並賞給卓勇巴圖魯名號高得勝並賞給綏勇巴圖魯名號徐玉龍等二員均著無論何省遊擊缺出先行補授徐玉龍並賞給毅勇巴圖魯名號尹端有並賞加副將銜蔡廷超著以遊擊留於四川遇有缺出先行補授並賞給戢勇巴圖

魯名號周時坡等二員均著賞換花翎周時坡並賞給三品封典黃國安等三十二員均著免補遊擊以參將遇缺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蔣揖讓等五員並賞加副將銜鄧勳著賞戴花翎陳清雲等四員均著賞加參將銜內賀希華等二員並賞戴花翎焦克勝著免補遊擊以參將留於湖北遇缺儘先即補並賞加副將銜遊擊孟青雲著免補遊擊以參將留於安徽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凌萬準著免補遊擊以參將仍留湖北原標遇缺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馮文質等六十一員均著免補遊擊以參將遇

缺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劉國成著免補遊擊以參將改留兩江儘先補用謝日昇等十五員均著免補遊擊以參將各歸原省遇缺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都司吳榮貴等八員均著免補都司遊擊以參將儘先補用吳榮貴並賞給濟勇巴圖魯名號賞加副將銜陳連陞等三員並賞換花翎都司徐定國等二員均著以參將仍留四川遇缺儘先補用內唐占魁並賞給匡勇巴圖魯名號譚清達著免補都司以遊擊仍留四川儘先補用並賞給育勇巴圖魯名號江德泰著免補都司以遊擊留於湖廣儘先補

用並賞給勳勇巴圖魯名號賞加參將銜高明達著免補都司以遊擊仍留安徽撫標遇缺儘先即補並賞換花翎賞給三品封典江蘇都司俞錦鴻等二十員均著免補都司以遊擊各歸原省遇缺儘先補用俞錦鴻等十員並賞加參將銜蕭召光等五員並賞戴花翎鐵珍並賞給穎勇巴圖魯名號賞加參將銜蕭開泰著俟補缺後免補遊擊以參將留於湖廣無論水陸缺出遇缺儘先即補先換頂帶並賞換花翎譚占魁等十二員均著免補都司以遊擊留於湖廣儘先補用並賞加參將銜內陶光明等五員並

賞換花翎鮑文俊等八員均著免補都司以遊擊留於湖北儘先補用鮑文俊等四員並賞加參將銜湛先德等三員並賞換花翎陳鎰泰等七員均著免補都司以遊擊留於江西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張寶田著免補都司以遊擊留於安徽遇缺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蘭雲芳等四員均著免補都司以遊擊留於四川儘先補用內楊陞等二員並賞換花翎常承烈並賞戴藍翎令逢春等一百二十一員均著免補都司以遊擊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李壽台等三員均著免補都司以遊擊留於兩江遇缺儘先補

用並賞加參將銜淩興旺胡邦選並賞換花翎都司廖保忠等九十三員均著免補都司以遊擊儘先補用並賞加參將銜內伍世耀等六員並賞戴花翎張賢龍等三員並賞換花翎艾遠英等二員均著免補都司以遊擊留於湖南儘先補用艾遠英並賞換花翎張光順並賞加參將銜丁鴻斌著免補都司以四川遊擊歸部無論推題缺出遇缺先行補用並賞加副將銜馬玉泰等五員均著免補都司以遊擊留於四川遇缺儘先補用馬玉泰三員並賞加參將銜張肇祺等二員均著免補都司以遊擊歸江西九

江鎮標儘先補用江西撫標都司余致和著免補都司以遊擊仍歸原標補用都司賴安邦著免補都司以遊擊歸閩浙督標遇缺儘先即補治萬全等七十九員均著免補都司以遊擊儘先補用內羅運杓並賞加參將銜守備鍾祥照等二員均著以遊擊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千總彭永齡著免補都司以遊擊遇缺前補用都司劉河清著免補都司遊擊以參將留於湖廣遇缺儘先補用楊朝漢著免補都司遊擊以參將仍留廣東無論推題缺出儘先補用朱慶銘著免補都司遊擊以參將仍留湖廣遇缺儘先

郎補羅天德著免補都司遊擊以參將留於四川補用並瀛著免補都司遊擊以參將仍留湖南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李恆清著俟補缺後以遊擊仍留四川遇缺儘先升用並賞加參將銜鍾祥光等三員均著以都司儘先補用鍾祥光並賞換花翎楊樹勳劉汝梅並賞戴花翎陳先春著以都司仍留四川儘先前補用並賞換花翎江應超著以都司留於四川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都司銜鄧欽等五員均著以都司歸廣東督標遇缺儘先前補用並賞戴花翎都司孫長勝著賞換花翎淩光發等五員均著賞

換花翎並賞加遊擊銜曾定邦著以都司仍留四川無論
推題缺出歸部儘先即選並賞加參將銜詹伯勝著以都
司留於湖北提標遇有都司缺出先行補授並賞加遊擊
銜李安邦等五員均著賞加遊擊銜都司區德元等六員
均著賞戴花翎阮茂發著賞戴藍翎守備鄧友松等六員
均著免補守備以都司仍留四川儘先補用內宋開文等
二員並賞加遊擊銜鄧友松並賞給摯勇巴圖魯名號賞
加遊擊銜周瑞庭著免補守備以都司留於安徽鎮標遇
缺儘先補用並賞給四品封典高佳華等十一員均著免

補守備以都司各歸原省遇有缺出儘先補用高佳華等
四員並賞加遊擊銜宋春霖等二員並賞換花翎高聯陞
等三員並賞戴花翎守備張連升等十五員均著免補守
備以都司留於湖廣儘先補用張連升等七員並賞加遊
擊銜許泰益等六員並賞換花翎譚德魁等二員並賞加
遊擊銜賞換花翎高廷瑞著免補守備以都司仍留湖廣
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劉子鎮等十三員均著免補守備
以都司各歸原省原標儘先補用內范惠意等六員並賞
戴花翎賀芝富等五員並賞換花翎劉子鎮等二員並賞

加遊擊銜賞換花翎張鴻發等九員均著免補守備以都
司留於四川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張鴻發等四員並賞
加遊擊銜汪鳳林著免補守備以都司留於浙江遇缺補
用並賞加遊擊銜賞戴花翎周金湯等三員均著免補守
備以都司歸廣東督標儘先補用周金湯並賞換花翎周
得勝等三員均著免補守備以都司留於湖南遇缺即補
並賞換花翎龍玉書著免補守備以都司仍留四川儘先
補用並賞加遊擊銜賞換花翎明遠達著免補守備以都
司仍留四川督中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李清著免補守

備以都司留於廣東遇缺即補並賞戴花翎鄧永盛等二
十員均著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賞加遊擊銜賞
換花翎賴福盛等四員均著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
並賞戴花翎陶化三等二百十四員均著免補守備以都
司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李正泰等九十二員均著免補
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內胡慶長等二員並賞戴藍翎衛
守備李省吾著以衛守備歸部選用並賞戴藍翎守備銜
粱鎮南著以守備遇缺儘先即補並賞戴藍翎守備段邦
彥等十三員均著賞加都司銜並賞換花翎許世祺著免

補都司守備以遊擊留於四川無論推題遇有缺出先行補用並賞加參將銜陳玉春著免補都司守備以遊擊仍留湖北儘先補用車致道著免補守備以都司留於四川督標儘先補用楊德華著免補守備以都司留於江南遇缺儘先即補並賞戴藍翎戴天喜等一百八員均著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賞加遊擊銜千總鄧紹庸著免補千總守備歸兩江督標無論水陸都司缺出遇缺儘先即補並賞戴花翎羅鴻慶著免補千總守備以都司歸四川督標儘先補用並賞加遊擊銜賞換花翎馬忠岐著俟

補守備後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劉起雲等九員均著免補千總以守備各歸原標儘先補用劉起雲等二員並賞換花翎丁文安並賞加都司銜陳夢熊並賞加都司銜賞換花翎朱興棠並賞加都司銜賞戴花翎趙得勝並賞加都司銜賞戴藍翎楊兆璋並賞戴藍翎劉長勝等二員均著免補千總以守備留於河南遇缺儘先拔補劉長勝並賞換花翎崔繼英並賞戴藍翎吳錦堂等六員名均著以守備留於廣東儘先補用吳錦堂並賞加都司銜賞戴花翎劉澤聰並賞戴藍翎黃鳳儀等四員並賞換花

翎江世文等二員均著免補千總以守備留於湖北儘先補用江世文並賞加都司銜賞換花翎盧正中並賞戴藍翎鄭占彪著以守備留於湖北提標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徐國芳著以守備留於湖北督標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陸榮昌著免補千總守備以都司留於湖北遇缺即補並賞戴藍翎楊光明等五員均著免補千總以守備留於湖北儘先拔補楊光明等三員並賞加都司銜賞換花翎江如茂並賞換花翎黃得勝並賞戴藍翎趙令謙等十員均著免補千總把總以守備留於湖廣督標遇缺儘先即

補趙令謙並賞加都司銜賞換花翎黃明友等六員並賞換花翎劉藻棻並賞戴藍翎舒正貴等四員均著免補千總以守備留於湖廣遇缺儘先拔補並賞換花翎千總劉景章等二員均著以守備留於湖南遇缺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曾慶廷等三員均著以守備留於四川儘先補用並賞加都司銜賞換花翎胡遇春著免補千總以備守備留於江蘇遇缺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羅國柱等十員均著免補千總把總以守備留於四川儘先補用並賞加都司銜賞換花翎楊清泉等九員均著免補千總把總以守

備留於四川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詹玉春等六員均著免補千總把總以守備留於四川儘先補用詹玉春並賞加都司銜吳紹杞任志忠並賞戴藍翎陳增榮著以守備仍留安徽歸撫標遇缺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王佩義等六員均著免補千總把總以守備各歸原省原標遇缺儘先補用王佩義丁文彪並賞加都司銜陳同慶並賞加都司銜賞戴藍翎楊天苞並賞戴藍翎陳大光等三員均著免補千總以衛守備留於漕標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顧亨發等十員均著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賞加都司銜賞換

花翎徐有勝等二員均著免補千總以守備留於湖廣儘先補用並賞戴藍翎宋忠保等二員均著免補千總以守備留於江西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羅宏言等一百三十四員均著免補千總把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吳雲龍等一百六十八員均著免補千總把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賞加都司銜內李大貴等九員並賞換花翎林鎮國並賞戴藍翎鄒仁彥著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賞戴藍翎吳履勝等十一員均著以衛千總歸於兩江漕標儘先補用吳履勝等五員並賞加守備銜楊文廣並賞戴藍翎

千總陳錫恩等八十三員均著免補千總把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賞戴藍翎劉萬國等四員均著免補千總把總以衛守備留於江西遇缺儘先補用劉萬國等三員並賞換花翎魏成元著以守備歸四川督標儘先補用並賞戴藍翎王雲龍著以守備遇缺儘先即選並賞戴藍翎陳濟章等二員均著以衛守備不論雙單月遇缺儘先選用陳濟章並賞加都司銜王明俊並賞戴藍翎守禦千總昝維森著以本班儘先即選並賞戴藍翎千總龍之健等五十四員均著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徐壽松等九十

四員均著免補千總把總以守備儘先補用徐壽松並賞加都司銜賞戴花翎章昊陵並賞加都司銜賞戴花翎衛守備于燮蘭著仍以衛守備留於兩江歸候補班前遇缺儘先即補並賞給四品封典武舉陳嘉福等二名均著以守備歸廣東水師儘先補用並賞加都司銜陳嘉福並賞戴藍翎千總李祖价著以守備留於湖廣補用並賞加都司銜李祚久等二員均著以守備留於江西儘先補用李祚久並賞加都司銜武舉袁顯揚著以守備仍留四川遇缺儘先前補用並賞加都司銜千總周得貴著以守備留

於貴州儘先補用並賞加都司銜黃耀采著免補本班以衛守備留於湖北遇缺前先補用程有志著以守備留於安徽遇缺儘先補用王江旺著免補千總以守備留於江蘇遇缺即補陳正吉著以衛守備留於湖北遇缺儘先補用並賞加都司銜張應保著免補千總以守備留於廣東水師儘先拔補姜定善等一百七十八員均著以守備儘先補用千總程奇著以衛守備儘先補用並賞加都司銜把總劉溢著以守備留於四川遇缺儘先補用並賞加都司銜賞戴花翎袁正興著免補千總把總以守備仍留湖

廣原標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徐松芳等二員名均著以守備留於福建儘先補用內陳壽並賞加都司銜賞戴花翎把總劉奎著以千總仍留四川督標儘先補用並賞加守備銜賞換花翎丁清雲等二百七十三員名均著免補把總以千總儘先拔補並賞加守備銜內李景星等十員並賞換花翎賀玉山等四員並賞戴藍翎余承恩著免補千總把總以守備留於江西儘先補用並賞戴藍翎楊大吉等十一員均著以衛千總不論雙單月遇缺儘先選用楊大吉等七員並賞戴藍翎廖興隆等八員名均著以千

總留於四川儘先拔補廖興隆等六員並賞加守備銜吳國龍並賞加守備銜賞戴藍翎周溶並賞戴藍翎軍功長壽著以千總留於湖北督標遇缺儘先即補並賞加守備銜賞換花翎程定勝等二員均著以守禦所千總儘先補用並賞戴藍翎把總盧慶鄷著免補千總把總以守備仍留廣東原標遇缺即補並賞戴藍翎胡應信著以守備遇缺拔補並賞加都司銜外委王有盛著以千總留於湖北儘先拔補並賞加守備銜李興第著以衛千總留於湖北遇缺儘先拔補杜斌國著以衛千總留於江西遇缺即補

把總劉定湘等二員均著免補把總以千總留於湖廣儘先拔補並賞加守備銜軍功李湊漢著以衛千總留於湖廣遇缺前先補用把總李湘臣著以衛千總留於江南儘先補用並賞加守備銜陶義本等二員均著免補把總以千總留於安徽遇缺儘先補用並賞加守備銜盧明喜著免補把總以千總留於兩江遇缺儘先拔補並賞加守備銜潘國柱著免補把總以千總歸四川重慶鎮標儘先補用並賞加守備銜把總吳少雲著以千總歸湖南協標補用並賞加守備銜防禦楊朝賡著免補佐領以協領不論

八旗水師協領缺出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驍騎校都龍武著俟補缺後以佐領遇缺補用先換頂帶並賞戴花翎揚勳著免補本班以防禦儘先拔補並賞加五品銜賞換花翎單功楊朝燦等四名均著俟拔補馬甲後以驍騎校儘先拔補並賞戴藍翎道員許世福著分發省分交軍機處存記遇有本省道員缺出請旨簡放並賞加布政使銜賞給博奇巴圖魯名號同知直隸州知州何應銓著免補本班以知府仍歸湖北遇缺即補並賞加鹽運使銜賞給裴音經額巴圖魯名號周浩等以本班遇缺無論題簡儘

先即補俟補缺後以知府補用先換頂帶並賞給額特赫恩巴圖魯名號道員鮑繼高著交軍機處存記遇有題缺道員缺出先行請旨簡放並賞給二品封典盛世豐著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先選用並賞加按察使銜姚艮璧等三員均著賞加布政使銜鍾啟祥著賞加按察使銜知府鮑祖耀著免補本班以道員仍留江蘇歸候補班儘先補用並賞加按察使銜繆德芬著免補知府以道員仍留江西歸候補班前遇缺先補並賞加鹽運使銜周成民著免補本班以道員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賞戴藍翎王邦玉著

以本班不論雙單月遇缺前選並賞加鹽運使銜賞帶花翎董登榜等二員均著賞給四品封典徐暢達著歸候補班前不論題簡遇缺即補馬榮申著歸候補班先前補用並賞加道銜王福咸著以本班不論雙單月遇缺儘先選用並賞帶花翎運同銜盧國安著賞帶藍翎同知直隸州知州羅章等三員均著免補本班以知府仍各留原省歸候補班前不論題簡遇缺補用並賞加鹽運使銜羅章等二員並賞給三品封典楊茂林著免補本班以知府仍留安徽歸候補班前遇缺即補並賞加道銜直隸州知州王

明弼等七員均著免補本班以知府各留原省遇缺即補內劉嘉淑並賞帶花翎陳鏞並賞換花翎李秉苑等二員並賞加鹽運使銜同知直隸州知州魯欲仁著免選本班以知府留於湖北歸候補班前遇缺即補並賞給四品封典同知陳長卿等二員均著免選本班以知府留於湖北遇缺補用內會永賴並賞帶藍翎同知直隸州知州張裕康等三員均著免選本班以知府不論單雙月遇缺先選並賞帶花翎直隸州知州孫汝霖著仍留江蘇歸候補班前即補俟補缺後以知府補用先換頂帶同知許其莊著

俟選缺後以知府遇缺卽補並賞帶花翎直隸州知州黃定廸等二員均著俟補缺後以知府補用並賞給四品封典同知傳文耀著仍留四川歸候補班前卽補並賞換花翎張遴才等二員均著以本班不論雙單月遇缺前選並賞加知府銜補用同知直隸州知州羅璋等二員均著賞加知府銜並賞換花翎郎中許衍樾著賞加四品銜並賞帶花翎同知楊正暉並賞加運同銜蕭廷鎔等三員均著賞加運同銜並賞帶花翎同知銜馬承鑣等二員均著賞帶藍翎通判許恆身等五員均著賞換花翎王兆禧著免

補本班以直隸州知州留於河南歸候補班前補用並賞帶藍翎丁世鈞著以本班分發廣東儘先補用並賞帶花翎州同傅成美著以知州仍留廣東補用通判李成樑著免選本班以直隸州知州分發省分歸候補班前先補用中書科中書曹南英等二員均著免選本班以直隸州知州留於湖北補用並賞加知府銜應生江應奭著以同知直隸州不論雙單月遇缺卽選主事謝邦瑋等六員均著免選本班以直隸州知州不論雙單月遇缺先選謝邦瑋王楨並賞加知府銜黃天錫徐賡臣並賞換花翎吳毓蓮

並賞帶花翎補用同知直隸州知州何杰年著俟補同知直隸州後以知府用並賞換花翎同知馮邦楨著以本班不論雙單月遇缺卽選知縣車屏翰著免補本班以同知仍留浙江遇缺卽補通判張文照著免補本班以同知直隸州知州仍留江蘇歸候補班前先用並賞帶花翎周炳著免選本班以同知分發省分遇缺卽補並賞換花翎戴占熊著免選本班以同知不論雙單月儘先選用陳元彝著開缺以直隸州知州仍留湖北歸候補班前卽補並賞加知府銜知府恩聯著賞加鹽運使銜並賞帶花翎知縣

王庭楨等二員均著俟補缺後以知府用內張之淵並著先換頂帶賞帶花翎府經歷黎塝著開缺以知縣仍留湖北歸候補班前補用知州萬達培著以本班歸候補班前補用補缺後以直隸州知州升用並賞加運同銜知州蔡承烈著以本班仍留湖北歸候補班前補用並賞加運同銜廣東卽補知縣鄧紹勳等四員均著俟補缺後以直隸州知州各歸原省補用鄧紹勳蕭炳堃並賞換花翎張振新並賞加知府銜賞加四品封典江西候補知縣宋森衡等四員均著俟補缺後以直隸州知州各歸原省補用宋

森衡蒯正昌舒雲彩並賞加知府銜謝紹安並著先換頂
帶賞帶花翎知縣劉灼然著俟補缺後以同知直隸州知
州用先換頂帶並賞帶花翎知州鍾縠等七員均著以本
班留於湖北儘先補用鍾縠並賞帶花翎王溥吳應霖並
賞帶藍翎彭書麟車鑾鄧嘉績李光進並賞加同知銜知
縣陳邦衡著歸候補班前補用並賞帶藍翎孫文俊著歸
候補班遇缺前先補用鄧裕燕著俟簽掣省分免其試用
歸候補班遇缺補用並賞帶花翎邱廷楨著賞加同知銜
朱衣客等二員均著賞加運同銜李加瑞等三員均著賞

加同知銜並賞帶花翎李駿昌著免補本班以知州不論
雙單月遇缺儘先選用並賞帶花翎郎中鄧傳穎著俟分
部後免其學習以郎中遇缺儘先補用王福報等三員均
著賞帶花翎光祿寺署正崔沅著賞加員外郎銜並賞帶
花翎中書科中書張之清以知州留於湖北遇缺即補並
賞帶花翎府經歷張福謙著免選本班以通判不論雙單
月儘先選用黃允中等四員均著免補本班以通判仍留
原省歸候補班前補用內邱鍾靈等二員並賞帶五品藍
翎候選教職劉藜照著俟選教職後以知縣不論雙單月

在任候選並賞帶花翎教習粱元吉等三員均著以知縣
不論雙單月遇缺先選教諭劉子幽著免補本班以知州
不論雙單月遇缺先選並賞帶花翎縣丞萬世毓著免補
本班以知縣仍留江西歸候補班遇缺先補並賞帶花翎
州判段榮棣等十四員均著免補本班以知縣各留原省
歸候補班前遇缺先補段榮棣等六員並賞帶藍翎張必
祥並賞加鹽提舉銜賞換花翎楊達震等二員並賞加同
知銜嚴霖並賞帶花翎袁運昇並賞加鹽提舉銜縣丞陳
敬春著免選本班以州同留於湖北歸候補班補用並賞

帶藍翎府經歷縣丞李艮壁等六員均著免補本班以知
縣各留原省歸候補班遇缺即補並賞加同知銜李艮壁
李慶萱並賞帶花翎教諭羅湘等十五員均著免選本班
以知縣留於湖北歸候補班儘先補用羅湘等五員並賞
加同知銜賞換花翎韓亮采等三員並賞加五品藍翎柳
玉麟並賞帶花翎周楨並賞帶藍翎縣丞王夢齡等十二
員均著免選本班以知縣不論雙單月遇缺即選內王宏
儲等七員並賞帶藍翎王夢齡等四員並賞加同知銜羅
會元並賞換花翎張星耀並賞帶花翎姚嶽度等三員均

著免選本班以知縣分發省分遇缺前先補用姚嶽度並
賞帶藍翎王國賓著免選本班以知縣留於湖北儘先補
用府經歷王晉著免選本班以知縣留於河南遇缺即補
布政司理問袁輔廷著免補本班以知州仍留江西遇缺
前先補用並賞加運同銜州同銜揭傳仍著以州同不論
雙單月遇缺先選並賞加鹽提舉銜道庫大使王果玉著
俟補缺後以布庫大使補用並賞加五品銜縣丞弓世炳
等三員均著俟補缺後以知縣用印變元等五員均著賞
加鹽提舉銜並賞帶藍翎府經歷謝廷珩著賞加同知銜

縣丞雷振遠等五員均著俟補缺後以知縣升用內盧明
楷並賞帶藍翎教諭徐作霖著賞帶五品藍翎縣丞朱葆
元等二員均著仍留原省歸候補班前補用並賞帶五品
藍翎鹽大使許衍枚等二員均著以本班儘先補用許衍
枚並賞加鹽提舉銜楊凌漢並賞帶藍翎縣丞張文燦著
賞加鹽提舉銜並賞帶藍翎府經歷吳賢佑等二員均著
以本班留於湖北補用並賞加鹽提舉銜訓導周興邦著
免選訓導以州判留於湖北歸候補班補用並賞帶藍翎
張祿著免選訓導以州判不論雙單月儘先選用並賞加

鹽提舉銜張仲伊著免選訓導以縣丞留於河南遇缺即
補並賞帶藍翎揭運開著免選訓導以縣丞留於湖北儘
先補用李梅等五員均著免選訓導以教諭不論雙單月
儘先選用印召常著賞加五品銜孫興濂著賞帶藍翎並
賞加國子監助教銜詹生駱天保著賞帶花翎並賞加四
品銜訓導許其颺著賞換花翎並賞加同知銜生員趙崇
普等三名均著以復設訓導不論雙單月遇缺先選並賞
帶藍翎賞加鹽提舉銜張保和等十八名均著以訓導不
論雙單月儘先選用張保和等四名並賞加鹽提舉銜譚

珮並賞加國子監學正銜賞帶藍翎劉正矩著以教諭不
論雙單月遇缺即選貢生潘念祖等八名均著以訓導不
論雙單月儘先選用並賞帶藍翎江西下河寨巡檢李榮
錫著開缺以縣丞仍留原省補用從九品陳鳳岡著免補
從九品以縣丞仍留廣東補用得缺後以知縣用並賞換
花翎賞加鹽提舉銜邢燮堂等七員均著免補本班以縣
丞各歸原省補用邢燮堂等四員並賞加鹽提舉銜彭啟
成並賞給五品藍翎王忠誠等十六員均著免選從九品
以府經歷縣丞留於湖北補用內秦恩本等二員並賞給

五品藍翎郭英超等五員並賞加鹽提舉銜胡豫輝並賞帶藍翎舒雲章並賞帶藍翎賞加鹽提舉銜監生楊煥文著以縣丞留於湖北儘先補用從九品楊鈺勳等十一員均著免選從九品以縣丞不論雙單月遇缺先選內黃廷瑞等三員並賞帶藍翎唐鈺勳等四員並賞加鹽提舉銜任煜珍等二員均著免補本班以府經歷各歸原省補用並賞加鹽提舉銜張金源著免選本班以縣丞分發省分補用並賞加鹽提舉銜典史吳茂著以縣丞留於原省歸候補班前補用俟得缺後以知縣即補並賞帶藍翎從九

品許之還等二員均著免選本班以鹽大使簽掣省分補用並賞加鹽提舉銜藩照磨許仲著以藩庫大使仍留廣東儘先補用並賞加知州銜鹽大使銜何澍著以鹽大使不論雙單月遇缺即選從九品曹秉綱等六員均著以巡檢留於湖北遇缺即補並賞帶藍翎賞加鹽提舉銜王國恩著免補本班以州判仍留河南儘先補用並賞給五品藍翎巡檢康士銓等四員均著留於湖北遇缺即補並賞帶藍翎文童黃楫等三員均著以典史留於湖北補用典史諸可震著仍留江西俟補缺後以縣丞補用並賞帶藍

翎童生熊應崧等四名均著以縣主簿不論雙單月遇缺即選內張文秀韓朝傑並賞加鹽提舉銜熊應崧松岳並賞帶藍翎監生陳峨等二十九名均著以從九品留於湖北補用並賞帶藍翎聶鑫等三十五名均著以從九品不論雙單月遇缺選用並賞帶藍翎內謝濟蘭並賞加五品銜貢生周培心等五名均著賞給五品藍翎縣丞張恩爵著賞帶藍翎賞給五品封典張則浚等七名均著賞給五品藍翎生員趙堅著以訓導選用童生伊泰定著以從九品不論雙單月儘先選用知縣吳衡著簽掣省分歸候補

班即補並賞帶花翎已革副將卜先兆著開復原官並免繳捐復銀兩熊廷芳著開復原官免繳台費銀兩已革參將閔玉林著開復原官仍以參將儘先補用並免繳捐復銀兩已革都司許德泰著開復原官蔡玉林著開復原官並免繳捐復銀兩鄭元超著開復原官並賞還花翎告休守備吳定發著開復原官仍留湖南以遊擊儘先補用並賞還花翎前河南南陽府知府顧嘉衡著開復降調處分以知府仍留河南歸候補班補用並免繳捐復銀兩已革同知繆植禮等二員均著開復原官免繳捐復銀兩內晉

春霖並改留湖北以知縣歸候補班補用前江西萬安縣知縣蔡迪康等三員並改留湖北以知縣歸候補班補用已革同知銜湖北信陽縣知縣長壽著賞還原銜已革浙江江山縣知縣余以增著開復原官仍留原省歸候補班補用並免繳捐復銀兩已革縣丞補缺後以知縣用陳宗親著開復原官以知縣不論雙單月儘先選用並免繳捐復銀兩已革縣丞李錫恩著開復原官簽發省分遇缺補用並免繳捐復銀兩前江西巡檢鄒汝銓著開復原官仍留原省遇缺補用並免繳捐復倍半銀兩已革典史趙從陶著開復原官免繳捐復銀兩

十二月唐仁廉會平東股捻匪霆軍移駐鄂城青山撤霆峻營

時李公鴻章用曾文正公就地圖賊原議加以變通督飭淮軍及各路會防助勦之師將任賴等股捻匪聚殲於山東之境唐仁廉自入淮軍用霆軍家法常孤軍深入以少勝衆以無步隊難建大功山東殲捻之役最稱得力語在淮軍平捻記東捻既平文正因將婁雲慶所統之霆峻營裁撤以鄂省為九達之區可靠之營太少因留鄂訓誥所統九營紮鄂城青山以資鎮守

霆軍紀略卷十四

戊辰同治七年全撤霆營鮑公在籍養病有

詔問狀舊將楊鼎勳卒於軍

駱文忠公劉公崐同奉十二月二十四日

寄諭前任陝甘總督楊岳斌前任浙江提督鮑超從前辦理軍務素著功績均因患病開缺調理國家需才孔亟如該二臣者若令投閒置散殊爲可惜著駱秉章劉崐察看會否調治就痊如果病體已愈卽著迅速奏聞先是西股捻匪竄入直東六月內經李公鴻章左公宗棠等用扼河圈圍之策全股蕩平於是曾文正公爲霆軍部將婁雲慶奏請開缺養親附片保譚勝達王衍慶二員蓋是時文正調督畿輔將挾二將北行藉以整頓直隸營伍故勝達遂補授正定鎮總兵文正以捻逆全定於四月九月內將鄧訓誥所統鎮守鄂省之霆字九營先後遣撤楊鼎勳者鮑公同鄉人也咸豐間以卒伍隨鮑公轉戰皖鄂積功保至游擊後李公創募淮軍來霆營求驍勇知兵之士鮑公命

門人陳昌世五編輯
門人王樹枏 全校字

鼎勳往李公命與程公學啟劉公銘傳潘公鼎新等統領淮軍卽以勳字名其營同治元二年恢復蘇常功最多四年自漳州回軍隨同曾文正公勦捻及李公督師殄滅東股捻匪勳軍最稱得力是年圈圍西股捻匪鼎勳時官浙江提督統所部馬步十八營他軍歸節度者又數營扼守天津減河六月以積勞牽動舊傷卒於防所事聞　卹典最優　予謚忠勤西捻之平在鼎勳卒後半月耳十二月

曾文正公入覲召對時

皇太后問汝此次來帶將官否對帶了一個　問叫甚麼名字對叫王衍慶　問他是甚麼官對他是記名提督是鮑超的部將　問汝這些年見得好將官否對好的倒也不少多隆阿就是極好的有勇有謀此人可惜鮑超也狠好搭齊布甚好死得太早羅澤南是好的楊岳斌也好目下的將官就要算劉銘傳劉松山

太后問水師的將對水師現無良將黃翼升尚好可用但是第二等人材　問楊岳斌他是水師的將陸路何如對楊岳斌長於水師陸路調度差些　問鮑超病好了否他現在那裏對聽說病好些他在四川夔州府住　問鮑超

舊部撤了否 對 全撤了本存八九千人今年四月撤了五
千人九月間臣調直隸時恐怕生事又將四千人全行撤
了
皇上如要用鮑超尚可再招得的語載曾文正公大事記
咸同間稱東南將才者仿宋人稱張韓劉岳之例始稱塔
羅李鮑後稱彭楊曾鮑謂忠武公塔齊布羅忠節公澤南
李忠武公續賓兄弟彭公玉麟楊公岳斌曾公國荃鮑公
超也前後四將之目鮑公俱與焉當搭羅李諸公爲統帥
時鮑公僅官都守參游咸豐十年以前稱多鮑多謂忠勇
公多隆阿當時曾文正公書札有云鮑之戰功比多更偉
又云功勞以多鮑爲大可稱雙絕十年以後又合一水一
陸而稱楊鮑南人作曾文正公哀詞所謂楊鮑勳名震九
垓者也鮑公自爲陸軍統領胡文忠公稱爲戰將之雄顧
其治軍之法制勝之略於古人及同時數名將外卓然自
成一家咸豐十年曾文正公訓新領一軍之宋侍講云霆
軍之精悍老湘營之嚴整其參倣行之略變徽防習氣同
治四年又訓淮軍統將云如鮑之兩層大一字陣打進步
連環李之不肯輕進待賊先撲王之將戰令諸將各獻計

謀皆宜深思而善學之等語王謂王壯武鑫李卽忠武兄
弟也文正又嘗訓楚軍將領有云湘軍平時多小操鎗矛
鮑軍則多大操隊伍又嘗訓禮字營河溪營將官云禁營
打仗須學霆軍規矩肅穆須學湘軍能學得幾分否及霆
軍分別撤留文正復劉公坤一書云鄙人不肯遽撤霆軍
者一則恐其全散生變一則該軍臨陣隊伍整齊逢山過
山遇水鳧水實爲羣賊所憚有非楚勇湘勇淮勇所能及
者故欲存此一家法門以備緩急之用等語鮑公不讀兵
書自咸豐六年初募霆軍五營卽精心獨運創一陣法曰
三才陣本五行生剋制化之理以爲運用曾文正謂鮑軍
以兩層大一字陣打進步連環又云多軍慣用一字陣鮑
軍慣用二字陣蓋舉似之詞其式一營勇丁六哨每哨百
人臨陣時酌留二三成隊守營餘隊分三路進兵路各一
哨是爲前敵之兵所謂三才也以兩哨分列於後或張兩
翼旁出包抄或因前敵得勢併力乘賊或恐前敵不支出
生力突起疊戰是爲策應之兵合前敵三路言之實象五
行若過四面受敵則以四哨結爲方陣四面應之以一哨
居中策應亦五行式也此就一營出隊而言若五營同出

則以三營分三路進兵路各一營以兩營分備接應若各營各哨分追敗匪則每營以數百人分五路截殺每哨亦自以百人分路截殺或分或合變化無方總不外三路進攻兩路策應之法分之則數百人百人不嫌其少可收以少勝衆之功合之則萬人數萬人不嫌其多且有多多益辦之妙故霆軍自咸豐十年以後馬步勇丁逐漸增至三十餘營臨敵則以一分統所部數營爲一路五路併進馬步萬數千人靜如陰闔動如陽開無堅不摧其陣法實變而不變所謂進步連環者如十人爲一棚出七成隊則什

長執旗引隊餘六人魚貫隨進至應擊賊處若係鎗隊則什長後之第一人執鎗進至什長之側向賊施放不中不發發則隨即裝鎗不退一步當第一人放鎗甫畢第二人已乘勢出乎其前依式放鎗其餘三人遞進如之至第六人放鎗甫畢第一人又已乘勢出乎其前爲第二輪即接放數輪皆用此環進之法有進無退以漸逼敵勇者不得獨先怯者不得獨後並使怯者化而爲勇勇者不至誤用其勇勞佚有節步伐有度勢極緊湊要自好整以暇無急遽淩亂之虞又矛隊與鎗隊相間分行齊出鎗隊左右顧

皆有矛矛隊左右顧皆有鎗敵逼近鎗不及施則矛隊奮力格鬬敵稍退矛不中用則鎗隊乘勢轟擊當矛手鏖鬬時鎗手亦乘間施放矛隊之前數人與賊搏戰後數人又又乘勢拋擲火彈燒賊短長互用奇正相生無形格勢禁應接不暇之慮他軍當賊逼近時每將劈山大礮運回陣後以防遺失霆軍則大礮不退隨鎗矛隊逐漸前移相機點放仍不外進步連環之法馬隊或抄或衝或追或截亦仍用連環疊進所謂兩層大一字陣者各隊分行而進合數十百隊齊進橫視之則有似一字也前敵三路統爲一

層策應兩路統爲一層大致分之則有似兩層也合兩層言之則有似二字陣也曾文正有言楚軍最講紮營凡善紮營者卽稱勁旅霆軍善陣善戰亦善紮營鮑公嘗曰用兵之道必先深溝高壘自立於不敗之地然後能百戰百勝論者見其定東南霆軍爲數省游擊之師遂謂鮑公好野戰而不知其能紮寨乃能打仗也惟擊剽疾之捻匪嘗裹糧窮追數日半月不收隊不暇紮營其剿辦髮賊軍塵所至去賊雖百里而遙營壘未成不敢止宿去賊雖十里而近營壘未立亦不出隊趨利或我軍正修築營壘而賊

即來乘分隊禦敵仍趕完營壘凡紮營先審地勢必使糧路無虞聲援聯絡我便於控制而敵不利於圍攻牆外護以深濠外加以鹿角柵或梅花坑以掘濠之土為牆牆加高一尺濠即加深一尺所部有牆不高堅濠不寬深者必重懲其營官責令加工如式此霆軍紮營之法也平常移營拔隊去敵雖遠必以三成隊伍押護輜重以七成隊伍魚麗前行按營次為前後將卒各依部伍行止一視旗幟如遇應歇息時前隊大旗向東倒則各隊之旗齊向東倒軍士即各向東坐止則齊止行則齊行數十里長之隊伍

絕無參差不齊者如中途遇伏則各營立即依式布陣拒戰無倉皇失措首尾不相救應軍火不便運用之虞此霆軍拔營行隊之法也由營盤出隊擊賊則令哨官各督隊伍或分三路或分五路齊進而主帥親率分統營官各帶姓旗號令先隊伍而行主帥審定地勢指揮分統營官各據應據之汛地蓋隊伍未至而陣式已成矣分統營官既據定汛地則展旗舉號各營所隸之隊伍視旗號各赴汛地立刻漫山徧野營陣分明布陣用五路而隊伍有時分三路而行者因主帥與分統營官在前覘審形勢或稍延

時刻若隊伍到時而各營汛地尚未據定則隊伍不得不稍停以待是使敵疑我怯適啟戎心也始而三路繼分五路則由合而分之際急脈微有緩勢既不須停隊以待又適與前面分汛之時刻相準兵與將湊拍天然自敵人視之惟見我兵有行無止有進無退彼不戀戰固當見兵即走彼即驟起抗拒我兵斷不至為所乘或隊伍已到而賊不動則急揮各營分頭攻撲絕不遲疑此霆軍臨敵接戰之法也霆軍什長一稱隊長臨陣時隊長在一隊之前兵勇有退縮者立斬之哨官在百人之後手執大刀巡督某

隊退縮立斬其隊長營官率親兵在於所部各哨之後勒馬橫刀左右巡督某哨退縮立斬其哨官分統巡督所部數營某營退縮立斬其營官主帥率親兵營居中相機調度某軍退縮立斬其分統此霆軍督陣之法也初鮑公由水師哨官陞營官即拔其哨下勇丁之傑出者以為哨官及改陸軍統將即拔所部哨官之傑出者以為陸軍營官厥後規模日擴即拔營官之傑出者以為分統其營務處則必擇識略出眾而廉平能輯士心者任之將官自別軍新來者則先使之隨侍左右歷試其能然後任以營哨之

職此鮑公選將之法也營中奮勇邁倫者雖未弁必假以優禮否則雖顯秩必黜之部將有恃功驕蹇迹涉挾持者立奪其權將其所部歸併主帥或改歸他將之能者接統及其人悔過輸誠仍還其兵不復念其前過故雖資深望著之嘍啗宿將為全軍所必不可少者皆奉約束惟謹即屢受懲責皆感泣效命不萌二心遇戰事將士有請以前敵自任者名曰告奮勇霆軍將士遇戰無不告奮勇者以獨當前敵衝鋒陷陣為樂事以怯大敵落人後為恥辱鮑公雖聽諸將各告奮勇而某當前敵某備接應某擣中堅

某布遠勢某率小隊由險隘處猛衝某督大隊由寬平處穩進究由主帥各視其才之所宜而分派之不盡如其所請其不得請者或愧憤涕泣苦求易令或以忿詞危語掉磬得請之人如怨如忮透爪握拳以快於一洩鮑公或領之而持初令如故或斥使守營壘護輜重而不令其出隊以過抑之諸將愈激愈奮苟得當則益精心果力誓不以疏失貽羞同治五年秋鮑公督軍追截捻匪於陝洛之境議問道出奇部將某某因爭任前驅幾於奮拳經營務處調和而後已霆軍將士克迪果毅其情事大率如此當勦

髮賊時戰事甚多時有保獎之案鮑公乘間休息聽大小將士各用新銜翎頂互相稱賀椎牛肆宴豪飲歌呼一遇戰事志氣彌新工力百倍蓋使其知朝廷名器之貴而愈以勵其盡忠報國之忱其氣得所節宣而後其勇可以常賈鮑公嘗曰將士勇氣視乎主帥之操縱不外善於諧普於激兩法蓋其運用者微矣此鮑公馭將之法也凡勇丁皆選樸實耐苦之壯士稍涉猾黠者立革之毋使沾染習氣此霆軍簡卒之法也平日訓以義命謂既受　國家豢養之恩義當效死命當生雖親冒矢石仍生命當死雖退

縮不前仍死且敵之鎗銃利於及遠我兵近而逼之者反得生退而避之者反得死又我勇則敵必怯進而蹙賊賊必奔潰不畏死者萬不死我怯則敵轉勇退而避賊賊必追撲欲倖生者萬難生況軍令嚴肅退者立斬必無生路隊伍整肅勝者其常焉有死機以上各情申儆在平時使軍士咸喻之證驗在臨敵使軍士咸信之故往往別軍甫敗流血成渠積尸若阜而霆軍繼至踐尸進擊抗方張之兇燄毫無畏心此霆軍練膽之法也凡訓一人教之臨陣各自奮勇毋計同隊之若何訓一隊教之各自奮勇毋計

同哨之如何以至爲哨爲營爲軍皆自挾其可恃而毋恃人則無所牽待而心一矣且人退而我獨務其進人敗而我獨期其勝則有所比爭而心一矣平日所偵各路軍情賊勢除與營務處一二人密商外絕不使將士聞知戰前審定地勢如某營應進至某處止某營於敵近時應退至某處以誘敵某營不支須以某營相助等情絕不預露痕迹臨陣時一聽主帥相機調度曰進卽進曰止卽止曰退卽退獲勝後人人自以爲功而制勝之所以然將官猶不盡知也鮑公嘗謂臨陣之機宜若使將士預知之則心中

各有所顧忌或有所推待而氣先餒矣況臨機應變無體無方卽主帥亦有不能預計者乎故使衆人皆愚而主帥獨智然後萬衆一心有所向無前之概云云此霆軍緣心之法也他軍於臨陣之時怕首履足將官裝束與士卒無殊霆軍出戰自主帥以至哨隊小校俱用本品服色取其功過易分且使將官無所混假以倖脫而後能致死於敵轉戰旣久部曲多保列鎭將崇階每一臨陣珊瑚之頂孔雀之翎點綴輝映於山谷原野之間自成一種風致承隆河之戰部將宋國永唐仁廉譚勝達曾成武等所穿黃馬

褂各被賊矛攪捌斜裂成空者數處遠近播爲美談初鮑公爲水師營官領戰船二十餘隻自帶一哨用鮑字旗外皆用圓式黑色爲旗心形如市肆所製膏藥後改陸旗式循舊指揮隊伍俱用鼓與銅號進退有一定之聲此霆軍練耳目之法也初立營時長矛雜技外用舊式劈山礮擡鎗營鎗同治初年改用前門來福洋鎗小操以中靶爲度大操以齊節爲度步隊五成鎗礮五成刀矛馬隊六成洋鎗四成長矛每騎短刀一把此霆軍練技擊之法也鮑公嘗曰凡乞降之眞僞以先時之戰事決之賊之心不可知

我之眞能制賊與否則自知之賊果經我痛勦震我軍威冀貸一死則其降乃眞降也雖交戰而並未大挫其鋒多斬其梟悍頭目則其降必詐降也我先不以戰自欺彼焉能以降欺我云云霆軍收降最多如同治元年僞保王洪容海來降三年僞聽王陳炳文來降皆挾衆數萬或十數萬呈繳僞印以千數鮑公接降牒後命一部將率親兵百人前往點名遣散一塵不驚收復皖南各城時城中餘賊動亦數萬鮑公輒單騎入撫羣酋羅拜俯伏泣謝貸死之恩鮑公止宿賊館中滿飲鼾睡凶渠僞帥侍左右供使令

如家僕舍兒逾晨始令其各繳軍械出城聽遣既乃徐召
本部大隊入城故曾文正公嘗奏稱鮑某屢次收降巨股
賊中服其威信至偽康王汪海洋之乞降鮑公則又先覺
其詐因其計而大破之蓋受降如受敵鮑公惟先求已之
無敵而後不懼賊之詐降此霆軍收降之法也當日名王
魁帥如張遇春洪容海陳炳文黎立新張勝祿翟本邦楊
柳谷輩先後來降鮑公皆請奏給虛銜或遣散其眾而留
其大頭目效力或併揀其精銳入伍其編降眾為營也統
領營哨隊長即署降酋為之而別以心腹舊部監佐之謂

之帶辦外託教習營規之名陰為鈐制反側之計其帶隊
之降人又以漸更換變化於無形待降將以恩并令本部
將士推誠相與以杜猜嫌顧於體制則稍嚴之不令降將
與霆軍本部將官齒雖已奏給三四品崇銜統領數千之
眾而謁見本部敵體以下將官猶令用堂屬禮沿營例自
稱沐恩謂沐不殺之恩也必俟屢立奇功保至提鎮大員
乃稍隆其禮數初呈降牒時必批令取某城縛某酋以自
贖然後許薙髮來降及編入伍臨陣必使當前敵不勝則
以本部將官繼進轉敗為功降將益懾本部之威而彌堅

其愧厲自新之志此鮑公馭降將之法也當東南糜爛時
各路扼守城隘之師每苦勢分力單一遇大敵不能戰并
不能守鮑公嘗謂賊勢浩大欲保名城計惟有并力破賊
以戰為守若但以零星小營坐守賊所必爭之地而責令
與城存亡是以兵將予敵於大局無益有損也故鮑公軍
麾所向輒檄令附近守將帶隊出城隨同轉戰破賊後仍
回原防屯駐雖屬單小劣營而所守城池因此得免失陷
且藉立戰功邀保奬當日各路屯守之師聞霆軍至莫不
望風歡慶樂奉鮑公節度不徒作壁上觀此鮑公調併別

軍通融戰守之法也霆軍戰無不勝惟不因勝而稍涉驕
惰是以常勝戰勝而收隊主帥率同得力將官督精勁之
營殿後而令中平之營先行雖昏黑之際雨雪之中飢疲
之時常守定律毋或疏忽賊或來乘則殿後之營當前敵
先行之營作接應且主帥親殿得力將官又近在咫尺指
揮決勝不待遠調接應而自可獨禦大敵即或另股賊匪
抄截先歸之營而精勁之殿卒可以乘機接應首尾相顧
無瑕可乘此霆軍收隊之法也每一分統節制數營如係
五營分統自帶中營兼轄左右前後四營每營分親兵及

中左右前後爲六哨每哨設哨官一員每月辦公薪水銀分統三百兩營官二百兩哨官二十兩每營什長六十名正勇五百四十名棚夫一百八十名劈山礮夫八名子藥夫三十名公長夫六十名每名月給口糧銀什長五兩正勇四兩夫三兩馬隊每營二百五十騎以五十騎爲一哨每哨設正副哨官各一員每騎正勇一名馬夫一名每十騎棚夫三名每營子藥夫三十名辦公薪水口糧與步隊同副哨官視正哨官稍減每騎月給馬乾銀三兩全軍文武營務處文案處俱有總辦有幫辦或二三員或三四員

月給辦公薪水夫價銀數十百兩不等總統字識每名月給薪水銀十餘兩營官字識月給銀七兩總統辦公薪水月支銀數百兩用公長夫八十名親兵數百名營務處親兵一二百名口糧視各營勇夫此霆軍營制餉章之大略也鮑公告病後楚督奏稱前任浙江提督一等子鮑超頻年轉戰未遑赴任所至輒建奇勳非尋常有功之臣可比其應領任內廉俸及以後爵俸懇由原籍四川藩庫給發他人不得援以爲例得

旨允行

己巳同治八年鮑公續請病假

詔獎之

時四川總督吳公棠節制援黔川軍師久無功欲鮑公出任黔中軍事專員迎至省垣並邀嚴公樹森薛公煥等再三勸駕而鮑公堅以續假請吳公見其體氣猶羸不忍終强據實以聞吳公與將軍文勤公崇實同奏六月十一日寄諭吳棠奏鮑超病已就痊惟精力尚未復元懇稍假休息等語鮑超病體痊愈可爲國家宣力深慰厪念伊現由省城回籍休息諒一兩月後必可調理復元著崇實吳

棠傳知該提督卽行來京陛見同時寗夏將軍穆圖善奏以甘省南路軍務現乏大員統屬奏請鮑公赴甘專辦一路奉

寄諭南路河狄回匪負嵎已久穆圖善以秦州喫緊擬暫撤軍回顧左宗棠接劄後著卽酌量情形權衡緩急次第剿辦穆圖善所請調鮑超帶兵赴甘專顧南路之處著毋庸議已而李公鴻章奉　命征黔與曾文正公商起鮑公文正覆李公書有春霆英風壯氣自是一時名將等語並議李公由湘入黔鮑公由蜀入黔銀米子藥由李公給發

已而李公改征泰議遂中止

壬申同治十一年鮑公在籍養病

是年二月初四日曾文正公薨於金陵節署鮑公聞之爲位而哭自胡文忠公卒後鮑公遇歲時伏臘及生辰必設文忠位焚冥楮若干以誌追感文正既沒鮑公亦循是禮矢以畢生

甲戌同治十三年鮑公在籍養病

詔徵不起金陵設霆慶霆滙等營部將孫開華督辦廈門海防設擢勝營

臺灣爲南洋門戶海禁既開以來外國躭躭環伺至是日本人以尋仇生番爲名來犯沿海及長江各口俱爲戒嚴四川總督吳公棠奏六月初八日

寄諭前浙江提督鮑超著即行來京陛見吳公遵即傳知鮑公並致書敦促起程鮑公覆書云超謬以駑駘之材渥

荷

殊遇未報涓埃前雖因疾引退家居七載而犬馬戀

闕之情固無時不縈懷抱也今者欽奉

諭旨亟應剋日束裝入覲

天顏敬聆

訓誨曷敢稍事逗遛無如久病之體迄未復元實緣往年身受各傷多中要害昔在壯年尚可支持近則血氣漸衰變症百出雖多方調治時愈時發每遇天陰傷痕掣動今夏時覺神志顛倒心無把握而記性太差善忘尤甚據醫者云良由腦頂一傷當年流髓過多以至於此傷病未痊萬難就道現在延醫趕緊調攝恐非倉卒所能就愈焦灼莫名伏望先將下情善爲覆奏一俟病體痊愈即行請

旨陛見斷不敢藉詞躭延自外生成不勝屏營懇禱之至

等語尋經吳公據情入告并稱鮑超秉性忠誠勇略素著惟傷病未痊係屬實情等語奏入報

聞是時

詔起舊臣八人武臣只鮑公一人與焉當臺灣和議未成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李公宗羲籌備江防奏調霆軍舊將提督宋國永曹志忠高占彪總兵羅天貴黃正清募練霆慶霆滙等營駐守金陵國永字長慶占彪字滙川故以名營李公蓋欲假鮑公餘威以資鎮懾併以待鮑公之出故所募新營仍用霆字以提督曾成武知府羅章辦理營務

扼紮於鍾山之陽廈門者福建門戸也與臺澎對峙向駐有水師提督是年五月閩浙總督李公鶴年以漳州鎮總兵孫開華係鮑公得力舊將奏令督辦廈門海防事務開華尋招募勇丁五營曰擢勝營以總兵孫得友蔡立成龔占鰲副將孫開榮張兆連爲營官以知縣何隆簡總理營務皆霆軍舊部也開華用霆營家法訓練成軍扼紮南普陀連營十餘里已而日本退師開華署理福建陸路提督

乙亥光緒元年宋國永率霆慶營渡江

沈文肅公起任兩江總督將霆匯營裁併霆慶營令宋國

永率之渡江屯紮揚州五台山

丙子光緒二年鮑公在籍拜

賜書宋國永率軍南渡

八月鮑公奉到

御賜欽定勦平粵匪方略勦平捻匪方略各一部具摺謝

恩奏言伏念前者粵西小醜盜弄潢池頻北餘氛游魂河朔芒銷玉斧詠瓜苦於三年竊踞金陵致蔓延乎數省仰

賴

廟謨廣運

聖武維揚重臣秉鉞以專征壯士同袍而敵愾

兩階舞羽軍聲丕震乎風雲一戰櫜弓兵氣盡銷爲日月

爰綜始末

宣付史宬事覈文詳仰

鴻謨於八表

功成治定炳

麟筆於千秋臣束髮從戎起家部曲孱軀負疾息影家山豈期病廢之餘生尙荷

恩榮之下逮憶廿載隨征之事如在目前慶

萬年有道之休但深頂祝叨陪執穀荷

心簡而未報涓埃志切傾葵捧牙籤而莫名鼓舞奏入報

聞是年鮑公援案請將未封子爵以前所得雲騎尉世職一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一既封子爵以後所得雲騎尉世職一歸併一等子爵計封吏部據例駁之鮑公得以一等子爵兼一雲騎尉世職時宋國永率霆慶營渡江駐紮鎮江府寶蓋山沈文肅公密保實在堪任提鎮人員奏稱記名提督前雲南鶴麗鎮總兵宋國永爲前浙江提督鮑超部將從前霆營名聞天下其戰事鮑超主之一切營務則

宋國永實左右之秉性廉平爲諸將所信服調紮鎭江以和得民等語

丁丑光緒三年孫開華勦撫台灣番匪平之宋國永移師鎭閩

署閩浙總督文煜公福建巡撫丁公日昌於上年冬奏稱台灣地廣兵單亟宜遴選威望素著之專閫大員統領營勇前赴雞籠淡水等處駐紮以顧北路等語於是孫開華交卸陸路提督篆務率擢勝營東渡赴台北雞籠海口駐紮至是後山中路阿棉納納等社生番變叛迭次戕害官

軍總督何公璟奏令開華親統所部前往會勦九日三捷迭挫兇鋒遂將阿棉納納兩社攻克首惡馬腰兵等亦悉就擒獲訊實駢誅事聞開華蒙　賞穿黃馬褂何公因籌備海防欲多得霆營舊將以壯聲威兩次調宋國永赴閩鎭守俱爲江督奏留至是又經奏調國永於七月內率霆慶營航海到閩駐紮省垣南較塲

戊寅光緒四年宋國永卒於軍孫開華接統霆慶營督軍攻勦台灣後山番社平之唐仁廉移駐北塘海口

宋國永自立霆慶營一守霆軍家法抵閩後訓士練兵甚著聲績何公璟丁公日昌等俱倚重之是年五月以積勞卒於軍江督沈文肅公奏言記名提督前雲南鶴麗鎭總兵宋國永統帶霆慶二營由江南調防福建於本年五月十六日在營病故經閩浙總督臣何璟等會奏請卹奉

旨宋國永著交部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從優議卹欽此

仰見

朝廷追念前勞優卹宿將之至意凡在戎行同深欽感茲准何璟函稱該提督平生戰績甚多前次請卹時因閩中文卷無從稽查未能詳細聲敘囑臣再爲查案入告以昭

核實查宋國永久隸霆軍迭次赴援江西臣知之較深現又詳加訪問謹將戰功始末爲

聖主陳之咸豐三年鮑超在湖南衡州管帶水師宋國永應募隸其部下攻克田家鎭一役賊艘掀翻戰船能於洪濤巨浪中躍立船背死戰前湖北撫臣胡林翼歎爲壯士是爲該提督立功之始六年調充陸師營官七年進攻小池口破黃梅等處悍賊八年收復麻城黃安等城進規太湖踏平雷公埠石牌賊壘循集賢關直抵安慶是時賊勢方熾一遇霆營無不披靡鮑超一軍名聞天下得宋國永

之功為多十年收復潛山太湖縣城破賊營百餘座遂由漁亭進攻休甯大戰於羊棧嶺是時前兩江督臣曾國藩駐營祁門岌岌可危霆軍縱橫盪決力保祁門惟宋國永實左右之十一年援剿江西景德鎮破洋塘等處之賊順師收復建德攻克赤岡嶺西大壘復援江西破賊於豐城樟樹鎮等處解撫州之圍仍馳回安慶助克省城從此湘楚各營聲威大振官軍直抵雨花台力擣堅城逆賊分竄竄擾以撓我軍南岸如甯國青陽銅陵涇縣等城北岸如無為州巢縣含山和州等處賊蹤彌漫霆軍奮勇馳擊僨

賊首尾不能相顧大小百餘戰宋國永無不身先士卒洊突重圍三年六月克復江甯省城論者謂非霆營掃除四出之賊老巢未易克也金陵之將復也賊知不可守冀竄伏江西延一息之命先以汪海洋李世賢擾撫建鮑超知之即移師江西拔許灣克金谿南豐新城瑞金等處追賊至福建江西全省肅清逆嗣就擒四年馳援廣東克復嘉應州城五年移師剿捻由鄂入豫追逐襄宛之間六年大破賊於湖北之安陸等處蓋自咸豐三年至同治六年此十五年中鮑超營中驍將著名者不可勝計而廉正和易

輯睦軍心無能出宋國永之右者當軍事顛危主將受創士心惶駭該提督獨能不懾不怵全師而臨此其將略過人尤為各營稱道勿替同治十三年前督臣李宗義籌辦海防檄調該提督添練霆慶二營駐防鎮江臣蒞任後因福建需兵奏明調防冀其永鎮海疆為

國家備干城之用不意將星遽隕賫志無窮追數前勳不愧一時名將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該提督宋國永戰功

宣付史館立傳並准入祀四川湖北霆軍昭忠祠以彰忠

藎出自

聖恩奏入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已故記名提督前雲南鶴麗鎮總兵宋國永於咸豐同治年間隨同霆軍轉戰江南安徽江西湖北廣東等省所向有功嗣移師剿捻由湖北馳入河南大破任賴各逆洵屬功績卓著著照所請將該提督戰功宣付史館立傳並准入祀四川湖北霆軍昭忠祠以彰勞勩國永卒後何公等奏令孫開華接統霆慶營七月台灣後山加禮宛中老耶等社番情蠢動鵠子埔官軍失利何公丁公以軍情

緊急令孫開華兼統潮勇鎮海營前往查辦許便宜行事開華督各軍用輪船由花黎海口進兵攻入後山之後於四日內將巾老耶加禮宛等社一概剿平殲番二百數十名奪械無數番眾悔罪投誠並將姑乳斗玩一名縛獻正法於是台北三次肅清何公等奏稱孫開華一聞檄調冒險赴援四日之間連戰皆捷出奇制勝迭破堅巢洵屬謀勇兼資膽識出眾等語開華蒙 賞荷包搬指等物已而復署陸路提督率師內渡旋唐仁廉丁憂後李公鴻章令在天津隨辦海防及服闋李公奏稱唐仁廉勇略邁眾訓

練優長隨辦海防督城工均能異常出力又奏稱唐仁廉統帶仁字三營馬隊駐防津郡新城馬廠等處訓練精勤驍果善戰等語仁廉尋補授直隸通永鎮總兵李公以籌築新城礮台試墾海河屯田難易生手未令赴任至是各工蕆事始令其就近赴任將所部裁併一營帶赴北塘海口與鎮標練軍合紮南岸新營北塘海口與大沽相為犄角為京畿緊要門戶李公嘗奏稱必須智勇精強望實俱優之員方克勝任及得仁廉駐守倚如長城

己卯光緒五年鮑公在籍奉

恩旨寬免處分

上年鮑公原籍住宅不戒於火奏言臣草茅下士樗櫟庸材仰蒙
聖主特達之知疊拜
天家珍瓌之賜
誥封褒及祖禰
勅諭廣垂訓誡
異數頻頒
恩榮浩蕩臣謝病歸里後即於宅之東院建造書樓一座

凡屬
恩賞之珍以及
御書福字
誥勅等件皆供奉樓之上層敬謹封誌以防褻瀆而昭慎重乃本年四月十八日因修屋工匠偶遺火於篷上先不知覺迨篾席燒燃延及樓桷煙燄突起眾始得知時工匠先已散去變起倉卒風力又緊寓中人手無多賴地方文武各官齊集力救立即撲滅幸未延燒鄰舍只將宅內書樓燒毀無存其樓上所供

御賞各件搶出過半惟歷奉
勅諭三道
誥命十一軸及疊次所奉
恩旨謝摺
硃批全行焚化伏念臣昔年從事疆埸並無片長足錄猶
每有微勞必厚膺
懋賞凡
兩朝不世之
特恩皆千載難逢之
曠典方冀傳為世守用彰
寵眷今以不戒燬於祝融皆由臣分淺德薄不堪承受致
此意外之虞辜負
天恩悚惶無地疏忽之咎實為難辭應請
旨將臣交部議處以為臣子玩忽者戒奏入奉
旨鮑超著交部議處至是經兵部議奏奉二月十七日
上諭前浙江提督鮑超住宅不戒於火延燒前奉御賞各
件著照部議罰俸六箇月准其抵銷該提督所奉硃批未
經恭繳該部查照稽遲不繳革職公罪例請旨遵行本屬

咎有應得惟念該提督本屬不諳體制且從前帶兵剿賊
著有戰功著加恩寬免八月鮑公接準部文函致丁公寶
楨代奏謝
恩並請
飭下內閣將被焚
勅書誥命各件查照原案補給祗領奏入得
旨如所請行

霆軍紀略卷十四終

霆軍紀略卷十五

銅梁陳　昌世五編輯

門人 吳樹棠 王　澤 仝校字

庚辰光緒六年

正月鮑公在籍養病

特詔起之

鮑公自告養傷病以來氣體迄未復元去年十二月兼患目疾日漸沈重多方調治至是始有轉機二十一日軍機

大臣奉

上諭前浙江提督鮑超著丁寶楨傳旨飭令來京陛見該前提督曾經辦理軍務屢著戰功現在時事艱難需才孔亟務當懔遵諭旨迅速來京不准推諉遲延

二月鮑公在籍籌備入衛

鮑公尚未奉到上月

諭旨即借用夔州府印具奏云臣昨接閱邸抄並中外來函皆以俄人和約未成恐勢須用兵而各路邊防尤爲方今急務臣受

恩深重感激逾恆雖在籍養痾嘗思效命疆場力圖報稱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臣子致身之日何敢以傷病未愈自就安逸更不敢以春水方漲驛路艱難稍有延宕臣擇於三月初十日由水路起程等語旋又奏言臣於二月二十四日亥刻已將起程日期由驛具奏在案茲於二月二十七日准督臣丁寶楨二月初八日由驛五百里咨奉

上諭前浙江提督鮑超著丁寶楨傳旨飭令來京陛見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感悚難名伏思用兵之道貴能先發制人臣之舊部自遣撤後已回各省原籍而四川兩湖爲多兩湖又以湖南爲多從新招集成軍動需時日若必待

臣入都

陛見面聆

聖訓後始行調募則往來道途已逾三月之久深慮緩不濟急致誤事機臣除將川中舊部將弁先行調集隨帶赴楚一面飛飭湖南湖北兩省舊部將弁齊集湖北適中之地已派員前往布置一切一面舍舟登陸由宜昌樊城赴

都如途中接奉

諭旨允准臣即轉飭諸將廣爲招募認眞訓練俟臣

陛辭赴楚約計已逾數旬所練諸軍當有成效惟臣當日

統率步隊三十餘營現在擬招步隊三十營除營務處親兵百名外再加招親兵一營共三十一營又當日霆軍馬隊十二營帶吉林馬隊二營共十四營今擬招馬隊十五營總共馬步隊四十六營查向章楚軍湘勇每營五百人原日霆軍虎勇每營六百人口糧則照楚軍章程人數仍照霆軍章程方足以敷分布核算每月共需軍餉一十六萬有奇其餉項銀兩應請
飭下各直省督撫臣委派大員辦理糧臺隨營支發俾臣無經理餉項之責得以專意戎行軍中以火器爲先除守

營大礮外行隊每營劈山礮二桿步隊槍矛各半合算共需矛頭來福洋鎗九千三百桿後門洋鎗六百桿每桿丁字火五百馬鎗三千桿六响丁字火短洋鎗五百七十桿每桿丁字火五百所有洋藥洋火均應廣爲儲備源源接濟可否請
旨飭下兩江廣東督臣委員迅速採辦解往湖北應用並請飭下湖南湖北督撫臣俟臣派定統領營哨咨定章程後尚須發給劈山礮六十桿至於鑼鍋帳棚鍬鐮斧鋤旗幟刀矛等件俱營中必需之物務須先期趕辦以免臨時

缺乏等語又附奏言記名提督直隸通永鎮總兵唐仁廉勇敢善戰原係霆軍第一驍將可否請
旨飭下直隸督臣李鴻章轉飭該鎮仍舊歸併霆軍之處伏候
聖裁至福建駐省霆慶二營亦臣舊部素稱勁旅並請飭閩浙督臣何璟飭令來營聽候調遣如閩省以防守需人則現署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亦係霆軍健將久爲台灣生番所畏服足資捍禦且部下勇將尚多在閩省不盡恃此兩營而歸併臣部爲一軍則可收指臂之效等語又

附奏言臣請先事調募在未奉
諭旨統兵之前議者或以爲操之過蹙且迹近專擅不知倉卒臨戎兵家所忌有備無患自古爲然此次倘蒙
福蔭不用一兵不折一矢而中夏又安外洋恭順固薄海臣民所深慶臣所調諸將皆係舊部已飭令自備資斧不難立時遣散萬一邊疆蠢動則防範在先布置周密彼必不能得志等語於二十九日由驛五百里馳奏

四月鮑公補授湖南提督

鮑公自報起程後力疾北上是月二十八日行抵通州奏

旨湖南提督著鮑超補授
五月鮑公入都冡
召見二次
鮑公抵都寓東安門外法華寺初一日昧爽趨朝見軍機
王大臣於朝房卯正
召入
養心殿之東閣
皇上向西坐
孝貞顯皇后在後黃幔之內有內監揭起門簾鮑公入門
三步跪奏稱奴才鮑超恭請
聖安旋免冠碰頭奏稱奴才叩謝
天恩畢戴冠起向上行五步許半對
皇上半對
孝貞顯皇后跪
孝貞顯皇后問你何日動身奏奴才於三月十三日由原
籍四川夔州府起行奴才奏報原係三月十一日起行因
服藥三劑躭延故至十三日始得起行　問川省百姓安
否奏督臣丁寶楨操守甚屬廉潔百姓安堵如常　問沿

途百姓安否奏仰沾
天恩百姓俱安　問現在年成好否奏沿途年成俱好小
春俱已得收　問你在途走了多少日期奏坐輪船十餘
日沿途服藥躭延水陸計一月有餘　問沿途服藥你有
那些不爽快奏奴才接各路來函傳聞異詞云古北口俱
在開仗俄船已到天津都城告警奴才恨不得一翅飛來
因此夜下繕稟恭報起程日期以慰
朝廷廑念一面函致各省舊部諸將前赴湖北適中之地
等候奴才具摺請
旨招募勇丁是否可行迎摺北上恭候
批示祇遵以免展轉躭延奴才晝夜籌畫眷口等見其過
勞勸令稍息奴才以國事如此緊急臣子何忍安閑因此
肺腸受寒致成咳嗽掣動舊傷　問你沿途在那幾處服
藥奏在宜昌服藥五劑至天津李鴻章見奴才形容憔悴
留住服藥十餘劑　問你是要緊的人服藥總要審慎是
四川醫士好還是宜昌醫士好還是天津醫士好奏服藥
都覺平常　問到底那箇醫士之藥靠得住些奏李鴻章
所薦醫士之藥似覺平和　問你有幾弟兄奏四弟兄

問現當甚麼差使奏三兄與季弟俱病故了只餘二兒一人 問現當甚麼差使奏在家未當差使 問是何官階碰頭奏曾蒙
天恩獎以記名總兵 問他叫甚麼名字奏叫鮑繼美 問你幾箇孩子奏三箇兒子 問現當甚麼差使奏俱尚年幼未當差使 問大的箇好多歲數奏現年十九歲 問十九歲可以當差使碰頭奏業已仰邀
天恩賞給二品廕生奴才之意使他多讀讀書再當差使 問你是隨同曾國藩打仗奏原隨同向榮出師廣西追

賊至湖南經曾國藩札調管帶水師隨同楊岳斌將江面肅清胡林翼札調統帶陸路創募霆軍各營 問你後來又同曾國藩奏後來又同曾國藩 問你打了好多仗奏水陸數百戰 問你好聲望奏奴才毫無能爲
天恩褒獎 問你很苦得有奏應效犬馬之勞 問你身上傷痕現掣動否奏傷痕尚在掣動 問現在咳嗽否奏尚在咳嗽 問你在京城現服那箇醫士之藥奏服帶來書辦之藥 問服藥非等兒戲書辦恐靠不住人是大事你要格外留神奏奴才稍知藥性

太后儘可放心 問李鴻章之醫士尚好你還是要用李鴻章之醫士奏是 問李鴻章你們至好奏多年舊好 問李鴻章體子好否奏李鴻章雖憂國憂民然善自保養體子尚好 問李鴻章飲食好否奏曾邀奴才喫過飯李鴻章喫得兩中碗飯
太后亦可放心 問你的體子醫士總要好生斟酌奏是少停
孝貞顯皇后說你歇歇遂起自揭門簾退出鮑公尋移寓
宣武門外四川公所觀善堂二十七日請

訓卯刻
召見
孝貞顯皇后問你這到湖南好多路奏輪船不過十餘日至湖北由湖北不過十餘日即到任所 問你咳嗽好了麽有奏咳嗽已好 問身上傷痕還掣動否奏傷痕已好 諭我靠你們在外頭你須任勞任怨破除情面認眞公事奏仰體
天恩破除情面認眞公事不敢有負委任 問湖南有洋人否奏洋人曾到湖南因湖南百姓聚衆一趕後遂未到

湖南　問你初到京城不知常年今年雨水過多如何是
好奏
天恩垂念民間恐雨水過甚禾苗有傷但隔地不同天外
省每逢五六月間卻是正當要雨
太后不須過慮　問你到任所奏是少停
孝貞顯皇后說你起因起身退數步復跪奏稱奴才鮑超
跪請
聖安退出
六月鮑公航海赴任
初四日鮑公出都仍由天津航海赴湖南新任
七月鮑公在長沙省城籌募勇丁北上
鮑公因起程北上先具疏奏請募勇備戰奉
嚴旨飭停嗣經湖廣總督李公瀚章奏言三月二十六日
鮑超由宜昌搭坐輪船抵鄂與臣晤會據云該提督伏處
山中因伊犂一事傳聞異詞維時奉
召入都一片血誠以爲禦侮非勁旅不可是以先行籌畫
拜疏之後當卽起程迎摺北上原擬俟奉
旨允准後再行開招今蒙

聖訓周詳不勝惶悚所有前次函招舊部鎮將九員現在
到楚者僅止三人已令各回原籍此外亦經專函阻止等
語李公鴻章亦奏言鮑超奉
旨來京陛見昨已附搭輪船到津臣晤談之頃據稱在籍
起程時傳聞邊疆告警一時義憤所迫誠恐措置不及奏
請調募舊部及早整備旋奉
寄諭飭令停止立卽欽遵飛飭川楚舊部各將安靜回籍
並未開募勇丁亦未稍張聲勢仰蒙
聖恩不加咎責轉悔前議之冒昧曷勝愧悚於寸衷臣與
該提督前在軍營共事多年深知其血性忠勇不避艱險
戰功實冠諸將之上此次涉江航海遠道而來晝夜焦思
觸冒風熱肝疾內動舊傷復發加以眩暈咳嗽諸症形神
頗覺狼狽臣勸其暫駐津郡延醫服藥調理俟體氣稍復
卽催該提督赴京泥首
闕廷祗候
訓諭遵行等語此五月以前事也至是鮑公於十二日抵
長沙省城與巡撫李公明墀晤商一切再赴常州本任十
七日載羞楮走數十里謁曾文正公墓忽傳驛騎至鮑公

與直隸兩江山西湖廣湖北湖南各督撫同奉初六日
寄諭前因俄國議約不易轉圜聞有派兵來華藉端挾制並調撥兵船約八九月間將封遼海之信當經諭令李鴻章等妥愼防範並令曾國荃督辦山海關一帶海防事宜以期周密因思沿海地方遼闊防不勝防非有大枝勁旅居中扼紮相機策應不足壯瀕海之聲援爲京畿之翊衛湖南提督鮑超久歷戎行聲望素著即著於湖北湖南等處選募得力勇丁萬人剋日成軍由該提督統帶乘輪船北上限八月以前馳到此軍到後應於天津山海關兩處適中之地擇要駐紮著李鴻章曾國荃鮑超會商妥籌奏明辦理鮑超新募之軍應需軍火槍械等件著李明墀於湖南機器局所存洋槍洋礮儘數撥給其餘軍火並著酌量調撥以資應用所有該軍起行應需餉項即著李瀚章彭祖賢李明墀在部撥邊防經費項下如數支給俾利遄行到防後月需餉銀著戶部籌給應用將此由六百里各
諭令知之是時　朝廷恐備禦不及以軍機王大臣辦事遲延不早振作交各該衙門議處鮑公於二十四日奏言
臣欽奉

寄諭仰見
皇太后
皇上愼重邊防澄清海甸憾未能即日取道朝發夕至遄即與撫臣李明墀商議招募務期兵餉歸於實用以節糜費一面飛飭川鄂諸將剋期前往武漢齊集查臣舊部員弁前經遣散者遠近不一川省惟成都較遠已咨商四川督臣丁寶楨酌量發給川資飭令飛速到鄂等候派用凡行師之道練兵必先練將而精選擇用內不避親外不避仇自宜正己化人破除情面認眞從事將中選將以期無負
陛辭時
皇太后
皇上明切告誡之至意臣現在湘省招募十五營其餘八營赴鄂招募俟統帶營哨各官派定齊全飭其一面選募勇丁臣於十日之外迅往湖北精爲揀擇總期速而又速剋日赴津上慰
宸廑臣自密調諸將愼選其才數日以來夜不成寐所慮者俄人陰謀詭計蓄志已久倘或蠢動必挾全力而來十

萬八萬意中事也臣再四思維兵力稍單恐未能一時蕆
事則曠日持久糜費更鉅擬請再添十營除親兵三營外
共三十營以符當日霆軍步隊之數每路十營陣列三才
臣帶親兵三營督隊退者立斬賊勢將敗馬隊由夾縫中
突出衝亂賊隊得以五路截殺大挫其鋒庶足張聲威而
資調遣惟臣舊部記名提督通永鎮總兵唐仁廉記名提
督正定鎮總兵婁雲慶該二員勇略素著實爲霆軍不可
多得之員可否請
旨飭下直隸督臣李鴻章轉飭該二員按照霆軍章程數

目就近各招五營俟臣到津歸併調遣該二員印務即由
直隸督臣另委妥員署理又臣所部霆軍向有馬隊三千
名可否仍照舊章如數添設庶馬步相輔而行更爲完善
現值口馬八月十五日出槽請
旨飭下直隸督臣派員採購馬匹鞍韉由臣揀派統帶營
哨各官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至遵
旨選募萬人正與湘淮兩軍每營五百人合計二十營之
數相符今臣按照霆軍章程仍招募二十營外親兵三營

每營六百人以便分佈爲數稍鉅合併陳明等語奏入後
奉八月初八日
寄諭前有旨令鮑超於湖南湖北兩省招募萬人剋期成
軍北上該提督現在湖南招募十五營俟赴湖北再招募
八營共計二十三營是於二十營之外已添親軍三營且
霆軍舊制又係六百人爲一營計一萬三千八百人已逾
萬人之數兵力不爲不厚該提督尚擬再添十營令李鴻
章轉飭唐仁廉婁雲慶就近各招五營歸併調遣爲數過
鉅現在餉需竭蹶支應較難所請著毋庸議該提督當將

現在所募二十三營揀擇成軍統帶北上以期得力李明
墀已將在湘起行餉需籌給鮑超此時計早抵鄂招募完
竣應需軍餉著李瀚章彭祖賢妥速應付並飭招商局整
備輪船駛送催令該提督剋期督率前進毋稍躭誤該軍
需用軍械據李明墀奏洋槍洋礮俱向鄂中採辦添補火
藥一項先向津局取用隨後解還著李鴻章酌量撥給至
鮑超所稱霆軍向有馬隊三千名可否仍照舊章如數添
設著在原募二十三營內酌量改設毋庸添募其需用馬
匹鞍韉著李鴻章派員採購以備乘騎鮑公又附奏請[illegible]

用木質關防以昭信守並以奏報事件奉
旨部所請行時霆軍舊將曾成武客泰州鮑公檄催赴楚統帶新營成武正嚴裝忽以暴疾卒鮑公痛惜之恤其身後甚至

八月鮑公至武昌省城治軍

鮑公於初八日在長沙登舟初十日開行是日奏言臣於七月二十四日已將遵
旨招募大概情形奏明在案當卽密調各路舊部諸將陸續來湘精選齊備於七月二十六七等日分別札派統帶

營哨各官於八月初三日領齊小口糧分途招募一十五營外添募一營共十六營諭令揀選精壯勇丁勤加訓練恪遵紀律所過秋毫無犯臨敵奮勇爭先以成勁旅上慰
宸廑所有鑼鍋帳房鍬鐮斧鋤旗幟刀矛等件已由撫臣李明墀分令趕辦至於步隊所需洋鎗中外所造之後門丁字自來火開放雖屬快利不能耐久且子難合膛諸多不便卽洋人用以臨敵數次亦必更換價尤昂貴不如用前門上藥銅冒引火之來福洋鎗價值較廉臣前過天津所見操防淮軍均用英德兩國矛頭洋鎗因其輕靈穩妥以便打響操演現由湖南機器局儘數撥給前門上藥洋鎗六百四十桿外尙需六千二百六十桿及營哨各官之馬鎗三百桿前已飛商湖廣督臣李瀚章湖北撫臣彭祖賢迅速密飭德國商人將前門上藥矛頭洋鎗如數趕辦以應急需其霆軍糧餉舊章係臣與前湖北撫臣胡林翼酌定原與湘淮各軍有別已將詳細數目另行備文咨覆湘鄂兩省督撫臣轉覆戶部備案至湘省新募各營之小口糧臣與撫臣李明墀及藩司崇福面商每名每日給錢八十文以二十日爲度作爲招募之資俟臣由湘赴鄂點

名成軍後再發給大糧月餉以節中途糜費所需各營十餉仍與撫臣李明墀藩司崇福籌商因此次新募之師須於湖北齊軍操練先後乘坐輪船稍需時日必多支給且天氣漸寒征途甚遠兵勇須添置寒衣寬備行糧如能籌辦三月之餉則到防或不至於掣肘現在實因湘省庫款支絀儘力竭奏允給兩月臣責成統帶官記名提督熊鐵生鄧訓誥向世珍等三員出具各該員木質關防印結承領後迅將各營卒往湖北臣隨帶總理營務處頭品頂戴記名提督申道發等於八月初十日先行馳赴鄂省與督

撫臣商辦精選招募事宜等語奏入後於二十一日奉到
十二日
寄諭前據鮑超奏遵募勇丁情形當經諭令李瀚章等將
應需軍餉妥速應付整備輪船催令該提督剋期督率前
進現在事機緊迫亟宜厚集兵力以固藩籬鮑超已至湖
南招募十五營其餘八營赴鄂選募此時計早行抵湖北
添募成軍著李瀚章彭祖賢遴將該軍應用餉項籌濟給
發一面飭令招商局整備輪船駛送如船隻不敷雇運俾
著該提督統帶十數營先行起程限於八月內到防其餘

各營即由該提督責成派出將領統帶約束陸續北來不
准稍有遲誤並著劉坤一酌調福建官局輪船及招商局
輪船趕緊馳赴漢口運載此軍以期迅捷二十五日復奉
到十八日
寄諭前因事機緊迫諭令鮑超統帶十數營先行起程限
於八月內到防並令劉坤一酌調福建官局輪船及招商
局輪船馳赴漢口運載鮑超接奉前旨自即趕緊起行第
恐輪船不及往返裝載未免稽遲著該提督會商李瀚章
彭祖賢迅即調集船隻先行統帶十餘營剋日北來其餘

各營如何設法陸續起程並著妥籌辦理總期迅速到防
毋稍延緩及九月初一日又奉到八月二十三日
寄諭鮑超奏由湘起程日期一摺該提督於八月初十日
起程前赴湖北即著會商該督撫將選募五營及一切事
宜妥爲辦理懍遵前旨先行統帶十餘營剋日北來其餘
各營設法陸續起行現在事機緊迫該提督務當迅速到
防以期有備無患不得稍涉遲延八月二十六日鮑公奏
言臣於八月初十日由湘赴鄂長湖風色欠利二十日始
抵鄂省當日接奉

諭旨命將所請馬隊即在原募二十三營之內酌量改設
毋庸添募仰見
聖訓周詳節虛糜而求實用之至意竊北方地勢遼闊宜
於馬隊敵若潰敗遠颺必須馬隊方能攔截追剿庶馬步
相輔而行可期一戰以挫其鋒上慰
宸廑當與湖廣督臣李瀚章湖北撫臣彭祖賢籌商妥協
裁減左右親兵二營改設馬隊照前摺所請裁半招募一
千五百名其步隊則僅有二十營及親兵一營減無可減
復於八月二十一二十五兩日疊奉

諭旨催令臣先率十餘營限八月內到防不准稍有遲誤
並多撥輪船裝載惟是招募勇丁易於齊全造辦軍械稍
需時日自臣到鄂省晝夜不遑者三日即將在鄂所募馬
步隊之將領營哨各官精選齊備委令記名提督何紹彩
統帶霆軍長勝五營記名提督徐連陞統帶霆軍馬隊正
三營記名提督江自康統帶霆軍馬隊副三營飭令迅速
開招現在勇丁業已募齊所需餉項臣未到之先督臣李
瀚章撫臣彭祖賢早已預辦三月並籌款補足湖南十六
營一月之餉惟鍋帳旗幟等件前經飭局晝夜製造臣亦

派各營幫同督催限九月初一日起齊一半即日拔營成
軍惟官局輪船經李瀚章彭祖賢連日飭催現起到滬定
輪船一隻臣即飭徐連陞江自康先統領將營哨各官帶
領兵勇於八月二十八日即坐此船駛赴天津鍋帳隨後
解到徐連陞等到津後即令其面謁督臣李鴻章領訖馬
匹鞍韉至銅帽洋藥為軍中要需輪船向不運載可否就
近飭天津機器局源源接濟運解來營抑或籌撥他處相
應請
旨定奪湖南之十六營已於八月十七十八等日起行臣

令其採辦數月行糧因洞庭阻風迄今未到如值順風巳
早抵鄂矣臣急於星火連日飛催如三四日內可到並俟
輪船到鄂即率數營先至防所如再阻滯即令總理營務
處記名提督申道發統帶官提督何紹彩鄧訓誥熊鐵生
向世珍等各統率所部陸續星夜北上臣即搭招商局輪
易輪船先行駛赴天津與督臣李鴻章籌商駐防一切情
形可否就近入都面請
聖訓俾資恪守伏候
批示祗遵等語奏入後奉到九月初七日

寄諭鮑超奏酌改隊伍情形請飭接濟軍火一摺著李鴻
章遵照疊次諭旨酌量辦理鮑超募勇成軍即著迅赴防
所毋庸來京請訓時李公鴻章察哈爾都統祥亨公等奏
八月十四日
寄諭李鴻章奏塞外馬匹必須夏令采購現已八月中旬
賣者衆第收場勢難零星搜索擬請於察哈爾牧羣孳生
官馬內趕緊選撥並擬派記名提督楊安典馳往口外會
同揀擇等語鮑超招練馬隊剋日到防需用馬匹甚亟著
祥亨分飭商都太僕寺各總管即於該處牧羣內孳生官

馬項下不必分定成數迅速挑選能戰騸馬三千匹會同
楊安典采擇不得以口老疲瘦充數即由楊安典分起派
弁押送進口撥給霆軍應用毋稍延緩

九月鮑公督軍航海北上

時李公瀚章彭公祖賢奏言提臣鮑超忠勇素著此次奉
命統軍赴直亟思剋日北上祇因舊部將領散處各省招
集需時且兩省所募營勇人數衆多而在湘先募之十六
營又以重湖風色不定舟行阻滯未免稍稽時日迭奉
諭催深爲焦急等語鮑公於初五日奏言臣昨於八月二

十八日將湖南隊伍阻風輪船稍需時日等情奏明在案
拜摺後即加緊飛催各將領不避險阻於大湖中夜不停
舟九月初四日隊伍已到七營其餘各營日內定可齊集
湖北所募五營亦已成軍所需帳房晝夜趕辦即日定可
齊全惟各處輪船未到不勝焦灼當即面商湖廣督臣李
瀚章湖北撫臣彭祖賢飛催輪船運載雖經督撫臣連日
委員催飭但恐一時未能到齊且限期已逾更深惶悚臣
定於本月初六日附招商局輪船先行馳赴天津與大學
士直隸督臣李鴻章籌商駐防一切情形至兩省隊伍即

交總理營務處及統帶官俟輪船先後到時陸續率領北
上決不敢稍涉遲延致誤事機臣到津後可否
飭赴都城面請
聖訓俾資恪守伏候
批示祇遵等語又附奏言臣行營一切事件需才辦理查
有請假回籍禮部主事陳昌四川銅梁縣人品學兼優留
心時務又丁憂回籍前湖北監利縣知縣黎培老成練達
操守廉潔可否請
旨飭下四川督臣丁寶楨行飭該二員迅速來營以資管

助等語奏入奉
旨知道了著俟抵津後催令所部各營由輪船速赴洋河
口卸載該提督即行前往督率擇要布置仍遵前旨毋庸
來京請訓丁公寶楨奉十三日
寄諭候補主事陳昌前湖北監利縣知縣黎培均在四川
原籍著丁寶楨飭令該員等迅速前赴鮑超軍營鮑公方
具奏時奉到八月二十四日
寄諭李鴻章奏查明天津山海關等處地方情形請旨辦
理等語天津爲畿疆門戶山海關係東北要隘現在李鴻

章會國荃妥籌扼紮自可無虞惟永平府屬之昌黎灤州樂亭沿海一帶尚覺空虛該處布置稍疏則天津山海關兩處均難聯絡一氣亟須大枝勁旅馳往屯駐鮑超現輪船北來即著統帶各營徑往撫甯境內之洋河口停輪卸載擇要分紮與李鴻章曾國荃隨時會商調度以固畿輔屏藩該提督驍勇善戰朝廷素所深知昨據奏稱已飭各營恪遵紀律所過秋毫無犯等語所奏甚是行軍之要紀律爲先况直隸各屬迭被偏災地方元氣未復尤宜嚴明約束俾兵民得以相安所有該營餉需軍火等項銀兩由

戶部撥給即著該提督自行派員赴部領用覈實報銷

十月鮑公到直隸防次

鮑公自上月乘坐江表輪船至上海換坐保大輪船航海北行至是月初一日行抵防所初三日奏言臣於九月初六日由鄂起行沿途舟次擱淺二十三日始抵天津當與大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面商駐紮及戰守一切情形二十六日由津赴防一路繞道查看灤州昌黎樂亭形勢惟樂亭縣境地勢較高尤爲各處扼要且泥色堅固便於紮營該處西北距京師四百八十里西南距天津三百六十里東距山海關二百四十里又東距洋河口一百二十里南距清河海口五十里東南距老米溝海口四十里又東南距甜水溝海口六十餘里誠爲適中之地海運糧草亦屬便易當與樂亭縣知縣王崧翰面商傳集紳士設立發賣柴草局以資購買據云北方風勁透骨所有帳棚一遇風雪必然朽爛須牆內另修土牆蓋搭營房方足以禦寒冷但時近隆冬土膏已凍如以乾土修築營壘已屬暫計至蓋搭營房則需帶潮之泥延至春暖勢必坍塌必來歲清明以後土脈稍融方能動土修理現在只可用高粱梗

遮蔽帳棚暫避霜雪再四思維均係實在情形不得不從權辦理臣一面督率將領營哨各官加意操演訓練以成勁旅且臣前於九月初五日在湖北武昌途次接奉

諭旨直隸各屬迭被偏災地方元氣未復尤宜嚴明約束俾兵民得以相安等因欽此臣嚴加誥誡務令恪守紀律秋毫無犯以仰副我

皇太后

皇上軫念民瘼申儆戎行之至意至防守一切機宜隨時偵探與大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山西撫臣曾國荃會商

妥籌總期布置妥協有備無患和衷共濟以上紓
宵旰之憂勤等語奏入奉
旨知道了欽此仍遵前旨約束兵丁並將防務隨時整頓與
李鴻章會商妥籌辦理先是李公明墀奏綜計實發過
霆軍十六營大小口糧及製造旗幟號衣帳房鑼鍋等項
折價各營赴鄂船價共銀壹拾六萬五千七百四兩八分
至是李公瀚章彭公祖賢奏言湖南提臣鮑超招募勇丁
共計步隊二十一營馬隊六營航海北上前經臣等籌給
餉項及製備軍裝鍋帳一切經費鮑超先行起程並就已

到招商局輪船載勇開行當將辦理大略情形恭摺具奏
聲明其餘營勇俟續有船到亦即繼進在案查所調招商
局向走北洋之海定海宴富有懷遠漢廣永清利運輪船
七號並准兩江督臣劉坤一飭派威靖兵輪船一號福建
船政大臣黎兆棠調派威遠濟安琛航輪船三號先後來
鄂幫同載運臣等飭該軍分統各員督帶勇丁乘坐北上
各船往返數次於十月二十四日全隊開竣齊抵洋河口
登岸堪以上慰
宸廑至鮑超所募霆軍馬步各營大餉湖北實共發給銀

十八萬八千五百四十七兩又發在鄂招募各營小口糧
計共銀四千五百三十兩二錢一分六厘又發製造棚帳
軍械器具等項價值合銀一萬七千七百零七兩二錢六
分二厘總共銀二十一萬零七百八十四兩四錢七分八
厘又發洋槍六千三百一十桿內二千二百桿係向金陵
借撥又劈山礮一百零四尊大刀鐵叉各一百把洋藥四
千磅大銅帽六十八萬顆並土藥火繩皮紙油燭等件均
由該營務處記名提督申道發出具印領赴善後局領解
回營散放此外尚有輪船煤炭薪工飯食等項經費現經

飭局先行籌給五萬兩應找之數爲款尚鉅俟與商局結
算再行附報伏念湖北餉源本屬萬分枯竭該軍餉項前
雖欽奉
諭旨在於部撥邊防經費項下開支而鄂省原奉撥銀二
十萬兩除已解京外僅存銀十萬以之發給此項餉需所
短甚鉅惟事關捍衛畿疆限期緊迫不得不移緩就急將
備陝甘督臣左宗棠西征月餉及各省協餉並挪借商號
銀兩湊撥供支以速師行趕於北洋未凍前全隊抵防再
鄂省所發霆軍大餉及小口糧等銀應由提督臣鮑超自

行造冊報銷以昭核實而免轇轕等語飽公尋奏言臣於十月十四日承准兵部火票遞到軍機大臣密寄十月十二日

諭旨俄國議約前以九月爲期該國現請展限兩月等因

欽此跪誦再三仰見

聖明洞燭敵情愼重邊防之至意臣所部馬隊各軍自九十兩月陸續取齊駐紮樂亭一帶控制畿疆東南現在梭巡海岸稽查奸宄嚴禁騷擾民情尙稱安謐曉夜督飭將校訓練士卒激發忠義講求山川地勢險要及戰守破敵

諸法無事之日不敢玩寇疏防有事之秋不致怯敵退縮總期隨時隨地可戰可守今若俄人帖然效順事有轉機固不必輕啟兵端萬一西漢伯等處任意邀求事多難從釁自彼開臣百戰餘生受

恩深重當督率將士齊力一心或攔頭迎擊或出奇制勝必不使敵人輕進一步京師爲根本重地設或有警當即督率大隊飛速入衛如力能兼顧天津山海關一帶海口亦必相機策應斷不敢畫地自守一切防勦事宜仍當虛衷咨訪會商直隸督臣李鴻章山西撫臣曾國荃和衷共濟顧全大局以報

三朝豢養之恩而副不次

寄託之重至於軍中礮械子藥業經略有儲備柴草則分設五局採買收屯米糧則前由南方攜帶不過可支來年正月誠恐俄人展限計在緩兵萬一出我不意自海參崴毛口崴琿春等處由陸路乘虛東來南北海口必泊兵船梗塞水道士馬萬餘糧運路斷何以爲防勦應捷之資再四思維因咨商直隸督臣李鴻章挪借淮餉十萬兩指領庫款分作今冬明春兩次歸還趁此時南方米價尙賤委

派廉幹人員即赴兩湖三江產米之區先行採辦足可支應一年一準事機之緩急臨時酌度或由海道或由內地漕河挽運北上俾士飽馬騰臣得以專力制敵似於軍心防務大有裨益又臣所募勇丁皆南方人置之雪海冰天尙未習慣適值隆冬嚴寒尤堪軫念若不加意撫恤於前使之感激羣思效命他日臨敵何能驅血肉之軀親冒鋒鏑擬請仿照淮軍章程每營於正餉薪糧之外每月另給銀一百六十兩報部核銷以免兵勇自赴鄉村辦採或至擾累兵民並擬請預發餉銀俾兵勇置備棉衣及日

用必需之物以期固結軍心惟按照原定章程每月請領
庫撥餉銀十萬一千八百四十一兩即須歸還淮餉銀五
萬兩所餘五萬兩既不敷支放一月又何從騰出餉項銀
預給勇丁以爲先備衣食之用而臘正兩月封庫開庫又
恐稽延軍士懸釜待炊何能稍緩須臾惟有仰懇
鴻慈逾格飭下戸部預撥臘正二三箇月餉銀三十萬五
千五百二十三兩臣另備文咨明戸部存案由臣委員領
解來營以濟急需至於每營每月另給柴草銀一百六十
兩出自我

皇太后
皇上軫念戍卒苦寒之
恩施非臣所敢率請如蒙
俞允即求
飭下戸部一併發領存案以廣
聖主之仁而收士卒之心惟當此庫款支絀臣具有天良
務當涓滴均歸實用萬不敢浮冒支消虛糜帑項上負委
任等語奏入奉
旨著照所請戸部知道嗣經鮑公派員備文赴部請領尋

據部咨給發本年十二月及次年正二共三箇月餉銀三
十萬五千五百二十三兩並加給各營柴草計四箇月零
十日銀一萬八千七百二十兩此後月餉按月委員赴部
關文
十一月鮑公駐軍永平府之樂亭縣分扼倴城灤州等處
霆軍步隊十六營自上月已陸續到防其最後開招之長
勝五營是月初一日亦到鮑公令步隊各營環樂亭而壁
徐連陞等在天津領訖軍火旋經李公鴻章所派委員解
到察哈爾孳生官馬二千匹曾公國荃又咨送各營戰馬

六百餘匹鮑公相度形勢將馬隊六營分駐去樂亭四十
里之倴城九十里之灤州計全軍馬步勇丁一萬四千餘
人分爲二十七營以提督申道發總理營務處提督劉厲
隆總兵陳由立副將黎鴻鈞副之以湖北候補道許世祿
總理文營務處知府何葆恩何隆簡知縣黎堉副之步隊
分爲四軍曰霆軍正五營其統領爲提督熊鐵生營官則
提督楊友益蕭連貴總兵羅進春副將臧德曰霆軍副五
營其統領爲提督鄧訓誥營官則總兵唐得勝李定明副
將楊式德李得彪曰霆軍新五營其統領爲提督向世珍

營官則總兵袁國祥孫玉林李金聲參將吳榮貴曰霆軍
長勝五營其統領爲提督何紹彩營官則總兵謝榮勝洪
容海副將劉車龍蔡文友馬隊分爲二軍曰霆軍馬隊正
三營其統領爲提督徐連陞營官則總兵初發祥皮大霖
曰霆軍馬隊副三營其統領爲提督江自康營官則副將
姜河清韓景廷又親兵步隊一營管帶官爲提督張玉田
其分帶馬步各哨則有提督蔡得勝總兵羅有升何定坤
羅玉成金昌言鄒貴友李維義華占魁王步超劉萬勝劉
大有龍起鳳唐有勝朱開勝喻名揚劉天勝周廷英鄧學

瀛副將聶榮華滿朝貴張正清張壽廷彭勝發殷昌黃綸
祥劉湘麟歐陽凱戴維高傅承貴戴學義邱顯銘石清武
戴恆山潘順隆胡升仕李紀有傅佐廷劉子成戴慶有劉
有恆吳炳辰楊大有鄧起安黎有勝牆明德蕭回元吳起
雲唐發陳金貴許松林秦成亮劉來興劉宏順邱發藻朱
福興劉宏祿陳希忠張貴文唐忠發鮮椿山參將張文貴
胡延慶沈正福閻有貴鄧得勝易定元杜淦何春華鍾明
勝胡泰林廖洪元徐連升王仁壽鍾三元劉河清鄒甫田
羅廷禮楊松山余得江吳西元楊德華樊春林陳金元張

思喜張寶田吳德龍游擊馮文庵鄭國賓侯萬選徐鴻慶
楊定魁譚貴和王有盛王有貴鄔盛鑾熊如松葛明亮鄭
占魁李宏銀向大福鄭得勝蕭承禮歐陽慶陳榮貴張振
榮伍占魁曠安芳王朝武陳顯名楊得勝廖德明譚開益
康有貴湯倚啟范友高胡玉麟楊占清湯登元羅有元譚
宏德陳廷發李保李大本劉咸泰馬占彪陳國勳葛宗貴
朱華曉李迎春都司馬仲艮張福亮楊耀盛馬長清彭應
發鄧萬年瞿運寶宋開文楊文煜申光印劉鼇羅會虎史
定國楊光海溫德炳王永壽丁國順劉明信劉鴻裕徐洪

陞劉錦章韋大順王俊作姜維賓蕭宏發吳家愷湯晏清
李寶麟吳萬林華興祥唐明升陳正清唐占魁劉俊高傅
廷樑鄒豐玖臧國安劉長發守備彭德高周源進陳夢熊
王尊海馮德華李福春孫長元鄭柳亭周泰來華壽春余
萬年唐玉明羅思忠楊爲忠千總疏國才等百數十人外
隨營差委提鎮陳超宗等又數十員皆鮑公轉戰東南時
舊部也其各營什長亦多用舊部因材位置內有保列鎮
將者勇丁萬數千人皆係少年精銳各營逐日操練技藝
間日演習隊伍聲勢甚壯自湘鄂開招即隨時申做將卒

約束嚴明漢口上海皆外國通商總匯霆軍開拔北上耕市不驚商民若不知有大兵過境者各國洋人同聲歎服英國商人某至願獨助餉銀數百萬兩鮑公稱大義卻之船至洋河口勇丁有違船例附帶火藥致與船主口角者鮑公命立懲之並革其營哨官樂亭等縣數百年未見兵革霆軍始至鮑公恐兵士因柴草細故致擾民間乃分設各營柴草局按市價公買以本地紳耆戶部郎中崔炳文同知李潤霖等董其事有勇丁擅取民間柴草一束鮑公命斬之村民以情輕爭代乞免鮑公卒梟犯丁於是士民益曉然於霆軍紀律之嚴兵民相習耦俱無猜凡飲食日用諸物四方爭販來營交易樂城市廛較未屯兵之時繁盛數倍鮑公乃商之紳耆罷柴草局不設聽兵民自相市易兵得柴草之用民間獲利數倍於平時自　朝命徵兵備俄四方文士投筆而起者爭赴霆軍鮑公設儲才館禮之以道員羅應旒董其事既而來者日衆又命各營分贍之於是一營官所養文士多者至十數人又商之李公鴻章會公國荃委紳民舉辦團防以清內匪助聲勢用道員楊嘉善永平府知府陳慶滋董其事於是永平屬境以次舉行自聞俄警濱海各屬恐敵兵驟至不免馮陵人情洶洶謀遷避及聞鮑公航海來乃安堵如故是月鮑公又奏調前雲南廣南府知府靳登瀛來營差委

十二月鮑公巡邊至山海關尋回營次

先是鮑公以敵情叵測來路不可勝防亟宜預備戰守以顧根本於上月奏言自古備邊之策能守而後能戰能戰而後能和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俄人水師鐵甲已集遼海東洋陸軍已逼琿春海船商賈往來其間者實見軍容之盛不僅虛聲恫喝也幸而能以理喻或可不即興戎儻竟乘虛而來舍戰更無良策臣詳考地勢琿春陸路至威遠門不及千里是爲奉天吉林之關鍵儻或由此內犯則進邊門而拊　盛京之背西則由馬千總台出廣甯錦州之後而趨熱河若由錦州循邊牆梨水溝鳴水門而進喜峰口尤深入內地之捷徑也水路由混同江越黑龍江口以入松花江可直抵三姓伯都訥等處儻或以水師來攻則黑龍江非復我有而吉林腹背受敵矣若由奉天南循遼海則金州廳所屬之大麥灣小平島旅順口錦州府屬之天橋廠甯遠州屬之釣魚臺等處皆可泊舟登

岸儻或由此進兵則吉林奉天腹背均受敵矣且天橋廠
釣魚台距山海關皆不甚遠儻舍舟就陸超越奉吉防軍
之前進喜峰口以達遵化州勢必震動
神京不可不先為戒備奉天門戶緊要早在
九重洞鑒之中此日委任親賢通籌全局凡有雄關要隘
鎖鑰重重竊料
聖慮周詳必已算無遺策自山海關以至北塘海口五百
餘里雖防不勝防而李鴻章曾國荃所部各軍分布如常
山蛇不難首尾相應臣則秣馬厲兵以夜繼日所挑將領

非隨臣身經數百戰者概不入選臣復親加訓練教以忠
義以作其敢死之氣萬一有警無論遠近臣即親督馬步
各軍裹帶乾糧星馳援剿先以保衛京畿為第一要著儻
敵兵由山海關西北各口入永平府屬之撫甯盧龍界內
則霆軍實當其衝臣誓當四面截擊斷其歸路必使片甲
不返以伸
天討而快人心惟中外情形不同用兵各有長短洋人所
恃者鎗礮耳製造之精今日愈出愈奇鎗礮而外別無長
技臣向來教戰五成戈矛以鎗礮排列於前即以戈矛相

間而進兩軍相薄戈矛突出鎗礮之前直撲敵人而敵人
火器雖精無所施其伎倆此霆軍之所長也以我之所長
攻彼之所短不難百戰百勝然而火器不及外洋之利又
必求工力悉敵之鎗礮使其無懈可擊而後吾無所短嘗
聞普法交戰普國火器精良鎗子迭出甚速而法國之鎗
機鈍子遲普遂以弱小之國而俘法之國王一器也而成
敗繫之敢不先事講求以期有備無患臣昨過上海以萬
餘金購有各種洋鎗取其價廉上藥者先令各營操習期
於發無不中考洋鎗中之迅利輕便者莫如馬地利並呿

喏士得兩種電掣雷轟為行軍第一利器臣擬即如式購
備七千餘枝每枝配帶子藥五百顆價值約二十五六兩
合計非實銀十八萬兩不能採辦齊全營中無款可籌惟
有仰懇
天恩賞准發撥鎗價俾取精而用宏庶同仇而敵愾明知
庫款支絀茍非實在要需敢不力求撙節舉凡貴重礮位
自數千兩以至數萬兩者雖利於攻擊臣概弗敢請獨此
洋鎗士卒恃以開行陣之先方可用戈矛以攻敵人之短
而能制其死命如蒙

俯允可否即請飭下兩江督臣或於揚州鹽務內借撥實
銀十八萬兩由臣委員馳往請領就近在上海香港定購
剋期裝運來營以備戰守而免貽誤自古無必勝之兵而
有必勝之將往時粵逆捻匪縱橫肆掠海內幾無完土而
疆臣及各路統兵大員仰承
廟謨同心滅賊即臣從事於諸臣之後雖悍鷙如四眼狗
等臣皆以偏師常破數十萬之衆而能使海宇廓清者氣
足以勝之也況今
宮廷自治凡有可以振作者無不立見施行而內外臣工

所以籌自强之策者又皆不遺餘力人心固結士氣弗衰
機會之來時不可失果能得此利器儻俄人輕敵而來則
沿海旌旗一指麾間不難立繫夷酋之頸待其窮蹙乞命
震懾
天威然後許其請和兵可百年不用也事可操券間不容
髮臣非敢以匹夫之勇妄陳於
君父之前誠以敵寇憑陵戎機已露迫切上陳自忘愚昧
等語奏入奉
旨戶部議奏至是戶部於初七日奏言查該提督用軍向

係鎗礮五成刀矛五成所帶馬步勇丁一萬三千餘人約
計湖廣督臣前所籌給洋鎗尚足供五成之用茲復奏稱
擬採辦馬的利呍嘈士得兩種洋鎗七千枝自係爲多籌
利器有備無患起見惟洋鎗之種類不一儻採辦不得其
人或經手任意浮開或洋人有心欺騙此等弊端近年以
來業已層見疊出當此餉源匱竭之時辦理軍需不得不
力求核實臣等公同商酌所有該提督請借撥銀兩採辦
洋鎗之處擬請
飭下兩江督臣兩廣督臣各派賢員先在上海香港等處

認眞考校究竟洋鎗以何項名目爲最利價以何等爲公
平切實訪查明確據實聲覆再由臣部酌核辦理等語奏
入奉
旨依議鮑公於初五日在欒亭營次接奉軍機大臣咨開
十一月二十八日由　內交出年終　恩賞福字一方大
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銀錢二枚銀錁四錠藕粉三斤白
蓮子三斤半百合粉一斤半南棗三斤半荔枝一斤半奶
餅五斤掛麪十把祗領訖即具摺謝　恩附奏言臣所部
各營因無雨雪所有營壘業經完竣營房改築土牆早已

告成軍士悉免嚴寒露宿臣仰蒙
鴻慈覆庇舊傷並未舉發猶能善飯耐勞諸將士亦皆精
壯仰叨
福蔭均無病患自到防數月以來操演訓練已成勁旅如
遇强寇皆能身臨前敵共奏膚公臣拜摺後出巡沿海一
帶地方便道由山海關與山西撫臣曾國荃會商防守一
切事宜等語奏入報
聞鮑公在山海關駐二日即回樂亭營次是年鮑公部將
孫開華仍署福建陸路提督因海防喫緊帶印渡台將所

部擢勝營分紮台北府及雞籠海口曹志忠等統帶霆慶
營並增募勇營以備閩海之防唐仁廉統馬步五營駐防
直隸北塘海口兼節制蠣頭沽練軍春間經吉林將軍銘
安公奏調赴吉爲李公鴻章所留至是銘安公以伯力地
方俄人極力經營已成重鎭三姓一路江防緊要又奏言
直隸通永鎭總兵唐仁廉忠勇性成饒有識略曾爲鮑超
先鋒戰無不勝所向有功籲懇
密飭李鴻章仍派唐仁廉來吉親駐姓城總統戴宗騫等
馬步各營獨當一面以資鎭懾等語李公尋奏言唐仁廉
素稱驍勇熟習北塘沿海情形霆軍馬步各營分紮樂亭
灤州一帶均係通永鎭汛地唐仁廉爲鮑超舊部主客之
交頗其照料聯絡且辦理北塘防務數年兵將相習若遽
易生手誠恐呼應不靈致滋貽誤等語於是仁廉仍留原
防照料霆軍轉運米糧等事極爲周妥

霆軍紀略卷十五終

霆軍紀略卷十六

銅梁陳　昌世五編輯

門人 吳樹棠 王澤 仝校字

辛巳光緒七年

二月鮑公請假在營養病

自上年俄羅斯以伊犁事起覊中國使臣刑部尚書崇厚公以違　訓越權逮問　朝廷復　命大理寺少卿龔侯曾公紀澤使俄俄人知中國有備仍願修好請罷西安漢中伯都訥等處通商前議其餘商務界務曾公與俄國外

部大臣全權大臣等將咸豐元年八年十年同治三年歷次條約及崇厚公所議各節互相校閱議定共得中俄改訂條約二十條議定專條一條陸路通商章程十七條

朝廷降旨允準至是曾公國荃奏將所部山海關防營酌量遣撤鮑公奏言臣前因轉戰東南帶傷三十餘處最重者腦頂左手左肋兩足雖經醫治每值陰雨時常舉發光緒五年十二月忽患目疾於六年正月漸愈惟睛光尚未透明髣髴若有霧氣方期安心調養得以復元旋以時艱孔亟奉

諭旨飭令來京遵卽飛速起行及入覲

天顏渥蒙

垂問傷病臣以時事艱難方思致身圖報畧舉傷痕一處未敢盡言嗣赴湖南提督新任

陛辭時又蒙

聖眷垂詢傷痕咳嗽已否就痊當卽面奏已就痊可蓋權詞以慰

宸廑也及抵湖南省垣七月十七日欽奉

諭旨令臣選募勇丁北上限八月以前駛到天津山海關

適中之地擇要駐紮臣遵卽就近調集各路舊部招募訓練剋日成軍疊奉

諭旨飭令迅速北上臣飛催諸將赴鄂會齊該將士等不辭長湖之險逆風而行夜不停舟臣星夜趕到防所修築營壘訓練士卒從前目疾本未靜養咳嗽傷痕亦未痊愈到防後感受風寒舊病增劇其時俄事尚未定局恐

朝廷顧念海防時深

廑繫因附陳舊傷並未舉發頗能善飯耐勞以上慰

宸廑昨接大學士曾臣李鴻章左宗棠函稱俄事業有成

議等語則防務似較從前有緩急之分臣舊病未痊合無
仰懇
天恩賞假一月在營調理一俟就痊卽當銷假萬不敢久
曠職守現在臣所部將領記名提督熊鐵生鄧訓誥向世
珍何紹彩徐連陞江自康均屬謀勇兼優此外營官記名
提督張玉田等二十一員亦屢立奇功百戰驍將其總理
營務又有記名提督申道發布政使銜湖北候補道許世
福皆久歷戎行老成持重該員等隨同臣苦戰十餘年雖
倶未曾任實缺然歷練頗深堪資倚任訓練操防向無疏

虞足以仰副
朝廷愼重邊防之至意等語奏入奉
旨鮑超著賞假一月鮑公因前刊木質關防損壞附片奏
陳另刊文曰湖南提督行營關防得
旨如所請行鮑公於上月二十九日奏言臣部各營現今
臘正兩月餉銀并柴草銀兩均已發給齊全惟所領二月
之餉內中已提完借款五萬兩散放二月全餉尙短銀五
萬兩緣上年防務方緊不得不先事籌備因借淮餉銀十
萬兩採買軍米期免時憂糧盡是以預先挪用一月之餉
以備本年之糧今糧則已儲而下欠借款五萬原議今春
歸完何能顧此失彼致誤淮餉要需惟部定章程按月請
領若三月分祗能領餉銀十萬一千餘兩旣須清完借款
五萬兩又須補足二月勇餉五萬兩則所領三月之餉除
歸完借項彌補虧短外固己用過無存而應放三月正餉
急切實無着落雖有己買軍米可作抵款又不能全行預
給勇丁卽作一次扣抵餉銀應俟三月遲期到營按月發
米逐漸攤扣銀兩方能抵淸十萬之款旣須按月攤扣則
應放三月之餉實屬無從挹注且下月又遲形短絀勢不

得不求爲變通惟有仰懇
聖恩飭下戶部仍照上年成案將三四五三箇月餉銀并
柴草銀兩歸併一次發給以後請照三箇月一次備文赴
部請領庶足以資周轉並免時常請餉驗發道路往返稽
延月餘及沿途應付運解車輛接遞之煩等語奏入奉
旨戶部議奏嗣經部議准將三四兩箇月餉餉歸併一次
發給以後仍照章按月請領鮑公自到防後以所部勇丁
均係南人不慣麪食因派道員唐仁東知府馮會都司余
元龍等赴江安一帶採買軍米於鎭江蕪湖等處分設後

路糧台又慮海氛或熾運道梗阻因多籌款項預備全軍一年食米趲運到營至是仁東等將軍米數萬石分起由輪船陸續運解到營樂亭灤州倴城三處紮營及操演遊牧之地多係農田鮑公以時值播種令各將領會同地方官按屯營地段逐一丈量照常年歲入加重分給租錢每營計畝合給制錢三四十千文內外由各營官捐備亦義戶分領屯營給地租亦東南用兵時所未有也

三月鮑公續假在營養病旋請赴京叩謁

詔止之

鮑公於初十日奏言臣前請假一月在營調理仰蒙

恩准旋卽延醫用藥滿望速痊卽當銷假惟從前所帶頭足手肋諸重傷損及骨髓流血過多自上年因受風寒鬱發以後時常掣動數月以來力疾治軍失於醫治近雖上緊服藥而積感已久加以入春肝木正旺火尅肺金咳嗽迄難遏止目疾亦仍未透明彷彿猶有霧氣非得安心靜養漸次調治難期速效臣萬分焦灼深懼久曠職守然欲力疾從公又恐病轉增劇惟有再籲

天恩賞假一月俾得安心調理一俟目疾就痊卽當銷假一切操防訓練事宜仍當隨時督飭將領等悉心整頓不敢稍形鬆懈以仰副

朝廷愼重邊防之至意等語奏入奉

旨着再賞假一月又附奏言臣從前轉戰東南所部將士從無吸食洋煙者上年在兩湖招募舊部恐該將士等與臣相別十年之久或不免沾染習氣嘗經申警若有吸食洋煙者據實聲明准與告假不得留營倘或隱瞞一經查出定以軍法從事所募勇丁必認眞挑選嗣後如查有吸食洋煙者除將勇丁嚴辦外必將該管將弁治以應得之

咎茲查隨員內有留於湖南儘先補用副將劉有才自咸豐年間隨臣剿辦髮捻同治五年克復廣東嘉應州案內歷保今職此次隨臣到防委派差事尙無貽誤惟吸食洋煙難期振作若不予以懲警竊恐一倡百和惟念該員從前著有微勞未便遽從重典相應請

旨將留於湖南補用副將劉有才革職以肅營規而免效尤等語奏入奉

旨著照所請兵部知道鮑公自十五日驚聞

孝貞顯皇后升遐旋卽成服率同將校設位於樂亭縣明

倫堂朝夕舉哀行禮二十一日奏言臣恭讀邸抄
哀詔
遺誥驚悉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仙馭升遐搶地呼天神
魂飛越痛念
大行皇太后前後臨御寰宇近二十年無日不在憂勤惕
厲之中值時局之多艱每潛移而默運
旰宵勤政佑啟
中興

聖德
神功隆古無比何圖一旦委棄臣民薄海含悲攀號莫及
臣久荷
知遇之隆
倚畀之重上年屢蒙
召對備荷
聖慈垂問傷痕無任感激
高厚生成涓埃莫報遽聞凶耗瞻望
闕廷五中摧裂罔知所措前因傷病未痊奏請續假調理

今銜
恩感泣不能自已應請銷假就近叩謁一展悲慕哀戀之
忱恭慰
皇上大孝伏冀
節哀順變隨時珍衞並籲請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勉抑哀思藉資靜攝速
臻康復以慰中外億兆人民之望至臣職任邊防所部將
領皆久歷戎行老成持重尚可分任其責防所去京僅四
百餘里合無籲懇

天恩俯準臣匍匐赴京叩謁
梓宮虔申哀悃並瞻覲
天顏跪請
聖訓不勝哀痛迫切待
命之至等語奏入奉
旨著毋庸來京叩謁
五月議撤霆軍馬步十三營餘留防
鮑公於十六日奉到十四日
寄諭鮑超所部步隊二十一營馬隊六營駐紮樂亭一帶

現在防務稍鬆自應量爲裁減以節餉需著該提督於所部各營內即行裁撤步隊十一營馬隊二營派員分起管帶回籍妥爲遣散該勇丁籍隸湖廣程途較遠自當仍由輪船行走較爲便捷著李鴻章劉坤一即爲豫備知照鮑超飭令各營陸續起程應需輪船經費即著李鴻章籌款應付此項遣撤勇丁著鮑超責成統帶各官嚴加約束毋任沿途逗遛俟到籍後並著李瀚章彭祖賢李明墀督飭地方官一體彈壓照料毋令滋生事端所撤各營月餉應如何覈給之處著戶部妥籌辦理其軍火器械著李鴻章

派員點收存儲備用至現留之馬步各營仍著鮑超督飭認眞操防毋稍懈弛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尋經戶部奏稱臣等查該軍全營餉需已領至五月分計日應扣至六月初六日爲止此次遣撤馬步各營勇丁遣由輪船行走以歸便捷沿途自無阻滯之處臣等公同商酌此項遣勇路費應照所領月餉數目按日核給凡遣回湖北者每名酌給十日路費湖南程途較遠每名給二十日路費至各該勇丁歸籍以後猶恐一時不能驟圖生業難免游手好閒合無仰懇

天恩按名寬給一月月餉俾挈有餘資得以從容各謀生理不致別滋事端臣等欽承

恩命妥籌辦理允宜推廣

皇仁格外優加調劑該提臣尤當上體

聖慈即將領到撥款核實散放並先行出示曉諭闔營宣布

朝廷德意務使各勇丁咸與聞知俾得均沾實惠如蒙

俞允應由臣部飛咨提臣鮑超遵於奉到此次

諭旨之日趕緊分起陸續遣撤責成各該統帶官沿途嚴

加管束不准任意逗遛生事其應發路費暨加給月餉等項即由臣部在於邊防經費項下提銀八萬兩發給該提臣承領查照部議除應領月餉發至上船之日截止外鄂勇每名加給四十日餉需湘勇每名加給五十日餉需均於臨遣起程之日按名給領仍令即將第一起所遣官兵各若干名先期行文知照直隸兩江湖廣各督臣湖南湖北各撫臣俾資預備並令該提臣將某起遣歸鄂勇若干名湘勇若干名應給路費若干日計銀若干兩並一月餉銀若干兩分晰總散數目開單咨報臣部備核至現由部

庫提撥銀八萬兩將來或用有贏餘或尚有不敷應令該
提臣統侯將所撤各營遣散完竣後彙總造冊報部以憑
銷結若有餘賸即令留抵月餉或稍未敷用再由臣部撥
解找補以清款目嗣後每遣一起即應先期知照一次務
令分起分款隨時先行分咨各路不得於事後籠統開報
俾昭詳慎再所給各勇丁路費月餉應令按日扣算查該
軍全營月餉係領至六月初六日為止此次所遣馬步各
營兵勇凡在六月六日以前離營者應將其浮支餉銀按
日扣抵路費並加給月餉如離營在六月六日以後亦應

按日核計將其在營之日應領月餉分別補放統由該提
臣轉飭管理糧餉委員悉心核算清楚按人發給開列清
單送部查考此後該提臣所部尚存步隊十營馬隊四營
所需餉項應令照核減實數按月具文請領等語得
旨依議飭公於十七日奏言臣自防務稍鬆即擬奏請撤
防以節餉項適傷病舉發未即陳請旋值
孝貞顯皇后大喪不敢冒昧瀆陳茲欽奉
諭旨遵即於馬步二十七營之中酌核裁撤統領官記名
提督何紹彩暨營官劉車龍蔡文友謝榮勝洪容海所管
帶之步隊長勝五營又統領官記名提督向世珍暨營官
吳榮貴孫玉林袁國祥李金聲所管帶之新五營並副後
營營官李清標所帶步隊一營共步隊十一營又馬隊營
官初發祥姜河清所帶馬隊二營統計馬步十三營責成
該將領等各將管帶勇丁嚴加約束由輪船裝運回南妥
為遣散無任逗遛滋事以期仰慰
宸廑所有馬匹軍火器械飭令各營點交大學士直隸督
臣李鴻章委員驗收存儲惟遣撤馬步員弁勇夫至十三
營之眾自應遵

旨派員分起管帶陸續起程該營員等清釐經手未完事
件及點交馬匹軍火器械俟輪船次第裝運行走均不免
有需時日約在七月方得將奉裁各營一律遣撤起程其
六七兩月餉項仍請照常給領至勇弁回籍雖蒙
恩施諭令南北洋大臣豫備輪船而行至湖北漢鎮尚須
自雇民船乘坐前往臣去年秋季在湘鄂成軍招募員弁
勇丁各省人民皆有其中籍隸四川湖南者尤多現值江
水泛漲船隻上駛節有阻滯躭延若由陸行途費更鉅合
無仰懇

天恩俯念士卒艱苦可否賞給閏七月八月全餉以作川
資俾無在途匱乏之各得回籍歸農出自
逾格鴻慈至奉留步隊十營馬隊四營臣仍當督飭認眞
訓練操防萬不敢稍有懈弛除俟所撤各營陸續起程完
竣再行具奏等語是時尚未接到部咨也奏入奉
旨覽奏均悉昨據戶部議覆遣撤霆軍事宜所撤各營月
餉發至上船之日截止鄂勇每名加給四十日餉需湘勇
每名加給五十日餉需已足以示體恤該提督當遵照部
議妥爲辦理覈實散放

七月霆軍已撤各營分起回南
鮑公奏言臣委員赴部請領月餉川資銀兩於六月初三
日解到防營悉心核算遵照部議除十三營應領月餉發
至上船之日截止外鄂勇每名加給四十日餉需湘勇每
名加給五十日餉需有籍隸四川者亦照湘勇發給均於
臨遣起程之日按名覈實散放俾一體實惠均霑自六月
十五日起准大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飭招商局先後派
到海定日新海晏永清與盛鎮東各輪船駛至撫甯縣屬
之洋河口分起裝運逕至湖北漢口停輪再由民船遞送

回籍茲各輪往還兩次所裁馬步十三營陸續乘坐開行
已於七月十五日一律遣撤完竣共放月餉路費銀十萬
九千八百七十八兩零勇丁等挈有餘貲可謀生業莫不
歡欣鼓舞感戴
天恩離營之後據各員途次來稟均稱咸遵約束實屬安
靜足以上慰
宸廑至所遺馬匹軍火器械等項已由督臣李鴻章派員
點收存儲等語又奏言臣前摺擬裁步隊長勝五營新五
營副後營馬隊二營因期精益求精復合所部二十七營

詳加挑選除長勝後營一營步隊全撤外餘步隊二十營
每營各挑撤一半馬隊六營挑裁二營仍符遵裁馬步十
三營之數至所留馬步十四營既於各營勇丁均有選留
應仍責成原統領營官等分帶庶情志相孚操練一切堪
資熟手除有原省咨調回標及因事故請假者餘皆飭令
管帶撤勇分赴湘鄂妥爲遣散後仍回防營督同訓練操
防更爲得力每月餉需仍照馬步十四營請領以節帑項
惟與前奏裁撤稍有變通之處理合附片陳明等語奏入
報

閏又奏言臣上年成軍時咨調布政使銜湖北候補道許世福分省補用知府何葆恩運同銜前湖北監利縣知縣黎㳡湖北分缺先補用府經歷周文亨到營極委管理軍餉事務當在湖南湖北善後局承領餉銀三十萬兩除放各營兩月行糧外餘由海運到防放訖嗣每月軍餉該員等赴部請領解營散放迄無貽誤今已一年合計海運陸解共餉銀一百餘萬兩伏查海運例每屆督運漕糧准予循案保奬又解餉至十萬兩亦准予奬勵茲該員等既涉重洋之險又按月赴部請領積有一歲之勞共解餉至一

百餘萬兩實屬尤爲出力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照海運解餉例可否將布政使銜湖北候補道
許世福給予二品
封典運同銜湖北監利縣知縣黎㳡仍留湖北補用湖北分缺先補用府經歷周文亨俟補缺後以知縣用分省補用知府何葆恩
賞加鹽運使銜以示鼓勵等語
奏入奉
旨吏部議奏嗣經吏部將許何周三員議准黎㳡一員議駮鮑公復專摺敘其勞績奉
旨黎㳡著照所請奬勵該部知道

閏七月全撤霆軍

鮑公與李公鴻章等同奉
寄諭鮑超所部各營業經裁撤馬步十三營分遣回籍其現在留防各營自應全行遣撤著該提督即行派員分起管帶回籍妥爲遣散仍由輪船行走以期便捷著李鴻章劉坤一彭玉麟即爲預備知照鮑超飭令各營陸續起程應需輪船經費仍著李鴻章籌款應付鮑超務當責成統

帶各官嚴加約束毋任沿途逗遛到籍後並著李瀚章彭祖賢李明墀督飭地方官一體彈壓照料毋許滋生事端各營月餉仍照戶部原議章程妥爲辦理覈實散放以示體恤其軍火器械並由李鴻章派員點收存儲備用鮑超俟遣撤諸事一律完竣即行來京陛見鮑公尋奏言臣於光緒七年閏七月十六日承准兵部火票遞到軍機大臣字寄閏七月十四日奉
上諭鮑超所部現在留防各營自應全行遣撤等因欽此
臣即恭錄轉行各營一體欽遵並傳統領營官面飭棄齊

軍械等項俟大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派員前來點交存儲勇丁等各理行裝聽候遣撤惟去歲到防佈置營座濬濠築壘皆租民間地畝按段給以重貲足倍耕穫之息今全軍旣撤自應飭令勇丁填平二十七營溝壘歸還原地以便耕種免妨農業臣一面飭各營督率工作一面委員赴部請領月餉川資銀兩一俟溝壘填平餉需解到即按名發實散放責成統領官熊鐵生鄧訓誥徐連陞江自康營官張玉田羅進春蕭連貴楊友益唐得勝李定明吳榮貴臧德皮大霖劉發祥韓景廷羅天德蔡文友黎鴻鈞陳

超宗王有明汪占魁等分起管帶陸續拔營乘坐輪船逕至漢口分別湖北湖南四川各勇原籍妥為遣散沿途嚴加約束務期一律安靜以慰

宸廑伏念臣受

恩深重雖捐糜頂踵莫報涓埃自去歲成軍以來虛糜多餉毫無微勞撫衷循思實深惶悚乃蒙

鴻慈豢養

恩推士卒

體恤周至此次遣撤仍照戶部原議章程寬給路費月餉俾各勇回籍挈有餘資得以從容自謀生理前既

寬其勞徭茲復

體卹閭閻歡忭銜結同深臣尤感激無地惟有益加策勵督同將領訓勉士卒出則同仇敵愾歸則守分安農各懷忠義之忱毋蹈情游之習以期仰副

高厚生成之至意謹俟全軍遣撤完竣臣即遵

旨赴京泥首

宮門跪請

聖訓奏入報

聞

八月鮑公撤防事竣遵

旨赴京

鮑公奏言八月初十日據請餉委員由戶部領解月餉川資銀兩回營臣即遵照戶部原議章程覈實散放除正餉外鄂勇每名加給四十日餉需湘勇每名加給五十日餉需其籍隸四川者亦照湘勇發給各營軍士莫不感戴

皇仁惟此次川湘勇丁太多臣飭令管餉委員核對名冊籍貫分別明晰以杜浮冒自八月十六日起拔營次第開

行准大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飭招商局分派海定海晏
永清懷遠鎮東興盛日新各輪船駛至撫甯縣屬之洋河
口陸續裝運仍遲至湖北漢口停輪再由民船接遞勇丁
各回原籍至八月二十八日馬步十四營已於樂亭縣防
所一律開拔完竣第查輪船尚未到齊已開之副中副左
及親兵等營尚駐洋河口靜候裝運該弁勇等均屬安謐
臣復派營務處前往彈壓照料並飭統帶各員嚴加約束
務期妥遣歸農仰慰
宸厪至馬匹軍火器械及臣自辦洋鎗等項均點交督臣

李鴻章委員收儲各營溝壘悉經填平歸還業戶茲定期
於本月二十九日自樂亭縣起程欽遵
前旨入覲
天顏跪聆
聖訓伏念臣傷病餘生叨蒙
累朝恩遇之厚不禁感激涕零現恭值
孝貞顯皇后梓宮永遠奉安臣應請隨同叩送稍伸犬馬
哀慕之忱等語
又奏言臣部下管理營務處陝甘題補提督申道發於同

治元年克復安徽青陽縣城二年復西河左膀左胯各受
礮子傷三年援江西踏平許灣賊壘右膀受矛傷又記名
提督張玉田於同治元年克復安徽青陽縣城左肩斷筋
傷骨統帶馬隊正三營記名提督徐連陞於咸豐九年攻
剿安徽之祁門大楓嶺髮逆右膀受礮子傷穿透腰背咸
豐十一年進攻江西豐城縣西北岸髮逆右腰受矛傷馬
隊正中營左哨官湖北補用參將樊春林於咸豐九年克
復安徽婺源縣左股受礮子傷入骨未出同治四年攻剿
嘉應州下城鋪髮逆右手腕被洋鎗子穿過馬隊正中營

中哨官湖北補用參將陳金元於同治元年克復安徽青
陽縣左手食指被礮子打落同治二年在安徽甯國府麒
麟山打仗右膀受傷又遊擊銜留川補用都司巫山營把
總龍玉書於同治三年攻克許灣左手被礮子打傷骨斷
筋縮該員等各受傷處均於當時報驗在案上年臣調赴
防營因前傷筋骨折損流血過多難以挽強命中據該員
等先後稟懇奏請邀免騎射等情前來臣復逐一查驗傷
痕屬實伏查隨營打仗受傷人員例得奏免騎射合無仰
懇

天恩俯准提督申道發張玉田徐速陞參將樊春林陳金元都司龍玉書六員免其騎射以示體恤之處出自

鴻慈等語又奏言臣上年成軍咨調舊部四川候補副將黎鴻鈞等十二員當以川省程途較遠咨商督臣丁寶楨酌發川資銀兩曾於在楚馳陳遴

旨選募勇丁摺內聲敘在案又調四川夔屬各營弁兵武茂林等六十一名及湖南提撫各標并長沙協兵丁包長春等八十三名均經各該省督撫分別發給行裝銀兩先後到防嗣准四川督臣丁葆楨湖南撫臣李明墀各咨稱

該員弁兵等領支川資行裝銀兩未經奏明礙難報銷應於師旋後按發該營兵餉內分年扣還各等因准此茲值撤防各回原省伏念該將弁兵丁等歷數千里跋涉之勞爲

國家效邊防之力其勤事亦屬可嘉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四川湖南督撫臣免扣各員弁兵丁川資行裝銀兩由該督撫照數報銷以示體恤出自逾格

鴻慈等語又奏言臣上年督師北上行經上海見各種洋鎗精利借款購買曾於到防後請豫備戰守摺內奏明在

案查承辦各委員均無違誤惟記名總兵李國珠去後延玩逾限屢經檄催除解到洋鎗丁字火等項實付價值運費外該員侵虧銀三千七百餘兩經臣委提到營訊供虧用屬實就近發交樂亭縣看管勒限追繳該員一味狡展伏查軍火爲營中重件該員領款採辦違逾限期並侵虧銀數至三千七百餘兩之多實屬有干軍法惟該員昔隨臣轉戰東南屢著戰功姑援已往之勞積猶冀將來之自新請

旨將記名總兵李國珠暫行革職查該員係湖南長沙縣人除由臣咨行直隸督臣轉飭樂亭縣將該員遞解原籍

應請

飭下湖南撫臣行司轉飭收押嚴追等語奏入俱得

旨如所請行又奏言再臣正束裝將行聞據營務處申道發查獲私刊印信關防匪犯田根澍一名搜出僞造部照一張並前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前西安將軍多隆阿大學士前閩浙督臣左宗棠前江西撫臣劉坤一及臣札文功牌等件一併稟繳前來臣當即提訊據該犯供稱係湖北蘄圻縣人所有各件文札委係僞造盖用關防信印

亦係摹倣私刊意圖騙賣獲利是實臣隨查偽造文札中
有同治四年克復廣東嘉應州霆軍保札一件內註藍翎
知縣田根澍加知州銜遇缺儘先前即選並換花翎字樣
臣檢查克復嘉應州原案底册並無田根澍之名且嘉應
州出力文員係臣自行保奏札中開係咨送閩浙督臣左
宗棠彙保年月亦不相符其為偽造毫無疑義究詰私刊
各關防印信該犯供稱被同夥之李維錦攜逃不知去向
伏查假冒職官私刊關防印信偽造部照文札圖騙人財
大干法紀該犯膽敢妄為難保無夥犯在外四處騙賣招

搖當傳署樂亭縣知縣靈沛飭差緝拿又獲該犯供出之
李易一名亦起獲偽造曾國藩左宗棠及臣文札除將田
根澍李易兩犯並偽造部照文札各件發交樂亭縣再提
該犯等研訊並咨直隸督臣李鴻章轉飭所屬各府州縣
一體嚴緝該犯李維錦等歸案澈究照律擬辦以示懲儆
外理合附片陳明奏入報
聞鮑公以南勇屯戍海濱易染疾病恐南北異宜失於調
治到防時即於營次設立官藥局選派南人之精通醫理
者分董之并籌款數千金自遠購備各種藥材專供各營

軍士取用其局至是始撤自去歲在滬鄂招軍念昔年從
征東南舊部陣亡者其家屬多貧苦不能自存無以勸後
因商同各營將官公捐一款名曰義粟銀專以資助陣亡
員弁家屬按官階大小為差另給其家月致數金十數金
不等及遣撤防營始停給鮑公於本月初奏言竊惟
曠典褒忠各殷致敬於桑梓匹夫徇義皆得附祀於春秋
所以慰忠魂勵士氣
恩至渥而意至深也臣於同治五年以將士情殷報效屢
捐餉歷年欠餉二百餘萬兩請

旨飭下四川湖北湖南三省督撫臣於各該省城並夔州
府城均建立霆軍昭忠專祠及加廣四川文武鄉試中額
夔州府奉節縣學額以昭激勸等情具奏奉
旨允准飭由臣咨明各該省督撫遵照辦理旋戶禮兵三
部會議請建專祠一節查軍興歷年各處奏請建祠均係
本家本籍自行捐建原以干城之選即閭里之光惟該軍
業已竭忱報效自未便再令捐貲請
旨飭下四川湖北湖南各督撫並轉飭夔州府縣官迅即
倡率本處紳富勸諭量力捐建霆軍昭忠祠以光志乘祠

成並由各地方官春秋祭祀以隆肸蠁等因會奏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到臣復轉咨川楚各督撫臣一體欽遵
在案今閱十餘年之久惟四川湖北省城先後建有霆軍
昭忠祠而湖南及夔州府尙未庀材鳩工伏念該故員弁
士卒昔隨臣轉戰東南十有餘年或衝鋒陷陣以突重圍
或逐北追奔而忘深入或攻克堅城登陴前者尸積在地
後者踐尸而登縱力疾忍饑傷殘體而一片血誠猶復
於礮石如雨之中爭先奮勇卽文案各員均能視死如歸
舍生取義其捐軀報

國之心至今凜然如見統計歷次陣亡六千餘人現四川
湖北落成之祠雖普列銜名姓氏同歆饗祀而考其本籍
尙有關如細繹部議干城之選卽閭里之光則夔州湖南
兩處專祠未便聽其久懸且臣督率戎行每以生榮歿顯
鼓勵將士用能作其忠勇之氣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四川督臣湖南撫臣欽遵
前旨辦理或勸捐爲難卽另籌款項迅於夔城湘省擇地
建修務期規模宏厰庶可按名列位祠成仍飭地方官春
秋祭祀以妥忠魂則死者增銜結之私氣作河山而効悃

生者昭激勸之意心傾葵藿以抒忱等語奏入奉
旨著各該督撫查照奏案卽行籌款辦理該部知道
九月鮑公入都蒙
召見二次尋赴任湖南
鮑公於九月初四日到京初五日詣
宮門請
安
慈禧皇太后召見
垂問從前戰蹟及此次招勇撤軍語最周詳出詣

觀德殿叩謁
孝貞顯皇后梓宮初九日
梓宮奉移
山陵同京中各文武大臣在東直門外恭送十二日請
訓蒙
皇上垂問周詳又
諭以到任務須任勞任怨十六日出都取道天津赴任及
抵天津兩次請假調理俱得
俞旨明年二月行抵湖北奏請開缺回籍調理

ZW 21101000822912

詔慰留之

霆軍紀略卷十六終

霆軍紀略者余同年陳世五儀部為今湖南提督一等子奉節鮑超作也鮑公於咸豐中以霆軍之名震宇內如古所稱龍城飛將者雄威赫赫婦孺咸知而其秉機決勝諸略亦在在可為後世法即古握奇陰符龍韜虎鈐之秘何多讓焉不有載言何以傳信世五因年爰取綱目編年之體大書分注自公從戎以迄撤兵凡若干年書成畀余讀之余雖江淮草木亦若見公於動風振槁時也他日者鮑公勳業且將震古爍今世五珥筆紀事以俟金匱之采者亦復相須於無窮焉世有吉甫其可無張仲邪光緒辛巳秋九月既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教習庶吉士元和陸潤庠拜跋